

正統書

結廬藏

政規集豆本一百二十卷乾隆年間四庫館開經  
兩淮鹽政採進中開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三卷又闕文  
苑英華等跋三篇館臣刪併卷帙並去青詞  
朱表等文一百六十七篇重編為一百十二卷用聚珍  
板印行今閣本是也此本卷數及闕卷闕篇  
與提要所載一將合首冊鈐翰林院印其為即  
兩淮鹽使採進本無疑當時漏未著錄遂以逐  
流傳人間也書中上方粘籤殆是館臣校勘

時手筆用力亦頗勤然如第十二卷賀  
瑞慶節表願獻語溪之頌語溪自  
是語溪之謫而籤稱未詳又第十七卷  
乞御書錦照二字劉子楚國公籤謂前  
劉云齊國此又云楚國未允孰是按攻媿  
祖昇案贈太師齊國公集中屢見毋庸  
致疑此類均未允疏漏云咸豐戊午清  
明日常執翁心存識

攻媿先生文集目錄卷第上

四明樓 翰大防

卷第一

古詩

攻媿齋有序

謝湖山居士示和陶詩吳給事第

送袁和叔尉江陰

登育王望海亭

林景思雪巢

題龍眠畫騎射抱毬戲

題羅春伯所藏修楔圖序



題孟東野聽琴圖因次其韵

壽撫州伯父

送伯舅汪運幹大雅

月夜泊舟姚江

送王正言守永嘉

遊龍瑞宮

三日不得過都泗堰

宿佛日山

求仲抑招遊山歸途遇雨

吳江舟中

讀范吏部三高祠堂記

仙都獨峰

靈壁道傍怪石

枯蒼溪漲

石門洞

大龍湫

連雲亭望海中諸山

寄題張法曹瞻雲軒

次韻翁處度同遊北山

遊白石岩

約諸公再遊龍湫

送劉仲起主簿

王侍御壽詩

鮑清卿病目不赴竹院之集詩寄坐

客次韻

贈光孝益老有序

送王道州

哭王知幾墓

仲舅尚書生朝

送鄭惠叔司封江西提舉

次韻胡元用茉莉花

同官登勅局小樓觀雪

久不作詩喜仲兄遷隣居因成長句

送林宗丞浙東議幕劬

臨海縣治琴堂

送石應之司戶歸剡以室邇人遠為

韻

送王仲矜倅興元

中山

沿檄柯山歸別張特秀

次韻沈史君懷浮岡梅花

送王丞相推官分韻得錦字

彭子復臨海縣齋

送虞仲房赴潼川漕

奉口過雨

遊天台石橋

卷第二

古詩

史少師賜第賞芍藥分韻得木字

送錢伯同寺丞守嚴陵有序

送楊嗣勳校書守眉山

送何道天祕監守潼川

送趙子直貳卿帥三山

玉版鮑次陸子元郎中韻

走筆送僧義仲

催老融墨戲

獨旦葦次九五從叔韻

雪

少兄友真率會

送元聲弟赴水陽監鎮

仲中弟生朝賦茶麈

黃岩拿鄭仁井索委羽洞詩

青林

隱清

送劉晉父監獄

王成之給事圓山堂

遊初暘谷及白崖

夜遊獨峯下

送顏希聖尚書守泉南

陳順之靈壁石峴山百序

跋汪季路所藏修楔序

送劉德隆少卿潼川漕

次韻李季章監簿泛湖

送楊廷秀祕監赴江東漕

送曾無玷寺丞守池陽

劉望之國錄惠示文卷次韻為謝

餞李君亮著作守眉山分韻得翠字

送張定叟尚書鎮襄陽有序

送鄭惠叔尚書守建寧

送蘇壽甫少卿赴潼川漕

分韻送孫從之司業使湖廣得千字



送王恭甫倉部知洋州

題范寬秋山小景

江西李君千能七和墨及畫梅良齋

許以三奇而詩非其所長也

分韻送盧國華福建提刑得華字

題老融畫牛溪烟雨

慧元畫寒林七賢有序

李文綬和所贈老融詩復次韻為謝

次韻六和塔秀江亭壁間留題

跋表起岩所藏修禊序

送陳君舉舍人東歸

次韻趙子野石城釣月圖

放溪道中

哭表弟汪去偽墓

次韻蔣德安三徑

吳叅議達觀齋

送姜子謙丞於潛

送從弟叔韶尉東陽

卷第三

古詩

送制帥林和叔歸

賦揚州伯父海檜

跋碁北海扈從書事詩

送瀛耕道帥瓊管

寄題高汝一少卿識山堂

侍仲舅同諸表浙山

大梅山

金莪漱石亭

寄題台州倅廳雲壑圖

王原慶新遷居南堂以古風求寫想

齋二大字并石刻次韻

又次韻

送鄭楚客司法之岳陽

史清翁次前韻覓酒以金川玉久一

枕瓶西安酒一斗送之次韻

陳天成用東坡趙清獻高齋詩韻賦

適齋次韻

送元衛弟赴長亭蓋場

送從子玩宰鄭鄉

送高仲遠赴滁倅

秋雨元坐玉泉慶携孫吉菴菊花倡

和見過有分道之意次韻

送汪粹中教授入蜀有序

山行歸來喜栽新竹

小溪道中

醉題魚屏

范牛

白醉有序

贈范緯文秀才有序

送陳表道宰南豐

陳天成詩多和東坡韻茲因寄喜雨

詩走筆謝之

六月十六夜觀月翌早記所見成長

謠

它山堰有序

林復之求僧陳君舉為寫山谷與俞

清老詩而賀之次韻

送秦仲防制幹

送蔣德常宰鄱陽

題家二畫

一龍

一虎

送陳進道侍三山

送姜子謙宰鍾離

送瀟丞別川

送王知復宰建德

題趙尊道屋注圖

題高麗行看子有序

跋李少張修楔序有序

卷第四

古詩

趙資政建三層樓中層藏書

再題行看子

寄題吳漢吳玩芳亭

送孫子祥赴新昌主簿

送漳丞上虞

送仲中弟尉新喻

送張子完分教澧陽

送周君可宰會稽

錢清王千里得王大令保母甄刻為



賦長句

趙資政招賞川海棠次表和叔韻

泉口淨明院晝寢

賦蔣甥若水番馬圖

陳表道惠米纜

盧甥申之自吳門寄顏樂間畫牋

題申之寄示春郊畫軸

六言問天池寶華

贈成都魯講書焯字叔猷

趙資政當山堂

風琴

寄題臨江徐秘門儒榮堂

送袁恭安赴江州節推

趙南仲寄王朴畫猫犬戲為之賦

朱季公寄許有懷真率之集次韻

吳少田惠詩百篇久未及謝又以委

賦勉次來韻

龍潭丈室一筍穿入露滿其上因賦

之

早久無水王伯容分惠桃源大溪泉

將以長篇水至已雨走筆次韻

送瀟宰富陽

又送從子淮

寄題林宗山巢龜

送趙仲禮守天台

贈相子文李道人

跋余子壽所藏山谷書范孟博傳有

謝葉處士寫照有序

送宣宗岳保寧軍掌書記

### 卷第五

#### 古詩

林和叔侍郎龜潭莊有序

次韵黃文叔正言送日鑄茶有序

長生草

又次王恭叔韻

寄題閬風劉允秣月波

題楊子元琪所藏東坡古木

同倪正父尚書遊西湖

贈犁春謝耕道

訪李國器於包山同登寺後山菴

謝林德久正子惠詩次韻

次韻東坡武昌西山詩

次韻雷知院觀音詩因叙家中銅像

之詳

桃源圖有序

吳山井有序

代書寄內弟耐翁總幹

題汪季路家藏吳彩鸞唐韻後

題汪宏父三馬圖

樞密府雪後作故韓氏子舍也

謝文思許尚之石函廣陵散譜有序

王叔達以尉彭澤潛玉洞述見示

魚計亭

跋盧申之所藏韋偃三馬有序

宇文樞密借示范寬春山圖妙絕一

時以詩送還

錢文季少卿以蜀中織成山谷書廬

山高為壽次韻

以太廟石響板為文季壽

次韻章樞密賦吳彩鸞玉篇

題太一宮武林山贈易高士

寄題王以道蘭墅寧

蕉菴雜言

石時亨飽山閣有序

林德久祕書寄楚辭故訓傳及叶音

草木疏求序病中未暇以詩寄謝

贈黃貞護道人遊茅山

代魏丞相為錢參政壽

代仲舅尚書賦江山得助樓

代求子紹上魏邸壽

代老崇夫賀婦翁黃圮老生朝  
贈吏部壽詩集老杜句

琴操

七月上澣游裴園醉翁操

和東坡醉翁操詠風琴

楚辭

雪谿僊隱有序

卷第六

律詩

姚江高風閣邑有嚴先生墓



夜坐

山陰道中

蘭亭別于果鄉  
詩作果鄉

蚤行

水漲乘小舟

繡川道中

過蘇谿

東陽遇雨

即事

荆坑道中

馮公嶺

拈蒼烟雨樓

晚步少微閣

夜坐燒香臺

即事

小雨

烟雨樓夜坐

晚自擬滁亭轉烟雨樓聽角

重陽

北行雪中渡淮

泗洲道中

靈壁道中

雍立驛吏欵

陳留栢

京城外北壠缺

相州道中

過安肅軍缺

即事

臘月二十五日

大人生朝

元日

初出燕山

春雨

送人之官池州

春遊過雨

糧料院葵向亭

廨舍小軒

尺五亭

挈從子滌歸烏戍外家

烏戍道中

重陽寄雪窓從叔

次伯舅汪運幹所寄韻 大雅

佛日山

遊香山次王正言韻 述

過西興

携家再遊姚江

渡楊子

曉霧

登叢山

永嘉試院謝魯史君送酒

木蘊之國博遷居

次南貞宮龔道士壁間韻

送樂清姚令行可

入鴈山過雙峯

靈峯

龍秋

又次王瑞安韻

忘歸亭

登馬鞍嶺

遊西山次范丞韻

喜雪

同年翁處招遊北山次韻

支茂先烟蓑亭

紅毒

秋意次林致甫宗丞韻

送春

病目初愈張子家有詩次韻

許深父餉酒覆于舟中

送朝臣濟宰相潭

即事

正月庚申朔 淳熙六年

國清寺

山中懷仲兄

天台道中口占

宿仙居民家

寄管儀通判并同官

贈寶藏老道源

過蒼嶺

婺女極目亭

自阿山歸再過蒼嶺



律詩

鹿伯可郎中園池雜咏

見一堂

止室

小山東

桂堂

雲龕

相隅

桃溪

月沼

星潭

三友徑

竹塢

梅坡

松嶺

戲贈張漢卿

陪沈虞卿使君游錢園

中山曲肱齋

廣軒夜望

玉霄亭玩雪

倅廳雲水亭  
再過鹿伯可

天姥嶺

虎丘

洛社老僧聽琴

中秋

又次丁端叔韻

遊惠山

遊洞霄宮

遊徑山

送蘇伯昌大卿

送劉淳叟博士倅豫章

送呂周轉宗丞守崇慶

上魏丞相

次韻蔣德言遊太白玉几兩山

謝僧道全惠詩并菖蒲

趙安國梅坡

資聖寺

次韻蔣德言壁間蒼題

上史太傅

贈鄭相士

雪竇道中

錦鏡

妙峯亭

隱潭

遊大梅山護聖寺

常禪師塔旁有虎塚

梅仙巖

雪巖

啟霞水壺亭

天童玲瓏巖

送內弟汪作德赴建德主簿

南江酒家

宿登山

群從泛湖次叔韶弟韻

送陳君舉守桂陽

永嘉天慶觀

次許深父寄陳願剛韻

勸農

書吳夢予樂府後

謝景英送鄭景元篇末見屬次韻  
又次徐仲宗通判韵  
又次鄭性之縣尉韵  
遊隱清  
富覽亭  
贈陳君靖道人  
雪中簡林景思劉振之  
謝林景思和韻  
送趙子固吏部帥合肥  
考功直舍憲前復竹

曲竹

寄題汪端明墳菴真如軒

題汪季路太傅所藏龍晦陽閨圖

題陳簡齋寄夫人書

題韓氏所藏元祐選尚詔草

秋日懷郭仲觀

客省聽燕樂

次季李章監簿韻

賀雪八盤嶺工作

送林子方吏部將漕江東

子方移守四明見于浙江亭

寄題蜀李氏義槩堂君亮著  
作之祖

送衛清叔著作提舉淮東

送黃景聲祕丞提舉浙西

雪中迎駕

題尤延之給事所藏葛仙翁徙居圖

題老融歸牛圖

天竺禱晴

具羨堂

水月園

三月九日從駕

湖上次袁起巖安撫韻

### 卷第八

#### 律詩

試俞珣長頭筆

訪留昭文于范村山間不得見

送倪正甫侍郎使虜

送王仲言添倅海陵

寄題延平范氏六桂堂

京仲遠尚書為澹然子作二大字

送李伯和吏部提舉浙東伯珍寺丞

將漕夔門

送范文叔禮部守彭州

送趙德老端明帥蜀

次盧國華提刑所寄韻

古梅遺張時可

李才翁賀除天官次韻

劉德修右史去國示所和從父東谿

及楊子直詩走筆次韻

謝袁起岩侍郎送盆梅奉老母

送曹南仲寺丞守永嘉

過上虞懷謝驛喜雨

答杖陽平老

送漳尉海陵并寄示瀟

次潘安叔寄新谿詩韻

送內弟汪強仲赴召州稅官

少潛兄再立畫錦坊伯中弟有詩次

韻

王原慶訴盤餐蕭然走筆次韻

送趙振文主簿

病足戲效樂天體

叔韻弟上連桂堂勝會群從

題林氏香嚴庵

送汪強仲還官所

寄題吳古縣尉經德堂

送季舅汪江州大定

送內弟汪耐翁隨侍因赴臨川推官

畷村踏雪

又次蔣甥仲愚韻

送元積弟起永嘉酒官

全王原慶知道遊天童

東谷

千佛閣

從子滌濯寒納涼

漳謁告歸省復還海陵

題少潛兄得閑

送後子淵宰浦江

慈溪道中

題惠崇着色四時景物

送吳叅議

即事

吊陳衛道墓

遊大梅山梅仙巖

虎冢

謝潘端叔惠紅梅有序

山行

金蹄

次吳伯華韻

從子澗送梅枝戲作

箬江送客

午睡聽雨

放鶴送潘恭叔司理

宿育王山涵秋

長女洧歸夫家寄以小詩

太湖響石

送朱李公倅嚴陵

以十月桃雜松竹真筭中照以鏡屏

用瀟韻

次周益公韻有序

題施武子所藏老融二牛圖



謝少微兄惠牡丹

戲和漳詩卷

過從子澤家

題陸放翁詩卷

送內弟汪莊仲赴西浙倉幕

贈龍游術士胡杲

夜坐

再送潘恭叔

以六經左氏傳莊子遺伯中弟有詩

來謝次韻

中秋無月

贈丁相士

送叔韻弟赴官錢清

淨明方丈

新闢門徑或謂太窄

小溪道中

送從子淵葵

早起戲作

午睡戲作

卷第九

律詩

南山廣莫軒

送趙至道節推

湖亭觀競渡

龍潭方丈

吊僅老塔

夜携家登南渡橋

題蘿月上人送鴻小樓

贈于湖劉相士

五月望月蝕曆家又言六月朔日蝕

題賀監李謫仙二像

病後戲作

枕上

謝蔣行之送菊

聽事落成老母置酒喜而成詩

十月十七日夜

織錦棋盤

叔韶弟以退堂洪老詩來寄謝

寄題正卿通判可高亭

中秋次從子岑韻

楊花

送趙南仲丞溧水

戲題龍眠馬性圖

它山

小酌元衛弟聽雨

瀟再往剡中念之尤切作詩寬之

觀雲寄簡講詩

過故家

題從子浹娛親

丹桂

下元日暖甚夜風雨大作蚤微雪從

子謀以醪醑來

送朱叔正守南劍

送杓孫隨侍上虞

戲作

諸瑩拜掃晚歸長汀

送朱季公守封川

以玉蘭贈王習父

送趙清臣宰姚江

楊花

送王伯奮守筠陽

別王恭叔

別長女滄

趙資政園梅篆

示從子

贈畫梅呂生

瀟自剡州寄水晶蒲萄

送汪莊仲赴江東倉幕強仲荆門簽

判

送元積弟赴淮東總屬

陳君舉既亡汪文子携其所作春秋

後傳及送行詩來次韻

送趙伯藏添倅永嘉

畫寢

喚仙閣

送趙敏之丞彭澤

阿虞試晬戲作

贈別盧甥申之歸吳門

又謝申之示詩卷

送秦仲防通判

謝剡中沈元龍惠詩

謝舒景叔寫照見贈

庭前一蓮著花

清月下鼓琴用漳韻

國仲觀遷居尹興訪別

仲觀有詩來謝次韻

謝王粹中惠白鶴山麟川觀班竹杖

并竹輿

曾無逸郎中名燕居曰和三續社有

詩次韻欲和會三家以續雙林

老來

長生草

謝黃汝濟教授惠建茶并惠山泉

史子仁碧沚

題趙晞遠二畫

送陳表道倅岳陽

元珍弟酌別賦此贈之

靈芝寺

閻丘醫視脉曰老人之脈如小春有

感

貢闈對硯盤發嘆

次韻李孟遠使君與林雲巢子李武

詩

玉堂早起

贈徐松

經筵講書徹章進詩

題天竺珪老復菴

為倪正父尚書題壯懷堂扁以詩來

謝次韻

卷第十

律詩

送趙德老觀文東歸

送倪正父尚書守南徐

戲題十四絃

樞密新府

大雪趙振文寄詩言乘月泛舟清甚

次韻

酒邊戲作

葉處士畫貂蟬喜神見惠

頃遊龍井得一聯王伯齋同見輩游

因足成之

海潮圖

題施武子所藏醉白堂記有序

謝雷季仲樞密惠社餅

妻彥發參政壽詩序八月二十一日有

題孫谷橋墻間圖

肆赦小雨時車達之樞密在麗正樓

來免雨立歸筆戲謂余曰君雖長

題桃源王少卿上山亭

題汪季路侍郎所藏吳道子天龍入

部

謝顏樂閑篆離騷

題徐聖可知縣所藏楊補之二畫

嵩岳圖有序

寫服葉處士求僧

元日

題郭恕先雪霽江行圖

寄題江西劉氏勤有齋

書葛氏詩卷詩有致仕心閑適十首

殿上聞杜鵑

王伯齊染髭

乞出過傳法聞伯齊歸姚江

行香聞杜鵑

送蔣甥若水便屬北行

夜讀王承家縣丞詩編

寒食

夫人携家泛湖

即事

劉寺即事

潭發漕為喜而成詩并勉杓

十月旦尚暖用夾公服二月初吉雪

寒甚

從子淮過者寄伯中弟

贈僧文可住黃州建東坡寺

三月七日 上賜牡丹并薔薇露勸

酒

史清翁談詩走筆以韻

以興安石院底寄顏樂聞

觀冷泉亭放水

贈蜀二史有序



題汪季路尚書所藏米元暉蔣山出

雲

九月十一日杓孫得男

送叔韶弟宰華亭

又示從子澶

寄叔韶弟

朝退

劉德修赴遂寧示和篇改除荆南復

寄之

伯中弟可休堂

海棠

後圃

贈熊道人

題汪季路尚書所藏米元暉湖山瑞

雪圖

揚州瓊花

題林宗魯校書所藏宣和御畫

贈別章茂獻尚書

戲咏戎葵簇成芍藥

戲題膽瓶蕉

午暑

省宿

水蕉

送楊晦叔提舉浙西并寄陳表道

八月四日晚霹靂碎大柳木

靈光

謝陸伯葉通判示淮西小稿

蕉菴清坐

蕉菴暮歸

病告

殿上侍立寒甚

齒落戲作

重陽潭生日時年四十九矣

范叔剛舍人示文正公象笏

送黃貞護道人住茅山贈以小黑玉

虎

贈凌一源道人

謝滕宰彥可惠詩

薜林雪中過峽圖

賀監湖上

卷第十一

表牋禮部名表

請舉樂

皇帝第一表

擬第二表

至尊壽皇聖帝第一表

第二表

擬第三表

擬壽聖皇太后牋

賀正旦

皇帝表

至尊壽皇聖帝表

賀三宮受冊

皇帝表

壽聖皇太后牋

壽成皇后牋

賀皇后受冊

皇帝表

至尊壽皇聖帝表

壽聖皇太后牋

壽成皇后牋

皇后牋

謝賜春衣表

賀會慶節表

紹興三年以左史攝  
西掖侍班扈從有攝  
重華宮拜表時禮部  
宮候迎駕左相留

卷第十二

表牋

即百官詣北  
公請就在殿廡  
作今附于此

謝温州到任表

謝中書舍人表

謝壽皇聖帝表

謝給事中表

謝權吏部尚書表

謝兼侍讀表

謝顯謨閣直學士知婺州表

謝中大夫表

謝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表

賀重明節表慶元元年

賀瑞慶節表

謝再任宮觀表

賀皇子降誕表牋

皇帝表

太上皇帝表

太皇太后牋

太皇后牋

太上皇后牋

皇后牋

賀 重明節表 慶元二年

賀 瑞慶節表

賀 奉 壽聖隆慈備福光佑太皇

太后 壽成惠慈皇太后 聖安

壽仁太上皇帝 聖安壽仁太上

皇后冊寶禮成表牋

皇帝表

太上皇帝表

太皇太帝牋

皇太后牋

太上皇后牋

皇后牋

賀 皇后受冊表

皇后牋

卷第十三

表牋

謝太中大夫表

賀重明節表 慶元三年

賀瑞慶節表

慰壽聖太皇太后上仙表 牋

皇帝表

太上皇帝表

皇太后牋

太上皇后牋

皇后牋

謝再任宮觀表

賀重明節表 慶元四年

賀瑞慶節表

謝落職罷宮觀表

謝宮觀表

謝進封開國子加食邑表

謝通議大夫表

謝再任宮觀表

謝復職表

賀 瑞慶節表 嘉泰三年

謝 再任宮觀表

謝 落職表

謝 龍圖閣直學士致仕表

謝 落致仕除翰林學士表

謝 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侍讀修史表

表

辭 免簽書樞密院事表

謝 簽書樞密院事表

謝 皇太子牋

卷第十四

表牋別稿

謝 參知政事表

辭 免參知政事表

謝 同知樞密院事表

辭 免同知樞密院事表

代 宰臣謝宣示 太上皇帝 御書

表

代 宰臣進吏部七司法表

代 宰臣進 仁宗皇帝 今上皇帝

玉牒表

代 皇子鄧王辭免冊立 皇太子  
表 以下五首

代謝冊立表

代謝 太上皇帝表

代謝受冊表

代宰臣賀立 皇太子表 以下三首

代賀 太上皇帝表

代賀 皇太子牋

代謝吏部侍郎表 以下四首代  
魏丞相杞

代謝侍講表

代辭免進國史轉官表

代遺表

代知泉州謝進職再任表 以下四首  
代舅氏汪

尚書  
大猷

代謝隆興府到任表

代賀 太上皇帝尊號表

代謝宮觀表

卷第十五

表牋



代謝宮觀表

以下三首代史侍制彌正

代謝皇太子牋

代謝皇太子宫講堂徹章轉官牋

代賀光光壽聖憲天體道太上皇

帝壽聖明慈太上皇后上尊號

表以下六首代温州曾吏部建

賀太上皇帝表

代賀太上皇后牒牋

代謝皇太子降赦表

代謝御書戒百僚手詔石刻表

代謝直秘閣表

代龔參政謝慶壽赦加恩表茂良

代仲兄謝嚴州到任表

代温州莫給事謝南郊肆赦表濟

代謝舉官不當降官表

代謝知瓊州表

代賀太上皇帝慶壽表

代新進士謝賜花表

代趙侍郎遺表粹中

代陳閣學遺表居仁

卷第十六

狀劄

辭免除起居郎狀 紹興三年四月

辭免兼權中書舍人狀

辭免除中書舍人狀

辭免兼實錄院同修撰狀

辭免兼直學士院狀

辭免除權吏部尚書狀

辭免陞兼實錄院修撰狀

辭免兼侍讀狀

乞補外劄子

辭免除職與郡狀 慶元元年五月

辭免除顯謨閣直學士知婺州狀

乞宮觀第一狀

第二狀

第三狀

辭免再差知婺州狀

辭免復職狀

辭免與郡狀

開禧二年乞致仕狀

第二狀

辭免復職狀

辭免除龍圖閣直學士致仕狀開禧三年

四月

辭免召赴行在狀開禧三年十一月

再辭免召命狀

辭免落致仕除翰林學士狀

再辭免狀

謝宣召入院狀

辭免除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兼侍

讀狀

再辭免狀

辭免兼修國史實錄院修撰狀

乞賜莫叔光謚及錄用鄭諤之後劄

子同倪思

乞加贈彭龜年及錄用其後劄子

嘉定元年乞歸田里劄子七月

卷第十七

狀劄

辭免簽書樞密事劄子嘉定元年八月

辭免賜衣帶鞍馬劄子

辭免同知樞密事劄子

辭免參知政事劄子

賀 東宮上 御書居仁牌劄子

嘉定三年乞歸田里劄子 四月

第二狀

第三狀

嘉定四年乞致仕劄子 閏二月

第二劄

第三劄

嘉定四年再乞致仕劄子 五月

第二劄

第三劄

親書奏謝 御筆劄子

乞增葺錦照堂劄子

進 東宮耕織圖劄子

乞錄用陳傅良之後劄子

嘉定五年乞致仕劄子 三月

第二劄

第三劄

嘉定五年再乞致仕劄子八月

第二劄

第三劄

嘉定六年乞致仕劄子正月

第二劄

第三劄

第四劄

第五劄

第六劄

第七劄

卷第十八

狀劄

乞御書錦照二字劄子

乞東宮書懷綬二字劄子

知温州舉胡宗應賢良科狀

除中書舍人舉莫光朝自代狀

舉楊簡劉仲光狀

除給事中舉高似孫自代狀

舉宗室伯洙師津狀

除權吏部尚書舉謝夫錫自代狀

除顯謨閣直學士舉馮端方自代狀  
舉馮端方江疇樓昉狀  
除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舉張虞自

代狀

舉俞應符李蕪鄭肇之充監司狀  
薦沈端叔王度劉子同從官  
舉閻一德基奎趙積謙充邊郡狀  
薦黃膚卿林倚劄子同倪思

卷第十九

奏議

論實用空言 任勅令所刪  
定言輪對

論災異

論二廣賞典

論玉牒聖語

論土木之費

論六曹法司

論治道 壬宗正寺主簿

論責成

論宗室石選嶽廟

論浙江渡船

論道學朋黨 任字正丞

卷第二十一

奏議

乞正 太祖皇帝東嚮之位 任在温州

論恢復 知温州被

乞寬答 藍權貨之法

論訓練禁兵

論保治 任考功郎中

論流民

乞罷温州船塢

論寬刑罰轉對

卷第二十一

奏議

雷靈應詔條其封事 任國子

論進德養生 任起居郎直

論郊廟之禮 前奏事燕奏事

論諸州奏案 宣引

論君道難易 內引

論君心

論賑濟

卷第二十二

奏議

請車駕過重華宮第一劄

第二劄

同侍從請過宮第一劄同趙彥道  
倪思陳傅

良等

第三劄

上壽皇帝劄子

上兩宮奏疏

議明堂部中集議

再議明堂御史臺集議

卷第二十三

奏議

論初收

雷雨應詔封事

議祀遷正太祖皇帝東嚮之位同

從官

議立四祖別廟

論朱熹補外



論君道

卷第二十四

奏議

講筵論資治通鑑

論通下情知要州朝辭

論道心本朝專尚忠厚

召除翰林學士

論風俗紀綱

論仁德剛德

論內外之治

卷第二十五

奏議別稿

論聽納

論帥臣不可輕出

論後法

論軍器所冗費

論福建鹽法

論主簿差出之弊

乞東宮官進嘉言善行

卷第二十六

西掖奏稿

繳泉州吳淨黨罪案

繳刑部劄子

繳皇后宅恩澤

繳林大中辭免權吏部侍郎除直寶

文閣與郡同給事中尤表

繳皇后宅門容親屬補官

卷第二十七

西掖奏稿

繳潘景珪差知平江府

繳劉焯監司差遣

繳陳峴差知靖江府

繳鄭汝諧除權吏部侍郎

繳鄭汝諧第二狀

繳鄭汝諧第三狀

繳給還陳源告劄產業什物

繳封樁庫取金銀

繳萬鍾除起居郎兼樞中書舍人

卷第二十八

瑣聞卷言

繳馮輔之等轉官

繳隨龍講官等轉官

繳戴勳除知閤門事

繳關禮張宗尹特與隨龍恩數

繳隨龍人轉官并王佖等八人恩數

繳鄭熙等免罪

繳蔣介除右監門衛中郎將

繳李謙召試閤門舍人

繳劉詢帶行遠刺

卷第二十九

瑣聞卷言

繳王涇等放令逐便

繳醫官鄭至達改風科入內內宿

繳謝淵請給全支本色

繳傅昌朝政差幹辦皇城司

繳李氏等依宮人例支破請給

繳朱熹除寶文閣侍制與州郡差遣

繳 祧廟事

再繳李氏等依宮人請給

繳毛伯益轉行遙刺

繳重華宮官吏諸色人等及五年

推恩轉官

繳陸彥端將覃恩并解帶各轉一

官恩例特與階官上轉行一官

繳成立帶行遙刺

再繳成立帶行遙刺

繳韓侂胄轉一官彭龜年除職與郡

同中書舍人林大中

再繳韓侂胄彭龜年

### 卷第三十

#### 外制

吏部尚書趙汝愚兼侍讀

寄資武功大夫幹辦御藥院陸彥端

轉歸吏部除帶御器械依舊幹辦

太乙宮

武經郎趙不沅換太子右監門率府

率

許從善循修職郎

從政郎邵武軍司理張令照降兩資

修武郎前監紹興府東城酒庫馬錕

降兩官

朝散大夫知邵武軍趙師造降兩官

從政郎賀正使書狀官俞南仲循兩

資

何謙韋益並循修職郎

朝散郎温州通判傅頤降一官放罷

福州觀察使王抃父康贈武功大夫

咸州團練使

寄資右武大夫遙郡防禦使 皇子

嘉王府郡監韓世榮轉歸吏部在

京宮觀

承節郎潘時美嫡母孔氏年九十一

歲封孺人

通奉大夫顯謨閣侍制陳峴係韋潛

心舉主降一官

嘉王府講尚書徹韋官屬各轉一官

承議郎中書舍人兼翊善黃裳

承議郎著作郎兼贊讀黃文朝奉

郎軍器少監兼直講陳士楚

知揚州錢之望復直寶文閣  
成都府路第二將高師顏置制使奏

舉知黟州

泉州同安縣靈護廟神封威惠侯

承直郎坑冶司檢踏官蔣蓋降一資

放罷

修職郎臨安府昌化縣主簿趙善視

降一官放罷

入內內侍省都知鄧從訓謚奉上

高宗皇帝徽號冊寶轉協忠大夫

依前奉國軍承宣使

倪思等為係常良孫舉主各降一官

禮部侍郎倪思

中散大夫知通州章冲

隆興府桂山孚應廟碑封惠濟侯

朝請郎致仕劉礎降一官

從政郎錢迪降兩資候服闋日與遠

小監當

寄資訓武郎嘉王府都監朱思正

轉歸吏部在京宮觀

成鏞知黔州

寄資武義大夫果州團練使 重華

宮祗候董友聞轉歸吏部

秉義郎閻門看班祗候韋琳報班差

措降一官

郭棣知瀘州

文州靈惠豐安侯加封嘉應

文林郎保寧軍節度推官趙善謙降

一資放罷

文林郎寧國府司理盛將之降一資

承信郎石璿父榮年九十五保義郎

致仕

興化軍莆田縣順濟廟靈惠昭應崇

福美利夫人封靈惠妃

朝請郎張抑為係舒光舉主降兩官

遙郡刺史知和州某依舊武功大夫

祁州團練使

寄資訓武郎韓果轉歸吏部在京宮

觀

文林郎監泰州鹽倉周大老降兩資

放罷

朝奉郎知湖州烏程縣趙彥衛為鄉

民訴水傷擁併死損八人降一官

嘉王府講尚書徹章官屬諸色祇應

人各轉一官資

內知客修武郎譙令擁秉義郎戴

勲使

使臣忠訓郎姜文用孫昌祖忠翊

郎姚思正保義郎童致中徐松

成允顯高珂指揮使從義郎馮

陘王良講堂使臣秉義郎蔣巨

卿張克家講堂書寫文字進武

校尉張桔承受所手分承信郎

野良嗣承受下主管文字忠翊

郎遠興祖客司成忠郎傅昌世

前都監訓武郎朱思正醫官成

全大夫陳世安翰林醫候李之

美成全郎陳翊

秉義郎楊忠輔換太史局丞權同知

筭造



殿前指揮使行門長行左班楊坦劉  
選李端邢敞沈明黃毅杜春吳珪  
蔡顛石班王佑邊寧李鈞孫彬陳  
瑄曹渙王淡黃義陳注換武翼郎  
忝羗諸州駐泊兵馬都監  
殿前指揮使守關行門長行左班許  
坦聶榮明澤孫仲右班盛俊吳侑  
郭錫換從義郎  
神騎嵌補副指揮使姜勝煥秉義郎  
宣武嵌補指揮使徐成換從義郎

天武下利副指揮使呂俊換修武  
郎

趙介循從事郎

入內內侍省都知鄧從訓轉復正大  
夫依前奉國軍承宣使餘如故  
蕭鵬巴奏孫秉義郎存德乞將磨勘  
轉官回授母淑人耶律氏封郡夫人

朝奉大夫錢之望奉使回程轉一官  
武翼大夫楊大節奉使回程轉官

奉使官屬文林郎陳元震從事郎譙  
令憲迪功郎錢廷玉忠訓郎邵師  
孟忠翊郎王允迪訓武郎李邦安  
忠翊郎楊祖烈吳良弼趙進承節  
郎張達符溥從義郎何洵保義郎  
金彥達進武訓尉王仲各轉一官  
武功大夫和州禦防使殿副都指揮  
使郭果落階官  
閣門祗候訓武郎李彥机從義郎李  
剛秉義郎楊應龍應奉人使到闕

一十番各轉一官

從事郎成州天水縣令韓廷圭降兩  
資

皇叔祖士峴男太子右監門率府率  
不怪轉一官

忠翊郎李孝純落階官閣門宣贊舍  
人

啟責授安遠軍節度行軍司馬詹儀  
之追復中大夫

大中大夫參知政事胡晉臣提舉修

壽皇會要并禮儀使轉一官

從事郎趙彥造收使射中減磨勘循  
一資

從事郎王堯佐前任復州司理載鉄

錢入銅錢界筭清鹽鈔降一資

朝請郎尉聞詩前知永康軍拖欠綱

運降兩官

朝散大夫知明州高夔為提刑陳倚

申屬雄公事不自陳避嫌降一官

與邊郡

朝散郎國子博士徐冕上殿墜笏降

一官

寄資右武大夫遥郡團練使符滌降

兩官放罷

內侍高品李光美降忠翊郎放罷

閣門祗候潘贊路看班

皇后親嫂碩人許氏特封郡夫人

直敷文閣史彌正為高夔奏屬雄公

事落職罷宮觀

侍御史林大中直寶文閣知寧國府

知漳州鄧驛江東提刑

知瀘州許及之大理少卿

大理評事李珣再任

故太傅蒲察久安女碩人乞用父遺

表恩澤封郡夫人

忠訓郎興州進奕軍權統領常崇轉

一官

殿前司神勇軍統制副武郎劉肇步

軍司左統制修武郎姚旦總轄牧

放例斃數少各轉一官

高夔知廬州

朝奉大夫新知昌州程仲虎為虧發

官錢降一官與間慢差遣

皇弟右監門衛大將軍某州刺史多

能多助收使父居中遺表各轉遙

郡團練使

林鏢閣門舍人

中大夫知寧國府蔣維周磨勘轉官

知廣州岳霖敷文閣待制致仕

岳霖贈四官

知贛州趙彥操知廣州  
知靜江府趙思集英殿修撰提舉江  
州太平興國宮

卷第三十一

外制

給事中尤袤禮部尚書

中舍人黃裳給事中

太常丞章穎軍器少監

吏部員外郎汪義端監察御史

右正言胡瑒左司諫

監察御史何異右正言  
大理評事王補之大理寺丞  
寶文閣直學士程大昌龍圖閣直學  
士

皇伯嗣秀王伯圭故妻秦國夫人宋  
氏追封兩國夫人

御史臺檢法官李謙太常丞主簿彭

龜年司農寺丞元係林中張叔椿

再辟再

都官員外郎趙謚戶部員外郎主管

左曹

趙思璉知德慶府

都大提點坑冶鑄錢耿延年兩浙運

判官

陳揚善知光州

知湖州趙不迹都大提點坑冶鑄錢

知平江府沈揆司農卿

呂大麟知常德府

左丞相留正初除少保封贈

曾祖贈太師耀卿追封英國公

曾祖母周國夫人蔡氏贈周國夫

人

祖贈太師沂國公竇追福國公

祖母楚國夫人洪氏贈商國夫人

父贈太師衛國公鑄追魏國公

前母燕國夫人鄭氏贈齊國夫人

母秦國夫人劉氏贈魏國夫人

故妻魏國夫人徐氏贈秦國夫人

大理卿王尚文直龍閣知平江府

浙東提刑陳倚除大理卿

知推州宋南強知金州

木侍問知湖州

費培大理評事

福建提刑辛棄疾太府卿

顏師魯知泉州

新寧國府林大中知贛州

廣東轉判黃掄再任

宮人王安轉夫人

直龍圖閣知贛州楊萬里秘閣修撰

提舉隆興府王隆萬壽宮

祕書丞陳損之淮東提舉

起居舍人陳傅良經進 壽皇聖政

轉一官

浙東提舉陳杞本路提刑淮東提舉

衛涇浙東提舉

武翼郎左翼軍統制韓俊供職滿十

年轉一官 修武郎馬軍行司選錄

參知政事胡清臣知樞密事

同知樞密院事陳駿參知政事

吏部尚書趙汝愚同知樞密院事

刑部郎中沈樞度支郎中

太府寺丞沈作賓刑部郎官

右司員外郎應孟明左司吏部員外

郎徐誼右司

度支員外郎王厚之直秘閣兩浙路

轉運判官

監都進奏院朱致民大理司直

司農寺丞彭龜年秘書郎

中書門下省檢正楊經大府卿四川

摠領湖北轉副張抑太府少卿湖

廣摠領

新知湖州木待問改知婺州

宣教郎史彌廓係秀王孫女夫轉一

官

朝奉郎給事中黃裳朝散大夫權工

部侍郎謝深甫磨勘轉官

張允中該修玉牒循從事郎

知秀州趙克夫改知湖州

太學正顏棫知常州無錫縣吳獵潭

州授教項安世召試並除秘書省



正字

戶部員外郎趙謚陞郎中

蘇大任太學正

趙不遜知西外宗正事

江東提舉王輔戶部郎中主管右曹

煥章閣學士知襄陽府張杓徽猷閣

學士知建康府

顯謨閣待制知江陵府章森煥章閣

直學士知興元府

王簡知江陵府

知興元府宇文价知襄陽府

錢象祖吏部員外郎

將作監主簿李大異司農寺丞軍器

監主簿曾三聘太府寺丞

秦焞知嚴州

吳宗旦知舒州

權貨務監官修武郎陳仲堅董淵孫

旆收趨增羨各轉一官

新江西運副錢端忠改江東運副

幹辦審計司劉三傑將作監主簿王

恬軍器監主簿

江西路轉運判官林湜吏部郎官

卷第三十二

外制

國子司業彭椿年除祭酒

樞密院檢詳李祥國子司業

左司諫胡瑒司農少卿

同知樞密院事趙汝愚初除封贈

曾祖東頭供奉官仕慮贈太子少

保

曾祖母龔氏贈高平郡夫人

祖贈秉義郎不求太子少傅

祖母太孺人晁氏贈咸寧郡夫人

父贈大中大夫善應太子少師

母淑人李氏贈安化郡夫人

妻淑人徐氏贈鄱陽郡夫人

知夔州趙鞏江西路轉運判官

江西提舉劉光祖知夔州

知昭州莊方知瓊州

軍器少監章穎左司諫

將作少監黃艾右正言

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蕭燧轉一官

致仕

蕭燧贈金紫光祿大夫

知建康余端禮吏部尚書

湖北提舉張孝曾夔路提刑

右正言何異湖南運判

四川制置使京鏜權刑部尚書

秘閣修撰知紹興府趙不流職事脩

舉除集英殿脩撰

梁季秘知光州

李沐吏部郎官

新知興元府章森改知瀘州

知福州鄭僑知建康府

廣東提刑李信甫江東提刑

太府卿辛棄疾集英修撰知福州

著作郎黃由軍器少監

司農卿沈揆權吏部侍郎

新知襄陽府宇文价改知遂寧府

知遂寧府寧夔知建康府

張孝伯司農寺主簿

知廣德軍林孝友大理寺丞

中奉大夫知襄州府張杓大中大夫

知建寧陳居仁磨勘轉官

中奉大夫吏部侍郎沈揆磨勘轉官

新除兵部侍郎黃裳顯謨閣待制依

舊嘉王府翊善

成忠郎邕州橫山寨招馬營黃世明

轉兩官

勅賜進士及第陳亮承事郎簽書建

康軍節度判官所公事

集英修撰耿秉權兵部郎

皇叔祖少保士峴贈少師

武德大夫鄂州都統制張詔軍政脩

舉轉一官

直秘閣京西轉判朱晞顏直煥章閣

知靜江府

廣西轉判方崧卿京西轉判提舉張

奎廣西運判

太常寺李謙浙東提舉

知寧國府蔣繼周知太平州  
木待問知寧國府

成都提刑楊王休本路運判知閬州

續耆成都路提刑

知常州陳謙湖北提刑

吏部員外郎雷灝直煥章閣知平江

府

章森依舊知興元府

吳摠知瀘州

知太平州葉翥知婺州

劉侯廣東提舉

### 卷第三十三

外制

同知樞密院事趙汝愚知樞密院事

吏部尚書余端禮同知樞密院事

萬鍾司農卿

通議大夫知樞密院事胡晉臣致仕

胡晉臣贈金紫光祿大夫資政殿大

學士

潼川運判劉光祖奏儒林郎知資州

龍水縣楊安益賑濟有方循一資

徐元德知均州

太常博士陳棟祕書丞著作佐郎李

唐卿著作祕書范中黼著作佐校

書王夔祕書郎正字蔡幼學校書郎

太學博士邵康太常博士曾祕國子

博士太學錄雷孝友國子正田澹

並太學博士

費士寅藉田令

主管吏部架閣陳希點國子正湯琦

國子錄

湖南選舉郭德麟宗正少卿

皇叔祖贈少師士峴追封郡王

士峴女三人並贈縣主

同知樞密院事余端禮初除封贈

曾祖慶太子少保

曾祖母徐氏齊安郡夫人

祖鐸太子少傅

祖母傅氏高平郡夫人

父贈通議大夫繪太子少師

母淑人虞氏咸寧郡夫人

妻淑人葉氏信安郡夫人

浙東提舉李謙乞將合轉朝奉郎一

官回授本里父翊贈承事郎

本生前母王氏本生母陳氏並贈孺人

胡澄知光州趙彥珖知容州

四川總領楊經直寶文閣提舉四川

茶馬

淮南提舉張同之奏脩職郎安豐軍

六安縣令陸子虛救活被水人一

千四百餘人循一資

朝奉大夫知叙州計孝似夷賊作過不能彈壓降一官

朝散郎叙州通判李梗孫節制義軍

驚動夷賊降一官放罷

諸王宮教授楊大法國子監丞黃度

並監察御史

福建提刑盧彥德本路提刑

知郴州吳鑑湖南提舉

曾集知嚴州

沈維知房州

知江州王師右廣東提刑知吉州胡

長鄉廣西提刑

吏部員外郎錢象祖陞郎中

新成都府司戶李僑乞將所得官資

回授父証贈迪功郎母廖氏贈孺

人

新徽猷閣學士知建康張杓依舊知

襄陽府

左司應孟明中書門下省檢正右司

徐誼左司員外郎

何澹煥章閣學士知泉州

樞密院編修宮呂棐太常丞

國子監主簿王源國子監丞

監登聞鼓院李友直宗正寺主簿監

都進奏院羅克開國子監主簿

潘景珪知湖州

沈瀛知江州

承節郎叙州管界巡檢程仲乾因夷



人作遇被殺特贈兩官與一子進

武校尉

湖南提刑孫逢吉秘書少監

楚州奏忠訓郎添差副將魏昌教習

效用弩手轉一官

蔣蘭邵公翰奚士遜邵襄並大理評

事

太常少卿薛叔似秘書監

司農少卿詹體仁太常少卿

蔡戡司農少卿

新知泉州何澹兩易知明州

知明州朱佺兩易知泉州

司農少卿胡瑒湖北運判

高文虎將作監丞

汪粹軍器監丞

戶部侍郎趙彥逾工部尚書

### 卷第三十四

外制

太府少卿兼知臨安府袁詵友權戶

部侍郎

直秘閣兩浙運判王厚之直顯謨閣

知臨安府

戶部員外郎黃輔直秘閣兩浙運判

李大卞知洋州

虛恨蠻酋首成忠郎袁弄滿三年轉

一官

監建康榷貨務武翼郎趙公遜修武

郎丁昌時收赈增羨各一轉官

周玘大理寺丞

隨龍御前忠佐馬步軍都軍頭陸安

轉遙郡刺史

浙西提刑葉適吏部員外郎

判潭州周必大判隆興府

朱熹知潭州

陳公亮江西運副

吏部郎中趙謚軍器監

龍圖閣學士正議大夫韓彥直磨勘

轉官

寶文閣學士大中大夫顏師魯轉一

官致仕

顏師魯贈四官

正議大夫尤袞轉一官守禮部尚書

致仕

尤袞贈四官

起居舍人陳傳良起居郎

祕書郎彭龜年起居舍人

朝請大夫權刑部尚書京鏜磨勘轉

官

兵部尚書羅點落權字

兵部侍郎耿永落權字

工部侍郎謝深甫落權字

汪德翰知崇慶府

宮人符燕、轉永寧郡夫人李進

轉通義郡夫人

汪義端知舒州

集英修撰知紹興府趙不流知廣州

趙彥操職事修舉並除煥章閣待

制

趙不流

趙彥操

端明敎學士正奉大夫致仕鄭丙贈

四官

資政學大學士通議大夫范成大轉

一官致仕

范成大贈五官

軍器少監黃由將作少監

開府儀同三司判隆興府趙雄少保

致仕

趙雄贈少師

湖北提刑張垓江西提刑知池州王

謙湖北提刑

朝議大夫煥章待制馬大同磨勘轉

官

吏部郎中錢象祖樞密院檢詳

太府丞魯三聘秘書郎

大理寺主簿王寧新知信陽軍劉崇

之並太府寺丞

宗正少卿鄭汝諧右文殿修撰知池

州

忠翊郎屠思正監轄製造 御前軍

器所寶及五年轉一官

聖壽皇太后慶八十詔書文武階陞

朝官等加封祖父母父母定詞

臺諫卿監郎以上封祖父母并父

臺諫卿監郎以上封祖母并母

職事官在外內陞朝官京局京官

選人在外京官選人封祖父母父

母

知樞密院事趙汝愚初除封贈

曾祖太子少保士慮太子太保

曾祖母高平郡夫人龔氏文安郡

夫人

祖太子少傅不求太子太傅

祖母咸寧郡夫人兆氏濟陽郡夫

人

父太子少師善應太子太師

母安化郡夫人李氏饒陽郡夫人

妻藩陽郡夫人徐氏通義郡夫人

攻媿先生文集目錄中

卷第三十五

外制

四明樓

鑰大防

大中大夫沈揆轉一官守權吏部侍

郎致仕

沈揆贈四官

皇太后慶壽武學士加封祖父母父

母定詞

上舍內舍生

外舍生

勝捷下名都虞侯楊彥換從義郎王

檄換秉義郎

王進之知德慶府

大理寺丞林孝友吏部節官主管侍

郎右選

浙西提舉黃適本路提刑

宗正丞鄭公顯浙西提學

龍圖閣直學士程友昌除龍圖閣學

士致仕

太府寺主簿林思齊大理寺丞

主管戶部架閣孫元卿太學正

修職郎權建寧府政和縣尉胡紀擒

護許伯詳等循兩資

余永弼知閩州

王寅知江州

丁逢潼川府路轉判官

謝源明直煥章閣知溫州

幹辦審封司范蓀太府寺主簿

趙像之福建提刑

江東運副傅伯壽直煥章閣

朱翱大理寺丞

淮西運副趙師畚太府少卿淮西總

領

廬州修城官修武郎建康都統司中

軍權副將馬再興武顯郎左軍統

領毛致通武經郎左軍統制馬適

各轉一官

同安夫人武氏進封才人

知建康府鄭僑吏部尚書

趙師程大理寺主簿

翰林醫效王懋兼重華宮祇應實

及二年轉一官

余徵知常德府

中奉大夫煥章閣侍制知鄂州王信

唐勛轉官

知明州何澹母太淑人石氏該慶

壽恩封齊安郡太夫人

太府少卿吳珽太府卿淮東總領

迪功郎李閱父儀甫該慶壽恩封



承務郎致仕

宮人張氏封郡夫人

訓武郎臨安府湖州巡轄通鋪梁青

違滯金字牌降一官

國子錄陳邕武學博士

王介國子錄

樞密院編修官許介宗正丞

王概戶部郎官

夔路運判嗎震武戶部郎官四川摠

領

太常寺主簿張貴謨司農寺丞

太社令陳覲太學博士

判建康葛邈改判隆興府

新除吏部尚書鄭僑龍圖閣直學士

依舊知建康府

知臨安府錢塘縣趙盛太社令

新知潼川府楊虞仲直秘閣知夔州

進士張昉陳舜咨賑濟補承節郎

承信郎權貨務檢法使臣錢燁收赴

增羨轉一官

陳謙夔路運判

知台州徐子寅廣東提刑

奉議郎提轄權貨務謝儼收趙增美

轉一官

提點坑冶鑄錢趙不迹淮南運判

文思院造 皇太后尊號冊寶監官

從政陳庶監門儒林郎黃概各循

一資

幹办審計司劉誠之太常寺主簿劉

德秀大理寺主簿

福建提舉張濤提點坑冶鑄錢

宋之端福建提舉

從政郎楊州司法林麟披獲銅錢循

一資

四川量試宗子伯揚時敏補承信郎

鎮江都統閻世雄管軍五年職事脩

舉轉遙郡刺史

慈福宮內人安化夫人方氏彭原夫

人高氏清河夫人鄭氏並博國夫

人胡氏蘇氏張氏並封郡夫人

煥章侍制趙不流換正任承宣使知

大宗正事

修職郎鄭守仁賀正旦使新屬循一資

修職郎李良臣奉使書狀官循兩資

慶壽詔書宗子年八十以上使臣年

八十以上願致仕者並轉一官定

詞

宗子汝种與昉補承信郎

淮東提舉陳損之創立紹熙堰除直

秘閣

姚槩知邕州

大理少卿許及之權禮部侍郎

四川茶馬朱致知京西運判

訓武郎監榷貨務陳仲堅收趨增羨

轉一官

倉部郎中鄭湜大理少卿

起居郎陳傳良秘閣修撰 嘉王府

替讀

帶御器械霍汝翼復元官轉觀察使

文林郎張允中該修 壽皇玉牒循

一資

前知建昌軍趙彥禮拖欠月椿錢降  
一官

沈合知岳州

趙不遇江西提舉

卷第三十六

外制

知婺州葉翥知紹興府

新知紹興府倪思知婺州

夔路運判陳謙湖北提刑

湖北提刑王謙湖南提刑

判太史局降授憂官大夫吳擇降授

中官大夫荆大聲降授中官正劉

孝榮同判局降授局令周端友並

復原官

修武郎監建康府權貨務門茅恭收

趙增羨轉一官

建寧府浦城知縣鮑恭叔降兩官水

不得與親民差遣

中大夫煥章待制趙彥操轉一官致

仕

帶御器械某知閣門事

武功大夫殿前司選鋒軍統制李浩

總轄收放合轉一官久任有勞轉

行遙郡刺史

侍御史張叔椿權吏部侍郎

左司諫章穎侍御史

右正言黃艾左司諫

國子司業李祥宗正少卿

吏部郎官葉造國子司業

司農少卿蔡戡司農卿

劉光祖司農少卿

顯謨閣待制黃裳給事中

新除起居郎陳傅良中書舍人

起居舍彭龜年中書舍人

將作監黃由起居郎

著作郎沈有開起居舍人

參知政事陳騏知樞密院事

同知樞密院事余端禮參知政事

單思文臣承務郎以上轉官選人在

任并嶽廟循資定詞

文臣承務郎以上致仕定詞

端明殿學士知江陵府王簡資政殿

大學士知潭州

知常德府袁樞右文殿修撰知江陵

府

兵部尚書羅點父奉直大夫朝俊覃

恩贈中散大夫

參知政事陳騷該覃恩封贈

曾祖太子少保敷太子太保

曾祖母始興郡夫人成氏河內郡

夫人

祖太子少傅策太子太傅

祖母和義郡夫人朱氏博平郡夫

人

父太子少師讜太子太師

前母平樂郡夫人成氏文安夫人

母咸寧郡夫人王氏濟陽郡夫

人

妻東牟郡夫人宣氏封魯郡夫人

禮部侍郎許及之該 覃恩封贈

父朝奉郎極贈朝請郎

故母安人呂氏贈令人

繼母太恭人伍氏封太令人

故妻安人洪氏贈令人

妻安人潘氏封令人

煥章閣直學士中奉大夫丘宝磨勘

轉官

見任侍從該 覃恩轉官

兵部尚書羅點以下有尾詞同

工部尚書趙彥逾

翰林學士李嘯

刑部尚書京鏗

兵部侍郎耿秉

工部侍郎謝深甫

給事中黃裳

中書舍人陳傳良 彭龜年

吏部侍郎張叔椿

戶部侍郎袁詵友

禮部侍郎許及之

起居郎黃由等該 覃恩轉官

起居郎黃由起居舍人沈有闐以下

首尾  
相同

祕書少監兼權吏部侍郎孫逢吉

侍御史章穎右司諫黃艾

監察御史并卿監郎官該 覃恩轉

官定詞

在外大中大夫以上官知州府該

覃恩轉官

顯謨閣學士中大夫知紹興府葉

翦以下首  
尾詞同

煥章閣學士知明州何澹

通議大夫煥章閣待制知建寧府

陳居仁

中大夫煥章閣待制知鄂州王信

中奉大夫煥章閣待制知鎮江府

馬大同

龍圖閣學士正議大夫知建康府

鄭僑

徽猷閣學士知襄陽府張杓



中大夫敷文閣待制知建寧軍夔  
煥章閣直學士中大夫知興元府

章森

大中大夫知瀘州吳拯

大中大夫煥章待制知太平州蔣

周

寶文閣學士知遂寧府宇文价知潼

川府閣蒼舒

卷第三十七

詞

外制

在外太中大夫以上任宮觀該 覃

恩轉官

龍圖閣學士韓彥直以下首尾詞同

煥章閣直學士朝奉大夫謝諤

通奉大夫顯謨閣待制陳峴

中奉大夫敷文閣待制吳益

大中大夫煥章閣待制劉國端

大中大夫敷文閣待制賈選

在外太中大夫以上致仕官該

恩轉官

龍圖學士通奉大夫張大經首以下

詞司

敷文閣直學士正奉大夫汪大猷

正議大夫寶文閣待制沈樞

朝散大夫敷文閣待制李昌國

中奉大夫萬鍾直龍圖閣守本官致

仕

著作郎李唐卿江東提舉太常丞呂

棊湖北提舉

知建康府鄭僑吏部書尚

太常少卿詹體仁太府卿

監察御史曾三復太常少卿

李璧秘書省正字

知樞密院事趙汝愚該 覃恩封贈

曾祖太子太保士慮少保

曾祖母文安郡夫人龔氏崇國夫人

祖太子太傅不求少傅

祖母濟陽郡夫人晁氏濮國夫人

父太子太師善應少師

母饒陽夫人李氏申國夫人

妻通義郡夫人徐氏安定郡夫人

簽書樞密事羅點初除封贈

曾祖起太子少保

曾祖母陳氏臨川郡夫人

祖琢太子少傅

祖母鄧氏新興郡夫人

父贈中散大夫朝俊太子少師

母齊安郡夫人繆氏封通義郡夫人

妻贈淑人黃氏永嘉夫人

妻淑人陳氏封咸安郡夫人

中書舍人彭龜年兼侍講

給事中黃裳禮部尚書

著作佐郎王容范仲黼並著作郎祕

書郎王夔校書郎蔡幼學並著作

佐郎

祕書省正字顏棫祕書郎項安世吳

獵並校書郎

浙西提刑黃適湖南運判江東運副

傅伯壽浙西提刑

知樞密院事陳駿初除封贈

曾祖太子太保敷少保

曾祖母河內郡夫人成氏滕國夫人

祖太子太傅策少傅

祖母傅平郡夫人朱氏崇國夫人

父太子太師謙少師

前母文安郡夫人成氏杞國夫人

母濟陽郡夫人王氏信國夫人

妻曾郡夫人宣氏封魏郡夫人

知樞密院陳駿該 覃恩轉官

參知政事余端禮該 覃恩轉官

四川制置使丘憲煥章閣學士再任

朱熹煥章閣待制侍講

翰林學士李嘏寶文閣學士

檢正應孟明太府卿

右司徐誼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

事吏部郎中錢象祖右司刑部郎

中沈作賓檢詳

吏部郎官李沐將作監

軍器監丞汪梓倉部郎官大理寺丞

周秘刑部郎官

兵部侍郎耿東煥章閣待制知太平

州

太宗正丞李大性軍器少監兼權司

封郎官

大理寺丞彭演太宗正丞

大理寺直朱致民大理寺丞陳樸大

理司直

太府卿詹勣仁直龍圖閣知福州

廣西運判張釜直秘閣知廣州

知建寧府陳居仁知鎮江府

瀘州安溪塞蕃官王鑿男天麟承襲

補承信郎

江西運判趙鞏直顯謨閣知隆興府

沈清臣江東提舉

中書舍人蔡幼學兼侍講以下二首

以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偶西掖無

蔡幼學講詩終篇轉官

壽皇遺留使國書

皇子嘉王郎 皇帝位詔

求直言詔

賜少保左丞相衛國公留正辭免少

傅進封魯國公不允詔

賜知樞密院事趙汝愚辭免特進右

丞相不允詔

賜參知政事陳騭辭免除知樞密院

事不允詔

賜同知樞密院事余端禮辭免除參

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不允詔

皇帝親帥文武百寮詣南內賀

太上皇帝表

太上皇后牋

賜新除特進右丞相趙汝愚再辭免

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口宣

賜左丞相留正再辭免除少傅不允

仍斷來章批答

口宣

進奉  太皇太后生辰表詞

功德疏文

賜余端禮辭免兼同知樞密院事宜

允詔

賜葛邲辭免知隆興府不允詔

賜少保郭師禹辭免差總護使不允

詔

皇帝戊子本命萬壽觀設醮青詞

滿散朱表

賜兵部尚書羅點辭免除端明殿學

士簽書樞密院不允詔

宜州觀察使殿前副都指揮使郭杲

特授武康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

使封奉節縣開國子食邑制

口宣

賜武康軍官吏等示諭勅書

賜文武百寮宰臣留正等再上表請

御殿聽政不允批答

賜郭杲再辭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

使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口宣

賜文武百寮宰臣留正等三上表請

御殿聽政宜允批答

賜太師安德軍節度使嗣秀王伯圭

乞免奉朝請遠詔

奏劄附

明堂大禮奏告祝文表詞

天地

宗廟

別廟



社稷

太一宮

南嶽

東嶽

諸陵表文

天慶觀報恩光孝觀青詞

賜簽書樞密院事羅點辭免 覃恩

轉一官不允詔

賜參知政事余端禮辭免差權提舉

實錄院權提舉編修 國朝會要

不允詔

賜給事中黃裳辭免除禮部尚書不

允詔

明堂大禮祭告祝文

九宮貴神

太社太稷

后土勾龍氏后稷氏

太廟七祀

大行至尊壽皇聖帝攢宮興工奏告

昭慈聖獻 皇后永佑陵永思陵

祝文

仲秋醮祭吳山忠壯英烈威顯王青  
詞

賜新除寶文閣學士知婺州李獻辭

免不允詔

賜知樞密院事陳駿辭免兼參知政

事不允詔

卷第三十九

內制

孝宗皇帝挽歌辭

右一

右二

右三

右四

右五

奏劄附

孝宗皇帝梓宮發引前夕警場導引

鼓吹歌詞黃鍾羽

六州

十二時

賜權刑部尚書京鏜辭免兼侍讀不允

詔

明堂大禮前二日奏告

太祖皇帝 太宗皇帝配侑祝文

賜禮部尚書黃裳辭免兼侍讀不允

詔

賜文武百寮宰臣留正等上表奉上

天佑節名不允批答

奏劄附

賜參知政事余端禮辭免 覃恩轉

兩官不允詔

賜通侍大夫保寧軍承宣使劉慶祖

辭免落階官差在京宮觀免奉朝

請不允詔

賜知樞密院事陳駿辭免 覃恩轉

兩官不允詔

重明聖節太一宮設醮青詞

滿散朱長

萬壽觀設醮青詞

滿散朱表

賜留正等再上表奉 上天佑節名

不允批答

賜知建康府鄭僑辭免除吏部尚書

不允詔

賜余端禮再辭免 覃恩轉官不允

不得再有陳請詔

崇國夫人韓氏立為皇后制

皇伯祖太師嗣秀王伯圭加食邑實

封制

賜告口宣

賜陳駿再辭免 覃恩轉官不允不

得再有陳請詔

皇叔祖嗣濮王士欽特授少師加食

邑實封制

賜告口宣

少保鄒師禹特授少傅加食邑實封

制

賜告口宣

開府儀同三司夏執中特授少保加

食邑實封制

賜告口宣

賜留正等三上表奉上天佑節名宜

允批答

賜皇后韓氏辭免不允詔

宰執赴京經筵觀講官殿下致謝宣

答詞宰執

侍讀京鏜初讀國朝名臣奏議

侍講彭龜年初講孟子

新供職官彭龜年黃由沈有開章穎

賜侍讀侍講官詔

賜新除少師士欽辭免不允詔

賜新除少傅郭師禹辭免不允詔

賜新除少保夏執中辭免不允詔

賜皇后韓氏再辭免不允不得再有

陳請詔

賜陳駿等再辭免 覃恩轉官不允詔

皇伯興寧軍節度使師夔特授檢校

少保進封加食邑實封制

賜告口宣

岳陽軍節度使蕭鷓巴特授檢校少

保加食邑實封制

賜告口宣

昭化軍節度使吳瑤特授檢校少保  
進封加食邑實封制

賜告口宣

鎮安軍節度使吳瑤特授檢校少保  
加食邑實封制

賜告口宣

賜新除少師士歆再辭免不允批答  
口宣

賜新除少傅郭師禹再辭免不允批答

賜新除少保夏執中再辭免不允批答

重明節奏告景靈宮諸帝后表詞

諸陵攢宮帝后表詞

明堂大祀修節太廟別廟殿宇等

奏告帝后祝文

重明節滿散道場乳香口宣

三省官

樞密院官

殿前司

馬軍司

步軍司

賜新除檢校少保師夔辭免不允詔  
賜新除檢校少保蕭鷓已辭免不允詔  
賜新除檢校少保吳瓌辭免不允詔  
賜新除檢校少保吳瑄辭免不允詔  
賜士敏再辭免少師不允仍斷來章

批答

口宣

賜郭師禹再辭免少傅不允仍斷來

章批答

賜夏執中再辭免少保不允仍斷來

章批答

明堂大禮前天慶觀開啟預告道場

青詞

滿散朱表

天慶觀預告五岳四瀆祝文

卷第四十

內制

賜知樞密院事陳駿等乞覃恩止轉

一官宜允詔

賜師夔再辭免檢校少保不允仍斷  
來章批答

口宣

賜吳瓌再辭免檢校少保不允仍斷  
來章批答

賜吳瑋再辭免檢校少保不允仍斷  
來章批答

賜蕭鷓巴再辭免檢校少保不允仍  
斷來章批答

萬壽觀安奉 太上皇帝本命 皇

帝本命星位設醮青詞

滿散朱衣

太上皇后生辰太一宮設醮青詞滿

散朱衣

太上皇帝本命萬壽觀設醮青詞

滿散朱衣

明堂禮畢奏謝 景靈宮萬壽觀會

聖宮應天啟運宮章武殿諸攢宮

表詞



明堂禮畢奏謝 昊天上帝 聖祖

天尊 大帝元天大聖后表詞

賜新除少師士歆辭免冊命宜允詔

賜新除少傅郭師禹辭免冊命宜允

詔

賜新除少保夏執中辭免冊命宜允

詔

少保周必大特授少傅加食邑實封制

賜告口宣

特進觀文殿大學士葛邲特授保信

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加食邑  
實封制

安南國南王李龍翰加食邑實封仍

加思忠功臣制

賜加恩制誥勅書

賜詔熙六年曆日勅書

左丞相留正判建康府 御筆

左丞相留正特授少師觀文殿大學

判建康府進封魯國公加食邑實

封制

賜告口宣

樞密使趙汝愚拜右丞相 御筆

樞密使趙汝愚特授光祿大夫右丞

相加食邑實封制

賜告口宣

賜太師嗣秀王伯圭辭免加食邑實

封不允詔

賜新除少師判建康府留正辭免不

允詔

賜新除右丞相趙汝愚辭免不允詔

賜新除御史中丞謝深甫辭免不允詔  
進奉太上皇后生辰香表詞

功德疏文

賜留正再辭免少師判建康府不允

不得再有陳請詔

賜新除保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

司葛邲辭免不允詔

賜觀文殿學士宣奉大夫致仕李彥

穎辭免覃恩轉一官不允詔

明堂大禮前二日朝獻 景靈宮分

詣奏告青祠祝文

聖祖殿青祠

中殿祝文

後殿祝文

景靈宮會聖宮攢宮閏十月諸帝

旦表

望表

諸后旦表

望表

賜伯圭再辭免加恩不允不得再有

陳請詔

瑞慶聖節奏告 景靈宮諸帝后

表詞

會聖宮 永祐永思安穆

安恭攢宮表詞

昭慈聖獻皇后攢宮表文

賜知樞密院事陳騏乞在外祠祿不

允詔

賜趙汝愚上表再辭右丞相不允批

答

口宣

賜新除吏部侍郎彭龜年辭免不允

詔

賜新除資政殿大學士知潭州王蘭

辭免不允詔

賜少保衛國公留正乞守舊官奉祠

不允詔

賜趙汝愚再辭免右丞相不允仍斷

來章批答

口宣

賜知樞密院事陳騫辭免兼參知政

事不允詔

賜葛郊再辭免開府儀同三司不允

不得再有陳請詔

賜趙汝愚再入劄子辭免右丞相不

允詔

明堂大禮冊文

前二日朝獻

景靈宮

前一日朝饗

太廟

安穆皇后

安恭皇后

昊天上帝

皇地祇

太祖配饗

太宗配饗

明堂大禮赦文

撫諭將帥詔

賜新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京鏜辭免不允詔

賜京鏜再辭免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口宣

賜新除端明殿學士知建康府趙彥

逾辭免并恩數並依執政例不允

詔

賜吏部尚書鄭僑辭免兼侍讀不允

詔

太師安德軍節度使伯圭特授安德

崇信軍節度使加食邑實封制

賜告口宣

賜崇信軍官吏等示諭勅書

皇帝本命萬壽觀設醮青詞

滿散表文

明堂禮畢祭謝五嶽四瀆四海祝文  
南鎮會稽山永濟王祝文

賜趙彥逾再辭免端明殿學士并執

政恩數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賜葛邲再上劄子辭免開府儀同三

司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賜右丞相趙汝愚辭免提舉編修王

牒提舉寔錄院提舉編修國朝會

要不允詔

賜參知政事余端禮辭免權監脩國

史日曆不允詔

卷第四十一

內制

明堂禮畢告謝天慶觀青詞

滿散朱表

明堂禮畢告謝五嶽四瀆祝文

賜趙彥逾再上劄子辭免端明殿學

士并執政恩數不允詔

賜新除安德崇信軍節度使伯圭辭

免不允詔

賜汝州防禦使知閤事韓侂冑辭免  
轉兩官不允詔

明堂禮畢奏謝 諸陵表文

瑞慶節建康府茅山崇禧觀啟建祝

壽道場青詞

滿散朱表

賜新除少傅周必大辭免不允詔

賜趙汝愚再辭免提舉編修國朝會

要 不允詔

安穆

安恭皇后改謚告

太廟祝

文

大行至尊壽皇聖帝靈座祝文

賜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陳

損之獎諭勅書

賜伯圭再辭免兩鎮節度使不允批

荅

口宣

賜吏部尚書鄭僑辭免兼實錄院修

撰不允詔

瑞慶節滿散道場賜乳香口宣

三省

樞密院

殿前司

馬軍司

步軍司

瑞慶節萬壽觀滿散道場青詞

滿散朱表

瑞慶節太一宮設醮青詞

滿散朱表

賜吏部侍郎彭龜年辭免兼侍讀詔  
賜伯圭再辭免兩鎮節度使不允仍

斷來章批答

口宣

右丞相趙汝愚加食邑實封制

賜告口宣

季秋淫雨震電罪已責躬 御筆

賜王藺再辭免知潭州不允不得再

有陳請詔

賜新除四川安撫制置使趙彥逾辭



免不允詔

士歆加食邑實封制

賜告口宣

郭師禹加食邑實封制

賜告口宣

賀全國生辰使副梁搃戴勳到闕傳

宣撫問并賜銀合茶藥口宣

全國弔祭使人赴闕口宣

盱眙軍傳宣撫問賜御筵

鎮江府賜銀合茶藥

鎮江府賜御筵

平江府賜御筵

賜新知鄂州吳琚辭免不允詔

周必大加食邑實封制

賜告口宣

賜趙彥逾再辭免新除端明殿學士

中大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

都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賜趙汝愚辭免大禮加食邑實封不

允詔

金國弔祭使人赴關口宣

赤岸賜酒果

賜御筵

賜被褥鈔籙

密賜大銀器

賜生餽

賜內中酒果

朝見訖歸驛賜御筵

就驛特賜衣服金帶銀器衣著

賜內中酒果

在驛特賜射弓酒果

特賜射弓御筵

特賜射弓例物

朝辭迄歸駟酒果

賜御筵

回弔祭國書

回賀登寶位國書

報謝登寶位國書

賀慶元元年正旦國書

奉上 孝宗皇帝謚冊寶

成穆

成恭皇后改謚冊寶奏告天地社

稷十神太一祝文

天慶 報恩光觀孝音詞

賜新除刑部侍郎梁摠辭免不允詔

賜吳琚再辭免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賜王簡辭免覃恩轉一官不允詔

師夔加食邑實封制

賜告口宣 吳瓌吳琚同

吳瓌加食邑實封制

吳琚加食邑食封制

蕭鵬巴加食邑實封制

郭果加食邑實封制

賜告口宣 蕭鵬巴同

太上皇帝本命萬壽觀設醮青詞

滿散朱表

侍講陳傳良朱熹宣赴經筵供職曲

謝宣答詞

初講畢案前致詞降殿曲謝

陳傳良

朱熹

孝宗皇帝謚號下日改換銘旌奏告

祝文

孝宗皇帝攢宮神園除去鋪屋窠木  
等奏告昭慈聖獻皇后 永祐

永思陵祝文

賜周必大再辭免少傅不允不得再

有陳請詔

賜梁揔辭免奉使回程特轉一官不

允詔

賜知明州何澹辭免曾任藩邸講官

轉一官不允詔

金國吊祭人使回程口宣

賜龍鳳茶并金鍍銀合

赤岸賜酒果

賜御筵

平江府賜御筵

沿路賜使副冬至節絹

讀祭文官

三節人從

鎮江府賜御筵

卷第四十二

內制

孝宗皇帝祔廟修製祐室 太廟殿  
 宇廊廡權奉安 祖宗神主于初  
 獻廳時前奏告祝文  
 權奉安 神主祝文  
 祭祀 太廟土地祝文  
 閏仲續康伯修奉 攢宮傳宣撫問  
 并賜銀合茶藥及唱賜一行官吏

工匠等犒設口宣

孝宗皇帝梓宮發引祝文

啟攢

前夕日初昏奏告

發引時前祭告

啟奠行禮

祖奠行禮

下皇堂時前奏告

掩攢畢迎奉 御容詣下宮奉安

孝宗皇帝梓宮發引奏告天地社稷

太廟別廟太一宮祝文

天慶觀報恩光孝觀青詞

至攢宮奏告 帝后祝文

冬至節 孝宗皇帝凡筵水陸道場

齋文

賜知泰州韓同卿辭免改授正任觀

察使在京宮觀不允詔

報登寶位使副鄭湜范仲壬到闕傳

宣撫問并賜銀合茶藥口宣

皇帝本命萬壽觀青詞

滿散朱表

孝宗皇帝虞王自浙江還 重華宮

鼓吹導引曲

孝宗皇家神主自 重華宮至太廟

鼓吹導引曲

孝宗皇帝虞祭畢卒哭行祭禮祝文

孝宗皇帝神主祔廟并 成穆 成

恭皇后神主同時祔謁升祔奏告

祖宗帝后祝文

賜觀文殿學士致仕李彥穎銀合茶

藥詔

賜龍圖閣學士致仕程大昌張大經  
敷文閣直學士致仕汪大猷顯謨  
閣待制致仕程叔達寶文閣待制  
致仕沈樞敷文閣待制致仕李昌  
圖銀合茶藥詔

賜銀合臘茶勅書

荆湖南路安撫使王藺

四川安撫制置使趙彥逾

主管侍衛馬軍行司張師賢

御前諸軍都統制閻世雄皇甫斌  
張詔趙夔劉忠劉震

御前諸軍副都統制馮湛張國珍

田世輔李世廣王宗廉王知新

田臯

金國賀登寶位使人赴關口宣

盱眙軍傳宣撫問賜御筵

鎮江府賜銀合茶藥

賜御筵

平江府賜御筵

赤岸賜酒果

賜御筵

賜資政殿大學士黃洽辭免

覃恩

轉一官不允詔

賜資政殿大學士黃洽辭免

覃恩

轉一官不允詔

賜周必大再辭免少傅不允不得再

有陳請詔

金國賀正旦使人赴闕口宣

盱眙軍傳宣撫問賜御筵

鎮江府賜銀合茶葉

賜御筵

平江府賜御筵

赤岸賜酒果

賜御筵

賜使副春幡勝

賜三節人從春幡勝

朝見畢歸驛賜酒果

賜生餼

賜內中酒果



賜被褥鈔鑪

入賀畢就驛賜酒果

玉律園射弓賜御筵

朝辭畢歸驛賜酒果

賜大銀器

回程賜御筵

孝宗皇帝祔廟樂章

太廟修置 太祖至 高宗室 帝

后神主 祔室畢工時前奏告還

殿室祝文

還殿正奉安祝文

孝宗皇帝祔廟時前告還 成穆

成恭皇后神主詣幄次權行奉安

以俟同時祔謁升祔祝文

太上皇帝本命太一宮設醮青詞

滿散朱表

賜接伴使副春幡勝口宣

孝宗皇帝神主祔廟前二日奏告祝

文

天地

宗廟

別廟

太社太稷

太一宮

天慶觀報恩先孝觀青詞

改元慶元奏告 昭慈聖獻皇后

永祐陵 永思陵 永阜陵 成

穆 成宮皇后攢宮表文

賜殿前都指揮使郭杲辭免修蓋大

內福寧殿等特轉一官減三年歷

勘回授不允詔

金國賀登寶位使人到闕口宣

賜被褥鈔鑼

賜使副春幡勝

賜接伴使副春幡勝

賜三節人從春幡勝

朝見畢歸驛賜御筵

賜酒果

密賜大銀器

賜內中酒果

賜生餼

特賜御筵

特賜酒果

玉津園射弓賜酒果

賜射弓例物

朝辭畢歸驛賜酒果

賜御筵

特賜銀

回程赤岸賜酒果

賜御筵

賜龍鳳黍金鍍銀合

平江府賜御筵

鎮江府賜御筵

盱昭軍賜御筵

賜知樞密院事陳騫乞歸休不允詔

皇帝本命萬壽觀設醮青詞

滿散朱表

改元奏告祝文  
慶觀

天地報恩觀同  
慶觀

宗廟諸景靈宮  
帝后

社稷

太一宮

金國賀正旦使人到闕回程口宣

賜龍鳳茶金鍍銀合

平江府賜御筵

鎮江府賜御筵

盱眙軍賜御筵

賜新除知樞密院事余端禮辭免不

允詔

賜新除參知政事京鏜辭免不允詔

賜新除同知樞密院事鄭僑辭免不

允詔

賜正議大夫陳騫辭免除職与郈不

允詔

賜王簡再辭免 覃恩轉一官不允不

得再有陳請詔

賜御史中丞謝深甫辭免兼侍讀不

允詔

賜余端禮再辭免知樞密院事不允

仍斷來章批吞

口宣

賜京鏜再辭免參知政事不允仍斷  
來章批吞

口宣

賜鄭僑再辭免同知樞密院事不允  
仍斷來章批吞

口宣

賜宜州觀察使新除在京宮觀韓侂  
胄辭免特轉一官不允詔

賜新除資政殿大學士陳騷辭免不

允詔

孝宗祔廟德音

郭師禹特授少師封永寧郡王加食

邑實封制

賜告口宣

卷第四十三

內制

上辛祀感生帝以大祖升侑奏告

祀文

天地

宗廟

社稷

諸陵諸攢宮表文

賜新除戶部侍郎袁詵友辭免不允  
詔

賜新除少師永寧郡王郭師禹辭免  
不允詔

禧祖 順祖 翼祖 宣祖還殿正

奉安祝文

奏告 太廟祝文

賜郭師禹再辭免少師不允批荅

口宣

皇伯祖太師嗣秀王伯圭特授兼中

書令加食邑實封制

賜告口宣

賜郭師禹再辭免少師不允仍斷未

章批荅

口宣

報謝使副林季友郭正已回程到闕  
傳宣撫問并賜銀合茶藥口宣  
元慶

元年正月一日

賜伯圭辭免兼中書令不允詔

賜太府卿吳珽辭免換授正任觀察

使在京宮觀不允詔

賜新除觀察使謝湔辭免不允詔

賜知紹興府葉翥辭免除龍圖閣學

士不允詔

賜知樞密院事余端禮辭免攝太傅

持節導孝宗靈駕及奠謚冊謚寶

鑑攢宮轉一官不允詔

賜郭師禹辭免備禮冊命宜允詔

賜伯圭再辭免中書令不允批吞

口宣

右丞相趙汝愚特授銀青光祿大夫

加食邑實封制

賜告口宣

賜趙汝愚辭免不允詔

皇伯師夔特授開府儀同三司加食

邑實封制

賜告口宣

賜伯圭再辭免特授兼中書令加食

邑實封不允仍斷未章批荅

口宣

賜宜州觀察使孫璿辭免 孝宗隨

龍特轉一官不允詔

春分前修飾 擴宮奏告 諸陵祝

文

賜參知政事京鏜辭免 孝宗祔廟

畢特轉一官不允詔

太上皇帝本命太一宮設醮青詞

滿散朱表

賜皇伯祖伯圭辭免贊拜不名加食

邑實封不允詔

進奉 皇太后生辰表詞

功德疏文

太陽交蝕祭告太社祝文

陰雲不見祭謝祝文

皇帝本命萬壽觀設醮

滿散朱表

賜知樞密院事余端禮辭免兼參知



政事不允詔

賜新除觀文殿大學士知福州趙汝

愚辭免不允詔二月二十四日

賜余端禮辭免權提舉編修玉牒監

修國史日曆不允詔

賜參知政事京鏜辭免權提舉實錄

院編修國朝會要不允詔

賜寶文閣學士知遼寧府宇文价乞

奉祠不允詔

賜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趙汝愚辭免

觀文殿大學士不允詔

太上皇帝本命太一宮設醮青詞

滿散朱表

賜少保周必大再乞致仕依已降指

揮不允詔

賜寶文閣學士知太平李獻乞宮

觀不允詔

知樞密院事余端禮特授銀青光祿

大夫右丞相加食邑實封制初四日

日

賜告口宣

賜余端禮辭免不允詔

賜新除知樞密院事京鏜辭免不允

詔

賜新除參知政事鄭僑辭免不允詔

賜新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謝深甫辭免不允詔

賜新除權兵部尚書張叔椿辭免不

允詔

賜余端禮再辭免右丞相不允批卷

口宣

賜京鏜再辭免知樞密院事不允仍

斷來章批卷

口宣

賜鄭僑再辭免參知政事不允仍斷

來章批卷

口宣

賜謝深甫再辭免簽書樞密院事不

允仍斷來章批卷

口宣

賜余端禮再辭免右丞相不允仍斷  
來章批荅

口宣

賜權兵部尚書張叔椿辭免兼侍讀  
不允詔

太一宮祝筵 太上皇帝聖壽設醮

青詞

滿散朱表

賜右丞相余端禮辭免權提舉編修  
玉牒實錄院編修國朝會要不允

詔

賜參知政事鄭僑辭免權監修國史

日曆不允詔

賜銀合夏藥勅書

荆湖南路安撫使王簡

四川安撫制置使趙彥逾

侍衛馬軍都虞侯張師顏

御前諸軍都統制閔世雄張詔趙

廠劉忠烈震田世輔

御前諸軍副都統制馮湛張國珍

李世廣王宗兼王知新田臯

皇帝本命萬壽觀設醮青詞

滿散朱表

孝宗皇帝小祥奏告 永阜陵攢宮

表詞

賜戶部侍郎表說友辭免兼侍講不

允詔

賜新除吏部侍郎林大中辭免不允

詔五月十日

擬進郊祀 御禮 紹熙五年

卷第四十四

內制

開禧三年十一月  
翰林學士知制誥

賜右丞相錢象祖褒語 十四日

劄子附

賜禮部尚書史弥遠乞待闕州郡差

遣不允詔

賜新除吏部侍郎兼太子左庶子妻

機辭免不允詔

賜新除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

楊次山辭免不允詔

賜新除右丞相兼樞密使錢象祖再

辭免不允批吞

口宣

賜新除參知政事衛涇再辭免不允

仍斷未章批吞

口宣

賜新除參知政事雷孝友再辭免不

允仍斷未章批吞

口宣

賜新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林大中再辭免不允仍斷未章批

吞

口宣

賜新除同知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

史彌遠辭免不允詔

賜新除權兵部尚書兼侍讀倪思辭

免不允詔

賜新除禮部侍郎兼侍講章良能辭

免不允詔

賜楊次山再辭免開府儀同三司不

允批吞

口宣

賜右武大夫文州刺史知閣門事楊

谷辭免除觀察使不允詔

賜右武郎知閣門事楊石辭免除觀

察使不允詔

改嘉定元年詔二十

改元奏告祝文

六日

天地景靈宮天慶觀報恩光孝觀

宗廟諸陵

太社太稷

太一宮

諸陵攢宮表文

賜史彌遠褒語

賜兵部尚書倪思辭免兼修國史兼

實錄院修撰不允詔

賜禮部侍郎章良能辭免改兼修玉

牒官不允詔

賜吏部侍郎婁機免兼太子詹事不

允詔

賜端明殿學士四川宣撫副使安丙

乞宮觀不允詔

賜京西湖南北路宣撫使宇文紹節

辭免除寶謨閣學士不允詔

經筵進講毛詩終篇宣答詞

宰執赴聽講致詞謝

侍讀侍講官奏賀

宰執率經筵侍立官再奏賀

賜新除寶謨閣直學士李寅仲辭免

召赴行在不允詔

閏四月起居諸帝后表詞

諸帝旦表

諸后旦表

諸帝望表

諸后望表

戒飾貪吏詔嘉定元年三月十八日

賜禮部侍郎章良能乞宮觀不允詔

戒飭四川將士詔四月九日

賜新除觀文殿學士趙彥逾再辭免  
不得再有陳請詔

賜侍讀趙彥逾倪思宇文紹節侍講  
章良能辭免進講毛詩終篇轉一  
官不允詔

賜吏部侍郎梁季琚乞宮觀不允詔  
賜刑部侍郎魯瑛辭免兼同修國史  
兼實錄院同修撰不允詔

洞霄宮徑山天目山龍井祈雨祝文  
故皇子肅王均興靈前夕勅祭文

成肅王后小祥奏告 永阜陵擴宮

香表詞

賜福州觀察使鎮江府駐劄御前諸  
軍都統制兼知揚州軍再遇乞奉  
祠不允詔

雨澤愆期奏告祝文青詞

天地十神太一九宮貴神岳鎮海

瀆

宗廟別廟

太社太稷兩師雷師風師



天慶觀報恩光孝觀青詞

賜皇太子某辭免每遇視事令侍

立宰執赴資善堂會議不允詔閏

四月二十四日

賜四川宣撫副使安丙再辭免資政

殿學士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賜皇太子再辭免侍立會議不允

批吞

口宣

不雨求言詔

賜皇伯嗣秀王師揆生日詔五月十日

賜新除吏部侍郎章良能辭免不允

詔

賜銀合夏藥勅書

知漳州府費士寅

四川宣撫使安丙

江淮制置大使立密

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吳

玘

京西湖南北路宣撫使宇文紹節

殿前副都指揮使兼江淮制置使

趙淳

侍衛步軍都虞侯措置防捍江面

王處久

侍衛馬軍行司權管幹本軍馬職

事張良顯

御前諸軍都統制李郁畢再遇秦

世輔王大才彭輅

御前諸軍副都統制周整莊松何

汝霖劉元昂魏友諒薛九齡王

鉞

賜新除侍衛步軍副都指揮使夏震

辭免不允詔

賜開府儀同三司楊次山生日詔

二十三日

卷第四十五

內制

賜知樞密院事史彌遠再乞宮觀不

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賜右丞相錢象祖等以旱蝗星變待

罪不允詔

賜知閣門事楊谷乞祠不允詔

賜寶謨閣學士前四川安撫置制使

楊輔乞宮觀不允詔

賜京西湖南北路宣撫使宇文紹節

乞祠不允詔

賜右丞相錢象祖乞解罷機政不允

詔

賜新除御史中丞章良能辭免不允

詔

皇帝本命萬壽觀設醮青詞

滿散朱表

禳蝗祝文

天地

社稷

酺神

賜知樞密院事史彌遠乞祠不允詔

賜衛湜乞解罷機政不允不得再有

陳請詔

賜衛湜乞解罷機政不允仍斷朱表

批答

口宣

褒語

賜錢象祖乞歸田里不允不得再有

陳請詔

褒語

賜史弥遠再乞歸田里不允不得再

有陳請詔

褒語

賜刑部侍郎曹暎乞祠不允詔

賜禮部尚書倪思乞祠不允詔

賜簽書樞密院事林大中乞舊休致

不允詔

雩祀祝文

前一日奏告 太宗室

上帝

大宗

皇地祇

再奏告 宗廟別廟

太社 太稷 嶽鎮海瀆五方山林

賜江淮制置大使立密乞致不允詔  
賜寶謨閣直學士李寅仲乞祠不允  
詔

賜右丞相錢象祖辭免提舉史院實  
錄院提舉編修國朝會要不允詔  
賜參知政事雷孝友辭免權監修國  
史日曆不允詔

賜刑部侍郎曹暎辭免兼太子詹事  
不允詔

賜知樞密院事史弥遠辭免兼參知

政事不允詔

賜史弥遠再辭免不允不得再有陳  
請詔

成肅皇后中元節水陸道場齋文

賜安南國王李龍翰嘉定二年曆日  
勅書

賜觀文殿學士侍讀趙彥逾乞歸田  
里不允詔

賜史弥遠辭免兼權監修國史日曆  
不允詔

賜吏部侍郎梁季琰乞待次州郡不

允詔

賜史彌遠辭免同提舉編修勅令不

允詔

賜禮部尚書倪思乞待次州郡不允

詔

賜江淮制置大使立寔再辭免召赴

行在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賜知平江府李大異辭免除寶謨閣

直學士不允詔

賜皇太子生日詔七八月

金國諭成使赴闕口宣盱眙軍傳宣

撫問并賜御筵

鎮江府賜御筵

鎮江府賜銀合茶藥

平江府賜御筵

赤岸賜酒果

賜御筵

賀生辰國書

賜通奉大夫趙師異辭免復寶謨閣

直學士依所乞宮觀不允詔

內中禳蝗設醮青詞

賜觀文殿學士何澹再辭免知建康

府仍奉祠祿不允不得更有陳請

詔

祈雨感應報謝祝文青詞

天地

宗廟

別廟

十神太一九宮貴神

嶽鎮海瀆五方山林

太社太稷雨師雷師風師

天慶觀報恩光孝觀青詞

祭告酺神

賜鎮江都統制畢再遇乞歸田里不

允詔

賜京西北路宣撫使宇文紹節辭

免召赴行在不允詔

賜何澹辭免兼江淮制置大使不允

詔

賜新除煥章閣學士改知江陵府克  
京西湖北路制置使李大性辭免  
乞奉祠不允詔

賜新除同知樞密院事丘宙辭免不  
允詔八月十日

卷第四十六

謚議

孝宗皇帝謚議

成穆皇后改謚議

成恭皇后改謚議

劉忠肅公覆謚議  
王節愨公覆謚議  
楊惠懿公覆謚議

卷第四十七

進故事

唐鑑

資治通鑑

唐鑑

三朝政要

漢書



卷第四十八

止齋春秋後傳左氏章指

息齋春秋集註序

古文孝經指解後序

范忠宣公文集序

王魏公文集序

陳都官文集後序

清真先生文集序

玘海先生文集序

卷第四十九

序

薊林居士文集序

洪文安公小隱集序

靜退居士文集序

筠溪文集序

曹忠靖公松隱集序

詒癡符序

環溪文集序

王文定公內外制序

酌右堂文集序

見一堂集

榮菴居士文集序

雪巢詩集序

靜齋迂論序

放魔子集序

紙間詩序

三家詩押韻序

求定齋諸餘序

卷第五十

六老圖序

樂書正誤序

燕樂本原辨登序

辨志錄序

復古編序

班馬字類序

西漢會要序

歷代帝王總要序

溫州進士題名序

送趙廉州序

送王粹中序

增釋南陽活人書序

鄭屯田賦集序

法華經顯應錄序

聰老語錄序

卷第五十一

記

中興顯應觀記

重修太常寺記

台州社壇記

澧陽樓記

真州修城記

奉化縣學記

安慶府學記

建寧府紫芝書院記

卷第五十二

記

麻姑山顏魯公祠記

廣德軍范文正公祠

鄞縣經綸閣記

定海縣淮海樓記

東萊呂太史祠堂記

平江府瞻儀堂畫像記

慈溪縣董孝子廟記

嵒縣嶠蒲廟記

桐廬縣桐君祠記

建寧府沙應周真人祠

卷第五十三

記

遺老堂記

會稽縣寬簡堂記

昌國縣學申義堂記

奉化縣恕堂記

冲和堂記

清芬堂記

楊州平山堂記

卷第五十四

記

雪竇山錦鏡記

望春山蓬萊觀記

天童山千佛閣記

安巖華嚴院記 代仲勇汪尚書

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記

江州普照院記

魏塘大聖塔記

仰山太平興國禪寺記

卷第五十五

記

新昌縣丞廳壁記

錢塘縣廳壁記

汾海制置司參議廳壁記

昌國縣主簿廳壁記

慶元府通判南廳壁記

錢清鹽場廳壁記

池州教官廳壁記

卷第五十六

記

慈溪縣興修水利記

荆門軍義勇甲杖庫記

泰州重築捍海堰記

餘姚縣海堤記  
象山縣渡船記

卷第五十七

記碑

范氏復義宅記

汪氏報本菴記

長汀菴記

李氏思終亭記

聚奎堂碑

王節愍公忠肅廟碑

卷第五十八

啟

謝發解啟

謝省闈主文啟

謝試中教官除温州教授啟

回交代李教授啟  
温州以下十五首

通添差教授王太博啟

通太守曹吏部啟

通太守莫給事啟

通邵通判啟

范

通趙通判啟公侃

回錢錄參啟必

回瑞安胡縣丞啟

回陳司戶啟僖

回前寧海沈主簿啟

回永嘉徐主簿啟總

回瑞安林主簿啟

回平陽李縣尉啟煥

回郡庠職事啟

通交代徐教授啟嘉言

興傑 沈在秦師垣館  
下登第後放不復任

謝除刪定官啟

回詹狀元啟騷

通浙東安撫李參政啟彥穎 以下九首  
通判台州任內

通吳給事啟希

通韓運使啟彥質

回王主管啟鈇

回寧海湯知縣啟烈

回石司戶啟宗昭

回添差錢節推啟慶祖

回海寧方知縣啟杲

賀明州范參政啟 成文

卷第五十九

啟

謝除正宗寺主簿啟

通溫州交代沈詹事啟 樞以下二首知溫州任內

回瑞安吳知縣啟 敦義

回沈主簿啟 吳傑

回楊秘監啟 萬里

回原父主簿啟 洙

回李希岳先輩啟 詢伯

回張子宓教授啟 謝作辨虛跋

回上虞杜君昆仲啟

回陳勝松先輩啟 峴

回程司戶啟 大正

回劉監場啟

回奉化趙縣尉啟

回曾簽判謝復官啟 榮

回賀致仕啟

回西安高寺丞啟 文善

回劉校理啟 元剛



回真字正啟 德秀  
回趙昌甫監獄啟 蕃  
回張伯修結交啟 汝礪

卷第六十

啟別稿

代賀魏王判明州啟

以下十五首代先公工部

代賀史丞相啟 浩

代賀葉丞相啟 顥

代賀蔣丞相啟

代賀浙東安撫蔣丞相啟

代賀范舍人啟 成大

代通婺州王給事啟

代謝戶部侍郎舉陟啟

代賀林左史啟 機

代賀汪舍人啟

代謝除提舉福建市舶啟

代通交代李知丞啟

代通蘓通判啟 師德

代賀鄧運使啟

代賀徐提刑正旦啟

卷第六十一

啟別稿

代賀王樞密奉使回啟 倫 以下五首代勞 氏汪尚書大猷

代賀錢樞密啟 端禮 兼提舉德壽宮

代賀錢參政兼知樞密院啟

代回高參議啟

代回陳節推啟

代謝直秘閣

代賀虞丞相啟 允文

代賀沈運使啟 復

代賀呂運使啟 正巳

代謝知温州啟 以下二首代知温州王侍郎伯序

代賀史開府啟 浩

代魏丞相回趙明州啟 伯圭

代龔叅政回廣東林提刑啟 光朝

代莫給事賀曾丞相啟 儼

代仲兄謝監左藏庫門啟 錫

代陳叔揚謝興國軍教授啟 大年

代范孝隆謝提轄文思院啟 棟

代汪景孟上龔叅政啟 茂良

卷第六十二

代通王明州啟佐

代通福州陳丞相啟從鄉

代謝葉丞相奏門客息澤啟衛

代通薛通判啟鳳

代通劉湖州啟

代通趙郡王啟伯圭

代通李都大啟

代謝知潮州啟

代謝劉提舉薦舉啟

代賀王詹事啟十朋

代通薛尚書啟良朋

代賀趙明州啟伯圭

代上呂鎮江啟

代通韓總領啟彥直

代謝臨安府通判啟

代通李縣丞啟

卷第六十三

禮書

馮仁叟表兄請婚任氏書

不愚弟請婚馮氏書

少虛兄請婚孫氏書

從子擇請婚舒氏書

內弟汪文可請婚薛氏書

沈虞卿侍郎女許陳氏書

史侍郎女許秦氏書

漳納幣張氏書

李舅弟三女許頤書

汪表兄之子請婚書

婦弟知道長女李氏書

少及兒女許舒氏書

次女許鄭氏書

從子涑請婚陳氏書

治請婚吳氏書

吞綦君論文書 更生

上宰相書

上宰相書

上蔣叅政書 代范孝隆

上洪丞相書

上趙憲書 代趙雄

101197

24

400.00

11

上葉樞密書代  
上宰相書代

攻媿先生文集目錄下

攻媿先生文集目錄下

卷第六十四

書

四明樓

鑰大防



答朱晦菴書

答杜仲高書旃

答柴院之子琳書

答趙洪父書

答徐敬父書

答趙師中書崇憲

荅楊敬仲論詩解

又荅論易

荅張正字論莊子書

荅徐丞相書適

卷第六十五

銘

胡德容安靜室銘

趙振文母自欺齋銘

族兄德潤硯銘

王端本硯銘

贊

伏羲像贊

東坡画贊

呂真人贊

自贊

伯氏小崑山贊

十六叔祖画贊

趙禹川画贊

陸從老真贊

莫子大画贊

叔韶弟画贊

高會之画贊

趙景瞻画贊

馮義画贊

汪彊仲画贊

豐叔宜画贊

從子澤修淨業以彌陀像求贊

觀音像贊

定光佛贊

南山律師贊

靈芝律師贊

哲老真嘆贊

胡心竹谿政講師贊

監堂昕老贊

瑞巖益老贊

塗毒策老贊

靈菴瑾老贊

英老真贊

壽上人真贊

瞎堂遠老贊



圖覺菴澄真贊

偈頌

雙峰二偈

新昌石佛

遊金焦兩山以雨而輟

跋惠峯詢老所編類海

題老融画彌勒

西山僅老失牛求一言于邑宰教語

代書

戲贈怡雪平老

送青道者住投子山

戲題珪老借菴

次仲勇韻寄拙菴

送雪竇壁老住雪峯

遊雪竇雙塔登雲岩有懷海印雲老  
金城本老領優婆塞衆求寫選僧堂

三大字示以教語

題壽居仁獨說圖

題壁老笑菴

題宏老空谷

昕老自號鑑堂來住廬山、中先有  
鑑堂

跋塗毒与惠老偈

次韻伯父与心聞偈

汪耐翁以最首座十玄談見示

題龍眼画西域聖僧

戲吞益老寄方竹杖

吞東山益老二偈

送一老住廬山歸宗

題庠老頤菴

題慈谿張氏坐化頌

書全無用語錄

跋正法眼藏

卷第六十六

雜著

高祖先生事畧

詠歸會講說

贈種牙陳安上

從子澗改字景劉

彈廣陵散書贈王明之

贈寫照郭拱振  
書老牛智融事  
姜子漁以試邑鍾離請益  
趙子治循齋說  
趙元衛勉齋說  
贈筆工呂文質  
贈徐心鏡  
雙溪金君顯菴說  
趙甥叔明和孺堂  
名厚孫

徐聖可字說

卷第六十七

題跋

恭題直學士院所賜 御筆

留正少司判建康府趙汝愚右丞  
相

嗣秀王伯圭免奉朝請并 聖節

批卷

恭題知貢舉所賜 御札

恭題賜陳傳良 宸翰

恭題 仁宗賜董淵 宸翰  
恭題 仁宗賜懷璉 御頌  
恭題 仁宗賜張中庸卹刑 勅書  
恭題 向公起所藏 仁宗 宸翰  
恭題 趙時穆家藏 兩朝賜碑  
恭題 神宗賜沈括 御札  
恭題 徽宗賜沈晦 御詩  
恭題 宇文紹節所藏 徽皇 御書  
修禊序  
恭題 徽宗賜張繼先 御詩

恭題 欽宗 御画十八學士圖  
恭題 高宗賜胡直孺 御札  
恭題 高宗賜陳正彙 御札  
恭題 汪達所藏 高宗 宸翰  
紹興五年 御書廷試策問  
御書中庸篇

恭題 孝宗 御書心經  
恭題 曹勛所藏迎請 太后回鑾圖

卷第六十八

題跋

跋王順伯所藏二帖

鍾繇力命表

定武修禊表

跋秦淮海帖

書仰孝子行實後

跋陳氏續蒙求

跋吳先生畫卷

李廣射虎

山水平遠

跋韓幹馬

跋徐薦伯橫槩醉藁

跋徐子由菊坡圖

書元章簡公神道碑後

跋任氏香圓記

跋王清叔畫卷

斷崖小枯木

全幅枯木

橫坡山水

跋霍氏球川圖

跋王少保行述 參政敏肅公父

跋丁端叔所藏鼎彝款識

跋陳忠肅公表菁

跋百醉老人詩

跋史魏公与心聞禪師帖

跋趙清獻公遺事

跋戴伯与石屋詩卷

跋劉杼山帖

跋朱瀟山自撰墓志

跋徐狀元祥符五年勅牒

跋楊伯子詩卷

跋秦淮海戒殺帖

跋鄭屯田蓬萊山詩

跋杜祁公艸書詩

跋薛士隆所撰林南仲墓志

書周禮井田譜

跋諸名公翰墨

跋汪季路所藏書畫

徐騎省篆項王亭賦

龍眠九歌圖

王晉卿江山秋晚圖

跋元豐八年進士小錄  
書張武子詩集後

跋趙君靖所藏張紫巖帖

跋東坡上樞密論開邊書

跋陳簡齋戲學

跋李伯和所藏畫書

東坡所作文与可硯屏贊

薄：酒二篇

蘓氏璇璣圖

跋安光遠所藏祖廉訪詩跋

又張總得与其父子伸帖

跋撫州崇仁縣義約

書魏丞相奉使事實

### 卷第六十九

#### 題跋

跋汪季路書畫

魏野艸堂圖

蘇子美詩

東坡祭范蜀公文

東坡与歐陽叔弼兄弟帖

東坡与林子中論賑濟帖

黃太史書少游海康詩

蔡京自書竄謫元符黨人詔草

跋喬仲常高僧誦經圖

跋游嗣祖所藏帖

歐公有与薛公期駕部帖

山谷艸聖

唐于西与游氏帖

跋王順伯家藏帖

蘇子美錦雞詩

范文正公与尹師魯帖

韓魏公与尹師魯帖

王荆公書佛語

林和靖与通判帖

右軍章華

米元章三帖

跋陳聞遠所藏了翁龜山元城帖

跋曾氏獨醒雜誌

跋趙佺山責偽楚書

跋姚編禮勅牒



跋謝觀妙混元寶錄

跋李武義行狀

跋朱巖壑鶴賦及送閻丘使君詩

書張待制行實後

跋遠起巖所藏閻立本畫蕭翼取蘭

亭

跋姜堯章所編張循王遺事

跋東坡復鬼章告 裕陵祝文

跋東坡送劉道原歸南康詩

跋嘉祐二年進士小錄

跋揚州伯父賦歸六逸圖

又四賢圖

跋了齋有門頌帖

跋施武子所藏諸帖

鍾繇墓田丙舍帖

王右軍東方畫贊

黃庭經

天大令洛神賦

東坡救月圖贊

東坡醉中書對客醉眠詩

跋卞居讓攝泰州長史牒并宣徽院

公文

跋溫公題劉雜端孝叔奏藁

跋陳昌年梅花賦

跋孫德輝作薛持國所居記

跋李光祖所藏遠祖遷定海縣丞告

又蘇黃門帖

書董資政元帥府事迹耘

跋魏忠壯侯行實

跋蘇魏公所臨閣帖

跋華氏中藏經

卷第七十

題跋

跋陸宣公奏議摠要

跋石曼卿古松詩

跋周公禮殿圖

跋孟蜀王与周世宗書

跋任氏所藏外祖汪少師帖

跋參寥詩

跋桑澤卿和林和靖詩

跋從子深所藏吳紫溪

又題所書羅端良文三篇

書史商贈趙仲堅題其後

跋周尚書詩軸武仲

跋號國夫人曉粧圖

跋范石湖游大我詩卷

跋徐神翁真蹟

跋姜民上梁文稿

跋傅夢良所藏山谷書父詩

又孫鴻慶傳作和州墓銘

跋可壽上人所藏史文惠公帖

跋褚河南陰符經

書石門坡雲集後

跋趙清臣所藏濮議

跋相陰韓氏家問

跋張德深辨虛

劉尤叔夢紫瓜而作舍萌題其後

跋朱叔正所藏書畫

徐季海題經

李公垂書樂毅論

龍眠蓮社橫卷

跋李孟達六世祖少卿詩卷

跋沈雲巢帖

跋吳僧若達所書觀經

卷第七十一

題跋

跋揚州伯父所藏魏元理画卷

蓮荷

桂花

跋龍眠二馬

跋趙恭父古易補音

跋拳毛騮

跋王伯長定武修禊序

跋趙振文經幢碑

跋余襄公題崖碑

跋李莊簡公与其婿曹紀老帖

跋金花帖子綾本小錄 王扶盛京

跋雲艸堂琴舉詩集

跋蘓氏迴文錦詩圖

跋東坡行香子詞

跋黃氏所藏東坡山谷二張帖

跋遺教經

跋東坡紙帳詩

跋陳進道所藏杜祁公詩

書從兄少虞教授金書金剛經後

跋王荅叔所藏淵明雪中詩圖

跋仲兄嚴州所書安過山房題扁

跋先大父徽猷閣直學士告

書機汲記贈姜子揚題其後

跋豫章別集

跋王伯奮所藏文苑英華

跋清閨居士臨修禊序

卷第七十二

題跋

跋五諫帖

劉元城

江諫議

任諫議

鄒道鄉

陳了齋

跋沈智父所藏東坡帖

跋揚州伯父所藏張魏公帖

又錢希白三經堂叔

跋從子深所藏書畫

東坡

錢明逸 張文潛

林和靖 蔡端明 范太史

劉杼山

李西臺

錢曲臺 昆 呂芸閣 大臨 蘇後湖 庠

游御史

趙清獻

徐東湖

韓南陽 宋宣獻 文潞公

曹子方

石曼卿 張都官

張魏公

呂子約

周蓮峯 朱瀟山 王侍御 伯庠

徐明叔 剡溪雪霽圖

跋再刊裴公絕德碣

為趙晦之書金剛經口訣題其後

跋山谷西禪聽琴詩

跋晁溪父所藏東萊呂舍人九經堂

詩

跋葉氏夫人墓志

跋姚宣伯所立許斯一孝子墓表

跋張忠簡公詩帖闡

跋王如晦文卷

跋趙大資政藏趙忠定公帖

跋劉師文昆仲乞增母壽疏稿  
跋東坡与宗人帖  
書李氏建炎備禦錄后  
跋秦王獨獵圖

卷第七十三

題跋

書曹武惠王傳後

跋趙晞遠使北本末

跋黃刺史公移

跋歐陽公与張直講帖

跋巢經唱和帖向薌林巢經蕭渙壽岡楊愿

跋傅欽父所藏職貢圖

跋二疏圖

題柳公權所跋洛神賦

跋金滕圖

跋章達之所藏虞書孔子廟堂碑

又心經

跋潘刑部詩卷致堯

跋李文敏公遺事

跋李山房与山谷帖

跋黃子耕定武修禊序

跋郭適子集句梅雪詩

題專壑

跋韓忠武王詞

跋韓忠敏公遺稿

跋桑澤卿蘭亭博議

跋黃知命帖

跋蔣亢宗所藏錢松窓詩帖

跋先太師与張檢詳帖

跋陳君楚薌圖彥直



跋餘姚縣陳山寺碑

跋舊荅李希岳啟

跋王額之所藏趙忠定公帖

跋王岐公端午帖子

跋周侍郎三帖

跋章達之所藏唐石淙詩序

跋趙明可家藏三物記

又信岐二王傳

跋張正字莊子講義

卷第七十四

題跋

跋史太師吞范叅政薦崔宮教帖

跋趙忠定公家書

跋白樂天集目錄

跋戴式之詩卷

跋汪季路所藏書帖

唐僖宗賜愜實勅書

東坡嘯軒詩

付官奴樂毅論

邵康節觀物篇

淳化本修禊序

溫公奏稿

歐公与劉元甫帖

韓魏王与歐公帖

東坡与秦太虚帖

跋黃子邁所藏山谷乙酉家乘

跋朱晦菴書中庸

跋費校書被召省劄肅与陳簡齋同被召不行

跋胡澹菴和學官八詩

跋鄭德輿歷代蒙求

跋黃長睿東觀餘論

跋揚州伯父耕織圖

跋先大父嵩嶽圖

卷第七十五

題跋

跋春秋繁露

跋宋宣獻公書李公垂詩編

跋周氏棣華編

跋林氏所藏趙清獻公父子詩

跋八陣圖

跋山谷奇崛帖

跋劉資政游縣學留題

跋袁光祿與東坡同官事迺轍

書陳止齋所作張忠甫墓銘後

跋唐林夫父子帖

跋六逸圖

跋吉日圖

跋史文惠公帖

跋范丞相江西唱和詩卷

跋米元暉着色春山

卷第七十六

題跋

跋執書

跋極書

跋汪季路所藏書畫

東坡西山詩

顏魯公書裴將軍詩

溫公倚几銘

蔡端明吐谷渾曲

富韓公帖

趙德父帖

范寬雪景

燕文貴

跋王逸老飲中八仙歌

跋張謙中篆金剛經

跋李晉所藏書畫

文与可竹

与可老木

東坡漁父詞

東坡獲鬼章告廟文

跋宇文廷臣所藏吳彩鸞玉篇鈔

跋所書卞公祠堂記

跋趙氏所藏大王

跋胡五峯論語指南

跋張樂全上范文正公書

跋東坡備水帖

跋李莊簡公与傅樵風帖

跋呂東萊舍人所作趙鈴轄墓表

跋彭子壽甲寅奏稿并目錄手澤

跋韓熙載投吳狀

跋向薌林拘偽楚檄稿

又薌林家規

代帥少保恭題 御製和詩

代仲舅汪尚書跋了齋表稿

卷第七十七

試稿

宣王内修政事賦 省試

王卮為壽詩

光武大度同高祖賦 教官試

宅道炳星緯詩

策三道

第一道 問安兵

第二道 問官用冗兵少

第三道 問文帝不用賈誼武帝不用仲舒

卷第七十八

策問

御試進士策問  
御試舉人策問  
召試館職策問  
召試館職策問  
召試閣職策問  
省試策問  
前場策問  
後場策問  
省試別試所策問  
省試別試所策問

上舍試策問  
秀州解試策問  
温州學策問  
擬策問二首

卷第七十九

致語

曾温州宴王御帶致語  
趙倅宴新守王侍御致語  
王守報宴致語  
趙倅宴新守莫給事致語

十六叔祖慶八十致語  
工部慶七十報會致語  
姜總管慶七十致語  
奉化南渡橋成宴汪及甫致語  
宴交代沈詹事致語  
仲舅尚書宴汪及甫兄弟致語  
餞制師林待制致語  
太淑人慶九十致語  
仲舅尚書慶八十致語  
趙資政府第落成致語

汪及甫母慶八十致語

上梁文

台州設廳上梁文

奉化縣學上梁文

攻媿齋上梁文

新居廳事上梁文

勸農文

温州勸農文

台州勸農文

卷第八十

青詞

壽皇聖帝不豫祈禱青詞 同侍從

先君九幽青詞 平爰

又小祥

疏意

母氏醮謝廟蓋青詞

保安醮青詞

疏意

丁未本命醮青詞

疏右語

東棲畢工醮謝青詞

政府禳火青詞

保安醮青詞 代魏丞相

又

下元設保安醮青詞 以下代仲舅

奉使回程醮謝青詞

森秀菴畢工醮謝青詞

仲舅九幽青詞 代表弟

禱旱青詞

疏意



謝雨青詞

人日設醮青詞

疏意

謝雨青詞

人日設醮青詞

疏意

禱穰風潮青詞

郡治穰火青詞代天台寺

叔祖母九幽青詞代五叔

杜氏從姑保安醮青詞

景孟舅奉使還醮青詞

九幽青詞

季舅九幽青詞

疏右語

馬氏建黃籙醮青詞

城中穰火青詞

疏右語

從子伯時九幽青詞

卷第八十一

疏文

高宗皇帝小祥疏文 温州江心寺

高宗皇帝大祥疏文 同郎官

成肅皇后小祥疏文

重明節功德疏 四首

瑞慶節功德疏 五首

天申節功德疏 四首並代作

東宮

太子妃

宗正司

温州守

放生疏文

會慶節功德疏 三首

放生疏文

皇后生辰功德疏 三首

東宮

太子妃

皇孫

皇孫生辰功德疏

金山寺水陸疏文 代仲舅奉使回

普覺觀音祈謝疏文 温州教授

祈雨 六首

迎請遠城行道祈雨

謝雨 四首

祈晴 三首

謝晴 二首

開元寺迎請祈雨

祈雨雪

謝雨雪

祈禳颶風

海神廟禳風供斛疏文

郡治祈雨供斛疏文

淨先祖佛謝雨疏文

送蒲杓潭聖水供斛疏文

普覺寺禳風祈雨水陸疏文

海神廟禳風祈雨水陸疏文

獄空道場疏文 三首

城中禳火道場疏文 二首

育王作潼川水陸疏文

佑語附

持誦三經發願文

卷第八十二

疏文

鷺湖已老住温州淨先疏  
丹丘同老住雁山崇德疏  
皇甫道籙在玉隆宮疏  
智門蒙老住台州瑞岩疏  
昕老住台州寶巖疏  
雪菴瑾老住天童疏  
又  
真濟爰老住慶元湖心疏

雲老住育王疏

靈隱觀老奉勅住天童疏

呂妙巖求僧疏

西山行者求僧疏

陳如壁求僧疏

王妙容求僧疏

温州府北山隱清修造疏

開元觀修造疏

台州棲霞觀建三清殿疏

化經幢疏

臨安縣墓遺骸疏

慶元府砌街疏

環村建橋疏

妙應院募隨年錢塑佛疏

奉化告成院造藏殿疏

開元寺修造疏

白水鑄鐘疏

修董孝子廟疏

慈谿崇壽觀修造疏

建井亭疏

妙應院作塗田疏

岳林寺作塗田疏

修戒壇疏

慈谿縣建夾田橋疏

東湖二靈山鑄鐘建藏疏

親潭法海院起殿疏

象山棲霞觀起殿疏

黃州雪堂建思賢寺疏

代錢文孝作

卷第八十三

祝文

温州修大成殿祝文教授

台州謁廟祝文通判

東嶽行祠

靈康行祠

諸廟

靈康正廟

辭廟祝文

先聖

諸廟

温州謁廟祝文

先聖

諸廟

發舖神祝文

辭廟祝文

先聖

諸廟

二部加贈焚黃祝文四首

移長江菴祭告祝文

三代并陪葬位

先君工部

土地

畢工奉安神主

鄉校奉安先生祠堂祝文代工部

立皇太子祭諸祝祝文以下代温州守

海神廟祈謝祝文

祈雨五首

迎神像行道祈雨

謝雨四首

祈晴二首

祈雨雪

謝晴

謝雪

發海舟

禳謝颶風三首

龍女廟祈雨祝文二首

又許修廟

二龍潭請聖水祝文

迎四龍王行道祝文

中子山龍潭請聖水祝文

九龍潭請聖水祝文

平水王禱旱祝文

郭先生廟祈雨祝文

祭勾芒神祝文二首

春賽諸廟祝文

王侍御謁廟祝文

先聖

諸廟

外祖焚黃祝文二首

畢文簡公祠堂奉文祝安台州

鄉校序拜真謁祝文代鄉人

先聖

兗國公

鄒國公

卷第八十四

祭文

孝宗皇帝靈駕發引祭同侍從

祭龍叅政文茂良

祭謝樞密文廓然同寺監丞簿

祭王丞相文淮同郎官

祭羅樞密文默



祭趙觀文文彥逾

又葬事

祭趙侍郎文粹中

祭莫侍郎文叔光

祭東閣學文居仁

祭史敷文文稱正

祭王侍御文伯祥

又同官

又路祭

祭薛寺正文季宣

又辭靈

祭鄭龍圖文伯熊

祭呂太史文祖謙

祭呂寺丞文凝之

祭從舅汪制定文大辨

又同鄉人

祭姜總管文

祭劉宜人王文王台州母

祭史宜人文大傅女兄

祭族兄心上人文

祭謝雲泉文傑

祭周通判文去非

祭陸提刑文洸

祭張梅州文祖順

祭趙安國文鎮

祭趙運使文善悉

祭舒僉判琬通判璘文

祭仲兄少微縣丞文

祭李府兄文奉化鄉人

祭表兄馮藉田文端方

### 卷第八十五

#### 祭文

祭叔父郴州文以下代工部

祭安康郡俞夫人文蔣參議母

祭伯母馮恭人文同兄弟

祭王樞密文剛中以下代仲舅

祭鄭衡州文若谷

祭趙路鈴文不枯以下代仲舅

祭徐少卿文子寅

祭趙恭人文王滌州之室

祭袁通判文章

祭魏丞相文 代王知道

祭王令人文 以下代陳閣學

祭劉宜人文

祭王參政文 之望以下代曹吏部

祭劉衡州文 翔

祭王詹事文 十册

又代莫守

祭薛寺正文

祭鄭司法文 穎司官

祭陳司戶文 倍

又路祭

祭湯寧海文 烈

祭陳安文 詹事良翰女兄旌表

祭劉天台文 孝憲

祭周侍郎文 代侍從

### 卷第八十六

#### 挽詞

史文惠王挽詞

樞密謝公挽詞

觀文殿學士陳公挽詞 駉

林正惠公挽詞 大中

丘文定公挽詞 密

觀文殿學士趙公挽詞 彥通

婁忠簡公挽詞 機

少保李公挽詞 孝友

王文忠公挽詞 十朋

端明殿學士汪公挽詞 應辰

錢殿撰挽詞 佃

趙侍制挽詞 粹中

端明殿學士王公挽詞 希呂

尚書尤公挽詞 衰

程文簡公挽詞 大昌

吳侍制挽詞 博古

王給事挽詞 信

顏侍郎挽詞 度

陳文懿公挽詞

端明殿學士陳公挽詞 杓

仲勇敷文閣學士汪公挽詞

楊待制挽詞 王休

沈憲敏公挽詞 樞  
尚書湯公挽詞 碩  
商侍郎挽詞 飛卿  
尚書張公挽詞 抑  
曾侍郎挽詞 炎  
余給事挽詞 崇龜  
鄭司法挽詞 穎  
梁仲蒼挽詞  
吳通判挽詞  
翁府君挽詞

徐府君挽詞  
陳崇道挽詞  
魯少卿挽詞 嘗  
魏監丞挽詞 叔玠  
族兄道州挽詞  
周太博挽詞 汝能  
碩人居氏挽詞 蔡尚書之室  
扶風馬君挽詞  
黃君挽詞 周子及為銘  
陳秘撰挽詞 舉善

徐季節挽詞

周德遠公挽詞 汝能之兄

盧夫人挽詞 武岡遂之姊

王夫人挽詞 周子及之室

鹿夫人挽詞 同年應尉振之母

旌表門閭安人陳氏挽詞 唐事良翰之姊

孺人陳氏挽詞 同前

王通判挽詞 瑛

何司業挽詞 伯瑾

大碩人潘氏挽詞 葉尚書翦之母

孺人曹氏挽詞 葉寺正之室

孺人陳氏挽詞 周子及之母

孺人林氏挽詞 盧彥德之室

石南康挽詞 密

臧溫叟挽詞 春卿

陸宣城挽詞 梓

戴縣丞挽詞 楫

姜總管挽詞 浩

胡監嶽挽詞 祗叙

余永彥挽詞

趙路鈐挽詞 不枯

令人王氏挽詞 表兄陳左史之室

太淑人葉氏挽詞 侍郎夔之母

從姑太令人挽詞

太恭人劉氏挽詞 王台州之母

蔣慈谿挽詞 鷄

吳大監挽詞 飛英

梁運使挽詞

李撫州挽詞 庚

王遂安挽詞 時叙

趙提刑挽詞 子濛

李度支挽詞 嘉言

安人鄭氏挽詞 本唐事為銘

王夫人挽詞 陳少南之室

方運使挽詞 有開

祝通判挽詞 諤

王武陵挽詞 銖

卷第八十七

挽詞

袁府君挽詞 文和叔之父

朱婺州挽詞安國

莫銅陵挽詞堂

張泰州挽詞礼本

周路分挽詞良臣

彭宣義挽詞汝知子復父

沈朝奉挽詞雲章宜之父

右通直挽詞在問純度之父

王檢正挽詞回

張欽州挽詞舟之

陸郎中挽詞沅

齊國夫人曹氏挽詞趙知宗之母

信國夫人秦氏挽詞林子長之母

王夫人挽詞羅尚書外祖母

恭人強氏挽詞曹南仲之母

恭人董氏挽詞劉侍郎顯母

恭人胡氏挽詞陳奉直千能之室

趙司戶挽詞琇夫

王太卿挽詞正已

徐少卿挽詞子寅

陸提刑挽詞洗



史敷文挽詞 弥正

寧海劉君挽詞 次阜之父

丁寺丞挽詞 允元

曹工部挽詞 帮

范致政挽詞 錚

王觀國挽詞 覲

高端叔挽詞 元之

錢江陰挽詞 伋

李定挽詞 叔益

趙左司挽詞 鞏

袁通判挽詞 章

方興化挽詞 叔珪

寧海駱君挽詞 季友

朱坡史居士挽詞

劉吏部挽詞 候

戴縣丞挽詞

王提刑挽詞 正功

鄭華夫挽詞 若容

姜鍾離挽詞 柄

碩養直挽詞 義剛

孫子才挽詞

俞通判挽詞

朱叅議挽詞子紹

魏郎中挽詞熊慶

宋南雄挽詞价

莫子執挽詞珪

繆伯恭挽詞

朱劍南挽詞

盛夫人挽詞

宜人史氏挽詞

太令人軒氏挽詞趙山甫母自號覺

宜人聞氏挽詞趙婺州之室

太孺人蔣氏挽詞

百回從妹挽詞

蘇江陰挽詞千能

趙縣丞挽詞彥棠

鮑潮州挽詞浦

張運使挽詞孝仲

張工部挽詞應龍

戴迪功挽詞

宜人楊氏挽詞 鄭華文之室

孺人錢氏挽詞 丞相女適曹氏

齊安郡夫人金氏挽詞 趙左司公碩

太令人趙氏挽詞 王師撫母

挽詞別稿

安恭皇后挽詞

同前

楊武恭王挽詞

同前

陳文恭公挽詞 康伯

同前

何內翰挽詞 溥

姜秘監挽詞 師仲

許待制挽詞 尹

同前

唐舍人挽詞 闕

李公執挽詞

呂崇德挽詞 畫問

王縣尉挽詞 彥直

同前

潘大卿挽詞  
樊運使挽詞

同前

莫將仕挽詞 隨

伍主簿挽詞 景善

同前

梁審計挽詞 李琦

太淑人管氏挽詞

陳夫人挽詞 程吏部之母

陸叅議挽詞 沈

李堯卿挽詞 唐佐

周左司挽詞 頡

王夷仲夫人挽詞

陳夫人挽詞

茅夫人挽詞 鄭貴虛之母

張夫人挽詞 余元老之母

王修撰挽詞

卷第八十八

行狀

亡妣安康郡太夫人行狀

先兄嚴州行狀

卷第八十九

行狀

皇伯祖太師崇憲靖王行狀

卷第九十

行狀

少師觀文殿大學士曹國公致仕贈

太師王公行狀

卷第九十一

行狀

敷文閣學士宣奉大夫致仕贈特進

汪公行狀

卷第九十二

行狀

華文閣直學士正奉大夫致仕贈金

紫光祿大夫陳公行狀

卷第九十三

行狀

侍御史左朝靖大夫直秘閣致仕王

公行狀

卷第九十四

行狀

國子司業王公行狀

直秘閣知揚州薛公行狀

卷第九十五

行狀

文華閣待制楊公行狀

卷第九十六

行狀

直秘閣廣東提刑徐公行狀

卷第九十七

行狀

觀文殿學士錢公行狀

卷第九十八

神道碑

太師保寧軍節度使致仕魏公謚文

惠追封會稽郡王使公神道碑

卷第九十九

神道碑

少傅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公國贈

太師謚文忠周公神道碑見前一

卷第一百

神道碑

簽書樞密院事贈資政殿大學士謚  
節愍王公神道碑

卷第一百一

神道碑

寶謨閣待制贈通議大夫陳公神道  
碑

卷第一百二

神道碑

寶謨閣待制致仕特贈龍圖閣學士  
忠肅彭公神道碑

寶謨閣待制獻簡孫公神道碑

卷第一百三

神道碑

資政殿大學士致仕贈特進婁公神  
道碑

集英殿修撰致仕贈光祿大夫曾公  
神道碑

卷第一百四

神道碑

簽書樞密院事致仕贈資政殿學士

正惠林公神道碑

中書舍人贈光祿大夫陳公神道碑

卷第一百五

神道碑

龍圖閣待制趙公神道碑

卷第一百六

墓誌銘

端明殿學士致仕贈資政殿學士黃公墓誌銘

卷第一百七

墓誌銘

朝議大夫秘閣修撰致仕王公墓誌銘

卷第一百八

墓誌銘

朝請大夫致仕王君墓誌銘

叔祖居士并張夫人墓誌銘



盛夫人墓誌銘  
江元適墓誌銘  
知嵯縣李君墓誌銘  
朝散郎李君墓誌銘  
洪子忱墓誌銘  
蔣德言墓誌銘  
太府寺主簿周君墓誌銘  
鮑明叔墓誌銘  
朝奉郎主管雲臺觀趙公墓誌銘

卷第一百九

墓誌銘

太府卿王公墓誌銘  
知婺州趙公墓誌銘  
益陽縣丞趙君墓誌銘  
永寧郡夫人孫氏墓誌銘

卷第一百十

墓誌銘

高端叔墓誌銘  
工部郎中曹公墓誌銘  
孺人俞氏墓誌銘

趙明道墓誌銘

奉議郎黃君墓誌銘

周伯濟墓誌銘

知江州汪公墓誌銘

卷第一百十一

墓誌銘

知梅州張君墓誌銘

黃仲友墓誌銘

趙深父墓誌銘

安光遠墓誌銘

卷第一百十二

墓誌銘

朝奉大夫李公墓誌銘

知復州張公墓誌銘

朝請大夫史君墓誌銘

太孺人蔣氏墓誌銘

從妹樓夫人墓誌銘

績溪縣尉樓君墓誌銘

卷第一百十三

墓誌銘

戴伯度墓誌銘

駱觀國墓誌銘

叅議方君墓誌銘

知鍾離縣姜君墓誌銘

卷第一百十四

墓誌銘

林府君墓誌銘

戴俊仲墓誌銘

通判姚君墓誌銘

王夫人墓誌銘

卷第一百十五

墓誌銘

承議郎孫君墓誌銘

贈金紫光祿大夫姜公墓誌銘

司法晁君墓誌銘

直秘閣徐公墓誌銘

朝請大夫吳公并碩人姚氏墓誌銘

直秘閣孟君墓誌銘

觀滿秩通判臨安府七年瓜期將及

會

周伯範墓誌銘

承奉郎致仕李君墓誌銘

承議郎謝君墓誌銘

贈銀青光祿大夫宇文公墓誌銘

文安郡夫人房氏墓誌銘

朝散郎致仕宋君墓誌銘

從兄樓府君墓誌銘

卷第一百十六

塔銘

徑山涂毒禪師塔銘

天童大休禪師塔銘

瑞巖石窓禪師塔銘

雪竇足菴禪師塔銘

瑞岩谷菴禪師塔銘

延慶月堂講師塔銘

育王山妙智禪師塔銘

延慶覺雲講師塔銘

卷第一百十七

課稿

受降如受敵賦

擊楫誓清中原賦

簞食壺漿迎王師賦

光武乘時龍而御天賦

修身以為仁為本賦

尊賢則士願立朝賦

馭夷狄以權賦

濟河焚舟賦

本疆則精神折衝賦

歲星所在國有福賦

高祖好謀能聽賦

子使漆雕開仕賦

天下可傳檄而定賦

仁孝二致同源賦

孟荀以道鳴賦

殘月如新月詩

炙背俯晴軒詩

置酒沛宮詩

天寒割蜜房詩

黃知橘柚來詩

背水陣詩

鯤化為鵬詩

一月三捷詩

清泉潔塵襟詩

復見官軍詩

物色訪嚴光詩

冀北馬空群詩

習馬長揚詩

飛泉漱鳴玉詩

卷第一百十八

和舅氏適齋汪公尚書詩

適齋慕香山之高續達哉行集香

山詩句次韻

適齋示池水大篇效元白體相吞

約同社往來無事形迹次韻

表兄陳安行遷右司仲兄遷大理丞

余遷太府丞寄詩為賀次韻

適齋掛冠次韻

余初除西掖遣齋惠詩以二甥相繼

續論為喜安行表兄貽書喜溢于

詞謹次二篇為謝末章以屬安行

又余郡得婺以詩相迎次韻

約訪王卿正己已而中輟次韻

謝太守送雪次韻

清高閣觀雪次韻

真率會次韻

楊聖可棊集予方歸自桃源不及預

次韻

汪達可招遊減園次韻

士穎弟作真率會次韻

弔王卿之喪次韻

喜雨次韻并呈郡守吳居父

安行表兄除華文閣直學士奉祠次

韻為賀

送安表兄葬次韻

尋春次韻

次韻十絕

休官

發書

見客

出謁

赴會

病起

安心

讀書

染鬚

修養

全年鄭貴溫寺丞直華文閣致仕次

韻為賀

次韻四絕

初得曾孫女

茉莉花

從子澡滌築屋荷池上

山亭納涼

次韻五詩

山行野老問牛

堅鄭貴溫棋社

秋涼有感

諭悲秋者

舅甥賡酬之樂



八月十四日携家泛月次韵

次韵十诗

客 中次韵

次病足韵

戲和三絕

脱索

藏檄

傀儡

晝寢正酣以二十韵来亟為次韵

次贈少微兄韵

桂花方開約客次韵

蔣德尚棋會展日次韵

太上皇帝聖體清康老母進封信安

郡太夫人適齋除敷文閣學士有

詩為賀次韵

次題曉上人閒靜軒韵

次韵十詩

棋會

老態

晨朝懶起

見客

晝寢

喜聞

讀香山詩

即事

西山

燕居

子成兄年八十六史子久年八十二

舅氏年八十一會于適齋次韻二

絕

卷第一百十九

北行日錄

時待次温州教授隨侍充公  
守括蒼受仲舅汪尚書大猷  
之律

乾道五年己丑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卷第一百二十

北行日錄下

乾道六年庚寅

正月  
二月  
三月

攻媿先生文集目錄下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

四明樓 鑰大防

古詩

攻媿齋

余以攻媿名齋俞致翁惠書謂若無媿可攻者讀之悚然不敢當以詩謝之

聖賢不得見道散固已久學者多自賢鮮肯事師友願冥聲利中悔吝皆自取動言無媿作未知果然否寡過云未能先聖欣善誘凜：孟氏

言幾希異禽獸參乎病知免遂使故足手寧知  
起易簣又在此段後吾儕况小人氣質素凡陋  
以其所以養孝道亦何有勉前類水馬立處祇  
如舊倘復不自力其末當愈謬每思攻所媿扁  
榜銘座右三誦故人書慙汗几欲溜夫豈為戲  
言知君于我厚因之更加警補過尚无咎

謝湖山居士示和陶詩吳給事帶

淵明千載人風節仰孤峭豈惟辭督郵蓮社不  
得召書不求甚解眼高得玄要詩亦本無意但  
寫胷中妙齊梁紛衆作嘈雜春禽叫稚子候簷

隙文通劇搜紹矯々玉局翁尚友謝浮漂飽喫  
惠州飯追和欲同調湖山老居士宏才蓋廊廟  
出入官五紀懷歸自年少屢賡歸來詞吾行有  
先兆老龍卧林壑年高德弥劭向來批勅手甘  
心事耕釣築室據仙居泉石造溪窠亭榭望堂  
皇蓬萊對圓嶠涉園日成趣遇客酒頻酌岩々  
鷲鶴姿烟々雙眸瞭墮髻點聰明坐忘樂遺照  
西疇時告春東臯快舒嘯襟期古暗合此事不  
容詔盡和靖節詩筆走追風驟又如斐旻劍騰  
空徑投鞘人主嗜款溪山林不俱燒何當從公

游脩然寧荷篠小子敢言詩未免事華彩西施  
難效顰邯鄲恐貽笑思欲焚旧藁世味輕咀嚼  
稍尋常蘇州旁引孟貞曜絕去翰墨畦毋鑿渾  
沌竅尚或廢几焉未暇期速肖

送袁和叔尉江陰

澄江少日曾經行高城傍有長江橫君山特立  
江之汀下瞰淮甸一堂平中港引潮溪無聲萬  
頃灌注滋農耕戰國今几二千齡黃歇此地猶  
垂名旧以邑屬南蘭陵疲于奔命吏失寧今焉  
裂地為專城獨當一面行雙旌井市雖小民厚

生四十萬緡輸賦征舶商輻湊衆貨羸牒訴簡  
省官曹清一邑負郭相依憑守宰同僚齊弟兄  
脉絡貫通易盡情尉職无卑近編氓坐閱是否  
冥權衡傍郡孔道困將迎我乃靜趣如郊垌安  
輿並行人子榮况有海錯供庖烹河朧鱠鱖鮮  
不鯨車鰲蛤蟹均藜藿夫君傳家有典刑父子  
知己人一經詩書滿門不慙卿豈羨漢士黃金  
簞薦口久不徹帝京九萬自此開鵬程平生寒  
窓照短檠典止千古無遁形妙年射策當彤庭  
歸領後生為主盟友朋講習誠專精世故多端

須飽更京口直下連滄溟官府闊稀行旅驚邊  
頭久無夕烽青要在彈壓潢池兵簿書期會勤  
經營人物酬應審重輕一言行之可終身謹毋  
失已毋失人贈人以言豈吾能頗嘗于此三折  
肱舉以送君之試聽

登育王望海亭

瘦藤拄破山頭雲山蹊盡處開危亭平田萬頃  
際大海之元雨際空冥之軋端坤倪悉呈露飛  
帆去鳥无遺形蓬萊去人似不遠指點水上三  
山青褰裳濡足恐未免倘有飈馭吾當乘是中

始覺宇宙大眼力難窮了無礙雲夢八九不足  
吞回視塵寰一何隘曾聞芥子納須彌漫說草  
菴舍法界看我振衣千仞岡笑把豪端捲煙海

林景師雪巢

四時不皆雪陸居本非巢高人興寄遠表此一  
把茅吾非二祖可夜立寒齊腰吾非烏窠師結  
庐真樹梢白日照我心不以見現消兩脚踏實  
地風雨無漂搖作詩窮益工寒瘦逼島郊落筆  
句驚人不復尋推敲客至不問誰淡若君子交  
直氣干霄上下視鄙斗筭富貴頃刻花惟能等

幻泡附離如幕燕自謂漆与膠先生閱世熟兀  
坐山城坳春陰會有時豈曰終繫匏錫山寄雄  
文凜然豎髮毛我非敢言詩為君聊解嘲

題龍眠畫騎射抱毬戲

綠楊几枝插平沙柔梢裊、隨風斜紅綃去地  
不及尺錦袍壯士斫鬃射橫磨箭鋒滿分靶一  
箭正截紅綃下前騎長纓抱綉毬後騎射中如  
星流綉毬飛硯最難射十中三四稱為優元豐  
策士集英殿金門應奉人方倦日長因過衛士  
班飛騎如雲人馬健駕幸宝津知有日窮景馳

驅欣縱觀龍眠胸中空萬馬駭目洞心千百交  
追圖大槩寫當時至今想象如親見靜中似有  
叱咤毅墨淡猶疑綉眩閑窓玩卷三太息五  
紀胡塵暗畿甸安得士馬有如此長驅為決單  
于戰

題羅春伯所藏修禊圖序

東遊登會稽祇見蘭亭不見碑北過中山府歌  
訪此碑不知處間從故家看墨本如此二者絕  
難遇曾經耶律毡裹去至今胡虜猶知慕時將  
一二餽虜使持歸往、快先觀未知玉石真在

否要比江南終近古他日傳取呼韓作編戶勒  
銘歸來過定武只問君王乞此碑打向人間莫  
論數

題孟東野聽琴圖因此其韻

誰欵住前溪夜深以琴鳴天高顙氣肅月斜映  
疎星椽林助蕭瑟泉激琮琤禪者人空佳能  
使東野聽束帶不立朝遙夜甘室庭龍眠發妙  
思神交窮香冥不見禪琴人画出琴外聲郊寒  
凜如對作詩太瘦生恨不送之遊撫卷空含情

壽安撫伯父

東樓德澤流無窮我公挺生慶雨鍾瓊枝玉樹  
瑩精彩迥然不墮風塵中少年慷慨吐虹氣文  
彩元不減儕輩習中妙蘊經綸才剴劇裁繁特  
餘事曾從蓮幕試牛刀舉城但識劉功曹瀾翻  
薦口動天聽一語便逾華袞廢上方欲革嶺南  
弊東才果得吳刺史不妨一自飲貪泉清德冷  
冷今可紀憑軾雍容安七閩列郡合詞稱得人  
從茲十載秉麾節坐令萬里回陽春洞庭風月  
滿湘雨君王無復憂南顧抗章乞得半生閑遙  
指山家賦歸去廟堂未肯闕宏材大開東閣需



公來朝隨召節赴天闕夜馳使駟歸長淮廣陵  
卧治要汲直金節爇煌照熊軾底用腰纏十萬  
錢且看身享二千石忽思鱸膾寒菰羹拂衣歆  
遂鄉閨情視去西陽如脫屣意色蕭然同圃生  
画船重汎西湖上水光山色都無恙主人管領  
東風回故園桃李倍清爽六鰲背負三山歸輪  
困老檜蒼龍姿了無塵俗敗人意槩几長物皆  
瑰竒橫岸綸巾披鶴氅神情直出羲皇上塵事  
到頭曾不聞卧聽歌臺傳緩響百花堂前手自  
栽興來一杯復一杯人生亦欲自適尔富貴于

我何為哉中春况屬懸弧旦史君亭榭風光煖  
東君預借一分春不許芳菲作春殿綺羅香淚  
初肆筵弟兄酬酢盃相傳此時更復借一醉君  
送何處拚垂蓮五侯貴盛德未美簪纓不滿高  
陽里何如清白傳家風奕世青氈盡朱紫燕居  
今喜相比隣其如四海頌陶鈞羽書昂來在朝  
夕何教羔雁徒成群芙蓉城中有仙宅十洲三  
島环其側此中樂不減高山功成歸作茹芝客

送伯舅汪運幹大雅

人生自古悲別離別離今日何足悲試問今日

行者誰鄞江名族真男兒虬鬚燕頤軀十圍凜  
凜端有熊豹姿毅然剛立不怒威笑視鼠輩何  
脂韋州縣小試囊中錐政績今在衆口碑姓名  
通藉黃金閨便泛王儉紅蓮池平時幕府多素  
尸坐縻公粟邀以嬉只今方當多事時正要名  
士同驅馳森々百萬虎与貔荷戈分駐淮東西  
兩淮千里雙使麾幕中僚吏皆耀犀惟公婉畫  
明著龜辨如懸河不可隄胸中武庫深難窺決  
策固有堂上竒朔風吹空黃艸齊正恐秋高胡  
馬肥万人相顧目睽々見公此去多腹非公獨

主客  
作中表

襍被行不疑車車西去征馬嘶平生氣槩衝虹  
霓恨無尺華筓羗夷方今天相中興期黠虜戴  
頭來邊陲顧公速蹈功名机匈奴不滅何家為  
出門千里何足辭但願滿引金屈卮

月夜汎舟姚江

秋暑不可耐几思汎中川晚來興有遶溪船偶  
及門涼月纔上絃平潮可黃昏倚楫縱所如卧  
看龍泉山長虹跨空濶過之凜生寒坐穩興亦  
佳夜氣方漫々草蟲鳴東西飛鳥相与還仰頭  
數明星垂手搖碧瀾主客惜此景不及携清樽

无酒要不惡徜徉足幽歡幽歡有何好叩舷澹  
無言

送王正言守永嘉

江頭潮生江月小暝烟綠暗垂楊道有客扁舟  
送史君道傍不怕柳榆笑向來一別三換歲正  
喜親情得傾倒吏民引領望推麾空有離愁滿  
懷抱史君讀殘萬卷書古事今事俱了、便應  
珥筆侍天陛不然代言登鳳沼瀛壖山水久寂  
寥為屈朱轡來坐嘯怡憤峯高旧題咏赤城所  
在經行飽永嘉名郡太守尊靈運後來詩絕少

天作雁蕩地為藏蠟屐穿山未嘗到改轅却向  
箇中去更得江山助詩好齋鈴靜處定得句不  
待池塘夢春艸去年海水上平地大風駕浪泛  
天杪蒼生濺、生魚頭聚落隨波迤如掃今年  
二麥連野秀田家扶犂事航稻史君憂國眉不  
開叱馭徑行仍及早哀哉千里方更生縣官租  
錢酒戶曉從民自恐上不足誅取何憐下无告  
邦儲邦本孰輕重肯使疲民困征擾君不見岩  
岩千古陽道州政拙催科自書考

遊龍瑞宮

隔山望危石老面凜如鐵路回兩屏開見此高  
喘嶮偉哉名公卿峩冠會朝列又如鼓迅霆玄  
雲助擊烈癡雲不作雨空翠襲氷雪野水不知  
源遠徑几萬折子長真愛竒万里探禹穴我家  
甬水東扁舟輕入越窈此半日間到處輒清絕  
傳聞古洞天瓊臺照金闕神仙杳難問一嘆山  
石裂相逢客路中翻手數年別勝地更躋扳莫  
厭屐齒折

三日不得過都泗堰

南朝何公栖禹穴嘉遯悠然老高潔一朝送人

都泗埭歸嘆此途于此絕我亦何為走塵埃數  
年不說幾往來船橫三日不得度愧想高風安  
在哉

宿佛日山

平生臨平山知誦藕花句輕帆幾來往山色澹  
如故寧知千萬峯中間看佳趣蕭蕭蒼髯翁為  
指化城路我來春正濃天寒日將暮雲濛鐘唄  
鳴自喜得勝具緬懷玉局仙老筆掃朝霧玉槩  
儼相持珠旒竟何可惟餘渥洼水蒼龍角牙露  
人間翻覆手烈日交烟雨俗子眩美涼三四錯

賦茅道人咲視之萬化隨所寓溪坐十笏地一  
息了千慮箇中誰得知幽鳥背人去

求仲抑招遊山歸途遇雨

竹輿遠湖濱宿露尚厭泥徑到玉岑下坐久客  
始集起穿靈石山萬松介而立梅天氣清潤空  
翠行可挹古藤几百年枝蔓兩山及見說暮春  
時花紫光熠々直疑老潛虬初起夜來整俯玩  
歲寒泉齒冷不敢吸相將上龍泓塵鞅謝羈串  
洞有靈獸居臨溪心炭々魚遊明鏡中巨浪無  
三級寒苔戴水去萬頃潤原隰濛々山雨來歸

僕鳥飛急野興殊未已日晏不暇給衝泥上湖  
船雨陣遽奔襲飄風時急點回旋驚回入中流  
益蕩兀短篷不當笠停篙六久之怒勢不少載  
我徒方嘯歌弗謂改豪習但耻稅畷莫問衣  
裳濕

吳江舟中

阿連久矣共一被小別愁生夜無寐風帆將我  
上征途回首江山日千里小舟橫卧吳江水夢  
回依約蕭齋裡五更漏急月黃昏鳥散一穀人  
未起

讀范吏部三高祠堂記

三高之風天与高三高之靈或可招小山以後  
無此作具區笠澤室寥々几從垂虹蕩雙槩寓  
目滄浪獨怙悵筆端不倒三峡流歆遽招之恐  
長往前身陶朱今董狐襟抱磊落吞江湖瑰詞  
三章妙天下大書深荆江之隅我来誦詩凜生  
氣若有人兮在江水扁舟獨釣膾鱸魚茶灶筆  
床歸南里先生同是丘壑人只今方迫功与名  
謝公捉鼻恐未免使看林藪生風雲他年事業  
滿葵鼎乞身歸来坐佳境不嫌俗士三斗塵容

我漁簑理烟艇

仙都獨峯

漢家武徹求神仙方士搯掌多夸言蓬萊隔海  
不可到属車尚羊上橋山傳聞黄帝久仙去胡  
為有石高嶺屹游談不經理欲屈謾言此地藏  
衣冠縉雲自是仙窟宅萬壑千岩比如櫛突然  
一石摩青雲造化應勞巨靈擘仙風吹墮碧蓮  
花玉井丰空人不識望之不計几千尺八柱擎  
天此其一伯夷制行高且孤萬世猶能立懦夫  
英魂凜々今不死化作此石山之隅橫斜轍跡

依然在我亦何能窮古初

靈壁道傍怪石

飽聞茲山產奇石東南室之如尺璧誰知狼藉  
乳如麻往々嵌空類鏤刻長安東南萬歲山搜  
抉珍怪窮人間汴流一舸載數輩徑上良嶽增  
孱顏當時巧匠斲山骨寘之江干高突兀干戈  
動地胡塵飛坐使奇材成棄物君不見黃金橫  
帶弭神運不數臺城拜三品只今零落荒艸中  
萬古淒涼有遺恨木人漂々不如土坐閱興亡  
知几許行人沉嘆馬不前石雖不言恐能語

括蒼溪漲

雨餘大溪觸山流氣勢直欲凌沙洲浮梁中分  
斷蟠踈流沫東去行蛟虬人家嘈々避新漲雲  
稼苒々添平疇漁翁輕生有如此小艇橫絕隨  
飛鷗

石門洞

扁舟百里連城回青山中斷立兩崖清都虎豹  
隱不見但見閭闔排雲開峯回失意大飛瀑散  
震萬壑驚春雷掀髯目極九霄外玉虹千丈飛  
空來一冬青女靳天雪不知聚此山之隈傳聞



神龍卧其上  
宝藏擊碎真瓊瑰  
胸中先自無塵埃  
到此更覺心崔嵬  
天風為我嘆空翠  
春水瀉入騷人懷  
謫仙曾來寫勝句  
劉郎又為開天台  
我慚筆无挽牛力  
醉墨滿壁誰為裁  
或言龍湫更奇絕  
雁山高處深雲埋  
我方携筇往尋訪  
未知此何如哉

非羅三字未詳

大龍湫

北上太行東禹穴  
雁蕩山中最奇絕  
龍湫一派天下無  
萬衆贊揚同一舌  
行入兩山間  
踏碎苔痕履將折  
山窮路斷脚力盡  
始見銀河落

雙闕矩羅宴坐者  
不厭騷人弄詞困  
搜抉謝公千載有  
遺恨李杜復生吟  
不徹我遊石門稱  
勝地未信此湫真  
卓越一來氣象大  
不侔石屏倚天驚  
鬼設飛泉直自天  
際來處益高聳益  
烈溟池倒瀉三峽  
流到此誰能定優  
劣雁山佳趣須要  
領一日盡游神惡  
褻驪龍高卧喚不  
應自媿筆端無電掣  
輪囷蕭索湍不怒  
非霧非烟亦非雪  
我聞凍雨初霽時  
噴擊生風散空濶  
更期雨後再來看  
淨洗一生煩惱熱

連雲亭望海中諸山



雁山本在雲海中波濤千古相撞春泥沙洗盡  
見山骨岩壑所在皆玲瓏是誰一口吸水盡平  
地卓立成奇峯至今往、有遺跡相傳渺漭何  
能窮我乘單車來自東佳處十數一覽空晚登  
四十九盤頂曠望巨海烟蒙、群山錯立不知  
几朝日照耀天霞紅是間瑰奇定多有鯨波掩  
蔽深莫通我無太真燃犀法安得一闖馮夷宮  
會聞滄海變成陸却与雁山爭長雄

寄題張法曹瞻雲軒

張戾名軒意可知如登太行看雲移我雖未得

登軒墀不鄙要我巴人詞爾時膝下遨以嬉款  
斷數語、不隨娛侍東嘉樂無涯官舍偏仄親  
不怡安輿相將甬水湄日、東望勞支頤秋風  
得檄欣星馳歸拜親下聊信眉官事有程不得  
違款去故國行遲、重來橘柚黃金垂霜看新  
蟹双螯肥海魚甘鮮一尺圍款奉色養春為期  
瞻雲之思今同之慨然落筆成秋詩人間至樂  
在庭闈何用自縛微官為君方欲解左顧龜我  
亦日思投檄歸相望百里俱萊衣從他天外閒  
雲飛

次韻翁處度回遊北山

西夫持鎌行我先巧尋徑路其智專我扶枯藤  
衣短意氣已出層峯巔何郎鮑叔飽飽經歷勝  
處一一手自編我携旧紀訪陳迨止恐急景不  
得延高羊共登青雲梯今日邀我為擊鮮始觀  
神龜闖青泚上有石壁來飛泉隱清遺基平可  
坐下顧乳石如磨鋌懸崖双瀑洒空雪來自一  
握孤雲天却從下流泝溪險崎嶇直到青潭邊  
朝陽射光破幽閔斷虹上下遊潺湲傳聞高山  
更高處雅有行路從西偏同行無乃溪好事盍

隱者二字六字

別本作隱跡

酒自攜脚力全誅鋤荆棘窮鳥道敢進不得意  
愈堅旋呼童僕累危石笑採野菊聊盤旋捫蘿  
騰身上苔磴往々歡呼爭著鞭側行危步汗浹  
背石角或使衣裳褰少為身在隄瀑上又見高  
派衝泓淵自笑泉石成膏肓愛賞不減熾慕矚  
巉巖數拳巧遮護妙處二老初無傳脫迹塵埃  
到此地便覺神思飄々然回首江南塵一聚城  
郭歷々眼欲穿相期更看水流處步履未倦夸  
輕翻一上千尺窮山楸碧澗靡迤流蒼烟尋源  
不能且忘返石貌巍距驚神鑄退求歸徑惘難

問藤蘿所在相縈纏我方踟躕風烟表披衣  
袂身欲仙晚歸招提各痛飲讀盡屋壁長短篇  
截筒環山覽清駛竅出珠穗心亦憐棊枰相與  
論瓜葛橫琴不妨揮五絃人生易老費扶掖勝  
具大率須少年伊余歷聘佳山水愛奇切慕太  
史迂明年炎暑襲故步與君共枕清流眠

造白石巖

我遊仙都觀獨峯轍跡雖在車不通昂湖望極  
几悵悵：无羽翻凌天風茲未禦成望白石玉  
甌突兀摩蒼穹人言真人老聃裔鑿開洞府遺

夸瓏似應改玲瓏

見范致諤可不改

仙蹤無人共登青雲梯躋攀伴我惟枯筇縈回  
約畧三十里踏遍萬疊高巖嵒斷崖冷：落殘  
雨双石凜：亭孤松却從山楨下谷口石欄屈  
曲遊碧搜頗疑山高氣凝凜古來積雪今未融  
是誰王斧妙鑄斲仙洞雙闢驚神工岩深白日  
尚幽闕別有石竅聞天聰傳聞峯頭貯清泚苔  
罅消滴敲冬瓏奮身更與上虛閣海山錯立烟  
濛：脚底千山行伏龍手揮五絃俯冥鴻霜林  
搖落當玄冬長嘯一覽万象空解衣寄宿旦過  
寮魂夢亦墮冰壺中晚看日出滄海東蠟炬百

萬燒天紅眼高不教雁蕩雄行日下笑康樂公  
未能辟穀追仙翁頗亦有意棲林宮三山不覺  
去人遠安期羨門宜相從驂鸞駕鶴太多事但  
欲御氣遊无窮

約諸公再遊龍湫

昨暮与君上龍湫天久不雨无湍流  
唉呼拊掌喚不應悵望頗亦令人愁  
夜来雷鼓驚龍起溪穀已覺亂人耳  
莫辭重訪尊者居坐看倒翻三峽水

送劉仲起主簿

劉郎鳶棲海瀕邑不減向來人性習凜然軀幹  
即之温語恐傷人中有立論交雖厚咲甘醴御  
吏以嚴無束濕公餘黃卷頻卷舒藝圃工夫日  
加葺永嘉教多君子僚休沐新盟有清集伯倫  
忽去誰鯨吸欲挽不留情悒悒君年方盛才有  
餘逸驥寧容在羈馵期君款蹈功名机塞艸連  
雲朔風急

王侍御壽詩

史君威名聞四方南床凜凜凝秋霜  
史君和氣到甌越幕府初開夜飛雪  
頗聞此雪近歲无定

知未隨御史車黃堂洗印未多日慶朝况此當  
懸弧明年豐登日可教父老兒童爭起舞遲明  
賀版擁譙門試拾歡謠作詩語史君風度神仙  
人相門出相寧非真妙齡兩科談笑得脫趨嚴  
召依風雲臺端敢言姦聽聳至今說論時傳誦  
踏遍巫山十二峯却尋春艸池塘夢人傳史君  
威稜：我知威愛元兼行蒼髯如戟面如鐵忠  
養自有循良稱高牙入境紛進謁賓屬庭趨躬  
罄折民生共喜愛日溫吏行獨畏春冰裂向來  
夔州妙籌邊夷蠻落胆皇靈宣還朝奏課居第

一夜丰帝席為之前東嘉今為股肱郡小試望  
之三輔近會循故事入三公致君要使登堯舜  
東風未動春先回梅花照眼歌筵開吏民合詞  
誦難老一咲千里傳銀杯佳兒恂：授衣鉢玉  
樹芝蘭俱秀發江南世胄比長淮更看雲來萃  
簪笏平生知己今上天敢復坐嘆寒無羶巴言  
未足贊公壽載誦峻極崧高篇

鮑清卿病目不赴竹院之集詩寄坐

客次韻

鮑侯年少老文學藝苑優游富耕獲胸中涵養

自成趣妙處正恐兒輩覺我慚門巷非尺五字  
欲問竒誰与確開樽竹院望同醉遮眼腦脂何  
太虐團團十客踏雨來相從不負東風約投壺  
雅歌了元恨祇恨車公一前却海棠春淚照眼  
明風物融々悟非昨從教雨洗胭脂淡小摘何  
妨供把握夜闌燒燭照花睡靚妝如在結綺閣  
墻頭西望爛蜀錦嫣然一咲无殺樂飛紅點地  
綉作茵正湏席地天為幕要知富貴出天姿艷  
杏天桃何足錄主人小築真好事肯學區々傳  
一壑洞門不鎖要客來咲君太似羊公鶴雨餘

珠淚色慘悽一顧正嫌无伯樂忽驚新詩來叩  
門妙語天然不煩琢坐中傳觀字款漫我豎降  
幡甘面縛清明已過雨不休雲霧猶屯四山脚  
揩摩病目不應遲及此紅英半零落枝頭尚有  
未開花縱已離披心何患知君既負西岑游可  
使一春終落窠會湏來此共賦之正要重聞誦  
新作

贈光孝益老

光孝長老師益蘇魏公諸孫兄延  
壽為台州判官別四十餘年一見

歡甚林吏部有詩次韻

原鶴鴻雁行此理懸諸天萬事可交滅天性難  
推遷躡庵幼出家潔飢同玄蟬一鉢寄西東悠  
悠經几年外慕等浮雲百念灰無烟難兄忽相  
逢觸動歡喜緣光陰信可惜征袂何翩翩叱胥  
掩簿領來問妙峯禪刺々道家世客淚如迸泉  
玉堂與黃閣衣跡親相傳游宦非為貧不敢替  
所先老師雖晏坐兄情豈唐捐此會非偶爾絕  
倒秋風前手持詩卷來謂予得無言曉以天性  
語人生要有原嗟哉偽日薄萁豈本同根一旦

成仇敵釜中急相煎寧知有佳人芳艸夢阿連  
相見無几時瞥如魚躍淵固知出世法惜別詎  
不然又當作大觀勿為愛網牽千山元不隔毋  
庸對牀眠

送王道州

九疑之南為春陵瀟水清駛山為城郡齋正據  
山直上一覽萬家無遺形家君頃年入蓮幕我  
不得往空馳情先生分符此中去心旌搖颺隨  
雙旌先生平生飽文學身上著作承明庭與篇  
隱帙亦如響一時自許文章鳴高聲坐奪造化



巧凜：韶濩穀鏘鏗把麾江海非無意親扶版  
輿賦南征頗聞楚俗未蘇息糟糠不厭嗟疲氓  
正資儒術飭吏事拔去強薤摩孩嬰政成環召  
事未晚天子日夜開延英風流千古三刺史往  
繼穀叟阳先生毋庸自書追科考但願寄我春  
陵行

哭王知幾墓

知幾少也爽萬事咲談了自謂頗寡合見我輒  
傾倒百年能幾見一別迹如掃父子俱埋壁烏  
乎何其早向來論文酒和淚傾宿艸此意誰復

知寤嘆令人老

仲勇尚書生朝

去年生朝燕稽山館舍朗：屋百間紅裙合樂  
飲徹旦坐上衆客皆酡顏今年生朝半歸路竹  
輿蕭：曉衝雨回頭風景非去年當時賓客今  
何處仕己喜愠曾何分遠齊未減楚子文鼻間  
棚：固自若世情物態徒紛：平生知足志閑  
退歸老鄉關了無悔但欲年：醉西風坐閱人  
間百千歲人間萬事日不同尚書人望方顯：  
明年舉酒拜公壽安知不在槐庭中



送鄭忠叔司封江西提舉

君名切斗魁步武上霄極蓬萊群玉府圖書照  
奎壁郎官應列宿寢覺象緯逼胡為作使星炯  
炯向江國仰奉鶴髮親版輿映萊服昔日紅蓮  
池帥垣資婉畫方將散餘潤連城被膏澤官權  
與民繇豐儉煩振糴小試活國手疲改賴休息  
便歸侍玉皇拱立香案側富貴殊未已行上  
鷲掖君其妙演綸三能看齊色

次韻胡元用茉莉花

殘暑未盡欲秋來玉刻萬葉瓊英開孤標雅韻

一枝足江上紫翠空成堆素娥常與明月約青  
女細把輕綃裁主人好事趁時買、真此地真  
宜哉墻間閒地方丈所几年累甃裝層臺春花  
秋卉紛互發胡葵芍藥參徘徊眼明忽見此竒  
絕第畜素馨兄事梅夜深飛香性幽獨未許蜂  
蝶來相陪糖甃封餘有闔玉會湏掃取添花栽  
吾聞闔山千萬木人或視此齊蒿萊何如航海  
上天闕玉色照映瑠璃盃新涼徙倚看不足坐  
見日影歌庭槐

同官登勅局小樓觀雪

去年歲豐登雨暘應時湏雨欠惟一雪祈禳遍  
精廬晚亦粗飄瞥六花舞室虛雲氣不待簇風  
伯隨驅除殘春寒尚深忽見雲模糊撒鹽壓衡  
茅晨只粟生膚隨班上廊廟恍若登蓬壺岩堯  
官殿深朱扉黃金鋪百神衛靈居半天散瓊瑤  
又疑守護嚴室網絡明珠參差鴛鴦行簪笏皆  
沾濡退歸冷局中窻間竹扶疎為思此絕景往  
往終年無不應憚凌寒閉門守紅爐為君登危  
棲深盃泛駝酥崔嵬瞻吳山莽蒼望西湖瓊枝  
宿飢鷹玉堦走韓盧酒興萬里遠容我歌且呼

坐欲斲五言所媿李与蕪君与工属聯灞橋去  
騎驢

久不作詩喜仲兄遷隣居因成長句  
宦游各天涯皇州今雁行官居半里所相遇復  
相望西隣得老屋往來連戶窻水竹占幽勝風  
雨對一床十年短檠燈今夜分餘光兒曹亦可  
樂洛誦毅洋々天邊有白雲隨風正飛揚相期  
奉甘旨萊衣戲親傍軒冕皆倘來此意可暫忘  
詩成喜可知且復酬此觴

送林宗丞浙東議幕劄

皆傷末三字  
忌誤名詞

題系解

先生風骨天与清孤松野鶴何瘦生胸中落落  
筭五經大篇短章筆縱橫壯年文場諸老驚俯  
仰世故雙鬢星萬事不理詩自鳴笑視軒冕秋  
毫輕市者爭利朝爭名著脚往々遭訛評先生  
四五官神京又復歸去鴻冥々墨家急賢理不  
應况復寮旧離觴傾先生自喜得此行祿粟可  
已啼號穀秦望之山高且平卧龍橫亘環州城  
鏡湖千頃波不興晋宋遺跡多豪英議幙了無  
塵務索抚物吊古皆閑情我亦久矣懷滄溟旦  
夕欲乘緹油屏相望縱復三四程詩筒尚得尋

前盟

臨海縣治琴堂

子賤彈琴真是琴我今無絃知琴心使我不得  
琴中趣絃以修綆誰知音才術高低不自由單  
父二子心則伴後人不得彈琴暇勿以戴星為  
可羞

送石應之司戶歸剡以室迯人遠為

韻

捷徑指終南索價訖少室窮達豈无命踏地胡  
不實之人吏海隅所吐百未一夷途澹无營君

其有終吉

年來嘆離羣磨琢殆無几資几學益落驚駘費  
尺箠羨君富春秋發軔方自迤驛驅更著鞭洗  
眼日千里

南明千古秀慶源久益新剡溪照人清况復屈  
斯人摻袂不容留椒觴思拜親他年風雪中扁  
舟倘知津

平生企賢心山川恨悠緬寧知日相見懷抱竟  
不展樽酒了無暇離情果深淺室迩猶許踈况  
今乃真遠

送王仲矜倅興元

蜀道難々于上青天蜀道易々于履平地蜀山  
天險固自若視難為易在人爾王尊真有四方  
志叱馭徑行了無累早登岷峨任陰城談笑動  
行千萬里漢中由來說難助意謂棄之為可惜  
君今此去良似之更欲遠遊尋故迹漢都南鄭  
啟炎苗秦置石中山徑關淮陰拜將餘高臺武  
戾葬處空松栢大笑出門何慨慷天涯離愁各  
盡觴荷君走馬却送我李戾參語夜未央君方  
往縮功名机何止別駕歌王祥先正九年遺愛

在更携故笏訪甘棠

仲稔  
兩用

象簡乃叅政入蜀時

### 中山

兩鰲巖巖隨西行勢歆吸盡西江清是誰繚以  
千丈城欲去不去豈不靈化為青山鎮東溟首  
冠窳堵双崢嶸安輿從東喜逢迎咲指鰲背同  
來登春殘雨足綠陰成山鳥相和鼓唧唧自從  
半山經小亭仰望巨石扶軒楹千山万山擁翠  
屏陰霾歸靜纖雲興翠微下有長江橫袞々不  
盡千古情橫軒俯瞰萬瓦平佳處歷々堪指名  
雪蓬蹙雲連曲肱蜂房蟻垤樓殘僧扶欄更上

三兩層一覽物象無遺形徙倚未厭茗椀傾長  
嘯兩腋清風生親顏甚怡輪為停我々色咲喜  
不勝願我双親俱遐齡方矐鍊顏華髮星如此  
兩峯相對青

### 泂檄柯山歸別張特秀

我昔志學年侍親宦西安弟兄遊庠校見君平  
生歡君才獨穎出逸駕不可攀夜窓共檠燈春  
遊合盃盤虛堂卧雪嶺傑閣橫雲槃爛柯上危  
磴烏巨泂溪灣是時氣相高辨論俱瀾翻一別  
三十年天街見我冠殿廬者決科藍袍立清班

黃牒墨猶濕大韶力能彎尔来又五載短書能  
几番茲馬捧檄来吏牘方繁煩室迎嘆人遠一  
朝脫籠樊滿意縱劇談痛飲到夜闌十步九太  
息此事亦孔艱進哭老先生画圖慘青綸時顯  
願何為一昔成大還曰思我伯氏人琴有餘嘆  
感念今疇昔相与涕淚潜故人悵無几恍如春  
夢殘有酒不得飲有琴不成彈復歸坐冷屋使  
我凋朱顏我歸不可遲倚門夢連環君言欲春  
粮伴我行路難欲去不得去僧坊話間闋年各  
几半百後會髮亦班何處更有待此心匪石頑

群憂發孤笑屬聯不當慳氣岸有如君看身簿  
尉間益車復長鳴會當上天閑摻袪不忍别雨  
穀為滫君有門戶責慙慙願加餐

次韻沈史君懷浮岡梅花

玉人迥立山谷裏不有使君誰与憐毋庸高牙  
然風景為著佳句增孤妍寒溪照影漫千樹橫  
笛吹殘又一年傳聞年後更多發便須躍馬趁平  
川

送王耒叔推官分韻得錦字

王郎天下士中和自生稟澹然初無營見者輒

歛衽幕中資婉畫處事極精審與人如恐傷律  
已淵冰凜深恐馬駛輿要使鴉食甚一寸憂國  
心几年不甘寢此意大未酬退靜若已甚使之  
行所學庶幾人真枕向來孰間之未免斯立噤  
川泳而雲飛賴有東陽沈露章及推轂分韻句  
裁錦風流有如許不復嘆踔蹀如君堂蓬蒿人  
物妙流品才應奉香火為養謀祿廩與君幸瓜  
葛心交今十稔豈惟我惜別行道情苒荏紅蓮  
色何似翠栢風愈凜願君踈藥裹一意護茵飴  
棄鼎宝康瓠浮名如拾潘行矣無多言臨岐且

一意護茵飴。護字疑或是護字  
慎服食之意

律已永淵涼

翠栢風愈凜 重和

### 劇飲

彭子復臨海縣齋

如君堂蓬蒿。堂作作

軋道癸巳冬此邦我經行鬱攸氣未殄千家真  
赤城來訪臨海令瓦礫紛縱橫翹然二尺高問  
是戒石銘徘徊重太息更聞愁嘆歎試詢來者  
誰共言令姓彭我時語傍人此邑其將興迨予  
來贅倅客館方暫停夜聞蕭鼓沸廳事先落成  
起望輪奐美壯觀聳連甍百堵日已作斧斤喜  
丁、層樓度勅書兩廡環中庭久乃遊其間宏  
大使我驚位置既浚穩斷削仍工精田里不知

役纖粟無輸征安得屋朗々突兀有寧馨退食  
不苟處扁榜皆佳名中虛物自照政平由心平  
樺柏已可悅况有賢弟兄小亭真吏隱縣擁高  
山青琴堂雖增舊此意宜細評智調天下理夸  
言笈後生大絃可以急小絃恐弗勝舉意屬俄  
頃立歎如所嘗手足民無措吏姦益相乘不如  
疎節目示以信与誠施行有次第幽遠無隱情  
上下始相應溫和亮以清子賤意不傳僅許勝  
戴星彭令蓋得此所以千里稱此非以政學淵  
源甚分明行笑解印去衆心已先傾太守薦之

朝一鷄飛青冥傍無虺蟻援日夜思歸耕我無  
薦賢柄直書氣填膺安得採書官取以徹明廷

送虞仲房赴潼川漕

我来丹丘乘貳車送客往々萬里餘盛山使君  
別寢久漢中郡丞今寄書公指回明喜隣境典  
午何知成画餅揚旌忽作梓潼行去路六千抑  
何迥餘杭名家多俊奇君子輩行尤白眉雍容  
音韻足夷曠百家到手無停披向來郎曹天咫  
尺引身闕山接商舶賈胡嘆仰清節高露中親  
見越王石此行叱馭不作難手遮西日又長安



長安日近公應往未放使星臨蜀山不然一行  
亦不惡潼川應如錦城樂鄧侯功名凜如在拾  
遺風采今猶昨流馬木牛諸葛公飛輓正如修  
前功蜀民險遠日凋瘵摩撫要令畿甸同况公  
五絕追鼻祖隸古真有两漢風歸來富貴固未  
晚為傳此學川西東

奉口遇雨

七月欲盡八月初天久不雨暑未徂下田焦卷  
上田槁愁嘆不止田間夫嘔啞水車日夜響漕  
河揚塵成坦途喜見此溪深且廣玄雲忽起西

北隅林間槭：水漚起兩岸人物歡欲呼未聞  
滂沛潤龜圻且使萬物聊沾濡船窓飄洒踈蓬  
漏客意自遠涼襟裾引身東望雲氣薄未知帝  
城有此無傳聞今日方奏告便有響應來斯須  
人家百万苦炎熇君王齋禱几月餘君王齋禱  
几月餘雲師雨師其疾驅

游天台石橋

兩龍爭欲起深壑觸破山骨成修梁溜：共出  
一門去凜：直落千丈強初疑鞭石跨滄海絕  
勝乘鵲橫銀潢要瀆高躡前峰過往叩山中真

攻媿先生文集卷之一

攻媿先生文集卷之二

四明樓 鑰大防

古詩

史少師賜第賞芍藥分韻得木字

帝城有仙山  
雙徑森万玉  
洞户入溪窈  
突兀見華屋  
相君領衆客  
紅藥想芬馥  
霜刀妙裁剪  
烟脂點冰殼  
枝弱不勝花  
翠葉共斜矗  
向來爭春風  
桃李媿粗俗  
百卉紛何在  
庭樹擁新綠  
此花丈人行  
儼立見幽獨  
相君戴花笑  
和氣俱可掬  
人言此花勝  
相君意傾屬  
誰知心廣大  
何物不

蒙福豈以庭中花而肯棄凡木君看捧勝具所  
在可追逐自言居閒時情話會親族一花有可  
觀爛賞費銀燭此心何揀擇寓意本无歎以此  
宰天下以此鎮藩服兒童与走卒人々歌相國  
有能達此觀春風四時足

送錢伯同寺丞守嚴陵

嚴陵錢使君丐外得請外府同僚  
相与飲餞于錢塘之津某病疹弗  
得預方得請之初某嘆曰去年送  
君来今年送君歸君咲曰此即送

竟改以見

行詩也卧病枕上口占

去年送君来今年送君歸君善全去就我獨念  
別離君是忠孝家龔紫傳金龜門戶二百年所  
寄在一夔少年便老蒼况今更險夷不獨妙言  
語理窟深重窺健筆照手澤典刑後可知向來  
禦祥琴欲把江海麾促召歸田班退食方委蛇  
事世等飄瓦人情嘆然莫向非渾金質百鍊豈  
不衰浩然賦歸欵潔身而去之為寮曾未几棄  
我忽若遺君既棄我去謫仙復追隨去二良  
友摻祛重分歧前別易再會亦見當何時才具

素絕倫涵養日以滋且為牧嚴陵赤手摩瘡痍  
歸來應不晚青氈當屬誰願君厚自愛歲寒尚  
相期

送楊嗣勳校書守眉山

我生東南陬不識蜀道難觀君眉宇秀想見岷  
峨山漢廷射策時連璧照鴛班伯氏書萬言逸  
駕不可攀茲焉送君遊頗得窺一斑仙凡隔弱  
水接辭良亦艱矧茲萬里別望之何當還三蘇  
騎鯨去詞章滿人間豈無後來者遺珠有餘嘆  
願君効樂全飛章達天闕報道此最急餘事付

等閒宣室行見思朝暮當予環別語敢言詩屬  
聯不容慳

送何道夫秘監守潼川

妙齡冠蜀士名聲振王畿晚隨召節來天朝增  
羽儀我昔倅丹丘鹿戾掛冠歸群公俱祖送見  
公四三詩頗恨著鞭先自言乞身遲拳之慕下  
風直欲夢見之還朝挹高致氣宇清且夷稱者  
不容口往之同一詞始見荷傾倒笑談欲忘疲  
况當秋風高濫吹參試闈昇鬻得一嘗豹班容  
管窺叔度真似道莊生信忘機親疎皆不可况

容磷与縑諸生得公來謹曰真吾師叩簾或三  
請響答了不疑私謂如此人定應備論思胡為  
歸興勇抗章氣不衰鼓盃万里外抱孫更成悲  
擁麾東川去無人留孔戡別懷不自勝別酒聽  
淋漓他時念老成追鋒且復西公能重來否此  
意非吾私

送趙子直貳鄉帥三山

一蹴登從班人胡謂公遲建牙帥七閩人胡為  
公疑也公今第一流志操古与期兩州有遺愛江  
西愴霜威重來長道山批勅兼瑣闌一片憂國

心輾轉中夜思正色抗危言傳誦滿紳綏造膝  
有啟沃削藁知者誰此心与天通此意上所知  
所以名愈尊万口同一詞進用恐不速小却成  
嘆咨天語自昭然更欲試望之况彼三山重謀  
帥皆衮衣茲行豈細事報政不待期登門恨最  
晚臭味忘賤微自慚空惜別不解留孔戡十連  
終歛惠居中乃其宜試問行道入但知望公歸

玉版鮓次陸子亢郎中韻

鱖黃不減鯨与鱸逆風鼓鬣噴腥涎漁人不顧  
浪如山談咲坐致扁舟前一鈎香餌不得去何

用大網相索纏揮刀紛紜啗肉骨巨口噉嚼誠  
可憐珍鮮万甕不論錢頭顱万里顛行肩星郎  
日叅玉版禪頗厭蔬食供盤筵尚書親作孟宗  
寄坐覺七箸生春妍却笑多事張茂先光怪異  
說空十年

走筆送僧義冲

一氣行太虛流行紛不齊要之本無物洞然無  
是疑梵志有至言還我未生時燒了似不曾亦  
有毛僧詞冲師名家子少年習裘箕談吐霏木  
屑落筆皆珠玑自稱十年來不復念作詩空門

坐枯禪綺語知昨非聞之意已消談咲到日西  
習氣終未盡旧編還自携秀句堪供佛古作力  
可追愛玩不去手未免成一癡又欲上西湖駐  
錫來語離我生墮宿業筆硯置藩籬拔擢困胃  
腎未老神已疲幾欲焚故稿要使心清爽君詩  
既不作何不等棄之萬事都放下一意探玄机  
語罷復自笑無使高人知作詩固無用叅禪亦  
胡為勸人反自蹈此紙何必揮不如兩俱忘他  
時赤體歸

催老融墨戲

古人惜墨如惜金老融惜墨如惜命濡毫洗盡  
始輕拂意匠經營極深曼人非求似韻自足物  
已忘形影猶映地蒸霧宿日未高雨帶寒烟山  
欲暝中含太古不盡意筆墨超然絕畦逕画家  
安得論三尺身世生緣俱墮甌人言可望不可  
親夜半叩門寧復聽三生宿契誰得知一見未  
言心已應巖傾千丈雪散空上有清池開錦鏡  
意行忽發虎溪笑許作新畝寫幽勝歸尋一紙  
五十尺傳以礬膠如練淨自知能事難促迫捲  
逸松窓待清興筆端膚寸、何如西抹東塗應

畧定何當一日快先睹洗我昏眸十年病

獨旦葦次九五從叔韻

朝菌晦朔雖不知食之實冠東南味庾郎二十  
有七品一見流涎驚絕異擷蔬剪韭皆可却味  
苦應無夏蟲避大阮峨詩散未了又索蒸芝今  
再遺迹來枯折尚未茁拳、頗媿臺無餽倘容  
小摘寄情親念遣長鬚見芹意

雪

丙午九月才入冬晦日忽驚雪墮空傳聞都城  
更復早万官入賀明光宮自從開霽更不雨和

氣直似青春濃斗柄插子日丁卯夜燭裂缺鞭  
雷公從以震霆至三四驚破蟄戶紛昆蟲寧知  
玄冥全未究翻手作雲千里同暗窓初聽洒珠  
電翼二滕六方施工一日喜見瓦溝積忍寒待  
伴烟不融二日三日遂盈尺膏潤四海思無窮  
古來詩人咏不盡巧思橫出昌黎公少時奮筆  
不肯已老矣袖手便踈慵兒曹作戲記昨夢舞  
後擗距金双瞳誰人苦歎撩詩思更作玉山高  
數峯移將刘义两水柱輝映愈覺清心曾見之  
躍々忽技癢起呵凍筆尋詩筒開門一看天宇

潤素蛻百萬翻長空瓊樓玉宇滿妙界千林寶  
樹春玲瓏恨無高臺三百尺縱觀萬象凌空濛  
固知幻景有安滅一時如入崑閬中仙家俄頃  
閱塵劫安知此際非神功贖喜年來米價賤便  
歌扶犁隨老農墻頭濁醪走來過相与痛飲歌  
年豐

少兄及真率會

畫錦坊中作真率群從相遇無俗物主人就樹  
折楊梅醉倒薰風涼拂々小舟傍城登雉堞坐  
看白鳥蒼烟沒湏臾撐出洞天去傑閣三層高



突兀樽前賦詩貴神速十分鈍似遼天鶴從他  
銀漏促殘更要見林間紅日出

送元毅弟赴水陽監鎮

吾翁積德厚九子官其六不幸失二人孤嫠紛  
在目三弟尚白丁升沈猶未卜吾人扶門戶參  
立如鼎足脫死憂患餘偏親湏水菽阿連先著  
鞭去々長江曲弱冠承賞延十載荷衣綠間閨  
困家食才就五斗粟要知官無卑豪髮當畏肅  
督耕兩丈圩受輸十萬斛處之誠未易勉旃直  
自勗執別動萬感酌酒再三祝吾子素解事涉

世要未熟意行湏揆理言輕恐招辱王事究一  
心言玷復三復細行累大德陰財損陽祿豈惟  
贈尔言余亦每自慙公餘稍有暇更取故書讀  
行矣更自愛家穀要人續

伯中弟生朝賦茶蘼

春日足風雨不知艷陽天桃李俱成塵懶上西  
湖船春餘忽微和茶蘼發清妍池塘芳艸夢况  
復向阿連中庭月方干密林澹清烟蒙々青羅  
帔粲々白玉鈿幽歡久不講群從俱謹然銀燭  
頗高燒妃子浴溫泉花以酒為名我以杯相傳

爛醉不復辭此會期明年

黃巖令鄭仁叔索委羽洞府詩

君不見王君羽化脫秦厄故山至今名落翮又  
不見烏程野鶴投髦毛佞臣稱瑞民斯勞何如  
奉林控鶴登青霄蕩然委羽登山椒青衣出入  
洞方香紫氣氤氳風尚飄今君頗似丁令威鶴  
馭久去双鳧歸山川良是人民非一新琳宮還  
旧規黃山父老歌循良誦君詩句游雲房更將  
山名比堅操百歲猶能徹骨芳

青林

郡齋偶休沐驅車出西城依々山水佳瀟々松  
栢穀雪餘春意動新綠生坳泓行々到青林老  
眼增双明主人喜客來倒屣欣逢迎幽居迹甚  
遐健筆詩方鳴回首几年別千里搖心旌相見  
又睽隔此意猶未平不如造齋閣四座酒重傾  
風流陶彭澤翫麟阮步兵看劍引三尺論文驅  
六丁綠野秀橫檻山寺傍連甍石罅幽泉溢脚  
底輕雲生詩盟忝予會窅道從君爭哦詩谷禽  
應列炬林鴉驚清歡未云足累句忽已成環坐  
粲十眉舉酒酬三英滿壁洒醉墨歸夢含餘清

我方媿此集君欲尋前盟吏鞅才縛我秋風為  
君行

隱清

右軍談文章遁迹入深竹我來尋戲敵人止但  
空谷靈龜鬪澄潭華宇對飛瀑若人今何之尚  
想旧茅屋吾聞古君子千載守孤獨楚咷不可  
招懷哉愴喬木

送劉晉父監獄

濟南劉夫子生來逢百罹乃翁負長才宦游至  
京西時當建炎間寇盜紛不齊轉徙入湘廣一

家屢陷危五羊買海舟万里向鮎埼舟破投永  
嘉有如鳥擇棲哀：老治中藁葬山之陸母家  
在衡陽孤嫠往相依久卧漳濱疾羈窮命如絲  
事母以孝聞執喪禮無虧廬墓屏幃茹至行徹  
丹墀有詔寵數蕃得官祇奉祠行年六十二霜  
髯照虎眉慨然念防墓千里來海涯西山如蓮  
花古今冢纍々况此欠宿草蕪穢不復治孝思  
雖甚切冥漠何從推行直為興嘆智力無所施  
有僧幾九齡自言記當時君聞亟叩請東岡指  
荒基吾師慕弘公少也從吾師墓中有版識倉

猝不暇碑素棺無石擲灰炭周四圍君方惑斯  
言鑽穴從旁窺其言皆可驗自此不置疑惟餘  
蓋棺木遺骨不堪移斲石表故阡遂塞無窮悲  
此僧老而壯斗酒如覆卮與君登山楸下上幾  
如飛竣事才數日溘然不可為孝感人益仰真  
有神相之君曰某不孝迂奉致失期未得有如  
失既得涕滴頤嗟我誠寡陋識君頽已遲一朝  
來短札謂我從此辭皎々真白駒安得施繫維  
戴侯旧山長叅語心相知謂余當詩此頽風激  
澆漓世出世間法君方控玄机引証即贖語焉

用軌散詞衡陽尚寄書當有鴻雁歸後會渺無  
日為賦古別離

王成之給事囿山堂

烟雨望麗陽前山羅紫翠照水挹南明不与巾  
子對榻來登囿山一覽萬山會連城山固多此  
地要為最主人意軒豁物景供曠快山楸湧華  
屋迥立風埃外一物無遁形所在見纖芥清霜  
肅天壤佳樹隔闔閭俯仰隨取舍左右從矐矐  
門墻從故步杖屨許從邁恍然主絕頂更覺宇  
宙大樽酒屢勸酬棊枰更勝敗秋高月色皎浮

雲了無碍不俟攀仙掌徒手吸溪瀨茲堂極崇  
敞意若欠溪邃先植易生木徐待松柏兌望遠  
仍可喜意滿聊自晦無使山下人或得窺外內  
但恐趣賜環樹藝或不逮先生味斯言一咲相  
領解吾將飭園丁隨處添翳薈他時遠扶踈吾  
廬益可愛

游初暘谷及白巖

重来游仙都止欵訪獨峯寧知一峯外佳境無  
終窮何處穎川子鏡巖使相逢約我游白巖輕  
舟借溪翁齋餘尋宿諾秋霽波溶溶清徹見石

底鏡刻驚神工昨登初暘谷但見石嵌室茲浮  
懸崖下万石森卷礎上有絕勝地古語留郭公  
鬼神謹呵護雷霆掃塵踪換船到白岩修篁搖  
清風縈回進石屋孤竹攢沙蜂洞府仙所閱無  
由辨西東扣舷過岩下數仞如崇墉石趾平如  
甃竒怪遮蒼穹更尋小蓬萊俯瞰馮夷宮篙師  
進溪窈捫蘿入枯筇游子非不多無人解從容  
我因一日留幽尋極山中秋旻快排蕩日暖如  
春融歸坐獨峯下石影橫空濛急呼醺醪清澆  
此磊砢胸幸有濟勝具未能上金龍為君揮五

絃決皆送飛鴻

夜游獨峯下

峰背正白月舒光峯影橫野万丈強仰之弥高  
立卓爾蔽遮星斗摩穹蒼半秋風露清徹骨望  
、直欲隨風翔歸尋玉虛步松徑月輪正湧門  
中央

送顏希聖尚書守泉南

聖朝寶運開虞唐太平天子垂衣裳恢張治具  
崇儒良孰不願依日月光用之則行舍則藏孔  
門賢德遙相望朝望方隆位文昌跬步可到中

書堂問公擁麾何太忙公獨三請志益剛俞音  
一下冥鴻翔行李徑出臨濤江爭留孔戩動朝  
行公更偃俯不敢當老成全德真圭璋温如春  
風嚴如霜栢臺莪豸肅朝綱賢閔嚮風士氣揚  
大天小天稱公方五年吏奸盍而彰金華勸講  
言加詳明主傾昕談皇王盍膺枋除任贊襄名  
遂身退天所臧明哲保身、更康高風可仰不  
可量泉山壤土接臨漳建牙千里開封疆老龍  
負苗寵煌、何殊衣錦還故鄉賤子薄宦接王  
楊魯陪御史臨文場風簾官燭夜未央劇談猶

記穀琅：茲來誤忝尚書郎始尋故步依門墻  
西風津頭望歸艤輓公不留遠予將 兩宮念  
公未詎忘公雖遠去如在旁庶幾重來上錢塘  
夾輔大業恢中邦倘有重事須平章

陳順之靈壁石硯山

陳順之吏部靈壁石硯山中有雙  
澗低處為硯下米元章題云唐弘  
文館校書李群玉有詩南唐李重  
光故物也蔣教授文會有詩次韻

名画法書環四壁中有米家真室石壁峰森聳

外澗流他物雖奇敢爭席旧屬半山老仙人佛  
印乞之如乞鄰阿章有力負之走一時攘取成  
紛綸此石天然非琢磨是時有水生巖阿至今  
研池尚餘潤歲月既久惜不多几年徒見士夫  
說一旦喜看形偃月傍連玉立兩於菟主人照  
映冰壺澈陳侯之富可敵國會 有室光驚四塞  
呼童吸盡硯中水更為輕番玩奇刻不堪回首  
江南李空唱多愁似春水不如此石千載傳玉  
砌雕欄等糠粃寶晉得之真不易身後寧知六  
韋棄只今傳玩知幾人當日瓊窻空自秘端歎

爭名南北部勿向雷門揚布鼓銅臺渴瓦更不  
須祇合觚稜蔭風雨

跋汪季路所藏修禊序

永和歲癸丑賢群會蘭亭流觴各賦詩風流見  
丹青右軍艸禊序文采粲日星選文乃見遺至  
今恨昭明字畫最能意自言勝平生七傳到永  
師襲藏過金籙辨才尤祕重名已徹天庭屢詔  
不肯獻託言墮戎兵妙選蕭御史微服山陰行  
譎詭殆万狀徑取歸神京辨才恍如失何異敕  
六丁文王好已甚丁寧殉昭陵當時馮趙輩臨

寫賜公卿惟此定武本謂出歐率更採擇獨稱  
善遂以鐫瑤瓊流傳迨五季皆在御寢局耶律  
殘石晉睥睨不知名意必希世寶毡裹載輜軒  
帝羝既北去棄与朽壤弃久乃遇知者龕置太  
守廳或云政宣間此石歸紹彭又言入內府宣  
取恐遠程焚膏繼短晷拓本手不停疊紙至三  
四肥瘠遂異形南渡愈難見得者輒相矜我見  
十數本對之心歎醒汪侯端明子嗜古自弱齡  
錦囊荷傾倒快覩喜失散帶流及右天往：字  
不成而此獨全好護持如有靈兀王辨博雅異



論與誰評硬黃極摹寫唐人若無稱贗本滿東  
南瑣：不足呈猶有婺與撫砥硤近璜珩右軍  
再三作已覺不稱情心摹且手追安能效筆精  
響榻固近似形似神不清不如參其意到手隨  
縱橫况我筆素拙何力望群英近亦得旧物庶  
幾窺典刑此本更高勝著語安敢輕孤風邈難  
繼悵望冥鴻征

送劉德修少卿潼川漕

清朝重諍臣選取妙一世矯：劉御史一鶚勝  
百鷲碩瞻最有力步武亦嚴毅一生憂國心千

古敢言氣：足充所學文能行其意遇事徹奮  
發觸邪無顧忌乘驄行且止歛手已知避但思  
補袞闕何暇為身計獨立當雷霆三進氣弥厲  
去魯固遲：出畫豈濡滯上終行其言群賢爭  
挽致將輸向潼川寓直尚書祕風裁仰清峻進  
退審難易伊昔聯周行睽違十餘歲來為同舍  
郎愈萬金蘭契洗眼看騰上寧知攬征袂抗章  
歎高絕勇退尤知愧去勿窮日力予環日月冀  
承君送道鄉硬語吁可畏毋以此自滿當止不  
為是臨別提斯語少盡交朋誼万里苟同心吳

蜀安有異

次韻李季章監簿泛湖

仙舟共泛滄波去且向蘇公堤下住西風吹就  
芙蓉城青鏡閑粧兩呈露皇家：法嘗儉素宸  
心但欲乘商輅離宮別殿無興作天以西湖供  
一豫吾儕公退得清賞酒酸碁枰不知暮溪知  
夕照忘狎鷗又恐昕朝追振鷺自憐三入鳳皇  
城歲月黃塵等閑度湖光正款捲簾看風色更  
煩褰幙護孤山不見處士廬司馬空尋蘇小墓  
酒乳人醉歡有餘聯騎還趨湧金路歸來健倒

渾不知睡覺燈前裊香霧文人公子共冰玉曾  
為出遊揮妙句匆、借韻僅成章敢詫尊前鸚  
鵡賦

送楊廷秀祕監赴江東漕

平生楊誠齋可仰不可見去年人一書老韓忽  
同傳道山故仙伯再上右文殿蓬萊几清淺筆  
力愈雄健獨挾風雅軸孰敢當白戰一官定一  
集流傳殆千卷拙工見大匠有技不敢獻誰持  
斫髻篇徑掣岩下電誦之百寮上慙汗几被面  
公今欲何之江左去乘傳鼻間長相、仕已忘

欣怨英、日暮雲薦紳極追戀挽公不得留觴  
豆紛祖餞惟應三山高酒公和江練君王念疇  
昔臨遣尤繾綣公乎遂來歸密侍清閑燕坐寢  
淮南謀如彼雪見現後容處籌帷侵疆歸古汴

送曾無玷寺丞守池陽

我朝衣冠盛名家數三曾南豐暨穎川後起參  
溫陵迹來螺川族駿、著簪纓春風雁塔中參  
差見姓名君才素穎出健筆泛縵橫江右兩壯  
縣談咲政已成河陽桃李花武城絃歌入朝  
八九載去擁池陽旌年家有田好一見意氣傾

更因劉御史為君寫先銘去年叨省郎君亦轉  
為丞中都但交謁名紙空毛生惟因候賓廡接  
膝傾交情分陰尤可惜翻恐倒屣迎阿連幸為  
寮庶几多合并寧知成勇退拂袖尋歸程秩滿  
素簡靜不足煩公行要當試盤錯操刀新發硎  
似聞有劇部或已薦長卿君其少停驂有詔來  
皇高

劉望之國錄惠示文卷次韻為謝

吾聞三峽江湍流下無底吾聞岷峨山聳秀且  
千里坤維氣淑靈所產多名士高文既鏗然特

立亦卓爾久慕黃中劉近有貢公喜亟從蜀士  
問人物定誰比少年負奇節論事如翻水万里  
見張胡義激非氣使賢閑遠為寮八尺見英偉  
諸君皆歛避相与推德齒惠我春容篇句法參  
子美再誦平生言作者真近似戰國信徒勞秦  
貪不知止漢唐取与守反覆皆造理藩鎮論加  
詳河朔分鼎時詞源既淵深借博渺無涖送今  
使諸生教育均蒙被論議歸正平辭章掃浮靡  
古人去已遠時毋分彼此君其挽之回續弦須  
鳳髓

餞李君亮著作守眉山分韻得翠字  
天下大峨山雄秀盤厚地山雖不在眉所在擁  
空翠矯々三蘇公挹此淑靈氣文章垂日星照  
映盍一世李侯起廣漢射策叩丹陛褒然出群  
英東南藹名字來上著作庭行入甘泉侍胡為  
把一麾西歸尋藥市吾聞此州俗秉法更陳義  
厚德坐鎮之近古翻易治君家義槩堂活人百  
萬計老親懷故山色養謹承志還家万里餘赴  
鎮夕可至不作題柱驕豈有畫繡意班々老萊  
衣人間真樂事忠孝無兩心出處固一致他日

上思君命駕當不俟此別諒非久毋庸摻征袂  
送張定叟尚書鎮襄陽

武部尚書張公出鎮襄陽士夫莫  
不惜其去昔韓昌黎送鄭尚書詩  
韻必以來字祝使成政而來歸疾  
去而願歸蓋人之至情也而公自  
受隆委謂邊事非可趣辦願加久  
任庶有成績憂國而不為身謀聞  
者壯之某嘗陪郎省餞別分韻得  
壤字未能措辭維又隨西蜀諸賢

之後始得詳聞臨遣奏請之言被  
酒夜歸亟述長韻

公家忠獻公勲名照穹壤南軒傳聖學後進斗  
山仰尚書天分高百聞真朗朗日坐四益堂濡  
染助涵養小出輒驚世發譽自英蕩兩朝倚才  
辨三接承睿獎堂々尹京手風采漢張敞九街  
寢桴鼓終朝清訟玷汙流化清溝開市鋤巨駟  
鈴齋晝無人士友厚吾黨政成化自行談笑揮  
浩穰皇家重闔寄拊解勞注想頗牧起禁中帝  
曰汝其往人多惜公去地位切台兩惟公不擇

地引義猶慨慷  
詠度更周詢千里  
若尋丈再拜  
受臨遣因得進忠  
說邊臣固多事  
備禦當素講  
要湏久其任百弊  
隨剋礮願假臣歲  
月表裏如指掌  
人材固不乏第一  
戒欺固樸拙勝巧  
心好佞寧木彊願求  
忠信士枉直謹誅  
賞更湏寬轡策奏  
請應如響上問卿  
何先安靜最為上  
憂襄漢間吳楚欠  
遮障公因論形勢  
衰到遜抗是時晉  
在洛武昌勢相向  
是為必爭地南北  
謹隄防今雖居上  
游事与古殊狀狂  
虜綴歌來無處可  
傳餉况今三埵靜  
皇靈方遠暢与蜀  
相倚

角國勢自增壯  
尚期效尺寸才  
踈意非廣忠肝  
氣凜秋旻足排  
蕩上喜憂願寬  
趣行開玉帳捐  
金示優寵諭賜  
煩上相惟公最  
得士離別俱  
惘薦紳紛祖餞  
直歌傾家釀賦  
詩馮胷臆一  
一成技養家穀  
与國事負荷有  
餘量邊頭十萬  
兵公臨如挾纊  
吾聞胡運窮群  
酋敢爭長不載  
將自焚前轍有  
在場當為不可  
勝有和謹毋倡  
千載羊叔子制  
敵恢天網行將  
友斯人山川固  
無恙備成撫机  
動應煩護諸將  
功高歸未晚會  
見登彌亮他時  
名父子繼踵凌  
烟像

送鄭惠叔尚書守建寧

十五年前送別詩道山持節向江西今年又見  
送公別大夫擁麾鎮閩越向來惜別固已汲今  
日摻祛尤動心尚書自是第一人氣義相許披  
曾襟南宮五表平明入列辟傳聞俱聳立 壽  
皇聖孝冠百王三復高文天為泣擢處螭坳寵  
敷新果然百日掌絲綸拭圭修聘稱應爰握節  
不撓威殊鄰直上銀臺尤振職李藩氣槩時批  
敕 嗣皇銳意新百度筆端真有回天力星辰  
聽履冠文昌急流勇退驚朝行望之正欲試馮

翊長儒寧肯薄淮陽孤拙自憐銷壯志三入修  
門空負媿薦人不進終不已獨賴當時言有味  
公在猶歎一居州公去無人為王留公乎行歸  
佐天子肯作管晏卑微休

送蘓壽甫少卿赴潼川漕

老坡送江直入海君今歸尋江之源外臺去鄉  
君不遠為持使節臨潼川君家世四海聞單  
于一問驚胡塵歸來便合上清禁胡為日念橫  
峨岷賢哉群從傳家風夕郎名節世所宗諸卿  
亦復載清德况君又似尚書公 壽皇念旧久

更深聖明親擢傳玉音君歸寧能及黔突定應  
名駟來追尋清猷入蜀携一龜君今教鶴同載  
歸他時未免蕙帳怨人在西清鶴自飛

分韻送孫從之司業使湖南得千字  
夫君靜而敏人十已則千讀破萬卷書操筆思  
湧泉古事與今事一採本源蚤蜚場屋散作  
史志益堅竭來上清班漢庭誰在先雍容行必  
書史館躬繫鉛片言寤明主立使登諫垣拳拳  
憂國心傾倒十三篇司成天下選歸志已浩然  
赤日送妻子襍被尋谿船諸生慕陽城欲挽不

得專竟持湖南節征袂何翻々憶昨忝同登于  
今三十年朝行喜相會終恨非官聯請益殊未  
饜勿々啟離筵始以長官來々以繡衣還書生  
素安分豈問却與前第惟公輩流自應留日邊  
德星聚南楚予環當茹連事懃有閏繫臨岐欲  
無言

送王恭父倉部知洋州

天清無雲秋氣明好風叢桂傳芳馨乃于此時  
送君行江空日短難為情蚤從尔川馳大名眉  
宇瑩徹春壺冰語輒傾倒地平大篇小篇韶



鈞鳴 壽皇一見喜不勝璧水道山照群英潼  
川題與遠有轂痛洗鹽筴疲民醒 天子呼來  
再登瀛典領著作承明庭絕域往陪蘓子鄉馬  
上談笑胡人驚歸來期君侍西清胡為西去謀  
專城士友重嘆君不應視此進退秋毫輕洋川  
風物天下稱文翁流詠人載賡當時猶待群政  
成君今未到意已傾岢峩大艣秋江澄圖史萬  
卷鷗與盟殘編斷軸恐飄零教葦裝潢手不停  
我亦重來預彩纓三日不見鄙吝生况此摻祛  
將長征欲挽不留鴻冥冥賜環勿殫万里程江

山多助筆縱橫黼藻王度扶中興

題范寬秋山小景

山高最難圖意足不待大尺楮眇千里長江浸  
橫翠畫家雜雲烟懞恍徒意會苟或森三尺便  
若俗子對此畫格律嚴興寄獨超邁洗眼映窓  
明妙處乃不昧流泉見原委著屋分向背推車  
度危橋指路向閨隘輕舟最渺茫浦嶼如有待  
山稜瘦露骨汀州橫若帶木葉黃欲脫秋容儼  
然在霜餘無片雲歷歷數沙界搜尋因力疲敢  
賦無可奈近山才四寸万象紛納芥敢識無窮

意聳翠更天外

江西李君千能、和墨及画梅良齋  
許以三奇而詩非所長也

游藝無小大要皆知本原後人率意作終當媿  
前賢老潘妙對膠法後玉局傳或假季心名室  
掃千鐙烟補之貌梅花踈瘦仍清妍折枝映月  
影真態得之天李君信雅尚二者將求全諸公  
競稱許試之乃誠然江西有詩派皎、俱成編  
茲事未易窺屬君尚加鞭

分韻送盧國華福建提刑得華字

盧侯場屋散天馬騰渥注殘膏沾後人奇芬吐  
天葩來踏九陌塵去種河陽花向來再去國盛  
山建高牙平生長者譽靜馬語不諱古井絕微  
波璞玉無纖瑕使星照蜀道惠愛流三巴吏姦  
賴刮磨民瘼煩搔爬田里誦盧公兒童知國華  
白首尚郎潛坐曹事如麻翻、擁輶車去、向  
合沙朝行惜君去舉酒相邀遮共登獅子峯巨  
石臨吟呀却來登湖邊野梅訪萌芽老柳掃黃  
葉枯荷蟲寒茄基枰戰文楸醉帽歌烏紗伊昔  
送君行相去万里賒荷君遠寄書得、來東嘉

一見又成別感念成咨嗟羨君徑褰帷往戍不  
待瓜先尋上水船何殊泛仙槎作粥喜奉妙上  
冢仍過家此計正未踈雨恨成天涯尚几或留  
行船鼓毋庸槳

題老融画牛溪烟雨

暝烟吹雨冥冥兩牛半渡深清京塵久汗巾履  
頗思歸濯吾纓

慧元画寒林七賢

旧有唐人出游圖謂宋之問王維  
李白高適史白岑參六人多画七

賢不知第七人為誰或云是潘道  
遙然未見雨據病起坐攻媿齋元  
公忽作寒林七賢相寄余方夢寐  
故山見之灑然戲作數語謝之

群賢俱詩豪世代不同處安得寒林中聯鑣睇  
相與誰欵創妙意臭味無今古吾聞顧陸輩寓  
意或如許桃李並芙蓉雪中蕉葉吐元師老  
融淡墨掃風雨作此寄攻媿歸興渺烟渚旧六  
今則七未知果誰與我款送之遊詎敢廁儔侶  
画我往執鞭欣為李君御

李文綬和所贈老融詩復次韻為謝  
鄴侯挿架書最多筆力雄奇天所命万人海中  
深閉門理窟搜尋到幽曼我詩無律如山謳形  
穢豈堪珠玉映時：歸夢入故山曳杖松間記  
投暝因君佳句撩秋思便欲歸尋田三徑兼旬  
足痺不良行况復炎蒸如釜甑夜來一雨洗河  
漢簷溜涓：清入听晨興剝啄誰叩門乃有同  
轂喜相應讀之恍若濯清風自覺昏眸怯明鏡  
伊余何幸點班行結交往：多名勝夫君平處  
願清新解道澄江如練靜從今我乃得四友不

特官梅動詩興推枕裁詩謝高致扶僊搖毫心  
靡定日聞讀檄愈頭風今賴長篇起衰病

次韻六和塔秀江亭壁間留題

江外參差列萬山我家深在萬山間好山正不  
用錢買但要未老身先闢長江比愁終似少江  
水能回愁不了扁舟何日過西陵鄖山佳處吾  
歸老

跋袁起巖所藏修禊序

悵望當時真蹟臨摹所在支分千載但稱合作  
誰能有感斯文

定本為世第一此又在定武前今日錦標玉軸  
向來不直一錢

送陳君舉舍人東歸

皇天生人物千載非偶然冲和兼万人始得一  
美賢夫君乃其人：一已百千飛黃欲追風况  
復勤著鞭文陣蚤奔放氣欲摩青天短褐東海  
瀕名貫斗牛躔聞道更獨蚤自言若墜淵出登  
龍虎榜徑上鵷鷺聯中間兀流落清湘窮汴公  
白首始為郎一見意已傳登瀛上麟臺授簡游  
兔園擢為柱下史遂居紫微垣去天真尺五朝

細賴扶顛龍樓闕問寢万口爭進言惟君最勇  
决螭頭屢直前危言破人胆三進加勳奉天高  
听亦高歸袂何翩：高風激頰波同列空慚顏  
君雖未必去一去勝九迂我欲留孔殲有懷不  
得專况我自欲去何心挽歸船嗟我生何為与  
君幸齊年先後才九日相与同氣然幾年苦契  
濶班心忽差肩荆花同代庖君恩如湧泉上房  
艸教制下房時一篇一篇輒高妙隗始媿余先  
春秋隱公傳國史建隆編周官授大旨所得俱  
未全聚散不可料餞別滄江邊君將處於陵我

耕綿上田君行無疾驅中途恐傳宣不然遂成  
別孤帆渺風烟夢竟不可制隨君墮中川

次韻趙子野石城釣月圖

石城江頭可憐月曾照六朝清夜臘古往今來  
知几何長江滾滾蕭蕭葉謫仙去後詩盟寒王  
孫詩瘦清癯詩情浩蕩坐無奈扁舟咲把磻  
溪竿江平風輕波瑟宿靄卷空天一色東風  
吹句入長安一卷風流坐中得初得神意清再  
讀胸次平回頭明祗如故世上興廢徒紛更  
想君一葉方掀舞夜靜水寒誰與語船頭有酒

且孤斟莫向金陵重懷古

成溪道中

寒潮高于埭黃流濯西河人牛力俱壯相與衝  
流遇潮落勢回禦轉權依業阿暮靄起平楚陰  
雲翳寒沙夜分潮復上櫓聲相軋摩大江渺無  
津不知身在何餘生一虛舟兀然聽風波吾親  
白雲下况尔方臨疴遠遊非吾事歸矣毋蹉跎

哭表弟汪去偽墓

內弟幼而敏抗志欲決科一行試曹掾吏才猶  
患多謂當為時用吾在如命何通籍已報阻入

幕終嗟詫我生依外家侵尋閱義娥視君如同  
氣竹馬轂相和少長聯研席詞場深琢磨相期  
到晚歲杖履俱婆婆安寧知五年別君隨東逝波  
憶同戍溪行我馬君乘羸馬駕費一千駕羸已  
倍過重来意慘愴樹擁山嵯峩嗟君父与兄相  
望空山阿宿草埋白壁寒風撼林柯沉吟痛疇  
昔有淚如懸河

次韻蔣德要三徑

居山或稱因得閑乃賦謫我樂靜方退來作三  
徑客西山致朝爽膏肓在泉石况當秋空淨萬

里看一碧

吳參議達觀齋

君不見大鵬与鸞鳩自適俱是逍遙遊又不見  
大椿視朝菌一修一短終朝盡况乎秋毫為大  
泰山小莫壽殤子彭為夭漆園老子超衆作立  
論雖奇定非矯鳧脰徒短鶴脰長蠻觸亦能成  
戰場譽堯非桀兩置之讀書博策俱亡羊世人  
顛倒名利途躋攀分寸爭錙銖河伯猶驚北海  
若井蛙醯雞何足誅試同萬衆走城市躍馬途  
行分賤貴却登高處望塵中但見紛紛如聚蟻

暫高猶尔况真高神游八表非矜豪寧能高舉  
去人世勿以役、随滔、是知達人有大觀蝶  
夢為周聊自玩脩然無入不自得處若終身仕  
成漫吳戾晚到東海濱飽諸世故無戚欣相送  
一咲成莫逆似知我亦個中人

送姜子謙丞於潛

處則有超蓮出則將哦松眉宇無一塵出處皆  
雍容君看妙蓮花本出汗泥中兩松痛歸溉下  
有簿書叢汙潔无二致喧寂本亦同於潛今畿  
邑蜀道万里通至今存古意民風尚醇醲一邑

既當問尤宜撫疲癯藍田文最高後學仰韓公  
彼言蓋有激昧者但稱工成業漫不省丞哉豈  
真聾姜氏太嶽後夷門幕家風教子延名師列  
碑多儒宗宮庠既開荒書種慶雨鍾撫桂双枝  
秀益見筆研功後生日加勉衣鉢傳无窮君才  
有餘及杜行氣方充功名此推論勁翮看摩室  
我歸幸同社棊酒時相從尊前不忍別吟愁夕  
陽春我家老揚州五記有遺蹤向來耕織圖為  
煩訪溪翁

送從弟叔韶尉東陽



阿連少也癸孤立生氣馘壯年淬詞鋒傾心事  
鉉槩膠庠困虀鹽世科終穩占再興蘭桂堂尔  
祖真不忝况將尉東白士友尚歆豔惟我爰子  
溪老矣猶不厭固知為子喜頗亦動吾念贈子  
當以言苦口當針砭此色子旧游歷々教行店  
棠陰見郎君遺老喜窺覘其民景服義情偽靡  
容掩莫恃采棒威要使幕中塾子文多立就詞  
采更華瞻吾聞恃俊者塞門差反玷前賢景加  
謹臨用更重檢他時可待取天庭得錦帙吾家  
有素風耳目久濡染毋庸慕豪舉助廉先以儉

洎酒更宜戒平地有溪塹酣暢當有時勿習盃  
激灑將論將毋過高斯言却防玷立節毋務奇  
躡等恐成借外物思過分檢身但多欠勿嫌一  
尉卑封清尚為僚仕途固嶮巖大要進以漸不  
須苦求知真知奏應剡向來湖海豪四十可收  
斂寧為處囊錐莫作露刃劍勿々摻祛別魚鮮  
酒釀刮目待子歸罔俾吾言驗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三

四明樓 鑰大防



古詩

送制帥林和叔歸

使君一何清鶴骨天与瘦少年場屋韜六藝飽  
芳漱一行起作吏而立已不苟立朝凜大節論  
事几反雷發言必辭國平正無矯揉藜藿為不  
採風采照宇宙出入有本末眼見凡三就來不  
為苟合薦名乃結綬去亦不好高三宿徐出畫  
天官豈不貴陳義堅素守贛川嘗報政復來守

鄧鄮不求赫：名實出龔黃右情偽千萬端到  
眼輒空透撫民過嬰兒閭里息爭鬪姦昏及強  
吏時用霹靂手人誦南山判情通理亦究六邑  
俱帖靜祿贊不容口律身至嚴冷無能掣吾肘  
吏事精且勤呼燭侵夜漏公退入家塾諸孫後  
來秀吏卒不識面雒誦出憲牖幾年南塘路來  
往困僵仆一朝平似掌行歌紛老幼公心信如  
水古井波不皺榮觀處超然軒冕亦何有翩々  
欵賦歸排雲屢騰奏廟論終不許斯民方借寇  
上心重閔勞祠官向廬阜闔境極攀戀人々懷

杜母君者卧轍人誰能使奔走挽湏不得留百  
拜願公壽老我幸同朝傾蓋已如舊聯事東西  
省交情久益厚我歸公亦來門戶託雲覆黃堂  
間參語惟我甥与舅揚旌鳴鼓吹賁此蓬華陋  
清談不及私翁歸况不受義命孰不知踐履或  
差繆惟公見善明力行真耐久有時相与言心  
同蘭茝臭摻祛寧忍別追送列觴豆公雖不好  
飲勉為引醇耐公去我亦隱菽水翻綵袖花溪  
渺何許望々幾隻堠千里共月明懷人重搔首  
惟應折梅花臨風為三嗅

賦揚州伯父海檜

潜虬拔地徑天矯騰拏勢出青天表為問 向  
此中蟠坐閱春秋昏復曉團團圓蓋月輪平矗  
蒼叢衆星小枯槎當面結生香外有霜皮細  
勻遠乃知造化有神巧散作樛枝窮樹杪雖非  
直幹棟梁材怪奇樂幽窈獨秀海山臨浩  
漾駭浪翻空雲縹渺茁芽自有甘露滋弄影几  
經霜月皎崢嶸老氣本天然後生矯揉何時了  
我家揚州真好事買歸但覺千金少夜半有力  
歆負之護持和璧終歸趙徒來寫照無髣髴画

我來青邊喜字於此及佳句

二頁心大り

師欲快毫端掃解衣盤礴意慘澹卷起生緇色  
徒悄我來青邊立寒峭自憐氣与秋天杳倚筇  
一笑賓亦歡開尊相与傾清醪謂當好此如好  
賢為君三復緇衣篇時來前看不足終待結  
屋平湖邊

跋蔡北海扈從書事詩

晋陽固自有高共奉天豈可無宣公當時扶日  
滄海東尚想健筆驅長風指揮諸將如奴童中  
興内相當推功断碑毋庸詫詩工制藁具在鑿  
坡中

送萬耕道帥瓊管

黎山千仞摩蒼穹，獨在大海中。自從漢武置兩郡，黎人始與南州通。歷代更革不勝計，唐設五筦如邕容。皇朝聲教久漸被，事跡全有中。華風生黎中，居不可逆。熟黎百洞蟠，疆封或從徐。聞向南望一粟不見波，吞空靈神至。禱如響，吞征帆飽掛輕飛鴻。曉行不計几多里，彼岸往夕陽春流。求大食更天表，舶交海上俱朝宗。勢湏至此少休息，乘風徑集番禺東。不然舶政不可為，兩地雖遠休戚同。古今事變無定論，難

源在方改琉球否詩

心之

空白二字擬補追到隆詩定

否則竟刪去第惟逐方之句可

信捐之與楊雄四州隅分各置守瓊臺帥閩尤尊崇高牙大纛擁方伯鼓吹振響驚蛟龍漢家威名兩伏波盧丁以來幾宗工衛公精爽尚如生妙語况有玉局翁史君吏事素高了明若古鏡摩青銅叱馭行不作難平生惟仗信與忠布宣王靈万里外益使向化來蠻貊第惟遐方習疎慢政化要當露中能見越王石自

然心服今易從頑獷未率宜以漸勿示駭政先含容平之策用定遠下之考書陽公吏臣生長固安土尚當摩撫如童蒙屬僚宦游豈得

巴士多失職悲途窮名分尊卑不可紊更念何  
處不相逢官事既了尔無間可使和氣俱冲融  
鄉閭惜別情所鍾臨歧為傾琥珀濃手遮西日  
念遠去欲留奈何鼓逢々願君穩度三合溜早  
歸入侍明光宮

寄題高汝一少卿識山堂

廬山之高誰不識歎識其真了難得往來山中  
最親切嶺為橫看峯是側曾從彭蠡望山外識  
得山南昧山北山體如一本不動人苦求之愈  
多惑君構一堂據湓城香爐五老皆嘉賓莫問

前後与向背面目還君多識真君今与山如故  
人慎毋忽作白頭新堂中燕坐靜且壽君其于  
此知吾心

侍仲勇同諸表游山

來游大梅山涉山知幾重平行十仞岡俯瞰他  
山峯一步一步高勢欲凌虛室左顧九地底棲  
臺鳴鼓鐘蓬萊反在下直恐船引風又疑海水  
竭洞見馮夷宮行々愈就順故步尋苔封十年  
舊主人相對如夢中清談虛閣上坐到夕陽春  
年來頗畏影製寸暮冥鴻入山非不潑猶有行

人踪安得更深處尚友荷衣翁未問梅子熟寧  
能噉青松庶幾適吾心餘生得從容

### 大梅山

此山名大梅驅車入山麓試問山中人山名竟  
誰屬禪家開道場為說梅子熟仙家指為岩曾  
此隱梅福或云古有梅其大蔽山谷至今二梅  
梁靈響皆其族他山抗驚湍禹祠橫殿屋三者  
尚誰憑禪師有遺族餘皆不可辨安得究圖錄  
但愛山又山喬林間修竹

### 金峩漱石亭

溪聲真是廣長舌歷劫談空殼不絕不知來自  
何處山一意傾東忘萬折我欲漱石向水濱無  
奈齒牙搖落頻夜半寒殼到客枕只疑殼是枕  
流人

### 寄題台州倅廳雲壑圖

頃年登臨赤城裏江遠城中萬家市治中寄我  
雲壑圖快讀新詩眼如洗回思歲月如星流念  
：飛空尋旧游披圖哦詩想幽致直欲携筇上  
山頭聞有於菟在岑蔚晚徑寒鷗敢翔集几年  
榛棘蔽甍鼉一朝絕境從中出細路雖非五達

康索回自覺阻且長萬壑風烟開絕頂一丘曲  
折于中藏老砂射日銀星烟梅峽含風襟袖冷  
千巖高下各異狀如障如鋒亦如領天景須憑  
意匠營山不在高仙則名規撫已定力未暇他  
時會有滕王亭風浪隔闊天垂幕安得扣問親  
剝吟 詩夢到故山川睡美不知鐘鼓傳

王原慶新遷居南堂以古風求馮恕  
齋二大字并石刻次韵

三槐諸孫有奇士才高特未遇時耳作詩猶能  
脩衆體短章大篇仍雜擬解紛便掉三寸舌隨

陸蘓張何足比鵬鷄猶未離風塵蛟螭尚尔蟠  
泥滓平生曳裾向侯門豪傑聞風親瞻企只今  
交游亦凋落凜：一身嗟獨峙槐陰滿庭渺何  
在久寓瀛壖成故里瀕湖小棧太孤露何殊玉  
川洛城裏迹來深入作郊居高屋好山成二美  
未能拔劍斬棲蘭几款袖椎摧晉鄙便將拂袖  
武陵溪誰能著脚長安市西門性急佩柔常柳  
子氣高戕曲几衡宇全似歸柴桑茅茨大勝居  
僖耳我詩非工字尤拙荷子愛忘剛見喜夜來  
綴筆寫恕齋自笑黔驢技止此更求古刻訪少



作頗記醉中曾諾唯舊書紛沓費搜尋魚鱗未  
開塵事起呼童卷送三教軸僅可障風同故紙  
新詩鼎來亟予和顛字敢追張長史不須更投  
苦海中一咲以還隨棄毀徑須携酒登南堂朗  
白駒三四章詠

又次韵

投老歸祿前進士時与田夫相汝尔淵明賦歸  
何敢望曼容自免差可擬門前爵羅真可設老  
圃灌畦聊自比怒齋空洞最相親咲談頗覺清  
無滓時、過我共銜盃望、不來予為企丈夫

未遇困泥塗誰識鷺停兼鵠峙方期後容結詩  
社相与浮湛向閭里一朝別我欲遠游歌入桃  
源溪洞裏為言丰隱故偕行一子風流真僂美  
向来早有四方志行盡東南到邊鄙只今名利  
遂两忘争心無復于朝市祇有哦詩興未闌連  
得新詩照塵几調高韵險不易和白雪陽春驚  
俚耳年登六十鬢未斑乘興一行若可喜宗盟  
莫逆素相忘並轡咲談無彼此湖海豪氣儘收  
斂以恕名齋几一唯匆、摻祛不得留卮酒未  
乾人欲起寄轂丰隐不容言空有語離書滿紙

歸時賡和必盈箱，寫盡山川詩作史。送子才歸  
溪閉門莫問是非，并譽毀但期遠歸。六升堂西  
湖仍訪老知章。

送鄭楚客司法之岳陽

先言作賦真八吟，高處獨步無古今。少從三山  
來，四明一群士子多青衿。我嘗學仕六七載，膏  
馥沾白資之深。竊名文場掌帝制，至今不敢忘  
指南英。二子俱秀爽，遺以一經無贏金。長公  
奉母上巴陵，念遠去因論心見君詩。編筆雖敏  
三嘆未見朱弦音，海濱縻皮幸解組。未知宦

誰 勝負清新想歌脣，僵卧一榻上執熱難  
屈伸。斐然中前盟，余將踵後塵。

史清翁次前韵覓酒以金川玉友一

枕瓶西安酒一斗送之次韵

社中日相從，此意豈不真。其初定要約，深期往  
來頻。今年苦多故，孤負四郊春。清和到新秋，其  
間足良辰。而我獨抱疴，未能會嘉賓。定人得玉  
友，風味尤可人。思与君痛飲，款招復逡巡。忽焉  
得新酒，亟遣徑入唇。别有酒一斗，併使君意伸。  
我雖不敢嘗，為洗胸中塵。

陳天成用東坡趙清獻高齋詩韵賦

適齋次韵

二公晚辭軒冕勞兩齋莫辨適與高嘗登雲山  
仰清猷平地著屋山周遭白頭日過適齋下釣  
游尚想隨兒曹方從家舅與俱隱野鶴誰能鳴  
九臯加我數年未納祿解去簪紱甘同袍世間  
此事要識破差處不可容一毫穎川尉仙賦長  
句教寸之管煩君操歆追險韵繼坡老詞峯犀  
銳真吹毛舅家見詩勉續貂長松相倚慙青蒿  
我今無復望祿仕不應招我更由教

送元衛弟赴長亭鹽場

阿連生而秀二親所甚愛仲兄勤拊養遇事輒  
加誨幹蠱靜而辨習次無卑隘今焉職宰盆官  
宇臨渤澥毋謂官為小要使所居大毋言才可  
了檢身到纖芥我家門戶重衣冠綿數代當以  
誠心求手親勿自懈亭民亦良民孰謂居無賴  
官吏既擾之兼并責逋債熒波亦良若樂歲色  
猶菜輸益不得錢何以禁私賣所在積蠹久良  
法浸多壞吾聞不無術更當審利害熟視不為  
謀室餐媿難蓋不應行一切遽使絕稱貸富者

能寡取倍息久仍在貧者庶少寬公私可緩帶  
母年登九十家居幸康泰其家不從政禮經有  
深戒幸子去不遠時、可歸拜小別不足惜輕  
舟送前邁

送從子沆宰鄖鄉

小阮幼鍾愛長乃遭百罹風木既深痛棣華更  
纏悲雨賴有吾子獨立守家規上有門戶託傍  
有孤与嫠忽為虜國行沂江秋為期冬涉与夏  
漲漢水足險巖慘祛送子去風帆不可羈城中  
楮為幣邑下尤可知定知公事少不必事作為

用智正惡鑿大道本自夷家無壯子弟宗族各  
天涯幸有知己人方且把一麾四海皆兄弟官  
寮善待之眠食謹調攝家務須自持俸薄用宜  
嗇無使實漏卮此別動深念無忘故鄉思一書  
抵萬金時寄賓鴻歸

送高仲遠赴滁倅

高氏在四明于今為清門貳鄉道素高夫人德  
尤尊子弟盡恂、夫君更春温昔年奉慈親定  
省嚴晨昏今日當門戶友愛深弟昆伉儷信緣  
合端良由性根門中有孤嫠極意均抚存与我

親兒女次第了嫁婚不可解于心肯自以為息  
不言而躬行後生熟見聞諸郎已秀發穎異有  
佳孫鄉評共歸重內外無間言公勤官業廣所  
至治不煩仙舟何遽西行、佐侯藩環滁皆好  
山風月當平分醉翁與樂全遺蹟今尚存况有  
賢使君易鎮方比轅公餘陪嘯咏相映如瑤琨  
生來仕平進自此未兩轄後兄今昂貴鰲禁兼  
掖垣君其繼英躅復收旧青毡老我得投閒頻  
年接清歡同社摻君祛忘々傾離樽梅風吹溽  
暑祝君尚加餐

秋雨兀坐王原慶携孫吉父菊花唱

和見過有分遺之意次韵

五載杜門居海角無復翻堦賦紅藥自憐荒徑  
菊猶存夕餐空待秋英落眼明喜見綠叢、始  
也抽芽今滿握扶筇著意養孤芳荆棘旁連細  
開斫天香入骨徐吐芬中有秋風非外鑠傳聞  
南堂有佳種願過屠門思大嚼頗亦有意欲見  
之此意未容兒輩覺乃知使許移芳根不止園  
官供小摘要令壽客來駢肩何用潭水求延年  
有時採之東籬邊不覺南山在眼前淵明千載

幸同調老我此際方悠然西風吹花日夜急散  
金坐看開田、兩詩先到衙門下思向平臺尋  
戲馬從君九日去行樂莫為登高淚盈把

送王粹中教授入蜀

王粹中教授赴新蜀帥尚書黃公  
之招万里有行古調一篇贈別因  
誦所聞以求益雜然陳叙不暇較  
工拙也

萬山四塞圍平陸大為閔中次為蜀我生東南  
未曾到蜀士游從聞頗熟自從襄陽上峻途高

歌登天下臨谷女媧大山塞空虛麻綫名堆千  
萬曲行人一升鹿頭關下瞰平川如画幅、員  
二百四十里、出萬縉民日蹙向來陝西五路  
兵退守諸關疆地促計臣權宜重增賦民力尚  
寬隨所歆尔來因仍七十年鬼不輸錢無雨粟  
民生哀哉不堪命外若富饒中不足益梓尚有  
繁盛風夔峽窮民凡比屋惻耕危獲俱稅租飲  
多稊稗無嘉穀朝廷謀帥弄印久宣諭尚書剖  
符竹尚書當今第一流翁婿相望冰映玉貽書  
挽君為此行古人義槩非流俗君亦慨然挈家

去摻祛未免再三祝君行豈為溫飽計一舉高  
飛快鴻鵠丈夫生有四方志登覽山川非碌碌  
頃為假吏到燕山未行先取山徑讀所至訪尋  
多得力中原至今在吾目北征西征昔有賦何  
肯後行空逐々子西嘗因過峴山遐想羊公歎  
相沃閔右放賣眼拔鋌表留卒使癰潰肉試推  
此意向前去到處前人有遺躅五丁開山果何  
在贊皇籌邊言可覆劍門石角皆北向雪嶺界  
天望身毒高皇將臺在漢中武侯八陣留魚腹  
棧閣繩橋世稱嶮威茂渡竿耒夷族李冰離隼

如底柱大寧鹽泉若飛瀑四路尤多未見書買  
歸何止三萬軸黃公次功蜀檮杌石湖居士吳  
船錄若宜預考經行地却隨所見書之牘幕中  
便可資籌策遠業因茲增蘊蓄又聞渡瀘不在  
瀘南在沉黎邛崃九折是君家世尤當知藝祖按  
圖揮玉斧大度河外等棄之本朝獨無南詔患  
一語決定無敢違成都郡庠千白袍後來之秀  
日益竒周公禮殿歸然在画像盤古維宓犧春  
秋奠謁用旧樂想見節奏并威儀談經酌史各  
專門學問可以相發揮康節遺書有傳者不諳

師問窮精微先天僅得十二三  
轂音律呂無由窺更有異聞多  
細事試因餘暇質所疑青城大  
向訪仙跡晉賢多交窮峨眉街  
名碁盤路九達江號濯錦如汙  
池古栢參天二千尺水滸昂立  
三石犀藥有珂具說尤詭字書  
不見楫與禮金堂鸚鵡掃孤塔  
蒼溪橘柚五出裨嘉陵梵像為  
最巨閬州城南天下稀少陵入  
蜀往來久須行万里方知詩我  
慙寡聞言又拙君其更為加詢  
咨老我無復為世用但當杜門  
待君歸期未知果何時寄尺楮  
寬吾思

山行歸來喜栽新竹

平生好看竹每見覺相与小大或  
疏密一一皆媚媿恨無地可種  
雨至造竹雨近方闢門徑得地  
尋丈許乞憐栽百箇參差正當  
戶天公有老眼惠以三日雨山  
行不厭泥但喜竹無苦歸來報  
平安翠葉多楚楚不妨來子猷  
奚必希蔣詡何當遠扶踈歲寒  
與君侶

小溪道中

晚出城西門循牆過南境夏橋日  
沉輝沈店月成影納川路遙賒  
水聲冷敲枕擁衾稠樂



此寒夜永

醉題魚屏

五千買得見屏風  
白魚相逐菰蒲中  
俊尾撥刺有生意  
旁人未易分雌雄  
屏後諸孫更雍容  
濺々無教迷西東  
我雖非魚知魚樂  
々處未必魚知儂

范牛

人間吾何愛一牛  
范仙真筆倍風流  
繩牽雖未如自放  
猶勝更著金籠頭

白醉

陶內翰清異錄首載開元時高太  
素隱商山起六逍遙館各制一銘  
其三曰冬日初出銘曰折膠隲指  
夢想炙背金鑪騰空映簷白醉余  
愛其言取以名閣陳進道示惠大  
篇次韵

處世難獨醒時作映簷醉  
年少足裘馬安知老夫味  
天梳与日帽且免供酒事  
謫居幸三適得此更慚愧  
向來六逍遙特書見清異  
君家老希夷相求諒同氣  
曲身成直身朝寒俄失記  
醉中

知其天不飲乃同意書生暫竒溫難与純綿麗

贈范緯文秀才

括蒼范牛自題云中興道士范子  
泯異人也淳熙間武昌羅端良史  
君遠竒詩篇有贈畫牛范秀才一  
詩愛玩不能去手時々誦之以寫  
云亡之悲今十八年矣有范緯文  
叩門初談風鑿旋及墨戲事自言  
視子泯為大父行羅史君贈詩即  
其人也既試其說艸教語畀之

中興道士以牛鳴淡墨百果尤著殼妙入神品  
仍有靈我不識之欽其名曾得烏捷兩橫軸又  
有石榴才一幅武昌使君舊寄詩末言秀才乃  
其族忽有緯文來歛門自言真是當家孫口誦  
羅詩若翻水他詩歷々俱能言一見前画嘆真  
蹟願得生綃奮吾筆為作來禽對石榴一掃橫  
枝生意出我詩不工人已陳有詩豈復能動人  
為君一寫史君語更求知己如羅君

送陳表道宰南豐

与君出西郊送子之南盱子為名父子才器真

璠琦乃翁老後臣循吏追兩都益公工擬人謂  
比王仲舒積善必餘慶于公大門閭子能傳家  
學何止讀父書執喪真有聞孺慕久不渝殫琴  
不成轂而上何徐々文場嘗得雋一跌重歎呼  
通籍金閨中夷堂因少迂邑中有三曾轂名照  
堪輿士夫秀向文比屋多為儒万里此發軔胸  
中有全模將別更求言老馬從問途乃翁同仕  
出親誼崇終初以規不以頌不自知其愚民社  
非細事况此壯大區不飲第一策精神長有餘  
以此奉塵刹以此當万殊何官不可為禍福皆

在吾劇邑最為難謹畏可無虞試看悔吝者實  
惟予之辜民力久已困未免索稅租歆如古什  
一攻瑟難吹竽古意行今法自應知樂輸有弊  
勿遽革有奸毋亟鋤責已重以周檢束到錙銖  
兩脚踏實地處事隨精粗頑不在斯民猾不在  
吏胥苟以明恕行久之定交孚為善無近名實  
著名与俱飲啄信前定富貴不容圖三年報政  
成明時其舍諸老我世無用情親昔自疎盡此  
一盃酒惘然慘子祛相依忽成別加餐意何如

陳天成詩多和東坡韵茲因寄喜雨

詩走筆謝之

一春垂：困多雨雖曰如膏反成苦自知潦後  
必成旱果見久晴天不雨連旬不雨已嘆嗟滌  
：山川雲不吐未聞鶉鳩鳴屋角但有蚊蠅爭  
振羽一梅亟望：重梅早魁為妖無術禦閒居  
憂國徯雲霓夜：三星正當戶君王側身嘆涼  
德雲漢之詩無媿古避殿減膳率以躬責已縱  
囚真有補史君精禱盡誠意千里歸心稱杜母  
四郊神物招蠅蚋所在疲氓如手撫風伯在今  
誠可訟已聞石燕空中舞時：小雨慰人心渴

賢普以君及以贊普語正

六月八日

丸流膏僅兒乳傳言望日當通濟老巫已得靈  
神語霈然三日果應期靡神不舉誰為主河流  
頓已復舊痕良苗喜見興南畝中宵愁念不成  
夢摩挲便腹眠清午從今一飽便可望坻京行  
見曹孫庾陳侯忽就春容篇徑遣長須入城府  
嘆君健筆今已老不艸勅書招賢普坡翁相去  
已百年時出新詩追步武

六月十六夜觀月翌早紀所見成長

謠

海雲湧立隻鐵山明月正在山中間初疑漢陂

藍田出水面又似長風吹度玉門閉須臾雲過  
月愈上太虛點綴後飛翻白衣蒼狗不足究千  
變萬態俱可觀忽焉橫卧如蒼龍驪珠額下光  
團圓山河清影見歷々桂枝扶蘇若可攀夜深  
醉倒雞鳴起光景不類居塵寰長庚曄然朝曦  
發望舒猶挂西林端我歌呼吸晶華駐朱顏左  
有金丹右玉丹昔聞西曜在天如磨蟻日行日  
止一度慳太陰行速朔必會金餅旋復成弓彎  
八卦萬物盡閤繫歷古不已真跳丸急景恍恍  
難控搏但見霞彩生爛斑老我已復卦氣闡學

道無成空自嘆不如安坐委天順一聽運化更  
循環

### 它山堰

它山吾鄉絕境也屢游而不及賦  
近過其上得前四句而歸季夏鬱  
蒸午寂無事因足成篇寫罷長哦  
遐想勝地寢覺風生兩腋汗垢俱  
清比之陵陽吟語尤為消暑上策  
也

它山堰頭足奇觀百方雷：穀不斷誰把并州

快剪刀平剪波瀾成兩段四明山深水源遠衆  
壑會谿長漫汗滔天狂潦不少留馮入長江勢  
奔竄賢哉唐家王長官欲圖永利輸長算想得  
慘澹經營時下上山川應飽看四編千嶺相屬  
聳惟有茲山擁東岸遂于此地築橫埭截取衆  
流心自斷斟酌利害不全取高下參差僅強半  
水大十分七分入江徐挹三分供溉灌支流淤  
穿郡城脉絡貫通平且緩旱時反此水亦足坐  
使千年忘旱暵無窮廟祀報元功像設森嚴人  
敢玩梅梁天矯有冥助大患于今尚能捍前輩

所作多神靈日月真成赤心貫後人小智或更  
易費盡工夫隨破散河堙盡浚謀不集堤斷河  
傾流甚悍富民縮手人受殃仰望古人重興嘆  
老木號風波甚碧画屏俯仰丹書煥更湏積雨  
看驚湍濡足褰裳何足憚去家不遠時一遊短  
艇垂綸流可亂八月倘有仙槎來便欲乘之泝  
天漢

林復之求僧陳君舉為寫山谷与俞

清老詩而和之次韵

掃墨氣何銳為德意何闌勸沮皆不可要惟心

所安何必收澄規強欲加中冠余看餘光衣以  
次傳何難

送秦仲防制幹

秦郎相家子被服一寒士不味膏粱珍嗜書如  
嗜芟仕途樂平進欲上行或止制使護瀛需婉  
畫幕中試不避癡兒訛但欲了官事君賢他可  
及好善無与比公餘仍進學訪問無巨細片言  
苟有聞必欲窮根底一介有可觀窮閭必躬履  
老我甘投閑衡門人所棄惟若異時好時來訪  
生死淡交久而敬清談或移晷一朝語余別摻

祛不容已向來二三公頗亦同臭味去々群欲  
空今君又行矣欲歸投金瀨尚春涌東水結交  
多老蒼要路有知己青毡我家舊勉旃吹上第  
先聽傳除書使我喜不寐別後未相忘毋愛書  
一紙

送蔣德常宰鄱陽

棊社頗寥落聚會多商參矧如夫君賢貴重雙  
南金豈可無此君周旋相与深一別歸未久征  
鞍又駸々老我苦多病別酒難重斟摻祛不可  
留贈言効規箴吾聞古番君甚得江湖心官無

崇与早時無古与今古人乃能尔歛衽當致欽  
我亦一丈夫毋謂力難任未暇言偃歌肯彈宓  
賤琴明恕加撫摩細故多親臨罔密吏易姦賊  
重民弗禁飛鴉懷桑椹烹魚溉釜鬻此邦熟往  
來當有慰黎黔君能踐世科朝行佇明簪公餘  
昌遠業書讀松竹林故家未見書校讐如向歆  
時：為尋訪歸來共書滂勿以三徑荒間作莊  
鳥吟勉哉赴功名莫待二毛侵數年倘加我寒  
盟尚能尋

題家藏二画

一龍

老龍卧海沙覺未未欠伸珠光發海底闐然日  
有神画龍不画全必雜烟与雲此龍未嘗動具  
見爪与鱗一龍望見之爭心生怒嗔奮迅勇欲  
前便尔雲滿身不知出誰筆定非塵中人若非  
親見之何由寫其真雲濤方洶湧恍若渺無津  
為霖會有時正尔良苦辛乃知青雲高不如寂  
寞濱溪虞或飛去十襲聊自珍

一虎

一虎弭耳行一虎立而頽猛鷲乃天資尔相



媚嫵媚嫵尚耽々况復逢其怒吾聞宣城包今  
古稱獨步投老筆愈精利牙爪可怖方其歌画  
時閉戶張絹素磨墨脩丹青飲酒至斗許解衣  
恣盤薄手足平地踞頤眄或騰拏窺之真是虎  
捉筆一揮成神全威不露此其真是欵為我振  
蓬戶藜藿將不採何止鬻狐兔

送陳進道倅三山

陳侯少有場屋毅歲在壬午聯薦名晚年悠遊  
安里居君亦懷綬歸家庭齊年連姻更同社臭味  
相与如弟兄一朝話別歎遠去洗盞更酌歌

渭城金沙樂土宜宦遊或謂不減洛与京平分  
風月信可樂人家弦誦幾連甍惟帥閫賴閣決  
定知秋闈望陶成西都外司掌宗盟湏君共二  
為之丞勿謂為丞但虛稱亨途要當自此升惟  
君儒雅聞簪纓種學成文筆縱橫與篇隱帙了  
如響清談抒脣四座傾詩筒來往附郵傳時出  
妙語人為驚梅花萬樹照山白荔子百種輝空  
明九門雄尊盛官府三山森聳多地靈長樂一  
志書不盡平生頗恨未經行煩君傑句為摹寫  
遠寄使我心神清

送妻子謙宰鍾離

濠梁自古揚州域禹娶塗山城尚留鍾離雖嘗  
作楚縣子男之國書春秋早梁爭桑起吳覺陰  
陵失道除漢讐嬴秦屬之九江郡典午置郡任  
愈優蕭梁尤重比徐鎮高齊又為西楚州正觀  
割淮疆理失元和如水蹄石頭修阻冰篆虎書  
冊奇畫如之照譙樓浮山築堰誰與謀漫引童  
謠為激溝役工沈鐵不勝計欲灌壽陽為廢丘  
霧昏三日水怪出一決空貽千古羞上格下格  
果何在西濠東濠猶並流守邊在人不在險

阻如故事不侔元魏擁兵數十萬義兵堅守竄  
其酋向來橫澗一失據凜々重貽宵旰憂刺史  
舊帶兩城使渦口兩城今在不君侯妙年筆為  
投名位詎肯卑微休世科高挹更膺仕我抱壯  
志未足酬款効金城上方畧宦遊直到窮邊頭  
三光五嶽氣猶分故疆慨想何時收邑事不足  
煩大手往訪古今資遠猷老我無用垂多病為  
君相與數觥籌棋社冷落故人少况復臨風送  
行舟看君徑赴功名會努力自取公与侯又聞  
魚臺在近境誰知魚樂如莊周烽沈柝靜若多

暇從容何惜觀游儵

送瀟丞剡川

工部丞崑丘我生丁巳年比吾既逾冠再轉丞  
金困年齡過半百奏子哦松軒親見勤小物如  
彼少壯然受輸導行費畧不取一錢飛糠至昧  
目猶恐勞弗宣汝方壯有室行、貳剡川地近  
既便親俸外有圭田惟當念尔祖奉職固不度  
邑無不當問事、不、得專退無為避事進勿至  
侵權莊生才不才其間要求旃去年苦旱歉穀  
熟殊頗偏未知催科時何取何當蠲一十七鄉

民戶口富人烟去天曾不遠媿惡易以傳大寧  
九十餘父母俱華顛况子勤幹盡豈不深愛憐  
食祿湏盡瘁母嘆我獨賢不應頻往來恃有檄  
可沿時、寄安書何殊在目前秋賦已復近公  
餘更加鞭金壘喜接境一水通鄉船他時倘少  
病尚能勤擊鮮

送王知復宰建德

筮仕一何早字民一何遲歷、三十年中間多  
險巖宦途祇平進分寸窮攀躋最後官曾監一  
蹴黃金閨祇由能自愛風鷄甘退飛寧為紅蓮

幕往尋武陵谿親黨多勸止君去勸不宜治家  
有賢媛應門委佳兒安居捨大廈列屋間歌姬  
風霜登客路單車如雞棲勇決有如此端是英  
雄姿有志事竟成不後一年期明詔趣鶴班壯  
縣催瓜時羸得為君子否泰相因依古郡足蕭  
灑年來困征追守宰俱賢明斯民其庶幾杭葦  
歌走別有足如繫維舉酒向西望離愁渺天涯  
惟君才素高邑若不足為謂難易將至謂易後  
難支老我百念冷安能效良規猶記簿領初過  
庭聞舊詩惟畏為過寡惟勤無功虧遺訓儼如

在終身當誦之

題趙尊道渥洼圖

趙尊道制幹以龍眠渥洼圖示余

余曰誤矣本韓幹馬東坡外為賦

詩考此龍眠所臨而以後為前俾

易之為書坡詩于後而次其韻馬

實十六坡集詩云十四匹豈誤耶

良馬六十有四蹄騰驥進止紛不齊權奇個儻  
多不羈亦有頤影成驕嘶或行或涉更相頤交  
頸相靡若相語画出老杜沙苑行將軍弟子早

有轂中聞名種雞群鶴無復瘦瘡烏暮啄當時  
玉荅可媒龍復日去盡烏呼風開元四十萬匹  
馬俯仰興亡室見画龍眠妙手欲希韓莫遣鉄  
面閑西者

題高麗行者子

高麗賈人有以韓幹馬十二疋質  
于鄉人者題曰行者子接處黃綾  
上書韓幹馬表飾以綾尾以精紙  
皆麗物也聞其懷金來取因命工  
臨寫而歸之再用東坡韵書臨本

之後

竹批雙耳風入蹄霜鬣剪作三花齊相隨西去  
皆良種撼首勢竄迎風嘶丹青不減陸与頽麗  
人傳來譯通語裝為橫軸者且行云是韓幹非  
虛轂圍人乘馬如乘鶴人馬相語同呼啄中有  
二疋真游龍爬梳迥立綠楊風賈胡携金贖此  
馬亟呼工人臨舊画我詩無分到三韓寫向新  
圖時自者

跋李少陵修禊序

唐文皇之賜韓王有崔潤甫之題

為可攷若李重光撥鐙書斷然無  
能效之者其為真筆何疑朱徐開  
皇之記則已見少裴之辨開元去  
正觀未遠潤甫又職校定四部圖  
書以為最善本則真善矣辨才之  
本既殉昭陵今世止以定武本為  
第一又出歐陽率更所臨石本自  
應在墨跡之下則知此本信為冠  
絕蓋希代之寶也然考之新舊唐  
史崔湜弟液滌及從兄淮並有文

翰居清要液至殿中侍御史液弟  
滌明皇用為秘書監出入禁中後  
賜名澄如此則液為湜之親弟而  
為秘書監者滌也又宰相世系表  
博陵安平崔氏仁師相太宗高宗  
次子擢之子液吏部員外郎弟  
四子挹之子湜相中宗湜之弟滌  
秘書監如此則液為湜之從弟又  
不為秘書監傳之與表已自不同  
而滌之親筆乃尔于是知作史與

考古之難也因併述之仍賦長句  
以副少裴好古之意

蘭亭修禊永和中群賢高會俱雍容右軍作序  
亦寓尔藁艸乃致傳无窮自言疑若有神助他  
日屢終書不同歷代傳寶在秘府尤其甚者唐太  
宗當時搜取極心力模本一一頒群公惟此真  
跡最竒絕蕭梁開皇有遺踪親御奎文賜元嘉  
龍蟠鳳翥何其工辨才所取秘昭陵此本一洗  
凡馬空崔家兄弟列清要誨子况復稱龜龍圖  
書四部資校讐當時尚有正觀風自云此為最

善本冰銜臣液題甚恭李王深得撥鐙法筆力  
絕勁雄江東右軍以來皆妙筆名勝異代如相  
從病餘扶憊行掃松李君携來為發蒙平生多  
有舊墨本一見使我開心胃摩挲嘆息不自已  
至寶盍入明光宮隱居懷寶正不惡異氣或能  
牛斗冲叩門有客勿傾倒恐有御史來乘驄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四

四明樓 鑰大防

古詩

趙資政建三層樓中層藏書

危樓傑立潭府雄  
仰望驚懼何穹窿  
擊以八柱真良工  
恍如木天移海東  
扶欄三級橫復縱  
八窓交映光玲瓏  
更上一層迥不同  
歷覽万象俱室濛  
東南太白金莪峯  
西山千疊青芙蓉  
環遶不斷如屏風  
平疇弥望禾芄芄  
城郭市井聚螳蜂  
烟樹高低知几叢  
澄湖一片磨青銅  
潮來江



漲銀在鎔海市三垂屬提封四山寬圍城在中  
地平樓小望易窮安得高卧陳元龍鹿譙公府  
難後容二閣均在道佛宮江山得助無遺踪眼  
前突兀忽此逢主人榦國成棟隆鼎彝久書柱  
石功名遂身退茲明農卜築深靜依高墉百間  
朗々羅心胸咄嗟不待馨鼓夔最後竒觀凌虛  
室窓户未湏濕青紅似聞廬陵周益公亦作此  
樓高于崧相望落々見兩翁心匠不謀如影從  
我歆效顰意方濃一朝登眺若發矇不願侍公  
飲十鍾不願舞女紛歌僮插架叁万牙籤重此

身願為書蠹蟲不然相陪夕陽春与公憑欄送  
冥鴻

再題行看子

先引護欄毬子驄九馬近遠俱相從黑駒駟黃  
駝素駒亦有當面仍銀駿夏國一種青于藍五  
明錯靴皆如龍或駢或引恣馳驟坐覺隱耳殼  
瓏々人間安得有此輩一々必自天閑中不惟  
骨相異凡馬圍人貴介多雍容三花翦鬣自官  
樣空鞍更以香羅幪中間二者蓋天馬齒雖已  
老氣尚雄不知幾出橫門道雙立柳下青陰濃

擡韁猝領刷背膂旋梳駿尾搖清風人：生意  
馬欲動態度曲盡各不同韓生去我几百年藻  
色尚濕青与紅不知何時墮雞林萬里遠在東  
海東賈人携來得寓目一見絕嘆丹青工千金  
可買真不惜忽復携去何匆：亟令臨寫得形  
似如此神駿那得逢開元内外馬盈億色別為  
群後登封韓生所貌定傑出七尺為駉八尺駮  
向來鶯邊繫金絨歸乘款段頭已童伏櫪寧能  
志千里却笑區：據鞍矍鑠翁。

寄題吳漢英玩芳亭

吳侯矣：天分高歷記萬卷無差毫青雲垂上  
忽歸去年來益收湖海豪志同三閭時則異玩  
此芳物亭之臯視彼顯賴亦何苦鼻間栩栩忘  
鬱陶詩文滿軸寄海嶠靈均細論無乃勞与君  
齊年况同袍祗今衡門沒蓬蒿有芳可玩便自  
適艸間野卉時一遭離芷辛夷蘭杜若未暇一  
一追離騷詩文皆以屈  
平異同為言

送孫子祥赴新昌主簿

高士不為簿子嚴論獨殊不遭何不可而况主  
簿乎夫君豈其裔南明筮仕初要知官無卑祿

可代耕鋤正須勿小稽使民能樂輸矧復兼尉  
曹鼠竄隨除驅兩職去民近亨途此權輿君誠  
吾里秀質厚素有餘埋蛇有陰德映雪讀古書  
起家決儒科鄉評足名譽妻以兄之子相与久  
相娛小別不足惜未免摻子祛邑境連台剡好  
山環四隅二子丞鄰封川陸通舟車乘興或一  
往徑款造庭除公餘想績文尤當惜居諸會者  
興公賦擲地金穀如

送漳丞上虞

我老不復仕行將挂衣冠兩子俱貳令官職恰

一般剡川且書考上虞亦之官人言易捧檄歸  
奉重親歡我意正不爾期汝政可觀食焉忘其  
事古訓戒捨鏹汝職与民親簿書當細看一邑  
無不問正爾良獨難江漢巾三垂長堤捍驚湍  
堦高幾如山潮至不留殘宣和有遺迹能使潮  
浸灘陂湖謹蓄洩可以救旱乾長溝濟漕運浚  
治令通寬此昏丞所職勿憚心力殫江頭有東  
山永懷謝家安邑有李与豐况復居二潘尚友  
更從游問學加研鑽平時固知汝庶謹無欺謾  
涉世終未浚送汝能忘言故鄉去帝鄉舟馭多

往還失已固不可待人亦多端因求違道譽善  
遣非意干窮達自有時此理真如丹聚散不足  
較豈得長團樂閑靜我所便汝其自加餐有時  
或乘興往來二子間踏雨送汝行浮家當游般  
走筆如家書誰能苦雕刻

送伯中弟尉新喻

伯父盛德人伯中實暮子不惟能象賢氣貌亦  
相似幼日讀父書結字得皮髓粹然金玉姿少  
日期千里寧知游上庠蹉跎困名第晚始著青  
衫酸寒就一尉歛然報瓜時往戍真樂事自惟

群從希惜別不能已中年重離別况我衰如此  
親故例作惡况復于吾弟茲行豈得休雅懷聊  
漫仕勿憚三年留江南富山水尉曹官雖卑去  
民最密迨一日斯必葺職母務少弛善保金石  
軀離觴且同醉歸來畢婚嫁相從期暮齒教子  
以義方忍貧授經史素業俱有傳見進未見止  
大兒方決科如摘領髻耳子尚徐其驅中途聽  
捷喜

送張子宓分教澧陽

澧陽渺何許遠在天盡頭頃為郡棲記圖志不

可求王侯錄故實頗亦費冥搜忠以申明著學  
有車公優外挹蘭江水下俯仙明洲讀書記群  
玉採藥思浮丘况得子厚語謂冠漢南州見謂  
頗詳盡豐碑照城隩可憐城与樓百姓不知修  
乃知尚有遺家傳載鄴侯張君將客授蓋嘗叙  
其由為我謝澧人聊以遮前羞君家世為儒青  
箱襲箕裘太玄洎潛虛探頤深可鈎君才兼教  
器博洽誰与儔南廟推第一鵬鶚快九秋得官  
愈嗜學手抄不能休館殿要人物衆寶登琳瑯  
演綸及視艸如君真勝流蘭芷主顏色暫煩為

遠遊君方俟瓜時相依意綢繆樽酒接從容詩  
篇更唱酬論文究今昔析理到孔周老我澹無  
伴摻祛不容留別乘澹庵子傾蓋當相投公餘  
文字飲能思故人不

送周君可宰會稽

主中作生

作邑誠匪易况子之稽山銀苗視兩朝赤冢知  
其難昂々數萬戶賦重民生藉山陵五雲飛辦  
護力難殫預買萬世敵法貪至于殘越人瘠已  
甚當饋几發歎名臣為竭力減額宜少寬不齊  
物之情茲事終交翻真歛及雞豚詭戶多容奸

竟來得要領條令何其煩通才善剗劇南康遂  
通班誠心試求之要使後可觀古仕不出鄉習  
俗皆素閑東嘉嘗客授尋乃乘朱轎畧如仕故  
鄉非意不得干况昔攝邑久疾苦知民間故吏  
想猶在疲民知長官宜若差易耳未免送以言  
權雖与正同事牀終兩般趣办不計久為真事  
多端遇事勿生風三思庶能安試登寬簡堂取  
我前碑看六一真格言坐右堂銘盤向來難奉  
母版輿今似潘外盡撫字勞退公悅慈顏蓮峯  
穀望重待子興門闡勉哉發政譽行矣聞天闕

錢清王千里得王大令保母甄刻為

賦長句

書家千載稱蘭亭蘭亭真跡藏昭陵只今定本  
誇第一正觀臨寫鐫瑤瓊黃閣岡下得寶墨古  
人燒甄堅于石大令親書保母銘况是當時晉  
人刺甄雖破裂文多全妙畫遠過蘭亭鐫其間  
曲水悲夫字駸々歎度驂騑前我家阿連縛虎  
手更得退堂方外友王君素出三槐家參坐會  
文真耐久田丁初來猷小硯尋見津々若微溜  
細看背刻晉猷之永和彷彿在旁右亟訪田家

叩雨後始知墓崩隨意取大甑支林得前段撇  
倒浮屠全尾首字為十行、二百十有七二  
字漏交螭方壺不復見貞石摧藏松亦朽我得  
此碑喜不寐摩挲三嘆、未有興寧甲子十四  
周更閱三年仍乙丑若非洞曉未來教安知八  
百餘年後坡翁應未見此志金蟬之銘何絕類  
人知文章有暗合智謀所見畧相似二王遺踪  
無所遺誰知地下此段竒三君共為成勝事至  
寶呈露端有時越山盤屈獻与義付与耳孫世  
守之煩君更為護幽窹或恐意如猶有知

趙資政招賞川海棠次袁和叔韵

少陵千古詩人傑每見名花輒題絕錦棠無如  
蜀川盛見說千林天染纈大篇短章合無教忍  
對此花舌如結黃鵠銜子万里来春光頗向東  
南洩棹間老子携春歸移石鬱林表高潔崇桃  
炫晝不足言紅艷燒林疑益烈棠梨小紅自退  
聽不待騷人定優劣兩登蜀道歸海濱一琴一  
龜全晚節嘉招容我到花下春酒新芻公自挈  
攀翻乳挿人共醉十二金釵不成列表安參坐  
為長哦同氣相求磁石鉄不瀆高燭映紅粧佳

月自能明作哲紅潮滿頰卧林間風流誰敢來  
分別

泉口淨明院晝寢

沙頭古招提往來幾經行茲來當春晝解衣榻  
西楹玉立青琅玕小窻虛且明紙帳白如雪牀  
軟枕更平偃仰四體適欠伸困思生湏臾右脇  
卧徑入華胥城無人夢自覺闐然四無聲林間  
婆餅焦悠悠時一鳴翻身更從容意泰氣亦清  
連朝走立壘百拜不遑寧老我久倦游幸茲息  
營々衰相益已迫世念日愈輕自欣天与閒身

是半髮僧未能遂高隱庶幾保餘齡

賦蔣甥若水番馬圖

何處驅來良馬六驅黃參錯如花簇胡為不作  
騰驤去各有游韁繫前足胡人下馬俱少休背  
倚氍毹眠正熟酋豪揀箭奚奴撫意歌射麋不  
遺馘琵琶橫倚續々彈一夫坐聽胡中曲卧擁  
提壺將引飲英氣虬鬚皆貴族沙磧坡陀高復  
低天寒不見寸艸綠我行燕冀頗見之狼帽烏  
靴乃其俗勿云恃勇不知義要以赤心置其腹  
嗚呼安得壯士健馬咸作使坐令戎虜為臣僕



陳表道忠米纜

平生所嗜惟湯餅下箸輒空真雋永年來風痺  
忌觸口厭聞來力勅正整江西誰將米作纜捲  
送銀絲光可鑑仙禾為餅亞來牟細剪暴軋供  
健啗如來螺髻一毛拔卷然如蠶都人髮新絃  
未上尚盤、獨蠶長縲猶軋、盱江珍品雅南  
豐荷君來歸攜來東知君正直如羔羊貽我素  
絲踰五總仙禾本出徒嘉穀色味俱同無餅毒  
鼎深熟煮葱豉香大美元年加饜肉有時飯素  
芼以齏饒口屬饜味更竒束皙一賦不及此為

君却作補亡詩

盧甥申之自吳門寄顏樂間畫牋

年來吳門箋色澤勝西蜀春膏最宜書葉、瑩  
粟玉賢甥更好竒惠我小畫幅開緘縈殷紅展  
玩光溢目巧隨研光花傅色濕丹綠桃杏春共  
媿蘭桂秋始肅趙昌工折枝露華清可掬妙手  
真似之藏去不忍觸苟非歐虞輩誰敢當簡牘  
又聞樂間君古篆頗絕俗併求教紙書寄我慰  
幽獨

題申之寄示春郊畫軸

郊原臙：春意足細艸凄迷芳樹綠雁鷺無數  
泛陂塘羊牛相與隨易牧幾年不泛浙西船恍  
如蘓臺俯平川閑人憂國無他策但願好雨成  
豐年

六言問天地寶華

昔年曾賦虎丘猶恨靈巖未游天地之景絕勝  
寶華有水倒流老矣不復西去夢入陶朱扁舟  
煩君為我尋訪能以新詩寄不

贈成都魯講書

焯字

君家江發源我生瀛之壖相望萬里外中間幾

山川近聞今子敬文價驚鸞鶴何由夢見之失  
喜晤在前幅中聳英標袖袖出文編倒屣平生  
歡劇談河漢懸老我三入朝廣識兩蜀賢相與  
論諸公與君最周旋自言隱太城讀書三十年  
城中竹谿居肥遁遠市塵清谿擁屋後綠樹環  
前軒一舟號橫雪可沂復可沿拂衣下三峽非  
為名利牽灑瀕追古作海潮賦新篇舊依棹聞  
公來乘舟東船顧我何所取有懷俱盡言老親  
苦多病嘗藥無少痊佳客不容留欲著歸驂鞭  
間為惡艸具願君少留連服無錦綉段贈有朱

絲絃一別無復會  
摻祛意茫然蜀山渺何許  
同轂惟杜鵑

趙資政當山堂

我公仁存心樂山心如丹平生經行處不厭行  
路難青城及大面萬疊連百蠻捫參仰脇息亦  
嘗坐長嘆功成歸四明得地數畝慳城隅路窮  
際小橋水汪灣蕭條漁家市中有屋百間危樓  
俯人世一看山四環堂深無他景猶以城當山  
城荒披綠莎青透棹間秀潤長滿門坐對無  
躋攀日夕氣亦佳鳥飛相與還終日看不厭徒

倚十二欄有如擁泰華管窺見一班况茲綠陰  
成連朝雨潺：濃翠真欲滴秀色几可餐我家  
但環堵窮年困鬱跼出門得曠遠遙碧羅烟鬢  
有時碧雲湧半空聳高顏湏臾輒變滅欲駐良  
亦艱羨公得佳趣容我游其藩悠然時見之重  
門勿令閑

風琴

自傳白傳

見白聽此  
蘭七絕

淵明有琴本無絃自傳偏喜聽人彈不如室中  
風度曲隨風往來轂斷續非宮非商從君聽不  
中律呂無虧成大如角韵來孤城細似蚓竅蒼

蠅轂華亭夜鶴圓  
吭清顫動長引寒蟬鳴或疑  
鳳唳叫霄漢又恐仙佩雲中行  
使其似曲無別調安得自在  
敲冷蛙喧尚謂勝鼓吹牛鳴  
猶以黃鍾稱絲不如竹亦漫語  
賴此七竅俱瓏玲幽人院靜  
新涼生八風不問來繼橫短  
簞六尺午睡足拂々神來傳  
廣陵

寄題臨江徐秘閣儒榮堂

滄水海豹來京畿繫帟堯舜深  
惡之元祐政和能幾時女真  
航海來乞師以燕伐燕夷攻  
夷吾國何与潜与期島夷日  
張耶律卑城門失火殃

寄題臨江徐秘閣詩摺冊

魚池督亢雖入室無貲免夫賦  
及東南垂廟謨顛倒幾逆施  
中原丘墟責誰尸高皇匹馬興  
漁灘南巡國步尤沾危神旌北  
指虜屢隳天雖悔禍庭未犁  
兩邦交聘玉節馳廿年不見紅  
旌狂胡窮兇不自知意欲投  
筆凌江湄安知送死蕪城西  
倒戈勢如蟻潰隄三年拜賜  
無能為再尋和議平創痍中  
間紀載紛是非顛末不備多  
懷私痛定泣血作者誰僉曰  
乳華疑傳疑徐君憂世老不衰  
會粹衆作無琴絲東觀直筆多  
所資蓬萊漢閣生光輝儒榮  
名堂本訓辭大書

流詠見豐碑我昔假吏陪琬圭故宮禾黍傷離  
、洪河大山望而悲壯士無數胡馬肥謂國有  
人何至斯此心耿、淚自揮年運而往不可追  
因君來覓儒榮詩感觸義槩弁以詞無由縱覽  
讀書帷願得版行用激臣子無窮思

送袁恭安赴江州節推

袁氏四世凡五公唐朝三相傳家風君家幾代  
擅儒業高曾藝苑俱稱雄大父謙尊古君子諸  
父名高表吾里一門子弟更競爽挹取乙科自  
君始九江需次今幾年去、淶水依紅蓮忘年

論交正相予叱馭欲往難留連老我秋來抱病  
久臨歧無由置尊酒祇從卧內叙離懷戀、摻  
袂仍握手鵬程萬里茲權輿平持義方師有餘  
送人以言古雨重雖誦雨聞寧起予君看公孝  
与孟博太守坐嘯仍畫諾一郡之政賴閔決千  
里應次念民瘼鄉州義事煩主盟纖悉于余無  
隱情處事條理亦為政知君出仕當有敬尊公  
亦入閩中幕公退著書端不惡君才更得江山  
助簡書既省尋家學君行遠業未可量弟兄丹  
桂終齊芳老悖無庸况多病尚能留眼看翱翔

趙南仲寄王朴畫猫犬戲為之賦

鬢鬚兩狡猊胡為到庭戶細觀画手妙模寫真  
態度意足謝繁筆不待丹青汗乳掃腹背毛頭  
足巧分布危也如愁胡眉攢眼光注豈惟足生  
鬣垂耳紛敗絮掉尾固自若狸奴為驚懼側耳  
實畏之衝目猶敢怒誠知取形似不吠亦不捕  
對之輒一咲聊用慰沈痼

朱季公寄詩有懷真率之集次韵

伊昔羊尹臨丹陽真率之名初濫觴香山尚齒  
雷會昌卧雲不羨坐巖廊七人各列官与鄉年

德俱高世所減丙午同甲遙相望清談生風想  
琅：耆英人物尤軒昂賦詩遠追白侍郎文富  
歸休壽而康衣冠十二何鏘：吾鄉五老如雁  
行至今月旦尚推揚家舅仕宦接王楊眉壽遂  
及渭水姜我如傷禽趁鷺凰忽驚騎箕歸銀潢  
向來雅約猶寶藏菜羹艸具烹彘肪四皓中間  
有夏黃藹：義風誇句章年來抱痾久在林同  
社濶別如河梁君嘗遠宦踰沅湘又向封川想  
甘棠瘴雨蛮烟暗枕柳何時歸安朝士坊忽傳  
新詩几生光斂衽正色而寒芒詩境幾成破天

荒徐為續貂未須忙靜揣歸期應未央歸綴未  
衰亦老蒼莫年甘与子同裳何事相望天一方

薦鄂改鶚

吳少由惠詩百篇久未及謝又以委  
貺勉次來韵

江左一世稱名公首出劉惔与王濛自高直以  
天自况何止數仞言高墉虛殼一傳實何在但  
知景附而風從我朝諸公門戶濶晉納万象如  
虛空群才俱入大鑪鞠鑄人端如金在鎔又如  
東君一布令白者自白紅自紅巖：千載玉局  
老少年徑以吾道東首干樂全次六一二公自

是燕許宗奏篇六論初流傳四海一日俱承風  
其間傑出六君子香薰班馬猶為濃涪翁又分  
江西派作圖序次由本中哦詩作文各務實薦  
鄂不愧北海融坐令文物掩前代主盟豈非諸  
老功固知文氣僵湜籍亦許詩律沾徐洪宛丘  
諸黃接前輩宜有此甥風味同蚤嘗決勝翰墨  
場筆端豪健誰爭工新篇句：多洒落妙画字  
：真玲瓏惜哉生晚百餘載歐蘇之門欠登龍  
尚茲蹉跎未濶步吞舟之魚溝豈容我方投老  
与世隔映憲愛景方瞳矇十年屏居可羅雀何

人來顧一秃翁儼然衣冠見吾子衣書銜裛名  
自通向來兩卷餘百篇諷咏至今未能窮更携  
大篇如拱壁剗劃無益賁孤蹤人言霜蹄騁夷  
路我方秋隼凌三峯爰余過厚擬前良此事如  
何看得儂老我不入杞梓林嶧陽高隱如孤桐  
平生習氣掃歆盡只有媿處着力攻子歸求之  
有餘師惟知嘆息錦綉習時、杖屨許來往庶  
可歲寒相始終

龍潭丈室一筍穿入露滿其上因賦  
之

一筍入屋照座寒凌晨仍有清露溥益信露珠  
自根起正如真水朝泥丸厦屋不應為汝穿不  
肯屈節斜倚欄干霄拂雲已在望且復自保青  
琅玕

早久無水王伯容分惠桃源大谿泉  
將以長篇水至已雨走筆次韵

七十老翁門晝閉終日蕭然無一事却因不雨  
動衰懷擁笏黃堂與祠祀兼旬旱涸舟不通井  
泉歆竭知無計僮奴抱甕扣比隣水不得清僅  
無滓舊時見說橫谿源有水側出万竹前考之



爾雅名汎泉頗思走介分微涓去之一驛不易  
到午暑坐想空垂涎不知何人剝啄扣我門惠  
以小罌童稚驚相傳啟封一勺挹清泚烹試茗  
碗真增研况當精禱已孚應三日簷溜傾潺湲  
病中一笑誠莞爾城闔安有泉如此吳松四橋  
思陸羽白帝城西歌子美何用中澗取楊子已  
覺清甘冰入齒前人所品殊不定一下一高隨  
所喜老我住世能幾年引飲一瓢幾子淵行見  
甫田取十千坐使遠近俱安然歆和大篇不覺  
沉吟久擊鉢成章慙敏手

送瀟宰富陽

富春富山水地勝雄三吳壯哉十萬戶畿邑拱  
行都大江橫吾前上下万賈趨吾子丞剡川攝  
事奸已鉏試縣力愈難勉旃立規撫治縣古有  
譜近頗多著書棹間愛汝厚誨語皆良圖老我  
不惜別所望安官居汝亦頗練事正恐方尚疎  
我以熱肺腸有求應所須遇事費十思一跌真  
不虞雖當從心年競一矩不踰况汝年方壯勿  
恃才有餘據輪始窺井任誕寧失拘三年待汝  
歸二親真倚閭

又送從子淮

二孫吾所愛別去殊閑情阿剡將賞延伴子性  
亦靈煩子善誘之他日使有成公餘松竹林共  
勉雒誦教

寄題林宗山巢龜

彼澤之陂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何潔清如許  
豈不好紉蘭綴籬何足多七十二鑽無遺策不  
靈于已徒遭厄人生何用千歲為願似巢蓮足  
清白

送趙仲禮守天台

棹間社稷臣卷藏經濟手功名付諸郎秀出諸  
公右大兒倅東嘉洗印去未久次子鎮赤城急  
流去何驟二者皆為親款奉喬松壽况有戲綠  
堂可繼清獻後鄰封尤便養榮侍各畫繡春風  
扇微和安興雲出岫家傳吏師法從政于何有  
還歸駕鵞行金印當繫肘向來嘗佐郡山川若  
僚友南渡多北客風味中都舊士夫喜公來紛  
然迎馬首其中多故知頗問老夫否

贈相手文李道人

生有文在手縱橫殆天子其間動成字往來傳

自古舜襄梁武：老十子貢五季友太叔虞仲  
子竟歸魯仲弓有鈞文宰我亦握戶敏士自文  
雅習道本因輔鄧淵彭城符瑣：不足數李邵  
陶士衡三公皆定數白帝矜竒瑞見謂漢世祖  
何為言禍福歷：如君語自言傳希夷妙處勝  
兒取見手知國封况此細紋縷研油燎旃檀始  
見掌中虜何如一覽頃坐談樂与苦老我縮袖  
間不復煩推步子其訪城中英傑在何許

跋余子壽所藏山谷書范孟博傳

山谷晚在宜州或求作字谷問歆

何書則曰惟先生之意谷許以書  
范孟博傳或謂南方無復書谷曰  
平時好讀此傳遂默誦而書之舊  
聞此說又知在上饒大夫家願見  
不可余子壽來入荆幕博記善屬  
文偶談及此又出摹本及尊公跋  
語始知其為先世舊物也為賦長  
句

宜人初未宜于人萊肚老人竟不振承天院記  
願何罪一斤致死海南濱賢哉別駕春遷客不

恤罪罟深相親攘、不容處城闔夜遣二子從  
夫君一日携紙丐奇畫引筆行墨生烟雲南方  
無書可尋閱默寫此傳終全文補亡三篋比安  
世偶熟此卷非張巡巖、汝南范孟博清裁千  
載无比倫坡翁侍母曾啟問百謫九死氣自伸  
別駕去官公亦已身雖既衰筆有神我聞此書  
久歎見摹本尚尔存其真輟公清俸登堅珉可  
立懦夫羞佞臣

謝處士寫照

頃在朝行葉處士光遠為余寫照

置于山林中欣然自贊有云山林  
如許盍歸去盍志于歸也一歸十  
三年既挂冠再寄一圖為老人星  
狀形容安畫非復故吾矣戲作長  
句謝之

老我舊曾官日邊隨衆年除仍歲遷母子日夜  
念鄉國但歆共耕綿上田葉君寫照妙一世画  
我形模在山水有如虎頭兒幼輿正合置之巖  
石裏猶記有客為諛言盍更野服為貂蟬我笑  
不答心不然拂衣徑得歸林泉歸來歲月不知

久十餘年中何不有此心炯、尚如丹只為幽  
憂成老醜久矣与世俱相忘荷君念我應老蒼  
新圖白髯添一二豈知隻鬢皆成霜兩圖對挂  
耿相照顧盼從容成一咲更添松竹作壽星我  
已甘心就枯槁人言姿態与真同如照止水窺  
青銅明知已非故吾矣小孫指點能呼翁君居  
天街號稱首侯王生面羅左右邊頭飛將新立  
功颯爽英氣照憲牖名滿四方求者多千金造  
門君不呵能事固不受迫促應酬雖繁可奈何  
胡為有暇及衰朽楚、裝潢意尤厚我今已是

行路人不須重累丹青手

送宣宗禹保寧軍掌書記

宣之為姓世所稀暇日試為君家推宋之宣公  
舍与夷子孫相承此為基或云出自魯宣伯元  
和姓纂言則非西京功臣虎与義侯封累世皆  
宗枝盛哉雲陽宣巨公光武稱其勝二龔鄂為  
司室懷在趙遙、久矣無亢宗君家本自太末  
來世以儒術為家風尚及瞻識諸父行君方髫  
鬣成孤童艱難歷徧屹中立五行俱下攻時習  
自從一登賢士庭貴名日起人誰及舍選真似

青銅錢一躍龍門浪三級吾鄉驚喜破天荒歸  
見朋儔愈謙抑寶婺古郡名浙東往泛綠水依  
芙蓉如君入幕假途爾及今民事宜加工亨途  
萬<sup>里</sup>才發輒摻祛勿使金樽空後今家聲當愈大  
坐使宣氏崔盧同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四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五

四明樓 鑰大防

古詩

林和叔侍郎龜潭莊

林和叔侍郎永康別墅龜潭莊以  
蜀中烏絲欄為寄使賦詩而書之

頃年曾記游花谿宗樞潭府谿之湄徘徊其上  
嘆秀爽宜有英才瑞明時岩、林公天与竒勁  
氣不為金石移少以六義鳴上庠游宦所至英  
聲馳瀾翻薦口徹旒冕通籍直上黃金閨出宰

長城如卓魯至今遺愛人歌之入朝一冠御史  
豸臺綱振厲生光輝 光宗聖度如天大俾承  
舊制形宸奎言所當言公不屈上喜抗直深倚  
毗歷居三院上橫榻首尾獨擊及四期擢居小  
天不肯住遠指章貢把一麾政成名節不旋踵  
神与清漲促公歸代言批勅節弥勵藜藿不採  
非公誰竟以松班分制閩海邦雖陋不鄙夷撫  
摩赤子僅一稔功利及物難周知公方在臺我  
立螭臺省相望心事齊 皇上初政公賜環我  
居青瑣公紫微時平論事同努力寄名雷霆如

不榮毀 榮字於庸

恐遲我求外補徑投間公亦出閑喜相隨受塵  
親見賢郡侯攀轅卧轍同旄倪公時自謂二宜  
去吏民猶誦三不欺棠陰蔽芾勿剪伐萬人來  
往城南隄書來不復說餘事頗言別墅躬鉏犁  
頻年日涉愈成趣去家三里共游嬉首崇御扎  
極尊閣又以副墨登之碑非歆自詫稽古力鋪  
張聖德彰仁慈猶記殿上爭挽衣咫尺龍顏犯  
天威生以漢法粉齏當廷臣就列仍紳緜篋藏  
常裾不榮毀如以折檻存軒墀公嚴十襲我書  
榜老臣追往空涕洟吾聞一潭浩深綠上有怪

石形如龜是為古麓最佳處地藏天作公發揮  
大谿橫貫地坦平演迤明秀山四圍十峯厯々  
可名數餘如芙蓉聳天涯獨此一山亘里許中  
立壁峻難攀躋堂名娛老正東南比漢二疎公  
庶幾海棠炫晝遠欄檻細數媽紅遍繁枝雜花  
滿地秀而野何殊迂窅居洛師千歲靈龜葉蓮  
葉祝公耆壽登龐眉桃花源杳號霞隱木奴霜  
後黃金壘深可藏書曠可射初篁細香臨月池  
狎鷗渚邊鷗為下觀魚梁上魚不疑懸崖石橫  
筍斜出拒霜為城媚清漪公既垂車棄軒冕鴻

頌紫 頌字於頌

飛冥々不受羈超然但欲適吾意抱甕直欲心  
忘機我雖未到景畧序畫錄无心圖畫為花朝  
月夕景何限想見晴好雨亦宜落霞孤鷺映西  
日多少空翠仍烟霏此雖見之咏不足強歌著  
語是邪非兩守寶婺行或止無由往叩山中扉  
舊聞趙公訪歐陽千里命駕如呂稽清風明月  
兩間人萬口猶傳樂府詩我雖挂冠病双足頌  
繫一榻當炎曦荷公雖若魚相忘尺書時來自  
緘題屢索鄙書懶未暇又恐境勝難為詞茲來  
督我語益峻遠寄蜀絹欄烏絲為吾贈詩仍就



寫歌待相好無時衰想像試作高堂賦身知難  
往心欲飛才固不多老更盡况此病瘁神亦疲  
不如及今為公作語成不工不敢辭兩家子弟  
向後日庶幾二老同襟期

次韵黃文叔正言送日鑄茶

龍圖正言年兄寄日鑄貢品且以  
東坡詩中妖邪奴隸等語為病使  
為直之既與佳客品嚐比平日所  
得者絕不同仰嘆鑒賞之精也細  
觀坡公和錢安道寄惠建茶詩一

時和韵反為雙井兩牽後在北方  
和蔣夔寄茶則云沙谿北苑強分  
別水脚一線爭誰先又云老妻稚  
子不知愛一半已入薑鹽煎人生  
雨遇無不可南北嗜好知誰賢死  
生禍福久不擇更論甘苦爭蚩妍  
則是此老初亦無定論似不必深  
較輒次前韵聊為日鑄解嘲以資  
一笑

古人養老食而醕後人既飽湏啜茗唐稱陽羨

顧渚茶惠建之名猶未省小團花鞞喬雲龍競  
巧爭妍動天聽要之造化生萬物甘苦酸鹽遠  
其性古來水产品多異同茶品知誰真得正芽新  
火活善調湯種類雖殊俱雋永坡翁立論 巨  
當一貶一褒何太猛北苑固為天下最未必餘  
茶盡邪曠越山日鑄名最高種在陽坡性非冷  
父老不堪痛摧抑待以奴隸心若鞭草木端有  
地所宜此品標竒惟一嶺祇因雜取應人須浸  
使虛名成画餅坡公殆未識吾真者如珠光  
自炯白頭拾遺辨真贋非是空心為鄉井寄來

雙並妙絕倫病容新嘗信僥倖七筮自煎成水  
厄笑着腹似支離瘦

長生艸

我方髻亂時已復見茲艸仲舅尉江陽奉親顏  
色好窻門挂經冬蛛絲罩輕縞意為霜雪殘白  
花乃明呆世間三友外此有歲寒操年至十七  
八童心如木槁隨時到柯山逢人細訪攷買之  
野人手何須訪蓬島嘗為伯氏壽作詩頌難老  
經今五十年得自江南道老我日就衰歲月豈  
長保一笑哦子詩猶將伴梨棗

又次王恭叔韵

仲冬方寒荔挺出仲夏方炎靡艸死若將朝菌  
比大椿相去何啻千萬里金芝仙艸不可見長  
生之艸畧相似少時曾識青<sub>色</sub>今日得之乃  
真是天工矜憫輕喪生故出珍苗普相示若言  
神仙可學致是自未得養生理人為天地最靈  
物野卉無情猶若此石間薜荔水昌陽卷栢生  
崖并葛藟是皆艸中號長久未見懸解室葩藥  
柯葉不改耐歲寒土著青松那可擬不須丹砂  
訪葛洪毋用仙方傳李耳未知此種<sub>誰</sub>為傳烏有

先生子虛子

寄題閨風劉允叔月波

浮海思乘桴拾月或挂席何如閨風仙渤澥坐  
中得隱几時觀瀾黏天四無壁清夜水不搖孤  
蟾靜沉璧飄風一過之波光湛空碧萬頃玻璃  
田蕩以黃金液我欲從之游尚恐一層隔何當  
携珍茶石井試餘滴

題楊子元琪所藏東坡古木

東坡筆端游戲槎牙老氣橫秋咲揖退廉博士  
信酷似文湖州

同倪正父尚書游西湖

靈芝寺臨西湖倪正父尚書曰此湖如賢者別久在見儼然如昨感其言而作

舊說西湖比西子君言西湖似賢士于嗟契濶十五年一旦相逢祇如此南山北山兩高峯春波灩、摩青銅未能蕩漿窮勝處倚欄一望開心胸老我挂冠隱田里豈知再見烟連水小瀕夏日醉滿荷脫屣東歸甘已矣

贈犁春謝耕道

歸耕十三年此來殊歛然一犁正春雨君行欲何處我方買紅船重歸尋舊廬君亦早歸來勿荒負郭田

訪李國器于包山同登寺後山庵

訪客包家山相与登層巔嶙峋巨石中屈曲扶欄干夜來雨初過石罅時消、輕輿到岡頭大江橫吾前亭午潮方盛千艘散平川道人茅三間花木羅後先竭來汨京塵曠望為洗滌山斷塔層、西陵渺蒼烟此道走邗鄆歸心更翩、

謝林德久正子惠詩次韵

老我甘投閒晏然十三秋茲來何所似反衣狐  
白裘京塵素為緇夢寐思首丘低徊未成去龜  
勉終自羞久聞歌楚騷歆見知無由詩文惠盈  
軸一誦消百憂使當細論文夜雨同春藟平生  
萬事了此去復何求尚貪未見書痛洗千斟愁  
得此不翅足携歸老先疇

次韵東坡武昌西山詩

黨論一興誰可回賢路荆棘爭先栽竄流多能  
擅筆墨囚拘或可為鹽梅雪堂先生萬人敵論  
議磊落心崔嵬向來羅織脫一死至今詩話存

烏臺馮高望遠想宏放眼界四海空無埃黃岡  
踏遍興未盡絕江破浪琉璃堆漫郎神交信如  
在石為竅樽勝金罍鄧侯先曾訪遺跡銘文深  
刻山之隈山荒地僻分埋沒二公前後搜莓苔  
元祐一洗人間怨天地清寧公堂開玉堂同念  
舊游勝筆端萬物挫歆摧時哉難得復易失弟  
兄遠過崖与雷北歸天涯望陽羨買田不及歸  
去來我為長歌弔此老慟哭未抵長歌哀

盛山十二詩具在石刻而不見于諸公集  
中唱和之盛未有如西山者舊軸既不知

而在後來跋語亦僅存錄本爾輒不揣和  
韻以寓弔古之意仍效周益公用翰苑印  
章重嘆二公俱曾佩此也

次韻雷知院觀音詩因叙家中銅像  
之詳

鼻祖家住江東邊推擇為吏心靜淵朝趨邑  
過圯上時見暗磧光煜然平時奉佛心至謹建  
立塔廟崇諸天試令使介識所在退公始得來  
其前揮鉏去沙若有物微見銅像傷其顛湏臾  
衆覩全骸見端嚴相好巧且堅迎歸供養備精

潔我家舊物猶青毡銖衣飄搖俱梵相珠纓垂  
裊穿淮蠙雖非丈六黃金身他處像設無能先  
不知何人妙陶冶底用五色增華妍自茲繁葉  
永為寶如以衣鉢更相傳是時承平最盛際正  
在景德咸平間画工難兒天人妙劫風不動神  
光圓益知佛教來已遠徧滿且震尊金仙慈悲  
無量應成禱影響若與人周旋耳則聞音目可  
觀此有妙理誰能詮寶光燄々擁身後葉花葉  
々俱成全頂戴天冠工莫及中有一佛立不偏  
有孫是為鄉先生決科衣冠遂蟬聯大父持喪

久廬墓曾以此事形碑鐫起身月卿出為郡殿  
上寤主以一言易守鄉邦凡五年寵光赫矣當  
政宣移至湖心值兵燬精廬灰滅因止焉初聞  
諸父話遺跡興嘆歎見無因緣揚州伯父初賦  
歸慨念孝感如參騫零丁募以十萬錢里巷響  
應慶愈綿木工先為小臺殿居以古像 旃  
後人事之加篤敬日裊香篆長蜿蜒衰宗幸有  
此奇特信知福利非唐捐安得東歸奉香火宴  
坐終老甘三椽

桃源圖

夷堅丙志載桃源圖画事甚詳曾  
茂昭尚書以所藏墨本題識其上  
後見遺余益信夷堅之說不誣作  
長句以謝

桃源初傳武陵谿靖節作記人不疑其先深避  
嬴政虐嘉遯与世真相違尚不知漢况晋魏子  
孫繇遠無終期正如三韓有秦 傳為神仙愈  
難知桃林洞府漁人窺別有天地均四時意必  
智者塞其蹊不然將為世所羈後人想像作圖  
画但見耆稚咸嬉々人家隨處成井市畝畝頗

亦分陸畦井鬼下照坤之維方士異人多崛竒  
筠籠二版堅如鉄能刻景物窮纖微淨室給以  
酒盈斗一昔圖成了無虧同寮欲求第二本版  
忽震裂人已非夷堅志怪言歷々何意今乃親  
見之未知桃源有此否此事茫昧不可稽初疑  
長房縮地脉又似照影歸摩尼巨麗寫成阿房  
賦牽連兒出連昌辭采女細數七十二人言霓  
裳舞羽衣樓閣玲瓏在縹緲其間恐有太真妃  
刻畫工巧世固鮮磨以歲月或可為彩鸞唐韻  
已甚捷未見神速能如斯尚有漁舟傍階墀咫

尺安知前路迷天聖已踰三甲子何人寶藏至  
今茲南豐丈人惠墨本老眼增明失昏眵固知  
凡踪不可到一夢遊仙猶庶幾秘之十襲何以  
報贈子相好無衰時

吳山井

寒泉堂道流王德正屢求吳山井  
記而臨安圖經所載甚畧無可考  
證賦長句以遺之

錢塘東南一都會西湖宛在高城外鑿為六井  
引入城唐相鄴侯功尚在吳山橫亘城中央左



右江湖盡襟帶寒泉迸溢清且甘發自靈源匪  
分派天目兩乳龍鳳來秀氣兩鍾此其最海瀕  
斥鹵潤作鹹安得一泉獨滂沛四朝駐蹕八十  
年民聚五方真衆大抱甕桔槔萬夫汲飛泉仰  
流筒吸快大旱不乾潦不溢數里賴肩競分賣  
人言神龍宅其下濟物陰功在勝在川澤固多  
資灌溉此井猶能濟闡闡皇家德澤如此泉福  
祚与之俱不改

代書寄內弟耐翁總幹

我昔生外家半世猶相依至今連牆居日相

聞知諸表如群從休戚真同之耐翁生而秀愛  
惜從兒時文采既俊發吏才人共推低徊久選  
調每為嘆咨茲行佐王人未到轂已蜚郵置  
屢得書論事語益竒使長首推薦婉畫多所資  
近觀會稽編分析及毫釐益知足心計薦書編  
諸司正欲助才選非敢請以私惜君年欲侵正  
以遠大期得書再三讀惘然增愕眙非所望于  
子而言何背馳江湖兩路間弄兵分潢池羽檄  
以時至廟堂日三思調度供軍需發兵帑四垂  
吾事誠可慮彼亦安能為豈曰白頭賦指日當

誅夷使子任賊衝尚望 羽揮如何隔千里遽  
求奉檄歸長沙屹巨鎮洞庭渺無涯鄂渚屯重  
兵上游籍兵威當思深遠謀胡為先自姜此言  
及同寮必為人所窺歸以語閨門徒驚妾與妻  
無端使稟議在此何為辭望子置私憂志立官  
無卑張巡起縣令力抗百萬師逆徒哽喉牙蔽  
遮賴渙濼常寬守玉壁減質全于台丈夫立節  
義有尤當施殺身以成仁致命湏見危讀書不  
念此萬見卷終何裨但當安義命前定無參差  
勉哉盡所職造物不汝遺况復受國恩當與相

維持今子仕高沙偶然脫危機正湏加義方豈  
應使同斯向也未得祿違々不自支既入紅蓮  
幕圖進亦其宜今日寧為民此乃無聊詞歸來  
事若定又思登王畿胸中室擾々禍福不在茲  
倘能悟愚言便可知昨非著枕必安寢食淡甘  
如飴老悖非強聒鄙見不可移少安當毋躁通  
籍看金閨

題汪季路家藏吳彩鸞唐韻後

舊說仙人吳彩鸞日書切韻歸毫端不應神速  
有如此令人至今疑稗官相傳此事三百載誰

知真蹟儼然在筆精墨妙信入神間以朱丹倍  
晶彩法言初為此韻時贖裒文字覺後知寧知  
遂經謫仙手諱字曾闕民與基經生矻々盡精  
力摩以歲月或可得動翰如飛猶恐遲一日一  
揮出心畫神仙之說云渺茫仙凡配耦允荒唐  
蕭史弄玉乘鳳去藍田空說容裴航文蕭之遇  
真是否豈比虛名傳不朽五篇歷々為全書始  
信傳聞是真有當時所直才五緡于今千金價  
未均十年盡有數百本未知幾本傳今人惜哉  
字畫大纖細後日傳之知幾歲祇今已有字不

全歌鐫翠珉固非易我踰七十方見之暫借一  
觀聊自怡平生願見心便足何必更謀身後為

隋開皇初陸法言與劉儀同等八人論其  
音韻燭下握筆畧記綱紀至仁壽元年始  
成切韻五卷比之前人韻集韻畧音譜等  
書已為群矣後有郭知立等九人各有增  
加惟天寶十載孫愐唐韻最著今世所行  
廣韻則 皇朝景德祥符重修遂至二萬  
六千一百九十四言而集韻又在其後也  
今以廣韻較彩鸞所書東有十七而此本

止三字同有四十五而此止十九公有十  
三而此止于八蒙有二十七而此止于十  
二注文亦多不全况法言及恂二序今談  
列于唐韵之前彩鷲所書既名曰切韵又  
首書法言之序則其為法言之切韵明矣  
傳記已誤曰孫恂唐韵今亦多以三書為  
一或至謂廣韵為唐韵而彩鷲能書之是  
皆非也且五篇其四皆于其首書凡若干  
韵而于上穀獨闕序中辛德源偶言旁有  
闕文後人遽以東字足之為諫議非也蓋

詔議云

題汪宏父三馬圖

玉花流雲照夜白  
開元尚想行天街  
韓李鄭君俱已矣  
健筆誰能如順齋

樞密府雪後作故韓氏子舍也

平生好流水雅欲臨流賦  
澗谿或過之春、不能去  
青山園故鄉不肯入城府  
寧知開八表重來尋故步  
勢家遺故居傳舍偶成寓  
軒楹列竒石巉岩高丈許  
三面立屏障曲沼水深貯  
荇苒將半載未見有時雨  
新春積雪餘蒼穀夜如注

曉起推開窻石穴水噴吐下穿玲瓏餘數尺成  
瀑布髣髴小龍湫雖微体畧具退公輒對之相  
逢嘆遲暮有客與同賞酌酒更告語雖云京塵  
深燕坐得幽趣懸崖挂長藤絕頂列佳樹微風  
一披拂墜點紛無數吾方謀乞身信美難久駐  
未能寫成圖聊用賦長句

謝文思許尚之石函廣陵散譜

余好彈廣陵散比見周待制清真  
集序石函中譜嘆味不已念無從  
可謂得文思許尚之中行云家有

此本後自武昌錄寄深嘆雅尚又  
以知然諾之不輕也因作是詩以  
謝之

叔夜千載人生也當昔魏君卑臣寢強駁司  
馬氏幽憤无所洩舒寫向桐梓慢商與宮同慘  
痛轂足備規撫既宏濶音節分巨細撥刺洎全  
夫他曲安有是昌黎贈穎師必為此曲製昵  
變軒昂悲壯見英氣形容泛絲轂雲絮無根蒂  
孤鳳出喧啾或失千丈勢謂此琵琶詩歐蘓俱  
過矣余生無他好嗜此如嗜芟清彈五十年良

夜或無寐向時幾似之激烈至流涕素攷韓臯  
言神授託竒詭別妙取韓相多用聶政事近讀  
清真序始知石函秘賢哉許阿訥自言家有此  
文君寶藏人亡琴亦廢荷君重然諾寫譜遠相  
寄按拍三十六大同小有異此即名止息八拍  
信為贅君遠未能來我老從此逝何當為君彈  
更窮不盡意

韓文公聽穎師彈琴詩幾為古今絕唱前  
十句形容曲盡是必為廣陵散而作他曲  
不足以當此歐公以為琵琶詩而蘓公遂

隳括為琵琶詞二公皆天人何敢輕議然  
俱非深于琴者也丁卯夏秋間嘗有一詞  
謾錄呈所謂感激至流涕者也

正毅第一拍名取韓相第十三拍名別妙  
又一本序五拍亦有名第一拍名井里史  
記刺客傳聶政軹深井里人也刺殺韓相  
俠累有姊曰榮韓臯知叔夜之託于神授  
以避禍而不知名拍以聶政事又以見古  
有此曲也鮮有知者故及之

王叔達以尉彭澤潛玉洞述見示

書巖已竒甚潛玉尤偉哉李君漫盤谷元子室  
崑臺神不得自秘天應為君開淵明如得此應  
不賦歸來

題董亨道八景圖

錢塘怒濤天下無誰將尺帟為新圖賀家湖上  
如鏡淨屢向烟波逢釣徒彩虹橫卧吳松上洞  
庭一螺浮具區亦曾泛舟彭蠡湖挿立千劍名  
大孤廬山高哉不得到歷々五老聯香爐上鍾  
下鍾夾湖口半江清濁涇渭如多景雄據金焦  
間夕陽微照海門山其餘知名不知處赤壁但

歌前後賦江漢至鄂始合流黃鶴樓前鸚鵡洲  
瀟湘見說青如染道林岳麓橫清秋我欲遠遊  
嗟暮齒蝶夢翩々漫千里但欲絕江尋越山歸  
老故山吾已矣

魚計亭

平生信天公頽然不作計願我雖非魚想見亦  
相似潛深本其性魚亦非有意浮陽或在渚不  
能終自秘或為飢雨驅危機在香餌輕絲引纖  
鉤性命困刀几魚以味得烹我以名自累安得  
兩相忘容我從此逝

跋盧申之所藏韋偃三馬

名画記言韋鑿工龍馬妙得精氣  
從子鷗善小馬有小馬放牧圖傳  
于代 思陵親為丹書尤為可寶  
申之求詩感而有作

嗟哉馬之生馳驟乃其性一為人所羈寸步不  
得騁局促閑廐中專俟圉人令調服无跂齧始  
可用朝請戰騎冒鋒鏑或致隕其命繡羈非不  
華金狨號為盛青黃木之灾此亦馬所病立伏  
尤貴重一鳴輒斥屏何如在牧時卧起玩烟景

豐艸勝芻豈清波恣游泳常戾擅筆精幻出無  
人境思陵賜珍題昭回光炳：身方縛名韁三  
年慙負乘細窺樂寬聞悠然動歸興

宇文樞密借示范寬春山圖妙絕一  
時以詩送還

范生本以寬得名不學閨全与李成筆端自出  
一機杼理通神會真其能橫披小軸屢到眼頗  
亦時能辨真贋未見宏大如公藏茂樹喬山春  
爛熳此圖不是江南山寒空青嶂疑高顏高：  
下：幾佳處莊家時有茅三間橋梁樓觀各有



趣一夫驅驢何處去安得隨入香靄間布襪青  
鞋踏空霧近山忽斷見遙碧天涯一望無中極  
胸中丘壑誰測知鉄屋石人驚筆力驚谿六幅  
高堂堂終日對坐心神融看罷為我捲還客自  
此歸余夢境中

錢文季少卿以蜀中織成山谷書廬

山高為壽次韻

七十衰翁年愈高意氣銷盡湖海豪平生萬事  
不翅足但欲乞身歸故巢几番挂冠不容去歸  
夢屢涉滄浪濤縱使不去豈能久命如稿葉風

將飄一陽未復值初度方念吹棘心天：何期  
老友加記錄乃為衰朽親揮毫廬山高哉山谷  
字蜀女織就新冰綃安得東歸抱四絕隻鳧飛  
鳥追王喬張圖痛飲信一快更須傳寶留兒曹  
慶朝非遠却圖報別當作頌齊崧高

以太廟石響板為文季壽

太廟中心洞庭山千岩萬壑高孱顏風濤春撞  
自太古漱成樂石如雕刻玲瓏中空窮變態竒  
：怪：羅滄灣良工巧手琢威鳳片雲承足同  
飛翻叩之五聲八音足疑有仙風搖佩環月卿

蜚聲塞宇宙文如九苞瑞世間祇今在治真若  
鳳朝陽一鳴聞九閔先從鷗閣掌帝制徑上鳶  
臺領朝班德既不衰石不泐祝公遐壽如彭錢

次韵章樞密賦吳彩鳶玉篇

文簫躡彩鳶夜半恐不逮山深忽呼名驚喜不  
得退仙謫無雨逃士貧何可耐乃以三生緣遂  
為二姓妃至人与凡夫伉儷豈其輩鬻書以自  
給細字如玉碎一、存楷法明珠蔕瑕類初如  
鷓比翼久若魚同隊終日了韵編心畫亡罣碍  
人間八百本終古知教愛玉篇尤可珍何必贈

雜佩倘邀千黃金雖貧亦當貸摩挲惜見晚老  
眼看茫昧墨妙饒精神筆勁含姿態次第部居  
中盤曲法庫內九齡美風度孟博信清裁書拙  
無合作見此增愧慨尤物難久假雪憲暫相對  
遺踪雖已邈真跡儼然在輒効西子顰小楷書  
牘背

題太乙宮武林山贈易高士

易居求賦武林山日困塵勞無暫閒我求挂冠  
欲歸去念此詩債酒當還武林山出武林水靈  
隱後山無乃是此山亦復用此名細考其來真

有以天目兩乳到錢塘一山環湖萬龍翔扶輿  
磅礴擁王氣皇居壯麗環宮墻湖陰一峯如怒  
貌勢臨城北尤瑰竒吳越大作緇黃廬為穿百  
井以厭之後來有龍必有珠此雖培塿千山餘  
中興南渡為行都崇列原廟太乙廬曾因祀事  
來登眺闌闡塵中有園嶠薰風時來洗泮暑綠  
樹陰：隱殘照我得暫來猶醒心羨君清福任  
年深長安信美非吾土倦翼惟思歸故林

寄題王以道蘭野寧

百卉生深林無人皆自芳楚騷發妙意惟蘭乃

能當我欵效潞公贖種坡之陽不須強披拂風  
來味愈長君乃先為之滋畹獲雁鄉正欲生階  
庭聚書教諸郎父子自同心久之不聞香老我  
行西歸一造君子堂勉哉篤義方獲雁看高翔

焦菴雜言

環植巒蕉數十株幻成方丈一屠蘓幾重青蒼  
兩邊合四壁穿空一物無早涼日薄坐其下爽  
氣肅颯風來徐此為天下易生物不多歲月真  
可廬王愷謾夸紫步障石崇安得青珊瑚寓居  
得地不畝許好事便可傳規模願余老矣豈久

處後來得此自足娛若謂霜雪成摧枯瓊臺瑤  
室今何如

石時亨飽山閣

乾道七年冬見時亨相與登飽山  
閣淳熙七年秋又過之今三十有  
三年矣時亨書來索詩老矣日困  
憂責之重應酬之繁何處有此慨  
念舊遊况昔止齋陳君舉洎薛象  
先諸公往來必遊焉此閣名因以  
傳黃文叔則又里人也存者無幾

併于末章見之率爾有作無拙媿  
甚

層々得好山是處足飽看君真樂山者心地尤  
平寬生長山水縣慣見青巘屹築室款飲賞馮  
虛著危欄天亦遂君意俾君老其間場屋早得  
名晚始就一官：又不得進甘心樂瓢簞官少  
家食多知更幾暑寒朝見山嵐高莫喜山雲還  
山氣日夕佳秀色幾可餐晴雨各安態雪月更  
萬端于山真屬饜清明流肺肝膏粱與芻豢與  
世殊醎酸久矣謝世紛屏息專內觀鬢無一莖

白八十顏如丹雨得不既多愈飽天不慳此閣  
本不華何處無此山苟為名利驅人境元相閑  
吾鄉山苦遠可望不可攀東樓快登眺聳翠羅  
烟鬢年來勇欲歸飽繫未許閑君索飽山詩南  
明恍在前十年兩訪君共醉首宿盤向時多名  
流与君平生歡祇今幾人在一見良獨難叔度  
鎮金陵道衡處瀛壖舊遊如晨星相望可長嘆  
歸夢遠故丘非晚再挂冠何當泛剡谿往從子  
于盤

非晚二字可疑  
林德久秘書寄楚辭故訓傳及叶音

草木疏求序于余病中未暇因以  
詩寄謝

平時感嘆屈靈均離騷三誦涕歆零向來傳注  
賴王逸尚以舛陋遭訛評河東天對最傑作釋  
問多本山海經練塘後出號詳備晦翁集註尤  
精明比逢善本窮日誦章分句析無遁情林戾  
忽又示此帙正歆參考寡華英屬余近歲方苦  
疾筆斫廢墮幾塵生嘗鼎一臠已知味始知用  
工久已成况復身到荆楚地詳究蘭芷聞芳馨  
前此同朝幸相与錦囊詩文為我傾惜哉不早

見此書病中欲續神不寧年老耄及屢求去倘  
得挂冠早歸耕尚當一一為尋絳期以爇火裨  
明星謾揮斐語塞厚意深媿所報非瓊瑩

贈黃真護道人游茅山

少年曾上三茅山千巖萬壑窮躋板烟霏空翠  
不可狀弟兄聯騎欣清閑回頭五十有餘載至  
今夢境猶班班初從崇禧入仙境元符玉晨紛  
幢幡艸庵精舍不知數各占山麓清溪灣蓑衣  
相見黑虎谷蒼然白髮猶朱顏延之士窟疑清  
論桃皮釀酒無筍殘達道所居更奇絕萬山開

豁如重闔一山巉岩似筆格聳秀正矗湖中間  
白馬真人尚生氣長史舊井藏餘丹義石若碎  
還復合秦龍幾處多澄瀾華陽洞門閉已久傳  
聞亦有游其藩撫掌浮漚湧如沸仙人捧石手  
可扳最奇無如大茅峯千尋直上天市壇中峯  
小峯如雁行下視堆阜羅烟鬟三君司命時歸  
降往天風吹佩環人言春日羽衣會胎禽終  
日來飛翻玄帝大鼎秦皇壁丹砂六千在流泉  
地無虺虎与荆棘但有衆藥堪延年洞天凡躋  
不易到我欲再往良獨難有時慨想舊游處陟

岡惘、涕為潛江夏仙人有仙骨卓爾拔俗甘  
瓢簞搖鈴真能徹帝所揮鑿自足驅神姦曾入  
金華訪初平今往地肺求洞元游經都成道價  
重拂袖忽厭拘塵煩徑登紫芝繡衣亭咫尺衆  
真相往還神仙渺茫信可學祇恐涓塵天意慳  
但見茅君極仙品誰知求道越岨艱至今豐碑  
載錫文舟墮千劍如指彈君得此居宜勇進勿  
使學步訛邯鄲我欲休官未客去歸夢過覺多  
愁嘆終當挂冠四明隱捫蘿采石紉芝蘭江東  
日暮雲生處安得羽化同霞餐

印壑四句十字橫刪

代魏丞相為錢參政壽

天台傑立滄海東古今名士長相從神遊八極  
司馬子擲金作賦孫興公松窓先生千載士文  
價道骨相與同芙蓉為裳蘭為佩一咲坐斷千  
山峯向來羽扇揮群雄貌貅給使如奴僮淮南  
艸木識姓字烽燧一掃邊庭空勲名鬼峩謝不  
有天子神聖非臣功黃扉安坐斷國論精神自  
折千里衝東山之志竟不改歸來碧落稱仙翁  
調元老手自燮理鬢、綠髮雙方瞳丘壑臯夔  
衣冠有巢許身居

赤

城名在絳闕中蒼生顛望謝公起中興事業須  
宗工新冬五日記穀旦霜餘和氣回春風門墻  
老生繫郡紱欲借壽筭斟吳松祝公壽考与家  
世山河帶礪俱無窮

代仲舅尚書賦江山得助樓

江山信美非吾土王粲登樓意淒楚麗譙井幹  
高則高未免綺羅相污澤君家華屋照城隅丹  
壁重々不如教誰令作此三層樓雪脊干霄千  
尺雨几番貽書來索詩只許歸田為君賦快哉  
今日真得歸無復黃塵泥中屨試凭欄干俯人

世城郭村畦可枚數四山雲物任卷舒大江波  
濤恣吞吐曉看紅日上滄溟夜見冰蟾轉天宇  
四明山水秀東南祇恨青山不肯入城府我家  
朗々屋百間歆創一樓兄未許羨君輪奐日々  
新礮鼓一教紛郢斧眼明見此高突兀騷人當  
得江山助我久歆歸未得閉門巷相望纔尺五  
賦詩幸不負前盟但慚筆底無風雨從今造門  
不復問主人醉倒樓上君莫嗔

代求子紹上魏邸壽詩

皇家基業天与隆金枝玉葉槃石宗 我皇聖



德摩蒼穹朱邸森列慶雨鍾仲氏吹篳何難々  
雲夢八九羅心胷群經讀遍巾箱中華端豪氣  
舒長虹殿前玉佩敲冬瓏天人眉宇輝衣楓大  
名起魏茅土封黃獐豹尾雙鎮雄宣城名郡煩  
憑熊政績越過黃与龔樓前疊嶂橫雲空佳句  
不減元暉工賢王易鎮甬水東陽春有脚皆仁  
風百蛮面内文軌同坐清聚蟻驅屯蠶碧海萬  
里棲船通天子神聖非臣功薰風入絃槐陰濃  
新荷泛綠榴花紅曉來佳氣飛青葱驚媿野老  
田家翁蕭鼓動地光融々堂上帝子方雍容清

旦燕賀簪笏叢負弩小吏隨登龍由来降靈自  
神崧難老何用齊喬松年々箕翼壽兩宮捧觴  
戲彩俱無窮

代老崇夫賀婦翁黃圮老生朝

東都競風節清裁稱巨賢姦馳不自定相与扶  
其顛獨立黃徵君道周性俱全辟舉既不就言  
論亦無傳當時論篤士比之孔与顏陳蕃為三  
公自媿不敢先丈人豈苗裔德高靜而專不清  
復不濁量陂渺無邊學問粹然正師友承淵源  
詞章玉無瑕作者當摩肩向来登王畿悟主在

一言校讐天祿閣朱黃手自斫郎潛不啻足肯  
羨歲九遷清朝獎廉退擢居西府負臚仕皆坐  
致高懷越拘掌出乘使者車徑歸卧林泉出處  
無戚欣鼻間栩栩然謝公恐未免召駟行著鞭  
松山介閩浙淑氣常蜿蜒隆冬正凝滋爰日回  
春妍懸弧慶生申飄若區中仙風自難老何  
須記椿年賤子託枌榆掃門如宿緣叨在五潤  
選得窺樂廣天川滌阻拜壽春容陳大篇孺子  
倘可教願受書一編

贈吏部壽詩集老杜句

刺史諸侯貴春城海水邊層城臨媚景水合數  
百源山色佳有餘雲門吼瀑泉遊山憶謝公頻  
遊任履穿三寸如黃金朱橘不論錢瀟洒到江  
心石瀨月娟娟翠華擁吳岳誰扶黃屋尊御榻  
在嵴嶮佳氣拂周旋多除南省郎一麾出守還  
城中賢府主今之黃穎川筆落驚風雨談論淮  
湖奔群書一萬卷分明在眼前老氣橫九州黃  
鵠摩蒼天歷職漢庭久磊落映時賢否減大常  
議正直朱絲弦東下姑蘓臺戮力効鷹鷂謁帝  
似馮唐明公獨妙年列宿頓輝光馨香於署妍

卿月昇金掌等級敢比肩巢許山林志虛心味  
道玄此邦承平日接近與名藩時節立復度水  
旱其數然百谷漏波濤狂風大放顛江流氣不  
平地軸為之翻人相眇蕭瑟茅茨寄短椽凋瘵  
滿膏肓誅求何多門至尊方旰食鴻雁羨周宣  
平生方寸心窮年憂黎元恐辜明主恩筋力不  
辭煩晨趨閭闔內應對如轉環制可題未軋御  
札早流傳斯人亦何幸已聞動行軒滯務茲一  
掃煩苛法令蠲撫養甚分明連檣並未船蜂蠱  
不敢毒歌笑輕波瀾驕陽化為霖江鳴夜雨懸

公鎮踰歲月人安若泰山且如今年冬祁寒為  
之暄蕭々理體靜迥出諸侯先何時降墨書誰  
能叫帝閣絲綸實具新載渥照乾坤借問今何  
官蓬萊漢閣連鴛鴦回金闕會是正陶甄煊赫  
舊家轂風流今尚存嚴家聚德星文雅見天倫  
曾參與游夏宴為親弟昆潘輿送喜頻堂後自  
生萱國與大名新中堂有神仙令子各清標芝  
蘭疊玳瑁今朝烏鵲喜仙鶴下人間結托老人  
晨々霞朝可餐但求椿壽永何曾藉倕佺獻壽  
更稱觴肅々秩初筵爛熳倒芳樽華燭蟠長烟

清朝燕賀人佳句染華牋吾非文人特不敢廢  
詩篇頌惟魯鈍姿喧爭懶著鞭出遊翰墨場常  
受衆目怜尚為諸侯客坐客寒無毡未見有知  
音非理誰與論始知賢主人見我顏色溫包蒙  
忻有擊豁達露心肝竊効貢公喜兼盡賓主歡  
吹噓人所羨推轂期孤騫

琴操

七月上浣游裴園醉翁操

茫々蒼々青山遠千頃波光新秋露風荷吹香  
悠颺心地儵然生清涼古岸搖垂楊時有白鷺

飛來隻隱君如在鶴與翱翔老先何處尚有流  
風未忘琴與君兮宮商酒與君兮杯觴清歡殊  
未央西山忽斜陽歎去且徜徉更將霜鬢臨滄  
浪

和東坡醉翁操韻詠風琴

冷然輕圓誰彈向屋山何言清風至陰德之天  
悠颺餘響婣娟方晝眠迥立八風前八音相宣  
知孰賢有時悲壯鏗若龍泉有時幽杳彷彿猿  
吟鶴怨忽若巍々山顛蕩々幾如流川聊將娛  
暮年聽之身欲仙弦索滿人間未有逸韻如此

弦

楚辭

雪谿仙隱

余讀叢桂堂記而知隻流宋氏之盛觀登科記而知四川類元正仲之名忽過余于寂寞之濱問其所以來則懷閩風之綬而訪其大父閩中君雪溪之仙踪也其詳見于楊猷子之記矣又言其先君諱廢俊特多才藝閩中素所鍾愛年止

四十于是時正仲之生始九閱月爾少長女兄淑仲告之曰汝之生也卜人曰棄之先君不然取洪範攸好德之言作詩以名汝謂壽富康寧考終是有命焉惟好德在人為可勉詩末以世科為屬自尔刻木誓斷絕世故將從雪谿為物外游不幸志不克就汝其識之則又泣曰先君已矣大父之來四明不知其果何在萬里來游志在此也

余聞其言而哀其意為作楚辭以  
招之

君之生兮天之西望雪山兮名之以雪谿君之  
游兮海之湄隱于雪竇兮杳然何歸子從其父  
兮孫訪吾祖子志不遂兮孫之心良苦嗟：閨  
中君兮棄家而遠遊塞胡為乎不入留其遂蟬  
蛻塵埃而仙耶其亦肥遯得道不死而隱于四  
窓之幽耶捫蘿以尋于爛平兮既不可見莽白  
雲之廿里兮欲進兮馬求青櫺兮實繁莎羅兮  
花稠鞠猴兮相与群白鷗兮嘯其儔謂為遠兮

何景物之良是謂在迹耶將徑之何由肖君像  
兮茲堂謹奉嘗兮良疇君其來兮庶幾其見之  
君之不來兮徒相羊以夷猶

玫瑰先生文集卷第六

四明樓 鑰大防

律詩

姚江高風閣 邑有嚴先生墓

不從文叔作三公  
歸著羊裘大澤中  
石瀨釣臺非故地  
雲山江水自高風  
烟迷宿艸古遺恨  
樹擁危樓新奏功  
仙馭飄飄疑不遠  
翩然獨鶴度寒空

夜坐

重梅烟雨日冥冥  
柱礎流津意未晴  
賴得谿風

送雲出放開山月照人明  
紛紜世態長松影在  
苒時光流水般坐久蕭然轉琴軸  
為君更作九  
皋鳴

山陰道中

昨望山陰古道中  
叢山直上最高峯  
今朝更踏  
山陰道却向雲間認八松  
捲上疎簾莫放垂  
從教迎眸景色征社自淋漓  
有雲更覺  
千山秀不雨爭知萬壑奇  
古道經行盡遺跡  
群賢風度想當時  
奚囊莫怪新篇少  
應接山川不暇詩

蘭亭別于果鄉

山陰巖壑妙人寰  
十載扁舟空往還  
贊府端能  
慰牢落連朝相與上  
孱顏龍盤鳳翥無奇畫  
霞蔚雲蒸有舊山  
弔古棲涼更離別  
滿懷秋思到  
眉間

早行

水餘枯枿尚棲苴  
催促征夫趁曉鴉  
細路繚山  
穿亂石輕輿掠樹得  
飛花柔桑弥望兩三里  
修竹深藏四五家  
徑處不容行客忘  
可怜一步一天涯



水漲乘小舟

一番凍雨洗郊野冷逼征衫四月秋只喜青山  
瀉懸瀑不知黃潦漲平疇登途已厭頻輿轎得  
意何妨且榜秋處順安貧聊自適未應坎止愧  
乘流

繡川道中

伏波莫作賈胡留雨意垂垂未肯休不憚征衫  
有微濕只愁平地又橫流行人自厭衝泥苦野  
老方當得意秋倦僕如何致千里登天徒笑傳

鳴鳩

榜秋二字對輿轎不過榜係榜人

與秋字不甚連且秋字類二重字  
及外榜舟一語正

過蘇谿

處處谿環舍家石累墻有時逢老稚無事只  
耕桑野色撩詩思村醪引醉鄉山川已如許急  
雨更斜陽

東陽遇雨

萬壑千巖已飽看更尋佳處為開顏無端早上  
一番雨遮盡東陽縣裏山

即事

雨外山光淡烟中艸色鮮斷橋依古岼流水自  
斜川紫椹餘桑表青藤遶樹顛人情兼物態只

合付天然

荆坑道中

古澗隨山轉 征人趁水行  
懸崖步險空 翠逼人  
人情石路無尋直 沙田不畝平  
千巖得一二 六足慰平生

馮公嶺

凭有仄声以不必仄

百級山田帶雨耕 驅牛扶半空  
行不如身倚市門者 飽食豐衣過一生

括蒼烟雨樓

莫為看山只凭欄 遠懷猶恨兩山間  
坐深却得

無窮趣只看平川一半山

晚步少微閣

落日謝虛閣 橫琴相對閑  
片雲將急雨 一咲失前山

夜坐燒香臺

長晝若炎熱 夜分涼始生  
電中千嶂立 琴外一聲鳴  
急雨催詩思 空身吞鼓殼  
誰知府地得此意 淒清

即事

睡重不知曉 山高意得秋  
風來已落葉 潦去忽

中洲幽閨素所願登臨儘自由瀕溪千萬壑何  
日上扁舟

小雨

虫 許偉切疑有訛

好風先雨到危欄却送殘雲過別山不用開襟  
強披拂自然涼意滿人間

烟雨樓夜坐

家節家照佳

暮靄橫空黯未收晚來涼動滿懷秋澹雲影裡  
千山月殘角鼓中百尺樓參坐共為文字飲高  
談不見古今愁夜闌半醉意方遠徑欲乘風汗  
漫遊

晚自擬滁亭轉烟雨樓聽角

兩寺疎鐘夾岸聞荒烟無數亂前村山銜落日  
雲生彩谿溜孤舟水不痕虫羽淒：鳴綠暗星  
暉隱：照黃昏款歸重到層樓上更為梅花一  
斷魂

重陽

寧陽 辭望

佳處逢家節寧陽 辭望亂眼勞有樓皆眺遠無日不  
登高野粟炊新秫寒莫泛濁醪黃花何太晚籬  
落上蕭騷

北行雪中渡淮

風捲清淮夜不休  
曉驚急雪遍郊坵  
坐令和氣三邊滿  
便覺胡塵萬里收  
瑟瑟江頭揮玉節  
蕭蕭馬上點貂裘  
歸來風物渾相似  
二月楊花遶御溝

泗州道中

宿雪助寒色  
相汴水濱  
輕車兀殘夢  
群馬濺飛塵  
行役過周地  
官儀泣漢民  
中原陸沉久  
任責豈無人

靈壁道中

古汴微流絕  
餘民尚子遺  
高丘祠漢祖  
荒艸莽

虞姬垓下空  
陳迹鴻溝愴  
近時膏腴滿  
荆棘傷甚忝離

雍正驛吏

驛吏低頭語  
傷心涕歔垂  
生不山野咫尺  
是京師風範  
只如舊衣冠  
且順時屬垣  
疑有耳捲舌  
但嗟咨

陳留柘

驛門深閉柏參天  
月中庭夜影圓  
人靜好風喧  
客枕坐令歸夢到  
林泉

京城外北壠

遙瞻京闕意棼絲行遍郊原泪滿頤是處葬埋  
知幾許一時發掘更無遺故知左袵嘆微管豈  
謂蓋棺終安惠西望洛城何處是長陵杯土不  
勝悲

相州道中

千古興亡一夢驚就中物理似持衡  
茜花室染朝歌血荒艸有祠羨里城  
但見反身知自咎誰言修政歎相傾  
知音只有昌黎操臣罪當誅主聖明

過安肅軍

有祠或作穉祠

昔日窮邊今虜邦城池依舊古金湯  
可伶流水猶衣帶室有高山似劍鏑  
本歎殊鄰歸禮樂寧知故國半豺狼  
兒童不識當時事嘆息遺黎兩鬢霜

即事

行盡窮邊歲六殫倚門應是念衣單  
寧知今日幕南地不似去年江上寒  
乘馬惟欣日可愛逢人長說雪初干  
三衾四襖半無用何必重歌行路難

臘月二十五日 大人生朝

去年沙岸倚歸舟今日驅車古涿州  
綵服難陪萊子戲巴詞應付雪兒謳  
客途行及五千里壽宴須開十二樓  
南望飛雲天樣遠大行山外久凝眸

元日

犬羊相聚擬天朝宮殿岩堯聳絳霄  
信使有心來里書生無面拜三朝  
秦狼雖暴終歸漢 桀犬奚知亦吠堯  
何日上天能悔禍會將猛士翦天驕

初出燕山

獨在介猶

去國三千里還家第一程都緣人意樂  
便覺馬蹄輕落日催心速飛雲逐望生  
莫嫌歸去晚獨得趁清明

春雨

石斗微々覆淺沙蘭叢短々茁青芽  
春花看眼未云久花事于人漸 涯  
漫々平湖接遠天濛々細雨濕輕烟  
野橋橫看艸深外何處渡頭人上船  
送人之官池舟

春空吹雨作餘寒去々々

不可板伊昔曾游

大水到今獨記九華山想君脉脉征途遠屬  
我悠悠夢境閒回首江山固無恙懷人倚待好  
詩還

春遊遇雨

公子喜青春歡遊弗厭頻久晴都不問好雨却  
成嗔桃杏紅方入禾苗綠未勻請君停杖履俯  
念耦耕人

糧料院葵向亭

結屋蒼崖畫不譁峻嶒亂石遶簾牙濤江渺莽  
三千頃烟瓦參差百萬家雉堞環山餘暮雪龍

樓聳闕煥朝霞登臨可是望都省但有葵心向  
日華

解舍小軒

衮衮群山尾橫窓更此岑塵埃遮物外風物宛  
山陰作吏何妨隱尋山不用深居然一丘壑便  
足快登臨

尺五亭

舊說城南社今登山外亭宮墻步可到御柳望  
中青引嘯千巖響哦詩過鳥聽曲欄頻徙倚歸  
思漸東溟

挈從子滌歸烏戍外家

五年不泛浙西船今日重来倍黯然葦席不重  
寒刺被菱歌孤唱月搖川漚鴉回櫓水双暈來  
往輕帆風雨便點檢湖山固無恙錫原遺恨到  
黃泉

烏戍道中

田在港西家港東斷橋春水步難通東蘆挾瓮  
穩來去不礙小船分釣筒

重陽寄雪窓從叔

秋意未教籬菊知不妨烏帽看風吹絕憐對酒

此為中二磔壽不合律辭

伊啞回櫓鳧鷗狎

君歸矣更欲登高誰共之風雨滿城千里夢茱  
萸綴席一年期君非俗物敗意者莫為催租便  
不詩

次伯舅汪運幹所寄韻大雅

遙憶牢之舅功名志欲成離思滿方寸望眼費  
隻明攬筆四愁詠登樓千里情賢勞休自嘆幢  
下本書生

佛日山

曉出都城暮入山杖藜蕭散易開顏松風五里  
未行盡隱：踈鐘紫翠間



遊香山次王正言韻

四山過雨翠光流  
境勝心閑自點頭  
野鳥叫春多格磔  
晚風吹鬢故颼颼  
三年幾作舊山夢  
一笑喜成今日遊  
獨嘆寒泉本無意  
強隨機械走溪溝

過西興

磔似石改磔為是詩正

幾載京塵浣客裘  
江村乍入倍清幽  
柔桑穉麥寒猶在  
流水落花春又休  
蒼狗浮空驚易失  
白駒過隙若為留  
細思誰似垂綸者  
真酒烹魚百不憂

携家再游姚江

又作泛舟行  
浮家一葉輕  
潮生江外晚  
月比夜來明  
雲盡天容徹  
風高水氣清  
五湖乘興去何苦  
暮功名

暮名否及外暮名

渡楊子

江豚吹浪雨颼颼  
望斷天涯人白頭  
一舸乘風渡楊子  
教鷗導我過瓜州

曉霧

曉霧冥濛水拍堤  
稜嶒亂石与雲齊  
扁舟不用兼程去  
到得稽城日已西

登戴山

晚步戴山上休辭脚力窮八松不碍眼萬里歌  
乘風逸興浮滄海高歌徹太室羲之不可見猶  
得想胸中

永嘉試院謝魯史君送酒

一簾疎雨洗塵埃滿架醅醱自在開正恨烹茶  
殺風景忽驚門外白衣來  
脫身場屋幾春秋故步重尋我自羞閉置有如  
三日婦画成應遣一生愁与錢誰是老司業送  
酒更無賢郡侯掩卷出門花下坐真成一酌散

千憂

木蘊之國博遷居

寄齋今日又遷居門巷相過五尺餘王子何妨  
借人屋淵明不必愛吾廬大千眼裏無非寄三  
十乘中皆是書祀灶卜隣無用爾祇今天上有  
鋒車

名大人稱屈心閒我自餘言詩今子貢作賦古  
元虛鳳沼定平進鷗盟殊未踈潭、府中去只  
作寄齋居

次南真宮龔道士壁間韻

幽舍足留客，踈篁不用林。相過幾樽酒，清坐一  
瑤琴。野鶴伴仙隱，閑雲寄此心。黃冠如有許，來  
者為低簪。

送樂清姚令行可

長官清政玉無瑕，卓魯循良不足誇。前席有期  
吾黨喜，挽鬚無路邑人嗟。才高雁蕩千峯石，惠  
足河陽一縣花。歆信三年渾不擾，遊山今日始  
携家。

入雁山過雙峯

眼前未見古龍湫，望見前山景自幽。紅日一開

千嶂曉，翠峰雙聳半空秋。風高落木無邊下，氣  
勁閑雲逐處收。要識雁山真面目，直須霜後一  
來遊。

靈峯

老筇扶我轉林丘，直到僧房最上頭。地擁雙峯  
遮勝境，天分半石闕靈湫。空中大士澹相對，山  
罅清泉空自流。人謂石崖宜置我，不知此有  
緣不緣。

龍湫

地聳峯巒秀，天開氣象寬。九霄銀漢落，千古玉

龍寒壯觀供尊者幽居稱冷官何時遂肥遯不  
厭白頭者

又次王瑞安韻

雲鎖千峯碧泉飛百尺湫山蹊驚險絕洞府足  
深幽谷靜搖虛箔巖高卧老虬賈胡還似我到  
處輒遲留

忘歸亭

一峯凜凜挿烟霏誰築新亭占石磯標榜未應  
專一壑此山何處不忘歸

登馬鞍嶺

輒：輕輿上馬鞍半天嵐翠逼人寒從教宿靄  
迷清嶂明日晴空取意看

游西山次范丞韻公興

東風吹我上西岡更覺僧坊白晝長艸色已翻  
新歲碧梅花祇是去年香好山圍繞屏三面野  
竹蕭森玉數行千里同遊逢范叔緋袍他日未  
相忘

喜雪

曉風吹起雪漫漫來兆豐年喜有端玉樹瓊枝  
無限好雲窻高閣不勝寒直疑天上梅花落莫

作人間柳絮看我欲乘風游汗漫倚欄空自羨  
飛翰

同年翁處招遊北山次韻

不嫌屐齒碎莓苔祇要吾人得、來見說飛泉  
高落澗待尋曲水作流杯竹林素約群賢集雞  
黍相遇一咲開政恐清遊自忘返不應空棹酒  
船回

支茂先烟蓑亭

人生逆旅困風波大似寄居鸚鵡螺月白江空  
無一事不須更作釣魚蓑

紅梅

南枝零落北枝殘失喜新蕤苦耐寒莫道北人  
渾不識南人幾作杏花看

秋意次林致甫宗丞韻

河漢秋來淨飛星一點過好風吹暑盡疎雨送  
涼多紈扇收團月桃笙捲細波自知思到骨歌  
枕夢無何

送春

飛花一片減風光不待紅稀意已傷今歲餘春  
能幾許浮生此日更須忙隴頭有雨麥初秀林

下無人蘭自芳夜倚疎櫺誦佳句好風如水月  
如霜

花披催蝶舞柳暗受鶯遷過雁忽新夢回頭誰  
少年蹊雲隨筍供山雨近梅天詩思正無賴一  
穀來杜鵑

病目初愈張子家有詩次韵

年來視物隔襤褸祇有昏花似退之強起歸鴻  
聊自放妙穿懸蟲恐難為相親黃奶交親絕見  
代青姑事寢危寫照苦添雲蔽日不應更請虎  
頭痴

幸信如此及外餉今於累矣

相親二句終有祀

白話

許深父餉酒覆于舟中

千里貽書慰寂寥更將尊酒幸清朝先生忽已  
成烏有用事何因見白起醉裡謾思鯨吸海夢  
回誰悟鹿藏蕉何時痛飲論心曲雲滿江東望  
眼遙

送朝臣濟寧湘潭

過雁以看眼

君向蕭湘忽語離江城離思亂雲飛傳聞楚俗  
尤凋瘵勿以秦人視瘠肥宰縣要尋行志處監  
州空有負承訖此行得句須頻寄直到衡陽有  
雁歸

即事

芸：物態見天机，靜裏工夫得細微。塔下秋江  
千萬點游蜂一：採香歸。

正月庚申朔 淳熙六年

春來節物一番新，今歲仍逢臘裡春。莫訝連宵  
清不寐，祇緣守歲守庚申。

國清寺

豐年以豐年

夾道青松引客來，五峯雙澗擁樓臺。豐年饒舌  
留公案，隋帝遺書暗古煤。最喜親知來里社，真  
成春月上天台。陰雲掃盡尋幽去，佳處端疑為

我開

山中懷仲兄

雁山魯御九秋風，更喜春深到此中。芳艸絕怜  
隨意綠，野花真是映山紅。未知方丈景何似，直  
恐桃源路已通。起聽朝雞無恙否，茲遊恨不與  
君同。

天台道中口占

路上人家短竹籬，綠蚕刈麥自熙熙。可憐日對  
千尋瀑，不解閑吟半字書。

宿仙居民家

投暝人家欲睡時雨散不斷水平池回頭已過  
三江渡醉看車中總不知

寄管儀通判并同官

執別僧坊日未斜別離愁緒滿天涯清宵已落  
素葉小雨頃開喬麥花醉裏不知身是客  
詞李王酒蘭無奈客思家  
歐公夢憑誰寄語三夫子  
歸路還須好句誇

贈寶藏老道源

骨相昂藏澗底松平生禪窟儘從容幾年大隱  
清暉閣今日來瞻獨秀峯打破画瓶無罣碍大

開飯店喜迎逢今朝且逐征途去何日重來聽  
曉鐘

過蒼嶺

黃雲滿塢沙田稻白雪漫山  
孟菜花路入縉雲  
頻借問碧香酒好是誰家  
崇朝辛苦上孱顏泥徑初平意暫閑  
蒼嶺棟頭移野步眼前便得處州山

婺女極目亭

危樓雄據郡城東掃盡秋雲快碧空目力不容  
山隔斷詩情長与酒無窮先分樓下雙溪水高



挹人間萬里風興逸不知真近遠五弦教裡送  
歸鴻

自阿山歸再過蒼嶺

雨後過蒼嶺平生行路難危層驚步滑絕澗覺  
心寒就嶺山逾險趨平谷更盤年來輕世故不  
作險塗者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六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七

四明樓 鑰大防

律詩

鹿伯可郎中園池雜咏

見一堂

靈澈清詩千載傳始聞林下有斯賢傍人只道  
休官早見一名堂已十年

止室

流行坎止事無多舉世營營自網羅珍重主人  
真止矣直如古井更無波

小山東

安石山東志不渝歸來尋得靜工夫從教更為  
蒼生起携妓何妨且自娛

桂堂

芳樹叢生庭砌間高枝更許後來板主人勿戀  
山中桂招隱還應看小山

雪龕

浮雲舒卷元無定此意誰能為飽參出岫無心  
歸亦爾不妨今日與同龕

柑隅

志是東山志不渝

霜著芳苞翠作團數椽立映斜暉木奴何必  
須千樹乞得閑身徑且歸

桃溪

幾樹桃花相映開主人歸路入天台憑誰寄語  
玄都觀前度劉郎不更來

月沼

玉潔冰清一壑專籜龍何處引涓涓深知月滿  
還虧缺祇學蟾光一半圓

星潭

山頭分下一泓清石甃團團瞰小亭身在赤城

名絳闕至今潭影照郎星

三友徑

公是端人友必端世情冷暖不相干雖云門外  
可羅雀三益還能耐歲寒

竹塢

幾年種竹未成叢一日歸來翠掃空儘好閉門  
高枕卧後今日：是清風

梅坡

江梅留待主人還見說歸時得飽看回首殘花  
飛作雪一峰當戶正高寒

松嶺

翠雲深處曳枯筇挿碧堂々十八公全似華陽  
隱君子挂冠歸去聽松風

戲贈張漢卿

張侯理窟妙無窮雅謔于人亦有功渺々江湖  
千萬頃未聞餓死信天公

陪沈虞卿使君游錢園

休沐無官事公庭且放衙城中尋勝地道上引  
高牙潭府枝芳徑東巖 物華山林真夔絕棟  
宇謝豪奢陶令親栽菊秦侯晚種瓜裴公餘綠

野六一醉琅玕幽阪森三友飛橋築百花樹深  
藏曲折谷險路鎗斫道院羅星斗禪房供釋迦  
鰲峰思御氣画舸想乘槎佳處城環雉吟邊路  
繞蛇登山携翠袖唱道屏銀樞井市花相映湖  
陂柳半遮高歌驚野鳥疊鼓乳鳴蛙陞級青珉  
滑秋千綵旆斜叢篁穿嫩筍芳艸綻新葩靜想  
方開宴徐行更試茶仙醪斟瑪瑙玉指奏琵琶  
清絕囂塵遠蒼茫望眼賒詩情弥海嶠飲興渺  
天涯賢尹民同樂名郎子克家才高修月戶筆  
妙補天媧揮塵風流勝憑欄笑語誇追風慚款

段倚玉媿蒹葭逸韵迷春蝶清歡接暮鴉舞茵  
收地錦画燭照籠紗羞稚欣相告興堦靖不諱  
微風朝趁馬好雨夜隨車土脉興原隰霖膏潤  
甲芽相將勸耕去和氣滿桑麻

中山曲肱齋

山立青冥外人行紫翠間小窻開木末孤塔映  
江灣平楚平殘遠白雲相與閑我未不暇寢冷  
坐對前山

廣軒夜望

點：萬家燈風清醉復醒廣軒高絕處俯瞰一

天星

玉霄亭玩雪

玩前首应是見一堂

群齋高宴雪浮空  
同上山城第一重  
今日無非銀色界  
此亭真是玉霄峰  
雲迷野路舞輕鶴  
風急瓦溝噓老龍  
便相將游汗漫  
剡溪何必訪遺踪

倅聽雲水亭

疑是剡中醒

山遠澄江：遠城水雲徑接海冥、萬家曲折  
在吾目一郡登臨屬此亭  
今日詩題隨處有幾番醉眼  
中醒風流鄭老知何在  
回首蒼茫島

輿青

再過鹿伯可

又上先生一見堂  
澹然賓主兩相忘  
不知海內清風滿  
但覺山中白晝長  
小雨絡林妨臘屐  
靚粧還坐快瑤觴  
曲終扶杖欲歸去  
即咏白駒三  
四章

天姥峯

剡水迂回徹底清  
濫觴從此一泓澄  
曉來蠟屐冲寒上  
碯碎山頭十里冰

虎丘

望、古招提茲遊恨已遲池深驚地裂野曠覺  
天垂聽法人千教談空松一枝從誰訪遺跡惟  
有石頭知

洛杜老僧聽琴

宴坐蕭齋不作勞謂予何事走蓬蒿從容試問  
今年幾手植黃楊三丈高

自言幾載不聞琴屢聽清彈苦契心少待庭柯  
蟬噪靜為師更作醉翁吟

中秋

疑是契苦心

歲、當秋半人、待月明絕憐今夜賞更勝去

年晴光彩澄高露氛埃廊太清衆心方閉雨却  
望暮雲生

又次丁端叔韻

好風涼月湛中秋自咲何為作遠遊不有諸君  
故人戀未應連日賈胡留三千銀界俱呈色十  
二珠簾搥上鉤飲罷客歸清不寐誰知心折大  
刀頭

游惠山

石徑縈迴入翠林廿年故步喜重尋千山直上  
雲扉啟萬木陰中古殿深泉水泓澄風拂、洞

門幽杳晝沈：調琴淪茗清無限倦客忘歸到  
夕陰

游洞霄宮

宿雨頑雲撥不開紫霄佳處訪棲臺青山九鎖  
固奇甚古洞一深如此哉拔地千林俱秀潤擎  
天一柱最崔嵬出山爽氣尚相屬數里清溪送  
我回

游徑山

起看海日曉團：更挹神燈照夜闌百萬杉松  
雙徑香三千樓閣五峯寒蟄龍何在渺難問古

井于今竟不咎但覺靈泉歸洗耳誰能故把細  
書者

送蘓伯昌大卿

禁路岩堯欲問津抗章便自乞閑身閔勞劇部  
皇情厚寓直中奎寵數新飛輓正資經濟手典  
刑終念老成人赤松未許長為伴歸取青毡繼  
穎濱

甬東曾幸拜蘇天外府官僚復備員前輩風流  
真在眼公談咲辱忘年浙江相對一卮酒婺  
港欲行雙槳船門鍵馬銜難作遠西風傳立但

茫然

送劉淳叟博士倅豫章

孰知明主可忠言  
奏牘方陳意已傳  
人言能遜千乘國  
我自能補九重天  
拔山轉石孰難易  
爛額徒薪誰後先  
不用更論如許事  
把君征袂且茫然

送呂周轉宗丞守崇慶

從昔傳家學當今  
良史才毅名冠西蜀  
風節象東臺  
朝蹟收何速  
歸心挽不回  
一麾從此去  
萬里可能來

呂為四川類試省元  
曾祖陶為給事中

舊矣唐安郡龍潛府  
號新當年一絳帳  
今日兩朱輪  
民意來何暮  
仁毅煖似春  
劍南毋叅即鰲  
禁要詞人  
秘甚先天學  
誰傳陸士龍  
上方留自近  
天豈不相容  
契託君家厚  
情惟我輩  
鍾慤懃  
訓猶子他日使追踪

上魏丞相

夢菴深坐宴朝曛  
祇有梅花對此君  
今日衣冠有巢許  
向來元凱佐華勛  
入山誰解訪洪景  
載酒時應問子雲  
童諷寫成心未懶  
可因貪佛贖



論文

次韵蔣德言游太白玉几两山

西山不到幾經春  
玉几猶能一冉臨  
太白峯前成夢境  
直從總角到于今  
少日游山不要歸  
老來腰脚不相宜  
羨君勝具子無勸  
踏雪尋幽更一奇  
賸欲扶筇随意行  
要令心跡得雙清  
何時同入翠微去  
文室先參老淨名  
落花影裡步春蘭  
飛鳥翩、相与還  
若得把茅成小隱  
等閒來往两山間

春蘭秋春闌

誰能饒舌强參禪  
何用談因更說緣  
生死本來無大事  
晨朝湏起夜湏眠

謝僧道全惠詩并菖蒲

楚、芳蓀詩樣清  
翠苗低護小崢嶸  
一泓功借幽根潤  
六月能令涼意生  
雁蕩渾如夢邊事  
龍湫頓覺眼中明  
閑窓坐對思無限  
何日隨君遠澗行

趙安國梅坡

子名倦於了無倦

陰暑倦行役  
梅坡詩暫閑  
卷簾南浦岸  
終日難成山  
竹裡清風遠  
棋邊夕照還  
歲寒重卜醉  
覓

句暗香間

資聖寺

野溪清淺度危橋徑策枯筇上紫霄  
曉霧暗蒸山寺雨松風深隱海門潮  
浮杯水漲人何在洗鉢池清意已消  
又上樂亭基上望雲山萬里更逍遙

次韻蔣德言壁間舊題

一鈴簷角自吟風兩面松篁翠掃空  
山卉更藏無盡意枝頭未作去年紅

上史太傅

一坡烟水綠灣環竹樹樓臺縹緲間  
但說一丘藏曲折誰知有四明山  
二十里雲隨步生潺湲洞裡訪青櫺  
山中要識無窮趣者取南雷問荅經  
袞繡堂中語夜分幾將經史細評論  
不知世上三公貴祇是東湖八行孫

贈鄭相士

知君冰鑑照人寒我相儒酸未足觀  
東甬從來多俊秀為煩看眼細尋看

雪竇道中

城居久矣厭塵勞來訪名山寫鬱陶客路行隨  
流水遠征 与坐白雲高千林舞翠吹蓬鬢二  
麥搖青照紵袍努力共登天尺五要看飛雪噴  
雲濤

錦鏡 苦疑是若字

兩溪赴壑舌奔虬此地端能截衆流三版放開  
千丈雪一匳徹 四山秋幾年空自存公案今  
日重新指路頭珍重老師成勝事清名當与此  
山留

妙峯亭 有詩石是有時

一峯高出白雲端俯瞰天涯千萬山試向岡頭  
轉圓石不知何日到人間

隱潭

靈潭深入白雲堆帶雨春雲為我開乳石半空  
渾欲墮瀑泉千尺正中來兩軍酣戰鼓聲急一  
雨生寒霹靂 中有卧龍君勿狎有詩平地起  
風雷

游大梅山護聖寺

江東、畔更東山又過東山數里間試問招提  
在何處萬山溪處白雲環

寒雲片日忽吹開，歷井捫參得。來行盡高山，天款半不知。平地有樓臺。

常禪師塔 旁有虎冢

當時道價極光華，鷲獸相隨共一家。象去虎王師亦老，不須百鳥更銜花。

後來猛虎性堅剛，據石依林死不僵。何待寒林班侍者，千年倍葬祖師傍。

梅仙巖

穀紋應是穀紋

梅山遺跡若為尋，怪石稜層一徑深。未必當時真隱處，清風自覺襲衣襟。

王右軍陪

雲巖

但見雲生谷，初無石似巖。得名非舊觀，買地作精藍。境勝環修竹，門深擁翠杉。禪林自家處，莫問後三。

啟霞水壺亭

拍、新漪徹底清，兩山寫照翠光凝。笑看風動穀紋起，坐我玉壺春夜冰。

天童玲瓏巖

捫蘿歷棧上層峯，寢覺芒屨踏半空。七竅幾時開，渾沌八憲無處不玲瓏。已欣古洞容身過，直

恐丹 有路通俯視人間懶歸去拂衣徑欲御  
天風

送內弟汪作德赴建德主簿

今日望春下送春還送行簿書須著意家世有  
餘清瀟灑桐廬郡文章陸士衡時陸務公餘定  
觀為守多暇無廢讀書殺

南江酒家

出韻 有此格 寒衫 杉

南江舟楫飽經行橋外人家最可人賸種寒衫  
映修竹 沽村酒趁鮮鱗潮痕落艸槽敲動日  
脚銜山涼意新酷愛老樟橫卧處他時來此坐

垂綸

宿登山

經行字出韻疑是句字

竹輿來訪小梅山：在空濛紫翠間嵐霧滿林  
朝漠：溪穀和雨夜潺：峯頭丹井隨潮信松  
下禪房舊祖閑誰是無生誰不死晨鐘未響夢  
先還

群從泛湖次叔韶弟韻

倚遍瀛洲十二欄老蟾推出爛銀盤絕憐千頃  
波浪濶更覺滿身風露寒境勝能令詩興逸夜  
淚自喜酒腸寬離：挂影清如許莫惜終宵作

意者

送陳君舉守桂陽

重尋漫壁認題名十五年來一夢驚誰料今朝  
携客至却 此地送君行桂陽卧治真談笑魯  
史遺編賴發明文定南軒仙去後湖湘又得一  
先生

永嘉天慶觀

斗口橫安華蓋山茂陵修竹路灣環琳宮迥出  
滄瀛表羽士如 崑閬間東挹江山窮望眼西  
臨闌闌咲塵寰自知去此無多日着意來尋一

餉間

次許深父寄陳頤剛韵

博物曾經辨實沈論兵更覺用功深九閭未進  
六竒計萬卷空催一寸心流水高山誰復會寒  
松春柳解相尋如君豈是長貧者作計無令歲  
月侵

前朝折戟尚沙沈志士私憂意向深謀國未湏  
先問陳平戎要且務攻心衣冠舊老知誰在未  
泰遺宮尚可尋騎省再新人有望一言坐復故  
疆侵

勸農

一番好雨潤桑麻和氣歡穀十萬家太守勸農  
才出廓老農含哺競隨車土膏澤地宜稻雲  
物陰天養花願得四方無旱潦盡教樂歲似  
東嘉

書吳夢予古樂府後

古來樂府近來無筆力如君却有餘日恐遺音  
亡正始喜聞新作過黃初藝苑徒攻瑟未  
免戾門久曳裾更向江西詩窟去他年時寄一  
行書

謝景英送鄭景元篇末見屬次韵

張羅清似翟公門外都無野爵喧可但風流  
追鮑謝直教高論到羲軒絕怜父子為知己時  
把文章得細論裡是非何足較乍賢乍佞一  
王尊

觸暑相過憶去年汝南又得見先賢向來喬木  
今亡矣祇有靈光尚巋然贖記暮年專一壑想  
聞高詠和流泉兩公直諒渾相似隣志寧卿監  
薄韵

四郊苗槁勃然興頓覺歡穀滿郡城行且刈雲

成歲事敢因喜雨記亭名昔如魚在釜中活今  
見龍從地上行憂國願豐同此樂讀君佳句歌  
風生

又次徐仲宗通判韵

老龍破蟄斬幽閉乳滴天飄不復慳可但甘霖  
驅旱魃自然涼氣滿人寰民心徒切焦熬甚神  
力毋勞指頷間遙想清都應表賀子宸軒陞曉  
催班

又次鄭性之縣尉韵

槁項疲農病夏畦喜聞烟雨四天垂旋尋杭稻

子宸紫

供糜粥驚見新香玉滿匙  
閔雨才寬又畏風從朝愁到夕陽春誰教官到  
二千石不學當年邴曼容  
幾番好雨應先占欣見堦庭綠艸織秋後陰晴  
猶未定更看新月卧磨鎌  
爰居集魯要先知飛雪侵春久已疑慚愧風師  
幸安靜敢將虎口關龍瘕

游隱清

薄領叢中偷得閑輕輿相与出鄉閩乳流先已  
登孤岫采蕨還來上北山藤遠龜身增龜顧水



涵虹影照孱顏老農擁道迎人笑今日使君來  
破慳

瀑泉奔放石坡陀回首清游歲几何脚力不如  
前日健詩盟還喜故人多滕王閣上無韓子遠  
景樓中欠老坡不謂鄙言成宿識偶因晚涖得  
波

窮冬吏鞅解紫纒重入茲山意少年千里幸同  
豐歲樂三生曾結郡人緣幾番山色望空外今  
日水聲來耳邊坐上何須聽絲竹与君嘯咏和  
風前

樸被左作襍被

按晉書魏舒傳襍被而坐

富覽亭

城郭占佳勝眼高貞白鬣霜天開浩蕩雲屋涌  
嵯峨四面山總好東窻江景多脚跟盤巨石吞  
吐任風波

贈陳君靖道人

為汭道人身御風乘家求靜慕仙踪仙都有石  
立天丰特立要當如此峯

雪中簡林景思劉振之

驟寒忽變雪花飛抱膝長吟况可知樸被可能  
來過我忍寒相与話新詩

謝林景思和韻

黃昏門外六花飛  
困倚胡床醉不知  
凍合玉樓猶強項  
擁衾方詠雪巢詩

送趙子固吏部帥合肥

少年文價重神京  
游宦還聞政有聲  
南省但推韓吏部  
北方猶問趙先生  
人傳殿上三千牘  
上喜胷中十萬兵  
暫輟望郎分帥閩  
淮南艸木更知名

老韓同傳我多慙  
意氣相傾自不凡  
憂患飽更俱白髮  
班行獨立見青山  
羨君真有虎頭相  
願

我方為馬口銜  
同舍幾何俄話別  
可堪目力送風帆

襟帶長淮地望崇  
勲名當繼古英雄  
吳人止解依濡塢  
晉將才能過八公  
可但綏懷邊境靜  
直須經畧朔庭空  
折衝不必居遐徼  
頗牧尤當在禁中

考功直舍窓前雙竹

窓外修篁共一根  
亭：雙幹為誰分  
夷齊二子清相似本

曲竹

放出一頭地出牆稍更新傍人為稱屈素志肯  
求伸苦節安甘節曲身成直身青霄看直上莫  
忘手援人

寄題汪端明墳菴真如軒

山藏佳處竹藏廬見說離家百里餘已矣空求  
真學士傷哉閑殺老尚書後自恨登門晚壯  
歲寧忘跪履初悵望九京那可作此心徒切慕  
相如

萬箇篔簹一艸廬傷心理壁十年餘革穀誰聽  
尚書復金榜空懸少保書無復遺音追正始尚

傳新作過黃初真成一代風流盡嘆息浮生信  
六如

題汪季路太傅所藏龍賚陽關圖

離觴別泪為君傾行李匆匆歌問程不用陽關  
尋舊曲圖中端有斷腸聲  
畫出陽關古別離蕭疎柳不勝悲行人願嘆  
離人泣柳下漁翁總不知

題陳簡齋寄夫人書

行書滿紙遺君文可見閨門敬若賓應与少文  
能協趣定因元亮遂忘貧

題韓氏所藏元祐選尚詔艸

禁鬻當年選尚初，難兄辭寵意何如。  
裕陵遺旨知難改，元祐湛恩信有餘。  
今日猶存邠君筆，向來誰造粉昆書。  
韓門世寶宜無墜，史有遺文尚取諸。

秋日懷國仲觀

四明聳秀一溪流，曾記經行十里秋。  
行李今從何處住，宦游自咲幾時休。  
兒時故舊今誰在，老去光陰不借留。  
得東歸訪立齋，約君同上釣魚舟。

客省聽燕樂

曉入金門拜紫宸，門前錯立士如雲。  
未容密侍君王宴，祇許鈞天隔殿聞。

次李季章監簿韻

跪履巽巖今幾年，見君風度喜蹉然。  
長編固已翻青簡，老墨猶能寶漆烟。  
游宦自欣天影近，思家猶在夕陽邊。  
時從甥館追清賞，賸寫新詩繼謫仙。

賀雪八盤嶺上作

平時卧雪似袁安，誰肯凌晨犯苦寒。  
百辟班中

因族賀八盤嶺上得遙看層：觀闕瓊樓聳納  
、乾坤玉宇寬悵望仙山何處是欲從此地徑  
驂鷲

送林子方吏部將漕江東

光堯三紀煥文章室閣岩堯謹秘藏寓直到君  
才第四皇華禮樂遠增光  
望郎三度到長安垂上青雲作好官暫向江東  
一澄按却歸徑著侍臣冠  
自說嵇康七不堪上教持節向江南江南父老  
應相賀見說清明似晦菴

室閣是寶閣

殿廬官燭對風簾郎舍修篁共一簷別日苦多  
良晤少摻祛不耐雨纖：

子方移守四明見于浙江亭

春初送別欠詩篇歲晚還欣受一廛都騎始聞  
臨浙水先轂久已驚郵川里人見說俱延頸海  
嶠送今定息肩夜：故山頻入夢為君端欲買  
歸船

寄題蜀李氏義槩堂

君亮著  
之祖

養氣非為俠輕才弗市恩仁轂高月旦義槩徹  
天閣稱美推賢嗣揚名有順孫活人幾百萬何

止駟容門

送衛清叔著作提舉淮東

漢庭早已冠群仙  
闊步登瀛最少年  
竊嘆豈惟年巨及人門  
才業總翹然

通泰牢盆亘海濱  
宅家專欲用儒臣  
淮南艸木生顏色  
又見龍頭第一人

虎榜先登到鳳池  
前良多以十年期  
雖知勇退急流去  
壯歲功名會及時

羨君持節拜庭闈  
未老雙親看綵衣  
若過蓋公煩問信  
坐曹日念舊游稀

外府為舊為教局  
衛乃蓋侍郎婿

注疑有訛

屢從樽酒接從容  
叔寶風姿照座中  
他日相逢年益老  
棋壇尚可角雌雄

送黃景毅秘丞提舉浙西

江夏無雙第一人  
清明久矣動簪紳  
心平氣勁無偏黨  
好在皇朝作爭臣

宅家親擢得真才  
柏府蘭堂更外臺  
未問遙驅向溝壑  
半途應有詔書催

從來軒冕一豪輕  
朝蹟初收去玉京  
打破畫瓶無個事  
不妨遊戲繡衣行

論才詩了便談禪  
鄙吝冰消更豁然  
稽首心空

先及第敢將癸未論同年  
玉節光華照日幾揚清激濁正當時阿連幸出  
百僚底正恐翁歸不受私

雪中迎駕

銜燭

見雪外不必改

都人久不望威顏驚喜鳴鞘風雪間萬井歡聲  
迎曉仗九天和氣下人寰龍樓咲啟瑤池宴鶴  
序欣趨玉笋班道上峯頭皆見日絕勝御燭  
崑山

題尤延之給事所藏葛仙翁徙居圖

莫言家具少于車藥裹衣囊自有餘老婦親携

曠原書作幾

揚熾無此字擬改曠

三稚子仙翁獨玩一篇書羊牛相与趁新菜雞  
犬無因戀故廬到處山頭有丹丹井不知如此幾  
遷居

又題楊妃上馬圖

金鞍欲上故徐、想見華清被寵初後日延秋  
門下路不應有暇作踟躕

題老融歸牛圖

薄宦六年辭故山故山祇在夢魂間  
自纏縛却羨歸牛自在閑

天竺禱晴

早奉天香禱白衣遲明宿霧故凄迷忽驚紅日  
穿林薄無數碧山明澗溪上竺寺連中竺寺蘓  
公堤映白公堤湖光一碧幾千頃賸捲荷香送  
馬蹄

具美堂

明光殿裡早催班亭午天街後駕還已聽歡聲  
傳市井更看喜氣滿湖山聯鑣遠去閑尋勝爛  
醉歸來夜叩闕但願兩宮千萬壽退公時得過  
雲間

水月園

聲平二字或是昇平詰

具美盃殘意未休相將重上望湖樓、臺忽已  
居平地風月何曾識舊游更挈酒樽過水月坐  
增詩興滿滄洲春風共約新橋畔遙拜雙龍萬  
斛舟

三月九日從駕

昨日為親壽今朝從駕行君親俱有喜家國  
共增榮淑氣浮黃屋歡聲動玉京人心真易感  
翻手作穀平

湖山次袁起巖安撫韻

同年紫陌再尋春力主斯盟賴尹京山外斜陽



湖外雪夜來陰靄曉來晴平波灩々新添綠凍  
木欣々欲向榮此日此身清潔甚軟紅何苦太  
忙生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七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八

四明樓 鎬大防



律詩

試俞珣長頭筆

倦游俞老入中州  
霜兔抽毫飽盛秋  
平日相親管城子  
結交今得賈長頭

訪留昭文于范村山間不得見

黃扉慶士掩松關  
小立松風去住難  
可嘆山中真宰相  
未容神武挂衣冠

送倪正父侍郎使虜

經帷親見犯天顏，口代何勞抗可汗。故國應悲周泰稷，遺黎猶識漢衣冠。殊鄰謀報終難測，累歲要盟恐易寒。馳至京城上方畧，始知頗牧在金鑾。

送王仲言添倅海陵二首

萬卷詩書老雪溪，頽然二子和墳麈。絕憐伯氏久亡矣，猶幸夫君及見之。來上鵝行人謂晚，往舒驥足自嫌遲。他時還向雲門否，布襪青鞋尚可期。

遂初陳迹遽淒涼，擊嘆青箱極薦揚。談笑千僮

情易厚，典刑使我意差強。重屏舊畫論中主，古殿遺文話阿章。旧事徒今向誰得，尺書時許到淮鄉。

寄題延平范氏六桂堂

高門儒效許誰同，秀氣于今照演峯。家學一椿連五桂，地靈兩劍化雙龍。三人衣鉢清名接，累世簪纓慶事重。彼茁孫枝更林立，不須萬戶羨侯封。

京重遠尚書為澹然子作二大字

濃墨新題付澹然，松坡為子老談天。憑君推我

行年者何日歸耕綿上田

送李伯和吏部提舉浙東伯珍寺丞

將漕獲門

爽：君家好弟兄皇華交映棣華明幾年並列  
金閨彥同日俱持玉節行萬里往臨夔子國一  
江先到越王城會聞歸取青毡舊都似當年老  
式鄉

送范文叔禮部守彭州

憂國髮先雪愛君心似丹旌麾雖自適懷抱未  
全寬直道任三黜故人憐一寒濛陽毋久駐旋

復筵鷓鴣

送趙德老端明帥蜀

身名俱泰老尚書叱馭寧辭萬里途兩地思榮  
真赫爽四川父老定歡呼垂崖袍帶今重見清  
猷琴龜我更無類向籌邊樓上望歸來方畧上  
新圖

次盧國華提刑所寄韻

持節歸來上粉闈祇今一節又何之樂天好句  
追長慶元亮高風挹義熙我恨別多仍會少君  
雖去速豈來遲閩山荔子燠晴晝莫惜登臨賸

賦詩

古梅遺張時可

枝封蒼蘚澹花疎一種風流高更孤試門約齋  
三百樹林中還有此枝無

李才翁賀除天官次韻

九年奔走祇思閑歸夢時、墮故山已媿演綸  
詞禁上更堪曳履侍臣間官曹顧我空無補世  
事惟君了不閑但欲相從游物外不應久此玷  
清班

我居銓部開簪裾終羨寒窻只蠹魚每念故交

今有幾况如盛德豈容踈京塵共嘆淮人老市  
道誰知有隱居久苦筆端枯渴甚楚波正欲借  
君餘

劉德修右史去國示所和從父東溪

及楊子直詩走筆次韻

無人為辨樂羊書却向空山問草廬世上榮枯  
無定在眼前毀譽竟何如寸心未徹九重上百  
口仍行万里餘只恐君王思舊學便看飛詔促  
嚴徐

東谿詩似老弥明傾蓋論詩絕點塵筆墨為供

無盡藏江湖乞得自由身出門遠送成惆悵無  
計相留更主臣但願皇天開老眼不應空谷滯  
斯人

閣下相期久山中把酒稀未能容我去又復送  
君歸柱史寧終隱威顏暫足違壯心誰與語看  
劍一燈微

謝袁起巖侍郎送盃柈奉老母

翠綃飛蓋擁生香水雪精神試晚妝鶴髮慈親  
俄一笑玉人何事晚升堂

送曹南仲寺丞守永嘉

六和久坐趣歸鞭却送旌麾水竹邊無說可俾  
新令尹有詩重送老同年城隅綠竹今安否庭  
下朱欒定儼然回首東州真夢境羨君此去若  
登仙

過上虞懷謝駟喜雨

夢回簷溜作驚湍淨洗炎歊百慮寬咫尺東山  
見膏澤令人更憶謝家安

吞杖錫平老

老我平生不願餘歸來但欲賦閑居灌園自足  
供朝膳且奉夫人御版輿

送淳尉海陵併寄示滿

二子俱從宦重親足自怡汝能行幼學吾豈恨  
輕離平日自知已真心更與誰臨文有遺志此  
是憶兒時

處已幸寡過居官勿願餘動成經歲別贍託寄幾  
行書公退仍多學心清且索居但知行所職通  
塞聽何如

次潘安叔寄新谿詩韵

曾游明月舊雙谿老去情懷百不宜夢繞新谿  
身不到更休重和寄來詩

送內弟汪強仲赴台州稅官

雕鞍去：不容攀柳下門墻輟往還可但征商  
私寵斷不妨拄頰看中山右軍墨妙惟修禊太  
傅才高亦抱閨只尺親庭母苦志有人能作適  
齋閣

少潛兄再立畫錦坊伯中弟有詩次

韵

東樓舊日史君家盛德于今說孟嘉畫錦門墻  
再興起烏衣巷口倍輝華雖無崔氏聯三戟肯  
學楊家族五花尤喜桂枝香不斷藏書滿屋是

生涯

王原慶訢盤餐蕭然走筆次韵

愁絕詩人太瘦生也無北食与南烹君看俚語  
亦堪笑何日能填鼻下橫  
莫嗜鮫魚如先曹但應菜飯學參寥坡翁晚節  
更清苦玉糝新羹手自調

送趙振文主簿

去：江西不作難片帆雙槳蕩秋蘭已知宦業  
非時樣尤喜情親耐歲寒志大自然羞附驥官  
早何用嘆棲鷺少卿膝上加文度更比年時刮

眼看

病足戲效樂天體

課得退連茹藥逢新太醫居閑幸餘暇養病任  
多時步屨雖非便調琴足自怡晚來風雨急高  
卧到晨炊

叔韵弟上連桂堂牌會群從

我家簪紱百餘年書種于今幸有傳折桂時能  
取黃牒肯堂賴子抱青毡一新扁榜照華屋共  
集尊罍招衆賢須信後生尤可畏要當爭著祖  
生鞭



題林氏香巖庵

緩步尋佳處林深路欲迷  
偃松披數畝立竹漱  
三谿瀹茗憑山檻呼燈照石梯  
輕輿空翠濕投  
暝喜幽棲

送汪強仲還官所

又向丹丘去安書易往還  
固因官事了莫放舊  
書開問訊雪巢老寄懷中子  
山經行皆夢境自  
咲日蒼顏

寄題吳紹古縣尉經德堂

問舍玉真下讀書經德中心期  
知共遠臭味許

誰同吹笛夜涼月舞雩春暮風  
直須涵詠熟毋  
負象山翁

送季舅汪江州大定二首

清直如公天自知晚年百順了  
無虧九城臺下  
方還旆五老峯前又擁麾  
題坐喜逢陳仲舉據  
林好維庾元規太平散吏無由到  
倚听中和樂  
職詩

舅甥相与自垂髫游宦歸來髮已凋  
坐上可無  
車武子酒酣時賴盃寬饒喜公自此驅千騎  
碩  
我從今守一瓢間与遶齊同悵望艸堂樽酒幸

清朝

送內弟汪耐翁隨侍因赴臨川誰  
之子長才蓋要津未知此別幾經春且為湓浦  
過庭子徑作臨川入幕賓生長外家身已老周  
旋中表意尤親從今家問須情實莫事虛文學  
外人

暖村踏雪

一冬求雪雨還晴賸喜春朝見玉霏不為偶同  
佳客到誰能深入亂山行雲窻霧閣知何限玉  
樹瓊枝到處明更喚輕舟同穩泛小谿何似剡

谿清

筍輿衝雪過谿橋流水方東未晚潮白裏不知  
梅奪色青邊尤喜麥成苗烟深帶雨參差下空  
濶隨風自在飄可是忍寒詩更切故求野路踏  
瓊瑤

又次蔣甥仲愚韻

山色空濛雪更奇湍空擊碎吠琉璃寒侵茅屋  
春無寐凍合梅花夜不知泛泛輕舟勝路滑洋  
、流水樂人飢興未但覺酒腸濶江海安能實  
漏卮

送元積弟赴永嘉酒官

宦遊五載任中川似與邦人有夙緣昔日江山  
知好在舊游人物想依然吾衰無復逢梅福子  
去惟應愛阿連或問故戾霜髮未為言潘令是  
齊年

我家清白世相傳工部真清更有年百口未曾  
營計活一生惟喜種心田吾方奉母耕綿上子  
更移封向酒泉兄弟凋零期自勉只將家訓作  
青毡

同王原慶知道游天童

舊游曾記夢中身一日重來白髮新行盡杉松  
三十里看來樓閣幾由旬狎鷗亭外波濶濶  
鷺池邊艸木春自咲賦歸如許久始來此地作  
閑人

東谷

舊說東柯谷茲來到此山樹深烟冉冉花落雨  
潺湲有客禮師塔何人叩祖閤天連秋水遠此  
意尚人間

千佛閣

平橫雲棟塞空虛倒影仍臨碧玉壺千佛威光

歸寶雨九霄宸藻祭河圖人天共歎未曾有燕  
雀相驚不敢踰試問南詢童子看化城曾見此  
樓無

從子滌濯寒納涼

楊柳陰、映粉牆密雲藏雨晚來涼高荷欲出  
欄干上咲挹紅英吸淨香

漳謁告歸省復還海陵

吾子遠歸省重闈俱粲然雜留毛義檄又送子  
真仙西去仍千里東歸約二年詞場期自力收  
取舊青毡

題少潛兄得閑

歷來詩作笑挹江湖

亭下水春空輕舟處、通閑情誰得似逸興更  
何窮詩社率相過醉鄉時一中我家原不遠只  
在小橋東

平日君多暇如今我亦閑人歸真得地吏隱勝  
居山烟浪一千頃茅簷三四間天寒倚修竹空  
翠濕歌鬢

送從子淵宰浦江

誰云宦路足岷嶽送子之官獨放心廉介有餘  
無矯亢謙恭已甚自崇深安輿何用資三釜屢

問時能抵萬金公退讀書三子侍縣齋松竹已成林

慈溪道中

雙槽真成鶩鶴鳴客愁厭苦夢魂驚須臾寢覺耳根熟一覺醒未天已明

題忠崇着色四時景物

舊說忠崇真畫師生綃四幅見天機鶩翻桃岸韶光嫵鶩浴蓮塘暑氣微風勁賓鴻霜始肅寒欺花鴨雪初飛分明知是丹青卷仍欲沙頭喚渡歸

送吳叅議哀

才氣勇無前人推季子賢  
戾藩聯剖竹制幕晚依蓮  
勢利從身外風流到酒邊  
四明欣會過兩載得周旋  
為記題名石仍吟達觀篇  
留行何及矣執別但茫然  
我已甘投老君方欲引年未知重見日目斷五湖船

即事

十日陰寒雪不成臘殘春近更霜晴  
溪山高卧如春暖逸鬢飛蛟自在鳴

弔陳衛道墓

平生學博更加詳和會三家儘較量一覺可憐  
成夢蝶多岐終是易亡羊門前修竹連岩桂道  
上芙蓉間海棠何似剗除閑艸木青松一色蔭  
高岡

游大梅山梅仙岩

為憶西京梅子貞人言羽化匪沉淪海瀕古墓  
已無迹山外高風寧有神鯁論至今光漢傳清  
風猶足盪秋旻何須更說神仙事終老市門良  
可人

虎冢

辛勤玉柙更珠繻或見叉牙出骨須驚獸一心  
能護法敵惟千載尚全軀餘威凜々空埋骨遺  
像耽々若負嵎及見當年梅子熟自應驚倒老  
妖狐

謝潘端叔惠紅梅有序

潘端叔惠紅梅一本全骸皆江梅  
也香亦如之但色紅尔来自湖湘  
非他種比自此當稱為紅江梅以  
別之王文公蘓文忠石曼卿諸公  
有紅梅詩意其皆未見此種也感

嘆不足為賦二十絕

舊家桃李種河陽今日紅梅自楚湘  
根撥送春君意重為移絕艷到吾鄉  
黃姑曾為點冰肌亦有緇塵染素衣  
何似胭脂天賜與暗香猶在是耶非  
為君手種向南窓誤認昌州移海棠  
元是王妃生酒暈帳中仍帶返魂香  
前身施粉忌太白今日施朱恐太紅  
說似旁人剛不信清香萬斛在花中  
殿後輕紅色漫濃絳桃空自咲春風  
何人擊碎

珊瑚樹惱得嬌姬面發紅

蘇軾詩作韮紅

舊見寒花蠟蒂紅寧知沁入雪膚中  
絕憐金谷佳人墮到地餘香散曉風

梅花几種盡相聞老矣才欣見此君  
相與對花

文字飲絕勝歌舞醉紅裙

人間丹桂亦微黃未見紅葩解有香  
惟喜此花兼衆美麝臍薰徹絳紗囊

初移湘水一枝春賸馥還欣為我分  
夢入山房三十樹何時醉到看紅雲

歲晚紅英繞凍柯玉人無那醉顏酡  
廣平賦就

如逢汝鉄石心腸可奈何  
少陵年後詠花開未見胭脂一抹腮可惜當時  
詩興動止因東閣省官梅  
坡翁着意賦三詩漫說濃香已透肌若見此花  
應絕倒惜君生晚不逢時  
花品無庸定等差國香國色屬吾家海棠正自  
慚粗俗莫問漫山桃李花  
不學江頭玉樹寒壽陽紅粉舊粧殘嬋娟可是  
慚隨俗莫作金沙鎖骨看  
客來試与倚闌干拂：清香觸鼻端儘教北人

渾不識不應改作杏花看  
全體紅梅臘裏芳紫綿新拂漢宮妝臨川借得  
江梅句傾國天教抵死者  
詩老為花室自忙想應未識此竒芳青枝綠葉  
何須辨桃李安能如許香  
只說梅花似雪飛朱顏誰信暗香隨不須添上  
徐熙画付与西湖別賦詩  
縞中練悅玉為肌誰點微頰向北枝若使羅虬  
見顏色定須將此比紅兒  
自昔梅花雪作團紅梅晚出可人看江梅不解



追時好祇守冰姿度歲寒

山行

行入春山紫翠中  
入山深處更桃紅  
一百五日  
麥秋冷二十四  
番花信風  
頃搖青几蔽地四  
山聳翠欹浮空  
野橋橫跨溪如練  
待買輕舟下  
釣筒

金蹄

誰擊石是誰繫

金蹄垂耳小韓盧  
飾以重環馴可呼  
誰擊冬青碧  
陰下恍然如見擊桐圖

次吳伯華韻

一身遇坎復乘流  
景物當前亦自由  
草淺人行  
回作徑水來沙聚  
看成洲  
哦詩首為鈎  
棘句遶  
意即是逍遙  
遊爛醉不知門外事  
夕陽日下  
西頭

從子泂送梅枝戲作

向來地暖見東嘉  
帶葉江梅殿歲華  
不似青春  
三月暮南枝  
梅子北枝花

菁江送客

菁江十里路  
逶遲兩岫平  
疇接翠微羸  
得閑中  
乘画舫  
隨潮西上  
趁潮歸

午睡聽雨

老年樂事莫如閑午睡醒來夢已闌枕上欠伸  
猶懶起更聽簷外雨珊珊

放鶴送潘恭叔司理

冲霄六翮困蓬蒿清唳時時發九臯鷓立固應  
能獨出雞群未免歎徒勞相投願我憐冰玉款  
去知君刷羽毛幸脫樊籠隨雨透平飛去不  
須高

宿育王山涵秋

清秋來此尚涵秋雨後山泉自在流夜暗寒敲

鐙玉佩燈明清影翠珠旒枕流正自憐孫楚洗  
耳何須訪許由我亦暫來專一壑倚欄耽玩不  
知休

長女清歸夫家寄以小詩

胡笳未了遽成歸婦職如何敢失期禪到佳穀  
重入塞伯塔未免念文姬

太湖響石

何處飛來一段雲太湖風急到江城雲中疑有  
群仙過時聽了東環佩穀

送朱季公倅嚴陵

朱家族裔甲龍舒循吏清名史特書正為晉夫  
思雨部至今廟食盛鄉閭舍人曾賦嚴公瀨李  
子方題仲舉輿但向棠陰增蔽芾桐鄉今却在  
桐廬

以十月桃雜松竹真筍中照以鏡屏  
用瀟韻

中有桃源天地寬杳然溪照武陵寒莫言洞府  
無由入試向桃花背後看

次周益公韻有序

某比從朱南劍獲拜觀丞相益公

送行末章齒及舅甥姓氏既又得  
盡見詩刻文潞公同甲會之盛世  
雨共聞公与王錢三府名丙午坊  
尤為竒事今歐葛二賢士以布衣  
交五載与齊年之集壽樂未央高  
風厚誼古未有也舅氏尚書既已  
屬和命某同賦課成五首以謝厚  
意

天將間氣孕山川名世還當五百年已是有官  
居鼎鼐不妨平地作神仙書林尚欲校三豕筆

力猶能驅兩肩前日勲名身既退斯文留與後人傳

六一先生葛稚川兩孫俱並相君年詞場鏖戰今成夢潭府齊盟望若仙政路三公舊同甲洛陽四老信差肩坊名丙午真奇事駕入詩編盡並傳

頃嘗假守向中川公在黃扉已數年每念瓊龍容接武自期雞犬亦登仙入朝終嘆一交臂問道几思偏袒肩教仍宮牆天樣遠此心何日遂親傳

別駕歸來自贛川相迎方嘆別經年為言相國珠璣語寄問洞庭山澤仙妙句聳觀親望手滿城爭玩日駢肩退憐母子方偕隱却恐虛名似此傳

舅甥相与老鄞川况值慈親九十年画舫時追唐賀監筍輿聯訪漢梅仙官名自媿偶同轍才望如何敢並肩誤辱品題称酷似此轂梁楚更堪傳

題施武子所藏老融二牛圖

佳哉淡墨掃人牛一笛橫風各自由平日溪知

焉用稼如今但欲老西疇  
烏捷離立意遠遲鞭策俱忘取次歸駢犢跳風  
仍却頌老融于此露天机

謝少微兄惠牡丹

乍觀泉石分新種想為黥山憶舊葩病後不妨  
風韵在此花之外更無花  
方剪欄干第四花玉人聯袂過吾家捻紅玉翼  
皆名品醉眼相看到月斜  
簫鼓聲中醉九旬落紅万點正愁人眼明忽見  
傾城色更向尊前作好春

戲和漳詩卷

琴奕心偏好丹鉛手自磨衰翁會同社吾子楫  
餘波歌動玉條脫酒傾金叵羅好為文字飲行  
樂未宜多

山色藍初染湖光鏡始磨竹梢輕墜雨花片亂  
隨波麈尾揮東晉老舟弔汨羅莫愁春易老暢  
飲一春多

澄江如練淨新月似鎌磨老柳飄輕絮良苗貼  
細波歌聲追古郢詩價怯新羅到處還成醉芳  
醪肯且多

暮年甘散誕壯志久消磨自媿今摩詰誰憐老  
伏波清新慚庾信敏慧謝甘羅惟有詩情在猶  
能益辨多

過從子澤家

楚、初篁脫綠苞城居約畧似荒郊土膏更得  
春風力直引薔薇上竹梢

題陸放翁詩卷

妙画初驚渴驥奔新詩熟讀嘆微音四明知我  
豈相屬一水思君誰与論茶灶筆牀懷甫里青  
鞋布襪想雲門何當一棹訪深雪夜語同傾老

瓦盃

送內弟汪莊仲赴浙西倉幕

家食八紘秋茲焉喜宦遊往依王仲寶况事薛  
居州寄信憑鴻羽題詩記虎丘雲飛親舍近時  
望海東頭

贈龍游術士胡杲

方咲劉郎問大鈞後來禍福本無門世間生老  
病死苦時至即行何足論

夜坐

晚生徐步出柴扃万變浮雲在窈冥濃似鉄山

晚生  
行是來

擊缺月薄于春絮透疎星正欣夜久沈天籟尤  
喜室明鬱帝青雨氣未平龍款動電光前后射  
中庭

再送潘恭叔

我似冥鴻弋猶慕君如放鶴去還歸秋室今日  
真成去好伴閑雲自在飛

以六經左氏傳莊子遺伯中弟有詩

來謝次韻

手披歆究百家編奴婢年來識鄭玄願我辛多  
千卷蓄念君未有一經全詩書心醉不容醒父

子筆耕期有年此但古人糟粕爾更須從此悟  
真筌

書種傳來直到今讀書几似孝標淫歎君終就  
九經庫与子平分一片心更向漆園窮妙旨何  
殊清廟奏遺音中郎書籍付王粲想得知余此  
意深

中秋無月

涼意秋將半溪期月影清昨宵雲點綴今夜雨  
縱橫睡久何曾著更闌喜暫晴起來聊曠望終  
欠十分明

贈丁相士

相形何似且論心眼力工夫見淺深古怪清奇  
任君說靈臺一片若為尋

送叔韶弟赴官錢清

叢尔錢清鎮茲行正為貧九夷猶可處十室豈  
無人官守無卑小城居緩卜鄰老夫平日事所  
至若終身

淨明方丈

雲濼宿雨未收晴短艇還來叩曉扃山溜擁谿  
侵石磴天風吹霧暗空庭茵鋪野艸濕新綠玉

立修篁洗舊青老我時々假僧榻夢魂真向醉  
中醒

新闢門徑或謂太窄

門外頓空曠双眸豁太虛誰欵列佳樹正爾對  
吾廬蚤歲曾修業衰年得定居買鄰賢伯仲衣  
錦舊門閭未辨三間屋先栽數席蔬歡娛戲綵  
服晨夕奉潘輿駟馬容雖狹齋郎任有餘林金  
知己盡併粟豈無儲細艸沿塔嫩新篁得雨初  
竊希仁者靜未覺故人疎畫永翻名畫更長理  
舊書何妨抱琴醉儘好帶經鋤耄穉同甘苦兒

未辨 亦是未辨



孫共卷舒眼花多掩卷鬢雪不堪梳少飲無求  
醉徐行可當車此生千萬足祇願老樵漁

小溪道中

簇々蒼山隱夕暉途看野雁著行車久之不動  
方知是一搭碎雲寒不飛  
後衝壞村儘遡游鳳山寺下換輕舟人努力  
双篙急引得清溪逆岸流

送後子淵葬

晨起霜如雪天寒水欲冰引舟拖急瀨扶杖歷  
危層北阮苦多事二疎俄喪明山阿埋白璧悲

慟不能勝

早起戲作

枕穩衾溫夢乍回閒居不怕漏聲催天明更欲  
從容睡長被孫兒惱覺來

午睡戲作

早起三朝當一工老來貪睡不相同偶然一次  
五更起却用重眠到日中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九

四明樓 鎬大防

律詩

南山廣莫軒

廣莫垂風隘九州  
乳山無教點平疇  
一千里外  
在吾目  
三十年来無此游  
地下天高俱歷歷  
爲  
飛魚躍兩悠々  
昌黎費盡南山句  
曠遠還能似  
此否

送趙至道節推

君來入幕恰三年  
我幸投閑識此賢  
媿画時々

因事見素風凜、信家傳易林律本君須寄月  
窟天根語是圓問訊難兄無恙否相忘千里各  
羸孺

湖亭觀競渡

涵度歌舞擁艸君兩、龍舟來往頻閨月風光  
三月景二分烟水八分人錦標羸得千人嘆画  
鼓敲殘一半春薄暮遊船分散去尚餘簫管遠  
湖濱

龍潭方丈

又因寒食此中來窻戶虛明絕點挨山裏春風

無間新海棠開過

弔侄老塔

僅老相從五十期來瞻遺塔我心悲當時舊話  
無人說空有門前洗鉢池

夜携家登南渡橋

幾週長橋下清宵得意行風高江水急月上海  
潮生空迥寒逾峭更深境過清扁舟難久駐轉  
拖問歸程

題夢月上人送鴻小棧

雨洗春山空翠新登棧不見送鴻人薜蘿清夜

月依舊無復新詩泣鬼神

贈于湖劉相士

自嘆今年卦氣闌壯心銷盡髮毛殘明知七十  
無多子只問何時可掛冠

五月望月蝕曆家又言六月朔日蝕  
閭巷夜爭呼相傳救望舒偶因雲暫破真似月  
之初孰謂墓能瞎端知曆不疎太陽交蝕近試  
看更何如

題賀監李謫仙二像

不有風流賀季真更誰能識謫仙人金龜換酒

今何在相對畫圖如有神  
斗酒澆詩動百篇鑑湖牛渚兩俱仙早知今日  
猶相對不向稽山回酒船

病後戲作

河魚腹疾未全除一飯充飢不願餘縱有珍羞  
難下筋真成頓食黃魚

枕上

不守庶中不坐禪老來觸事總悠然天明門外  
無來客儘好蕭蕭聽雨眠

謝蔣行之送菊

秋老懷情儘自寬眼前只欠菊花團分來三徑  
雙株秀先得重陽兩日看玉軟金輕無限態風  
高露冷不勝寒幽人相對成清伴正尔落英供  
夕餐

廳事落成老母置酒喜而成詩

教椽增葺苟全時我愛吾廬喜得歸兒輩粗能  
勤父蠶老天無不費心機年來每愧踰初望病  
裡尤知悟昨非從此蕭然无一事但當日舞老  
萊衣

十月十七日夜

蟄蟲坯戶六經自掣電驚雷若暮春震起昆蟲  
千百億不知何處更容身

織錦綦盤

錦城巧女費心機織就一枰如許齊彷彿回文  
仍具體縱橫方罫若分畦爛柯未易供仙奕画  
紙何須倩老妻如欲枯綦輕且稱當求白象与  
烏犀

叔韶弟以退堂洪老詩來寄謝

不受人天供甘心樂隱居室窮千里目咲擁一  
棲書攻媿老無用退堂閑有餘相望可抗芻何

日訪吾廬

寄題正卿通判可高亭

樟坡直上可高亭，未見高，祇見名。想像幾能  
勝一覽登臨高安，得快雙明大龍湫。下听雷吼白  
石岩頭，看日生咫尺好山。隨杖屨自應老筆擅  
詩轂。

中秋次從子涪韻

雨餘不見日，西沉將謂中秋。又作陰佳月，忽開  
千里影。騷人滿慰一年心，掃除塵翳風難動。浮  
穢太陰雲，尚汲坐待寒光。誰會此阿咸為我發

微吟

楊花

杜門無緒看芳菲，見說楊花滿路飛。謝汝不隨  
人冷暖，因風翻舞到柴扉。

送趙南仲丞溧水

不用匆匆恨別離，版輿春晝綠衣隨。往題斯立  
藍田壁，更訪清真漂上詩。公事毋庸犄犄角，鄰  
封真是和損簷。日哦新句頻相寄，明月清風慰  
雨思。

戲題龍眠馬性圖

狗子已知無佛性馬又何曾有性來伯樂若來  
休着眼任他騏驎混駑駘

他山

素蛻橫卧作雷吼日射細鱗銀雪光安得此身  
如白鷺脩然終日在梅梁  
過盡水禽并野鳧風標惟許一身鉏可憐久立  
梅梁上不為谿光祇為魚

小酌元衛弟听雨

小閣臨流暑氣清藕花的照人明移牀更近  
欄邊坐要聽棊聲雨聲

瀟舟往剡中念之尤切作詩寬之

剡縣不為遠丞官勿謂卑鼓盆知愛重去國倍  
行遲堂上森三老房中秀一兒加餐了官事莫  
賦悼亡詩

觀雲寄簡講師

蒼狗俄然又白衣來從何處去何歸無心出岫  
還歸去莫向秋風說是非

過故家

團、桂樹擁簷牙舊日輕黃滿樹花惆悵秋清  
無一葉空餘枯拮縊寒瓜

題後子浹娛親

阿戎築屋為娛親野艸開花日  
新我奉版輿耒舉酒祈君親壽似夫人

丹桂

碧雲步聲紫金甍風靜秋高千萬枝  
嬌額塗黃元自好是誰淚傳蜜胭脂

下元日暖甚夜風雨大作早微雪後

子澹以醑釀來

眼明喜見早醑釀意外風號集霰時  
梅蘂已慙前臘破芳心休用怨春遲  
納涼除夜昨幾似見

雪芭蕉今不疑若使洛人真得此  
應須更詫百宜枝

送朱叔正守南劍

舍人簪筆舊甘泉家學相傳子姓賢  
未羨夾河為太守阿連剖竹向封川

攜李曾蜚剡劇轂貳車仍贊虎頭城  
朱轡小試承流手要繼桐鄉循吏名

万竹蟠山喉不乾兩龍潛水氣猶寒郡  
齋見說真圖画公退何妨一倚闌

下水上山腰帶州人家無教起危樓  
遨頭不用



喧簫鼓祇把清詩紀勝遊  
同盟東下或西征老我惟知管送迎祇恐政成  
登省戶未容歸騎向西城  
名画法書知幾編俸餘寧復計求田摩挲贖買  
新文字歸滿米家書画船

送杓孫隨侍上虞

阿斗生來十五年未曾一日去翁前聞詩勿廢  
家庭問習吏仍求城旦篇婚宦有涯真是幸巾  
箱所蓄要相傳榮蠶雖小性非魯口授詩書加  
愛憐

戲作

二子為丞分越邑女兒隨婿過江南笑言屋裡  
成岑寂匹似當初只住庵

諸堂拜掃晚歸長汀

雨意早垂、寒雲晚更低室中時散點道上不  
成泥綠柳桃相映黃花麥與齊迂回餘百里喜  
見舊松隄

送朱季公守封川

韶陽生長十餘年城郭重經固宛然嘆息紫薇  
仙去久尚餘遺墨照山川

先舍人居韶十四年  
季公生于壬戌

桐鄉漢有大司農封守今推陳秀公君向邦人  
著遺愛近追相業遠家風陳秀公曾守封川有忠愛

鄉評久說雁行賢剖竹封川與劍川不用對床  
風雨約政成問取舊青毡

吾鄉碁社寢凋零賴有朱家好弟兄舉酒看  
故人少陽閨莫唱斷腸歌

妙舞清歌有二妹後堂曾見綉羅襦嶺南太守  
風流勝不用歸舟載綠珠

以玉蘭贈王習父

一種香蘭玉色新仙家分得藥宮春調高韻勝

誰能稱付與能言解語人

華屋翬飛慶事繇芝蘭玉樹喜庭前似聞楚畹  
茅初茁便看藍田生晚烟

送趙清臣宰姚江

玉立君家好弟兄藍田風采照花城版與壽母  
人間盛千里何曾去送迎

鄞江水與舜江通久矣威名滿一同試問何時  
到封部數聲柔櫓一帆風

長江東去跨虹橋千丈橫堤捍海潮更向燭谿  
圖永利坐令百里沸歌謠

才及恢、妙撥煩鄰封撫字尚何難更能觸事  
加長慮自有甘棠向後看  
婦家故步懶重尋藏拙年來恐不勝短棹有時  
乘興去徑登竹所聽鳴琴

楊花

雨壓輕寒春較遲春深不見柳綿飛忽然飛入  
閒庭院疑是故人何處歸  
柳綿無數糝枝頭日暖隨風撲画樓萬象可觀  
惟有雪喜看晴書滿空游  
為我輕攀綠柳枝帶花低護咲携歸日長深院

微風動要看鬆綿當面飛  
野芳庭艸是生涯老去祇宜閑在家幾日惜春  
留不住小鬟為我拾楊花

送王伯奮守筠陽

三槐名德萃清門七葉為州賴有君道院無忘  
山谷賦郡齋當繼穎濱文君應膝上憐文度我  
向東林憶右軍振起家聲差易耳便看奏最躡  
青雲

別王恭叔

兩兒雖近隔江潮賴有王郎慰寂寞遠侍雙親

官道院為同畫室餞西橋腦脂遮眼最閑念客  
路尋仙勿憚遙別後飛緘問安否教來谷口訪  
山樵

別長女涓

老我年來百念輕文姬助我以琴鳴等閒相對  
成三弄游戲俱彈似一轂舉酒不堪千里別登  
途知用幾程行郡齋自是神仙窟會有堦庭玉  
樹生

趙資政園梅篆

小徑回環里許長寒梅森列問疎篁路如古繭

縈繆篆身似輕烟繚印香九折坂中經蜀險八  
盤嶺上趁朝忙歸來遊戲通幽處咲看危途幾  
太行

示從子

東院敲棋西院琴固知猶勝別勞心少年不比  
老癡叔且向書窓惜寸陰

贈画梅呂生

西湖處士賦疎影未似希貞好樂章豈是無情  
甘澹泊受他風月幾淒涼

瀟自剡州寄水晶葡萄

馬乳從他堆滿盤未如清嚼水晶寒固知一縣  
葡萄熟不用勞人數問安

送汪莊仲赴江東倉幕彊仲荆門簽

判

不見遶齋老于今三四秋弟兄登宦路親黨駐  
行舟老病無詩思衰懷重別愁外家門戶盛勉  
力紹箕裘

外氏蒙恩厚文昌獨我知居慚酷似舅喜有寧  
馨兒遇事行方便提身謹護持公餘定多暇黃  
卷有餘師

蚤歲過秋浦貪程不入閑君今參儉幕時得上  
齊山膚使資閑決賢侯伴宴閑好音頻寄我藉  
此一開顏

之子游何許平州更玉州山川稱勝絕幕府信  
風流翠巘寒逾秀金蓮夜不收天涯念鄉國少  
上仲宣樓

見說荆門地如門蔽楚荆舊時為內郡今日號  
邊城但守平、策毋求赫、名勉哉閑決際後  
此振家聲

送元積弟赴淮東總屬

南徐來往飽經過  
總餉賓僚入禮羅  
子去幸陪鄒湛輩  
君今還是伯休那  
金閨通籍時方可  
鐵甕名城景最多  
我有淨名遺記在  
試從萬井訪維摩

十人兄弟五人存  
心事方欣得細論  
可但衰遲憐遠別  
祇因喜懼有慈尊  
倚門何止期吾子  
發策還知望好孫  
從此三年風雨夜  
寂寥碁局與清樽

陳君舉既亡汪文子携其所作春秋

後傳及送行詩來次韵

名盛望尤脩  
枝披實亦繁  
無由究賢業  
猶幸立斯言  
書在經逾顯  
人亡道更尊  
九經如可作  
與子共南轅

送趙伯藏添倅永嘉

擇間於呈投閒

當代擇閒老吏師  
佳兒官業具而微  
已煩潘令宰花縣  
正要王祥康海圻  
得助江山詩興逸  
平分風月羽觴揮  
安車何日迎清獻  
又向堂前戲綵衣

分教分符恰五年  
異鄉幾若故鄉然  
歸來幾作池塘夢  
送別欲隨騶御仙  
目斷甘林應飽熟  
手

裁樂食想芳鮮邦人若問老州牧為說青霜繞  
鬢邊

晝寢

彈徹悲風更廣陵滄浪一為濯塵纓邯鄲枕上  
夢初覺喜聽簷間風雨聲

喚仙閣

上到危層莫喚仙低凭橫檻挹江天江天如許  
來供眼何用王喬更僿佺  
多少尋仙更不還渺茫竟墮有無間使其真有  
毋庸喚仙自層城我自山

犯暑來登覽松風為洒然龍泉登古井虹影卧  
中川万簇寒林秀四山秋色鮮詩翁不可見况  
敢喚飛仙

送趙敏之丞彭澤

淮甸歸來涉學深孤雲又出亦何心公餘巖下  
讀書去遠繼風流石橘林

淵明事晉肯臣劉仁傑忠良不附周見說三賢

參羽士

尉斯

盍將吳簿配蘋羞

南唐吳舉為彭澤主簿有高節見六一集

陶令居官八十日始為督郵方賦歸君家門戶  
要興起未用飄然詠式微

阿虞試晬戲作

阿虞匍匐晬盤中事，都拏學要翁最是傳家  
清白處不將雙手向頑銅

贈別盧甥申之歸吳門

千里何妨命駕來，晤言未厭已西馳。子休重賦  
瓊瑰贈我亦，懶歌親戚離。好向清江論樂府，更  
從葉子說新詩。樂間引紙五十尺，為篆離騷繼  
李斯

又謝申之示詩卷

不見賢甥十一年，新詩示我百餘篇。古風已喜

能行意近，體尤欣細。屬聯宅相，真成珠在側。冷  
官休嘆坐無毡，作詩勿謂今餘事。更下工夫繼  
玉川

送秦仲防通判

清德曾瞻啟慶碑，孫曾清更畏人知。祇緣一介  
弗輕取，坐使斯民不忍欺。瀨水家傳御書卦，宣  
城手寫送行詩。典刑尚繼金臺舊，馬氏一門誰  
白眉

題輿再到海東涯，嗜學深于入幕時。一字未通  
終不置，五行俱下尚嫌遲。情親端有卜隣意，別



後室勞望月思老我無因可重見視君來此擁  
旌麾

謝剡中沈元龍惠詩

東陽何事到東州百語曾無一語酬深羨松筠  
無敗葉自言蒲柳已先秋千金既覺成虛擲雙  
壁還驚又暗投別後未知何見但將吾道付滄  
洲

謝舒景叔寫照見贈

誰寫衰容入畫圖本來面目舊形模几年老瘦  
鬢如雪不道今吾非故吾

庭前一蓮著花

門外荷蓮浥露華綠雲平地擁秋霞病夫不耐  
出門去且看庭前第一花

清月下鼓琴用漳韻

來定 未定

老稚團圞鯉在庭文姬為鼓玉琴轂起來同作  
悲風曲倍覺先秋月影清

國仲觀遷居尹隩訪別

晚年來定一枝巢到處蓋頭無把茅又欲浮家  
過尹隩何殊樂道向莘郊君今去此難招隱老  
更從誰可定交見說衡門臨野水秋深容我去

推敲

仲觀有詩來謝次韵

危机屢見劍頭炊喜及挂冠神武時從此含藏  
三寸舌算來挿得幾張匙讀書窓下病勤旧攻  
媿庵中老住持速辦小舟頻往反及今精力未  
全衰

謝王粹中惠白鶴仙麟川觀斑竹杖

并竹輿

麟川仙館翠琅玕荷子携來白鶴山未效葛坡  
龍種化絕勝湘浦淚痕斑裁為拄杖一尋許巧

作乘輿四尺慳兒生門生俱努力病夫欲過虎  
谿還

曾無逸郎中名燕居曰和三續社有

詩次韵以歌和會三家續雙林

通地通天祇箇中千岐雖别大都同两家偶爾  
流傳盛一貫臨之内融歌境掃開心在我浮  
雲散盡月當空感而通者後來語不感須知自  
有通

老來

老來何以度光陰祇有圍棋与鼓琴碁為心勞

踈對局琴因臂弱倦調音曲肱時復同尼父面  
壁何妨學少林氣習未除祇自咲又還弄筆動  
微吟

長生艸

玻璃擢葉玉蟠根千里提携寄海濱雨澤不霑  
仍自潤土膏無著自長春歲寒秀色鎮依舊日  
暖素英能一新我欲餌之求久視恐君靈已不  
靈人

謝黃汝濟教授惠建茶并惠山泉

幾年不泛浙西船每憶林間訪惠泉雅好誰如

廣文老親携直到病夫前細傾瓊液清如舊更  
淪雲茅味始全或問此為真品否其中自有石  
如拳

史子仁碧沚

相家水有四明山更葺桃源渺莽間四面樓臺  
相映發一川烟水自彎環  
中川累石勢差莪城上遙岑聳翠螺舊說夕陽  
無限好此中最得夕陽多

題趙晞遠二画

藻翻數尾已如生妙絕魚兒作隊行不是深知

水有也字

濠上趣未應筆底得縱橫

魚扇

窓前驚見一枝斜照眼英  
十數花千載簡齋  
仙去後何人更著好詩誇  
墨梅

送陳表道倅岳陽

垂上青雲去如何乘貳車輕為千里別時寄幾  
行書剗劇才無滯傳家學有餘當途足知己應  
不費吹噓

聞說巴陵好樓高占古城湖光千頃白山色一  
螺明赤壁沈沙戟蒼烟老樹精好詩收拾下寄  
我慰離情

元珍弟酌別賦此贈之

歸來十暑又三霜衰病那知謁帝傍採菊初期  
老陶令種桃應是咲劉郎不辭白首登鰲禁正  
款青衫及雁行今夕團欒同醉後未知何日駕  
歸航

靈芝寺

送客靈芝寺凭欄山有無自從朝北闕始得見  
西湖烟外移輕縈波間浴野鳧清寒不可駐回  
首又神都

問正醫視脈曰老人之脈如小春有

感

老去光陰似小春如何比得少年人君看桃李  
秋風後縱有花開不是春

貢闈對硯盤發嘆

老去未忘黃與朱琢成三硯樂閒居豈能更作  
諸生業但欲頻看後世書視草北門才已盡持  
衡南省計尤疎便須再挂衣冠去約汝同歸故  
艸廬

次韻李孟遠使君與林雪巢子季武

詩

古梅巨石瞰清池觴詠曾陪老啟期別我遂成  
千古恨傳家空有一篇詩使君尚爾悲陳迹  
士惜悲同此時若使南樓與清賞胡床應奉  
庾元規

玉堂早起

早起多奔走自休亦往還偶因二士試始得一  
朝聞靈鵲花枝上金魚荇蒂間素餐終有媿只  
憶舊家山

贈徐松

我為浮名媿引年老餘八十尚飄然不如合却

談天口歸向白雲深處眠

經筵講詩徹章進詩

聖主承丕祚于今歲幾遷昭回光飾物剛健位  
秉乾善治新更化當陽獨攬權誅鉏及共繇擢  
任列闕顛曩日方謀始宸心最急先未遑親政  
理首務關經筵恭儉甘早室尊嚴拱細旃晝居  
勤已甚坐侍禮無前誦徹詩三百時逢運半千  
諸儒深誦說六義極摩研俯閱毛公傳旁參鄭  
氏箋慨尋中古意重是素王編舊本三千首終  
存十二篇雖遭煨燼厄而賴詠歌全開迹因農

事安民在井田成功時邁酌興業大明繇東國  
思平賦南山樂得賢艱難由后稷勞耒耒周宣  
起自紹熙載迨茲嘉定年聞睢徒聲被殷武遂  
終焉寵教傳中旨恩光被迤邐 神武期維踵  
元祐信齊肩內廐頌雲騎雕鞍絢錦韉茗分龍  
焙品香拂御爐烟衆俊咸宣力孤生亦備員少  
時曾學詠老去未忘筌納祿誠休矣歸耕久晏  
然鋒車俄促名梓里謂登仙詞禁容揮翰天官  
命典銓豈知**復暮**境重得侍甘泉朽質何能報  
辱軀殆歆捐尚思求謫諫海嶽效塵涓

題天竺珪老復菴

路從天竺更微南  
衲子邀余過復菴  
八法照人瞻睿藻  
一峯當戶擁晴嵐  
竒文初動觀義畫  
萬物並觀師老聃  
六用不成均此理  
楞嚴容我為同參

為倪正父尚書題杜懷堂扁以詩來

謝次韻

久矣君宜任櫛諧  
果隨駟召上天階  
幾年不作相逢夢  
一日俄傾積別懷  
情厚夫君幾鮑叔  
愚如老我類高柴  
他時戶冊高懸後  
直欲扁舟訪

水涯

御選宋詩作日語談作論說

御選宋詩作時滿句後聲彼

舞從威重力  
少時增學製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十

四明樓 鑰大防

律詩

送趙德老觀文東歸

趣還宗老侍經筵宿望訐謨信偉然引疾屢煩  
頒漢制賦歸先已買吳船去年趨召叨同傳今  
日求閒媿看鞭未得相隨出闕去羨公徒御若  
登僊

往還不過酒三行成敗同觀棋一枰東海敢言  
成二老西湖自足度餘生竭來便覺廢茲事歸



去定須尋舊盟錦里錦坊秋色裡夢魂先已到  
江城

送倪正父尚書守南徐

君如春柳我如松晚歲重逢意愈通日公餘  
搜理窟時史暇樂談叢友朋罕有心相照兄  
弟惟應姓不同此別未知何日見摻袂無語對  
西風

滿腔忠膜與嘉謨空洞他無一物餘有語莫非  
憂國志款行猶上薦賢書已欣勇退成清節更  
喜高眠即故廬廊廟須公經濟手不應斂惠向

南徐

幾回去國向吳興出處雖高事不平茲以優恩  
臨北固不妨禁直寓西清羨君決去行何速愧  
我歸求計未成淙水東西又千里壯懷堂上未  
忘情

戲題十四絃

十四朱絃款動時泛商流羽看瓊姬弦疏不隔  
如花面靨急還同墮馬兒谿蟹霜餘紫密網簷  
蛛雨後理輕絲曲終勸客杯無筭一吐空喉醉  
不知

樞密新府

平生苦欲住山間，每恨家居不傍山。  
游倦忽來參宥密，公餘却得對孱顏。  
據琴萬壑自同響，緩步一丘猶可攀。  
信義終非吾久處，乞身惟待老鄉閑。  
門扉發書府，心存攻媿齋。  
倚欄臨曲沼，拄杖看懸崖。  
槁葉鳴輕雨，殘山擁半階。  
退公成吏隱，足以暢幽懷。

大雪趙振文寄詩言乘月泛舟清甚

次韵

老我心知筆力衰，頗欣臘雪瑞清時。  
三茅竒觀亦難過，白玉峯頭燈萬枝。  
萬玉真妃挂佩琚，梁園授簡屬相如。  
莫嫌一水限吳越，兩岼交輝合太虛。  
雪光絕勝水銀：未覺仙家隔一塵。  
真境宜君著佳句，賞心樂事更良辰。  
見說中宵泛綵舟，何人同賞大江流。  
陽冰伯雪應為伴，更約禪人白道猷。  
舊聞老具擅詩教，夜泛錢塘向鳳城。  
今日清游更豪逸，雪花和月帶潮生。

法具字圓復紹興初詩僧也有月夜游錢

塘江詩云小舟為我載月色白沙翠竹光  
相射自從李白下金陵四百年無此豪逸

酒邊戲作

未年六十已言歸七十重來自覺痴未報君恩  
歸未許樽前羞聽摸魚兒

葉處士画貂蟬喜神見惠

重煩妙手費丹鉛貌出衰容信宛然君看頭顱  
已如許豈堪頭上著貂蟬

項游龍井得一聯王伯齊同兒輩游  
因足成之

路入風篁上翠微老龍蟠井四山圍水真綠淨

不可唾一作水從何魚若空行無所依勝處雖

多終莫及舊游誰在事皆非祇今匏繫何由到  
徒羨聯鑣帶月歸

海潮圖

錢塘佳月照青霄壯觀仍看半夜潮每恨形容  
無健筆誰知收拾在生綃蕩搖直恐三山沒咫尺  
真成萬里遙金闕岩堯天尺五海王自合日  
來朝

題施武子所藏醉白堂記有序

醉白堂記相臺舊刻已不多見施

武子得太清樓所藏真蹟一代奇  
寶也魏王尚友香山坡翁詞翰兩  
絕畫錦故居昔嘗以假吏過其門  
巷恨不一到其處太清圖書流傳  
至此撫卷無非可嘆者事至今日  
嘆又不足為之慟哭可也

堂名醉白尚存不詞翰輝光射兩眸天下曾除  
蘓氏學禁中却有太清樓舊碑于世已難見真  
蹟惟君乃得收感嘆不堪衰淚落林慮山下水  
空流魏王以相州城中无水于林慮山  
引水入城貫第中溢為灌溉之利

謝雷季仲樞密惠社餅

寵分餅卷荷深情割肉烹鮮不厭精潭府始知  
嚴社祭衰門又得詫戾鯖洗盃用荐逡巡酒下  
箸如餐骨董羹回首粉榆未能去款隨秋燕問  
歸程

婁彥發叅政壽詩八月廿一日有序

某伏承生申之旦正得秋而萬寶  
成真是一年好處中秋佳月浙江  
大潮皆每歲所有芙蓉菊桂俱不  
復重陳今則實惟岩壑所誇一百

揚本場

齊歲之時况值合宮大禮儲君受冊前星誕育昴宿凝祥相去只五日間賓僚惟公為舊學都省後堂祝壽之儀久不講此公首當之今又以慶朝按試鼓吹嚴更警揚輒成唐律發樽前一粲

青宮冊寶盛朝章玉佩珠旒照日光儲案久資三善得生朝相去半旬強五千餘卷學尤富一百齊年身更康都省先曾同舉酒貢闈最喜又傳觴易逢皓齒今歌曲難值嚴更听警場慶事

方來真可卜祝公黃髮相虞唐

題孫谷橋墻間圖

墻間不足又之他猶自施：驕室家齊國一人如許爾寧知後日事如麻因知義利本殊途莫咲墻間乞祭徒正使往來多顯者此中尤要著工夫

肆赦小雨

時章達之樞密在麗正樓上禮畢戲謂余曰君雖長未免雨立歸途成小詩

端門宣赦樂欣然膏澤還應降九天始覺耳邊鳴械：漸看笏上溜消：我班金闕闌干側君侍玉皇香案前雨立固知同陞楯一言猶幸賴

優旃

題桃源王少卿占山亭

納：乾坤一艸亭西山盡見若秋屏霜餘遠水  
呈天碧雨過庭空現帝青逸客真成陶令隱高  
懷長似屈原醒肯堂固賴賢孫子精爽猶疑尚  
有靈

題汪季路侍郎所藏吳道子天龍八

部

妙絕天龍八部圖細看真不失鎚銖穀名自足  
高千古題品尤難遇二蘇旌旆冕旒猶可想鬼

神人物亦何殊君看坐位蘭亭艸費盡工夫學  
得無 二蕪謂子美子瞻也

謝顏樂閑篆離騷

樂閒下筆素推高攻媿耽書老更饕顧我好看  
秦小篆煩君為作楚離騷晚年卧隱成輪奐痛  
飲猶堪寫鬱陶喜劇但知藏十襲瓊瑤無以報  
投桃

題徐聖可知縣所藏楊補之二画

誰種疎梅古岼頭推蓬瞥見倍清幽君看竹外  
一枝好真有江南萬斛愁

梅花屢見筆如神松竹寧知更逼真百卉千華  
皆面友歲寒祇見此三人

嵩岳圖有序

先祖太師齊國公元符中知河南  
府登封縣建炎兵燬先集故物煨  
燼無遺兒時猶及見揚州伯父藏  
嵩山圖丹青僅存雖傳錄廿四峯  
詩以生晚既不逮事不知有石刻  
也張致遠為京西僚屬寄登封舊  
碑得之驚喜唐律為謝

先世前蹤不可追君從何處得全碑上橫嵩岳  
三千丈下列齊公廿四詩室號揖仙懷舊事庵  
名面壁認遺基青毡真是我家物欲以瓊瑤厚  
報之

寫照葉處士求僧

幾年依樣畫葫蘆自作葫蘆學佛徒一筆從今  
勾斷了一瓶一鉢任江湖

元日

歲當庚子旦庚寅最喜明朝遇上辛五福來臨  
吳越分更欣三日即頒春

題郭恕先雪霽江行圖

妙絕丹青郭恕先，幻成雪霽大江船。  
沿流更飽輕帆舉，上水仍勞百丈牽。  
揆揆長年渾欲動，寒帷佳客若將仙。  
侍親曾泛滄浪月，猶記蘭成射策年。

十八歲時侍先太師行大江

寄題江西劉氏勤齋

樸斲敷留皆用勤，况吾儒者務多聞。  
萬書插架非閑我，一卷入心方屬君。  
為學從來無止法，立身寧祇富多文。  
自憐習氣今猶在，尚欲焚膏到夜分。

書葛氏詩卷

詩有致仕心閑適十首

來年六十蚤休官，海角投閑儘自安。  
一紀時容奉香火，七旬遂許挂衣冠。  
重來深媿妨賢路，此去終朝保歲寒。  
三上封章歸未得，葛家詩卷却羞看。

殿上聞杜鵑

終朝在是終期

衰晚三年侍玉墀，高梧又擢鳳皇枝。  
封章屢上未容去，更向殿頭聞子規。

王伯齊染髭

垂髻相見舜江濱，荏苒俄驚過五旬。  
顧我顏齡



真似葉訝君長鬣，如銀萬金安得神仙藥。一  
咲重来舊日春，縱使星斗還復出，不妨時作少  
年人。

乞出過傳法聞伯齊歸姚江

扶病還朝一秃翁，重来寧免咲何公。夢魂長是  
尋雲北歸路，何時向浙東。深願聳身隨画鷁，空  
勞舉目送飛鴻。主人竹所終須到，最憶東軒一  
枕風。

行香聞杜鵑

墻西綠柳杜鵑聲，我老何堪側耳聽。我自賦歸

歸不得不須苦語更丁寧

送蔣甥若水便屬北行

曾為假吏到燕山，送子長征不作難。故國能無  
嘆黍黍，中原應欲覩衣冠。黑甜軟飽宜知愛，紅  
皺黃團止可觀。行矣勿為兒女戀，指期良月待  
君還。

夜讀王承家縣酒詩編

向來深夜快揮犀，不聽清談又許時。淨洗昏眸  
急呼燭，為君讀盡一編詩。  
鍊句工深与味長，固知家學富青箱。莫言一鬢

能嘗鼎更欲為余傾錦囊

寒食

輔政無功日歎然佳時頌賚屢傳宣已蒙授餐  
仍分茗既荷貽更擊鮮酒號流香盛室檣燭  
然新火散青烟孫兒不識君恩重但覓東宮賜  
劇錢

夫人携家泛湖

三分春色二分休始見魚軒泛綠舟諸子侍行  
歡盡日一翁獨坐淡于秋滿斟美酒應同醉是  
處名園為少留陰霑在前雷雨後特晴此日稱

君游

即事

壯志摧顏貌亦衰豈知官舍傍巖隈此身不是  
京塵裡飯了沿山看臘梅

劉寺即事

不到茲山二十年豈知重見舊山川烟深雖不  
見湖水且看長空萬里天  
飛泉何事仰空流無數明珠散不收注輦昔時  
曾撒殿至今拋擲未曾休

漳發漕荐喜而成詩併勉杓

戊辰貢舉忝余知魯礙孫兒到省闈欣汝今秋  
重預荐喜吾即日可言歸門闈有慶人爭賀父  
子同登世所希痴望十人俱上第坐令畫錦倍  
光輝

十月旦尚暖用夾公服二月初吉雪

寒甚服單

尚暖先添夾方寒却用單不惟春料峭况值雪  
飛翻但欲朝衣肅難求已分安衣囊如欲懶歸  
去老江干

從子淮過省寄伯中弟

我家伯父德餘輝吾弟風標具赫微七葉欣聞  
五爭奮四人先喜一雄飛忍貧老尚甘簞食教  
子今方擢省闈他日双椿臨六柱麻衣俱換綠  
衣歸

贈僧文可往黃州建東坡寺

一坡久矣郡城東居士來游地望崇問舍求田  
煩作計拈槌豎拂看談空共分龐老沈江寶要  
奉儂州秃鬢翁去作開山第一代燈、相續到  
無窮

三月七日

上賜牡丹并薔薇露勸

酒

幾見牡丹東海涯暮年敢謂到京華休論十品  
洛中譜驚看百枝天上花况有八珍來禁苑更  
加雙榼賜流霞闔門飽暖聊同醉稽首將何報  
宅家

史清翁談詩走筆次韻

公退門庭靜輕風輟絮毬故人驚一見小酌散  
千憂西上不容久東歸又別愁何當附舟尾從  
此遂歸休

以興安石院底寄顏樂閑

興安樂石響于桐作阮猶堪繼仲容茂苑樂聞  
真好事為君添起晉玲瓏

觀冷泉亭放水

冷泉淺濁使人愁開板黃波去不休岸側細泉  
穿亂石始知別是一清流

贈蜀二史有序

紹熙四年蜀士李德秀甫登科求  
致其事以榮親先帝詔從其請  
某時任西掖預州詞命今皇帝  
策士蜀又有二人馬同姓史氏其

持循從事即致仕一本作  
特循後事即致仕

俱疑有誤候酌

從事即致仕

一繇州司戶天應與其子冀同登  
遂以身之官求封贈父母其一成  
都府司戶公亮自陳素志晚得一  
官亦為此舉上益嘉之各特循  
聖朝孝治之盛十  
九年間見此三人坤維士風于是  
尤振輒成唐律表贊喜之私仍寄  
后溪劉德修

老我桂冠慚復裊  
羨君登第遽休官  
幸哉有子  
事尤美專以為親人  
更難舊說三賢皆持操  
今

看二士倍榮觀  
同歸猶及襄陽老  
一舸清風廿  
四灘

題汪季路尚書所藏米元暉蔣山出  
雲

龍盤往昔名鍾山  
雲起徒龍意自閑  
膚寸湏臾  
成戴帽坐看膏雨滿人間

九月十一日杓孫得男

郡齋孤矢記垂門  
今日衰翁更覺尊  
生晚不能  
瞻大父年高却幸見  
曾孫從今鏡鑷知  
无用但  
喜芝蘭近愈繁  
願汝孳孳守家法  
為傳衣鉢到

仍昆

送叔韶弟宰華亭

試邑雲間事最多直將心力細礪磨固知三泖  
五茸勝其奈千瘡百孔何敏手未湏施霹靂疲  
民正欲聽絃歌規撫穩作三年計徐上青雲鬢  
未皓

又示從子澶

壯縣人歌第一竒過庭為有寧馨兒親旁色養  
宜加謹戶外分豪勿預知寓意杯觴湏自節讀  
書松竹有餘師它時刮目相期待連桂家風望

一夔

寄叔韶弟

阿連試邑有成規誰謂雲間不可為能使鑊湯  
偏袞處直如官府太平時容：非欲後多福赫  
：何如去見思子路當年曾請益更湏無倦以  
終之

朝退

謝事不得去趨朝愈更難誰憐八旬老日冒五  
更寒指凍怯持笏腰酸強踞鞍細思誰縛汝只  
合挂衣冠

劉德修赴遂寧示和篇政除荆南復

寄之

老矣思歸缺屢彈七旬望八合拋官我將東去  
計安出君歆西還事亦難好向渚宮尋故蹟更  
從雄楚縱遐觀上游正倚公為重莫向蓬谿更  
上灘

李起宗舍人悠然亭

遠游蜀道歷艱難徑上甘泉豹尾間荷橐忽思  
辭北省拂衣自喜見南山當時旁舍基猶在回  
首垂髫髮已斑先友碑陰盡陳迹寒室依舊濕

烟鬟

伯中弟可休堂

夫婦老相對閨門貧甚安六兒俱力學一子幸  
仙官香火祠初奉勲名鏡裡看更當聯五桂納  
祿尚何難

海棠

海棠昨日始萌芽一夜驚雷發萬葩老眼恍然  
何雨得凌雲菴外見桃花  
海棠初發為題詩候見輕紅萬點吹已惜落英  
鋪滿地更憐几片罨蛛絲

後圃

春雨才晴氣已和暖風吹動百花窠絕憐玉屑  
如吾髮綠者全稀白者多

贈熊道人

十載隱潭衡居然肺腑清枯禪參懶瓚老氣激  
彌明筆底烟雲妙人間勢利輕歎門俄告別江  
海一浮萍借韻

題汪季路尚書所藏米元暉湖山瑞

雪

筆力誰能似虎兒思陵親為御珍題小臣不識

楊耆作揚

湖山好但欲扁舟泛剡谿

揚州瓊花

回憶靈根六十年秋深恨不見芳鮮茲從淮上  
來千里非比人間聚八仙曾有畫圖稱小異諒  
應后土愛孤妍或言天杖誠虛語榮悴中分亦  
偶然

題林宗魯校書所藏宣和御畫

周公多藝孔多能 徽廟才高更倍增除却萬  
机都不會至今遺老話 昭陵

贈別章茂獻尚書

機耆作機



我輩重來鬢已皤正元朝士苦無多才堪柱石  
猶歸去奈此摧頹一老何

戲咏戎葵簇成芍藥

回首聞來婪尾春橫風吹盡已成塵戎葵簇就  
誰嘗巧紅藥當前太逼真觀洎贈人迷冶子翻  
階得句誤詞臣園丁妙手有如許猶勝隋園剪  
綵人

戲題胆瓶蕉

垂胆新甕出汝窰滿中幾莢浸雲苗瓶非貯水  
無由罄葉解流根自不凋露綴疑儲陶令粟風

搖歌響許由飄相携同到綠天下別是閩山一  
種蕉

午暑

炎官火傘罩中區病老低垂氣不蘓難學孫兒  
頻飲冷時將冰水洗霜鬚

省宿

樹滿茅山綠正肥昏鴉日：向南歸如今身在  
三茅外却看歸鴉正北飛

水蕉

獵：水芭蕉如將隱士招清風來處遠祥暑坐

御選字詩作源可易

中消

送楊晦叔提舉浙西并寄陳表道

兩、郎星映使星老人星彩對晶明  
寨帷共喜行畿甸洗印仍欣就帝城  
五馬况當恩始拜三吳從此政尤清  
便看瑞慶求稱壽同聽嵩呼萬歲穀

八月四日晚霹靂碎大柳木

秋分雷自合收穀白露明朝忽震霆  
怪得坐中驚歎倒鄰牆老柳碎中庭

靈光

魯邦宮殿久蕪荒惟有靈光最久長  
身似靈光終變幻歸然別有一靈光

謝陸伯業通判示淮西小藁

四海詩名老放翁遺編俱在迤成空  
忽從淮右傳詩卷近比劍南真父風  
暫向壺頭追馬援何當甫里訪龜蒙  
江山為助多佳句莫惜南來寄斷鴻

蕉菴清坐

薄晚歸來烟已蒼  
蠻蕉一葉障斜陽  
不須久住潭、府始覺山林興味長

蕉菴暮歸

綠蕉陰下透斑衣飯了從容到夕暉老子才携  
筇杖去孫兒各捧竹團歸

病告

閉戶垂簾儘自如兀然終日擁紅爐得歸足可  
優游老此地何堪養病軀

殿上侍立寒甚

小雪以來霜氣清今朝寒色倍嚴凝榻前侍立  
無遮障吹得半身真是冰

齒落戲作

零落殘牙齒年來落歆空得魚惟食凍捨肉只  
餐葱休憶紅綾餡難吞粟棘蓬何湏如劔樹始  
解振宗風

重陽漳生日時年四十九矣

汝生四十九年春猶記雙親始得孫當慕知非  
過能寡敢言學易道弥尊喜吾父子為知己賴  
尔詩書遂滿門但得團樂長似此年、萸菊醉  
清樽

范叙剛舍人示文正公象笏

千載威名文正公忽瞻遺笏照雙瞳敢從象齒

窺清裁屢批龍鱗奮大忠秉立定知端若柱至  
今猶想氣如虹舍人接武登廊廟宜寶甘棠振  
祖風

送黃貞護道人住茅山贈以小玉虎  
少從黑虎谷中行晚得於菟玉琢成輟以贈君  
俱隱處大茅峯頂晚風生

贈凌一源道人

知君曾住武當山更道尋幽瀟皖間老矣無緣  
窮勝處但思歸去卧鄉關

謝滕莘彥可惠詩

與君相遇海東頭明月如何忽暗投自媿重来  
千歲鶴永懷靜對五湖鷗新編不覺成三復妙  
思誠堪比四愁還肯來遊鄖山否与君携手上  
東樓

鄉林雪中過峽圖

不土之里無言詩泛雪清圖事已非墨隱為君  
傳舊蹟宛然興起剡谿西

賀監湖上

萬頃平湖一葦杭此歸喜似賀知章上恩賜与  
西湖曲遂老吾家歸照堂

狂客歸來終好夸  
越王城下占烟霞  
此中信美非吾土  
不似西湖是我家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十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十一

四明樓 鑰大防

表牋 禮部名表

請舉樂

皇帝第一表

春秋重改元法蓋先于五始君子不為樂古無  
越于三年請為王言異同民樂中謝恭惟皇  
帝陛下系隆列聖娛侍三宮綿宇屬心既  
極謳歌之戴重華盡孝造承過密之餘願  
烈祖之報厚且重焉然文孫之制期已久矣况

復高廟即安于神御壽王俯和于祥禁下  
逮都人悉除樂禁新王春而建號進寶冊以歸  
尊願飭攸司各揚乃職鏘八音而應律肅萬舞  
以充庭仰奉重親益見慈顏之喜下孚衆聽  
普臻和氣之祥

擬第二表

睿主承休光啟太平之運王正肇始益新治世  
之音爰伸百辟之誠未動九重之聽存陳奏牘  
進冒宸旒中謝恭惟皇帝陛下仰紹心傳率  
循家法念德壽貽謀之重体重華盡孝之

勤既居崇高富貴之尊未聞文采節奏之美  
音不足于耳豈為是哉禮樂不可去身有為貴  
者雖聖帝尚深于餘慕而禮經尤務于遠中  
莫先鳳曆之頒亟上龍樓之奏豈止君臣相悅  
第成徵角之詩將與天地同流益致形骸之應  
至尊壽皇聖帝第一表

高蹈萬乘聿重協帝之華躬行三年曲盡慕親  
之孝矧將陳于冊寶盍備舉于樂章爰率具寮  
仰干淵聽中謝恭惟至尊壽皇聖帝陛下怡  
神于淡游物之初惟付託之得人宜燕頤而養

性方且羹墻在念疏素以居既已光舜禹之傳  
乃親為曾閔之行期可已矣必欲加隆祥而廓  
然尚云寧戚頌平時不好世俗之樂豈今日忍  
聞堂上之歌然而和琴俯就于成轂鑽燧再經  
于改火不應慈極尚過諧音伏望酌先王制禮  
之中念 聖子承顏之養居處咲語寢寬追遠  
之思鐘鼓管絃益致迭和之美

### 第二表

三年執禮已經徙月之期五日受朝當備鈞天  
之奏援彝章而有請閔俞旨而未頒事恐久稽

義湏再瀆中謝竊以帝舜既命大禹猶歌六律  
五穀之聞漢皇上壽未央亦以万 大笑為樂  
盖已膺天下之養盍具舉朝廷之儀若稽舊章  
允屬盛際恭惟 至尊壽皇聖帝陛下道高物  
表德邁古先既全与子之明尤盡因心之孝謂  
太宗就簡遽為三十六日之期而晉武歌為莫  
起教百餘年之陋出于獨斷高掩前聞群臣仰  
體于聖心存歲忍形于奏牘迨茲即吉乃敢發  
端既已過音于三載之餘正當成歌于十月之  
後况卜元正之吉將新徽號之隆倘非廣奏于

和轂何以崇成于得典恭聞南內將騰听樂之  
章欽想東朝六望承顏之樂仰祈睿旨俯徇輿  
情

擬第三表

荐貢封章祈舉九成之奏未承誥命敢稽三請  
之動中謝恭惟 至尊壽皇聖帝陛下高視帝  
尊共為子道自畢因山之奉已合外除靡從越  
紼之權竟全終制遠復先王之法肯循後世之  
常迨其今考何以尚此至矣盡矣願聞大舜之  
韶皦如繹如當語太師之樂雖款勿用其將何

辭濟、群賢傾聽笙鏞之間欣、百姓喜聆管  
籥之音

擬 壽聖皇太后牋

三載過音已全于中制兩朝就養當備于和轂  
中謝恭惟 壽聖皇太后殿下德並娥華行齊  
任姒佐中興之業協濟艱難贊內禪之明共安  
閒燕比驚慈宸忽返帝鄉乃安長樂之居密受  
重華之養神孫御曆寶冊陳儀豈應迎年而不  
為樂琴瑟之友鐘鼓之樂諒未忘儂極之思羽  
籥之器綴兆之文願俯徇輿情之請



賀正旦

皇帝表

歲必履端蓋重四時之首年初建號有光二帝  
之傳矧慶事之鼎來效群臣之善頌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軋剛行健離照繼明正月之吉始  
和春祺既集四海之內咸仰王化方行當周家  
布政之時乃漢曆改元之日喜瞻萬乘上寶冊  
於三宮肅領千官奉玉卮于前殿偕備琚瑀珎  
璜之飾創聞鐘鼓管籥之音益知嗣德之在初  
孰謂太平之無象開八荒之壽域登庶俗于春

臺臣猥與周行欣逢穀旦方千里者九想同望  
于堯雲呼萬歲者三敢競伸于虎拜

至尊壽皇聖帝表

歲之朝日之朝方肇新于鳳曆尊之至養之至  
爰啟慶于龍棲歡動宮闈澤均海宇中賀恭惟  
至尊壽皇聖帝陛下位居慈極仁冒群生一  
道心傳六通四闢于帝王之德三登化洽上際  
下蟠于天地之間乃釋萬幾之繁坐受九重之  
養惟時上日尤異常年 聖子改元著遵制揚  
功之意昕朝奉冊見歸美報上之誠八音克諧

四方來賀豈特履端之可慶誠為曠古之未聞  
臣等恪謹覓趨伏深螯抃頌方訪道于室同之  
上正當儲神于蠖濩之中何止八千春以大椿  
而為久敢祝三萬歲願慈母而亦然

賀三宮受冊

皇帝表

乘翠鳳之車講盛儀于元日鏤白玉之牒上徽  
稱于重親慶事既成綿區交賀中賀恭惟 皇  
帝陛下与天同大如日方中克寬克仁允協成  
湯之德惟精惟一密承虞舜之傳爰奉 三宮

之歡以垂萬世之則討論故實備極高高視  
慈福之鴻名皆有願聖人壽之祝侈 重華之  
顯號尤彰為天子父之尊當遲日之載陽喜積  
陰之頓解雨師風伯既已肅清乾端坤倪為之  
呈露雲移天伏首趨漢殿之朝星拱玉皇親下  
堯階之拜歡聲相和叶氣橫流惟天人順應之  
甚明知社稷靈長之可卜臣等幸緣際會獲奉  
周旋快覩聖時允况屬紹熙之始願隆孝治一  
如正觀之初

壽聖皇太后牋

涓嗣歲之端辰上丕天之大號 神孫具禮親  
來翠蹕之朝 聖子承顏同受瓊珉之冊中賀  
恭惟 壽聖皇太后殿下齊任如德邁城莘  
早輔中興之功載禪內禪之策由長秋而登長  
樂安榮已見于無加自紹興而至紹熙戩穀益  
知其未艾惟壽為五福之首而聖乃群倫之先  
均年嘗奉于母儀今日尤嚴于 祖后禮容甚  
盛鼓舞惟均臣等獻歲云初趨班惟謹得少廣  
之道本無述之可名居東朝之尊祈後天而難  
老

壽成皇后牋

萬乘來朝當夏時之上日 三宮受冊列文母  
之丕稱覆載兩間歡呼四起 中賀恭惟 壽成  
皇后殿下謙恭素稟柔懿內充奉慈極之天顏  
曲盡問安之禮佐 壽皇之內治克全燕翼之  
謀禮既備于尊崇心益安于冲淡共都顯號爰  
歸父母之尊仰嗣徽音尤侈婦姑之盛俱以壽  
康而嚮用何勞警戒以相成臣等欣際休期獲  
觀縟典詠思齊之什維周匹休安長樂之居与  
宋無極

皇后牋

羽蓋翟車陪六飛之法駕瑤編寶刺上 三殿  
之隆名既備盛儀式昭內助中賀恭惟 皇后  
殿下處心淵靜迪德懿恭五日受朝常謹問安  
之奉九重視膳每言佐餽之勤迨茲穀旦之禮  
成想見長秋之喜倍尚湏浹日嗣舉後容克舜  
相傳禹方循于一道姜姪在上如宜續于徽音  
臣肅領廷紳與觀國典展宮中之賀諒無異于  
外朝奏堂下之音爰助成于和氣

賀 皇后受冊

皇帝表

九重渙號實遵慈扆之謨萬乘臨軒爰授中宮  
之冊肆稽故實備著禮容竊以地本法三方著  
順成之德月惟遡日遂參久照之明况居大寶  
之尊盍正內朝之助天作之合王假有家中賀  
恭惟 皇帝陛下道貫三才愛均四海親承付  
託之重允資輔佐之賢若時元妃作配龍潛之  
際儂我宸極有開熊夢之占誕布玉音進登椒  
掖贊侍膳問安之孝盡求賢審官之思臣等恪  
領廷紳與聞國 乾坤定矣式符義畫之文鐘

鼓樂之願繼周南之詠

至尊壽皇聖帝表

神器有傳俾止栱房之號縉儀告備肆頒寶冊  
之嚴化浹綿區慶歸慈宸中賀恭惟 至尊壽  
皇聖帝陛下德參覆載道極範圍克治民以治  
民有光前烈天与子則与子啟佑後人乃當命  
禹之初首春嬪虞之舊用修陰教以正人倫鳳  
蹕來朝副以翟車之盛龍樓問寢加之禘服之  
華臣等依附末光相成詎典仰遵睿訓見正家  
正國之規鞏固皇圖知卜世卜年之久

壽聖皇太后牋

神孫御極蚤正于長秋天仗充庭用揚于顯冊  
事闋宗社歡動宮闈中賀恭惟 壽聖皇太后  
殿下氣毓冲和性資淵靜化行南國正萬世之  
彝倫尊處東朝受 兩宮之孝養屬消穀旦首  
上隆名既先 慈福之儀旋講穆清之禮含飴  
示愛見寶曆之親傳佐餽得人想慈顏之有喜  
臣等駿奔在列螯抃惟均家法相承咸仰徽音  
之嗣母儀有則益觀王化之基

壽成皇后牋

坤柔而剛既參內禪之策婦聽而婉俾正中闈  
之儀中賀恭惟壽成皇后殿下邇日為明與  
天同大贊至尊之孝治一紀于茲安長樂之  
宴居萬年有永謹二南之正始備四德以相承  
懿典告成慈帟胥悅侈家國非常之慶實社稷  
無疆之休臣等獲際昌明不勝鼓舞友琴瑟而  
樂鐘鼓莫先儂極之賢本夫婦而始后妃茲實  
齊家之要

皇后牋

綸翟禕衣久正內庭之禮金寶玉冊式全昭代

之儀慶衍宗祊歡同宮掖中賀恭惟皇后殿  
下肅雍成禮柔靜資生蚤開隆燕之祥允協維  
熊之夢躬儉節用致君子之家肥順色承顏化  
天下以婦道爰自御圖之始允資儂極之賢稟  
命慈皇藏儀穀旦是謂人倫之至益彰女則  
之嚴臣等目覩祢文欣逢盛際閔雖麟趾既已  
先正始之基周姜太任當無媿思齊之聖

謝賜春衣表

春日載陽肆頒于命服上恩難報仰謝于皇局  
列辟同辭闔門受賜中謝恭惟皇帝陛下業

隆潤色道廣帡幪大舜之垂衣裳茂以加此神  
禹之美黼冕吾無間然迺俯念于廷臣仍舉行  
于時令爰賁以帛俾華其躬視爵秩而有差被  
寵榮而如一臣等敢不退揣其分思稱所蒙慕  
名南在位之風期厲羔羊之節效齊國老人之  
語請遺天下之夜

賀會慶節表

虹渚發祥爰紀生商之旦龍棲啟慶敢伸戴舜  
之誠中賀恭惟 至尊壽皇聖帝陛下游物之  
初怡神于淡六通四闢于帝皇之德聿成盛治

之勳上際下蟠于天地之間固匪泰和之氣編  
寰區而蒙福与太極以同功禮奉玉卮遠循漢  
殿之制書陳金鑑何待唐臣之言臣等肅領鸞  
行恭舒虎拜祝南山之萬壽睿算無疆效嵩岳  
之三呼歡聲旁洽

紹興三年以左史攝西掖侍班扈  
從有禮部郎已在重華宮拜表  
殿廬中作今附于  
此左相留公請就殿廬中作今附于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十二

四明樓 鑰大防

表牋

謝温州到任表

起家為郡俄及戍時便道之官已共侯度戴睿  
恩而甚厚宣德意以其字中謝伏念臣一介書  
生累朝世祿當 聖主飛龍之始偶玷末科造  
明時振鷺之班每安平進久與憲章之筆削屢  
參史牒之編摩嘗佐治于偏州復勾稽于列寺  
天府式邦財之重司宗書帝系之繁比終素鞅

成  
不  
成



之期忽冒朱轡之寄惟此東甌之勝實為左浙  
之雄項任冷官茲叨假守山川如故風俗粗諳  
雖無竹馬之迎頓起蒲鞭之望以前日待諸生  
之意加惠斯民于此邦揚泮水之波廣為膏澤  
要使上下俱無所苟且庶幾田里寢銷于嘆愁  
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深軫黎元敷求長吏謂  
臣游登王國必能弘惻怛之仁念臣四對天顏  
固無俟丁寧之諭是以左符分畀不待朝參嚴  
旨趣行免加臨遣幸遂養親之志實勤戀闕之  
私臣敢不律已奉公平心待物惟忠惟孝誓堅

終始之誠濟猛濟寬務勉中和之政

謝中書舍人表

史筆屢書滋慚無補綸闈久假遽命為真嘗控  
避而弗俞竟周章而就列中謝伏念臣受才謏  
薄涉世濶疎偶承累葉之儒科寢預清朝之官  
使往分郡寄何有民庸當 壽皇御極之時曾  
回登于文陛逮 聖主願期之始遂三入于修  
門首汗郎省之聯旋備賢闈之式貨泉出納粗  
謹攸司寶牒纂修復尋故步晉班左城攝事西  
垣記注非工有媿螭坳之直詞章至陋殆為鳳

閣之羞矧執愚之不移或遇事而輒發妨賢已甚忤物且多方喜懼之交懷恐顛躋之未免力求引退敢覬褒升才思歆枯安得湧泉之敏身章增煥更貽濡沫之訕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翕受群言旁招衆俊謂臣粗親小伎故使當訓誥之司察臣素稟朴忠或可效涓埃之助攷于詳試有此誤恩臣敢不思稱所蒙益共乃位言惟作命少裨雷風鼓舞之神忠以事君當謹朝夕論思之職

謝 壽皇聖帝表

柱史充員久虞幽黜詞臣掌制遽忝超除揣陋質以無堪望慈宸而知幸中謝伏念臣頃叨末第已出異恩再點周行惟自安于平進仰承清問嘗屢貢于愚忠出分海嶠之符入就星曹之列聖作明述親見盛時年除歲遷寢塵清貫書言書動慙無載筆之功如絲如綸徒積代庖之媿將以外庸而自詭乃叨親擢以為真退省僥逾益增戰慄茲蓋伏遇 至尊壽皇聖帝陛下達源繫表探賸古初齊聖廣淵居域中之有大危微精一為天下而得人式貽燕翼之謀茲見

儲才之效肆令么膺猥預論思臣敢不深念遭  
逢誓堅操守仰戴 兩朝之眷敢務苟容願殫  
千慮之愚以伸忠報

謝給事中表

充員詞掖久懼罔功進職瑣闈忽驚誤渥辱訓  
辭之甚寵揣分量以奚堪 中謝 竊惟封駁之司  
實關出納之要詔敕之布君相所為有唐則許  
塗竄而奏還 本朝則令詳酌其可否宜求人  
望以贊政經豈伊妄庸乃与詮擇伏念臣迂愚  
自信執滯不通秉筆螭坳固有慚于良史演綸

鳳閣曾何取于陳言屬兼直于禁林幸親逢于  
興運書詔填委靡容畧刺之淹號令流行款助  
風雷之迅僅無乏事安敢辭勞荷簡記于宸衷  
俾驟膺于夕拜不改北門之舊旋仍東觀之華  
加賁身章增光從橐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勵  
精初政垂意群才用舍之間初無適莫論奏或  
至不吝改更知臣備歷險夷粗有愛君之志謂  
臣素懷慙直願殫論事之忠遂致孤蹤亦叨隆  
委臣敢不俯思幼學務勉後圖親年益高但有  
歸耕之意主恩未報尚希批勅之風

謝權吏部尚書表

充員瑣闥自顧罔功攝長銓衡忽蒙誤寵仰皇  
慈之至渥揣微分以何堪中謝竊以選部持衡  
夙號六卿之長文昌聽履寔為八座之聯非素  
推公方不足以杞吏姦非妙有德望不足以壓  
輿論雖寅散之下無忝異同而措紳之流鮮不  
關繫宜求精敏之彥以當要劇之司伏念臣才  
不逮人學徒泥古一為支郡三入修門久侍  
上皇愧愚忠之無補親逢 嗣聖荷褒擢之有  
加代言非陸贄之工批勅謝李藩之器俯狗芻

寅散

莛之論屢寬鈇鉞之誅去省眼者五年逐躡登  
于冢宰離班心者一載遽首列于從臣禁林兼  
內制之文史館涉信書之筆滿盈已甚控避莫  
回頒御府之襲衣益之鞶帶駕天閑之良馬覆  
以雕鞍但喜悅親之私敢云稽古之效茲蓋伏  
遇 皇帝陛下多能天縱盛德日新蒐舉異才  
踵登持橐之選優容棄物獨負吹竽之慙宜黜  
而遷以榮為懼臣敢不深思僥冒勉竭疲庸為  
山公啟事之書知非所及守崔亮停年之格何  
足言勞尚幾典選之平少助官人之道

謝兼侍讀表

升班文部方虞典選之難進讀露門更辱兼官  
之寵循墻莫避據蒞是憂中謝竊以帝王之興  
必以學問為急如懷素元亮之選本為覽史之  
資由宋綬夏竦以來始有讀書之職仰惟 睿  
聖光紹炎圖首開講帷詳延從索考邇英之舊  
加賜坐以甚優於共膳之餘俾侍言而更入首  
閱 三朝之寶訓次觀先正之奏篇宜求鴻博  
之儒以助緝熙之學如臣至陋涉世多艱豈期  
累歲之推遷寔歷明時之華要詞垣翰苑代王

者之敷言史觀經筵極書生之榮遇况從夕拜  
擢置天官朝入君門方被宸綸之渥暮歸私室  
又驚渙汗之頒是何遭逢有此僥冒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厲精庶政垂意多聞廣廈細旃許  
奉清閒之宴裛衣博帶不違咫尺之顏自古所  
稀于今獨盛猥令末至躡冠群賢臣敢不抽絳  
舊章勉圖微效海涵天覆或容艸芥之忠日往  
月來庶有毫釐之補

謝顯謨閣直學士知婺州表

典選無聞方上使親之請承流已試載叨出守

之行寵躋延閣之班增賁輔藩之寄祗膺明命  
倍激危衷中謝伏念臣奮迥孤卑逢時休盛昨  
自東嘉之收召尋登左省以推遷代言慚潤色  
之工封詔乏塗歸之效主于紬書視艸勸講掄  
材皆儒者之至榮豈生平之敢望饗誤恩而踰  
分致私室之挺災重貽慈母之憂益動故鄉之  
念力祈間退仰賴矜從戾邦分寶婺之區學士  
寓文謨之直繇常伯而出于故事或有此除考  
公論之歸在小臣恐非所稱莫遂循墻之避從  
深恋闕之誠茲益恭遇 皇帝陛下覆育群生

敷求長吏察臣昔當一郡拊摩粗竭于微勞念  
臣今歷 三朝進退款全于素守俾司乃牧俯  
便其私臣敢不欽服訓詞益思砥礪五百里曰  
旬不違咫尺之威二千石惟良少展涓埃之報

謝中大夫表

由選部以守藩方陳祠請因年勞而進秩更沐  
綸言祇拜以還感銘何極中謝伏念臣生逢聖  
主世受國恩雖歷仕累朝幸相繼百年之外而  
傳家三葉俱 踰六品之階敢期後嗣之微乃  
越先臣之舊共承遺訓未知聞詩聞禮之言追

仰前蹤徒有慙長慙卿之請豈特一門之幸實  
為千載之逢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優待臣工  
仍嚴銓法三年考績既容賞典之恭一體疏榮  
爰 禁途之寵臣敢不激昂素守銜戴隆知漢  
議方興媿乏倪寬之對淮陰既遠敢忘汲黯之  
忠

謝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表

分共理之符敢起一麾之嘆廩祝釐之祿終俞  
三請之辭盡出上恩獲伸素志中謝伏念臣稟  
資至陋涉世最踈誤蒙 三聖之知寢躡六官

請 應是 請 以 誤

之長輟金華之講而為金華之守曲從外補之  
求由學士之直而寓學士之班仍冒親除之渥  
已過家而上冢將叱馭以登途屬以母老易危  
暑行致疾群醫俱試百口相驚亟上需章謂必  
嬰于嚴謹首頒溫詔乃許緩于官期感泣之深  
憂惶實切率更旬浹又露枕衷特寬方命之誅  
竟允奉祠之願仰隆私之過厚誠近代之所無  
去魯行遲難效齊邦之接浙報劉日短幸容李  
密之陳情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仁本愛人孝  
先錫類凡加識拔舉無簪履之遺苟有懇祈俯

詢芻蕘之賤使退安于貞館得娛侍于慈闈臣  
敢不銘著肺肝躬陳菽水况此塵勞之久少休  
疲曳之餘凱風自南獲遂奉親之樂衆星共北  
誓肩報主之心

賀 重明節表 慶元元年

述者明作者聖方兼備于孝慈一曰壽二曰康  
宜大采于瑞慶茲逢誕節倍激忱衷中賀恭惟  
太上皇帝陛下玩道希夷儲神蠖濩尊居特  
室成 三朝脫屣之高坐閱皇齡受萬歲奉卮  
之養功隆太極事越古初當今賓雁之時際此

流虹之旦慶綿宗社歡動宮闈臣久玷從班適  
叨外補天街簇仗莫陪豹尾之中海嶠傾葵仰  
望龍樓之表

賀 瑞慶節表

神筭紀元方懋繼承之烈流虹啟瑞載逢震夙  
之期凡屬照臨率均拊舞中賀恭惟 皇帝陛  
下聰明冠古曆數在躬纂 列聖之丕圖謹  
三宮之色養益仰守成之美日聞典學之勤良  
月就盈爰輯大采之慶後天難老坐隆不拔之  
基臣竊食祠宮馳神天陛修菽水之敬既諧穎



谷之私奉香火之緣敢效華封之祝

謝再任宮觀表

祠庭繼廩其命維新勅牒臨門從天而下恍不知其何自凜歆受以猶驚仰惟異恩敢不祇拜中謝伏念臣才非適用學不知方幸逢熙洽之朝寢冒清華之選四載預論思之列無補毫釐平時于出處之間粗分尋尺始因請外亟畀輔邦旋以便親力求真館塵瀆蓋高之聽俱蒙從歆之仁繼辱簡知再叨共理不圖出守乃復一麾來者猶可追惟闔門而退省以其所以養敢

謀食以自營重尋香火之緣盡出冕旒之眷惟廬阜棲真之勝自熙陵紀年而來竊祝厘之虛名得与釜之實惠喜同毛檄歡動萊衣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覆載無私照臨丕顯選搢紳之髦士咸与明揚念簪橐之舊臣未嘗終棄賦以斗升之奉增以儋石之儲臣敢不益赫洪私誓堅晚節為子華之母而請粟寧待人言班周室之祿以代耕實銜君賜

賀皇子降誕表牋

皇帝表

天啟昌期方侈 三宮之慶國生元嗣實隆億  
載之基溫詔四馳驩轂一律 中賀竊以 本朝  
之傳 列聖古所未聞長嫡之出中闈今方再  
見况五世高曾之上壽當 三朝揖遜之盛時  
首開長發之祥益茂無疆之祉恭惟 皇帝陛  
下仁霑動植德冒華戎堯帝聰明既親于九族  
周家忠厚宜見于百男爰稽熊夢之占允協燕  
謀之吉事闕宗社喜浹穹祇臣頃玷從臣幸休  
真館拜殿陞之名表莫綴鴛班誦朝廷之德音  
敢同螯抃

太上皇帝表

尊居慈宸方均萬國之驩慶篤神孫益衍四朝  
之盛宮闈喜溢海宇恩深 中賀竊以漢甘露中  
嘗有甲觀命名之愛唐開元際亦稱三日臨深  
之儀曾未有視黃屋以非心見綠車之載育恭  
想天顏之悅咸欣帝系之昌恭惟 尊號太上  
皇帝陛下道躋純軋功參太極傳神器而与子  
為天下而得人仁轂素洽于編民福祚遂綿于  
世嫡克岐克嶷含飴自適于聖情曰壽曰康戲  
綵愈隆于色養臣曾從屬車之後遙瞻特室之

嚴奏未央五日之朝阻陪下列效嵩岳三呼之  
祝徒罄微衷

太皇太后牋

慈尊無上方敬眉壽之隆慶系有傳及見耳孫  
之育古今創觀中外均歡中賀恭惟尊號太  
皇太后殿下化始周南德同坤厚翊中興之運  
母儀坐閱于三朝濬長發之祥帝統適觀于  
五世備壽富康寧之福形覃訃岐嶷之歌仰推  
毓夏之原是啟生商之瑞臣叨塵禁路退奉祠  
庭春而秋、而春孰計後天之筭子又孫、又

子益延過曆之期

皇太后牋

居壽慈之宮仰尊祖后歌震夙之雅誕育  
曾孫茲振古之未聞亦本朝之初觀中賀恭  
惟尊號皇太后殿下德先恭儉性本仁明親  
見堯舜禹之傳共循一道上有姜任姒之聖宜  
致百男果慶中闈遂生元子惟天心之眷佑成  
國勢之安彊臣祇奉真祠阻陪賀版本支百世  
方欣五世之同堂壽考萬年坐看卜年之過曆

太上皇后牋

思齊文母媿慈極以俱尊於赫湯孫由中闈而  
載育仙源有自聖統其昌中賀恭惟尊號太  
上皇后殿下德茂塗山禮隆涓涖上皇与子  
贊成脱屣之高聖主奉親倍喜含飴之樂當  
漢觀命名之始想唐宮臨澡之同四方流聞萬  
口交賀臣嘗叨持橐退獲奉祠移壽康之班  
莫預千官之末衍雲来之慶更綿百世之期

皇后牋

位正柔坤將行冊禮祥開滄震首得天材上承  
列聖之休益動重闈之慶中賀恭惟皇后殿

下世傳勲闕德應帝姻帶弓韜于襟前允協燕  
祠之瑞設桑弧于門左果符熊夢之占三宮  
喜嫡長之昌萬乘啟元良之正稽前朝而嘗見  
在今日以增光臣退處衡門阻趨祕殿壽如山  
升如日願賡歸美之章衣之裳弄之璋更獻多  
男之祝

賀重明節表 慶元二年

黃屋非心坐撫重離之節玉卮為壽遙臨載震  
之辰慶溢宮闈歡均海宇中賀恭惟尊號太  
上皇帝陛下仁心愛物德澤在民天下為一家

既全揖遜之盛域中有四大獨冠古今之尊明  
繼聖而帝業愈隆子生孫而宗支自行咸啟華  
封之祝想聞漢殿之儀臣恪奉外祠遙瞻慈極  
嵩呼萬歲莫陪就日之班花覆千官猶預需雲  
之宴

賀 瑞慶節表

虹流電繞式符長發之祥地闢天開方際中興  
之運一人有慶萬壽無疆中賀恭惟 皇帝陛  
下受命皇穹紹休 列聖問之朝問之野莫知  
神化之方作之君作之師獨得道原之大惟此

就盈之月是為載風之辰仰 三宮燕吉之歡  
衍億世延洪之祉臣叨陪法從得奉真祠帝所  
遙瞻敢作鈞天之夢廷紳布列想聞嵩岳之呼

賀奉上 壽聖隆慈備福光佑太皇

太后 壽成惠慈皇太后 聖安

壽仁太上皇帝 聖安壽仁太上

皇后冊寶成禮表牋

皇帝表

尊處九重莫先于孝治慶綿四世俱上于隆名  
誠振古之未聞喜當今之獨盛中賀竊以加

光佑慈惠之號既歸 二后之尊崇 聖安壽  
仁之稱仍謹雙 親之奉縉儀具設綵仗交輝  
天地為之清明宗社于焉鞏固恭惟 皇帝陛  
下日行舜德思廣文敷為治國必自齊家惟篤  
近乃能舉遠矧當旋軋轉坤之始克躬問安視  
膳之勤乃因萬國之歡用顯 三宮之懿臣屏  
居東甬寓直西清澤笏彩纓雖阻陪于鳳蹕範  
金鏤玉徒想望于龍樓

太上皇帝表

備九重之色養祇奉慈仁得萬國之歡心載揚  
顯號皇儀具舉孝治祿光中賀竊以聖々相承  
本朝為盛安々克遜三葉尤隆惟壽居五福之  
先惟仁在四端之首尊無与二固不可以易言  
蕩無能名要當舉其大者恭惟 尊號太上皇  
帝陛下躬帝堯之盛篤仲尼之恭廣大之配軋  
坤宜享延洪之筭忠厚之及艸木益昌積累之  
休仰 睿聖之豔期極愛欽而盡道親奉範金  
之寶首披鏤玉之篇兼衆美以特書架祿文而  
相接凡居覆燾固不瞻依臣頃侍詞垣茲歸真  
館飾琚瑀瓊璜之佩莫陪天仗之朝聞鐘鼓管

籥之音尚想龍樓之曉

太皇太后牋

尊處東朝坐見曾孫之孝治禮嚴北闕載加文  
母之鴻稱大冊告成本朝增重中賀竊以壽先  
嚮用具著箕疇聖本思齊是歌周雅慈為三寶  
之首既以益隆福者百順之名又皆兼備茲仰  
鋪張之盛弥光保佑之功恭惟尊號太皇太  
后殿下德厚柔坤道參太極堯舜禹之相授贊  
睿斷于宮中美任姒之俱賢播徽音于宇內隆  
興而後四舉絳儀紹熙之間荐修盛事矧親提

于神器付託得人宜首上于瑤編祇承于帝歡  
傳有截燕及無疆臣常點從班欣逢曠典宮闈  
再闢想聞天仗之來賀版群趨莫預廷紳之後

皇太后牋

鏤白玉之牒上徽稱于慈尊建翠華之旗藏綍  
儀于聖代歡傳宮壺慶浹堦堦中賀恭惟尊  
號皇太后殿下德媿娥嬖聖齊任姒再世揖遜  
實參決于廟謨三宮康寧爰並崇于色養惟  
神孫之盡孝仰祖后以承休取仲尼五美之  
言盟老聃三寶之訓用形容于懿範以昭著于

彌文臣退處海瀕阻趁天闕瞻壽慈之新牘  
莫與班聯歌思齊之首章第勤頌禱

太上皇后牋

寶冊誕揚仰奉慈幃之懿徽稱備舉益增母道  
之光宗社愈隆華夷交賀中賀恭惟尊號太  
上皇后殿下聖齊任妣德媿皇英方綿四方之  
休親受九州之養王母之坐少廣壽固無期騶  
虞之應召南仁不勝用仰嗣主之盡孝極禮  
典以歸尊三殿交歡萬方同慶臣比叨荷橐  
茲獲奉祠引振鷺之班莫陪進旅而退旅榮瑤

珉之牒更聽大書而特書

皇后牋

三殿稷容俱上鴻名之懿一人孝治端由內助  
之勤凡屬照臨舉深拊蹈中賀恭惟皇后殿  
下慶綿奕世位處內朝陰教雨覃有卷耳樛木  
之美柔儀克謹奉長樂未央之尊聿嚴榆翟之  
衣同上瑤珉之冊邦彛有耀家法愈新臣頃玷  
禁途茲安海嶠側聞曠典但知獻舞之歡遙望  
昕朝莫遂鳧趁之願

賀皇后受冊表



廷揚大冊克脩于祓容位正中闈聿嚴于內治  
歡傳禁掖喜浹民編中賀竊以尊、親、既極  
三宮之奉夫、婦、是為萬世之基頒制紘于  
嗣服之初飾禕衣于歷年之後禮文惟稱地道  
有光恭惟 皇帝陛下德本世修合由天作上  
未央之萬壽方陳漢殿之儀嗣太妣之徽音更  
篤周詩之慶卷耳之志當佐于君子思齊之聖  
以御于家邦朝夕以至于憂勤夙夜不忘于警  
戒于焉正始豈專為思臣退奉真祠恭聞盛典  
漢之廣江之永適觀美化之流行渭之溪洽之

栗厚本栗

陽咸慶舊章之復見

皇后牋

陳儀楓陛具昭寶冊之華正位椒塗光被禕榆  
之飾事闋宗社歡動宮闈中賀恭惟 皇后殿  
下慶襲安陽行高媯汭起家而居爵位蚤締天  
姻好速而樂鼓鐘益彰后德密輔 九重之孝  
治仰承 三后之徽音盛典告成內朝增耀臣  
祝釐惟謹竊粟自慚迹雖滯于周南化已行于  
漢域禁林草制曾蒙乙夜之觀後索趨班阻与  
長秋之賀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十二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十三

四明樓 鑰大防

表牋

謝太中大夫表

一身去國方叨祠廩以娛家四品頒綸乃次年  
勞而增秩素餐已甚丹悃知歸中謝伏念臣少  
也數竒晚而多幸備皂衣之吏三朝許廁于周  
行聯紫橐之華四載得陪于從列踰涯自媿補  
外以行荷 聖君從欲之仁賦真館祝釐之粟  
班通禁路尚汙文謨內閣之嚴法應吏銓遂躐

秦官大夫之首寄祿寢高于世胄被恩得奉于  
親歡視賈誼之超遷固非敢望比申公之即拜  
豈不懷慙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器使群工曲  
成萬物念論思之舊侍未忍遐遺付品式于有  
司許容平進周章登受俯偃何言臣敢不祇服  
訓辭欽承命數老疾而無職事實深稱于閒居  
僂游不易公卿特未知于報所

賀 重明節表 慶元三年

少皞司秋遶屆肅霜之候重明麗正欣逢遠電  
之辰慶浹 三宮歡騰四海 中賀恭惟 尊號

太上皇帝陛下道隆邃古澤潤生民引養引恬  
自得怡神之樂無倫無敵尤高与子之明福如  
日以正中年与天而同久千秋紀節固知黃屋  
之非心萬歲爭呼又見玉卮之為壽自它有耀  
申錫無疆臣嘗侍宸旒茲遊真館恭陳虎拜阻  
陪漢殿之儀遙想龍樓徒效華封之祝

賀 瑞慶節表

斗樞電繞良月占載震之祥石 天齊令名採  
中興之頌四方來賀百福具宜 中賀恭惟 皇  
帝陛下夙亶聰明躬行勤儉奉 三宮之色養

孝治日隆得萬國之歡心休祥雲委當重熙而累洽能持盈而守成咸傾就日之誠仰贊後天之筭臣頃陪鷺振親覩龍飛上萬年之觴夢徒游于帝所接千聖之統心惟祝于皇齡

慰 壽聖太皇太后上仙表牋

皇帝表

奉慈尊于四世孝治方隆傳遺誥于萬方哀號何極中慰恭以 尊號太皇太后道高任姒德邁娥嫫 三朝居長樂之尊九秋享無疆之壽手提神器親授 曾孫功成不居仙去何速恭

惟 皇帝陛下躬承慈訓圖報洪恩北面昕朝備四海九州之養東朝晏起懷千秋萬歲之悲忍從五日之哀特用周期之服願益寬于聖抱期少慰于親慈

太上皇帝表

太皇厭代慈辰興哀覆燾雨臨悲號何極中慰恭以 尊號太皇太后道妙千古母儀四朝決內禪之訃謨功在社稷受曾孫之色養福等岡陵乃以微痾遽傳晏起恭惟 尊號太上皇帝陛下仰遵遺訓祇服通喪願寬 聖子之孝心勉

狗先王之中制

皇太后牋

慈福上賓悲纏率土愛欽素著哀動重闈中慰  
恭惟尊號皇太后殿下夙奉太任親承大舜  
婦听而婉實為內壺之觀喪致其哀莫贖終天  
之痛願遵禮制少抑孝思

太上皇后牋

壽聖升遐慈尊永慕恭承凶問均極悲悰中慰  
恭惟尊號太上皇后殿下寅奉重闈恪修陰  
教方日勤于孝養期仰嗣于徽音胡不萬年忽

成千古在人情而難處真聖念之少寬

皇后牋

光佑訃聞迺遐哀動驟失慈尊之蔭諒增悲慕  
之心中慰恭惟皇后殿下四世承顏累年逮  
事雞鳴問寢每勤禕翟之行鶴馭登仙遂有雲  
霄之隔願推至理少仰深衷

謝再任宮觀表

僻居海嶠推戴上恩游昇祠官忽頒嚴旨慙無  
報國之所喜使事親之私中謝伏念臣潦倒亡  
堪遭逢過分奉身而去徑歸綿上之田畏影自

憐更卧漳濱之疾當一喜一懼之交切何三仕  
三已之敢云幸遂投閒庶幾養志屬書再考未  
免有言既徹九重亟蒙從款闔門相賀遂寬乞  
未之憂連歲何功徒致取禾之誚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續旒無蔽簪履不遺求齊國之世臣  
尚其餘幾教正元之朝士今亦無多賜以斗升  
濟其菽水臣敢不仰御隆施退遣餘生頽朝暮  
承顏得效老萊之戲雖漁樵混迹敢忘魏闕之  
心

賀重明節表 慶元四年

繼明而照四方夙紀誕彌之節得秋而成萬寶  
是當載震之辰慶溢霄垠歡均海宇中賀恭惟  
尊號太上皇帝陛下尊同太極福浸黎元由  
父作子述之明得內聖外王之道脫履崇高之  
表怡神蠖濩之中鳳蹕來朝當電繞虹流之日  
龍棲上壽皆山呼鰲抃之人睿筭無疆洪圖有  
永臣既收朝績荐處祠庭与造物者游敢陳金  
鑑之錄献封人之祝徒想玉卮之儀

賀瑞慶節表

良月就盈出應五百年之運四方來賀仰祝三

萬歲之期宮壺交歡宗祊協慶中賀恭惟 皇  
帝陛下符軌健德與日新寅奉重闈深恩付  
託之重游開二閣用廣緝熙之明益增孝治之  
隆坐振儒風之盛如雲如日喜逢誕聖之辰非  
霧非烟茂鬱興王之瑞敢伸虎拜用贊克齡臣  
再奉真祠僻居下國莪冠就列莫倍嵩岳之呼  
泚筆歌功願獻語溪之頌

謝落職罷宮觀表

杜門却掃幸家食之可安褫職罷祠忽臺評之  
下及尚從寬典祇荷隆恩中謝伏念臣韞直有

語溪未詳

餘頑冥自信生逢昭代屢點周行年除歲遷寔  
由于親擢左提右挈敢藉于先容久居封駁之  
司幾作怨仇之府用過其分思稱所蒙始求補  
外以牧人已叨臨遣旋請投閑而奉母又辱矜  
從五年自放于江湖一飯不忘于君父獲棲故  
隱可謂幸民然猶通內閣之清班竊殊庭之厚  
祿餘生何有惟斷、以無他公論弗容尚斷、  
而不可煩言果至百謫奚逃仰聖度之恢洪閔  
危蹤之孤露爰施薄罰以云小懲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仁務包荒爵惟馭貴衛纓雖許終不

可以假人漢印既銷適足明于無我俯憐替履  
之舊猶齒搢紳之間臣敢不屏息訟愆投誠戴  
德循南陔而戒養退甘三釜之貧望北闕以傾  
心莫效一毫之報

謝宮觀表

杜門窮巷將沒世以訟愆賦粟珍臺僅踰時而  
復舊開孤迤自新之路承大君莫報之恩得之  
若驚感而至泣中謝伏念臣頃承駕綴親覩龍  
飛詞禁代言首播絲綸之命經惟進讀不違咫  
尺之顏一去闕廷四叨祠祿初出邈祈之切兩

蒙簡記之私惟此僥逾尤為優異雷霆所擊寧  
忘失箸之憂日月有明忽照覆盆之下豈無望  
于歲年之後不謂得于旬朔之間願鐫職之告  
未頒而祝釐之廩已繼人謂去珠之再得自憐  
墮甑之猶全頓增菽水之歡足慰桑榆之晚茲  
蓋伏遇 皇帝陛下仁無棄物道本用中芝柱  
呈祥方炳靈于大室玉卮為壽喜親慶于慈闈  
廣四海以推恩軫一夫之失所有如聞廢六荷  
矜存臣敢不仰體隆知益安愚分半九十里溪  
嗟末路之難取三百困徒切素餐之媿

太室初不必以大



謝進封開國子加食邑表

職在琳宮方謹祝釐之奉詔分穀璧更蒙与邑之多敢期洪私下及散地中謝伏念臣頃叨推擇濫与論思自登瑣闈之聯已經采食之賜明時未棄歸猶得于祠宮比歲以前居幸霑于交霈賤息既承于延賞先臣復被于追榮獨此加恩格而不下方斯念咎噤弗敢言領三百戶之逋罔知所自念五十里之小相去幾何迨茲祭澤之頒始冒綸言之寵母升次郡爵進小邦再拜知歸一門增擢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禮嚴

宗祀惠及臣工仁不忍于遐遺福靡求于專鄉遂令遠外亦荷寵光臣敢不俯媿素餐著銘丹悃奉璋就列莫輸奔走之勞分土疏封安有藩宣之力

謝通議大夫表

祠館無庸猶會八年之課宸綸甚渥俾居四品之官拜命增榮撫躬知懼中謝伏念臣才非遠用仕止為貧幸逢揖遜之朝寢冒論思之列久司封駁徒積悔尤親覩龍飛實專內外之制旋升駕綴更兼文武之銓爰揣分之易盈以治民

而自詭母既登于大耋身亦覺于倦遊力請投閒仰蒙從歆江湖粗足久甘漁者之爭隈簪履弗遺深媿廩人之繼粟方奪榮之是懼何增秩之敢言漢詔聿頒尚得從大夫之後隋官平進猶使陪廷議之餘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圖大宅中謹微接下幽明考績一付有司之公日月為功俯及從臣之舊有如衰廢亦玷褒遷臣敢不仰佩弘私愈堅晚節与之三釜方承戲綵之歡加以數年祈遂垂車之願

### 謝再任宮觀表

孤踪去國六換歲華明命臨門五叨祠廩積素餐而自媿拜黃牒以知歸中謝伏念臣處世最踈逢時多幸把麾江海因得遂于歸耕聽履星辰今殆成于昨夢賤齒已開于七秩親年既越于九齡無由陳力于清朝祇合投閒于故里先疇至薄歡微祿之未忘吏考將更驚俞音之洊及豈止寬憂煎于數口又將竊溫飽于二年有何勞能蒙此撫養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躬操八柄坐制萬方念筆橐之舊臣雖無可錄軫蓋惟之至意尚尔不遺使仍香火之緣以遂山林

之遙臣敢不祇承恩渥涵泳化風菽水有餘得  
效萊衣之戲雲霄在望惟存魏闕之心

謝復職表

四年負譴尚玷從臣之階一骸疏恩復還學士  
之直周章拜賜感激為榮中謝伏念臣愚不知  
方志徒泥古項更郡寄嘗辱賜環屢點朝行復  
叨持橐代言批勅曾何有于論思約史侍經每  
自慚于玩愒典銓未幾懷綬以歸尋力請于真  
祠仍寓班于內閣致煩言之俯及甘暮景之宜  
休敢意矜存曲加拔拭特寬漢律申畀文謨深

憐為養之勤又予祝釐之祿從天而下撫已尤  
驚茲盍伏遇 皇帝陛下大度兼容至仁善貸  
謂臣親逢初政曾廁衆賢之後陳察臣自訟宿  
愆不忍一青而終棄爰軫盍惟之念未忘簪履  
之遺臣敢不祇戴寵光日思報稱奉百歲之母  
盍增萊子之歡誦萬年之詩願效封人之祝

賀

瑞慶節表

嘉泰三年

踐祚十年盍啟升平之運逢辰千載又更震夙  
之期兆姓交歡一心同戴中賀恭惟 皇帝陛  
下儲神淵靜流化儉慈仰 列聖之好生守為

家法視四方而兼愛務浚民心坐凝稽古之勳  
增衍後天之筭臣屏居海嶠遙睇宸廷見黃河  
千里一曲之清第勤善頌效嵩岳萬歲三呼之  
祝莫預周行

謝再任宮觀表

一收朝蹟分老瀛壖六界祠宮誠知帝寵顧胡  
顏而亟拜徒空食以懷慙中謝伏念臣晚幸偷  
安近尤多病四支而三痛楚幾遂作于廢人十  
日而九呻吟惟退量于薄命第以慈親之待養  
曾無他計以謀生尚存未盡之年更望無功之

祿仰干洪造方局地以靡遑敢謂隆寬俄自天  
而賜允里閭改觀耆穉交歎共瞻新渥之光榮  
又獲全家之飽煖即衡門而被寵望宸極以銜  
恩茲盍伏遇 皇帝陛下大度海涵至仁天覆  
俯憐簪履之舊未忍遐遺又與升斗之餘能使  
粗給豈止一夫之受惠實令群下之歸心臣敢  
不强整衰殘愈思感勵奉琳宮之香火每自處  
于幸民挂神武之衣冠異終全于晚節

謝落職表

孤臣失察盍寘大何上聖隆寬止從薄責俄自

天而有命几無地以容身中謝伏念臣生則多  
艱仕皆過分幸遇千齡之會寢叨八座之聯歸  
奉祠庭猶寓西清之直坐縻廩粟不勞南畝之  
耕頃蒙乘障之除庸示起家之寵方循墻而引  
避痛陟屺以纏悲願平時藏拙之最深矧滄歲  
執喪而致毀猥緣親黨非意相干不善防閑自  
貽伊戚仰公朝之矜恕念舊物之顛連褫學士  
之班再斯可矣使臣工之肅其在茲乎遂釋服  
以及期敢陳詞而謝罪茲盍伏遇 皇帝陛下  
冕旒無蔽簪履不遺以天地之心為心何止國

君舍垢之意謂兄弟之子猶子真得聖人觀過  
之仁遂于危殆止用輕典臣敢不闔門念咎望  
闕歸息三黜何言但有動心忍性之戒餘生無  
幾徐上引經告老之章

謝龍圖閣直學士致仕表

致大夫之仕仰賴矜從進學士之班弗容避免  
念餘齡之無幾幸晚節之苟全量小已盈感深  
至泣中謝伏念臣學徒泥古才匪適時三列皂  
衣寢叨嚴近久塵青瑣遂積怨仇敢自詭以治  
民為專求于奉母侵尋一紀孤苦再期耄矣無

能每媿祝釐之廩仕焉而已况逢告老之期荐  
貢封章遠投君父喜下情之上達荷人歆以天  
從誥頒東海之濱職浚西清之直鹿車還里難  
忘貧賤之時龍馬負圖乃畀衰殘之後何夢寐  
之敢及尔家世之所無茲非幸歟不啻足矣茲  
盖伏遇 皇帝陛下德新惟日仁覆如天俯眷  
么微忝螭陞隨班之舊更憐執觥當龍飛艸詔  
之初尚問生全不忍遐棄聿頒茂渥式賁窮途  
臣敢不内誓丹心益堅素節退人以禮已增鏤  
骨之私教予以忠使效捐軀之報

謝落致仕除翰林學士表

代庖倖直又見邠年之周視草為真復塵乙夜  
之覽撫危蹉而何幸尋故步而知慙 中謝竊以  
詞禁遂嚴宸居密迩有直諒多聞之益乃可預  
于論思為温厚爾雅之文始宜司于播告鼓風  
雷之大號增日月之末光匪得英髦曷勝遴選  
伏念臣學惟涉獵才乏菁華頃載筆于螭坳尋  
演綸于鳳閣以先朝之門客為天子之私人方  
成王訪落之初与聞國論逮漢家更化之始首  
被召音惟投閒一紀之餘且告老三時之久茲

以晚節衰殘之迹參內朝供奉之班念齊國之  
世臣所存無幾歎元和之學士不謂重來茲蓋  
伏遇 皇帝陛下思任舊人聿修庶政朝綱日  
振急聞忠蓋之言疆事未寧尤務坦明之制遂  
令庸陋亦玷招延臣敢不修葺蕪詞仰裨藻飾  
尚祈聖度俯矜草芥之微終俾凋年遂遂桑榆  
之晚

謝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侍讀修史  
表

比蒙召節趣歸紫橐之班疊被恩綸盡復青毡

之物德有乾坤之重身同淵谷之危中謝竊以  
才不可以強為人當知于自度非山濤之識量  
豈足典銓必陸贄之文章始堪視艸露門贊緝熙  
之益虎觀資潤色之工曾未能其一焉奚可兼  
夫四者伏念臣既衰無用已試因功屏居一紀  
之餘且經告老入對九重之下恍若更生而乃  
冒選部之真除尋禁林之故步進讀清閒之燕  
充員筆削之間敢言眼赤之何時深媿汗青之  
無日身章愈煥鑾飾增華儒生之為詞臣誤辱  
公朝之寵天子以賜學士尤加暮景之榮茲蓋

伏遇 皇帝陛下政務惟新人先求舊取之教  
路宜廣擇于時髦備于一夫恐徒妨于捷徑凌  
兢拜命顏墮知慙臣敢不勉策庸愚仰酌春糈  
掌選而分文武詎敢辭勞垂車以示子孫終期  
得謝

辭免簽書樞密院事表

誤恩下逮俾綴迎聯遜牘上陳未頒俞旨仰冒  
蓋高之听不嫌再瀆之煩中謝恭惟累朝特重  
右府豈獨為三軍五兵之本抑使聞一日萬幾  
之微才則甚難官何必備碩愚臣之無取荷

上聖之深知起之挂冠閒廢之餘處以持橐清  
華之舊強顏寢久告老未諧尚不堪朝夕之論  
思何以裨夙夜之宥密進寓承<sup>明</sup>之直更列元良  
之賓揣已奚堪逾涯莫甚款望 皇帝陛下俯  
垂淵鑒洞察忱衷念已迫于桑榆盍居閑地倘  
未遺于簪履姑置從班別求經濟之材以翊昇  
平之運

謝簽書樞密事表

銓部為真猶未經于滿歲机廷筮式乃遽辱于  
頒恩遜避靡遑周章增惕中謝竊以官莫崇于



執政職尤重于本兵必求文武之全才以任國  
家之重事邊隅甫定尚勤宵旰之憂邦域以寧  
允藉弼諧之助豈應疲瘁可与幾微如臣者資  
實腐儒仕叨法從由久司于封駁故多積于怨  
仇十載歸閑仰戴乾坤之施一朝收召復觀日  
月之明不堪聽履之華伏上垂車之請敢期誤  
渥俾贊洪樞血氣既衰止合奉身而去軍旅未  
學曷知基命之嚴玷書殿之清班忝儲局之下  
客被綉鞵于上駟束鏐帶于襲衣采食有加寵  
榮已甚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人惟求舊政務

圖新謂代言于受禪之初未忘孤迥迨趣還于  
更化之始深間凋年豈云術業之可稱蓋自春  
私之過厚遂容僥倖倍切凌兢臣敢不深感隆  
恩愈堅晚節老當益壯固欲殫報主之忠老矣  
無能終恐負知人之鑒

謝 皇太子牋

謬參樞筦仍汙紫殿之班兼与儲賓始下青宮  
之拜以榮為懼得寵若驚中謝伏念某少也無  
竒晚將烏用挂冠而去真成治世之幸民扶杖  
以觀親覲 聖君之更化首祗嚴召重覲清光

俾視艸于鑿坡旋典銓于選部露門進讀冊府  
紬書舊物復還室積妨賢之媿故山在望但祈  
得謝而歸敢冀明綸擢登右府致此血氣既衰  
之迹廁于衣冠甚偉之中揣已奚堪荷恩有自  
茲蓋伏遇 皇太子殿下性鍾玉粹學振金穀  
子職日供肅侍凝旒之側官寮妙選誤收華髮  
之餘某敢不益勵駑才用酌鴻造退憐已老莫  
能陪宥密之司勉誦所聞庶或補溫文之德

辭免同知樞密院事表

宥府選寮忽叨再命需章避寵尚閱一俞爰游

瀆于宸聰異終回于渙渥中謝伏念臣引經納  
祿奉詔還朝始膺典選之除適與和戎之議既  
不能出奇策以強國勢又不敢抗高論以竊時  
名深惟世務之宜遂定從官之論鄰盟既講邊  
備粗寬魏絳何功姑歆就威懷之得利張昭雖  
老當使知將相之有人賴 聖慈俯徇于和親  
在臣下盍為之引咎自愧寡謀之甚難陪基命  
之司殆無地以寄顏惟竭誠而報主日圖內治  
之要未知所先靡厭衆言之求尚不暇給有何  
勞效遽被推遷不勝據蒞之憂徒謹循墻之走

伏望 皇帝陛下俯垂淵鑒洞察愚衷豈惟微  
臣懷以榮為懼之恐仰祈睿算篤居安慮危之  
心精求文武之才用贊樞机之任

謝同知樞密院事表

選宥密之班未知圖報拜使蕃之渥弗許終辭  
自揆僥逾實深感惕中謝竊以皇家嚴二府之  
建任固匪輕机庭分四等之差官毋求備賢相  
並兼于使領副樞足贊于事幾既曰才難豈容  
序進伏念臣少無可用老尚何堪扶病以對使  
朝幸不違于咫尺矧顏而居舊著願奚補于毫

分假罷已多旬閑未得敢謂七旬之後冒參兩  
地之榮畀興國熙載之官已為過分加淳化寇  
準之職尤媿無名偶緣廷告之同時因与政途  
而接踵在法當從既超筆橐之聯計日而言僅  
周天地之數併增采食游被匪頒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茂建大中丕乘興運謂股肱所寄方  
彙進于時髦雖筋力既衰亦使陪于末議未遑  
席暖復俾階升臣敢不仰戴隆私益堅素守邊  
陲甫定願禪內治之謀里社相望期遂歸休之  
請

辭免參知政事表

進參政柄誠出悞恩冒貢遜函未回淵聽滄布  
懇祈之切敢辭俯偃之恭中謝伏念臣才不逮  
中身今既老十載排根之已甚寔倍費于保全  
一朝收召而復還又屢叨于褒擢非敢忘知止  
之義蓋欲堅圖報之心今則疾疢交侵徒強顏  
而自覲年齡云邁願納祿之未能使在旬月之  
間稍有毫釐之補序遷而上已分已逾而况據  
案牘而書名雖具員而何益對冕旒而奏事無  
長策之可陳誤寵所加群言必駭歆望 皇帝

陛下念經綸之事重思輔贊之才難別選英髦  
俾作調元之助母容衰悴更貽濫吹之訛或畀  
舊班俯存孤迹

謝參知政事表

充貳樞庭方慚玩愒晉陪宰路遽被推遷倍深  
臨谷之危莫遂循墻之請中謝竊以朝廷建輔  
弼天子之四隣政事參聞下丞相之一等定名  
稱于軋德復官制于建炎必求異能乃副隆委  
伏念臣頽齡景迫壯志日凋再掌吏銓但守停  
年之格濫居宥府未寬思職之憂雖粗竭于謙

才終莫裨于未議負二宜去有七弗堪宿恙漸  
侵將顛天而致禱誤恩狎至真踏地以靡遑况  
秉鈞當軸之虛員而知印押班之分日兼與漢  
章之約仍從商皓之游命服匪頒復賜天閑之  
駿爰田增衍更開公社之封昔在本兵尚為僥  
冒茲叨助理尤懼曠瘵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盛德又新至誠樂與折衝禦侮坐底于外寧聚  
精會神力先于內治東求俊乂置在弼諧聿令  
衰退之踪亦泰延登之數臣敢不益殫愚慮仰  
贊宏規曰都曰俞願竊慕賡歌之喜知足知止

庶幾從告老之私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十四

表牋別藁

四明樓

鑰大防

代宰臣謝宣示

太上皇帝御書表

宋玉高唐賦

傅毅舞賦

陸机文賦

嵇康琴賦

曹植洛神賦

王粲登樓賦

史節故事段

陳羽古意詩

蘇軾養生論

周典嗣千字文

御跋



乾道辛卯春被賜真行草書總十卷臣下  
瞻玩心目開明竊惟書法自東漢迄于晉  
唐代有名家然莫不祖述鍾張憲章羲猷而  
各得一偏未有超軼拔乎其萃者恭惟光  
堯壽聖憲天体道太上皇帝高蹈羲皇之上  
遊戲翰墨之間初若无意而筆力所到自得  
之妙集乎大成如春雲行空千狀万態遠視  
前古有不足進固知天縱之能心與神會非  
衆庶曲學之所可致也帝王餘事猶能至此  
顧不休哉三月二日臣公恭題

## 進書道

奎盍昭回來從慈極睿恩優渥宣示迹聯是何  
不世之逢獲快爭先之觀中謝竊以翰墨有法  
肇自東都帝王好書無如正規雖具龍蟠鳳翥  
之体徒為心慕手追之勤若夫天縱之能拔手  
其萃自得之妙集此大成聿規歷代以還未有  
今日之懿恭惟尊号太上皇帝陛下宸衷淵  
靜帝季融明一札細書居多方國之賜六經大  
訓式畀膠庠之傳既全脫屣之高益有怡神之  
樂坐進此道作新斯文取楚客之賦篇迨梁臣  
之韻語舒牋自遠肆筆而成乃因五日之朝併

演十編之富恭惟 皇帝陛下茂隆孝治仰識  
聖心金口發明究羣書之蘊奧雲章交煥掩二  
典之光華是雖餘事之能然誠非曲學之所及  
中秘將爇于尊閣外廷咸與于崇覲臣夙際休  
期幸瞻鴻藻登床兢取何敢效昔人之豪鏤玉  
匪頒尚幾為私室之寶

代宰臣進吏部七司法表

總詔  
朝廷天官實總吏銓之要詔刊治典恭承聖作  
之規會衆日以畢張集前編之未備幸終載筆  
敢後奏篇中謝臣竊以皇家遠累洽之期選部

有一成之法屬中興之始爰蓋慕于舊章迨更  
化以來嘗再參于中制惟奇請它此隨日以滋  
而巧吏猶徒緣姦而奮迺哀四紀之沿革修為  
一代之經常然而漢定章程止由柱史唐更律  
令亦任柄臣未有上軫淵衷俯垂明聽凡日甲  
會之著首塵乙夜之規親灑宸毫具標汗簡必  
使擇尋而盡善更容開釋其所然既咨可錄之  
言時出非常之斷合吏封勲考之目貫勅令格  
式之文以至黜賊罪之賞延進軍功于流內恩  
防寬縱例絕扳援莫非近古而便今務在舉宏



而撮要筆則筆削則削罔有差訛官言官朝言  
朝此為依據恭惟 皇帝陛下治先自內名不  
假人澄三省之源已嚴道揆定七司之制更肅  
班僚立通用以去煩文申權宜以存故典警捕  
有酬獎之等陞改易參照之科使官人之方得  
以兼明于覈實之次誠非小補臣等粗殫末技  
莫望清光事做石渠祿制仰勤于臨決才非山  
甫有司終媿于將明尚冀頒行庶憑遵用

代宰臣進

仁宗皇帝

今上皇帝

玉牒表

神文出治光紹 三朝 睿王題期系隆 列  
聖鬯皇猷而潤色寫翠琰以齊輝 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政用時中言為世則繼志述事親承  
太上之心傳遵制揚功尽循 我宋之家法眷  
仁皇之盛際迺今日之宏規惟天全之元實基  
四十二年之治惟乾道之懿將繼五三六經之  
隆爰命儒臣並修史牒登載斯謹今粹不遺稽  
故事以成編肅旰朝而進御忠厚之及草木知  
積累之自來廣大之配乾坤豈繪畫之能見牙  
籤初秩金匱 秘藏臣獲遇休明居慙典領祖功

如在期載續于无疆帝業方崇當特書而不一  
代 皇子鄧王辭免冊立 皇太子  
表 以下五首

丹悃冒陳祚免升儲之命皇恩加厚未頒賜允  
之書仰叩九重敢伸再瀆中謝 臣聞元良以正  
萬國記言世子之能繼明而炤四方易謹大人  
之象以奉棗盛之祀以繫億兆之心苟素望之  
無聞豈盛儀之敢受伏念臣性難語上學不知  
方仰承君父之規久親師傅之誨奉長安日邊  
之對蚤之竒辭辨陳苗牘上之書素無英識戴

乾坤之大造升爵位之崇班安知懷德之維城  
但媿無功而受祿綸言忽播綺殿爰開實懷不  
稱之慙難冒非常之寵伏望 皇帝陛下特回  
聖意俯聽忱辭不嫌渙汗之收姑寢震宮之建  
誓虔子職少答睿慈

代謝冊立表

睿旨中頒誕開宮邸微躬內媿亟上封章恩深  
弗遂于循墻惧甚有同于臨谷中謝臣聞御觀  
乾象前星密迓于帝星俯察坤維少海宴源于  
大海歷稽盛古必達元良自非有賢至仁孝之

闡備恭敬溫文之懿何以貳体宸極正位少陽  
伏念臣忝識元長器資非敏寔託奉支之盛屢  
叨爵位之崇日就月將幼已慚于慈訓夏絃春  
誦今未底于多聞自愧孱庸居懷兢惧忽拜皇  
玉音之寵冒陞銅輦之榮入侍皇居仰承天序茲  
盖伏遇 皇帝陛下仁周溥率明照几微庸  
列聖之丕圖奉上皇之色養眷求主鬯以重  
承祧儲德未克冒副人神之望睿謨素定不由  
羽翼之成臣敢不益念前修永遵雅誥謹文王  
安否之間敢急帥行書唐宗仁孝之詩仰祈礼

賜  
凡此旨曰一甲會令

代謝 太上皇帝表

從五日之朝夙荷抱孫之愛拜十行之禮俄膺  
立貳之求仰慈訓之曲臨惧微躬之匪称中謝  
臣竊以大人有繼明之義盖取諸離長子為主  
器之親故受之震豫建儲嗣雖本前規獲奉重  
親未如今日伏念臣幸以弱植出逢全時列亞  
保之崇班初非功致胙真王之尊爵深愧名浮  
徒以託体宸宸承休慈極忽頒丹詔叨處青宮  
共知睿斯之不回寔本全謨之不顯茲盖伏遇

尊號太上皇帝陛下德高克舜道合羲黃維予造物者游自求至樂仍有孫謀之燕以永无疆爰奉曠儀以安神器臣敢不力修四季祇奉兩宮立愛自親仰体承祧之重聿修厥德敢忘念祖之勤

代謝 皇后箴

坤德无疆实依厚載震宮肇建邁及九材中謝伏念臣託負天支承華壺則干戈羽籥教雖備于四時父子君臣季不臻于三善忽奉褒揚之冊俾當監撫之权仰宸新之剛明賴母儀之禪

助兹盖恭遇 皇后殿下德齊任姒賢過娥嬖阴教聿修坐致人倫之正泚謀經遠更圖固本之安臣敢不居近正人力尋旧季祇召而不犯馳道當奉君尊問安而必至寢門益虔子職

代謝受冊表

銅門肇啓方慙主壺之良珉冊誕頒更舉臨軒之礼恩隆天地悞劇渊冰中謝伏念臣素乏材猷積叨寵數金印盪綬蚤处于宗藩青盖班輪俄升于儲位復差良日爰御正衙備金石以盈庭儼纓縷而就列授之宝牒訓以綸言退省其

悞 當作懼

私不知所稱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道高世表  
机始物先斷自宸衷豈私于愛子哉茲曠典蓋  
重于承祧臣敢不仰体至謨恪供子職出有師  
八有保起居惟近于正人親則父尊則君夙夜  
益勤于順事

代宰臣賀立 皇太子表 以下三首

冢嗣稱賢夙仰吾君之子儲闈定礼果安天下  
之心欢動兩宮慶均四海中賀恭以離著麗天  
之象繼明實繫于大人震有滂雷之文主器必  
歸于長子闈東朝之縟礼綿 列聖之丕基曠

古難逢于今創見恭惟 皇帝陛下孝如虞舜  
樂似文王爰奉親嚴屢上王卮之壽大寧固本  
首開銀榜之宮慶幼海之澄瀾瞻前星之騰耀  
一人獨新非由羽翼之成三善自將克荷宗祧  
之守臣叨居近列恭覩盛儀日下重光已備夙  
成之德嵩呼萬歲敢忘歸美之誠

代賀 太上皇帝表

神謨早定俾建元儲聖孝丕承誕揚宸制事閔  
宗社喜動華夷中賀恭以甲觀之生嫡玉孫但  
有命名之愛一日而見三天子止聞臨藻之歡

載在信書以為美事曾未有傳神器而予子見  
東宮之立孫介第祿于死疆固獲圖而有永恭  
惟尊號太上皇帝陛下道高百聖仁覆萬万方  
翼燕孫謀獨享後天之業儲登世嫡並仰前星  
之暉問安獲事於重親主器仍歸于長子臣欣  
逢盛際獲在還聯卜世卜年期過周家之曆重  
輪重潤願廣漢樂之詩

代賀 皇太子踐

儲德日新久繫于眾望睿謨獨斷是奔于曠儀  
覆載兩間離呼四起中賀恭惟 皇太子殿

下地居家嫡天与奇姿震一索而得長男宜膺  
主鬯之寄漢元年而建太子益知享國之長仰  
九廟之儲休信兩宮之增慶人心自定神器愈  
安上肅領鵠行進瞻雞戟元良既正不煩賈誼  
之言盛美難名莫盡下蘭之述

代謝吏部侍郎表以下四首代魏丞相杞

代言西掖方拜誤恩揖式東銓復叨改命循墻  
莫避臨谷增危中謝伏念臣薄落无堪迂愚自  
信正以經營於救水故嘗希望於斗升昨自外  
官恭趨爰召猥廁內朝之鵠列親覲 上聖之

龍飛五歷粉闈一參月寺籌邊戎幕无婉畫之  
可稱將命虜庭幸歡盟之復備冑柱史詞臣之  
選蕪宮端宝牒之司初无左右之先容尽出全  
神之親擢忽承帝制俾倖天官一新龜紫之榮  
仍假銓衡之長莫回成渙徒激懦衷茲盖恭遇  
皇帝陛下虛以受人明于分職憐臣孤立于官  
路借以末光謂臣曾歷于劇曹付之重委臣敢  
不寅遵邦憲爰制吏姦朝夕論思策素乞覲吾  
之耆舊書期会庶勉追裴馬之名

代謝侍講表

揖居選部已困劇曹擢在經帷更承清問退慙  
衰朽有此遭逢中謝伏念臣幼歷羈紲无師  
法領孤陋寡聞之習但為决科之資如疏通知  
遠之經素匪專門之業矧是帝王之大孝非為  
章句之小儒必求鴻博之人以究淵源之蘊豈  
容樸孱獲奉細旃茲盖恭遇 皇帝陛下親  
成功謙之終吉時降至尊之勢兼收可錄之言  
遂容草莽之臣亦与金革之講臣敢不黽勉微  
力綴緝日聞為二三十萬言之辭敢求釋義暢五  
十八篇之旨庶補重明

代辭免進國史轉官表

約史何功敢叨醲賞騰章避寵未拜俞音荐負  
誠衷仰干睿听中謝竊以 三朝之治迹允為  
萬世之成規信傳信疑傳疑已備不刊之典筆  
則筆削則削屢資多季之儒而臣方式政之未  
幾適成書之已久輅領纂修之職曾无潤色之  
勞使冒賞而不疑則叨榮之太甚而况近辭珍  
賜 陛下固已許其廉茲蠲崇資公議必傳以  
為笑謂少者辭而多者則受謂今日是則前日  
為非雖故事之有初在微臣而為敢伏望 皇

帝陛下俯矜賤悃持寢異息益使人心知清朝  
以名器為重誓殫愚慮効薄伎于志傳之間

代遺表

生而致主曾亮采之无聞死不忘君豈效忠之  
可已危惊欲吐老淚先傾中謝伏念臣奮自羈  
單本无佞覬蚤厠熙朝之鷓序親逢 上聖之  
龍飛猥以譴材屢叨隆委凡一時清切之選皆  
九重特達之知兵交而使在其間備更險阻猷  
告而不順于外嘗与論思寢歷政塗逆登揆席  
迄緣樸拙用速顛躋俯憐簪履之遺旋畀屏藩



之寄人言嘑咎何敢控陳大鑒高明卒蒙昭靈  
賦以真祠之祿予之秘殿之名屏迹衝門銜大  
恩而莫報馳心魏闕願一飽以何安今則蒲柳  
益衰桑榆既逼老將知而耄及福已過而災生  
引疾漳濱恍精神之易散游兔岱嶽嗟頃刻之  
難留僅存餘息之微重結明時之戀伏望 皇  
帝陛下治功惟叙聖德又新總方几之要以充  
毓天和合群矣之智以維持國是問安慈極日  
承尊養之欢注想中原身濟規恢之業臣命隨  
氣索志与辭殫王度清夷固毋煩于尸諫死期

迫促徒自切于哀鳴

代知泉州謝進敢再任表

以下四首代勇  
氏汪尚書大猷

承南服之流忽叨因任進西清之秩併辱東知  
拜寵命以增榮俯懦躬而有覲中謝伏念臣奮  
身寒遠遭世休明分甘州縣之塵勞敢望朝廷  
之拔擢十年服采寢登侍從之班千載逢辰曲  
被聖神之眷北雖揖六官之長猶未為貳鄉之  
真及遂求閑遽超次對退惟愚孱已劇優隆起  
試外藩以治民而自詭游更下考無振政之可  
書方將重上真祠之章豈意更昇季士之列一

變閩俗初无常衮之称更與泉麾仍繼蔡襄之  
後已試如此其可再乎无功而遷誠為過矣茲  
盖伏遇 皇帝陛下政先寔核息不遐遺念微  
臣非可用之才粗堪郡寄謂長吏多數易之弊  
就畀璽書復增延閣之華益重專誠之任臣敢  
不勉其未至究所當行久悉和風既無勞于問  
俗務攻吏事庶不負于公憂

代謝隆興府到任表

上印泉南方遂祠庭之請把麾江右適叨師閩  
之除猥荷東知若為稱塞中謝伏念臣幸逢昌

運忝綴從班昨辭遠于修門効蕃宣于遐服目  
駐堯天之日月身由閩徼之山川未及終更已  
叨因任共知鼯鼠不堪五技之穷自分鷓鴣唯  
望一枝之足屢申誠悃仰扣淵聰卒蒙從欲之  
仁獲遂接聞之志千里未还于榆社十連復冒  
于綸音旋促對于清光誤親承于睿獎授之方  
略俾以奉行茲延見于吏民方寃詢于風俗惟  
南昌之名郡實 上至之潛藩襟帶江湖首尾  
吳楚兩暘方若正賴春耕秋歛之勤凋瘵已蘇  
犹藉左粥右餐之惠必得循良之吏庶安流冗

之民豈應恡愚堪此委寄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下恢張治具駕御人材察臣久被使令既深知  
于德意念臣備嘗險阻亦粗識于民情特昇虎  
符俾殫駑力臣敢不布宣寬大禁戢姦欺當使  
田間盡改帶刀之習且令州縣毋存珥筆之風  
代賀 太上皇帝上尊号表  
啓龍樓七十之慶春朝將展于上儀率鷄列三  
千之臣至朔先加于微稱事高治古惟溢錦區  
中賀切以荐舜于天堯帝聰明而遜位以武為  
子文王逆樂以延年不有極尊之稱曷為甚盛

微稱  
徽稱

之奉錢白玉之牒歸美 兩宮建翠華之旗親  
朝五日書契未有宗社无疆恭惟 皇帝陛下  
道盡事親仁先自內謂富壽之福為彝倫之所  
先而父母之年在常人而猶喜况承社稷之托  
親見春秋之高自非得九州四海之驩心脩五  
帝三王之全美何以效之慈極副我淵衷爰集  
廷紳取于經而定大號更推帝澤欽時福以錫  
庶民 上皇增万壽之昌太姒嗣徽音之懿至  
矣盡矣不可有加舞之蹈之莫知所自臣退甘  
屏處莫与駿奔奏薄伎十從官之間敢懷故步

效三祝于封人之請徒切愚誠

代謝宮觀表

十年念咎躋地靡遑一日奉祠從天而下孤迹  
有自新之路聖朝無終棄之人恩重難名感深  
至泣中謝伏念臣猥由寒陋誤辱眷知持橐近  
班何有論思之益把麾遠郡粗殫惠養之勤鄉  
閩甫遂于乃休即聞忽叨于推擇患生意表盜  
起鄰封調戍卒于屬州授五符于造牧不虞宿  
將反墮姦謀方騰訟過之章乃被督師之命大  
兵雲集謂當指日而可擒醜類庸奔曾不回戈

而內向力追蹤於山谷尚假息於朝晡績既弗  
成罪將誰執七旬未格莫寬西顧之憂三褫猶  
輕難道南廷之謫獲歸故里已佩深仁自量擯  
斥之餘宜在孰何之外敢圖鴻造憫其垂朽之  
年特渙綸言廩以祝釐之祿削刊丹籍叨竊素  
餐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治本隆寬政先總核  
動加矜軫豈為匹夫而求全允乎使令不以一  
青而終廢俯憐庸懦曲賜涵容臣敢不擢髮省  
愆銘肌戴德散材无用深知復玷闕之難壯志  
雖衰尚得效糜捐之報

孰何也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十四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十五

四明樓

鑰大防

表牋

代謝宮觀表

以下三首代史待制補文

賦祿真祠俯從私請陞班次對更出鴻恩是何  
極陋之蹤得此殊常之渥中謝伏念臣志徒慕  
古才不逮人由庠校之諸生叨承延賞勉冀表  
之餘習偶玷世科甘從州縣之勞敢覲朝庭之  
選惟睿主曲教于舊季故微臣誤簡于淵衷自  
給扎于中書寢彩纓于冊府退量僥冒祗務請

共周嘗持節以言恊旋即予環而就列寸長尺  
短第知自竭于愚忠年除歲遷何意逐塵于法  
從代言西掖進讀東宮皆老父之故官寔儒生  
之希遇力辭禁莞改式秩宗威儀三千茲豈眷  
痾之地春煉八十不勝愛日之思奏牘朝聞俞  
音夕至廩以祝釐之粟寵之荷橐之聯毫厘莫  
報于公家頂踵悉由于聖造甫還私室已拜宸  
綸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政本用中仁惟厚下  
素矜樸拙初无進取之心重賜褒揚庸示保全  
之意父子感深而至泣里閭圍視以為榮臣敢

盡書是尺字之祝

不增激懦衰稍休弱貞循陔承志庶几弃官為  
養之風恋闕馳誠尚勉移孝為忠之節

養書是尺字之祝

代謝 皇太子牋

儲禁簡僚久充員于中護祠庭得請仍寓取于  
西清退省至愚敢忘所自 中謝伏念公稟生甚  
弱賦性尤疎一經徒守于家傳累歲寢汙于朝  
蹟独惟老父獲際聖君乃眷潛藩曾是甘盤之  
旧遂容小子亦陪倚季之游自慚遲頓之資无  
補温文之孝乃閑得窺<sub>龍</sub>拜命知為茲蓋伏遇  
皇太子殿下盛德在躬勞謙礼士 兩宮侍膳

益勤計日之誠千里懷親深察望雲之念俾從  
私志實荷隆寬公敢不祇服訓詞仰承色養扶  
羸東下迓收迹于鶴行矯首西瞻尚馳心于鷄  
戟

代謝 皇太子宮講堂徹章轉宮殿

儲闈進讀嘗與英游奏議終篇遂迂爵秩曾是  
優隆之渥亦霑遠外之從中謝伏念公孝匪洽  
聞身逢盛際宸衷念甘盤之旧俾鯁生獲綴於  
賓僚徑惟繡陸贄之書命鶴禁亦為之訓說備  
見徑綸之用具存仁義之言戒彼覆車實為可

監申其佑畢願有何勞方茲去國以奉祠乃以  
徹章而受賞被恩有自揣已知慚茲蓋伏遇  
皇太子殿下任重承祧志勤好古傳 聖父誠  
明之季自得之心玩名臣論諫之文如對其面  
尚思記誦使遂褒陞某敢不拜手祇勞銘心戴  
德一物三善固知俾贊之無功九弊六條更冀  
講明之不急

代賀 光堯壽聖憲天体道太上皇

帝 壽聖明慈太上皇后上尊號

畢不必改：則不对

表

以下六首代温  
州曾吏部逮

熙事脩成惟聖人能饗帝徽稱其奉維天子必有尊驩動兩宮化刑四海中賀竊以太上立德本无事于飾名大美不言願曷資于崇報雖九載已都于顯號而一人尚歎于宸衷乃因泰時之精裡併奉累朝之曠典恭惟皇帝陛下息被動植孝通神明登大位之崇高受上皇之付託玉卮稱壽視昔有光宝冊奉親自我作古謂天祖犀物式昭時憲之明謂道法自然更著体元之正俞音誕布盛事一新万国得驩心共仰仁天之大有百姓加德教益知聖治之彰臣

光、書是魏、滿字、書是滿、乎

出守偏州恭承明詔捧觴再拜頓首鳳閣之春稽首三呼但想龍樓之曉

賀太上皇帝表

礼行于郊咸慶綽像之脩尊歸于父聿恭媿稱之加覆載兩間驩呼四起中賀竊以堯者至高之貌用形容於博衍優游蕩乎民無能名獨著見于聰明文思仰堯仁之天大邁湯德之日新宜曰百神受賤之時更益大德得名之懿恭惟尊號太上皇帝陛下怡神於淡遊物之初膺寶籙以興邦授神器而与子凡此知人安



民之要傳諸問安侍膳之間黃屋非心樂道違  
於特室紫壇歲事介福履于慈闈雖東謙尊莫  
面忱請光之大之謂聖已陶萬國之歡天法  
道之法自然益顯百王之冠臣叨憑熊軾莫遑  
鵷行想漢殿之觴寧免滯南之歎効華封之祝  
敢忘拱北之誠

代賀 太上皇后牋

備奉盛儀誕揚懿號凡資持載固不驩呼中賀  
竊以迎長者三王之郊既告虔于上帝有名者  
万物之母爰歸美于慈親益增地道之光深副

天心之顧恭惟 尊号太上皇后殿下德高任姒  
功迈城嬰力贊睿謀親授 重華之帝尊同  
太極式安長樂之居受五日一朝之榮備四海  
九州之眷爰因大祀載奉徽音箕疇謂視日明  
用顯進賢之志老氏以慈為寶於昭生物之恩  
合茲二者之稱仰止一時之盛臣分符有守志  
闕无階莫陪椒掖之趨但劇葵心之向

代謝立 皇太子降赦表

儲禁宏開宸綸誕布法前星之瑞象仰粲重暉  
揚少海之餘波沛為膏澤神人胥悅宗社奠安

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道冠皇王仁靈動植端  
居南面受 光克付託之隆豫建東宮綿有  
宋延洪之福爰推恩霈下及黎民罄万国以属  
心盛一人之有慶臣叨紆郡紱阻賀闕庭比屋  
欢呼咸喜元良之正微衷感勵謹宣寬大之書  
代謝 御書戒百僚手詔石刻表  
詔旨中頒具孚羣所宸章申錫下及侯邦凡属  
照臨奉知感奮中謝竊以官刑儆有位之士成  
湯切戒于三風手書賜方國之臣光武尤嚴于  
一礼聿稽前代王者之盛未如今日天語之温

心属二字盛口疑有後當云 罄萬國之歡心属云有慶

# 愆 存 愆

盖九重雖脩于躬行而百辟咸違于德意玩歲  
愒日猶有謬愆拱默之流易慮洒心尚乏底勵  
激昂之氣仰芳翰墨下訪臣鄰一新琬琰之刊  
傳甚置郵之速茲盖恭遇 皇帝陛下循名責  
实任賢使能形憂勤于宵旰之間十年于此示  
好惡于用捨之際四海沓然爰申播告之修更  
謹勵精之始臣叨膺郡寄肅奉訓辭祇率乃僚  
各共厥職欲令真偽毋亂敢為欺謾之又會聞上  
下相安莫有苟且之志

代謝直秘閣表

濫膺郡寄初元善狀之稱寓直奎文忽被寵光  
之渥拊躬有覲拜命增榮中謝伏念臣李昧家  
傳才非時用猥緣遭際得效馳驅衣以繡衣雖  
謹惟良而折獄置之粉省未知何自以為郎退  
尋於越之居俄假東嘉之守四郊菜色重丹宸  
之憂勤一介萍蹤荷玉音之臨遣首問吏民之  
疾苦脩聞田里之歎愁凡所奏陳悉蒙垂應移  
鄰邦之粟不容道糴之私蠲下邑之租又免進  
料之擾罷民粗給和氣隨生雨暘以時黍麥增  
稔闔境方歌于聖德誤恩乃及于臣守願撫字

之徒勞媿清華之非擬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核孝宣之名實摠光武之叔網民瘼是求尤重  
專城之寄望書加勵滋多循吏之賢願如微臣  
亦霑醲賞臣敢不仰御鴻施俯竭駑才未讀五  
千卷之書已冒登瀛之日加抚十万户之衆誓  
堅報國之心

代龔參政謝

慶壽赦加恩表

茂良

慈皇介壽幸陪前殿之儀慶沛頒春首被通侯  
之寵循墻莫避躋地自驚中謝竊以克年符異  
位之期舜孝極重華之盛請福壽之祝百僚咸

與于駿奔下寬大之書万国宜霑于錫賚豈緊  
迹列獨冒殊恩况翫散之文嘗獲登于徽冊以  
蹢躅之質偶進揖于上公固已不勝千載之榮  
敢意更竊九重之眷封疏故郡地衍多畬端章  
甫以立朝安識周旋之中礼分茅土而建社自  
慙談笑以封侯茲盖伏遇 皇帝陛下羨篤奉  
親仁均厚下廣宮闈之至樂用以及人錄臣子  
之微勞遂先与邑臣敢不誓殫素節仰報鴻私  
五日一朝密扈天顏之晬穆萬年億載永瞻孝  
治之光華

代仲况謝茂州到任表

員丞棘寺久媿空餐假守桐庐叨共理初以  
还鄉而拜命終然便道以之官被寵过優抚躬  
莫称中謝窃以子陵旧隱浙水奧區昔為 太  
上之潜藩今实行都之近輔頻年旱潦寢多凋  
瘵之民累政推迂宜擇循良之吏如臣者稟生  
甚陋惜寡寡聞猥承延賞之餘甘老徒勞之後  
偶平詔獄入仕帝京財貨暴如丘山敢辞委吏  
文書盈于几閣第謹攸司逮聯敕局之刪修總  
脫選途之塵冗進參外府曾何補于公家移贊

司刑頗服勤于臬事銜上恩而莫報念色養之  
多違因謁告以適婦以治民而自詭仰蒙睿眷  
徑畀左符方少遂于家居忽又承于人乏蓋歎  
歲方勞于旰食謂小臣曾对于清光頒戾旨以  
趣行免內朝之臨遣望危顏于九陛不勝忘闕  
之心侍鶴髮之雙親少展循陔之志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天臨萬寓器使羣材培植邦基尤重  
牧人之任茂隆孝治俯推錫類之仁雖久歷于  
王官必加試以民事有如臣輩亦在選中臣敢  
不恪奉教條布宣德意中外本一致願何有于

重輕忠孝無二心誓益殫於報效

代温州莫給事謝南郊肆赦表 濟

泰時陳儀聳百神而受職端門肆靑磬萬國  
以歸仁覆載兩間謹呼四起 中謝 竊以聖人享  
上帝既峻事於圜丘厚福浸黎元爰疏恩於方  
夏配天其澤與物為春恭惟 皇帝陛下曆數  
在躬聰明作后治內以治外期臻宴粢之隆事  
天如事親曲盡寅恭之至粢盛豐潔圭幣輝華  
風馬來臨已見高靈之墮星鷄載舉喜聞鳴霈  
之頒不俟終朝遂霑四遠 臣 逖居支郡莫望清

光趨左右而奉章徒想冠裳之盛率將吏而拜  
詔更欣囹圄之空北齊宋良為清河太守甚有善政  
可赦惟率將吏拜詔天保初大赦獄內達蒿俱滿無囚  
而已時溫州西獄俱空

代謝舉官不當降官表

守臣繆舉莫蓋前愆司敗義刑尚從寬典仰至  
仁之善貸拜嚴旨以猶驚中謝伏念臣頃自作  
州屢嘗薦士雖昧知人之鑒敢不盡心偶緣入  
幕之賓實能辦事察之既至譽者亦多况聞奏  
牘之交馳皆謂吏材之足取逮升劇縣頗著能  
聲雀角鼠牙乃浸招于仇怨瓜田李下曾不謹

累石為賴

于嫌疑噴有煩言自貽伊戚在昔親民之始嘗  
陳同罪之章歷時雖多逃責无所與潔而不保  
其往祇佩訓詞之溫取人而失之以言深紀聖  
門之戒僅行鐫削仰累保全茲蓋伏遇 皇帝  
陛下取不惟公待臣以恕謂引其類以俱進任  
則甚專若簡乃僚而弗度咎將誰執臣敢不深  
思創艾益謹品題應物未明當起懲羹吹葢之  
念求賢圖報敢萌因噎廢食之心

代謝知瓊州表

一札十行俾遠憑于熊軾四州百洞幸利涉于

太后字

鯨波首及治封具宣德意中謝伏念臣奮身殊  
迹賦性愚蒙蚤叨世賞之延屢困宦途之滯字  
民淮甸慙非製錦之工式政衡陽有玷題輿之  
選頃分陋郡未及暮年資淺望輕易致人言之  
噂沓地偏財匱不堪歲計之支吾已甘置散之  
科安有浚然之望豈圖枚括更任蕃宣眷古珠  
崖實今瓊莞邈在万里之外巔居一海之中漢  
晉廢置之不齊隋唐分合之靡定久服本朝  
之聲教遂同內地之教流風惟黎母錯居當謹邊  
防之慮而實賈胡遙集實為船政之源自揆庸虛

難勝寄委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仁思濟衆德  
務包荒緬懷卉服之人遴擇竹符之守知臣嘗  
更于遠外或可承流謂臣備歷于險艱庶幾使  
過臣敢不仰銜恩紀謹布邦條幸依兩伏波之  
神母憚三合溜之險仕方行志敢為乘桴浮海  
之言忠不忘君徒詠登樓望京之句誓殫駑力  
用荅鴻私

代賀 太上皇帝慶壽表

啓七十之慶將傳萬歲之玉卮率三千之臣先  
上 兩宮之室冊美脩形容之至光增授受之

初孝治愈隆生民未有中賀竊以子有天下而  
尊為父方當祝耆艾之辰德為圣人而得其名  
詎可襲尋常之号一紀載加于縉典九重尚憚  
于淵衷茲講未央之儀爰採康衢之誦崇禔慈  
宸燕及中闈恭惟 尊号太上皇帝陛下道大  
难穷功成不有聰明遜位於昭與子之公逸樂  
延年自得從心之適曰仁曰德無能名焉乃武  
乃文紀其盛者 尊号太上皇后殿下久參太  
極密贊重離天下濟而地上行久謂相成之道  
克南鄉而舜北面實同稀有之期 皇帝陛下

要  
以  
不  
及  
已  
即

爰篤嚴君親傳家法謂壽富之福惟尋倫之所  
先而父母之年常在常人而猶喜况承社稷之託  
獲見春秋之高不有極尊之稱曷為甚盛之慶  
優游博衍雖問之朝野而不知揚厲鋪張要編  
之詩書而无媿禮文照古雲物致祥歡均軒陛  
之間化浹華夷之外臣与瞻鳶輅入覲龍樓嵩  
岳傳呼誠四海九州之至樂赭袍端拜願十年  
一慶于修齡

代新進士謝賜花表

柳染青袍叨与天官之燕花裁絳綵更分禁禦



之春敢望微生遽承華寵中謝伏念臣等性根  
浮弱學植荒疎吐天葩之奇篇初无詞采啟瓊  
林之茂典咸戴恩榮謝槐市之舊遊尋杏園之  
故事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仁霑行葦材育菁  
莪萬國春陽碩豈遺于寒谷九天雨露遂均及  
于群英臣等敢不種學績文去華務實芝蘭馥  
烈但堅自潔之心桃李芬芳共樂不言之化

代趙侍郎遺表粹中

負罪屏居方還舊物卧疴垂絕將謝明時碩屬  
續以甚危猶忘軒而不忍孤忠未泯哀涕徒傾

齒吳是幽方

中謝伏念臣起自諸生粗傳末學弟兄射策偶  
登俊造之科卅縣服勞安有功名之望眷聖至  
欲收于羣策謂故家或有于遺才嘗因輪對之  
初候辱袞褒之寵神會氣合不自知遇主之曰  
年除歲遷俄寢上從臣之列二史屢書于言動  
三銓深托于奸欺承攝瑣闥亦知效古人批劾  
之節建明謀議欲以奉 列聖在天之靈雖自  
詭以治民詎敢忘于振國迨池陽之奏課就茗  
水以交符投檄得閑歸處四明之田隱騰章禱  
戰誦言一卒之齒寬固知不辯而自明卒荷容

光之必照於其久困賜以更生通禁路之班許  
尋故步繼原人之粟俾盡餘年未齟骨肉之恩  
俄屬負薪之疾水浮膚而成痼藥苦口而勿靈  
殘息僅存大期已迫媿論思之無補尚攀慈而  
有言伏望 皇帝陛下寅奉慈闈益隆寶祚以  
寬仁壽天下之脉以清靜養主躬之和尊 藝  
祖肇造之功早正東向之位念神卅沉湎之久  
无忘北伐之圖臣易竇何為蓋棺遂已生究可  
憲敢言滯太火于周南死或有知尚可抗杜回  
于輔氏

代陳瓘學道表 居仁

承命造朝旋抱負薪之疾奉祠還舍適興易竇  
之言忍死有陳報恩無所應明時而何及灑哀  
涕以空悲中謝伏念臣生也無竒幼而孤立自  
世賞而策進士奉大對于 高皇之廷繇冗僚  
而登皇官受異知于 孝宗之聖留游學省出  
試卅麾狀寘即曹殆遍更于宰椽擢居柱史遂  
徑躡于詞垣陟彼屺以纏宸予之琴而終制誤  
蒙慈宸屢昇左符際真主之題斯升太邦而分  
聞每經煩使實堅徇國之心縱有微勞皆是守

藩之職，故意凝疏之春，忽叨召節之放，雲氣  
在前，不許三山之到，君門甚通，翻成万里之遙。  
撫薄命以自傷，懷孤忠而莫吐，卒困陰陽之寇，  
竟違咫尺之顏，存真忱誠，潛干淵懿，念甘泉從  
臣之已老，况正元朝士之无多，祝釐之請，則欲  
而從，後寓直之寵，則辭而不獲，仰戴天地生成  
之造，得為山林休養之謀，然而精爽欲離，形容  
盡瘁，抵家而还未定，過信而病益增，身方卧于  
漳濱，魂已遊于岱嶽，龍光深厚，愧未補于秋毫，  
駒隙易馳，將溘先于朝露，少留殘景，冒進危衷。

華選暫承人之難，弗許于控辭，退俾時髦，顧豈  
容于冒進，欲望朝廷時賜敷奏，曲回宸命，更選  
詞臣，俾專柱下之官，庶愜廷中之議。

辭免除中書舍人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除中書舍人者，  
有命自中，撫躬失措，竊以仕朝廷者，以三字為  
要，知制誥者，以一日為榮，前代漢才，必試言而  
後授，近時攝事，多滿歲以為真，察之如詳，過于  
明試，臣自頃承之最為罔功，詞華不足以彰播  
告之修，論議不足以效論思之益，久虞黜黜，敢

冀親除伏望 皇帝陛下俯鑒忱衷亟收成渙  
俾仍記註之旧精求潤色之工庶穩師言且安  
愚分

辭免兼寔錄院同修撰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差兼寔錄院同  
修撰者疊拜寵光伏增震惧竊惟 高宗皇帝  
中興之列信遠邁于前王心如太史公實錄之書  
乃可傳于後世當求直筆仰贊宏摹如臣蠢愚  
遭世明盛自慙薄宦幸三入于修門雖點從班  
未一登于東觀為真詞掖方忝誤恩共忝史官

恭願 皇帝陛下寅紹皇圖幸新孝治躬憂勤  
以致中興之業進英俊以鞏太平之基內修外  
攘坐復 祖宗之旧東漸西被事觀聲教之行  
臣假息几何蓋棺遂已塵勞五祀悵莫賦于歸  
田冥漠九原願敢忘于結草

玫瑰先生文集卷第十五

為直司換十字作兩後則不對作三內讀又單行必  
有并發武作二作武史官 係使官  
墨素書云方香為直司換誤恩共貳史官奉知  
皇質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十六

四明樓

鑰大防

狀劄

辭免除起居郎狀 紹熙二年四月

古臣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除居郎者有起  
命自天措躬死地竊以柱下之史密侍于清光  
燭頭之班尤先于左陛必得俊髦之士以居記  
注之司如某者奉不知方才非通用自登仕路  
屢照朝行但期平進之安敢啟起遷之望忽叨  
新擢實出誤恩已深挹羨之憂更重積薪之媿

教奏當是教奏

自知若此公論謂何伏望朝廷特賜教奏收還  
成渙改畀真才俾退即于卿聯庶少安于愚分  
所有息命未敢祇受

辭免兼權中書舍人狀

右上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兼權中書舍人  
者自揣僥逾彌增震惕狀念上技能至薄見謂  
頓遲學術素疎且多廢忘躑躅遷左陞曾閱日之  
未深密侍清光惧記言之非稱別是煥倫之要  
寔恭造命之嚴非智畧該通不足以裨參國論  
非辭章典麗不足以潤色王猷可使凡才而與

敢汗清選欲望 皇帝陛下俯垂睿照改畀時  
髦使專掌于玉宮庶或巡于公論

辭免兼直學士院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兼直學士院者  
忽拜恩光俯增宸灼竊惟翰苑之職儒者至崇

宸一作震

雖曰兼官亦當遠選如臣之陋與世多違蚤結  
世科粗嘗為場屋之技久從吏役豈能工制誥  
之文獨蒙睿主之深知獲備詞臣之下列叨居  
西掖已惧空餐攝直北扉尤驚誤寵矧清趣尚  
稽于問寢願禁林何急于充員望 皇帝陛下

下洞鑿愚衷亟收成渙詔書日簡方當視草之  
得人英俊駢羅安用積薪之居上

辭免除給事中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除臣給事中依  
旧兼直學士院者揚開寵命莫措微躬竊以掌  
制紫垣久慚无補進官者瑣尤惧非宜盖机要  
之愈嚴繫出納之攸繫自非學足以與聞國論  
習是以深照事机或非其人心害于政臣退量  
至陋深恐不堪昔惟潤色之司猶虞疎闕茲任  
塗歸之職是速顛躋矧當書詔填委之時仍兼

詞翰清切之地 聖恩誠厚愚分難安自知斷  
以无他衷心斷斷而不可伏望 皇帝陛下收  
還成渙俯鑒忱衷別俸時髦俾當夕拜庶幾得  
批勅之手不至累知人之明

辭免除權吏部尚書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除權吏部尚書  
兼職依旧者寵光下逮揚俱靡違竊以選部攸  
司是曰六官之長又昌攝事亦叨八座之稱縱  
難求傑異之才猶當取踐駮之旧臣一登仕路  
三八修門年除歲遷寢逾于始望寢驚夢愕屢

蹈于危機惟滋頊闈凡更月琯遇事輒發徒自  
積于怨仇忤旨為多方日虞于何譴敢期膚獎  
亟賜褒遷徑由夕拜之聯擢試天官之職兼汗  
青于東觀仍視草于北門揣愚分以何堪怨公  
言之不實伏望 皇帝陛下收還成渙改畀真  
賢俾退服于日班庶漸伸于歸志

辭免陞兼實錄院修撰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陞兼實錄院修  
撰者疊被恩榮采<sup>增</sup>戰約竊以 思陵在位著  
三紀之治功儒館修書垂百王之憲則宜求良

當選循良延閣顯名以優耆德豈容一介之賤  
併叨二者之榮伏念臣三八修門十更除日經  
惟史現實為儒孝之華翰苑銓曹寢躡從班之  
長屬以私門多故老母念歸力陳旬外之章幸  
動蓋高之聽本欲少休于疲曳敢期疊受於寵  
光伏望 皇帝陛下俯鑒忱衷特回成命廩以  
祝釐之祿從其奉稼之心庶使微臣得安愚分

乞宮觀第一狀

臣輒瀝危衷仰于宸扆狀念臣比以便親求外  
自詭治民伏蒙聖恩俯從所請文謨寓直寶婺



分符一旦得之實踰分量臣因得過家上冢以  
遂私心誓當勉竭疲篤圖報君父已擇行日即  
戒征途偶緣臣母以犯暑來歸感疾頗重始則  
冒風作熱以臟腑下利年已八十有六時雖  
幸康強而氣血既衰不堪觸動今既伏枕旬日  
其勢未有向安之期訪醫治藥曾无退候舉家  
惶擾朝不謀夕自知稽留官期合取違慢之罪  
又准七月二日指揮以臣寮奏請將應未申到  
任帥守監司排日催促疾速起發仰惟陛下  
以千里重寄付之微臣在臣豈不願即祇郡事

中疑星等

史以贊宏摹臣才不逮中職多共忒比門視草  
願五技之已窮東觀濫中曾一辭之未指別乍  
蠶遠曹之長方將謝史筆之兼敢涓寵光進升  
論謨餘曹至冗尚憂綿力之弗勝髦俊滿前安  
用庸才之倍數仰祈睿鑒遠擇實能燕大典之  
速成免公朝之虛授

辭免兼侍讀狀

右臣惟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兼侍讀朝拜宸  
綸暮四思命退量謏薄采切驚惶竊以帝幄執  
經之臣尤高露門進讀之選自非有儒博碩古

學精深雖得侍清燕之間何以贊揖熙之盛如  
臣至陋冒寵已多推遷才闕于七年超躡後登  
于八座已不堪于共式尚敢望于至三昨為載  
筆之官猶慙于記注今進還英之列安有于發  
明當觀術業以旁求豈以班聯而序進仰祈睿  
鑒俯照愚衷儀圖名世之賢增光稽古之治庶  
容一介專意三銓

乞補外劄子

臣輒傾丹烟上瀆天听伏念臣庸陋無堪敢萌  
榮望比自三汗朝蹟六閱多華太上擢之况

汗原本汗 宣統元年歲

散之中俾居詞掖 陛下賜以便蕃之寵遂長  
銓曹侍帝幄之深爰極儒生之榮遇訖无毫末  
仰贊高明况今福過灾生量盈器溢近遭介弟  
之戚復有家婦之喪重貽親憂尤不逞處重念  
臣有老母年八十有六氣血寢衰喜惧交切久  
去鄉國日夕念歸伏望聖慈俯矜孤迹畀臣祠  
祿使息疲勞或得州郡差遠許其效力于外庶  
幾不妨賢路少違身灾干冒天威臣下情无任  
皇惧俟命之至

辭免除職与郡狀慶元元年五月

右集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除職與郡闕命  
云初揣躬知惧伏念 公久汗近倣无補明時自  
憐小器之易盈况復私門之多故輒傾危悃仰  
叩宸聰果蒙泛欲之仁俯遂問歸之志已為厚  
幸敢冒殊榮乃叨寓職之恩仍畀典冊之寄實  
踰始望爰瀝忱辭欲望朝廷特賜敷奏俾遂真  
祠之請庶安故里之居

辭免除顯謨閣直學士知婺州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除顯謨閣直學  
士知婺州恭拜綵綸若臨淵谷竊以東陽望郡

上寬顧憂情迫意切不免有言僵然方命迹几  
似之儻不投誠 陛下竊恐難逃譴責震怒憂  
惧无以自容臣与老母相与為命既未容扶持  
上道又不可單騎先行若更迂延月日深恐輔  
郡久无正官或致闕誤重臣之罪无以自逭欲  
望聖慈察臣田中之言出于懇切特賜官覲差  
遣一次使得少遂其私庶几母子或可保全盡  
出天地父母之恩糜捐頂踵不足以報冒犯天  
威臣下情无任皇惧俟命之至

州字下有者字 第二狀 郡字下有者字

臣北蒙聖恩除臣顯謨閣直學士知婺州臣暫  
還鄉曲即欲之官臣母年八十有六忽以畏暑  
感疾瘡痢交攻屢瀕危始不免瘞告君父乞奉  
祠侍養得旨不久此猶是朝廷故事又有量展  
赴官日限旨揮明詔之頒詞旨溫厚俯矜危懼  
同照真情登拜三讀闔門感涕臣仰御隆天厚  
地之恩不敢隨即再請今詔下几旬局躋不皇  
臣母雖用向安年高易于感動其勢非更寬以  
月日安得頓復日覩黽勉上道深慮顛隳毋好  
相与為命又不可單騎先往深恐稽留君命使

婺女久曠守臣之職臣則有罪不免復申誠禱  
欲望睿慈察臣之請出不獲已羗臣在外宮觀  
一次使得杜門專意醫藥不惟保全母子之至  
恩亦是仰助孝治之萬一干冒天威臣下情無  
任惶懼俟命之至

第三狀

州字下旁有者生

臣比以母病陳乞宮觀伏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不久依已降指揮前去之任拜命三次周  
章局躋無所措躬伏念臣蠢愚不肖誤蒙 陛  
下拔擢便親求外過家上冢悉荷矜從誠願勉

竭少圖報效而况臣所得州素為浙東佳郡財計粗優歲事登熟去鄉不遠使臣得奉親之官宣布德意豈非臣之至願實緣臣母一病五十餘日雖曾少間而年高易于感動近嘗夜作嘔逆次日心脾痛楚几于委頓闔門无以自存驚惴度日此去舟行三日至越遵陸七程始到婺州見今尚須扶掖方能起坐委難支吾若迫于威命勉強登途脫有不虞萬死莫贖昔陳實為太丘長吏有詐稱母病求假事覺收之以為欺君不忠病母不孝不忠不孝其罪莫大臣雖不

孝安敢為此不免復冒斧鉞之誅三以情實披訴于君父之前欲望聖慈特賜矜察除臣在外宮觀一次使臣得以杜門專意醫藥之奉保全老母之餘生臣无任祈天望聖惶惧懇禱之至

辭免再差知婺州狀

州官下例有者字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差知婺州自天有命无地措躬伏念臣比劄立符暫歸故里屬親闈之感疾切宸陛以陳情荷溫詔之一煩控忱辭而三請因殊庭香火之奉得專心醫禱之營仰戴恩私寢成藥喜忽蒙東記再昇藩宣不

移東婺之輔邦俾遠南<sup>陔</sup>之孝養固當仰体趣  
行之旨勉圖共理之良惟母壽益高几近北  
之老雖官程甚通尚踰數驛之遙僥扶持以亟  
驅恐疲勞之未免况臣世系本出部封至今三  
邑同姓之人不減四明聚族之衆向于宦路或  
講宗盟親疎之間悔吝斯起憂患不堪于累歲  
聰明尤減于前時敢以妄庸冒此煩劇欲望  
皇帝陛下双還成渙別選長才庶安衡泌之居  
以盡晨昏之職

辭免復職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復元職名依旧  
宮現臣迭聞成命深震危衷伏念臣生遇昌期  
仕叨從列頃以便私而請外旋因奉母以求間  
處此累年安如一日閉門自屏尚遭白簡之彈  
踏地靡違敢冀青檀之舊忽效綸於北闕復寓  
戢于西清拜罷若驚祝釐如故不圖簡記遠及  
微蹤揣愚分以非宜恐人言之可畏伏望 皇  
帝陛下俯矜賤悃亟寢誤恩庶安敝里之居免  
玷甘泉之列

辭免與郡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與郡臣恭聞明命莫措微躬伏念臣少習一經本因覓舉仕踰三紀非敢為高論思无補於清朝更迭遂求于輔郡為親而歸故里九易歲華復戍而昇外祠一由上賜與郡有旨闔門皆驚以伏丘樊豈不願承於任使悅无疾病猶當出效于驅馳茲貢需章實有危懼母以九十四之耄日抱沉疴臣以六十七之年又嬰宿疾願二人相與為命无一日不曾用医湯藥扶持苟延暮景里閭勞苦具見真情心志已凋預切不虞之惧頭顱如許

開禧二年

四字旁身官在十有二字上

寧堪共理之良伏望聖慈俯憐旧物許全終養以全烏鳥之私仍俾祝釐少安麋鹿之性

開禧二年乞致仕狀十二月

右臣么微之迹遭際全時叨綴徒班曾无補報憂患餘生自貽戾譴杜門省愆衰瘁日甚重念臣生于紹興七年今年及七十揆之禮經實當告老伏望睿慈許臣致仕干冒天威臣下情无任祈天請命激切屏營之至

第三狀

右臣昨具奏乞致仕奉 聖旨不允者引年有

請願畢餘生賜旨未俞敢伸再瀆仰動蓋高之所冀垂從歆之仁竊以致為臣者實累載之素心不得謝者乃請朝之異數苟非宿望厥有彝章如臣者少既無奇今將安用不堪荷橐賦彭澤之歸來但切杜門類介推之皆隱子欲養而親已矣老將知而毫及之而况拜不能興扶而後起退量病体何必待年揆以礼徑適當納祿弗容自默非敢為高伏望聖慈俯矜愚悃俾安畎畝遂終齒于幸民許挂衣冠庶獲全于晚節

辭免復職狀

何素書呈呵字一札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與復元職臣忽聞牽復倍切驚惶伏念臣久遂退閒晚更憂患不知自謹宜得大何曲荷隆寬止從薄責既坐靡于祠祿復進冒于侯封增銜圭腴方申謝瀆敢圖奢眷尚及孤蹤未容掛神武之冠仍為洗丹書之籍寵還故職以責餘生感上意之至優恐與言之弗貸欲望 皇帝陛下鑒由中之悃憫垂盡之年迨寢誤息少安愚分

辭免除龍圖閣直學士致仕狀

開禧三年四月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除龍圖閣直學



士依所乞致仕者聞命自天措躬无地竊以引  
年載讀方拜俞音進律適優几成誤寵重念臣  
仕參法從歸即隱居多病蚤衰之有掛衣冠之  
志為貧急祿尚存恋棧豆之私不目及七十之  
期安敢為再三之瀆幸茲得謝何望叨榮矧惟  
謨罔之班莫重河圖之直當以處赴功之彥豈  
應界袖祿之人伏望聖慈收還渙渥念臣素知  
止足俾臣粗保始終惟日貫之是仍庶餘生之  
无媿臣除已遵奉 聖旨致仕外所有龍圖閣  
直學士恩命臣未敢祇受

辭免召赴行在狀

開禧三年十一月

右上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召赴行在上聞  
命震驚因知所措伏念上本无可用老而益衰  
既已引年方茲待尽忽蒙頒命不知所為况號  
召之一新以人才而為急有如上者將為用之  
翰忠竭誠則已忘舊學陳力就列則又為廢人  
伏望朝廷特賜教奏非敢飾辭以控免悉自衰  
誠而吐陳冀別用于真賢庶以安于愚分

再辭免召命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樓上召赴行在即具奏辭

免息命奉 聖旨不允令所在州軍以礼津遣  
疾速赴行在又蒙賜臣詔書一道召命禹來亟  
伸控免詔音俯及未賜允俞敢陳再瀆之私上  
動九重之聽伏念臣投閒已久告老方新憂患  
薰心積有負薪之疾權豪側目尤深挾疾之危  
不賴至仁豈存孤迹忍聞 上聖雷霆之斷復  
見中天日月之明四方相賀以同聲萬物亦為  
之吐氣雖曰杜門而待蓋寧當俟駕而後行實  
以蒲柳蚤凋桑榆莫迫病纏双足時歷半生弱  
質既衰曾鍼砭之勿及餘灾未殄致鑿禮之无

功已分終窮豈萌他望仰蒙簡記首與旁招已  
掛衣冠敢效從班之專達肆頒綸綍更加禮遠  
之優恩荐瀝丹心仰干洪造伏望 皇帝陛下  
恕其方命察此由衷略反汗之小嫌遂乞骸之  
素志或寬歲月俾息田庐悅拜起之粗堪豈奔  
趨之敢後

辭免落致仕除翰林李士狀

右臣近具奏再辭免召命未准回降間又准尚  
書省劄子奉 聖旨接 落致仕除翰林李士  
日下前來供職臣控辭未允聞命尤驚伏念臣

性資顓蒙孳殖荒淺仰逢休運屢點周行本无  
藻繪之工每叨文字之選知南宮之名表有媿  
錦窠代西掖之王言以塵薇省揖承翰苑親与  
禪書兼內外播告之修當書詔填委之際疚心  
自勉血指知慚伏自一去闕庭已周歲紀飽更  
憂患嗟視蔭之几何絕望功名幸引年之得遂  
矧嬰沉痾期保餘齡速茲更化之初狎奉趣歸  
之旨循墻回請出侍又新彈虎門已掛之冠殊  
乖素志正鰲禁以虛之席尤惧非才伏望 皇  
帝陛下俯察忱衷別求髦俊俾司是職大放厥

辭庶德音昭示于万方維武夫亦為之三歎獲  
苟安于故里免有玷于隆知

再辭免狀

右臣蒙恩落致仕除翰林學士徒具奏辭免狀  
准詔書不允屢辭召節已干方命之誅疊遜詔  
綸又冒執愚之惧自量其分不已于言竊以起  
廢湖江豈非臣子之大願充員翰墨尤號儒生  
之至榮而臣昔者揖空實由西省今焉被命乃  
自外方身已納祿而復齒垂紳之間仰上恩之  
特異年過從心而使當視草之職真近比之所

无臣自知其弗堪人必以為不可進退之際局  
踏靡違欲望 皇帝陛下念及衰殘許其引避  
或不容于固請姑別處于閒曹雖懷知止之慙  
猶有可勉之理

謝宣召入院狀

右臣伏蒙 聖慈除臣翰林李士仍依故事本院  
待詔李舜臣至臣所居宣入院充李士者遠頌  
除命賁臨東海之濱甫覲威顏徑上北扉之直  
重勳主眷申遺王人荷新渥以无堪撫旧游而  
自失伏念臣李徒泥古仕本代耕素甘州縣之

勞敢冀朝廷之選而乃屢參鵷序寢上鳩坳紫  
微久典于訓辭青瑣進司于封駁天官掌選兼  
侍金華之爰史观綴文以揖玉堂之遂授閒置  
散已分終焉告老休官遂將已矣寧知末路復  
被優恩不容卧家趣使赴闕对通英之閣曲軫  
淵衷登摛文之堂殆成陳迹自歎形容之尽愛  
况聞稼棟之游更已試因功既衰焉用茲盖伏  
遇 皇帝陛下才無終棄仁不遐遺解琴瑟以  
更張聿修治具出絲綸而弥大下取故臣欽佩  
隆知頗驚群聽臣敢不勉尋末季增葺寡聞疆

為翫敵之詞少答便蕃之寵

辭免除吏部尚書兼翰林李士兼侍

讀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除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兼侍讀疊拜恩光深震恐伏念臣頃者拜承文部兼直禁林進讀露門无匪高華之選退耕綿上不堪憂患之罹冀垂車以示子孫辱賜骸而歸田里敢圖出待復使彈冠况在七旬之餘悉行三祖之重不惟共式俱俾為真有如朽鈍之蹤曷称便蕃之寵欲望 皇帝陛下

案  
抄案印保不在此下  
疑是孫字之代

下別圖中俊无倫一夫念齒髮之蚤衰察精神之不及姑仍旧貫尚竭庸材

再辭免狀

右臣蒙恩除吏部尚書兼翰林李士兼侍讀繼具奏辭免伏准詔書不允詞禁再登南祇官次恩光三錫益震愚衷貢遜牘以未俞望宸居而力請伏念臣才本无用病因易衰休官方幸于杜門承詔忽驚于赴闕尋壘坡之旧已惧不堪居從橐之先反為非擬况二選並稱于劇部而九重密侍于迓英仍兼視草之司深切負芒之

惧欲望 皇帝陛下俯矜誠悃曲軫顏貽既知  
新之以死他安得多之而益辨許容避寵庶免  
妨賢

辭免兼修國史實錄院修撰狀

古臣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兼修國史兼實  
錄院修撰臣再入修門屢膺寵渥周章亟拜局  
蹠靡寧伏念臣頃遭徒班嘗共中職既典銓于  
選部仍視草于禁林茲皆遂于為真又已參于  
進讀更頒恩旨俾預史官比緣疊組之煩疲于  
奔命乃若汗青之重无所措辭至今媿之况復

老矣三者已難於勝任一身安得以貪榮欲望  
皇帝陛下憫其已過于七旬察其難兼于數器  
以國典為甚鉅擇英才而別求庶使微蹤粗殫  
駑力

乞賜莫叔光謚及錄用鄭鏐之後劄子同規  
臣竊竊惟為寮潛卹者儒生之榮遇施恩旧學  
者人君之盛德仰惟 陛下聰明天縱聖教日  
躋而終始典彜習与性成榮儒重道增光家法  
凡臣子之執經于初潛輔導于朱卹者寵數特

異仰見聖明不遺故旧之至仁其有身為侍從  
而不及觀龍飛之盛終于庶寮而不得露霈澤  
之餘者有二人焉竊見故吏部侍郎莫叔光性  
行端良問學該洽立朝正色有仁者之勇始以  
秘書郎兼平陽郡王府教授後以著作佐郎  
兼嘉王府贊讀在 陛下左右四年嘗賜以  
恬靜二字後雖免兼而朔望必見爰眷優渥  
陛下憫其蚤世賜以金繒而贈典之外未嘗加  
以異恩易名定謚故屯田員外郎鄭錡素明經  
術通貫古今教導諸生著錄甚衆任秘書郎日

郡守又從而津遣扶病赴闕再瞻清光游蒙親  
擢加以兼職又且俾典貢彖非不願勉竭衰悴  
少伸報效重念臣年已七十有二精力益耗銓  
曹有簿書之煩翰苑有文字之冗經筵文館皆  
非所堪近以中暑招臣不敢謁告步趨拜跪強  
勉不前不求退休必至顛蹶又妨賢路且玷明  
時伏望聖慈俯矜孤迹再許納祿歸老田間實  
戴天地之恩敢忘君之賜

筆印口 下脫局分信字在十七卷第五頁尾接 先帝時在東宮 句玉第七頁  
以目下及于里門 自心然後接入本頁 郡守又性而津遣 此三頁皆另寫

玫瑰先生文集卷第十七

狀劄

四明樓

鑰天防

辭免簽書樞密院事劄子

嘉定元年八月

臣伏蒙聖慈除臣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兼太子賓客特降中使宣押臣赴院治事者  
惕聞渙渥俯震危衷伏念臣三際聖君四汗朝  
蹟仕甘平進惟義命之是安心實靡定以樸忠  
而自立頃嘗去國本為奉親置散投閒久作山  
林之計匪瑕含垢率由天地之仁雖屢遭推剝



之餘終不至排根之甚幸逢更化首辱召還既  
叨長于六宮且悉歸于衆賤曷為過分何敢僥  
求况已越于從心比再祈於納祿不圖睿眷擢  
遣樞臣典選固難尚能自勉本兵尤重安得冒  
居寵加祕殿之名兼預儲察之列誤思下逮群  
聽皆驚殊非衰迹之所堪抑亦多言之可畏伏  
望 皇帝陛下收回成命改授英髦俾仍獻納  
之班馴遂退休之志儻獲免妨賢之誚庶不累  
知人之明

辭免賜衣帶鞍馬劄子

臣蒙恩除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又蒙賜  
臣對衣金帶魚袋鞍馬竊以出珍服于尚方錫  
名駒于內廐臣在職之始拜賜已隆豈應旬浹  
之間復冒恩榮之辱禮誠過厚心則靡遑伏望  
皇帝陛下察臣僥倖既多負乘有覩使之安分  
抑免傷廉持降指揮以還所賜

辭免同知樞密院事劄子

臣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除臣同知樞密院  
事依旧兼太子賓客特隆中使宣押臣赴院治  
事者誤恩狎至小已增慚伏念臣頃備論思久

授間荷敬蒙明王之收召加寵渥以便蕃俾參樞  
筦之班切預儲扃之客已為過幸每懼弗堪曾  
煖席之未遑俄歷階而使進本兵至重宇容監  
吹之人懼伯云初茲豈養痾之地尚葺一蒙之  
效遂叨二府之真念朝行之髦士甚多况天下  
之逸民未卒不應述列乃以序遷欲望 皇帝  
陛下俯鑒微衷毋嫌反汗遴選英才而圖任始  
今日著之少安亟賜俞音免貽群議

辭免參知政事劄子

臣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除臣參知政事特

降中使宣押臣赴都堂治事者承命下臨撫躬  
增惕竊以中書之本方國固資參預之良近擬  
之有式臣足稱倚毗之重敢言推擇誤及凡庸  
伏念臣游黜徙班叨塵宥府才再周于月瑄已  
疊被于恩綸玩愒自慚于事功而何補衰疲既  
甚况疾病之復侵方將俟使介久之旋便請掛衣  
冠而退忽驚寵渥俾與政凡載攷旧章間有三  
人之同列若稽近比未聞兩地之贅負伏望  
皇帝陛下俯察由衷曲憐過分收還成渙願亟  
賜于俞音茂東英才以共扶于興運

賀 東宮上御書居仁牌劄子

上恭審寵錫宸章聿新戶冊前星少海益發壯麗之規安宅廣居深寓藏修之意履亨協吉日進元疆叨與下寮欣聞盛事客即陪于賀旅敢先貢于忱衷伏望令慈俯垂鑒察

嘉定三年乞歸田里劄子

臣輟伸衷悃仰干天聽臣聞七十而致仕禮之經也一介孤遠素安平途遭際紫朝三入周行寢歷法從年未六十即遂投閒屢思納祿正恐或以為矯毋喪既終適當七十再疏得請自謂

平生志願不啻足矣敢圖聖慈更化之日首賜收召力疾趨朝一見天顏盡畀旧物旋由樞密進式政机皆非夢寐之所敢及玩愒歲月毫髮无補日負憂懼重念臣今已七十有四當戒得之時而况筋力日衰每虞僵仆素有足疾曾為廢人近者益不堪奔走之勞非不應慕聖德願效尺寸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欲望睿慈矜憐哀憚許臣仍日致仕歸伏田里以盡餘生不勝万幸

第二狀

臣昨具劄子陳乞致仕伏奉詔書不允上意有請願致為臣頌詔甚溫末容得謝敢游陳于愚悃用仰冒于宸聰伏念臣少已無稱老將安用頃被聖神之眷擢登樞近之班然而雖驛參知了无裨補彌縫輔贊何所建明拜跪進趨率皆強勉十目所視一心靡寧久矣妨賢自知不可哀而戒得教必有言矧同召之三人今止存于隻影汗顏在列悌夢先形漏盡鐘鳴夜行當已日暮途遠送施謂何欲望睿慈俯回淵聽放歸田里俾遂畢于餘生再掛衣冠庶可全于晚節

第五狀

臣疊其劄子陳乞致仕伏奉詔書不允不得再有陳清游頌渙渥未許告歸三貢需章終期得請敢冒蓋高之聽仰干方命之誅伏念臣猥以迂儒叨塵近綴上恩至厚如寵數之便蕃同列咸和務寅恭之相勉非緣他故借以自陳惟是年實寢高風若負薪之疾位為甚過了无橫草之功冠已掛而復彈車既垂而再駕識分知足之意雖曰素明安煩憊劇之譏豈能尸曉久妨賢路奚補公家屢屬藁于皂囊終投誠於丹扆

仰祈聽鑒俯察哀憐與其僵踣于朝重貽鑄誚孰若曲從所請先賜保全矢辭已窮屏息以俟御筆卿為時耆艾秉國樞机進退之間重輕所繫數頒詔諭宜悉朕懷勉竭壯猶毋庸遽去

嘉定四年乞致仕劄子

閏二月

臣敢傾危頓首仰冒天聰臣聞七十而致仕古之道禮之經也臣五十九而投閑十載而遭母喪比及三年之過七十連年再請已遂納祿平生仕宦至此不啻足矣如以多病早衰素有足疾

先帝時在東宮 陛下為英國公 孝宗擢兼小孝教授祗置一員與知樞密院何澹翰日入侍首尾再拜嘗進勸戒元龜一書元蒙褒美御書元逸一篇及孝問情修歲寒茅宇以賜之鍰之身尤為哀替無家可歸一子遠官奉九十之母况以為養一子累舉未第元有為二人言者臣思臣某實與同朝而鍰又臣某之師也臣等幸日侍經幄敢以奏聞伏望聖慈時加眷念便恩逮泉壤澤及遺孤眷履不遺民德為厚實有補于聖治

乞加贈彭龜年及錄用其後劄子

臣聞太宗征遼追思魏證明皇幸蜀乃祭九齡  
蓋忠臣之言當時或不見用事有其驗雖悔莫  
追此明主之所宜加察也陛下即位之初一  
時舊季多在外服惟彭龜年自起居舍人擢中  
書舍人遷吏部侍郎臣同在後省見其死日不  
蒙召見思至渥也韓侂胄方有美叔之漸龜年  
知其必為後患上疏力言遂以待制知江陵府  
而侂胄留為內祠是時臣為給事中林大中為  
中書舍人同衙繳奏乞留龜年既不可歸再奏

龜年義必不留言又不從三人相繼云國侂胄  
因之愈肆以致禍敗今十餘年矣去歲仲冬之  
三日甫誅奸臣而大中與臣明日即蒙收召起  
于既老獨龜年蚤歿不及見更化之盛實可憐  
憫臣嘗從其家得諫冊敢繕寫進呈伏望睿覽  
則知龜年先見之明獻言之力或如贈恤或錄  
用其後仍以奏檢宣付史館上以廣聖君念日  
之心下以激忠臣敢言之氣實為幸甚

御筆彭龜年係朕潛藩曰孝當叔臣用事  
之始首能抗疎折其奸謀褒卹之典理宜

優異雖已追贈未稱朕懷可時加一贈龍圖閣學士其子彭欽與寺監簿差遠

嘉定元年乞歸田里劄子七月

臣輟傾誠悃仰干天聽伏念臣孤危之蹤自慶元改元補外因遂投閑十有三年而尚遭排根不已屢欽陳乞致仕以年既未及恐涉矯激徒遭內難即吉之日甫及七十引徑至再始遂掛冠臣自去國即為終焉之計人所共知去冬仰蒙聖恩更化之始首賜收召是時非敢俟駕而行實以方苦足疾控辭不獲除目下及於里門

是歲一發數月甘為廢人國家更化之初記錄替履之舊首賜收召病不能進既叨翰苑之除又領趣行之命扶僊造朝本擬一拜清光歸安田里旋蒙拔擢歲中屢遷冒列政途在苒三載頃申懇請未賜俞音因仍強顏又復許久今年遂七十有五矣既違古誼又乖初心筋力益衰舊疾動發重以手足之戚撫事感傷久在朝假不遑安處勉強參告顛踣是虞茲敢投誠 君父乞骸以歸非唯粗全晚節亦免久妨賢路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臣既不能不止何待伏望聖

慈許臣再挂衣冠以畢首丘之願不勝惶惧祈  
懇俟命之至

### 第二劄

臣昨具劄于陳乞致仕伏奉詔書不允上疏力  
陳願綸未許念乞身而至再望得請以為期竊  
以七旬而加五年在微臣而宜去一日而降四  
旨驚春寵之過優舊或施于累押之餘今乃用  
于初求之頃莫知所處益不惶安伏念臣學術  
素疎官情尤薄禁路已知其踰分政途深媿于  
罔功况在送心之時既從謝事之願豈容今日

猶玷迹聯凡今在朝惟臣最老不以妨賢而自  
列殆幾貪祿以忘歸福過災生重以鷓原之戚  
日莫途遠恍然駒隙之馳贊襄何有于建明趨  
拜每虞于僵仆覲息影于田廬之下敢投誠于  
君父之前伏望 皇帝陛下俯賜矜容曲憐疲  
瘁恩榮素厚非無犬馬恋軒之心志意已凋但  
有麋鹿投林之想倘得退尋于醫藥庶幾尚保  
于桑榆

### 第三劄

臣再貢封章陳乞休致兩奉詔書不允者引經



告老尚閔俞音造膝陳情敢祈恩許難避再三  
之瀆庶蒙萬一之宥伏念臣屢忝登朝幾成去  
國投閒置散自分終焉避寵辭榮不啻足矣頭  
童齒豁固知竟死以何裨漏盡鐘鳴烏可夜行  
而不止豈知末路重上要津同寅協恭雖粗逃  
于瘵曠玩歲愒日恐徒積于悔尤久踰休致之  
期采有滿盈之惧弟兄猥衆凋謝奚堪疾疢交  
侵衰頹已甚惟應納祿或免挺灾伏望 皇帝  
陛下洞鑒由衷俾令得謝既不敢請麾符之寄  
亦不應奉香火之祠挂神武之衣冠復尋故步

樂清時之鍾鼓尚佚餘生

嘉定四年再乞致仕劄子 五月

臣比者三上封章懇求納祿聖意眷留溫詔稠  
疊仰體隆寬復就班綴本未敢再有陳請竄冒  
君父寔以今年七十有五自念厚恩未報勉強  
奔走使其无病尚可支吾臣近者四月十七日  
扈 駕朝獻 景靈宮乘騎拜跪几致顛踣翌  
日鞭策不前不免謁告復于二十七日堂中議  
政之次方歎風退緣積雨陰濕不惟發動足疾  
適若腹痛忽作旋暈不知人者良久此丞相以

下之所親見十目環視不可掩覆亟歸私第招  
醫用藥僅得少定至今氣短力乏連請朝參等  
假采不遑安使當殿陛朝謁宗廟駿奔之際不  
測有此豈不有玷班列必致倍費保全兼臣先  
已挂冠又過數歲強顏寢久自知人言不貸以  
為貪祿忘歸一旦踈虞無所逃罪是敢投誠于  
陛下之前深恐不任趨拜心不敢又勞宣押之  
煩輒首囊封額天有請伏望睿慈矜其過老察  
其由衷許臣依舊致仕放歸田里以畢餘年不  
勝百生之幸

第二劄

臣茲以感疾旋暈既蒙聖恩給以朝參等假自  
度者而氣耗難以勉趨走既忝忝預又不容  
安坐養疾是以控告九重力求歸老伏奉詔書  
未賜俞允臣仰戴恩紀俯增震惕伏念臣舊有  
宿疾甘為廢人不自意全得至今日適有天幸  
又延數年及見聖君更化之初叨與明時共  
政之久非不知思竭愚慮仰酌異恩外若強而  
中寔枯心歎為而力不逮日見衰羸之狀乃无  
報效之勤立則歎僵坐多假寐徒妨賢路難免

人言况復近因風濕之侵初為冷泄之疾眩暈  
幾成于顛仆推頹重費于扶持雖轉刻以復醒  
亟還家而歸卧仰蒙予告得遂呼醫自憐蒲柳  
之零宜逐桑榆之暖豈容強勉更效驅馳一朝  
或作于周行萬死難逃于大譴伏祈天鑒俯察  
忱衷許挂衣冠往尋壑庶可訪尋藥石收聚  
精神苟餘喘之尚存皆再生之大賜

第三劄

臣近以衰病陳乞致仕兩奉詔書不允仍不得  
再有陳請臣仰感聖慈未賜嚴譴非敢瀆盍高

之造寔緣有未盡之誠輒干蕭斧之誅異動凝  
旒之听伏念臣少无所用老則可知頃叨獻納  
之聯甘處廢閒之地屬 睿主當改絃之始俾  
微臣仍曳履之餘擢真樞庭遂進參于駿嘏重  
縻廩粟曾何補于治功不惟見誚于人自知非  
久于世然而七旬以浚三載于茲粗能力勉于  
步趨因謂尚堪于驅役烏雖飛而宜下可不知  
還燈歎滅而復明安能長保當未及衰殘而告  
退况今以疾病而有求倘遂伏于先廬庶少延  
于莫景伏望 皇帝陛下俯憐疲瘁亟賜允俞

用人固欲盡其才而臣才已盡使人不欲窮其力而臣力既窮辭雖已殫情則甚切遡九重而請命祈一骸以賜歸

御筆引年納祿在常情則然養老乞言猶古人不廢况大臣之進退係朝家之重輕有如賢卿蔚為國老頻閱抗陳之奏殊乖眷委之懷益務交修毋思獨善

親書奏謝 御筆劄子

臣待罪政路荏苒三載累上引年之請必蒙陛下曲賜眷留本未敢荐冒天威近在堂中忽

作暈眩幾至顛仆謁告呼醫尋即上章求致其事兩拜溫詔尚闕俞音情意迫切遂成三瀆初七日早仰荷聖慈特遣中使傳奉恩旨臣既粗可支吾且聞居家引疾素无宣押之例惶惧承命即時入堂已具奏知敢圖天地之隆私申賁雲漢之親札獎飾備至訓以去就之宜臣實何人叨被殊渥周章震悚無以自容雖勉力就列終恐衰悴不能仰酬洪造之萬一謹于中夜齋祓躬伸奏謝来日自當俯伏宸陛控叙危衷臣下情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伏乞睿照

乞增葺錦照堂劄子

臣輒有微誠仰干天聽臣祖贈太師齊國公臣某政和中由鄉列擢守鄉郡興利除害非止一端每有奏聞隨即報可其後因任首尾五年宣和初方臘猖獗鄰郡嘯聚相應如杭嚴處州皆遭攻破越及溫台僅餘城郭外邑亦多塗炭惟臣祖申飭備禦多設方畧闔境无虞就陞徽猷閣直學士告墨具在前後奎書褒美皆親灑宸翰雲章昭回海邦增耀城內一湖舊有十州三島最南一處適与私家相近遂于其上建錦堂

堂刻碑堂中以侈上賜中更兵燬巍然獨存是時州治初復移為小廳碑石暴露隆興元二年間州郡方始再建及今五十年棟宇弗支加以連歲暴風秋霖頽損尤甚臣自顧么微猥叨誤恩置諸逆列累疏乞身未蒙俞允願惟家世之舊不敢自默歆望 聖慈特降睿旨許容臣自備材植以時增葺倘遂歸休得以周旋其間仍不許本家及官司借占安治居止庶可永久尊奉先朝奎畫之嚴抑使子孫表揚前人之志

進 東宮耕織圖劄子

某衰遲之踪叨逾過分自塵樞筦即備儲寮仰蒙令慈眷頌加渥退念略无毫髮可以補報每切慚悚某伯父故淮東安撫璫嘗令於潛深念農夫蚕婦之勞苦画成耕織二圖各為之詩尋蒙高宗皇帝召對曾以進呈亟加睿獎宣示後宮至今尚有副本某嘗書跋其後仰惟皇太子殿下淵冲玉裕學問日益密侍宸旒恤下愛民固已習熟聞見寃知世務惟是農桑為天下大本或恐田里細故未能盡見某輒不揆傳寫舊圖親書詩章併錄跋語裝為二軸伏望講

讀餘閒俯賜觀覽或可備知稼穡之艱難及蚕桑之始末寘諸几案庶幾少裨聰明之萬一亦以見下寮拳々之誠

乞錄用陳傳良之後劄子

臣仰惟陛下自更化以來拔用人物凡曾被選擇而托于遠外之人存者无不收召如臣等輩皆不遺忘其不幸溘先朝露不及見今日盛際者或加贈謚錄用其後而尤篤于舊學之臣如彭龜年莫升光鄭鏐是也惟故中書舍人陳傳良以一世名儒為嘉邸直講最蒙恩遇

陛下踐祚之初置之逆列尔後困于排根幾至危殆起知泉州不及赴而卒其家索然次子已夭長子師輒窮賈孤獨曾經一任改奏京秩年過五十栖：逆旅所向不偶誠為可憫臣与傅良為布衣交後又同朝俱掌内外制情意至厚真是畏友其學問文章過臣遠甚寔不忍其後之不振竊見 紹熙中陛下生辰傅良獻詩大蒙嘉賞親御翰墨寫其詩篇反以賜之臣嘗再拜而為之跋奎墨既已刊之樂石敢以墨本及臣跋語同以上進伏望聖慈俯賜睿覽興念簪

履之遺特隆恩旨錄其嗣子上以見聖主甘盤遯野之思下以尉傅良沈泉之痛不勝臣子之幸

嘉定五年乞致仕劄子 三月

臣輒伸丹悃仰冒宸聰臣聞之禮經自幼學以至致仕具有節目古今用之臣生而多幸年未四十而仕遭際三朝四入周行年除歲遷寢至通顯七十挂冠不啻足矣 陛下更化之初首蒙收召迫于威命扶病復来恩渥益隆遂塵樞筥進參駿嘏亦既三年中間屢嘗自列春留再

三不敢煩瀆去冬自丞相而下三人來去俱不  
俞允臣難以繼進伏念臣今年七十有六矣齒  
髮凋壞衰相日侵筋骸疲痺隱痛交攻每趨朝  
謁悉出勉強深惧僵蹶于宗廟會同之際有玷  
陛下保全之恩願豈有入仕則在古制之先而  
休官乃在其後又復過數年矣貪冒之訛難免  
人言臣自知媿有覲面目伏望聖慈矜念衰殘  
許歸田里賜以餘齡使全晚節不勝百生之幸

第二劄

臣昨具劄子陳乞休致放歸田里伏奉詔書不

允臣竊惟一皇朝忠厚專以禮義廉耻養士夫  
之心先正名公多有不待年而告老者先帝  
臨御申嚴此制凡已七十而仕者御史必糾彈  
之有去七十尚二三歲者廟堂不敢除以待次  
郡守是為愛養臣子不使犯禮經之戒伏念  
陛下改弦更張以來興念正元朝士所餘無幾  
又多久厄于權臣用事之時雖年登耄艾亦皆  
以次收召德至渥也迨至今日荏苒六年召用  
之人或去或亡幾于畧盡獨臣久玷政途未容  
得謝誠不遑安近者臺評有言人臣視爵祿為



已有<sup>則</sup>昧止足之義無廉退之行貪競之俗成矣  
又曰路不妨賢則拙者可信而塞者通矣又曰  
凡在朝列有懇、願補外者當送其請此皆掣  
然有當于人心而臣忝在近列年已過期使其  
精力強尚猶可圖報老而耄及將焉用之伏讀  
詔書不勝震越正以材疏智短不足以任共政  
之責所以切、求退非為圖山林閒燕之適也  
若商山之終隱當以自師如渭水之圖功安能  
為役與其後日徒費 陛下保全不若及今尚  
可免勉之時使之進退合宜則不惟微臣晚莫

榮幸亦足以成聖朝風化之大端示天下以止  
足之義

### 第三劄

臣累具劄子陳乞休致伏奉詔書不允不得再  
有陳請告老將歸籲天有請蒙恩未允眷地靡  
遑敢干方命之誅三貢乞身之悃伏念臣屏居  
既久得謝復來初期一拜于天光徑還鄉社豈  
謂五經于歲律尚玷政途屢求再挂于衣冠亦  
已疊勤于詔諭詞窮復止福過難安念久據于  
要津致坐妨于賢路况復衰頹益甚遂已至踰

七望八之年參預無聞何以佐咸五登三之治爰自去冬而草奏必期嗣歲以辭榮親奉玉音謂正資于輔佐游頌綸命又有及于典刑仁慈優隆詞旨詳縟仰聖主所以盡下在微臣皆非敢當不復更引禮經遠希前哲直以血氣衰瘁疾既交侵心志凋殘事尤健忘行多則蹇于進步坐久則昏不知人但可投閒豈堪任責歆望陛下俯垂睿鑒洞察忱衷推送歆之至仁使歸安于故里巢由長往孰云堯帝之遺黃綺終辭無損漢家之盛切于得請不覺費辭

嘉定五年再乞致仕劄子 八月

臣輒瀝危衷仰干天听伏念臣衰瘁至此寔不堪為世用仰蒙聖恩擢寘政路首尾五年平生自知分量不敢貪榮久處于此日不遑安是以為歲不求再挂衣冠或以疾故請至再三率蒙睿春溫詔曲留不敢頻有煩瀆又復中輟今年七十有六矣已无顏面尚玷迹躒况自入春以來屢以病告兩嘗吐痢俱作再以淋瀝為苦近復以暴下繫日蕭然弗支形骸瘦瘁飲食絕少近雖勉強朝參深恐不能支吾一旦僵仆大廷

萬目並觀徒為清朝之玷臣之獲譴願何足言  
伏望聖慈深察誠悃使之歸伏田里以迄餘生  
以全暮景實為孤臣之幸

第二劄

臣近者上章乞身自知僭冒甘俟刑誅重蒙聖  
慈不惟未賜俞允又勤詔旨仍降頃頃指揮不  
容引退臣感激恩遇衰涕交橫不免再有陳述  
陛下更化之初臣首蒙收召旋自西府進貳東  
省三數年來聖德日新治效益進凡前日水旱  
飢疫虫螟盜竊悉就消弭邊陲寧謐年穀順成

此皆國家運祚方興聖德光被使臣等得以充  
員尸素于此豈不仰忘明時而乃自求屏退况  
今郊祀大祀在近千載際遇又將與駁奔之列  
引疾自去此豈臣子之情實以屢困疾病筋力  
頓衰精神恍惚不能自持正恐當  聖主精意  
明禋之際冒居使名不足以效奔走万一顛沛  
于郊廟壇壝之前有汙大儀則臣死不足以塞  
責是以不復更敢引徑据古直述情素投告  
君父及此秋季祠事未講之時賜以殘骸俾歸  
桑梓得為太平之遺或免玷知人之聖鑒誠為

餘生之幸再瀆天威臣无任俯伏感涕祈懇之切

第三劄

臣再具劄子陳乞休致伏奉詔書不允不得再有陳請念臣久叨共政之地屢上乞身之章茲烏三瀆于冕旒誠欲一歸于巖穴危衷頃叙溫詔游頒已窮告老之辭深感留行之眷惟是臣在苒五載侵尋八旬略元橫草之功固已难居于迓刘若匪負薪之疾犹能強處于周行誠以一年以來百病交作几徑告假日媿空餐近

雖勉赴于昕朝實亦每懷于隱痛不知者尚謂其矍鑠旁觀者寧免于揶揄今則骨露神癡行遲坐困髮種種以如許視茫茫而愈昏孔子老而戒得之言莊周壽則多辱之訓皆所當鑒不敢重陳直述腹心仰投 君父惟乞 皇帝陛下察其秉曲加以哀矜及茲未至顛沛之時使得早遂歸休之請首正望後齒難酬重冒天威臣下情無任皇惧候命之至

嘉定六年乞致仕劄 正月

臣輒瀝危悃干冒宸听伏念臣衰苒無堪叨塵

政地四年于茲屢負乞身之章曲蒙眷眷詔旨  
丁寧又復中止曰歲多病內外交攻齒髮並侵  
心神凋耗秋間自列正恐不任郊裡駁奔之勞  
既不得請日夕兢懼迨原廟太宮園立行礼  
之際陛下寅恭虔鞏神示昭格而臣筋力弗  
彊足膝俱憊侍祠跛倚几于僵仆臣實無以措  
躬旁觀亦為臣危之獨以熙事備成恭謝日近  
未敢奏陳雖幸俱免踈虞而雪深寒勁采所勿  
堪拜起蹒跚有失臣子之敬况今逐年七十有  
七若又不能掛冠而去則寡廉鮮耻安煩忘處

之謂必不道于公議而臣平日知止知足難進  
易退之志至晚節而掃地雖百口無以自明足  
敢仰瀆天威求致其事少休故里以畢餘生伏  
望聖慈亟賜俞允使得納祿以塞盈溢垂車以  
示子孫不勝百生之幸

貼黃臣昨者齊沐修寫奏劄只俟恭謝禮  
畢榻前控陳既而展日至丹賤疾愈致  
發動適值同列在告勉強陪班痛楚特甚  
呻吟宛轉幾不聊生元正朝謁使客在廷  
皆弗獲預机務叢委非可養病痾肱支離

豈堪任事雖款一伏軒墀有所不能用敢  
殫瀝寸誠仰祈保全生成之賜見今居家  
以俟威命伏乞睿照

第二劄

臣近具奏陳乞致仕伏奉詔書不允者伏念臣  
頃自泛班為親求歸維遭排根十有三載百謫  
備矣不敢遽挂衣冠恐或者以為躁憤其實无  
所怨尤母喪既除適當謝事之時再疏而後得  
請自謂餘齡無幾平生出處遂保始終敢圖睿  
恩起于既老擢真近列皆出天地生成之賜職

高任重憂懼日積俸優分溢滿盈自畏况兼年  
垂八袞衰疾交侵醫療未效玩愒滋深合是數  
端豈復有可留之理款望聖慈察其真情檢會  
累奏亟賜一俞上以廣清朝養老之懿下以全  
微臣首丘之願感戴恩紀沒齒圖報干犯雷霆  
之威席藁候謹

第三劄

臣近者再上封章力求納祿伏奉詔書不允不  
得再有陳請臣自揆逾分不當更申黷冒真情  
迫切敢犯威嚴臣竊惟 陛下更化善治百度

維新比年以來大臣之進退猶有未全其終始者殆非所以示四方也皇恩如天保獲臣下迹聯求退率多留行固足以仰見眷注之深然如臣者本乏才術少不如人今烏及耄碩何足竝力不逮心既無以佐萬机之煩年當戒得又無以逃衆口之誚使其蹒跚浚塵已為徒妨賢路矧復病苦相纏雖欲勉竭有所不能歷敷立朝之人臣最衰老其為宜去亦莫先于臣者是以不避三瀆期于得請居家屏息以俟俞音臣无任惶惧震灼之至

#### 第四劄

臣近具奏陳乞納祿准尚書省劄子備奉 聖旨依已降詔不允不得更有陳請臣存有危懼不容自己敢畢陳之臣竊惟仕而請老古今之通誼而在漢尤以二疏為賢方父子相期俱歸移病賜告廣遂稱篤上疏乞骸而浚許之及其都門祖餞至今想見藹藹之盛此豈真篤疾者而宣帝不以為欺公議不以為過正以其年紀篤老且歆以全其節也如臣不肖無能為役起于挂冠式政累歲賢路久妨一宜去年登七十

有七望八十幾何踰禮越法甚矣二宜去福過  
灾生拙恙交攻呻吟死轉殆無生意三宜去三  
上封章皆出由衷之言不敢遽稱篤疾以欺君  
父又敢望聖慈推宣帝保全臣下之意使臣庶  
幾二疏之風抑以示聖朝退人以禮之美倘得  
以餘年歸休山林以畢首丘之志天施地生恩  
紀無極若筋力尚可勉強猶當一拜軒陛之下  
以展犬馬忘死之心銘肌刻骨九殞不忘疊犯  
威顏臣下情无任激切懇祈之至

第五劄

臣比者四上封章力請納祿詞殫情極竊意或  
可以感動宸聰仰蒙 皇慈親御翰墨眷函至  
渥予告至丹祗服異恩敢不退聽初二自謂幸  
得兼旬休養益近藥餌庶可勉強自振上劄九  
重之至意而空餐已久福過灾生終歲疾病入  
春反深醫者伎窮假限將滿哀悴痛楚愈難支  
吾屢牘 君父寔非得已伏望俯矜垂老使致  
其事歸休田里消弭悔咎少延殘喘不勝百生  
之幸

第六劄



臣輒瀝危悃游竇宸聰臣老朽抱疴五上乞身  
之請三蒙予告之恩專意醫藥又復許時拙恙  
曾無差減晝夜呻楚左右所不忍聞垂絕之命  
去死一髮伏念臣入仕以來服膺急事之戒奔  
走外郡凡公家參集之會未嘗托病苟且况冒  
居逆睨首尾六載日謹昕謂退而贊貳政机應  
酌庶務延接賓客或逼昏晚雖曰徒勞然竭其  
區區之愚每款粗申報效猶以不稱為惧今則  
筋力已憊病又困之恭謝之後元日朝賀使者  
在廷皆阻于就列蓋兩月餘不獲進瞻威顏豈

有高爵重祿養此衰殘之人上辜任使下妨賢  
路懷安尸廩負罪愈深雖聖眷之優加寔公言  
之可畏內自揣度如臨淵谷假限既滿不容勉  
強揆以漢法三月當免稽諸著令止許百日是  
敢伸布忱衷控投 君父伏望慈睿察其迫切曲  
賜矜憐俾得再挂衣冠早歸田里消弭悔咎苟  
存喘息以見松楸寔戴天地生成之德矢辭已  
窮臣無任戰栗俟命之至

第七劄

臣情實迫切不避斧鉞之威言出由衷仰干天

地之造期于得請遂忘屢瀆伏念臣忝塵迹列于今五年自揣踈庸歲求去奏疏徹聞无慮數十聖度容納非直寬其譴呵而又親灑宸藻過形獎飾區區所陳竟閔俞音使臣筋力未憊尚可勉強固當殫竭驚蹇以答隆恩公論私計猶弗暇郵而今者一病累旬畧无退證醫療備至不容措手惟有决意乞身歸休田里既釋重負稍免憂惧庶幾消弭灾咎假息餘齡倘得畢志立壑則君父生死肉骨之賜淪肌浹髓雖九殞不足以論報矣干冒宸嚴臣無任戰栗

另劄云齊國公此又云整國公未知孰是考致

貼黃臣以病體衰羸天氣尚暄若俟假滿有請必致重勞處分故敢不俟半月之限竭其懇悃敢乞聖慈免再給假賜臣骸骨及今得歸尚可生還故里不然則必至斃踣于此情寔可矜伏乞睿照

乞御書錦照二字劄子

臣昨者陳乞自備材植修葺先祖贈太師楚國公臣某守明州日所建錦照堂永遠嚴奉徽宗皇帝御筆碑石已蒙聖慈依臣所奏臣今者乞身得歸輒瀝愚誠欲望特灑宸翰賜臣

錦照二字庶幾奎畫昭回庸侈祖孫被遇累朝  
眷寵之厚以為敵里私家無窮之光不勝榮幸

乞 東宮書懷綬二字劄子

某昨者陳乞自備材植修葺先祖贈太師楚國  
公某守明州日所建錦照堂永遠嚴奉 徽宗  
皇帝御筆碑石已蒙 聖旨依某所奏某乞身  
得歸款于堂側立懷綬扁榜是敢仰干全慈望  
賜某二大字以為子孫不朽之傳不勝幸願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十七

袁刻李作袁 袁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十八

狀劄

知温州舉胡宗應賢良科狀

四明樓 鑰大防



右某伏觀本州士人胡宗左朝散郎袁之孫修職郎序之子家世業儒自少穎悟誦書屬文隨見輒解臣軋道七年為本州教授早已見其不凡去此十餘年聞其學問日進有轍上庠茲叨假守首訪人物而邦人又咸言宗習應制舉詞業已就因見其書蓋學有師承文無蹈襲博考

經傳有志于斯文參驗古今將期于世用且其  
資稟溫良家居孝友表裏無玷言行俱優可謂  
儒林之俊士聖世之英才臣謹遵奉詔書保舉  
堪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于貢舉條制並  
無違礙今具本人所習詞業策論合五十篇謹  
繕寫成八卷目錄一卷繳進謹錄奉聞伏候  
勅旨

除中書舍人舉莫光朝自代狀

右臣伏覩迪功郎臨安府監官縣尉莫光朝粹  
純無玷耿介自將種學積文足為後來之秀臣

今舉以自代

舉楊簡劉仲光狀

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令侍從兩省  
臺諫各舉通亮公清不植党与曾任知  
縣人二名者

右臣伏覩奉議郎知饒州樂平縣事楊簡學問  
深淳操行介潔議論堅正皆有本原愛民之政  
著于劇邑是臣鄉人素為畏友非敢私荐公論  
所推朝請即監登聞鼓院劉仲光純粹而能剛  
疏通而有立曾知隆興府奉新縣甚有政績次

歷福州通判又有閔決之譽此二人者實可應  
通亮公請不植党与之選

除給事中舉高似孫自代狀

右臣伏見文林郎紹興府會稽縣主簿高似孫  
夙著俊毅能傳家學詞章敏贍吏道通明臣今  
舉以自代

舉宗室伯沫師津狀

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比來宗室在  
朝者少可令兩省臺諫侍從各舉有文  
學器識者二人以備選擇者

沫  
列  
李  
作  
沫

右臣伏覩朝請大夫前知處州趙伯沫少登世  
科退然儒雅操守堅正政事中和若蒙擢居朝  
行可以表率宗盟春秋寢高伏望速加進用儒  
林郎新池州銅陵縣丞趙師津忍貧好學厲操  
勸廉舊名師困嘗在江東與應孟明同為縣丞  
一路稱此二人而師津至今沉滯選調窮而益  
堅不改其操國家教養之久宗室賢才日衆臣  
敢以此二人仰備選擇

除權吏部尚書舉謝天錫自代狀

右臣伏見從事郎廣南西路經畧司幹辦公事

謝天錫經明行修推重鄉曲一入太學衆譽翕然省試為上三名庶退謹飭至今尚以選調遠官人皆有遺才之歎臣今舉以自代

除顯漢閣直學士舉馮端方自代狀  
右臣伏覩迪功郎前隆興府奉新縣主簿馮端方學問淹諳詞章典麗自其少時已為故吏部尚書孫覲所稱晚霑世賞筆力愈高雖名士交稱而尚沉選調矧又稟資寧靜吏事不苟臣實不如舉以自代

舉馮端方江疇樓昉狀

字衍 刻本作德 李即刻作戶

准尚書吏部牒奉 聖旨令侍從給舍  
臺諫各許荐舉所知謂如某人學識可任清要某人材術可任劇煩某人剛正某人疏通下至將士智謀勇畧或有所長亦各以名來上者

右臣伏覩承直郎前楚州團練判官馮端方性行淳茂文詞瑰偉真可以掌誥代言久沈下僚衆論所惜其人已老歆望早賜擢用如淳熙間韓元吉劉 韞之比從事郎江疇學問精博議論闳放居為人師頃為徽州司戶叅軍不惟吏

事公勤門有諸生授業甚衆可備學官之選從  
事郎監行在點檢贍軍激賞酒庫所糴場門棲  
昉少負俊毅記聞談洽居有鄉曲之譽文有制  
誥之辭宜居館閣養才之地使之涵養成就端  
方昉二人与臣皆同鄉曲昉姓氏偶同即非宗  
党如蒙朝廷擢用後不如所舉臣甘坐謬舉之  
罰

西浙  
列考  
兩浙

除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舉張處自  
代狀

右臣伏覩從政郎新西浙京路安撫司幹辦公

列考  
亦非

事張處操履至純表裏如一學問詞采俱有過  
人舉以代臣實允公議

舉俞應符李兼鄭肇之充監司狀  
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考察見任待  
闕監司公共荐舉者

臣等仰惟國家多事急于求才而監司所繫尤  
重臣等即當恭承明詔竊謂進退人才者朝廷  
之權分別是否者臺諫之職臣等雖在論思獻  
納之列不應與聞考察之事若公共荐舉所不  
敢辭但以人既難知亦不能皆合如列銜共



舉復恐所見不齊既不敢泛舉資淺之人又不  
敢太拘資格並是公共商權不敢有私親黨合  
謹同狀各隨所知開其職位姓名及其所長聞  
奏謹列具如後

一臣某舉

承議郎行司農寺丞俞應行蚤繼世科  
嘗辦劇邑疏通而有守精敏而善謀  
朝請即權知台州軍州事李兼清白承  
家公廉鎮物已著維蕃之績宜為攬  
轡之行

棟拔 和存作 棟拔

朝請即權發遣全州軍州事鄭肇之才  
猷挺特論議公平使居部刺史之職  
必有古庸使之功

右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荐沈端叔王度劄子 同從官

某等竊惟國家自更化以來求賢最急得人亦  
多其大者固已收召進用其小者亦蒙東技器  
使然以某等耳目所接猶有遺焉伏見承直郎  
前監行在左藏西庫沈端叔文學老成操行無  
玷自為諸生由舍選釋褐成均多士咸所推重

分教章貢振作士氣人知鄉方其時權臣擅國  
方斥逐上封言事之人端叔奉檄考試而廬陵乃  
以封事謗木之遺命題又發策言：路之通塞  
繫乎人材之消長議論鯁切不徇時好及在左  
帑委蛇筦庫錙銖必謹抱負所長不事表暴至  
今猶困選階端叔處之泊如也後事即前安慶  
府：學教授王度性資粹和詞采藻麗馳轂上  
庠之久遂由舍選登科屢更憂患幾二十年僅  
有三考學殖愈進文氣不衰為安慶府教授江  
淮士子不遠千里而至居鄉又以孝行有聞某

攷試列奉作校試廬陵

累列奉作裸補列作泊

等滋知其人具知其事苟不以上聞當任蔽賢之  
責歆望朝廷擢用寘之館學寔稱其選

舉閩二德基奎趙積謙充邊郡狀

別列作列

准尚書吏部牒奉 聖旨命侍從兩者

臺諫各荐舉邊郡太守三二人姓名來

上者

右臣伏觀朝散郎監登聞鼓院閻一德出自世  
家屢更煩劇纂輯經史著古今政事錄以為觀  
警頌知建昌軍諸司交荐得知泰州以憂不赴  
今任別院物譽甚美通直郎前知建寧府建陽

縣纂奎名門之裔官業可稱建陽最號劇邑奎  
勤于撫字號稱治辦列剡政績未蒙擢用曾叔  
祖故翰林學士奎禮建炎艱難之時寔掌書命  
著兵籌机要上之奎習熟聞見使之乘障必有  
可觀通直郎主管台州崇道觀趙積謙西洛故  
家少年嘗冠銓闈方為幕職取知當路不緣介  
紹遂得改秩作邑宜與前政實權臣之黨月解  
拖欠至多積謙方議區畫補解而郡不容積謙  
謂一時奉命必致鑿室取辦慨然請祠而去人  
咸惜之臣亦今並舉充邊郡一德累經任使尤

所當先

荐黃膺卿林椅劄子 同倪恩

臣等叨塵從列仍侍絰幃既不勝愛君之心無  
以效報國之志惟有獎提英俊振拔滯淹使其  
人有能致身于時則臣等可遁蔽賢之責今得  
二人焉竊見從事郎前臨安府學教授黃膺  
卿志節有稱詞章特出所著北鑿八卷專論本  
朝昔与契丹為隣後為女真所辱究切事實雖  
祖宗盛時不魯一得志于比夷靖康以來動皆  
國家失計指陳事實略不忌諱刪削繁文極便

膺刻作膚

觀覽自剋華編諸書以來皆不及此若陛下  
以之備覽則必憤夷狄之世仇痛人謀之致辱  
臣子讀之則必廣求禦戎之策務為強國之謀  
文林郎紹興府學教授林椅淹貫經術博考  
古今所著周禮綱目一書專論成周法度官職  
以類相從皆撮精要周公遺制可舉而行既非  
泥古以違今直可據經而從事自新莽北周名  
其實喪熙寧新法專以理財遂使指為虛言實  
不可用惟椅之說粲然可觀二人者皆負才名  
務為有用之學不惟編載有餘其所著論又皆

明白洞達有益于世聞其書各自繳進臣等仰  
惟聖學高明于經于史皆所留意而二人所  
著書寔可以上裨緝熙之萬一欲望聖慈特頒  
睿旨降付三省看詳如其實可採錄乞加擢用  
以示褒勸

以之備覽 初作以備乙覽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十九

四明樓 鑰大防

奏議

論實用空言

任勅令所刪定官翰對

臣聞善為天下者貴實用不貴空言然名為空言而行可底績者乃所以為實用號為實用而行之不實者適足以為空言此不可不察也陛下即位以來大闡言路收攬人才慨然念治效之未及鄙無用之空言而務求其切于實用者此誠得孝宣總覈之意而言者不思曾為實

用之說累年以來言者甚衆往々已陳而厭聞  
于是旁搜曲取毛舉以應故事民力方墮而言  
利不已法令已煩而變更日增凡此皆號為實  
用者言之則真若可聽行之則不見而益從而  
委以施行課其成效則且多其圖冊列數以美  
觀覽然則所謂實用者果非空言乎孟子陳堯  
舜之道以為齊人莫如我敬王陸贄論諫于搶  
攘日不暇給之時未嘗不本于仁義堂々本朝  
陛下聰明英睿隆寬盡而進言之士不聞  
引今據古訐謏遠猷徒藉細故以為實用而售

其迎合之術臣竊惑之唐太宗求治之初魏徵  
仁義之說自今觀之是為空言封德彝法律之  
說自今觀之是為實用然太宗斷然行魏證之  
言而成正觀之治外戶不閉行糧不齎斗米三  
錢幾致刑措蠻夷君長帶刀宿衛且曰惜不令  
德彝見之然則孰為實用孰為空言也臣誠不  
佞瞻望清光之初誠不忍自棄所學摺摭細故  
以幸于施用且汲懼六經致治之成法寢為空  
言是以冒天威而進其說惟陛下赦之

論空異

臣聞魏相之事宣帝多以異文為言李沆之相真宗每奏不美之事皆忠臣所以事君而良史所以垂教也蓋人主居富貴之極操生殺之柄諂士日進佞說而直者以難盡言祥瑞之出則潤色而張大其辭災異之見則掩覆而更易其占此二臣之所憂而明主之所察也陛下之畏天可謂至矣四方水旱盜賊之事無有不知之未嘗不汲圖而力行之天之仁愛陛下亦可謂至矣不以休祥為太平之應而時出災異以示警戒之端夫天人之間相去不遠太戊

稱宗實由拱桑之祥宣王復古厥有雲漢之詩罪已而興諒非虛語遇災而懼造為盛德臣愚歆望陛下深求其故俯詢愚言寬民力錄囚徒凡可以應天者務求其實則治道日舉聖德日新上答天心下遂人欲今日之異後日之福也臣之論奏動涉迂緩而愛君之心不勝惓惓惟陛下財幸

### 論二廣賞典

臣竊惟賞典之設以勸勳勞輕重均一則人心厭服抑揚失當則不能無弊立法之際不可不

謹也廣南東路西路轉運使副提點刑獄到任許奏補子孫或期親一名蓋以其遠入烟瘴之地人或憚行故以此勸之頃因言者謂廣西漕憲置司靜江到任不許奏補任滿止轉一官然廣東漕司在惠州憲司在韶州與靜江風土不甚相遠廣西以言者所論而減賞廣東以論者不及而仍舊數年以來未之改定夫廣南兩路皆有瘴鄉監司巡歷其間豈應以易地而錫賞若舊法為是則廣西不應獨減以其太濫則廣東不應獨得比年臣僚以勅令所見行修法難

以著為令定嘗有申請得旨令給舍者詳因循至今未有明文欲望 睿旨檢舉淳熙元年臣僚所奏令給舍疾速定議或予或奪著為成法則事出于一無不平之議矣

論 玉牒聖語

臣聞堯言布天下非若後世詔誥之言也蓋其都俞吁咈出于心而應于口行于身而形于言是所謂有德必有言者也 陛下臨御以來言之聞于外者天下誦而歌舞之臣前載幸獲一望清光天語之發震服不暇獨念親逢堯帝之



聖而寒遠小臣無由時聞玉音既而蒙恩兼職  
玉牒始盡見記註而在仰而嘆曰 陛下之言  
隨事而應是皆出于心行于身察見治亂成敗  
之機質之六經而暗合考諸三王而不謬備在  
編簡不一而足臣不能悉舉以進敢取其大者  
而鋪張之 陛下嘗語臣下曰穀色之事未嘗  
畧以經意至于寶貨珠玉侈麗奇異之物心所  
不好亦未嘗蓄之讀通鑑至楊阜見人主之非  
則勃然觸之與人言未嘗不道 陛下曰人君  
听言不可以人臣漏泄為罪縱使漏泄適足以

彰君之美因舉陸贄之言曰諫者之狂誣明我  
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又讀至黃皓  
事 陛下曰人主于近習不可不遠昔仇士良  
教其徒固寵之術可以見矣又讀至馮統沮張  
華事 陛下曰小人之讒君子其浸潤膚受委  
曲如此使人主墮其術中而不知紹興三十二  
年十一月有旨令入內 侍省權免進子 陛  
下曰 祖宗以來止許人進一子此曹人多則  
黨盛今人數不少若平<sub>居</sub>無事猶可漢唐之事是  
已隆興元年九月有旨已降親札付張浚王彥

應兵將官有奏報文字及有陳乞並宜付通進  
司投入毋得依托左右近待以進凡此六條皆  
人主之要道當今之急務愛君憂國之士欲言  
而不敢且累千百言而不能得其要者陛下  
于從容問答之間形之于言可以大書于方策  
可以為法于後世猗歎盛哉故斥穀色異物之  
奉容人臣諫諍之直遠近習察小人減內侍之  
進子禁兵官之依託皆陛下躬行之實心術  
之妙宜其不假潤色而發于外者如此其巍  
也臣昧死不勝慙慙惟望陛下持之以誠守

之以久日行其道日新其德當如周之文武終  
得逸樂之福毋使唐之魏徵謂不及于正觀之  
初則天下之幸社稷無疆之慶也

### 論土木之費

臣仰惟陛下恭儉惟德敦朴為先宮室苑囿  
未嘗興作禁禦游觀之地至有弗葺者自非殿  
宇之繕修學校之崇飾府庫之闢官寺之徒不  
肯輕用民力蓋聖意深知土木之功實為官私  
之蠹故節費省事以垂後則然臣竊見比年以  
來工役相繼亦間有不急而可以緩為之者土

役之勞擾非一蓄材植者有強買之懼事未作者有苛役之擾廣道路則列肆有毀撤之驚撤基址則連甍失已成之業如此等事未易悉數或曰是役于游手而不妨田里之農事是出于贏貲而不闕有司之經費物皆給以市直而無科歛之擾勞皆予以賞典而有勸功之心是皆不究夫利害之實者也游手之役不費于財乎贏貲之用不出于民乎給以市直徒有其名予以賞典不及于下命令之出誰敢不承要不若前數年之無事于此也故嘗謂人君之善儉者

當如漢之文帝而善于用言者當如我朝之太宗夫以漢室之富百金之費宜不足惜而文帝以吾之百金計民之常產一臺之費可資十家遂終罷之每事如此安得妄用此所以為善儉也以王府之貴營一假山亦不為奢而姚坦之言深切似過 太宮時已為之一聞坦言歎其傷民亟命毀去言非親聞感悟如響此所以為善用言也以今觀之民貧益甚下戶之產不直一金田野之夫終歲勤動而不免飢寒閭閻之人以數百錢為資生之策一役之興費以千

萬計者不知可為几家之產州縣之間一金一粟之不輸則鞭笞立至追科之日械繫滿前號呼塞耳錙銖積之以充府庫一役之興費以千萬計者不知出于凡人之輸然則文帝之言為有旨姚坦之言為甚切 太宗皇帝之德卓乎其不可及也以 陛下之恭儉敦朴而臣尤敢以此為言者誠以今日事力尤非文帝 太宗之時之比則愛惜浮費當又過之臣愚欲望睿慈念財用之至艱罷土木之不急遠追文帝之美近法 太宗之聖更復深軫姚坦之言則節

省之益非止一端恭儉之盛冠乎百王日計不足歲計有餘富庶之源當在于此臣狂愚妄論惟 陛下赦之

### 論六曹法司

臣仰惟 陛下垂意章程務極平允爰念吏部七司所關者大修書之日詳加裁擇書成之後又為總類選分雖分條貫歸一誠以法守之地不可有毫釐之差也臣切惟修法之事固已周密用法之吏尚有可言蓋七司之法頒之四方而用在吏部長貳郎官年除歲遷難以必其通

習吏人各自行案又未必盡知源流則是用法之責全在法司夫文法之習至以名家要領明練條章旁通倫類習之有素以為術業然後可以審處是非議定輕重竊見紹興元年臣僚申請七司各有掌法案止係收掌文書即不共檢條法乞將掌法案改為檢法案內手分並于本部人吏內選差諳曉條法之人如本部無可選差許踏逐指差使掌本選之法事有不能決者听委法司鋪叙條格然後長貳據法与奪此誠用法之要也屬緣節次降旨裁減吏額往々將

外差法司充其減罷之數目今雖有法司去處亦不抽差諳曉文法之人止是就本部遷補既非素習又復遷徙案分不常其守安得明習貫穿以資閔決修之甚勤而用之不求其要誠恐有所未盡也臣愚欲望睿旨明詔攸司詳考紹興元年旨揮專置法司厚其廩給而嚴其罪罰久其歲月而優其遷補使事有所任責有所歸庶幾有以仰稱 陛下立法之至意如蒙聖慈採擇以為可行六部亦乞盡依吏部處分或恐重于多置吏額莫若隨其事之劇易吏戶刑三

部則各置二名禮兵工三部則各置一名並擇  
曉法之吏使之專意于此長貳郎官提綱于上  
法司守職于下則六部之事皆得其平矣

論治道任宗正寺主簿

臣聞人主之德与臣下不同臣下苟有寸長皆  
可以自見上之人捨所短而取所長則無不可  
用者人主天縱多能下視臣庶是必脩道全美  
百行衆善无一毫之歟長慮却顧萬幾庶務无  
一事之失然後足以御四海而圖治功由漢以  
來人主銳意修政率不過數年而怠陛下以

睿哲之資臨御二十年而憂勤兢畏踰于初載  
臣下不足以望清光尚何俟于微臣之言獨惟  
人臣之事君非必皆好為諛悅蓋其心每期君  
于善一有盛德謨訓將順歸美惟恐不盡以期  
人主為善之心間有不及則敢言者寡故天下  
之事惟見其全之盡之也人之一身無有無受  
病之處天下之大無有無蠹弊之原善養病者  
不以無病而棄調攝善為國者不以無事而緩  
戒懼然後為得也漢唐賢君非無可傳之烈如  
高祖之好謀能聽文帝之以德化民武帝之雄

材大畧宣帝之信賞必罰光武之身濟大業明  
帝之幽枉必達唐太宗之除亂致治明皇之厲  
精庶政憲宗之剛明果斷有一于此誠足以建  
功立事措天下于小康然而必有以議其後而  
民亦有受其弊者正以如前所陳見其所長不  
見其不及而不能以自勉也是以堯舜之盛曰  
儆戒無虞曰兢業一日二日萬幾湯以六  
事自責曰政不節與使民疾與宮室崇與女謁  
盛與苞苴行與諂夫興與故儆戒兢業在堯舜  
為不必慮所謂六事者又皆湯之所無而聖帝

明王舉其不必慮與其所無者日以自勉蓋不  
惟未嘗一日忘天下亦惟恐吾身毫髮之不盡  
此漢唐之君所以不能進也方今邊陲雖靖而  
夷狄未賓紀綱雖舉而萬目尚踈敦厲士風而  
廉耻不振樽節國用而公私俱匱比歲豐登民  
力且困重以歲旱尤難支吾 陛下日夜視朝  
廣求民瘼無所不用其至臣誠不佞竊希古人  
責難于君耻不及堯舜之意歆望 陛下遠稽  
古昔俯鑒近代凡其可取者必思兼備于今日  
凡其可戒者日思所以去之如湯之六事皆今

之所無亦從而深求其端倪則聖德日々新又日新上益有以當天心下益有以澤民物以是而求所歆為者無不濟矣臣不勝慙々愛君之心妄進蕩彘之言惟 陛下擇焉

### 論責成

臣仰惟 陛下臨政願治垂二十年孳々萬机興利除害誠不為少臣愚無知竊有進焉凡天下之事君相講求于上士夫獻納于下大綱小紀略已周遍而事之已議々之已行未底于成而遂止者尚多有之臣嘗考求其故蓋朝廷議

之既熟成命一頒則謂事已施行下之人奉承約束文移行遣紛紜良久則以具文告于上方其播告之初天下皆謂其必行書之記注亦曰某日行某事其實事未及竟而止矣此所以事緒徒繁奉行無所適從良法美意日講于前而澤不得下究事不見成績故迄今算計見效未能甚稱 陛下大有為之志也事有大小々者可以立辦一出睿旨隨即罷行若事涉大體所以為國家深長之訓者是非磨以歲月不見其成且如屯田為富國之本水利為農事之要



陛下最所留意施行不一然至今不見成效  
行之太遽者或至擾而無益行之太緩者或至  
寢而不報豈天下之事終不可為也臣愚欲望  
陛下遇事之欲行者俾大臣詳加審訂若度  
其行之終無益或利害微末而不足行者悉送  
簡省若其必可行而稍費歲月者朝廷置籍記  
其事端及施行之日月約事之大小為久近之  
期以時舉催不辦不已如此則事之欲為者皆  
有端緒陛下所納之勤圖治之妙日底于成  
而後治效可觀矣

### 論宗室右選嶽廟

臣竊惟 國家忠厚之德冠絕前古親睦九族  
無所不用其至是以慶源蕃衍人才輩出 皇  
朝盛事尤非歷代之所可及近歲以來修謹好  
學者日衆士夫敬仰之不暇此皆 陛下聖德  
感化之所致也然由進士任子為左選者堂除  
銓選各有成法無官人有孤遺請給亦足以活  
其家惟是官右選者人數極多往來遠外无援  
鮮能自拔于稠人中以求用于時添差又有限  
負不可多得惟恃嶽廟以餬其口州縣又以窘

匱之故俸給不能一一如期所在多有無告之人歷歲浸久負多缺少已不免待次之窘近降旨揮頓減負額大約四分中幾減去其二三凡宗室之賴嶽廟以為生者待次遂至四年狼狽立見誠可矜憫如此則有官者反不若無官人孤遺請給之優 陛下富有四海寧肯于天族較此毫末但以宗室不敢自言故此情無由上達况夫禮義生于富足一有失所則流蕩為惡如水就下犯法者必衆尤非所以愛之也臣愚歆望 聖慈深軫磐石之宗盡復嶽廟員闕庶

得天族各遂仰事俯育之計以助成信厚之風不勝幸甚倘或聖意猶以為冗則乞明降旨揮于前未所減數內復三之二或且復一半之數亦可少寬目下艱窘之狀不為小補

### 論浙江渡船

臣竊惟江水之險無如錢塘不惟水面濶遠風濤可畏加以沙漲無定日有改易 大駕駐蹕往來尤衆紹興初年渡舟屢有覆溺蓋舟人貪利捆載以行弭擢中流恣以乞取忽遇風濤舉舟覆沒操舟者獨以善泅獲免是時留守司轉

運使措置官造巨艦舟之受人各有定數立旗  
賣牌各有色別以賣牌之入為篙梢及補足之  
費自此往來安便所利甚溥成規具在可舉而  
行中間一再修葺近復廢壞不惟渡舟罅漏成  
規亦不復遵守人蓄雜糅私渡競進近者連日  
有覆溺之害都人駭駟行道傷歎臣愚欲望聖  
慈行下兩浙轉運司修造官舟務極堅壯悉舉  
元立約束以濟病涉之人在官司為力甚易而  
人之受實惠者不知其幾惟朝廷亟圖之

論道學朋黨 任宗正丞

臣聞天下之大患每起于細微明者察之昧者  
忽焉不惟忽之復以察之為過迨其既成又已  
無及此天下之患所以相尋而不已也後漢黨  
錮始于甘陵南北二部之謠唐之朋黨始于李  
宗閔賢良之對 本朝元祐黨籍始于二三士  
夫不得志之徒事之初生若不足憂橫流不止  
害不可言今日朝廷清明豈復有此然初見端  
倪不待不慮是敢先事而言寧犯狂僭之誅不  
忍自為緘默惟 陛下察之夫道者天下之所  
常行學者士君子之所當務秦漢而下斯道不

明誦說相夸去本弥遠國家累聖傳授教尚  
斯文教風聿興名儒間出講明經術究極精微  
然後語道者不涉于異端為學者不至于無用  
恭惟陛下天縱聖性帝學高妙赫斯道于已  
安而行之賞不輕予刑不遽施寬猛相濟無有  
駭政執中之傳也喜怒不私嗜好不聞陰寬盡  
下有言必從克己之仁也雖在宮臨朝尊嚴  
清間之燕不見惰容謹獨之戒也清心省事湛  
然凝靜物來斯應無所造莫正心誠意之學也  
凡前儒講貫發明之大端惟是教者而陛下

兼而有之臣愚何足以測識然青天白日孰不  
知仰而士大夫之間議論則有可疑者臣竊惑  
焉比年以來曰執中曰克己曰謹獨曰正心誠  
意往者有所諱而不敢言人主躬行此道于上  
而士大夫反諱言于下試考之十數年間章奏  
無慮千萬未聞以一語及此而又相戒以毋言  
孟子曰齊人無以仁義与王言者我非克舜之  
道不敢陳于王前以為齊人莫如我敬王者而  
聖世乃有此風何耶故凡士之端謹好修談  
論經禮者一切指之以為道學小則訛笑大則

折辱又甚則疾之如仇士之遭此者其間蓋亦  
有以自取然而俱為士夫由學以進所謂同是  
堯舜同非桀紂而何相疾之甚也臣嘗讀大雅  
之詩曰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為  
梗詩人之意蓋曰厲階之梗由夫好競者之為  
之也使士大夫操心無競則何自而至此耶臣  
嘗求之牛李之事雖曰李黨多君子牛黨多小  
人然德裕一聞御史大夫之除則流涕寄謝至  
其不然則遂為仇敵嗚呼非競而生厲階者乎  
元祐紹聖之事又可知矣故嘗以為近習之排

士夫非衰季之世無此若士夫之自相排雖盛  
時亦不能無之漢之黨錮權在宦官秉主之昏  
而肆為之無足怪者若唐之朋黨元祐之黨籍  
則士夫自相傾軋使人主莫知造後為害尤甚  
蓋惟人主能用中然後可以消弭于未然而使  
天下不至于甚弊惟士大夫能無競然後可以  
眾賢和于朝而使國家不生于厲階今陛下  
執其兩端而用其中自不應過慮而察士大夫  
之間未能無競向者猶止以虛言相訛訶而近  
者頗有其迹矣臣愚欲望 睿慈明詔中外咸

推無競之心勿徇一偏之見精白一義以承明  
主之休德臣前所過慮自可以消弭于冥冥之  
中臣不勝拳拳之惟陛下裁幸

### 論明政刑

臣聞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孟子曰國家閒  
暇及是時明其政刑孔子以政刑為緩而孟子  
以政刑為先人或疑之蓋一道也孔子非以政  
刑為可廢孟子非以德禮為可忘蓋政刑不修  
無以為國及其既立化乃可行仰惟陛下臨

政願治二十餘年而憂勤不怠圖治日切今者  
中外少事朝廷清明年穀既登流莩粗息外則  
邊鄙之不聳內則盜賊之不興既非賢哲馳騫  
之秋可謂國家閒暇之日而又延登宰輔共圖  
事功當此之時若復玩歲愒日文恬武熙視國  
之蠹弊為當然而民之疾苦為細事置而不講  
趣了目前使一旦有水旱盜賊邊方之警則必  
事出倉猝無復優暇今日光陰豈不可惜仰惟  
國家累聖相傳仁宗皇帝太上皇帝在  
位最久仁宗開天章閣命名臣條上當世急

務乃在慶曆三年 太上逐權臣之黨更化善治乃在紹興二十五年皆是在位二十餘年之後非若前代人主始勤終怠之比是以士氣振作朝綱不隳嘉靖有邦此實我宋之家法也陛下垂意政刑何事不舉臣愚過慮猶竊有言刑政二端所談甚廣無問內外皆在其中今日冗官之員最多而乏周用之才養兵之費最重而少精銳之卒游手倍于農人而趨末者日衆歸明坐困州縣而冒詐者日繁問食貨則國用既虛又非藏于天下問力役則貧弱日困不能

安于田里加賦之害莫甚于和買而紹興近輔之地斯民無聊未知所以寬恤之術取民無制莫甚于權酷而行都首善之地設法尤盛日求所以張大之方水旱雖曰稍息而蝗蝻遺種尚多安得不為來歲之慮盜賊雖曰不作而民間愁嘆尚衆安得不思預備之宜此皆政之大端也如此等事未易悉教未問外攘之說先求內治之謨如以為小康則真若無事試加思慮不勝私憂用刑之道在今日實為公平人主無喜怒之私朝廷無風旨之聞一付有司動循三尺

然而四方冤獄尚多有之君無辜陷罪固當痛懲詭法惠奸亦非令典祖宗非不隨事寬宥然當是時法家者流皆是西北強毅之士堅執成法或至少息故每使儒臣治獄讞議其間有司既不失官守而法禁亦不至煩苛今則不然用法之人多言陰德重辟強劫亦或失刑雖曰忠厚而漸者深然有奸宄不勝之弊刑之不修此其大者臣愚竊為陛下惜此閒暇故願陛下速為永圖雖未能每事更張曠然一交豈可不深思其故使之日新伏望睿慈採孟子之

至言明政刑之二柄般樂怠傲固聖世之所無苟且因循恐良時之易失臣憂國有素不敢煩瀆惟陛下幸赦而留意焉天下幸甚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二十

四明樓 鑰大防

奏議

乞正 太祖皇帝東嚮之位任温州日上

臣仰惟 陛下聖孝冠古通于神明亮陰端憂  
哀禮兼盡稱天定謚博採衆說務極其當臣假  
守偏郡安敢妄議 宗廟以干嚴誅自以世受  
國恩蒙被使令有懷不言是為欺天臣竊見近  
降旨揮恭為 大行太上皇帝升祔有期增置  
太廟一室以奉神靈臣不學亡術又在遠外道

聽塗說嘗有見聞臣居明州近故龍圖閣待制  
趙粹中寓居臣鄉里聞其任吏部侍郎日曾進  
廟議請觀其書熟復其說臣既擊服粹中亦深  
自慨嘆至于流涕蓋謂太祖皇帝開基創業  
之盛而不得正東嚮之尊考之典禮稽之古誼  
本無可疑熙寧五年首以王安石之臆說變乳  
古制陰使章衡倡為謬論雖名臣如馮京梁燾  
盧士宗司馬光等力辨而不能回孫固反復論  
議僅得不廢配天之祀而東嚮之禮竟不獲伸  
紹興五年董弅建議孫近李光折彥質劉大中

廖剛晏敦復王俱劉寧止胡交修梁汝嘉張致  
遠朱震任申先何慤楊震莊必種李弼直皆是  
其議趙煥奏陳尤力太上皇帝擢弅為侍從  
煥為監察御史言已行矣而一趙需獨不以為  
然徒以諫大夫之重議不出已橫加阻抑然猶  
畏公論不敢非毀但以徽宗在遠未當專議  
遂寢其事淳熙元年粹中以當時郡臣所奏悉  
加銓次為陛下言之既蒙睿旨下之禮官國  
子司業戴几先兼權禮部侍郎力沮其說而言  
無經據粹中又進闕異一書深切著明終亦不

行臣詳叩之粹中言凡先本不足以搖大事蓋  
嘗密言于執政以為太上皇帝萬壽之日未  
應議此以致中輟今大行太上皇帝方將祔  
廟維其時矣陛下親承付託以太祖皇帝  
七世之孫奉紹興五年制禮之遺意取粹中所  
進一書申命討論正太祖東嚮之位參先朝  
群臣之說定我宋宗廟之禮省有司增室之  
役為萬世不易之法以慰列聖在天之靈臣  
不勝大願不敢苟避斧鉞失今不論後寔難言  
使他日未先狗馬填溝壑雖有可言之路亦已

晚矣惟陛下赫然英斷舉而行之寔天下幸  
甚

貼黃臣始得粹中所集廟議及闕異等書  
又有雜說一編皆已經進御或恐內府深  
藏未易尋究臣嘗傳錄副本乞降勅旨  
取索謹當繕寫投進

臣伏以宗廟之事大體重不敢聞于  
外庭如蒙聖慈不以人廢言伏乞睿  
旨以粹中之書出自聖意付三省施行  
臣職居遠外合具奏狀正以事當嚴密恭

讀中興會要紹興三十一年四月二十四日  
太上皇帝宣諭宰臣曰臣僚于利害  
奏劄士大夫自合親書不須計較字畫工  
拙敢循故事以劄子親書投進仰乞睿照  
論恢復知溫州被旨奏字

臣仰惟 陛下親受 至尊壽皇聖帝付託之  
重兢兢萬幾惟日不足天下之事不勝其繁臣  
愚以為當先立乎其大孔子于魯則先三家于  
衛則先正名豈無他事可為蓋莫先于此也國  
家之大者莫先于恢復之計君臣之間所當朝

兼愛南北

卷四

夕以謀之而在天者有教存焉不可以強為也  
高宗立國于兵火擾攘之中保全東南兼愛南  
北蓋三十六年而傳之 壽皇 壽皇即位之  
初慨然有志于中原練兵選將躬新騎射以作  
士卒之氣不惟時未可為正以 高祖年高厭  
兵聖孝承志終守和好以修內治蓋二十八年  
而傳之 陛下 陛下念 祖宗積累之業痛  
二聖播遷之禍承 兩朝未集之勲憤夷狄亂  
華之久軫遺黎陷溺之深今日之事豈復有先  
于此者臣在遠外固莫窺廟謨之秘若自登極

以來詔令為民而下所以戒飭士夫警策將帥  
皆足以感動人心今又講蒐田之法人固已知  
聖意之所在臣猶有言者非敢勸陛下好兵  
亟戰挑強隣開邊釁縱將士以邀功而生事也  
誠願陛下專以恢復之計為心旦々而思之  
歲々而圖之陛下果篤志于此祈上天之助  
順則畏天之心益謹望祖宗之陰祐則敬  
祖宗之心益篤思欵如唐宗太倂頡利以奉神  
堯之歡則事親之孝益至以至欵外攘必先務  
內修則政事日以舉欵謀西北先保東南則邦

本日以固非將相無以佐大業則求文武之才  
必備非儲蓄無以舉大事則用天下之財必儉  
務求忠良節義以備使用則諛諂面諛凡可以  
害吾之治者不約而自退務養神氣精力以待  
事机則宴安嗜欲凡可以傷吾之生者不戒而  
自定邊防以修軍政以嚴如此則遲以歲月雖  
甲兵未動版圖未歸而恢復之計成矣一旦天  
道好還天心悔禍文武之士雲蒸霧集王師順  
動豪傑響應則大計可舉于以據高皇之宿憤  
焚老上之龍庭奉萬年之觴為重華之壽而

後 陛下之孝道光矣國家之大耻雪矣若非  
及今而圖之事机之来豈能以一日之力而得  
此哉臣區區愚衷犯分進說惟 陛下載赦

乞寬茶鹽權貨之法

臣聞古者官養民後世民養官蓋古有井里之  
法民生而授之以田法度明備養生無憾是官  
養民也自井田法壞流弊日久尺寸之地無非  
斯民交易以為世業而出其租稅以供公上此  
民養官也後世用度日廣什一取之而不足又  
重取之又有曰茶曰鹽与夫權貨之屬皆出于

山澤之利民取之以自養者酒所以成禮所以  
養生古惟以沉湎為禁而後世權之凡此數者  
國家既擅其利以供養兵与支費之大端其勢  
不得不立法以禁切之豈特使利孔專出于上  
亦所以抑制豪強恐其專利以陵貧弱也為政  
者要當究其本源而興利聚斂之臣不思大體  
請他比繁文日增至于今日固密甚矣搖手  
犯禁非所謂易避而難犯細民貪利法出奸生  
不惟不足以勝之而奉法之吏臨事雖欲坐以  
深文亦有所不得而盡行者使其盡行必致生事

蘇綽在西魏以國用不足為征稅頗重既而嘆曰今所為者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之臣嘗感其言而智識短淺未能為國家建畫長策若從而輕之又恐愚民無知抵冒益衆歆望聖慈軫念元々謂設禁者本有不得已之意而犯法者初非甚可罪之人或有不辭國家寬大之德于是教者更有陳請重設法禁視平民如寇仇于見行條法外創意增添之者惟陛下下一切寢而不行甚者或懲其妄言播告中外使天下知聖意之所在則斯民陰受天

地之大賜所以保護元氣而壽天下之脉者或在是矣

### 論訓練禁兵

臣聞天下雖安忘戰必危自辛巳甲申用兵之後天下狃于無事兵備寢弛壽皇聖帝長慮却顧外歆為恢復之圖內歆修固本之計申飭州郡訓練禁兵立揀中之額有路鈐按教之法有朝廷點摘之制雖未能盡為精銳而每州各有數百人可用之兵威今日盜賊帖息可謂明效大驗矣臣試郡海瀕恪遵故事月自按試以

行賞罰不敢不謹而猶有可疑者兩軍決戰弓弩可以及遠而短兵可以角敵較之二者則短兵之用尤多軍器固不一而足大約弓弩鎗牌長刀皆不可不習至如擊砲以禦敵馳逐以據險皆當習于無事之時乾道元年專降指揮禁軍武藝只得教弓弩千餘外武藝更不教習軍士有長技而不得自見既以阻其勇氣亦恐閱歲因循无所激勸日成廢墮萬一欲用必至扞格至如定砲之類尤非一日可習州郡但知奉行指揮而遠慮不可不及歎望 聖慈旨下三

省樞密院議定速賜行下依舊制閱習于軍政誠非小補

論保治 任考功郎中

臣聞無虞者盛帝之所戒無難者聖人之所懼持盈守成大雅所以稱太平之君子也國家以國字上應增云三三三字文善方通授禹所謂三聖而守一道揖遜之盛高宗皇帝中興之初身濟大業時動百為蓋十餘年而後小康晚有辛

巳之擾兢畏克終以享九齡律我 壽皇聖帝受禪之初銳意有為虜情不測干戈相尋一人



圖回于上臣民寒心于下加以甲申之警雖卒  
送和議而經畧之志不忘益勤萬幾聖德日新  
比年有旱潦之災寅畏天戒廣求民瘼四方章  
奏惟恐不聞蠲放惟恐不多賑卹惟恐不至愁  
嘆化為謳吟奸盜為之帖息脫履萬乘以授  
聖子 二帝相傳赫克蹈舜冠德百王皆由統  
業 以致此崇高之盛 陛下承熙洽之運  
膺付託之重垂拱以視天民之阜誠千載之一  
時也縉儀鉅典次第蒐舉又足以為太平之榮  
觀也中外靜謐邊鄙不聳虜使恭順文恬武熙

夫何為哉况復仰遵

壽皇之訓日晏坐朝致

、听政講論經理篇帙有加為臣子者何以仰  
贊聰明然區、愚忠不勝愛君憂國之心以為  
無難之世易于因循此如人之一身時有小疾  
則飲食啟居動知戒謹固有疴羸而壽考者強  
壯之人未必無病血氣尚盛多恣所欲疾偶未  
形因謂之安此固良醫之所懼也孟子曰國家  
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今日之無事寔 陛下  
閒暇之時也改元之初 三宮徽號之儀長秋  
冊寶之禮皆不可少後自今凡稽古禮文之事

動有重費而无益于治道姑俟于施行務求實效无事虛文軫未雨徹桑之言思大寒索裘之戒旦、而圖之使事、有備先為不可勝以待可用之机以保盈成之業于無窮天子之孝願復有大于此者乎

### 論流民

臣試郡永嘉本無善狀既迫替期誤蒙陛下收召使備即列二年之間粗知利病近聞有流徙之民日夜念之民生豈欲輕去鄉土自非水旱太甚何忍散流去歲早禾成熟人心晏然螟

蟲為孽所損不多晚禾未登偶缺秋雨然未至甚害也而流散不已州郡既為之減收苗未招來海商存撫賑卹雖得少定而去者已多不得不為之計也臣聞富弼賑濟之政在本朝竄為稱首然考其時弼知青州本自無事流民乃自河北而來弼不以非吾土之民而不任其責

弼事詳

委曲周旋迨麥熟而歸又予之以道

其強壯以備卒伍今日亦可做而行

二、三、身民寬鄉其徙必有法其歸必有處今之流民扶老携幼顛頓暴露不知息肩之所其

徙民寬鄉  
謹正

有親戚知識以為歸者無幾率皆茫然遠去以  
僥倖萬一未至淮上其狼狽于道者已多至而  
失雨則老弱轉乎溝壑壯者不為盜賊則或為  
跨淮奸人誘畧北去以為奴婢元復生還之日  
又可慮可哀也臣愚欲望睿慈興念愚民早賜  
處分行下兩淮監司帥守條畫措置如其已有  
所依未能自還者听其自便苟无所投告願歸  
而不得者量給賞糧使之復歸如此等人亦足  
以語化鄉里使之安土重遷其願備卒伍者欲  
貸種糧者有官君子各以富弼之心為心隨宜

措置救于瀕死之際其所以救民心而鎮邊服  
者于是乎在條目听其自為俟其事定各以給  
貸招撫之數申聞庶幾官無重費而元知之民  
不致陷于飢餓之水火實國家之仁澤也

### 乞罷温州船塢

臣竊惟官冗甚矣而未易遽去其有無用之官  
徒費廩祿而一司之費又為甚多貽害公私者  
不可不去也温州有造船塢一司究其建立之  
初本因高宗南巡駐蹕臨安漕臣一時措置  
謂漕舟全缺而良材興販自處過温以入于海

者衆于是置船場立抽解是時材木不可勝用  
客販既盛而漕計有餘州郡係省之錢可以支  
撥歲造百艘以供漕運誠一時之利也爾後本  
司自有船場又近地如明州華亭亦皆造船足  
以供轉輸之用今則山林大木絕少客販不多  
係省不足以給費本司亦知其難辦歲朞月削  
每年止造十船而一司尚存凡費如故其所謂  
益于官者不過十舟若就辦于本司及近地之  
船場不甚費力請言温州之為害者監官初止  
一員既增其一已而又增遂為三員雖是宗子

漆差而皆釐務請給人從並同正官則有俸給  
之費而養工匠則有衣糧之費造船之日又漆  
以米十舟分為春秋兩料除材植取于客販抽  
解貼買不多而有鉄炭灰油之費其起發而來  
也以運河平底之舟而行鯨海不測之淵虛舟  
既不可以進勢必載私商客貨其中遠出海港  
而復攬載不可禁察又有將校借請篙梢犒給  
之費少或半載多或數月而後能達多有覆溺  
沈破之患此其官司所任勞費之目也若其煩  
擾百姓則又甚焉十舟梢工輪差永嘉縣有田

產船戶每船所用水手則又泛差諸縣瀕海之  
細民為之此曹各有漁業深憚此行吏人乘時  
為奸追擾迨遍始得人足其實不用自行率以  
雇人之直納于梢工始得脫身萬一船敗于海  
上將校等人均償不足又以其名籍追元差水  
手勒使填還間一有此嗟怨尤甚臣在任日先  
究此弊每水手一名除追呼鷹官之費錢之實  
及梢工人止六貫有奇遂舉一歲之教官為出  
數百緡而罷水手之差又恐吏輩久復擾之盡  
取諸縣水手名籍俟其齊足焚于公庭海瀕細

民始得休息然此司不罷終為勞費而于漕運  
无甚利害臣愚欲望睿慈特降 聖旨行下轉  
運司及本州罷去此司以惠一方監官姑給添  
差之俸聽其滿考已差下人省罷兵匠收隸廂  
軍其抽解及排岸司職事使監稅官兼之既无  
造船之用則客販抽解亦當蠲減省一州之煩  
費息百姓之追擾少助仁政之萬一不勝幸願  
貼黃臣嘗略會計一歲之費造船工料官  
兵請給衣糧起發等為錢三千六百貫有  
奇米七百餘石監官衣綿將校借請在外

伏乞睿照

轉運司若以為難乞令本州詳具細數除官兵請給衣糧外如丁鉄等費及抽解木植出賣量認錢數每年發赴本司以裨造船之費

論寬刑罰轉對

臣聞刑罰所以懲奸也然聖王用之所以弼教非得已也人主之用刑惟當務寬皇朝專以仁恕得天下之心列聖哀矜惟恐一物之失所陛下遵有宋之家法紹壽皇之心傳臨

御以來仁恩德澤浹洽無外用刑之際尤軫聖心誠斯民之幸也然有司奉行惟上意所向自古已然唐太宗時自張蘊古之刑法官以失出罪為戒時有失入者人不加罪嘗謂大理卿劉德威曰近日刑網稍密何也對曰此在主上不<sub>在</sub>群臣人主好寬則寬好急則急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失入者无罪失出更獲大罪是以吏自<sub>各</sub>免競就深文初非有教使之然畏罪故尔倘一斷以律則此風立變矣帝悅從之由是斷獄平允此最千古之龜鑒也壽皇聖

帝事寬恤尤謹于刑。乾道元年之冬，刑寺定斷陸知微兄弟三人冒官之罪太輕。壽皇震怒刑部侍郎王拂、大理少卿陳良翰放罷其餘。郎官寺郎各鑄一秩，天下咸以為當然。在是時，正如德威之言，頗有各求自免，競就深文之弊。至次年春三月，壽皇聞之，亟下手詔曰：「獄重事也，用法一傾其平，則民無所措手足。比年以來，治獄之吏大率巧持多端，隨意援引而重輕之，故有罪者興嘆而不辜者罹酷，朕甚患焉。卿等其革玩習之弊，明審克之，公使奸不容情，罰

必當罪用，迪于刑之中，勉之哉！其听朕命毋忽。大哉！王言過于太宗遠矣。自時厥後，刑為之平適者，科舉之病太甚。歎革而去之，蓋不止上之人之所歎也。潘顯伯兄弟之獄，在兄弟私情則君可恕，在貢舉條制則無可逃。有司定罪太輕，至動睿斷，所謂非常之斷。人主專之，眾論无不稱快。愚臣過計，乃竊憂之。蓋自陛下龍飛之初，覃霈所及，与民更始，寬恤之詔聯翩而下。四方日有刑措之望，此雖至公之舉，終是罪其刑輕。况復罰自近始，官僚之外，上至刑房之吏

下及刑寺之胥無不責罰固足以懲奸矣而猶  
有兩慮者官吏震恐或有便文自營之心則讞  
議之際寧免傳致深文以圖自免者唐太宗以  
仁恕為先 壽皇聖性隆寬中外具知然前事  
如此則知 陛下雖本无尚嚴之心而天威所  
加事迹相類或恐未免有競就深文之弊臣區  
區私憂懷此累月矣既已輪對奏事无路自達  
敢因轉對傾心獻忠款望睿慈深加矜察鑒  
太宗之咨詢體 壽皇之詔旨酌德威之至論  
審事迹之近似出自聖意特賜處分或未款顯

頒詔令乞命大臣明諭至意俾持刑官吏毋以  
此事自艾務從平允以稱明聖審克之心天下  
幸甚臣一介疎遠不勝愛君之心昧死有言罪  
在不赦伏惟裁幸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一

四明樓 鑰大防

奏議

雷雪應詔條具封事 任國子司業

臣某准紹熙二年二月六日尚書省劄子三省  
樞密院同奉聖旨近日陰陽不和雷雪交作朕  
恐懼修省殊不遑寧深慮庶政或有缺失未能  
消弭可令侍從臺諫兩省卿監郎官館職各條  
具時政闕失聞奏臣備教學省目覩雷雪之異  
竊考咎證無路進言伏讀明詔 陛下上畏天

戒俯詢朝列此而不言臣則有罪臣仰惟 陛  
下承 列聖之正統受 壽皇之付託即位以  
來雖有憂勤之心而初政所施未有以大慰天  
下之望天之仁愛 陛下亦云至矣去歲星緯  
失度其甚異者太白經天臣庶雖知而朝廷不  
聞有消弭之舉天意正以星文不足以示異故  
以雷雪之災發于都城不用清臺之測驗不待  
臣子之奏聞三尺童子亦知其為災異此天意  
之彰著者也 陛下發德音訪闕失此心固足  
以對越上天然湏見之行事之實然後足以應

之其他春秋之書五行之說 陛下必已熟見  
瑣々細務又不足以敷陳臣請言其大者要者  
昧死條具如左湏至奏聞者

一雷者陽也雪者陰也陽氣震動蟄蟲奮起  
雖稍先時猶未為甚雨中間有小雹人已  
驚駭至于庚辰之朔脯時雷電大至天地  
晦冥久之方散雪霰繼作夜以至旦盈尺  
不已辛巳之夜又復增積寒氣凝冽凡不  
可堪是何祥也陽者天道也君道也夫道  
也君子也中國也陰者地道也臣道也妻

道也小人也夷狄也天意昭然過于告語  
惟陛下至誠惻怛應天以實察災變之  
彰明覽時政之已行陽氣方興而陰沴侵  
陵乃至于此不待屢教而後可知惟  
陛下聖明默會天意防微杜漸曲軫宸心  
然後可以消弭矣

一自古人主遭值災異者多矣請以成湯宣  
王之事明之湯之禱旱于桑林以六事自  
責曰政不節與使民疾與宮室崇與女謁  
盛與苞苴行與讒夫興與成湯不迓敵色

不殖貨利以義制事以禮制心願安得有  
此六事而深以自責若不能自容者此所  
以消弭天災而反致勃興也宣平中興大  
雅以雲漢為首竊嘗攷之止言靡神不舉  
靡愛斯牲上下奠瘞靡神不宗敬恭明神  
宜無悔怒若歸過于百神者蓋宣王之意  
以為祀神如此不應致有災變其所以至  
此者必由于我其克責之深又過于成湯  
反已之切乃見于言外序詩者所以稱其  
側身修行而王化復行寔始于此臣願

陛下遠鑒桑林之禱六事雖無亦當自責  
一或有之改過不吝三復雲漢之詩至誠  
反已祈以應上天仁愛之意則聖德日新  
今日之異適當為後日之祥也

一臣仰惟陛下初在恭邸英毅神武之姿  
觀瞻甚聳比登東宮天下屬心猶恐陛下  
下他日或偏于剛嚴聖學日新高明柔克  
一于仁厚動以仁宗為法率循壽皇  
之訓天下涵詠聖化實宗社萬世之福也  
然臣聞之天以剛健為德君以法天為先

臣願陛下體剛健為德本而以仁厚行  
之剛則不為物所移健則不為慾所怠杜  
請託之私絕牽制之累如禹之惡旨酒孔  
子之放鄭聲則君德日隆于上朝政日清  
于下而治效見矣大抵踈遠之臣惟願  
陛下之憂勤親密之臣惟願陛下之逸  
樂憂勤則幽枉必達下情得通而膏澤及  
于民矣逸樂則伺候顏色干求恩澤而私  
意得以行矣陛下自雷雪之災必且憂  
刑于色宵旰興嘆是教日間干請必少此

皆切近而易察以此推之聖心憂勤恩倖自遠苟日謹一日雍々肅々宸襟泰然淵靜鑒明以照百官其視宴遊之感豈不相萬此非以剛健為本寧有此耶故臣以此為應天之要

一臣仰惟 仁宗之治最為盛際 陛下所願取法臣觀 仁宗專以仁厚養天下而紀綱甚嚴者最以言路之通也大臣奏事或至于首肯內廷請謁未免于付外然崇獎直臣妙選臺諫一言可取斷在必行臣

不敢以累數都尉李瑋之貶司馬光敢言公主亦不得無罪此骨肉之愛也遂至降封王德用進女王素敢言正為其親近此衽席之事也立命出之言者無罪而主德益盛此其所以為 仁宗雖唐太宗之聽諫勿及也比年以來朝行不聞直聲而有以多言被黜者雖蒙寬息止從外補不加之罪然士氣消沮無敢出位而論事者况自去歲又開宣諭之門夫封駁諫諍之職正以維持國論主張公道干請攀援有出

于法例之外者 陛下間亦有不不得已應  
之外庭有言遂與寢罷在 陛下不為傷  
息而有司得以執法者 陛下之所以  
與天下共此者也若開宣諭之門則廢有  
司之守不及今絕之日加一日其何以為  
紀綱耶臣願 陛下力開直言之路杜塞  
宣諭之門每以今日求言之切為心則治  
道不患其不舉矣

一臣仰惟 壽皇之治始終不渝 陛下得  
于親傳臣觀 壽皇二十八年之治不可

形容而其卓冠于百王者非止孝儉之德  
最以憂民之憂不以災異水旱為諱聞之  
惟恐不早救之惟恐不盡蠲放惟恐不多  
至于竭倉廩傾帑藏以赴其急乃者水旱  
連年人心惶々若非 壽皇焦勞于上有  
司奔走于下竭力而經營之則必有盜賊  
奪攘百姓流離之患矣豐儲倉所以為中  
都之備一時欲用出聖斷排群議積貯為  
之一室俟其事定收糴隨足人心愛戴天  
意協佑旋致豐穰此真萬世之法臣願

陛下畏天之威光紹謨烈遇災而懼不以  
為諱專法壽皇力行消弭之道臣下有  
隱而弗言者隨事之小大罪之則天下曉  
然知聖意之所在矣

一臣嘗竊究國家中間陽九百六之會一  
時臣子誤國非一而蔡京為首京之誤國  
非一而其甚者無如御筆之一事臣三修  
玉牒因得考本朝時事之變祖宗累  
朝未嘗輕以御筆處分外事神宗作興  
凡事多出聖裁雖邊徼細故亦煩親灑是

時蔡京方為檢正建請差官置局編類為  
書遂委京編次此蓋老奸相業之本也

徽皇之初京既收召一旦得君欲逢主意  
固相位排同列闢公議行私心交法度崇  
虛文遂創御筆之制違者以違制論事由  
于京而書出于徽皇權歸于京而過歸  
于徽皇時假制禮作樂之名間以惠民  
之事以文過飾非御筆一下無敢議者其  
初猶有正人在朝間有執奏京款其必行  
又改其法違者以大不恭論凡有異議即

致竄逐而紀綱益以紊亂然京自為之未  
至于甚比其再相以至三入寵任既不及  
舊御筆一從中出京亦不知所為商鞅立  
法親受其弊雖欲支吾不可為矣敗國殄  
民尚忍言之此實萬世之龜鑑也 陛下  
兢兢恭儉固知萬無此事然人主作事動  
為天下後世之法其端亦不可輕啟臣願  
陛下下一遵 祖宗之法戒飭有司之守  
條章明備動皆有則如有非常之斷固在  
陛下專之其餘細務悉有法在宸翰處

分謹之重之若天之雷霆其發必以時而  
不至于褻乃所以強主威也

一 臣聞元符三年九月辛卯鎮洮大雷自初  
夜至四鼓一百三十餘震墻屋搖動簷瓦  
散墜人、有覆壓之懼黎明視之雪深二  
尺熙河机宜文字李復言于帥臣胡宗回  
曰雷風天之號令其發多于盛夏今秋且  
盡震暴非常終夜不息而又大雪殆將有  
不測之灾因為規畫密諭守將嚴備又以  
兵守邈川緩急相應援九月羗果叛攻陷



城堡賴有預備得以破之熙河以安今日  
銷災之事無所不當慮雷雪之為災雖不  
至如元符然北虜之強狡實萬倍于青唐  
邊備未堅臣實憂之歆望 陛下俯採李  
復之言申飭諸道邊帥修備固圉以防不  
測之警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進德養生

任起居郎直前奏事

臣聞養生可以進德進德可以養生人受天地之  
中以生所謂命也是故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  
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是道也所謂以之為已  
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  
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則無所處而不當堯舜  
禹之相傳以執中湯之建中武王之皇極皆此  
道也人之氣也冲然而甚微泊焉而易危既不  
可過盛又不可過弱惟得其中則養生之要也  
人之心也操之則存舍之則亡既不可甚勞又  
不可甚逸惟得其中則進德之要也苟能于日  
用之間謹言語節飲食寡欲而固其本省事而

清其心平喜怒之發端戒愛憎之私徇内外交  
養表裏如一則壽命可以延長盛德可以日新  
矣仰惟陛下以天縱之資撫盈成之運精一  
之妙固已得之壽皇之親傳臨御以來立政  
用人行以大中至正之道隆寬盡下黜陟之際  
惟公議是從是以朝行肅靖海内小康皆中和  
之效也去冬違豫旋慶康復竊窺所自殆恐有  
差其所謂中者臣誤蒙睿思擢寘柱下所當罄  
竭以效萬一天下之事未敢具論惟望聖聰俯  
聽愚言養生進德俱以中和為本視聽言動率

務戒謹飲食起居不使過差喜怒之發無所容  
心事有可喜從而喜之非吾之所喜也事有可  
怒從而怒之非吾之所怒也如是發必中節不  
致一偏萬机雖繁使百官有司各任其職陛下  
下以大中之道酌其可否一吁一俞可以坐判  
聖心休、保合太和日復一日不惟帝德益隆  
心廣體胖神氣舒暢雖有陰陽愆伏安能為吾  
之患哉臣言雖膚淺意則甚篤冀有益于清躬  
伏惟陛下裁幸

論郊廟之禮請燕奏事

臣籍惟郊廟之禮國之重事非臣子所當輕議  
然事有戾于古而又不宜于今苟得其說不可  
不陳也仰惟神宗皇帝銳意作興鼎新百度  
專置詳定郊廟禮文所命儒學之臣博考古今  
裁定儀制帝親臨決而著于令凡今日所行多  
出于此臣嘗恭觀神宗寔錄元豐六年有太  
常丞呂升卿建議郊祀致齋事理甚明雖不見  
于施用而史臣載其全文有以知時論必以為  
是特未見于用尔臣敢約其大畧而言之升卿  
謂郊祀致齋之內不當先詣景靈宮及太

廟朝饗遂罷景靈宮諸殿朝謁而天興殿  
及太廟朝饗如故則是其言非不見用特行  
之未盡尔其言曰有天下者莫重乎饗帝歷考  
載籍不聞為祀天致齋乃于其間先饗宗廟者  
也獨有唐天寶之後用田同秀言立老子廟號  
曰太清宮是歲將行郊祀以二月辛卯先躬饗  
焉祀用清詞饋用素饌甲午又親饗于太廟  
丙申乃有事于南郊雖論者以為失禮然考其  
所致齋之日及辛卯饗于太清宮至丙申殆且  
五日猶得雍容休息以見上帝也全致齋三日

其一日于大慶殿而用其二日三行禮焉古之大祀未有不齊三日而敢与神明交者今行禮于太興殿總齊一日尔其之太廟与郊宮前祀之一日皆嘗用之矣謂之一日之齊尚非全也夫用一日之齊以修大祀未見其可况非全日乎于此奉宗廟則齊之日不足于以奉上帝則齊之義不專論者曰宗廟之禮未嘗親行故因郊祀躬展荐猷臣曰不然人主于宗廟之饗固當歲時躬修其事其不親饗者盖後世之失禮也必因郊祀而行之則義尤不可以為郊

禮宜如故事致齊于大慶殿二日徑赴行宮其宮廟親饗並乞寢罷天興殿朝饗乞更不行俟禮畢而恭謝別修太廟躬祠之制每遇行廟饗之時則罷景靈朝孟朝謁之禮廟饗致齊乞于內殿車駕出入如常儀如此則祀天饗廟兩得其當此皆升卿之言也臣三仕于朝屢祗祀事凡曰大祀致齊三日惟祀事得行其餘悉禁盖專致敬于所祭也而郊祀明堂大禮致齊三日之內鑾輿再動百官相祀陪祠駿奔惟謹上下俱不得盡致齊之義又太廟行事極

于跛倚幾至僵仆而以此跛倚之餘致齊于郊  
宮雖強有力者亦若于顛頓而恭敬之心衰矣  
臣愚竊所未安而不敢輕議既得升卿之說敢  
採之以獻于陛下仍錄其全文及唐明皇受  
禮之因列之于前以備採擇伏恐聖意謹重  
祖宗舊典不款盡行升卿之言臣又從而斟酌  
其說款望睿斷改定儀制每遇大禮用故事停  
景靈冬季孟享而于孟享之日行朝饗天興  
之禮太廟歲五大饗止于當郊之歲或烝或  
嘗親行其一祝詞仍以郊天先告二者致齊並

于內殿車駕之出止如常儀專用三日之齊以  
事上帝陛下得以齊心養性對越上天君臣  
無併日之勞有司者供億之重考古驗今于禮  
為稱仍乞明詔二三大臣俾侍從臺諫兩省禮  
官及今集議其當裁定一王之儀其它赦宥賞  
賚悉如舊制革天寶之妄禮以無失祖宗奉  
天享廟之本意實天下幸甚

論諸州奏案宣引

臣竊惟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歷代聖帝明王之  
所甚謹若夫欽恤忠孝又未有如本朝列聖

之極致者也。臣區區愚忠懷此久矣，敢先極論古今之事，而後條陳當今之宜。惟陛下垂聽夫殺人之事，世所不免，使甲能殺乙，而乙之子若孫殺甲以報之，可也。如此則將交仇而不已，故先王制之刑，辟命之士師以爾之仇，麗吾之法，而後大定。然甲之殺乙，則既殺之矣，士師取甲而誅之，雖以伸乙之冤，而士師實以生者就死地，死者不可復生，脫有錯誤，悔之無及。又况蠻楚之下，何求不得，間有誣服，遂致冤濫。此先王所以戒謹詳審，惟恐其不至也。自古平治之

世必以省刑罰為先，嘗求其故矣。唐虞畫衣冠而民不犯，則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而後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成康囹圄室虛，凡四十年，則秋官司寇之書極其詳，備三代以還，享國之久者，無如漢唐，漢四百年，始于約法三章，唐三百年，基于太宗，歲斷死刑二十九人，惟我國家太祖以不殺而得天下，高宗以不殺而啟中興，累朝仁厚度越千古，太祖嘗讀堯典，嘆曰堯舜之世，四凶之罪止，後投竄何近代憲網之密耶，蓋有意于措刑也。

故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貸其  
死有司言自二年至八年詔所貸死罪凡四千  
一百八人 仁宗凡有疑慮奏裁者率貸其死  
歲至活千餘人國祚靈長民心固結凡以此也  
今之士夫不深察其故論重囚則曰漢高祖約  
法三章殺人者死安有殺人而不死者乎論強  
盜則曰 太祖立法強盜贓滿三貫足皆處死  
今強盜之法為太輕臣又嘗求其故矣秦之苛  
酷以微罪而坐死者甚衆如曰誹謗者族偶語  
者棄市之類不知其幾商鞅論囚渭水盡赤豈

皆殺人者乎天下愁怨相率而叛之故高祖約  
之曰殺人者死蓋言惟殺人者死尔其下云餘  
悉除去秦法則其他死罪皆去之矣此秦民所  
以大悅亦非曰殺人者必死也律文諸強盜捨  
足及傷人者絞殺人者斬古之中制也而唐元  
和之勅京兆府奏應擒獲強盜不論有贓無贓  
並集衆決殺則已重矣周顥德之勅應持杖行  
劫不問有贓無贓並處死則又重矣 本朝制  
法日趨于厚由今視之故以 太祖之法為重  
不知其時正欲革五代之弊法而務輕之也是

二者不知深求其故反以藉口可乎今日朝廷清明刑罰當罪雖州郡以案乞奏裁有司皆詳處其當既不濫及無辜又不至縱奸太甚然臣每疑州郡成案恐未必一一是其本情近有乞奏裁之獄悉以元勘始末案款繳申大理寺使之反覆閱實然後奏聞報決臣竊是之然恐事至太煩又從而講究其說欲望睿慈明詔有司奏裁之案合貸命中自依見行條法遇有情理無可憫行下依斷者仍下本路提刑司取索本州元案併碎款一一詳審若無可疑則行下依

斷隨即回申或見得碎疑情節与成案不同則當懲治官吏情弊或鹵莽之罪廢幾間有寃者得以平反實有罪者無所幸免獄吏知畏不至文致重辟益廣陛下好生之德比之盡取碎款者既得大體而于朝廷明謹之意益為詳盡天下幸甚

貼黃臣竊見諸州奏案惟是蜀中州郡者盡錄元情碎款列于成案之前若陛下更欲詳盡乞下刑部擇蜀中奏案碎款詳備者鏤板行下諸州令依此式樣備錄碎



款奏聞尤為幸甚

論君道難易內引

臣聞孔子曰為君難又曰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仰惟陛下以一人之身膺上天之眷命承祖宗之基業上則奉兩宮之養下則應萬机之繁在陛下可謂至難矣然陛下所謂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而又有能致之資威制強虜恢復中原興起祖業以大一統謂之難可也若曰承兩朝付託之重保境而養民以為內治之事在陛下初無

難者 兩宮備天下之養一月四朝已有定制如期盡禮則事親之道昭矣大昕受群臣之朝興居出入皆有定時夙興聽斷則君臨之道宜矣飲燕有節則聖躬日康賜予有度則財用日積采公議以用人才則衆心服開言路以廣聽明則下情通示廉耻則可以全士夫之義嚴典章則可以杜僥倖之門聞四方水旱之事勤而撫之則可以消弭盜賊之憂知四方事机之萌敏而圖之則可以折奸雄之心 國家南渡以來 高宗披荆棘以立朝廷 壽皇振綱紀以

保治安凡今日宮室之宏麗宗廟之嚴飭百司  
庶府之備具三軍萬姓之阜繁皆非一日之力  
陛下安享盈成之業宜無難者天下當為之  
事固未易以一二教如前十者陛下念茲在  
茲日謹一日則事之大者已得其要事之小者  
當隨以舉矣臣之所陳陛下勤而行之俱為  
易事舍而弗圖難斯至矣又况人心易惑上德  
易見事有不當于人心能言者皆能議之聖心  
一日見于施行則人心翕然何啻風之偃艸今  
日大端不過三四明斷之下俄頃可畢而稽留

不決遷延日久四方傳聞徒駭觀聽此在陛下  
下尤不為難古人責難為恭而臣願以為易者  
非固不同言各有當其為愛君之心則一也伏  
惟陛下裁察

### 論君心

臣一介孤遠比者待罪左史兼攝西掖感激恩  
遇不敢愛身間有論奏皆非得已上觸天威下  
忤人意朝夕惴懼以俟謹呵乃蒙聖慈俾遂為  
真周章控辭既不獲命退慚僥冒皂旃就職益  
知陛下不以言罪人而以言取人不惟赦之

而又進之有君如此惟當勉竭以報萬一尚有孤忠可以自效天下之事不可勝陳愛君愈切尤不可苟深思熟慮不若求其至要者言之宗廟社稷之重四方萬里之遠係于陛下之一身陛下之身主乎陛下之一心臨御以來統之業之惟恐一事之失度一物之失所周思却顧若不能自己向者教事雖若久而不決處之詳慮之審天下之以為是者陛下終以為是公議之以為當然者陛下終以為然方其未行人之顛望及其既行中外稱頌側聞陛下

下晨興之後未御昕朝澄心靜慮以待机務天德清明夜氣冲和照臨百官是非瞭然此真社稷之福也欲望睿明保持此心終日乾之盡善盡美無可言者或恐勤劳萬机不無游息之時退朝之暇後容良久更以一二時頃凝神儲思翻閱章奏或可或否不以人廢付之大臣使擇其可而行之則天下翕然知陛下之明斷無甚難者願垂聽聽擇而行之天下幸甚

### 論賑濟

臣仰惟陛下誠心愛民若保赤子比以諸路

州軍去歲荒歉去處各賜度牒以為賑卹之備此真為人父母之意民之受惠不知其几然臣嘗在州縣備見荒政之修無有上策蓋年穀豐熟之時家給人足上之人不過撫之而已一旦歲事不登舉无涯之衆而欲仰食于公家雖有孔墨之智亦將不給若州縣之官盡心竭力之所及者廣則民之獲濟者多所謂博施濟衆克舜其猶病諸况今州縣少有儲蓄倉猝無以為備今方春首傳聞宣池沿江等處流莩相望狼狽失所若非朝廷倍加拯救老弱轉乎溝壑

壯者或肆殺攘稍失撫御起為盜賊特未可知度牒之頒在國家所捐雖多恐飢民未能遍及竊見松江諸州尚有椿稷未斛非特旨不敢支動積之歲久陳：相因欲望聖慈出自睿斷行下諸路凡有合行賑濟去處亟加措置將椿積見米隨宜糶貸以濟急關隣近州郡亦許支移仍責官司以所糶錢候秋收日糶還今春幸得膏雨二麥可望此去麥熟尚有四月勸分之教恐亦不能接濟國家以椿積之米捐以予民猶不為過况賑糶于急缺之時收糶于秋成之後

既可大慰民心又不妨以陳易新為經久之利  
惟陛下亟圖之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一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二

四明樓 鑰大防

奏議

請 車駕過 重華宮第一劄

臣仰惟陛下承壽皇付託之重以天下養  
猶恐未足以報天地之恩乃者間以聖躬違豫  
積廢起居宸心靡遑寧處正月九日千乘萬騎  
衝冒風雪中萬衆嘆仰以為天子之孝前古未  
有後又以瘍疾不出者幾半年雖臨朝如禮而  
外人久不瞻望天表進香之日無不鼓舞以為

吾君康復久矣。景靈宮以四孟分詣者，道遠不可太勞，非得已也。重華既近，會慶在迩，輦輿一動，自此五日一朝之禮，必如平時。乃二十一日，有司命戒于宿昔，羽衛環立于廷中，百官趨班拱俟，鳴蹕而燭殘，日出，窅不聞轂相顧失色，謂逆者。陛下無故而不一視朝，已駭群聽。今日何日，安有不出之理，列立又久之，進退不可，臣以侍立為職，法許直前，使是時得望清光，必且頓首百拜以請，而清禁嚴邃，何由伸吐。泯默而退，震悚無地，中外觖望，歡意索然，天氣

晴和，又無雨雪，乘輿將駕，莫知何故。然而大臣不敢言，臺諫不敢論，猶以未知事寔之如何。昨日，本合具聞，赴宴，貢院忽傳今日駕出，人相賀。臣中夜起坐，以俟夙興，漏且盡矣，又無所聞。忠誠所激，敢昧死上奏，伏望陛下深思社稷大計，亟降旨，揮若曰：壽皇聖節，偶以某事不及上壽，今以某日詣重華宮起居，則天下之疑議頓解。兩宮之聖意，交驩孝治，無虧國祚。愈隆，雖復費錢百萬，極奉親之禮，所不當惜。親上玉卮為千萬壽，未為晚也。臣奉愚忠，惟

陛下裁幸

第二劄

臣仰惟陛下聖主也然有一事臣初疑之已而思之而懼今則憂矣敢為陛下言之事有至大而陛下以為至小至重而以為至輕至易而以為至難朝夕之所當行而視之若曠典此臣之所以疑而懼而憂也文王朝于王季日三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漢為五日一朝之禮已為踈濶本朝家法事母后之禮皆朝夕一再見壽皇之事高宗以相去之遠

勉從五日之制苟非有故未嘗輟也陛下之事壽皇三年之間率循舊典四海悅服去冬聖躬違豫繼有瘍疾暫廢起居人亦無浔而言今則無故而止屢此人之所以紛也蓋天下之事無大于此無重于此然而在陛下行之為當然為甚易進香一出而人心歡然會慶節一不出而人心遽駭事可睹矣朔日不出猶曰有冬至冬至不出而人心幾于離矣朔望比其它過宮之日已非細事特以會慶冬至為尤重姑以朔望為輕然聖節至日猶曰每歲有

光宗本紀

四年九月庚午重以節侍從兩省侍帝朝重華宮不祀。甲

壽皇一朝之事玉牒

申帝時朝重華宮皇后止帝中書有人陳傳良引裾力諫不祀戊子著作郎

奉貽

陞右閣秘書郎即赴是年礼部侍郎倪思等上疏舊朝重華宮冬月重祕書有可謂

百信朝重華宮疏上上報甲寅工部為書趙彥遂等上疏重華宮乞令廢重

節而降吉免朝壽皇自朕日秋涼以喜思與皇帝相見卿等奏疏已个進御

安也

尚委明口全廢節壽皇以疾不果朝戊午太學生汪安仁等上書舊朝重華宮不祀

以者一

十月以重華朝重華宮都人天悅十首以成帝朝重華宮

而亦不

五年六月壽皇崩

既定豈

應復改正以進呈之後十七日必須恭進又非時節起居之比三書相踵仗衛羅列皆是五更夙辦萬一又不成出則事體利害尤甚故不免

為此一策非美事也欲望聖慈翻然感悟亟降旨揮若曰屢蒙壽皇聖旨免到宮不敢有違今已奏請以某日過宮此令一出歡聲必聞是日仍須必出雨雪即賜雨具進書之前得再為此則人心翕然而定自後不復再展而五日一朝如舊則天下晏然無事矣可謂至易之舉而足以了至大至重之事惟陛下断然不疑實宗社無疆之慶

同侍從請過宮第一劄

同趙彥逾倪思陳傅良等

臣等比以車駕久不過宮乞宣引同班奏事



伏蒙聖慈俾並進于玉階方寸之地臣等于初  
七日至東華門俟候宣引間續准傳旨改用今  
日臣等區々之誠正以過宮一事欲得面控悃  
素臣等竊謂父子之道天性也以 壽皇至慈  
陛下篤孝顧何待臣等說々冒瀕聖聰第以  
近日之事觀之 陛下朔望不出許以進香進  
香不出許以上壽上壽又復不出明降旨揮二  
十八日必出萬姓歡呼踴躍以望翠華又復中  
輟重失人心莫此為甚旋聞展用月旦今又聞  
欲用十五日仰惟 陛下臨御萬方以信為本

成王剪桐為戲周公遂封康叔以為天子無戲  
言况過宮義事孝治所繫四方所仰而反汗至  
于再三實恐因此朝廷命令無以行于四方載  
惟 陛下容納直言雖小臣忤旨亦不加罪然  
言雖容而不行事欲濟而復輟日復一日寢為  
常事關係非輕今臣欲望聖慈確然不易則社  
稷幸甚臣等幸甚萬一聖心未決姑示順從使  
臣等無辭可措至臨期不出則又失信于中外  
良可惜也臣等前居家俟罪本不敢供職既蒙  
許以宣引故電勉就列以冀一瞻清光如又未

決臣等何顏尚在班行非敢教忤雷霆自取誅  
斥誠以三軍萬姓不知宮禁中事不知 聖父  
聖子慈孝本自無他怨讟橫生至不忍聞恐自  
此不已馴致叵測非敢以引退為高以合班為  
喧正欲感悟聖心以消弭未然之患也冒犯天  
威臣等無任惶懼俟命之至

貼黃臣等伏見 會慶聖節合候過宮上  
壽之後方可錫宴今緣未曾過宮遂行展  
日若因循未出則錫宴難以舉行况天下  
郡國皆已宴設而中都反未講禮闕典尤

甚傳之四方書之史冊是錫宴不行將自  
今始深為 陛下惜之伏乞睿照

### 第二劄

臣等伏見 會慶節在即十二日禮合進香都  
人顛望翠華忽又得旨免過宮無不失望既而  
十三日內教十六日十七日孟饗皆聖躬親臨  
中外益望 陛下必躬上玉卮之壽伏計聖心  
素篤仁孝知此禮至大至重決意必出固無待  
臣等再三之請政緣進香之前已有定論旋復  
反汗是以不免過慮須至溷瀆臣等切惟人子

事親朝夕定省自天子達于庶人其禮一也五日一朝已為希簡今 陛下自三月恭請之後至今八閱月矣皆以 壽皇聖旨而免至于生辰上壽恭想聖意必歆 陛下一來此人之至情也 陛下重明聖節既受群臣萬年之觴竊聞今日 嘉王生朝設宴禁中壽親之際父子歡洽 陛下寧不動心上念 兩宮延望之意且臣等料度聖意所以久不過宮者或謂 陛下有所疑有所畏父慈子孝本于天性 壽皇既以神器親授 聖子方願神冲澹凡軍國之

事悉不与聞五年之間初無纖芥斷無可畏第恐猶有左右小人妄生離間撰造言語惑亂聖聽全在 陛下深思洞察斷然勿疑臣等竊見今年夏秋之間太白晝見至于經天九月七日金星掩心大星而又黑祲亘天萬目駭觀熒惑見入太微垣逼近內屏房星為明堂又屬宋分太微內屏均近帝座此皆天災之大者也在 洪水為災衡岳山摧正逼祠宇劍門峰墜塞斷谷口今月十六日夜當 陛下齊宿之時行都地震有聲如雷夫衡岳南方之鎮行都駐蹕之

所此皆地受之大者也至于人情下而問閭衆  
而三軍近而禁衛以陛下久缺定省之禮口  
語籍籍謗讟紛紜所不忍聞自廟堂大臣至于  
百辟數進吾言從勞容受竟不施行莫不憂懼  
愁苦不能存自此則人情之所甚不安者也  
陛下乘輿一駕如反掌之易則天地之交異必  
銷人心之憂疑立解陛下何憚而不為若  
聖意固執又復遲疑則天地之交決非虛設人  
心動搖必至巨測又非去歲之比矣臣等蒙  
陛下擢置後列感恩至深目擊事勢可畏如此

不忍上負聖知是敢罄竭血誠控告君父伏望  
聖慈断然一出不勝宗社之福如臣等所言更  
不能感悟聖心則臣等皆為失職寔難苟安  
不免引去以俟罪譴激切之衷傾盡于此伏乞  
睿照

貼黃臣等伏見司馬光為諫官上皇帝  
疏又上皇太后疏臣等今不勝拳拳之  
忠輒具奏劄上進重華宮所有錄本併  
以繳進伏乞睿照

上壽皇聖帝劄子

臣等仰惟陛下功成不居以舜禪禹上繼  
光堯垂耀萬世臣等素蒙長育又荷拔擢竭忠  
主上如事壽皇兩願兩宮孝慈永久無間  
使宗社靈長朝廷尊安無愧典謨之盛而半載  
以來車駕每款過宮起居每蒙聖慈降旨暫  
免盍昨緣積雨極熱深軫慈眷然而因循日久  
寢闕禮文視瞻所係馴致疑惑而皇帝天姿  
恭謹兢業過甚深念蒙付託之重懷不自安幾  
若巖惴倘非壽皇聖帝加意開接每事慰安  
切恐漸成疑阻閼繫非輕今茲會慶節合上

壽伏望睿慈先期勿復更免過宮俾皇帝得  
以躬率群臣展前殿玉卮之敬三宮歡洽四  
海欣慶不勝幸甚竊惟父子至情本无纖芥或  
恐左右小人妄有間言使孝慈之懷兩不能盡  
更望聖明以宗社生靈為念曲賜洞察愈加慈  
愛勉以必來皇帝素篤仁孝又蒙皇慈委  
曲如此必無遲回于以釋四海危疑之心于以  
光兩朝孝治之美臣等無任懇祈激切之至

上兩宮奏疏

臣某等昧死再拜上疏至尊壽皇聖帝陛下

皇帝陛下臣等竊惟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而况萬乘之貴兩宮之尊崇高莫大慈孝兼全在于臣子何敢容喙伏見嘉祐中英宗皇帝嗣極之初慈聖光獻皇后垂簾聽政天下安危之机寔在于此司馬光不勝愛君憂國之心上疏英宗則專陳子道上疏慈聖則專論母慈又慮母子未能深屬或有疑阻遂併以一疏上之慈聖之慈英宗之孝終于無間願豈臣下之力然光之心出于至誠未必无助臣等是敢仰慕先正竭盡區區共為一疏上干

兩宮伏惟聖慈俯垂聽納臣等聞聖人之德無加于孝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以天下与人易為天下得人難為天子父慈之至也以天下養之至也高宗以天下授之壽皇壽皇以天下授之皇帝為天下得人而宗社尊安孝之大者也前則壽皇盡孝于高宗今則皇帝盡孝于壽皇以天下養孝之尤大者也內禪之盛自堯舜以來未有如今日者再世揖遜不待倦勤輝光今古震耀夷夏若壽皇享為天下得人之福皇帝盡以天下養之孝則

天地 祖宗垂祐于上臣民夷狄厭服于下非  
所謂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者乎今日之事父子  
至親雖非嘉祐之比然司馬光之言有切于事  
情者其略曰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于其  
父母昆弟之言蓋言誠信純至表裡著明而它  
人不能間也孟子曰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蓋  
言骨肉至親尚以恩意相厚不尚較錙銖之是  
非也今日之事或見于此雖天性無間本无可  
疑歲月寢久頗見形迹臣等欲望 皇帝深思  
孔子之言 壽皇無忘孟子之戒萬一奸人欲

有閑說涉于離間者顯行誅斥以明示天下日  
遣使介交馳兩間 重華篤慈愛之仁 南內  
盡愛恭之實夙整法駕視膳問安及清和之時  
講恭請之禮或邀迎于內庭或娛侍于禁籞使  
都人擁觀萬國驩舞破群情之惶惑銷衆口之  
謗謗 兩宮慈孝之道昭明于時傳誦于後和  
氣嘉生充塞宇宙安愁嘆為謳吟化驕陽為甘  
澤豈不盛哉豈不快哉臣等欲望 兩宮同降  
旨揮指日順動 壽皇為宴設之具 皇帝當  
奉養之儀驩欣交通于未見之先慈孝翁合于

無疆之久於萬斯年燕及中外天下幸甚社稷幸甚

此後復有請 過宮五劄皆削藁

議明堂部中集議

謹按禮記曾子問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又曰自啟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鄭注云郊社亦然正義云未殯哀戚未遑祭祀既殯而後祭也歆葬之時後啟殯以後葬畢反哭以前靈柩既見哀摧更甚故五祀之祭不行已葬反哭殯宮畢而行其祭又引鄭

云既殯以後未啟以前得行祭禮檢准 本朝典故緣郊祀明堂間有在諒闇之中然皆在踰年之後別元未葬以前行禮故事若據禮經則已殯未啟可以祭祀某等竊見禮莫重于喪莫重于斬衰况事父孝則事天明此禮之本也若 皇帝過宮執喪如禮則既殯未啟可以據經行事今來喪禮未成難以議祭合俟 皇帝即喪次行禮則有司之事可以類舉

再議明堂 御史臺集議

某等竊見 本朝每三歲一行郊祀皇祐以來



始講明堂之禮二者至今遵行本無可議 大  
行至尊壽皇聖帝之喪未及發引而大祀之期  
已迫考之典故 累朝間有大祀在諒闇之中  
而適不在當郊之歲故无發引以前行事故實  
訪之禮經在王制則有越紼行事之文在曾子  
問則有既殯而祭之說則雖未葬以前可以行  
事某等竊以喪莫重于斬衰祭莫重于禋祀因  
大喪而廢大祀禮固不可若斬衰之禮未備而  
祀明堂則事天如事親之義安在經曰事父孝  
故事天明記曰祀明堂而民知孝又曰祀乎明

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今 皇帝之喪以日易月  
既經小祥其去大祥禫祭已無數日而 皇帝  
尚未有至宮行禮之日夫所謂紼者乃蔽塗龍  
輜之素人子居喪不離蔽所故大祀則越此紼  
而行禮今 皇帝未嘗一至殿蔽之所則何紼  
之可越某等今議合候 皇帝即次執喪之後  
或依據禮經而用未葬之前或參酌故事而展  
大祀之期徐議其當則有司之事可以次第而  
行矣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二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三

四明接 鑰大防

奏議

論初政

臣仰惟 陛下受天明命膺 太上付託之重  
以承 列聖億萬年之基圖覆載兩間無不悅  
服竊聞 陛下臨朝淵默發言精當尊禮大臣  
凡事審訂而後行臺諫論列給舍駁議隨即聽  
從而聖德謙抑增置講官收召名儒有終始典  
學之誠宗社無疆之休基于今日誠千載之幸

會也臣至愚極陋備員徒班既得以詞章小技  
仰代王言奏對之初敢效忠言以裨聖明之萬  
一自古人君即位之初多能自彊以銳意于治  
天下往々稱誦望太平于旦夕以其富貴崇高  
安逸汰侈不期而至在位既久君子日疎小人  
日親逆耳之言不聞而諂諛之言日進偃然自  
以為安而不知君門之外皆知禍亂之作獨人  
主不浔而知嗚呼秦漢以來賢明之君而至于  
此或及其身或貽禍于子孫為後世笑者不知  
其幾也唐高宗永徽之初日引刺史十人入閣

問民疾苦尊禮長孫無忌褚遂良恭己以聽百  
姓阜安有正觀之風而權移房闈幾覆唐宗明  
皇開元之初以風俗奢靡制乘輿服銜金銀器  
玩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珠玉錦繡焚于  
殿前后妃以下皆不浔服珠玉錦繡天下毋浔  
採珠玉織錦綉而末年窮天下之款不足為其  
樂以致天寶之交德宗動遵禮法罷貢獻罷樂  
工綴苑獸出宮女淄青將士投兵相頷曰明主  
出矣吾屬猶反乎政從寬大藹然有正觀之風  
而其後奉天之幸又幸梁州幾不免其身而其

尤可恨者初能踈斥宦官親任朝士而後乃疑  
暗不知所倚任晚又益忌宿將而罷之命宦官  
分典禁旅終唐之世為患尤深此三者最其可  
戒者也 陛下聖性高明惡旨酒薄嗜好孜孜  
以學問為急而不以位為樂臣豈當私憂至此  
正以平日讀史見賢明之君不克圖終未嘗不  
痛之使唐之三君皆能謹守如其初則末年豈  
至是哉今天官吏以三年為任者能為三年之  
計則可保其身或苟度歲月鮮不及者人主修  
身正家處事發政動為無窮之計則可以保天

下 陛下任天下之重承社稷之託兢業終  
如今日而又日親賢臣益務學問增修聖德雖  
休勿休天下之事及其小而謀之則不至于大  
自其逆而防之則不及于遠守之以堅行之以  
久而後治效可觀也成王訪落之詩曰於乎悠  
哉朕未有艾心誠求之此保治之道也伏惟  
陛下裁幸

雷雨應詔封事

臣准尚書省劄子十月八日三省同奉聖旨朕  
以不德嗣承大寶夙夜祇畏不遑寧處乃者陰

陽謬整雷震非時淫雨為灾朕心甚惧推尋厥  
咎未知其由凡朕躬有過失朝政有闕遣可令  
臺諫侍從各條疏以聞無有所隱臣待罪東臺  
職司論駁雷雨為沴自應論奏仰勤詔旨尤切  
兢惶實以兼直內制適當書詔填委之時才短  
思澀日不暇給雖有愚悃未能控陳茲敢一一  
陳述伏惟 陛下採擇伏自 陛下臨御之初  
近自都城遠及四方人心翕然 陛下又守之  
以仁用之以儉憂勤庶政之餘親近儒生講論  
經理上則盡孝于重闈下則深恤于民隱此宜

有嘉祥為之應而灾異乃尔不惟冬雷無此蓋  
雖暑雨蒸鬱亦未有震雷連日夜不止如此者  
也臣少誦雲漢之詩嘗于詔書略發其說而未  
詳序詩者曰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  
遇灾而懼側身修行歆銷去之天下喜于王化  
復行百姓見憂而求于詩若王曰嗚呼何辜今  
之人天降喪亂飢饉荐臻又曰耗斁下土寧丁  
我躬曰兢兢業業曰憂心如熏曰寧俾我避等  
語皆所謂遇灾而懼百姓見憂者也若曰靡神  
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曰不殄稷

祀自郊祖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曰祁年孔夙  
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  
悔怒則若怨天之不祐而終篇不見側身修行  
之言何耶嗚呼宣王之意以為周家一歲祀事  
為民而祈者不過如前教事今我既一為之  
而旱災如此無所歸咎其罪在我矣故雖無側  
身修行之言而誠意出于言外故百姓得以見  
憂而序詩者亦顯然誦言之湯以六事禱于桑  
林曰政不節与使民疾与宮室崇与婦謁盛与  
苞苴行与讒夫興与成湯不迓穀色不殖貨利

六事皆湯所無者猶拳、深自克責此宣王所  
以粲然復興而成湯所以其興勃焉也太戊桑  
穀共生于朝伊陟曰妖不勝德武丁雉升鼎耳  
而鳴祖己曰修德三君修德而稱三宗夫所謂  
德者非它也至誠之謂也故經之言德多以偽  
為對曰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作德心逸日休作  
偽心勞日拙孟子曰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  
者霸知以力假仁為偽則知以德行仁者為誠  
矣又曰恭儉豈可以顰音笑貌為哉言不可以  
偽為也楊子曰有人則作之無人則輟之謂之

偽亦言其不出于至誠也至誠之道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故君子必謹其獨也文王雖在宮肅在廟不顯臨無射保不聞六式不諫六入蓋于閨門衽席之間一以禮法自處誠意者見有不可掩者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人不聞莫君不言故人不見莫君不為蓋言之無不聞為之无不知者易傳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迩者乎言行君子之樞机樞机之發

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夫以陛下畏天之誠心下詔責躬又從而求言方在行內無殿之可避方執通喪无樂之可徹荒政日修德澤日布可謂得應天之實矣臣區區之愚尚恐有殺音咲貌之為有无人則輟之偽故敢僭越陳之陛下詢訪日勤恐未免于自用講讀日加恐未免于嬉游閨門甚正而外間已有好色之謗用度甚節而外間或議錫予之多臣之所聞未必皆實陛下罪已惟懼不及伏望聖明鑒宣王側身修行之意求成湯自責

以所無之心凡應天之事一切行之以誠持之  
以久一如前日雷霆轟之于上之時斥遠譏邪  
親近忠直裁節橫息修明紀綱不以有人則作  
之無人則輟之然後治效日有可觀矣 陛下  
視今日為何等時一人修德于上則可以弭天  
災可以安人心覆載所及億兆生靈將自此而  
有生全安堵之望社稷益固宗廟益尊 陛下  
為千萬世聖明之主若行之不以至誠姑以穀  
音笑貌為之則忠直者日踈諂佞者日進不自  
覺知以至禍亂有不可勝言者成王訪落之詩

落始也始即政而訪問于群臣也曰於乎悠哉  
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維猶泮泮言天下之事悠  
遠未有底止事若將就而又渙然難合此成王  
之所甚惧以保盈成之業今日正是 陛下訪  
落保治之時臣不敢泛引天下事為對傾瀝愚  
悃仰吞清問伏惟 陛下裁幸

議祧遷正 太祖皇帝東嚮之位同後

臣等竊惟 宗廟至重祧遷之禮尤不可苟今  
大行至尊壽皇聖帝祔廟有期禮官乞遷 宣  
祖而祔 壽皇聖帝此本朝之定制伏望朝廷



照應禮典施行無可議者所有太常少卿曾三復請正 太祖東嚮之位就上祧 禧祖此事尤重非議不可臣等攷之嘉祐中固已建議徒以親猶未盡故虛東嚮之位以待 太祖而太祖尚居昭穆之間治平末年 禧祖親盡而祧至熙寧大臣王安石不顧公論不稽禮典直以私意臆決祭宗廟之大經當年名民与夫紹興之初董弅王晋朱震等建議淳熙初元趙粹中盡集前後論議奏陳尤切一時已蒙采錄皆以偏辭曲說阻抑至今仰惟 太祖肇造區

夏功邁百王廟號 太祖蓋以尊無与二非曰尊謚也今郊祀既以配天宗祀以配上帝而在廟獨不得為始祖祫享獨不得正東嚮可乎正緣議論未明故屈受命開基之君而列在昭穆之序其何以示後世揆之禮經 禧祖親盡當祧不因遷祔之時此事誰敢輕議况今日九廟既備尤不可忽而不圖臣等欲望聖斷明詔大臣早正鉅典因 大行祔廟之際定宗廟萬世之禮慰 太祖在天之靈破熙寧不經之論開千載之惑以昭示無窮天下幸甚社稷幸甚

貼黃自古天子止祀七廟太祖之廟居中  
三昭三穆寔為六世与太祖之廟而七本  
朝崇寧按唐之制始立九廟有其舉之莫  
可廢也今太祖為始祖則太宗為昭  
真宗為穆自是而下以至壽皇四昭四  
穆与太祖之廟而九上參古禮而不廢  
崇寧九廟之制于義為允伏乞睿照  
治平四年送張方平等議禧祖當祧合  
于禮典其年三月己自祧遷藏西夾室至  
熙寧五年王安石以私意使章衡等建議

乃復祔禧祖以為始祖又将推以配天  
歆罷太祖郊配韓維司馬光等力爭而  
安石主其說甚堅孫固慮其罷藝祖配  
天建議以禧祖權居東嚮之位既曰權  
居則當釐正明矣伏乞睿照

議立四祖別廟

臣昔竊惟宗廟事重非可輕議茲准省劄節  
文太祖皇帝既正東嚮之位然禧祖宣  
祖既祧之主宜有所歸歆用朱震之說藏于夾  
室則考之周制禧祖翼宣之主不當藏

于 太祖之廟款用王晉之說祔于 天興殿  
則 景靈宮朝獻之禮与唐禘祫朝享之儀不  
同款用柳冕之說築別廟以居之則又非合食  
之義以是三者令臣等集議可謂詳盡臣等請  
先明其不可行者二而定其可行者一以禘廟  
堂之未議恭惟 本朝去古既遠禮制不能盡  
循于古參取漢魏以來以至于唐考定為一代  
之制按唐張齊賢之言曰古者有天下者事七  
世而始封之君謂之太祖太祖之廟百世不遷  
至祫祭則毀廟皆以昭穆合食于太祖商祖立

王周祖后稷其世數遠而遷廟之主皆出太祖  
故合食之序尊卑不差漢以高皇帝為太祖而  
太上皇不在合食之列為其尊于太祖故也魏  
以武帝為太祖晉以宣帝為太祖武宣而上廟  
室皆不合食于祫至隋亦然唐以景皇帝為太  
祖太祖以上皆不合食于祫臣等謂齊賢之說  
本朝之所當取也 太祖皇帝開基之初豈不  
能祀七世推而上之至 禧祖而止故用唐制  
建四親廟以祀 僖 順 翼 宣四祖洎  
太祖祔廟尊為 宋太祖蓋契始封于商稷始

封于周故商周皆尊為太祖唐自涼武昭王嵩而下至高祖為八世豈不能推嵩為始祖而以祖虎始封唐公父及已皆襲封于唐之建邦啟土比之契稷故推為太祖而太祖之上親盡則毀故如宣簡公在高祖時為四室之尊洪農府君在太祖時為六室之尊然皆親盡為祧也太祖之興上无所因与漢高祖事同故太祖尊為太祖而禧祖在治平間以親盡而祧入于夾室至熙寧中王安石始改尊禧祖為始祖遂屈太祖不得正東嚮之位以至于今

今日既伸太祖東嚮之禮禧祖之主當再入于夾室既協唐洪農府君之制又遵治平已行之禮然在今日則為未安蓋自熙寧以來推尊既久難以一日遽還夾室又考之周制后稷之廟則先公之祧藏焉蓋公劉不窟以至太王王季之主皆祔文王武王之廟則先王之祧藏焉蓋自成王而下皆祔唐有興聖廟以祀涼武昭王故景皇帝既正東嚮則獻祖懿祖之主皆祔以不欲以祖先而祔子孫之廟也今之太廟順祖翼祖及宣祖之遷皆入夾室則

猶曰 僖祖在第一室故 三祖之祔為順今  
太祖既入第一室則 僖祖 宣祖二主之祧  
所以當議也臣等以為朱震藏夾室之議既不  
可用 景靈宮祭 聖祖用素饌則王晉祔  
天興之議又不可用也惟唐柳冕之說築別廟  
以居之朝廷謂非合食之義則臣等有說焉謹  
按唐陸淳之言曰太祖復位獻懿之主宜有所  
歸一曰藏之夾室二曰置之別廟三曰遷于園  
寢四曰祔于興聖然而藏之夾室則無饗獻之  
期置之別廟則非禮經之文遷于園寢則亂宗

廟之儀唯祔于興聖為是至正元十九年左僕  
射姚南仲等獻議五十七封付都省集議戶部  
尚書王紹等五十五人請遷祔興聖廟議遂定  
由是太祖始復東嚮之位臣等以為 僖祖當  
用唐興聖之制立為別廟以代夾室 順祖  
翼祖 宣祖之主皆藏焉如此則 僖祖自居  
別廟之尊 三祖不祔于孫之廟自漢魏以來  
太祖而上毀廟之主皆不合食今遇祫則即廟  
而享于禮尤稱如朝廷以為允當更乞行下禮  
部太常等考議制度施行

論朱熹補外

臣竊惟欲收天下之人心必用天下之人望帝王之興罔不取此文王作興而二老歸孟子所謂二老者天下之大老而歸之者也晉元帝初鎮建康吳人不附士庶莫有至者一日王導及諸名勝騎從而出吳人紀瞻顧榮皆江南之望竊覘之乃相率拜于道左導因請引二子以結人心二人應命而至由是吳會風靡百姓歸心焉此尤其明驗也下至劉備之入蜀薄許靖而不用法正曰靖有虛譽今主公治創大業人不

可戶曉宜加敬重以慰遠近之望備乃禮而用之夫太公伯夷固非後世所及紀瞻顧榮一歸而江左之君臣遂定許靖知無實用先主以其虛譽猶禮而用之事雖不侔意則一也陛下不得已而嗣位統業當百倍于平時首闢經筵刻意典學天下風動以為新政之第一而又出自宸衷收召朱熹真之講席渴于一見惟恐不及次對之寵擢于中途當今人望儒宗無出熹之右者雖不可以望太公伯夷其祀紀瞻顧榮過之遠甚平生為有用之學非若許靖之虛譽

也故天下士夫視其進退以為重輕及其來前  
陛下傾待以禮、記一經又先令講大學之  
篇學士翕然向風謂將大有補于聖德忽然去  
之如振槁然舉朝失色言之喪氣此非細故也  
陛下之去留正已失之倉猝然曰去宰相而  
已又去黃度心為之紛紛然曰去諫官而已二  
事已致物議然未若朱熹之舉為之甚也取天  
下之人望以收人心 陛下既已得之今又去  
之人心謂何此可想而知不待臣言而後喻也  
不知 陛下所以去之者曷故熹無職事惟有

論議是必論議之間有忤聖心知前日所以處  
之者不以代言不以為六部之貳俾以次對侍  
講是專求其言也以言求之而以言棄之尤非  
所以示天下也抑又有大不可者熹之去就固  
已關係甚重始聞此事臣自以備位後省有以  
繳奏禪 聖聰命猶未頒而熹已出門乃知御  
批徑以付之皇恐而去此尤不可如此則是命  
令不由中書不由封駁之地此其利害又甚于  
夫人望矣臣事 太上皇帝論事動至十教違  
忤已甚而事終以不行蓋重惜喉舌之地雖有

不送不通不報故張子仁終不進節鄭汝諧終于外補陳源終不得俸率逢原終不得告如此等事尚能扶持不至傾危者此太上皇帝之盛德也今成命未至于後省而御批已自別行正使聖斷排逐奸邪猶不當尔况施于此乎此臣所以忠憤感激懼職業之遂廢而無以事陛下也歆望聖慈翻然感悟念古人進退人以禮之意無貽加鄙墜淵之訛在陛下若反掌之易而氣象頓還矣蘓軾論漢高祖刻印銷印符有同兒戲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遠足明聖人

之無我臣寔有望焉干犯天威罪當萬死伏惟

陛下裁幸

### 論君道

臣聞孔子曰為君難何為其難也以為四海之大萬机之繁賢否之辨是非之明皆君之難事而未足為難也以常人之情凡可喜而易為者人君必戒之絕之凡可厭而難行者人君必勉之進之而後可以為明君可以服人心可以追三代之盛可以為萬世之法此其所以難也宮室服用宴飲歡樂戲色俳優馳射弋獵珍禽奇



歎寶玉祕玩此皆人情之甚喜者恨无力以致之而人君願指如意有求必獲然而一縱意焉則亂亡之機實自此始故必戒之絕之是非所謂難乎恭儉朴素憂勤篤謹講論經理考證古今廣求民瘼招致賢能此皆人情之易厭者雖一介之士所不能行而以萬乘之主行之然而一留意焉則治平之基實兆于此故必勉之進之是非所謂難乎喜人而予之爵賞稍過則為濫予怒人而加以刑罰稍過則為濫刑而其尤難者其聽言之際乎巽与之言人所樂聽在人

君則當察之不惟察之又當屏之忠鯁之論人所難受在人君則當容之不惟容之又當行之此皆人之至難而人主任天下之重雖富貴崇高無倫無敵而欲去人之所喜行人之所厭是為艱哉仰惟陛下聖性天縱其所可喜者能戒之絕之其所可厭者能勉之進之是將盡為君之道以厭服天下之心然臣區區猶恐有未盡者不敢泛引古事多援經史以為煩瀆直以人情之所甚喜與夫可厭者為陛下言之誠能深知為君之難戒其可喜而有大可喜者見

矣勉其可厭而有不容厭者效矣大抵為人君者皆不可以常人之情自恕而以人所難者自勉忍人之所不能忍容人之所不能容謹人之所不能謹戒人之所不能戒人以為自苦而我樂之人以為甚難而我安之夫然後可以盡君道矣臣久汙朝列無補事功誤蒙 聖恩拔擢至此朝思夕慮未有長策奇論以補報 陛下聰明于萬一直以愚忠所存懇 奏陳伏望睿慈略其言而採其意不以為愚而力行之庶其有涓埃之益以無負責難之義伏惟 陛下裁

幸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四

四明樓 鑰大防

奏議

講筵論資治通鑑

臣仰奉聖訓讀資治通鑑有以見陛下務考周秦以來興亡治亂之迹以為鑒戒此誠聖學之要也司馬光為此書始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命三晉為諸侯以為天子自壞其紀綱周衰既久自此遂不可支故極論禮與名分最詳以為此書首篇誠足為後世之深戒然臣嘗考之

此書之作又有深意自古史法皆以編年春秋是也自司馬遷史記創為紀傳之體無復編年之作荀悅袁宏書又不顯光之此書寔繼左氏傳而不敢顯言之春秋一經公羊止獲麟魯哀公之十四年也左氏經終孔丘卒哀公之十六年也而傳終哀公之二十七年其末篇叙知伯事其略曰知伯不悛趙襄子由是基知伯遂喪之知伯貪而悞故韓魏反而喪之注謂在春秋後二十七年臣考獲麟而春秋絕筆絕筆二年而孔子卒又七十六年是為周威烈王二十三

年而三晉為諸侯通鑑之始也其實三晉之分知伯在周貞定王之十六年去孔子卒纔二十七年左氏傳以三晉事終通鑑以三晉事始其實繼左氏傳編年之法此讀通鑑者之所當知也又通鑑首卷起著雍攝提格盡玄默困敦太歲在戊曰著雍在寅曰攝提格在壬曰玄默在子曰困敦光豈不能書戊寅壬子而直以此紀年者爾雅釋天篇歲陽歲陰甚詳其以甲子乙丑云者在書法止可以紀日光之書此非好為泥古蓋其歲陽歲陰書法當然也伏乞睿照

論通下情

臣聞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君臣之分萬世不易之道也然天為高矣不以高為貴而以下濟而光明乾為剛矣亢龍則有悔而以用九而為治在易坤上乾下卦反為泰其象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乾上坤下卦反為否其象曰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此皆聖人之深意也故古之君臣分甚嚴而道則同勢甚尊而情則通舜之求于臣者則曰予違汝弼汝

無面從退有後言禹之告舜則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孔子教人以事君之道曰勿欺也而犯之禮經亦曰事君有犯而無隱孔子事君盡禮春秋專為尊王而作而在禮尊君之至于蹙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可謂嚴矣而二帝三王之君其所以求于臣者直以為惟后非賢不乂后非衆罔与守邦直以為君之与臣相与共治天下故其見大臣則在輿為下御坐馬為起蓋尊德樂義不得不然上下一體不事形迹是以治功可興而事業可就也中古以還君

益尊臣益卑至于晚唐五代猶有坐而論道之  
餘意 太祖收攬權綱以救天下之弊可畏可  
仰孰敢干犯然與趙普論事心通氣合或夜半  
而至其家其相與何如也 累聖相承共由斯  
道尊如天嚴如神而隆寬盡下容受狂真如出  
一律本朝隆平既久中興以來 三聖授受綿  
七十年以至 陛下仰惟聖德恢洪無不覆幬  
講論經理日昃不倦真古帝王之用心 藝祖  
神宗之家法也今日 陛下臨朝儼然若帝之  
臨宰臣而下奔走拜伏莫敢仰視號令之發方

尺之紙風動萬方疇敢不應人主之尊不患不  
及臣愚欲望睿慈嚴上下之分而通君臣之情  
隆堂陛之勢而明否泰之道 陛下赫天之下  
濟而群臣得以卑而上行使芻蕘之說不壅于  
下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則君道愈尊國勢愈隆  
下以成其政歡欣交通而後天下可為也臣  
言若迂寔切于治惟 陛下裁赦

論君心知婺州朝辭

臣聞庖丁之技因悟養生輪扁之工可以語道  
言有甚小可以喻大多此類也臣無所取材嘗

守温州號為煩劇若趣了目前簿書期會財賦  
賓客之事亦可粗辦臣嘗自念受朝廷千里之  
寄不可止了目前環境之內山巔水涯苟有一  
夫之失所皆已之責于是分任官僚訪詢耆老  
不自任耳目之私而以衆智為明雖不設鈎距  
不為巧術而下情粗通二年之間苟幸无事矧  
今立朝七年蒙 陛下拔擢爵高祿厚授以便  
郡委寄益重尤當布宣寬大以惠斯民當此違  
離君父之初尚效論思獻納之益願以涓埃之  
微細仰裨海嶽之高深恭惟 陛下為天之子

受付託之重天之所覆 祖宗之所臨御 陛  
下以一身應之日晏坐朝躬親聽斷大臣議政  
群下獻說崇朝之間應酬已多退閱章奏坐判  
可否况復聖性恭儉勤于講學人主之道不為  
不至然臣切恐猶是趣了目前未必能致幽遠  
治道多端未可以為止于此也臣輩所治一州  
實恐日力不給 陛下所臨如臣輩所臨之州  
不知其幾四方所至幅員動以數千萬里必欲  
家給人足無不得所則所謂博施濟衆堯舜其  
猶病諸謂其力所不及則禹思天下之溺由已

溺之稷思天下之飢由已飢之人主用心不得不然 陛下試于清閑之燕披輿地之圖不知某路今付之某人為監司帥臣某州今付之某人為太守某軍今付之某人為將帥其人之才不才事之治不治察其事寔而賞罰隨之猶庶乎其可乎雖好惡之道惟應任大臣先有司而四海之遠治之在心苟不能以吾一心包括宇內每思有以舉偏而補弊篤近而舉遠臣恐四海之民將有不安其生者 陛下如此存心則下受賜者眾以其非趣了目前而已也臣竊聞

孝宗皇帝嘗語近臣曰朕每日于天下游行一遭此真帝王之言故延見訪問無一事之不周此 陛下所宜取法臣未能知效一官而推廣事理敢以為獻惟垂聽而赦甚愚

論

本朝專尚忠厚

召除翰林學士

臣孤危之蹤頃歲際遇 陛下踐祚之始獲侍講筵進讀資治通鑑至孟子見梁襄王問天下於乎定孟子對曰定于一孰能一之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是時臣嘗奏曰孟子在戰國時人皆謂之迂濶于事正謂此等蓋當時七雄分據



專以殺人為務所謂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殺人多者國愈強惟秦為甚伊闕之戰殺人二十四萬華陽之戰殺人十五萬其尤甚者長平之戰一日殺四十萬卒平六國一天下烏在其不嗜殺人而能一之也然則孟子之言果迂濶乎是不然孟子之所謂一者非若秦之一也三代之得天下以仁傳皆數百歲秦止再傳而四海塗炭嬴氏無遺種是不若不一之為愈也臣竊惟孟子之言至 皇朝而後驗唐自天寶之亂藩鎮盛強世襲根據不可動

搖憲宗剛明果斷武宗成其功烈兵威稍振然他鎮不能盡服僅能羈縻之而已周世宗不血刃而下二閩奪李氏之淮南已為甚盛之舉至我 太祖 太宗削平僭偽四方賓服重熙累洽綿百餘年人但知 祖宗之善于用兵不知所以一天下者本于不嗜殺人也靖康之禍其何忍言自王安石開邊結怨王韶伐青唐章子厚開梅山劉彛沈起生事于南蠻童貫蔡攸起釁于北夷有如高遵裕靈武之潰徐禧永樂之陷殺氣妖氛轉入中國使中原百年丘墟天地

之大德曰生豈專以殺而定天下哉 高宗披  
荆棘而立朝廷外有方張不制之虜內有江湖  
甚劇之寇而卒能光啟中興正以聖性不嗜殺  
人天相人助以濟登茲是知 本朝家法專在  
于不殺而孟子之言明效大驗于此 陛下玉  
音稱善至于再三臣違離闕廷十有三年屏居  
畎畝不敢忘君惟 陛下聖慈仁孝畏天愛民  
施之于政皆出誠心是以郊祭之禮上帝昭格  
年谷順成中外小康真得列聖之用心而權臣  
愚好自用輕信寡謀橫挑強近兵連禍結中外

寒心者數月臣竊自惟念天道虧盈益謙好生  
惡殺我 宋立國二百四十餘年專于不殺北  
虜之強盛殆將百年專于好殺天意其將孰佑  
之乎是以去歲擁兵南來屢有敗衄且多失其  
酋豪而糧道不繼為之退散今歲殺言入寇卒  
亦不能大入此固國家福祚無疆 陛下威德  
遠被將士用命民心不離以至今日然迺其所  
本寔曰不嗜殺人積累忠厚之報也臣竊老得  
謝待盡朝夕仰蒙東記更化之初首加收召誠  
以久苦足疾趣拜甚難控辭不一而上迫于威

命趣行郡守津遣翰苑之除下于里門皇恐就道復覲清光誠為微臣千載之幸願无以上答乾坤之施敢以昔時經帷之說申言之伏望下採芻蕘之言力行寬大之政光紹前烈益恢遠圖臣雖退伏田里志願畢矣

### 論風俗紀綱

臣竊惟國家元氣全在風俗風俗之本實繫紀綱本朝紀綱素定風俗醇厚程度越前古自權臣擅朝政以賄成十餘年來無復公道紀綱廢弛風俗凌夷幾不復可以為國矣天開聖明竄

殛元惡黨与以次誅斥此如沈疴去骸而元氣未盡復調護保養不可緩也其要莫如正紀綱厚風俗之二者向者紀綱既廢貨賂公行苞苴之弊徧及中外仕者朘削民財以奉權臣則羸官可翹足而待兵官剋剝士卒以奉權臣則將帥可計日而取是以民力益竭軍政大壞今日盡籍其家教至鉅萬俸祿有限何緣至此則其取于民力取于士卒者不知其幾也文武之臣所賴以為國家之用而專以趨媚為能奔競拜伏竭資效產不復知有廉耻之道至奴事其僕

隸以自進既得而欲則傲然于外小則驕人甚則害物士大夫苟可自致无不效尤否則為州為縣公取竊取以自效舉削或以厚賂而後得然則欲求賢令宰以臨民得乎風俗至此不可勝誅 陛下寬仁必不欲一一究見其罪亦恐搜求已甚人情不安欲望聖慈念民力之困弊縣官之不給而立山之積寔出于鞭笞膏血之餘縱未能盡捐以予民烏可不思所以救其倒垂之急會計凡目舉以補大農之經費而稍寬州縣之督責使 陛下惠養之意曉然示于天

下而所以壽國脉者无出于此矣更乞明詔大臣以及臺諫給舍去其太甚以懲其餘使自今以始紀綱益振則風俗庶乎歸厚寔宗社无疆之福外侮雖為可慮然治外者當自內始故臣奉 旨為 陛下陳之

### 論仁德剛德

臣聞乾健坤順震動艮止各以其盛者言之乾之下濟未嘗不順坤動也剛未嘗不健震亦有止而艮亦有動聖人之德亦然文王之武王之王之文可知矣人皆曰天以剛為德人主亦以剛

為德此萬世不易之論也在易大有之盛五爻  
皆陽而君位以六居五曰柔得位而上下應之  
曰大有繫辭又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  
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蓋天與人君  
一也雖曰以剛為德而尤以好生為仁臣事  
陛下于龍飛之初年投間一紀再蒙收用日夕  
思念願有以裨益聖德于萬一惟 國家累聖  
專以仁厚不殺為主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仰  
窺聖性承忠厚之習如必欲強為剛強之事度  
二非 陛下所安臣又求之于古周過其曆漢

祀四百 本朝累聖相承平治最久究以所以  
雖曰積累之厚而周之世々修德若若文王漢  
之結人心無如文帝 本朝之盛 仁宗皇帝  
尤為隆平四十二年之事至今人々能稱頌之  
文王徽柔懿恭視民如傷疊々穆々順帝之則  
文帝恭儉寬仁專務以德化民 仁宗皇帝聖  
度如天萬物並育自有謚法以來未有以仁為  
謚者天實命之夫以周漢暨本朝盛際自文王  
及文帝及我々宋仁宗不以剛德為稱而皆本  
于仁柔以出治 陛下聖性隆寬實似之而又

謙恭勤約身先天下雖欲強為剛強之事亦有  
所難誠能遠慕文王文帝而近法仁宗使好  
生上當于天心皇恩浹洽于上下則保治之道  
何以尚茲臣又有愚見敢申言之文王之赫然  
斯怒以安天下之民文帝以嚴致平仁宗聖  
帝干戈鈇鉞之誅未嘗有所私貸所謂仁者必  
有勇此皆自仁德發之此尤陛下所當取法  
也陛下外鉏叛將內誅奸臣雄斷廟謨天下  
聳服臣願陛下不必改聖性之所安而于用  
賢去佞收攬威權懲艾奸惡時出聖斷以裁之

則仁足以壽天下之脉而威足以折奸諛之心  
行之無倦謹終如始則宗社之福誠未艾也

### 論內外之治

臣竊惟國家御夷狄之道与古不同藝祖  
開基未始一日忘幽燕之民太宗乘河東兵  
威六敵一舉而終不遂真宗初以邊民苦于  
戰爭戒邊將各自城守以圖安靜撻攬之來乘  
虛而入直抵河上澶淵親征出于不得已而履  
此危道自解講之後累聖不復有北伐之舉  
宣和燕山之役是時中國軍政大壞委于奸人

腐夫以取禍敗此又非所忍言臣嘗以假吏至  
燕親見舊邊所謂白溝河者真一衣帶水而安  
肅等處水櫃榆柳塘泊之遺跡亦皆人力設險  
而非天險也前代雖漢唐之盛豈無失德而患  
不至此者蓋天設之險以限華夷秦之長城千  
古以為無策然猶有以限制之自周德威失榆  
關之要石晉獻十六州之地而後中國所以控  
制夷狄者不復可為此如編民之家與盜為隣  
所恃以禦之惟垣墻耳一旦盜入垣墻之內而  
盡平地以守其勢但多與之金帛與其勿擾爾

故雖以累朝承平策至于此况自建炎以來  
限以淮水蜀猶有險可守襄漢則平陸相接天  
未悔禍虜未滅也高宗孝宗豈不痛念勢  
既未順遵養至今奸臣擅權狂悖生事幾危社  
稷陛下之所親履又不免屈已以求和之  
成否尚未可必臣雖與末議非不知振發激烈  
以攄宿憤勅榜一出外議紛然雖浮言胥動不  
究事寔然皆有強人意者雖不可用正自不可  
以為不然而疾之古語有云主憂臣辱陛下  
宵旰未忘願臣輩无有長策以盡雪國家之

耻其辱惟甚臣觀歐陽修言于 仁宗曰元昊  
叛逆一方而勞困及于天下北虜乘釁違盟而  
動其書侮慢至有貴國祖宗之言 陛下憤耻  
雖深但以邊防無備未可与爭屈已買和莫大  
之辱是時猶以為莫大之辱則今日之事豈特  
可為流涕太息而已 陛下以生靈為念雖奸  
臣已誅而國勢愈弱不得已而屈已增幣尚未  
保其必從則 國家之辱甚矣君臣上下惟當  
以宗社為念卧薪嘗胆以圖之臣恐和議一成  
喜慶相賀文恬武嬉便為无事則後之害其何

可勝言 陛下躬行恭儉更化善治歆大有為  
而迫邊事未靖歆為未可歆望聖慮先定規模  
內修自治之計日夕与二三大臣講明其要次  
第施行如邊備屯田安集流移葺治戎器節約  
冗費等事皆為要切之務臣年過七十本不當  
仕敢竭丹衷以告 陛下退伏田里死無所恨  
惟 陛下亟圖之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五

四明樓 鑰大防

奏議

論聽納

臣竊惟人主求言非是止循故事人臣進說必  
欲有益國家君臣之間各思致治上下相應本  
同一體而上之求于下、之進于上、齟齬不一  
今古患之前賢之論可謂詳備更有二事臣敢  
詳陳一是忌諱拘牽一則指摘效驗為害實廣  
人或未思何謂忌諱拘牽蓋人主崇高猷諛者

衆以年則稱億萬以祚則謂無疆頌德則必擬堯舜論治則不數漢唐習聞順指之辭罕陳兢業之戒天文示異則移占于殊域水旱為災則委罪于州縣姑務一時之美聽本非平日之後言一有立論稍出高言据正則或相夸以為過豈知言不激烈不可以動人言無顧忌乃足以達意故禹以丹朱而戒舜周公以商受而戒成王君臣一心不以為異秦漢而下忌諱寔多京房之說王章之言既大悟于君心又深中于時事可謂一時之至論群臣之未發止緣權倖側

目奸諛蔽欺棄其大端摘其小過因緣人主之諱惡顯坐臣子之非宜致之死地以鈴衆口由今觀之驗以漢事使房之說獲用則石顯之徒可誅而孝元之政不壞矣使章之言卒行則王鳳之黨盡去而西京之祚不墜矣拘牽忌諱以至于此：臣之所謂害之一也何謂指摘效驗蓋人臣進言求益于國前有據依後有證驗庶幾得事理之寔可以回君上之聽傳之簡冊以為格言如賈誼之論戾國江統之論徙戎言雖不用事則果然證驗之明如合符節可謂善于

立說者矣然而進言之士指陳事實必曰如是則治安如是則危亂或引商為鑒或借秦為喻自是進言之辭無非愛君之言正欲人主垂聽可以制治于未亂豈願他日有悔徒取知言之虛名然而未形而言多謂其已甚既言之後或未必盡然便謂好為過言不見其效成諛夫浸潤之間啟人主厭言之心人臣既為君上而言固當不苟人主但求有益于我何問其他且如水旱之始皆謂盜賊可憂賴 陛下圖之于初救之備至飢饉者既得雨養奸傑者無雨發端

至于今日卒以無事此非天幸實出人謀在今日事雖不然而其初真有可慮若謂大過則誠不可以此知但當視其鑒戒之言益增警懼之意若始疑其過未指其妄則言者憚矣 陛下愛養敢言之氣深察群下之心如臣所陳又何足進竊惟古人之論猶未及此敢因奏對輒罄愚衷倘聖明少賜採擇不為小補

論帥臣不可輕出

臣竊惟諸道置帥官稱安撫兼兵民之權有分閫之制朝廷選擇甚重不輕比年以來遇有盜

賊竊發州縣所不能制者必使帥臣親行雖多  
成功臣竊慮此水旱飢饉既不能免潢池弄兵  
安保其無若自此以為故事帥臣動輒臨戎恐  
非國家之長策也仰惟神宗皇帝垂意邊事  
廟謨深遠迺熙<sup>寧</sup>九年知成都府蔡延慶言乞發  
陝西兵援茂州候兵集自將以往令轉運司攝  
府事詔朝廷已遣將部兵延慶務在持重毋得  
輕去成都元豐九年河東經略司言西賊入麟  
州神堂寨知州訾虎等領兵出戰有功詔虎自  
今毋得輕易出入遇有寇邊止令裨將出兵擒

逐神宗之慮深矣蓋帥守之臣民之司命一  
有失宜衆心易動當令指授方略調度軍食持  
重鎮撫以靖一方雖有挫衄根本不搖若使輕  
出利害寔大蓋帥臣之行建牙郊野堪戰之士  
咸在行陳泛行兵卒必是卑弱而又隨宜遷次  
登陟險隘脫有點桀之盜伏隱篁竹乘間提出  
以犯大帥之顏行則賊勢易張國威難振倉猝  
之頃可勝言哉故延慶有請既拒而不從訾虎  
成功亦因以切戒此臣平日之所慮適合信史  
之兩傳無事而言似非時務愚者一得願效君

前伏惟俯矜微悃曲留宸念臣幸甚

### 論役法

臣竊惟州縣之事其切于民者莫大于役法其害于民者亦莫大于役法役法不明民受其害仰惟陛下愛民如子罷行利害惟恐不及而民猶未安田里者蓋役法有以害之也夫民之畏役如避仇讐苟可以幸免則無所不至甲當為之必曰乙富于我乙當為之必曰丙之增產倍我民之奸偽百出吏之上下百端州以為甲可甲不已而訴之運司則以乙為之乙又訴于

常平司則復及于丙矣取其案而觀之則據法援例皆不可破三者交訴不勝不已卒之豪強得志而害及下户小人以氣相高往々未被供役之害而生涯蕩于吏手矣臣在州縣見斯弊詳求其故蓋前後臣僚論列有為朱脚白脚之法者有為鼠尾輪差之法者朝廷行之正求以便民然而申明愈多法令愈繁有司不知所守而舞文之吏因得並緣為奸而民益病矣臣嘗求之一鄉而得之其法明而易行簡而易守凡物力及百緡者役一月及千緡者役十月其間

多寡有差大率皆以月計行之既久上下相安  
甲滿而乙代之乙去而丙為之不容吏與其間  
而民亦樂其力役之均無復訟訴為令者謂使  
它鄉皆然則邑事去強半矣惟其官司素无定  
法故難以推而行之臣以為苟以此施于天下  
何為而不可如曰風土有異同版籍有多寡不  
可一律則使凡鄉之富者或數倍于此則以此  
法等而上之以三百緡五百緡供一月之役鄉  
之貧者或不及于此則以此法等而下之以三  
十緡五十緡供一月之役以天下視之疑若輕

重之不同以各鄉視之乃所以為均也各鄉既  
均訟訴皆息是豈不明而易行簡而易守哉然  
吏之与民迭有利害役法不明則民病民病則  
訟繁訟繁則吏可得志役法一定則民安民安  
則訟清訟清則吏無所措手為治者將安從乎  
陛下如以為可行苟但付之有司則必有老  
奸宿猾預為後日之計爭執前後成法以撓之  
者惟陛下斷之果行之必精擇詳練之人使  
握此法行之一州一州使之則使監司行之一  
路一路使之則使諸道皆行之而實惠遍及于

天下矣

論軍器所冗費

臣竊惟國家軍器之備置監以總其要置所以鳩其工器械犀利誠得戒不虞之上策臣愚以謂戒不虞者本以安民也而無名之斂或至于擾民本以衛國也而無用之工或至于蠹國何謂無名之斂每歲收買軍器物料朝廷雖許支錢州縣或無錢可支不免科擾又有津遣之費大率多出于民之輸常賦猶不能給况重之以此乎此所謂擾民者也何謂無用之工本所萬

全指揮及東西作坊見役五千七百餘人歲支錢二十九萬緡約米四萬餘斛用人不為不多廩之不為不厚而猶以為未足更于諸州作院差撥兵士入所又一千餘人歲支錢八萬餘緡米九千餘斛而諸州又厚有衣糧以贍給之此所謂蠹國者也 陛下睿明洞照灼知擾民之弊近以將諸路日前歲額泛拋軍器物料並皆除放民頗息肩矣惟蠹國之弊未有以上聞者夫以本所日役三千七百餘人苟能汰去老弱嚴禁冗占專擇可用之卒日督其程則軍器不

患于不辨今既以無用之人雜處其中而徒取  
外郡之卒更直于此重耗廩給將焉用之臣愚  
欲望聖慈特賜詳酌考軍器之程計工役之費  
如臣言或有可採即乞睿旨將本所三千餘人  
專責其工役所有諸州兵匠遣還元來去處歲  
省公家之錢幾萬緡米幾萬斛蠹國之害既衰  
而小人亦免旅居之歎有利而無害惟 陛下  
圖之

論福建鹽法

臣仰惟 陛下勤恤民隱宵旰求治民生利害

無小不聞或罷或行曾不淹日茲非勵精之明  
驗歟竊惟權鹽之法天下通行七閩之法公私  
尤便上州得鹽下州得米民不淡食官收其贏  
漕司平其多寡州縣賴以充用田里之民尤為  
樂業而行之既久不能無弊官無本錢而豪民  
出其資故大半之利歸于私家縣有積逋而漕  
司取其數故般運之贏廢于中道支發紊先後  
之次綱船有滯留之費浸失古人立法之旨議  
者不知講求藝源去其太甚者而圖其餘使害  
去而人不知利興而民有賴乃一切歛以權筦



之法齊之行未幾公私俱病賴聖明盡復其  
舊吏民无不鼓舞然新法之害既去而舊法之  
弊則未之講亦未為盡善也臣愚欲望聖慈行  
下監司諸州講求見行鹽法有未盡者纖悉必  
聞舉其偏而補其弊立為成法俾之遵行以惠  
閩粵于無窮不勝幸甚臣恭聞 仁宗皇帝有  
欲增河北鹽價者 仁宗御批所奏有曰朕終  
不忍使河北人食貴鹽父老聞之掬香于手望  
闕焚之以謝聖恩 祖宗德澤之在人如此盍  
益者人之兩共利立法苟善所被寔廣惟 陛

下裁幸

論主簿差出之弊

臣竊惟縣置主簿專以勾簿書之稽為職凡一  
縣稅賦之輸納實總之銷簿對鈔尤為緊切而  
監司郡守循習故常以主簿在縣官中最高為事  
簡差出不時甚者至公檄無虛月朝歸而暮出  
雖有勤幹之吏困于往來歎竭力效職而不可  
得簿書期會比之教化則為細事在州縣之間  
則爭務也小民輸官租得鈔而歸官司勾銷名  
簿則可以優游卒歲豪強頑猾據簿之未銷者

督之則無所逃罪其間利害皆係于簿書簿書不明則吏得以肆意為奸貧民下戶至有已納而吏輸豪猾之家苞苴把持或至于幸免然則主簿之職若閒而實要如此任職而不勤責固有所歸矣奔走道塗而一旦以不職被譴彼有辭焉臣愚歆望 睿旨諸路監司守臣遇有差出輪點諸縣主簿量立定制每歲不得過兩次又計日月之多寡較道里之遠近而比折之當差出者不得以請求而免已滿兩次者不得復差庶使小官得少安職守簿書不至猥弊而民

被實惠矣

乞 東宮官進嘉言善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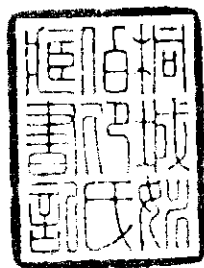
臣仰惟 陛下深惟天下之大本立儲宮以安社稷置僚佐以任輔導之職真一代之盛典也臣猥以庸陋備員其間且得執經送容以侍承華千載榮遇非所宜得思歆殫智竭慮以稱陛下任使之意補 太子聰明之餘雖 太子天資明敏謙勤好學而臣不過于誦說之間可以少效其愚講罷而退雖歆陳述古今以資盛德無由以進退而思之實不遑處臣竊聞 祖

宗時應東宮王府官屬每五日必使各進嘉言  
善行一條臣愚欲望睿旨申行故事使臣等每  
五日必以一事進如有已見因而詳論其是非  
當否不問興衰治亂帝王臣子凡古人言行可  
以勸可以戒者採于百家擇其机要以奉 太  
子則上性愈明輔成儲德區々之心得逝尸素  
之責矣王府僚屬亦倣此而行之必有日新之  
益此故事也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五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六

四明樓 鑰大防



謂必已寢罷茲奉 聖旨為係隨龍 臣遣

攝事不敢廢守使裳繳之於前而 行于後則  
臣為失職臣而失職不過一介之 得罪公議  
固不足道因臣失職遂廢盛朝之法開僥倖之  
門非惟不足以副 陛下使令之意亦非所以  
仰承聖主隆寬盡下之盛德則臣之罪將無所  
逃維曰一時兼攝而古人守官之戒朝夕之頃  
亦不當廢欲望 聖聰特寢成命令以正法回授  
則國家之法 陛下守之於上有司守之於下  
一臣論之于前一臣繼之于後庶乎干請路塞

免致屢有論駁以稱陛下安靜之奉意有所錄黃臣未敢書行

詔黃張堯臣事止法甚明若以隨龍之故故為之傲行竊愆此一門開九隨龍之人扞援不已必不能一一曲從得之不足示恩不得者反以為怨不若塞其本原止令回授人、知有成法不敢妄起覬心不為小補伏乞睿照

繳泉州吳守堯罪案

臣比緣承乏暫攝西掖刑房之事職所當書人

命所繫尤當加謹嘗考近歲所斷過四百餘人非不款求以生之而奏案所言愚民犯法多其自取不敢輕有論奏臣聞之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者常也殺人者死法之常也殺人而不死是失之不常也聖人刑無意于死罪之人而使死者御寬也特以罪有可疑者可以殺可以無殺之則恐其無辜不殺則失之不常故寧失之而不忍其至而不辜而死也國家列聖仁厚凡大辟刑名疑慮情理可憫皆許奏裁率從寬貸國祿靈長此

其大者竊詳泉州百姓吳淨黨之事本州見以  
疑慮其奏以臣觀之亦幾於可憫者矣臣請奉  
其大略而言之吳淨黨雖非良善之人然其所  
犯止因已醉而求酒既無殺人之心又初不操  
殺人之器許應遂惡其穢語先以木扁檐趕打  
案中明稱淨黨執迫見有木柄鉄齒爬掣急把  
起爬掣以枕背打許應遂額中心一下血出倒  
地再以爬掣木枕背打邊左肋下虛處扇骨上  
一下傷重於辜限內身死爬掣既非殺人之具  
又當夜分之時穢語初無切害許應遂先以木

邊左<sub>類</sub>倒

扁檐趕打偶有爬掣而取繫之上於二下遂致  
重傷原其本心非是亮惡寘之死地罪有可疑  
欲望聖慈体大舜惟輕之仁廣列聖好生之  
德矜愚民之無知察所犯<sub>之</sub>非故特下刑寺重別  
定漸俛蒙寬貸亦必杖脊配流或加遠惡足以  
償死者之寃矣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小貼子臣詳考本州奏案許應遂被打之  
時妻阿曾弟許應明同蘇穗奴扶策許應  
遂於煮糖灶前坐向火灸救蘇穗奴等依  
舊打糖則可見當時亦不以為重傷况本

州具奏有云原其所犯本無殺意若便行  
正斷竊恐不中有此疑慮檢準淳熙勅大  
辟刑名疑慮奏裁則是本州亦以為疑竊  
恐難以正斷伏乞睿照

繳刑部劄子

朝散大夫守宗正少卿兼推刑部侍郎鄭汝諧  
劄子竊見國家設官分職布在中外其所掌職  
掌各有分守郡國治凡朝廷總其要治凡者詳  
總要者略茲不易之理也日來監司州郡習為  
弛慢凡職事之所當為者一切不肯任責悉舉

不刑 不字俟改 亦作可

此係鄭汝諧劄子至小臣常

見云下下是核大防按此封

駁一例頂核撰事体例不合

後徽皇后宅恩澤李孝隆等奏  
云亦作小注據

具如律作且

而歸之於朝廷恩歸于下怨歸于上在下者享  
其逸在上者任其勞其事辭亦太倒置矣且如  
諸郡之重囚是當申提刑司詳覆而寘之于法  
惟刑名疑慮情理可憫方許奏裁今則不然州  
郡之吏慮申提刑司未免有財賄之費徑以聞  
之於朝廷提刑司亦利其安靜無事不惟不復  
詰問間有申詳覆者就疏下州果申使之奏聞  
刑名初無疑慮情理初無不憫類皆飾為辭說  
而已數百幅之案牘上于九重之聽覽中書之  
務不消都司之事日積刑部疲于擬議棘寺困



于約法而諸州囚禁以候案之下淹延日久其  
間証佐牽連之人或監或繫多有死于疾病飢  
餓死者豈不大傷聖世欽恤之仁而上好天地  
至和之氣哉不惟重囚為然其他罪犯合從合  
配成法具在可以奉行多有迫于請託而不欲  
任怨或胥吏受賕而故為出入惟曰其事以聞  
于朝廷而州郡無容心也命下之日皆為朝廷  
之所處斷而于官吏無怨咎在臣下自為計則  
善矣槩之以秦公之義罪莫大焉欲望朝廷特  
賜敷奏明降指揮今後左諸州軍勘鞠公事如

罪犯委有疑惑情理可憫者方許奏裁其有情  
法相當所犯初無疑慮者令徑申提刑司詳覆  
依法斷遣施行若已曾經申提刑司詳覆輒退  
回者許諸州縣於案款內穿說提刑司每月退  
回詳覆文字並具所以疏駁之因備申省部以  
憑稽考如此則省部易以參決州郡無有留獄  
自此敢有違戾者必無罰赦不勝至幸伏候指  
揮小貼子稱如楚州勘到強盜凡三次行劫質  
之條令死有餘罪淮東提刑司不與詳覆飾為  
疏駁之辭往復稽滯至今未了如南恩州海賊

行劫殺死財主四人陸項指揮非不分明亦行  
申奏間有將賊抵佑價錢止作四貫七八百文  
以應贖不滿之條若此等類欲乞今後許從刑  
部點對將官吏取旨施行九月二十三日三省  
同奉 聖旨依

臣竊見在法大辟情法相當之人合申提刑司  
詳覆依法斷遣其有刑名疑慮情理可憫屍不  
經驗殺人無證見四者皆許奏裁此 奉朝累  
聖仁厚之至紹興以來凡奏裁者必貸蓋有殺  
人甚明而不得屍者後來稍革此弊見今所行

屍不經驗殺人無證佐而奏案中情理分明者  
皆自依斷必委提刑親臨察其無寃而後處決  
不以其奏裁而幸免也其刑名疑慮情理可憫  
者又皆詳酌罪犯或貸或不貸亦非盡從輕典  
也年來死罪日報思款澄源正本以致幾措而  
未有以為策今忽前項指揮臣再三細繹雖是  
申嚴舊法款革淹延之弊深恐未易施行敢因  
其言條列如後須至奏聞者

一謂州之郡吏慮申提刑司未免有財賄之  
費徑以聞之于朝廷提刑司亦利其安靜

無事不惟不復詰問間有申詳覆者亦既  
下州郡使之奏聞臣竊以為未然提刑以  
提點一路刑獄為職州郡詳覆而本司之  
吏並于受賄此當責之提刑非法之弊也  
當有以禁止之豈可縱而不問若以為提  
刑司之吏利於詳覆之有得則所謂利其  
安靜間有詳覆亦疏下州郡使之奏聞者  
官邸吏即以為吏則彼方利詳覆之財賄  
而疏下者非其所利也以為官則亦當以  
此責之提刑別設申飭可也

一謂刑名初無疑慮情理初無可憫類皆飾  
為辭說而以數百幅之案牘上于九重之  
聽覽中書之務不清都司之事日積刑部  
疲於擬議棘寺困于約法臣竊以為未然  
初無疑慮可憫飭為辭說者蓋有之矣然  
求之于古用刑之際寧過于詳毋過于誤  
故王制曰成獄辭史以告于正以告于  
大司寇大司寇聽之以告于王命三公  
參聽之三公復以告于王三又然後制  
刑蓋如此其祥唐制諸州斷死罪雖非疑

慮各三覆奏亦不以為煩也今奏案之上九重亦惟以視其成而已中書之務不清恐不專為此若都司刑部棘寺則職專在此君以為此言恐未免於憚煩之訛

一謂諸州曰禁以候奏案之下淹延日久其間證佐牽聯之人或監或繫多有死于疾病飢餓者豈不傷聖世欽恤之仁而上奸天地至和之氣臣以為此論誠美矣奏案之稽留以至淹延誠為大患是當別設措置如此令一行州郡承風規望鍛鍊周內

君以為嘗

君字宜那

悲作若

異疑是易

或至移情就法苟免駁糾徑從詳覆處斷鮮以上聞殺人愈多傷欽恤之仁奸至和之氣必有甚于今日兼恐因無生路翻異愈繁淹延愈甚因繫愈多矣

一謂欲乞明降指揮應諸州不當奏之事而輒奏者其當職官吏悉坐不應奏而奏之法朝廷知其難行既以貼去而改之云今後應諸州軍勘鞠公事如罪犯委有疑惑情理可憫者方許奏裁其有情法相當所犯初無疑慮者令徑申提刑司詳覆斷遣

施行臣以為議者固以必不行可而改者亦未應如此行下蓋二者自有見行條法不待申言之先後意有重輕必欲申嚴若曰情法相當者申提刑司詳覆依法斷遣其委有疑惑情理可憫者方許奏裁則其辭尚緩或別議戒諭則可若今所降臣愚實恐州郡妄希風旨奏裁之案日詳少覆而漸者益衆雖都司刑寺之事簡而殺人愈多此臣所以寒也

嘗作奏裁之案日少詳

覆而漸者益衆

固以

以疑作已

寒字下似應添一心字

後改

有人讞改漢書作有令讞應改作令

一謂自此敢有違戾者必罰無赦又小貼子內稱間有將賊贓低估價錢正作四貫七入百文以應贓不滿之條若此等類乞今後許從刑部點對將官吏取旨施行臣竊以為尤非也漢景帝之詔曰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有人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為失政恐人之畏罪而不讞故以此誘之今而曰必無罰赦則誰敢讞手近蓋嘗以讞之不當而罰檢法之官論者固以深慮而況此明禁之手低估價錢者取

旨施行則今後必多眩滿之人尤非臣所  
敢聞也竊現自古書傳所載惟務寬宥如  
與其殺不辜寧失不徑之類不一而足矧  
祖宗以來惟恐有司不以寬獄上聞大  
中祥符六年真宗以外郡斷獄有疑及  
情理可憫者避大理駁糾不即申奏詔令  
中提點刑獄官覆實具附驛案以聞付大  
理寺詳覆取旨天聖四年仁宗詔自今  
大辟案情理可憫而刑名疑慮者更不申  
提點刑獄官並具案聞奏如無枉濫情弊

更不駁勘未聞有使之不誠者也

右前件所陳上瀆天聽罪在不赦竊以為今日  
斷獄既未有澄源正本人長策使斯民之無犯  
莫若且仍舊貫無事改作深恐講之未詳反致  
已甚拳拳納忠不敢愛身臣非好為立異利害  
所在職所當言不容緘默伏望聖慈詳察寢  
罷上件旨揮寔為天下幸甚所有錄黃臣未敢  
書行

繳 皇后宅恩澤

李孝純等奏合得恩澤一十八名

尚有八名乞依 安恭皇后宅辭  
例施行

臣仰惟 皇后母儀天下所得恩數自有故事  
然司封格法但載大禮恩降數目其冊寶推恩  
止係特降旨揮大率國家循例等事有其奉之  
莫可廢也有其廢之莫可奉也 皇后冊寶親  
屬推恩旧得二十五人隆興二年因臣寮申請  
特減七人此 安恭皇后之例也至淳熙三年  
壽成皇后自以別無承受之人於十八人中又  
乞減者遂又減八人紹興元年 皇后受冊先

安擬改守

正許 正擬作止

得旨照應淳熙三年以前條例及有司別具前  
後辭例以聞得旨與十人仰見 陛下 遵安  
家法莫敢奉之 意今因李孝純等陳乞却復  
八人雖比之旧制仍少七人正合 安恭皇后  
之例然已經淳熙三年減作十名及紹興元年  
特旨裁定而今日又復增添在 陛下崇尚恭  
儉之時不宜有此如至意以李氏三位子孫數  
多俯徇其請乞降睿旨所添八人正許奏奉宗  
親如此則既不失恩厚又有樽節不致汎溢已  
甚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歐林大中辭免權吏部侍郎除直學

文閣與郡同給事中尤褒

臣等聞之蘇軾上書于神宗其論存紀綱曰  
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起升  
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未所繫不聞尊卑言及  
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閑廊廡則宰相待罪臺諫  
固未必皆矣所言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  
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  
內重之弊也又曰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  
奮揚風采消委之餘所豪傑有所不能振起

### 不聞尊卑之聞

疑作問修致  
對退係尚字

此天下之至論也仰惟陛下隆寬盡下和顏  
受言而臺諫之臣相繼去國者已多侍御史林  
大中任言責者三年餘矣最蒙眷注言所諫行  
姦因論事除吏部侍郎雖去言賊遂正從班人  
皆以為陛下賞之也辭免一再除職與郡大  
中以書生起家陛下拔擢至此在大中之分足  
矣而臣等猶敢有言者非為一大中也為臺諫  
事辭惜也非止為臺諫事辭也為國家惜紀綱  
之地也大中論一少卿亦不知所言之詳而同  
日與郡陛下既以為權侍臣矣而僅一直室



文閣天下傳聞必以為朝廷以言罪人乃與  
所論之人俱坐汰亦實傷國体且虧仁厚之政  
近年臺諫夙來日消正賴陛下主張使之振  
作以強主威以尊朝廷以警姦邪以沮僥倖言  
脫于口應之如響中外疎動紀綱自張不然則  
所損甚多來者亦不可為矣公議皆賴陛下  
選大中言或或留之論思獻納之言班度今事  
執大中義難復留敢望聖慈念祖宗之深意  
鑒蘇軾之至論詳察事體無令言者與被論同  
日而去施行稍有次第使得從容引退優禮以

皆賴

賴字恐作謂  
選字與亦通

遣之養臣下敢言之氣全國家退臣之禮犹足  
以示四方儻陛下慨然感悟曲留其行則臣  
等幸甚過望士大夫感悅奮勵孰不思罄竭以  
圖報哉所有錄黃臣等未敢書行書讀

繳皇后宅門客親屬補官

皇后歸謁家廟親屬推恩數內門客  
蔣孝曾親屬張孝詵霍淵霍溥白身  
補官

臣比者以李孝純等陳乞還給 皇后恩澤八  
名嘗具繳奏乞將所添八名止許奏奉宗親奉

御筆特與書行臣伏而思之雖比之壽成皇  
君添此八人然正合安恭皇后之例臣亦不  
敢固執即已施行近者伏觀皇后歸謁家廟  
一行推恩給事中論駁蒙陛下曲從其言仰見  
聖主化由近始中宮以義制私朝政清明中外  
悅服今來親屬推恩雖人數比日為多然出自  
宸斷裁節橫恩大率略盡臣輩尚復何言仰惟  
陛下從善如流千載一過臣苟失職以負全  
明如李孝純孝友轉行右武即臣亦不復論列  
命婦加封親屬轉官悉當書行惟是門客蔣孝

前此正以之正

起作止俟改

曾白身補將仕郎親屬張景誥霍淵霍溥白身  
補承信郎求之故事既無此例比之衆人最為  
太優蓋白身補官豈是細事官冗已甚不應開  
此偉門前此正以李氏子孫親屬衆多特旨放  
行恩澤張景誥霍淵霍溥既是親屬即合于所  
添八名恩澤內補官庶免又于十八名之外別  
添三人反過安恭皇后之例若門客則無補  
官之例尤不當僥冒補授欲望睿旨令親屬三  
人于所添八名內奏補仍追寢蔣孝曾補將仕  
郎旨揮或與免文解一次實為允當所有錄黃

臣未敢書行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六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七

西掖奏藁

四明樓 鑰大防

繼潘景珪差知平江府

臣仰惟陛下不忘簪橐之旧念景珪家食之久授以大藩本無不可兼景珪屢試劇郡節用明法亦未嘗有害于民惟是近歲荐致煩言倍費君上保全之賜王畿輔邦吳門最大而起于散地而遽得之必至公論籍：恐非所以愛之也士大夫苟無大過清朝不忍終棄矧如景珪

付以一州自可辦治而臣猶以為言蓋恐未允  
公議終難區處欲望 聖慈改界以次州郡俟  
其治績稍見以序陞遷不過少遲歲月人亦無  
得而言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繳劉焯監司差遣

聖旨首議禁戢私錢今已見效依  
舊與監司差遣

臣與劉焯初不相聞知第聞其為人頗有志于事  
功故朝廷任以邊郡權為淮漕然以前年禁私  
鐵錢之事觀之則知其人非善于處事者也兩

淮鐵錢私鑄太甚浸滲入于內郡合行措置禁  
戢人雖以為私憂然無敢以身任其事者朝廷  
以衆言下之漕司焯自任其事故一以委之然  
而慮之不審處之不詳行一切之令而欲去積  
年之弊當時公私兵民行商坐賈雜貧富多寡  
之不同苟蓄一錢則望一錢之用而焯為之太  
遽徒以片紙出令使盡失其半一路騷然無不  
怨憤愁苦其不致生事者特天幸耳是後倍費  
朝廷調護為之遣使為之集議始則降官會終  
則給交子紛紜久之中外寒心僅得少定至今

追咎未已，猶未有為輕久之計。識者方且憂之，雖得私錢粗息所傷已多，是何異拔小兒之齒，齒雖得脫而兒殆矣。如此處事，誰則不能？若非朝廷改圖，幾無以善其後。方是時，熈亦倉皇無策，幸而罷歸，得以苟免，尚足以為功乎。陛下若念其為國任事，其志可憐，前日之擾非始謀所及，不思廢棄則可耳。今忽有旨以其首議禁戴私錢，今已見效，依日與監司差遣，若反以為功而賞之者，誠恐此命一出，必致大駭，物論亦無以謝淮甸之人。臣雖甚愚，知其必不可行，故

不敢以仇怨為憚，冒昧奏陳，欲望睿慈寢罷上件旨，揮少俟事靜，平息錄之。未晚，臣數犯天威，罪在不赦，惟陛下原貸，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繳陳峴差知靖江府

臣竊惟國家之待士大夫亦厚矣，雖有過德陷於罪籍，未嘗終棄，遂以歲月多故，拭而用之。此朝廷之至恩也。然亦當視其人之如何，彼雖有廢放之歎，我則有民社之重。平時既無善狀，而又貪黷太甚者，自不應復以民社畀之。而况帥

藩乎峴之処家醜声甚彰棄妻之訟人憤其冤  
峴之居官汙声尤著帥蜀之跡最不可揜前後  
章疏指陳實事臣不敢復論頃除鄂渚守臣公  
議尚且不容隨即寢罷桂林重鎮控制南方非  
有才其不足以應事机非有廉節不足以服遠  
民其可使峴居之手閑廢雖久衆尚斷臣若  
不言心必有論之者欲望圣聰寢新命于未行  
之時別選良牧以鎮撫二十五州之民庶使士  
夫知畏公訖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緘却汝諧除權吏部侍郎

臣伏見四月二十七日鄭汝諧除權吏部侍郎  
二十八日給事中黃裳繳奏五月二日黃裳除  
兵部侍郎於是汝諧與裳俱不就職因仍不決  
遂至踰月臣下罔測聖意所在今三月三日始  
有前項指揮臣竊惟給舍臺諫紀綱夙未日以  
振作則朝廷益尊寢以消弭則庶陞陵夷益紀  
綱者一陛下之紀綱夙未者國家之夙未必賴  
陛下主張然後可為故自来中外之臣所以  
畏朝廷者以其有給舍臺諫也所以畏給舍臺  
諫者蓋以尊朝廷也故非才而得美官無故而

而求橫思者皆惴惴不敢自安始則曰給舍肯故過否一聞臺諫奏事則又曰不至及我否一累朝以來務謹重此選使人不肅而嚴蓋未有如今日不振者也況所貴于士夫者為其能存廉耻侍從之官又士大夫所屬望以為表率也小大之臣一聞給舍臺諫語及姓名不當辨說是非即合奉身而去脫有不當公論固存不惟伸言者之氣正以增朝廷之嚴臣不敢更引古義只以近事明之淳熙二年莫濟以祕書監兼權中書舍人因司諫湯邦彥論韓彥古職

名事後有貼黃云初除職名後省失於繳駁莫濟自念前在後省曾經書行皇恐引咎即求補外一壽皇謂輔臣曰濟何故求去輔臣以實對一壽皇即取入文字揭去貼黃而後付出濟終不敢復留一壽皇亦聽其去人皆以濟為賢而後一壽皇之重言路也是時習熟見聞亦不以為異事近日一二士夫明見臺諫採彈乃散脾睨後留名為引退實有覲望強懷之氣及出言路之上汨喪廉耻取笑朝野不得已而後去言者又與之俱是以夙來權類無復氣馘汝諧士

人也一聞裳有繳駁即已出城待命一再入奏  
力求外補固已深知事辦不復可留陛下雖  
使就臧汝諧必畏公議不敢效尤彼莫濟初無  
姓名在白簡中推迨其故犹自引去矧汝諧親  
為黃裳繳論何顏復就從列黃裳已蒙陛下  
眷留臣不敢復論然終以不得其言而奪封駁  
之職矣而汝諧秋毫不動倏然居職事理顛倒  
公論不平亦何以表率朝列宣示中外流傳四  
方重取訛訕雖欲以職事自見亦無以為容矣  
臣愚歆望睿慈重紀綱凡采之地全士夫廉耻

之道許其補外以正事之辭度汝諧未敢就職  
必再辭免而從之則陛下退人以礼汝諧處  
身有義君臣之間頗為得体寔天下幸甚臣誠  
不肖攝事西掖泯默憤懣寢食不安正以事未經  
申不敢論奏今而不言則為失職是敢不避斧  
鉞冒貢愚忠伏惟陛下深察早賜處分所有  
錄黃臣未敢書行

繳鄭汝諧第二狀

臣今月初三日準錄黃鄭汝諧日下赴部供職  
初四日嘗具奏繳至今未蒙處分初七日再準



錄黃鄭汝諧辭免乞祠祿或一郡奉 御筆依  
已降指揮供職臣公膺攝承西掖以論駁為職  
言語拙訥不足以動天聽汝諧之奏既勤 陛  
下親洒宸翰心是已蒙省覽其言曰自叨除命  
之後凡三遭省官論奏其意不過欲正國家之  
事辭而存給舍之紀綱是其言可听者一也又  
曰論事者罷被論者留不惟事體不順而紀綱  
幾于盡廢是其言可聽者二也又曰是始被命至  
今已四十日矣有合區處施行之事不為不多  
乃以一小除日閱日已久何必留臣以啟多事

之原是其言可聽者三也其說皆由臣言暗合  
以此尤知人情本不相遠此天下之公言也况  
黃裳一經繳奏 陛下察其難以並在從列故  
處以王府舊職而汝諧之命謝深甫繳之臣又  
論之矣汝諧必知難以並立深甫與臣又當如  
黃裳之引去自此一有論奏則先危其身向來  
猶得與之俱去：非臣子之所憚與之俱去事  
已可駭今則論事者罷被論者留臺諫給舍不  
復可為難具其官而職盡廢其何以為國乎  
陛下若徇其請付以外郡以靖朝列在 陛下

一奔手之頃耳朝廷則可以正紀綱振風采汝  
諧則可以全去就知庶耻上下兩得之矣近來  
事緒日出論駁日至煩瀆聖聰皆非得已 陛  
下本務安靜而滋益多事臣恐不避万死伏望  
聖慈採之公論付之無心刻印銷印惟是之從  
使朝廷肅然是非別白實為幸甚不然恐紛々  
未已徒駭現聽無益也所有汝鄒諧供職指揮  
此特其一尔欲望先賜宸斷俯從所乞它日如  
欲用之亦未為晚工項錄黃臣未敢書行

繳鄒汝諧第三狀

臣備數左史誤蒙至恩兼攝西掖比因鄒汝諧  
除吏部侍郎曾經給舍繳奏之後得旨今日下  
供職繼又準 御筆批汝諧乞祠劄子臣兩具  
繳奏未承處分又蒙宣諭書行臣以愚蠢固執  
不敢奉詔伏念臣以么庸小臣區區抗論實非  
有他正為朝廷維持紀綱庶幾凌者猶有官守  
然自知荒陋之文不足以立雷霆之下朝夕俟  
命靡遑寧處今茲再降指揮仰窺聖意以汝諧  
為有才故排郡議而用之萬鈞執重罪無可逃  
三諫不從臣可以去不敢更有繳奏但以上件

錄黃難以書行臣亦無顏復玷朝列謹具奏聞  
見今居家俟命伏望聖慈將臣早賜罷黜庶免  
久妨吳路冒犯宸扆臣下情無任惶懼戰慄之  
至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繳給還陳源告劄產業什物

臣竊惟陳源近除內侍省押班後有繳奏蒙  
陛下採納雖許其趨走於禁中而外廷之議獲  
伸告命不給俸祿不支仰見皇明洞燭足使近  
習屏氣今來忽有指揮給運物產臣亟取會數  
目除追納及賣過外所餘不多若不必深較然

事辭所關則有不可陳源罪惡貫盈死有餘責  
幸蒙寬宥復備使令陛下既已伸外廷之議  
而復還其沒已之物產則賞罰近於無章矣且  
其前後賜賚及其侵盜其數不貲今其所餘田  
產不滿萬緡襍物稱是又多不可售之物奉以  
與之豈惟不足以示恩遠所以啟寇納侮且小  
人無厭之求其勢未必遽止臣愚欲望聖慈追  
寢上件指揮以絕姦萌不勝幸甚所有錄黃臣  
未敢書行

繳封樁庫取金銀

臣竊惟 祖宗置內藏庫蓋以乘輿服用之餘  
別儲以備邊費 壽皇置封樁庫亦欲蓄于無  
事之時以為有事之用非若前代瓊林大盈專  
以為私藏而輕費也故 累朝惟聞時出內藏  
以補有司之不給借用或至百萬償還不足往  
往貫之未償無故反取外帑以實之也 高宗  
皇帝嘗曰 祖宗儲積內帑本以備邊陲緩急  
之用此真 陛下所當取法也今日比 祖宗  
時事力不及十之三四專仰東南以立國取已  
竭澤矣州縣困乏田里憔悴重以去年水旱所

在饑荒江上流碛盈路往來皆能言之聖慈力  
加賑恤所濟無幾二麥未熟可為寒心當今別  
無生財之道惟賴 陛下身後恭儉愛惜財用  
禁戒貪暴檢柅姦興尤恐不給而竊聞內庭宴  
飲無時費用無度內帑所積支用不貲既不領  
于有司無從知其虛實然規屢降旨揮多取樁  
錢物則所謂當心不妄臣職分戶房每見宣取  
數多實為驚懼蓋今日民財竭盡既不在民則  
當在官而經費既不可減用之又如此不節封  
樁家計所儲正自不多若如此支用又將竭矣

內帑既虛封樁又竭國將柰何古者無三年之蓄猶曰國非其國而況虛竭如此豈細故哉臣職當論奏正以每降旨揮必以恭奉三宮為名故臣子不敢有言然而外議藉一謂所取之錢多為內度浮費不過支散樂工賜予近幸日甚一日如此以江海空漏危山林供野燒豈有紀極哉州果上煎下迫不惟民不堪命吏不得息果既不可為州亦無少寬益司例被督責版曹日憂不足稚剝疲民取其膏血百十之逋動遭鞭撻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豈不可痛哉

今月十三日連有兩項錄黃其一曰令封樁庫支銀八兩萬會子二十萬貫赴內藏庫供納光恭請奉壽聖隆慈備福皇太后至尊壽皇聖帝壽成皇后使用陛下自正月一日行慶壽禮之後至今未曾再駕內外方日夜望鳴蹕之行既款以錢銀為恭請之用臣敢不書行又一日得旨令封於樁庫取金二萬兩銀五萬兩赴內藏庫送納此項實為無名之費一日兩指揮前者則為奉重親之用猶為有名如後一項則為不可府庫陛下之府庫微臣安敢方

命誠願聖慈惻然具念母以生民膏血供無涯  
之費以固邦本以保宗社夫二萬之金五萬之  
銀在陛下富貴之極視之若不多以民間計  
之不知為中人幾家之產細民幾萬之資州果  
取之於民不知用多少筭筭竭多少資產輟多  
少衣食而後得此故拳拳為陛下言之望俯  
鑒愚衷收還詔旨務為節儉以益聖德以寬民  
力實天下幸甚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繳萬鐘除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

臣仰惟陛下即位以來求矣是急收召人物

布滿班行是以政事雖有關遺而紀綱不致隳  
紊茲忽聞萬鐘為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已  
甚駭臣尤不逞鎮之為人臣所深識性資淳篤  
奉止輕儉少有不檢之名老無自艾之意世居  
京邑日偶賤倡至今市井之間咸知姓字凡曰  
縉紳之秀鮮與交游重玷臺許難逃物議項方  
屏處俄報召還何緣受知不使置散言者強顏  
就職固已可羞鐘乃先期入朝如恐不反復居  
卿列尚曰旧人逃廁從班實汙清選但工諧諂  
何以當吏筆之戾僅習歌詠何以代王言之重

斷然不可衆所共知豈微臣視樊噲耻與為伍  
將有正士問元稹適從何來若陛下必用萬  
鐘則孤蹤謹避三舍款已出口安可同寅詞不  
逮心始陳大槩敢祈睿斷亟寢誤恩况茲西掖  
之司下房最冗身當衆怨力拒斜封今款使斯  
人在官是先與羣小為地亟伸繳奏仰冀聽從  
重于天威恭俟宸譴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七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八

四明樓 鑰大防

項闡菴言

繳馮輔之等轉官

改易製造頭冠法服等並皆精緻幹  
辦御藥院馮輔之黃鑑吳思忠李唐  
卿各轉一官內馮輔之吳思忠遙郡  
上轉行黃鑑階官上轉行李唐卿轉  
行遙郡

臣仰惟陛下即位之初憂勤抑畏臣子奉戒

朝廷清明海內欣快雖<sup>水</sup>潦為災歲事壞于垂成而人心不恐者以政事紀綱之可恃也茲奉聖旨以御藥院改易製造頭冠法服依淳熙十六年辭例幹辦御藥院四人並特與轉行一官臣誤蒙陛下擢竄瑣闥不敢不以愚忠仰圖報效臣竊惟歷代人主或出于幼冲不知爵賞之可重或強愎自用不以法制為當守又以嗜慾荒惑不能自克則左右近習之人乘時肆志引例破法惟其所欲外庭不能支吾則攀援僥倖馴致亂階者多矣陛下誕膺丕圖人心翕

然詔書所至危疑之情即日帖畫定蓋知陛下仁孝素著而務學為急習熟世故親履時安反覆史傳之得失洞知小人之情狀無酒色之娛絕荒玩之好專欲親近儒生講論經理此不世出之主也所望超然遠覽削去弊蠹排抑僥倖振起紀綱惟祖宗故典是遵惟天下公議是取則太平之期可望今即位纔及兩月而已復容受欺罔巡出橫恩以塞無厭之欲其何以示天下夫人主持以立臣民之上者以紀綱為急橫恩一出則是斜封墨勅自壞紀綱陛下心



所備知目所親見凡可鑒可戒之事皆當深思  
切慮力自振拔豈應因仍旧例以贖初政近年  
以來每遇如此指揮臣僚無不繳駁率蒙依奏  
後雖製造頭冠法服轉行之人亦以繳奏終于  
回授而况于改易者乎今來馮輔之吳思忠並  
係武功大夫遙郡團練使若于遙郡上轉行則  
皆為防禦使黃鑑見係武功大夫遙郡承宣使  
若與階官上轉行則為橫行右武大夫李唐卿  
見係武功大夫若與轉行遙郡則為刺史夫武  
臣至於武功大夫則為止法正如文臣之中大

夫也武功大夫實歷七周年用七舉主始轉橫  
行非有功效顯著不帶遙郡如文臣不為侍從  
不得為大中大夫二者皆有累數十年而不遷  
終身而不得轉凡有恩賞正許回授此一定之  
法也臣愚欲望睿斷將上項改易頭冠法服賞  
各與轉一官其礙止法人並與依條回授以昭  
名器之重以示天下之功公以空僥倖之門以  
光初政之大不勝幸甚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繳隨龍講官等轉官

臣竊惟 陛下龍飛御天凡曰攀附之人考之

近比均轉官資誠未為過但以國家官冗至此已極而六年之間兩遇覃霽爵賞益濫嘗老隨龍恩例在 祖宗時止轉一官多不過兩官正緣 高宗立國于擾攘之時一行官吏自元帥府執羈勒于萬死一生之中故南京即祚之初隨龍人並轉四官 壽皇朝雖轉四者官然兩官係用建儲恩併轉非專為覃恩也太上皇朝四官之賞蓋是失于契勘 陛下不以位為樂不得而已後受臣與彭龜年黃由沈有開同在後省見其引義力辭其言至切心甚服之臣愚

欲望睿斷檢照 祖宗之旧典裁節近年之橫恩酌為中制使隨龍講官各轉兩官曾任藩邸講堂官各轉一官以成旧僚辭寇之矣以示 陛下不敢自比于祖父之意天下幸甚臣冒進昧言不避紊煩祈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繳戴勳除知閣門事

臣仰惟 陛下龍飛御天潛藩日人際千齡之會無不有攀附之幸矧如勳者服勞五年職為內知至心記存擢而用之誠未為過然初除帶御器械臣寮以員數已足恐其濫額以啟倖門

嘗具繳奏今奉使方歸自言閣門舍人今既故  
除即合解罷乞祠祿而逡以知閣處之則為過  
矣始八月中臣寮之奏欲少俟他日有關以攸  
成命得旨依已降指揮則是除目已定又曰俟  
有關日供職則陛下所以處之者可謂詳盡  
矣今乃猥以員數已足欲從朝廷乞一外祠而  
遂得知閣雖曰不要君臣不信也竊見 壽皇  
即位之初龍大淵曹覲在潛邸尤久亦止除御  
帶至次年春間大淵自樞密院副都承旨覲自  
御帶俱為知閣時金安節周必大相與繳論甚

切且謂二人攀附雖曰過此以往事君之日甚  
長儻其謹畏有加何患身不富貴奉 聖旨罷  
劇就閑宜允衆論尚茲回繳可特依奏大淵別  
與差遣覲依旧帶御器械一時君臣之間如此  
其盛然猶其進不已恃宠弄權寔與政事貽害  
甚多 太上皇初年譙熙載姜特立徑除知閣  
無有論者公議深以為惜然猶是太子春坊又  
非內知之比如勳本士人素被眷知使事甫  
畢且當退靜以俟君命不意逡有此奉土則以  
御帶為未足下則欲乞外祠以激取其所欲如

控囊然若遽以知閣處之則陛下之官非惟  
不足以厲世磨鈍亦不足以慰滿左右之意臣  
寔憂之欲望睿慈深察愚忠追寢新命今譙令  
雍既以持服未可任官勲則當用八月十九日  
聖旨俟有闕日供職或恐聖意念其未有職  
守即乞如吳琰依蔡必勝例權差候有闕日撥  
填庶得允當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繳關札張宗尹特與隨龍恩數

臣竊見前項指揮頭駭現聽臣非敢固為煩瀆  
實以隨龍恩數自未無有持與之法一開特與

與之門恩俸援來者無已陛下必有難處  
者伏覩淳熙十六年三月十七日聖旨隨龍  
請官承受官可各轉四官以承受官廁於隨龍  
之數已非令典然猶不至如今日特與恩數之  
濫是時承受官係劉慶祖以無官可轉已於吏  
部陳乞回授今來開札張宗尹若果係承授潛  
即奏報兩殿文字陛下念其有勞欲與以恩  
數乞照淳熙十六年指揮施行庶免開特與隨  
龍恩數之門以塞後來扳援之路不為小補所  
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繳隨龍人轉官并王侯等八人恩數  
臣近者論奏隨龍講官及曾任講堂官轉  
官事乞酌為中制講官各轉兩官曾任講堂官  
各轉一官得旨依奏仰見 陛下虚心應物從  
善如流臣不勝感涕有君如此何忍有怀而不  
言尋奉 聖旨隨龍官吏諸人色軍兵等開  
具職位姓名可各轉四官資白身人與補保義  
即曾經蕃邸應奉人可各轉四官資等臣緣未  
知前項講官處分未敢論奏今又準今日十日  
旨揮依已得旨揮官吏諸色人等轉官補官應

生德謹  
字字特

干恩數等並依淳熙十六年辭例臣寮繳奏數  
內王侯八人十四日得旨王侯等內有官人轉  
兩官白身人與補承信郎 陛下之不私旧人  
足以示大公于天下然臣犹未有盡其愚願主  
再讀天聽臣前奏謂隨龍恩例在 祖宗時止  
轉一官多不過兩官正緣 高宗立國於擾攘  
之時一行官吏自元帥府執羈勒于万死一生  
之中故南京即祚之功隨龍並轉四官等事其  
理甚明今講官及曾任講堂官已蒙 陛下依  
奏減半推恩則隨龍官吏諸色人霍汝翼生德

謙以下各與轉兩官白身人補承信郎曾任藩  
郎應奉人各與轉一官玉其候等八人照曾經  
藩郎應奉推恩則事辭輕重與諱官等一辭實  
為允當 陛下在位統業以天下為憂身率以  
正無敢不服累年橫恩至此裁定天下必當稱  
誦至明自此抑僥倖振紀綱惟聖意所尚朝政  
清明此其本也臣職在封駁苟有管見不敢避  
仇怨而負天子伏惟 陛下裁赦所有錄黃臣  
未敢書讀

繳鄭熙等免罪

後省看詳臨安府進士鄭熙等連  
三上書所言無禮奉 聖並免罪

臣竊惟 陛下即位之初下詔求言章交公車  
來者甚衆後省被旨看詳雖未能徧其間議論  
剴切有補于政者猶未暇一一奏聞若鄭熙輩  
上書再三言浸不遜所乞幸建康事尤無足採  
得旨免罪仰見至主寬宏之度然臣又有愚見  
不得不以奏聞古語有之狂夫之言聖人擇焉  
以言求人曾未聞有所褒表而遽有免罪之者  
不可以至家戶曉必有輕議于下者况士人上

書心間有無稽之言甚於此者欲望至慈蓋之  
如天若此等人一切容之万一有伏闕邀駕等  
事自有常規寘之有司以旨赦之庶全國辭若  
因着詳而免罪臣等受謗而不足道恐非所以  
廣陛下之盛德也臣一日之間屢有論奏實  
非得已自非賜以矜察臣實無所逃罪如鄧熙  
等果有不遜之心免罪之後亦不能禁其妄言  
不若寢而不問靜以待之臣怀不自己犯分瀆  
煩無任戰懼之至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繳蔣介際古監門衛中郎將

臣竊惟古者侍御僕從因匪正人其選擇之遴  
不徒取其勇力也近時環衛官閣門帶御器械  
等既取武勇之士又參以才諳韜略文學之人  
誠有古意此國家之美事也如介以右科發身  
人物議論足以備環衛之例久在閣門得郡遠  
去陛下親擢稱此選臣亦喜朝廷用人之當  
除目之下即已書行徐考員額則尚有可議伏  
見初置環衛官以來三十餘年矣元以十員為  
額實精其選內以嚴侍衛之職外以示將帥之  
儲今十員已足而又除介以介之才收置于員

外無不可者時以遴選人才之地此門不可遽  
開一開此門權倖貴要便將拔援而進予授苟  
濫則名器愈輕不可不慮也臣愚欲望聖慈別  
賜處分庶免拔援僥倖寢壞成法所有右監門  
衛中郎將錄黃臣未敢書讀

繳李謙召試閣門舍人

臣竊惟武臣之召試閣門舍人與文臣召試館  
職無異必其人物才業足以厭服衆論不可以  
輕予也李顯忠稱號名將而有孫能以文學自  
好嘗名荐書 陛下寵以召試宜矣臣初不知

謙何等人考其家世乃知其父師顏曾任建康  
府統制于紹熙四年七月十一日乞致仕如此  
則謙之服父喪方踰小祥猶在服制中也在法  
小使臣遭父母喪只給假百日本非令典近方  
有臣僚論奏詎更此法見今者詳况本法自有  
願持服之文正所以待孝子也謙為小使臣固  
可用百日之制矣嘗獲文解則是願為士人而  
不持父母喪可乎未除而經營召試欲玷清選  
則是冒哀求士尤法之所不容也欲望睿斷追  
寢成命勒令歸持父喪俟服滿而後從仕規其



見識允下亦不足以辱君試之寇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繳劉詢帶行遙刺

臣照對劉詢兩任簿書官合轉兩官酬賞得旨依劉克咨趙友仁例特與轉行遙郡刺史臣竊攷之劉克咨淳熙六年以武功大夫奉使回程特授榮州刺史則是以奉使恩而轉遙郡非以簿書賞也至八年始以簿書任滿賞持授忠州國練使趙友仁淳熙四年以在殿陞日久應奉有勞將兩任簿書任滿轉兩官恩例特典轉行

遙郡刺史此詢所引之例也臣攷之成法武功大夫為武臣止法今來雖有趙友仁例錄友仁係在淳熙四年至淳熙十六年太上皇帝即位之初所降指揮並不許以泛賞迂轉只依條法施行自此以後凡所以泛賞引例轉遙郡橫行者皆許繳駁或吏部執奏終於回授而後已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寢罷劉詢帶行遙刺旨揮令與依條回授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繳王涇等放令逐便

臣伏觀上件旨揮竊惟陛下聖孝仰奉 三

官以涇等皆醫官旧人故許遂便以備使令然  
回人之貶罪有輕重未易以一槩論也方高  
宗升遐之初涇追兩官勒停一千里外州軍編  
管馬希石追兩官勒停五百里外編管後省臣  
寮独論涇之罪不容誅以其輕脫恐肆所用之  
藥不依方書不隨病證率意自任致此禍受人  
人憤鬱恨不食其肉罪大責輕縱未盡死地乞  
斷配以副衆心有旨王涇追毀出身以來文字  
特決脊杖二十刺面配千里外牢城收管紹興三  
年正月指揮周昭左奉醫藥不謹除名追毀出

身以來文字刺配瓊州牢城永不放還臣愚竊  
謂 壽皇盡孝執礼不勝創鉅痛深之心故處  
涇之罪僅恕其死而已 大上皇帝之怒周昭  
行道之人多知其故含怒畜憤以致違豫者久  
之竄之海外聖意可知在今日難經赦宥不  
處使之齒于平民臣以為馬希古能蒙尚可恕  
也王涇問周昭之罪不可恕也欲望睿旨將王  
涇周昭逐便指揮特賜追寢毋致失刑以累初  
政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繳醫官鄭至達改風科入內內宿

臣聞有國有家者立法定制使有司守之有司不能守則君上當治其廢法之罪若狗一失之請越法自便有司能執法守而上之人反欲以一時旨揮而廢法開僥倖之門以來無涯之請則法令俱成無用矣醫雜日佞然先王之所甚重矧國家禁廷之所用上奉三官所宜精擇元豐之法選保試補其制甚嚴政和少安宣和又申嚴之俾並依元豐法雖奉特旨傳宣、押等仰醫局執奏不行可謂詳盡矣臣在後省所當遵執實緣年來繳奏多急于大者而以此等

猶為細事亦間有書行自知其非今朝政清明凡僥倖廢法之事遇之輒論陛下俯從如響則在臣尤不敢忽所有劄至達特改風科與差入內、宿其于法制不可行者二而事辭之大不可者一臣敢陳之揆以宣和執奏之法一不可也又乾道三年旨揮內宿風科醫官以二員為額見今溢額人且令依旧今後並不作闕差人二不可也是二不可者翰林院醫官局能執奏以為不可而聖旨特依今來旨揮則是臣所謂有司能執法守而上之人反欲以一時旨

揮而廢法此于事辭所繫尤重自此苟有執援  
之人皆視法令為甚輕悉以特旨衝之則旧法  
幾于無用矣此臣所謂事辭之大者也臣不識  
鄭至達為何人彼藝之精否考之案牘則累經  
繳奏淳熙十二年為 德壽宮醫官有勞特與  
免試聽供職差入內 宿淳熙十三年又為医  
藥有勞差充 德壽宮祇應皆為医官局執奏  
奉 聖旨特依今來旨揮皆為臣寮繳奏而罷  
不知懲創又因特旨以破旧法則其人頑狡可  
知况內宿風科医官既以二員為額目今已有

睿旨難睿斷

員至達又在三人之外又聞大方脈以七員為  
額正緣干求不止已是濫額數員可見冗濫今  
若不行止遏恐來者不已是醫官局能執法守  
而旧法日以寢廢臣等反失其職矣是以冒昧  
歷 言之欲望睿旨追寢特旨庶使僥倖攀援  
之人自此帖息不勝幸甚所有錄黃臣未敢書  
讀

繳謝潤請給全支本色

臣仰惟 陛下奉承 三宮惟恐不能順適至  
意然法制之設所以公天下而共守之有不可

踰者知閭謝淵為皇太后親弟請給依韓侂  
胄例特與依祿給全支本色有以見陛下奉  
祖后之意然真俸之支則有不可吳環吳琚同  
為太皇太后親姪同為檢校少保節度使可  
謂事辭至切矣然吳環之請真俸已久無有議  
者而吳琚之請太上皇為之降旨則黃裳以  
給事中力陳者三四陛下為之降旨則黃由  
以揖給事中又至于再三論奏而後正疑若有  
甚異者無它環在紹興元年十月指揮之前而  
琚在指揮之後者指揮既定之後若又開此門

則戚里拔援何時而已兩朝聖明終允其奏  
韓侂胄之真俸以淳熙十五年十一月降旨正  
與吳環事辭一同謝淵之請切似吳琚臣是以  
不容不論欲望聖慈收寢前項內批指揮自後  
若不係南班隨統兵戰守之人以真俸為請  
者一切以定制絕之既以杜僥倖之門于節用  
之政不為小補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繳傳昌朝改差幹辦皇城司

臣竊惟皇城司之職不為輕選臣不知傳昌朝  
為何人第以名簿籍考之淳熙十年天申聖節

皇后合得蔭補恩澤將一名回授與本閣進奉  
白身傳昌朝補承信郎昌朝所謂之官雖元  
係親屬恩澤而補官之日明言以親屬恩澤回  
授與主管進奉之人即顯得本非親屬而主管  
進奉止係一時非泛補授故項以親屬賞典轉  
官先經之部告示後有給舍繳駁皆謂依元降  
降指揮止合轉至訓武郎止不曾施行至今年  
七月二十七日指揮云 皇太后親侄女夫傳  
昌朝偶用本殿捧香恩澤補官特與依親屬補  
授出官施行見今吏部申明朝廷未曾轉行武

翼即夫覃恩轉官以千萬數獨昌朝未得放行  
蓋其出身犹未明白也若止是一時非泛出身  
其得間職已是過當難以適當皇城司之選况  
昌朝見待幹辦軍頭司猶未赴上自愚欲望聖  
慈收上前項皇城司除日俟朝廷取見出身明  
白放行本人轉過武翼郎然後授之未為脫也  
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繳李氏等依宮人例支破請給

成國信國崇國三大夫李氏係  
太上皇后親屬依宮人例支請

臣竊惟國家賦祿俱有條式不可紊也紹興元年士歆妻梁氏乞給臣寮繳奏謂一命婦之請給事辭雖若細微然偉門一開拔援者衆蟻穴之不塞可以潰隄遂蒙請罷夫以士歆為宗室大老其妻一有干請猶為之遽止今無故而給三人尤為無名吳瑤為太皇太后之親姪謝淵為皇太后之親弟友真俸陛下不以私害公悉從繳奏而止李氏三人因緣戚里不從夫爵得授國封已為幸矣若更依宮人祿式則例支破諸般請給僥冒益甚檢照內國夫人例一

人每歲約計錢近二千緡銀一百五十兩米四十五石綾一百二十五疋羅三十餘疋絹六百疋綿四百兩况一日而併與三人其蠹耗可知陛下恭儉節用為天下先中外方且冀望裁抑內庭用度以紓國力若巡開偉門自此拔援日至何以杜絕臣愚欲望聖慈收還上項指揮以塞戚里無厭之請實為幸甚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九

四明樓 鑰大防

瑣聞卷言

繳朱熹除宝文閣侍制與州郡差遣  
臣仰惟 仁宗皇帝聖度如天御史唐介以言  
事得罪貶春州別駕明日中悔命改英州已處  
之善地矣又明日用其言罷文彥博而遣中使  
護介之行未幾遂復召用此所以為慶曆之盛  
臣現 陛下容納直言改過不吝無愧仁 皇  
朱熹始除宮祠深駭觀所物論紛 已而聞仍



次對之曰則知至意之已回臣寮繳奏又加室  
文之職而與州郡則聖意又愈釋然矣臣雖  
以論奏茲益進其愚陛下本以閔其耆老當  
此甚寒不欲使之立誦欲望聖慈授以內祠仍  
令修史少俟春和復還誦筵如此則君臣之道  
終殆周盡熹之難進易退陛下素知願豈以  
加職為寵惟陛下待以恩意亟使留行進之  
以禮則熹雖以去犹未出畫可以留矣臣苟有  
愚見不敢不盡伏冀垂聽而採用之所有錄黃  
臣未敢書讀

繳 祀廟事

御史中丞謝深甫等奏集議 祀  
廟事乞且從禮官第一次陳請奉  
聖旨恭依

臣竊惟宗廟重事非可輕議雖設禮之家古稱  
衆訟然在上之人所以擇之者如何尔凡事固  
當從衆要亦不專視設者之衆寡惟其是而已  
矣 本朝自開國以來立 四親廟之後凡  
宗廟之事概徑守正本無可設治平末年英廟  
附廟 僖祖親盡遷之夾室而 順祖遂居第

一室天下無可訖者蓋 僖祖之遷夾室于禮  
為順 太廟者宗之太廟非以第一室為主也  
自王安石異論奉 僖祖已遷之主復入第室  
正東偏而議論始紛 至今 神宗祔廟翼祖  
遂遷六禮之宜也蔡京用事專務紹述熙寧之  
政又唱九廟之制復奉 翼祖已遷之主入廟  
當時詔書明言自我作右可見無所經秘若  
太祖東嚮之說自熙寧以來訖者不知其幾至  
陛下而始定甚盛奉也此事既定遂又議  
僖祖 宣祖祧主所歸考之于禮經計之以治

### 政者作改

平故事止合並遷夾室如 順祖 翼祖之制  
正緣熙寧之後推尊 僖祖已久又紛然有不  
當使 僖祖下祔子孫之說故衆說中制取唐  
柳冕之言創為 別廟二事皆已得 聖旨恭  
依矣豈右更有異說比聞朱熹曾入文字未蒙  
降出使臣輩無辨正是否忽又得旨恭依臺諫  
之奏且從禮官第一次陳請則是止祧宣祖而  
祔 孝宗所謂 太祖東嚮之禮又復寢而不  
行臣竊惶駭竊謂如此重事 陛下再降旨恭  
依今忽以數語而政之行之四方寔惑衆聽臣

未深辨欲望降出朱熹劄子庶見得有所據依者何事果能使中外心悅而誠服則改之未晚若如今日所行則宗廟重事議已定而復搖重事及輕非所以示中外如臣淺陋何足以與大議事苟有所見不敢以畏避而不言伏惟陛下裁赦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再繳李氏等依宮人請給

臣近者繳奏李氏國夫人三人請給事伏準御筆可依皇太后妹嘉國夫人例特與書行仰見陛下尊奉太上皇后念三女兒之意

故有上項指揮臣豈應不承威命竊惟封駁之地以出納為職君命之出從而出之豈不順便惟知其不可而納之是為奉職况一事之僥倖從之亦未甚害所可慮者倖門一開便以為例援例而進得之者不以為恩不得者遂以為怨此喉舌之地所以必爭正恐其拔援而不已也嘉國夫人淳熙四年初支俸給一時有司失于爭執開此倖門李氏三人遂援此例初失于一今有其三一人既行則後之拔援者又不知其幾凡曰后族姊妹得之則兄弟之婦援之兄弟

之子婦又將援之不知何時而已乎況今日国力甚屈不惟不可以望承平之時比之紹興既不可及雖欲比之淳熙比之紹興亦不大件今歲遭 壽皇之大喪遺金匱之信使固已不勝其費而天時如此救荒不暇朝廷傾貲以為民氏之受寔惠者無緣得編飢疫可指日而俟盜賊所在而萌芽凜手可惧之時 陛下惟當躬率儉素橫息濫予損之又損猶恐不逮安可聽戚里之無厭校不得當之旧例不思以義斷恩如此之類侵尋不已何以善後臣是以輒忘忌

### 寧是

諱再瀆天聰伏望聖慈終賜寢罷如聖意深念從母寧是別予之財太上皇帝以吳瑫不得真俸遂賜之錢庶可全肺腑之恩而不廢天下之法更取聖裁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繳毛伯益轉行遙刺

臣仰惟 陛下嗣服之初愛惜名器間有出于左右求請或並緣賞典或引用近例或出于三宮之親屬苟廢于法有司執奏無不垂听故朝廷清明可望治效近有李革以忠奉有勞由副尉而轉承信郎亦不可不論正以事辭至微

不敢瀆冒天聰今忽來有上項指揮毛伯益者知其為內侍不知有何因緣直以職事宣榮理宜優異與轉遙郡刺史實駭公論夫以內侍甚衆遙郡至嚴有以賞典等事遷轉者犹不可行指揮再三終于回授而况全無來歷內庭趨走安得言勞便嬖使令豈應優異若此門一開凡有無厭之求陛下遽与施行而臣等又不能繳奏則遙郡不已便因正任正任不已廉車而務以致節鉞何厭之有如此則祖宗之法度朝庭之紀綱將遂蕩然何以為國自來內侍求

請遷轉屢經繳駁皆有一二可言蓋未有如今日指揮僥濫太甚臣是以尤不得不論欲望聖斷追寢上件指揮推究伯益故無僥求上罔聖聰之罪特賜黜責以懲其餘庶幾自此可以少戢此曹不致過有踰分之請實為幸甚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繳 重華宮官吏諸色人等及五年

推恩轉官

臣仰惟 陛下欽事 三宮務盡孝道 重華宮一行官吏等人用 德壽宮故事服勞五年

例轉一官資前此方以推恩為遲今幸奉行故  
典本不當有言然臣有愚見如匡官及礙止法  
人二項不容不論匡官久饗廩祿竊取寵榮本  
是庸人僥倖在選 壽皇違豫之久中外日伺  
脉狀以候康復而其詞固不倫已憂慮一旦稱  
留無不憤痛雖其罪不至如王涇之甚仁以一  
時多事未嘗明正典刑六月二十三日奉 太  
皇太后聖旨匡官大方脉蔚仲堅郭儀李九齡  
瘡腫科王懋陳世安口齒科俞時雍並罷 重  
華宮祇應此蓋 太皇太后明知其匡藥狀而

至仁覆露不欲加罪止從罷遣後至八月間因  
臺官論奏郭儀李九齡蔚仲堅輩庸繆之罪其  
言其輩則非止此三人也尋得旨僅降三人者  
一官未幾至十月初王良佐李九齡郭儀又以  
應奉 太上皇帝匡藥有勞而轉官矣其僥倖  
已甚皆不復論其于 重華匡藥失職如此不  
至嚴譴已為厚幸安得一例皆與轉官之賞乎  
其匡官已經降官及罷祇在之人乞更不推恩  
武臣及內侍等礙止法人數目不少若悉與轉  
行實為太濫止引乾道二年之制隱下後來即

次指揮致有今日施行欲乞並照淳熙八年七月指揮回授其指揮使以下礙止法人亦乞照前項指揮依條施行其它人數猥衆官掖事嚴臣不能一一究知其顯然可論者如此欲望明照三省樞密院及所屬曹部照左逐次指揮及臣所奏二項事理子細開具施行庶幾實有勞效者不至遺失僥濫太甚者稍得樽節其于愛惜名器之朝不為小補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維陸堯端時

覃恩并解帶各轉一

官恩例特與階官上轉行一官

臣待罪東臺論奏固多皆是為陛下愛惜名器節省財用排抑僥倖以存國家之紀綱若碍止法人或轉橫行或轉遙刺二事尤當固執一失職守末者無窮不可復為矣陸堯端事太上皇帝為隨龍人衆所知以隨龍之故超授官爵不為少矣若縱其無厭之求則何時而已耶比者太上皇后歸謁家廟堯端于武功大夫併轉遙郡兩官臣寮繳奏三次以一時人衆太上皇帝圣旨其它碍止法等入並從所請時

今與三人者轉行者端其一也是以一日隨行之勞而轉與二十年磨勘之官矣去年八月又以睿思殿內東門司等歷過日月并使人到闕等泛賞乞于遙郡上轉行後省察見其月日皆是重疊引用繳奏三次乞令史部契勘年月遂寢而不行今又有此請夫覃恩轉官解帶轉官使其不礙止法則當循序而進何待特旨正以二者皆是泛賞礙止法人不可用故疊以二者冒干天聽又欲于階官上轉行則是以礙止法不可用之賞而轉右武大夫其為坏祖宗

成法尤甚臣是以不得不論欲望聖斷察其情狀追請上件旨揮庶使退聽且以塞後來無窮之請臣載惟陛下初政尤未及半仁恩隆寬左右近習戚里之衆干請恩倖瀆紊至聽勳勞特旨臣愚駁論雖荷矜從更乞奮威斷擇其干請太甚者有以懲戒之則朝廷益清紀綱不紊尤為倖甚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繳成立帶行遙刺

御前忠佐成立該登宝座合轉  
四官內西資轉馬步軍都軍頭外



兩資轉時與帶行遙郡刺史諸般  
請給等並依周吳辭例支破

臣竊惟家國名器之重在今日就宜謹守引例  
破法之弊在今日尤宜痛革臣待罪瑣闥項者  
屢有駁奏不敢顧恤仰蒙 陛下躬垂明聽從  
善如流近來方得小定忽準前項指揮又不  
容已者御前忠佐止有六資曰步軍副都軍頭  
馬軍副都軍頭步軍都軍頭馬軍都軍頭馬步  
軍副都軍頭馬步軍都軍頭六資之外無法可  
以選補其轉行遙郡刺史者蓋橫思也武臣轉

至武功大夫為止法非有軍功等不許轉行而  
況此乎歷考 太上皇帝在位六年放行忠佐  
轉行者才二人然皆有迹可考周吳以馬軍都  
軍頭轉行尤在紹興二年七月是時 太上皇  
帝即位已三年矣至十月又以陸安為之中書  
後省繳奏而止紹熙三年四月又有指揮又以  
門下後省繳奏而止且以周吳之轉行是有司  
失于執奏者直至紹熙四年再與而再繳至勤  
御筆以其久在潛邸左奉有勞特與轉遙刺時  
方多事因遂放行蓋亦三經繳奏不得已而後

行非苟然得之也今可援為例乎况陸安在  
太工潛藩隨龍左奉餘三十年錄其久勞抗艰  
難如此陛下即位未久若成立引例破法六  
資猶未曾轉滿任以四資之恩起授遙刺則今  
之為忠佐者又援此例而進不可遽止名器愈  
濫矣陸安援周典之例止言請給而不及大禮  
支賜進狀下戶部本部執奏而不行今成立法  
所乞旨揮則又全備以此知祁恩僥倖之人宛  
轉板援無時而已欲望全斷特賜詳酌其以兩  
資轉至馬步軍都軍頭者法也則令有司照條

格施行其餘兩資則與寢罷塞倖門而守旧法  
實為允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再繳成立帶行遙刺

臣近者繳奏隨龍御前忠佐成立帶行遙郡刺  
史奉聖旨兩該隨龍可特與書行天威所臨即  
合承命然詳究事辭輕重寧受一夫之怨不敢  
廢陛下紀綱寧被方命之罪不敢交有司法  
守也陛下明知帶行遙郡刺史為僥倖又知  
兩朝隨龍忠佐人眾恐開倖門以成立兩該隨龍  
故今特與書行庶使餘人退聽臣略考之太

上皇帝隨龍人有兵級八十八人內吳翊等十餘人又在 陛下隨龍人數如此則未問其餘名色只就成立本等人數內兩該隨龍已有十餘人若成立帶行則此十餘人者必將援例而進不若杜之於初則來者自然絕望一聞其端僥求日滋縱之則名器愈輕賤予益濫止之則或得或否不惟無以服其心多方營求不與不已煩瀆天聽 陛下將自厭之臣愚欲望睿斷寢罷上件指揮以塞僥倖之路况 陛下即位未久如此等事但當一切止絕若初年不難于

### 賤予乞亦賜予

發端後省不得而繳論誠恐國家爵賞有限不足以塞此曹無窮之請為害愈甚矣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繳韓侂胄轉一官彭龜年除職與郡

同中書舍人林大中

韓侂胄轉一官依所乞除在京宮現彭龜年除煥章閣待制與郡

臣等今月初九日竊聞吏部侍郎彭龜年內殿奏事退而居家待罪不知其由已而又聞知閣門事韓侂胄見求祠祿方有傳聞謂龜年論侂

曹甚切故皆不自安然而不知所論者何事也  
今有上項指揮則知傳聞之不謬龜年以侍郎  
得次對與郡侂曹解閣門及都承旨職事轉一  
官內祠有以見 陛下之處事不失一偏然臣  
等愚忠猶有當言者 陛下自在嘉郎眷禮僚  
旧一旦龍飛不惟以寇爵秋延見訪問幾無虛  
日天下不以為私而服 陛下好賢篤旧之德  
不謂三數月間所謂五人者黃裳遽成長往黃  
由尋遭外艰沈有開陳傅良相繼論罷惟龜年  
一人猶在從列筵筵又其賦性伉直論事不回

尤蒙眷獎必其怀不自己盡言無隱今又去之  
則 陛下之旧寮無遺不惟傷伐木之義而四  
方謂其以盡言得罪尤害政辭此臣等所以重惜  
也知閣門事及都承旨皆武臣之高選 陛下  
不嫌于侂曹之罷可謂英斷然次對不過在外  
之職序位反下于貳卿庶車之升苗務則寇之  
已至况一去一苗恩意不同去者遂遠不復得  
侍左右留者既曰內祠則召見無時終不能遠  
人言籍、尚以為不平臣等欲望睿慈更加詳  
處或苗龜年于筵筵則可以不失請讀之旧若

其不然則命侂冑以外祠或予以外任事辭遠  
奔人心無可言者如龜年之矣 陛下素知顧  
豈遂將終棄後日召用正自未晚然目前处事  
貴于得宜臣等誠恐指揮一出难于反汗故敢  
罄竭愚慮以俟採擇所有錄黃臣等未敢書讀

再繳韓侂冑彭龜年

奉祀亦作祠

聖旨彭龜年除職與郡已是優異  
韓侂冑初無過尤屢求閑退罷職  
奉祀亦不為過並依已降指揮  
臣等昨繳論彭龜年韓侂冑事得旨令並依已

降指揮施行臣等何敢不承君命然二人者事  
既相闕湏當適平龜年以真侍郎除職與郡若  
以為優異則侂冑之轉承宣使非優異乎若謂  
侂冑初無過尤則龜年論事乃出于愛君之誠  
心不顧其身以進忠言豈為過乎臣等區區不  
敢更留龜年在龜年進退之義亦不可復留但  
直臣去國公議為之歎息恐自此無敢有為  
陛下出力論事者矣龜年既以決去侂冑難以  
留留欲望聖慈俯從臣等所奏予侂冑以外任  
或奉外祠以均事辭以慰公議不勝幸甚再犯

天威無任震懼伏惟 陛下財幸所有錄黃臣  
未敢等書讀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九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三十

四明樓 鑰大防

外制

吏部尚書趙汝愚兼侍讀

勅朕退朝之餘務學為急開邇英之閣肆求經  
史之遺言對无逸之圖慨念 祖宗之美意正  
有資於勸誦顧何憚於增負具官某秀出天支  
蚤收儒效擅開平之譽久宣出藩入逆之勞條  
晁董之言尤篤憂國愛君之意謹銓衡于選部  
實領袖于禁途朕惟歷代編年之詳萃于通鑑

之紀三朝致治之要列于寶訓之書尔其因事  
進規盡忠無隱矧是宗盟之彥首陪經幄之游  
尚服異恩以稱公選可

寄資武功大夫幹辦御藥院陸彥端  
轉歸吏部除帶御器械依舊幹辦  
太一宮

勅具官某尔給使官者謹而寡過肆還寓秩列  
之銓選屬韃九陛仍護行宮往哉汝欽毋替于  
舊可

武經郎趙不淹換太子右監門率府

率

勅具官某國家宗支視古為盛然以屬近行尊  
得奉朝請者亦鮮矣尔修飭有素宗老薦其詳  
雅授以正率日陪近班尚勉之哉以永終譽可  
許從善循修職郎

勅具官某尔以假吏往從使節茲登仕籍始得  
論賞雖曰踰時亦不失勞矣可

從政郎邵武軍司理張令照降兩資  
放罷

勅具官某治獄之職惟公則平尔曲奉上官繼

吏為偽以陷人于深文臺評未上罰其可道再  
鐫厥階歸務循省可

修武郎前監紹興府東城酒庫馬錕  
降兩官

勅具官某尔職權酷驚擾田里憲臺按治巽訟  
自解削秩免官以正名分可

朝散大夫知邵武軍趙師造降兩官  
勅具官某政平訟理郡太守之先務也尔按吏  
不審乃諷脇理官偽為文詞以傳致其罪彼罪  
雖得尔其可供罰乎褫秩二等以戒鍛鍊之吏

可

從政郎賀正使書狀官俞南仲循兩  
資

勅具官某朝廷選修聘之使而使之自選其屬  
尔以庠校之彥為之少從禮成而歸賞可後乎  
可

何謙韋益並循修職郎

勅具官某集故事以成書儒館之職也尔隸兩  
省亦与有勞既登仕版仍進一階可韋改東省

朝散郎温州通判傅頤降一官放罷



勅具官某權貨之禁至為嚴密治中別駕寔專掌之尔職在是而不能戢吏卒之冒法豈惟闕防之弗嚴抑見威令之无素削秩免官以懲不恪可

福州觀察使王抃父康贈武功大夫

咸州團練使

勅朕肇裡南郊祗見上帝爰推霈澤以及萬方仕登朝列皆得以及其親具官某故父具官某有子以廉車告歸尔亦与此卹典尚具有知欽承休命可

寄資右武大夫遙郡防禦使 皇子

嘉王府都監韓世榮轉歸吏部在

京宮觀

勅官躋橫列使領遙防是為右選之華用示內班之寵具官某進謹赤墀之奉退祗朱邸之勞歷年寢多以疾來諗俾隸名于銓部仍賦祿于真祠尚服渙恩以保終吉可

承節郎潘時美嫡母孔氏年九十一

歲封孺人

勅具官某嫡母孔氏比肆郊霈推老老之恩尔

年登九齡子為命士予之湯沐以為晚歲之華  
可

通奉大夫顯謨閣待制陳峴係韋潛  
心舉主降一官

勅賢引其類固難保于終身稱匪其人亦何逃  
于定制具官某早登臚仕屢薦小官逮歷歲之  
既深有字民之無狀按章不審雖多刻吏之文  
具獄既成莫揜貪夫之迹考尋舉特乃屬泛臣  
以嘗遇于需思姑稍錫于命秩尚為寬典毋有  
遐心可

嘉王府講尚書徹章官屬各轉一官

承議郎中書舍人兼翊善黃裳

勅朕有元子教之以義方尔以名儒導之以  
經術既闡百篇之奧可稽一秩之褒具官某造  
理精深處心夷曠出廷臣之右能介而通送吾  
兒之游最專且久博文約禮歌著乎心考古驗  
今如指諸掌因乃天資之美加之學力之深茲  
馬進官姑以示寵惟帝王之胄非務為章句之  
徒發經史之微尚益明事物之要既上紫垣之  
直仍先朱邸之僚進有賴于論思退尤資于講

習其祇朕命式究尔心可

承議郎著作郎兼贊讀黃艾朝奉

郎軍器少監兼直講陳士楚

勅具官某朕以元子天資之良遴選賓友以輔導之惟尔艾尔士楚俱以儒英後吾兒游典謨訓誥誓命之文講貫既久以至終篇旌尔賢勞何愛一秩其益暨乃僚秉乃心相与發明經史之要日計不足而歲有餘厥惟休哉可

知揚州錢之望復直寶文閣

勅具官某朕肇禋南郊爰肆霈澤士有一青咸

復厥初矧吾帥臣起臨邊閫日著聲績如尔之望者願可後乎尔守襄陽煩言存至稍鐫寓職于今三年因予泰時之恩歸汝寶奎之直其祇寵沃益懋尔功可

成都府路第二將高師顏置使司奏

舉知黔州

勅具官某蜀道萬里士有負文武之才者朕何自而知之尔起將家歷戎職制使謂尔通練老成連帥又稱其沉毅通敏朕以二臣之言試尔以黔中之守尔能不負所舉則知所以報國矣

可

泉州同安縣靈護廟神封威惠侯

勅具其神朕之愛民至矣吏治于明神職于幽苟利吾民雖遠必錄以尔神廟食海嶠久著靈迹却蚩蝥而張官軍招海賈而銷癘疫有司覈實具以上聞錫尔嘉名歆予茂渥可

承直郎坑冶司檢踏官蔣盍降一資

放罷

勅具官某國家置使江尤以總諸道之貨泉設屬支郡以究山澤之遺利尔其屬也冶工爭攘

至相戕殺尔實啟之勅章既聞其上一秩免所居官吏之不虔庶乎知警可

修職郎臨安府昌化縣主簿趙善視降一等放罷

勅具官某尔莖仕之初密在畿邑是何么麼敢尔披猖鐫秩免歸尚為輕典尔則自取將誰咎哉可

入内内侍省都知鄧從訓謚奉上

高<sub>宗</sub>皇帝徽號冊寶轉協忠大夫依

前奉國軍承宣使

勅朕推尊 烈祖務極隆名寶冊之嚴式資辦  
護均行賞典尔則先之具官某服在楚庭恪共  
衆職橫班秩峻既兼留務之華 高廟禮成寔  
任賢勞之首爰加命秩用荅尔勤可

倪思等為係常良孫舉主各降一官

禮部侍郎倪思

勅人未易知其來已久士不自爰乃至于斯既  
駭予聞致貽伊感具官某夙推清望遍歷華途  
比因繕監之遷爰謹屬察之荐家既傳于清裁  
人亦謂其端良俄隱慝之遽彰何貪心之已甚

考尋舉將乃屬逆臣以其未脫于七階俾尔姑  
錫于一秩勿以懲美之故而忘推轂之公可

中散大夫知通州章冲

勅具官某人之難知舊美尔為南蘭陵以戶曹  
為賢而舉之閱歲既久乃以賄聞申舉將之罰  
不可廢也其上一秩毋忘省循可

隆興府桂山孚應廟神封惠濟侯

勅具某神國家爰重爵賞非有功不戾人神一  
也以尔神生而不求聞遠以忠孝而化人沒而  
能著靈響有功利以及物手植之槐猶在舟行

之禱必孚予之好爵其尚欽承可

朝請即致仕劉礎降一官

勅具官某朕視嶺海猶畿甸也尔守蒼梧而部使者謂尔加賦于民且曰遂祠請而未拜聞劾章而徑行雖已挂冠豈容幸免姑鑄一秩以示薄懲可

從政郎錢迪降兩資候服闋日与遠

小監當

勅具官某細民以煮海為業私販冒禁或未能免尔仕至邑令又方執喪使者廉按謂尔為逋

逃之淵藪何耶削去二階姑令終制朝祥暮貶其尚何辭可

寄資訓武郎 嘉王府都監朱思正

轉歸吏部在京宮觀

勅具官某服役內廷兼官王邸克勤所職以疾丐閒祿以內祠秩之吏選尚欽朕命以善尔躬可

成鏞知黔州

勅具官某尔奮由武科屢更事任黔中雖遠委寄不輕外控夷蠻地當一面命尔作守凡牧民

固圉之事尚勉之哉可

寄資武義大夫果州團練使 重華

官祇候董友聞轉歸吏部

勅具官某尔職聯中禁使領遙團共事累年以疾  
求退俾仍舊列往赴右銓益務檢身以俟收用  
可

秉義郎閣門者班祇候韋琳報班差

錯降一官

勅具官某朝儀尚肅賓贊尤嚴進退降登視以  
為節抗轂失度時汝之辜爰削一階以懲不恪

可

郭棣知瀘州

勅掌殿嚴之武衛夙著勤勞分邊閫之碩憂茲  
煩鎮撫矐予世將聽我訓詞具官某稟資沉雄  
馭下嚴整出臨淮海嘗當一面之權入總貔貅  
久護千廬之密比歸故里既歷累年惟時瀘川  
控彼蜀道靡有蠻夷之外侮何期姦賊之內訌  
狂卒稱兵衆無与者仇人假手天實誅之碩平  
時謀帥之甚艱豈今日擇才之可後疇堪予選  
僉曰汝諧尔其設方畧以靖驚疑示寬大以安

反側凶徒既殄无問脅送義士實多當行第賞  
綏爰有衆遂令境內之清坐折遐衝益致王靈  
之暢佇聞嘉績別議優恩可

文州靈惠豐安侯加封嘉應

勅具其神朕成民而致力于神陰平去都城萬  
里苟有利于民亦不汝遺也增以嘉名用答靈  
既尚其歆奉以惠遠氓可

文林郎保寧軍節度推官趙善謙降  
一資放罷

勅具官某尔以宗子居大郡幕府不能自潔其

身乃与胥徒共為奸利償券焚曆歆盖弥彰鐫  
黜示懲尚服寬典可

文林郎寧國府司理盛將之降一資  
勅具官某獄事至重豈容小差尔職其間乃尔  
失當諒其非故姑示薄懲可

承信郎石璿父榮年九十五保義郎  
致仕

勅具官某父某比肆郊霈推老々之恩尔年登  
九齡子為命士授之武爵以為晚歲之華可

興化軍莆田縣順濟廟靈惠昭應崇



福善利夫人封靈惠妃

勅明神之祠率加以爵婦人之爵莫及于妃倘非靈響之著聞豈得恩榮之特異具某神壺彝素飭廟食愈彰居白湖而鎮鯨海之濱服朱衣而護雞林之使舟車所至香火日嚴告賜便蕃既極小君之寵禱祈昭答遂超侯國之封仍靈惠之舊稱示褒崇之新渥其祇朕命益利吾民可

朝請郎張抑為係舒光舉主降兩官勅具官某人之難知舊矣尔持江東使者節以

池陽郡博士為賢而舉之閱歲已久乃以賄聞比申舉將之罰惟尔在哀疾而未及既除喪矣其上二秩毋怠省循可

遙郡刺史知和州某依舊武功大夫  
祁州團練使

勅具官某將門出將其說古矣紹興以來名將之後人才不乏鮮有以將畧世其家者尔起自西陲屬韃九陞頃由選擇出守山陽雖邊塵不驚智勇無以自見而首尾五載固圉有勞徙之大邦陞以遙圍之秩朕之知汝深矣勉趨功名

毋忝尔祖可

寄資訓武郎韓果轉歸吏部在京宮

觀

勅具官某服役禁庭屢更歲籥恪勤厥職式閔其勞祿以內祠秩之吏選尚欽朕命以善尔躬可

文林郎監泰州鹽倉周大老降兩資

放罷

勅具官某鹽筴之盛莫如海陵積弊之深亦非一日今帑中之藏至失十萬白發吏奸汝之職

也詳究始末失職已多而又不能自別于貧貸之嫌再鐫厥官歸務循省可

朝奉郎知湖州烏程縣趙彥衛為鄉

民訴水傷擁併死損八人降一官勅具官某尔試邑輔郡能覈徹聞秋潦為灾訴者輻湊老羸躑躅至有死傷雖非閑防雨及咎將誰歸其上一階服我寬典可

嘉王府講尚書徹章官屬諸色祇應

人各轉一官資

內知客修武郎譙令雍秉義郎戴

勲

勅具官某賢王務學講席徹章惟此百篇之書  
坐閱八年之久凡與職守咸進官聯尔起于諸  
生班在上閣祇事朱邸見謂恰恭渙恩所加勿  
謂故事尚勉思所以稱此者哉可

使臣忠訓郎姜文用孫昌祖忠翊  
郎姚思正保義郎董治中徐松  
成允顯高珂指揮從義郎馮涇  
王良講堂使臣秉義郎蔣巨卿  
張克家講堂書寫文字進武校

尉張桔承受所手分承信郎舒  
良嗣承受下主管文字忠翊郎  
適興祖客司成忠郎傅宣世前  
都監訓武郎朱思正醫官成全  
大夫陳世安翰林醫候李之美  
成全郎陳翊

勅具官某等王邸談經閱歲滋久凡曰執事成  
進厥官往其欽承益務恭恪可

秉義郎楊忠輔換太史局丞權同知

算造

勅具官某周之馮相氏保章氏皆以中士為之星曆之學為士者可不務乎尔遂于曆徹于朕聽因其所長俾貳局事推步日月星辰之行以稱朕欽天授時之意尔尚勉哉可

殿前指揮使行門長行左班楊坦劉

選李端邢敞沈明黃毅杜椿吳珪

蔡顯右班王佐邊寧李鈞孫彬陳

琚曹渙王浹黃義陳圭換武翼郎

添差諸州駐泊兵馬都監

勅具官某等行在兩猛士如林又擇其雄毅之

尤者列在人門為予爪牙歷歲既久親閱挽強之技超授武爵護戎方州錫之袍帶以寵尔行毋忘衛上之忠益習近民之事尚勉之哉可

殿前指揮使守關行門長行左班許

坦聶榮明澤孫伸右班盛俊吳侷

郭錫換送義郎

勅具官某尔等以拳勇選密侍宸居有年于茲矣親閱其藝視高下而賦之爵尚勉之哉毋怠于事可

神騎嵌補副指揮使姜勝換秉義郎

宣武嵌補指揮使徐成煥送義郎  
天武下名副指揮使呂俊煥修武  
郎

勅具官某尔等早以武勇備予羽衛閱歲既久而挽強之力不衰授爵有差往親民事益務忠恪以稱所蒙可

趙介循送事郎

勅具官某尔以刀筆為冊府之吏周旋四庫其職清矣又以奏篇之賞疊進資級其思所以稱此者哉可

入内内侍省都知鄧送訓轉履正大  
夫依前奉國軍承宣使餘如故

勅德禁廷之務久矣宣勞居橫列之班茲為進秩具官某持身克謹遇事惟勤出入宮闈習見累朝之故實侵尋歲月兼提衆職之綱條爰因酒正之修更陟武階之峻勿云近比思稱優恩

蕭鵬已奏孫秉義郎存德乞將磨勘  
轉官回授母淑人耶律氏封郡夫人

勅命婦之封率送于夫爵小君之號茲越于邦

桑某人早嬪名將之家同慕中華之義 兩朝  
示寵名已著于鳩桑一子馳恩榮特領于寫誥  
往服朕命益宜尔家可

朝奉大夫錢之望奉使回程轉一官  
勅具官某比遣使華往修隣好聞其扶疾慮有  
闕事見大夫非無可使恐不及期以尔志存許  
國才足應爰輟自邊闡俾將予指聞命引道禮  
成來歸進之一秩姑以勞還俟訖外庸嗣有褒  
擢可

武翼大夫楊大節奉使回程轉官

勅具官某朕歲遣使華往修隣好必選上介以  
輔其行尔以扈衛之臣為行人之副中途易節  
調護无虧惟尔之能應予之賞俾增命秩其尚  
欽承可

奉使官屬文林郎陳元震送事郎譙  
令憲迪功郎錢廷玉忠訓郎部師  
孟忠翊郎黃允迪訓武郎李邦安  
忠翊郎楊祖烈吳良弼趙進承節  
郎張達符溥送義郎何洵保義郎  
金彥達進武副尉王冲各轉一官

勅具官某歲遣信使修好隣邦凡為假吏之行  
舉有優恩之及用酬勞勩毋替忠勤可

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殿副都指揮

使郭果落階官

勅總千廬之衛久護戎昭頒一札之恩用申褒  
律具官某器資沉鷲謀略雄深飭邊備于上游  
坐銷外侮肅軍容于中壘允藉壯猷朕慨宿將  
之無多眷故家之可用繫尔昆弟為予爪牙茲  
徹武階俾專使領庸示等威之峻式昭名器之  
公其服深榮尚圖忠報可

閣門祇候訓武郎李彥机從義郎李

刪秉義郎楊應龍應奉人使到闕

一十番各轉一官

勅具官某等信使來庭掌在上閣賓贊之職不  
容毫釐之差祇事累年積勞可賞進之一秩益  
務恪恭可

從事郎成州天水縣令韓廷圭降雨

資

勅具官某邊臣無小大皆以忠實為先尔以逸  
因受罰矣而又為欺荐削一階用戒來者可

皇叔祖士峴男太子右監門率府率  
不忤轉一官

勅具官某國家以十階待近屬必十載而後一  
進其選嚴矣惟我宗老行尊年高爰寵其子躡  
等而授雖曰近比實惟異恩可

忠翊郎李孝純落階官閣門宣贊舍  
人

勅具官某尔以名將諸孫中宮兄子不患不致  
富貴顧所以將之者何如耳頃聖吏議尔既累  
年察之蓋詳克自循省賓贊之職用以命汝念

之哉知復玷缺之艱難則知所以保其身矣可

故責授安遠軍節度行軍司馬唐儀  
之追復中大夫

勅具官某朝廷念廣西益策之弊因尔建議使  
行其言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尔既知其不可而  
不能自己何也解絃更張事始少定褫官置散  
以謝遠民而尔亦亡矣尔豈欲害民者徒以昧  
于不遠復之義而致此亮其本心追復舊秩能  
體此意尚為有知可

大中大夫參知政事胡晉臣提舉修



壽皇會要并禮儀使轉一官

勅朕寅紹丕圖推尊慈極纂修帝制尤嚴于五載之餘登奉寶儲遂全此一王之法惟時近弼兼總宏摹矧相禮以備成豈疇<sup>庸</sup>之可後具官某談通而知務端靜而善謀頃上禁途居然有公輔之望迨升宥府足以致朝廷之尊俾參豫于政机益茂明于國體緝成大典允藉宗工誕舉縟儀更資使範以侈重華之盛以彰疊矩之傳爰序進于崇階尚勉泛于遜牘增培來食仍衍真畬噫鋪張闋休寶贊我顯親之志奉行故

事尚堅而致主之心往服訓辭以綏寵渥可

從事郎趙彥适收使射中減磨勘循

一資

勅具官某國家選士于廷又命以射尔以宗支之秀既擢儒科能游于藝具應賞格何爰一階以示勸獎可

從事郎王堯佐前任復州司理載鉄

錢入銅錢界算請益鈔降一資

勅具官某冒利犯禁齊民則有之尔為獄掾乃敢以身而試法捐鐫命秩猶為寬恩可

朝請郎尉聞詩前知永康軍拖欠綱  
運降兩官

勅具官某朕崇儉示朴未嘗加賦于郡邑然軍  
餉則不容缺也永康雖小賦入有度及尔為之  
闕供甚矣鑄去二秩以勵其餘而猶不奪尔合  
江之符以不得罪于民也其務足用勿以懲美  
而取盈焉可

朝散大夫知明州高瓊為提刑陳倚  
申屬雄公事不自陳避嫌降一官  
與邊郡

勅具官某尔以選擇屢典大藩四明富民之訟  
使能俟屬邑之公行聽憲臺之移獄則晏然無  
事矣部使者謂尔不能引嫌疑有未盡鑄官一  
等易地邊方汝往哉其思有以靜鎮之可

朝散大夫國子博士徐堯上殿陞笏  
降一官

勅具官某尔以老書生獻歲于朝此意勤矣朝  
儀貴肅乃尔失度雖款宥過不應但已稍鑄命  
秩以儆廷紳可

寄資右武大夫遙郡團練使符滌降

兩官放罷

勅洒掃是職專務盡恭過愆有聞豈應逆怒具官某久以勤敏祇事禁嚴當克謹于官箴乃自貽于罪罟命鐫橫列尚畀遙團罷歸銓部之班顯示貂璫之戒可

內侍高品李元美降忠翊郎放罷

勅具官某禁廷貴肅三尺尤嚴爾職其間而越法度削官二等尚為寬息可

閣門祇候潘瓚落看班

勅具官某爾祇事時朝再更歲籥稽之故實蓋

正官稱益務恪恭毋怠于久可

皇后親嫂碩人許氏特封郡夫人

勅命婦之封蓋送于夫爵小君之號茲出于上思故某官妻許氏蚤嬪將家今為后族廉車既往莫諧偕老之宜戚閑方興實號彝親之長屬禕衣之歸謁兮石窳以疏封尚惟法度之循以對寵光之渥可

直敷文閣史彌正為高夔奏屬雄公

事落職罷宮觀

勅具官某爾奉祠就養宜無与于公府知篤葭

享之好而忘瓜李之嫌事發相重遂徹朕聽收  
還延閣之直仍罷祠宮之官尚其省循予不汝  
棄可

侍御史林大中直寶文閣知寧國府  
勅具官某朕惟天子耳目之官与夫言語侍從  
之臣皆極天下選豈應輕去然進退之際君子  
之大致在焉朕亦欲有以全之尔以清德雅望  
周旋三院有年矣憂國之忠匪躬之節論事有  
體義形于色臺綱斯振物論浩然擢貳銓衡所  
冀猷納之益而抗章自列引義不回宣城大邦

實 慈皇初潛之地寓直寶奎以寵尔行牧御  
之方无俟多訓勿以在外而忘告猶政成來歸  
副我虚佇可

知漳州鄧駟江東提刑

勅具官某入而居猷替之選出而任澄按之寄  
皆朕耳目之官也以尔端靖有守雅望甚休擢  
在諫垣出鎮南服江左祥刑之重肆以命汝豈  
惟引以寢近為尔之寵抑使列城之人知朝廷  
垂意某事至遣諫官以臨之書不云乎好生之  
德洽于民心朕將庶幾焉可

知廬州許及之大理少卿

勅具官某朕承 累聖仁厚之餘雖罔敢兼于  
廢獄而明罰勅法求惟厥中乃者播告之修孚  
于中外矣尔以諫省之舊知予德意而敏明祥  
練無施不宜召自邊閩用為廷尉之貳昔張釋  
之使天下无冤民于定國為之民自以為不冤  
汝往哉其為朕持天下之平且以行汝學道愛  
人之志可

大理評事李珣再任

勅具官某廷尉之屬非明于文法不以輕授非

遲以歲月不能通貫也尔以名家子庀職既久  
以其自列爰俾因仕尚圖來效勿替厥初可

故太傅蒲察久安女碩人乞用父遺

表恩澤封郡夫人

勅命婦之封蓋溢于夫爵小君之號茲出于君  
息某官女碩人蒲察氏生長北方來歸王國謂  
父兄即世惟一身之僅存而恩渥自天曾累歲  
而未請乃叩九閭之邃願加列郡之稱亮其忱  
衷矧有近比特疏予寵用慰尔心可

忠訓郎興州遊翼軍權統領常崇轉

一官

勅具官某朕周知中外將士之才間使來前用  
閱其寔不以遠近為間也尔來自西陲人物可  
採何爰一秩以寵尔歸益習戎韜以俟有用可

殿前司神勇軍統制訓武郎劉肇步

軍司左統制修武郎姚旦總轄牧

放倒斃數少各轉一官

勅具官某等歲分遣諸軍牧于淞右寬間之鄉  
惟統御有方芻秣以時歸而閱實生全者衆進  
之一秩以為來者之勸可

高夔知廬州

勅具官某尔頃守合肥嘗移之內郡近守四明  
又易以邊方乃自制司復分帥間蓋以尔習熟  
淮甸有志事功故因以遷焉內有以固吾圉外  
有以宣王靈尔尚勉之哉可

朝奉大夫新知昌州程仲虎為虧發

官錢降一官与間慢差遣

勅具官某朕崇儉示朴未嘗加賦于郡邑然軍  
餉則不容缺也廣安雖小賦入有度及尔為之  
闕供甚矣始鐫一秩以為罷軟之戒可

皇弟右監門衛大將軍某州刺史多

能多助收使父居中遺表各轉遙

郡團練使

勅具守某等朕親睦九族務送優恩而十階之  
進則謹守舊制未嘗私也以尔父嘗建節旄不  
及中壽遺奏之澤未請于朝俾尔昆弟俱領遙  
團之任朕之于尔厚矣尚惟恪恭以綏寵祿可

林燁閣門舍人

勅具官某尔以武科首選庀職上閣有年矣銜  
恤告歸免喪入見俾還舊班益務恭恪可

中大夫知寧國府蔣繼周磨勛轉官  
勅擁千里之麾方著民庸之茂考三載之績尚  
伸吏課之公具官某被眷 慈皇進班言路以  
中執法之舊為東諸侯之尊政最有利尚  
有稽于褒表封章未上何屢請于歸休茲以年勞應  
于銓法爰峻文階之秩遂登泛濫之聯大異庶  
工往祇茂渥可

知廣州岳霖敷文閣待制致仕

勅帥閩有嚴方任碩憂之寄囊封何遽來騰告  
老之章驚尔疾之寢深撫于懷而甚戚具官某

秉心端亮遇事詳明多歷艱動養成畏謹之性  
晚更事任率有循良之稱念方虎之舊勲擢金  
吾之近侍一辭軒陛游闕歲時起分嶺表之麾  
俄感漳濱之疾宦游南海曾無暖席之淹次對  
西清用示桂冠之寵尚期自厚以異有瘳可

岳霖贈四官

勅桂冠有請方聯次對之班易箒可哀宜厚飭  
終之典云胡弗淑而至于斯具官某出自勲門  
勤導士檢攬轡登車之寄夙著賢勞簪筆持橐  
之除實由親擢分五年而作牧擁駟馬以啟行

何恙之深此生遂已念世臣之無幾愴長夜之  
不晨忍聞垂絕之言寧愛不賞之寵躡四階而  
進秩按三尺以疏息用大尔家庶將予意可

知贛州趙彥操知廣州

勅具官某尔頃為列卿攝民曹領京邑以才諳  
稱今二十年矣屢試劇郡政最卓然南海巨屏  
實控百粵去朝廷遠委任尤重章貢壤地相接  
不惟通知風俗之宜南方亦久聞尔之名矣舉  
以命尔其為朕綏編毗撫蠻蜚使嶺海之間不  
異畿甸庶有以副朕不忘遠之意可



知靜江府趙思集英殿修撰提舉江  
州太平興國宮

勅具官某朕擇才而用謀帥尤艱廣右去朝廷  
遠二十五州綿地甚廣尔以甘泉舊臣起家作  
牧而兩載之間內外宴然治行可觀矣方圖尔  
功而以疾諗丐閑甚力何耶均逸祠庭遂尔賦  
歸之志陞華論譔示予篤舊之恩尚勉壯猶毋  
忘忠報可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三十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一

四明樓 鑰大防

外制

給事中尤袤禮部尚書

勅官建儀曹俾司禮樂制作之事職專宗伯當  
用朝廷老成之人閱一時侍從之臣極三朝髦  
俊之選求之公論僉曰汝諧具官某學極群書  
才兼教器被春知于慈宸參寮案于儲宮出入  
累年始終一節禁路論思之益有衆人之所難  
瑣闌封駁之章至三進而未已積茲德望處以

文昌職務惟清寔摠夷瓊之任謀猷可告尚殫  
稷契之忠可

中書舍人黃裳給事中

勅朕惟舜命龍出納朕命而名官以納言蓋人  
君之命不難于出而望其能納也瑣闥之職為  
朝廷喉衿古誼昭然尤當遴擇具官某天資真  
諒學力粹深處之王邸則有講導之益擢之詞  
掖則推潤色之工是用授尔以封駁之任非以  
序而遷也事有不可尔則盡言：而可泛朕不  
吝改惟能知舜所以名官之意則能體朕所以

命尔者矣可

太常丞章穎軍器少監

勅具官某尔以輪魁之彥端諒有聞進丞容臺  
与職史筆王邸講誦之益天官銓綜之公惟時  
名流兼此數器俾貳戎監是曰序遷萃之象曰  
除戎器戒不虞此亦急務尚勉之哉可

吏部員外郎汪義端監察御史

勅具官某朕選任臺端增置諫列惟六察之分  
職非一人之可為泛觀在廷識擢自我以尔蚤  
先衆俊屢試長才風儀凜然有御史之望聲譽

籍甚乃故臣之家俾踐世官往贊而長屢更劇  
郡尚何學邑之拘輟自名曹庸示簡僚之重其  
祇朕命往振臺綱可

右正言胡瑒左司諫

勅具官某朕擢卿諫省亦既再歲端靖有守論  
事加詳蓋聞古者有爭臣七人爾獨賢勞念之  
久矣增置諫列俾正左虛之位其益究乃心暨  
乃僚相與補拾闕遺以輔不逮俾朕導諫之風  
有聞于世亦惟休哉可

監察御史何異右正言

勅具官某臺諫之選俱為甚重而職務自有不  
同臺臣當糾官邪而諫省專裨主闕爾為大察  
亦既年餘屢進封章凜有風采今予授以拾遺  
之職滋嚮用矣以我豸之風盡造鄰之益則朕  
有聽言之美而尔亦無愧于古爭臣矣可

大理評事王補之大理丞

勅具官某尔家傳文法久任廷評遂為同列之  
首賢勞久矣丞貳之職命尔遷焉罪疑惟輕繫  
古之訓移情就法尚戒于茲可

寶文閣直學士程大昌龍圖閣直學

士提舉南京鴻慶宮

勅朕收覽郡才緬懷耆德矧東宮賓友之舊游  
送琳館之游冠西清學士之班爰峻河圖之直  
具官某才高而能下氣勁而用冲幼學壯行魯  
不渝于一節出藩入送實有聞于三朝退食自  
如著盡不輟仰天觀象窮義經八卦之文畫地  
成圖洞禹貢九州之域茲維廩人之粟益高延  
閣之名故國有世臣尚賴典刑之重乃心在王  
室毋忘猷告之忠可

皇伯嗣秀王伯圭故妻秦國夫人宋

氏追封兩國夫人

勅伯父行尊已極三公之貴夫人德配盍疏兩  
國之封雖不逮于生榮願可稽于卹典具封某  
起由戚閑歸我宗英動惟圖史之遵居有珩璜  
之飾少同甘苦能与家人而忘貧晚被寵光固  
宜君子之偕老云胡不淑弗永其年賜湯沐之  
大邦既屢頒于翟芾兼公侯之兩社爰特畀于  
宸章以伸伉儷之情以厚幽冥之渥尚惟精爽  
式克欽承可

御史臺檢法官李謙太常丞主簿彭

龜年司農寺丞

元係林大中辟差大中與郡張叔椿再辟辭免

勅具官某等尔謙篤信好學表裏无玷尔龜年剛毅近仁氣節有聞又皆憂深思遠有拳愛君之心御史選也大中之辟叔椿之留豈其私哉而引義慨然若不可一朝居者朕既不汝捨而高爵非所以面之也容臺農扈分以命汝丞哉丞哉其少安之以俟選擇可

都官員外郎趙謚戶部員外郎主管

左曹

勅具官某尔祖父以直道佐中興配饗高廟子

孫苟在仕版以次拔用今位于朝惟尔一人外奏筠陽之課内為秋官之屬恂自守尚有家風遷置左民毋懈于位可

趙思璣知德慶府

勅具官某海康雖遠以高廟潛藩而增遠選戾亦不輕也尔以宗支之秀資歷寢高往撫是邦毋忽民事可

都大提點坑冶鑄錢耿延年兩浙轉

運判官

勅具官某部使者分行諸道在外則總管總貨

泉之重在內則畿漕任飛輓之繁皆遴選也尔長于心計敷歷已深新安之政興什直僵徹于予聽鼓鑄以佐用度又優為之計臺虛位亟以命汝式邁其歸以副朕為官擇人之意可

陳揚善知光州

勅具官某淳光舊為內郡今實並邊牧民之任不輕畀也以尔嘗守輔邦見稱辦治自去郎省家食有年茲庸授以左符往臨邊徼撫民以寬處事以靜其庶幾乎古之折衝者矣可

知湖州趙不迹都大提點坑冶鑄錢

勅具官某尔秀出宗支以才自奮三試劇郡辦治有聞惟時鍾官究山澤之利興鼓鑄之饒以佐國用非心計優長風力强敏之士不足以當之輟自吳興俾趨臺治檢柅吏奸導疏利源匪亟匪徐惟正之供則尔之職舉矣可

知平江府沈揆司農卿

勅具官某朕臨御丕圖求賢如渴儲闈寮案選用无遺盖舉于所知非止篤舊故之恩也尔以儒學奮身周旋清貫詞藻之發追配前良肆朕纂承之初最先收召出守劇郡試之益詳矣漢

二千石有治理效公卿缺則選諸所表朱邑由  
北海入為大司農則其事也朕之待汝豈惟掌  
周稷之事哉往祇厥官嗣有褒陟可

呂大麟知常德府

勅具官某本朝衣冠之族爵位相望文獻不墜  
未有盛于呂氏者也至于今日仕者寢寡慨然  
念之起尔于家以尔素守家法好學不衰宰郡  
有循良之稱在朝謹靖共之守去國既久退然  
自安武陵湖右奧區外控五溪之徼思得賢牧  
以撫安之故舉以命爾尚勉哉能大其家則

魯祖行低左字一松

為報國可

左丞相留正初除少保封贈

魯祖贈太師耀鄉追封英國公

勅朕任相甚專虛已以聽累奏篇之賞盍膺八  
命之崇覽遜牘之勤始進三孤之重乃循故事  
加賁魯門具官某生為善人世載隱德傳芳中  
石由王國大夫之有聞席慶華宗去清源節度  
之未遠惟躬行無媿于幽顯故家嚴大放于孫  
曾是生名儒致位上宰閱書屢錫已登極品之  
官公社聲聞爰昨真陽之土尚惟精爽歆此寵

靈可

曾祖母周國夫人藥氏贈 國夫人

勅士有奮身而仕至元臣推恩而爵及曾祖嘗  
迹所自必有其原豈惟奕世之賢仍多中饋之  
助夫或加寵婦則送之具封某以柔淑之資嬪  
儒素之族積功累行雖有良人之賢處順安時  
宜偕君子之老比及後裔是生上台封既至于  
小君寵仍疏于大國不改周南之舊用配留侯  
之祧其祇異恩以利後嗣可

祖贈太師沂國公寔追封福國公

勅德雖著州鄉而弗顯于朝廷身不及富貴而  
乃施乎孫子此古人敢以自必而天報昭然不  
誣我有宗工思遠顯祖具官某坦：幽人之履  
恂、長者之風惟先世以來有功于國故餘慶  
所及遂肥其家果見聞孫進登孤保屢頒霽澤  
貴極師垣及更沂水之舊封仍祚閩山之鄉國  
九京未泯百世不忘可

祖母楚國夫人洪氏贈商國夫人

勅婦道之修相夫以順家法之懿至孫而興雖



寵崇不及乎生前而恩渥屢加于身後具封某以幽閒之操崇節儉之風夫婦俱賢蓋非一日之積室家流慶遂見百年之餘賜湯沐于南荆易封圻于上洛以顯漏泉之澤以慰含飴之思可

父贈太師衛國公鑄追封魏國公勅朕惟東周大夫留氏號稱世賢子國于嗟之父也俱不見用詩人惜之此正中有麻而由作也朕之用賢則異于是具官某世有潛德生為醇儒雖富貴不在其身而善慶乃積于後惟我

碩輔秉國之鈞尊顯其親貴極人臣斯教忠之效也既胙武公之土復更畢萬之封父子之賢于是俱顯視東周之留為盛矣死而不止其尚知歆可

前母燕國夫人鄭氏贈齊國夫人

母秦國夫人劉氏贈魏國夫人

勅婦爵送夫已極小君之號母貴以子荐更大國之封具封某迪德靜專處家約素相夫以禮躬孟光舉案之勤教子能賢慕軻母擇鄰之訓相予初政致位上台秩既進于三孤貴遂登于

累葉表茲闡範用配禰宮改北國之舊圻畀東藩之新邑

劉氏改四塞之舊邦畀大名之新邑

申加閔冊增賁宗祧可

故妻魏國夫人徐氏贈秦國夫人

勅朕寵任大臣躋榮孤保爵既加于祖禰恩又及其閨門具封某生有令姿居循內則知巨源之識度相待如賓勉仲卿以激卬及見其貴雖隔幽冥之際仍深伉儷之情夏篆通擅顯漢相元勳之重魚軒象服開秦川大國之封九象有知千載無憾可

大理卿王尚之直龍圖閣知平江府

勅具官某吳門地大物阜隱然東南一都會也尔生長浙右固已習知其風俗又嘗持節臨之轂聞藹然至今未忘矧明練憲章飾以儒術再長廷尉茲嚮用矣抗章求外自詭治民為尔相攸无踰于此畀以義圖之直用寵尔行豈惟不減昔人畫錦之榮吏民間之不戒以孚足以寬吾顧憂矣可

浙東提刑陳倚除大理卿

勅具官某國家以臬事付廷尉而立制視古為詳治獄者无与于定法斷刑者不使之鞠囚而

卿實總之選顧不重哉尔習于憲章而操心近厚由廷評而上至于為長踐敷有年矣綰建寧之符持浙東之節又皆有稱焉津疇已試還尔舊物囹圄屢空病未能也尔能盡心使刑獄號為平則庶幾乎古矣可

知雅州宋南強知金州

勅具官某金城外控邊陲內連巴蜀有民有兵號為佞藩延燔之餘正須長才以任郡寄擇人于內豈曰無之臨遣而行慮不及事疇咨西南之守就以遷焉以尔有志事功敏于送政其解

蒙山之組往撫漢陰之民此而有聞朕將用汝可

未待問知湖州

勅具官某儒科首選宦達相望儲禁舊僚收用略盡慈皇初開南省尔則為多士之先冲人頃居東宮尔則任端尹之寄而十年以來款任輒已朕嘗念之惟近臣為明當途之誣浮議遂定吳興劇郡視古左馮衆所憚為舉以試汝勿以多言為畏倚需最課之聞高爵美官豈于汝吝可

費培大理評事

勅具官某李官選屬必先試以文法然對有司之間者易為工察庶獄之情者難于盡尔為廷評其以昔之所習見于詳讞之際遇事加勉增益其所未至不倦以終之則為稱職可

福建提刑辛棄疾太府卿

勅具官某尔蚤以才智受知慈宸盤根錯節不勞餘及中吏閑退以老其才養邁往之氣日趨于平晦精察之明務歸于恕朕則得今日之用焉召泛閩部長我外府夫氣愈養則全明愈晦

則光于以見之事功孰能禦之哉可

顏師魯知泉州

勅均佚真祠遂彭澤賦歸之志起臨舊鎮慰穎川願借之心匪曰朕私泛得君重既去家之不遠俾便道以有行具官某學茂儒先朝推壽俊慨孔戢之去命典外藩念陽城之勞許歸故里而遠眩懷其惠政賈胡服其真清攀轅莫留垂涕相踵此誠心之所感非人力之能為既徹聞重增嘉歎方遴選惟良之守要先求已試之才追常袞之遺風當一爰于閩俗用蔡襄之故

事宜再領于泉麾式邁其驅以副所望可

新寧國府林大中知贛州

勅具官某章貢居江右上流控楚粵之要民俗果悍可以義服不可以力勝也非清德雅量練達世務者不在師帥之選尔以不群之資為有用之學治縣如古循吏入朝為才御史彈劾不避于權要論議率中于事机橫榻之風振于一時朕既分尔以宛陵之符念其家食易鎮茲地先轂所臨百吏望風撫予南邦以寬憂頌朕豈汝忘哉可

廣東轉運判官黃掄再任

勅具官某朕分遣諫官御史使行諸道以廉察列郡之吏知予德意多稱其職尔以端諒之資選在諫省去國未幾使于嶠南善最有聞俾之因任既以慰斯民願借留之意又以見朝廷不忘遠之仁毋替厥初嗣有褒寵可

宮人王安安轉郡夫人

勅朕謹乃儉德固無漁色之私選于後宮亦若審官之遴宮人某稟資婉嫕祇事靜專被膠木之恩蚤與內廷之御承小星之惠躡升名郡之

封其益習于壺彝庶克綏于寵教可

直龍圖閣知贛州楊萬里秘閣修撰

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

勅具官某朝廷之于賢者用而盡才上也用未盡才而勇退寵其歸而全其高次也上焉者朕之本心次焉者非得已也尔以清節雅道冠冕一時高文大篇追配古作出入中外聞望日休計臺丐歸俾守章貢古郡卧治庶以優賢抗章自列款留不可畀真祠之佚升論議之華詩不云乎雖无老成人尚有典刑朕不汝忘也可

秘書丞陳損之淮東提舉

勅具官某常平使者之任重矣淮東益筭甲天下視他路尤重貨泉所聚出入萬計調度低昂在一路部使者事又重焉尔起西蜀慨然有志于當世通練閩敏遇事風生周旋清塗久攝宰掾彌綸省闈備著賢勞視其官可以知其才矣頃護使客往來淮堧歸論利病如示諸掌茲因求外選而用汝勉哉思所以稱任使之意可

起居舍人陳傅良經進 壽皇聖政

轉一官

勅具官某朕惟壽皇在御務行聖人之政二十有八年傳祚菲躬懼弗克堪既已申飭史臣謹以事繁日之書又掇其大端可以為法于萬世者別為一經追儻二典真我家之盛事也尔以一代名儒晚登郎省親擢道山付以史事奏篇來上奉之慈極送容進讀冠珮儼然茲焉論賞盍先于衆命增一秩以示儒者之榮尚惟欽哉可

浙東提舉陳杞本路提刑准東提舉  
衛涇浙東提舉

勅具官某等浙東部刺史萃于會稽密迹行都視它部為重杞以辨治之才為常平使者就昇臬事任益高矣涇以掄魁之彥領淮甸益英改授易節地益近矣其各揚乃職使刑罰無冤公私兼足以副朕選掄之意可

武翼郎左翼軍統制韓俊供職滿十

年轉一官

修武郎馬軍行司選  
鋒軍統制李郁同

勅具官某尔出自禁旅護戎泉南李郁改陪都既歷十年内外靖謐雖功名無事以自見賢勞著矣俾循故實序進尔階益習韜鈴以俟選用可

參知政事胡青臣知樞密院事

勅朕纂承丕緒圖任舊人一日萬幾之繁既久  
勤于裨贊三軍五兵之本茲益厚于倚毗乃播  
綸言式彰枋用具官某氣全剛大識造精微以  
端靖結 慈皇之志以忠純為初政之輔同心  
同德人孰知房杜之功嘉謀嘉猷日惟陳堯舜  
之道居宜鎮于雅俗動有助于沉机察其所安  
任以不貳矧一登于政地凡三入于樞庭諒憲  
度之愈明昇事權而增重噫予款務孝宣之周  
密以起治功尔其慕子房之送客用符春意願

惟宿望奚俟多辭可

同知樞密院事陳騃參知政事

勅贊本兵于右府方藉壯猷圖共政于途聯尤  
資宿望我有明命告于具寮具官某學探聖源  
才周世務立朝蹇諤素為君子之儒處事精詳  
居有大臣之體升之常伯擢在机廷陳告后之  
謀猷簡而甚切贊基命之宥密靜以無譁雅量  
鎮浮不改其度正身率下敢干以私曾不俟于  
期年俾進陪于大政國以永賴人無異詞噫謨  
明弼諧朕有望股肱之助任重道遠尔其推腹



心之忠永孚于休以副所屬可

吏部尚書趙汝愚同知樞密院事

勅西漢以同姓疏封不在公卿之位東平以至親輔政厥由殷望之隆惟我本朝尤厚皇族始則優加祿爵曾弗任于外廷後雖並用親賢亦无踰于法逆茲開宥府蓋得宗英具官某派出天潢望高國器早隨寒雋首冠于儒科出任藩宣久臨于蜀郡侍經帝幄選士貢闈皆故事之所無在尔身而兼脩爰以樞机之寄托之肺腑之親必有若人乃堪大任匪固私于異渥將深

慰于公言噫開國以來未有今日非常之舉本兵至重當展平生有用之才以增盤石之光以壯維城之勢可

刑部郎中沈樞度支郎中

勅具官某尔生長相門明習文法為郎憲部恪守三尺司度之職凡軍國之用會其出入以周知經費之數款得清謹之士為之故以尔遷焉勿以郎潛為淹思所稱其職者可

太府寺丞沈作賓刑部郎官

勅具官某郎官必由宰郡而除憲部必以明法

而授行之舊矣尔出名闕通習憲章久歷廷尉之屬宜在茲選向守丹墀曾不煖席而去郡之日遮道借留其必有以得此者再入修門養資外府而後遷焉朕之用尔審矣惟盡乃心以稱斯舉可

右司員外郎應孟明左司吏部員外

郎徐誼右司

勅具官某等宰掾非它官比也調護閑決皆天下事非有才識可以為守常應爰之助者疇克為之尔孟明介然有守練達民事尔誼能為可

用通貫治體一以序遷一以選授朕方委政于二三大臣惟尔分任其勞使大臣得以綱紀庶務助朕求賢以起治功豈小補之哉可

度支員外郎王厚之直秘閣兩浙路

轉運判官

勅具官某朕惟轉運之任莫重于哉內祗承慈訓率用士人比年以來多稱其職尔庠校諸生故家人物好古博雅風裁素高克謹小物而知大體領使淮西殷望藉甚為郎名曹侃然有守還畀道山之直兼按浙河之間飛挽以時而用

不乏調度有經而民不病表率諸道尚其勉哉  
可

監都進奏院朱致民大理司直

勅具官某詩云彼其之子邦之司直國家明謹  
用刑遂以名李官之屬近復定制審閱奏當尤  
不可以輕授也尔以儒學自奮而宰邑丞郡循  
良有稱入班于朝靖共尔位選以命汝往哉惟  
欽可

司農寺丞彭龜年秘書郎

勅具官某朝列多士皆以賢選雖不以日月為

功要必使宿其業尔丞大農屬耳茲又命典中  
秘書朕不以為煩人亦無得而言以尔之才望  
有以當此也道山群王之府涵養天下英才異  
時臺閣高選于此乎取何止讀未見之書而已  
哉可

中書門下省檢正楊經太府卿四川

總領湖北轉運副使張抑太府少

卿湖廣總領

勅具官某等國家東巡吳會宿兵楚蜀示天下  
以形勢給餉之任必選王人居之尔經奮身西

南老成詳練樞屬宰掾裨助為多問以蜀事了  
辯如響是用使尔于蜀尔抑起自故家見聞殫  
洽屢持使節所至有紀荆湖風土尤所諳歷是  
用使尔于楚寵以外府長貳之任將命以行尔  
二人皆儒士其有以遠緩急之宜无之興無病  
民使上下百城不擾而兼足相安而有特則朕  
之顧憂可寬矣可

新知湖州木待問改知婺州

勅具官某浙河以西吳興為輔藩浙河以東婺  
女為名郡視邦選戾委任惟均尔少為舉首聲

振東南送吾春官徧歷寮案念投閒之既久命  
起家而作牧引嫌自列易地為宜是行也非惟  
不使汝遠去畿甸苟盡心焉課最易聞公論自  
此而定則朕之眷汝人無間言矣可

宣教郎史弥廊係秀王孫女夫轉一  
官

勅具官某尔以師臣之子娶秀郎之孫不習貴  
驕能勉家學推恩尔室遂進以官往其欽承益  
務修進可

朝奉郎給事中黃裳朝散大夫權工

部侍郎謝深甫磨勘轉官

勅嚴吏銓之課所以示百寮之公優法逆之聯  
猶不忘三載之考具官某再登朝著亟上禁途  
朱邸橫經久藉講磨之益瑣闥批勅尤高論駁  
之風謝深甫云翺翔朝著密勿禁途三輔政  
清久資于彈壓貳卿任重尤賴于論思茲  
以年勞應于治典爰陟文階之等寔陞官簿之  
華其服恩榮尚殫猷告可

張允中該修 玉牒循送事郎

勅具官某 慈皇寶牒之成一代之鉅典也尔  
為胥吏与有勤勞既登仕版併進二階可

知秀州趙充夫改知湖州

勅具官某尔守臨汀政最徹聞擢之嘉興尤號  
辦治理財則不擾而集御史則不惡而嚴民甚  
安之湖在近輔最劇就以畀汝近歲皇族人才  
輩出尔宜在政事之科益勉所長為諸郡率朕  
將有以表異之可

太學正顏棫知章州無錫縣吳獵潭

州教授項安世召試並除秘書省  
正字

勅具官某等國家開館閣以待天下士若必循

次而進非所以示招賢之廣也博采公言取以  
敷路尔械由舍法官學省尔獵方宰壯縣尔安  
世客授湖南一聞其賢俱命給札前此殆未有  
也指陳時務蔚然可稱登之冊府遂列英躔豈  
惟養有用之才抑以為多士之勸庶幾巖穴之  
彥亦將樂送吾游焉可

戶部員外郎趙謚陞郎中

勅具官某近歲郎選日重非外庸之著不在此  
選非資歷之深猶置員外尔以名臣之孫更踐  
蘭省積其吏考就正厥名官簿寔高益思加勉

可

蘓大任太學正

勅具官某眉山蘓氏文獻相望尔雖派別以學  
自奮朕覽薦牘名真學館得天下英才而教育  
之何樂如之益勤教事勉繼前良可

趙不遑知西外宗正事

勅具官某國家宗支日盛散處郡國而溫陵長  
樂猶循南西二京之舊各有司存以尔行尊而  
性淑奮由儒科練達政事往其主盟糾合吾族  
撫摩孤弱而使之得所教獎孝秀以率其不良

振、麟趾之風庶可望焉可

江東提舉黃黼戶部郎中主管右曹  
勅具官某聚天下賢士列之朝行必更外庸而  
後收用非惟欲重即選亦以詳試人才乎遂由  
是而之焉不輕畀也以尔馳轂膠庠資敏而練  
達故使行江左得部刺史之辭名對使朝嘉其  
忠蓋戶曹動閔民事譊為劇煩往既乃心以副  
選擢之意可

煥章閣學士知襄陽府張杓徽猷閣  
學士知建康府

勅憑熊軾于上游久資鎮撫之畧畀麟符于重  
地尤藉保釐之方是為留籥之司增峻寶儲之  
職具官某性資闡敏智識縱橫樂父兄之賢源  
流有自登侍送之選揚歷已深遇事敢言詞鋒  
甚厲臨机輒斷才及有餘輟自文昌出當方面  
果肅清于邊徼務宣暢于王靈矧是秣陵寶雄  
江左石城鍾阜六朝之風績猶存大纛高牙先  
正之威名未遠俾居連帥益振家範想具有于  
成謨顧何煩于多訓可

顯謨閣待制知江陵府章森煥章閣

直學士知興元府

勅荆楚與區無若江陵之重巴蜀外敵寔賴漢  
川之雄我有侍臣更此名鎮峻增延閣之職用  
寵元戎之行具官某稟氣冲和受材宏達早受  
知于慈宸亟登仕于禁途司留籥于陪都既騰  
善最建高牙于南郡久殿上游春炎劉始封之  
邦為元德必舉之地雲屯萬竈虎視三秦誦武  
侯出師之章諒其素志審漢將登壇之策勉力  
壯圖毋有遐心往祇成命可

王藺知江陵府

勅運魁柄于西樞嘗贊幄中之畫開帥藩于南  
紀茲分閩外之權惟任舊人式孚群聽具官某  
器資梗挺智識開通世傳許國之忠躬負濟時  
之畧明目張胆在朝廷無事不言聚精會神故  
君臣不膠而固輔予初政正位本兵机謀足以  
折千里之衝文武足以為萬邦之憲退安祠館  
寢閱歲華蜀道登天之難曲從私請荊州用武  
之要勉為朕行諒無俟駕之淹倚聞洗印之報  
噫比周家之分陝允屬宗工據天塹之上游是  
為重鎮尚餘規恢之志豈惟填拊之圖可



知興元府宇文价知襄陽府

勅唐制以山南分東西二道西則漢中為巴蜀之捍蔽東則襄陽為荆郢之北門以是俱號重鎮而抗扼之要于今尤切謀帥其可輕乎具官某以學奮身世有名德壽皇眷知擢真華近遂居文昌八座之選出鎮漢中于今五年綏安軍民帖々無事襄陽易地委任惟均方時小康邊鄙不聳輕裘緩帶折衝樽俎以追羊祜之遺風不亦善乎可

錢象祖吏部員外郎

勅具官某吏部之司七而右選最為劇曹陟筆終朝猶恐不逮非夫精敏詳練之士不足以察吏奸而澄弊源也尔明習吏事飾以儒雅分符持節民庸茂焉為郎未幾銜恤而歸不俟造朝亟加選用靜以制動要以御煩汝知之矣尚其勉哉可

將作監主簿李大異司農寺丞軍器

監主簿魯三聘太府寺丞

勅具官某等大農外府分領食貨之重各設之丞以贊其長非才不授也尔大異強記洽聞處

事有條尔三聘篤學厲操持論不苟薄正兩監  
退然安之並進厥官各任以事以才自奮今其  
時矣可

秦煇知嚴州

勅具官某尔生長大家少而穎悟力學進德譽  
者交口君擢之政无愧循良嚴陵為高宗潛  
藩密迹行闕選而用汝詳試其才益撫吾民以  
稱朕意可

吳宣旦知舒州

勅具官某龍舒在淮右為名郡士大夫以剖符

為樂而朝廷必選才而後授之尔以學自奮明  
練憲章法家者流自以為不及也律身範俗清  
裁可紀家食寢久精力未憊往居專城綏靖淮  
服列卿之舊朕豈汝忘可

權貨務監官修武郎陳仲堅董淵孫  
仇收赴增羨各轉一官

勅具官某等摘山鬻海之利權之以佐用度其  
數實廣尔等協心奉法嚴有贏貨何愛一官以  
勸來者可

新江西運副錢端忠改江東運副

勅具官某尔以王人給餉江淮才諳著稱俾之  
將漕需次已久持節有行小疾未諗尤見廉靖  
為尔易地以遂其私輔養精神庸俟器使可

幹辦審計司劉三傑將作監主簿王

恬軍器監主簿

勅具官某等尔等在太學為名流試劇邑為良  
吏以薦入朝歲月當遷分命以勾稽之職而處  
三傑于大匠恬于戎監職清而務簡益養賢望  
以俟甄拔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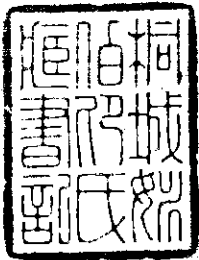
江西路轉運判官林湜吏部郎中

勅具官某尚書郎為當今妙選朝行雖有名士  
必更外庸而後授之尔嘗莪豸冠凜有風采按  
刑浙東將漕江右久攝帥閫所至有稱賜環而  
歸敷奏詳雅資望高矣然猶處之小選所以重  
銓綜之任也其寃乃心以贊而長可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二

四明樓

鑰大防



外制

國子司業彭椿年除祭酒

勅具官某祭酒尊者之稱也荀卿在齊最為老  
師蓋三為之後世遂以名曹監之長非夫儒先  
哲矣德齒俱尊者豈輕畀哉尔蚤以文行表于  
諸生歷官朝行好礼不變擢居小司成士論久  
已厭服為國季師无以易汝往哉惟不言而躬  
行使人益規感于規矩之餘則首善之風振矣

可

樞密院檢詳李祥國子司業

勅具官某成均教事師道貴尊近歲雖長貳不  
並除而為士擇師不應以此為拘也尔馳吝膠  
庠見謂前輩文李行誼心服中心諒直簡嚴不  
移素守即潛以來藹有師儒之望茲庸命以少  
司成之職迨还古風安而至道予以副朕作成  
之意尚勉之哉可

左司諫胡瑒司農少卿

勅具官某朕之用人謹守成憲惟尔之用独異

宅人姑以徧摩見于便朝奏对詳雅朕心嚮焉  
擢典中秘遂居六察居无几何徑登諫垣期月  
之間屢獻忠說引嫌自列執義不回俾貳大農  
豈朕初志往祇乃事庸俟甄升可

同知樞密院事趙汝愚初除封贈  
曾祖東頭供奉官士慮贈太子少  
保

勅國家親睦九族本支蕃衍侯王使相寇祿相  
望然雖在近屬无子孫贈典之文惟尔孫曾進  
秉事樞追榮之恩上及三世有宋以來实自汝

始豈不崇哉其官某曹出 熙陵慶綿漢邸生  
長承平之日涵濡信厚之風不顯其躬以壽于  
後本兵之任我得宗英推迹本原寇之宮保密  
章之渥賁尔北京可

曾祖母龔氏贈高平郡夫人

勅士大夫遭時遇主致身兩地必有慶源之自  
仍多內助之先矧在吾宗可無異渥其封某媵  
媵之有幽閒之度克相夫子寢大其家孫又生  
子起為公輔既錫曾門之寇併推婦爵之崇惟  
沁水之名邦實河東之沃壤以示廟祧之寵以

增厲籍之光可

祖贈秉義郎不求太子少傅

勅唐之宗室大用者九人而李適之為稱首追  
崇乃祖褒冊典物焜照都邑行道咨嘆著于史  
牒今尔之寇視古過之其官某稟資甚矣為善  
知樂雖事功不見于世而隱行實侔于天是生  
聞孫首致樞近既嘗逮事當揆所元用推黃壤  
之恩爰授青宮之傳三錫之命尚其未央可

祖母太孺人晁氏贈咸寧郡夫人

勅惟晁氏世有名士在濟北號稱華宗女教既

嚴壺彝可祀矧來歸于天族乃深篤于義方宜  
有後人克顯先世具封某結縞之訓益自家傳  
采蘋之儀實遵禮度相夫以道躬德曜齊眉之  
勤有子甚仁兼仲由負米之養三迂之教燕及  
元孫一命之榮胙之大郡是為陽報尚服殊恩  
可

父贈大中大夫善應太子少師

勅躬行之實莫著于隱微天報之昭殆同于影  
響苟能用一日之力何必活千人而與惟深仁  
厚誼有以過絕于人則陰功隱德終當暴白于

世具官某生長富貴遭罹險艱菽水僅充而事  
親有卧冰躍鯉之孝伏臘未給而于人有解衣  
推食之仁片言可質于神明一飯不忘于君父  
教忠之訓既著于生前篤行之名遂彰于身後  
朕方命尔元子貳吾西樞察其許國之忠想見  
過庭之孝寇之師範冠彼儲僚豈惟祔廟之是  
崇抑亦宗盟之未有尚其英爽成謹歆承可

母淑人李氏贈安化郡夫人

勅朕顯登樞筦既以崇趙氏之祧如賁函原其  
可忘孟母之訓具封某生自名閔歸于美宗東

志靜專与少文而協趣處家約素為彭澤以忘  
貧一門相勉以孝慈奕世俱傳于清白是有美  
子為予輔臣爰開順化之封用示追崇之寵  
重杯園之感庶寬霜露之思可

妻淑人徐氏贈鄱陽郡夫人

勅朕並用親矣延登宥密雖曰家傳之懿如麟  
趾信厚之風亦惟閭助之良有鷄鳴警戒之道  
宜与偕老胡不永年用加寵榮以賁其漢其封  
某天資柔淑婦德慈祥冊府道山才及見夫子  
英游之際副筭翟第傷不逮小君命服之榮獨

惟南渡以來久寓楚東之近始封此郡尚慰尔  
灵可

知夔州趙鞏江西路轉運判官

勅具官某尔起書生有志當世頃由名曹出鎮  
淮石蔡、边脩論奏相踵易帥夔子民夷帖服  
事有當辯不已于言可謂守公忘私者矣大江  
之西漕事為重引以漸近朕意可知順流而歸  
祇率厥職可

江西提刑刘光祖知夔州

勅具官某夔子之國介于楚蜀之間山川險固



民夷雜糅謀帥之重必惟通才尔正色立朝號  
稱敢言出擁使輶威望日聳既授以江右之節  
矣尚茲家食非以優矣分閫之寄易以命汝亟  
其洗印以安遠民可

知昭州莊方知瓊州

勅具官某瓊管以四州之壤屹立海中實與番  
禹相為引重大艑獻琛賴以為歸麾符不輕畀  
也尔進由儒科練達吏事哉郡賓水承流昭潭  
必能習知南海之俗徃其輯寧蚩蚤勞抚賈胡  
以称朕選候之意可

軍器少監章穎左司諫

勅具官某古者歲規之求下逮工瞽矧位于朝  
孰不進言以諫名官視古已狹選用之際其可  
不嚴尔蚤以掄魁寢登華序清標直節照映周  
行約史東觀橫經朱印端靖无華物自宗之擢  
屓諫垣允協時望山甫補衣賤之闕孟子格君  
心之非尚惟勉旃以伸素蘊可

將作少監黃艾右正言

勅具官某諫省設官備矣大夫而下凡于古爭  
臣之比方並建遺補俱以引嫌而去妙選時彥

乃今得之尔把負不凡孝為有用言簡氣勁宜  
備諫列輟自王印命以拾遺尔其振厲風采  
別白是非引經据古以佐朕之不逮將虛已以  
听焉可

資正殿李士正奉大夫蕭燧轉一官  
致仕

勅朕曠言故老方深仄席之思遽覽封章乃有  
垂車之請勉從所志殊拂予懷其官某洪毅而  
裕和閑而肅括擢儒科於紹興之際登朝蹟于  
乾道之初自結主知蓋正人无待于助久司言

責使天下想聞其風過儀論思獻納之班遂參  
輔贊弥繼之用粵從去國亦既累年卧疾清漳  
興勤下文人之詠掛冠神武慕山中宰相之高  
爰序進於崇階以曲全於晚節噫漢疏知止既  
永謝於軒裳蕭傅素剛尚勉親於藥石可

蕭燧贈金紫光祿大夫

勅舊弼退休方徇辭榮之懇奏函踵至驚聞垂  
絕之言撫往事以慨然愴吉人之已矣其官某  
名高一代仕歷三朝官以諫為名真得爭臣之  
辭后非賢罔又俾參駿嘏之尊雖為故里之歸

尚佇壯猷之告云何屬疾亟願乞身載覽遺章  
尚想伏蒲之氣優加卹典以彰告第之恩庸寄  
予悲務昌厥後噫求馬周儀形之見遂隔九京  
歌晉公桂石之哀重增一涕可

知建康府余端礼吏部尚書

勅朝列選曹妙簡持衡之任位登常伯尤高荷  
索之班茲得名臣式符時望具官某稟資洪毅  
履行精純慈宸結知蚤與甘泉之侍儲闈列屬  
久陪少海之游頃出鎮於雄藩實典司於番籥  
既聞報政亟命還朝矧惟十載以來屢歷三銓

之劇士論夙推于平允吏行素憚其嚴明乃于  
晝接之餘宥以天官之旧老成復進豈惟躬薄  
書期會之煩忠蹇自將正有賴朝夕論思之益  
其祇成渙用副虛懷可

湖北提舉張孝曾夔路提刑

勅具官某夔子一道視四川為差迤而山川深  
險雜以夷蠻民物凋陋困于征取典刑之使選  
用不輕尔出自名家敏子吏事持節湖外歛散  
以時徃按蜀門布宣德意使深山窮谷卒无冤  
民則庶乎得戢矣可

右正言何異湖南運判

勅具官某朕監規四方志不忘遠寄耳目于部  
使者犹恐不逮故間遣諫官御史以臨之尔自  
登朝行雅有清望頃因奏对擢居憲臺升之爭  
臣之列方有賴于規益外嫌求外授節湖湘典  
司將輸光華燁然夫以我廩伏蒲之風抗攬轡  
登車之志揚清激濁在此行矣有猷以告毋有  
選心可

四川制置使京鏜权刑部尚書

勅朕体列圣寬仁之訓務謹刑章求一時忠厚

之臣禪居司寇久虛此位今得其人具官某器  
度恢洪才猷挺持蚤結慈宸之眷亟登要路之  
津修聘殊鄰壯蘇武持旄之節開藩全蜀慨王  
尊叱馭之行百城咸服其恩威四載備聞於勞  
烈爰示賜環之寵俾陞聽履之班錫以贊書付  
之臬事罔兼庶獄朕方推文王敬忌之心明用  
五刑尔其慕臯陶邁種之德尚殫辰告以副予  
知可

秘閣修撰知紹興府趙不流賤事修  
奉除集英殿修撰

勅懷會稽之章以煩填撫報齊邦之政可後褒  
嘉其官某分派天潢服休仕路頃由淮甸來任  
飛芻輓粟之司旋尹京都遂登簪筆持橐之選  
起臨輔郡就擢帥垣迨茲期年知賊務之時奔  
去此一水亦謗言之日聞乃諭柄臣俾陞寓賊  
以筆書示勉后之意母曰彛章使田里亡愁嘆  
之心尚罔來效可

梁季秘知光州

勅具官某尔父在紹興間以才敏致位文昌其  
後未有至二千石者尔守上饒政務簡靜銜恤

而去未究職業浮光易治地則被边卒以命汝  
委寄為重尚其勉之母忝前人可

李沐吏部郎官

勅具官某尔以旧李大臣之子自奮巍科寔登  
撫仕出使閩浙有志于民為養求歸嘉其靖退  
晋接之頃处以名曹親庶无信宿之遥選部乃  
揖承之旧徃祗厥職无復固辞可

新知興元府章森改知瀘州

勅開藩蜀部曾洗印之未聞易鎮边徼又改轅  
而于迈惟首公之有素諒承命而遂行具官某

知略該通才猷挺特進儀禁路入陪豹尾之嚴  
擢殿中出擁麟符之重由上流之奏課昇西  
道以折衝十年而守漢中田叔固宜于久任五  
月而渡瀘水武侯豈憚于遐征矧群情安集之  
初藉元帥旣綏之力推君子之心置小人之腹  
能坦然而不疑脫慈母之懷立嚴師之榜當翕  
爾而自定亟祇成渙用寬頌憂可

知福州鄭僑知建康府

勅開帥藩于閩嶠曾未弥年司苗箠于秦淮茲  
為易鎮渴想儀刑之見亟令郵置之傳具官某

執德不回秉心無競論議遠追於晁董文章高  
軌於漢周正色立朝尤推批勅之手至公典選  
允藉持衡之權皂蓋頌春出臨千里錦衣行畫  
就抚三山欵改畀於麟符仍從馳於駟騎朝受  
命夕引道諒無憚於暑行退補過進盡忠正有  
資於辰告入奉受釐之對徐為分間之行惟我  
舊臣服茲休命可

廣東提刑李信甫江東提刑

勅具官某爾為御史直道而行出守信安旋使  
南嶠皆有聲績可紀矧錄因於嶺海煙瘴之地

不憚深遠勞亦甚矣抗章求閑未應捨汝其與  
臬事于大江之東少休馳驅而後攬轡以行亦  
惟休哉可

太府卿辛弃疾集英殿修撰知福州  
勅具官某七閩粵區三山為一都會地大物阜  
甲于東南負山並海綿亘數千里奉聽命於太  
府連帥之選豈云易哉尔以軼群之才蚤著事  
功壽皇三昇大藩宥以論譟之華于今幾二  
十年召对便朝擢長外府益平豪爽之氣而見  
溫粹之容朕心嘉焉比居外臺讞議從厚閩人

戶知之陞之集矣增重闡寄往其為朕布宣德  
意撫吾赤子以寬一面之顧憂朕豈汝忘哉可

著作郎黃由軍器少監

勅具官某著庭之選最為清高矧尔以掄魁之  
英蹇諤之氣周旋三館于茲有年任上要津无  
不可者然朝廷存進人物不厭于詳薦紳歷事  
任不以遲速計也進貳戎監仍攝劇曹益養資  
望以俟器使可

司農卿沈揆吏部侍郎

勅右有六官孰若天官之重部分四選无如武

選之煩茲擇貳卿宜求吉士具官某高文瞻麗  
古季精深自登周行雅有清望凡一時華要之  
選以累載周旋其間壁水道山為諸儒之領袖  
儲察詞掖振六藝之英華屢垂工于禁途復優  
聞于郡課蔽自朕志召長大農寇之荷橐之聯  
畀以典銓之寄惟公可以守成憲惟明可以察  
中欺倚聞稱取之名用助官人之道可

新知襄陽府字文价改知遂寧府

勅朕惟今日謀帥之難深以敷易為戒卿有大  
邦遺愛之旧無嫌改命之煩且官某季有家傳

才為世用奮身西蜀膺 慈皇特達之知累歲  
中朝歷儒者清華之選佩印屢更于劔外分符  
最久於漢中峴首名藩方尋羊叔子之迹遂寧  
旧治更喜躬細侯之來諒去思之未忘宜外庸  
之益著往祇成渙嗣有寇光可

知遂寧府單夔知建寧府

勅遠臨蜀部念頻年跋履之勞易鎮閩邦示卿  
國旋歸之寇具官某受才通敏蒞政精明繇廷  
尉之年蚤被慈宸之眷擢侍臣之列最居群彥  
之先祠庭寔閱于十年帥閩雄開手三峽旋更



會府采著外庸仍次對之日班昇建安之新組  
山川伊迓諒少慰于遐心民社匪輕方有資于  
善政惟時日德服我茂恩可

張孝伯司農寺主簿

勅具官某尔以孝自奮更治有聞三八朝行閱  
歲滋久凡尔等夷騰上多矣退然靖共物諭歸  
之茲以序迂勾稽農危尚共乃事以就器業可  
知廣德軍林孝友大理寺丞

勅具官某列事皆有丞惟廷尉之屬其選為尤  
重必求通儒以治庶獄已試之效吾其捨諸尔

頃君是官見謂稱賊出守桐川又以最聞茲还  
旧班進用无壅惟明克允以副朕好生之意可  
中奉大夫知襄陽府張杓大中大夫

知建寧府陳居仁磨勘轉官

勅風嚴銓法所以示百僚之公優待後臣犹不  
忘三載之考具官某神机敏悟器度闊深禁路  
升華久听星辰之履帥藩因任盖得江漢之心

陳居仁云性資夷曠孝問澄諒西掖代言  
雅得深醇之体南邦共理允明寬猛之宜

茲以年勞應于治典爰

涉文階之等益增侯服之光恩稱恩榮尚殫猷  
告可

中奉大夫吏部侍郎沈揆磨勘轉官  
勅制祿以官式序百僚之進在法當從乃登四  
品之榮具官某儒孝老成文華高勝儲案有執  
徑之旧祠臣推為誥之工屢結綬于朝行几間  
津于禁路揖承民部更一紀而有餘積累年勞  
雖九迁而未艾茲擢天官之貳始伸銓格之優  
太中不易公卿庸表褒迁之渥大夫既掌論議  
益思獻納之忠可

新除兵部侍郎黃裳顯謨閣侍制依

旧 嘉王府翊善

勅朕惟國朝謹教子之法王府建翊善之官在  
太宗務選於正人惟姚坦最稱于直士自時厥  
後何代無賢我有論思之臣俾專輔導之任具  
官某以天下士後吾兒游自典秘書已參講席  
雖履歷瑣闈之貴曾不離朱印之僚誦典謨百  
篇之書既得坦明之制正春秋一王之法尤多  
深切之言力辭武部武鄉之際俾就文謨次對  
之秩予以寃遺經之終始于示朕意之眷留  
尚服訓詞益殫猷告可

成忠郎邕州橫山寨昭馬營黃世明

轉兩官

勅具官某戎馬之須多自南徼尔招誘尽力累賞日厚併陞二秩以旌其勞可

勅賜進士及第陳亮承事郎簽書建

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

勅具官某三歲大比人徒知為布衣進身之途藝祖皇帝有言曰國家設科成取士本欲求其以共治天下大哉王言朕所當取法也廷策者再乃始得汝尔蚤以文藝首矣能之書旋以論奏勤慈辰之聽親閱大对嘉其淵源擢實齊首殆留

以遺朕也尚循故事往佐帥幕益楸遠業以須登用可

集英殿修撰耿秉叔兵部侍郎

勅長才被選嘗擢之侍從之聯末疾自言閔勞以官賊之事巧閑浸久簡記不忘既如晝接之餘復昇夏官之二具官某稟資端亮屬操堅剛篤志愛民雖細故必加遠慮推誠致主無一事不以上聞屢布藩條率騰善最甫登禁路俄領外祠乃俾賜環再趨文名之陞亟令持橐徑躡武部之班益勵壯猶以答隆眷可

皇叔祖少保士峴贈少師

勅屬近行尊富貴既無於危溢年高德郡死生  
宜備於哀榮具官某迪德忱恂必夷曠分暉  
帝籍雖坐致於顯融席慶王門曾不形於驕吝  
磊砢維城之望雍容鳴玉之班奉香火於內祠  
允謂三朝之舊建節旄於輔郡更居亞保之尊  
胡不百年困於一疾驚奏章之上達愴遺老之  
幾何輟九陞之視朝冠三孤而錫命噫高爵厚  
祿既以見於生前卽典優思顧可忘於身後尚  
惟英爽歆我寇靈可

武德大夫鄂州都統制張詔軍政修

奉轉一官

勅具官某國家分屯重兵列戍江澨申飭將帥  
務嚴紀律尔居鄂渚實當上游緩帶輕裘如一  
儒生而氣稟山西沉鷲善斷軍政修整徹于朕  
聞何愛一官以示表功益勵戎昭用畜尔功可

直秘閣京西運判朱晞顏直煥章閣

知靜江府

勅具官某桂林為嶺右都會控制最遠帥閫久  
虛掄擇尤遴惟尔儒雅醇明練達世故盖嘗為

部使者矣當益災蠱弊之後協心扶持民懷其  
惠轍京西飛輓之重还抚南方增克章寓直之  
名用為尔宥内安毗俗外戢虫蠶人心知向條  
教易孚予自以為得人尔其有以称此哉可

廣西運判方崧京卿西運判提率張

奎廣西運判

勅具官某等嶺右分百越之半漕計匪輕京西  
總三司之繁事权尤重尔崧知儒雅飭吏撫安  
有称是用易以襄漢之節尔奎清白傳家歛散  
惟謹是用圖尔桂林之居道里畧同委寄死異

飛芻輓粟既資辦治之才攬轡登車益抚澄清  
之志尔惟自勉朕不汝忘可

太常丞李謙浙東提率

勅具官某部使者任常平之寄一道之休戚繫  
焉朕固不以輕畀而况於近畿乎尔篤志於李  
力行其言弦歌之政見於已誠憂國之心形於  
顏色輟從朝行畀以使節早滂之餘歲事未知  
周爰咨詢先事而圖浙河以東汝其任是責哉  
可

知寧國府蔣繼周知太平州

勅偃藩巨屏正資共理之良易鎮鄰邦允藉上  
流之重惟時宿望聽我訓辭其官某經術融明  
材猷挺特歷居言路凜乎中批法之威屢剖郡  
符翕爾東諸侯之最念千里相安之久為三年  
振政之期乃瞻當塗猶為重地民風淳靜素稱  
道院於江東訟牒簡稀真是太平之官府更煩  
舊德為旣吾民矧擊柝之相聞亟驅車而及境  
双溪疊障唯伸願借之私五馬一驄又得官游  
之樂其因詳試遂訖外庸可

未待問知寧國府

勅其官某朕念儲闈察案之旧困匪及一時之  
選既已延登四人為予宰輔其在外里居者亦  
未嘗忘也尔事朕有素家食累年起為二千石  
以示旧恩相攸久之茲為始定宛陵為江右名  
郡以 壽皇潜藩地望尤崇尔其往為朕旣字  
吾民篤志賑卹以銷愁恨歎息之心豈惟有以  
副選候之意尔亦將由是而進焉可

成都提刑楊王休奉路運判知閬州

續著成都路提刑

勅其官某等朕臨御万方寄耳目于部使者地

愈遠則任愈重蜀道万里成都與區其選又可  
知矣尔王休移自潼川方祇臬事易以漕節就  
按本道尔者自守閩風頗著能稱俾乘憲車以  
表列城使民之利病徹于朕聞而朕之德意布  
于遐徼揚清激濁威愛兼奉則為稱職矣可

知常州陳謙湖北提舉

勅具官某為常平而置使專以惠民選名士以  
乘輅示不忘遠尔服動儒術抗志事功頃居編  
摩已著才望甫試煩劇優有治声往行重湖之  
區典司義廩之政貿迂鬻海之利務在通商接

靖摘山之徒無致生事佇觀成績嗣有寵章可

吏部員外郎雷濠直煥章閣知平江

府

勅具官某姑蘓古郡號稱吳門密輔行都最為  
重鎮地大物阜訟訴實繁衣冠走集應酬不暇  
非寬博疆敏之士其何以居師帥之任乎尔以  
辨劇之才飾以儒雅嘗以一邑之長膺千里之  
寄又以十連之帥抚五羊之民召對便朝郎潛  
選部念未足以寵尔之能也視邦選候為朕一  
行加以亮章之賤用為臨遣之寵倚聞異政以

稱所蒙可

章森依舊知吳元府

勅國家謀帥豈命令之可移臣子徇公亦東西  
而惟命聞因有為未免從宜其官某文有古風  
神無滯用以禁路論思之舊為藩方師帥之良  
建鄴而都允藉保釐之畧江陵巨屏久頌填抚  
之威惟此吳元控于蜀道念開藩之未及又易  
鎮以有行不如舊貫之仍毋庸新尹之告漢中  
地重肯形雞肋之書南國教明當息鼠牙之訟  
尚圖茂蔭以答顯庸可

吳惣知瀘州

勅禁路通班久遂燕閒之適藩方謀帥允資  
御之良方起家而臨民諒聞命而引道具官某  
胄出勲門而被服儒雅世傳戎韜而深涉藝文  
擇笏彩纓舊為儀於朝列擁毫持節屢宣力於  
坤維春此瀘川控彼南徼民生繁阜當勞來安  
集之餘軍律申明嚴坐作進退之節正賴中和  
之政往宣寬大之書西平王之在唐固多賢子  
諸葛侯之仕漢自有美声益振尔家用固吾圉  
可



知太平州葉翁知婺州

勅聽履而上星晨緬懷舊德把麾而去江海又著殊庸錫以明倫處之輔郡具官某性寬而有制道廣而能周為天子之後臣最先衆俊主國家之大計殆過十年謀謨倫罄於忠嘉仕已不形於喜愠乃瞻文昌之老俾為寶婺之區姑熟最聞未及錫金之寵括蒼地近何殊衣繡之榮倚觀中和樂職之詩益表平易近民之政其祇隆眷嗣有餘恩可

劉侯廣東提卒

勅具官某朕嗣服之初首下寬大之詔俾部使者分察屬郡務寬民力尔守岳陽推誠奉行凡加賦橫斂之病吾民者悉加蠲除凡去歲額之半薦章交上朕甚嘉之嶺海去朝廷遠畀尔一節專斂散之權推岳陽之意而行之遐陬其息肩乎可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三

四明樓 鑰大防

外制

同知樞密院事趙汝愚知樞密院事  
勅朕延登樞臣方務親賢之並用擢專兵本豈  
以日月而為功式隆磐石之宗益聳維巖之望  
具官某仙源有自天分素高發之以場屋之聲  
名博之以師友之間孝論思禁路真有事臣之  
風填枹藩方著古循吏之績望之堂折而不  
挽元齡致知无不為卓尔士夫之間居然公

輔之器頃為儲家已知許國之忠茲貳机廷尤見愛君之篤俾陞右府之長密贊中宸之謀增衍真腴併昭異數噫三軍五兵之間雖未至于廟堂一日万几之繁正有資于帷幄朕方越拘寧而圖任尔其勉忠力以赴功惟既厥心同底于治可

吏部尚書余端礼同知樞密院事

勅朝建几廷實總事樞之要任專軍政尤資副貳之賢乃圖曰人用稱隆委其官某氣和而有守資介而能通蚤膺慈宸之知徧儀清貫爰列

儲闈之屬久事初潛視身有肅括之称立朝奏正直之德典銓衡於選部尤推鑒裁之公守管箴于留都允籍保釐之略召還位著益簡予衷盖君臣相知非一日之積而文武并用何二柄之分屢登朝夕論思之班宜居夙夜宥密之地啓侯封之土宇畀采邑之圭腴噫運籌帷幄之中當遠追於前躅折衝樽俎之上正有望于壯猶尚服寵光母替朕命可

万鍾司農卿

勅具官某尔以才諳早為九卿去國久之擢冠

宰掾仕已之際不見几微召对便朝奏論詳雅  
是用命汝復長予周稷之任王城內外儲粟動  
以百万計上下仰給事例浩繁往哉惟欽以称  
朕命可

通議大夫知樞密院事胡晋臣致仕  
勅三年輔政是為股肱之良一旦乞身欲掛衣  
冠而去勉從尔請深軫予衷其官某迪德粹和  
秉心正直尊賢容斥无一毫忌刻之私孝道愛  
人脩四時温厚之氣察其有守仁以不疑典封  
駁于東臺贊樞机于西府進參駁遂長本兵

方期竭節以相資乃以沉疴而有請任重道遠  
知許國之未量名遂功成奚退身之太早无君  
子者如蒼生何噫垂車而傳子孫願莫回于雅  
志就第而問籌策尚有冀于壯抚具服寵光以  
綏吉履可

胡晋臣贈金紫光祿大夫資政殿大

李士

勅抚章自列俯從納祿之言遺奏上聞犹篤愛  
君之又驚柄臣之已矣撫往事以愴然具官某  
天賦纯城世推厚德仁必有勇立朝多蹇諤之

忠正而不它致主尽忠清之節自登近弼可謂  
大臣何抱疾之遽深願辭榮而勇退始猶未許  
遂不可為愛之欲其生謂何恙之不已死者如  
可作徵斯人而誰歸加秘殿之隆名極文階之  
三品俾昌厥後均賜以官噫命方士而求馬周  
空軫如存之念輟餘瓜而奠如晦後增追悼之  
懷顧一鑑之既亡嗟九京之何及尚惟英爽歎  
此寇灵可

潼川運判刘光祖奏儒林郎知資州  
龍水縣楊安益賑濟有方循一資

勅具官某潼川去朝廷遠頃修荒政部使者察  
一道官吏之能否以在在為最而聞于朝進尔  
選階以示褒表可

徐元德知均州

勅具官某均之為州雖遠以其控制洞壘置武  
當之節使填抚一境任不輕矣尔蚤以經季教  
授鄉里旋以声望登進朝行貳郡新安續用深  
著剖符茲土以惠遠民徃哉惟欽益行所季可  
太常博士陳揀秘書丞著作佐郎李  
唐卿著作郎秘書郎范仲黼著作

佐郎校書郎王奭秘書郎正字蔡  
幼李校書郎

勅具官某等道山群玉之府聚天下英俊其間  
所以涵養器業以為進用之儲也尔棟以容臺  
議禮之旧尔唐卿尔仲黼登瀛既久尔奭尔幼  
李給札著聞或分典丞郎之職或序進著作之  
庶校讎未見之書不改共二之故或優選遊就  
迈于此其思稱崇獎之意以為邦家之光可

太李博士邵康太常博士曾秘國子  
博士太李錄雷孝友國子正田澹

並太李博士

勅具官某等博士秦官掌通古今員多至數十  
人國朝稽古建官凡以博士名者皆清選也  
尔康李問談洽俾議礼于奉常尔秘資稟純篤  
俾實教于胄孝尔孝友尔澹俱以上庠糾正之  
職陞教胄之任一日而拔士以十數亦足以知  
朕好美之意也其祇明命母曰序迁可

費士寅藉田令

勅具官某朕立矣死方視所為主苟得茂才多  
列于朝尔以西州之雋褒然而奉首薦口既重

又當有以表異之往司帝藉其實與容其清華之  
選叔輿于此惟務靖安以俟甄拔可

主管吏部架閣陳希點國子正湯琦

國子錄

勅具官某士修于家而仕于朝又典膠庠之教  
事可謂榮矣尔希點蚤上甲科久為掌故尔琦  
首冠南宮未登華途嘉其靜退之風俾參樂育  
之選雅有聲望司予成規子率以身疇敢弗恪

湖南選奔郭德麟宗正少卿

勅具官某宗正一星在帝座之東朝廷以屬籍  
為重設官以象之卿少之選亞于太常非他寺  
比也尔以諒直周密久司六察之職出持使節  
深簡予衷賜環來歸優寘少列豈徒為養望之  
地將有以進汝焉可

皇叔祖贈少師士峴追封郡王

勅冠三孤之位既頒卽典之優疏千里之封更  
極其王之貴具官某分暉天派擢秀宗支琚瑤  
珩璜允矣朝儀之肅橐曉戟燾居然將聞之崇  
雖平生坐致於美官而終老不愆於素履逮朕

纂承之始方形親睦之風曾頌爵之未遑乃抱  
病而自悔云胡不淑遂止於斯噫播笏垂紳愴  
典刑之安在分茅胙土尚冥漢之有知用慰尔  
靈益昌厥後可

士峴女三人並封縣主

勅其人朕丕承慶基崇篤宗老凡今屬近行尊  
歷事三朝如尔父者幾人奄其告終遺奏來上  
粲然三女願賜湯沐朕何愛大邑之封不以慰  
尔父之意乎益懋壺彝以对隆渥可

同知樞密院事余端礼初除封贈

曾祖慶太子少保

勅士有致位庙堂而光顯于時其上世終身常  
布而追崇于後惟源流必有所自而貴賤亦豈  
偶然其官某樂道立園隱居閭里人死知者实  
有俟于天我自得之故无待于外比及三世乃  
生貳樞朕方以儲闈日季之臣擢居宥府基命  
之地首以宮保之亞用為曾門之光豈徒顯尔  
宗之祧抑以為善士之功可

曾祖母徐氏齊安郡夫人

勅朕延登儲秦進二樞筦既已光及上世又念



伉儷之矣必有以相之者故加以小君之號焉  
具封其生太末之區盛偃王之族嬪于良士託  
以終身諒閭範之可稱至曾孫而遂顯擇黃岡  
之佳郡開石窳之新封賁尔泉扁歆予渙溼可

祖鐸太子少傅

勅君子之澤既被于後人朝廷之恩宜及于先  
世有德必大可考不誣具官某探六藝之遺言  
為一鄉之善士雖文季行誼不見于用而孝悌  
忠信能行于家再傳而具致身樞近推跡先祖  
之自歆允余氏之宗青宮六傳奉以命汝尚惟

不泯服茲寇灵可

祖母傅氏高平郡夫人

勅儒者篤行不顯于世而能垂裕子孫則亦惟  
閨門能循法度以為之助追贈之寇歿宜共之  
具封某謹蘋繁之儀佩圖史之訓克事君子相  
敬如賓是生矣孫為朕良佐以高都之名郡為  
湯沐之新邑惟尔灵其与享之可

父贈通儀大夫繪太子少師

勅信安自趙抃以來仕登宰輔不过三數人我  
有本兵之賢固由自致跡夫義方之教當揆所

元具官某秉心靜淵復行淳固分薛包之田而  
爰形于兄弟折馮驩之券而義篤于鄉閭積善  
有餘固非一日之力延師不倦遂成令子之名  
周旋清班登進宥府密章加贈屢升法從之階  
祔廟益親獨選宮師之選以示教忠之效以寬  
追遠之思可

母淑人虞氏咸寧郡夫人

勅士之家傳固出父師之訓古有胎教實由母  
氏之矣仕繼顯于朝廷寇宜加于泉壤具封某  
天資婉孌婦德靜專謹以事夫遠追奉案之美

勤於教子不媿斷機之言雖魚軒不見於生前  
而篤誥屢頒於身後茲錫义川之號蓋由樞覽  
之恩慶則有餘澤其未艾可

妻淑人葉氏信安郡夫人

勅大臣許國能有羔羊正直之風夫人起家必  
如鸛鳩均一之德既資內助之力宜啓小君之  
稱具封某姆訓是遵壺彝甚飭相尔夫子不以  
事物嬰其心為時名卿得以蘆白厉其操位登  
兩地之貴恩霑三世之先矧惟魚軒宜尔象服  
視樞臣而命爵就鄉郡以疏封益肥汝家庸稱

予渥可

浙東提舉李謙乞將合轉朝奉郎一

官面授奉生父珣贈承事郎

勅具官某故奉生父某朕方以孝治天下凡以親為請者多曲從之爾世有令德躬履特操是生賢子而嗣其兄既已能顯其父母矣願捨外郎之一秩求贈奉生之二親淳化淳熙既有故事是用寵爾以廷評之階詩不云乎孝子不墮永錫爾類爾子方為部刺史以此風厉郡邑其助吾風化多矣可

奉生前母王氏奉生母陳氏並贈

孺人

勅具官某故奉生母某氏爾有賢子出繼伯父既顯其親又追惟奉生之重願加贈典有司已援舊比且言員郎所係為重而其請於義可矜是以勸臣子榮親之孝朕曰俞哉並進湯沐之封以為泉壤之寃可

胡澄知光州趙彥珙知容州

勅具官某等光山之在淮右今為保障之區容管之在廣西旧為徑畧之所選侯而徃寄任歷

輕以尔澄起由名家嘗奏郡課尔彥琬秀出天  
族荐佐藩條徃分顧憂當體朕意有政可紀无  
遠不聞勉哉可

四川總領楊徑直竇文閣提奉四川  
茶馬

勅具官某尔以宰掾之長徃餉蜀門之師萬里  
馳驅之勞計當入境四川權牧之寄尤在得人  
與其遴選於中朝孰若就煩於便道載頒英蕩  
寓直竇奎搗山以惠遠人市駿以備戎事惟鄉  
閭之在望宜利病之詳聞徃既乃心用揚厥可

淮西提奉張同之奏修戩即安豐軍  
六安縣令陸子虛救活被水人一  
千四百餘人循一資

勅具官某鼓鐘伐鼗淮有三洲詩人所以具嘆  
也安豐之潦朕聞而念之部使者謂尔有字民  
之能仍得救災之術進尔一階又以少徇父老  
借苗之意其亦寵矣益勉之哉可

朝奉大夫知叙州計孝似夷賊作逆  
不能彈壓降一官

勅具官某熨道被边郡將寔當控御之寄而威

令不申夷獠侵侮驚擾邊陲害及徼吏久而後定是不於汝而誰責哉其上一秩尚思後圖可朝散郎叙州通判李梗孫節制義軍驚動夷賊降一官放罷

勅具官某遠夷匪茹侵我王略爾為別駕受帥檄而不進擁義軍以自尊致此猖獗而又貪功倖賞逆狀昭然削秩免官以示邊吏之戒尚為寬典其務省循可

諸王宮教授楊大澹國子監丞黃度並監察御史

勅具官某等憲臺設屬實分六察之司御史虛員當極一時之選孰堪此任今得其人以爾大澹以端恪之資而達於時宜爾度以深沉之量而敏於吏事舊臨劇縣俱著能聲嘗對便朝各陳謹論尚忠而用夏政既已先明詔之頒約史而作宋經亦已考遺編之載並加親擢益自簡知爾其助正紀綱振揚風采務求稱職之實毋負官人之能可

福建提刑盧彥德本路運判

勅具官某爾屢持使節為時老成暫居即曾復

按閩部祥刑之寄方藉於平反將漕之司又煩於調度不改山川之舊仍頒郡邑之條益靖吾民以稱朕指可

知郴州吳鎰湖南提舉

勅具官某兩以冊府之英起當郡寄慈惠之政徹于朕聞夫士之務孝固將見之用也始以宜章之最俾任一州茲由柳陽之能得廉一道矧是湖湘之遠方當旱潦之餘醴茗阜通雖攸司之甚重倉庾斂散尤荒政之宜先爾能究心部刺史之職則朕之用汝等而上之庸止此邪可

曹集知嚴州

勅具官某贛川之曾人物相望仕至二千石者前後以十數聲績茂焉爾習于家傳有志於古試以郡寄有志於民還奏便朝嘉其詳練惟嚴陵之輔郡實高庙之潛藩分以左符用旣吾民由小州得大州益亦寵矣益勉厥職以大尔家可

沈維知房州

勅具官某尔以相家子明習文法自致臚仕盖嘗久於廷詳為丞為正又出為二千石矣中更

閑退閱歲滋深起尔于家俾分房陵之符載吏  
愛民省刑節用治郡之大端也尔皆知之奚俟  
多訓可

知江州王師古廣東提刑知吉州胡

長卿廣西提刑

勅具官某等國家分道遣使以祥刑為重嶺海  
之遠尤遠於擇人尔師古奏潯陽之課尔長卿  
報廬陵之政俱以儒雅飭吏踐敬歲久授之軺  
傳其必能為朕審用刑章平反庶獄使百城之  
民自以為不冤亦惟休哉可

吏部員外郎錢象祖陞郎中

勅具官某尔自淳熙初元攝事列曹今二十年  
矣三易州麾一擁使節凡今郎吏出入省户未  
有如尔之久者也茲以積考始正其名資望俱  
高益称詳練雖曰銓法尚服優恩可

新成都府司户李僑乞將所得官資  
回授父証贈迪功郎母廖氏贈孺  
人

勅具官某士之登策決科以求仕也尔之子万  
里造庭得官名都而求致其事以榮二親此非

迨遠報本不可解於心者能之手朕甚嘉之曲  
從其請予以風厲四方使知慕焉可

新徽猷閣李士知建康府張杓依舊

知襄陽府

勅金陵為帝王之宅方藉於保釐羊祜得江漢  
之心爰加於因任其官某忠嘉傳世才智絕人  
兼言語政事之科何施不可更殫歷惠養之政  
易地皆然惟今襄陽在昔畿甸暢皇靈於遐徼  
控天塹於上游謀帥留都已畀王麟之重還車  
舊鎮諒多竹馬之迎惟首公而忘私遂聞命而

引道吏民如故不煩條教之載頒城郭重來但  
覓精明之頓改其祗茂渥以訖外庸可

左司應孟明中書門下省檢正右司

徐誼左司員外郎

勅具官某等宰掾之任重矣自尔二人為之實  
能謹守程度參稽事宜佐吾二三大臣以平章  
中書之務大臣亦言其能朕用嘉之以序而遷  
滋嚮於用益習天下之事以昌遠業尚勉之哉  
可

何澹煥章閣李士知泉州



勅弄大夫之印方渴想於嘉猷分刺史之符尚  
往臨於重鎮眷知有素中外惟均其官某名擅  
掄魁望高風憲由辟水師儒之任歷騎省爭臣  
之班披腹而呈琅玕獨任憲剛之長把麾而去  
江海更觀吏治之優矧是泉山實雄閩嶠徒得  
君重勉為朕行煥乎文章示西清李士之寵凜  
然風采增南國諸侯之嚴倚聞報政之期其體  
顧憂之意可

樞密院編修官呂棐太常丞

勅具官某三丞號高選而容臺為最不惟禮樂

是司凡朝廷有大議必咨焉是可以輕畀哉以  
爾奮自儒科又精吏事持論不苟廉直自將父  
於編摩擢實華列惟寅惟清往贊而長可

國子監主簿王源國子監丞

勅具官某曾監以教養之才而金穀細務丞實  
司之爾父頃在從班有批勅之風能繼世科風  
烈未遠久服勾稽之職就俾序迂資望寔高尚  
思所以稱其家者可

監登聞鼓院李友直宗正寺主簿監

都進奏院羅克開國子監主簿

勅具官某等國家銓擇人才進各有叙勾稽之  
職在寺則司宗為清在監則曹庠為重以尔友  
直儒孝老成旧傳於素業尔克開士行修飭自  
奮於世科進官于朝雅有賢譽俱遷簿領實階  
華途深務靖共以祇朕命可

潘景珪知湖州

勅具官某吳興名邦今為輔郡地大而民阜賦  
重而訟繁視邦選侯弗以輕畀尔練達吏事明  
習憲章入後出藩踐敬矣起家為二千石願豈  
擇地而後安移前日彈壓之威而為惠養之

政尚優為之以稱朕意可

沈瀛知江州

勅具官某大江之險分戍重兵潯水之阳號稱  
要地軍民錯處牧御之需尔奮迹膠庠馳声場  
屋仕虽三已而无愠予豈一端而取人既輟新  
安之行後分共理之寄緩靖十同之重抚安万  
寵之屯此而有称進則未艾可

承節郎叙州管界巡檢程仲乾因夷

人作过被殺持贈兩官与一子進

武校尉

勅具官某尔為徽吏勇于捍寇而損其軀謀虽不足过于逗撓自全者遠矣以二秩告第而官其子庸功边臣之用命者可

湖南提刑孫逢吉祕書少監

勅具官某道山群玉之有聚天下英才其間必有求才之傑然者領袖之遴選之久今得其人以尔資稟之端方充之以李九流百氏之書談綜无遺良史之才爭臣之風尔实兼之頃由少司成出使湖湘刺奔惟公風采凜然是今日第一流人物也还为少蓬軌不日宜來游來歌以副

虚佇可

楚州奏忠訓即添差副將魏昌教習

效用弩手轉一官

勅具官某尔以名将之子習于戎昭練兵山陽守將以告授之一秩以勵能者可

蔣蘭邵公翰奚士遜邵襄並大理評事

勅具官某等理官之屬惟廷評為甚勞獄成之告必躬必親非習于文法者不在茲選今天試以經術盖欲兼用儒者也尔等俱以場屋之旧

明司空城旦之書而中其科虛位既久並奉而用各揚乃朕使人知引經決獄之效焉可

太常少卿薛叔似秘書監

勅具官某朕以冊府為重選才甚嚴信宿之間既得逢吉為之貳又俾叔似長之所謂朝取一人烏拔其尤暮取一人烏拔其尤士論翕然朕亦自樂于得矣也尔問李淵博論議明辨結知慈皇擢在諫省有古爭臣之風遠乘軺車歸貳頌臺物望无不宗之既授以太史氏之職復使正此久虛之位表儀雋游儒者之至榮也雍容

養望以俟甄擢可

司農少卿詹佺仁太常少卿

勅具官某奉常惟禮樂是司而去古浸遠放失尚多非得博物洽聞季有根據者未易輕畀也尔少明經術務為有用探賸索隱耻一物之不知總餉之久蓋已由郎者而式大農矣召对雍容效忠無隱其為朕典禮之事鍾鼓玉帛猶末也尚末其本而釐止之可

蔡戡司農少卿

勅具官某尔起由名家以甲科自奮登用最蚤

敬歷已多深沉之度廉遠之節朕知之日矣比  
總軍儲蓄貳外府并之農倉備予九卿朕欲收  
拾人才共興治功覽尔奏編又有得士之喜願  
豈獨望以周稷之事然積貯天下之大命也方  
平糴以為備尚贊而長使事集而民不擾則子  
汝嘉可

新知泉州何澹兩易知明州

勅具起鎮泉山將趨于閩部易麾勤水併護于瀛  
壖凜聞憲府之名增光制閩之寄具官某受材  
精敏復行粹和場屋文鳴蚤先于中俊朝廷德

選復歷于華途屬予纂紹之初賴尔論思之益  
擢居騎省端有古爭臣之風進長烏臺真得中  
執法之体遽收朝蹟再更歲華荐畀郡符俾近  
畿甸地當一面海市三垂蔽遮滌河之東控御  
島夷之外布宣德意豈惟歆田里愁恨之銷敷  
暢王灵正欲藉文武威風之重倚聞成績嗣有  
殊褒可

知明州朱佺兩易知泉州

勅具官某才有小大之異而選用當適其宜郡  
有遠近之殊而委寄之重則一尔詳練世故敬

歷仕途鄮嶺分麾報政久矣溫陵改鎮易地皆  
然此則控東夷之要衝彼則據南海之都會內  
修侯度外暢王灵諒无憚于修途當復聞于善  
最可

司農少卿胡瑒湖北運判

勅具官某朕臨御万方寄耳目于部使者又間  
遣諫官御史為之俾遐取之詆如在畿甸矧湖  
右實據上游而外臺當軍民錯處之他任顧不  
重茲尔外靜而內明言簡而氣勁一見而決亟  
寘諫垣雍容論奏多所裨益乃自引嫌迂二大

農丐外再三察其勇退茲用授尔以飛輓之寄  
為官擇人非以遂尔之私因事進規無忘愛君  
之意可

高文虎將作監丞

勅具官某朕旁招俊乂布列周行德進言揚如  
恐不及矧予太史氏之旧引疾家居十有四年  
昔病今愈予環可後乎尔博孝篤志承伯父之  
傳網羅旧聞述史迂之緒採之公論僉曰汝賢  
再轉為丞尚居繕監賤務清簡可以卒汗青之  
業毋以匠為嫌也可

汪粹軍器監丞

勅具官某尔旧弼之子以才自見出臨邊郡綏靖有方奉最言歸論奏明辨丞于戎監孰不謂宜矧尔久在塞垣有志事功除戎器以戒不虞國之務也尔惟欽哉可

戶部侍郎趙彥逾工部尚書

勅考六典之書實重冬官之職總百工之事今惟起部之司乃得宗英俾居常伯具官某聯休天派擢秀儒科立志孤高万鍾何加于我持身廉潔一介不取諸人令名遠紹于開平惠政編

加于楚蜀任國大計為予良臣朝夕論思有猷必告簿書期會惟正之供勤勞已著于累年寵數遂登于八座親美并用朕方隆睦族之風技巧咸精尔尚敬若工之侷可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四

四明樓 鑰大防

外制

太府少卿兼知臨安府袁說友權戶

部侍郎

勅朕攬收人才思裕邦用足兵雖急要先足食  
之言大計是謀當求大度之士是為儒者之效  
孰曰民曹之難具官某文有英詞神無滯用蚤  
登館李嘗接武于華途旋歷麾符屢策勳于劇  
部居輦轂彈壓之任知里閭銖兩之姦前張後



王声望相繼東賈西萬豪猶自消疊膺畫接之  
榮擢寘地官之貳損上益下朕欲圖加賦之寬理  
財正辭尔尚明盍徹之意可

直祕閣兩浙運判王厚之直顯謨閣

知臨安府

勅具官某國家駐蹕吳會視古天府民日庶事  
日繁師帥之寄尤難其人以尔先世嘗為京尹  
治行超卓如漢章尊汝實是似故以命汝自其  
少時博雅篤孝世味冲澹若將終身烏一行作  
吏所至辦治處之以榮現而超然授之以劇繁

而不乱是宜居此官者輟自漕臺加界延閣用  
為尔寇唐人有言輦轂之下先殫壓郡邑之治  
本惠養此言殆未纯也五方之民固无龐雜九  
縣之中尤須抚字威惠交孚則為称職是称其  
家矣可

戶部員外郎黃黼直祕閣兩浙運判  
勅具官某部使者之職重矣而畿漕視它路尤  
劇近歲率用儒者不惟職務整辦惠愛遂及于  
浙河之東西是不可改也以尔起由膠庠凝粹  
而開敏嘗使江東得歛散之宜澄按列城不苛

不弛茲由即省付以漕事寓直延閣以示寵嘉  
矧在鄉邦周知利病尔能罷行之下有月旦之  
評上有公朝之論當不日而徹聞矣勉哉可

李大汁知洋州

勅具官某洋川在東蜀為望郡通僮谷駱谷之  
道據黃金戍之險矣牧風流相傳左符不以輕  
畀也以尔家世循良明習吏事雖安于閑退而  
閱歲已多勉為一行以副朕選用之意可

虛恨蚩首首成忠即袁弄滿三年轉  
一官

勅具官某國家銓法文臣以四年武臣以五年  
乃得進秩三載考績不以施諸庶僚也以尔慕  
義中華誓保西南塞下郡將有請升尔一階益  
貞乃心毋替于旧可

監建康府權貨務武翼郎趙公遜修  
武郎丁昌時收趁增羨各轉一官

勅具官某等摘山鬻海之利權之以佐軍須其  
數字繁尔仕陪都歲課登衍何愛一秩以勅後  
來可

周秘大理寺丞

勅具官某季官之屬率以文法進求其特身无玷缺以儒術飭吏事者尤唯其人尔起家久于棘寺嘗為丞為正矣試郡有稱奏最未歸舟轉為丞復典臬事雖若小迂而榮途自此無壅矣可

隨龍御前忠佐馬步軍都軍頭陸安  
轉遥郡刺史

勅具官某尔事朕潛藩首尾三十載勤且久矣然稍逾三尺則有司執法以裁正既進六資則朕之寵命復行上下俱為得休而尔受之亦宜

往刺一州益務忠恪可

浙西提刑葉適吏部員外郎

勅具官某郎選在今為甚重雖朝列名流必著外庸而後授今得人物之英為之則又增重矣尔博極群書洞視千古文章之法追配作者頃由冊府試以郡寄臨事知變就畀使節以寵之天官名曹實為星者之冠是不於尔而誰屬簡要清通尔其燕之可

判潭州周必大判隆興府

勅詔起東山已報長沙之政符分南服尚提新

府之封乃滕元台載颺明訓具官某閱深而肅  
括堅正而裕和極論思獻替之工盡輔贊弥縫  
之用始終一節光顯三朝進退百家聚英才而  
在列總領衆職任大事以不疑方安藥館之閑  
往鎮藩方之遠眷懷不替委寄則切政化流行  
有類上公之分陝威名孚洽共期大老之歸周  
惟此南昌尤為要地爰命三孤之重式適十乘  
之行矧尔寓居之鄉實今賜履之下既喜袞衣  
之寢近抑知畫錦之有光先声所臨群聽自聳  
意令行庭户當還帶牛佩犢之風福及京師更

佇自葉流根之效東饒四國式憲万邦可

朱熹知潭州

勅具官某十國為連師帥是寄矧長沙控湖湘  
上游賜履甚廣視邦選侯尤難其人以尔古李  
粹深風節峻特可以為世之師仁心仁聞威惠  
孚洽可以為時之帥無是二者往臨藩方聲望  
所加列城聳服儒先相望士氣方振尔其為朕  
教之楚俗雖安尚有凋瘵尔其為朕抚之典刑  
所存奚俟多訓可

陳公亮江西運副

勅具官某朕惟郡邑官吏至繁不勝其選故精  
擇部使者付以揚清激濁之寄以尔抗直而詳  
練由宰掾持七閩使者節按刑畿甸又有能声  
是豈可一日使之家食而不在事易節度次姑  
以徇尔之私大江之西將輸事重益謹厥職以  
副眷懷可

吏部郎中林漫太府少卿

勅具官某朕版曹總國用之要而帑藏分之有司  
必以外府處其中所以檢柅財貨之出入不嫌  
于詳其可以輕畀尔奮身儒生習于吏治在

縣為賢大夫入朝為才御史澄按兩道揖承十  
連皆有声績徹于朕聞召寘郎闈請共尔位進  
之少列以慰公言率屬寃心使上下兼足尔具  
懋哉可

戶部郎中趙謚軍器監

勅具官某戎監之設本以嚴飭武備而休兵歲  
久繕修之職各有司存長貳亦惟總其凡而已  
以尔舊弼之孫克自抑畏久在郎省能寡悔尤  
序進為長仍揖民曹徃其祗欽毋替于旧可  
左園閣孝士正議大夫韓彥直磨勘

轉官

勅夙嚴銓法所以示百僚之公優待從臣犹不忘三載之考具官某材猷通敏政術開明歷事三朝負縉紳之素望投閑十載號簪橐之旧人心安藥館之居取寓河圖之峻年勞既久官簿愈高用為晚節之華其服寇光之渥可

寶文閣李士大中大夫顏師魯轉一

官致仕

勅奉香火于真祠方狗投閑之請掛衣冠于神武邊騰告老之章雖欲挽面不如得謝具官某

性資剛毅政術疏通幼孝壯行曾不渝于一致出藩入從蓋詳試者累年徃使殊鄰抗節不撓進登常伯典銓尤明一辭宸陛之嚴荐鎮泉山之遠力求閑退方念儀刑不知何恙之深載覽引年之奏俾升官簿以寇老臣眷簡未忘姑遂明農之志始終无玷尚餘許國之忠服此恩光體予至意可

顏師魯贈四官

勅垂車得請尚想履声之餘易箠有言犹存尸諫之意愴老成之已矣念冥漢以慨然具官某

受才高明植操堅持莅官行法所至有循吏之風憂國愛君直欲任天下之重独辞荣于一座乃歛惠于一方身退而名益彰年高而德弥邵眷旧臣之无儿驚遺奏之遽聞超進文階仍延世賞仰无愧俯無怍何謝古人生也荣死也哀終全晚節眷惟英爽歆此寇灵可

正議大夫尤袤轉一官守礼部尚書

致仕

勅位列儀曹屢上求閑之請恩隆儲案俯從納祿之私茲烏告歸于以示寵具官某器資精敏

孝業淹該隱軼奧篇了辨無爽殘膏賸馥霑丐為多冊府道山極一時儒季之選詞垣翰苑兼兩朝制誥之工比託外庸進儀清禁命之夕拜有唐人批勅之風擢以春官當虞典礼臣之任乃因感疾遽歆辞荣俾陟崇階以華晚節李納乞骸而去肯久於尚書孔戡得謝而歸仍加於礼部尚祗渙渥無媿前良可

尤袤贈四官

勅舊老遺榮猶有留行之意表章載覽忽形垂絕之言天不憖遺人所嗟惜具官某以時耆德

事朕初潛蚤歲宦游殆及王楊之接晚年貴重  
遂從園倚之招古事今事問無不知大言小言  
進必有補爰暨纂承之日首參侍從之班召自  
藩方喜典刑之如故擢居瑣闥嘉悻直之不衰  
圖任方深求歸何亟雖弗至甘盤之困顯恨不  
許彥博之少閑喪此良臣動予深念進四階而  
命秩按三尺以疏恩季烏而後臣之正賴多聞  
之益死者如可作也抑惟斯人之歸或其有知  
母悼不幸可

起居舍人陳傳良起居郎

勅具官某言動之屬史官固有左右之異朝廷  
之用賢士豈以日月為功試之加詳旨則有在  
爾窮百氏之季登六經之文身方在於布衣名  
已傳於海內外庸旣託衆望愈歸比再入於修  
門寢擢居於清貫叩其著述之業登之記注之  
司竊陞直前善開明於朕意鳳池其二能震耀  
於王言執義不回秉心無競稍遷厥職以重此  
官庶畿朝宇之間猶見儀刑之舊載纂高皇  
之典仍陪元子之游益啓乃心毋忘忠告可  
祕書郎彭龜年起居舍人



勅具官某朕修明官制用之有條識拔人材待  
以不次惟此柱下史在迹列以充親取之中秘  
書迨近時之罕有既云遴選安得異辭尔措守  
堅剛論議剴切端公辟屬贊臺院之宏綱卅府  
為郎號士林之翹楚擢寘螭頭之直俾陪豹尾  
之班不循年限而授此官深得用魏謩之意掌  
錄時政以付國史尚克遵唐室之規益效忠猷  
以酬異渥可

朝請大夫權刑部尚書京鏗磨勘轉  
官

勅六卿之分職皆吾從橐之臣三載涉幽明優尔吏  
銓之制具官某謀謨宏達識度恢洪頃膺慈宸  
之知徑上甘泉之列張旌而使万里折我虜以  
不驕叱馭而鎮兩川撫民夷而威服召登宸陛  
擢寘秋官茲以年勞應于治典爰峻文階之等  
益增禁路之光尚服恩榮式殫猷告可

兵部尚書羅點落權字

勅尚書古之納言必求德望之妙武部周之司  
馬實惟邦正之專肆疇已試之良爰錫為真之  
寵具官某訏謨經遠雅量鎮浮蚤歷近臣自有

老成之吝素多仁聞仍全剛毅之資推愛人利物之心為致君澤民之業詞掖久推於潤色徑  
帶尤賴於講明旅登聽履之聯燕蒞典銓之重  
儀刑朝著滿歲已深領袖從班優賢可後有常  
德以立武事正需舊季之規以軍令而振國容  
方倚壯猶之助往祇成命式贊永圖可

兵部侍郎耿秉落權字

勅朕旁招賢士遴選從臣惟我舊人載處五兵  
之貳不煩滿歲遂頒一札之書俾正厥名敷告  
于衆具官某性資剛果器識洪深夙志功名善

談當世之務屢更事任專以斯民為憂故典州  
則千里奔安而將命則列城蒙惠編儀華貫寢  
簡予衷掄才甫上于禁途引疾遽收于朝蹟勿  
藥有喜盍歸乎來由寘逐聯方藉論思之益願  
全晚節尤高廉退之風乃加真除俾鎮雅俗橐  
弓雖久豈忘武備之脩持橐甚休益謹忠猷之  
告尚承至意毋有遐心可

工部侍郎謝深甫落權字

勅朕昭德塞違臨政願治乃矐吉士荐無夕年  
之官樂聞嘉言俾正冬官之式固云試可實示

褒升具官某性稟粹純行能膚敏被 聖父非常之遇膺周行不次之除嗣服云初首居郎省量才既審擢寘諫垣顯 朝望之益高疊 奏篇之切當晉登左陞咸推記注之功就尹中都更資彈壓之重持橐優迂于起部典銓仍領于選曹載輸批勅之忠尤見愛君之篤豈應久次宜遂為真疇若予工匪求精於技巧毋替朕命尚益效于論思可

汪德翰知崇慶府

勅具官某始吾 高宗開公社之封實自蜀國

尋以崇慶名軍蓋久而後冠以府號地望滋重矣選侯可輕乎惟尔祖首貳元帥府以佐中興尔為恂 克守家法簡池之政平易无華畀以左符徃守茲蜀念之哉无忝尔祖則不負寄委此邦之意可

宮人符燕 轉永寧郡夫人李進

轉通義郡夫人

勅朕飭修內治靡形色選之私周覽掖庭爰秩婦官之序有嘉女德用錫命書其封某婉孌自將柔良有素知小星畫心之美不見驕盈承膠

木逮下之思惟加肅謹寢歷歲時之久倫殫夙  
夜之勤分樂土以䟽封賁小君而示宥其祗渙  
渥益懋芳猷可

汪義端知舒州

勅具官某淮右諸郡賊優而事簡舒其尤也尔  
蚤登甲科蔚有時望近膺親擢欲振臺綱引去  
翩然留之不可尔才辨劇屢更盤錯是邦簡靜  
游又有餘其与斯民相安于无事以稱朕安边  
固圉之意可

集英殿修撰知紹興府趙不流知廣

州趙彥操賊事修奉並除煥章閣  
待制  
趙不流

勅報政輔藩又見期年之爰䟽恩中宸載加禁  
路之榮具官某慶席仙源才優吏道項由輦轂  
殫歷之任遂為朝夕論思之臣寶婺分符備著  
藩宣之效會稽奏課曾陞論譔之華日坐黃堂  
庭无留事風行黔首時有謦言登之持橐之聯  
壯我惟城之勢帥臨十國方為久任之固位列  
四松不減近班之宥尚祇明命以訖外庸可

趙彥操

勅帥閩雄尊著南海千蕃之蹟靈書勉勵陞西  
清次對之華惟我宗英被茲渙渥具官某才猷  
敏劭享識疏通蚤膺 聖父之知超寘列卿之  
長俾兼天邑有趙張之威名進揖地官熱研桑  
之心計一辭位著久閱星霜姑蘓宣三載之勞章  
貢摠數州之重頃踰庾嶺往鎮番禺旣蚤徵  
以不驚惠賈胡而無擾載嘉善最俾正從臣望  
雲以求蓬萊毋謂鴟行之遠把麾而去江海乃通  
豹尾之班茲日殊恩益固來效可

端明殿學士正奉大夫致仕鄭丙贈

四官

勅引年已久無復尚書之履聲遺奏忽聞庶幾  
太史之尸諫舊臣無幾恤典宜加具官某氣直  
而能溫性剛而善下立朝正色為多士之表儀  
典選盡公慕古人之風裁游更名郡遂返故鄉  
奉祠館以怡神據禮經而告老謂因閒適可迪  
壽康不知何恙之深遽起云已之嘆疊升命秩  
仍茂賞延八座班高篤始終之不替九京恩及  
尚英爽之有知可

資政殿大學士通議大夫范成大轉

一官致仕

勅圖舊人而共政方媿未能引大體以乞身胡為有請嗟名臣之老矣撫往事以慨然具官某俊逸不羣風流自命文章甚偉崔蔡成不足多制誥尤工王楊當為之伯緒餘所出施設具宜桂海冰天望皇靈而益遠瀛壖蜀道專制閩以增雄是誠宣力于四方宜俾進官于兩地出司留鑿遂奉祠庭用之未盡其才退而自求其志卧公幹漳濱之疾掛隱居神武之冠寵數弥

光典刑斯在噫胷中之有兵甲世稱小范之才高扁舟之泛江湖或謂鷓夷之仙去皆爾鄉閭之舊豈其苗裔之餘無添前良以全晚節可

范成大贈五官

勅舊弼遺榮方遂垂車之志需章上奏忍聞易箒之言天不慙遺人其殄瘁具官某身登二府仕歷三朝詞章議論之高無慚古昔東西南北之表咸著威名曾輔政之幾何乃閒居之寢久九齡之風度可想晉公之神明不衰石湖忽墮于文星壽櫟遽成于陳迹云胡不淑而至於斯

念三吳人士之無多嘆一代風流之幾盡躡五  
階而進秩按二品以疏恩噫三仕三已而賦歸  
豈復計生前之事一官一集之傳遠尚得垂身  
後之名其或有知當自無憾可

軍器少監黃由將作監

勅其官某朕有元子受之固深而教之惟恐不  
至一時賓僚極儒雅之選爾以掄魁之彥久儀  
群玉之府侃正色抗論不回自少匠而為長  
蓋亦寵矣技巧精能非以此望汝也橫經朱邱  
使吾兒有直諫多聞之益是惟休哉可

開府儀同三司判隆興府趙雄少保

致仕

勅舊弼偃藩方倚上流之重需章請老遽求故  
里之歸逝矣莫留惻然興感具官某謀謨宏遠  
識度恢洪洞徃古治忽之原識當今輕重之體  
臨機輒斷慕如悔彌維之功遇事敢為有黃裳  
經濟之畧頃辭朝會荐著民庸起之西蜀之陬  
付以南昌之郡仰父俯子浸銷愁嘆之心襟江  
帶湖雅稱詩書之帥以疾來諭乞身甚堅雖深  
軫於予衷亦重違于雅志其陟三孤之貴以華

萬里之行噫圖任舊人謂尚堪於大政注想元老  
惜不究於長才諒服渙恩式全嘉遊可

趙雄贈少師

勅垂車自適難留故相之歸屬續有言尚篤大  
臣之誼殄瘁之嘆遠邇所均具官某以康濟之  
才際明良之會坐廟堂而獨任光輔至尊之朝  
解印組以言旋尤高勇退之節迨予嗣服嘗賴  
矢謨初為武侯渡瀘之行實重周公分陝之寄  
洊更帥閩最得士心不圖柱石之衰遂掛衣冠  
而去勉親醫藥猶藉典刑遽淪九京奄隔千古

爰陟公師之亞仍加世賞之延噫死生旦晷之  
常固達人之所諒君臣始終之分豈卹典之可  
稽慨想冥途尚歆異渥可

湖北提刑張垓江西提刑知池州王

謙湖北提刑

勅具官某等 祖宗哀矜庶獄分道置使前古  
未有也朕承丕緒尤遴於擇人尔垓名臣之子  
尚有家法尔謙儒林之彥尤去吏才大江之西  
人以終訟為能重湖之北民有敘攘之擾各務  
澄按卹民之可矜懲吏之無良使遠方之人自



以為不寬朕將有以褒表之可

朝儀大夫煥章閣待制馬大同磨勘  
轉官

勅一麾出守實吾從橐之臣三載陟明優尔史  
銓之制具官某器資精敏心計疏通比從惟月  
之班徑上甘泉之列民曹治賦更嘉獻納之忠  
京口分符備著蕃宣之效年勞寔及治典可稽  
俾序進於文階以增光於侯度往其祇命益務  
告猶可

吏部郎中錢象祖樞密院檢詳

勅具官某天下之兵本於宥庭設屬掄才實視  
宰掾非夫詳練敏明之士不在茲選尔起于重  
珪疊組之家而以書生自處蚤更事任若老于  
州縣者出入郎省殆二十年敏而不踈審而死  
滯贊吾樞臣尔其選也益勉所長以俟登用可  
太府丞曾三聘秘書郎

勅具官某道山蓬萊罔藉鉅万士夫仰望真有  
颺車羽輪之隔游其中者皆天下選也以尔力  
孳自奮持論不阿憂國之心如飢如渴擢自外  
府徑登清貫益讀未見書以昌遠業且使四部

秩然有序是為稱政哉可

大理寺主簿王寧新知信陽軍劉崇  
之並太府寺丞

勅具官某等寺監皆有丞而外府設官獨詳焉  
蓋欲上俾版曹之調度下旣有司之出納不可  
以非其人也以爾寧文詞蔚然明習吏道勾稽  
棘寺平反為多爰俾序遷以酬勞勩爾崇之聲  
稱藉甚蚤登著庭出守边方占对尤敏使还朝  
蹟以慰公言所貴于儒者為其能通世務其以  
所孥見之事功勉哉可

宗正少卿鄭汝諧石文毅修撰知池

州

勅具官某尔以科級自奮以才諳見稱持節分  
符俱有声績登之卿列進攝禁途進命為真乃  
有異論朕方遴論思之選屢欲留行尔乃陳去  
就之義力求引退畀以右之論謨之職往旣池  
陽凋瘵之餘式適其行慰彼黎庶可

忠翊郎屠思正監轄製造 御前軍

器所寘及五年轉一官

勅具官某除戎器以戒不虞國之務也尔戡其

事遂閱五年何爰一官以獎勞動可

壽聖皇太后慶八十詔書文武階朝

官等加封祖父母父母定詞

臺諫卿監即官以上封祖父并父

勅具官某父某朕日侍 慈皇推尊 祖后母

儀倫三朝之盛壽簡增八袞之崇奉 徽稱於日

至之長講慶禮於元正之始爰奉親之道用

推老之恩以爾積善有餘潛光不試粵有賢

子祖父云揚於王庭臺官云列屬食憲臺卿少云列在月卿聿觀

綽典之行可後高年之渥爰加命秩以示寵光

益務教忠用罔顯報可

臺諫卿監即官以上封祖母并母

勅具官某母某氏朕日侍 慈皇推尊 祖后

母儀倫三朝之盛壽簡增八秩之崇奉 徽稱於

日至之辰講慶禮於正元之始爰奉親之道

用推老之恩以爾婦道素全壺奠甚飭粵有

賢子祖母云揚于王庭臺官云列屬憲臺卿少云列在月卿聿

觀綽典之行可後高年之渥爰加沐邑以示寵

光可郡夫人爰封名郡

職事官在外內陞朝官京局京官

選人在外京官選人封祖父母

勅具官某父某朕以 祖后壽登八袞恭侍

慈皇奉上萬年之觴爰推老幼之恩以廣親

之道以尔潛光不試積善有餘祖母并母云甚子仕

朝行身逢慶霈祖父云孫仕朝行朝官云子通朝藉京局京官爰

加異渥以惠高年可

知樞密院事趙汝愚初除封贈

曾祖太子少保士慮太子太保

勅我有宗臣進長樞筦雖循墻而避寇終出綍

以疏榮貴震一時恩及三世具官某分暉帝胄  
履善家庭九族序遷曾不登於臚仕百年隱行  
乃有見於後人惟尔曾孫既登右府亞于宮保  
已賁幽原爰加再命之崇遂列三師之重前無  
舊比歿有餘光可

曾祖母高平郡夫人龔氏文安郡夫人

勅位尊任重必有家傳積厚流光亦由閭政恩  
既加於曾廟封宜進於小君具封某以柔淑之  
資嬪信厚之族雖中饋之職無顯於外而內則

之懿能肥其家逮三葉而益昌位元樞而鼎貴  
載加名郡以表若猷可

祖太子少傅不求太子太傅

勅紫樞元臣方隆於同姓青宮亞傅常寵於天  
家位既愈崇恩亦宜稱具官某奕、帝王之曹  
恂、儒素之風教子以經至孫而貴鳴珂佩玉  
雖不見於生前疊組重圭乃追崇於身後進登  
一品以慰九京可

祖母咸寧郡夫人晁氏洛陽郡夫  
人

勅世胄高華本由濟北之族慶源流衍實自召  
南之風具封某躬蘋蘩之勤遵圖史之訓功容  
俱備典則不渝教子有方能甘啜菽之養抚孫  
甚愛真有含飴之歡茲領樞庭以翊興運頃嘗  
頌於沐邑俾載益於郡封爰分廣濟之名或慰  
謹忠之意可

父太子少師善應太子太師

勅眷我維城固多將相侯王之貴惟尔有子遂  
為股肱心膂之臣可無寵光載篤餘慶具官某  
家法有自天資尤高及見太平猶記開元之際

結交前輩尚聞正始之音躬曾閱之孝欽慕間  
平之儒雅爰謹家庭之訓遂傳宥府之賢乃進  
宮師以彰陽振其祗明命益啓後昆可

母安化郡夫人李氏饒陽郡夫人

勅爰君憂國繫我奉兵之良媿德娠賢可後榮  
親之渥具封某稟資柔懿植操幽閒以澤底之  
名家歸天潢之支派中閨甚肅不辭奔棄之勤  
令子著名端自斷机之訓云何不淑其後遂與  
荐啓博陵之封以示冥途之寵可

妻番陽郡夫人徐氏通義郡夫人

勅大臣許國有光麟趾之宗夫人起家無媿鵲  
巢之德惜悼亡之已久宜追遠以加榮具封某  
生自儒門嬪於皇族身能全於婦道生弗永於  
天年迨夫子之登庸嗟室人之冥漠視其爵秩  
賁以恩光易番水之舊封昇眉山之新渥尚惟  
靈爽式克欽承可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五

四明樓 鑰大防

外制

大中大夫沈揆轉一官守权吏部侍郎  
即致仕

勅侍朝甚喜方儀荷橐之聯何恙之深急上掛  
冠之請初不聞君子之疾乃欲為疏傳之歸具  
官某文有菁華季称博雅頃屢登于位著矧風  
備于儲察嗣服云初首頌于召節殿邦既久終  
入于從班謂其数器之兼昇以二銓之重預修

史策功講經帷造膝陳謨曾來決日抗章告老  
胡不待年許尋里社之閑仍守天官之秩子騫  
之在汶上莫遂挽留公幹之卧漳濱徒深懷以  
尚祇渙渥以保修名可

沈揆贈四官

勅孟軻之致為臣方軫留行之念曾參之啓予  
手忽聞將死之言抚往事以何追嗟若人之不  
淑具官某老子文季志在事功博極群書而祭  
于英詞上下千載而見之篤論任握節分符之  
寄所在著稱登簪筆時橐之班于時未久抱病

自列納祿言歸當危懼以奏篇眷忠勤而隕涕  
爰加卹典悉按彛章進官序以甚優畀賞延而  
不吝尚惟莫爽歆此寃靈可

皇太后慶壽武季生加封祖父母父

母定詞

上舍內舍生

勅具某人父某朕以 祖后春秋益高乃月正  
元日恭侍 慈皇仰奉慶禮錫類之恩溥及中  
外一命而上祖父母父母壽登八十者始得与  
此尔年方從心以有子列在右庠尝与舍選寃



以命秩祖父并父云進加命秩最為優異其服明渙以  
迪壽康可

外舍生

勅具某人父某朕以祖后春秋益高乃月正  
元日恭侍慈皇仰奉慶禮錫類之恩溥及中  
外惟尔有子祖父母云有孫列在右季年登八秩寵以恩  
封父母同詞加封其服渙恩以綏吉履可

勝捷下名都虞侯楊彥換從義郎王楫

換東義郎

勅具官某汝久隸羽林積勞可紀授以勇爵實

應舊章往其欽承益務忠恪可

王進之知德慶府

勅具官某尔頃以天府駟車往守武陵突不得  
黔已復振罷朕心憫焉晋康雖遠實高皇與  
王之地奉以授汝以觀汝能尚其懋哉毋替朕  
命可

大理寺丞林季友吏部郎官主管侍郎

右選

勅具官某郎曹二十有八莫劇于武選文書盈  
几難以徧察涉筆占位犹恐不暇非靜而敏者

未易得其要領也。爾以儒者而通世務，桐川奏最再轉而丞于廷尉，未久也。選居星省，遂典三銓。鵠弁之士，惟吏是聽。虽有抑滯，不能自伸。爾其念哉，勉贊而長可。

浙西提舉黃適奉路提刑

勅具官某，三承出擁使節，返為郎曹者多矣。爾之賢，列屬憲臺，丞于中秘，使事修奉，宜俾來歸。湍河以西，服爾清裁。爾亦以靜退自處，无羨于登仙。就易祥刑之司，以為畿甸之望。表庶幹傲惰，偷民以不寬。清我臬事，朕豈使爾徒久于

外哉。可。

宗正丞鄭公顯浙西提舉

勅具官某，朕惟倉庾歛散之法，山海摘煮之利，分道置使，所任甚專。畿甸之間，選用尤重。以爾季瞻而文敏，外寬而內肅。進丞司宗，華問深暢。兼掌名表，屬詞最工。持節有行，去天尺五。酌豐歉而賦政，办能否以簡僚。惟爾之能思所出，称可。

龍圖閣直學士程大昌除龍圖閣學士致仕

勅引經告老為神武掛冠之歸念日疏榮峻  
馬負圖之賦以優耆德以表高風具官某秉操  
堅剛著書淵博蚤游冊府擅溫厚尔雅之文晚  
侍儲闈賴直諒多聞之友十年筆橐人望素隆  
敷路麾符民庸益著高蹈囂塵之表久從香火  
之閑年既及于從心志欲祈于納祿羽翼之贊  
黃倚母忘伐木之詩丘壑之有臯夔常遂考槃  
之樂尚祇明渙式介蕃釐可

太府寺主簿林思濟大理寺丞

勅具官某先王用刑之法莫詳于甫刑一書有

曰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人于民罪彝尔蚤以徑  
術先多士嘗誦其言矣入仕朝行有靖共之誓  
廷尉選丞以尔為之其誠所奉以廣朕欽恤之  
意可

主管戶部架閣孫元卿大孝正

勅具官某尔以甲科自奮用為掌故之官中更  
艰棘益久而後得之退然自牧亦既再歲賢闕  
清選尔宜居之子率以正孰敢不正橋門之士  
將子尔現烏可

修職即權建寧府政和縣尉胡祀擒

獲許伯詳等循兩資

勅具官某警捕尉曹賊也奸民寇攘尔能致之  
連帥有言何愛旌賞可

余永弼知閬州

勅具官某閬風錦屏之勝士誦少陵之詩恨不  
得身到其地尔乃以二千石臨之豈易得哉尔  
起儒門万里入蜀荐更事任雅有能称郡寄寢  
高事權益重无輕民事克勤小物则可以称此  
矣可

王寅知江州

勅具官某長江上游以潯陽為重鎮分屯禁旅  
控禦一面守將非它郡比也以尔三領左符老  
于吏治番易之政人多称之其殫抚字之心无  
改中和之旧使兵民晏然隱若敵國則不負選  
侯之奔矣可

丁逢潼川府路轉運判官

勅具官某尔有志當世結知慈皇守柳陽使  
湖外又皆有声績可紀今日有用之才也東川  
飛輓之重不以輕畀叱馭而往毋憚馳驅抚摩  
吾民廉察群吏以称外臺耳目之選是惟休哉

可

謝源明直煥章閣知温州

勅具官某朕遴選諫臣以廣聽覽尔頃居九列  
旋冠宰掾察其堅正擢在騎省論事不回方嚮  
于用御恤而歸念之不忘尔既即吉起鎮東土  
惟永嘉在左淞為望郡山川秀發衣冠鼎盛四  
邑相去才百里而負山並海壤地源遠人物日  
庶事以滋繁非得精明和惠之人未易办治尔  
其人矣堯章寓戢以寵尔行俟訖外庸登進未  
晚尚其欽哉可

幹办審計司范蓀太府寺主簿

勅具官某蜀之范氏如晋王謝人物輩出文獻  
相望尔在今日又其翹楚也以世科登身以吏  
課交薦其在朝列退然若无所脩綜者而又自  
称之勾稽外府始以序進勉紹家孝以称所家  
可

趙像之福建提刑

勅具官某七閩祥刑之寄選于衆久矣以尔被  
服儒雅屢持使節徃司宗盟声望日著雖无与  
于吏治已習知其民風就乘輅車不候臨遣听

訟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訟乎聖人之言固未易及得情勿喜尚惟勉旃可

江東運副傅伯壽直煥章閣

勅具官某朕惟烈祖聖孝高妙昭回之光下飭万物煥乎文章尊閣誰謹寓直之宥不以輕畀也以尔天資警敏一日千里詞章精贍連收三科登著作之庭予今十有八年矣按刑將漕績著外庸爰錫宥召以示褒表討論潤色豈其舍諸可

朱翱大理寺丞

勅具官某惟尔祖光輔思陵尔父又登後列君子之澤未艾也尔被賞延乃能明習文法致身廷評出守辰阳奏最以歸進之棘丞榮路无壅益勉厥職无忝尔先可

淮西運副趙師異太府少卿淮西總領

勅具官某國家分屯重兵布列江滸董鑲之任必選朝士臨之而金陵莫重焉決科自奮飭金以儒雅有志事功所至办治尝使京口見謂敏明淮甸錢弊更張之節頼尔抚摩調護之力民

情悅服名稱益彰茲以亞卿往司調度足兵足食復于爾現焉尚殫尔心以副詳試之意可

廬州修城官脩武郎建康都統司中軍權副將馬再興武顯郎左軍統領毛致通武徑郎左軍統制馬適各轉一官

勅具官某等合肥當淮西一面俾葺堅城以固吾圉率衆屯工訖底于成各進厥官庸勩勞勩可

同安郡夫人武氏進封才人

勅朕肅正宮闈日修於內則整齊品秩尤戒于私思必有柔儀乃容序進具封某稟資婉嫕履行純和久承摻木之慈得備貫魚之列疏封名郡錫號小君知闈時之滋深嘉率戡之无怠登之女御示我壺彝位几近于九嬪爵亦侷于千石帶弓箭而侍君側吾豈務于燕游理係臬而猷歲功尔尚勤于蠶織可

知建康府鄭僞吏部尚書

勅司筦籥于留都方資矣牧典銓衡于選部當任田人乃播論言載儀禁路具官某性資剛毅

季力精深，聲華蚤擅。于掄魁名節，尤稱于傑特。訓辭溫厚，信獨步于一時。朝夕論思，率主盟于公議。旋由夕拜進長天官，閩部選侯，洵更鎮。旣秣陵謀帥，復藉保釐屬。具宣室之思，俾趣鋒車之召。渴聞說論，日佇尚書之復。聲器使群才更，賴山公之啓事。毋庸俟駕，亟遂歸班。可。

趙師程大理寺主簿

勅具官某朝行簿領之官，勾務之外，職業素簡。惟理官設屬，則有近制。廷評奏當之成，俾分考而訂正之。遴選非他比也。以尔天潢之秀，儒雅

自將試邑，佐州遇事不苟。且嘗列于朝矣，其服朕命益覲。汝能可。

翰林醫效王懋兼重華宮祇應 實及二年轉一官

勅具官某朕祇事重華，尤謹于藥石之奉。尔以瘍醫奉戒，惟謹尔。又再歲在法，當遷俾陞尔。階其思所振可。

俞澂知常德府

勅具官某武陵為湖北名邦，以壽皇啓藩地。望增重，總數州之戎事。控五溪之喉衿，未嘗不



選侯而用烏爾出儒門明習文法有公廉之操  
得溫厚之稱嘗守高安政適其平即曹卿寺踐  
歷滋久起家部符往鎮遐服明听朕言无輕民  
事可

中奉大夫煥章閣待制知鄂州王信

磨勘轉官

勅一麾出守久著于民庸三載陟明適登于吏  
考乃頒恩命俾進文階具官某性識疏通材猷  
敏劭西掖擅演綸之美東臺高批勅之風易鎮  
會稽暢威名于近甸分符鄂渚增形勢于上游

茲以年勞應于治典雖曰有司之定制是為增  
秩之殊榮益圖尔功以謹忠報可

知明州何澹母太淑人石氏諱慶

壽恩封齊安郡太夫人

勅朕礼厚 兩宮當累洽重熙之際年登八袞  
奉 隆慈倫福之尊乃推老心庸廣親  
之道具封某氏起自名族嬪于大門善相其夫  
為部使者之貴親見吾子任中執法之嚴方乘  
輕軒以就祿養逢國家之慶霑開湯沐之新封  
位正小君爰擇黃岡之勝恩隆晚歲式增彤管

之華益介壽祺以儀閭閭可

太府少卿吳珽太府卿淮東總領

勅具官某國家東處吳會列成江淮惟此丹阳  
尤為近屏護餉既久可后褒升尔儒雅雍容免  
勤吏道詳歷版曹司金之職遂登外府亞卿之  
華頃以王臣往給軍食調娛酬酢上下帖然就  
加惟月之班其服自天之冠勿替于旧益圖尔  
功可

迪公即李閱父儀甫諱 慶壽恩封

承務郎致仕

勅具官某尔積行有素年過九齡有子在官实  
應封典授之京秩以為尔寇可

宮人張氏封郡夫人

勅朕日聽外朝退修内治婦官具設尤嚴陛級  
之分恩命所加必視功容之懿其位某氏雅称  
柔履選自良家事宮壺以服勞閱歲時而滋久  
啓封名郡進位小君仍頒祿秩之優庸示禁庭  
之寇其祇渙渥益懋勞猷可

訓武郎臨安府湖州巡轄通舖梁青  
違滯金字牌降一官

勅具官某置郵所以傳命令達章奏矧制閫動  
係邊事可少稽乎尔怠于職行不以時奪尔一  
階以懲不恪可

國子錄陳邕武季博士

勅具官某尔掌教國子蔚然有称尝对便朝論  
事尤切長于右季盖观通才武尚止戈兵实貴  
謀某具以斯意訓迪季士庶几得有用之才以  
備將帥之選焉可

王介國子錄

勅具官某士登甲科立致膺仕亦惟行誼有以

称則得之斯無異辞尔當龍飛之初俊若秀前  
列輔邦入幕以儒雅飭吏是能称此科級者擢  
居曾監典我教事又能称此使季者宗之則尔  
之進未艾也可

樞密院編修官許介宗正丞

勅具官某司宗有丞在頌臺冊府之間非列寺  
比故其選甚高尔蚤擢乙科尝試劇縣 慈皇  
聞其善政就加增秩之宠再入脩門其才益著  
比以編摩之職攝郎省參宰掾矣兹登清途預  
修宝牒益謹厥職以究尔長可

王漑戶部郎官

勅具官某收曹掌國之大計而左民尤為繁劇州邑之訟有不得其平者率造為思得疏通詳練之士久矣尔源流家傳緣飭吏事往使于蜀精敏有餘操贏貲以蘇疲瘵嘗加詔獎召对便朝審其可用往振茲戢益現汝能可

夔路運判馮震武戶部郎官四川總

領

勅具官某朕惟武王不忘遠之意西南万里選才尤詳矧總餉之寄動關軍國見大夫臨遣而

行或不及事尔蜀國之彥嘗列于朝現風夔門能宣德意加以民曹之戢就董五十餘州之賦以給營壘之師民力困矣軍須方繁足食足兵佇現儒效可

太常寺丞簿張貴謨司農寺丞

勅具官尔學術該通論議根據一時清流也頃試劇邑乃有能穀蓋嘗見于用矣勾稽頌臺進丞農扈雖曰曾与礼樂制作之事要須詳試簿書期會之間尔惟通才其体此意可

太社令陳峴太孛博士

勅具官某尔以紹興法從之孫自奮寇博之科  
宜仕于朝久笑徊翔幕府列屬容臺矣士之閑  
師儒虛位疇咨多士僉曰汝宜温故知新尔其  
自勉可

判建康府葛邲改判隆興府

勅由端揆以殿邦允藉保釐之畧為上流而易  
鎮更資抚御之才爰授左符載揚明綽具官某  
謀猷宏遠德度恢洪三世名儒益致家声之顯  
兩朝異眷遂專國棟之隆矧惟旧季之臣久處  
洪樞之任密參庙筭既兼文武之資新政政机

遂付軍民之寄加延恩而寓賤視上宰以疏崇  
顧陳豢以甚堅為相攸而改命惟襟江帶湖之  
地可以優矣皆耕田鑿井之民正宜坐嘯其為  
十連之帥式邁千騎之行噫嘗本五兵弥覓偃  
藩之重周知万務豈云歛惠之難尚託外庸益  
綏休宥可

新除吏部尚書郑僑充圖閣季士

依旧知建康府

勅召还選用之遴中外則均具官某望重兩  
面之任選用之遴中外則均具官某望重兩

朝才高衆俊以三代之文掌我帝制以六經之  
孝格于君心頃由天官出鎮閩部旋昇保釐之  
寄實資鎮抚之功尚書喉舌之官固應圖旧何  
東股肱之郡故特召君矧荒政之方修亦遜章  
之旨至俯狗惜留之志益高難進之風在閣陞  
華用為尔寇麟符增重克成厥終益著外庸以  
綏渙渥可

知臨安府錢塘縣趙盛太社令

勅其官某惟尔先正光輔 高皇配饗庙廷燕  
及後裔凡尔昆弟序進于朝社稷之司不以輕

授靖共尔位毋忝尔先可

新知潼川府楊虞仲直秘閣知夔州  
勅其官某夔子之國號稱夔門蓋蜀川之喉衿  
也謀帥之重實難其人尔西南望士三持使節  
蜀之民服尔名已久尔亦習知風俗之詳矣潼  
川未行易鎮茲部寓直中秘以為尔寇民生凋  
瘵非他路比畧行利害訖可小康其尚勉恭以  
稱推擇之意可

勅其人荒政之修功分為急尔出私儲以濟飢  
進士張昉陳舜咨賑濟補承節郎

民何愛一官用功來者可

承信即摧貨務檢法使臣錢爆收趁  
增羨轉一官

勅具官某摧山海之利以佐邦儲賞典最厚尔  
奔走其下亦預進官尚勉公勤思有以稱可

陳謙夔路運判

勅具官某夔門為蜀要衝川陸險絕刀耕火種  
民生甚艱將輸之寄甚重郡計實仰給烏非通  
敏之士不在茲選以尔有用之季荐試劇繁以  
南蘭陵吏課之最領湖右斂散之权茲為朕行

調度一道撫惠疲氓務去泰甚使田里得以安其  
生則朕之顧憂寬矣可

知台州徐子寅廣東提刑

勅具官某朕念廣東憲臺之重疇咨其人思得  
資高而練事法明而尚寬者居之大臣謂尔為  
可且曰是嘗為卿為部使者帥惟揚矣中更退  
閑起為淮東而治辦丹丘之政民安而歌之使  
持節以按嶺海其必有以稱歛恤之意朕曰俞  
哉式邁其驅毋替朕命可

奉議即提轄權貨務謝儼收趁增羨

轉一官

勅具官某權筦之繁總于京邑尔不欺于職濟以爰通歲入之貲坐致贏羨可無褒賞以勸後來其祇增秩之恩益謹有司之守可

提点坑冶鑄錢趙不迹淮南運判

勅具官某朕惟外臺飛輓之司莫如東淮委寄之重兼憲使刑辟之任當使客冠蓋之衝欲求通才得我吳族以尔奮由科級尤精吏能擁麾祭於三州屢書課最總貨泉於六道式阜邦財俾行边疆進專漕計尚思忠報益著外庸可

文思院造

皇太后尊号冊宝監官

從政郎陳庶監門儒林郎黃概各循

一資

勅具官某朕以月正元日奉徽称干 祖后白

玉之牒鏤刻甚工黃金之圭一鑄而就雖曰有司之職實惟蒞事之勤各進尔階庸示嘉宥可

幹辨審計司刘誠之太常寺主簿刘

德秀大理寺主簿

勅具官某等列寺之屬皆有勾稽惟容臺禮樂是司實与討論之事惟廷尉刑獄至重實分讞



議之司銓叙人才二者尤不可輕也以尔誠之  
声称藉甚持以靖共尔德秀文采蔚然不事表  
爆茲庸並命其進未央尚齡優恩各揚乃職可

福建提舉張濤提点坑冶鑄事

勅具官某國家分道遣使各揚乃職惟貨泉之  
寄總六道百郡之權歸于一大有司視漢之鍾  
官辦銅其重甚矣非得通儒不以輕畀以尔抱  
負不凡詞章精贍出入朝行見謂老成使于二  
部皆有聲績奉以命汝其為朕權調度察姦欺  
使邦財阜通朕豈久汝于外哉可

宋之瑞福建提舉

勅具官某尔以儒孝之秀三仕于朝滋嚮於用  
而又引去朕亦念之七閩歛散之司職優而事  
重疇咨庸使起尔于家士之官孝不以仕已為  
喜愠上之用人豈以中外為重輕尔尚勉旃以  
俟光寵可

從政郎揚州司法林麟搜獲銅錢循

一資

勅具官某边郡嚴糸幣之出而吏多不虔尔能  
摘狀遂正其罪選階之進以懋尔勤可

四川量試宗子伯楊時敏補承信郎  
勅其入尔在屬籍遠處蜀道能以文藝優占科  
級錫之武爵尚其勉旃可

鎮江都統閻世雄管軍五年職事修

奉轉遙郡刺史

勅具官某國家分遣禁旅列成江城京口得蔽  
行都最為要近尔以宿將坐摠戎韜威名隱然  
壁壘靖謐五年于茲宜賞吳勞遙判候邦是為  
異宥益思忠報毋替厥初可

慈福宮內人安化郡夫人方氏彭原

郡夫人高氏清河郡夫人鄭氏並  
轉國夫人胡氏蘇氏張氏並封郡  
夫人

勅朕承累洽重熙之運奉 隆慈備福之尊疇

咨女御之良爰畀恩光之渥具位某氏稟資婉

嫺植行柔嘉選在掖廷蚤備婦官之列事予

祖后履更歲籥之深屬慶典之告成演褒綸而

逮下進封大國 胡氏蘇氏張氏  
云啓封名郡 益懋小心可

煥章閣待制趙不流換正任承宣使

知大宗正事

勅擁東越之麾方騰於吏課糾成周之族有賴於宗英優加苗務之班式宥後臣之旧具官某氣和而智敏屬近而行尊夙分帝曾之華履歷仕途之久政成京邑嘗進二於司空身處輔藩訖褒升於次對來奉便朝之觀俾專屬藉之盟示我異恩超廉車而授職藉卿宿望壯磐石以承休是日當才奚勞多訓可

修職郎鄭守仁賀正旦使親屬循一

資

勅具官某尔父頃使敵国尔雖不与役行而善

於子職使行者不内顧而居者得所安勞还之初亦被醲賞奉行於今尚其祇服可

修職郎李良臣奉使書狀官循兩資勅具官某歲遣信使修聘殊鄰凡与驅馳均有勞还之賞矧以鉉槩為職潤色使華叠進選階於汝何吝可

慶寿詔書宗子年八十以上使臣年

八十以上願致仕者並轉一官定

詞

勅具官某朕以正月上日奉 祖后万年之觴

需澤四方及人之老尔在屬籍春秋益高進以一階用華脫節

使臣云尔在右列引年告老進官一等是為優恩

可

宗子汝神與昉補承信郎

勅其等尔在屬籍逢時覃需能以文藝自取科級予之武爵尚其勉旃可

淮東提奉陳損之創立詔熙堰除直

秘閣

勅其官其水利本以惠農常平使者之職也尔使淮東善於其職建議任青迄覘厥成俾来以圖如指諸掌閉縱隨時條流有序綿亘及數百

里之遠灌溉為千万頃之利農商俱濟旱澇無虞使客漕運之往來咸有賴焉謝安為隸人以召伯名之尔通敏有餘不擾而辦名以紹熙淮民不汝忘也寓直中秘以寇尔勤朕所以待汝者何止是哉可

姚槩知邕州

勅其官其南晋深入嶺右控制蠻方唐則分建五官今亦併護數州權任亞於連帥選侯顧不重哉以尔莅官不苟有趨事赴功之心治施与靖成有声績班可紀今又命尔以此邦固國

寧民尚其勉哉可

大理少卿許及之權禮部侍郎

勅廷尉天下之平游居於卿列宗伯春官之貳  
往入於後班是日異恩實由親擢具官其才兼  
數器識綜九流蚤以多文之儒務為有用之孝  
方彈冠之伊始已脫穎而不凡禁闈拾遺得真  
諫官之善藩方作牧有古良將之風比回奉最  
之歸俾筮明刑之任惟慶霈既行之後當郊禋  
再奉之時儀曹久虛禮典誰屬釋尔平反之重  
參予制作之司有功过于張之矣朕所知者虞

舜命夷夔之事汝則兼之益勉告犹斯為稱職  
可

四川茶馬朱致知京西運判

勅具官某襄漢將漕之寄雖所部不過數州而實  
兼諸使之職控制邊要仍居上游不輕以授人也  
尔起世家能以儒雅飭吏事嘗守申伯隨侯之  
國又三使于蜀矣万里召還復畀華節惟尔鼻  
祖致身九卿以桐鄉之番夫為漢世之循吏尔其  
苗裔當慕前烈以此位而行志豈不易於一番  
夫哉可

訓武郎監推貨務陳仲堅收赴增羨

轉一官

勅具官某推堯之重總于中都尔能其官歲入  
贏羨加之俞秩以勸後來可

倉部郎官鄭漫大理少卿

勅具官某國家刑辟之寄總於廷尉而職則分  
任焉使習憲章者視獄之成而寄聽因徒必俞  
儒者臨之其旨深矣尔少而登藻善為詞章立  
朝有鯁亮之称治民有循良之效總餉江左威  
奮日聳郎潛未久昇尔臬事能深知設官分職

之旨斯無負今日推擇之意往贊而長亦惟欽  
哉可

起居郎陳傳良祕閣修撰 嘉王府

贊讀

勅具官某漢四皓起高山羽翼之功千古稱之  
朕則歎焉使高帝能以卑辭厚禮聘之以輔其  
子則善矣尔以一世名儒羽儀于朝抗議不回  
引去甚亟尔与吾見游旧矣尔既厭直承明之  
庐予亦閔勞以待從之事寇之祕撰之寓職未  
為朱邸之賓僚尚遒其行庸副虛佇可

帶御器械霍汝翼復元官轉觀察使  
勅具官某侍御之臣苟曠瘼而必罰歲時既久  
俾牽復以自新尔旧服禁嚴雅稱詳謹佩侯邦  
久俎綬官簿寢高属宸陞之橐鞬戎容甚肅頃  
懲慢弛知務省循况更政典之修輕授廉車之  
秩益思恭恪以对宠光可

文林郎張允中談修

壽皇玉牒循

一資

勅具官某宝牒成書嘗頒醲賞汝供刀筆心与  
進官母曰例遷其思所报可

前知建昌軍趙彥禮拖欠月椿錢降

一官

勅具官某盱江本江右佳郡一人壞之毒流至  
今尔自力於政而承積弊於二十余年之後給  
餉有闕無所歸咎稍鑄一秩以儆後來可

沈合知岳州

勅具官某岳陽據荆楚之要郡雖小而地望實  
重烏尔清約詳練資歷寢深惟尔兄旧鎮長沙  
威望凜然父老類能道之試郡云初母忝家聲  
則知共理之意可

趙不過江西提卒

勅其官其爾頃以吏課之優為郎起部出守輔  
郡蔚然有聞江右歛散之重俾爾持節以臨之  
昆弟三人少則俱列於儒科今又分道而為使  
者遠有光華宗盟之美談也其勉爾事以稱所  
蒙可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五終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六

四明樓 鑰大防

外制

知婺州葉翦知紹興府

勅輔郡承流久不聽尚書之履价藩謀帥茲又  
懷太守之章允謂才難莫先德選具官某智周  
慮表孝紹儒先踐敷既歷于三朝侍從亦踰  
于一紀愛人利物由天性之自然足國裕民處  
地官而最久屢更劇部深患疲氓盡消愁恨歎  
息之心尤見勞來安集之政春惟東土密逆行



都先帝上賓將奉因山之役大邦維屏益嚴  
分閭之除惟尔通材稱予隆委規模素定既而  
臨而有毅威信兼行當不擾而自辦佇聞成效  
奚俟多辭可

新知紹興府倪思知婺州

勅具某官視禁林之艸允藉于通儒分輔郡之  
符俯送于忱請相攸既審易地皆然尔學優而  
醇文麗以敏早登宏博之選徑上清華之途翰  
苑詞垣擅兩制經綸之美經帷史館極一時筆  
橐之榮擢貳儀曹獨司邦禮拭圭出使握節言

旋曾坐席之未温俄抗章而自列豈久勞侍送  
之事遂厭直承明之廬懷會稽太守之章至動  
再命繼東陽隱侯之詠去擁一麾勉為朕行毋  
輕民事詞人而任岳牧初無內重之偏宣室之  
對鬼神當俟改成之後可

夔路運判陳謙湖北提刑

勅具官某尔以君子儒為湖北常平使者蚩犛  
披猖省民驚擾船粟而往哺之尔之職也因攝  
憲臺併任其責就設方略隨以撫定朕聞而嘉  
之可謂不辭難者矣乃酌帥臣之言始鞅夔門

之役茲庸命汝持刑本道以慰民望以獎爾勞其思永圖靖此一方不汝忘也可

湖北提刑王謙湖南提刑

勅具官某部使者之選以風采為先所以寄吾耳目于千里之外不款其教易也以尔志操不凡居有直氣其在郡邑叡望翹然特憲湖陰正款倚重易節隣部非以便尔之私又将于尔乎觀焉尚勉之哉可

判太史局降授夏官大夫吳澤降授中官大夫荆大叡降授中官正劉

孝榮同判局降授局令周端友並復元官

勅具官某等天道高遠王者款求端于上必有日官以司之尔善于觀象見謂老成頃以不謹嘗鑄命秩涉期而叙法也勿以為宜得而忘所報可

修武郎監建康府權貨務門茅恭收趨增羨轉一官

勅具官某權貨之在留都歲入甚夥增羨之賞司閔者亦与焉進尔一官益勉而職可

建寧府浦城知縣鮑恭叔降兩官永  
不得與親民差遣

勅具官某縣令于民最親獄事所宜深察也尔  
為大邑以重辟告于郡却而復上幾陷平民于  
死迨寃狀既白而款便文以自解乎外臺有言  
奪汝二秩不復使任臨民之官尚為輕典也可

中大夫煥章閣待制趙彥操轉一官  
致仕

勅鎮五羊之地方通持橐之班叩九虎之閤忽  
上挂冠之請是為宗老宜厚寵章具官某受才

素優蒞政尤敏早參民部旋自逸于燕閒晚歷  
藩方嘗屢騰于課最眷南海折衝之略升西清  
次對之聯聞囹圄之屢空見里閭之不擾胡為  
感疾遽歎乞身念帥閫之幾年進文階之四品  
鄭尚書之威信日佇來歸漢大夫之優游諒深  
自得以華晚節以勵能臣可

帶御器械某知閣門事

勅設上閣之官豈惟掌朝會之事選名門之子  
抑以儲將帥之才具官某志在事功家傳韜畧  
奏最于淮陰為戾之地易鎮于亞父所封之城

聞父喪而棄官人咨其孝承召命而引道朝賞其忠釋苴杖以趨班屬橐鞬而衛上授之以仲叔圉之任可使當公西華之言惟子道臣道之知方宜軍容國容之具習是將用汝尚其勉旃可

武功大夫殿前司選鋒軍統制李浩

總轄收放合轉一官久任有勞轉  
行遙郡刺史

勅具官某兵久不用軍中累年勞以進武爵率有止法无得踰焉以尔久任戎務舉軍推其能

出視駟牧善修馬政寵以郡刺史之職蓋異恩也其奮事功以圖報稱可

侍御史張叔椿權吏侍郎

勅朕祇膺丕緒董正具僚六部之分莫如選部之為重小宰之事豈應冢宰之兼行輟而風憲之嚴司我銓衡之舊具官某性資凝粹論議正平襲永嘉之儒風蚤收于科級守文昌之家法雅擅于鄉評再策足于朝行幾問津于禁路進班柱史君舉必書攝事天官吏奸無蔽自擢居于橫榻久肅正于南臺當予御圖三日之初俾

尔正位貳卿之列規模素定要須甄拔之盡公  
藻鑒益明無使賢愚之同滯副茲隆委成尔修  
名可

左司諫章穎侍御史

勅具官某朕臨御之初精求政体正心以正朝  
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朕之所務也然一朝之綱  
總于憲臺一臺之柄属于端公茲得其人它可  
類舉以尔秉心堅正燭理融明學問之懿察之  
于朱邸橫經之日風節之峻見之于諫省論事  
之際不俟信宿擢之南床其為朕别白正邦振

舉蠹弊使君子有所恃小人有所畏四方風動  
而朝廷益尊于予初政豈曰小補之哉可

右正言黃艾左司諫

勅具官某古者天子有爭臣七人而後之諫官  
不過一二苟非精擇正士何以補衮職之闕哉  
朕御圖伊始下詔以來直言舊學之臣敷著騎  
省首命序進以示四方尔發藻士林負敢言之  
氣事朕宗邸動有箴規輟任拾遺兼侍經幄風  
采凜然聞于中外茲庸命汝官以諫名予遠則  
汝弼汝言則予從豈惟身處于寡過之地庶幾

海內之士聞其風者有樂告以善道之益焉可

國子司業李祥宗正少卿

勅具官某尔朴茂忠恪見推士林頃貳司成學者厭服蓋平日踐履之效是可以敲音笑貌為哉司宗少列位亞客臺叙百世之本支修累朝之史牒惟老于文學著述不倦者可以當之舉以命尔公論惟允勇退之志亦可以少回矣可

吏部郎官葉造國子司業

勅具官某國家萃天下英才而置之學選于衆而為之師經術由此而明人物由此而出豈細

故哉朕御圖之初思欲新作學者耳目求當今第一流素為天下士所推服者以正師席宜莫如汝矧茲即潛資望俱稱故用之不疑傳不云乎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大則大鳴叩之以小則小鳴惟汝足以當此哉可

司農少卿蔡戡司農卿

勅具官某大農本周稷之業自漢名官以來惟朱邑號循吏鄭康成為大儒唐之段秀實以忠節自奮官以人重頌不信欤尔以儒術治行選為少列徊翔朝行最為舊人進而為長雖曰序

遷益勉所長以紹乃祖之風烈何止為此官之重哉可

劉光祖司農少卿

勅具官某忠直之士為國之寶本朝名臣豈無以直道去國者旋復召用以至大位此又祖宗之家法也况尔予之舊學相從有年執法殿中號稱蹇諤雖嘗引去聖父任以外臺帥闡之寄不使之一日家食也茲庸命尔為少列于大農寔為多士先尚邁尔驅以副朕傾徯之意可

顯謨閣待制黃裳給事中

勅助予冲人臨政伊始惟我太上知卿最深朱郎談經專任以輔導之事銀臺批勅又屬以出納之言雖抗論而遷厥官終留行而不使去至今日而復用豈人力之能為具官某學貫九流識通千古世居劍外擅蜀士之雄文地近關中挾西人之勁氣是非邪正惟務憚國利害禍福不知有身久泛吾游備見尔蘊迨此纂承之日付之封駁之司將求多聞毋替諄之誨不負所學會視諤之言倚注方深權輿于此可



新除起居郎陳傅良中書舍人

勅朕嗣膺大統收覽群才朱却賢僚豈容于居  
外紫垣老手宜俾于為真具官某學探聖原文  
追作者論議多先儒之未發行藏惟古人之與  
稽相送兩載之餘信為三益之友謂左氏真得  
春秋之旨謂周官寔為太平之書推 祖宗之  
本心明政事之要道昔信其說將行所言首畀  
故官荐加新渥矧是纂承之始尤資播告之修  
大老之居海濱是將焉往舊學之遯荒野其遂  
來歸式遄尔驅以副朕望可

起居舍人彭龜年中書舍人

勅中書造命之地實王政之所先內史代言之  
官非賢才而孰處我有舊學時為名流擢登詞  
垣寔與國論具官某為有用之學抱軼群之才  
惟其善養之氣剛遂使所居之官大班分螭陛  
視言動而必書額叩龍墀抗威顏而不撓方朱  
邸橫經之日多赤心憂國之言迨膺超除深允  
衆望訓詞溫厚尔其振盤詰之文朝夕論思尔  
毋廢箴規之益尚圖忠報奚事多詞可

將作監黃由起居郎



勅具官某王者嗣膺丕祚首用舊僚非欲私我所與而厚平日之恩益將舉吾所知以來當世之士列爾二史助予一人以爾蚤冠儒科久儀朝路不以仕已為意而益進于學不以利害為計而務極其言囊封既效于忠嘉殿陛尤加于剴切被眷知于慈康為賓友于王門迨初政之方新與群英而並進入則侍螭頭之左几論事而直前出則班豹尾之中亦在法而當後是為爾寵期懋予衷可

著作郎沈有開起居舍人

勅具官某朕踐祚云初涉道尚淺實賴二三元老力濟于多艱更資左右近臣交修其不逮惟平日賓僚之舊分一時言動之書匪予敢私惟爾能稱爾詞華敏贍學術淹通蚤蜚揚屋之穀名久歷膠庠之師表以著庭而兼史筆之重由即省而參宰椽之司比從予遊實自親擢學為可用閱義理以滋多中自不欺樂講論之日益其居柱下密侍朕前尚思嘉猷以助初政可

參知政事陳騏知樞密院事

勅九五正位方承 太上之傳二三大臣俱極

當今之選人由舊錫命維新既久貳于政机  
宜進專于省府具官某氣剛而不撓德盛而有  
容以博學篤志而為世醇儒以正色直道而致  
身近輔斯謀入告則惟后之德一夫不獲則時  
予之辛厚重若絳侯而有多文之學彌縫若如  
悔故無揚己之名朕念周業之艱難慕漢机之  
周密矐我元老長予本兵籍東省之猷為領西  
樞之方略事均一體威示四方噫折千里之遐  
衝顧豈圖于近效建萬世之長策正有賴于訐  
謨其務用心以康庶事可

同知樞密院事余端禮參知政事

勅文武兩途實歸于一道東西二府允賴于兼  
資粵予菲涼膺此付記以進鴻樞之貳俾參驥  
馱之嚴具官某宅心粹夷植操堅持凜々有大  
臣之體謙々得君子之風 壽皇知臺察之名  
擢居法從 太上眷儲僚之彥授以本兵喟然  
形憂國之誠卓尔任致君之責言婉而切氣勁  
以溫故于宥密之司率藉調娛之力稽之公論  
蔽自朕心歆新政之設施宜舊人之圖任是資  
共二有賴同寅噫朕方求內外之安經理于上

尔尚慮軍民之要弥縫其間庶其有成其永无  
數可

覃恩文臣承務郎以上轉官選人任  
任并嶽廟循資定詞

勅具官某朕奉 太上之慈訓嗣守丕圖踐祚  
之初大敷霽澤京秩而上咸進厥官選人在任  
階有官守者皆許序進嶽廟云雖食祠祿咸許序進盖將樂与士夫共起  
治功也各揚乃職以稱異恩可

文臣承務郎以上致仕定詞

勅具官某朕仰惟 太上不俟倦勤傳祚眇躬

覃霽之頒仕者進秩雖致其事亦与此恩老吾  
老以及人之老王者之政也朕心庶幾焉可

端明殿學士知江陵府王藺資政殿

大學士知潭州

勅朕嗣居九重臨制萬國若刺史縣令之衆未  
暇究詳惟方伯連帥之功首當褒表春時元老  
嘗秉鴻樞撫荆楚者有年易湖湘之重鎮具官  
某受天間氣為世名臣直節高風真可立懦夫  
于百世之下崇論宏議將欲舉明主于三代之  
隆受知 兩朝致仕四輔過江而見王導有國

何憂舉衆而得卑陶不仁自遠控長江之都會  
建大將之鼓旗固邊圉以內周宣王靈而外暢  
惟予初政之急念茲舊弼之賢下詔求言方期  
于樂告視邦選牧有賴於于藩惟此昭潭峙乎  
南服帶洞庭而負喬嶽既嶺嶠而震蠻獠藉卿  
威名壯我藩翰加以大學士之貴相為東諸侯  
之先噫陶公之封長沙足倚上流之重賈傅之  
對宣室已深前席之思尚邁十乘之行以慰一  
方之望可

知常德府袁樞右文殿修撰知江陵

府

勅具官某荆州居國上游自古為用武之地謀  
帥之重每嘆才難以尔鯁亮之資淵博之學養  
氣以義不撓不阿有憂國愛君之心有憤世疾  
邪之志一辭禁闈家食累年起鎮武陵治行昭  
著寵以論議之職以殿是邦朕承丕圖臨制四  
方萬里之遠謂斯民宅生于刺史故大明黜陟  
以示好惡由支郡而受闡寄尔寔為初政第一  
選固圉靖民可不懋哉可

兵部尚書羅點父奉直大夫朝俊覃

恩贈中散大夫

勅朕祇荷慈謨嗣膺大統爰敷曠蕩之澤以及中外之臣矧喉舌是司秉領典銓之重而松楸在遠方深陟岵之思乃分寵光用資冥漠其官某天資純茂族系繁昌早為君子之儒稱于里社自樂先王之道老矣丘園尚及邠起入幕之賓不見紀隲隔屏之坐素多隱行遂為大門茲登五品之崇足慰九原之望賢子坊用候對未央其歆綸誥之恩繼有密章之渥可

參知政事陳騏該覃恩封贈

曾祖太子少保敷太子太保

勅朕祇膺慈訓勉紹丕圖允賴迺臣共濟禹幾之務爰因惠澤特推三世之恩具官某積善素深秉心無競恂々有守既高月旦之評坦々無營自樂衡門之老侈厥餘慶流于後昆進參政地之崇追賁儲僚之峻肆由亞保荐錫明綸用昭寵靈以慰冥漠可

曾祖母始興郡夫人成氏河內郡

夫人

勅朕履位之初均福于下有如近輔之重可後

魯門之光具封某生于儒家壻此名族動謹珩  
璜之飾克共蘋藻之儀是有聞孫晚泰大政易  
翁源之舊壤開河內之新封陰報可知寵光未  
艾可

祖太子少傅兼太子太傅

勅圖大宅中方布維新之令建極歛福寔均共  
政之臣爰舉彝章如貢先世具官某履行純固  
稟資粹和福祉未央見生子生孫之盛人門俱  
勝無慙卿慙長之名申命九泉遂登太傅茲進  
在前之職用為有後之榮尚維不忘其克祗服

可

祖母和義郡夫人朱氏博平郡夫  
人

勅惟時近臣翊予初政厥有霑澤光尔前人具  
封某素稟嫺柔能循法度中饋攸職宜其室家  
慶源既深有此湯沐載啟博平之號益崇石窠  
之封是為異恩以詔幽窆可

父太子少師護太子太師

勅維予冲人嗣大歷服無疆維休均暨海宇凡  
列朝藉皆得以榮其親矧二三大臣碩可後歟

具官某尚友古人為世善士安時處順不求聞  
達蘊蓄弗露是宜有子既執政柄寵及泉壤義  
方之訓益可驗矣乃進宮師以慰雨露之感英  
靈不昧其尚寵嘉之

前母平樂郡夫人成氏文安郡夫

人母咸寧郡夫人王氏濟陽郡

夫人

勅大寶是守賴茲臣隣湛恩普覃燕及禰廟具  
封某克遵聞範能謹婦儀舉案事夫聿追德輝  
之美斷机教子無愧軻親之賢既陟近臣屢揚

卹典茲載疏于新寵用加峻于小君以寬吹棘  
之思庸示漏泉之澤可

妻東牟郡夫人宣氏封魯郡夫人

勅丕緒紹隆方履重熙之運臣工翊贊宜均內  
助之恩庸頒篤誥之華以詔魚軒之貴具封某  
靜專自守儉約有聞作配名卿能勉以正克主  
中饋用肥其家視夫爵以疏封由需恩而改命  
乃疇曲阜載錫贊書尚迪令猷以祗茂渥可

禮部侍郎許及之該 覃恩封贈

父朝奉郎極贈朝請郎

勅朕祇荷慈謨嗣膺大統爰敷曠蕩之澤以及中外之臣矧吾貳卿歆寵先世可無渙渥以發潛光具官某坦々幽人恂々長者惟居鄉不交其素守而教子能知于義方隱行有聞陽報如響親見儒科之擢蚤欣宦牒之榮遠奉安輿既愴九源之隔茲持禁索何勝三釜之懷超官簿以升階冠部曹而視秩是為曠典少慰孝思可故母安人呂氏贈令人

勅九五正位方承与子之傳小大群臣俱有榮親之典載頒明命以示寵光具封某泚靜自將

柔嘉可度嬪于善士克共蘋澗之儀生此名鄉徒起棘薪之嘆既更事任遂陟禁嚴爰疏告第之恩以顯漏泉之澤尚其冥漠式克欽承可

繼母太恭人伍氏封太令人

勅同前具封某雅負閭彞恪循婦道儉勤自詔允為中饋之賢甘旨承顏坐享安輿之奉既登眉壽茂撫多祺乃因霈澤之行超示䟽封之寵其祇朕命益侈尔榮可

故妻安人洪氏贈令人

勅凡我送臣均此大霈爰及閨房之秀並膺綸



綽之華具封某鍾慶相門流芳女範蚤送名士  
將仰望于終身胡嗇永年曾不登于中壽迨躋  
顯用嘗賁卹章茲超命服之榮用錫幽局之寵  
姑送告第以慰悼亡可

妻安人潘氏封令人

勅同前某稟姿靜專處已冲素動遵女戒克循  
待傳之言躬習婦儀果見從夫之貴治組紉而  
有度奉溫清以尤恭象服是宜鸞牋增寵共服  
恩光之渥以彰內助之賢可

煥章閣直學士中奉大夫丘宥磨勘

### 轉官

勅具嚴銓法所以示百僚之公優待送班猶不  
忘三載之考爰頒命綽俾進文階具官某以拔  
萃之才負契邦之望進貳民曹之重心計有餘  
出臨井絡之區威名益遠方謀陟典適會年勞  
遂升漢大夫之名用為蜀太守之寵其祇漁渥  
嗣有殊褒可

見任侍從談 覃恩轉官

兵部尚書羅點

以下首尾詞同

勅朕嗣膺鴻祚祇適燕謀九五正位之遵何德

以稱二百餘年之業得人乃興春惟禁路之英  
皆我 慈皇之舊爰因覃霈首示優恩具官某  
以經世之方為致君之學早登朝著益顯時名  
久居侍從之班務竭論思之蘊末光之依日月  
既親遇于 三朝聽履而上星辰足儀刑于百  
辟方藉嘉謀之告亟陞命秩之華其務同寅以  
光初政可

工部尚書趙彥逾

具官某砥礪廉隅磨礪事業挺身殉國是為貴  
戚之卿正色立朝遂陟文昌之貴

翰林學士李燾

具官某德必有言文斯貫道蚤儀鵷序徑登紫  
索之華進直薦坡久被金蓮之寵

刑部尚書京鏜

具官某學博而智明才高而用大出分方面曾  
遠愴于玉靈入踐文昌實坐司于邦典

兵部侍郎耿秉

具官某持論不阿修身无玷參華武部久儀法  
送之班共二瑣闈克振塗歸之職

工部侍郎謝深甫

具官某忠結主知才周世務雍容禁索屢形批  
勅之風潤色邦條雅得稽經之意

給事中黃裳

具官某性稟精忠學窮奧義潛藩勸講賴誘進  
以最深瑣闥除官異塗歸之如昔

中書舍人陳傅良彭龜年

具官某學貫九流名滿四海彭龜年云學識橫  
純明謀猷深遠  
經朱邸遂依日月之光掌制西垣期鼓風雷之

號

吏部侍郎張叔椿

具官某迪德粹和受才膚敏久居橫榻實高風  
憲之嚴茲任小天允致銓衡之重

戶部侍郎袁說友

具官某器度恢宏風神峻整宣威天邑政允號  
于神明掌計民曹道深知于取予

禮部侍郎許及之

具官某智術疏通詞章精敏拾遺諫省雅有爭  
臣之風掌禮儀曹克守先王之典

起居郎黃由等諫 覃恩轉官

起居郎黃由起居舍人沈有開

勅具官某朕嗣膺鴻祚祗適燕謀九五正位之  
尊何德以稱二百餘年之業得人乃興春惟近  
臣寔有舊學爰因覃霈首示優恩尔早負時名  
進多朝望曳裾王邸熟陳六藝之格言載筆殿  
坳允謂三長之良史方藉嘉謨之益亟升命秩  
之華其務同寅以光初政可

秘書少監兼權吏部侍郎孫逢吉

爾學貫古今識分邪正比當言責是為諫官爭  
之臣茲典選曹雅善銓衡之職

侍御史章穎左司諫黃艾

尔早陟殊科進多雅望曳裾王邸熟陳六藝之  
精微執法憲臺黃艾云擇獨振一時之風采

監察御史并卿監郎官諛 覃恩轉

官定詞

勅具官某朕嗣服之初求賢以自助仰惟 慈  
皇招徠衆俊真在周行殆留以遺朕也覃霈之  
恩其可浚乎尔職在六察秘書監云擢長道山  
卿云列在月卿郎官  
云列在序進一階往其祗命尚思所以助我者  
以報可

在外太中大夫以上官知州府諫

覃恩轉官

顯謨閣學士中大夫知紹興府葉

翥以下首尾詞同

勅朕奉 上皇之慈訓承 列聖之丕圖需乃  
渙恩覃于海宇矧是文昌之舊往宣屏翰之勞  
爰錫明縉俾躋命秩具官某材猷通敏德度恢  
洪聽履禁途坐閱十年之久分麾帥閫寔為九  
牧之先方歌求助之詩仍加進律之寵在漢比  
千石之秩于今為四品之階其務欽承益思猶

告可

煥章閣學士太中大夫知明州何

澹

矧惟中執法之舊往為東諸侯之行爰錫明縉  
俾躋命秩具官某學探蘊與名冠掄魁入絕臺  
綱見藜藿之不採出臨制閫致波濤之不驚方  
歌求助之詩仍加進秩之寵在隋始大夫之號  
于今正三品之階

通議大夫煥章閣待制知建寧府

陳居仁

矧是詞臣之舊往宣藩服之勞爰錫明綰俾躋  
命秩具官某稟資端亮秉德忠純擅西掖之雄  
文最宜為誥奏南邦之最課尤號近民

中大夫煥章閣待制知鄂州王信  
矧是瑣闥之舊往宣藩服之勞爰錫明綰俾躋  
命秩具官某詞源浩博才及恢餘西掖東臺嘗  
備更于清遠武昌夏口止倚重于上游

中奉大夫煥章閣待制知鎮江府

馬大同

具官某性資沉毅政術闡明持橐禁塗堂主民

曹之大計分麾京口實當天塹之要津方歌求  
助之詩仍加進秩之寵昔倪寬則以誦書而擢  
若晁錯則由對策而除

龍圖閣學士正議大夫知建康府

鄭僑

具官某學通乎百代文根乎六經領豹尾之班  
雅有公台之望分麟符之寄寔為方面之雄

徽猷閣學士中大夫知襄陽府張

杓

具官某才高一世氣壓萬夫聽履漢廷有張京

兆之英譽分麾峴首追羊太傅之流風

中大夫敷文閣待制知建寧府單

夔

具官某才猷膚敏政術疏通持橐禁途坐閱十九年之久分麾戾服屢稱二千石之良

煥章閣直學士中大夫知興元府

章森

具官某風儀峻烈學術疏通持橐禁途嘗典銓衡之重分麾帥閫屢專方面之雄

太中大夫敷文閣待制知瀘州吳

摠

具官某家教素著政術甚優四松而班殿廷實視從臣之清貴五月而渡瀘水正資邊徼之威名

太中大夫煥章閣待制知太平州

蔣維周

具官某才名素著經術尤高憲府宣威尚想聞于風采戾藩共理亦屢賦于中和

寶文閣學士通奉大夫知遂寧府

宇文价

知潼川府闔詹舒同詞

其官某稟資庸敏植行粹和聽復禁途闕持倉舒  
途禁嘗出漢廷之右擁麾帥聞屢登蜀道之難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六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七

四明樓 鑰大防

外制

在外太中大夫以上任宮觀諫 覃

恩轉官

罷圖閣學士正奉大夫韓彥直以下

首尾詞同

勅朕奉 上皇之慈訓承 列聖之丕圖需乃  
渙恩覃于海宇矧是文昌之舊屢送閑燕之居  
爰錫明綵俾躋命秩具官某才周世務仕歷



四朝進長地官職論思而最久退安真館奉趨  
謁以甚恭方歌求助之詩仍加進律之寵爰陟  
文階之等遂冠侍臣之班其務欽承益思猶告  
可

煥章閣直學士朝奉大夫謝諤

具官某純誠自守全德兼容聽履而上星辰已  
高勇退之節把麾而去江海竟尋嘉遯之風

通奉大夫顯謨閣待制陳峴

矧是瑣闈之舊久泛藥館之居爰錫明縉俾躋  
命秩具官某天資通敏門第高華入處東臺早

儀簪橐之列出臨西蜀遂安香火之閑

中奉大夫敷文閣待制吳益

矧惟次對之舊久遂真祠之游爰錫明縉俾躋  
命秩具官某稟資和粹植行端良壯歲逢辰已  
列甘泉之侍高懷去國惟求藥館之閑

太中大夫煥章<sup>閣</sup>待制劉國端

矧是論思之舊久泛閒燕之居爰錫明縉俾躋  
命秩具官某秉心無競持論不阿橫榻宣威徑  
上甘泉之列西清寓職遂安藥館之游

太中大夫敷文閣待制賈選

具官某才周世務識照事机憲部持平蚤列甘泉之侍闕山報政遂安燕館之游

在外大中大夫以上致仕官該 覃

恩轉官

龍圖閣學士通奉大夫張大經以下

首尾詞同

勅朕仰奉慈謨嗣膺聖緒肆頒大需覃及萬邦當代英材雖賜環而畢至前朝故老乃上印以言歸頌渥想之方深豈渙恩之可浚具官某純明而有執直亮而能容諫大夫之伏蒲朝行甚

肅太常伯之聽復物望愈高挹神武挂冠之風寓龍馬負圖之職居然壽考允矣典刑比歌求助之詩庶有乞言之福爰陟文階之峻用為晚節之華其服寵光益介繁祉可

敷文閣直學士正奉大夫汪大猷具官某性通而自節道廣而能周雍容藉橐之班凡有謀而必告出入麾符之後乃未老而求閑辭榮上北闕之章寓職峻西清之舊

正議大夫寶文閣待制沈樞

具官某風猷高邁政術淹通揚歷禁嚴嘗任宮

端之重周旋郡寄遂專連帥之雄聯次對之清  
班樂辭榮之嘉遁

朝散大夫敷文閣待制李昌圖

具官某才周通受氣稟直方登蜀道之難屢稱  
膚使出漢廷之右遂列從臣通次對之清班樂  
辭榮之嘉遯

中奉大夫萬鍾直龍圖閣守本官致

仕

勅具官某朝廷用人豈容其無故而去臣子納  
祿或遂其知止之高尔以文才奮身用世外臨

兩郡既治行之有聞內列九卿非宦游之不達  
方將執筆于左螭之陛乃欲挂冠于神武之門  
昇以河圖之華成而縣上之隱是或一道毋有  
遐心可

著作郎李唐卿江東提舉太常丞呂

棊湖北提舉

勅具官某等朕惟一人之聰明不能周知天下  
之故分道遣使不惟寄耳目于外臨遣朝士又  
得以宣布予之德意志慮于民常平以歛散為  
職括山澤之利事顧不重哉尔唐卿心平而論

篤久于著作之庭尔斐氣勁而言忠承于禮樂之地俱以儒學老成見于有用治縣稱最真彼周行輟後郎曹將我使指一往大江之左一往重湖之北各揚乃職朕不汝忘可

知建康府鄭僑吏部尚書

勅金陵為王者之宅固有藉于保釐吏部有天官之名尤歆精于流品粵求舊德復領送班具官某執德不回秉心無競舉劄主于三代之上倡諸儒以六經之文論思不憚于犯顏封駁尤高于批勅出臨卿部載守留都肆纂承丕祚之

初乃董正治官之日亟頒召節方歆聽尚書之履轂盡付銓曹豈令書干木之紙尾佇聞猷告其疾尔驅可

太常少卿詹懋仁太府卿

勅具官某客臺之禮樂外府之財用其寔皆政也後世治出于二而後有流品之分然禮以養人為本又曰樂以殖財惟知古道者能言之尔好古學而志于用頃由道山冊府出為常平使者遠護軍儲能轂益昭歸處少列明禮修樂亶惟其長序進卿長上以佐民曹之調度下以梃

有司之出納以若之才不勞而辦朕將思所以用汝者焉可

監察御史曹三復太常少卿

勅具官某憲府設屬以六察為重容臺少列非七寺之比 壽皇厭朝士之數易御史裁薦或二三年而不遷若其察事能審敢言不阿擢居禮樂之司不以為吝士亦以此競勸朕之用尔蓋此道也尔氣剛而克和才敏而能詳其在周行表々自立報政于輔郡簡僚于南林助正臺綱閱時最久朕知其有靖共之譽故拔而用之

禮方從宜大饗伊迺引經據古使禮行于上而人孚于下朕于是望汝焉可

李璧秘書省正字

勅具官某惟尔父尔兄並游英俊之躔有臯綬之道風無歆向之異論能繼厥後尔惟其人自登世科亟真冊府銜郵萬里素冠三年召收未歸復畀舊物豈惟以是正簡冊望汝史事甚重尔有家傳朕將于以乎求之可

知樞密院事趙汝愚諫 覃恩封贈

曾祖太子太保士慮少保

勅朕祇膺慈訓勉紹丕圖允賴迹臣共濟萬机  
之務爰因惠澤特推三世之恩具官某宅慶璇  
霄聯芳寶牒少而送宦雖官政之莫施孝以宜  
家諒躬行之無媿侈厥餘福流于後昆進參宥  
府之崇嘗賁儲察之峻茲疇故典遂陟孤鄉用  
昭寵光以慰冥漠可

曾祖母文安郡夫人龔氏崇國夫

人

勅朕履位之初均福予下有如近輔之重可後  
魯門之光具封某生于儒家嬪我皇族動謹珩

璜之飾克共蘋藻之儀爰及諸孫進居兩地遂  
啟封于大國以錫命于小君陰報可知寵光未  
艾可

祖太子太傅不求少傅

勅圖大宅中方布維新之令建極歛福實均共  
政之臣爰舉彝章加賁先世具官某履行純固  
稟資粹和生長承平及見累朝之全盛始終信  
厚遂臻後葉之繁昌進秩青宮申命黃壤茲以  
湛恩之布經躋亞傅之榮尚惟不忘其克祇服  
可

祖母濟陽郡夫人晁氏濮國夫人  
勅惟時近臣翊予初政厥有霈澤光尔前人具  
封某素稟嫺柔能循法度中饋攸職宜其室家  
慶源既深有此湯沐載啟濮陽之號益崇石窠  
之封是為異恩以詔幽窆可

父太子太師善應少師

勅惟予冲人嗣大歷服無疆維休均暨海宇凡  
列朝籍皆得以榮其親矧二三大臣碩可後歆  
具官某孝友實根于天稟躬行無愧于古人為  
吾宗盟之表善言善行稱于搢紳即世之後隱

然不忘是宜其有子也寵及泉壤遂冠六傳茲  
以周官貳公之秩以告于第且以慰雨露之感  
英靈不昧其尚寵嘉可

母饒陽郡夫人李氏申國夫人

勅大寶嗣守賴茲臣隣湛恩普覃燕及禰廟具  
封某克遵閭閻範能謹婦儀四德備全協山水之  
高趣三遷秉教為廟廊之鉅賢屢錫恩封以昭  
寵遇乃開申伯之國載徹饒陽之封以寬吹棘  
之思庸示漏泉之澤可

妻通義郡夫人徐氏安定郡夫人

勅丕緒紹隆方復重熙之運臣工翊贊宜均內  
助之恩具封某婉孌自將柔嘉可則克相夫子  
遂為當代之名卿乃當天年不見机庭之異數  
曹敷寵渥豈間幽明用疇涇水之封載徹眉山  
之舊尚惟英爽欽此卹章可

簽書樞密院事羅點初除封贈

曾祖起太子少保

勅延登迓臣翊贊初政維時偉望進參宥府之  
嚴庸錫明綸以厚曾門之寵其官某持身无玷  
制行有嚴寡悔寡尤自潔幽人之履以嗣以續

遂開餘慶之源厥聞惟彰其後乃大爰畀青宮  
之秩用疏黃壤之恩尚惟不忘其克祗服可

曾祖母陳氏臨川郡夫人

勅參宥密之司是謂百僚之表煥顯揚之典宜  
加三世之榮具封某婦德素克姆儀尤備柏舟  
自誓知勤苦以成家彤管有光篤義方而教子  
至孫曾而遂顯信陰報之不誣錫命小君疏封  
鄉郡以侈漏泉之澤以彰告第之恩可

祖琢太子少傅

勅士有積德在躬弗見終用施及後嗣克榮厥



先于百年之後豈人力所能致哉具官某孝友  
天稟義槩素篤人不聞于其昆弟之言深淡不  
二安分知足長者之號著于鄉黨積此慶美篤  
生樞臣中命九泉遂登東儲六傅之秩如有知  
也庶克自慰可

祖母鄧氏新興郡夫人

勅登用大臣所以贊廟謨也錫命之初則必有  
以寵其先世又所以示優典也具封某勤儉柔  
淑如古賢婦克相夫子以廣義風為族媿之所  
依賴含飴之愛素篤于生前雖不及親見其貴

而湯沐之頒方未艾榮亦至矣新典名邦用  
賁冥漠惟尔靈其與享之可

父贈中散大夫朝俊太子少師

勅積厚流光既陟机庭之峻位高寵厚肆崇彌  
廟之恩厥有故常式昭渙渥具官某操履純固  
性資靖夷共被對床素深同氣之愛指困倒廩  
尤高周急之風是鍾令子之賢親見儒科之擢  
連超登于近著嘗屢被于郵章進位宮師疏榮  
泉壤庸示教忠之效庶寬追遠之思可

母齊安郡夫人繆氏封通義郡夫

勅遴選名儒密贊紫樞之貴推恩賢母式頒  
誥之華具封某性秉賢明動循鑒戒送夫協趣  
克共蘋澗之儀教子有方首擢桂林之秀承顏  
甚樂就養有年受福祉而未央見寵光之狎至  
茲易眉山之號用崇石窠之封其服異恩益介  
遐壽可

妻贈淑人黃氏永嘉郡夫人

勅進秉事樞實倚朝廷之重載湯沐以旌閨闈  
之賢具封某稟姿懿柔處已莊靜毓慶儒族知

女則之不踰作配名卿循婦儀而克謹云何不  
淑弗見顯庸茲疇甌海之雄用錫鸞牋之寵姑  
送告第少慰悼止可

妻淑人陳氏封咸安郡夫人

勅同前具封某鍾慶相門流芳女範无違夫子  
形鵲巢積累之風宜其家人有鳴鳩均一之德  
克謹旨甘之奉居惟法度之循茲開名郡之封  
用錫贊書之寵其祗異渥益懋芳猷可

中書舍人彭龜年兼侍講

勅朕自臨帝位首闢經帷詳延舊學之賢不改

潛藩之舊具官某始以德選久後吾游素知朕  
意之所安况有詔書之備列不待多訓自應具  
知惟孟軻所著七篇之書非戰國以來餘子所  
及蓋嘗三復其說間有一得于中若知言養氣  
之難存心盡性之妙人無不善聖可踐形正須  
反覆屢陳使予通徹无蔽若夫爵祿之制井地  
之規凡諸所傳皆我當講食云則食坐云則坐  
朕當審尊賢之方義莫不義仁莫不仁尔其務  
正君之學可

給事中黃裳禮部尚書

勅朕嗣膺大寶首擢舊僚然建安七子之賢先  
推徐翰商山四皓之盛最教黃公徑躋八座之  
崇庸侈一時之盛具官某學足以克其性辨足  
以達其心貫穿經史之言而纒々可聽論議古  
今之變而歷々如睹自予幼學屢得良師若  
太上皇委任之專潛邸送游之久无間于我未  
有如卿規過舉則何止血山之言執正道則不  
數邪蒿之說開性天之而蔽知學力之自来幸  
不容甘盤遊野之行是宜被伯夷典禮之命孺  
子王矣方夕惕以憂勤良言旨哉尤日資于猷

納其祇予訓益勉尔忠可

著作佐郎王容范仲黼並著作郎秘書郎王與校書郎蔡幼學並著作佐郎

勅具官某等學士大夫以道山冊府比之蓬萊瀛洲之勝而著作之庭又其高選也尔容學博而文優尔仲黼忠純而意薦既皆升處其長與之遠業幼學之英才又均使為之佐或以掄魁而般稱聞于時或以名門而學問世其家是皆稱此選者朕篤意人材共興治功公卿將于此

乎取何止以史事而望汝哉可

秘書省正字顏棫秘書郎項安世吳獵並校書郎

勅具官某等比歲一日給札而得三俊館閣之盛舉也然秀穎之才將于此乎養之以待用若棫之般名發于上庠獵之才略著于劇縣安世之節槩又士論之所推是三人者不惟老于文學又俱練于世故舉而用之何所不可况年皆自強而艾固無俟乎菁莪之育也茲命棫典中秘書獵與安世為校讐之職姑以序遷朕將有

以用汝焉可

浙西提刑黃適湖南運判江東運副

傅伯壽浙西提刑

勅具官某等朕分道遣使以寄耳目于外地有遠近職有劇易選任之意則无不均尔適以諒直之姿抗澄清之志使于近畿威望甚聳引疾求退故畀尔以湖外漕計少休其勞尔伯壽以精敏之才在文章之選使于江左職業日修惜其久外故授尔以畿甸臬事引以自近然飛輓讞議二者俱重事也一日不理則必有受其弊

者其各勉旃以稱予選可

知樞密院事陳騏初除封贈

曾祖太子太保敷少保

勅朕嗣守大寶凜乎重器所賴左右大臣輔其不逮乃由政地進陟机庭追榮厥先是有彝典具官某隱德不耀躬行有餘孫子相承代傳清白之訓施及三世遂登廟堂推恩泉壤至于再三是必有以致此也茲舉周官孤卿之秩以告于第尚惟欽承嘉命佑尔後人可

曾祖母河内郡夫人成氏滕國夫

人

勅夫人之號古者謂之小君歷觀在昔蓋未有  
无因而得之者也其封某躬節儉之行有柔嘉  
之德克相夫子以肥其家陰功所昭至于孫曾  
而後見湯沐疏寵蓋嘗歷始興河内之郡今茲  
封國間于齊楚庶其冥漠其克自慰可

祖太子太傅策少傅

勅學士大夫必知尊祖非獨禮典之攸尚至于  
為世顯人往々推迺先世之所自隱德彰著其  
應不虛具官某出太丘之華胄生赤城之儒族

棲遲衡泌不以利歎二其心躬行之篤見信鄉  
黨雖不及施用于世而積厚流光屢被追榮之  
典茲登亞傅品秩益崇如有知也可以無憾可

祖母博平郡夫人朱氏崇國夫人

勅婦人之爵必從夫子若夫異恩之頒加貴王  
母非貳輔大臣則不与此其封某勤遵圖史雅  
習組訓婦道甚飭隱然未陳之好也含飴之愛  
素篤雖不及親見其貴而積善之效乃暴白而  
不可掩疏封一國以為廟室之光可

父太子太師諱少師

勅陳氏著姓自馮汭之後歷三代建國不絕漢  
以來多名卿大夫百世相望君子之澤未泯亦  
可謂盛矣其官某以隱逸遂其性以詩禮訓其  
子內行之積既有以大其門閭而教忠之效卒  
為朝廷之端士存歿雖異哀榮則均夫三孤之  
長貳公弘化有子如此遂申命于九泉豈惟慰  
尔子深長之思亦所以示予粹貌之意可

前母文安郡夫人成氏杞國夫人

母濟陽郡夫人王氏信國夫人

勅延登樞臣所以贊廟謨也錫命之初必有以

寵其先世又所以示恩典也其封某稟姿婉嫕  
處已儉約有光彤管之訓不愧采蘋之詩是有  
賢子為吾近輔副筭六珈屢頒石窳之封矣茲  
徹沐邑改命于杞伯所都之地王氏云命于廣信之區以  
勸天下之為人婦者可

妻魯郡夫人宣氏封魏郡夫人

勅朕初膺丕祚晉用近弼惟東西二府兼以任  
之夙夜匪懈是可厚其內助之恩乎其封某  
性資賢明能循法度歸于名士用勤儉以起其  
家閭閻之政不以累馬使得一意于精白以承

休德是足嘉者茲啟大名之郡以詔予寵其尚  
祇服永綏燕譽可

知樞密院事陳騃諛 覃恩轉官

勅朕祇荷 慈謨欽承丕緒萬幾之務每懼于  
弗堪共政之臣實資于夫輔因需恩而申命覽  
遜牘以力辭序進一階僅同百辟具官某忱恂  
而堅正渾厚而溫恭久處逆班以嘉謀而入告  
自居宥府任大事以不疑比當內禪之初嘗求  
小愆之助善調庶事動懷永圖執義示公惟知  
議軍國之利害忘身徇主豈復計官資之崇卑

乃詔攸司俾行故事不已循墻之避遂忘反汗  
之嫌矧東府弥縫之是兼尤當代觀瞻之所繫  
姑循撝謙之志稍行進律之褒噫文武兼資尚  
深思于並用內外無患當益勉于交修惟有乃  
心以翊予治可

參知政事余端禮諛 覃恩轉官

勅朕以寡昧之資傳 泰安之祚既登九五之  
正位允賴二三之大臣盍因覃霈以疏恩終以  
謙辭而改命具官某崇深而有裕莊肅而能容  
幼學壯行終始勿渝于一節出藩入從精白不



形于二心比參鴻樞寔贊初政俾進居東府仍  
兼領于宥廷一日萬几之繁既調娛而曲當三  
軍五兵之間又該綜以無遺雖官簿之當升曾  
身謀之不顧命由中出事則公行何陳義之益  
高乃抗章而不已姑循三辯之請僅升一秩之  
華噫訐謔遠猶乃所望于賢輔高爵厚祿豈有  
吝于予懷其尚欽承以副隆委可

四川制置使丘宙煥章閣學士再任  
勅乘軋德以御圖始受四方之籍念坤維之作  
牧久分一面之權眷威惠之並行豈恩榮之可

後罷加延閣因任帥垣具官某道廣而能周才高  
而善下躬履冰霜之操手揮河漢之文握節擁  
麾所在著神明之政簪筆持橐周行推仁義之  
言頃出鎮于成都實總臨于諸道先毅所暨遠  
俗自孚瀘川除暴之餘施賞刑而曲當武興闕  
帥之久藉方畧以無虞兵民无不歸心奸宄為  
之破胆封陞宴若政績炳然東西六十州敢違  
號令幅負數千里燕及羗髻寬朝廷之顧爰信  
京師之流福堯章增煥正學士之清班蜀道借  
留慰吾民之素望示予隆睦表爾異恩能德裕

籌邊何止山川之洞見孔明識治或言禮樂之  
可興益懋前功以需登用可

朱熹煥章閣待制侍講

勅朕初承大統未暇它圖首闢經帙詳延學士  
眷儒宗之在外頒名節以趣歸徑登送班以重  
吾道具官某發六經之蘊窮百氏之源其在兩  
朝未為不周至今四海猶謂多奇擢之次對之  
班處以迓英之列若程頤之在元祐如尹焞之  
于紹興副吾尊德樂義之勤究尔正心誠意之  
說豈惟慰滿于士論直將增益于朕躬非不知

政化方行帥垣有賴試望之于馮翊不如真之  
本朝名賈傳于長沙自當待以前席慰茲渴想  
望尔遄驅可

翰林學士李燾寶文閣學士知婺州

勅登鰲戶以擣文久資潤色分虎符而出守有  
賴蕃宣中外雖殊眷倚无間具官某性資淵靜  
學問諛通視八代文章之工歆齊驅于藝苑極  
三朝辭命之選几獨步于禁林周旋十年終始  
一致古事今事問无不知公門私行皆可迺方  
進遷于館長何遽動于歸思寵西清學士之班

仍寓宸奎之職為東方諸侯之長更當寶婺之  
躔是誠岳牧之用人宜有江山之為助徒得君  
重其為朕行勉著民庸以觀儒效可

檢正應孟明太府卿

勅具官某尔以純一之德惻怛之誠見于牧人  
御衆之間備著愛民利物之效召由帥聞編儀  
宰掾蓋朝列之老成士林之標表也外府上佐  
大農之調度下杞有司之出内卿士惟月寔艱  
其選舉以命之公議允諧問津要途自茲始矣  
可

右司徐誼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

事吏部郎中錢象祖右司刑部郎

中沈作賓檢詳

勅具官某等朕初政是圖惟二三大臣夾輔之  
賴樞机至重當先其大者豈可以細故索之于  
是詳擇掾屬以次而遷尔誼深沉而善謀尔象  
祖詳審而無滯尔作賓在郎曹有通敏之稱其  
為朕簡節䟽目清東西府之務俾吾大臣惟振  
綱挈領以贊予遠猷則尔為稱職矣可

吏部郎官李沐將作監

勅具官某東都李固好學尋師同業不知為司徒邵之子具所成就復為李公尔以輔臣之子退然寒生蚤擢甲科仕進甚緩文敏而蔚追企古作即潜既久避遠煩劇處之繕監以遂其志素尚如此遠業未可量也可

軍器監丞汪梓倉部郎中大理寺丞

周玘刑部郎官

勅具官某等列曹為郎其選俱重非治郡有勳績者不与焉國家行之幾三十年弗可改也已尔梓博涉文學有志事功出守都梁邊防甚飭

尔玘明習憲法恪意操守濡湏之政田里晏安况俱以名臣之子嘗在朝列奏最而歸宜登茲選肆令並命以究尔能積貯者天下之命寬仁者累聖之規深體至懷各贊而長可

兵部侍郎耿煥秉煥章閣待制知太

平州

勅入而奉上為言語侍送之臣出則殿邦任蕃宣屏翰之寄士之送官是為通顯國之用人初无重輕第于臨遣之間終惜老成之去具官某天資鯁亮政術精詳自其居下位之時已有澤

斯民之志功利及物既而可稱懇惻愛君  
凡有猷而必告甫上甘泉之列亟求故里之歸  
旋即賜環復令持橐為貢武部固有賴于論思  
攝事瑣闥尤見推于抗直比力祈于補外亦深  
察其由中畀以當途真是太平之官府寵之次  
對仍聯兩禁之清班用昭眷懷增重戾度訪民  
編之疾苦諒无假于訓辭控天墜之要衝尚往  
圖于方畧勿以在遠而忘獻言可

太宗正丞李大性軍器少監兼權司

封郎官

勅具官某朝士之職優而事簡者無如二監非  
所以處才者然而銓序人物具有差等不可廢  
也尔一門競爽刻意記問出而丞邊郡入而蓬  
周行心計有餘遇事多辨進貳戎監仍攝曹郎  
益務靖共以俟選擇可

大理寺丞彭演太宗正丞

勅具官某朕惟國家本支百世繁衍盛大高出  
近古既擇屬近行尊之賢者以糾合宗盟又選  
學士大夫以貳其事職雖清簡不以輕畀也以  
尔經術談綜吏事精明丞于外府于廷尉踐揚

既久而後登此蓋亞于三丞之選仕益進矣優游養望其進未央可

大理司直朱致民大理寺丞陳樸大理司直

勅具官某廷尉天下之平而國家設屬為尤備囚徒之聽自昔以吉士臨之奏當之成今又使分董而察焉以尔致民儒學老成久与臬事故俾升而為丞尔朴才具資品皆應近制故以為邦之司直朕嗣服之始專以祖宗家法為務雖因兼于庶獄惧不獲于一夫各既乃心毋懈

于位可

太府卿詹勣仁直龍圖閣知福州

勅具官某朕覽長樂之志知其地大物阜直東南一都會也帥守掄才初政為急以尔學問諳洽性識深明試之劇煩所在辦治入為九卿嚮于用矣願歸閩部求便其私徑疏畫繡之榮仍畀河圖之直跨州連邑要風氣之不殊並海負山賴威名而為重倚觀政績以究尔能可

廣西運判張釜直秘閣知廣州

勅具官某朕臨御萬國一視同仁嶺海之遠待

猶畿甸矧番禺重鎮寔控南服謀帥之際其何  
可輕以尔紹興舊弼之孫以家學登世科潤飾  
吏事所在稱辦湖湘明歛散之宜廣右謹將輸  
之要就移五莞之長以當一面之權寓直道山  
以為尔寵尔其填抚遠氓招徠海賈斥貪殘獎  
廉介以稱予倚任之意是惟休哉可

知建寧府陳居仁知鎮江府

勅由詞掖以偃藩久騰善景分輔邦而易鎮用  
獎賢勞宜錫明綵以昭寵數具官某風猷凝粹  
心地平夷識者嘆其遠到之資望而知為大度

之士文華締國久送鳳詔以代言豈弟宜民屢  
以虎符而出守恩威並用寬猛適時不惟人樂  
其中和而所至歲為之登熟春茲京口控彼江津  
城郭增雄有山川之映發兵民雜處无牒訴之  
浩繁屬早愆之為菑賴賢侯之勤撫毋庸臨遣  
亟望遙驅坐理南徐其首修于荒政時登北固  
尚有賴于良壽惟服訓詞嗣圖褒表可

瀘州安溪塞蕃官王鑒男天麟承襲

補承信郎

勅某國家填撫萬邦燕及方外惟尔父祖恭順

相傳尔之承襲請命于朝武爵之領益務忠謹可

江西運判趙鞏直顯謨閣知隆興府  
勅具官某國家選侯甚重謀帥尤報既懲教易  
之繁重戒迎新之費就移使節俾政帥垣尔受  
才甚高得譽最早以文學之彥為慈惠之師其  
在合肥極論淮錢之弊迨移夔子載言蜀戍之  
詳主漕計以宣勞總邦條而攝事撫綏凋瘵賑  
救凶苗因江西頌韋侯之言念河內借寇君之  
意徑令洗印以遂開藩侯訖外庸成尔歸志可

沈清臣江東提舉

勅具官某士有自重其身而輕視軒冕嘉遯于  
世而獨樂山林是雖出于一槩較之浮競者相  
去遠矣此有國者之所當予也尔以古學為任  
不計時之用舍頃游館學遂予潛藩儼然自持  
古之畏友也茲予纂紹念尔退閑起以江右之  
節用慰家食之久其尚少安以俟恩渥可

中書舍人蔡幼學兼侍讀

以下二首  
嘉定元年

以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偶西掖无  
兼員用故事行詞併附于此

勅春秋天子之事具存一國之書筆削聖人之



公實為革之法朕久勤講貫期廣見聞茲擇名儒坐論斯道具官某深知經旨素有師承未冠而擅掄魁士皆取則既壯而登臚仕人以為遲近升禁路之華庸代王言之重予欲旁通于六藝豈容弗措于一辭所以至日晏而不遑廢幾學古訓而有獲懲惡勸善其力究于微言考古驗今將益明于大體可

蔡幼學講詩終篇轉官

勅朕踐祚十五載尤先誦貫之勤誦詩三百篇端賴緝熙之益談經既畢第賞可稽具官某早

冠時髦寔為朝望踐揚已久既昭著于外庸猷納于今喜時陳于謹論謹鳳掖代言之職當金華卒業之時序進文階以酬儒效其罄格心之學用為報上之忠可

玫瑰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八

四明樓 鑰大防



內制

擬進郊祀御札

朕祇膺慈訓嗣守洪圖仰天地之儲休以綏四海賴祖宗之垂裕寢歷六年欲涓長至之辰載舉親郊之禮膏澤可占于農扈信盟久締于鄰歡沆可小康敢忘昭報率由舊典無事虛文上萬壽于重親式嚴孝治均蕃釐于兆姓匪鄉朕躬按令甲以陳儀體先庚而甲命朕以今年十

一月祇事于南郊播告中外之臣咸謹駿奔之職其飭爾事毋愆于儀故茲札示想宜知悉

擬立皇子嘉王皇太子制

朕祇若大猷紹休列聖念承祧之重允屬元良惟主器之嚴莫如長子仰稽古制詳攷舊章匪予一人之私繫爾四海之望誕揚明綍敷告大廷皇子具位某夙稟謙恭動循儀法生長帝王之胄周旋詩禮之經迨予纘承勉爾諭教宏開藩邸寵之茅土之封妙選英賢為之羽翼之助而能服勤講貫尚論古先閱義理以滋多屏驕

奢而不顧朕惟儲貳不可以曠位國本宜先于正名其從朱邸之尊入處青宮之重於戲立嫡以長所以綿宗社之休為下得人所以係臣民之望

擬進登極赦文

朕共為子職日守宗藩烈祖上賓曾未釋服聖父違豫幾不勝喪屬上意之倦勤屢思退託蒙大皇之出令遽命纂承眇茲沖人膺此大器驚惶失次涕泣固辭謂二百年社稷之傳豈容執遜惟億兆人謳歌之戴久已屬心仰有體于慈

謨俯難違于衆志祇承丕祚以撫萬方自維寡  
昧之資深思付託之重祈天永命用綿龜鼎之  
休發政施仁首播風雷之號可大赦天下 云云  
於戲奉三無以勞天下敢懷以位為樂之心斂  
五福而錫庶民盍布與物惟新之澤罔間遐邇  
之衆咸瞻曠蕩之恩

季秋淫雨震電罪己責躬詔

朕臨御以來三閱月矣迺者降水為災幾旬尤  
甚悉意賑撫未知攸濟而又陰氣為沴天作淫  
雨繼之震電信宿猶未已也時維季秋實己孟

冬茲豈其時耶變不虛致朕甚懼焉豈朕之德  
薄不足以承祖宗之休烈抑眇躬有過朝政或  
闕而致然歟雲漢之詩遇災而懼終篇惟及靡  
神不舉靡愛斯牲等語蓋言如此而天降之災  
罪必在我側身修行之誠見于言外此朕之所  
當勉也朕欲應天以實而方執壽皇之喪避殿  
撤樂皆無以自見惟是罪己責躬其曷敢後布  
告中外使知朕恐懼修省之意

孝宗祔廟德音

朕躬繩祖武日懋孝思萬邦之君允有貽孫之

典七月而葬適當同軌之期悵莫報于皇慈惟  
謹褻于大事卜夏禹巡狩之地近高廟衣冠之  
藏載謀載惟既營神域必誠必信已窆靈輿迓  
吉仗以言旋肅太宮而班祔縟儀云備舊制可  
稽固已遵三年之通喪體累朝之儉德蠲除浮  
費戒節虛文然念遺誥初頒都下有奔號之擾  
因山之際國人多供億之勤未免煩會稽之徒  
宜特肆標陽之赦神祇效順咸議恩封官吏宣  
勞均行賞賚寬井里之賦調清囹圄之縲囚庸  
推澤物之仁用繼憂民之志於戲蒼梧不返人

心惟慕于重華溫洛未歸陵邑尚安于永阜咨  
爾有衆服予異恩

改嘉定元年詔

朕嗣承大統勤撫庶邦更星紀之一周見歷元  
之三易頻年相繼寰宇多虞邊釁遽開顧生靈  
之何罪蟲蝗為孽與旱潦以相仍皆權臣誤國  
之致斯在菲質應天之敢慢今則典刑已正綱  
紀益張乃因正月之和適際三陽之泰誕揚大  
號亶告多方取商宗嘉靖之言暨周王耆定之  
義用光嗣歲式迓休祥庶幾叶氣之薰太平可

望行見萬民之集得所為期行丕祚于無疆與  
斯人而更始其以明年為嘉定元年

戒飭貪吏詔

朕臨御以來仰遵累朝恭儉之規菲食卑宮靡  
敢怠違庶幾躬行以移風俗而志勤道遠觀感  
未孚況以姦倖弄權故相同惡上下交利賄賂  
公行贓吏債帥益無忌憚監司為吾澄按之官  
郡守受吾民社之寄至相倣倣貪婪無厭反恃  
苞苴狼籍已甚席卷帑藏或盈鉅萬郡縣經費  
耗蠹幾盡軍民衣食推剝無餘積弊有年雖悔

何及大臣簞簞不飭殆弗容遷就而為之諱也  
朕方厲精庶政與民更始申加訓飭以警有位  
繼自今各務精白一心以承至意其並緣公家  
以濟其私尚為故態必罰無赦至如互送無藝  
屢形切責遐方循習曾不少悛並當禁戢或徹  
聽聞攷驗有迹皆以贓坐嗚呼咎莫追于既往  
法欲勵于將來宜存素絲之風毋蹈覆車之轍  
使人知自愛罔或敢干冀民力之少蘇期士風  
之益徽朕意厚矣尚其戒哉

戒飭四川將士詔

朕端居法宮慨念蜀道敢泄邇而忘遠庶一視以同仁自叛將之既誅與斯人而更始已講休兵之策冀臻徹戍之期惟是師徒屢更征役暴露久矣夙宵惕焉每咨督餉之臣仍飭列屯之帥究心調度加意撫循然而養兵于無事之時在國家而靡吝效命于多虞之日乃吏士之當為倘饋運之或愆及勤勞之弗恤罔孚朕志豈違官常凡爾在行亦宜深體其有徂于姑息不知律紀之遵妄肆謹詳幾失等威之辨流傳易惑關係匪輕爰頒一札十行之書用嚴三令五

申之制各思戒儆毋抵憲章

閔雨求言詔

朕惟祖宗傳祚之重祇懼靡遑而自去歲以來蝗蝻為災冬既無雪春又不雨以至于今陂澤揚塵種未入土夏且半矣祈禱不應間有霖霖未能通濟天災流行固亦有之在于今茲闕繫實重邊鄙甫定流徙未復漕運不至糴價日增苟失歲事何以保邦朕于宮中齋心致禱又將躬詣于靈神且飭臣鄰廣求民瘼六官帥漕各令條具可以慰安人心消弭天變者矣載惟雲

漢之詩靡神不舉靡愛斯牲祈年孔夙方社不  
莫祈于天以及父母先祖不見責躬之言蓋宣  
王謂周家祈禳之典既已備舉而旱既太甚是  
必在我有以得罪于天其遇災而懼側身修行  
之意藹然見于言外朕心慕焉固知大軍之後  
必有凶年不敢以此自解也傳不云乎屋漏在  
上知之在下人苦不能自知其播告中外凡朕  
躬之不逮朝政之缺失與夫田里愁嘆之由軍  
民疾苦之狀盡言無隱朕將採而用之庶幾以  
實應天冀消災沴以迄康年無小無大惟既乃

心稱朕意焉

右丞相錢象祖等以旱蝗星變待罪  
不允詔

朕臨御寢久兢惕靡寧更化以來厲精深切雖  
邊鄙有息肩之日而民生當望歲之時旱魃為  
災飛蝗肆孽方陽光之煜晝見太白之爭輝豈  
天道之難知實朕躬之自致無所歸咎惟知反  
身尚虞抑塞之未伸正欲交修于不逮騰章來  
上憂國良深有何愆尤而欲引去退惟涼德詎  
可下移于大臣所冀同心庶以靈承于上帝尚



安厥位益遠乃猷

趙彥逾再上劄子辭免端明殿學士  
并執政恩數不允詔

卿以起部大常伯領袖從班主耳忘身預陪國  
論金陵吾之北門固以謀帥為重文明之峻職  
政府之異數所以寵卿之行今欲辭二者而之  
鎮顧豈若留卿以自近乎朕慮之甚審久而後  
發不應至此乃復反汗無以多言為也

新除安德崇信軍節度使伯圭辭免  
不允詔

朕肇裡重屋懼弗克堪贊予盛儀賴我宗老首  
頒祭澤無加于達尊者乃因舊鎮益以漢東之  
大國備三公之典策兼兩鎮之節旄先正以為  
異數非如卿者其孰能當之何用撓謙以避斯  
寵

新除少傅周必大辭免不允詔

卿三朝元老身佩安危退處東山直欲棄置人  
間事顧豈以爵秩為心哉朕初臨御注想不忘  
下詔乞言疏恩進律亦可以見朕意矣覃霈之  
頒無遠弗屆安有達尊如卿而可但已保傳一

間不必固辭遜章甚力非朕所望

趙汝愚再辭免提舉編修國朝會要  
不允詔

卿進專國秉總領衆職無所不統固無待于兼官也國家以史事為重故必擇其尤重者屬之上相疊畀三組既已再命而又欲辭其一何耶會要之書故實所萃諸儒載筆坐總宏摹兼人之才豈復憚此其祇成渙以訖奏篇

吏部尚書鄭僑辭免兼實錄院修撰  
不允詔

蜀道險遠人所憚入一之為甚其可再乎然朝廷為官擇人不免于推轂以遣忠臣忘身徇國豈難于叱馭而行昔趙抃以匹馬入蜀為政簡易及其再命神宗諭之曰近歲無自政府復往者卿能為我行乎抃曰陛下有言即法也顧豈有例哉今朕知卿清節著于蜀遂用熙寧故事卿能體抃之忠其得辭行乎

新知鄂州吳琚辭免不允詔

卿奮自戚閑被服儒雅雖齋壇授鉞棘位通班人終以用未盡其才為言矧襄漢上游嘗騰善

最武昌重地宜分顧憂何必固辭亟其祇命

趙彥逾再辭免新除端明殿學士中

大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蜀道天下之絕險也然以為難則難于上青天以為易則易于履平地是在人爾卿嘗總軍餉調度五十餘州公廉明恕蜀人誦之茲庸命以制閩之寄蜀父老聞卿之來必有不待教而孚者矧視儀政地位望愈隆尤足以示朕不忘遠之意謀帥之重蓋無以易卿者矣

趙汝愚辭免大禮加食邑實封不允詔

朕祇事總章懼弗克堪以端揆實專使領天地並貺神明顧歆熙事備成顯相之力也賦以多邑具有故實既免告廷之禮何事循牆之避

新除刑部侍郎梁總辭免不允詔

卿少習憲章歷觀棘寺為郎為卿皆以此選正以明練吏事心計有餘遂持使節遂董軍餉擢貳民曹俱號稱職若今秋官虛員舍卿尚誰屬耶明允篤誠若自道然萬里使還徑俾為真僉

曰汝諧何辭之有

吳琚再辭免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朕立賢無方惟才是用亦不必曰右賢而左戚也爾嘗主漕計總軍餉出帥襄陽皆有治狀可紀而強仕之餘使之奉祀燕處可乎鄂渚兵民雜居號稱難治正倚才刃勿復謙辭

王藺辭免覃恩轉一官不允詔

朕嗣位云初覃霈四方小大之臣罔不均被卿以元樞舊德出鎮雄藩序進一階亦惟彝典忽披遜牘殊拂眷懷其服恩光毋留朕命

周必大再辭免少傅不允不得再有

陳請詔

朕勉紹丕圖方修初政首推霈澤溥及羣工惟予元老之賢宜陟孤卿之秩偃息而藩魏室何必在廷寅亮而命周官是為進律載披來奏殊拂眷懷卑于公尊于卿亦惟均耳一而俯再而偃何以多為茲繫具瞻毋庸固避

梁總辭免奉使回程時轉一官不允

詔

卿輟自從班遠使鄰國服勞已甚成禮而還序

進文階厥有舊典往祇渙命何事謙辭

知明州何澹辭免曾任蕃邸講官轉  
一官不允詔

卿頃以儒英授經于朕逮予嗣服眷注不忘求  
之近比當進兩秩舊僚遜避俯徇其請在卿又  
何辭焉宜遂欽承毋至于再

知秦州韓同卿辭免改授正任觀察  
使在京宮觀不允詔

朕勉承丕祚肇正中宮爾為后父之親召自淮  
壖之守眷惟相種本出儒門屬王姬下嫁之恩

致武爵流傳之衆茲優戚閑超授廉車俾仍奉  
于內祠蓋一遵于故典是為允愜其又奚辭

賜觀文殿學士致仕李彥穎銀合茶  
藥詔

朕祇紹丕圖緬懷故老卿前朝舊弼佑我烈祖  
遺榮告歸世推典型比進嘉言尤見忠蓋一水  
間之日勞注想爰頒飲劑以實寶奩問勞有加  
將予至意

賜龍圖閣學士致仕程大昌張大經  
敷文閣直學士致仕汪大猷顯謨

閣待制致仕程叔達寶文閣待制致仕沈樞敷文閣待制致仕李昌圖銀合茶藥詔

朕寤寐賢俊懷思老成卿頃侍孝宗夙著聲望引經告老世推典型逮予纂承渴于一見爰加問勞仍有匪頒體予至懷無忘忠告

資政殿大學士黃洽辭免覃恩轉一官不允詔

朕踐阼云初訪予落止緬懷舊弼嘗下求言之詔矣乃因覃霈俾進文階國有彝章非有私于

卿也其服訓詞毋煩多避

周必大再辭免少傅不允不得再有

陳請詔

朕嗣膺洪祚注想宗工比升孤棘之班實霈蓼蕭之澤雖云恩厚非曰予私凡卿之言近已行于一二顧朕所與辭何至于再三若夫馳爵之科尤匪尊賢之意尚承眷渥毋事勞謙

殿前都指揮使郭杲辭免修葺大內福寧殿等特轉一官減三年磨勘回授不允詔

朕俯徇羣臣之請歸安廣內之居顧棟宇之崇  
成命工徒之勞止卿親臨鼙鼓祇事殿巖訖役  
云初懋官可後既有勉恩之命毋煩避寵之詞  
知樞密院事陳騃乞歸休不允詔  
卿儒學老成有大臣體肆朕纂服方厚倚毗何  
為露章遽祈間退謀猷克壯神明未衰其謹輔  
予無事力請

新除知樞密院事余端禮辭免不允

詔

朕惟宥廷之任事體至嚴非長材不可以濟時

非壯猶不可以經遠卿兼資文武久贊樞機輔  
政以來輸忠無隱輟自中臺之貳進專西府之  
權蔽自朕心益隆兵本是為妙選非以敘遷公  
論具孚遜章可略

新除參知政事京鏜辭免不允詔

卿以通敏宏達之才受知烈祖擢之法從付以  
全蜀太上召還文昌有意大用肆朕纂服登貳  
西樞闕決籌帷動稱朕意是用進參機政以究  
經濟之蘊鎮浮應變卿所優為眷倚方深毋庸  
多遜

新除同知樞密院事鄭僑辭免不允  
詔

卿久儀禁路人望最高垂上政途詳試帥闡天  
官之長至勤三入西樞為貳蓋已晚矣朕訪落  
求助二三大臣是託以卿宏才素蘊練達國體  
急于登用以冀治功其祇成命以圖回本兵之  
務勿以謙避為煩也

正議大夫陳騃辭免除職與郡不允  
詔

朕惟釋政機而均逸者大臣全進退之宜昇華

職以示寵者累朝篤始終之眷矧惟耆哲朕所  
倚毗專西樞本兵之權兼東府基命之地俯徇  
忱請暫分外藩恩禮加優典章可攷少須除命  
何用謙辭

王藺再辭免覃恩轉一官不允不得  
再有陳請詔

朕勉承基緒猶懼弗堪實賴臣鄰相與協濟不  
有近輔孰為之贊襄不有介藩孰為之屏翰需  
恩所逮中外惟均矧如舊弼之賢方倚上游之  
重需章存至渙號難回其遂欽承毋為固避



御史中丞謝深甫辭免兼侍讀不允  
詔

進讀露門自昔高選肆朕纂承之始首務詳延  
妙擇法從之賢不以輕畀以卿器資端亮學問  
淹該議論正平實長風憲俾侍經幄士莫之先  
胡為引辭尚留朕命令行弗反倚聽嘉猷

新除資政殿大學士陳騏辭免不允

詔

卿器資剛毅經術該通久任事樞臨機輒斷力  
祈閒退善始以終沉辭藩屏之除願處祠庭之

佚由衷有請反汗無嫌若規殿之隆名乃大臣  
之彝典再披遜牘殊拂眷懷用榮買臣衣錦之  
歸毋作考父循牆之避

新除戶部侍郎袁說友辭免不允詔

版曹天下之劇任也而卿為之之時九難向來  
國家多故事緒浩穰經費之外又增不時之須  
屬歲大祲調度不給卿儒學俊茂舊歷清華通  
敏有餘獨任大計內之無闕供之急外之無誅  
求之怨滿歲有奇勞亦甚矣為真已晚又何辭  
焉

新除少師永寧郡王郭師禹辭免不

允詔

阜陵之役重事也朕不得躬執紼之勞祖遣有  
行號慕弗已卿以王之元舅國之信臣辦護宣  
勤為朕任送終之責往來順濟上下無譁禮備  
安虞歸祔太室卿得以報孝宗之恩朕可忘所  
以賜卿者哉進長孤棘仍加王爵既渙告廷之  
命何煩避寵之詞亟其欽承朕言不再

伯圭辭免兼中書令不允詔

中書造命之地令公師長百僚清貴華重古人

謂之鳳凰池者也國朝之制率以寵異親賢然  
祥符天禧以還久不除此官矣惟公明德懿親  
貴重無二三公兩鎮何以加此爰舉曠典以貢  
宗正既無兼管內樞之煩復得老成典刑之重  
渙汗大號毋庸固辭執謙雖勤禮難曲徇

太府卿吳玘辭免換授正任觀察使  
在京宮觀不允詔

卿生長戚閑儒雅自將佳公子也名曹繕監踐  
敬有年總饗殊方寔升卿列賢勞既久寵以錢  
環廉車內祠用循故事非以為褒美也春秋方

富而才可用豈遂投閒哉母事牢辭其祇朕意  
新除觀察使謝淵辭免不允詔

卿以祖后至親往為使介風埃萬里不憚馳驅  
成禮而還褒升可後廉車之峻遂登從班毋庸  
空辭思所以稱此則善矣

知紹興府葉翥辭免除龍圖閣學士  
不允詔

孝宗因山之役凜然懼不克奉大事文昌老成  
尹茲東郊遂委己以聽焉神明不衰心計有餘  
酬酢萬變調度百出卒之禮成而無缺典用足

而節橫費朕心嘉之絕江不風入山而雪謂非  
卿之力耶進職龍圖姑以示寵朕之所以待卿  
者非止此也而又何辭焉

知樞密院事余端禮辭免攝太傅持  
節導孝宗靈駕及奠謚冊謚寶監  
掩攢宮轉一官不允詔

比者營圖東越襄奉阜陵卿以本兵之崇親臨  
復土之重徃來俱順上下無譁塗潦方深蹇蹇  
盡王臣之節顏色尤戚樂樂有棘人之風朕方  
篤孝思幸周大事既賴送終之助首加進律之

褒是所宜然無可辭者

郭師禹辭免備禮冊命宜允詔

卿以祇奉阜陵顯頒制綽升孤卿之峻秩封異姓之真王冊命之儀朝廷當備控辭甚力引義尤高雖俯徇于謙沖顧豈忘于嘉歎

趙汝愚辭免不允詔

卿輔朕初政備宣忠力茲奉孝宗大事厥功茂焉褒崇之典所宜優異正以卿素執謙沖避遠權勢凡有進擢辭遜過禮或至迫而後受故尤思所以處卿者初拜右揆已授此官還以昇卿

是不為過毋復牢辭朕必不為反汗也

宜州觀察使孫璫辭免孝宗隨龍特

轉一官不允詔

列祖上賓孝思日切仰威靈之如在率禮不違念攀附之幾人獨汝無怠爰自廉車之秩特升留務之班其服異恩寧容反汗

參知政事京鏜辭免孝宗祔廟畢特

轉一官不允詔

朕尊奉皇祖無所不致其厚而送終之禮祔廟尤嚴卿以輔臣相此盛儀已事而竣可後褒賞

進以一秩誠不為過賞有先後既已均及卿可獨辭乎

皇伯祖伯圭辭免贊拜不名加食邑實封不允詔

天下有達尊三爵一德一齒一而未及言親也惟公德明爵俱尊而又孝宗同氣之親太上皇之伯父而朕之大父行也貴窮人爵思所以尊異之非舉曠典不足以稱紫微令公既以謙辭而不受朕其可遂已乎不名之禮蓋自尚父保衡以來實朝廷之殊禮前朝嘗以寵待親賢百

有餘年無有可當此者舉以命卿人無異辭尚形遜避朕不敢從邦之榮懷亦非朕所敢私也知樞密院事余端禮辭免兼參知政事不允詔

朕圖回治功方倚二三大臣以為重卿頃自參預進長樞廷宰席偶虛俾兼政地茲惟故典亦今之宜非卿通才何以任此亟其承命無事謙辭

新除觀文殿大學士知福州趙汝愚辭免不允詔

卿以肺腑之戚為社稷之臣翊戴眇躬輔相初政力足以任天下之重識足以斷衆志之疑倚毗方隆引去何速雖有議者亦無異詞遂釋台符往分帥閩極秘殿之殊寵實累朝之舊章事君以忠卿既全出處之致退人以禮朕當篤始終之恩尚冀告猶毋庸辭命

余端禮辭免權提舉編修玉牒監修國史日歷不允詔

朕惟國家以史事為重典領之任必命大臣寶牒之設蓋古者書之于策之遺意日歷則以事

繫日後之信史實基于此卿問學通博攝行相事非卿其誰宜司之成命已行毋容多遜

參知政事京鏜辭免權提舉實錄院編修國朝會要不允詔

高皇帝中興之烈當遂特書累朝庶政之規尤宜分類故實錄則取史遷之舊而會要亦用唐室之餘爰命大臣職此二者卿素推該洽俾視纂修其躬率諸儒以趣成大典茲為故事何必謙辭

寶文閣學士知遂寧府宇文价乞奉

祠不允詔

卿以文昌舊德往鎮蜀藩居外數年所在稱治方此政成于大府正資卧護于遠民忽騰諗疾之章欲遂奉祠之請眷倚之重神明未衰其訖外庸毋違朕志

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趙汝愚辭免觀

文殿大學士不允詔

大臣進退之宜固知有義人主始終之遇尤當示恩矧惟宗工祈解機政念忠勞之素著曾倚注之未衰歟然賦歸若此勇決閩山舊鎮既避

寵之甚堅書殿隆名豈升華之可已諒還寓里暫佚真祠其體眷懷毋為多遜

少保周必大再乞致仕依已降指揮不允詔

七十致仕雖著于禮經二三大臣難拘于古制矧惟元老嘗冠中台周旋兩朝負荷重既于蕃于南國終退處于東山神明未衰德望彌劭奉真祠之香火自樂隱居挂神武之衣冠胡為早計抗章再至陳義愈高顧難徇夫沖懷尚少安于素履

寶文閣學士知太平州李燾乞宮觀  
不允詔

卿老于文學久處禁林出守當塗日俟報政胡  
為諗疾欲遂求閒朕方念典刑之舊望屏翰之  
良卿豈不能體此眷懷為斯民而少留乎

余端禮辭免右丞相不允詔

朕承付託之重思紹祖宗之大業志勤道遠悠  
哉未艾置相之際其何敢輕寧槐位之暫虛必  
疇咨而後授卿純明篤厚秉德不回入從出藩  
望實兼著本兵貳政三載于茲論事有諍臣之

風謀國得宰相之體具瞻攸屬顯拜不疑惟今  
亦多故矣朕欲賴卿以濟書所謂若濟巨川用  
汝作舟楫卿其以此自任副朕倚毗萬斛之載  
惟卿為宜而又何辭焉

新除知樞密院事京鏜辭免不允詔

朕惟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于今雖曰邊鄙  
不聳而宥密之司正當為不虞之備無競維人  
朕于是注意焉卿以慷慨宏遠之資有志事功  
立節于殊鄰宣威于全蜀纂紹之始一見而決  
擢貳樞筦風采凜然預政未幾復為之長迹若



序進實繇德選當仁無遜其又何辭

新除參知政事鄭僑辭免不允詔

朕以寡昧嗣無疆大歷服惟二三大臣是賴凡今日德望在人為國家用皆兩朝選擢留以遺朕者也卿周旋從班雅有公輔之器登之樞筦人以為晚顧豈以日月為功乎參預政途僉言為允宜遂佐朕宏濟多艱引避抗章非朕所望

新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謝

深甫辭免不允詔

卿始以縣大夫奏事孝宗一見以為有唐人風

親擢再三如恐不及上皇用卿于諫省試卿于天府而登之從班肆朕纂承輟秣陵之行而寘風憲之長進讀金華引以自近用卿之意久矣寵加書殿升貳幾廷卿豈未知朕意耶何避寵之力也亟其祇命毋用費辭

新除權兵部尚書張叔椿辭免不允

詔

卿出入朝列別歷最深凡今要途多出卿後文昌八座乃爾世官端粹亮直之資視名父以無愧臺綱諫省久矣賢勞進長夏官朕命惟允往

其率職何事謙辭

權兵部尚書張叔椿辭免兼侍讀不  
允詔

惟卿先正以經術侍孝宗于潛藩逮居文昌寶  
兼露門卿立朝不阿雅有父風聽履之初仍命  
進讀此措紳美談也何辭之有

右丞相余端禮辭免權提舉編修玉  
牒實錄院編修國朝會要不允詔

史冊之成欲傳于萬世國家所重莫盛于三書  
大事則續為縷玉之編中興則未就汗青之簡

況舉綱而撮要欲踵事以增華宜有宗工併修  
鉅典卿嘗兼二者未浹四旬既進秉夫鈞衡俾  
盡專于筆削宅百揆而熙帝載惟爾之休總衆  
職而稱上心非卿孰可

參知政事鄭僑辭免權監修國史日  
歷不允詔

朕惟史事至重功用浩博惟以事繫日謹而書  
之而後之信史于此乎取分命諸儒而領以大  
臣國家之令典也卿以儒英出入冊府有年矣  
茲參大政命總宏摹良史之才加以學識公議

所屬尚何辭焉

戶部侍郎袁說友辭免兼侍講不允  
詔

卿性資闓敏儒術該通雖當主計之繁每切愛君之念方御圖云始首闢經帷而建議獨先能發朕意前所陳請旋已施行近因獻納之餘復上課程之奏深嘉忠蓋俾以講明惟謹論之是求何需章之為遜亟就邇英之列以裨典學之勤

新除吏部侍郎林大中辭免不免詔

卿天資鯁挺論事不回比以久居臺端慈皇蓋嘗命以小宰之職矣去為劇郡召歸近班既殫批勅之勤庸畀典銓之任踐敷惟舊選用匪輕清吾文部以助官人之能不亦休哉避寵丐閒非朕所望

新除吏部侍郎兼太子左庶子婁機  
辭免不允詔

天官貳卿之司有資銓綜春宮中護之職尤遴選掄卿性稟深淳才猷挺特以天下士從吾兒遊頃尋里社之間久樂祠庭之適茲方更化首

遂建儲思得老成之人以重元良之輔亟頒召節重上從班毋庸固辭式副虛佇

新除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楊

次山辭免不允詔

朕維新庶政豫建儲闡屬時戚閑之賢久安均逸進視鼎司之貴豈曰示私卿素迪忠勤居懷靜退謹容儀而就列允為耆艾之英養威重以闔門尤服滿盈之戒逮茲播告曾靡異辭覽巽牘之亟陳顧謙懷之難徇其祇成命毋拂予衷

新除權兵部尚書兼侍讀倪思辭免

不允詔

朕惟姦臣竊權上下蒙蔽導諛獻佞習以成風卿至朕前獨效忠謹誼氣足以激頽俗英詞足以發壯懷鳳鳴朝陽何足以喻迨茲更化可後趣歸來對便朝言議益偉武部之長露門之讀姑引卿以自近耳往其承命毋執牢辭

新除禮部侍郎兼侍講章良能辭免

不允詔

卿夙富青箱之學來居紫索之班兼直北門典司東觀朕惟親軍旅之務非以待詞翰之臣儀

曹既俾為真經幃仍資勸講爰總夷夔之任實親褚馬之賢僉謂汝諧卿母多遜

右武大夫文州刺史知閤門事楊谷

辭免除觀察使不允詔

爵惟馭責當昭示于至公恩以及親遂優加于彝典卿起由戚畹列在朝紳入儀賓閤之司歸服家庭之訓克存孝謹不見驕盈爰稽閱歲之勞超進觀風之秩需章來上幾不自勝渙汗既頒固難曲徇其益堅夫素履庶長保于令猷

右武郎知閤門事楊石辭免除觀察

使不允詔

名器至嚴豈容于輕授恩榮加厚遂越于常規卿敏秀后家通班朝路素有義方之訓密參賓贊之司居存忠勤深避權勢爰攷踐敷之舊躡升廉問之華成命既行固難反汗遂辭來諗尤見益恭其體至懷以永終譽

兵部尚書倪思辭免兼修國史兼實

錄院修撰不允詔

國之大典尤貴于擇人史之良才當先于求舊卿蚤嘗再入素擅三長孝宗擢之著作之庭先

帝處以獻納之任皆參筆削具在簡編茲當更  
化之初方以得賢為喜式資班馬之體追配商  
周之書允謂汝諧尚何多遜

禮部侍郎章良能辭免改兼修玉牒  
官不允詔

古者大事書之于策玉牒之所由起也唐始建  
官而未若本朝之重寫之精縑疲之遽殿他書  
莫嚴焉以卿比司記注久居史館是用任以大  
事之重凡例昭然具有書法翦繁撮要作宋一  
經詔來世方以此望卿而又何辭

吏部侍郎姜機辭免兼太子詹事不

允詔

召還紫橐固有賴于吏銓肇建青宮尤遠求子  
端尹卿性姿凝遠學問老成久為資善之寮實  
謂甘泉之舊雍容引去恬然自如屬茲史化之  
初矧復建儲之重載煩哲艾以輔元良毋庸固  
辭服我休命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九

四明樓 鑰大防

內制

端明殿學士四川宣撫副使安丙乞  
宮觀不允詔

卿沈毅善謀尤長將略內鉏巨姦外禦強敵履  
天下之至難為全蜀之司命虜實畏卿如所謂  
祭北門祭西門者然彼之技亦窮矣乃睠西顧  
嘉歎不忘方升書殿之班以重閩外之寄胡為  
引疾願解印章朕方賴卿以當一面賢于長城

遠矣卿其身任保障之責以稱朕意

京西湖南北路宣撫使宇文紹節辭

免除寶謨閣學士不允詔

入陪經幄外暢王靈既物望之愈隆豈褒章之  
可後卿受才挺特抗志崇深不惟誓報于國恩  
尤欲仰追于祖烈宣威邊徼遂寬北顧之憂寓  
直文謨益峻西清之職尚殫忠藎有寵嘉毋  
事牢辭亟祇新渥

新除寶謨閣直學士李寅仲辭免召

赴行在不允詔

朕志于有為心不忘遠矧惟簪橐之舊具宣  
藩翰之勞既頒優恩仍趣歸覲卿素全忠孝備  
著事功豈惟勁草之知實障狂瀾之倒峻西清  
之職未稱眷懷望東海之來方深渴想尚騰遜  
牘未就鋒車式邁其驅勿重有請

禮部侍郎章良能乞宮觀不允詔

卿以該洽通敏之才洵直齋禁亦既三載身兼  
數器宣勞翰墨之間夥矣朕更化之初大述作  
多出卿手方有賴于論思之助遽欲以目眚求  
退非所樂聞也卿雖欲奉身而去使朕幾似于



棄才者可乎其安厥位勿重有請

新除觀文殿學士趙彥逾再辭免不  
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朕更化之始登用賢才宗老典刑無如卿者閔  
勞以官職之事雍容進讀以冀日新之益進班  
延恩少示眷意一辭贅矣况于再乎身其康強  
謀猶克壯少親醫藥毋復重陳勉為朕留以繫  
人望

侍讀趙彥逾倪思宇文紹節侍講章  
良能辭免進講毛詩終篇轉一官

不允詔

朕日御邇英講明經理三百五詩至是終篇敘  
進官聯厥有故典卿為宗老實助緝熙毋事固  
辭益思所以輔朕之不逮

新除刑部侍郎曾喚辭免不允詔

朕更新治化欽恤刑章遴選貳卿久令攝事以  
卿性資直諒器度寬洪承東魯之儒風襲南豐  
之家學比安閒外促使來歸入對便朝喜聞正  
論刑惟弼教方有望于老成德本好生當務先  
于明恕亟祇隆委勿事宰辭

吏部侍郎梁季琬乞宮觀不允詔

惟卿先正受知高皇既登聽履之班尤多活國  
之計是宜有子為予從臣比更民曹浩穰之司  
又歷銓部公方之選胡為引疾乃欲求閒尚安  
厥官以副眷倚之意

刑部侍郎曾暉辭免兼同修國史兼

實錄院同修撰不允詔

昔在先世嘗繼列于史官爾為近臣亦游司于  
直筆閒居自適更化惟新召還獻納之聯兼畀  
纂修之舊豈特助成于國典抑將大振于家聲

明命既頒遜辭可略

福州觀察使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

都統制兼知揚州畢再遇乞奉祠  
不允詔

牧守之良方圖久任將帥之重尤戒迭更惟卿  
沈鷲之資拳勇自奮身經數載最多汗馬之勞  
賞不踰時亟上廉車之峻領京口戎旃之寄鎮  
淮堧制閩之雄深明保障之圖日講留屯之策  
流民寢復信使始通甫臻按堵之期遽上奉祠  
之請其安爾位以訖外庸

皇太子某辭免每遇視事令侍立宰  
執赴資善堂會議不允詔

朕惟古者立國必建儲闈共為子職實資主器  
之重惟予元子篤意問學年未及冠綽如成人  
朕欲俾爾習知國家之務侍立吾左預聞政事  
師賓會議皆吾大臣朕方一新治體兼聽公言  
爾當周旋其間日增聞見以成溫文之德尚其  
勉旃毋事多遜

四川宣撫副使安丙再辭免資政殿  
學士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朕更化以來愛惜名器未嘗輕以假人其有度  
越拘攣超資級而授者非如卿之雋功茂績不  
予也書殿升華以所以待執政者待卿其內撫  
兵民外飭邊備使全蜀之境奠枕無虞以稱朕  
委任之意以保爾功名之成可矣服我休命毋  
為固辭

皇伯嗣秀王師揆生日詔

薰風南來當朱明之方半望舒東出慶伯父之  
始生是曰宗英宜膺天壽匪頌惟舊寵數益新  
新除吏部侍郎章良能辭免不允詔

卿以剛勁之資濟以博洽之學為吾詞臣仍兼  
數器其在儀曹事有不可者堅執不移朕所歎  
嘉進貳天官其以處儀曹者處之柅吏姦明銓  
法庶使無賢愚同滯之嗟何為固辭更欲求去  
非所望也

新除侍衛步軍副都指揮使夏震辭

免不允詔

卿赤心體國忠勇自將久攝殿巖尤見勞效步  
旅謀帥卿實宜之其為吾協和三軍訓之以義  
密衛行闕以折遐衝胡為固辭其服休命

開府儀同三司楊次山生日詔

卿志樂燕間躬持廉靖時當初度宜介多祥是  
為戚閑之華爰厚上方之錫

知閤門事楊谷乞祠不允詔

卿戚畹之良周行素謹職司賓閣寵畀廉車忽  
求祠館之間欲待家庭之佚且弟兄並列于朝  
著以何嫌倘父子退休在眷私而有歎惟益崇  
于謙靖亦奚慮于滿盈其服厥官毋庸有請

寶謨閣學士前四川安撫制置使楊

輔乞宮觀不允詔

朕以國家多難更化善治收用耆耋如恐不及  
慨念舊學存者幾人就傳之初卿為首選蓋吾  
烈祖之所親擢向者持橐未久翩然西歸朕念  
此弗忘也非不知制閩之重有賴壯猶而圖任  
之意則有所在召節既往注想待卿控辭愈切  
殊用憮然載覽封章宣示邇列備見愛君憂國  
之志益知尊主庇民之學然與其獻言于萬里  
孰若造膝而陳前乃欲引疾求閒效蜀莊之沈  
冥何耶矧西蜀之士卿為標表肯為朕行則後  
生英俊將于于而來矣三命益勤朕志不易忽

復有請式遄爾驅

京西湖南北路宣撫使宇文紹節乞  
祠不允詔

卿以通敏之才淵博之學起趨勲名之會欲報  
家國之仇輟從輕帷出撫邊徼修好伊始息肩  
可期有如賢勞盍還著著屬以繕修備禦之未  
畢勞來安集之方勤將圖爾功少俟其定忽上  
真祠之請欲為便道之歸在卿則固所願焉于  
朕則豈所望者其據長算毋有遐心

右丞相錢象祖乞解罷機政不允詔

方國家多事之時任廟堂一相之職卿蓋屢形于固避朕亦自知其甚難然而朕以更化云初尤冀和平之福而卿受恩最厚素為忠孝之家正使慮有未周力有弗及猶需同心協志求以尊主庇民而况察卿之才為衆所服寵以告廷之拜豈曰歷階而升幸邊瑣之粗寧恐事機之難測中外未能小息臣主靡容自安早魃既驅星文未格日不暇及他何可言偶微爽于節宣宜倍加于攝養勿念去計共圖治功宵旰實勤曷嘗以位為樂變調有賴安得奉身而歸

新除御史中丞章良能辭免不允詔朕惟振朝廷之紀綱當先重紀綱之地新天下之耳目必遴求耳目之官卿鯁亮之資淵深之學自奮于韋布之日有聞于搢紳之儒雖遍歷于清華亦屢更于夷險處身無玷疾惡如風欲堅塞于倖門曾不辭于怨府彈擊之任簡求實宜其力辨于官邪以共扶于國論發卿所蘊助朕有為勿騰避寵之章益勵敢言之氣

衛涇乞解罷機政不允不得再有陳

請詔

居九五之正位方以遇災而憂何二三之大臣  
皆欲引身而去豈朕所望于卿奚安尚賴同寅  
而協恭庶幾轉禍而為福要須持久或可圖功  
雖屢請以難從毋再辭而為贅

錢象祖乞歸田里不允不得再有陳

請詔

朕慨踐阼之既久念治效之不進不惟不進殆  
將阽危是以惕然改圖勵精更化庶幾更也人  
皆仰之之意首論一相得卿之賢旁招俊乂如  
恐不及前此寒心數月方幸交鄰少定可以盡

力內治自卿及執政以至論思之臣造膝而言  
無不傾聽君臣之間了無疑阻卿等以災異請  
去朕方側身自做不容重陳而數日以來廟堂  
五臣而三求退留行之詔屢下請猶未已不惟  
朕失所望四方傳聞其謂朕何卿以勤勞致愆  
調攝惟益謹藥餌以速痊愈所謂故國者有世  
臣之謂也非卿而誰其體一心勿致三瀆

褒語卿相予未久備罄忠勞方圖內修正藉  
協贊知卿小疾予告甚優佇聞有瘳勿復言  
去

刑部侍郎曾喚乞祠不允詔

朕延登耆雋列在邇聯豈惟資讞議之平真有  
賴論思之益卿夙高譽處久樂燕閒粵從一節  
之趨增重貳卿之選惟明克允方持憲以盡公  
非道不陳曾閱時之未久忽披來諭遽欲告歸  
有嘉易退之風殊匪趣還之意刑章方簡議無  
待于過三史筆至嚴職何妨于共二少安定著  
難徇謙辭

禮部尚書倪思乞祠不允詔

朕召收舊人以圖新政比者凡有一事宰輔相

與謀于廟堂侍從相與議于臺省粗無過舉朕  
心以懌今茲未能略定而求去者紛然從班亦  
有一二矣矧卿素為敢言自陳謹論不畏強禦  
不避怨仇歷歷為朕陳之擢長儀曹以示褒表  
亦為此舉何耶朕求其故豈朕有以致此耶相  
應以文止見辭費惟當一切不聽庶幾以一天  
下之觀瞻其體眷懷勿復有請

簽書樞密院事林大中乞仍舊休致

不允詔

朕更化之初未遑他務求賢甚急首召耆英起



自挂冠之餘擢居持橐之長延登樞筦增重朝  
廷言必出于內心謀實稽于古訓倚毗方切而  
疾遽侵沖養有來何恙不已胡為騰奏即欲告  
歸尚精醫藥之調以繫搢紳之望

江淮制置大使丘密乞致仕不允詔  
朕惟屯禁兵百萬而邊鄙是虞開幕府四三而  
留都尤急畀以樞廷之寄增吾天塹之雄卿久  
安里閭游分帥閫徒得君重肯為朕行上寬宵  
旰之憂外撫貔貅之衆盡護諸將獨當北門草  
木亦知其威名狄鞮想聞乎風采力禔廟論卒

靖封陸人皆望歸袞之期卿乃有掛冠之請矧  
方叔之謀猷克壯而晉公之神明不衰益堅體  
國之心毋作明農之計

竇謨閣直學士李寅仲乞祠不允詔  
朕緬懷巴蜀之民未嘗忘遠夢想淵雲之彥尤  
務招來卿蚤冠倫魁久騰英譽游登朝蹟嘗為  
獻納之臣出殿侯邦尤著蕃宣之績特立搶攘  
之際實增嘉歎之深升學士之班既以旌其風  
節趣鋒車之召誠有望于謀謨何辭之煩以疾  
來諭萬里云遠當已戒途三命滋恭諒無俟駕

右丞相錢象祖辭免提舉國史院實

錄院提舉編修國朝會要不允詔  
纂修史冊深賴于公平會粹典章尤先于鴻博  
允資碩輔坐總宏摹卿識洞古今學該流略接  
詞華于奕葉用則有餘攷故實于累朝蓋其素  
習舉以並命了無異辭毋遜牘之重陳期奏篇  
之俱上

參知政事雷孝友辭免權監修國史

日歷不允詔

密贊政塗日預萬機之決參提史筆正資數器

之兼卿早冠詞場寢登冊府迨通班于侍從已  
嘗賴于纂修朕慨大典之未成選鴻儒而坐領  
趣就累朝之策仍嚴繫日之書故事當然謙辭  
可略

刑部侍郎曾喚辭免兼太子詹事不

允詔

朕遴選從臣方賴論思之益精求儲案尤資輔  
導之功卿累葉儒風半生朝蹟何止衣冠之偉  
實為簪橐之英擢處宮端允符公論亟承明命  
毋庸固辭

觀文殿學士侍讀趙彥逾乞歸田里  
不允詔

朕更化之始起大老于東海之濱明德懿親老  
典刑趣行造朝國勢增重訐謨遠慮見于進讀  
圖任共政束于定制偃息藩魏人望所歸小疾  
既痊正宜休養大臣不可以暑行其為朕留庶  
幾猶得奉露門之從容也

吏部侍郎梁季珖乞待次州郡不允

詔

朕惟論思之臣欲全進退之義若其未可以去

則亦難以遽從卿為國宣勞既云累歲任予典  
選實號劇曹胡為抗章必欲求外冕旒密侍正  
有賴于協恭符節屢更顧奚煩于詳試尚安舊  
著以副眷懷

禮部尚書倪思乞待次州郡不允詔  
卿以一時人物之望召還未久拳拳獻納朕所  
樂聞何嫌何疑屢欲求外此固足以見難進易  
退之節非朕所以待卿者且更迭之制豈為卿  
輩設哉

江淮制置大使丘密再辭免召赴行

在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卿以超世之資篤濟時之志久安故里曾不忘  
畎畝之恩游鎮陪都專以徇國家之急言皆底  
績事不辭難禦侮折衝既以著偃兵之效聞命  
引退謂不應俟駕而行一歸疑丞之班足為宗  
社之重既頒溫詔日俟來音共政而圖舊人注  
想以待元者而乃抗章至再稱疾愈堅極知難  
進之風殊非虛佇之意況聞老而益壯氣不少  
衰式過其驅以副所望使朝廷得以諮訪而搢  
紳視為表儀務遠乃猷以弼予治顧何恙之不

已諒無說之可辭

知平江府李大異辭免除寶謨閣直  
學士不允詔

朕惟斯民宅生于牧守苟有治理效者倣虞朝  
攷績之法取宣帝增秩之意不惟示勸抑以數  
易為重也卿以諍臣出守吳會政聲上徹朕所  
深知進職西清庸示褒表成命已頒尚何辭焉

賜皇太子生日詔

敕某商顓中分元良初度賜生設醴用為宴衍  
之資授粢貽年仍厚匪頒之寵共期難老益體

隆私

通奉大夫趙師業辭免復寶謨閣直  
學士依所乞宮觀不允詔

卿起臨近甸嘗著外庸既辭制閫之行仍徇祠  
庭之請念宣勞于北固欲華爾歸俾寓直于西  
清但仍其舊卿毋多遜朕不汝忘

觀文殿學士何澹再辭免知建康府  
仍奉祠祿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以金陵而為陪都保釐素重護天塹而開制閫  
委寄尤隆卿以時名人為予舊學蚤膺擢任屢

嘗入從以出藩尋遂登庸俾爾貳公而洪化方  
權臣之用事宜正論之多違久鎮三山時稱治  
最言歸數載朕不汝忘屬邊鄙之甫寧擇邦候  
而分遣惟大使之所莅非良弼其誰宜朕方躬  
宵旰之勤卿當體股肱之寄聞命引道知己屈  
于中途奉親為榮顧何妨于色養毋格成渙式  
邁爾驅

鎮江府都統制畢再遇乞歸田里不

允詔

卿以拳勇之資挾忠毅之氣撫士最為得眾遇

敵幾于無前外則營壘之不譁內則里閭之甚靖屬邊陲之甫定亦信使之交通諸將于焉少休來奏亦求引退乃眷維揚之重鎮實為淮甸之要衝其為朕以少留豈于卿而獨後總周廬而入衛終當誰歸歌出車以勞還固應有日

京西湖南北路宣撫使宇文紹節辭

免召赴行在不允詔

卿以勸誦之近臣往宣威于遐徼邊陲以靖邦好沆修爰念賢勞亟頒命召何控辭之未已又引疾以為言朕渴想風儀急聞方畧俟交符于

制閫即趣駕于歸途毋復重陳副予虛佇

何澹辭免兼江淮制置大使不允詔

國家閒遣輔臣往營邊事粵從近代加以大名不惟欲憂顧之寬正以增使華之寵疇咨于眾喜得其人卿以舊弼之賢昇都之寄英聲有素輿望已孚疆場甫寧先上宣威之組江淮併護再隆分閫之稱其為朕行走得君重獨當一面正資經理之良坐使諸軍咸屬指呼之下往祇成命毋致牢辭

新除煥章閣學士改知江陵府充京

西湖北路制置使李大性辭免乞  
奉祠不允詔

謀帥以鎮上游素為重任分閩以護兩道尤賴  
長才卿久列從臣屢更藩服比奏三吳之課繼  
擁七閩之魔方塞北之休兵屬荆南之缺守仁  
聲夙著僉論攸推進學士之清班益隆眷倚總  
邊庭之諸將咸莅指呼引道既前遄驅毋緩奚  
事循牆之避佇聞洗印之期

新除同知樞密院事岳嵩辭免不允  
詔

朕厲精更化當饋思賢樞庭既得于耆英宣室  
實深于注想謂何恙之不己故申命以益勤載  
覽封章備陳疾狀使翦須而可療亦所當為倘  
賜几而肯來自應增重宜進萬金之藥勿為三  
命之辭

右丞相趙汝愚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朕祇膺丕緒肇祀合宮賴天地之靈儼百  
神而顧享嚴祖宗之配綿萬世以承休惟時大  
臣贊我綍禮肆頒祭澤敷告朝倫具官某寬博  
而崇深裕和而肅括學造聖賢之蘊才兼文武

之優有經濟四海之志而行之以忠有酬酢萬  
變之智而決之以果擢由樞筦進秉國鈞是為  
社稷之元勳非止衣冠之盛事處心無競休休  
多容物之仁守道不阿蹇蹇盡匪躬之節予所  
毗倚國其庶幾頃下仲辛恭修大饗上稽皇祐  
之故典近遵慈極之宏謨致精三日之齋虔奉  
九筵之制惟辟公之顯相厥有賢勞顧熙事之  
備成敢云專鄉增多采邑併行真奮以隆巖石  
之瞻以壯維城之勢於戲載貂蟬而展采固宰  
路之所同被袞繡以侍祠實宗盟之未有惟親

賢之並用于邦國以增光其服渙恩益圖治績  
賜告口宣有敕卿為時上相贊我盛儀是宜  
與邑之多用見疇庸之渥其祇成命毋事謙  
辭

士欵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朕嚴九筵之禮是曰肇禋逆三神之釐若  
蒙昭答餽惠所暨臣鄰斯均矧惟屬籍之尊可  
後恩光之渥集廷紳而誕告示詔綽之匪私具  
官某德性寬洪風猷端粹重珪疊組生長富貴  
之中篤節駢旄雍容閒燕之久惟夙夜之匪懈



仰春秋之益高實長周家之宗盟是為劉氏之  
祭酒茲崇宗祀預贊上儀冠班列于三孤聳儀  
刑于九族乃加并賦仍侈圭腴以表耆英以隆  
孝治於戲祭有十倫之義莫如同姓之先備者  
百順之名益介遐齡之永願如壽俊奚假訓辭  
賜告口宣有敕卿位冠孤卿望高宗老既奉  
合宮之祀宜加采邑之封雖曰彝章是為新  
渥

郭師禹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朕祇事總章荷神祇之來格廣施惠術普

中外以惟均顧予元舅之親嘗預羣工之相肆  
加異數明告周行具官某迪德忱恂飭躬謙靖  
祖后實為同氣壽皇尤篤優恩淑旂綏章蚤授  
齋壇之鉞篆車希冕近升棘位之班疏三吳公  
社之封廩萬壽祠庭之祿能屏膏梁之習自忘  
圭組之崇比卜季秋親祠重屋茂對三神之祉  
宜先四姓之賢用衍爰田載加真食於戲兢兢  
業業以事上帝朕敢懷專鄉之私洞洞屬屬而  
存小心爾尚介方來之寵益昭吉履永保修名  
賜告口宣有敕禮畢九筵恩均百辟賜予伯

舅之胙均茲宣室之釐與邑既多頌綸可後

周必大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朕嗣守邦圖肇修宗祀父天母地祭既重  
于合祛尊祖敬宗尤嚴于並補予一人越縉以  
行事爾多士奉璋而侍祠眷舊弼以興思而顧  
慶條之可後誕揚渙號敷告昕廷具官某簡重  
而闕深直方而膚敏典誥上規于姚姒詞章遠  
軋于漢周弼亮兩朝未究經綸之蘊鎮安四海  
有懷康濟之功偃藩南國之雄均逸東山之勝  
比以霈恩之渥升之亞傅之崇注想不忘乞言

方切屬伸大報爰啟合宮載謀載惟聖父嘗頌  
于先甲我將我享季秋乃卜于仲辛熙事既成  
蕃釐來介申衍多田之賦仍加真食之封於戲  
明堂王者之堂方荷神休之答二老天下之老  
宜先祭澤之施尚迪遠猷永綏殊寵

賜告口宣有敕卿嘗位冢司均休真館屬總  
章之竣事賦多邑以示恩其即欽承以祇眷  
渥

師夔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朕寅紹丕圖虔修大饗親惟伯父既有助

于多儀神介蕃釐詎敢云夫專鄉亶敷命綽用  
告昕廷具官某履行粹和稟質端靖生長神明  
之胄源流詩禮之傳出分顧憂見民庸之甚茂  
入趨班綴奉朝謁以尤恭建六纛以承家視三  
孤而命秩屬講肇禋之禮適當越紼之行攝事  
太宮降登有度陪祠重屋顯相無違庸推祭澤  
之優可後宗盟之懿爰加井賦併行畬租茲謂  
恩褒式昭名數於戲奉犧牲粢盛而告聿嚴布  
政之宮拓山川土田之封益示展親之義其祇  
異渥以對靈娛

賜告口宣有敕禮成重屋賚及萬方宜首及  
于懿親用申加于多邑載頌明命其服殊恩

吳瓌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朕穆卜季秋躬修大祀靈祇授職幸熙事  
之備成多士在廷賴懿親之顯相宜頌惠術敷  
告羣工具官某謹畏自將純和無玷聯四姓小  
侯之貴承三朝外戚之恩入侍中宸屬橐鞬而  
甚肅進班上閭飭冠佩以尤嚴頃建齋壇退安  
琳宇旋視孤卿之秩併開公社之封建藏禮于  
九筵實均釐于萬國乃增采邑仍衍圭腴以彰

寵數之優以表肅雖之助於戲蒐上儀于陽館  
豈惟黍稷之馨錫蕃祉于后家可後朕臚之賜  
尚綏吉履以服彝章

吳琚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合宮肇祀實祇奉于慈謨宣室受釐爰大  
頒于霈澤惟時懿戚夙著賢稱庸舉徽章式孚  
渙號具官某美由世濟才應時須登簪筆持橐  
之聯惟知避寵更握節擁摩之選不專為恩比  
崇建于齋旄旋寢加于孤棘逮茲大報贊我上  
儀禮既備于八階昨惟優于四姓俾增多賦仍

行真腴於戲文德以講明堂幸神祇之顧饗賀  
慶以親異姓宜福履之均霑雖曰邦彝尚承惠  
渥

郭杲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朕頃用盛秋虔修宗祀奉犧牲以薦備陳  
重屋之儀賴爪牙之良肅領千廬之衛既云竣  
事可後均釐我有明綸告于列位具官某生資  
沈毅世濟忠勤氣稟山西期遠追于起翦書傳  
圯上自有合于孫吳久專將閫之雄入侍殿巖  
之邃屬祇孝饗務罄齋誠奉璋惟多士之賢執

戟有元戎之重肆疇采邑仍啓侯封以介靈休  
以彰異渥於戲茅簷蒿柱朕方躬大禮之嚴玉  
節琫戈爾尚體中權之寄益思忠報以答殊知  
賜告口宣有敕禮嚴重屋澤及羣工錫多邑  
于巖除啓新封于侯甸其祇明命益勵忠猷

蕭鷓巴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奠圭瓚以薦誠既虔修于宗祀執豆籩而  
在列宜咸被于靈煇眷我虎臣董茲羽衛厥有  
渙恩之錫式彰顯相之勞具官某智略雄深性  
資沈鷲望雲就日夙肩面內之誠建旄設旄馴

致總戎之拜奉真祠而均佚視左棘以疏榮乃  
因霈澤之行增畀爰田之賦申加真食用侈神  
休於戲承異眷于三朝蓋屢覲彌文之盛敷大  
賚于四海顧可無寵數之優益綏令圖以保終  
吉

郭師禹特授少師封永寧郡王加食

邑實封制

門下朕纂上皇之丕緒承列祖之通喪復土告  
功既克襄于大事提綱置使實有賴于懿親爰  
播明倫肆加殊寵具官某小心自牧吉德著聞

蚤席慶于椒闈寢升華于棘位恂恂家法靡矜  
金穴之奢侃侃朝班久遂琳宮之適茲卜會稽  
之麓往營永阜之陵靈駕徐驅飭厥儀而肅靖  
重臣主辦訖閱寢之固安粵惟元舅之崇可忘  
醲賞之報繫勞之稱匪朕敢私袞服命圭顯冠  
孤卿之秩金印盤綬進封異姓之王仍旄鉞于  
東秦徹土疆于南晉申陪井賦併侈轅疇以昭  
四姓之華以篤三朝之眷於戲節侯仕漢得謹  
畏謙恭之聲尚父在堂有富貴繁衍之盛豈其  
苗裔見此親賢其踵前人之休以為密戚之勸

賜告口宣有敕阜陵復士元舅策勲既升冠  
于孤卿仍疏封于王爵其祇渙渥毋事謙辭

皇伯祖太師嗣秀王伯圭特授兼中

書令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朕祇紹炎圖邁繩祖武追仰抱孫之愛謹  
奉葢塗實繫同氣之賢式專使領克襄大事悉  
按舊章昭示殊褒用孚羣聽具官某聯休皇極  
正位泰階直大以方厚載體坤爻之二爵齒與  
德達尊全天下之三惟我孝宗最崇秀邸眷乃  
象賢之懿襲茲開國之封敬其所尊愛其所親

今當推于宗老反也如疑往也如慕沉密護于  
殿儀每入臨于朝晡曾不避于塗潦能以從心  
之歲躬為復土之勤有司莫敢不哀行路為之  
感動語必流涕誓報平生之恩賞不踰時肆舉  
非常之典是兼紫微令之重以為大父行之華  
仍衍爰田併豐真食匪以爵而馭貴恨無官以  
酬公於戲隆專席之榮蓋用祥符之故實第中  
書之攷曾參尚父之勲名以增師尹之嚴以侈  
邦家之盛益綏壽嘏庸對寵光

賜告口宣有飭卿貴隆人爵尊襲王封親臨

永阜之藏寵冠中臺之列是為殊渥尚體眷  
懷

右丞相趙汝愚特授銀青光祿大夫  
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聖人因親教爰蓋本于躬行大臣以道事  
君莫先于協贊朕方遵皇祖之訓形四方之風  
眷我宗英相予孝理惟忠勞之備著繫命數之  
宜加爰集具僚載申褒律具官某崇深而行簡  
直諒而能容學有淵源究前聖天人之蘊志存  
節誼立本朝社稷之勲相業素高民瞻允屬自

擢登于右揆獨光輔于沖人於皇孝宗克振炎  
祚朕既荷綠車之鍾愛遂紹于重規卿亦蒙丹  
宸之異知寢基于大任惟推心而相勉念圖報  
之尤難三年之喪服勤敢怠七月而塋宣力多  
居多因山為陵得邱原之爽塏稱天定謚極實  
冊之鋪張迂吉仗以來歸奉太宮而班祔誠信  
無悔哀禮有餘仰慰在天之靈實由同德之助  
是用超文資之峻徑授三階衍并賦之腴幾盈  
萬戶勉從遜牘少屈恩綸於戲明德懿親既居  
金鉉黃耳之貴勞謙終吉僅登銀章青綬之聯

益成廉退之名尚副倚毗之意

賜告口宣有敕卿祇奉阜陵爰加賞典班既  
高于百辟位亦次于三公其體眷懷亟祇成  
命

皇伯師夔特授開府儀同三司加食  
邑實封制

門下朕丕膺寶祚加厚皇支惟我祖之君萬邦  
既訖因山之禮顧天子之謂伯父實參置使之  
行春吉仗之言旋豈褻縉之可後視儀宰路敷  
號廷紳具官某賦敏給之資擅溫恭之譽分左



符而出鎮嘗專制閩之雄易留務以歸班徑擢  
齋苑之峻迨冲人之臨御進孤保以疏恩鳳闕  
晨趨見朝儀之甚肅鯉庭日侍知家法之尤嚴  
匪惟族姓之光允謂衣冠之盛比營東越崇建  
阜陵願躬除道之勤往護成梁之役久安聞燕  
退若無憑小試才能燦然可覩宜加寵數以答  
賢勞公府肇開遂擬三師之貴珍臺兼領併增  
千戶之封用侈宗盟茲為使相於戲有是父有  
是子俱膺華袞之榮拜于後拜于前克紹緇衣  
之美勉圖休問以對殊私

賜告口宣有敕惟予伯父表我宗盟爰升袞  
鉞之華已播絲綸之寵其祇異數毋事謙辭

知樞密院事余端禮特授銀青光祿  
大夫右丞相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稽古建官莫重王朝之論相代天理物必  
資揆路之得賢朕臨御惟艱疇咨敢怠爰命紫  
樞之長進居黃閣之崇乃輯廷紳誕敷制綽具  
官某溫恭而氣勁凝靜而謨明智周萬事之原  
學貫九流之邃孝宗擢之于庶列亟躋法從之  
班聖父召之于留都遂處輔臣之任益殫忠蓋

力贊政幾迨子嗣歷之初尤藉同寅之助迭掌  
東西之二府兼明文武之兩途內則密勿廟論  
以慮四方外則整齊戎律以令諸將清規足以  
範俗深謀足以濟時進退百官詳試知人之鑒  
調娛衆務究觀識治之才蔽自予衷與之國秉  
用正鈞衡之寄毋勞夢卜之求超授文階增陪  
井賦以示奮庸之選以昭注意之隆於戲夙夜  
基命而單厥心朕欲起太平之盛朝夕納誨以  
輔台德爾其繼良弼之名表正士風訪求民瘼  
及閒暇而修政刑之要專燮理以致陰陽之和

若股肱耳目之相需將天地祖宗之臨汝懋承  
明渙期底成功

賜告口宣有敕卿比領樞廷兼行相事茲延  
登于石揆已誕布于明綸注意方深拜恩可  
後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四十

四明樓 鑰大防

內制

伯圭再辭免兩鎮節度使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朕惠于宗公務隆于體貌相予肆祀  
可後于恩褒位已極于人臣官無加于師尹兼  
授齋壇之鉞倍多并賦之租是曰彝章未為異  
數儀刑所繫以為泰乎俯偃之恭再斯可矣  
口宣有敕卿位冠三公望高九族茲相合宮  
之祀用頒雙節之華其服恩榮毋為謙避

伯圭再辭免兩鎮節度使不允仍斷

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朕尊寵帝師惟恐不至優崇宗老尚  
竊慊然故因大饗之成曲示異恩之渥載加少  
府之節復登上將之壇城南天下稀舊臨樂土  
漢東國為大併領名藩式慰具瞻益綏多祉既  
無反汗之理奚事循牆之恭

口宣有敕卿德齒俱尊名位皆備欲侈三卿  
之寵遂疏兼郡之恩何必固辭亟祗成渙

侍講陳傅良朱熹宣赴經筵供職曲

謝宣答詞

有制朕務明政體首闢經帷嘉舊學之來歸喜  
耆儒之同集其思忠告以副疇咨

初講畢案前致詞降殿曲謝

陳傅良

有制首頒召命渴想忠猷聳聞講貫之詳恍若  
從游之舊克諧朕志益啓乃心

朱熹

有制久聞高詣傾佇嘉猷來侍邇英之游講明  
大學之道庶幾于治深慰予懷

余端禮再辭免知樞密院事不允仍

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卿自筮本兵積隆時望有致君澤民之志有憂邊思職之勤迨參政幾又嘗共二其于基命宥密之地詳練久矣茲疇樞長非卿誰屬夫本強則精神折衝制千里之勝者其機實在於廟堂尚究遠圖以祇寵命朕志決矣勿復有辭

口宣有敕卿精白承休勤勞匪懈爰自政途之竣載登宥府之崇成命既行牢辭勿再

京鏜再辭免參知政事不允仍斷來

章批答

省表具之本兵之任方倚于壯猶共政之求更資于夾輔朕圖回治道選用柄臣眷一相之處中有嘉同德惟萬幾之甚衆允藉協恭卿之長才朕所深識奏陳剴切剖決精明進參駁嘏之嚴益冀訐謨之告既頌再命母事三辭

口宣有敕卿召歸全蜀旋貳洪樞茲膺共政之圖實倚告猶之益何勞謙避其遂欽承鄭僑再辭免同知樞密院事不允仍

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朕惟孝宣樞機周密用以中興漢道于今本兵之地尤號才難卿以魁碩之才為士夫儀表踐揚最久望實具孚茲焉登用朕非以私于卿所以尊朝廷也朕方庶幾孝宣之治卿志在體國其遂秉德以陪朕顧豈以執謙為美乎

口宣有敕卿屢分帥聞三總吏銓茲進貳于機廷方允符于輿論亟其祇命何必固辭

郭師禹再辭免少師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朕惟三孤之貴卑于公尊于卿異姓之王苴以茅胙以上皆本朝之所重非懿戚而誰居以卿德量有餘忠誠匪懈受隆知于烈祖不專為恩護大事于阜陵克勤乃職迨茲歸報可後褒嘉既敷號以明揚雖循牆而安避毋為苛禮徒啐春懷

口宣有敕位尊三少爵重異王用酬使領之勞已播廷揚之命存披遜牘其服殊恩

郭師禹再辭免少師不允仍斷來章

批答

省表具之卿世為懿戚仕歷累朝惟孝宗之恩  
每思所報故阜陵之役獨護其行人徒見闔門  
而養威今乃知任事而能辦位列三孤之長封  
疏五等之崇揚于大廷協彼公論何為固避屢  
卻復來其亟受于寵章毋重陳于遜牘

口宣有敕阜陵庀役總使有行既竣以事來  
歸乃疏恩而示寵其祇一札何事三辭

伯圭再辭免中書令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卿以伯祖之尊上公之貴名位已隆  
而無事任之累富貴已極而無危溢之虞壽考

康寧子孫蕃衍此于人間世尚何慕焉獨惟烈  
祖孝悌之至則友其兄朕追仰音容如在左右  
古者思其人猶愛所憇之棠況我祖同氣之親  
乎是以因使範之勞加寵數之重夫高允之在  
魏子儀之在唐俱以令公名者豈惟爵秩之崇  
蓋以德為貴也惟我父師尚何辭于此哉

口宣有敕卿爵齒俱尊忠孝兼備茲授令公  
之秩實為皇族之光毋復固辭亟宜祇命

伯圭再辭免特授兼中書令加食邑

實封允仍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朕攷國朝官制尤以中令為重親賢如魏魯陳韓諸王為此官者僅六七人元豐中曹佺以帝舅兼令有司謂無給俸之例則其稀闊又可知矣卿為達尊執德彌劭久虛之典非卿尚誰當之近命元子寵兼袞鉞恩禮之盛萃于一門邦之榮懷匪曰予私辭之至三斯可已矣

口宣有敕卿位極人臣德高帝胄爰拜中臺之長以彰元老之尊寵命既頒謙辭勿再余端禮再辭免右丞相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君臣相逢謂之千載上下協濟本乎一心必能如風雲之從斯可不膠漆而固惟卿朴厚副朕倚毗雖累年務罄于論思而近歲又殫于忠力眷政府樞廷之更踐知文事武備之該通儀圖老成宜置左右試之已久斷然不疑惟昔宗盟嘗居家宰之任若時卿袞亦應拓溪之祥尚期遠邁于前人相與共興于大業朕所望者卿何辭焉

口宣有敕卿比握兵機實專政柄乃徑登于次相仍累進于崇階其服寵光勿為多遜



京鏗再辭免知樞密院事不允仍斷  
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朕惟本兵之司有國所重必得樞機  
周密乃可圖功自非智略縱橫何以稱職卿之  
能事朕所素知分制閫則推師帥之良登政途  
則著輔弼之望威名日起遐邇具瞻其勵壯猶  
益運帷中之算坐銷外侮以收堂上之奇宜已  
需章毋留朕命

口宣有敕卿資兼文武望聳華夷輟東府之  
大臣長西樞之重任明綸已播遜牘毋煩

鄭僑再辭免參知政事不允仍斷來  
章批答

省表具之朕修明庶政務興起于事功圖任舊  
人乃布揚于命告卿行為世表文擅國華瑣闡  
銓部則著忠蹇之名侯藩留籥則備恩威之美  
再儀禁路增重朝行既擢貳于本兵茲進參于  
醜覈其體責成之重毋為避寵之煩

口宣有敕卿擢在樞廷久望隆人望茲進參  
于大政庶益重于本朝游貢沈詞亟祗明命  
謝深甫再辭免簽書樞密院事

仍斷來章批答

仍斷

省表具之朕惟九五正位每切圖安二三大臣所當遴擇乃眷幾廷之貳必求禁橐之英卿外寬而內明氣和而才劭凡一時清切之選以數載周旋其間封駁之嚴屢回主意抨彈之勁益振臺綱勸誦以來陳謨尤切茲肆頒于一札俾參掌于五兵出命惟行抗章可已

口宣有敕卿備歷華途寢高雅望茲自憲臺之長入參樞筦之嚴朕命既孚卿辭毋費

余端禮再辭免右丞相不允仍斷來

章批答

省表具之商宗之命傳說也爰立之初訓告具存惟說以天下自任祇若休命不敢辭也朕之論相則又詳矣大號揚廷與衆共之需章之來既已再卻而猶未已何耶朕之菲涼有賴啓沃式克欽承卿其可使古人專美于前乎三命而俸其可已矣

口宣有敕朕妙選儒英俾登揆路欲專裁于庶務顧俯事于三辭難徇勞謙亟祇成命

賜右丞相錢象祖褒語

朕更化之初論相為急注意已久無踰卿者大臣義當體國勿為牢辭往哉汝諧毋稽朕命附劄子臣獲望清光仰蒙聖慈開納芻蕘之言不勝千載之幸再被宣旨令撰右丞相錢象祖褒語進上竊思制麻已宣無可辭之理臣退方供職所有答詔章良能必已撰述臣謹撰褒語進撰呈更合取自聖裁

新除右丞相兼樞密使錢象祖再辭  
免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漢之丞相無所不統孝宗正名委任

采重朕更化善治注意尤精以卿忠孝之家台輔之望踐馭中外多歷年所邇者再預政機能斷國論去凶舉賢人望愈歸播告廷紳士夫至于相賀何謙何疑固辭不已矧是邊陲之未靖尤資右府之壯猶三命而倭執謙甚矣朕志已定決無反汗之理卿其自任天下之重稱朕意焉

口宣有敕卿兼文武之資體家國之重既已頒于制綽何尚執于謙詞毋違朕言亟正台席

新除參知政事衛涇再辭免不允仍

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朕更化之初惟二三大臣是賴以卿  
倫魁之彥密在邇聯贊決廟謨擢升獨坐尋畀  
洪樞之任仍參醜嘏之嚴茲焉正名以贊台揆  
內則百度之欲治外則三邊之未寧此為何時  
而執故典其體責成之意勿為遜避之煩

口宣有敕卿近以樞廷遂參政地茲焉錫命  
止用正名尚裨當軸之謀無執循牆之謹

新除參知政事雷孝友再辭免不允

仍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朕躬覽萬幾與民更始欲解琴瑟之  
舊允藉股肱之良卿久矣蜚英居焉難進比處  
代言之任實懷憤世之心預同密謀卒殄元惡  
擢居瑣闥遂長憲臺欲新億兆之觀瞻尤急二  
三之輔弼其祇予命亟贊政幾國事匪輕謙辭  
可略

口宣有敕卿由中執法為吾大臣正資經世  
之猷以贊濟時之相朕志先定卿辭勿煩

新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林

大中再辭免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卿養氣以剛秉心無競出藩入從榮  
利澹然久安燕居不容何病朕一新治具急欲  
求老成典刑以鎮服中外起舊德于垂車之後  
還人望于持橐之班矢謨朕前尤見克壯亟升  
書殿進貳宥庭人無異辭國以增重時則可矣  
尚何遜焉

口宣有敕卿禁班老成人望久屬擢寘幾庭  
之貳正資兵本之謀尚復奚辭往其祇服

楊次山再辭免開府儀同三司不允

批答

省表具之朕愛惜名器惟賢是予由掌武之官  
而視儀揆路品職益崇其可輕畀卿以肺腑之  
親服在爵位靖共自飭廉介有餘爰示優恩用  
孚至意而又何辭焉毋復重陳亟宜就列

口宣有敕卿聯芳椒掖均逸琳宮爰開公府  
之華實視台躔之貴其祇茂渥毋事牢辭

經筵進講毛詩終篇宣答詞

宰執赴聽講致詞謝

有制朕臨御今十五載講詩終三百篇卿等同

觀朕心惟懌尚其協贊助我緝熙

侍讀侍講官奏賀

有制朕日勤三接共講四詩既徹篇章實資問學深賴主文之諫載嘉歸美之勤

宰執率經筵侍立官再奏賀

有制朕積朝夕之勤終雅頌之業究觀六義用蔽一言尚冀輸忠毋忘進戒

皇太子再辭免侍立會議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近頒中詔命元子以侍朝仍諭大臣集東宮而會議是為令典非用前規顧予教爾

以義方俾爾預聞于政理躬臨五學既親賓友以交修密拱九重具見君臣之相與爾能進德予自忘疲何以辭為再斯可矣

口宣有敕爾為元子年近成人俾入侍于昕朝且預聞于幾務勉親多益毋事牢

衛涇乞解罷機政不允仍斷來章批

答

省表具之朕厲精更化遭時多虞延登俊良列在輔弼當經綸之始賴協力以共謀迨平定之初乃奉身而求退朕所未喻卿尤無他知出處

之素明見忠勤之曲盡五十而服官政在本訓以甚明三千而惟一心矧大臣之無間倘遽欲去吾誰與居勿為封奏之煩尚體眷懷之渥

口宣有敕卿以同德任吾大臣一為進退之圖實有重輕之繫尚安位著庸副朕心

褒語卿貳政更化之初備宣忠蓋朕所眷屬何人異辭告歸無名理難曲徇

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陳損之獎諭敕書

朕嗣服之始早濂相仍宵旰興懷務行實惠首

形詔告所望部使者推廣上恩初不以重費為憚也卿使淮堧蓋嘗久興水利茲又能發其餘蓄上不仰給于大農下有以平八郡之糴邊民被惠已廣而又將為後日儲有臣如此實寬顧憂載覽奏章良深嘉歎

賀金國生辰使副梁總戴勳到闕傳

宣撫問并賜銀合茶藥口宣

卿等遠聘殊鄰旋歸近境念車舟之勞勩頒茗劑之珍芳仍命行人往將予意

賜銀合臘藥敕書

荆湖南路安撫使王蘭

卿西樞故老南國元侯念茲膏發之辰賜以奇  
珍之劑體予至意勉爾壯猶

四川安撫制置使趙彥逾

卿視儀兩地出鎮四川錫品劑之奇珍慰風寒  
之匱薄益厚頤養用寬顧憂

主管侍衛馬軍行司張師顏

卿肅領騎兵分屯江國頒寶奩之珍劑慰玉帳  
之凝寒其體眷懷益思忠蓋

御前諸軍都統制閻世雄皇甫斌張

詔趙廠劉忠劉震

卿等肅提禁旅列戍藩方念久處于轅門俾匪  
頒于奩劑毋云例卷其服恩綸

御前諸軍副都統制馮湛張國珍

田世輔李世廣王宗廉王知新田  
皋

卿等遠臨外戍密贊中權念營壘之嚴寒錫禁  
庭之上藥尚思奮勵以答恩私

報登寶位使副鄭湜范仲壬到闕傳

宣撫問并賜銀合茶藥口宣



卿等握節言旋及門伊邇厚葑劑珍芳之賜勞  
川途跋履之勤庸序爾情特將予意

賜銀合夏藥敕書

荆湖南路安撫使王藺

卿嘗位元樞往臨南楚爰錫珍芳之劑用清暑  
愠之祥將以寶奩賁于帥閫

四川安撫制置使趙彥逾

卿不辭叱馭諒已開藩爰加珍劑之頒仍賁寶  
奩之賜用示恩于宗老期解愠于吾民

侍衛馬軍都虞侯張師顏

卿總提騎將往駐金陵當溽暑之在辰出珍芳  
而分賚尚綏衆士如濯清風

御前諸軍都統制闔世雄張詔趙

廡劉忠劉震田世輔

卿等分戍价藩撫安戎壘出上方之涼劑分內  
府之珍奩坐覺生風諒欣承命

御前諸軍副都統制馮湛張國珍

李世廣王宗廉王知新田皋

卿等分提禁旅密贊戎和乃馳賜夫芳珍冀遠  
清于蒸鬱惟茲解愠可以忘勞

賜銀合夏藥敕書

知潼川府費士寅

卿舊居兩社出撫東川緩帶輕裘遠著蕃維之  
效寶奩珍劑往寬炎鬱之煩益謹節宣以綏寵  
渥

四川宣撫使安丙

卿仕聯執政職佐宣威蜀道籌邊想帥垣之多  
暇暑風屆候將珍劑以分頒豈惟清遐徼之塵  
抑以解吾民之愠

江淮制置大使丘密

卿恩視政塗任分制闡炎威將熾念戎幕之賢  
勞靈劑匪頒均上方之珍品庸昭渙渥以滌歎  
煩

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吳  
玠

卿寓直從班鎮臨制闡增雪山之重念撫御之  
良勞當南風之薰冀節宣之無爽爰頒珍劑庸  
示優恩

京西湖南北路宣撫使宇文紹節  
名在經幃威宣將闡上流增重念祥暑之賢勞

良劑匪頒助薰風之清穆其均此賜以慰彼民  
殿前副都指揮使兼江淮制置使  
趙淳

職領殿巖任隆制閫屬風埃之甫定當溽暑之  
寢隆爰錫珍奩用將寶劑坐消煩鬱仍助節宣  
侍衛步軍都虞侯措置防捍江面  
王處久

肅領衛兵出臨天塹壁壘多暇濤波不驚屬當  
炎暑之隆宜厚珍芳之錫尚承殊渥以豁煩襟  
侍衛馬軍行司權管幹本軍馬職

事張良顯

肅提精騎分駐留都當溽暑之寢隆屬氛埃之  
甫定爰頒珍劑用滌煩襟益謹節宣以圖綏靖  
御前諸軍都統制李郁畢再遇秦  
世輔王大才彭輅

某等肅提戎律綏靖邊陲當溽暑之寢隆屬風  
埃之甫定永懷勞勩宜助節宣爰畀珍芳以銷  
煩鬱

御前諸軍副都統制周整莊松何  
汝霖劉元鼎魏友諒薛九齡王鉞

某等協佐戎昭克勤軍務撫帥徒而整暇當炎暑之蘊隆緘寶劑以分頒即柳營而加勞

賜安南國王李龍翰嘉定二年歷日  
敕書

敕安南國王某朕仰稽天運豫受民時爰分歷象之書徧及方隅之境眷惟南國世奉中朝此疆雖遠于山川嗣歲先頒夫正朔用均惠利尚克欽承

金國弔祭使人赴闕口宣

盱眙軍傳宣撫問賜御筵

有敕卿肅持使指來慰國哀眷入境之云初豈肆筵之可後往宣予意以勞爾勤

鎮江府賜銀合茶藥

有敕卿等肅擁使華遠將慰禮經鐵甕山川之險錫寶奩茗劑之珍宜體眷懷用安旅次

鎮江府賜御筵

有敕卿等來趨素幄行次丹陽雖深銜恤之悲不廢示慈之宴是將厚意式寵行人

平江府賜御筵

有敕卿等遠從燕驛近及吳門深嘉唁問之勤

宜備賓筵之渥其承異眷益進來程

金國弔祭使人赴闕口宣

赤岸賜酒果

有敕卿等遠將慰問來居近郊先之旨酒之頒  
增以嘉肴之錫少安次舍用息勤勞

賜御筵

有敕卿等握節載馳越疆來弔將展國喪之禮  
宜先郊勞之儀其體眷私少休區薄

賜被褥鈔羅

有敕卿等遠致真儀久勞客路爰厚寢衣之賜

仍分盥器之珍跋履之餘撫存加渥

密賜大銀器

有敕使華既接弔禮斯勤宴已備于饗飧器仍  
加于銀錢是為異渥少慰賢勞

賜生餼

有敕卿等少安賓館既畢弔儀按聘禮以受饗  
命廩人而致餼諒均徒御咸體眷懷

賜內中酒果

有敕卿等禮謹弔喪退將即次頒酒穀于內府  
示恩寵于來賓意則有餘物惟俱稱

朝見訖歸驛賜御筵

有敕卿等慰此國哀見于喪次爰暫休于燕館  
用初秩于賓筵首示殊私嗣加好賜

就驛特賜衣服金帶銀器衣著

有敕卿等弔喪自遠率禮無違器分山溢之珍  
衣有身章之寵雖云多品未盡至懷

賜內中酒果

有敕卿等肅將使節來唁喪幃嘉有客之多儀  
出尚方之珍品甘芳俱厚寵眷彌加

在驛特賜射弓酒果

有敕卿等既肅哀儀難修賓射雖輟主皮之藝  
仍加設醴之勤穀核俱頒情文尤厚

特賜射弓御筵

有敕卿等交鄰有道序賓以賢屬當變禮之時  
仍飭初筵之賜穿楊何取折俎惟優

特賜射弓例物

有敕卿等慰予國恤厚乃賓儀雖觀射之未遑  
顧匪頒之可後悉從常禮以表眷懷

朝辭訖歸驛賜酒果

有敕卿等弔哀事畢贈賻禮成將造車馬之歸

載厚壺籩之錫其承嘉貺復啓長途

賜御筵

有敕卿等既趨素幄遂別彤墀禮不替于權輿  
恩更加于觴豆尚安旅次徐屆歸程

回弔祭國書

皇祖上仙嘗馳赴問沖人嗣位方服通喪荷信  
使之遠來辱弔儀之加厚益堅盟好彌切感懷  
哀疚既深敷陳難究

回賀登寶位國書

祇奉慈謨勉承丕祚比飭行人之告茲勤信使

之來儀物有加書函尤備既荷禮文之厚益欣  
盟好之堅爰謹報章用陳謝悃

報謝登寶位國書

祖武是繩孝思方切勤使華之遠暨知盟好之  
彌隆品物具陳情文俱稱比已騰于報牘爰再  
飭夫行人仍致彝儀用將謝悃

報謝賀慶元元年正旦國書

三陽攸慶方夙戒于行人萬里交歡復遠勤夫  
信使惠以函書之厚加之篚幣之豐爰飭報章  
備宣謝臆惟益堅夫世好冀均介于春祺

金國弔祭人使回程口宣

賜龍鳳茶并金鍍銀合

有敕遠修唁問茲遂旋歸茶分北苑之珍器備南金之飾是為異渥用慰遐征

赤岸賜酒果

有敕卿等返旆云初出郊于邁加六壺六籩之饋致三辭三揖之勤式慰爾歸用將予意

賜御筵

有敕卿等成禮云歸啓途未遠意方勤于郊送恩宜視夫賓初既厚眷私益堅信睦

平江府賜御筵

有敕卿等弔儀既備使事言旋行已次于蘇臺恩仍頒夫鎬燕禮文加厚客路具宜

沿路賜使副冬至節絹

有敕使且北歸日方南至載念修途之役俾加厚幣之將其服恩榮尚寬旅思

讀祭文官

有敕卿遠陪膚使歸遇新陽爰頒束帛之溫以助重裘之煖益昭眷渥庸慰賢勞

三節人從



有敕長至維時遠歸在道言念禦寒之具特加實篚之珍賚賜有差恩私無異

鎮江府賜御筵

有敕卿等來修慰禮既畢使儀望北薊以還轅至南徐而憩節庸加燕衍其悉眷私

盱眙軍賜御筵

有敕卿等來成使禮歸次邊疆更加燕豆之勤不替權輿之舊其承眷禮遂戒征途

金國賀登寶位使人赴闕口宣

盱眙軍傳宣撫問賜御筵

有敕卿等持禮遠來入疆伊始念川途之遐薄加燕勞之優隆徒御少休賓儀無爽

鎮江府賜銀合茶藥

有敕卿等來擁使華遠申盟好念舟車之勞役頒茗劑之珍芳爰飾寶奩以迎玉節

賜御筵

有敕踐阼云初親仁是務肅使華于近鎮謹賓禮于初筵益屆來程以承眷渥

平江府賜御筵

有敕卿等遠持賀禮來次輔邦再加燕衍之私

庸示眷存之渥少休跋履且慰勤勞

赤岸賜酒果

有敕卿等來次郊闈肅將賀禮寵以上尊之賜加之碩果之珍式佇來游以堅信好

賜御筵

有敕初御丕圖遠勤信使既次郊闈之近載加燕豆之優其體眷私以承虛佇

金國賀正旦使人赴闕口宣

盱眙軍傳宣撫問賜御筵

有敕卿等遠將聘禮來賀歲元既加壹勞之勤

首示肆筵之渥其祇眷意益謹賓儀

鎮江府賜銀合茶藥

有敕玉節方來寶奩是錫取雪芽于北苑輟珍劑于尚方并寵行人用昭眷意

賜御筵

有敕卿等遠持華節近次朱方行登象日之畿重錫需雲之宴益加盛禮庸示眷私

平江府賜御筵

有敕履端之始修聘甚勤行既次于近藩禮宜加于載燕是為異渥其服多儀

赤岸賜酒果

有敕卿等遠從萬里來賀三朝望觀闕以非遙  
賜壺籩而加典尚承眷渥以締歡盟

賜御筵

有敕履端之始將命以來既聞畿甸之登宜厚  
賓筵之錫眷私所逮使介維均

賜使副春幡勝

有敕綵杖土牛方舉春郊之禮寶幡金勝爰加  
使客之恩和氣所鍾歡盟益厚

賜三節人從春幡勝

有敕禮嚴修好時重履端爰加厚于使華乃分  
頒夫節物儀雖辨等意則均優

朝見畢歸驛賜酒果

有敕卿等既覲軒墀歸安次舍俾厚壺籩之賜  
少休車馬之勞毋曰彝章實惟至意

賜生餼

有敕卿等進講賀儀退休賓館既設豆籩之渥  
仍加饗餼之頒尚體眷懷以須異數

賜內中酒果

有敕卿等來趨日正茲遇歲除出御府之甘芳

助驛庭之晏集益修賓禮用介春祺

賜被褥鈔羅

有敕卿等來趨元日將覲大昕爰加賜于寢衣  
仍分頒夫盥器用安旅次以示恩私

入賀畢就驛賜酒果

有敕歲律更新使軺遠暨酒致屠蘇之勝盤隨  
椒柏之芬均受春陽益增和氣

玉津園射弓賜御筵

有敕茲開禁籞用設射侯既觀舍矢之能爰錫  
在公之燕有發必中不醉無歸

朝辭畢歸驛賜酒果

有敕卿等甫辭殿幄尚憩賓郵載為川陸之行  
更厚壺籩之錫益祇眷渥以示初終

賜大銀器

有敕卿等既成聘禮將治歸裝乃頒什器之豐  
皆用五金之次是為異渥式助遐征

回程賜御筵

有敕卿等成禮言歸登途欲遠仍特頒于載燕  
曾不替于初筵春日尚寒賓僚加厚

賜接伴使副春幡勝口宣

有敕卿等往迓使輶還趨行闕值陽和之屆律  
加好賜之如儀其服殊私益祇厥事

全國賀登寶位使人到闕口宣

賜被褥鈔籮

有敕卿等肅將使指來賀君臨式頒盥洗之珍  
仍致衾茵之麗用安次舍其服恩私

賜使副春幡勝

有敕卿等遠修邦好適遇春陽爰加節物之頒  
庸示使華之寵尚祇渙渥益締歡盟

賜接伴使副春幡勝

有敕卿等迓客于畿還朝有日當此新春之始  
特加好賜之優其體眷私益修使事

賜三節人從春幡勝

有敕春起于東使來自北舉綵杖土牛之禮頒  
寶幡金勝之華儀則有差恩無所異

朝見畢歸驛賜御筵

有敕卿等來致賀儀歸安賓館念川途之勞勩  
設尊俎之優隆庸示眷勤少休跋履

賜酒果

有敕卿等拭圭修聘將幣成儀爰加芳醞之頒

仍厚嘉穀之賜少休徒御以俟賓筵

密賜大銀器

有敕卿等陳儀既備執禮滋勤欲深示于情文爰密頒夫用器非金之貴惟意之將

賜內中酒果

有敕卿等來修邦好克謹賓儀分御府之甘芳示使輶之華寵雖云例卷蓋出殊恩

賜生餼

有敕卿等既謹朝儀退安賓次俾廩人之致餼冀使者之加餐異數相望眷懷增厚

特賜御筵

有敕卿等趨朝甚謹授館方安修容禮以無違秩賓筵而有楚特將予意庸慰爾勤

特賜酒果

有敕卿等進謹朝儀退安賓館賚此壺尊之腆加以肴核之珍蓋示殊私尚承好賜

玉津園射弓賜酒果

有敕卿等肅駕使輶共修賓射諒慰四方之志想聞百發之能爰錫甘芳少休勞勩

賜射弓例物

有敕卿等講射寶津視儀相圃爰首頒于弧矢  
仍加賜夫金繒張弛具宜恩私愈渥

朝辭畢歸驛賜酒果

有敕卿等禮成無闕事畢言旋錫列甕之芳醪  
洎加籩之珍果少休賓馭行屆歸程

賜御筵

有敕卿等履勤入覲茲遂告歸更加籩豆之優  
不替權輿之始尚祇燕禮徐戒行裝

特賜銀

有敕卿等備成使事俱趨歸程特頒山溢之珍

用助星馳之役毋云故事蓋示優恩

回程赤岸賜酒果

有敕卿等已祇聘禮初計歸程迺馳賜于上尊  
仍分頒夫碩果少安旅次徐屆征途

賜御筵

有敕卿等持禮言還戒途伊始爰啓在公之燕  
用華修聘之歸既秩賓筵遂登客路

賜龍鳳茶金鍍銀合

有敕卿等邦好既修回途未遠珍茗選春芽之  
賜寶奩分山溢之餘是曰殊恩用將厚意

平江府賜御筵

有敕卿等賀禮既周歸程寢遠甫即蘇臺之次  
載修鎬燕之儀益向長途毋忘厚意

鎮江府賜御筵

有敕卿等遠來致慶倏遂言旋念北客之改轅  
即南徐而錫爵眷私無替禮貌深修

盱眙軍賜御筵

有敕卿等來持慶禮回次邊疆欲締好于兩朝  
復陳儀于四筵行當上道更祝加餐

金國賀正旦使人到闕回程口宣

賜龍鳳茶金鍍銀合

有敕卿等將命言旋登途寢遠飾寶奩而加惠  
實珍茗以分頒深示恩私式安行役

平江府賜御筵

有敕卿等來賀履端更勤歸報游錫吳門之宴  
用津燕驛之行春日尚寒征途加護

鎮江府賜御筵

有敕肅持玉節還次丹陽仍優宴豆之儀用慰  
川途之役其均既醉毋憚過驅

盱眙軍賜御筵



有敕卿等遠賀元正沆修使事爰肆筵于邊服  
將夙駕于歸途眷禮之私始終無異

報謝使副林季友郭正己回程到闕

傳宣撫問并賜銀合茶藥口宣

有敕卿等握節言旋登畿告至想風寒之叵薄  
念川陸之艱勤茗劑寶奩併加存撫

全國諭成使赴闕口宣

盱眙軍傳宣撫問并賜御筵

有敕卿等載馳原隰始屆疆陲當和議之既成  
喜歡盟之復締首加勞問仍示宴私

鎮江府賜御筵

有敕卿等持節鼎來揚舲既濟望信書之漸近  
啓賓燕以加勤其體眷慈式邁行遭

鎮江府賜銀合藥茶

有敕卿等肅擁使華來修邦好爰厚寶奩之錫  
用加珍品之頒庶滌煩勞式祗延佇

平江府賜御筵

有敕卿等遠將信幣來次近畿嘉膚使之再馳  
宜賓筵之三錫是為異數用賁行人

赤岸賜酒果

有敕卿等徒御遠來郊圻密邇爰再頒于甘醴  
仍分錫夫嘉肴行色少休賓儀是飾

賜御筵

有敕卿等遠驅使得切近國郊將修昕旦之儀  
重錫需雲之宴式昭眷意益謹前規

賀生辰國書

使介載馳仲講誕辰之慶郵音垂諭少遲良月  
之期虔致亟書遠將菲幣用祝無疆之算益堅  
有永之盟施及黎元同躋仁壽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四十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一

四明樓 鑰大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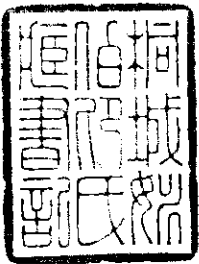
內制

明堂禮畢告謝天慶觀青詞

伏以祗祀合宮爰卜季秋之吉靈承上帝幸臻  
熙事之成丕擁神休寔繁道蔭乃鳩寂士俾演  
真科用伸告謝之誠益茂方來之祉更祈洪造  
普此函生

滿散朱表

伏以肇祀總章獲全盛典威儀真宇用谷靈休



荷雲馭之來臨肅瓊章而具列受釐云始介福  
無疆

明堂禮畢告謝五嶽四瀆祝文

伏以祗奉 慈謨親行大饗多儀既備景既孔  
昭實惟山川之靈陰相馨香之荐尚歆誠悃滋  
介純禧

賜趙彥逾再上劄子辭免端明殿學

士并執政恩教不允詔

勅具悉卿以起部大常伯領袖送班主尔忘身  
与陪國論金陵吾之北門固以謀帥為重文明

之峻職政府之異教所以罷卿之行今欲辭二  
者而之鎮願豈若留卿以自近乎朕慮之甚審  
久而後發不應至此乃復反汗無以多言為也

賜新除安德崇信軍節度使伯圭辭

免不允詔

勅具悉朕肇裡重屋惧弗克堪負予盛儀賴我  
宗老首頒祭澤無加于達尊者乃因舊鎮益以  
漢東之大國備三公之典策兼兩鎮之節旄先  
正以為異教非如卿者其孰能當之何用撝謙  
以避斯寵

賜汝州防禦使知閤門事韓侂胄辭

免轉兩官不允詔

勅具悉卿傳家累世歷事三朝既忠力之備  
宣豈褒崇之可後力請真祠之供却而復來俾  
登留務之華咸以為允亟其承命毋用牢辭

明堂禮畢祭謝五嶽四海四瀆祝文

伏以肇祀合宮告成然事惟二儀祖宗之禮  
皆已備修凡五岳河海之神悉均望祭雖靈祠  
之尚遠願虔報之敢稽

明堂禮奏謝 諸陵表文

伏以嗣曆之初奉先為大造三歲當郊之際祇  
荐總章惟列聖在天之靈俯垂陰佑雖潔齊  
之粗備懼誠悃之未孚高厚願欽神明未格既  
訖成于熙事敢恭布于深衷遙望陵宮不勝  
感涕

瑞慶節建康府茅山崇禧觀啟建祝

壽道場青詞

伏以良月方中誕辰斯屆惟華陽之洞府素集  
真仙瞻句曲之名山用祈景既伏望三峯交會  
衆聖溥臨即崇禧之宮俯歆淨供授長生之錄

加惠眇躬上馬介壽于 重親下以均釐于四海

滿散朱表

伏以騰嵩岳萬歲之呼首臨誕日望金陵三茅之勝肅演真科肆闡蘭場既歆菲荐願乘道蔭弥介大祺嘉与編民同躋壽域

賜新除少傅周必大辭免不允詔

勅具悉卿 三朝元老身佩安危退處東山直欲棄置人間事願豈以爵秩為心哉朕初臨御注想不忘下詔乞言疏思進律亦可以見朕意

矣覃霈之頒無遠弗届安有達尊如卿而可但已保傳一間不必固辭遜章甚力非朕所望

賜趙汝愚再辭免提舉編修 國朝

會要不允詔

勅具悉卿進專國秉總領眾職無所不統固無待于兼官也國家以史事為重故必擇其尤重者屬之上相叠畀三組既已再命而又欲辭其一何耶會要之書故實所萃諸儒載筆生總宏摹兼人之才豈復憚此其祇成渙以訖奏篇

安穆 安恭皇后改謚告 太廟祝

文

伏以仰惟 烈祖將祔太宮易別廟之舊稱泛成孝之尊謚先期以告英鑒其臨

大行至尊壽皇聖帝靈座祝文

伏以集百官于南郊首定稱天之謚奉 二后于太室改泛祔廟之名酌舉盛儀敢伸昭告

賜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陳

損之獎諭勅書

以常平司見在未及收未物劑分

撥八舊畢昭乘共二十萬石

勅某云：朕嗣服之始旱潦相仍宵旰興懷務

行實惠首形詔告所望部使者推廣上恩初不以重費為憚也卿使淮堧蓋嘗久興水利茲又能發其餘蓄上不仰給于大農下有以平八郡之糴邊民被惠已廣而又將為浚日之儲有臣如此寔寬顧憂載覽奏章良深嘉歎

賜伯圭再辭免兩鎮節度使不允批

答

省表具云朕惠于宗公務隆于醴貌相予肆祀可浚于思褒位已極于人臣官無加于師尹兼授齋壇之鉞倍多并賦之租是曰彞章未為異

數儀刑而繫以為泰乎俯偃之恭再斯可矣

口宣

有勅卿位冠三公望高九族茲相合宮之祀用  
頒雙節之華其服思榮母為謙避

賜吏部尚書鄭僑辭免兼實錄院修  
撰不允詔

勅具悉 高宗中興臨御三紀一代之史簡冊  
絮繁設官累年汗青無日朕既命大臣為之典  
領思得鴻儒耆德為諸儒倡卿自陪都還朝表  
儀泛班論撰之重非卿誰屬矧惟舊物不待疇

咨趣上奏篇毋勞謙避

瑞慶節滿散道場賜乳香口宣

三省

有勅應鍾協呂彌月在辰嘉尔臣工共祝金仙  
之祐用頒芬馥以為寶所之華

樞密院

有勅元英在候初度用臨有嘉宥府之賢同致  
封人之祝載分寶篆用賁蘭場

殿前司

有勅良月斯臨誕辰方屆乃率周廬之衛共伸



嵩岳之呼爰錫名薰用光法會

馬軍司

有勅律紀孟冬慶逢初度得驩心于騎士祝眉  
壽于朕躬爰帥舊章式頒寶炷

步軍司

有勅祚纂紹熙節標瑞慶嘉尔熊羆之士首開  
龍象之筵賁以芬薌助其齋潔

瑞慶節萬壽觀滿散道場青詞

伏以躬履慶圖方席延供之運節臨良月初逢  
震夙之期爰即殊庭肅陳淨供惟虛皇之來格

俾誠意之潜通仰異重闈同綏萬壽

滿散朱表

伏以蘭場展采為初度而有祈寶炬交輝睹靈  
光之下燭奉盛以告已事而復願加佑于冲人  
俾獲綏于繁祉

瑞慶節太一宮設醮青詞

伏以誕彌厥月或標瑞慶之名立爰自親先上  
壽皇之祝啟行宮之邃宇演瓊瑤之真科仰異  
高靈俯歆淨供俾遂承顏之樂益綿適曆之期

滿散朱表

伏以祥開初度肅羽士以陳儀壽祝 重親望  
龍樓而致禱真將來下景貺具臻願與全人之  
年坐膺天下之養

賜吏部侍郎彭龜年辭免兼侍讀詔  
勅具悉朕開迩英之閣瞻無逸之圖上慕唐虞  
近法 祖宗正有賴于啟沃之助卿以舊學之  
臣勸講多益升之進讀亦惟序遷朕方汲于  
學卿歆濟之相遜固經帷之美事也然雖有德  
業之尊不曰朝廷莫如爵乎其毋固辭徒稽朕  
命

賜伯圭再辭免兩鎮節度使不允仍  
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云朕之尊寵帝師惟恐不至優崇宗老  
尚竊慊然故因大饗之成曲示異恩之渥載加  
少府之節復登上將之壇城南天下稀舊臨樂  
土漢東國為大併領名藩式慰具瞻益綏多祉  
無反汗之理奚事循墻之恭

口宣

有勅卿德齒俱尊名位皆備歆侈三卿之寵遂  
疏兼郡之恩何必固辭亟祇成渙

右丞相趙汝愚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朕祇膺丕緒肇祀合宮賴天地之靈儼百  
神而顧享嚴 祖宗之配綿萬世以承休惟時  
大臣贊我縟禮肆頒祭澤敷告朝倫具官某寬  
博而崇深裕和而甫括學造聖賢之蘊才兼文  
武之優有經濟四海之志而行之以忠有酬酢  
萬安之志智而決之以果擢由樞筦進秉國鈞  
是為社稷之元勳非止衣冠之盛事處心无競  
休々多容物之仁守道不阿蹇々盡匪躬之節  
予所毗倚國其庶幾頃卜仲辛恭修大饗上稽

皇祐之故典近遵 慈極之宏摹致精三日之  
齋虔奉几筵之制惟辟公之顯相厥有賢勞顧  
熙事之脩成敢云專卿增多采邑併衍 畝以  
隆岩石之瞻以壯維城之勢於戲載貂蟬而展  
乘固宰路之所同被袞繡以侍祠寔宗盟之未  
有惟親賢之並用于邦國以增光其服渙恩益  
圖治績可

賜告口宣

有勅卿為時上相贊我盛儀是宜与邑之多用  
見疇庸之渥其祇成命毋事謝辭

季秋淫雨震電罪已責躬 御筆

朕仰承付託嗣守邦圖夙夜靡遑惕有祗慄乃  
季秋之月陰氣為沴雨淫不止繼之震電爰不  
虛致朕寔懼焉罪已責躬其曷敢浚可令學士  
院疾速降詔布告中外

詔

勅門下朕臨御以來三閱月 廼者澤水為災  
畿甸尤甚悉意賑撫未知攸濟而又陰氣為沴  
天作淫雨繼之震電信宿猶未已也時維季秋  
實已冬孟茲豈其時耶爰不虛致朕甚懼焉殆

朕之德薄不足以承 祖宗之休烈抑眇躬有  
過朝政或闕而致欻然雲漢之詩遇災而懼終  
篇惟及靡神不舉靡愛斯牲等語蓋言如此而  
天降之災罪必在我側身修行之誠見于言外  
此朕之町當勉也朕敢應天以寔而方執 壽  
皇之喪避殿撤樂皆無以自見惟是罪已責躬  
其曷敢浚布告中外使知朕意

賜王蘭舟辭免知潭州不允不得再

有陳請詔

勅具悉惟有國之監持以分陝為重任故煩舊

弼往鎮邊陲升祉殿之隆名易昭潭之巨屏輿  
言允協爰頌滋寬胡為再辭至勤三命粵漢詔  
流行之既久諒楚人候望之已深倚聞叱馭之  
行毋執循墻之避

賜新除四川安撫制置使趙彥逾辭  
免不允詔

勅具悉蜀道險遠人所憚入一之為甚其可再  
乎然朝廷為官擇人不免于推轂而遣忠臣忘  
身殉國豈難于叱馭而行昔趙抃以足馬入蜀  
為政簡易及于再命 神宗諭之曰近歲無自

政府復往者卿能為我行乎抃曰 陛下有言  
即法也頌豈有例哉今朕知卿清節著于蜀遂  
用熙寧故事卿能辭抃之忠其得辭行乎

士歆加食邑寔封制

門下朕嚴几筵之禮是日肇禋逆三神之釐若  
蒙昭吞餒患所暨臣隣斯均矧惟屬籍之尊可  
浚恩光之渥集廷邛而疑告示詔綍之匪私具  
官某德性寬弘風猷端粹重珪疊組生長富貴  
之中盪節駢 仰春秋之益實長周家之宗  
盟是為劉氏之祭酒茲崇宗祀与贊上儀冠班

列于三孤聳儀刑于九族乃加并賦仍侈圭腴  
以表耆英以隆孝治於戲祭有于倫之義莫如  
同姓之先脩者百順之名益介延齡之永頤如  
壽俊奚假訓辭可

賜告口宣

有勅卿位冠孤卿望高宗老既奉合宮之祀宜  
加采邑之封雖曰彞章是為新渥

郭師禹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朕祇事總章荷神祇之來格廣施惠術普  
中外以惟均願予元舅之親嘗與羣工之相肆

加異教明告周行具官某迪德忱恂飭躬謙靖  
祖后實為于同氣 壽皇尤篤于優恩淑旂綏  
章命授齋壇之鉞篆車希冕迫升棘位之班疏  
三吳公社之封廩萬壽祠庭之祿能辱膏梁之  
習自忘圭組之崇比卜季秋親祠重屋茂對三  
神之祉宜先四姓之賢用衍爰田載加真食於  
戲競、業、以事上帝朕敢懷專鄉之私洞、  
屬、而存小心尔尚大方來之寵益昭吉履永  
保修名可

賜告口宣

有勅禮畢几筵恩均百辟賜予伯舅之胙均茲  
宣室之釐与邑既多頒綸可後

賀金國生辰使副梁揔戴勲到闕傳

宣撫問並賜銀合茶藥口宣

有勅卿等遠聘殊隣旋歸近境念舟車之勞勤  
頒茗劑之珍芳仍命行人往將予意

金國吊祭使人赴闕口宣

盱眙軍傳宣撫問賜御筵

有勅卿肅將使指來慰國哀眷入境之云初豈  
肆筵之可後往宣予意以勞尔勤

鎮江府賜銀合茶藥

有勅卿等肅擁使華速將慰禮經鉄兎山川之  
險錫出食茗劑之珍宜懌眷懷用安旅次

鎮江府賜御筵

有勅卿等來趨素幄行次丹陽雖深銜恤之悲  
不廢示慈之宴是得厚意式寵行人

平江府賜御筵

有勅卿等遠送燕駟近及吳門深嘉唁問之勤  
宜備賓筵之渥其承異眷益進來程

賜新知鄂州吳琚辭免不允詔

勅具悉卿奮自戚閑被服儒雅雖齋壇授鉞棘  
位通班人終以用未盡其才為言矧襄漢上游  
嘗騰善最武昌重地宜分顧憂何必固辭亟其  
祇命

周必大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朕嗣守邦圖肇修宗祀父天母地祭既重  
于合祫尊祖敬宗禮尤嚴于並祔予一人  
越綈以行事尔多士奉璋而侍祠春舊彌以興  
思頌慶條之可浚誕揚渙號敷告昕廷具官某  
簡重而閑深直方而膚敏典誥上規于姚姒詞

章遠軼于漢周弼亮兩朝未究經綸之蘊鎮  
安四海有懷康濟之功偃藩南國之雄均逸東  
山之勝比以霈息之渥升之亞傳之崇注想不  
忘乞言方切屬伸大報爰啟合宮載謀載惟  
聖父嘗頒于先甲我將我享季秋乃卜于仲辛  
熙事既成藩厘來介申衍多田之賦仍加真食  
之封嗚呼明堂王者之堂方荷神休之荅二老  
天下之老宜先祭澤之施尚迪遠猷永綏殊寵  
可

賜告口宣



有勅卿嘗位冢司均休真館屬總章之竣事賦  
多邑以示恩其即欽承以祇養渥

賜趙彥逾再辭免新除端明殿學士

中大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

都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勅具悉蜀道天下之絕險也然以為難則難于  
上青天以為易則易于履平地是在人尔卿嘗  
提軍餉調度五十餘州公廉明恕蜀人誦之茲  
膺命以制閩之寄蜀父老聞卿之來必有不待  
教而孚者矧視儀政地位望愈隆尤足以示朕

不忘遠之意謀帥之重蓋無以易卿者矣

賜趙汝愚辭免大禮加食邑實封不

允詔

勅具悉朕祇事總章懼弗克堪卿以端揆實專  
使領天地並貺神明頌歌熙事備成顯相之力  
也賦以多邑具有故實既免告廷之禮何事循  
墻之避

金國吊祭使人赴闕口宣

赤岸賜酒果

有勅卿等遠將慰問來屆近郊先之旨酒之頒

增以嘉穀之錫少安次舍用息勤勞

賜御筵

有勅卿等握節載馳越疆來吊將展國喪之禮  
宜先郊勞之儀其醑春私少休偃薄

賜被褥鈔鑼

有勅卿等遠致奠儀久勞客路爰厚寢衣之賜  
仍分盥器之珍跋履之餘撫存加渥

密賜大銀器

有勅使華既接吊禮斯勤宴已備于饗殮器仍  
加于銀鏐是為異渥少慰賢勞

賜生餼

有勅卿等少安賓館既畢吊儀按賻禮而受饗  
命廩人而致餼諒均徒御咸醑春懷

賜內中酒果

有勅卿等禮謹吊喪退將即次頒酒穀于內府  
示恩寵于來賓意則有餘物惟俱稱

朝見訖歸駟賜御筵

有勅卿等慰此國哀見于喪次爰暫休于燕飾  
用初秩于賓筵首示殊私嗣加好賜

就駟特賜衣服金帶銀器衣著

有勅卿等吊喪自遠率禮无違器分山海之珍  
衣有身章之寵雖云多品未盡至懷

賜內中酒果

有勅卿等肅將使節來唁喪幃嘉有客之多儀  
出尚方之珍品甘芳俱厚寵眷弥加

在駙特賜射弓酒果

有勅卿等既肅哀儀難修賓射擢輟主皮之藝  
仍加設醴之勤穀核俱頒情文尤厚

特賜射弓御筵

有勅卿等交隣以道序賓以賢屬當安

仍飭初筵之賜穿楊何取折俎惟優

特賜射弓例物

有勅卿等慰予國恤厚乃賓儀雖觀射之未遑  
顧匪頒之可浚悉從常禮以表眷懷

朝辭訖歸駙賜酒果

有勅卿等吊哀事畢贈賻禮成將逆車馬之歸  
載厚壺籩之錫其承嘉貺復啟長途

賜御筵

有勅卿等既趨素幄遂別彤墀禮不替于權輿  
息更加于觴豆尚安旅次徐屆歸程

回弔祭國書

皇祖上仙嘗馳赴問冲人嗣位方服通喪荷信使之遠來辱吊儀之加厚益堅盟好弥切感懷哀疚既深敷陳難究

回賀登寶位國書

祇奉慈謨勉承丕祚比飭行人之告茲動信使之來儀物有加書函尤備既荷禮文之厚益攸盟好之堅爰謹報章用陳謝悃

報謝登寶位國書

祖武是繩孝思方切勤使華之遠暨知盟好之

彌隆品物具陳情文俱稱比已騰于報牘爰再飭于行人仍致彝儀用將謝悃

賀慶元元年正旦國書

三陽攸慶方夙戒于行人萬里交歡復遠勤于信使惠以函書之厚加之篚幣之豐爰飭報章備登謝臆惟益堅于世好異均介于春祺

奉上 孝宗皇帝謚冊寶 成穆

成恭皇后改謚冊寶奏告天地社稷十神太一祝文

伏以 壽皇即遠方定于尊稱 祖后俱從當

更于舊謚將嚴寶冊敢告神祇

天慶觀報恩光孝觀青詞

伏以仰惟 烈祖將祔太宮集百官于圓丘既  
舉稱天之禮遷 二后于別廟併陳更謚之儀  
祇率舊章恭修淨供敢伸昭告仰冀洪休

賜新除刑部侍郎梁總辭免不允詔  
勅具悉卿少習憲章歷觀棘寺為郎為卿皆以  
政選正以明練吏事心計有餘遂持使節遂董  
軍餉擢貳民曹俱號稱職若今秋官虛負捨卿  
尚誰屬耶卿明允篤誠若自道然萬里使還徑

俾為真僉曰汝諧何辭之有

賜吳琚再辭免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詔

勅具悉朕立賢無方惟才是用亦不必曰右賢  
而左戚也尔嘗主漕計總軍餉出帥襄陽皆有  
治狀可紀而強仕之餘使之奉祠燕處可乎鄂  
渚兵民雜居號稱難治正倚才力勿復謙辭

賜王藺辭免 覃恩轉一官不允詔

勅具悉朕嗣位之初覃霈四方小大之臣罔不  
均被卿以元樞舊德出鎮雄藩序進一階亦惟

彝典忽披遜牘殊唏春懷其服恩光毋廢朕命

師夔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朕寅紹丕圖虔修大饗親惟伯友既有助  
于多儀神介蕃釐詎敢云于專鄉亶敷命綍用  
告折遷具官某履行稔和稟資端靖生長神明  
之胄源流詩禮之傳出分顧憂免民庸之甚茂  
入趨班綴奉朝謁以尤恭建牙燾以承家視三  
孤而命秩屬講肇禋之禮適當越紼之行攝事  
六宮降登有度陪祠重屋顯相无違庸推祭澤  
之優可浚宗盟之懿爰加并賦併衍畬租茲謂

恩褒式昭名教於戲奉犧牲粢盛而告幸嚴布  
政之官拓山川土田之封益示展親之義其祇  
異渥以對靈娛可

賜告口宣 吳瓌吳琚同

有勅禮成重屋賚及萬方宜首及于懿親用申  
加于多邑載頒明命其服殊恩

吳瓌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朕穆卜季秋躬修大祀靈祇授職幸熙事  
之備成多士在廷賴懿親之顯相宜頒惠術敷  
告群工具官某謹畏自將純和無玷聯四姓小

戾之貴承 三朝外戚之恩入侍中宸屬橐鞬  
而甚肅進班王閣飭冠佩以尤嚴頃建齋壇退  
安琳宇旋視孤卿之秩併開公社之封建藏禮  
千几筵宴均厚于可國乃增采邑仍衍圭腴以  
彰寵教之優以表肅雍之助於戲蒐工儀于湯  
館豈惟黍稷之馨錫蕃祉于后家可浚朕膺之  
賜尚綏吉履以服彝章可

吳琚加食邑宴封制

門下合宮肇祀寔祇奉于慈謨宣室受釐爰大  
頒于霈澤惟時懿戚夙著賢祿庸舉徽章式孚

蕭鵬巴似係舍人而居宗者是不  
要譯候裁酌

渙號具官某美由世濟才應時須登簪筆持橐  
之聯惟知避寵更握節擁麾之選不專為恩此  
崇建于齋苑旋寔加于孤棘逮茲大報贊我上  
儀禮既備于八階昨惟優于四姓俾增多賦仍  
衍圭腴於戲文德以講明堂幸神祇之頌饗賀  
慶以親異姓宜福履之均沾雖曰邦彝尚承惠  
渥可

蕭鵬巴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奠圭瓚以存誠既虔修于宗祀執豆籩而  
在列宜咸被于靈 眷我虎臣董茲羽衛厥有

渙息之錫式彰顯相之勞具官某智略雄深性  
資沉鷲望雲就日夙肩面內之誠建旄設旆馴  
致總戎之拜奉真祠而均秩視左棘以疏榮乃  
因霈澤之行增啟爰田之賦申加真食用侈神  
休嗚呼承異眷于三朝蓋屢覲祿文之盛敷  
大賚于四海頌可无寵教之優益綏令圖以保  
終吉可

郭果加食邑寔封制

門下朕頃用盛秋虔修宗祀奉犧牲以荐脩陳  
重屋之儀賴爪牙之良肅領千廬之衛既云竣

事可後均釐我有明綸告于列位具官某生資  
沉毅世濟忠勤氣稟山西期遠追于起翦書傳  
圯上自有合于孫吳久專將閫之雄入侍殿巖  
之邃屬祇孝饗務罄齋誠奉璋惟多士之賢執  
戟有元戎之重肆疇采邑仍啟侯封以介靈休  
以軫異渥嗚呼茅簷蒿柱朕方躬大禮之嚴玉  
節瑀弓尔尚赫中權之寄益思忠報以答殊知  
可

賜告口宣蕭鷓巴回

有勅禮嚴重屋澤及群工錫多邑于岩除啟親



封于侯甸

蕭改春我勤  
臣疇茲多賦

其祇明命益勵忠猷

太上皇帝本命萬壽觀設醮青詞

伏以離德繼明方極慈闈之養日宮告曆載逢  
辰次之周啟純福之殊庭演虛皇之妙旨霓旌  
來下寶炬交輝願申冥莫之期長謹晨昏之奉

滿散朱表

伏以 辰燕處高蹈于希夷藥館陳儀用祈于  
壽嘏純誠上達靈鑒具孚異福祿之來崇致庭  
闈之同慶

侍講陳傅良朱熹宣赴經筵供職曲

謝宣答詞

有勅朕務明政骸首闢經帷嘉舊留學之來歸喜  
耆儒之同集其思忠告以副疇咨

初講畢案前致詞降殿曲謝

陳傅良

有制首領召命渴想忠猷聳聞誦貫之詳恍若  
泛游之舊克諧朕志益啟乃心

朱熹

有制久聞高誼傾佇嘉猷來侍邇英之游講明  
大聖之道庶幾于治深慰予懷

孝宗皇帝謚號下日改換銘旌奏告

祝文

伏以 烈祖在天南郊定謚既遵節惠之典載  
飭神明之旌仰惟威靈俯鑒誠恪

孝宗皇帝櫝宮神圖除去鋪屋窠木

等奏告 昭慈聖獻皇后 永祐

永思陵祝文

伏以 皇祖上仙期方臨于七月稽山庀役炮  
寔近于諸陵暫撤徽廬稍開宰木俱有驚于神  
御敢先叩于威靈仰冀浩慈俯加陰佑

賜周必大再辭免少傅不允不得再

有陳請詔

勅具悉朕勉紹丕圖方修初政首推霈澤溥及  
群下惟予元老之賢宜陟孤卿之秩偃息而藩  
魏室何必在廷寅亮而命周官是為進律載觀  
耒奏殊唏眷懷卑于公尊于卿亦惟均耳一而  
俯再而偃何以多為茲繫具瞻毋庸固避

賜梁搢辭免奉使回程特轉一官不

允詔

勅具悉卿輟自送班遠使隣國服勞已甚成禮

而還序進文階厥有舊典往祇渙命何事謙辭  
賜知明州何澹辭免曾任蕃邸講官  
轉一官不允詔

勅具悉卿頃以儒英授經于朕逮予嗣服眷注  
不忘求之 比旨進兩秩舊 遜避俯循其請  
在卿又何辭焉宜遂欽承毋至于再

金國吊祭人使回程口宣

賜龍鳳茶并金渡銀合

有勅遠修頓問茲遂旋歸茶分北苑之珍器備  
南金之飾是為異渥用慰遐征

赤岸賜酒果

有勅卿等返旆云初出郊于邁加六壺六筵之  
饋致三辭三揖之勤式慰爾歸用將予意

賜御筵

有勅卿等成禮云歸啟途天遠意方勤于郊送  
恩宜旣于賓初既厚春私益堅信睦

平江府賜御筵

有勅卿等吊儀既備使事言旋行已次于蕪臺  
恩仍顧于鎬燕禮文加厚客路具宜

沿路賜使副冬至節絹

有勅使且北歸日方南至載命修途之役俾加  
厚幣之將其服恩榮尚寬旅思

讀祭文官

有勅卿遠陪膚使歸遇新傷嚴頒束帛之溫以  
助重喪之悞益昭春渥庸慰賢勞

三節人送

有勅長至維時遠歸在道言念禦寒之具特加  
寶篚之珍賚予有差恩私無異

鎮江府賜御筵

有勅卿等來修慰禮既畢使儀望北薊以還轅

至南徐而憇節庸加燕御其悉眷私

盱眙軍賜御筵

有勅卿等來成使禮歸次邊疆更加燕豆之勤  
不替權輿之舊其承眷禮遂戒征途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二

四明樓 鑰大防

內劄

孝宗皇帝祔廟修製祔室 太廟殿

宇廊廡權入安 祖宗神主于初

獻時前奏告祝文

伏以仰尊 烈祖將祔太宮奉二代之宗祧飾

累朝之祔室暫遷 神主敢告威靈

權奉安 神主祝文

伏以崇飾大宮奉遷 神主少寓齋居之邃以

湏祐室之成敢異憑依用伸虔告

祭祀 太廟土地祝文

伏以修崇清廟升祔 孝宗念斤斧之交興懼  
神之或聳敢先昭告願相多儀

閻仲續康伯修奉 櫛宮傳宣撫問

并賜銀合黍藥及唱賜一行官吏

工匠等犒設口宣

有勅卿等視役 山陵宣勤夙夜勞風寒之匿  
薄頒茗劑之珍芳好賜有差王徒無怠

孝宗皇帝梓宮發引祝文

啟櫛

伏以 阜陵既飾靈駕將行遂送禹窀之藏或  
啟高楹之殯攀號何及昭告宜先

前夕日初昏奏告

伏以窀穸有期念終天之永訣靈輿即遠痛詰  
旦之將行凜惜分陰深增孺慕

發引時前祭吉

伏以六紼有行九京寢遠追念抱孫之愛阻伸  
臨穴之悲少駐湏臾不勝哀殯

啟奠行禮

伏以於穆孝宗將趨神穴爰誅穀旦肅引靈輜  
願挽紼以難留遂遵途而即遠音容愈邈慟  
哭何堪

祖奠行禮

伏以陵宮既備愴我祖之何之紼翬啟行  
痛仙游之不返拊龍輜而永訣駕鯨浪以遂  
祖祭是修哀號愈切

下皇堂時前奏告

伏以於皇文祖將就叢塗愴永闕于衣冠痛  
莫親于几域式安玉體絕望天顏

重感時之慕乃開前殿肆展大齊伏願功濟無  
邊神超有截異慈悲之明證晉幽隱以均沾萬  
國歸仁顧何資于佛力九天垂裕期永固于邦  
圖

賜知秦州韓同卿辭免改授正任觀

察使在京宮觀不允詔

勅具悉朕勉承丕祚肇正中宮爾為后父之尊  
召自淮壖之守眷惟相種本出儒門屬王姬下  
嫁之恩致武爵流傳之衆茲優戚閑超授廉車  
俾仍奉于內祠盍一遵于故典是為允悋其又

奚辭

報登寶位使副鄭湜范仲壬到闕傳

宣撫問并賜銀合茶藥口宣

有勅卿等握節言旋及門伊迓厚萍劑珍芳之  
賜勞川途跋履之勤庸序尔情用將予意

皇帝本命萬壽觀清詞

伏以至朔同日方遇新陽之享支干昶生入逢  
元命之吉乃蠲琳宇大啟琅函恭願高真俯矜  
忱悃 兩宮同慶奉萬歲之玉卮兆姓均歡開  
八荒之壽域

滿散朱表

伏以我生之辰卜云其吉遼際復長之慶又當  
告朔之初肅演真科肆陳淨供異垂昭鑒式介  
蕃禧

孝宗皇帝虞主自浙江還 重華宮

鼓吹導引曲

孝宗純孝前聖更何加高蹈處重華丹成仙去  
龍輔遠越岸暮山遐波臣先為捲寒沙來往護  
靈槎九虞禮舉神祇樂萬世佑皇家

孝宗皇帝神主自 重華宮至 太



廟祔廟鼓吹導引曲

吾皇盡孝宗廟務崇尊鉅典備弥文巍：東向  
開基主七世祔神孫追思九閏整乾坤寰宇  
慕洪恩送今審迹高宗室千載事如存  
孝宗皇帝虞祭畢卒哭行祭禮祝文  
伏以阜陵復土既修易奠之虞班祔有期遂  
卒無時之哭仰遵禮典莫究哀悰

孝宗皇帝神主祔廟并成穆成

恭皇后神主同時祔謁升祔奏告

祖宗帝后祝文

伏以設奠阜陵既畢九虞之祭寧神祏室實  
同二后之升祖宗是依昭穆以序實循禮  
典敢告威靈

賜觀文殿學士致仕李彥穎銀合茶

藥詔

勅某朕祗紹丕圖緬懷故老卿前朝舊弼佑  
我烈祖遺榮告歸世推典刑比進嘉言尤見  
忠蓋一水間之日勞注想爰頒飲劑以實寶奩  
問老有加將予至意

賜龍圖閣學士致仕程大昌張大經

敷文閣直學士致仕汪大猷顯謨  
閣待制致仕程叔達寶文閣待制  
致仕沈樞敷文閣待制致仕李昌  
圖銀合黍藥詔

勅某朕寤寐賢俊懷思老成卿頃侍 孝宗夙  
著殷望別經告老張大經改世推典刑逮予纂  
承渴于一見爰加問勞仍有匪頒體予至懷無  
忘忠告

賜銀合臘藥勅書

荆湖南路安撫使王簡

勅某卿西樞故老南國元侯念茲歲發之辰賜  
以竒珍之劑體予至意勉爾壯猷

四川安撫制置使趙彥逾

勅某卿視儀兩地出鎮四川錫品劑之竒珍慰  
風寒之匱薄益厚願養用寬顧憂

主管侍衛馬軍行司張師顏

勅某卿肅領騎兵分屯江國頒寶奩之珍劑慰  
玉帳之凝寒其體眷懷益思忠蓋

御前諸軍都統制閻世雄皇甫斌

張詔趙厥劉忠劉震

勅某等肅提禁旅列戍藩方念久處于轅門俾  
匪頒于奩劑毋云例奏其服恩綸

御前諸軍副都統制馮湛張國珍

田世輔李世廣王宗廉王知新

田臯

勅某等卿遠臨外戍密贊中權念營壘之嚴寒  
錫禁庭之上藥尚思奮勵以吞息私

全國賀登寶位使人赴闕口宣

盱眙軍傳宣撫問賜御筵

有勅卿等持禮遠來入疆伊始念川途之區薄

加燕勞之優隆役御少休賓儀無爽

鎮江府賜銀合黍藥

有勅卿等來擁使華遠申盟好念車馬之勞役  
頒茗劑之珍芳爰飾寶奩以迎玉節

賜御筵

有勅踐祚雲初親仁是務肅使華于近鎮謹賓  
禮于初筵益屆來程以承眷渥

平江府賜御筵

有勅卿等連持賀禮宗次輔邦再加燕衍之私  
庸示眷存之渥少休跋履且慰勤勞

赤岸賜酒果

有勅卿等來自郊關肅將賀禮寵以上尊之賜加之碩果之珍式佇來游以堅信好

賜御筵

有勅初御丕圖遠勤信使既次郊關之近載加燕豆之優其體眷懷以承虛佇

賜資政殿大學士黃洽辭免 覃恩

轉一官不允詔

勅具悉朕踐祚之初訪予落止緬懷舊弼嘗下求言之詔矣乃周覃需俾進文階國有彛章非

有私于卿也其服訓詞毋煩多避

賜周必大再辭免少傅不允不得再

有陳請詔

勅具悉朕嗣膺洪祚注想宗臣 陞孤棘之班實需蓼蕭之澤雖云恩厚非曰予私凡卿之言近已行于一二顧朕雨与辭何至于再三若夫貶爵之科尤匪尊賢之意尚承春渥毋事勞謙

金國賀正旦使人赴闕口宣

盱眙軍傳宣撫問賜御筵

有勅卿等遠將聘禮來賀歲元既加 勞之勤

首示肆筵之渥其祇春意益謹賓儀

鎮江府賜銀合茶藥

有勅玉節方來寶奩是錫取雪芽于北苑輟珍  
劑于上方并寵行人用昭春意

賜御筵

有勅卿等遠持華節近次朱方行登象日之  
重錫需雲之宴益加盛禮庸示春私

平江府賜御筵

有勅履端之始修聘甚勤行既次于近藩禮宜  
加于載燕是為異渥其服多儀

赤岸賜酒果

有勅卿等遠送萬里來賀三朝望觀闕以非遙  
賜壺籩而加腆尚承春渥以締歡盟

賜御筵

有勅履端之始將命以來既聞畿之登宜厚賓  
筵之錫春私所逮使介惟均

賜使副春幡勝

有勅絲杖玉牛方舉春郊之禮寶幡金勝爰加  
使客之恩和氣雨鍾歡盟益厚

賜三節人送春幡勝

有勅禮嚴修好時重履端爰加厚于使華乃分頒于節物儀雖辨等意則均優

朝見畢歸駟賜酒果

有勅卿等既觀軒墀歸安次舍俾厚壺籩之賜少休車馬之勞毋曰彝章寔惟至意

賜生餼

有勅卿等進講賀儀退休賓館既設豆籩之渥仍加饗餼之頒尚飴春懷以湏異數

賜內中酒果

有勅卿等來趨日上茲遇歲餘出御府之甘芳

助駟庭之宴集益修賓禮用介春祺

賜被褥鈔籩

有勅卿等來趨元日將覲大昕爰加賜于寢衣仍介頒于盥器用安旅次以示恩私

入賀畢就駟賜酒果

有勅歲律更新使輶遠暨酒致屠酥之勝盤隨栴柏之芬均受春陽益增和氣

玉津園射弓賜御筵

有勅茲開禁籩用設射侯既觀舍矢之爰錫在公之燕有發必中不醉无歸

朝辭畢歸驛賜酒果

有勅卿等甫辭殿幄尚憇賓郵載為川陸之行  
更厚壺籩之錫益祗春醴以示初終

賜大銀器

有勅卿等既成聘禮將治歸裝乃頒付器之豐  
皆用五余之次是為異渥式助遐征

回程賜御筵

有勅卿等成禮言歸登途故遠仍特頒于載燕  
曾不替于初筵春日尚寒賓僚加厚

孝宗皇帝祔廟樂章

聖人之德無加于孝思皇 孝宗履行立教始  
終純誠非曰笑貌于萬斯年是則是倣

太廟修置 太祖至 高宗室 帝

后神主祔室畢工時前奏告還殿  
室祝文

伏以班祔 孝宗崇新清廟備 累朝之祔室  
奉 列聖之神靈敢告先期冀垂昭格

還殿正奉安祝文

伏以 阜陵竣事太室鳩工爰藏禮于宮廷用  
妥靈于宗祏以享以祝 來寧

孝宗皇帝祔廟時前告遷 成穆

成恭皇后神主詣幄次權行奉安  
以俟同時祔謁升祔祝文

伏以 阜陵竣事奉神主以即安宗祏致嚴安  
柔靈而並祔稍遷邃幄將奠 太宮惟時之良  
敢預以告

太上皇帝本命太一宮設醮青詞

伏以龍樓致養方安開燕之居鳳曆告辰仰獻  
壽康之祝啟青藜之秘宇演瓊笈之殊科敢冀  
高靈俯歆誠意益介萬年之慶恪趨五日之朝

滿散朱表

伏以歸尊于 父造逢元命之辰康降自天爰  
致修齡之祝春陽伊迤熙事告成祈景貺之來  
臻鞏皇圖于不拔

賜接伴使副春幡勝口宣

有勅卿等往迓使軺還趨行闕值陽和之屆律  
加好賜之如儀其服殊私益祇厥事

孝宣皇帝神主祔廟前二日奏告文

天地

伏以尊 祖禮嚴回山事畢用宏開于宗祏將



升祔于靈儀信宿之先潔齋以告仰祈昭鑒永  
賴孚休

宗廟

伏以於皇 文祖既畢九虞爰考禮于前朝盍  
妥靈于太室仰瞻 列聖敢告先期其永元疆  
克昌厥後

別廟

伏以惟我 孝宗將登清廟設九虞而既畢奉  
二后而同升永世是承前期敢告

太社太稷

伏以 永阜訖功 孝宗升祔惟億載萬年之  
鉅典告九土五穀之明神願鑒先期式垂孚佑

太一宮

伏以 烈祖上賓大宮升祔國之大事其敢弗  
虔天之 尊是當先告異垂昭格用妥威靈

天慶觀報恩先孝觀青詞

伏以 阜陵復土既畢于九虞太室寧神將傳  
于萬世是為重事方講盛儀永惟尊祖之誠追  
述敬天之禮前期是告降鑒孔昭

改元慶元奏告 昭慈聖獻皇后

永祐陵 永思陵 永阜陵 成

穆 成恭皇后櫬宮表文

伏以仰奉 慈謨勉承丕祚將興嗣歲首議嘉名惟慶曆最為盛時而元祐尤伸公道履端伊迹敷號云初敢告威靈式祈孚佑

賜殿前都指揮使郭果辭免修蓋大內福寧殿等特轉一官減三年磨勘回授不允詔

勅具悉朕俯徇群臣之請歸安廣內之居願棟宇之崇成命工徒之勞止卿親臨鑿鼓祇事殿

巖訖役云初懋官可後既有貶思之命毋煩避寵之詞

金國賀登寶位使人到闕口宣

賜被褥鈔鑼

有勅卿等肅將使指來賀君臨式頒盥洗之珍仍致衾茵之麗用安次舍其服恩私

賜使副春幡勝

有勅卿等遠修邦好遠遇春陽爰加節物之頒庸示使華之寵尚祇渙渥益締歡盟

賜接伴使副春幡勝

有勅卿等迓客于畿還朝有日當明新春之始  
特加好賜之優其辭眷私益修使事

則三節人泛春幡勝

有勅春起于東使來自北舉絲杖玉牛之禮頒  
寶幡金勝之華儀則有差恩無雨異

朝見畢歸駟賜御筵

有勅卿等來致賀儀歸安賓館念川途之勞勤  
設樽俎之優隆庸示春勤少休跋履

賜酒果

有勅卿等  
修聘將幣成儀爰加芳醞之頒

仍厚嘉穀之錫少休徒御以俟賓筵

密賜大銀器

有勅卿等陳儀既備執禮滋勤款深示于情文  
爰密頒于用器非金之貴惟意之將

賜內中酒果

有勅卿等來修邦好克謹賓儀分御府之甘芳  
示使輶之華寵雖云例奏蓋出殊恩

賜生餼

有勅卿等既謹朝儀退安賓次俾廩人之致餼  
異使者之加餐異教相望春懷增厚

特賜御筵

有勅卿等趨朝甚謹授館方安修客禮以無違  
秩賓筵而有 用抒予意庸慰尔勤

特賜酒果

有勅卿等進謹朝儀退安賓館賚此壺尊之醴  
加之肴核之珍蓋示殊私尚承好賜

玉津園射弓賜酒果

有勅卿等肅駕使輅共修賓射諒慰四方之志  
想聞百發之能爰錫甘芳少休勞動

賜射弓例物

有勅卿等講射玉津視儀相圃爰首頒于弧矢  
仍加賜于金繒張弛具宜思私愈渥

朝辭畢賜酒果

歸駟

有勅卿等禮成無闕事畢言旋錫列甕之芳醪  
洎加籩之珍果少休賓馭行屆歸途

賜御筵

有勅卿等屢勤入覲茲遂告歸更加籩豆之饗  
不替權輿之始尚祇燕禮徐戒行裝

特賜銀

有勅卿等備成使事俱趣歸程特頒山海之珍

用助星馳之役毋云故事蓋示優恩

回程赤岸賜酒果

有勅卿等已祇聘禮初計歸程迺馳賜于一尊仍分領于碩果少安旅次徐屆征途

賜御筵

有勅卿等特禮言還戒途伊始爰放在公之燕用華修聘之歸既秩賓筵遂登客路

賜龍鳳茶金鍍銀合

有勅卿等邦好既修回途未遠珍茗選春芽之賜寶奩分山海之餘是曰殊恩用將厚意

平江府賜御筵

有勅卿等賀禮既周歸程寢遠甫即蘓臺之近載修鎬燕之儀益向長途毋忘厚意

鎮江府賜御筵

有勅卿等遠來致慶修遠言旋念北客之改轅即南徐而錫爵春私無替禮貌深修

盱眙軍賜御筵

有勅卿等來持慶禮回次邊疆欲締好于兩朝復陳儀于四筵行當上道更視加餐

賜知樞密院事陳騃乞歸休不允詔

勅具悉卿儒學老成有大臣體肆朕纂修方厚  
倚毗何為露章遽祈閑退謀猷克壯神明未褻  
其謹輔予無事力請

皇帝本命萬壽觀設醮青詞

伏以嗣位踰年方更歲紀之號履端翼日遭遇  
我生之辰爰即琳宮式陳寶供異高靈之垂鑒  
介多福于方來上壽三宮長遂承顏之樂均  
釐萬宇咸興擊壤之謠

滿散朱表

伏以發春之初維戊之告方上栢觴之慶繼陳

瓊笈之科荷真馭之溥臨喜休祥之來下既成  
熙事敢薦忱衷

改元奏告祝文

天地景靈宮天慶觀  
報恩觀同

伏以纘緒何堪改元惟謹稽仁祖致平之盛  
須泰陵嗣德之初合取嘉名用綿丕祚敢申  
昭告仰異孚休

宗廟景靈宮帝后  
諸陵表文同

伏以承列聖之休謹踰年之制合太宗明皇  
之號有唐寔創于嘉名仰慶曆元祐之時我宋

尤深于盛際爰肇新于歲紀敢虔告于威靈

社稷

伏以嗣位承休踰年改號取慶曆元祐之盛期  
紹重規仰勾龍后稷之神用仲昭告尚祈靈佑  
益介炎圖

太一宮

伏以嗣曆云初紀年敢浚合 兩朝之盛爰號  
慶元告十神之靈用祈福佑尚惟昭鑒永助丕  
基

金國賀正旦使人到闕回程口宣

賜龍鳳茶金鍍銀合

有勅卿等將命言旋登途寢遠飾寶食而加悉  
實珍茗以分頒深示恩私式安行役

平江府賜御筵

有勅卿等來賀履端更勤歸報荐錫具門之宴  
用津燕駟之行春日尚寒征途加護

鎮江府賜御筵

有勅肅持玉節還次丹陽仍優宴豆之儀用慰  
川途之役其均既醉毋憚遄驅

盱眙軍賜御筵

有勅卿等遠賀元正沆修使事爰肆筵于邊服  
將夙駕于歸途春禮之私始終無異

賜新除知樞密院事余端禮辭免不

允詔

勅具悉朕惟宥廷之任事骸至嚴非長材不可  
以濟時非壯猶不可以經遠卿兼資文武久贊  
樞机輔政以來輸忠无隱輟自中臺之貳進專  
西府之權蔽自朕心益隆本兵是為妙選非以  
叙遷公論具孚遜章可畧

賜新除參知政事京鏜辭免不允詔

勅具悉卿以通敏宏達之才受知 烈祖擢之  
法送付以全蜀 太上召還文昌有意大用肆  
朕纂服登貳西樞関决籌帷動稱朕意是用進  
參机政究經濟之蘊鎮浮應安卿所優為春倚  
方深毋庸多遜

賜新除同知樞密院事鄭僑辭免不

允詔

勅具悉卿久儀禁路人望最高垂上政途詳試  
帥闡天官之長至勤三入西樞為貳蓋已晚矣  
朕訪落求助二三大臣是託以卿宏才素蘊練



達國體急于登用以冀治功其祇成命以圖回本兵之務勿以謙避為煩也

賜正議大夫陳騷辭免除職与郡不

允詔

勅具悉朕惟釋政机而均逸者大臣全進退之宜畀華職以示寵者累朝篤始終之眷矧惟者哲朕所倚毗專西樞本兵之權兼東府基命之地俯徇忱請暫分外藩恩禮加優典章可考少湏除命何用謙辭

賜王蘭再辭免 覃恩轉一官不允

不得再有陳請詔

勅具悉朕勉承基緒猶懼弗堪實賴臣隣相与協濟不有近輔孰為之贊襄不有介藩孰為之屏翰需恩雨逮中外惟均矧如舊弼之賢方倚上游之重需章游至渙號難回其遂欽承毋為固避

賜御史中丞謝深甫辭免兼侍讀不

允詔

勅具悉進讀露門自昔高選肆朕纂承之始首務詳延妙律法送之賢不以輕畀以卿器資端

亮學問淹該議論正平實長風憲俾侍經幄士  
莫之先胡為引辭尚留朕命令行弗反倚聽嘉  
猷

賜余端禮再辭免知樞密院事不允

仍斷未章批吞

省表具云卿自筮本兵積隆時望有致君澤民  
之志有憂邊思職之勤迨參政幾又嘗共二其  
于基命宥密之地詳練久矣茲籌樞長非卿誰  
屬夫本強則精神折衝制千里之勝者其机實  
在于廟堂尚寬遠圖以祇寵命朕志決矣勿復

有辭

口宣

有勅卿精白承休勤勞匪懈爰自政途之竣載  
登宥府之崇成命既行牢辭勿再

賜京鏜再辭免叅知政事不允仍斷

未章批吞

省表具云本兵之任方倚于壯猶共政之求更  
資于夾輔朕圖回治道選用柄臣眷一相之處  
中有嘉同德惟萬幾之甚衆允藉協恭卿之長  
才朕所深識奏陳剴切剖決精明進叅臞瘠之

嚴益異訐謨之告既頒再命毋事三辭

口宣

有勅卿召歸全蜀旋貳洪樞茲膺共政之圖實倚告猶之益何勞謙避其遂欽承

賜鄭僑再辭免同知樞密事院不允仍

斷未章批荅

省表具云朕惟孝宣樞机周密用以中興漢道于今本兵之地尤號才難卿以魁碩之才為士夫儀表踐揚最久望實具孚茲焉登用朕非以私于卿所以尊朝廷也朕方庶幾孝宣之治卿

志在體國其遂秉德以陪朕顏豈以執謙為美乎

口宣

有勅卿屢分帥聞三總吏銓茲進貳于机廷方大符于輿論亟其祇命何必固辭

賜宜州觀察使新除在京宮觀韓侂胄辭免特轉一官不允詔

勅具悉卿起由勳闕歷事累朝司上閤之多儀承西樞之密旨皆極武班之選屢祈珍館之閑既察其誠俯送爾請爰寵加于留務乃更上

于需章其服恩榮母為煩瀆

賜新除資政殿大學士陳騃辭免不

允詔

勅具悉卿器資剛毅經術諛通久任事樞臨机  
輒斷力祈閑退善始以終况辭藩屏之除願處  
祠庭之秩由衷有請反汗無嫌若觀殿之隆名  
永大臣之彝典再披遜牘殊唏眷懷用榮買臣  
衣錦之歸毋作考父循墻之避

孝宗祔廟德音

門下朕躬繩 祖武日懋孝思萬邦之君允有

貽孫之典七月而葬適當同執之期長莫報于  
皇慈惟謹襄于大事卜夏禹巡狩之地迺 高  
廟衣冠之藏載謀載惟既營神域必誠必信已  
定靈輿迓吉伏以言旋肅太宮而班祔縉儀云  
備舊制可稽固已遵三年之通喪 累朝之  
儉德蠲除浮費戒節虛文然念遺誥初頒都下  
有奔號之擾因山之際國人多供憶之勤未免  
煩會稽之徒宜時肆櫟陽之赦神祇效順咸議  
息封官吏宣勞均行賞賚寬井里之賦調清圉  
圉之繯因庸推澤物之仁用繼憂民之志於戲

蒼梧不返人心惟慕于重華溫洛未歸陵邑尚安于永阜咨尔有衆服于異恩

郭師禹特授少師封永寧郡王加食

邑實封制

門下朕慕上皇之丕緒承烈祖之通喪復土告功既克襄于大事提綱置使實有賴于懿親爰播明綸肆加殊寵具官某小心自牧吉德著文蚤席慶于栢闈寢陞華于棘位恂恂家法靡矜金穴之奢侃侃朝班久遠琳宮之遠茲卜會稽之麓往營永阜之陵靈駕徐驅飭厥儀

而肅靖重臣主辨訖闕寢之固安粵惟元舅之崇可忘釀賞之報繫勞之彌匪朕敢私褻服命圭顯冠孤卿之秩金印盤綬進封異姓之王仍旄鉞于東秦徹土疆于南晉申階并賦併侈棘疇以昭四姓之華以馬三朝之春於戲鬱戾仕漢得謹畏謙恭之轂尚父在唐有富貴繁衍之盛宜其苗裔見此親賢其踵前人之休以為審戚之勸可

賜告口宣

有勅阜陵送土元舅策勲既升冠于孤卿仍

疏封于王爵其祇渙渥毋事謙辭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二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三

四明樓鑰 大防

內制

上辛祀感生帝以 大祖升祔奏告

祝文

天地

伏以祀感生之帝蓋已有年侑創業之君始從  
今日敢伸昭告仰冀享休

宗廟

伏以推功 藝祖既居東向之尊升侑感生茲

謹上辛之祀仰瞻 列聖預告先期

社稷

伏以戲太微之精夙祇大祀推 藝祖之烈升  
侑明神惟社稷之炳靈設豆籩而致告

諸陵諸摯宮表文

伏以上辛穀旦大旅盛儀爰推登極之功克配  
感生之祖遙瞻 陵域敢告吉期事懌至嚴威  
靈斯鑒

賜新除戶部侍郎袁說友辭免不允

詔

勅具悉版曹天下之劇任也而卿為之、時尤  
難向來國家多故事緒浩穰經費之外又增不  
時之須屬歲大祲調度不給卿儒學俊茂舊歷  
清華通敏有餘獨任大計內之無闕供之急外  
之無誅求之怨滿歲有奇勞亦甚矣為員已晚  
又何辭焉

賜新除少師永寧郡王郭師禹辭免

不允詔

勅具悉 阜陵之役重事也朕不得躬執紼之  
勞祖遣有行號慕弗已卿以王之元舅國之信

臣辨護宣勤為朕任送終之責往來順濟上下  
無譁禮備安虞歸祔太室鄉浔以報孝宗之  
恩朕可忘所以賜卿者哉進長孤棘仍加王爵  
既渙告廷之命何煩避寵之詞亟其欽承朕言  
不再

禧祖 順祖 翼祖 宣祖還殿

奉安祝文

伏以新廟是營群言允協爰卜太宮之右用安  
四祖之靈敢異威神式歌典祀

奏告 太廟祝文

伏以肇舉盛儀宏開別廟祧 禧 宣之祝視  
夾室以尤嚴遷 順 翼之靈祔先公而惟謹  
仰祈 列聖俯鑒忱衷

賜郭師禹再辭免少師不允批荅

省表具云朕惟三孤之貴早于公尊于卿異姓  
之王直以茅胙以土皆 本朝之所望非懿戚  
而誰居以卿德量有餘忠誠匪懈受隆知于  
烈祖不專為恩護大事于 阜陵克勤乃職迨  
茲歸報可後褒嘉既敷號以明揚雖循墻而安  
避毋為苛禮徒拂眷懷



有勅位尊三少爵重異王用酬使領之勞已播  
廷揚之命存披遜牘其服殊恩

皇伯祖太師嗣秀王伯圭特授兼中

書令加食邑實封制

十二月二十八日

門下朕祗紹炎圖適繩祖武追仰抱孫之爰  
謹奉最塗實繫同氣之賢式專使領克襄大事  
悉按舊章昭示殊褒用孚群聽具官某聯休皇  
極正位泰階直大以方厚載懿坤爻之二爵齒  
与德達尊全天下之三惟我孝宗最崇秀邸

眷乃象賢之懿襲茲開國之封敬其所尊爰其  
所親今當推于宗老反也如疑往也如慕况密  
護于欽儀每入臨于朝晡不曾避于塗潦能以  
從心之歲躬為復土之勤有司莫敢不哀行路  
為之感動語必流涕誓報平生之恩賞不踰時  
肆舉非常之典是慕紫微令之重以為大父行  
之華仍衍爰田併豐真食匪以爵而馭貴恨無  
官以酌公於戲隆專席之榮蓋用祥符之故實  
第中書之考會參尚父之勛名以增師尹之嚴  
以侈邦家之盛益綏壽嘏庸對寵光可

賜告口宣

有勅卿貴隆人爵尊襲王封親臨 永阜之藏  
寵冠中台之列是為殊渥尚餘眷懷

賜郭師禹再辭免少師不允仍斷來

章批荅

省表具云卿世為懿戚任歷 累朝惟 孝宗  
之恩每思所報故 阜陵之役獨護其行人徒  
見閣門而養威今乃知任事而能辦位列三孤  
之長封疏五等之崇揚于大廷協彼公論何為  
固避屢卻復來其亟受于寵章毋重陳于遜牘

口宣

有勅 阜陵厄役總使有行既竣事以來歸乃  
疏恩而示寵其祇一禮何事三辭

報謝使副林季友郭正已回程到闕

傳宣撫問并賜銀合茶藥口宣元慶

元年正月一日

有勅卿等握節言旋登畿告至想風寒之屢薄  
念川陸之艱動若劑寶奩併加存撫

賜伯圭辭免兼中書令不允詔

勅具悉中書造命之地令公師長百僚清貴華

重古人謂之鳳皇池者也 國朝之制率以寵  
異親賢然祥符天禧以還久不除此官矣推公  
明德懿親貴重無二三公兩鎮何以加此爰舉  
曠典以賁宗正既無兼管內樞之煩復得老成  
典型之重渙汗大號毋庸固辭執謙雖勤禮難  
曲徇

賜太府卿吳玘辭免換授正任觀察  
使在京宮觀不允詔

勅具悉卿生長戚閑儒雅自將佳公子也名曹  
繕監踐敷有年摠餼殊方寢陞卿列賢勞既久

寵以賜環廉車內祠用循故事非以為褒美也  
春秋方富而才可用豈遂投閑哉毋事牢辭其  
祇朕意

賜新除觀察使謝淵辭免不允詔

勅具悉卿以 祖后至親往為使介風埃萬里  
不憚馳驅成禮而還褒陞可後廉車之峻遂登  
後班毋庸空辭思所以稱此則善矣

賜知紹興府葉翥辭免除龍圖閣學  
士不允詔

勅具悉 孝宗固山之役凜然懼不克奉大事

文昌老成尹茲東郊遂委已以聽焉神明不衰  
心計有餘酌酢萬安調度百出卒之禮成而無  
缺典用足而節橫費朕心嘉之絕江不風入山  
而雪謂非卿之力耶進職龍圖姑以示寵朕之  
所以待卿者非止此也而又何辭焉

賜知樞密院事余端禮辭免攝太傅  
持節導孝宗靈駕及奠謚冊謚

寶監掩欂宮轉一官不允詔

勅具悉比者營圖東越襄奉阜陵鄉以本兵  
之崇親臨后土之重往來俱順上下無譁塗潦

方深蹇々盡王臣之節顏色尤戚縶々有棘人  
之風朕方篤孝思幸周大事既賴送終之助首  
加進律之褒是所宜然無可辭者

賜郭師禹辭免脩禮冊命宜允詔

勅具悉卿以祇奉阜陵顯頒制綍陞孤卿之  
峻秩封異姓之真王冊命之儀朝廷當備控辭  
甚力引義尤高雖俯徇于謙冲顧豈忘于嘉歎

賜伯圭再辭免中書令不允批荅

省表具云卿以伯祖之尊上公之貴名位已隆  
而無事任之累富貴已極而無為隘之虞壽考

康寧子孫蕃衍此于人間世尚何慕焉獨惟  
烈祖孝悌之至則友其兄朕追仰音容如在左  
右古者思其人猶愛而憇之棠况我祖同氣  
之親乎是以因使範之勞加寵教之重夫高允  
之在魏子儀之在唐俱以令公名者豈惟爵秩  
之崇蓋以德為貴也惟我父師尚何辭于此哉

口宣

有勅卿爵齒俱尊忠孝兼備茲授令公之秩實  
為皇族之光毋復固辭亟宜祇命

右丞相趙汝愚特授銀青光祿大夫

加食邑寔封制

門下聖人因親教愛蓋本于躬行大臣以道事  
君莫先于協贊朕方遵皇祖之訓形四方之  
風眷我宗英相予孝理惟忠勞之備著繫命教  
之宜加爰集具僚載申褒律具官某崇深而行  
簡直諒而能容學有淵源究前聖天人之蘊志  
存節誼立本朝社稷之勳相業素高民瞻允屬  
自擢登于右揆獨光輔于冲人於皇孝宗克  
振炎祚朕既荷綠車之鍾愛遂紹于重規卿亦  
蒙丹扆之異知寔基于大任惟推心而相勉念

圖報之尤難三年之喪服勤敢怠七月而葬宣  
力居多因山為陵得丘原之爽塏稱天定謚極  
寶冊之鋪張迺吉仗以來歸奉太官而班祔誠  
信無悔哀禮有餘仰慰祀天之靈寔由同德之  
助是用超文資之峻徑授三階衍并賦之腴幾  
盈萬戶勉從遜牘少屈思綸於戲明德懿親既  
居金鉉黃耳之貴勞謙終吉僅登銀章青綬之  
聯益成廉退之名尚副倚毗之意可

賜告口宣

有勅卿祇奉 阜陵爰加賞典班既高于百辟

位亦次于三公其體春懷亟祇成命

賜趙汝愚辭免不允詔

勅具悉卿輔朕初政備宣忠力茲奉 孝宗大  
事厥功茂焉褒崇之典所宜優異正以卿素執  
謙冲避遠權勢凡有進擢辭遜過禮或至迫而  
浚受故尤思所以處卿者初拜右揆已授此官  
還以昇卿是不為過毋復牢辭朕必不為反汗  
也

皇伯師夔特授開府儀同三司加食

邑寔封制

門下朕丕膺寶祚加厚皇支惟我祖之君萬  
邦既訖固山之禮顧天子之謂伯父寔參置使  
之行春吉伏之言旋豈褒縉之可後視儀宰路  
敷號廷紳具官某賦敏給之資擅溫恭之譽分  
左符而出鎮嘗專制閩之雄易留務以歸班徑  
擢譽旄之峻迨冲人之臨御進孤保以疏恩鳳  
闕晨趨見朝儀之甚肅鯉庭日侍知家法之尤  
嚴匪惟族姓之光允謂衣冠之盛比營東越崇  
建阜陵願躬除道之勤往護成梁之役久安  
閒燕退若無憑小試才能粲然可觀宜加寵教

以吞賢勞公府擊開遂擬三師之貴珍臺兼領  
併增千戶之封用侈宗盟茲為使相於戲有是  
父有是子俱膺華袞之榮拜于後拜于前克紹  
緇衣之美勉圖休問以對殊私可

賜告口宣

有勅惟予伯父表我宗盟爰陞袞鉞之華已播  
絲綸之寵其祇異教母事謙辭

賜伯圭再辭免特授兼中書令加食

邑寔封不允仍斷來章批荅

省表具云朕考國朝官制尤以中令為重親

賢如魏魯陳韓諸王為此官者僅六七人元豐中曹僧以帝舅兼令有司謂無給俸之例則其稀濶又可知矣卿為達尊執德弥劬久虛之典非卿尚誰當之近命元子寵兼袞鉞恩禮之盛華于一門邦之榮懷匪曰予私辭之至三斯可已矣

口宣

有勅卿位極人臣德高帝胄爰拜中臺之長以彰元老之尊寵命既頒謙辭勿再

賜宜州觀察使孫璫辭免 孝宗隨

龍特轉一官不允詔

勅具悉 烈祖上賓孝思日切仰威靈之如在率禮不違念攀附之幾人獨汝無怠爰自庶車之秩特升留務之班其服異恩寧容反汗

春分前修飾 攢宮奏告 諸陵祝

文

伏以歲序流易春陽正中既當雨露之濡益愴宮陵之念繕修惟謹種藝以時敢告先期尚祈昭格

賜參知政事京鏜辭免 孝宗祔廟



畢特轉一官不允詔

勅具悉朕尊奉皇祖無所不致其厚而送終之禮祔廟尤嚴卿以輔臣相此盛儀已事而竣可後褒賞進以一秩誠不為過賞有先後既已均及卿可獨辭乎

太上皇帝本命太一宮設醮青詞

伏以鳳曆紀年方協仲春之序龍樓致養載臨元命之辰啟崇福之殊庭修朝真之淨供靈光下燭景貺來臻高視希夷願衍萬年之慶恪共溫清益嚴五日之朝

滿散朱表

伏以春律方中物生成遂演秘密琳琅之語祝壽康箕翼之期已事而竣維天其右庶修子職永奉親歡

賜皇伯祖伯圭辭免贊拜不名加食

邑實封不允詔

勅具悉天下有達尊三爵一德一齒一而未及言親也惟公德明爵齒俱尊而又孝宗同氣之親太上皇之伯父而朕之大父行也貴窮人爵思所以尊異之非舉曠典不足以稱紫微

令公既以謙辭而不受朕其可遂已乎不名之禮蓋自尚父保衡以來寔朝廷之殊禮前朝嘗以寵待親賢百有餘年無有可當此者舉以命卿人無異辭尚形遜避朕不敢從邦之榮懷亦非朕敢私也

進奉 皇太后生辰表詞

伏以尊居長樂方歌難老之詩時屆芳春適啟誕彌之節邦家均慶宮壺交欣中賀恭惟壽成皇太后殿下德合坤元心同天大贊淳熙之內治恭儉具孚命菲質以嗣興恩私未報方

且游神澹泊玩志清虛益觀過曆之期坐閱後天之算臣夙承大造獲奉慈顏含飴弄孫咸仰姜任之盛戲綵為樂惟祈箕翼之年

功德疏文

右伏以修蘭亭之禊事方樂春陽上椒殿之壽觴仰尊祖后壽成皇太后殿下恭願坐膺多福日介修齡國治家齊合三宮而同慶天長地久見千載之太平

太陽交蝕祭告太社祝文

伏以季春之陽日食于朔側身修行朕不敢怠

伐鼓于社彞章具存尚仰群陰以助陽德

陰雲不見祭謝祝文

伏以清臺獻占太陽當食引咎自省方切兢  
東方未晞陰雲布濩寔惟神賜敢恃天休

皇帝本命萬壽觀設醮青詞

伏以歲紀新元方履春陽之季日惟上巳適屆  
我生之辰敢肅高貞祇陳清供開純福之秘宇  
炳長生之寶燈恭願道蔭日增壽祺帝与奉重  
門之養受福無疆均四表之歡配天其永

滿散朱表

伏以季春云始元命斯臨正當禋事之辰爰謹  
靈科之演茲焉成禮允矣垂慈異益介于修年  
庶永依于妙道

賜知樞密院事余端礼辭免兼參知政  
事不允詔

勅具悉朕圖國治功方倚二三大臣以為重卿  
項自參預進長樞廷宰席偶虛俾兼政地茲惟  
故典亦今之宜非卿通才何以任此亟其承命  
無事謙辭

賜新除觀文殿大學士知福州趙汝

愚辭免不允詔 二月二十四日

勅具悉卿以肺腑之戚為社稷之臣翊戴朕躬  
輔初政力足以任天下之重識足以斷眾忌之  
疑倚毗方隆引去何遠雖有議者亦無異詞遂  
釋台符往分帥閫極秘殿之殊寵寔累朝之  
舊章事君以忠卿既全出處之致退人以禮朕  
當篤始終之恩尚冀告猶毋庸辭命

賜余端禮辭免權提舉編修玉牒監  
修國史日曆不允詔

勅具悉朕惟國家以史事為重典領之任必命

人臣寶牒之設蓋古者書之于策之遺意日曆  
則以事繫日後之信史實基于此卿問學通博  
攝行相事非卿其誰宜司之成命已行毋容多  
遜

賜參知政事京鏜辭免權提舉寔錄  
院編修國朝會要不允詔

勅具悉 高皇帝中興之烈當遂特書 累朝  
庶政之規尤宜分類故實錄則取史遷之舊而  
會要亦用唐室之餘爰命大臣職此二者卿素  
推該洽俾規纂修其躬率于諸儒以趣成于大

典茲為故事何必謙辭

賜寶文閣學士知遂寧府宇文价乞

奉祠不允詔

勅具悉卿以文昌舊德往鎮蜀藩居外數年而在稱治方此政成于大府正資卧護于遠民忽騰諗疾之章欲遂奉祠之請眷倚之重神明未衰其訖外庸毋違朕志

賜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趙汝愚辭免

觀文殿大學士不允詔

勅具悉大臣進退之宜固知有義人主始終之

遇尤當示息矧惟宗工祈解机政念忠勞之素著曾倚注之未衰歛然賦歸若此勇決閩山舊鎮既避寵之甚堅書殿隆名豈陞華之可已諒還寓里暫佚貞祠其體眷懷母為多遜

太上皇帝本命太一宮設醮青詞

伏以陽居大夏而主歲方欣長養之時子有天  
下而歸尊仰祝 壽康之算日當元命禮厚真  
科迓颺馭之來臨肅仙班而就列伏願廣推道  
蔭增介親年奉 太上之玉卮重見威儀之盛  
躋斯民于壽域益綿熙洽之期

滿散朱表

伏以律應薰絃慶鍾慈宸萃霞襜星冠之衆演  
琅函瓊笈之文茲告禮成仰祈神貺庶自禱祠  
之後獲修定省之恭

賜少保周必大再乞致仕依已降指  
揮不允詔

勅具悉七十致仕雖著于禮經二三大臣難拘  
于古制矧惟元老嘗冠中台周旋兩朝負荷  
重事既于蕃於南國終退處于東山神明未衰  
德望彌劬奉真祠之香火自樂隱居挂神武之

衣冠胡為早計抗章再至陳義愈高顧難徇于  
中懷尚少安于素履

賜寶文閣學士知太平州李燾乞宮  
觀不允詔

勅具悉卿老于文學久處禁林出守當塗日僕  
報政胡為諗疾款遂求間朕方念典刑之舊望  
屏翰之良卿豈不能辭此眷懷為斯民而少留  
乎

知樞密院事余端禮特授銀青光祿  
大夫右丞相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稽古建官莫重王朝之論相代天理物必資揆路之得賢朕臨御惟艱疇咨敢怠爰命紫樞之長進居黃閣之崇乃輯廷紳誕敷制綽具官某溫恭而氣勁凝靜而謹明智周萬事之原學貫九流之邃孝宗擢之于庶列亟躋法從之班聖父召之于留都遠處轉臣之任益殫忠蓋力贊政幾迨予嗣曆之初尤藉同寅之助迭掌東西之二府兼明文武之兩途內則密勿廟論以慮四方外則整齊戎律以令諸將清規足以範俗深謀足以濟時進退百官詳試知人之

鑒調娛衆務究觀識治之才蔽自予衷與之國秉用止鈞衡之寄毋勞夢卜之求超授文階增陪并賦以云奮庸之選以昭注意之隆於戲夙夜基命而卑厥心朕欵起太平之盛朝夕納誨以輔台德爾其繼良弼之名表正士風訪求民瘼及閒暇而修政刑之要專燮理以致陰陽之和若股肱耳目之相須將天地祖宗之臨妥懋承明溪期底成功可

賜告口宣

有勅卿比領樞廷兼行相事茲延登于右揆已

誕布于明綸注意方深拜恩可後

賜余端禮辭免不允詔

勅具悉朕承付託之重思紹祖宗之大業志  
動道遠悠哉未艾置相之際其何敢輕寧槐位  
之暫虛必疇咨而後授卿純明篤厚秉德不圓  
入後出藩望實兼著本兵貳政三載于茲論事  
有爭臣之風謀國得宰相之體具瞻攸屬顯拜  
不疑惟今亦多故矣朕欲賴卿以濟書所謂若  
濟巨川用汝作舟楫卿其以此自任副朕倚毗  
萬斛之載惟卿為宜而又何辭焉

賜新除知樞密院事京鏜辭免不允

詔

勅具悉朕惟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于今雖  
曰邊鄙之不聳而宥密之司正當為不虞之備  
無兢維人朕于是注意焉卿以慷慨宏遠之資  
有志事功立節于殊鄰宣威于全蜀纂紹之始  
一見而決擢式樞筦風采凜然與政未幾復為  
之長迹若序進實繇德選當仁無遜其又何辭  
賜新除參知政事鄭僑辭免不允詔  
勅具悉朕以寡昧嗣無疆大歷服惟二三大臣



是賴允今日德望在人為國家用皆 兩朝選  
擢留以遺朕者也卿周旋從班雅有公輔之器  
登之樞筦人以為晚頌豈以日月為功乎參預  
政途僉言為允宜遂佐朕宏濟多美引避抗章  
非朕所望

賜新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謝深甫辭免不允詔

勅具悉卿始以縣大夫奏事 孝宗一見以為  
有唐人風親擢再三如恐不及 上皇用卿于  
諫省試卿于天府而登之從班肆朕纂承輟秣

陵之行而寘風憲之長進讀金華引以自近用  
卿之意久矣寵加書殿升貳幾廷卿豈未知朕  
意耶何避寵之力也亟其祇命毋用費辭

賜新除權兵部尚書張叔椿辭免不

允詔

勅具悉卿出入朝列敷歷最深凡今要途多出  
卿後文昌八座乃爾世官端粹亮直之資視名  
父以無愧臺綱諫省久矣賢勞進長夏官朕命  
惟允往其率職何其謙辭

賜余端禮再辭免右丞相不允批荅

省表具云君臣相逢謂之千載上下協濟本乎  
一心必能知風雲之後斯可不膠漆而固惟卿  
朴厚副朕倚毗雖累年務罄于論思而近歲尤  
殫于忠力眷政府樞廷之更踐知文事武備之  
諛通儀圖老成宜置左右試之已久斷然不疑  
惟昔宗盟嘗居家宰之任若時卿哀六應拓溪  
之祥尚期遠近于前人相與共興于大業朕所  
望者卿何辭焉

口宣

有勅卿比握兵機寔專政柄乃往登于次相仍

累進于崇階其服寵光勿為多遜

賜京鏜再辭免知樞密院事不允仍

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云朕惟本兵之司有國所重必得樞机  
周密乃可圖功自非智略縱橫何以稱職卿之  
能事朕所素知分制閫則推師帥之良登政途  
則著輔弼之望威名日起遐迩具瞻其勵壯猶  
益運帷中之筭坐銷外侮以收堂上之奇宜已  
需章毋留朕命

口宣

有勅卿資兼文武望聳華夷車東府之大臣長  
西樞之重任明綸已播遜牘毋煩

賜鄭僑再辭免參知政事不允仍斷  
來章批吞

省表具云朕修明庶政務興起于事功圖任  
人力布揚于命告卿行為世表文擅國華瓊闈  
銓部則著忠蹇之名侯藩留籥則備恩威之美  
再儀禁路增重朝行既擢貳于本兵茲進參于  
駿嘏其體責成之重毋為避寵之煩

口宣

有勅卿權在樞廷久隆人望茲進參于大政庶  
益重于本朝荐貢忱辭亟祇明命

賜謝深甫再辭免簽書樞密院事不

允仍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云朕惟九五正位每切圖安二三大臣  
所當遴擇乃眷幾廷之貳必求禁索之英卿外  
寬而內明氣和而才劭允一時清切之選以數  
載周旋其間封驗之嚴屢回主意梓彈之勁益  
振臺綱勸誦以來陳謨尤切茲肆領于一札俾  
參掌于五兵出命惟行抗章而已

口宣

有勅卿備歷華途寢高雅望茲自憲臺之長入  
參樞筦之嚴朕命既孚卿辭毋費

賜余端禮再辭免右丞相不允仍斷

來章批荅

省表具云商宗之命傳說也爰立之初訓告具  
存惟說以天下自任祇若休命不敢辭也朕之  
論相則又詳矣大號揚廷輿衆共之需章之來  
既已百却而猶未已何耶朕之菲涼有賴啟沃  
式克欽承卿其可使古人專美于前乎三命而

倭其可已矣

口宣

有勅朕妙選儒英俾登揆路歌專裁于庶務願  
何事于三辭難徇勞謙亟祇成命

賜權兵部尚書張叔椿辭免兼侍講

不允詔

勅具悉惟卿先正以經術侍 孝宗于潛藩遠  
居文昌寔兼露門卿立朝不阿繼有文風聽履  
之初仍命進讀此薦紳美談也何辭之有

太一宮祝延

太上皇帝聖壽設醮

青詞

伏以嗣膺大寶日深淵谷之虞密侍慈闈願致  
岡陵之祝演真科于秘殿招寂士于名山列洪  
高靈普及三千之衆仰祈睿算 延億萬之年  
敢罄忱衷庶承道蔭冬溫夏清早修問寢之儀  
地久天長欣見奉卮之樂

滿散朱表

伏以為天下君敢以位而為樂奉 上皇壽惟  
事親而解憂茲藏琅函來臨寶馭訖成盛禮邛  
冀藩禧願益延父母之年庶幾備孝慈之道

賜右丞相余端禮辭免權提舉編修

玉牒寔錄院編修國朝會要不允

詔

勅具悉史冊之成欲傳于萬世國家所重莫盛  
于三書大事則續為錄王之編中興則未就汗  
青之簡况舉綱而撮要欲踵事以增華宜有宗  
工併修錫典卿嘗兼二者未決四旬既進秉于  
鈞衡俾盡專于筆削宅百揆而熙帝載惟尔之  
休搃衆職而稱上心非卿孰可

賜參知政事鄭僑辭免權監修國史

日曆不允詔

勅具悉朕惟史事至重功用浩博惟以事繁日  
謹而書之則後之信史于此乎取分命諸儒而  
領以大臣國家之令典也卿以儒英出入冊府  
有年矣茲參大政命摠宏摹良史之才加以學  
識公議所屬尚何辭焉

賜銀合藥夏勅書

荆湖南路安撫使王藺

勅某卿嘗位元樞往臨南楚爰錫珍芳之劑用  
清暑愠之祥將以寶奩賁于帥閫

四川安撫置制使趙彥逾

勅某卿不辭叱馭諒已開藩爰加珍劑之頒仍  
賁寶奩之賜用示恩于宗老期解愠于吾民

侍衛馬軍都虞侯張師顏

勅某卿總提騎將往駐金陵當溽暑之在辰出  
珍芳而分賚尚綏衆士如濯清風

御前諸軍都統制閻世雄張詔趙

廢劉忠劉震田世輔

勅某等汝分戍价藩撫安戎壘出上方之涼劑  
分內府之珍奩坐覺生風諒欣承命

御前諸軍副都統制馮湛張國珍

李世廣王宗廉王知新田臯

勅某等汝分提禁旅密贊戎和乃馳賜于芳珍  
冀遠清于蒸鬱惟茲解愠可以忘勞

皇帝本命萬壽觀設醮青詞

伏以玉律正時屬端陽之伊迩清臺課曆逢元  
命之斯臨闢萬壽之殊庭演三天之秘蘊仰祈  
道蔭加佑冲人俾益价于修齡用克承于鴻祚  
滿散未表

伏以蕤賓紀月方遠高明之居純福陳儀仰祈

肸鬻之荅蘭湯既飭飈馭來臨願垂覆露之仁  
式燕簡穰之祉

孝宗皇帝小祥奏告 永阜陵櫛宮

表詞

伏以念茲 皇祖遽驚新穀之升瞻彼 阜陵  
深切高山之仰恭惟 尊號皇帝恢宏帝業垂  
裕孫謀茲當祥練之初敢後馨香之薦馳誠惟  
謹隕涕無從

賜戶部侍郎袁說友辭免兼侍講不

允詔

勅具悉卿性資闓敏儒術諛通雖當主計之繁  
每切愛君之念方御圖云始首闢經帷而建議  
獨先能發朕意前所陳請旋已施行近因獻納  
之餘復上課程之奏深嘉忠蓋俾與講明惟謹  
論之是求何需章之為遜亟就迎英之列少裨  
典學之勤

賜新除吏部侍郎林大中辭免不允

詔五月十一日

勅具悉卿天資鯁挺論事不回比以久居臺端  
慈皇蓋嘗命以小宰之職矣去為劇郡名歸近

班既殫批勅之勤庸畀典銓之任踐敷惟舊選  
用匪輕清吾吏部以助官人之能不亦休哉避  
寵乞聞非朕所望

擬進郊祀 御札 紹熙五年

朕祇膺慈訓嗣守洪圖仰天地之儲休以綏四  
海賴 祖宗之垂裕寢歷六年歆消長至之辰  
載舉親郊之禮膏澤可占于農扈信盟久締于  
隣歡訖可小康敢忘昭報率由舊典無事虛文  
上萬壽于 重親式嚴孝治均蕃釐于兆姓匪  
鄉朕躬按令甲以陳儀祚先庭而申命朕以今



年十一月祇事于南郊播告中外之臣咸謹駿  
奔之職其飭爾事毋愆于儀故茲札示想宜知  
悉

擬立 皇子嘉王皇太子制

門下朕祇若大猷紹休 列聖念承祧之重允  
属于元良惟主器之嚴莫如于長子仰稽古制  
詳考旧章匪予一人之私繫爾四海之望誕揚  
明綍敷告大廷皇子具位某夙稟謙恭動循儀  
法生長帝王之胄周旋詩禮之經迨予纘承勉  
爾諭教宏開藩邸寵之茅土之封妙選英賢為

之羽翼之助而能服勤誨貫尚論古先閱義理  
以滋多屏驕奢而不顧朕惟儲貳不可以曠位  
國本宜先于正名其後朱邸之尊入處青宮之  
重於戲立嫡以長所以綿宗祖之休為下得人  
所以係臣民之望云可

擬進登極赦文 紹熙五年七月五日

門下朕共為子職日守宗藩 烈祖上賓曾未  
釋服 聖父違豫幾不勝喪屬上意之倦勤屢  
思退託蒙 太皇之出令遽命纂承眇茲冲人  
膺此大器驚惶失次涕泣固辭謂二百年社稷

之傳豈容抗遜惟億兆人謳歌之戴久已屬心  
仰有餘于慈謨俯難違于衆志祇承丕祚以撫  
萬方自惟寡昧之資深思付托之重祈天永命  
用綿龜鼎之休發政施仁首播風雷之號可大  
赦天下云々於戲奉三無以勞天下敢懷以位  
為樂之心歛五福而錫庶民盍布与物惟新之  
澤因間遐迹之衆咸瞻曠蕩之恩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三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四十四

四明樓鑰 大防

內制 開禧三年十二月翰林學士知制誥

賜右丞相錢象祖褒語 十二月二十四日

朕更化之初論相為急注意已久無踰卿者大  
臣義當體國勿為牢辭往哉汝諧毋稽朕命

劄子附

臣獲望清光仰蒙 聖慈開納芻蕘之言不勝  
千載之幸再被宣旨令撰右丞相錢某褒語進  
上竊思刷麻已宣無可辭之理臣退方供職所

有吞詔章良能必已撰述臣謹撰褒語進呈更  
合取自 聖裁

賜禮部尚書史彌遠乞待闕州郡差  
遣不允詔

勅具悉卿世傳忠孝資稟粹純謹厚自將而有  
仁者之勇深沉不露乃先天下之憂密贊元良  
與決大事朕心契合威柄復回不待崇朝之間  
遂正權臣之罪嘆奮身而不顧幾無官而可酌  
力辭樞筦之除尤嘉靜退進陟儀曹之長少示  
褒遷矧送四皓之游遽歆一麾而去非介推之

不及胡歆耕繇上之田若子思之弗安豈無人  
繆公之側其安位著庸副眷懷

賜新除吏部侍郎兼太子左庶子姜  
機辭免不允詔

勅具悉天官貳卿之司有資銓綜春宮中護之  
職尤遠選掄卿性稟深淳才猷挺特以天下士  
從吾兒遊頃尋里社之間久樂祠庭之遠茲方  
更化首遂建儲思得老成之人以重元良之輔  
亟頒名節重上從班毋庸固辭式副虛佇

賜新除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

楊次山辭免不允詔

勅具悉朕維新庶政豫建儲闈屬時戚閉之賢  
久安內逸進視鼎司之貴豈曰示私卿素迪忠  
勤居懷靜退謹容儀而就列允為耆艾之英養  
威重以闔門尤服滿盈之戒逮茲播告曾靡異  
辭覽巽牘之亟陳願謙懷之難徇其祇成命毋  
咈予衷

賜新除右丞相兼樞密使錢象祖再  
辭免不允批荅

省表具云漢之丞相無所不統 孝宗正名委

任深重朕更化善治注意尤精以卿忠孝之家  
台輔之望踐敷中外多歷年所迹者再預政机  
能斷國論去凶舉賢人望愈歸播告廷紳士夫  
至于相賀何嫌何疑固辭不已矧是邊陲之未  
靖尤資右府之壯猶三命而倭執謙甚矣朕志  
已定決無反汗之理卿其自任天下之重稱朕  
意焉

口宣

有勅卿兼文武之資體家國之重既已頒于制  
縛何尚執于謙詞毋違朕言亟正台席

賜新除參知政事衛涇再辭免不允  
仍斷來章批荅

省表具云朕更化之初惟二三大臣是賴以卿  
掄魁之彥密在迩聯贊決廟謨擢升獨坐尋畀  
洪樞之任仍參駸嘏之嚴茲焉正名以贊台揆  
內則百度之欲治外則三邊之未寧此為何時  
而執故典其軀責成之意勿為遜避之煩

口宣

有勅卿近以樞廷遂參政地茲焉錫命止用正  
名尚裨當軸之謀無執循墻之謹

賜新除參知政事雷孝友再辭免不  
允仍斷來章批荅

省表具云朕躬覽萬機與民更始欲解琴瑟之  
舊允藉股肱之良卿久矣蜚英居焉難進比處  
代言之任實懷憤世之心預同密謀卒殄元惡  
擢居瑣闥遂長憲臺欲新億兆之觀瞻尤急二  
三之輔弼其祇予命亟贊政幾國事匪輕謙辭  
可畧

口宣

有勅卿由中執法為吾大臣正資經世之猷以

贊濟時之相朕志先定卿辭勿煩

賜新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林大中再辭免不允仍斷未章批

荅

省表具云卿養氣以剛秉心無競出藩入從榮  
利澹然久安燕居不容何病朕一新治具急欲  
求老成典刑以鎮服中外起舊德于垂車之後  
還人望于持橐之班天謨朕前尤告克壯亟升  
書殿進貳宥庭人無異辭國以增重時則可矣  
尚何遜焉

口宣

有勅卿禁班老成人望攸屬擢真幾庭之貳正  
資兵本之謀尚復奚辭往其祇服

賜新除同知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

史彌遠辭免不允詔

勅具悉朕思先正位極師臣佐烈祖以格天  
勲實存于社稷如西平之有子業克紹于箕裘  
卿父教之忠世濟其美立朝寢久文詞俱見其  
家傳遇事敢為交舊不知其膽畧罄爾謀猷之  
告贊予父子之間履虎不疑抵龜而決即欲寘

紫樞宥密之任仍俾居青宮賓友之聯人以為  
遲事難曲循需章雖切朕意莫回三世本兵豈  
特為衣冠之盛四方傳命亦足示朝廷之尊勿  
復重陳亟祗成渙

賜新除權兵部尚書兼侍讀倪思辯  
免不允詔

勅具悉朕惟奸臣竊權上下蒙蔽導諛獻佞習  
以成風卿至朕前獨效忠謹誼氣足以激頹俗  
英詞足以發壯懷鳳鳴朝陽何足以喻迨茲更  
化可後趣歸來對使朝言議益偉武部之長露

門之讀姑引卿以自近耳往其承命毋執牢辭

賜新除禮部侍郎兼侍講章良能辭  
免不允詔

勅具悉卿夙富青箱之學來居紫索之班兼直  
北門典司東觀朕惟親軍旅之務非待以詞翰  
之臣儀曹既俾于為真經帙仍資于勸講爰總  
夷夔之仕實親褚馬之賢僉謂汝諧卿母多遜

賜楊次山再辭免開府儀同三司不  
允批荅

省表具云朕愛惜名器惟賢是予由掌武之官

而視儀揆路品職益崇其可輕畀卿以肺腑之親服在爵位靖共自飭廉介有餘爰示優恩用孚至意而又何辭焉母復重陳亟宜就列

口宣

有勅卿聯芳耕掖均逸琳宮爰開公府之華實視台纏之貴其祇茂渥母事牢辭

賜右武大夫文州刺史知閣門事楊

谷辭免除觀察使不允詔

勅具悉爵惟馭貴當昭示于至公恩以及親遂優加于彝典卿起由戚畹列在朝紳入儀賓閣

之司歸服家庭之訓克存孝謹不見驕盈爰稽閱歲之勞超進觀風之秩需章來上幾不自勝渙汗既頒固難曲徇其益堅于素履庶長保于令猷

賜右武郎知閣門事楊石辭免除觀

察使不允詔

勅具悉名器至嚴豈容于輕授恩榮加厚遂越于常規卿毓秀后家通班朝路素有義方之訓密參賓贊之司居存忠勤深避權勢爰攷踐敷之舊躡升廉問之華成命既行固難反汗遜辭



來諗尤見益恭其體至懷以永譽

改嘉定元年詔

勅門下朕嗣承大統勤撫庶邦更星紀之一周見曆元之三易頻年相繼寰宇多虞邊釁遽開碩生靈之何罪蟲蝗為孽與旱潦以相仍皆權臣謀國之致斯在菲質應天之敢慢今則典刑已正綱紀益張乃因正月之和造際三陽之泰誕揚大號亶告多方取商宗嘉靖之言暨周王耆定之義用光嗣歲式迓休祥庶幾叶氣之來太平可望行見萬民之集得所為期衍丕祚于

無疆與斯人而更始其以明年為嘉定元年

改元奏告祝文

天地景靈宮天慶觀報恩光孝觀  
伏以祇奉洪圖寢逾周紀屬時多故欲開嗣歲之祥乃選嘉名用冠新元之首敢伸昭告祈介宏休

宗廟 諸陵

伏以承 列聖之休方深夕惕紀新元之號式介春祺開景運之亨嘉期武功之耆定仰惟敷佑敢不欽承

太社太稷

伏以為國家者尤謹于紀年有社稷焉敢稽于  
藏事仰冀神靈之佑庶開嘉定之期肇易美名  
爰伸昭告

太一宮

伏以國之大事莫重改元天之尊神當嚴昭告  
願介亨嘉之會遂成耆定之功益畀多祥以興  
嗣歲

諸陵櫝宮表文

伏以祇奉洪圖寢踰周紀屬時多故歆開嗣歲

之祥乃選美名用冠新元之首取商宗嘉定之  
旨晞武王者定之功仰冀孚休敢伸虔告

賜史彌遠褒語

卿善謀能斷克清元惡真國家之寶臣公師之  
賢嗣樞庭儲冢僉曰汝諧朕志不移固辭可已  
賜兵部尚書倪思辯免兼修國史兼  
實錄院修撰不允詔

勅具悉國之大典尤貴于擇人史之良才當先  
于求舊卿蚤嘗再入素擅三長 孝宗擢之著  
作之庭 先帝處以猷納之任皆參筆削具在

簡編茲當更化之初方以得賢為喜式資班馬之體追配商國之書允謂汝諧尚何多遜

賜禮部侍郎章良能辭免改兼修玉

牒官不允詔

勅具悉古者大事書之于策玉牒之所由起也唐始建官而未若本朝之重寫之精練度之邃殿它書莫嚴焉以卿比同記注起居史館是用任以大事之重凡例昭然具有書法剪煩撮要作皇宋一經以詔來世方以此望卿而又何辭焉

賜吏部侍郎婁機辭免兼太子詹事

不允詔

勅具悉台還紫橐固有賴于吏銓肇建青宮尤遠求于端尹卿性姿凝遠問學老成久為贊善之寮實甘泉之舊雍容引去恬然自如屬茲更化之初矧復建儲之重載煩哲艾以輔元良母庸固辭服我休命

賜端明殿學士四川宣撫副使安丙

乞宮觀不允詔

勅具悉卿沉毅善謀尤長將略內鉏巨奸外禦

強敵履天下之至難為全蜀之司命虜寔畏卿  
如所謂祭北門祭西門者然彼之技亦窮矣乃  
賸西顧嘉歎不忘方升書殿之班以重闔外之  
寄胡為引疾願解印韋朕方賴卿以當一面賢  
于長城遠矣卿其身任保障之責以稱朕意

賜京西湖南北路宣撫使宇文紹節

辭免除寶謨閣學士不允詔

勅具悉入陪經幄外暢王靈既物望之愈隆豈  
褒章之可後卿受才挺特抗志崇深不惟誓報  
于國思尤歆仰追于祖烈宣威邊徼遂寬北顧

之憂寓直文謨益進西清之職尚殫忠蓋嗣有  
寵嘉毋事牢辭亟祗新渥

經筵進講毛詩終篇宣答詞

宰執赴聽講致詞謝

有制朕臨御今十五載講詩終三百篇卿等同  
觀朕心惟懌尚其協贊助我緝熙

侍讀侍講官奏賀

有制朕日勤三接共講四詩既徹篇章寔資問  
學深賴主文之諫載嘉歸美之勤

宰執率經筵侍立官再奏賀

有制朕積朝夕之勤終雅頌之業究觀六義用  
蔽一言尚冀輸忠毋忘進戒

賜新除寶謨閣直學士李寅仲辭免

召赴行在不允詔

勅具悉朕志于有為心不忘遠矧惟簪橐之舊  
具宣藩翰之勞既賴優恩仍趣歸覲卿素全忠  
孝備著事功豈惟勁艸之知寔障狂瀾之倒峻  
西清之職未稱眷懷望東海之來方深渴想尚  
騰遜牘未就鋒車式邁其驅勿重有請

閏四月起居諸 帝后表詞

諸帝旦表

伏為積分成閏適當孟夏之餘告廟有儀敢飭  
先王之典恭惟 謚號皇帝德參高厚仁及華  
戎仰賴在天之靈益綿奕世之慶式供嘉薦用  
妥威神

諸后旦表

伏為元年建巳閏日定時既當視朔之初爰謹  
奉先之禮恭惟 謚號皇后坤隆厚載母嗣徽  
音慨莫望于聲容尚永綿于慶羨式修孝敬敢  
薦馨香

諸帝望表

伏為閏以正時方謹居門之禮月惟既望敢修朝廟之儀恭惟 謚號皇帝澤溥群黎慶繇百世望僊游而雖邀席丕祚于無疆爰薦孝思用循彝典

諸后望表

伏為四月維夏閏式紀于歸餘 先后在天禮用陳于改望恭惟 謚號皇后母儀如在神御即安永陪衣冠之游用綿宗社之慶奉承思孝真薦惟馨

戒飭貪吏詔 嘉定元年三月十四日

勅門下朕臨御以來仰遵 累朝恭儉之規菲食卑宮靡敢怠違庶幾躬行以移風俗而志勤道遠觀感未孚况以奸宰弄權故相同惡上下交利賄賂行公賦吏債帥益無忌憚監司為吾澄按之官郡守受吾民社之寄至相倣效貪婪無厭久恃苞苴狼藉已甚席卷帑藏或盈鉅萬郡縣經費耗蠹幾盡軍民衣食椎剝無餘積弊有年雖悔何及大臣簞篋不飭殆不容遷就而為之諱也朕方勵精庶政与民更始申加訓飭

以警有位繼自今各務精白一心以承至意其  
有並祿公家以濟其私尚為故態必罰無赦至  
如互送無藝屢形切責遐方循習曾不少悛並  
當禁戢或徹聽聞考驗有逆皆以賊坐呼嗚咎  
莫追于既往法款勵于將來宜存素絲之風毋  
蹈覆車之轍使人知自愛固或敢于棄民力之  
少蘓期士風之益媿朕意厚矣尚其戒哉

賜禮部侍郎章良能乞宮觀不允詔  
勅具悉卿以該洽通敏之才洵直螯禁亦既三  
載身兼數器宣勞翰墨之間夥矣朕更化之初

大述作多出卿手方有賴于論思之助遽歿以  
目青求退非所樂聞也卿雖欲奉身而起使朕  
幾似于棄才者可乎其安厥位勿重有請

戒飭四川將士詔 四月九日

勅門下朕端居法宮慨念蜀道敢泄迹而忘遠  
庶一視以同仁自叛將之既誅与斯而人更始  
已講休兵之策冀臻徹戍之期惟是師徒屢更  
征役暴露久矣夙宵傷馬每咨督餉之臣仍飭  
列屯之帥究心調度加意撫循然而養兵于無  
事之時在國家而靡吝效命于多虞之日乃吏

士之當為倘饋運之或愆及勤勞之弗恤因乎朕志豈違官常凡而在行亦宜深体其有扭于姑息不知律紀之遵妄肆誼諱幾失等威之辨流傳易惑閑繫匪輕爰頒一札十行之書用嚴三令五申之制各思戒傲毋抵憲章

賜新除觀文殿學士趙彥逾再辭免不得再有陳請詔

勅具悉朕更化之始登用賢才宗老典刑無如卿者閔勞以官職之事雍容進讀以異日新之益進班延思少示眷意一辭贅矣况于再乎身

其康強謀猶克壯少親醫藥毋復重陳勉為朕留以繫人望

賜侍讀趙彥逾倪思宇文紹節侍講章良能辭免進講毛詩終篇轉一官不允詔

勅具悉朕日御邇英講明經理三百五詩至是終篇叙進官朕厥有故典卿為宗老倪思章良能云卿居後列宇文紹節云卿雖處闕外寔助緝熙毋事固辭益思所以輔朕之不逮

賜新除刑部侍郎曾暎辭免不允詔



勅具悉朕更新治化欽恤刑章遴選貳鄉久令攝事以卿性資直諒器度寬弘承東魯之儒風襲南豐之家學比安閒外從使來歸入對便朝喜聞正論刑惟弼教方有望于老成德本好生當務先于明恕亟祇隆委事<sub>勿</sub>事<sub>勿</sub>詞

賜吏部侍郎梁季琚乞宮觀不允詔  
勅具悉惟卿先正受知高皇既登聽履之班尤多活國之計是宜有子為予從臣此更民曹浩穰之司又歷銓部公方之選胡為引疾乃欲求閒尚安厥官以副春倚之意

賜刑部侍郎魯映辭免兼同修國史  
兼寔錄院同修撰不允詔

勅具悉昔在先世嘗繼列于史官為近臣亦荐司于直筆閒居自造更化惟新召還獻納之聯兼畀纂修之舊豈特助成于國典抑將大振于家聲明命既頒遜辭可畧

洞宵宮徑山天目山龍井祈雨祝文  
伏以國方多事所願年豐春夏以來甘澤未足種不入土遺蝗已繁當寧興思早氣廣近雖得雨猶未霈然遣官禱祀齊心以俟庶其響答

三日為霖大慰九農敢忘伸報

故皇子肅王埴興靈前夕 勅祭文  
嗚呼哀哉頃欣嬪御得此誕育睟盤將設何去  
之速情之所鍾念 顰蹙苗而不秀無乃太促  
一奠寓哀往從幽卜

成肅皇后小祥奏告 永阜陵櫛宮

香表詞

伏以 祖后上賓尚想含飴之愛歲華遽易忽  
驚鑽燧之期遙瞻 陵寢之嚴倍切音容之感  
期已久矣儼追慕以如新練而慨然頌加隆而

敢急肅陳寶炷用表哀誠

賜福州觀察使鎮江府駐劄御前諸  
軍都統制兼知揚州畢舟遇乞奉  
祠不允詔

勅具悉牧守之方 圖久任將帥之重尤戒迭  
更惟卿沈鷺之資拳勇自奮身經數戰最多汗  
馬之勞賞不踰時亟上庶車之峻領京口戎旃  
之寄鎮淮堧制閩之雄深明保障之圖日講留  
屯之策流民寢復信使始通甫臻按堵之期遽  
上奉祠之請其安尔位以訖外庸

雨澤愆期奏告祝文青詞

天地十神太一九宮貴神嶽鎮海

瀆

伏以旱魃為灾間有不免在于今歲利害尤深疆場甫寧流徙未復中外空曠正望有秋屬茲常暘種式未入苟失歲事何以有邦頌慚菲涼久蒙敷佑高皇地祇云在上后土靈祇俯鑒哀祈三日為霖庶以活國側身引慝恭候嘉應

宗廟 別廟

伏以時方常暘憂懼寔甚種未入土何望收成

間有一雨未能霑足齋心致禱靡神不宗在天之靈願垂矜憫有請于帝救此下民沛為膏澤偏及遐邇迄用康年以壽國脉

太社太稷兩師雷師風師

伏以社稷与君以民為重民之司命以食為天時方多艱仰望一稔久矣不雨一雨復霽傾心禱祈願垂嘉吝廣布甘澤普濟羣生報以秋冬其敢不飭

天慶觀報恩光孝觀青詞

伏以民生甚困正有望于秋成旱魃為妖庸仰

祈于帝力欽惟道祖實佑我家沛甘雨于多稼  
之時拜凶年于大兵之後使農夫之有慶庶國  
計之小康

賜

皇太子某辭免每遇視事令侍

立宰執赴資善堂會議不允詔

二月二十日

勅具悉朕惟古者立國必建儲闡共為子職寔  
資主器之重惟予元子篤意問學年未及冠綽  
如成人朕欲俾尔習知國家之務侍立吾左与  
聞政事師賓會議皆吾大臣朕方一新治祗兼

聽公言而當周旋其間日增聞見以成溫文之  
德尚其勉旃毋事多遜

賜四川宣撫副使安丙再辭免資政

殿學士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勅具悉朕更化以來愛惜名器未嘗輕以假人  
其有度越拘攣超資祿而授者非如鄉之雋功  
茂績不予也書殿升華以所以待執政者侍卿  
其內撫兵民外飭邊備使全蜀之境奠枕無虞  
以稱朕委任之意以保而功名之成可笑服我  
休命毋為固辭

賜 皇太子再辭免侍立會議不允

批荅

省表具云近頒中詔命元子以侍朝仍諭大臣集東宮而會議是為令典非用前規願予教而以義方俾而與聞于政事躬臨五學既親賓友以交修密拱九重具見君臣之相與而能進德以自忘疲何以辭為再斯可矣

口宣

有勅而為元子年近成人俾入侍于昕朝且預聞于幾務勉親多益毋事牢辭

不雨求言詔 二十六日

勅門下朕惟 祖宗傳祚之重祇懼靡遑而自去歲以來蝗蝻為灾久既無雪春又不雨以至于今陂澤揚塵種未入土夏且至矣祈禱不應間有霖霖未能通濟天灾流行固亦有之在于今茲闋繁寔重邊鄙甫定流亡未復漕運不至糴價日增苟失歲事何以保邦朕于宮中齋心致禱又將躬謁于靈神且飭臣鄰廣求民瘼六官帥漕各令條具可以慰安人心消解天變者矣載惟雲漢之詩靡神不舉靡愛斯牲祈年孔

夙方社不莫止祈于天以及父母先祖不見責躬之言蓋宣王謂周家祈禳之典既已脩舉而旱既太甚是必在我有以得罪于天其遇災而懼側身修行之意諳然見于言外朕心慕焉固知大軍之後必有凶年不敢以此自解也傳不云乎屋漏在上知之在下人苦不能自知其播告中外凡朕躬之不逮朝政之缺失与夫田里愁嘆之由軍民疾苦之狀盡言無隱朕將採而用之庶幾以寔應天異消灾沴以迄康年無小無大惟既乃心稱朕意焉

賜皇伯嗣秀王師揆生日詔  
五月十五日  
勅某薰風南來當未明之方半望舒東出慶伯父之始生是曰宗英宜膺大壽匪頌惟舊寵教益新

賜新除吏部侍郎章良能辭免不允  
詔

勅具悉卿以剛勁之資濟以博洽之學為吾詞臣仍兼數器其在儀曹事有不可者堅執不移朕所歎嘉進貳天官其以處儀曹者處之杞吏奸明銓法庶使無賢愚同滯之嗟何為固辭更

款求去非所望也

賜銀合夏藥勅書

知潼川府費士寅

勅某卿舊居兩社出撫東川緩帶輕裘遠著藩  
維之效寶奩珍劑往寬炎鬱之煩益謹節宣以  
綏寵渥

四川軍撫使安丙

勅某卿仕聯執政職佐宣威蜀道籌邊想帥垣  
之多暇暑風屆候持珍劑以分頒豈惟清遐徼  
之塵抑以解吾民之愠

江淮制置大使丘密

勅某卿恩視政塗任分制閩炎威將熾念戎幕  
之賢勞靈劑匪頒均上方之珍品庸昭渙渥以  
滌敲煩

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吳

玠

勅某卿寓直從班鎮臨制閩增雪山之重念撫  
御之良勞當南風之薰冀節宣之無爽爰頒珍  
劑庸示優恩

京西湖南北路宣撫使宇文紹節

勅某名在經幃威宣將聞上流增重念祥暑之  
賢勞良劑匪頒助薰風之清穆其均此賜以慰  
彼民

殿前副都指揮使兼江淮制置使

趙淳

勅某卿職領殿巖任隆制閫屬風埃之甫定當  
溽暑之寢隆爰錫珍奩用將寶劑坐消煩鬱仍  
助節宣

侍衛步軍都虞侯措置防捍江面

王慶久

勅某肅領衛兵出臨天塹壁壘多暇濤波不驚  
屬當炎暑之隆宜厚珍芳之錫尚承殊渥以豁  
煩襟

侍衛馬軍行司權管幹本軍馬職

事張良顯

勅某肅提精騎分駐留都當溽暑之寢隆屬氛  
埃之甫定爰頒珍劑用滌煩襟益謹節宣以圖  
綏靖

御前諸軍都統制李郁畢再遇秦

世輔王大才彭輅



勅某等肅提戎律綏靖邊陲當溽暑之寢隆屬  
風埃之甫定永懷勞動宜助節宣爰畀珍芳以  
鎮煩鬱

御前諸軍副都統制周整莊松何  
汝霖劉元昂魏友諒薛九齡王  
鉞

勅某等協佐戎昭克勤軍務撫師徒而整暇當  
炎暑之蘊隆緘寶劑以 即御營而加勞

賜新除侍衛步軍副都指揮使夏震  
辭免不允詔

勅具悉卿赤心體國忠勇自將久攝殿巖尤見  
勞效步旅謀帥卿寔宜之其為吾協和三軍訓  
之以義密衛行闕以折遐衝胡為固辭其服休  
命

賜開府儀同三司楊次山生日詔  
二十三日

勅某卿志樂燕閒躬持廉靖時當初度宜介多  
祥是為戚閑之華爰厚尚方之錫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五

四明樓 鑰大防



內制

賜知樞密院事史彌遠再乞宮觀不  
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勅具悉卿任宥府之兵柄參儲局之賓寮恪恭  
父子之間關係朝廷之重胡為自列遽欲求閒  
逆其披肝瀝胆于衆人不敢言之時捐軀犯難  
于衆人不敢發之際荐加超擢寔稱異恩雖邊  
事之粗寧曾早蝗之未免方期協贊以究遠圖

不能者止而非謂不能知足不辱而未應知足  
卿欲去此朕何望焉毋復重陳其安舊著

賜右丞相錢象祖等以旱蝗星變待  
罪不允詔

勅具悉朕臨御寢久兢惕靡寧更化以來厲精  
深切雖邊鄙有息肩之日而民生當望歲之時  
旱魃為災飛蝗肆孽方陽光之煜晝見太白之  
爭輝豈天道之難知實朕躬之自致無所歸咎  
惟知反身尚虞抑塞之未伸正欲交修于不逮  
騰章來上憂國良深有何愆尤而欲引去退惟

涼德詎可下移于大臣所冀同心庶以靈承于  
上帝尚安厥位益遠乃猷

賜知閣門事楊谷乞祠不允詔

勅具悉卿戚畹之良周行素謹職司賓閣寵畀  
廉車忽求祠館之間欲侍家庭之佚且弟兄並  
列于朝著以何嫌倘父子退休在春私而有款  
惟益崇于謙光亦奚慮于盈滿其服厥官毋庸  
有請

賜寶謨閣學士前四川安撫制置使  
楊輔乞宮觀不允詔

勅具悉朕以國家多難更化善治收用耆耆如  
恐不及慨念舊學存者幾人就傅之初卿為首  
選蓋吾烈祖之所親擢向者持橐未久翩然  
西歸朕若此弗忘也非不知制閫之重有賴壯  
猶而圖任之意則有所在名節既往注想待卿  
控辭愈切殊用恍然載覽封章宣示迺列備見  
愛君憂國之志益知尊主庇民之學然與其獻  
言于萬里孰若造膝而陳前乃欲引疾求閒效  
蜀杜之沈冥何耶矧西蜀之士卿為標表肯為  
朕行則後生英俊將于而來矣三命益勤朕

志不易勿復有請式逆爾驅

賜京西湖南北路宣撫使宇文紹節

乞祠不允詔

勅具悉卿以通敏之才淵博之學起超勲名之  
會歆報家國之仇輟從經帷出撫邊徼修好伊  
始息肩可期有如賢勞盍還舊署屬以繕修備  
禦之未畢勞未安集之方勤將圖爾功少俟其  
定忽上真祠之請歆為便道之歸在卿則固所  
願焉于朕則豈所望者其據長算毋有遐心

賜左丞相錢象祖乞辭罷机政不允

詔

勅具悉方國家多事之時任廟堂一相之職卿  
蓋屢形于固避朕亦自知其甚難然而朕以更  
化云初尤冀和平之福而卿受恩最厚素為忠  
孝之家正使慮有未周力有弗及猶須同心協  
志求以尊主范民而况察卿之才為眾所服寵  
以告廷之拜豈曰歷階而升幸邊鄙之粗寧恐  
事机之難測中外未能小息臣主靡容自安旱  
暵既驅星文未格日不暇給他何可言偶微爽  
于節宣宜倍加于攝養勿念去計共圖治功宵

旰寔勤曷嘗以位為樂燮調有賴安得養身而  
歸

賜新除御史中丞章良能辭免不允  
詔

勅具悉朕惟振朝廷之紀綱當先重紀綱之地  
新天下之耳目必遶求耳目之官卿鯁亮之資  
淵深之學自奮于韋布之日有聞于縉紳之儒  
雖遍歷于清華亦屢更于夷險處身無玷疾惡  
如風欬堅塞于倖門曾不辭于怨府殫擊之任  
簡求寔宜其力辨于官邪以共扶于國論發卿

所蘊助朕有為勿騰避寵之章益勵敢言之氣  
皇帝本命萬壽觀設醮青詞

伏以陽主歲功方臨于大夏日當元命爰演于  
冲科設淨供于琳宮延高靈于擬撫恭願俯矜  
忱悃加佑眇躬歛五福以錫庶民綏四方而惠  
中國

滿散朱表

季夏之月大德方昌元命之辰蘭肆<sup>場</sup>藏荷多祺  
之來介想上帝之居歆圖報共秋敢忘昭事

禳蝗祝文

天地

伏以稼穡維寶方興播種之功蝗蝻為災備舉  
禳禳之術雖都城之少靜願畿甸之尚繁遠迓  
何殊焦勞匪一敢祈上帝<sup>地土</sup>俯念斯民既勅  
酺神盡屏衆多之害更今田祖益昭秉畀之靈

社稷

伏以禾苗方茂社稷為依雖旱魃之已驅復飛  
蝗而為孽神既職幽冥之事朕不勝宵旰之憂  
爰致禱祈願垂感格掃螟蟲而無迨度稼穡之  
有成

酺神

伏以比以飛蝗之作孽嘗遵故典以祭酺都邑  
頓清無非昭吞郊圻未免敢怠祈禳惟盡除振  
、揖、之灾庶幾有蕤、芘、之望

賜知樞密院史彌遠乞祠不允詔

勅具悉卿以心膂之臣任樞密之柄追先烈而  
致和戎之福除禍本以成惠民之功方使介之  
始通賴謀謨之有補胡為三請必欲一屏既知  
公議之無它雖有浮言而自定朕正切宵衣之  
慮卿乃欲畫繡之行頌體國之素深豈為身而

求逸其安所職勿復重陳

賜衛涇乞解罷機政不允不得再有

陳請詔

勅具悉居九五之正位方以遇灾而憂何二三  
之大臣皆欲引身而去豈朕所望于卿奚安尚  
賴同寅而協恭庶幾轉禍而為福要須積久或  
可圖功雖屢請以圖難從毋再辭而為贅

賜衛涇乞解罷机政不允仍斷來章

批荅

省表具悉朕勵精更化遭時多虞延登俊良列

在輔弼當經綸之始賴協力以共謀造平定之初  
乃奉身而求退朕所未喻卿由無他知出處之  
素明見忠勤之曲盡五十而服官政在古訓以  
甚明三千而惟一心矧大臣之無間倘遽欲去  
吾誰与居勿為封奏之煩尚體眷懷之渥

口宣

有勅卿以同德任吾大臣一為進退之圖寔有  
重輕之繫尚安位著庸副朕心

褒語

卿貳政更化之初備宣忠蓋朕所眷屬人何異

辭告歸無名理難曲徇

賜錢象祖乞歸田里不允不得再有

陳請詔

勅具悉朕慨踐祚之既久念治要之不進不惟  
不進殆將阡危是以惕然改圖勵精更化庶幾  
更也人皆仰之、意首論一相得卿之賢旁招  
俊乂如恐不及前此寒心數月方幸交鄰少定  
可以盡力內治自卿及執政以至論思之臣造  
鄰而言無不傾聽君臣之間了無疑阻卿等以  
災異請去朕方側身自儆不容重陳而數日以



來廟堂五臣而三求退留行之詔屢下請猶未  
已不惟朕失所望四方傳聞其謂朕何卿以勤  
勞致愆調 惟益謹稟解以速痊愈正所謂故國  
者有世臣之謂也非卿而誰其體一心勿致三  
瀆

褒語

卿相予未久備罄忠勞方圖內修正藉協贊知  
卿小疾予告甚優佇聞有瘳勿復言去

賜史彌遠再乞歸田里不允不得再

有陳請詔

勅具悉近者二三大臣更相求退大非朕所以  
待卿等之意屢形詔荅詞不憚煩所冀相安以  
慰輿望而卿又爾有請何邪先正兩處相位樞  
時非久然其引去亦皆有辭卿世濟其美以樞  
筓儲賓游吾父子之間方以輔治責成何嫌何  
疑而致懇勗力乃至三四不已朕志已定斷然  
不移既勅銀臺母納章奏卿可以留矣

褒語

卿以心膂之臣任樞密之寄方深眷倚何可退  
休祈請最煩曲留備盡其體予意母為固辭

賜刑部侍郎曾暎乞祠不允詔

勅具悉朕延登耆雋列在逆朕豈惟資讞議之  
平真有賴論思之益卿夙高譽處久樂燕閒粵  
送一節之趨增重貳卿之選惟明克允方持憲  
以盡公非道不陳曾閱時之未久忽披來諭遽  
款告歸有嘉易退之風殊匪趣還之意刑章方  
簡議無待于過三史筆至嚴職何妨于共二少  
安定著難徇謙辭

賜禮部尚書倪思乞祠不允詔

勅具悉朕召收舊人以圖新政比者凡有一事

宰輔相與謀于廟堂侍從相與議于臺省粗無  
過舉朕心以懌今茲未能畧定而求去者紛然  
從班亦有一二矣矧卿素為敢言自陳謹論不  
畏強禦不避怨仇歷、為朕陳之擢長儀曹以  
示褒表亦為此舉何耶朕求其故豈朕有以致  
此耶相應以文止見辭費惟當一切不聽庶幾  
以一天下之觀瞻其體眷懷勿復有請

賜僉書樞密院事林大中乞仍舊休

致不允詔

勅具悉朕更化之初未遑它務求賢甚急首召

者英起自挂冠之餘擢居持橐之長延登樞筦  
增重朝廷言必出于內心謀實稽于古訓倚毗  
方切而疾遽侵冲養有來何恙不已胡為騰奏  
即款告歸尚精醫藥之調以繫縉紳之望

雩祀祝文

前一日奏告 太宗室

伏以旱魃挺灾禱而既應覆出為虐其害愈深  
奚即然壇仰祈清昊 熙陵之彼實配彼天預  
告威靈願垂照格有請于帝蘓此遺黎

上帝

伏以旱氣方隆禱既如響飛蝗肆孽禳之亦消  
奈何常暘又以示譴朕實不德民則非辜祗被  
郊丘謹修雩祀仰祈上帝哀閔下民蚤興雲雨  
大沛甘澤無有遠迩均被滂沱坐安凶年復成  
樂歲邦本所係惟天佑之

太宗

伏以天灾流行固知代有今歲之旱尤所弗堪  
禱雨應期方幸周浹陽居大夏茲焉益驕爰即  
泰壇恪修雩祭稽諸典故典作主侑神曾孫菲涼  
宜致疵癘殃及萬姓寔惟焦心在天之靈願垂

矜閔亟頒甘澤以迄康年

皇地祇

伏以至哉坤元厚德載物生我百穀以活斯人  
此雨應祈種幸入土苗而未秀又復亢陽滌  
山川物意焦灼國有故典禱旱以雩后土資生  
敢伸虔告願垂大德勅使百神三日為霖溥及  
萬域以蘓焦稿以致豐登庶幾有邦可以長保

再奏告 宗廟別廟

伏以顧惟菲涼負荷至重常暘之罰乃徧黎元  
飛蝗未清雨而復旱投誠 列聖威靈在天閔

予孫曾以及赤子亟垂昭格沛以甘霖运用康

年保邦是賴 別廟云雨而復旱茲  
為致禱願昭感通

太社太稷岳鎮海瀆五方山林

伏以惟民之生以食為命聰明正直亦惟相依  
今茲旱灾日既太甚側身致禱徧于百神仰冀  
為霖沛然四洽庶有秋之可望豈嘉報之敢稽

賜江淮制置大使丘宗乞致仕不允

詔

勅具悉朕惟屯禁兵百萬而邊鄙是虞開幕府  
三四而留都尤急界以樞廷之寄增吾天塹之

雄鄉久安閭里淳分帥閭徒得君重肯為朕行  
上寬宵旰之憂外驅貔貅之衆盡護諸將獨當  
北門草木亦知其威名夷虜想聞于風采力禱  
廟論卒靖封陟人皆望歸袞之期卿乃有挂冠  
之請矧方叔之謀猷克壯而晉公之神明不衰  
益堅體國之心毋作明農之計

賜寶謨閣直學士李寅仲乞祠不允

詔

勅具悉朕緬懷巴蜀之民未嘗忘遠夢想淵雲  
之彥尤務招來卿蚤冠掄魁久騰英譽游登朝

蹟嘗為猷納之臣出殿庑邦尤著蕃宣之績特  
令槍攘之際寔增嘉歎之深升學士之班既以  
旌其風節趣鋒車之召誠有望于宏謨何辭之  
煩以疾未諭萬里云遠當已戒途三命滋恭諒  
無俟駕

賜右丞相錢象祖辭免提舉國史院

實錄院提舉編修國朝會要不允

詔

勅具悉纂脩史冊深賴于公平會粹典章尤先  
于鴻博允資碩輔坐總宏摹卿識洞古今學諳

流畧接詞華于奕葉用則有餘考故寔于累  
朝蓋其素習舉以並命了無異辭母遜牘之重  
陳期奏篇之俱上

賜參知政事雷孝友辭免權監修國

史日歷不允詔

勅具悉密贊政塗日預萬机之決參提史筆正  
資教器之兼卿早冠詞場寢登冊府迨通班于  
侍從已嘗賴于纂修朕慨大典之未成選鴻儒  
而坐領趣就累朝之策仍嚴繫日之書故事  
當然謙詞可畧

賜刑部侍郎曾暎辭免兼太子詹事

不允詔

勅具悉朕遴選從臣方賴論思之益精求儲寀  
尤資輔導之功卿累葉儒風半生朝蹟何止衣  
冠之偉實為簪橐之英擢處宮端允符公論亟  
承明命毋庸固辭

賜知樞密院事史彌遠辭免兼參知

政事不允詔

勅具悉文武一道古制何別東西二府近世乃  
分朕方勵精圖治每求有以通之卿膚敏善謀

久在樞近凝承共二非卿孰宜既位大臣當以身任天下之重顧何辭于此哉

賜史彌遠再辭免不允不得再有陳

請詔

勅具悉衆賢和于朝濟々而相遜固治之義事然亦有不深辭者國家雖有東西二府之別事有閏繫則奏請同之此祖宗之定制也卿為吾樞臣備宣忠力與聞國政之久攝貳政机無以易克往其欽承勿復引避

成肅皇后中元節水陸道場齋文

伏以悲纏長樂方深霜露之思節屆中元普設冥陽之供祈覺皇之垂憫異祖后之超昇伏願衆聖來歆萬靈並享徧茲法界咸均福利之霑俾我慈尊永快逍遙之境

賜安南國主李龍翰嘉定二年曆日

勅書

勅安南國王某朕仰稽天運預受民時爰分曆象之書徧及方隅之境眷惟南國世奉中朝封疆雖遠于山川嗣歲先頒于正朔用均惠利尚克欽承

賜觀文殿學士侍讀趙彥逾乞歸田里不允詔

勅具悉朕更化之始起大老于東海之濱明德懿親老成典刑趣行造朝國勢增重訖謨遠慮見于進讀圖任共政束于定制偃息藩魏人望所歸小疾既痊正宜休養大臣不可以暑行其為朕留庶幾猶得奉露門之後容也

賜史彌遠辭免兼權監修國史日曆不允詔

勅具悉官預政机職兼史事此國家之定制也

卿以樞筦而參駿馭位在同列之上從容相遜觀听甚休矧為世官可謂濟美緝 累朝之典謹繫日之書其率乃寮趣就筆削而又何辭焉賜吏部侍郎梁季琬乞待次州郡不

允詔

勅具悉朕惟論思之臣欲全進退之義若其未可以去則亦難以遽從卿為國宣勞既云累歲任予典選實踰劇曹胡為抗章必欲求外冕旒密侍正有賴于協恭符節屢更碩奚煩于詳試尚安舊著以副眷懷



賜史彌遠辭免同提舉編修勅令不  
允詔

勅具悉金科玉條具有律文因時制宜條目滋  
衆不有以統一之則輕重出入非所以使人易  
避而難犯也宰相既總其綱必命輔臣贊之此  
國之重事也卿以宥府貳政机且兼史事措經  
諏律非卿誰屬往哉汝諧何事多遜

賜禮部尚書倪思乞待次州郡不允  
詔

勅具悉卿以一時人物之望召還未久奉獻

納朕所樂聞何嫌何疑屢欲求外此固足以見  
難進易退之節非朕所以待卿者且更迭之制  
豈為卿輩設哉

賜江淮制置大使丘密再辭免召赴  
行在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勅具悉卿以超世之資篤濟時之志久安故里  
曾不忘畎畝之思荐鎮陪都專以徇國家之急  
言皆底績事不辭難禦侮折衝既以著偃兵之  
效聞命引退謂不應俟駕而行一歸凝丞之班  
足為宗社之重既頒溫語日俟來音共改而圖

舊人注想以待元老而乃抗章至再稱疾愈堅  
極知難進之風殊非虛佇之意况聞老而益壯  
氣不少衰式過其驅以副所望使朝廷得以諮  
訪而措紳視為表儀務遠乃猷以弼予治頌何  
恙之不已諒無說之可辭

賜知平江府李大異辭免除寶謨閣  
直學士不允詔

勅具悉朕惟斯民宅生于牧守苟有治理效者  
倣虞朝考績之法取宣帝增秩之意不惟示勸  
抑以數易為重也卿以爭臣出守吳會政聲上

徹朕所深知進職西清庸示褒表成命已頒尚  
何辭焉

賜皇太子生日詔 八月十七日

勅某商顯中分元良初度賜生設醴用為宴衍  
之資授繁貽年仍厚匪頌之寵共期難老益齡  
隆私

金國諭成使赴闕口宣

盱眙軍傳宣撫問并賜御筵

有勅卿等載馳原隰始屆疆陲當和議之既成  
喜歡盟之復締首加勞問仍示宴私

鎮江府賜御筵

有勅卿等持節昇來揚舲既濟望信書之漸近  
啟賓燕以加勤其醴春慈式遄行邁

鎮江府賜銀合茶藥

有勅卿等肅擁使華來修邦好爰厚寶奩之錫  
用加珍品之頒庶滌煩勞式祇延佇

平江府賜御筵

有勅卿等遠將信幣來次近畿嘉膚使之再馳  
宜賓筵之三錫是為異教用賁行人

赤岸賜酒果

有勅卿等徒御遠來郊圻密迹爰再頒于甘醴  
仍分錫于嘉肴行色少休賓儀是飾

賜御筵

有勅卿等遙驅使傳切近國郊將修昕旦之儀  
重錫需雲之宴式昭春意益謹前規

賀生辰國書

使介載馳申講誕辰之慶郵音垂諭少遲良月  
之期虔致函書遠將匪幣用祝無疆之算益堅  
有永之盟施及黎元同躋仁壽

賜通奉大夫趙師異辭免復寶謨閣

直學士依兩乞宮觀不允詔

勅具悉卿起臨近甸嘗著外庸既辭制閫之行  
仍徇祠庭之請念宣勞于北固歆華爾歸俾寓  
直于西清但仍其舊卿毋多遜朕不汝忘

內中禳蝗設醮清辭

伏以旱魃云初遂致飛蝗之作孽而師既應不  
圖遺種之滋繁遠侵閩楚之疆近集郊閩之內  
遇災是懼惟帝烏依願勅百靈盡除螟螣之害  
俯令萬國咸保稻粱之豐

賜觀文殿學士何澹再辭免知建康

府仍奉祠祿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詔

勅具悉以金陵而為陪都保釐素重獲天塹而  
開制閫委寄尤隆卿以時名人為予舊學蚤膺  
擢任屢嘗入從以出藩尋遂登庸俾為貳公而  
洪化方權臣之用事宜正論之多違久鎮三山  
時稱治最言歸教載朕不汝忘屬邊鄙之甫寧  
擇邦戾而分遣惟大使之所蒞非良弼其誰宜  
朕方躬宵旰之勤卿當體股肱之寄聞命引道  
知已屈于中途奉親為榮顧何妨于色養母格

成渙式邁爾驅

祈雨感應報謝祝文青詞

天地

伏以涉春以來旱氣甚廣種未入土上下隱憂  
宵旰齋心日致誠禱皇天后帝實賜鑒臨曰雨  
而雨隨時孚應藝我黍稷寢成小康盡彼萬物  
不足以報天詞告謝少致衷誠

宗廟

伏以亢陽為灾幾害禘事國計所係無所控祈  
夙夜報誠 父母 先祖敢期上徹在天之靈

霖霖滂沱幾無虛日旱魃退聽良苗勃然所在  
中熟實踰始望傾心報謝其敢弗虔

別廟

伏以亢陽已甚嘗致禱祈甘雨以時實為孚應  
茲成中熟獲濟民生幽贊為多可無致謝

十神太一九宮貴神

伏以民為邦本食乃民天歲一不登何以為國  
頃以旱甚禱于尊神如響應轂隨車滂沛肅時  
雨若易歎為豐敢罄謝誠尚求終惠

嶽鎮海瀆五方山林

伏以國方多事豈堪旱灾虔誠禱祠靡神不舉  
時雨之降寔由山川三日之靈霖四遠沾足歲  
事將就虔謝敢稽

太社太稷雨師雷師風師

伏以顧惟菲德致此亢陽仰賴百神鑒予忱禱  
風雨時至雷霆疾驅速逆均霑成此中熟一祈  
一報敢怠此誠尚惟居歆益加敷佑

天慶觀報恩光孝觀青詞

伏以稽事方興亢陽之為孽忱衷致禱蒙上  
聖之垂慈甘雨時行炎歊寔戢掃螟蝗之已甚

潤黍稷以有成馴致小康敢忘虔報帝閭雖遠  
信齋戒之可通國步甫寧異休祥之滋至

祭告醮神

蠱賊為灾秉畀有資于田祖蝗蝻為孽掃除實  
賴于醮神既隨禱以盡消俄蔽室而復至人心  
相恐歲事可憂疑有物以驅之殆非力可及者  
載修祀事仰叩高靈俾食葉食心之妖罔有噍  
類成多黍多稌之慶還保豐登

賜鎮江府都統都制畢再遇乞歸田  
里不允詔

勅具悉卿以奉勇之資挾忠毅之氣撫士最為得衆遇敵几于無前外則營壘之不譁內則里閭之甚靖屬邊陲之甫定亦信使之交通諸將于馬少休未奏亦求引退乃眷維揚之重鎮實為淮甸之要衝其為朕以少留豈于卿而獨後總周廬而衛入終當誰歸歌出車以勞還固應有日

賜京西湖南北路宣撫使宇文紹節

辭免召赴行在不允詔

勅具悉卿以勸誦之近臣往宣威于遐徼邊陲

以靖邦好沆修爰念賢勞亟頒命召何控辭之未已又引疾以為言朕渴想風儀急聞方畧俟交符于制閫即趣駕于歸途毋復重陳副予虛佇

賜何澹辭免兼江淮制置大使不允

詔

勅具悉國家間遣輔臣往營邊事粵從近代加以大名不惟款憂顧之寬正以增使華之寵疇咨于衆喜得其人卿以舊弼之賢畀留都之寄英毅有素輿望已孚疆場甫寧先上宣威之組

江淮併護再隆分閫之稱其為朕行徒得君重  
獨當一面正資經理之良坐使諸軍咸屬指呼  
之下往祇成命毋致牢辭

賜新除煥章閣學士改知江陵府充  
京西湖北路制置使李大性辭免  
乞奉祠不允詔

勅具悉謀帥以鎮上游素為重任分閫以護兩  
道尤賴長才卿久列從臣屢更藩服比奏三吳  
之課繼擁七閩之麾方塞北之休兵屬荆南之  
缺守仁毅夙著僉論攸推進學士之清班益隆

春倚總邊庭之諸將咸蒞指呼引道既前逆驅  
毋緩奚事循牆之避佇聞洗印之期

賜新除同知樞密院事丘富辭免不

允詔八月十日

勅具悉朕勵精更化當饋思英樞庭既得于耆  
英宣室實深于注想謂何恙之不已故申命以  
益勤載覽封章備陳疾狀使剪湏而可療亦所  
當為倘賜几而肯來自應增重宜進萬前之藥  
勿為三命之辭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五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四十六

謚議

孝宗皇帝謚議

奉

勅撰

四明樓 鑰 大防

臣聞帝王之出治豐功茂烈生則著見于天下而其流傳于後世者則待節惠之名要皆取其盛者而傳之文王一怒而安天下非無武也武王告武成而作洪範非無文也取其盛者而傳之則脩道全真可以一言定也甚哉孝之大也

虞舜之大武王之達自漢歷唐無不謚帝為孝  
本朝 累聖相承皆用舊典若夫集孝道之大  
成則未有如 大行之盛者也恭惟 大行至  
尊壽皇聖帝繩 藝祖之武重 光克之華以  
天縱之能日新之德臨御天下二十有八載巍  
煌煌不可 備述若形容天地繪畫日月則不  
容無辯方在初潛龍德而隱學聚問辨師教不  
煩日就月將君德昭著度莘勞謙共為子職日  
趨朝謁威儀 雍肅雖莫窺其涯涘而中外屬心  
天人協應 光葉內禪高視唐虞嗣位以來勵

精廢政召收故老尊禮元臣臨朝若神待物如  
春崇節儉以革奢之風振紀綱以起偷惰之習  
事無小而不容人無微而不記機務雖繁酬酢  
無壅立法定制動為後則以科舉為未盡則立  
待補之法以免遺才以武舉為未盛則優入仕  
之級以收智勇年勞並用以裁濫賞而不致于  
累遷銓闈加嚴以抑任子而又為之限節改秩  
必使之作邑謂學以親民而使之治民御史必  
取之賢宰謂受人之察而後可察人以周行速  
化必使試郡而後為即以延閣清華必俟有功

而後除職監司守將必延見而臨遣瘡老昏繆  
之人不得而隱藏~~奸~~賊之吏必窮治而斥逐清  
介廉潔之士則從而拔用朝士闕官乃除遂無  
待次之淹要郡留闕選才逐無輕授之冗黜賊  
吏之世賞進軍功于流內長慮~~却~~顧守之至堅  
故雖日不暇給而四方靡然向化矣于時疆場  
未寧戎車方駕激厲將士嚴備邊陲張皇六師  
明見萬里中原起未蕪之望殊隣多歸附之民  
撫而有之還以為用天威既振戎虜~~驚~~畏雖犁  
庭掃閭未快初志而<sup>信</sup>使復通~~滅~~幣殺禮至今無

烟火之警苟非雄斷遠畧何以臻此臨政既久  
治道愈明物未能名事至輒斷精神之運上際  
下蟠于天地之間智慮所闕六通四闕于帝王  
之德行公道以銷黨偏之蔽推平心而絕喜怒  
之私間有水旱之災應天以實而禮文尤脩州  
縣之奏恐其不~~達~~蠲復之教恐其不多傾困倒  
廩以濟其急賞勤罰惰以勵其餘民不知其有  
凶歲亦隨以登熟幸太學幸秘省廷策貢士布  
文教以振士風御鞍<sup>弓</sup>親弓矢申嚴軍法立武事  
以張國威內外大小之臣無不列之屏以待黜

陟山川險要之地無不指諸掌以立防閑治具  
畢張風化已成方且玩意希夷而無奉道之過  
游心寂寞而無佞佛之迹作敬天之圖兢懼愈  
深闢延和之殿諏訪愈切躬講讀之勤設遺補  
之官其于保治有始有卒至于脫屣萬乘燕居  
重華授受之際尤為雍容嗚呼身退而道彌高  
尊極而用愈儉是宜萬有千歲永處慈宸而厭  
代登遐歸于帝鄉此群臣萬姓所以攀號擗踊  
泣盡而繼之以血也遠日有期恭定尊謚請之  
南郊以詔萬世謹按謚法曰能官賢才曰哲帝

德廣運曰文應變無方曰神保大定功曰武持  
盈守滿曰成慈惠親愛曰孝迺夫知人而善任  
使文武各得其用非所謂能官賢才乎修德以  
來遠人天文以洽四國非所謂帝德廣運乎酌  
酢以周萬幾圖回以盡眾智非應變無方乎妙  
韜畧而不用極聰明而不殺非保大定功乎守  
基圖之廣大延國祚于綿遠非持盈守滿乎若  
孝道之盛非惟臣子所不能稱贊雖考之謚法  
求之六家語其甚盛者曰慈惠愛親而已是則  
未足以彰大行之孝也報本反始而奉郊禋



尊祖敬宗而事廟饗雖高宗為天下而得人  
太皇盡母道以愛子而大行天賦至性不  
可解于心倫四海九州之養謹五日一朝之儀  
委曲周盡猶恐不及兩宮九閨終無間言固  
已風動四方震服夷虜高宗屬疾則衣不解  
帶躬自嘗藥及棄天下則勺水不入于口倚廬  
有過于哀鄙漢文之短喪陋晉武之無斬身服  
直麻禮盡苦塊行有匹夫之雨難哭則哀動于  
左右虜使未吊止許朝于喪次顏色之戚哭泣  
之哀虜使退而嘆曰皇帝聖孝乃如此大臣

或進諭解之言則流涕被面曰大恩難報群臣  
感泣莫敢仰視易月之制既終因山之役既畢  
孺慕無已追遠勝遂舉大寶以昇聖子不曰  
倦勤不曰求逸惟曰不待日奉先帝之几筵  
躬行聖母之定省又曰俾予一人獲遂事親  
之心永膺天下之養于是御素服于乘輿尊几  
筵于內殿退處聖室以終三年之喪哀疚不忘  
齋潔自若欽事慈福溫清無違嗚呼茲豈非  
集孝道之大成又豈慈惠愛親之所能盡也  
大行至尊壽皇聖帝宜天錫之曰誓文神武

成孝皇帝廟號 孝宗謹議

成穆皇后改諡議

奉 勅撰

臣聞帝王之興皆有天命夫婦大倫尤非偶然  
曰天作之合曰天立厥配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于是乎在焉矧汾陽大家多為后族唐室憲宗  
則有懿安之盛 皇朝 真廟則有 章穆之  
賢姓系相承是生聖女慶鍾戚閑寶媿 壽皇  
生不及禕衣之榮歿而膺寶冊之禮久安別廟  
將奉大宮宜改尊稱以從帝諡恭惟 安穆皇

后柔明懿淑順溫恭蚤儂王藩克畫婦道設  
桑弧于門左屢占熊夢之祥帶弓韜于襟前每  
啟燕祠之瑞云何不淑遽奄九原迨 烈祖之  
御天眷元妃而追冊欲歌流荇傷不見于令安  
正號長秋遂疏恩于幽窆固已嚴蒸嘗之奉崇  
節惠之名綿慶祚于三朝介洪休于萬世 重  
華厭代方服大喪告窆因山行當升祔念今日  
遺弓之痛既切于神孫愴昔時故劍之求用承  
于先志爰因 安穆之懿式遵 成孝之規謹  
考諡法婦德均一曰成德化肅 曰穆 安穆

皇后窈窕好速有閔雖之美用心專一有鴉鳩  
之德非婦德均一乎孝欽以奉舅姑和平以儀  
閨門非德化肅雍乎伏請改上謚號曰 成穆  
皇后

成恭皇后改謚議

奉 勅撰

臣竊惟 至尊壽皇聖帝臨御之初仰奉 高  
皇首隆孝治正家刑國百度具舉而中闈久虛  
陰教斯闕乃奉親命乃諏卜吉 教正古制闕建  
長秋 安恭皇后淑範懿德冠于後宮君子好

述遂正乎內坤承乾而時行月遡日以爲明禕  
禴盛服助成九廟之奉極繼具禮欽承兩宮之  
養母儀既尊后德有輝而曾未數歲祲纏耕振  
方隆大練之飭終符素柰之祥求賢審官未展  
周南之志感今懷昔空形宋文之策固已極褒  
崇之典議 安恭之謚祭于別廟迨今二十有  
八載矣 壽皇上賓萬國起號弓之慕孝孫盡  
禮七月庀因山之役有司奏請定謚南郊 二  
后在天皆應改號以從 成孝之名謹 奏之謚  
典曰夙夜警戒曰成謙而好禮曰恭 安恭皇



后共蘭館之職以贊親耕之勤謹難鳴之戒以  
勉相承之道禁切外家不干裏謁茲不曰夙夜  
警戒乎躬節儉之德服澣濯之衣却貢獻之珍  
麗遵圖史之箴規茲不曰謙而好禮乎伏請改  
上謚號曰 成恭皇后

劉忠肅公覆謚議 大中

資正殿學士劉公輔政于紹興七年未幾而薨  
距今五十有餘年矣中更權臣當國之久故家  
泯然無聞公又為趙丞相鼎深知同寅之人尤  
無敢言者迨今始得出處之詳于行狀太常又

明其立朝體國之大節謚以忠肅可謂當矣嗚  
呼 高宗皇帝身濟大業披荆棘而立朝廷一  
時人物雖經崇觀政宣之摧折靖康建炎之流  
離而元祐流風猶有存者趙公身任天下之重  
甄拔人望布滿中外論思勸講皆極天下選由  
是王政日修國勢日隆以啟中興是豈惟將帥  
操師之功哉抑聞之趙公入相之初首白 高  
宗必欲得公与王公庶為 職政以自助二人遂  
並用方是時君臣上下日夜講求恢復之計外  
与虜通使而為脩甚飭所謂行在而止為時巡



之謀君不可以一朝居非若後日之晏然于此也公之同心輔贊力正國本太常之言皆家世舊聞參以記傳炳々如丹而後公之名益顯望之如神人然公議之不可泯謚法之有益于天下如此可不務哉

王節愍公覆謚議 倫

馬或奔蹏而致千里士或以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跣跑之士亦在御之而已此難非古先用人之道漢武帝所以能得奇才為用蓋以此也靖康報難事出倉猝承平百年衣冠

如雲習于久安不知所為平時經明行修褒衣博帶之士狼狽失守不計其死至有助桀為虐忘君賣國不忍言者樞密王公名臣諸孫跌蕩不羈浮湛閭里不見其異一旦慷慨奮發論事激烈抗章敢言 欽宗為之改容擢于布衣待以國士天下方知其為奇男子也帥府既建首為勸進之舉 高宗募忠勇之士往使不測之虜固有殉死以行者惟公**樞**智勇辨氣吞豪酋往來再三忠脾**義**膽折服倔強和議之成為力最多公之志蓋未已也故每當陛辭必以乘杙

用兵為請勿復以臣為意此其志豈止于和戎  
哉再使被留音問斷絕虜誘以高爵而不就脅  
以嚴誅而不懼引義南向仗劍以死郡邑為之  
震動至画像而祠之回視小廉之士其能以忠  
殉國視死如歸如公者寡矣太常易名曰節曰  
愍無可議者傳之來世抑以見取士之無方不  
應以細故而棄才也

楊忠懿公覆謚議 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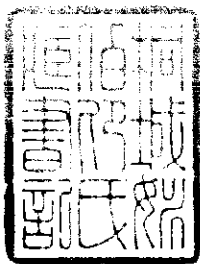
謚所以易名也法苟應謚雖功烈不見于世亦  
必隨其人之所宜而稱之此孔文子之所以為

文也故特贈光祿大夫少傅楊公某生長富貴  
不知天下之憂患而抗志不群篤志問學隆師  
親友嗜學好古若有不能自己者古人以公子  
而厲布衣之操者公實近之已而游太學擢上  
第優游都城以致顯位是時四方無事朝廷苟  
安周旋清華尤無以自見于事然因所職而建  
言類老于世故者自詭治民休有惠愛晚登禁  
途益有志于效忠致論思時見一二不幸所  
蘊未伸天不假之年而遽忽焉惜乎未見其止  
也官簿已高一贈而至光祿禮官即其已行者

揆之以法謚以惠懿得其實矣尚何異辭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四十六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七



四明樓 鑰大防

進故事

唐鑑

李絳對憲宗曰人臣死生係人主喜怒敢發口  
以諫者有幾就有諫者皆晝度夜思朝刪暮減  
比得上達十无二三故人主致求諫猶懼不  
至况罪之乎帝善其言帝謂宰相曰太宗以神  
聖之資郡臣進諫者猶往覆數四况朕寡昧自  
今事有違宜卿當十論毋但一二而已

臣嘗謂近古敢言者在唐太宗時無如魏徵太宗嘗賞其直言徵對曰陛下導臣使言所以敢尔不然臣敢教批逆鱗哉在憲宗時無如李絳而絳之言如此不惟曲盡人臣之情蓋亦躬自蹈之而後能言之以此知一介之臣敢言于九重之前者至難惟在人君有以導之憲宗有意正觀之治謂事有違宜卿當十論毋但一二而已絳既能開廣帝意憲宗又能厲其群臣如此中興唐祚不在茲乎臣仰惟陛下和顏聽言好善忘勢凡有奏對無

不俯納臣密侍清光實親見之而臣猶援憲宗李絳之言者蓋當國家閒暇人心易弛朝廷之上罕聞直聲又自聖躬康復以來群臣深恐仰勞聽覽奏事不敢遲久言而簡切固不在多第恐相習成風各務省事朝刪暮減恐無二三情寔不輸事理不究群臣苟免煩瀆之故陛下因為無事可言私憂過計昧死陳述願陛下厲太宗憲宗之志俾廷臣竭魏徵李絳之忠知無不言、無不盡上下交泰以興治功聖度優容擇其可用者力行

之碩何事之不濟哉竊見 陛下視朝之際  
宰輔奏事已久亦難以坐至日晏 壽皇在  
御之日多于進膳之後便殿引見臣寮得以  
送容詢訪此實 陛下家法可舉而行也

資治通鑑

武德八年房玄齡嘗言秦府舊人未遷官者皆  
嗟怨曰吾屬奉事左右幾何年矣今除官反出  
前官齊府人之後太宗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  
服天下之心朕與卿輩日用衣食皆取之民者  
也故設官分職以為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豈

以新舊為先後哉新而賢舊而不肖安可捨新  
而取舊乎今不論其賢不肖而直言嗟怨豈為  
政之體乎

貞觀元年或上言秦府舊兵宜盡除武職追入  
宿衛太宗謂之曰朕以天下為家惟賢是與豈  
舊兵之外皆無可信者乎汝之此意非所以廣  
朕德于天下也

三年濮州刺史龐相壽坐貪汙解任自陳嘗在  
秦王幕府上憐之欲聽還舊任魏徵諫曰秦府  
左右中外甚多恐人皆恃私恩是使為善者

懼上欣然納之謂相壽曰我昔為秦王乃一府之主今居大位乃四海之主不得獨私故人大臣所執如是朕何敢違賜帛遣之相壽流涕而去

九年岷州都督高甄生坐減死徙邊或言甄生秦府功臣寬其罪太宗曰甄生違李靖節度又誣其反此而可寬法將安施且國家自起晉陽功臣多矣甄生獲免則人々犯法安可復禁乎我于舊勳未嘗忘也為此不敢赦耳

臣聞書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賢爵罔及惡德

惟其能蓋官爵者天下之公器人主所以厲世摩鈍犇走天下而天下為之服役者以其用之公也唐太宗由秦王嗣位其平日陪泛于左右者往々經百戰之餘冒矢石犯霜露出萬死而得一生及見興王之盛者蓋無幾也太宗以至公為心雖有故人舊勳而求遷官者未始輕予祈入衛者不肯偏用至于坐貪者雖憐之而終遣之去犯法者惟不忘而終不敢赦惟其見之明而行之果是以能成正觀之治 本朝列聖故事一一可考 陛

下毓德春宮之久攀附之官之祿之其人甚多既歷四年而扳援求請今猶未已動煩宸衷曲為區處臣願陛下遠鑒文皇之公心近遵列聖之定法裁抑僥倖使各安分而退聽則外此而妄求者亦當息心朝政清明非為小補

唐鑑

太宗正觀三年帝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机要之司詔勅有不使者皆應論執比來惟睹面逆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為何必捧才也

房玄齡等皆頓首謝

臣聞机要之司譬之人身則喉舌也舜之命龍曰夙夜出納朕命惟允蓋命令之出或出焉或納焉惟歆其允而已然必先之曰命汝作納言以納名官政欲其能納也命令之頒于天下猶飲食之入腹也飲食不擇則身必病命令不審則下必傷人之飲食也柔則當茹剛則當吐喉舌之責也若不問剛柔知茹而不知吐一過喉舌所傷必多雖歆悔之已無及矣大雅之稱仲山甫曰出納王命王之

喉舌惟其或出或納如喉舌之謹焉夫然後  
賦政于外而四方爰發也太宗其可謂知此  
者矣不惟听臣下之言又欲責而使之言范  
祖禹曰朝廷設官分職非徒使上下相送  
款交修其所不逮也苟取充位而奉行上令  
則是胥吏而已仰惟 陛下平心處事虛已  
聽言後省間有論奏率蒙賜可不憚更改是  
將比隆大舜予違汝弼之訓而臣猶以太宗  
之事為言者言切而易明事近而可鑒亦工  
執藝事以諫之意惟 陛下行事每如此

則聖德益新朝政亦清正觀之治不難致也

### 三朝政要

太宗淳化四年六月以左諫議大夫魏庠司封  
郎中知制誥柴成務同知給事中事凡制勅之  
有兩不便許依故事封駁以聞八月命樞密直  
學士向敏中張詠同知銀臺通進司凡天下章  
奏案牘必由二司然後進御先是中外奏報但  
由尚書內省籍以下有司有司或行或否得緣  
而為奸禁中不得知外司無糾察之職至是始  
命敏中等謹視其出入而鈞稽焉事無大小不



敢有兩面滯矣九月以給事中封駁隸銀臺通  
進司應詔勅並令樞密直學士向敏中張詠詳  
酌可否然後行下富弼等釋曰古者詔命皆中  
書奉行門下省審封駁改正厥有司存 太宗  
親選向敏中張詠同判通進司等以察稽失二  
府奉行之過皆得改駁閑防之意謹之于始也  
今之群臣多不舉職官有封還之名未聞駁正  
之實所以命令不由此司十有六七蓋因循之  
弊也

臣竊惟唐給事中之職凡百司奏鈔侍中既

審則駁正違失詔教不使者塗竄而奏還謂  
之塗歸李藩為給事中制有不便就勅尾批  
卻之吏驚請聯他紙藩曰聯紙是牒豈曰批  
教耶唐制之嚴如此中更五季寔失其職  
太宗皇帝深究治亂之源特振其職業妙選  
名臣為之曰凡制教有所不便許依故事封  
駁曰應詔勅並令詳酌可否然後行下則是  
事無輕重改無大小官無尊卑封駁詳酌是  
其所也近者給事中論奏除目或謂止當駁  
論橫恩不當及此臣深恐此論有誤宸聰使

後省寢夫其職紀綱廢紊所闕者大是敢仰  
稽 太宗致治之要為 陛下言之庶使後  
省臣僚得奉其職言聽計行以裨聖治臣不  
勝愧

漢書

高帝紀六年上歸櫟陽五日一朝太公云云詔  
曰人之至親莫親于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于  
子有天下尊歸于父此人道之極也

臣聞文王之為世子也朝于王季日三武王  
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父子之道天性也一

日不見豈容自安漢高帝五日一朝其父比  
之文武雖曰稍疏然文武皆以世子事親高  
帝已有天下日見則有所不暇故立五日之  
制焉 本朝列聖務盡孝道凡事 祖后  
母后于宮中見之無時 至尊壽皇聖帝之  
事 高宗正以異宮而處不得已俯從漢制  
二十八年終始不倦 陛下今春過宮者再  
恭請者一人情感悅歡聲四起自茲以浚積  
雨既不可出極暑又難進拜因仍至今五閱  
月矣都人顛日望翠華之駕今則雨師灑

道之餘仲秋新涼之始伏望早降睿旨夙戒  
有司講定省之禮上以奉 兩宮之歡下以  
慰兆姓之望臣不勝悵々

資治通鑑

唐正觀六年監察御史馬周上疏云太上皇春  
秋已高在陛下宜朝夕視膳今九成宮去京師  
三百餘里太上皇或時思念陛下陛下何以赴  
之云々今行計以成不可復止願速示還期以  
解衆惑上深納之

臣竊考唐太宗時高祖以太上皇居大安宮

而太宗欲往九成宮避暑馬周切諫以為車  
駕此行款已避暑太上皇尚留暑中陛下獨  
處涼處溫清之禮竊所未安又曰九成宮去  
京師三百餘里太上皇或時思念何以赴之  
此皆忠臣愛君之切足以感悟主聽垂憲後  
世仰惟 陛下誠孝著聞乃去歲之冬及至  
日歲旦三詣 重華都人歡呼中外慶快今  
猶未久也霜寒陰雨固難屢出竊聞 壽皇  
近曾宣醫外間傳聞日望翠華夫以九成宮  
去大安之遠馬周切々欲太宗之速還今則

鳴鐸至近伏恐 壽皇思念敢望出自聖意  
亟修定省之禮實天下幸甚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七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四十八

序

四明樓 鑰大防

止齋春秋後傳左氏章指序

春秋後傳左氏章指二書故中書舍人止齋陳  
公傅良之兩著也春秋之學不明久矣啖趙之  
後至本朝而後有泰山孫先生復尊王之說稱  
顯公是劉先生敵權衡意林等書訂證尤詳伊  
川程先生願雖無全書而一序兩該聖人之大  
法備矣自王荆公安石之說盛行此道幾廢建

炎紹興之初 高宗皇帝復振斯文胡文定公  
安國承伊洛之餘推明斯道勸講經筵然後其  
學復傳學者以為標準可謂大全矣東萊呂公  
祖謙又有集解行于世春秋之義殆無遺蘊止  
齋生于東嘉天資絕人誦書屬文一旦迥出諸  
老先生上歛然布衣數名四出六經之說流行  
萬里之外而其學尤深春秋某非深于此者蓋  
嘗涉獵諸公之書非不明白然亦不過隨文辨  
釋間有前後相為發明者亦不見辭統而在某  
自客授之初即泛止齋游雖不得執經其門嘗

深叩之同在西掖時始以隱公後傳數篇相示  
因為道春秋之所以作左氏之所以有功于經  
者其說卓然且曰自余有得于此而歆著書于  
諸生中擇其能熟誦三傳者首得蔡君幼學蔡  
既仕又得二人焉曰胡宗曰周勉游宦必以一  
人自隨遇有所問其應如響而此書未易成也  
未幾去國而某亦歸雖若相忘于江湖而友朋  
之來必以此書為問雖親炙之者跪以請則曰  
此某身後之書也迨卒于嘉泰三年而此書始  
出其婿林子燕最得其傳又四年而後長子師

輒與其徒汪在友以二書來某老矣如獲希世之珍屏去它書窮晝夜讀之始盡得其大意嗚呼盛哉蓋未有此書也先儒以例言春秋者切切然以為一言不差有不同者則以為妄例竊以為未安公之書不然深究經旨詳閱世爰蓋有所謂隱威莊閔之春秋有所謂僖文宣成之春秋有所謂襄昭定哀之春秋始焉猶知有天子之命王室猶甚威重自霸者之令行諸侯不復知有王矣威公之後齊不競而晉伯文公既亡晉不競而楚伯悼公再伯而又衰楚興而復

微吳出而盟諸夏于越入吳而春秋終矣自杜征南以來謂平王東周之始王隱公遜國之賢君其說甚詳而公以為不為平王亦不為隱公而為威王其說為有據依又其大節目如諸侯改元前所未有齊魯諸大國比數世間有世而无年至記厲王奔彘始有紀年古者諸侯无私史乘与禱杙春秋皆東遷之史也書齊鄭盟于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盟于鹹以志諸侯之散是春秋之終始也隱威莊之際惟鄭多特筆襄昭定哀之際惟齊多特筆諸侯專征而後千乘

之國有弑其君者矣大夫專將而後百乘之家  
有弑其君者矣宋魯衛陳蔡為一黨齊鄭為一  
黨公會齊鄭于中丘而後諸侯之師衡行于天  
下罪莫甚于鄭莊宋魯齊衛次之而父子兄弟  
之禍亦莫甚于五國是可為不臣者之戒矣齊  
威公卒鄭遂朝楚夏之交夷鄭為亂階侵蔡遂  
伐楚以志齊威之伯侵陳遂侵宋以志楚莊之  
伯是以見夷夏之盛衰矣書公孫茲帥師書公  
孫敖帥師書公子季友卒皆見三家之所送始  
首止之盟鄭伯逃歸不盟則書以其背夏盟也

厲之役鄭伯逃歸不書蓋逃楚也夷夏之辨嚴  
矣自隱而下春秋治在諸侯自文而下治在大  
夫有天下之辭有一國之辭有一人之辭于干  
戈無所不貶于玉帛之使則送其爵勸懲著矣  
文十年而狄秦又三十年而狄鄭又五十餘年  
而狄晉狄鄭猶可也狄晉甚矣貶不于其甚則  
于事端餘寔錄而已矣此皆先儒所未發至僖  
之三十二年四卜郊不送乃免牲猶三望極言  
魯之用天子禮樂以明堂位之言為不然惠公  
始乞郊而不常用僖公始作頌而以郊為夸引

祝鮒之言為證此尤為前所未聞也若左氏或以為非為經而作惟公以為著其不書以見春秋之所書者皆左氏之力章指一書首尾專發此意昔人以杜征南為立明忠臣然多曲泛其說非忠也公之章指謂君子曰者蓋博采善言禮也者蓋括史舊文非必皆合于春秋或曰後人增益之或曰後人依放之或以凡例義淺而不取或以例非左氏之意蓋愛而知其惡者乃所以為忠也又言莊公元年至七年及十九年以後訖終篇多无傳疑有失墜公之求于傳者

詳矣嗚呼与止齋游前後三十年不得卒業于其門既興殄瘁之悲而後得二書其間尚有款質疑而不可得此所以撫卷三嘆而不能自己也

### 息齋春秋集註序

吾鄉四明慶曆皇祐間杜楊二王及我高祖正議號五先生俱以文學行誼表率于鄉杜先生又繼之講明經術名公輩起儒風益振厥後伊洛二程先生之興得其傳以歸者惟故禮部侍郎高公公天資純篤濟以勤敏師友淵源學問



精詣入上庠登舍選已有盛名諸公貴人爭欲  
婚之拂衣而歸建炎二年升補上舍紹興改元  
德音免殿試賜同進士出身十三年高宗初  
建太學遴選名儒為四方所推服者為少司成  
公寔應選士子雲集凡學之規則皆所裁定明  
年三月車駕幸學講易泰卦于上前擢貳鄉  
將嚮用矣以直道忤時宰一斥不復家居累年  
中壽而歿洎端明汪公登後班奏言公學行出  
處之詳始詔復次對官諸子而公之名愈顯矣  
自頃王荆公廢春秋之學公獨耽玩遺經專以

程氏為本又博採諸儒之說為之集註其說粹  
然一出于正然猶未行于世也仲子得全知黃  
州始取遺藁刻之而屬某以序某生長外家汪  
氏于公有連雖生晚不及承教而猶記拜公床  
下竊聞之公既投閒杜門屏居畧不以事物自  
撓日有定課風雨勿渝此書之所以成也嗚呼  
泰山孫公明復著尊王發微深歆明夫子褒貶  
之旨伊川先生則謂後世以史觀春秋謂褒善  
貶惡而已至于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自有春  
秋以來未有發此秘者公亦曰仲尼懼先王經

世之法墜地莫傳歆立為中制俾萬世可以通行故假周以立王法而託始于隱公焉且以文武之道期後王以周公之事業望魯之子孫也以此推之春秋固非一王之法乃萬世通行之法也其推明伊川之意類如此昔曾子每誦夫子之言則必曰吾聞諸夫子子夏使西河之民疑女于夫子曾子罪之說者曰言其不稱師也觀公之序直引伊川之序不更一辭可謂稱師而知其所本矣伊川有序而傳未成公之書成而未有序此當屬之深于春秋者某何人而敢

与此黃州之言再四竊幸因得託名于不腐乃勿敢辭公諱閔字抑崇子孫能守家法其興蓋未艾也

### 古文孝經指解後序

古文孝經實吾夫子之舊秦火之後出于屋壁而顏芝所藏十八章已先行于世翼奉張禹等五人各自名家古文惟孔安國馬融為之傳而又不顯隨開皇中劉炫為作稽疑一篇已多訛笑唐陸德明云古文世既不行隨俗用鄭康成註十八章本獨一劉知幾以為行孔而廢鄭

諸儒爭辨蠹起明皇亦以今本註而序之書以  
八分刻之經臺猶在長安童而習之皆此也司  
馬文正公僅得古文于秘閣之藏為之指解嘗  
以進 仁宗 哲宗而范太史祖禹繼為之說  
噫自漢以來何其好者之寡也故信州使君李  
公天資純孝篤學好古尊敬此書又為詳說不  
惟發明夫子之旨又以文正公之解隨文演暢  
用意甚勤辭亦詳備如愛敬可行于匹夫而惡  
慢不可行于天子如論忠順之不可失如不敢  
遺之机甚微而其効甚大又曰要道云者言所

敬者寡所說者衆也曰至德云者言所敬者廣  
而所因者本也皆有所啟發非苟然者紹熙五  
年七月 皇上踐祚有詔求言公以八月進此  
書未幾中書舍人陳公傅良又為之繳進于經  
筵初欲刊于廣信而不及公之子淇念此書之  
未行將刊于家永為後序經曰故自天子至于  
庶人者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明皇注  
之始自天子終于庶人尊卑雖殊孝道同致而  
患不能及者未之有也言無此理故曰未者此  
說非也古文小異故自天子已下至于庶人文

正公則曰始則事親也終則立身行道也患謂禍敗言雖有其始而无其終猶不得免于禍敗而羞及其親未足以為孝也季使君又以明皇之事證之是矣某竊以為猶未為詳且明敢申言之夫聖人一經可謂詳矣而其立教之要專在此教語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是人之于孝未有無其始者夫子所以為曾子諄々言之正欲人之有終也夫子首則總言孝道次分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大小之分固自不同而又于此謂孝道有始而无終未有不及于

禍患者此則無有貴賤之別後雖具述孝治聖治之效以至終篇然其教人之最切無過于此上下一體俱當盡心焉明皇惟不知此所以不克其終可不戒哉篇末云孝子之事親終矣止為喪祭之終猶未為孝之終也若所謂孝之終与此孝無終始之終蓋謂立身行道死而後已者也故雖曾子既放手足以其能全而歸之自以為知免矣然而易簣一節猶在其後蓋大夫之簣猶非其正也嗚呼聖人之言可謂深切而能有終者亦豈易々乎某餘生無幾深知兢懼

得正而斃所願加勉故以告有志之士且以補  
二公之說云

范忠宣公文集序

惟昔賢者皆後世之師表而學者之慕古人則  
自各有不同如汲黯之慕袁盎司馬子長之慕  
藺相如若有不可解于心者 本朝先正明德  
相繼如太山喬嶽景星鳳皇事近而易考嘉言  
善行皆當取則而區々之愚少而讀元祐丞相  
忠宣范公言行錄反復終始正學大節偉識宏  
度贊嘆不足于諸鉅公間尤願執鞭歛追逐其

萬一而不可得也如奏議國論等書責人如責  
已助廉成德之訓又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  
之路等語皆當終身誦之每恨未見其家集也  
嘉定五年三月甲戌公之從曾孫中書舍人之  
柔見過謂某曰忠宣文集未行于世晚于謫居  
永州三年邦人至今懷仰比因沈使君圻赴郡  
以家藏本屬之既已刊就而舊无序引徑以見  
委某謹謝之且曰託名不腐豈非晚進之幸豈  
非平日之願願年衰學薄何足以与此三辭不  
獲則取而伏讀越兩日而盡得之蓋公天資誠

確篤志學問承文正公之親傳博之以泰山孫  
明復徂徠石守道盱江李夷伯三先生師友之  
益發為詞章根抵六經切于論事元有長語而  
一出于正文忠蘓公序文正公集有曰其于仁  
義禮樂忠信孝弟如飢渴之于飲食欲湏臾忘  
而不可得又曰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于  
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公真是似者哉而  
某之所尊敬者此又其餘事自其立朝出鎮廟  
謨相業具載史冊不待贅言惟公本于忠恕得  
二者之功用深入吾夫子闡域非淺丈夫所能

窺者溫恭惟謹無異稠人遇有當為勇決過于  
賁育此其大過人者然亦尚可勉也心平而寬  
慮周而遠喜怒哀樂可發而必中克伐怨欲不  
止于不行色含太虛無所造莫姑以具見于外  
者一之言之鄧綰嘗奏罷公襄州及言者攻綰  
則極力爭之謂之已經先朝責降不應再有所  
貶公亦非有意于以德報怨自謂上惜朝廷事  
體下以安人情反側蘓黃門誦楊畏彈章而去  
相位它日哲宗面斥黃門公從容為解黃門  
謂公為佛地位中人章子厚得罪父年九十議

与一使郡公言當置往咎而念其親公本以議  
新法不合而去及溫公將盡改熙豐之法公謂  
持當去其太甚又須徐々經理論差役一事尤  
不可暴操心類如此公既喪明而責知隨州尋  
竄永州孟子厚必歆寘之死地而公素安義命  
無一語怨之家人猶未平也風雨中覆舟于江  
以救僅免拭面而語家人曰此亦子厚所為邪  
嗚呼使之送夫子于陳蔡當亦有不容何病之  
言此非他人所及也蔡新州重得罪公力救之  
上忤簾中下違同列賢如劉元誠諸人以吳處

厚為義存君親而詆公不遺餘力公不為動卒  
貫其死一時不以為快及事之變自劉忠肅呂  
汲公等雖終于貶所其得免于已甚者始知公  
之不寘新州于此之力也汲公革竄嶺表郊赦  
未頒先謂難送恩宥公齋戒奏大防等年老疾  
病何以自存迨其所罪亦因持心失恕好惡任  
情以異已為怨讐以疑似為訕謗誤國害公覆  
車可鑒此不惟歆寘 秦陵正歆感動于子厚  
革使之革心而後厚也嗚呼自熙豐元祐以至  
元符紹聖之間世事屢變翻覆非一 徽皇踐

祚改元建中靖國流人悉歸四海望太平于朝  
莫 欽聖顯肅皇后与 徽皇待公而為政至  
遣中使遠至湖外好賜牽復迎勞不絕公時在  
瞽廢風痺中知上果用我亦歎感激自奮而病  
不可為矣嗚呼天乎倘延以三數年之壽使再得  
政則調一天下可以仰副建中靖國之意豈復  
有後日之禍哉公既已矣而蔡呂俱名呂又為  
蔡所擠而任蔡愈專矣此所以撫卷長懷而繼  
之以太息流涕也後之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  
蓄其德者于此書可不熟復而力行之以代絃

韋之佩乎文正四子長監簿以疾蚤歿忠宣与  
二季皆顯衣冠蟬聯然自忠宣以來一百二十  
有四年而後中書舍人始繼世科實監簿之曾  
孫范氏之興未艾也

王魏公文集序

神宗皇帝不世之資高出百王始相荆國王文  
公君臣之間義同賓友奏對往來載于史可知  
也元豐之初主德已成天容毅然郡臣尊仰將  
順之不暇非復熙寧之比惟左丞魏公起由庶  
僚自結永知以省寺八品官而特許賜坐与府



尹奏事而命奏罷獨進一為柱史許以直前而  
又導之使諫待遇之意固已卓異于餘子公亦  
感慨自奮不負所學論事上前守正不阿精當  
剴切其視同列如野鶴之在雞群一時才氣無  
出其右者若其論說古今治亂災變警戒計邊  
餽之非實杜西師之再舉除市易之罰息而別  
以內外救徐勳之韶獄而戒其出入折奸佞之  
萌辨是非之際皆稱中事机有以變移主意而  
一出于義理之正言議風烈凜凜生氣神宗  
傾聽獎拔嘗謂公曰朕与卿兄弟如同產然是

知神宗聖度恢偉容受直言而當時俛伏聽  
命无能有所論說者蓋皆具臣不足以佐下風  
耳不然公之抗直安得容于朝廷之上乎公之  
五世孫直顯謨閣厚之編次遺文屬某為序某  
曰文公之文固不待序而顯校理之文曾南豐  
為之序而陳後山繼之使其誦左丞之書則可  
何敢以此自任顯謨公求之不置某曰吾有以  
應子之求矣田承君畫天下士也送別鄒道鄉  
之言可畏可仰是豈苟于從人者在公幕府至  
十有五年微公不足以致此客微承君不足以

入公之幕也為公家傳其稱公之文則曰蹕厲  
駿發卒歸宿于道制誥溫潤豐美得中和之氣  
而屬辭贍洽成于口授上教稱之誥命有可以  
通行者俾公為定辭以新之公在翰林舊制尹  
京者不行詞時高麗修貢教以奏來上而所用  
荅詔以十教有旨學士等槩為之執政故人求  
一通以塞旨而上乃獨用公所草其後既為丞  
弼每下大詔令与通好夷狄多屬于公若籌邊  
之妙畧立朝之大節皆炳々如丹又採長老之  
論縉紳大夫之談謂公厚德懷人如晉羊祜直

節敢諫如魏辛毗吏治儒雅如漢張敞風槩整  
峻如唐溫造昌黎有曰知其客可以信其主知  
其主可以信其客公之賢足以表千古承君之  
言可以信後世某不佞尚何敢措辭于其間

陳都官文集後序

制置使陳公由地官貳卿出鎮四明政成暇日  
以家藏曾祖都官文集刻之郡庠屬某為序謝  
不敢且曰蔣魯公之序詳矣何敢贅既不待命  
敬題于後曰高哉都官之節也魯公稱公之學  
曰雅志之所學以謂為道而不為利此學者之

所當守而不失仕者之所當遵而不變者也若夫平日之論高出于夔高之上而至其趨時之事乃早出于管晏之下者此固令舉之所鄙也稱公之文曰大者則以經世務極時愛小者猶足以詠情性暢幽鬱蓋其于道如此而其辭亦不足道也可謂備矣然猶若有所畏避而不敢盡言其不佞敢補其所未言者嘗三復公之遺文而得其為人蓋其抱負素已不群本之忠義充以學問以安之胡先生為師而友自東坡先生而降皆天下士淵源又如此萬言之策經濟

之規模定矣自以親結 昭陵之知身雖在外遇事輒發書論災異言尤激烈三上 英宗書又皆人所難言迨 神宗作興銳意治功王文公得君用事法度更新諸老大臣爭不能得抵蹙取爵位之人不可勝數風俗為之大變至有遠在蜀萬里外官為偏州騰奏于朝盛稱青苗新法之美而捷登臚仕者公方宰山陰例以秩滿登館閣小忍不言豈不可以平進而抗章力辨繳納名試堂劄自取竄責而不悔方且優游廬山與劉公凝之騎牛松下窮幽尋勝以自娛

遑嗚呼非凝之不足以當歐陽公之廬山高非公不足以侶凝之、賢也使當時以公一言而寤君相之意安有後日之紛、哉公既窮老以死其子訴冤又重得罪然其後再傳而得秘丞及刪定二公三傳而二卿出陳氏益大天之報施何如哉讀公之文者能以是求之然後知公之高風大節猶將廉頑立懦于百世之下毋徒玩其華藻而已也

清真先生文集序

班孟堅之賦兩都張平子之賦二京不獨為五

經鼓吹直足以佐大漢之光明誠千載之傑作也 國家定都大梁雖仍前世之舊當四通五達之會貢賦地均不特險阻真得周家有得易以王之意 祖宗仁澤深厚承平百年高掩千古異才間出曾未有繼班張之作者 神宗稽古有為鼎新百度文物彬彬、號為盛濟錢唐周公少負庠校雋彀未及三十作為汴都賦凡七千言富哉壯哉極鋪張揚厲之工期月而成無十稔之勞指陳事實無夸詡之過賦奏天子嗟異之命近臣讀于迺英閣由諸生擢為學官彀

名一日震耀海內而皇朝太平之盛觀備矣未  
幾神宗上賓公亦低徊不自表暴哲宗始  
寘之文館徽宗又列之郎曹皆以受知先  
帝之故以一賦而得三朝之眷儒生之榮莫  
加焉公之歿距今八十餘載世之能誦公賦者  
蓋寡而樂府之詞盛行于世莫知公為何等人  
也公嘗守四明而諸孫又寓居于此嘗訪其家  
集而讀之參以它本間見手藁又得京本之選  
與公之曾孫鑄裒為二十四卷中更兵火散墜  
已多然足以不朽矣公壯年氣銳以布衣自結

于明主又當全盛之時宜乎立取貴顯尚考其  
歲月仕宦殊為流落更就銓部試遠邑雖歸班  
于朝坐視捷徑不一趨焉三館州麾僅登松班  
而旅死矣蓋其學道退然委順知命人望之如  
木雞自以為喜此尤世所未知者樂府播傳風  
流自命又性好音律如古之妙解顧曲名堂不  
能自己人必以為豪放飄逸高視古人非攻苦  
力學以寸進者及詳味其辭經史百家之言盤  
屈于筆下若自己出一何用功之深而致力之  
精耶故見所上獻賦之書然後知一賦之机杼

見續秋興賦後序然後知平生之所安磬鏡烏  
几之銘可与鄭圃漆園相周旋而禱神之文則  
送窮乞巧之流亞也驟以此語人未必遽信惟  
能細讀之者始知斯言之不為溢美耳居間養  
痾為之校讐三教過猶未敢以為盡方洪水李  
左丞讀賦上前多以偏旁言之因為考之群書  
畧為音釋闕其未知者以俟博雅之君子非敢  
自比張載劉逵為三都之訓詁也某先世與公  
家有事契且嘗受廩為公之詩文幸不泯沒某  
之願也公諱邦彥字美成清真其自號歷官詳

見志銘云制使待制陳公政事之餘既刊曾祖  
賢良都官家集又以清真之文並傳以慰邦人  
之思君子謂是舉也加于人教等類非文吏之  
所能為也

北海先生文集序

皇朝文章之盛高掩前古 徽宗在御天下承  
平上則日有載承星文雲彩之効祥下則靈芝  
朱艸赤烏白鵲之呈瑞名表進賀殆無虛時文  
士角立爭奮而長無不工緻形容鋪張以為盛  
觀會進築順州得枸杞宿根于土中其形竊伏

仙家以為千載所化馳獻闕廷上生于壬戌正  
符所屬之辰尤以為善祥百寮欲以詰朝拜表  
諸公閣筆相視无以措詞先是庠校英才久束  
于王氏之學不習應用之文車駕幸學欲進一  
表而无能應者時翰林學士綦公為諸生出藁  
袖間無不驚服至是已為學官有荐公名者延  
致東閣授以題意公泛容屬聯妙絕一時首曰  
靈根夜吠變異質于千年駟騎朝馳荐聖人之  
萬壽春荒裔沈藏之久實王師恢復之初物豈  
無知時各有待既進天子為之改容即日喧傳

京師諸公咸自以為弗及也公初起北海之濱  
學殖甚富不求人知自是貴名日起遂登館殿  
未及施用而以內艱去矣建炎三年 高宗駐  
蹕維揚公航海朝行在一再遷而為郎明年輪  
對一見契合恨見之晚擢左史攝瑣闥召試中  
書文不加點玉音擊嘆即正西掖進用之捷未  
有近比永嘉南渡之行公在帝側寔代王言詔  
旨所至讀者感動諸將奔走承命如陸宣公之  
在奉天也尋入翰苑當羽檄旁午書詔填委之  
之會而播告之修不匿厥指呂忠穆公以首相

開督府訓辭尤為宏偉有曰盡長江表裏之封  
悉歸經畧舉宿將王侯之貴咸聽指呼其能布  
宣威靈張大國體類此蓋公篤意儒術博覽強  
記以直道自任才高而氣剛平時為文不為崛  
異之言而氣格渾然天成故一旦當書命之任  
明白洞達雖武夫遠人曉然知上意之所在非  
規：然取青媲白以為工者比也夫唐文三變  
宋之文亦幾變矣止論駢儷之辭亦復屢變作  
者爭名恐无以大相遇則又習為長句全引古  
語以為奇倔反累正氣况本以文從字順便于

宣讀而一睽或至數十言識者不以為善也惟  
公与汪龍溪追述古作謹四六之辭至于今行  
之然此等在公皆為餘事盡忠竭誠遇事極論  
進而造鄙退多削藁以輔成中興之業公之力  
為多焉公之薨于紹興十有二年秦丞相方當  
國專政以罷相卓麻之憾恨不得甘心焉至二  
十九年而後宗丞李公益能始狀其行又至三  
十三年而後得叅政周忠簡公銘公之墓公之  
從孫煥手集公文為五十六卷藏于家某生晚  
不及拜公下風而多誦公之文贅倅丹丘始見



家集益聞出處之詳晚而投閒有更生者亦公  
之從孫蚤有雋彀寓居吾鄉嘗以公海上詩刻  
求跋為之詩曰晉陽固自有高共奉天豈可无  
宣公當時扶日滄海東尚想健筆驅長風指麾  
諸將如奴童中興當教第一功斷碑毋庸詫詩  
工制藁具在臺坡中更生致謝再三且曰今之  
知北海先生者蓋寡遺文將遂版行願為之序  
某曰公之文有傳又得託名于不朽不復固辭  
屬更憂患既免喪而後敢為下筆懼不足以發  
揚公之盛烈謹銜媿而書之公諱宓禮字叔厚

維州人北海其自號也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九

四明樓 鑰大防

序

鄉林居士文集序

知人古以為難苟未見其實行形貌言語名譽  
文華皆未可以保其往此今人所以難知也及  
其蓋棺事定登載史冊又有好惡之不公流傳  
之失寔不得其賢否之真此昔人所以難知也  
至于近世前輩耳目所接雖銘誌多溢美章疏  
多溢惡以為難考然其行事具見于已為交游

出皆于善類又其平生所著詩文集以成編始  
未備在粲然不誣察其所安斷可識矣鄉林居  
士向公實文簡公五世孫也重珪疊組生長富  
貴而抗志不群卓然自立所交多天下名士方  
全盛時居官守職固已不畏強禦毅績著聞靖  
康元二間為江淮制置發運使一聞偽楚之變  
即移文合肥拘留其家屬以折其奸心聞者避  
之高宗初開元帥莫府以羽檄起四方之兵  
未有應者公募士人李植者齎金幣以濟艱難  
之用上章勸進切中事机上深嘉之承制補

植以官公之功名及受不世之知實始于此及  
帥長沙虜兵猝至堅守奮擊外救阻絕力不足  
而城破猶保牙城巷戰以拒敵兵退盡所以撫  
摩之力楚人至今德之尋改鄂州行次衡陽曹  
成李宏賊衆十萬將肆侵敎公有輿入曹成賊  
壘曉以大義不敢為暴遂獲鍾相降楊正表上  
眷愈渥擢之戶筮入送潘竭其忠力幾至大  
用媚嫉者衆而公雅志退休抗疏面陳不一而  
足卜居臨江古木異藝多植巖桂又素慕香山  
自號曰鄉林有船曰泛宅 高宗親御翰墨書

四大字及企踈堂以寵其歸公家東望閭皂山連玉筍靚深如隱君子居壁皆畫以山水木石門皆裝以古刻靈龜老鶴馴擾其間自著五十詩以形容景物亦多和篇嘗云淵明生于熙寧之乙丑歸以義熙之乙巳年四十有一余生于元豐之乙丑歸以紹興之壬子有述懷詩云我与淵明同甲子歸休已恨七年遲又言香山得洛陽履道坊楊常侍舊宅鄉林得臨江五柳坊楊遵道光祿別墅有詩云莫問清江与洛陽山林總是一般香兩家地占西南勝可是前人例

姓楊又題樂天真云香山与鄉林相去已百祀立壑有深情市朝多見忘杭州總看山蘓州俱漫仕才名固不同出處畧相似上梁文云坊名五柳仰陶令之高風洲號百花乃東坡之遺事其尚友前賢類此標致可知矣士夫往來者必造見又素喜客相与觴詠其下盖自建炎初元罷六路漕明年歸臨江紹興八年起知平江力辭不克次年三月復歸自是不出優游十五年以壽終焉勤勞著于中外名節全其終始雖有異論亦皆厭服無可議者諸子又能世其家不

待平泉之記草木數十年來幽致儼然復哀一時名公書尺刻為薌林帖公之忠孝大槩愈著而世之持論者大定矣公之曾孫某起為湖廣總屬分司九江受知于使君袁和升樊介以求序且言已刊公之家傳行狀志銘為一編又刊拘偽楚檄稿及諸賢跋語它日又將刊家集行于世某生晚雖不及拜公床下生長外家外祖汪公少師與公同朝相好曾為汪氏友恭堂生雲閣賦詩先太師岐公初承昆山及趨事于吳門最蒙眷與故多見公之濠翰熟聞高風今又

盡得公之詩文雜著如斷碑風雨碎文章等句皆素所贈炙今乃知為公之詩公為徐東湖詩集後序有云始為詩以數百計一見師川快說詩病盡焚其藁則知公之少作尤多其所存者止此耳章表奏議明白直亮可舉而行兼備體制而又能出入內典此蓋由前朝涵養之久文簡典刑之存非曲學之士所易及也某庸陋不佞何敢與品題之未姑誦所聞如此猶記九歲時仲舅尚書公尉江山乙丑登乙科以書為謝公各書親題其外云書上明州瑣元先輩汪公

書鄉林居士此亦近時之所未聞也公諱子諱  
字伯恭官至徽猷閣學士累贈至少保云

洪文安公小隱集序

番易洪氏自忠宣公以文學致位通顯忠誠許  
國遠使虜庭當干戈併擾之際執節不屈迨蘇  
子卿之歸而二子已俱中詞科矣一子又繼之  
自唐設此科本朝又增廣之名公多出此途然  
未有兄弟三人聯中如此之盛者也况父子俱  
掌帝制出入臺坡文章聲聞萃于一門赫然為  
天下冠而仲子文安公又其先達者也公生于

宣和二年至紹興二十五年自秘書省正字已  
兼中書舍人褐押六房暫直學士院又三年以  
左使舟楫西掖明歲為真遂擢翰林學士出守  
吳門 高宗皇帝將行內禪聖意謂一時大典  
冊不可輕屬名為翰林承旨禪位之詔登極之  
赦尊號改元等文皆出公手紛至沓來泛容應  
之動合體制天下傳誦極儒生之榮遇 孝宗  
皇帝命知貢舉未幾遂登樞近蓋仕宦終始以  
文字為職也唐張燕公稱富嘉謨之文既而曰  
施于廟廊則駭矣惟公天分素高加以篤學文

體蚤成天生廊廟之文也文送字順隨物賦形  
非如寒士苦志悲鳴口吻者所可望也公以隆  
興初元知舉某由鄉書就試公一得文卷必歎  
寘之前列而第二策中誤犯 秦陵舊諱公嘆  
惜不已為引吳若等例奏聞褒借甚寵得旨降  
充末等首名某何者受公特達之知既竊名第  
以至晚登政途不敢忘也公之子二槁嘗守岐  
州將赴闕至上饒而歿樺知餘姚縣又止于旅  
舍峽州無恙時刻公之文將俾某為序未及也  
其婿汪君杲通判信州以峽州遺意為言某方

經紀餘姚之家其子由又面以為請某何敢當  
獨以啻思未報又願託不朽因不敢辭公之兄  
為右丞相謚文惠弟以翰林閣老終端明殿學  
士謚文敏世稱三洪以比錦屏三陳而又過之  
公諱遵字景嚴考世系治行則文敏所作行狀  
甚詳不待愚言而後見小隱則公自號也

靜退居士文集序

歐陽文忠公為 本朝文章宗師猶昌黎文公  
之在唐也光燄萬丈不容贊嘆諸子叔弼兄弟  
咸得家傳季默之子徽猷閣待制德孺則諸孫

之益顯者也嘗見中書舍人王公鈇銘公之墓  
云忠厚之質孝友之性皆稟于自然不勞雕琢  
詩篇賦誦章奏碑誌之文古律雖殊體製不一  
各極其妙而家法粲然當時推能世其家者惟  
公也嘗訪求遺文于館中僅三十餘篇每恨不  
得其全公之孫伋守連州以公家集二十卷鋟  
諸版而來求序始得而盡見之嗚呼真得六一  
先生之傳而王紫微之稱非溢美也中遭亂離  
挈族南徙流離困苦憂國愛君之心盡發于詩  
文中皆不苟作平生著述散逸為可惜然此足

以不朽矣前輩既不可得而見文章流傳士夫  
皆當傳錄而况于子孫乎歐陽氏久不振連州  
能傳斯文于其家世尚勉之哉公諱懋德孺其  
字自號靜退居士遂以名其集云

### 筠溪文集序

士大夫種學績文孰不歆流傳于後資稟有厚  
薄用力有淺深固不可誣然湏器度過人則自  
應高勝有非勤苦之所能強進者此可与知者  
道尔筠溪先生以父兄之賢少有轂于太學一  
夕廁有同舍投繯于梁間公時年才十七八



畧無懼意亟解其繫卧而枕于股上親撫摩而  
嗟呵之會有浚至者怪而問焉徐語其故馳報  
齋中群士競篝火而來相与抱持而歸竟全其  
生即日名動京師弱冠遂大觀三年上舍弟  
一人繼登科其才固足以得此天報亦昭々矣  
公之器度絕人遠甚如許加以學問之懿其發  
為文章頌豈淺見者所能及也政和間以南宮  
舍人使契丹擢左史因訐直貶宣和末知興州  
獨能堅壁以抗虜暴靖康初漕江東平叛卒之  
爰入紹興為饒吉二州七年復立左螭尋掌書

命雄深之文黼黻王度四方傳誦之論事封駁  
皆人所難又以力闢和議益与時忤遷戶部  
外補去國之際猶拳々以立國待夷狄之大計  
為言竟請祠以歸隱福之連江西山凡十六年  
不復有仕宦意詠詩自娛筆力愈偉居間憂世  
著議古數十篇雖泛論古事而皆關於當時利  
病深切著明有范太史唐鑑之遺風乃心王室  
惜乎用之之不盡也迨今將一甲子公之孫珏  
以郎漕典大藩今居江西憲臺方迎奉老親而  
當寇攘驚危中竭力不少顧避堪以上舍魁決

科克繼大門為京口貳車皆有特名有以知公之澤未艾也二孫以某游送之厚出公遺文三十卷求序某晚進何足以測識前輩所蘊以平日慕用之誠幸託名于不腐敬謹書之公諱彌遜字似之暹仲六人文字為一門之盛兄尚書彌大弟太史彌正俱負重望筠溪則公自號云

曹忠靖公松隱集序

淳熙改元九月癸丑昭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曹公薨于十月壬戌 德壽宮遣中使賜以 宸翰有曰歷事四朝盡瘁國事送 徽考

北狩至燕被密旨晝伏夜行持御札御衣俾予繼統虜人敗盟犯江奮身請行見兀术力陳禍福虜退渡淮繼令請 太后天眷至虜主前宣予孝思使虜感動俾予母子如初逆亮方圖南下令往觀其意陳前後盟約穀色俱厲亮令以繡褥藉之終始一節夷險不渝今遽告終為之惻然因疏其行事大槩賜其後具見予不忘之懷嗚呼士生斯世苟有一槩可以自見皆足以取重于時其歿也苟得名士巨公為之志亦足以垂不朽惟公之生屢立奇節歿才浹旬而斯

文出于慈極震耀一世先正諸公間得碑銘多  
屬詞臣為之若夫親御翰墨大書持書聖作高  
妙文簡事核未有如此之盛者顧雖刻銘鼎彝  
無以尚茲史冊登載足以傳無窮矣某于公三  
子俱識于宦游中仲子工部相与有連事契尤  
厚公薨十七年矣集公之文俾某序之且曰先  
公蚤入大學負時名中更險艱晚遂安逸其于  
六藝百家无一日輟吟而停披也詩文至多畧  
備衆體紹興軋道間出入 兩宮奉清燕之間  
最承寵眷謙謹已甚无毫髮之玷一時筆墨類

多出其手易簣之際以藁屬報曰尔為我傳之  
涕泣拜受襲藏至今追念平生大槩固已具于  
高宗之製然文字未有以自表矧家世業儒  
大父箕穎之文叅政上蔡謝公為之序引行于  
世自度多病早衰恐負九京之託与子幸同郎  
省能加一言于篇首志願畢矣工部近以衡州  
奏事上記尹京時實在幕府問勞優渥遂留為  
郎庀職未幾他不暇問拳拳獨以遺文為言誠  
足以稱其家矣公之詩文其未有原其發不苟  
慷慨論事有古烈士之氣雍容造意有隱君子

之風又未易以一端盡也蓋嘗登冲齋之廬玩  
雲壑之勝想高致而不及見而又重違工部之  
請故為之書公諱勛字功顯謚忠靖累贈太師  
松隱公晚歲游息之地遂以名其集云

### 諗癡符序

客有以書一編示余曰此赤城李公察院所為  
詩文名曰諗癡符公亡矣莫曉其名書之意余  
曰公于書无不讀此名殆不苟也海邦貨魚于  
市者夸詡其美謂之諗魚雖微物亦然字書以  
為諗術賣也顏黃門之推作家訓曰吾見世人

至無才思自謂清華流布醜拙亦已衆矣江南  
號為諗癡符公之意蓋出于此特謙辭耳公諱  
庚子長其字也少年筆力絕人始為長沙尉一  
時帥守部使者傾待之皆以牋翰委公送客泛  
應无不曲當時余伯父楊州為漕使公首以長  
牋進謁有曰衰懷錯落有秋風鱸膾之思舊學  
荒涼無春艸池塘之夢伯父一見擊賞延為賓  
客不復以寮吏遇之湯公叅政時帥湖南後為  
中司遂辟公檢法官遷六察為郎而歸自此三  
數十年間僅一再以麾節出終不得為文字官

以展寃所長識者恨之余粹丹立始得拜公之門公方買屋近郊古木交陰庭艸錯列若隱士居聚書數萬卷于樓上閉門不與人通老矣猶沉酣其中里間罕識其面間與人接雖微賤必与之抗禮後生有以經史叩請隨即響答詩文晚益高時出一篇即日傳誦哀挽之作尤為悽惋真可以泣鬼神也公之子淞因求余序其首余度公所著甚多猶有遺者更搜故藁盡出而行于世以慰其平生筆硯之功則箕裘可以不墜矣陳子高克台人也詩名已久而所傳不多

公嘗盡得其遺逸者板行于江右視舊殆過倍蓰而子高之詩益顯公亦將以此望于後人乎然讀此編者亦足以知公之所存矣

### 環溪文集序

道無終窮學无止法自非聖人誰能盡之觀志學已至送心猶有等級如此學者之于斯道隨造詣之淺深用功之多寡如獵于山漁于海死而後已猶不足以究聖人之蘊奧若環溪者殆深而多者乎余少讀能改齋漫錄等書而知有臨川吳虎臣之名隆興改元同年有二吳曰澣

曰錡皆虎臣之族虎臣名曹嘗分嚴陵之符澥  
字德深終太學錄錡字仲權終湖南轉運判官  
三人者皆博學多識而善屬文晚歲投閒四明  
里中有醴陵宰吳君琛來一見知其佳士与之  
接送容于杯酒間心是族也既別去始得環溪  
之文一編玩味不置又知醴陵乃其叔子分教  
澧陽時所刊恨不及面与之商確既老還朝有  
名大禮者見余自言奉其祖環溪大全集八卷  
併以江右諸奏請賜謚事聞于朝錢丞相嘗知  
撫州熟知其名既以遺才為惜歎于科目之外

收巖穴之遺而下之有司久未及報再見泣以  
請曰大父著書滿家貧不能盡刻先醴陵又齋  
志以歿貌然孤孫以其言行大畧求伸于身後  
而事有未成幾无以歸告兩世業壑謂余于吳  
氏素有事契求一序以傳余曰環溪不待序而  
傳也篤志好古盡孝事親固已師表鄉閭名聞  
京師工部尚書何公異稱之云易璇璣明大理  
自然終歸之人事幾微之應本制論期黼黻王  
度若以身周旋逆事于禮制樂作之末虎臣之  
通言簡不及陋侈不及冗事順而意宏辭嚴而

理婉仲權吏部云宋文人之文唐詩人之詩而漢經生學士之學也其書通言云者法言中說類也醴陵亦云學通五經尤長于易禮旁通于百家而游藝于文觀此四者可以知其平生矣深于易故三十而著璇璣圖論深于禮故又二年而著周禮本制圖論六官折微論皆傳于世通言最所注意名言善誘寔惠後學其曰不為言之言亦不朽又曰孔聖之書無難讀之文無難明之字此不易之論也而通言未免于為言間亦有難讀者嗚呼其學早成而進修不自

已使天假之年且將有不為言之言而壽止同于韓昌黎為可嘆也唐李愿何如人磐谷亦無聞于時徒以序而傳先生視愿有餘而環溪之窈而深繚而曲又豈減于盤谷所嘆于是者特余之文不足以發之耳江右多秀士大禮其別圖之

王文定公內外制序

藏書以經史子集為四庫尚矣 國家中秘之儲士夫家塾之目莫不由此然惟集部必居下之七八方未未已充棟汗牛不厭其多非特玩

其辭也蓋尚論古之人史傳銘志不若家傳最  
詳然必見其遺文而後得之文章之作出于胸  
臆讀其文則如親見其人攷其言則如生其時  
不可誣也左丞相魯國王文定公天分素高涵  
養深厚自少時已有場屋聲中外翱翔未始一  
日去書及為天子代言外制內制詞旨溫淳殆  
有西漢遺風如春之和如玉之粹措意高遠而  
渾然不見圭角寔似其為人一時爭傳誦之其  
後徧歷七府位極人臣事業之偉某嘗狀其行  
為詳然傳于不朽要不若遺文之具備公之子

知筠州樞與諸季編緝西掖北門舊藁為三十  
卷俾某序之某平時誦公之文恨不能多見薰  
沐三誦而後嘆曰曩見禮部侍郎史公彌大言  
嘗問視草之體于魯公公曰蘓長公才氣邁往  
不可強追軌躅少公沈厚尔雅尚庶幾焉其于  
公之文不敢輕為贊揚讀斯文者不惟可見乾  
道淳熙之盛歆知公之詞源當于長公少公之  
間求之

酌古堂文集序

故太府卿王公實某之姑之夫也其亡也某為



之志銘甚詳公之子惟潛在裒其詩文若干卷  
號酌古堂集會國史院下索志銘及奏議等文  
求序于某向固不忍銘公而卒銘之此不應辭  
惟公天資穎悟雖世家四明而幼隨父金紫任  
西北如京洛故家子弟既冠而孤叔祖宗止少  
鄉歆命以官力辭之歆以與其季而自奮于科  
級少鄉以公昆弟三人必使之受而以遺澤官  
其長弟又自以一官与季子可以見王氏之義  
風公之自立者已可知矣既而翻然曰學不必  
再仕以行其志足矣遂不復為舉子業而一意

于學忍貧深居窮經閱史手自編輯及見王紫  
微詳諸公作詩直歆追儷陳簡齋及子高輩一  
語不苟作名公多畏服之近時以詩鳴如石湖  
范公見公詩亦自言歆焚其藁未嘗無為而作  
文遇論事則明白洞達援據審締切于世務理  
之所在无所回撓壓之以萬鈞震之以雷霆不  
動也如江陰論民兵之終于無益廣西論鹽法  
之不可輕變其為宰掾者定四方章奏之類皆  
如五穀藥石之造于實用若其立論謂 翼祖  
雖已入祧廟而臣子終不當以其諱為名字及

扁榜六十甲子古人惟以紀日所謂天有十日是也若書歲則當如通鑑之用歲陽字以表德不應自稱其言皆可以為後世法風流蘊藉如晉宋間人君不以事物自嬰者至其蒞官而克勤小物立節而不媿古人詩文中亦間見之讀者自可得其為人又不待于費辭自少至老聚書六萬餘卷多自讐校為之目甚詳名堂以酌古辨彛古刻分列其下某少公十有九歲忘年與進不以前輩行自高笑語至通夕無間偶未死不可不為發其幽光餘以見其志銘者不復

載公諱正己字正之潛今承德清能守先訓尚當勉紹素風以亢王氏之宗云

見一堂集序

赤城鹿公以望郎顯于淳熙間當服官正之年不以病不以故致為臣而歸天子既寵褒之朝之名卿大夫學校之士爭為歌詩以餞其行郡太守侈其事裛以為見一堂集傳于世將三十年矣其子龍泉大夫又輯一時諸公寄贈若山園留題等益為之十卷所以顯揚先君子之清風峻節歆動中外蓋其祖帳之盛如二疏歌詩

之多如楊巨源而其齒尚強其去尤高雖時移  
歲久一覽此編赫々若前日事真足以廉貪立  
懦也觀夫大篇短章鏗鏘眩晃極其形容之美  
寫其慕嘆之懷非不欲廢幾公之所立也然而  
至今未聞有繼之者豈非坡公所謂有其言而  
無其心有其心而無其決者哉某初謁公于堂  
上寔與周子及彭子復同之獲陪杖履接觴豆  
于烟霏空翠之表退而賦十三詩以獻其後又  
嘗銘公之墓故龍泉復以序引為屬自惟宦情  
素薄而投閑十年屢更奏祠澳忍戀粟視公不

待年而去誠甚不勇然親在為養尚得自恕也  
今免喪未死年甫七十真老矣方將上挂冠之  
章期于得請是敢落筆而不辭公之本末其于  
志銘龍泉亦已繫之卷末茲不復贅

槩菴居士文集序

江都李氏名族也紹興間明之送民者尚多俊  
茂余生晚猶及識將作監端明平叔及其子永  
皆有詩轂又有名璜字德劬者平原公之送孫  
將作之再送弟少負雋才而頗誕放耻送進士  
舉里人或譙之則曰我非不歆試但恐奪尔曹

魁尔又嗤笑之乃曰爾曹不信我将試矣一試  
果魁惟揚後寓四明筆力雄邁人所罕及時初  
脫兵火之厄郡縣庠校記文多出其手太守仇  
公泰然悉周公元舉綱潘公子賤良貴皆一時  
名公莫不低簪禮之侍御史王公伯禮伯庠為  
教官与之游最厚蓋文字之友也明多禪刹往  
來其間或以書來云孟信安欲招為婿資送特  
豐且可得官擲于地曰老大乃復為此耶竟不  
報既不待志場屋蕭教翫辭以終其身不娶无  
子晚送宏智禪師于言下有省益耽內典以其

筆耕之餘買田一頃施于阿育王山使奉嘗我  
寫照而題其上至今留水陸堂中遇薦羞則為  
設伊蒲其贊有云分明便是龐居士又却无人  
賣罩離不可謂無所得然亦可哀也已嘗見侍  
御言德劬病革往候之問向為文用僧騰客為  
何事曰侯景臺事也又問平日了達今何所見  
曰都無所見但覺神氣消散爾出書一囊乃其  
遺藁猶頽而言曰以屬吾子勿竊吾詩文以為  
已作平時相忘方縣愒時戲調尚如此里人戴  
伯与權雅士也託館王氏慕其文名送侍御諸

子借囊出藁而手編之又多殘紙斷壞不可盡錄故所存十之二三僅得詩文雜著幾二百篇釐為十二卷俾予為序久未暇及嘗取其白氏長慶詩譜錄寄吳門使君李諫議既為刊于集後又索其詩文且曰近為建寧當為版行余喜其文之將就泯沒而有傳也為序其大槩而記之嗚呼世之騷人才士耽嗜成癖或詩屬文皆歌有聞于世而因仍埋沒与艸木同腐不得以一語自見由古以來不知其幾德邵之集藏于侍御之家傳于伯与又因余与諫議而行于世

茲非幸与若其詩句之工妙文辭之高勝出入古今追配前良不待余言覽者當自知之槩菴其自號云

### 雪巢詩集序

淳熙五年余自刪定郎贅倅丹丘始識雪巢林君景思行誼高潔翫辭不与世合環堵蕭瑟忍窮如鉄石一郡人士稱重之讀其詩恍然自失愈叩愈无窮身雖未達而以詩聞于諸公間于是遂初尤公尚書誠齋楊公待制俱為之序此可以不朽矣一日寫數十百篇遺余又使序之

余曰二公已序何待于某景思笑不答而請不已余啞然曰吾知之矣君詩出入古今作者門戶善備衆體二公竭力稱道猶未有及者詩之衆體惟大篇為難非積學不可為而又非積學所能到必其胸中浩浩包括千載筆力宏放間見層出如淮陰用兵多々益辦變化舒卷不可端睨而後為不可及君孟子此有得者如羅漢嶺頭羅漢樹楊花飛後無可飛等篇直欲與漢陂行茅屋為秋風雨破歌相周旋君豈欲余之及此乎景思捧腹久之曰吾于此非曰能之而

願學焉子何以得余心吾行于世五六年得此于人者蓋寡因相與劇論詩家事不知更僕之久酒酣欲去遂書以遺之

### 靜齋迂論序

靜齋李君才翁自號也才翁真靜者也幼歷艱苦與其兄德翁相與為命寓柯山嘗試流寓為魁選故參知政事錢忠肅公聞其賢延致館下今丞相實送之學才翁學有本原又自刻厲文章日高兼備衆體當叩錢公以親黨舉削公信其言而許之彼以金為謝才翁曰乃欲以此汙

我耶白公不可與公益高之歎授以官力辭曰  
使有仕進之分則已效于科舉矣強与之又不  
肯仕為求祠祿使藉此以試漕臺兩預薦書又  
不利于春官遂不為進取計益取經史百家讀  
之以昌其詩以大放于文錢公秉政亦不畧為  
身謀送錢氏祖孫終其身如一日素安貧約粗  
給即止家無冠裳通謁止稱長安李某台之人  
無貴賤老少莫不敬而愛之幾如康節之在洛  
也郡邑未仕者聞其風多与之交俗務一絲不  
挂得酒則酣暢自造貫穿今古多識前輩行事

清談疊々聽者忘倦丞相屢出仕必与之偕行  
有直諫多聞之益以才翁之才不得少施見于  
世又不幸年六十八而歿善類皆嗟惜之有子  
曰延丞相視之如子姓撫其家不替于昔一日  
俾延來見出才翁所著迂論五十餘篇求為序  
引某舊聞才翁之名贅倅丹丘始交下風觴詠  
相送欣然莫逆交情久而采芻間往來都下飄  
然如不繫之舟見之使人意消也嘗以詩贈君  
歸有云文可演綸詩更工脩然蟬脫世塵中平  
生不復遇飄瓦兩脚何妨類轉蓬彼尚勞心論

出處我今無夢計窮通江神閔徧懂、者來往  
無營只此翁才翁得之甚喜回首三十年矣才  
翁家長安大父及與橫渠浮休諸公游號滴水  
先生文集行于世多入陝西戎幕曉暢邊事腐  
夫握兵以抗議不合坐廢歲久虜犯閔中年高  
且病乃以為舊德知兵強起以守秦州空城卒  
死于賊此志士仁人之所痛也其家避地深入  
嶠南父又卒于瘴鄉禍患何可堪耶才翁詩文  
至多未暇編集迂論則其所學之著見者言議  
正大文詞溫淳論治體則款返本而不求于末

論世故則由相激而成壞謂道之弊極而必反  
謂聖人无心化物而化自行其論漢事尤為詳  
明既無科舉之累又不求賣論以取官直取諸  
胸中實見而筆之曰迂論而寔非迂也若言情  
貴得其真而養心在于明分則有自其躬行得  
之非貞靜者能得此耶余既為之序又念才翁  
之葬未有誌銘併書其大槩以授之才翁諱龜  
明延能世其家今為丹丘人

放麋子集序

秦西巴不忍一麋而與其母孟孫遂以為子傳



是出于一時之仁耳然猶未及放麁之稱至唐  
陳子昂感遇詩始曰吾聞中山相乃屬放麁翁  
後山託疾謁告擅去官治以送坡公其詩有云  
豈不畏簡書放麁誠不忍正用此事然亦一時  
之不忍耳吾友蔣仲武天資仁厚自號放麁子  
蓋終身奉之于此者其為人不言可知始与之  
同泛國先生仲宏之綱相與最厚余是時讀書  
于荒園破屋中家貧僅有書一厨仲武時相  
過清談繙書動至終日以是知予益深余老矣  
回首舊游凋落殆盡仲武之子和中以遺藁求

序閱其名曰放麁子集讀之慘然是誠吾忘友  
之本心也仲武嗜學如嗜芟于書无所不讀于  
書无所不記雖字畫任真而手抄之書至不可  
計其孝友慈祥愛人利物之心既不待少見于  
世一寓之詩大篇短章藹然仁義之言溢于編  
牘者與篇隱帙稗官小說問之如響少工詞賦  
每屈其儕輩而輒不偶于有司以此窮老而不  
厭鄉評無不以善人長者稱之斯人既不可復  
見撫遺編而歎息余聞人之積德不必活千人  
而後興以放麁之心推之後其有興者和中自

力于學效張橫渠以絕句發古詩之微咄咄  
有父風又聞其三孫頎然有立興仲武之門者  
庶其在茲乎

紙閣詩序

我家業儒舊矣曾叔祖承議才氣尤俊偉不群  
妙年決科剛介自守承平時宰畿縣尹以勢臨  
之不為動未幾罷歸卒不偶以死時聞諸父  
言之恨生晚不及識也叔祖實承議仲子少力  
學有父風言議英發率傾坐人視功名若不足  
以浼焉者事親盡孝道既終喪貲產一不取与

妻子郊居自業方其四方之志未衰以一介行  
李往來江湖間上武昌浮彭蠡歷覽勝地挹秀  
氣以充胸中之竒晚居龍潭安貧裕如槿籬荆  
門背山俯溪如世所画老龐之居客至則清談  
去則宴坐老圃老農尔汝無間謙恭樂易宗黨  
鄉曲無不敬而愛之年已八十矣每取伊洛道  
德之書釋老清淨之說讀之隨意手抄細書著  
行動盈編帙日不下數千字以訓子弟以勵後  
進雖書生舉子以為難且勞者為之不少勸老  
成典刑此尤人之所畏服也某官永嘉一日以

書來曰我處此二十年簡儉粗足無復緣飾紙閣方可丈餘藏修游息不出于此番易張紫微嘗有此詩吾既与子和之矣今和者益多卷軸益富亦居閑勝事也汝為我序之某謝不敏敢取叔祖平日大槩書于卷首使覽者詳焉舊聞荆國文公有和王樂道紙閣詩學易先生劉公斯立亦嘗賡韵始知紫微蓋循諸公之舊非倡也併錄二詩以歸獨恨未見樂道之作耳某仲兄頃亦同賦有曰但愛窓間冬日暖不知門外北風涼叔祖繫節款賞以為正得我之意抑所

存又可知矣

### 三家詩押韵序

吾家自高祖正議先生以儒學師表鄉曲是生五子曾祖金紫曾叔祖承議俱躡世科助教最幼家傳擅名而遂于小學亦有五子其次子則居士叔祖也字元應記問該洽書經覽輒不忘許叔重說文解字畧皆記誦其于六經句讀點法悉有定規如不字本方久切凡書之不字皆點入穀其字皆點平穀惟夜如何其則不點蓋本是以箕字而借為其也嘗曰陸氏釋文最為

詳密集古人之全後之作者如孟子音之類皆  
所不及讀書者多自苟簡口、相授遇有難字  
始為檢閱故謬誤者多我兄弟少時皆讀之自  
首至尾殆無遺失某侍坐最久祖傳緒餘又以  
授兒曹使不至于甚陋者皆叔祖之訓也教子  
尤篤五鼓而興燈前坐對同讀一書多至百通  
諸叔父經書皆通念如流真可畏服也惜乎父  
子不偶叔父三人俱下世弟四人字君秉翫麟  
寡合獨居郊外先廬中踈財處窘踳蹙場屋年  
過六十而氣不衰取歐陽蘓黃三家詩集類以

彀韻細字楷法凡四十萬字親經四寫而後成  
書以示某曰此吾以遼晚境者也雖若无補然  
因此書見前輩用韻之妙雖曰本朝詩律壞于  
和韻如三公多記善用若天成然不知者必以  
我為無所用心而為此吾子其為吾言之某曰  
唯舊見叔祖手寫春秋左氏傳禮記二書悉以  
古字今又見叔父之勤如此敢書所聞見以勉  
後生之偷惰者

求定齋詩餘序

吾宗自高祖正議先生以儒學起家仍三世登

科者五人最後伯祖宗子博士元符三年鎖試  
以來雁塔不書者至于五紀送兄編修景山始  
因太學舍選與教授兄少虛同上紹興三十年  
進士第又三年而後某繼之大率群送中入上  
庠躡世科登朝行擁州麾皆兄為之倡兄少有  
場屋毅一語不苟作遂以詞章聞于時由太學  
正宗正字主簿玉牒所檢討官樞密院編修官  
守江陰以治最聞自九江移武昌以疾奉祠而  
遂已矣門戶不競可勝嘆哉遺文散失未暇會  
粹平日游戲為長短句甚多深得唐人風韻其

得意處雖雜之花間香奩集中未易辨也其壻  
黃定之安道偶得殘藁遽鈔之版而求序引嗚  
呼吾兄抱負不凡志向高遠居家孝謹臨政明  
恕讀書博而能精屬文麗而有體長短句持誦  
之餘又尚多遺者此何足以見兄之所存耶少  
工賦篇駢儷尤高曾不得一日為文字官韓退  
之云乃令吾徒掌帝之制翻閱此篇為之于邑  
兄嘗以為能定未易言故自號曰求定齋云

玫瑰先生文集卷第五十

四明樓 鑰大防



序

六老圖序

記曰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蓋一有不順  
不得謂之備一有不備不得謂之福世之得福  
者有之而備與順者百不一二焉易曰積善之  
家必有餘慶善至于積則非一人之為一日之  
力而後慶為有餘慶至于有餘而後能備能順  
哉恭惟致政太保大丞相魏公際遇真主于龍

潛之日光輔初改名遂身退之後自鎮巨藩再  
專國柄 皇上篤舊學之恩二紀之間所以寵  
綏其身榮其親而燕及其宗黨者無所不用其  
至上印綬則賜第于京師挂衣冠則分湖之一  
曲雍容進退為國元老四方之人無不以備福  
為可羨而未知夫備之至也始丞相事母齊國  
太夫人至孝及見大拜者數年九帛之養回班  
之儀照映今昔凡孝于親者親其身歆冀望万  
一而不可是生一女五男子至淳熙乙巳丞相  
年登八袞其女兄八十有三四弟六皆六十餘

矣一門同氣咸壽而康舉觴相屬朱顏華髮嬉  
戲如小兒狀鄉閭親識歎仰盛事咸請繪而為  
圖丞相曰幸哉兄弟無故是吾門之餘慶也乃  
大合樂置酒高會簪纓樽俎極一時之盛以上  
方所賜金帛香茗以侑酒作為歌詩播之樂府  
于時風日清美簫鼓振作長子禮部侍郎某以  
次對奉祠次子都官郎官某入制司議幕率群  
逆子婿皆盛服環侍行酒授饗躬子弟職樂飲  
終日而罷昔眉山洛下耆英之集且有四人同  
生丙午之歌然皆合衆姓而成之無出于一家

者若燕山竇氏稱丹桂之芳襄陽馬良擅白眉  
之譽亦未聞以大耄之年而全對床共被之樂  
而又得燎鬚之愛如今日者是千載樂事曾未  
之有嘻茲始可謂偕福也已圖成遠得良工為  
之寫照逼真烏紗道服前奉女兒恂恂怡怡如  
款啖語雖名位有高下才業有先後而溫乎其  
容薰然之慈大率相似識不識望而知其俱為  
德人長者也惟史氏世有德隱八行先生又以  
與學絕識不言而躬行既不待顯用于世福慶  
流演是生我公其在朝廷專務以道德佐人主

規恢宏大不求近功絕口不道開邊事其在郡  
國愛民如子涵養教化惟恐傷之待人接物謙  
下已甚好賢樂善收選寒俊荐進若不及位極  
人臣退然如老書生源已深而日濬之本已厚  
而日培之闔門習成忠厚無一人為尅桀事者  
史氏之興殆未艾也何止今茲乎人有為一善  
而責報于天躬不自厚而欲徼無妄之福者可  
以媿矣然則疏吾鄉風化之原助聖朝孝治之  
盛不在茲圖乎丞相頌某曰子為我序此某不  
佞辭不獲命謹再拜而書之



樂書正誤序

樂之壞久矣自孔子時問樂于萇弘學琴于師襄與魯太師翕如純如之變記闕雖洋洋盈耳之美聞韶而忘肉味與人歌而善必反之而後和之太師摯而下適齊適楚入河入海必謹識之蓋周衰而樂工散亡一日欵用則猶可訪求也聖人之深切用意如此故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詩三百五篇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吾今又二千餘年雜之以鄭衛混之以胡虜而樂幾亡矣以祖宗全盛之

時聚天下博洽之士不惜重費欵定樂律以求合于古而不可得蓋其轂者樂之本也不得其本而求其末取之尺寸是以度也求之柎黍是以量也未有能以律而求轂者而况于今乎嘗泛知樂者得十二律均旋相為宮之法益以宮宮變徵而求八十四調為七聲其說甚備蓋本出于龜茲而鄭譯首好之以傳于世乃与周官大司樂之說不合又不可曉近歲得陳禮部樂書謂周禮止以圜鍾函鍾黃鍾為宮如三統三正不過于丑寅而止又謂古無四清轂痛夷

樂之入中國必歆盡去之頗與其他論樂者異  
閑居無事讀之盡二百卷古今之樂曰雅曰俗  
曰胡器用舞曲无所不該其間重見者亦多樂  
可謂浩博矣求其所謂轂者終不可得然念其  
用心之勤樂家之書未有此比而又苦其舛誤  
无所攷證聞建昌陳史君刊此書與禮書並傳  
取而校之賴以改定者甚衆又亦互有得失併  
為質之經傳而是正之尚三教百條會表兄華  
文閣直學士陳公之子芾為南豐宰因以寄之  
南豐歆別刊此編以補郡本之缺求書其後老

矣精力日衰而氣習未除強為少生書生事亦  
可笑矣校書如掃塵而况拙者尚望多聞之士  
增益其所不及以全此書使後來者有攷焉亦  
區々之志也

燕樂本原辨證序

樂之失久矣本朝諸鉅公逢時遇主不可謂不  
行所學而終無定論今之君子學此者益寡建  
安蔡季通久送晦菴朱先生游學問談洽持論  
皆有信據一見而及此因得叩請曰大樂之書  
卷帙繁重不能自隨出所著一編曰燕樂本原

辨証謂雅鄭固已遼絕而燕樂尤為淫靡然推其所自實出于雅唐志論雅俗之別謂俗樂有與律呂同名而聲不近雅者其宮調乃應夾鍾之律季通謂律度量衡言益有叙若以尺寸求之則是律生于度若以象黍為之則是律生于量皆非也故自為律以吹之而得其聲每疑今之樂以夾鍾為黃鍾得唐史之言而信故為圖為說而又列律本正律俗名三者使人知今之俗樂雖非古而其本則不能外此也則又嘆曰為此俗樂者不知其何人使后世耽玩而人心

日漓風俗日薄不能自還于雅正其亦不仁也矣然名宮與調猶曰黃鍾中呂南呂以紀律本意謂聲雖變而名尚存不沒其本以待後之知者其用心又何其仁也故歌民之歸于厚當先正樂歌樂之正不可不先求俗樂之原此書之作非一日之積余雖好之亦未能遽解久矣恐不能自進于此季通又長余二歲安貧樂道壯歲已棄科舉此志其遂申否乎季通此行得一觀頌臺之樂歸而益考諸書歌使樂書全備善矣然古謂妙解者猶不知神解如萬寶常等人

亦幾于神者恐非書所能盡季通用功已深更  
加勉為必無歉于我然後可傳諸人求大學之  
書而觀之尚俟諸後日

### 辨志錄序

學記曰一年視離經辨志此書之所以立名也  
學者則先辨志、不辨則不知所守矣東萊呂  
伯恭父与某為同年生而又齊年聞道甚蚤心  
實師之博學篤志深造自得規模弘大而克勤  
小物其所著書如大事記近思錄閩範之類不  
一而足又雜取于史傳記下逮醫書精要而切

于日用者以為此編易知易行中人皆可以企  
而及而克之以學則可以入聖人之道用雖委  
曲而體則正大事若淺近而理寔精微凡處已  
待人臨事御世之方詳盡縝密而大要以忠信  
篤敬為本將令學者循々然如履平地步々就  
實其用意切矣章貢李君和卿得而玩味法其  
可法戒其可戒又將刻為廣之此真東萊之本  
旨也俾某為之序孟子曰可歌之謂善有諸已  
之謂信天下之事凡可歌者皆善其不可歌者  
即非善也可歌而不能有諸已則猶天下之善

也譬之五穀无非嘉種然必藝于土而後有苗  
有葉以至于實善必有諸已而後有所謂美所  
謂大以至于聖神此書誠善矣然君子多識前  
言往行蓋將以蓄其德非以資口耳之習也學  
者讀之必以有諸已而力行之則東萊之意庶  
其無負矣此書初以帥初名後又改為少儀外  
傳云

### 復古編序

文字之書世謂之小學或者因陋就簡指以為  
學之細事而忽之非也古者四民擇其秀者為

士而教之所謂八歲入小學者教以禮樂射御  
書數是六者雖不見古人之大全周禮註疏亦  
見其畧是皆有名教法度及人之幼真淳未散  
記識性全使習六藝則終身可以為用此為小  
年之學非曰學者之小事禮壞樂崩射御弗習  
教學亦復罕傳猶幸六書之說具存凡將爰歷  
等書不復可見急就章 止存大畧惟許叔重  
著說文解字垂範千載李陽冰中興斯文于唐  
若南唐二徐兄弟尤深此學楚金在江南既為  
通釋部叙通論祛妄類聚錯綜疑義系述等篇

總謂之繫傳又著韻譜倫矣昇臣入本朝遠  
事熙陵命校定叔重之書至今賴之爾後楊  
南仲章友直文勛邵竦陳稀諸公皆以篆鳴遺  
跡猶班見之然不聞有書以惠後來吳興張  
謙中有篤志古道傷俗學之混淆為書一編號  
曰復古用功數十年書成于大觀政和之間陳了  
齋程北山為前後序稱美甚至足以不朽矣某  
晚出何敢容喙尚有欲言而未盡者謙中考証  
精詣字之合于古者皆而不論惟俗書亂之者  
必正其訛舛毫釐不貸讀者悅服无有異論聞

其落筆作篆如真行然畧无艱辛之態惟體修  
而未重与人小異不入俗目漢宣帝時器械工  
巧元成間鮮及之有谷口銅甬傳于世款識銅  
字其體正尔始知謙中之作盖有自来非以意  
為之也魏字送委送嵬或省山以為韓魏之魏  
謙中為林中書家篆墓碑終不省去山字古無  
菴字謙中以為當作閣而難于題扁山谷雖定  
送艸謙中亦不用也嘗篆楊龜山所作踵息菴  
記終篇偶无此字碑額雖送广竟作隸體書之  
其信古不送俗類如此某不能作篆心頗好之

陽冰新義猶為楚金所祛使二徐見此編殆无  
以訾之陽冰務新而謙中一意于古優劣可以  
坐判

班馬字類序

淳熙壬寅余承宗正同年李聖俞為薄暇日以  
一書相示蓋姜君杞所編史漢字類也余讀之  
因相与言曰古字不多率假借以為用後世寔  
廣隨俗更改多失造字之意此好古者所歎也  
以史籀之大篆或云書法已壞其書俗惡已不  
可言以叔重之說文而云野陋淺薄謬妄欺世

後之字書又可知矣西漢去古不遠文章固非  
後人所及而字亦多古雖已矣秦文科斗書廢  
要之假借簡朴髣髴古意其興亡之大端忠邪  
之異趣千載自不可誣而綴文之士又摘取奇  
字以資華藻片言隻字施之鈇槩自有一種風  
味故誨蒙漢雋等書作者不一此書更取史記  
之字合為一編從韻類分粲然可觀姜君之志  
勤矣蓋孟堅生于東都源流叔皮以成信史子  
長事武帝紬金墮石室之藏網羅天下放失舊  
聞孟堅實祖之多用其文不敢改定姜君尤為

知所本矣然亦有難解者班之于馬時有遺失之意泯沒如彘肩之不言生有以起自布衣而去也夫之類殆不曉其意又其甚者垓下之圍以項羽之用兵未嘗接戰止以歌楚而潰去疑无此理至誤儒者謂惜乎項羽韓信不曾一戰引孔明仲達以為比史載甚詳而孟堅畧不及此是可遺邪嘗有意一一證之性懶未暇委君此書將傳于世觀其趣向進：未已或更考究以補孟堅之闕以發揮子長之餘不亦善乎聖俞啞然笑曰委君屬我以序久未落筆當盡以

子之言寄之

西漢會要序

梁王筠論家門集自言吾門人：有集以為盛事然自永嘉南渡以至齊梁文氣日以卑弱所謂聯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者也臨江徐氏以儒名家始余讀思叔左氏國紀故中書舍人陳公君舉為之序固已甚重其書後見貳卿彭公子壽為其表兄秘閣商老求儒榮堂詩始知其編北盟錄甚富史官奏其有益于史筆遂膺延閣之寵尋傳其書知其為思叔之兄伯仲皆以



詩書發身晚皆挂冠家居為鄉里標表已而思叔二子孟堅著漢官攷次子仲祥又倣唐會要之體為西漢會要一書疏為七十卷目錄二卷總為十五門分三百六十有七事嘉定四年表進仲冬丁卯有旨付尚書省藏之秘閣是昆仲父子間而書俱行于時俱有益于世用非止如王氏詞章之比也三代之餘治效近古莫如西京之典章文物立法定制不惟輝煥周密其言語亦皆雅馴非後世可及然而散于紀傳表志之間讀者未易識其倫緒仲祥究心于此二十

餘年无一事不錄无一語无據條列臚分秩然有叙開卷一閱而二百餘年之事歷歷在目其體專以班氏為主又旁取荀悅諸書參考異同視古之文類与近時漢雋博聞六帖法語字類等書皆出其上士夫之好古者无不歆錄而藏之不患其不傳頌何待于序引而求之不置余既詩儒榮之堂又銘秘閣之墓思叔致書又以此為屬為著其大畧惟老憊不能盡纂述之詳為有媿云商老名夢莘紹興二十四年登科思叔名得之孟堅名筠淳熙十一年同登第孟堅

今知全州仲祥名天麟開禧元年廷試第六人  
今為湖廣總領所幹官云

歷代帝王總要序

帝王之傳尚矣鴻荒以來至于高辛其事莫得  
而詳故夫子定書斷自唐虞司馬遷亦以為荐  
紳先生難言之洛陽邵雍為皇極經世書以為  
唐堯即天子位歲在甲辰推而下之以迄我  
宋之熙寧又畧載歲之卦爻以推其政迨比世  
之紹運圖編年通載銓要等書最為優焉給事  
中姜公机嗜學如嗜芟手不釋卷尤長于考訂着

書不一始為資善堂教授輔道 帝子備竭心  
思去國二年青宮始建妙東僚窠以吏部侍郎  
召還首兼端尹 皇太子天資高明篤學好古  
禮待賓友咨訪不倦上下三千餘年興亡治亂  
固已網舉而領挈矣公益思有以補報取平時  
所著帝王總要一書精加潤色輯成四帙又備  
錄年號輔臣各為一編始自唐虞以至 光宗  
皇帝凡君道之汙隆治效之優劣既書其大畧  
以至離合割據餘分閏位五德之相生世系之  
聯屬靡不提綱撮要又擇前賢立論堅確者各

系世次之未開卷粲然如指諸掌獻于儲君俾  
某序之某竊窺此書嘆曰彼瑤山玉彩之集皆  
非此比也 皇太子講誦之餘垂意閱習不待  
編考史牒今古歷々在目矣况公之持身挺特  
論議直諒凡所著述皆有依據亦未嘗苟為高  
論以駭俗故規畫一出于正无可議者 皇上  
崇建國本教以義方既命丞相為之少傅執政  
大臣皆為賓客左右効講罔匪正人公為之領  
袖又以此書日陳于前此宗社無窮之福也某  
何敢贅辭

温州進士題名序

永嘉自晉為名郡宋興六十餘年人物未有顯  
者至天聖初來君士廉第進士邦人榮之以名  
其間自天聖至今歷四十有八年舉其上第者  
凡三百三十有七人夷考鄉荐之額初止二人  
中十有三今益以五化繇大學外臺以進一舉  
所第率過鄉荐書之數而魁南宮者四冠大廷  
者再嗚呼亦盛矣河南二先生起千載之絕學  
以倡學者此邦之士漸被為多議論詞篇類有  
旨趣進士之盛豈其是歟某濫授于茲樂儒風

方興爰考姓名之高下歲時之後先次而書之  
刊置學宮又訪其氏族爵里別為一編咸虛其  
末以待來者雖然程氏之學大要在知本而教  
以行之事業文章皆其發也而祿爵之得喪不  
与存焉向以此邦之士因故家之傳克而不止  
沿流而達于源其為盛也又將有立言者樂為  
此邦書之某也斯拱而俟

送趙廉州序

趙史君以貴介公子好古嗜學自少交名士寓  
居東嘉避遠囂塵築屋城西徧環以竹樹如山

中居擁書數千卷沉酣其間客至則清談終日  
無倦色澹若与世相忘者遇其造意揚眉抵掌  
論兵講治道咸灑灑有端緒又自許以有用之  
才一時貴人爭荐揚之錫對便朝神會氣合可  
立致要津下亦當在蓬萊道山也自以家貧急  
養分合浦之符以歸且行顧謂某當有言某曰  
奉太夫人輕軒遠遊嶺海撫字之外惟謀視藥  
餌經行佳山水有詩願以寄我此外尚何言雖  
然有一于此昔嘗疑孟伯周去珠復還事謂明  
月之胎固靈物也政苛則去平則歸雖知幾士

不及殆史失之誣觀柳子厚記零陵郡乳穴之  
復載穴人之言曰向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吾  
是以病而給焉今吾刺史令明而志潔吾是以  
誠告焉且乳穴必在深山窮林入者觸昏霧扞  
龍蛇束火以知其物縻繩而志其返其勤若是  
出又不得吾直吾安得不以盡告讀之啞然笑  
曰是珠還之說也蓋天之生物凡世所謂寶者  
必在深險之地劉氏在嶠南役兵採珠至縻石  
于其足而縋之海使不至其下不止以是知求  
珠之難不止如乳穴之深一去一來豈其然乎

史君行矣自尔或聞合浦之珠日盛則公之政  
成而民生可樂矣當舉卮酒南望相賀以待公  
之歸

### 送王粹中序

粹中力學起家馳轂上庠優在舍選又其學問  
該洽其進未已慨然有志于功名者也客授  
歷陽舉子雲集凡經指授多所成就當路諸公  
非無知己尚為江右漕幕之行君向歆入蜀嘗  
為大篇浚亦為詩以送歷陽之役老為此來日  
不暇給何處有詩輒效昌黎先生以規之義為

贈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非必欲求名也疾吾  
無是實而致名也善乎名歲之言曰內不足者  
急于人知沛然有餘厥聞四馳昔者子路惟恐  
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蓋名者實之賓也實  
至則名隨之非可要于鄉黨朋友也非可以違  
道而干也予人以金帛不足以收也飲人以酒  
不足以得也惟其求在我者而已凡得于外者  
分毫皆是過分一切聽之其求于我者則无止  
法所謂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苟進德修業惟日  
不足雖欲逃名不可德也士之決科始以進身

而已所適者化陳跡俱不足言世之為大魁中  
大科者是仕進第一選後日賢否毀譽皆不係  
此場屋之穀亦不足以名世吾曹相與勉之爰  
厚不覺費辭其所以相期者遠也

增釋南陽活人書序

世以醫為難醫家尤以治傷寒為難仲景一書  
千古不朽蓋聖于醫者也 本朝累聖篤意好  
生務使方論著明以惠兆庶積而久之名醫輩  
出如蘄春之龐泗水之楊孫晁張銳諸公未易  
悉數无求子朱公肱士夫中通儒也著南陽活

人書尤為精詳吾鄉王君作肅為士而習醫自  
號誠菴野人以活人書為本又將取前輩諸書  
凡數十家手自編纂蠅頭細字參入各條之下  
名曰增釋南陽活人書可謂勤且博矣自言慕  
齒駸々不欲為私藏將板行于世求一言余  
好醫而不能學与之論辨皆有據依學者可按  
而求々而得其用始知此書之為有功也然嘗  
聞之老醫京師李仁仲之子云前朝醫官雖職  
在藥局方書而階官與文臣同活人書既獻于  
朝蔡師垣當軸大加稱賞即令頒行而國醫皆

有異論蔡公怒始盡改醫官之稱不復與文臣  
齒不知當時異論之詳若許學士知可近世雅  
尊其術本事方之外為活人指南一書謂傷寒  
惟活人書最要最備最易曉最合于古典余平  
日所酷愛觀許公之言則无求于所著可輕訾  
乎因併書之

### 鄭屯田賦集序

先生姓鄭氏唐之名族後累世居福州少時以  
孝文集書囊為殿帷賦魁其鄉繼以玉路建太  
常賦入太學人多傳誦尋寓四明開門受徒未

者雲委躬孝友之行諛貫群經多有講解旁通  
子史百家年至四十五紹興三十年始登科文  
脩衆體尤工于賦源流李唐諸名公出入三元  
元祐二李之間集古人所長而藻思絕人興寄  
高邁聞見層出講明題意立詞用韻精切平妥  
古語隨用奔湊筆端而一語不出程度之外元  
祐有域中有四大先生作域中四大王居一有  
輿議稱太平人猶議其率先生有太平無象皆  
突過前人不可企及讀之熟知之深者方服其  
理明而辭順蓋古文之有韻者也某年及弱冠

侍親游宦而歸始得登門時亦粗成賦篇及見  
先生机杼望洋向若而嘆一竟模倣先生時猶  
未第間作一篇俟諸生既畢始出之迴出人上  
視愷若乎後者又引進之嘗曰前四韻固當加  
工然皆有規矩前輩以妙意英詞震耀人耳目  
者多在後四韻而學者思之致讀者无味雖舜  
琴歌南風可謂傑作先生猶曰後三韻皆空矣  
其嚴如此閱諸生所作語雖工或引經史全句  
屬對可規而意不貫者皆所不取每令人讀充  
舜不能化朱象大舜五十而慕富歲子弟多賴



等賦以為韻；有意終篇尚有餘味可以為法  
或有一字切題既不可對而又與題字相犯者  
謂不若真之送聯如以禮為翼可對而又與之  
以翼星而配禮之類先生作詔諸儒講五經則  
曰厥後孝章開白虎之名蓋亦遵于此詔魯秉  
周禮云不然何以韓宣子見易象與春秋知周  
禮之盡在魯某服膺有素既沾殘膏以竊名第  
老猶不敢忘命兒輩收纂先生舊作僅得三十  
篇兒輩又以某少作八篇綴于後此編不惟簽  
蹄而已亦不求傳于世區區辭費如許不惟人

笑之亦竊自笑姑使子孫知師承之自尔先生  
諱錡字剛中官至屯田郎嘗為 主上小學教  
授近錄其後又特加贈官云

法華經顯應錄序

西竺之教其高處至不可思議有歷劫贊揚所  
不能盡其神通發現攝免救苦雖非人力所及  
皆其餘事也然其教所以盛行于世者亦賴此  
為多法華經凡三譯而鴻摩羅什所譯舉世誦  
之功德効驗昭然顯著傳記所載非一蓋此經  
實如來秘密藏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故其神

異如此鄉僧宗曉朝夕誦習嘗刺血書之又集古今簡策之言凡一百五十事遂成巨編皆有依據將版行于世以助流通一日訪其所居蕭然自適与之語貫穿教乘問何以不出領衆曰非所敢當也因出此書求余為序余咲曰黃面老子本不歆言大藏所見与夫龍宮海藏之所祕無邊无盡其實本不曾言况此經之外見于餘之餘者乎子既集之而余又序之耶請不已漫書以授之且語之曰子歆了此而後游方它日一登寶所悟明本性全蹄且將忘之而况此

乎曉曰唯

聰老語錄序

余頃投閒門可羅爵有僧以徑山聰老書來求寺記甚勤再三辭之不惟与聰無半面身隱言孫何能屬文徑山之名甲于東南一燔之後歆興瓦爍為寶坊 兩宮錫予檀施山委舊觀昇新又大過之宜得玉堂金閣之英為之登載顧乃訪老朽于寂寞之濱何耶僧曰寺倚神龍為命率衆致禱盥饗昭荅歆以屬公余感其意而為之辭晚歸朝行始与之識退然老衲也再相

過忽已亡矣其徒集六會語刊之求序予不能  
學佛莫知師之所至但見臨濟揚岐之下曰白  
雲端曰五祖演曰佛眼遠皆古德之光明傑特  
者遠傳行雪堂行傳光晦菴以及師其相付囑  
又非他人苟然之比光將示寂以行雨付法衣  
集衆書偈以授師偈曰再來毒種元聰侍者叵  
耐吾宗滅汝邊也我今高枕百無憂聽子時搥  
塗毒鼓叢林遂有毒種之稱聚徒說法三十年  
自雪峯來此山法席大振復成金碧之區人謂  
為國一後身則師之所得者可知矣讀者其自

參之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一

四明樓 鑰大防

記

中興顯應觀記

奉 勅撰

嘉定三年十一月朔制詔臣某顯應觀為國家  
集福之地自建立以來未有為之記者汝其碑  
之文成朕當書其額曰中興顯應觀記已而宸  
翰下頒昭回之光輝耀千載臣既承命謹拜于  
稽首言曰百神在天地間昭布森列 皇朝咸

秩无文非有功不祀其間靈效顯著遠迹奔走者不過教處而護國顯應真君其一也真君崔姓廟在磁州旁為道觀河朔人奉之五百餘年矣靖康中 高宗由康邸再使虜磁去虜營不百里既去謁祠下神馬擁輿眈蠻炳然州人知神之意歡帝還轅 孝宗誕育于嘉興先形絳服擁羊之夢生有神光燭天之祥此皆其最著者也中興駐蹕錢塘初置觀于城南尋徙于西湖之濱分靈芝僧寺故基為之祠宇宏麗像設森嚴長廊靚深采繪工緻鉄騎戎卒左出右旋

戈鋌旗蓋勢若飛動敞西齋堂以挹湖山之秀為崇祐館以處羽衣之流稱其為大神之居 高宗脫屣萬乘尚同 憲聖臨幸以丹堊故暗賜金藻飾一新既又三十年矣 皇帝 皇后 聿追 祖考之意載命興葺復賜緡錢二萬俾都監右街鑿義主管教門公事明素大師陳永年買田以增齋供之費所以妥靈而錫福斯民者甚至是誠不可以無紀也竊考神之所自不知者以為北魏之伯淵其知者以為後漢之子玉雖皆名公而寔非也續會要等書亦不詳諦

或誤後人唐武德元年置磁州正觀元年州廢  
而以滏陽屬相至永泰初始復舊 仁宗實錄  
景祐二年封崔府君為護國顯應公且言府君  
正觀中為相州滏陽令再徙蒲州刺史 失其  
名在滏陽有愛惠民為立祠後因葬其地咸平  
二年始賜府君之廟而京師北郊及郡縣奉之  
如嶽祠至是因民之所信向而封崇之故銘曰  
惠在滏邑恩施蒲人又曰按求世系雖史逸其  
傳尸祝王官而民賴其德使果為子玉与伯淵  
安得謂史逸其傳欤元符二年即舊號封王大

觀賜廟額政和賜冠冕七年加封護國顯應昭  
惠王宣和三年郡守韓景朝辭承上命葺治祠  
曰敷實觀曰顯應且按舊碑為之記其說畧与  
寔錄同又言唐太宗夢得之俾詔入觀刺蒲州  
河北採訪使因命刑曹 弋編錄神之靈跡五  
十餘條聞于世淳熙十三年奉 光堯聖旨改  
封真君然至今以府君為號者尤見其本于為  
令也初命延福宮使安德軍承宣使張去偽為  
提舉官傳子及孫延慶復有此職宣力于觀為  
多道士初止十餘人今益以衆田止百餘畝今

益以廣啟觀門而新士庶祈禱咸有定期季夏  
六日相傳以為府君生朝都人无不歸鄉駢擁  
竟夕尤為一時之盛孟冬十月又謂為府君朝  
元之節或云以是日上升禁庭皆設齋醮北人  
之寓居者是日亦必至焉軋道六年遣使賀金  
國正旦臣以假使逆行過磁使介而下相率望  
拜于驛中蓋往來者必致敬行則先禱于西湖  
之祠歸則潔羞以謝之臣謹摭其始末之實為  
記而又播以詩云

惟漢之司農兮著遺爰于桐鄉使委我于相兮

必它時之奉嘗繫神之仕兮于滄之陽惠及斯  
民兮久而愈彰擢刺河中兮任河北之採訪生  
則祠于舊邑兮歿又冢于其鄉神之既遠兮雖  
尊以姓而逸其名神之威靈兮信千載之流芳  
謂子玉与伯淵兮皆流傳之渺茫獨昭陵之詔  
錄兮載顛末之為詳北方之人兮謹廟食而自  
唐膺 累朝之封錫兮誠有赫乎龍光功在社  
稷兮著明效于靖康神馬乘輿兮嘗顯祐于  
高皇始 孝宗之方娠兮夢絳衣而擁羊迨震  
夙之夕兮又神光而發祥啟祠宮之百楹兮繚

千丈之周墻儼像設之雄尊兮煥金碧之焜煌  
仰皇明之臨御兮未嘗求福而專鄉灑奎畫以  
寵嘉兮粲鳳翥以龍翔前三茅而浚太乙兮由  
四聖而相望肆陰陽而默相兮鞏國勢于无疆  
上宮掖而下士民兮藉神休而禮禳備明神之  
英烈兮夫豈歛惠于一方願謁于上帝兮掃欃  
槍而殄豺狼吾君將中天下而立兮開壽域于  
八荒神亦歸其所兮報何可忘

重修太常寺記

禮樂一也舜命伯翳作秩宗典朕三禮曰夙夜

惟寅直哉惟清无它言也命夔典樂教胄子而  
及詩言志歌永言嘏依永律和嘏八音克諧无  
相奪倫夔亦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又曰  
戛擊鳴球以至鳥獸鎗々蕭韶九成鳳皇來儀  
何樂之詳也三禮之書樂亦在焉而名書皆以  
禮春官掌邦禮而大司樂以下屬焉則夔夷之  
任已歸于一矣為樂設官十餘自中大夫而下  
府吏胥徒凡一千三百餘人其門上中下瞽至  
三百人眡瞭又三百人而舞者衆寡而无數抑  
何其備也孔子之時禮樂已缺其觀于周而歷



聘諸國志固在于行道未始不切于二者故問于老聃問于萇弘止以論語一書求之執禮固所雅言而言樂為尤衆至聞韶而不知肉味且曰不圖為樂之至于斯也所感深矣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說者或不知此章之意蓋鄉人邦國所用之外樂歌多失其聲苟聞歌而善必使再歌之所謂和之者又得此一詩之聲矣太史公知之言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豈

苟云乎哉自太師摯適齊至少師揚擊磬襄入于海亦多不得其說摯而下皆樂工散之四方夫子謹志之如有欲用則皆知其所之殆所謂樂失求諸夷者耶安上治民莫善于禮夫人而能知之至于移風易俗莫善于樂烏可不求其故哉今又幾二十年禮既多廢樂尤失之皇朝累聖非不誦明所謂禮者尚可求之簡冊一時鉅公論樂甚盛卒不可復古蓋其本已亡矣樂之本在聲无知之者而力求于尺度鉅黍之末為可嘆也近世陳氏兄弟禮樂二書流傳于

世禮尚可考樂亦名与器而已耳 高宗嗣歷  
庶事草創而鄉列不以一日廢迨駐蹕錢唐以  
法惠僧寺東偏隙地為勅令所又街之東則為  
客臺尚不足以盡設禮樂之器過閱習則列宮  
架于法惠寺中紹興三十一年少鄉王公普始  
請易地會勅局中廢遂遷焉中為寅清堂眺  
夏屋于是為稱法會既廢為懷遠驛又以為臺  
諫官舍勅局再建于寺之舊處而客臺不移于  
今五十年矣梁棟隳圯日有覆壓之虞鄉少久  
闕嘉定二年崇慶張君鈞為主簿已嘆其不可

居既丞胄監又轉而丞于此時司農太府俱舍  
舊以趨新或謂亦可遷矣君曰此禮樂之司庭  
宇宏敞位置崇嚴不應輕棄矧盜泉勝母古人  
所避不若因而增葺之請于朝度材于天邑凡  
而叢費取其賞而親出納之都下之煩未吏曹  
之謾欺一切痛革之手賦工直察其勤惰者  
至鞭朴以扶勤者或醢酒以勞百堵皆興衆役  
胥勸始于三年之仲冬明年三月八日告畢用  
工三千五百有奇而內外堅鞏丹堊輝華于舊  
有加而无不及觀者駭嘆謂工于營私者未必

如是之敏且辨也發地得泉石刻名曰觀音且  
曰飲者可以愈疫猶是法惠之舊濬而澄之泉  
甘且冽結亭其上扁以汲古皆不在調度之數  
而宜其大有不足而反因樽節之有方餘錢三  
十萬歸之府中而寺有勳臣畫像及書籍歲久  
脫落又欲為一碑未能也府帥將作監王君相復  
以為助今皆如所圖不愆于素而求記于余、  
自念老矣豈復為文頃歲嘗叨薄正博士少列  
之命三以家諱而改除終不得進退周旋于其  
間茲喜寺之新因君之請又欲以平日所聞者

自見故弗辭君飽學工辭章沈默靜重號蜀士  
之秀而克勤小物乃如此漢之什邡劇邑也辨  
治有餘力今日葺理官寺朝論翕然稱之每言  
前後同僚協力以濟登茲不自以為勞其言曰  
今之天下雖不易于為而于其尚可為之中卒  
至于不可為者意其于不息之誠且不能克是  
心以往故也君之所存者如此宜乎見諸實用  
者有此也寺無他碑軋道七年黃公鈞為壁記  
謂後世以儀為禮以器為樂其于聖賢之道遠  
矣惟儀与器又皆因陋就寡寔非六經之故蓋

嘗誦其言而嘆息今鼓鐘玉帛具在而官寺又  
備矣若安上治民移風易俗者可不求其彷彿  
于古者乎

台州社壇記

台州之北太山綿亘其一支自東而西蜿蜒委  
蛇至江而止勢若回顧是為龍頰之山子城據  
其下官寺在焉城西南隅去儀門百許步為社  
稷之壇厥位面陽爽塏平曠昔人相攸而為此  
必不苟也有司不戒日就荒圯頽垣成蹊堯牧  
无禁淳熙己亥正月宗正寺丞沈戾被選來守

仲春行祀愀然顧其僚曰是可以奉吾神乎乃  
命徹而新之臨海令彭仲剛起縣于煨燼之  
餘侯知其才舉以任焉首按圖籍斥地之舊繚  
以周墻數十百丈始治地得什碑土中洗而讀  
之蓋政和中所頒社稷壇式也制度明甚橫列  
三壇閣四出中立社稷二壇風師居東雷師居  
西亦各為壇之高二尺有半又為瞭壇于風  
師之東南壇外稍高于諸壇于是悉故名教因  
其舊而增築之故有屋四楹為視選禱事之所  
既葺新之又增其一為齋潔之地其途北出表

以二柱中建臺門嚴鍵以守之作于六月朔旦  
又六旬有七日告成糜金錢五十萬有奇民不  
知役工不告勤過者肅然知有地主之敬侯命  
某書之某聞古者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侯之  
下車訪民隱飭吏事凜々乎循良之風而思不  
倦以終之以是邦被山帶江水旱仍歲又間有  
鬱攸之灾謂職諸幽者非人力所及故于神無  
所不致其敬社稷之重其可浚乎秋社展禮氣  
象一新瓌瓊琤豆遵靜嘉神貺昭吞如在左  
右繼自今氣淑民和雨暘時若其必有相之者

然則侯之政真知所先後而致力于神者乃所  
以成民也侯名揆字虞卿秀之嘉興人

### 澧陽樓記

紹興四年三月戊寅澧州澧陽樓成于是太守  
王侯承父以書屬余為記且曰澧之為州始于  
開皇後雖廢置不一而柳河東謂自漢以南州  
之美者十七八莫若澧州在唐已為名郡 國  
朝建隆四年始脫僭竊之餘而為皇土乾德二  
年始隸荆湖北路東接洞庭西連施黔武陵在  
其前江陵在其北為湖廣之孔道承平日久戶

口滋蕃歲輸未以斛計者十五萬養禁旅至三千有畸盛矣建炎之末妖民弄兵倡亂加以劇寇一舟攻陷民居官府蕩為埃煤因以飢饉幾無噍類蓋六年而後定剪除榛棘招集流散僅復城郭之舊今六十餘年矣未輸猶不及盛時十一屯兵百餘人而郡治尤逼小黃堂之前重門相去不能尋丈外逼郡城又有酒壚相直繞于東偏啟一門以通出入心竊隘之訪諸故老或曰酒壚之後舊為城門兵燬以來閉塞至今倘闢而新之郡之氣且伸吾民其庶幾乎士民

援以請為告予部使者始作新門酒壚既遷斷其故基則古甃宛然言益有驗節費以為資募民以共工官吏勸趨日以就緒外鑿城雉上建華屋即前日之外門為儀門而撤其舊于是治事之廳始得軒豁寬敞而前無蔽障得以挹蘭江之秀俯仙明之洲經始于去年之十二月庚申至是訖工合樂以落之氣象煥然頓還舊規不敢自以為功也要不可以不紀余因為之太息曰今之為郡者或能以廉白自喜則于營繕之事一切置之恐以擾民而招謗不問其事之

當為與否也前後相承謂非吾職若此棲之于  
澧陽是可已乎余與侯世有道義之好又為世  
姻侯之兄弟皆承清白之傳侯里居時恂然  
一長者而莅官遇事人有難及莆田劇邑談笑  
辦治茲試彫郡謂將日不暇給而能振起固陋  
興五紀之闕典開一郡之眉目是可記也又考  
之地志是邦有浮丘子採藥之仙踪李群玉讀  
書之遺跡又楚之申明以忠孝著晉之車武子  
以學術顯皆其郡人也先是層城橫前重扃壅  
底士氣亦因以不揚是役也豈惟于陰陽家之

言有利于郡其必有秀士應時而出者侯于是  
時勤撫以致其廢尚儉以益其富闢庠序以教  
之後來者又能繼此將寢復承平之盛而賢能  
以興實自侯發之侯名正功四明人承父則其  
字也

### 真州修城記

真之為州未遠也有唐永淳中始析江都置永  
正縣南唐為迎銜鎮 皇朝乾德二年升建安  
軍大中祥符六年以聖像一鑄而成遂以名州  
而實當江淮之要會大漕建臺江湖未運轉輸

京師歲以千萬計維揚楚泗俱稱繁盛而以真  
為首中興以來不復置發運使而山陽通泰之  
益沂江而上商賈輻湊猶為淮堧大郡佛狸之  
駐瓜步近在六合之境逆亮之至瓜州去此无  
數十里郡居二者之間故必再罹虜禍朝廷以  
保障之未固屢飭守臣築城鑿池以為設險之  
計林君伯成興役于前及四百餘丈鎮江游奕  
統制郭君超繼之僅八百丈雖務款速未底于  
成嘉定二年八月諸軍糧料院潘君被命出守  
當兵荒飢饉之餘几不成邦既屬以勞來安集

之政又以城築委之君自下車愛民如子手自  
摩撫左餐右粥加以醫藥呻吟疾痛不翅切身  
之苦視人之飢真若由己食寢為廢此意字字  
上下通于幽明斯民感悅頓有生意和氣致祥  
年穀順成劬農通商寢復舊規乃大肆其力于  
斯城因前功而增築之合四百六十餘丈基厚  
六丈上居三之一可列七騎高八十二尺浚濠  
五百餘丈闊者至一十五丈深稱之女堞易土  
以甃凡鵲臺砲臺武臺角臺壘城馬面等甃結  
堅緻金湯之固歸然与維揚相為長雄足為邊



庭之壯觀既又興造葺理自儀門黃堂凡官府  
公宇大小二十八所合為屋二百二十六楹郡  
之內外為之一新朝冢以緡錢十萬米七千斛  
庾費而所用不貲不復有請惟以榷酤之餘及  
樽節用度以充之斯已勤矣郡之井市多漕臺  
皆在城南大江之濱議者歎如瓜洲之城祕為  
兩翼自城到江以蔽遮之事重費多未易驟舉  
余追記未冠時侍親泊江干登鑑遠亭訪之居  
民指其前曰頃有闕市悉墊于湘江外有沙洲  
數十里雖隔皇天蕩之風濤而激水北來相侵

未已不數年間之宦游者則鑑遠亦為壑矣是  
知兩翼之城不至江濱則不足恃岸既善墮不  
知所止又何恃也將為久計則更宜詳處而審  
訂之抑又聞合肥之城自軋道修築歲々增葺  
工費不可數計竹木灰甍出于漕帥二司而工  
役則又金陵戎帥任之以濟登茲山陽歷陽大  
率類此今是邗城郭雖就而方有兩翼之議又  
前者林郭二君之雨築已多墜圯尚須隨處補  
苴又別儲二萬緡預為後日不時之備繼此者  
當知今日之艱難益加不測之防則當與揚廬

和楚嶺辟相貫而犄角之勢固矣惟潘氏自紫  
微舍人以風節名一世君之二父以從子被賞  
延俱為時吏師先正柯山使君能輕財重義君  
實似之自其幼年躬行孝謹篤志問學有不可  
解于心者行矣而著日進未已嘗宰崑山去之  
日无以續食及倅京口以荒政自任民以父母  
稱之今則江之南江之北草木亦知君名制帥  
既以治最上聞士大夫公論莫不以為循良之  
冠君則退然未嘗自足也使守邊者誠心體國  
皆能如君何有北顧之憂哉官僚以郡人公言

求記為書大槩尚勉其成云君名友字文叔婺  
之金華人

### 奉化縣學記

四明六邑奉川為大號難治然俗尚氣而服義  
秀士尤多治之得其道非難也 神宗在位郡  
國始建學張文定公方平謂庠序倣落乎睢渙  
嗣音乎郊鄩而是邑舊記謂相國清河公士遜  
出鎮秣陵為榷輪之始蓋寶元初秘書丞于君  
房為宰以石夫人之廟為縣學自為之記云然  
且曰願以奉川為縣學始亦可以知吾邑儒風

之興舊矣宣和中周君因徙于邑治之東南勢益勝未幾舍法罷廢為亭傳又遭弄兵者燬焉紹興九年崇君彞復新之于今五紀棟宇寢壞圯陋不可復支永嘉宋君始至謁真碩瞻廟像愀然曰教化根本之地不振如此何以示斯民日欲謀焉未遑也財用之空乏期會之迫遽固已不勝其應而連歲大祲愈不暇給政成欲去介：君不滿邑士汪君伋素好為鄉里義事聞之謂其弟份曰是吾曹責也不待勸率不謀于衆以身先之首創大成殿增廣舊址不日而成

一木一瓦皆不苟設必欵堅緻宏敞為久遠計重立先聖先師十哲之像儀門兩廡以次興作前有墨池濬而廣之方正清深冰壺澄澈南山千尺倒影其中輪奐飛照映江縣為費不貲曾無吝色乃季夏戊申宋君率僚佐士夫釋奠學宮用以揭虔妥靈觀者如堵驚嘆贊美以為前此未有而民不知役也于是里中善士董安嗣徐如松等三十有二人爭競趨勸相為再建駕說之堂挾以直廬傍列諸齋庖湍層廩器用畢備凡為屋四十楹又以去歲如有自右學登

科者為闢射圃以勸方來舉梁之初厲某為之  
文今既崇成又託以記某世居奉川高祖正議  
先生教授邑中宝元學記与名刻石尋掌鄉校  
前後幾三十年始為郡人然五世皆反葬境內  
區、封邑猶不敢捨辭不獲命敢告于里人曰  
令尹洎諸賢所以惠吾邑者至矣自尔必能相  
勉以學相高以文躡儒科登臚仕使吾邑簪纓  
日盛為四方榮觀則今日之舉斯為稱矣然孟  
子有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領白者  
不負戴于道路矣是殆与今人論學之意不同

何耶孔子之教人亦必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  
蓋庠序所以申孝悌孝悌之義明則老而負戴  
于道者少者必從而代之以為此庠序之教不  
為利祿地也誠能因今之學以古之意月書季  
考不害進取而父兄之告語師友之講習率以  
孝悌為先此義既明則凡學于此者施于家則  
為孝子順孫出而仕則為忠臣良吏鎡、濟、  
化及里閭寔有不負戴之風幾于一變而至道  
者將以此望吾黨之士豈直為是觀美而已哉  
宋君名晉之字正卿悃悞无華三為邑長皆以

儒術飭吏事首歆興學迄于有成邑人紀之實  
某之同年生也

安慶府修學記

舒本羣舒之地于今最為佳郡瀟皖之勝欲游  
而不遂見送官擁麾而之烏者轍企慕如登僊  
然嘉泰二年嚴陵屠戾而下車以寬明之資臨  
淳古之俗平易近民因其俗而施之政未幾坐  
以無事頌謂僚屬曰官府俱飭而黌舍不稱茲  
不可浚乃即其舊而增葺之學始建于紹興八  
年中更繕修歲久圯壞以某年庀工至某月日

訖役煥然一新郡人謂役不及我而齊登茲願  
有以紀之教授王君、王度以書來余与屠戾  
俱婚王氏而戾為專行知其賢有年矣以西樞  
之子謙厚廉介所至有聲頌而飭以儒雅澄江  
既以政最船使尤著清節謂文翁興學于蜀交  
巴夷如鄒魯翁寔舒人尤敬慕之故未暇它事  
而首屬意于庠校可謂知所先務矣舒之人將  
何以報之戾非有望于報也惟尔父兄相与率  
其子弟益進入學亦因其淳古之習而文之以  
儒術不必以取科級之多寡為輕重文翁既祠

于學如漢大司農朱邑以一畝夫而遺愛傳于千載周瑜以文武才畧獨步江湖間其名尤高皆郡人也誠使異能之士間出為國家用如前教公豈非後之望于斯郡者尚勉之哉

### 黃州貢院記

黃岡東南佳處也大江東下赤壁西峙武昌夏口鼎立相望其在 皇朝王蘓二翰林一以州馳名一以坡自命皆千載傑特之偉人竹樓雪堂既壞復葺風流文獻至今增重近時郡太守博士皆不輕其選秀士亦彬然出矣建炎兵燬

以來秋賦多附他邦軋道七年始試于州而因陋就簡寓貢闈于庠校三載必一毀撤既非所以作士氣而學宮寢以頽靡州人病之嘉定二年四明高君仲遠來守承開禧兵戍之餘日不暇給首謁夫子廟嘆其弗葺已甚未遑他務与教授李君宗勉飭而新之廊廡齋舍以次興立而大比又近不可復蹈前轍亟相与謀得驛舍遺趾鳩工調度分委僚屬勸貢院五十餘楹庀工于二月丙寅訖役于五月己丑重門正廳考試公位左右長廊庖廡吏舍備具嚴整費緡錢

五百萬米二百斛悉出于樽節之餘民不知役  
工不告勞而八十五年之闕典一旦復興父老  
謂承平殆亦不及士類歡奮氣象振發且請記  
之仲遠与余有中外之好相与素厚以書来委  
且曰去中秋才月餘願即為屬筆以慰千里之  
望余為之欣然且曰仲遠長余一歲恂々似不  
能言与人語如恐傷之旦評以長者稱而秉貳  
車而後試郡撫字固所長不謂振起事功敏辦  
如此高氏蓋名家也 高宗皇帝中興初駐蹕  
錢唐始建太學妙選師儒先侍郎首為國子司

業豈惟文行經學足以表率士林馳名京師規  
繩具舉未幾車駕幸學擢貳儀曹至今四海尊  
仰之仲遠其次子也君家孝友恪守家法故為  
政周郡知所先後士子尚勉進學業以稱使君  
期待之意使人物殷望与江山相高二翰林有  
靈寔寵嘉之仲遠名得全朝散大夫云

建寧府紫芝書院記

建寧當閩浙之衝是為 孝宗皇帝龍潛之舊  
雖官游不得一至其地聞其山川聳秀武夷諸  
山皆非塵境蓋八州之門戶也鍾為英傑古今

相望士夫多挺々尚氣節杖賦動踰萬數薦送  
率八十餘人儒風最盛學有生徒三百分十二  
齋猶不足以容之今郡侯寶謨閣直學士諫議  
李公鎮臨以來治行稱最百廢具舉功利及物  
不可以教計周知而尤篤意于教養顧瞻府庠  
悉加葺治猶以為未能甚稱樂育之意謂晉范  
甯之守豫章大設庠序資給衆費一出私祿心  
寔慕之乃捐俸錢三十餘緡度地于學之東西  
兩隅廣為四齋鳩工于嘉定三年仲冬朔旦訖  
役于明年二月之望修廊廣廈輦飛鼓翼名齋

以志道據德依仁游藝以其前挹紫芝之峰扁  
曰紫芝書院蓋前所未有也財不費于官歛不  
及于民增弟子員又廣田疇以充其儲舉郡之  
士歡奮感勵咸請記之公學有家傳伯仲兢爽  
且素號博洽富于文詞不以自有乃列致郡博  
士暨學職諸生三百餘人之請貽書以屬于某  
願年侵氣索何以承命勉為之言曰諫議此舉  
固已甚偉當屢書以傳後君名齋之義其待學  
者尤深矣是四者出于先聖之言學之大端莫  
過于此道者百聖之所傳非可以湏臾離不志



于此則易以流遁以至惑于異端德者誠也經  
之言德必以偽對之以是決知德之為誠據此  
一誠可以終身行之知仁之為器重其為道遠  
苟能依之形于參倚之際非學之要乎德不可  
言志仁不可言據藝不可言依言之各有攸當  
也或謂藝成而下聖人以游言之疑其為可輕  
者不知所謂藝者非如今之技藝乃禮樂射御  
書數古所謂六藝是也稽之禮經各有名數先  
王設教及人之幼少真淳未散之時使習而熟  
之則身在有餘不可勝用君子未有不兼此而

能為全德者今禮壞樂亡射御號為武事教亦  
不復見惟六書可傳士又罕垂意焉夫謂之小  
學謂小年而當學非曰學之細也洒掃進退尚  
由此可以上達而况六藝乎苟能盡力于三者  
而游于此則為士庶幾于脩矣學者其毋忽于  
名齋之義勉而進之以各諫議之賜豈以科舉  
利鈍為吾儒之盛衰耶 本朝庠校權輿乎睢  
渙嗣乎<sup>音</sup>邾邾寶元中詔建州立學賜田五頃至  
慶曆四年郡邑始得立學熙寧設官分教建州  
首置教授一負諸郡亦未之有元豐又賜田十

項則知是邦之學 國家最所屬意尤在它郡  
之先也或曰郡既有學而復有書院不既多乎  
是又不然潭之嶽麓衡之石鼓南康之白鹿皆  
此比也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以  
今準之百里之邑千里之郡其為學當有几所  
而謂此為多乎姑誦所聞以謝諫議及多士之  
意若公餘詣學与郡博士講明經術以訓迪好  
學之士則諫議之任也某何敢贅為之辭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一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二

四明樓 鑰大防

記

麻姑山顏魯公詞記

顏魯公嘗為撫州刺史至今有南城縣麻姑僊  
壇記南城今屬建昌軍郡人祠公于僊都觀中  
曾南豐一記論公之風節備矣正平張公武文  
發明邪正禍福之說尤為著明張南軒已謂无  
可言者於是系之以辭使祠者歌之以侑神然  
則後來者可無作矣慶元六年觀遭大災祠宇

灰燼巨石皆燬裂大鍾亦融液不可尋而公之  
碑獨儼然人益敬之太學審君居麻姑山下與  
觀相望慕公之為人以私財撤而新之求記於  
余又以李盱江麻姑山賦求宇文樞密之書余  
雖不識齊君而嘉其好古以扣工部尚書何公  
公曰此山與吾月湖山莊皆同郡嘗建一閣於  
觀門之西藏書万卷餘以效李公擇山房之旧  
目亦与審氏游且促余記之魯公事業載新旧  
二史然得南豐正平二記而幽光發越不容贅  
詞獨惟公既新為仙壇記真有意于神仙之說

故附會者亦衆姑以為作尉時或謂子有金骨  
可以為僊又謂希烈使人刺之公曰吾服殷七  
七丹在頂解金帶与之故得縊死而全其首領  
及其既死又有寄書小顏家之說皆方士之言  
无所取信固不必辨觀公視烈火滿坑忠憤一  
發徑欲投其中賊徒捕而得免當是時豈暇顧  
身首之全否邪因誦平日所聞以授審君使刊  
之以祛世人之惑亦不失曾張二公之本意又  
盱江一賦詞旨暗合云審君名式聚族頗衆  
又多為儒審氏未艾則公之祠亦賴以不壞矣

廣德軍范文正公祠記

文正范公勲業在國史其祠於廣德則已具見於內相浮谿汪公之記茲以祠宇久圯不修從弟鏞以嘉定二年為郡博士撤而新之求記於其語之曰文正公盛德絕識才兼文武非贊揚所能盡然大要在立志不苟而已耳方在貧約則朝夕甘藜粟之味既已富貴則子弟均布帳之清在海陵為一倉官而築行隄數百里在桐川為一獄掾而所立已卓然如此一馬微矣居則鬻以養士去又鬻之徒步而歸其跋乞米帖

云顏魯公唐朝第一等人而饘粥不繼非所謂君子固窮者歟又有家書云老夫平生屢經風波惟能忍窮故得免禍公之所存類知此其所以大過人者故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公之自處直欲追古人而友之故其見於行事亦非今人所能及也季既奉公之祠則為士者无提慕公之名位當求其所以致此者其既為推公之所以致此者而為之記又因以勉吾弟与吾党之士其雖老尚當相与思古人与稽之義云

鄞縣往綸閣記

始慶曆七年荆國王文公宰明之鄞縣元祐中縣治建閣以紀遺愛名曰綸肖公之像而祠其下俯仰百餘年間嘗再興於紹興淳熙而又廢壞紹熙五年知縣事蒲陽吳君泰初新之起於五月戊寅踰月而訖工日觀復還而有加焉求記於郡人棲某以史牒攷之公為縣時世當承平公方讀書為文章三日一治縣事垂意斯民為之起隄堰決陂塘為水陸之利貸穀于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與季校嚴保伍文

刻善救方立縣門外邑人便之此相業之權輿也公之於鄞厚矣觀經游之記皆為農田而行雁東西十有四鄉之民畢已享事而遂歸上書外臺極論浚河捕鹽利害則公之為政可知詩文之傳於世為鄞而作者班班也鄉有五先生某五世祖及王公杜公皆与之定交是以教化與行李者競勸後有憶鄞及億東吳太白山等詩則又知公之戀於鄞也熙寧遇主千載一時盡以所行於鄞者推廣之嗚呼使一時奉行者皆能如公之在鄞則天下豈以為病哉天

下雖病之然吾邑人之於公不敢忘也故尸而祝之以至于今若吳君可謂知務矣政成且去如始至然一新縣樓出於人之樂輸以其餘材又為此率蓋將以表先正仁民之效慰父老甘棠之思而示後日循吏之勸一舉而三善具非直為是觀美而已也

### 定海縣淮海樓記

慶元五年十月甲戌慶元府東海縣淮海樓成主簿陳君廣孫求記於余問樓何以名曰秦公少游初筮之地也旧有此樓碎於建炎兵火至

是始得再作退而考之國史有傳云元祐初調定海主簿信矣又求於文集則絕無一語及之訪諸父老相去百餘年間耳目所不接不可得而考矣公受知於東坡王荆公本欲以大科發身俯就進士舉實與先祖少師同在元豐八年丙科家藏小錄淮海獨掌牋表蓋其布衣時名已重矣然亦不聞仕鄉邑之詳謂公鄙夷吾鄉而不一語耶則公所至必有詩文不應於此獨爾頃游括蒼公之故迹班班可見水邊沙外之詞後人作為鶯花亭登臨賦詠猶使人想見

風度樓今在簿領官舍余未及登也間其東望  
大海浮天浴日之波始无津涯大江自東而南  
西抵郡城橫陳樓前潮汐往來風帆浪舶尤為  
壯觀北有蛟門招宝伏奄之山南有長山太白  
諸峰一覽而盡得之此宜公之所甚樂豈亦有  
詩文而遺佚不傳邪公未第前一年嘗自顯其  
間居集之首曰將赴京師索文藁於囊中得數  
百篇辭鄙而悖於理者輒刪去之豈後來亦嘗  
取少作而刪之邪陳君元樞之子宦季有家法  
知所向慕故一官雖小慨念前聞人而具斯樓

及瓜且去矣必欲記此余既喜其意因又念一  
時知公與公同時秉鈞恬權富貴隆盛者多矣  
由今觀之雖窮達賢否之不同歸於盡彼或  
甚達而民无称至有縉紳所羞道者公以軼羣  
奇才為蘇門上客賦似屈宋詩凌鮑謝壯猶碩  
畫直欲鞭笞二虜而困於煩言陷于黨人僅得  
一校勘黃紙書籍為正字史院編脩官遂倅枕  
州監處州酒窳柳及橫雷坎壘流離醉卧古藤  
一笑而終亦可悲已而聲名至今暴白家有其  
書望之如神仙然其所經行之地了无片言可

尋猶為士夫愛慕如此然則士之立於世可不  
知所擇乎鶯谷亭詩祭酒芮公國器一章最佳  
人言多技亦多窮隨意文章要底工淮海秦郎  
天下士一生懷抱百憂中余嘗讀而悲之因併  
記焉

東萊呂太史祠堂記

乾道淳熙間儒風日盛晦菴朱公在閩南軒張  
公在楚而東萊呂公講道婺女是時以孝聞著  
述為人師表者相望惟三先生天下共尊仰之  
而婺人被東萊之教尤深至今名士班其傳

蓋未艾也先生為文靖公之七世孫自正獻公  
而下名德繼起又為文清魯公之外孫淵源固  
已甚遠而天資絕人讀書五行俱下少後三山  
林公之竒游李徒百數卓然出其上傳極群書  
究通千古興亡治亂之變而耽耆經學至忘寢  
食年二十有七禮闈旣擢前列又中博學宏詞  
科聲名震于都城其既忝同登復媿齊年意其  
為豪俊之士一日相遇則頽然似不能言者殊  
不稱其名与之坐而敏焉不惟使人意消欽嘆  
擊服雖定交於是日終不敢以友也公入館



學其在敕局又鄰居于百官宅听教為多亦嘗  
造竊之寓居留連夜話几至達旦又六年而再  
造焉則公已病矣嘗為之歎息曰少為國器長  
為人師使居大位則必稱物平施庶几直道之  
行也而公已矣世間万物自書之外無一可動  
其惡者推明道德性命之說而不流於迂盡排  
佛老異端之論而不至於甚愛惜士友如待子  
姓而持論不阿別白是否如持水鏡而不事於  
察著書立言粹然一出於正而克動小物雖使  
之仕於州縣亦甘心焉蓋其造詣精深本末具

舉用志不分必欲至於聖賢闡域沛乎不見其  
止也其教人則以孝弟忠信為先以窮經躬行  
為務故登其門者隨其性質咸有得焉自建炎  
南渡父祖姑寓於竊假官屋以居其地在光孝  
觀之側入任雖久而在官之日僅四年故在竊  
之日最多四方學者幾於雲集橫徑受業皆在  
於此晚始買屋於城之北隅以旧居歸之官公  
之已既二十有七載是為開禧之三年邦之士  
夫及其門人請於郡欲以旧居之半為堂以祠  
先生郡侯諫議李公大異慨然從之又出錢五

十萬屬掌書記宣君繒經理其事前增城主簿  
潘君頤外實董斯役郡寮及其門人合力以佐  
費庀工之初相率持牛酒以犒烏嘉定改元之  
秋為屋後十餘楹外門五間祠堂及前軒各三  
間又歛前為一堂扁以麗澤書院以存公之旧  
且為後來講習之地後為遺書閣以度平日所  
著如大事記讀詩記閩範近思錄春秋尚書講  
議家法祭禮及它書之未成者皆可以傳遠垂  
後而工費猶未備國子司業王公介為其同門  
友生謁記于其感念疇昔自以官游不得日陪

函丈亦不謂公之蚤歿也老矣公之墓木拱矣  
雖致一拜祠下而不可得遂不復辭而書其始  
末將使吾黨之士自今瞻先生之像如在左右  
毋忘先生之淑諸人者以自勉且思有以稱賢  
使君所以風厲振起之意則先生之傳寧有既  
乎先生諱祖謙字伯恭其季曰祖儉字子約確  
守素業能世其家頃以忠憤上書貶死江右  
主上更化念其困於權倖之手贈直秘閣澤一  
子學淵操行亞於先生恐久而泯沒敢牽聯書  
之

平江府瞻儀堂畫像記

慶元二年知衢州鄭公若容治行彰聞浙東部使者合詞以最課表于朝某月甲子有旨除直祕閣改知平江府自皇帝踐祚以來垂意民瘼郡太守以異等効膺不次之寵實自公始四方流傳莫不聳動而公之名益顯吳門地大物之夥郡務又十倍於西安旧嘗聞吳中士夫言吾邦使君當得三教人以治賓客荅牋書理財賦聽民訟分典之乃可辨治雜若戲言盖甚言其日不暇給也公精力絕人年侵而彊直不衰今

蒙天子親擢以平日臨事不苟之意窮日夜之力以從事於簿書期會且視前後數公愈勞而無頃刻之間然下車未幾而治声以隨舟車而東矣一日貽書於某謂郡中自至道以迄于今更郡守一百五十人率有會像旧在齋雲樓兩廡紹興末年洪公樞密以內相出守嘗建瞻儀堂而列像其中范公叅政為之記今又三十六年繪事故暗裝潢寢以彫脫欲畫圖于舜間良工名筆一開生面而以旧像度之閣上庶幾可久子為我記之某喏曰以繪事為甘崇固它郡

所無於浩穰膠擾中分餘豐豫雍容及此非身兼教器之才寧能尔耶奉此一事可以知公之政矣轉而上聞天子之用公殆未艾也某祖父宣和中嘗以猷徽閣直學士為守遺像存諸公間慮其久或失真謹以家藏寫照因託公是正之併書始末以塞公念

慈溪縣董孝子廟記

慶元二年五月甲子慶元府慈溪縣重修董孝子廟成邑令朱君堂求記於郡人樓某以傳記圖經參考之孝子諱黯字叔達一字孝治會稽

句章人生後漢時家貧少孤事母盡孝採薪供養甘果美味奔獻於母甚肥悅比舍有王寄者富而不孝二母各言其子寄聞而啣之同孝子出苦辱其母孝子知之恐貽母憂默而不言母既歿斬寄首以祭母墓自囚以告有司和帝釋其罪召為郎不就以壽終句章今之鄞縣地孝子之母嘗寢疾喜飲大隱溪水不以時得於是築室溪傍以便日汲厥疾用瘳溪在今縣南一舍故以慈名溪而又以溪名縣母反葬於鄞為郡太守治所故州邑與其墓側皆世祠之

城之祠字即其故居先其母塑像在南郭草堂中康憲錢公億迎歸于廟其親訪其墓宰木猶存近在城南豈所謂草堂者耶晉虞預會稽典錄亦載其事但言會赦免而不言為郎之詳然至今鄉人猶稱董孝子郎中廟也吳之虞翻稱其盡心色養喪致其哀單身林野鳥獸歸懷怨親之辱白日報仇海內聞名昭然光著以為會稽英俊之首唐大曆中刺史崔殷作碣徐浩書之亦云其徒居也庭出寒泉其執喪也林集祥鳥死貽一日之憂終報共天之怨又載其六代祖

仲舒漢太中大夫嗣孫字春領房江太守世為郡中名族既不可詳考又言環堵已蕪遺記將落意前此必有碑版今不得見矣若董孝名鄉慈溪名縣亦謂之董溪則不可磨也祥符元年冬真宗皇帝封岱禮畢詔賜號純德徵君或云起於錢康憲之請夫孝子豈有意身後名耶發於至誠自不可揜生蒙和帝之恩越九百載而膺章聖之寵然則隱約之士可不慕而勉哉唐神龍中有張孝子無擇父墓在溪之虎脾山結廬負土有湧泉芝草之異仕至和州刺史

比郡中有楊孝子慶自紹聖至宣和剗股割乳以愈父母之疾者至于五六卒旌表其門孝秀相望蔚為義郡其源流有所自矣元豐間盛君次仲為令嘗書董溪事于碑未建災改元林君叔豹祠於東山之陽紹興之末戶掾董君鄰攝邑又崇大之為前後二殿前以奉孝子而處其母於內今三十五年矣寢以圯壞朱君始至進謁慨然以為此蓋風化所繫宜為先務顧荒陋如許是闕典也君既以儒雅飭吏剗決如流縣務畢率以政成之餘一新廟貌視旧增闢首捐

俸錢助以餘帑歛不及民給工直如私家人徒見輪奐之美而不知役莫不驚歎稱服又率邑之士夫酌奠以落之是足以仰贊天子之孝治而示邦人於無窮皆可書故備書之

### 嵎縣嵎浦廟記

剗壯縣也兩火一刀自古記之晉宗名勝遺跡至多地以谿名以谿之山水俱秀也邑城之北山圍平野谿行其中至四十里許兩山相向愈迫剗之水易於暴漲者以此然水以氣聚所以為壯縣也西曰嵎山巨石突踞水上其下曰嵎

浦巖壑竒聳尤為勝絕溪多積沙深淺不等惟  
此數里間淵渟澄澈不知為几尋丈潭在石下  
為羣魚淵藪相傳中有神物無敢觸犯亦險絕  
之地也上善濟物侯廟貌像嚴毅夙著威靈據  
山瞰谿稱其為明神之居谿通曹娥大江山為  
台越孔道舟車所經元不致敬吉凶響答求夢  
尤應遠近以兩賜祔禱蒙賜為深時節報謝者  
相踵畫像以祠于家者俱是也駱氏世為廟史  
有吳越時公牒稱陳長官祠嘉祐七年鄉貢進  
士何淹為給事郎太子中舍知縣高安世為記

亦云侯姓陳氏為台之仙居今始過此陰有卜  
居之志秩滿舟覆于下極之復溺死焉自爾顯  
靈民遂祠之天福初有神兵之助而受此封然  
鄺道元之注水徑出於後魏已言嶧山北有嶧  
浦：口有廟：甚靈驗行人及樵伐者皆克敬  
焉若相盜竊必為蛇虎所傷則廟已古矣况台  
州樂安縣五代時改永安至 皇朝景祐四年  
始改為仙居不應石晉之前已有此名豈侯實  
為永安縣令後人誤承仙居之名邪正如磁州  
崔府君 國家奉之甚嚴會要以為後漢之崔

子玉 孝宗聖德事蹟謂賜名從玉從爰蓋以  
始生符瑞默契其名而 昭陵實錄乃謂唐正  
觀中滄陽一縣令也幽冥之事不可窺知傳記  
亦有謂實祠間有以剛方之士代之者惟其血  
食有素授職于朝故封爵之報与臣与不殊也  
建炎虜騎入越而叛兵欲犯邑境以神之威不  
戰而退乾道中曾賜香茗之奠今丞相大觀文  
謝公布衣時由丹丘赴南宮神已告之富貴之  
期是奉登科作尉此邑事之尤謹公既登樞筦  
修職魏君必大率邑人以加封為請慶元改元

賜廟額曰顯應公之力也魏君年及八十為一  
鄉之老既募衆力新其祠而某之子滿適為丞  
介以請記惟神之姓氏事蹟著聞已久滿又能  
道祠宇祈禱之祥且將捐私財而刻石併為記  
之修廟之役劉令君榘先以十萬錢市材魏君  
以宰木助之周令君悅取以建殿宇始於慶元  
四年十一月成終六年六月而終始經理者魏  
君也

桐廬縣桐君祠記

荊州多荆薊州多薊豫章以木氏都酸東以棘



名邦茲邑以一祠之大垂蓋如庠古有隱者採  
蕪求道於此或問其姓則指祠以示之人曰稱  
為桐君故桐江桐谿桐峴皆以此得名既以為  
又縣因以名郡烏大谿澄澈橫其前又一谿出  
天目至此而會一山巋然聳於谿之東林樾秀  
潤号小金山上有祠宇肖君之像蓋一方之絕  
境也新婺州式車詹君又民以書來曰家本嚴  
陵郡中慕君之高風來寓邑下念古祠之蕪廢  
思有以興起之未能也邑尉趙君某公餘為一  
新之士民稱美思有以登載傳後求記於余

昔來冠時嘗侍親過其下雖甚愛山川之清淑  
曾不能登嶽嶻以致一觴之薦徒誦盧公贊元  
招僊之詞而去之至今猶屬夢境也夫所謂隱  
者正欲逃名於世嚴之高士有三人焉子陵隱  
於漢風節最高而其名終不可泯方干隱於唐  
又以詩顯桐君不知為何人自既隱而姓氏竟  
不傳其殆最優乎余既喜詹趙二君之好事有  
契夙心因併書之俾刻焉

建寧府冲應周真人祠記

神仙之說茫乎邈哉有邪無邪不可得而知也

以謂無者謂以秦皇漢武之力求之而不得故  
以為必死云殆未必然以為有者則指傳記以  
為信傳記雖多夸言然耳目所不及者非必死  
之噫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洪內相志夷堅言  
建之周生事以為丹款成而失之出神往求而  
魔且曰之勸家人火其尸而无所歸又謂其山  
淺陋非神僊所居也嘉定五年孝士院權直真  
希元建人也為其里浦城周真人之祠求記於  
余且示以真人之弟侍制公所為行狀及閑樂  
先生陳公師錫容堂何博士非去所書陳何皆

同鄉始末甚明始知內相得於傳聞而未見此  
三書也真人天分素高夙有仙骨神既授之又  
加以真積力久之功其妻楊氏文公之孫亦有  
隱操相与枯槁於山林之深及其垂成猶未至  
於形神俱妙輕舉飛昇之地則世之謂一有遇  
而遂羽化者又難矣然其精神聚而不散遂著  
靈響水旱有禱至今猶能惠其里社里人以其  
祈禱之明驗聞于府于監司以徹于朝封冲應  
真人曰有祠宇曰而具葺以侈上賜而真人之  
名益顯矣余聞建多偉人山川孕秀非他郡比

近閱圖志武夷之外名山旡數造化豈故私於一方哉自有宇宙融結自然而秀氣特多人才方興而未艾益不止神僊道家之盛也余家于鄞少有四方之志而宦游不出溫台粗窮東南之勝歎入閩而終不遂老矣方乞身以歸將隱於四明山中望建安旡可到之期第切悵歎而已既為書此且囑希元併与前三分之文刻之此不復具載云真人名霞字史卿希元名德秀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二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三

四明樓 鑰太防

記

遺老堂記

乾道辛卯客授來東嘉一日衣冠會于黃堂廡下中有蒼顏白髮月光瞭然者心竊敬之人曰此高密郡王曾孫崇道公也逯頃俄揚笏相向字呼我家少師問於君何屬某拱而对曰先大夫也曰言在京師時相與游從如昨日事媿晚出不及知自尔時造門聞話言祖宗承平

餘百年事之廢興人物之賢不肖內之朝廷典  
章近之干戈轉徙之詳歷々言之嘆擊不暇若  
宗正屬籍之盛他人按圖莫能究牽以叩之了  
辨如響年踰八十視听不少衰氣節剛勁門無  
雜賓獨以事契故厚我一日謂某曰予家素貧  
僑居佛庖他无所用心左右圖史且以永日近  
闢屋數楹取趙臺卿之言榜以遺老子盍為我  
記之某曰臺卿非公比也彼嘗詭姓遁身以逃  
鈎黨之禍晚為著書亂思遺老顧豈得已公以  
當世宗英嘗驅馳戎馬間得虜要領歸報德齒

俱尊為趙氏祭酒名堂之羨不應處此漢子政  
自以宗室遺老言事必盡 今天子廣覽兼听  
無間疏戚親々賢々无所篤意間平之懿迨無  
遺賢公於古事今事問无所不知豈不能為更生  
之為而以臺卿自處耶公一笑併以為記

會稽縣寬簡堂記

會稽縣治之東有地三畝所旧有一堂以温陵  
曾魯公嘗為之宰名曰袞繡歲久圯壞知縣事  
歐陽季思假撤而新之前軒後廡又為亭三間  
以臨河上巖桂官梅分植其間棟宇宏敞丹堊

煥然經始於慶元四年孟秋落成於十月之望  
求名於余為之名其堂曰寬簡亭曰休心且語  
之曰文忠公君之四世祖也為郡川寬簡不擾  
為意故所至民便既去民思或問公為政寬簡  
而事不弛廢何也公曰以縱為寬以畧為簡則  
勉廢而民受其弊吾之所謂寬者不為苛急尔  
所謂簡者不為繁碎尔此士夫均所當法也君  
承家傳為江右甲族而今之在仕版者才一二  
君仕中都以才諳自見諸公貴人荐之朝來治  
劇邑其可不以此言為法乎目為書其扁記其

說使刻諸石以自勵且以示後之人縣壯而賦  
重民為之困官不勝繁君能以剗劇之餘力及  
此且再書考矣尚其勉之行百里者半九十毋  
忘此言後來者又能率是而行之豈惟文忠公  
之言可宝萬世邑之民其庶幾乎或曰臨下以  
簡御衆以寬此古之格言也然今之作邑者戴  
星出入焚膏繼晷猶恐不逮寬簡之說果可行  
乎曾不知為單父者彈琴而治宰山陰者畫而  
垂簾其必知此矣故文忠之為青州揚州南京  
皆号大郡公至三五日間事已十減五六一兩

月間官府如僧舍豈非明效大驗乎文忠之宰夷陵為至喜堂記有曰聽事之東以作斯堂度為疏潔高明而日居之以休其心君於公退之餘吏散亭空休心亭中以養培之神以待事物之至惟寬身簡將自此出本無二道也

昌國縣李申義堂記

東陽葛容父洪為昌國令葺縣庠之講堂名曰申義求書其扁余既喜葛君知政之先務又樂其名之佳大書以遺之又欲為之記余分教永嘉時嘗作序齒文以示諸生其略曰孔子稱甚

矣魯道之衰也洙泗之間斷如也說者謂斷斷為相遜孟子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頌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夫洙泗之間行孝相者何以為魯道之衰謹庠序之教何與於道路之負戴者及究其說漢地理志云魯瀕洙泗之水其民涉度幼者扶老而代其任俗既益薄長老不自安與幼者相遜也徐廣又曰益幼者患苦長者長者忿媿自守故斷爭辭所以為衰也夫想其盛時老者晏然如父兄之役子弟無復相遜子所謂老者安之殆為此也孟子亦謂

孝悌之義既申則頌白負戴者少者自當代之  
矣噫後世教養士以科舉得人之多寡為庠  
枝之盛衰者与古意遠甚昌國故甬東之地民  
以渙鹽為業近歲儒風日異而猶未盛葛君歆  
崇教化以善其俗一聞余言則曰此名堂之本  
意也始余從弟鏞尉東陽而歸余啟得人之問  
以容父為稱首茲為鄉邑治声卓然又将與季  
化民以凡古人之意識非文法吏所能為者齊  
變至魯之變至道顧不在茲乎其既為之記而  
命鏞弟題其上

奉化縣恕堂記

奉川余鄉邑也比因掃松見趙令君會方禱雨  
相與過恕堂上蓋縣齋便坐且折獄之地也棟  
宇一新而扁殊不稱令請改書之且出日記相  
示因謂令曰治獄固貴乎摠而所謂恕者非止  
用於此也孔門之徒最為善問子貢猝然問曰  
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亦唯乎其答矣  
夫子不曰仁不曰義不及其它而曰其恕乎茲  
豈夫子一時姑以應弟子之叩擊哉蓋其平日  
踐履之實故其言藹如歷萬世終無以易此又

後而言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大哉恕乎曰違道不遠曰求仁莫近一貫之傳亦曰忠恕而已矣制字之初以如心為恕大率以我之心如彼之心則為恕矣若彼亦能以其心如我之心則天下豈復有它事哉世之言恕者曰我能臨民而輕其筭蠲追科而緩其節日是皆恕之一端何足身言恕之大全也君子孝道則愛人不能言之小人孝道則易使則鮮有能說者此亦恕之說耳君子役人者也以吾之心如天下之心安得不以愛人為務小人役於人者也以其心如

上之心安得不易使且以至微之事言之令君坐官舍而有以謁入者心欲却之苟曰彼之來亦良難豈非有急以相投有事以相告邪則吾之迎之也必不以為憚驅車以出謁欲見主人而不出心必愠之苟曰安知其家不適有故乎姑待之則吾之心必釋然矣推此以往仁不勝用寧復有乘爭陵犯之患哉令君曰所未聞也方歆以記為請願徑書坐中語以詔後之人且曰邑有吳氏懋者既以一力葺理牢戶內外俱備又以其餘材重建此堂願託名焉令君名彥



綰祕閣修撰右司公之子以清謹守家法以儒雅飭吏事明恕而行終始如一為邑中建惠政石橋分為雙洞壯麗絕出吏民以為昔所未有誠信及民上下響答此堂其餘事也

冲和堂記

古有宗法大宗小宗具載禮經聖人之用意深矣陽羨周孝侯廟碑後有宗簿宗尉溧陽史氏曰宗有家譜每一院各有簿尉之職蓋是時宗法猶在意必擇其族之有才力者為之若有司然餘姚虞氏實世南之裔有為農者故譜尚存自

受氏以來莫不可紀如漢之詡吳之翻凡有名於史者皆略載其行事歷晉宗齊梁陳隋皆云上於朝而名臣為之修纂齊則王儉修之它悉類是聞玉山魯氏有譜亦然唐史所載甚詳至武氏而譜法大壞唐人犹能各守其闕閱今則亡矣本朝惟一二名門如杜祁公上世自三代春秋諸侯之子孫千有餘歲不絕世譜蘇老泉之言曰情見乎親見乎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塗人也吾之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本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

於塗人此吾譜之所以作也其嘗讀而重悲其  
言故族黨雖衆繼下能与之如同氣率体老泉  
之言以待之山谷先生文章妙天下孝問貫百  
家而至性尤為絕人東坡先生薦之曰孝友之  
行追配古人其見於詩如食蓮有感等語皆藹  
然仁義之言於元明知命情義尤篤晚謫宜州  
患難極矣孝道純熟不知有死生之爰与再從  
弟靖民判官書有曰吾儕所以衣冠而仕宦者  
豈已力哉皆自高魯以來積累偶然冲和之氣  
在此一枝其實相去不遠幸深念之嗚呼此言

之發出於中心其視群從功總之親豈有厚薄  
之間祇此一語可以睦宗黨可以厲風俗可以  
寬鄙而崇薄聖人宗法之意盡在是矣先生之  
諸孫榮既刻之石名曰冲和帖又建堂於家仍  
以冲和額之皇太子為之大書榮又求某為  
之記願猷猷之詞何足以發竊嘗佩服斯言故  
勉書之榮以才業之美由郎曹宰掾為直顯謨  
閣兩浙路轉運副使其它在仕籍者多以治行  
見稱故家縉紳之盛在今日未有如黃氏者茲  
非冲和一枝之餘慶耶

清芬堂記

皇朝以忠厚為家法親睦九族高視千古高  
宗中興收用周宗以強王室如今時令諷子崧  
子畫子澹皆列之法從或紹爵郡王士擢士箴  
等又皆極祿位之豐更化之後首擢令衿襲封  
安定獨殿諸老寵眷隆渥時許非時見 普安  
郡王倡和動盈卷軸王至性高邁學問風成篇  
章璀璨屬聯尤工其間理趣精深非若文士徒  
為華藻而已治具三十二年 孝宗受內禪而  
令衿不及見矣一子子覺以御書詩二軸裝潢

以進 孝宗復親洒翰墨題其一云朕在藩邸  
令衿以宗室老奉朝請時有唱酬子覺今標軸  
束上想清芬之如在復書賜之其一云此卷皆  
朕与令衿唱和詩令衿亡矣覽之愴然先是  
祐陵朝諫官江公望以杭直敢言有重名於時  
而不孝佛起詣每謂与吾道合令衿旧与之相  
好得其四書俱是理到之言前後名公卿跋語  
甚中嘗以進呈 孝宗又書其後有曰現江公  
之言其利濟方便超脫生死佛道蓋如是歟超  
然居士果能允蹈卓尔不群信乎宗藩之領袖

也高山仰止聊書卷末詩及此跋又書旧諱至  
十有一超然蓋令衿自号也子覺之長子伯禽  
祕藏于家亦謹題于卷尾伯禽之子師濟奉以  
示臣某敢整冠再拜而讀之仰而嘆曰皇手盛  
哉臣子之家寶先日所得奎畫者有之矣未有  
炳曜傑特昭回之光連篇累牘如此之夥者也  
惟安定天資穎悟加以篤學所交多世之名勝  
樂善好施冒次豁然中間嘗以客得禍終不自  
悔惠人利物不負公望之言寓居柯山臣外祖  
太府少卿汪思溫為守身之友善公望所謂事

事方便物：利益者外祖蓋終身誦之後二十  
年先臣贈太師岐國公某為監征公知其貧而  
廉貸私錢三十萬以濟臣家之歸先臣一介不  
取雖已償之至今懷感終不敢忘此固公之細  
事敢附見于此抑使人有以信公之實行也師  
濟將取清芬二字以名其所居之堂而求記於  
臣：老矣孝落不能馳騁於藝文之圃輒直書  
始末以著君臣相與之深庸詎後世為安定子  
孫無窮之榮且以見前良議論詞采更相映發  
為一時文獻之盛之

揚州平山堂記

平山堂東南勝處也長淮之東地多堆阜苟見山處皆以得名于台陡山在他郡何筭自泗上南來者望而首得之故米寶有晉府第山之詠像真西北登高見建鄴諸山而有壯觀之勝揚州大明寺所謂自有宇宙便有此山而千載無領略之者六一居士一覽而得之徹僧廡之欺屋作為斯堂而風景煥然遂名天下公以為占勝獨江南諸山一目千里而王荊公亦謂一堂高視兩三州者也天造地設待人而發滁之醉

占勝蜀 姓有晚字蜀 同姓晚同字

翁峽之至喜皆以公得名而揚又居南北之衝士夫往來喜至其下自堂之成所謂迷樓螢苑蕪城九曲之旧俱在下風矣公之記峴山亭謂峴盖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豈非以其人哉羊叔子与杜元凱是已亭屢廢而復興者四後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此堂亦凡是耶然物而有盛衰承平才更十七年而堂已圯壞直史館刁公約新之沈内翰括為之記紹興末年廢於兵燹周貳卿滌起其廢而洪内翰邁記之近歲趙龍圖子濛嘗加葺治鄒承宣具喬更剏而增

大之開禧邊釁之起環揚之境本無侵軼而唐人債帥畏怯大甚始以大言自詭事未迫而欲遯遽假清野之名縱火于外負郭室屋延燔一空而堂遂為荆榛瓦礫之揚于茲數年矣嘉定三年寇攘既息而旱蝗飢饉之餘瘡痍益甚皇上思得人川鎮抚之大理少卿趙候方以閩漕之節後次于浙右遂除右文殿修撰起帥于揚遠繼叔祖龍圖之軌下車之初日不暇給簡節疏日思成並用教條井井軍民帖服邊鄙既已不逞而年穀順成浸復樂土之旧郡城堡寨

初年二錄

梁耳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五十四

四明樓 鑰大防

記

雪竇山錦鏡記

雪竇山名天下自下而上既至絕頂而地始平  
曠而山又環之寺據正中氣象雄秀二水不知  
所從來出山之兩腋而舍于前徑赴大壑峭石  
削立險不可測崩空落崖飛雪千丈洞心駭目  
勝絕一方此山之所以得名也繇古以來登覽  
之士不知其凡眩矜創見何暇擬議紹興甲子

郡太守尚書莫公將來游乃始發妙意于万象  
之表謂水去太亟屬寺僧以田為地使二流匯  
其中寬納而後出之則寺當少利有詩之能廢  
千畦淳玉雪不妨飛練掛丹梯讀者疑之而回  
十餘年十易主人咸脾睨以為难淳熙十一年  
足庵鑿公禪師既至百廢修奉取莫公之說斟酌  
之八月己未遂具畚鍤池探一尋後四百三  
十尺廣半之築隄南西以便往來目橋為閘視  
水漲落而閉縱馬明年二月庚子池成滿連拍  
隄淳渟如拭千巖倒景空如相映道俗歆嘆見

未曾有禽魚下上咸有喜色師問名於雪憲張  
武子良臣武子曰是所謂淵林錦鏡者也遂以  
錦鏡名而謂余記之余不能習陰陽家言然通  
天下一氣耳山如人之定形水如人之脉絡或  
滯或泄當適其中池之未作也水若建瓴之氣  
山与之俱逝而不留及其既積則淑靈之氣得  
以扶輿磅礴於茲矣繼自今其必有卓然超徹  
之士深藏若虛出於此山以振祖風者豈惟利  
而已哉曩嘗一再游焉間久不雨水僅相續蕭  
索輪囷固自不惡惟積雨暴漲則尤為壯偉可



現顧安得每々如許及今過之既坐亭上徐徹  
三版水則大至怒濤迅雷凌駕震疊素現万數  
哮吼層出真天下之奇觀也始惟見寒莎野卉  
紛駭相應少鳥覺兩涯石壁亦為之低昂不已  
此非親至其上深眩而駐觀者不足以知此莫  
公止謂不妨飛雪之勝不知此也之成閨机闔  
開乃大有功於瀑泉也是庵傳洞下心宗精鍊  
刻苦等慈接物法施不吝所向傾動緇白教主  
廢刹皆立具之壯年嘗出力于此以辦半緣晚  
座道場年踰八十適丁歉歲艱食之餘他人支

傾補壞犹惧不濟乃於談笑間成此勝事用錢  
百萬外不以謁諸人內不以費諸帑傾囊倒篋  
一力為之信有大過人者是役也僧德宣實相  
其事妙有智思規畫多出其手又得信士單承  
亮割膏腴以補田之廢此池益可以久矣故併  
書之以告來者之

### 望春山蓬萊觀記

老与佛之孝行於世尚矣未知孰為輕重然以  
吾鄉一境計之僧籍至八千人而道流不能以  
百其居財十數而佛庐至不可數何邪蓋嘗聞

之歐陽公矣大略以為佛能籍人情而鼓以禍  
福人之趨者衆而熾老氏獨好言清淨靈仙之  
術其事寡深不可質究故凡佛氏之動搖與作  
為力甚易而道家非遭人主之好尚不能獨興  
且曰其間能自力而不廢者豈不賢於其徒者  
哉明之四山去郡皆三十餘里西有湖千頃一  
山穹然秀出此為最近者名曰望春旧有靈波  
廟以祠白龍政宣間有陳孜者始崇以殿辟道  
院於東俾道士馮立權奉香火祖父少師典鄉  
邦因湖之淤請于朝而田之歲得穀七慮四十

萬斛父老以為德生立祠其中又得道士何思  
遠居之於是規宇益具廊廡略備思遠澄心鍊  
氣得黃老之真能驅役鬼物靈迹有不可掩者  
嘗之京師有運舡數百千艘欲絕淮而潮不登  
為作法於其壩未幾潮溢欢声如雷悉賴以濟  
發運使以聞勅差明州管内副道正監發清谿  
旁郡山谷間多響應者祖父大飭守備郡以無  
恐思遠亦有陰助石記存焉紹興癸卯太守莫  
公將命拜章禱雨而驗奏移象山蓬萊觀廢額  
手書扁榜以寵異之其後王者竭力以增益前

功今知現吳若訥繼胡志清之後里之巨室厲  
氏兄弟相与出力共造又得咎氏創岱嶽行祠  
於山麓遂為一方勝處由歐陽公之言現之諸  
君可謂能自力而賢於其後者矣其自念生晚  
不逮事祖父嘗拜祠下冠佩儼然幼年及識何  
君猶記其道貌能歷道祖父時事使人起敬  
吳嗣洽於何為孫行踵行乃祖之法以大其居  
足為能負荷者故与之遊一日來請曰現之吳  
才六十餘年惧无以傳遠久願記之應曰傳之  
久不久正不在記而况此翫翫之文乎世之棟

宇有頃民力為之欲為無窮之計而驟起亟廢  
儿不能以一瞬山顛水涯結茅累甍或遂化為  
殊庭自前古以至今日者非一也子以為今之  
琳宮藥館擬名山洞府之勝霞冠星褐搖曳其  
間者皆固然邪其創始之初亦若是而已又未  
必能如子之居之壯也其浸致雄盛者雖曰有  
數亦存乎人尔揆之世法又何止棟宇也哉今  
蓬萊之吳或作于前或繼于後以濟登茲歸語  
子之徒僥能念其艱勤而增葺之則真可以無  
窮矣吳曰正欲記此以示來者遂為之書

天童山千佛閣記

淳熙五年 孝宗皇帝親洒宸翰大書太白名山以賜天童山景德禪寺之門甚雄敞刻雲章尊閣其上又於方丈專建一閣以藏真跡寔為禪林盛事前所未有也初西晉永康中少門義興草庵此山有童子來給薪水後既有中遂辭去曰吾太白一辰上帝以師篤於道行遣侍左右因忽不見自是始有太白天童之名山在郡東南六十里所太白山一峯高壓千嶺雄尊深秀為一郡之望詔興初宏智禪師正覓欲徹其

寺而新之謀于中有蜀僧以陰陽家言自獻曰此寺所以未大顯者山川宏大而棟宇未稱師能為層樓傑閣以發越淑靈之氣則此山之名且將振耀于時矣覓深然之乃拓旧址謀興作內外昂新以次就成智匠高少務極崇侈門為高閣延袤兩廡鑄十佛列其上前為二大池中立七塔交映澄澈游是山者初入萬松關則青松夾道凡三十里雲棟雪脊層見林表而倒影池中未入室樓閣已非人間世矣中建廬舍那閣尤為壯麗仕山三十年其為久遠之計皆絕

人遠甚後有慈航了禪一坐亦二十年起超諸  
有閣於廬舍那閣之前復道聯屬至今巋然相  
望又大築海塗增益歲入由是天童不特為四  
明甲刹東南數千里亦皆推為第一游宦者必  
至、則忘歸、而詫于人聲聞四方江湖衲子  
以不至為歎 皇子魏惠憲王出鎮一見慈航  
歡若平生暇日來游顧瞻山林登玲瓏坐宿鷺  
或累日不忍去回圖以進于上會稽郡王太師  
史文惠公又從容奏請遂有四大字之賜瑰奇  
絕持之現无以加矣十六年虛庵懷敬自天台

萬年來主是刹百廢具奉追點二老而千佛之  
閣歲久寢地具將弗支猶以前人規模為未足  
以稱上賜款從而振起更出旧閣及前二閣之  
上僉以為難師之念不回也先是日本國僧千  
光法師榮西者奮發願心款往西域求教外別  
傳之宗若有告以天台萬年為可依者航海而  
來以師為歸及迂天重西亦隨至居歲餘聞師  
有改作之意請曰思報攝受之恩糜軀所不憚  
况下此者乎吾忝國主近屬它日歸國當致良  
材以為助師曰唯未幾遂歸越二年果致百圍

之木凡若干挾大舶泛鯨波而至烏千夫咸集  
浮江蔽河輦致山中師笑曰吾事濟矣於是鳩  
工度材雲委山積列楹四十多日本所致餘則  
取於境內之山始建於紹興四年季秋之甲申  
才三年告畢費僦錢二萬有奇足歲海莊倍稔  
贏穀三十斛如有相之者不求於人見者樂施  
以迄于成凡為閣七間高為三層橫二十有四  
丈其高十有二丈深八十四尺椽楹俱三十有  
五尺外開三門上為藻井而上十有四尺為  
常座大木交貫堅緻實密牢不可拔上層又高

七丈奉千佛居之位置面勢無不曲當外檐三  
內檐四檐牙高啄直如引繩旅楹有開輦飛跂  
翼周延四阿繚以欄循內為綺疏表裡明豁自  
下仰望如見崑閬梵唄磬鐘半空振響徜徉登  
覽四山下瞰河漢星斗如在欄檻 御書金榜  
巍乎中峙翊以翔龙護以絳綃高出雲霄之上  
真足以彈壓山川傳示千古善財童子大裝嚴  
藏入見桂閣廣傳无量則不可知若徑行四方  
空屋巨麗殆未見其比也某奉祠東歸嘗往游  
焉驚歎傑時目眩神駭过于耳聞敬請記其事

老矣季落不能形容姑記大槩以表吾鄉之勝  
海內好奇之士欲游而未遂者覽此則太白之  
景思過半矣厓庵道價素高禪子向方島夷亦  
間其名而歸之加以願力深重才又恢一巧匠  
瑰材成此勝事規者无不羨歎或請飾之故曰  
殫力竭財幸濟登茲行且謝去若丹腹華飾尚  
有賴于後之人云

安巖華嚴院記

代仲勇汪尚書

吾鄉僧刹最中奉川一邑凡七十有二雪竇古  
道場為冠其次則安巖山也林壑幽邃非餘山

比出縣治三十里靛于唐之大曆而廢于會昌  
五季漢之乾祐僧濤尊義仙入山求卓庵之地  
登高四望投以一石誓曰石所住处吾其止焉  
既得之曰此五危之地居此者當利見大人  
皇朝乾德錢氏犹在吳越聞濤之名命住杭之  
灵隱寺了悟禪師乃以此庵為四明道場尔後  
寢為徒弟廢壞天全中有老禪伯其名上曰居  
下與 秦陵庙諱同字久住天童山邑有汪居  
士混自号和静先生以其好佛里人称为汪長  
老率信士十人力挽師為此来既至尤与居士

契合遂相與營度形勢迂立寺基相去二百步  
有蔣宗勝施錢十萬鑿山平基汪君鳩合衆力  
建寺宇百餘楹殿堂宏敞中爇像設康定元年  
括囊山人志全為之記大率稱其地之勝東接  
奉川西連台嶠南臨滄海北倚四明言其興造  
之速則曰霜暑不再金碧相輝師又自作十方  
遺戒謂水為十方宗師說法道場語論深切益  
凜然可畏人也手植松六千本自葛澳至門約  
十餘里亦有松門記三碑皆居士所立稱為檀  
越主則施財出力為多矣慶曆三年賜華嚴禪

院之額外建玉澗流峽望春濯塵四橋中有鈎  
臺綠蘿望海亭皆為佳境距今百六十餘載間  
有吳作支傾補壞視旧不能有所增益今任持  
僧無盡俗姓汪氏寔居士五世孫也出或庵體  
公會下三任名益來主華嚴十年矣念居士徑  
始之勤益務興起族弟智德捨俗為僧與之勸  
力有蓬道真山縣亘三十畝岡壘險絕莽為盜  
區僻在此山之西德之已業也至是捨入山中  
別立一庵以謹護守林岫映發又一勝处于北  
郡馬跡開廢田八畝又以衣盂增置三十畝以



瞻塔庵盡公既已重建僧堂鐘樓等比日加壯  
瓶為春磴機輪激水為无穷之利又將增廣大  
殿香積地之廢與固自有時居士植福深厚厥  
後俗處雙谿為大家其與未艾豈苟然哉余家  
久与之通譜視之犹南阮也族子俊為宗党求  
記于余：笑曰嘗觀白樂天沃州禪院記謂晉  
宋以來白道猷始居此山中間寢荒大和有頭  
陀僧白寂然卜築遂為禪院寂然謂樂天為徒  
叔乞為之記樂天系以詞云道猷肇開寂然嗣  
與今日樂天又垂文茲山异乎哉沃洲与白氏

其世有緣乎今安巖大刹居士建立于前無  
尽嗣與於後又委余以記余有後子清一方禮  
盡公為師其于汪氏又不止如沃洲之与白氏  
也目慨然為書之

### 徑山與圣万壽禪寺記

徑山天下奇處也由双徑而上至高絕之地五  
峯崦然中本在湫化為室所國一禪師開山于  
天寶之初特為偉异天作地藏得斯人而後登  
道成名震召歸長安代宗為之執弟子礼將相  
不得与大丈夫事继之以無上天继之以洽濟

坐鎮羣魔刀斫禪林而色不動識錢武肅王于  
微時故吳越累世崇奉尤謹 皇朝至道中  
太宗皇帝賜以御書并佛骨舍利元祐五年內  
翰蘇公知杭州革為十方祖印悟公為第一代  
住持紹興七年大慧禪師來主法席初子雲集  
至千七百中末年南歸重来踏而後振入境相  
與映發道俗趨仰龍神亦隨指麾而定 顯仁  
皇后在慈寧宮 高宗皇帝在德壽宮時皆嘗  
游幸就書寵游閣扁榜 孝宗皇帝書與至萬  
壽禪寺又賜以圓覺徑解天下叢林拱稱第一

大慧以來名德徒起神龍靈響素著國家庶  
有禱輒應累封神應德濟顯祐廣澤王廟為靈  
澤且有玉圭玉帶黃金餅鑪祭器之賜其盛極  
矣然而廢具者數不可豫知國一之後以會昌  
沙汰而廢咸通間無上具之又後八十餘年慶  
賞始以感夢起廢為屋三百楹剪去樗傑手植  
杉檜不知其幾今之參天合抱之木皆是也蒙  
菴禪師元聰以慶元三年自福之雪峰被旨而  
來道譽隆洽不媿前人五年仲冬行化浙西而  
回祿挺災烈風佐之延燔棟宇一昔而盡异哉

人皆以為四百年積累之業一旦掃地有能與  
之非歷以歲月未易就也先是寺基局於五峯  
之間又規模不出一手雖為屋甚夥高下奢儉  
各隨其時因陋就簡亦復有之中為之請曰大  
慧无恙時豈不能徹而更之顧其勢未可茲烏  
火起尤堂瞬息埃滅豈有神歿一新之手况祖  
師之像出于烈燄而不毀開山之菴四面焦灼  
而茅不傷師與國一俱姓朱氏或疑以為後身  
比移舊壇涌水成井今日安知非暫廢而當復  
大興耶聰曰有是哉微我誰當為之乃出衣盂

為之倡率季徒元韶可達等所在緣化 兩宮  
加以錫賚施者聞風日集動以萬計又命而悟  
等廣募閩浙江東西良工伐木于山日役千輩  
斤斧之聲震動山谷凡食于山者无間比丘優  
婆塞相與功勉智者獻謀壯者出力夙夜經營  
不翅已私開拓旧址首于東偏為龙王殿以嚴  
香火之奉繼為香積厨以給伊蒲之饌延湖海  
大車則具雲堂供水陸大齋則列兩廡此皆一  
日不可緩寺之所以立也宝殿中峙多普光明  
長廊樓觀外接三門臨双徑架五凤樓九間

奉安五百應真翼以行道閣列諸天五十三善  
知識仍造千僧閣以補山之闕處前聳百尺之  
接以安洪鐘下為觀音殿而以其東西亭處毗  
盧大藏徑函鑿山之東北以廣庫堂輦其土石  
置後山巨壑中開毗那方丈于法堂之上復層  
其屋以尊閣 思陵震翰御榻修復妙喜塔亭  
仍建菴舍於明月池上為香水海以沐浴為天  
慧堂以選僧禪房客館内外周備像設雄尊金  
碧璀璨法器什物所宜有者纖悉必具不可勝  
書蓋其百上競起爭志享應徑始於六年之春

成于嘉泰改元之夏閱月才十餘而安瓦礫之  
區為大室坊始者落廢于一彈指頃若甚慘矣  
及乎興之神速則高掩前古而又雄壯傑特絕  
過于旧按圖而作井井有條雲棟雪脊翬飛層  
疊迥出于烟霏空翠之表春秋二會來者蓋衆  
奔轆瞻仰如見化城驚瞿蒲躍稱未曾有徑山  
于是乎大振矣余嘗登含暉之亭如蹈半空左  
眺雲海視日初出前望都城自西湖浙江以至  
越山歷々如指諸掌真絕景也為別峯室印賦  
詩有百萬栝松双徑杳三千樓閣五峯寒之句

印為之撫掌且曰山中之景幾無餘蘊矣是時  
新葺大閣丹雘未施上下一色如凝霜雪涉二  
十年抗屬夢境今則土木之盛何止十倍恨未  
能一寓目也聰忽以書相尋于寂莫之濱屬以  
記文遣僧契日攜書來見脩道始未諱之曰年  
侵季落筆日隨衰子之師願力宏深成如許大  
佛事不求于重望雄文之士而為此來何其舛  
邪求之再三拙蒼又助之請遂擊括其語為之  
大書且告之曰大慧千佛閣之成一時稱為盛  
事善乎李資政之記以謂石果公何足道而循

襲齷齪者以為奇特不亦陋甚矣哉聰之為此  
初豈有意于異作者因鬱攸之奇變偶人情之  
響答上資國力廣集喜捨時節回緣有相之道  
以濟登茲是固不可不記以傳遠然於師何有  
哉矧國一之初本無可傳之汰其後瞻禮之中  
傾于億兆財施之廣形于千万視之如幻等之  
于空居惟一室、惟一沐布褐陶甌齋衣糲食  
其視寵榮震擢何如也聰方以此道行而余欲  
以言語贊嘆有為功德多言益足為贅是故言  
盡于此師其以為然乎

江州普照院記

余少侍尤光祿自洪都舟行順流而東過彭蠡  
望廬山開翠屏于空外小泊南康迫于行役不  
及一至山中厯指五老香炉諸峯悵望而行犹  
意此生可游也老矣過人自山中來必問泉石  
之勝或惠以圖与記讀之若身到其処也住育  
王瑞公九江人嘗以問之最能言受業普照院  
之詳蓋院去湓城之東方十五里為邦人游樂  
之地昔曇珣律師講經宴坐感白鹿之祥至今  
有白鹿臺下即此刹普義熙中遠公与十八

賢結蓮社於茲山而于山巔水涯建立法幢甚  
衆此蓋其一也雖非深入房阜而面勢殊勝前  
橫大江中桑落洲止与之对亦為一古刹中  
更兵變蕩為榛墟紹興初僧崇信始誅茅結屋  
而徒弟普誠与嗣子師瑞師紹師義師鄉相与  
募緣興建已而正殿廊廡法堂寢室輪藏三門  
鐘樓佛閣庖漏等処無所不備瑞公自以土木  
但為有為功德出而游方以一大事為已仕首  
住舒之興化移浮山迂投寺未幾被命來育王  
時佛照光禪師自徑山乞歸來居東堂瑞其高

弟也既嗣法席父子更唱迭和相為引重衲子  
雲集因念受業香火之傳猶有未滿人意者罄  
衣貲度智日智月等十僧使相其事為徑久之  
計增田以侍雲水高人是刹之立幾七百餘載  
既廢而復大興豈無數邪瑞公清介孤高而未  
嘗為躋復之行道路歸重故能一座大道場至  
于九年畧無魔惱已而退居西塔又復累歲一  
日語余曰出本無心住亦隨緣拙菴既已示寐  
吾將歸老于前山之間素無碑誌願為之記將  
歸而刻之噫余既無履杖委相從以酌宿願從

到山中勝具亦已無有矣師之歸度無再見之  
日廬山面目終不能復識既為書其始末又重  
為之慨然也

魏塘大聖塔記

僧伽本西域人唐龙朔中始來中國于泗州臨  
江縣信美坊乞地建標欲為伽藍插得古香積  
寺石記并金像一軀上有普照玉佛字或言師  
頃有一穴室之以絮夜去絮則香滿一室貞明  
香還復室之万回異人謂觀音化身也示寂于  
長安以有灵應迂还泗上為之建塔傳于世久

矣其先祖少師年四十為守家傳其显庭事甚  
中陳子充大光了齋之孫二卿之子与余家有  
連比任太府寺簿余方為郎相与尤厚余既投  
閒而子充亦掛衣冠矣忽以書來云先侍郎自  
紹興十二年南蘭陵解郡組延午既先先庐无  
所于歸始謀禾興之居僑寓魏塘大至院六年  
始得今竹橋之宅院以大至名中有瑞像灵异  
幾不勝書蓋自治午紹圣時屢發妙光其明屬  
天因志寔載之至今水旱災疫必求于此祖父  
諫議嘗因徒兄默堂繪像而為之贊所謂一目

在天影分萬水者也方寓居時祖妣尚無恙洎  
吾二親闔門敬奉皆所親見久思有以崇事之  
老僧清楚戒行堅潔一夕夢僧伽欲建塔于寺  
中既以寔告造符願心自淳熙六年竭力為之  
經理歲捐百斛以為助今將二紀土木之工悉  
已就緒其高七層塔心相輪以次而奔指日可  
畢願為我記之余方病足僵卧一榻嗟呻無聊  
未能屬笔隔歲而相促不已余昔誦韓文公詩  
僧伽後出淮泗上勢到中佛尤魁竒且有突兀  
三百尺之語東坡之詩有云不嫌俗士汗丹梯一



看雲山統淮甸乾道間以假吏過泗但有火燒  
水轉掃地空之嘆而已盤溝小像之在吳門人  
猶敬之不謂殊特之觀乃見于此子充疎財好  
施既以輕視軒冕不問家之有無独于此奉惟  
力是視倡率而施成此勝事三請之勤見于羅  
雀之門與世異好如許余亦不得而辭也

仰山太平興國禪寺記

仰山天下之勝地也雖未曾一至其處讀韓昌  
黎之文而知山之有神閱傳灯而知小释迦之  
開山二神蕭姓釋迦之來寔有灵響遜山為寺

又能陰相默佑招致檀施以至于今迦之道愈  
高山之神益灵山之名日以著环袁之境旁及  
四鄉之外冰旱疾疫必禱而奉香火者尤衆其  
詳又見于享惠二主集錄寺興于唐會昌之元  
至皇朝太宗皇帝賜以太平興國禪寺之額  
仍賜御書棟宇之盛甲于江右自迦主今凡三  
十有七代矣嘉定元年閏四月三日不戒于火  
延燔殿堂樓閣三百餘楹盡為煨燼茲豈有數  
耶太守寺正余公謂一郡倚此山為命當有以  
興起之亟捐金帛三百萬首建法堂及二王之

殿戶部尚書趙公為建僧堂三間且為之主盟  
知隆興府待制趙公前后施予亦三百万作佛  
殿徑山清公率其徒持鉢四遠聞者樂施不數  
月佛殿丈室香積廊廡盡還旧觀而煥然一新  
則大過之嗚呼又何其神灵也余侯以丞相之  
弟平易近民既已成民而又能致力於神尚書  
歛澤民之惠袖舌固之手歸而燕居助成大事  
連帥又出俸餘為之倡率清以一衲度寒暑頃  
在淨慈孝宗知其名召對而賜之頌至今土  
木形骸不改故時四人者相与敬享惠之鬼神

與釋迦之名刹一廢一興殆不偶然清屬予為  
記其大槩云尔神有二祠去寺遠者一舍近  
者才五里而寺亦祠之釋迦諱慧寂初来自柳  
余侯名應誠尚書名善堅待制名希澤清自号  
簡菴余四明樓人也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五

記

新昌縣丞廳壁記

四明樓 鑰天防



余表弟汪履道得中丞新昌守前任人名氏自  
紹興末年得李君結而下凡十餘人以壁記為  
請報之曰昌黎藍田有記尚可著笔乎書再來  
曰藍田之文誠美矣殆有激而言不然既曰于  
一邑無不當問而崔斯立乃日哦二松之間丞  
果誰負也我先人季父及吾兄皆嘗為之率以

勤幹式其令有聲於時是邑雖小思繼家聲亢  
戢以來勉於所事日不暇給追科讞獄凡邑之  
事大府下之縣必屬今亟謂之知佐簿与尉或  
不与也侵官固所不敢慢官乎求丞之戢又  
自有常平雇役經制等婚錢動以千万計境內  
河渡水利等事固已不勝應帥垣部使者萃于  
越委以吏事文符旁午又時奉檄以走它郡會  
邑大夫更易攝承久之惟恐無尺寸自見以及  
吾民誠知古今事不類人才有高下顧雜款一  
日掃溉之暇不可得未可以益田之言為當然

也余讀書莞然曰子之言有理勉旃其以此記  
之

### 錢塘縣廳壁記

錢塘古都會繁富甲於東南高宗南巡駐蹕  
于茲歷三朝五十餘年矣民物百倍於旧負  
郭二邑事体寢重它郡邑莫敢望紹興二十七  
年有旨錢塘仁和比開封祥符兩赤縣中書擇  
才授任秩滿許以陞擢於是選任又重仁和乃  
錢塘之分故錢塘為尤重焉旧治在錢塘門內  
尋入景灵禁籞乃以章慶僧仿故址為之在

國庠之西南邑鉅事叢才者或病之紹熙二年  
宗君价始至興滯撻煩坐以無事首作夫子廟  
以崇濡風建狴獄以清囚禁囚又裒彙前任人  
名氏將刻石以記縣既甚右蒐考史傳自宋元  
嘉中判道直至吳越羅隱凡十人 國朝張君  
房而下抵今凡三十九人且載歲月亡者缺之  
使後有攷焉君實景文公四世孫風流未遠儒  
雅飭吏敏於從政故其施設知所先後如此某  
与君素有姻好喜君之優于仕也為之記始末  
而又告之曰壁記不可無也然縣令去民最親

賢否不可得欺彼卓太傳元魯山諸公著於民  
心千載猶不忘蓋有不待碑而後傳者矣君尚  
勉之

公海制置司參議所壁記

四明為東南大邦海市三垂北通海岱東控高  
麗日本諸國 高皇南巡駐蹕臨安尤為控扼  
要地始置公海制置使尋命守臣兼之凡閩浙  
淮東瀕海之州皆隸焉後分道置使乃專領浙  
東四郡檢校少保郭公仲荀徽猷閣待置仇公  
愈皆嘗領之仍有參謀參議官紹興三年二司

俱罷隆興元年海寇猖獗戶部侍郎趙公子滿以敷文閣直學士出鎮溪兼制置使以重其權獨置議幕非老成資高者不在茲選於是張君大年始為之五傳而至先君先君常以軍器監丞兼攝起部出守括蒼倦游念歸遂任于家又閱八人至今吳侯：一日謂某曰時平罷警幕府雖省文書然制司任重為之參佐敢怠其事將刻石紀前任人名民自隆興始且子之老君嘗為是官矣子為我記之侯嘗為鵝城濠梁二守有能名精神未衰才力過人此賦雖無以表

見然嘗造其公宇前日支傾柱壞之不暇今皆煥然又有餘力以及此臨事類不苟識者多稱其賢其既與侯游又因得以不肖姓名託先君之後遂謹書之

### 昌國縣主簿廳壁記

昌國明之屬邑實海中一大島也以山徑地志數家考之唐開元二十六年七月十三日柝越州鄞縣置州仍置奉化慈溪翁山等縣大率多析於鄞明今為慶元府鄞復為鄞翁山即昌國也大曆六年三月四日廢於袁晁之亂故唐書

地理志元和郡國圖志止列四縣曰鄆奉化慈  
溪象山而圖志於鄆縣云翁洲八海二百里即  
春秋所謂甬東越滅吳請吳王居之者也其洲  
周环五百里有良田湖水多麋鹿圈徑翁山一  
名翁洲十道四蕃志云徐偃王后處城基犹存  
皆今縣之境也 皇朝端拱二年始為鹽場熙  
寧六年部使者以蓬萊安期富都三鄉与鄆縣  
隔海請置一尉以司開訟盜賊事王文公嘗為  
鄆令創縣賜以今名元豐元年又割定海縣之  
一鄉隸焉初以邑小俸費以尉兼簿領之耿隆

興改元海寇猖獗郡守尚書韓公仲通奏更置  
武尉而戡始分邑之未立一尉獨尊承平民有  
餘力官舍壯麗它邑無能及者而簿廳始因草  
創久竟弊壞居者惧將壓焉累政欲為而力不  
逮慶元二年平陽楊君既至慨然歎一新之既  
數月公勤敏明孚于上下嘗試為之圖郡造浮  
梁邑有餘材君請得之捐貲調度邑人相与分  
材效力不勸而集鳩工于三年初夏落成于十  
月之乙未為所三間高廣加于前數尺階与軒  
稱是徙所右之神祠于左廊廡吏舍一切更造

木工一千五百有奇役夫二千優身之直費錢  
才十僭父老爭持酒幣以犒工役喟曰民不告  
勞而輪奐如此何其神速也始余官于朝故人  
刘閑叟嶠雲以書來曰有子楊正臣欲附計臺  
一試望有以惠顧之已而中其選遂登召熙元  
年進士第某也初一見而奇其貌与文今又益  
知其才矣余鄆人也而未嘗涉海第聞出定川  
蛟門山水天無際風帆迅駛穷日而後至昌國  
故雖有宝陀安期蓬萊之勝願游而不果惟邑  
人往來誦揚君之政至不容口發軔之初臨事

不芻如此遠業殆未可量也邑士請記其实且  
曰楊君將去不可以無傳故欣然為書之

慶元府通判南所壁記

郡縣丞雖不佞然位高而偏大率如藍田壁記  
所言余頃贅倅丹丘問于故給事吳公芾公曰  
吾嘗三為之進則有侵權之譏退則有避事之  
謗余曰處于材不材之間可乎公曰子得之矣  
慶元于今為輔郡貳車有三分東西南所而南  
為勝城中一湖最為絕境公守扼其陽盡得十  
洲三島之要且為權酤之所至今猶以名其橋



南渡增員始以居此參政錢公重建紅蓮閣于  
前運使楊公大興所斲二所皆有題名此獨  
闕焉今董君嘗入制幕先君工部時為參議官  
同僚頗久樂此邦風土別駕車以來既至首欲  
編前任名氏登之石以序引見屬病故相仍  
三請不倦遂為之書併以所親歷而知者告  
之君之大父資政在 思陵元帥府為名臣家  
法流傳猶有世臣之風只此一筆足以見居官  
之不苟淳熙初魏王易鎮罷倅式內置長史司  
馬之職故更六年而後四華君以太社令負外置

云

錢清鹽場廳壁記

錢清鎮去紹興府四十五里而近有江曰浦陽  
蓋自婺之浦江發源浦江曰名浦陽也唐志載  
越州有府一曰浦陽乃府兵之府城基猶在有  
橋曰隱兵而錢清之名則不知所始相傳以為  
錢武肅王誅董昌于淳梁曰以得名朕近嘗發  
土得靈助廟捨路記乃會昌中碑已言錢清則  
名已久至昌傳言沈昌至江西五代吳越世家  
傳言西小江豈正謂此江耶或言後漢父老持

百錢送太守劉寵之各為取一大錢以此表其清云熙寧閩部使者盧秉論鹽課云越之錢清場江水清淡以之分為額不言三江曹娥兩場老吏云崇寧改鹽法始以錢清分為三場作基雄阜四環乃曰教閱之所今猶目為教場亭民本九十餘戶每月出鹽一席豪民既侵奪其地邑胥又有多<sup>方</sup>漢獵之復有私販通陸之擾僅餘三十八戶而額不減使之均出是以重困四五十年未嘗及額而逋負愈積矣從弟鏞孤苦力學久處上庠幸取世科頃尉東陽頭著能

聲轉而為此不敢不謹抚存亭民既為之別蠹疏源又間為之代稅輸三十八戶欣然如更生而課亦羨遂加增九分有奇解宇建于崇寧二年遠百年矣雜類敝之甚高宗幸四明略嘗駐蹕其中鏞為一新之倉使得十萬錢而為屋三十餘楹宏敞雅潔什器俱備使亭民之解事者司錢物之出入官吏皆不舛居民仰嘆以為前未有也又嘗為府中脩山陰兩廊海上石隄八百丈土塘千三百餘丈添甃兩堞造南岸大石橋以便往來亦可謂勤矣去替止三月以書

來求璧記將書前任名氏歲月之詳因為取其  
大槩併記之庶後來者有考云

池州教官廳壁記

秋浦為江左名郡齊山九華之勝人物秀發又  
有李太白杜牧之遺風庠校之興有自來矣吾  
甥永嘉盧申之祖臯力學繼世科為郡博士其  
行也求贈以言申之俊而好文進季不待功勉  
特以其少孤而自立將為人師慮鮮琢磨之益大  
書無有師保如臨父母以遺之官未凡則聞  
教育有序衿佩向風以書來求璧記告之曰余

嘗客授子之鄉矣季無以咨季然後知不足教  
然後知困古人之言其旨深矣非真知學者自  
以為是非篤于教人者亦不能知困惟數季半  
傳說之說本以勉其君而季記以為教季相長  
此又一說也今之教者不待問而講說又所從  
事推季子業雖皆非古之道然勵志于季當自  
知其不足用力于教當自知其困不足與困子  
當自知之非余所能告也試書諸壁以銘坐右  
且將以告後來者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五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五十六

四明樓 鑰大防

記

慈溪縣具備水利記

慈溪本以東漢孝子董君得名溪今在大江之南江之發源自越至上亭而分一貫邑中一環邑前已復合烏縣之西北有水出群山間迤而東來未至縣五里所抵彭山而入于江瀕江旧有閘啟閉以時遇霖潦則泄之瀦其餘以備旱暵西鄉實受其利又通下流以入縣水勢朝拱

映帶左右合于陰陽家言亦犹它山之于郡城也昔人創邑之初為長溝于井市橫一縱四其間二者如帶之垂為梁于上而通舟于下堰其南而立斗門于東呼吸江水脉絡通貫按其圖大槩為古澮洫之制歲久閘廢水无所蓄旱則仰潮汐乍盈易涸民勞滋甚縣河淺淤菰蒲叢生居民目侵其旁藝木築室日就湮微雨集則滂溢沉墊已則污穢停滯氣塵不宣多起癘疫豈惟不足以供灌溉之須年來縣一再火延燔數百家環拱而莫之救病又甚焉邑無丞水利

之賤簿實司之蓋有款為而不能遂者會今郡侯岳公方提率常平事按行郡邑首詢利病縣人合辭有請迺下其事使亟圖之主簿趙君推跡本原慨然欲復其旧告諭父老訓率子弟莫不勸趨凡田于西者畝止錢三百首建閘于彭山先為長隄以得江潮徹故閘餘址悉以石為之長十有一尋廣四尋中闊丈有二尺高以層版徑始于淳熙十三年之春秋七月訖事費錢百六十万為二十五重築四埭以障支流西鄉之利既興遂脩斗門復捐金錢為之倡二者皆

堅緻精密比旧基有加焉十月初吉又為濂河之役趙君譬曉明白上下交孚于是家自為役不待程督愁霖之餘開霽踰月若有相之者尽徹壅蔽始見故通穰別浚治工不告勞河廣一丈五尺深七尺中間廣二丈六尺深如之引西流而灌之渌波汪洋舟楫通濟又可以溉邑下之田易去橫徇增重河梁昔年旧規一旦復還如人之身氣血滯鬱疾疹隨生醫巧藥良道之流通則舉体和暢精神自倍耄穉雜狀相賀且曰自今以往吾邑其庶几乎趙君佳公子也種

學績文以儒科自奮天資闡敏吏事極不苟二役之興皆成于同僚協謀不掣其肘更選里士之才而公者以司會計不使吏与其間故財不蠹民不擾一蠶不施而利興害除可傳永久咸請記之余觀古循吏剖訟解紛功止一時惟水利之興則可以惠民于無窮熙豐間非不務此然而擾民之害先見則奉行者之過也善乎蘓穎濱之論曰事起无漸人不素諱未知水利之所在而先遣使者与之事至此盖已甚貫勞切中當時之病恭惟 皇上求民之瘼如恐勿及

一以此事委之州縣而命部使者督課之是惟  
元作：則實利及民賞不失勞所在底績由今  
之法良有司奉行惟謹而佐邑之賢又有如趙  
君之整辦遲以年歲雨濟多矣後來者尚有以  
增緝之哉趙君名汝積字禹鄉漢恭憲王之裔  
熙陵八世孫也

荆門軍義勇甲杖庫記

文武無二道有其事則必有其備古之義也荆  
門王使君銖之為郡也思不忝于先烈竭力送  
事有關於時始至問民疾苦皆以財殫民貧奸

豪得志逋逃為藁人不奠居為言君曰是當有  
次第為之汲豪泉以釀酒而利入自倍墾荆榛  
以為田而曠野以闢括隱戶以增官賦務農功  
以勸本業崇飭學校旌賞孝悌嚴釋真之禮勸  
獎士子以興文風以續先政之墜緒鋤治豪  
強修飾大政明賞信令以制逋卒盜賊之尤無  
良者遠斥埃教義勇又能鑿頑石甃通塗增置  
郵傳以便往來謹邊鎖絕支徑中嚴法禁以謹  
泉貨才智有餘而精力足以行之諸司咸以最  
聞可以少休矣一卒以狂醒殺三人捕得五誅

之以聞上尤嘉歎以為無罪可待威名流聞奸  
宄屏跡載念郡當荆楚之郊倚義勇以為重在  
尺籍者四千人願視所用器甲之屬名教雖具  
在而積久不用位置無法率委于郡治廊廡滯  
壓朽腐兵氣不揚君既親行節試以作其勇且  
曰兵不犀利與室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裸同足  
非置之高爽之地民居多茅茨萬一延燔則又  
將埃滅而無餘矣乃度基于郡之西北虛曠凡  
百餘丈繚以周墻阻以深溝計工與材以聞于  
朝有旨下總司幹金穀以濟其須淳熙十五年

八月庀役不閱月告成為屋若平楹廳事居中  
置樓于門兩廡翼如也史君為政抑可謂知所  
先後文事武備無有不及者是以為保障矣荆  
門多古迹義勇之士服習教法持利兵以買勇  
望當陽之長阪其亦有慕張翼德之橫矛拒敵  
者乎幕府翰墨之士登斯樓也挾清漳之通浦  
倚曲阻之長洲其亦有為仲宣之賦者乎使君  
其進之

泰州重築捍海堰記

東南隄防莫重于淮東捍海之堰、在泰州海



陵縣北一百五十里起唐大曆中黜陟使李承  
自楚之鹽城南入揚州綿亘通泰之境不惟蔽  
遮民田亭竈附依尤利益事至天聖初范文正  
公又宏大之徙堰少西以避海濤之衝發運使  
張綸轉運使令孤儀寔主張是亘一百四十三  
里有奇甃其外以為固置兵五百人分列五寨  
專典繕修崇觀之後始克他役乃無一人守者  
宣和堤決壞田三百餘頃紹興七年又壞堤幾  
半越二年始修成已不如天聖之堅密厥後提  
舉朱冠卿知州事徐子寅張子正魏欽緒皆因

壞增修子寅又請鹽場官分視捍堰各守其境  
淳熙十三年提舉趙鞏相海雨衝曰六澤浦甃  
而新之壯于舊三倍且柵其外十三里更版夾  
堤六里于桑子河其餘增卑培薄悉還舊觀慶  
元二年二邑之民又以病告謂晏溪河東有土  
月堰下臨海洋了无塗泥為之固護地形卑下  
紹興以來四經移築民田之墊于海者十五里  
衝損海陵堰身六里餘如阜六壞十餘處近益  
損甚提舉王公寧覽之惻然亟命知海陵縣陳  
之綱相視利害請移入二里重增九尺基厚二丈

九尺面減五尺又遣捍堰巡檢劉正志量度會  
計創立基址計三十四里一百九十四步用工  
二十八萬公按圖察之謂西接范公大堰若不  
及今移築則堰內之田當為斥鹵且將浸淫旁  
及橫流四出為害益大亟以奏聞且言水政臣  
職也敢憚改作所費雖重樽節財用銖積寸累  
願就茲役不敢以煩朝廷仍及仲春農事未興  
之時亟圖之正月甲子刻上凡再旬而得請遂  
以某月某日庀役至某月某日崇成既訖事之  
再招海清兵士百人分置五寨興窯燒磚以為

浚日繕修之備仍檄之綱偕幹辦公事趙不熄  
董其役公亦躬為一片凡用若干工費錢米若  
干民大感悅而王公不自以為功也告成于朝  
遷一秩以寵之太守沈公坦走書于某曰捍海  
大堰雖跨數州而泰之利害尤重今日所修則  
全在下二邑賴賢使者一力為之民既不知役  
凡我同僚亦皆蒙成而矣子請記之某因為之  
考圖經舊記而得其實則作而書之曰美哉斯  
役也范文正興千載之大利苟非浚之賢者相  
與扶持之亦安保其不壞自茲朝廷之上皆如

今天子之垂意為部使者為郡將皆如王公之用心雖至于無窮可也某與王公常同朝稔知其文章政事之絕人試郡永嘉復繼沈公詹事之後泰州其子也治辦有餘尤為王公所知樂其有成款以傳于永久某長子漳方以一尉出二公之門故不復辭而屬事焉

餘姚縣海堤記

餘姚為紹興壯縣岼大海者八鄉分東西二部綿地一百四十餘里舊有長堤蔽遮民田孝義龍泉雲柯三鄉涉漲土高无風潮衝決之患開

元東山蘭風梅川上林五鄉間有廢壤實為民憂其東自雲柯南北至于上林為二萬八千尺慶曆七年縣令謝景初為之王文公記之今自上林以及蘭風四萬二千餘尺慶元二年冬知縣施君宿所築其中有石隄四所計五千七百尺者又其所勗建也邑人求記于余謝之曰令尹之功力固勝于前人然前有文公之記何敢為第二碑請不已則又曰文公之文不可及姑以記今日之實則可尔余外祖汪公少師宣和中嘗為是邑修燭溪之湖達于宣之亭其後伯

父送兄皆常為之嬾家王氏自尚書而下四世  
寓邑中熟知海隄之為害而近歲尤甚大率歲  
起夫六千夫役二十日計一百十二萬費緡錢  
萬有五千方力或不均弊孔百出故勞費如許  
民力不堪曾不足以支一歲而又往、蕩去矣  
施君始訪問民疾苦皆以此為大病親往視之  
詢究利害乃得要領選鄉豪之首公強幹為人  
所信服者十五人分地而共圖之尉曹趙君伯  
感協力以助必欲集眾力以捍怒濤謀久計以  
蘓民瘼承平時提刑羅公遠知縣秘書丞牛君

常以石為之今既百年舊巡遠在海途中則民  
田之侵多矣先因修築搜取塗中舊石創築二  
千七百尺用<sub>土</sub>二十萬三百六十以蔽東部之田  
惟西部三塘以紹熙五年秋潮為蓄故堤蕩盡  
為害甚酷乃于謝家塘王家塘和尚塘三處度  
為石隄通計三千尺尤當海水突怒之處鄉民  
趙明釋子行球董其役約費甚重邑不足以供  
列于府于監司提舉常平劉公誠之深主其說  
首助穀三百斛蓋勉為之凡所陳請率應如響  
通首王君介幹辦公事王君柄左右尤力令得

特以展布隄高一丈石厚一尺為一層用石約三萬尺縣出緡錢四千三百有奇邑之士夫與其鄉人助三百萬工力尤重賈猶未足也茲事既成則並海之田始盡可以無虞矣前者惟知修築弗思守護之策隨補隨壞迄無寧歲况隄壞有漸特人事有所未盡尔冬而起夫春始興役因仍初粗畢姑以辦聞日隳月損無肯出力蟻穴尤能潰隄况秋至潮起其壞必甚亟科近隄民夫為之救繚農事方殷青黃未接安有財力以為久計今則四邑官分季臨視庙山三山

兩塞官月遣十兵巡其上鄉豪又伺察之隄苟有闕即以聞邑隨即補治其視蕩然而後為之者豈不相萬哉今猶以為未也謂不有以為千百載之圖終恐不足以繼而前功寢隳矣于是又議建一莊約為田二千畝始得上海沙田三百三十餘畝又得東山汝仇湖外之地六百八十三畝龍泉有桐木廢湖素不蓄水得七百四十五畝三者凡為田一千六百六十八畝皆出官司之相視不妨公不害民收地之遺力俱有水源以為灌溉募民耕懇假以資糧蓄

畚新地皆成阡陌得禾稼實利以助費又將益  
求曠土且以其收而歲增之以足二千畝之數  
築倉于縣酒務之西專儲粟以備修隄之用歲  
省重費民遂息肩停土為千金之隄斥鹵化膏  
腴之地傳之將來利碩不博哉劉公又備邑人  
所請奏之九重白之廟堂及當路諸公乞以此  
莊之田依常平法不許他用仍禁官民戶之請  
度可經久 聖天子加惠田里諸公相與維持  
其說亟下俞音曾不淹時令率吏民祇拜明命  
刻之堅珉以詔後人今之宰劇邑者簿書期會

日不暇給水利等事遇有急闕趣了目前其至  
誠愛民有不可解于心而才智足以行之如施  
君者幾何人施君湖之長興人實司諫之子司  
諫用不盡其才賚志而歿君能世其家下車以  
來百廢具興飾以儒雅整辦有餘銖積寸累以  
圖此舉中間易地之行咸恐敗于垂成及其來  
歸為之愈力百年之害一日盡除去歲它邑告  
歎而此獨豐海田幾于倍入明效大驗今已如  
此宜乎邑人歌舞之天下之事害不極則利不  
興若有數然民困已甚今以深長之思而興民

庸部使者之賢建白甚明聖朝勤卹民隱遂濟  
登茲非人之力也哉後之人守其成規隨力補  
治雖至于無窮可也因作為詩章命邑人歌之  
俾勿壞歌曰

舜江之為邑兮居越之東八鄉瀕海兮水浴日  
而吞室古有長堤兮庸蔽遮乎一同人力有限  
兮海濤之來無窮濤來如山兮日相撞春一有  
闕壞兮葦亦可障而泥不可封民將為魚兮良  
田墊于馮夷之宮歲有勞費兮民告于鞠凶萬  
五千之緡錢兮十二萬之民工令之賢而才兮

有尉曹之和衷築土象石兮折披波臣之衝轟  
如長城兮繚如禹丈之晴虹部使者主盟于上  
兮飛章徹于九重仰明聖之洞矜兮朝奏而暮  
惟人歎之泛懇田倍于千畝兮藏其收于廩中  
禁豪民之侵漁兮雖巧取而弗容化斥鹵兮土  
膏隆、變歉歲兮為年之豐良耜爰、兮多稼  
芄、獲之積之兮將櫛比而墉崇歌以訊之兮  
樂石是磐赤子相告兮永無忘令君之功惟後  
人之勉、兮用心以公視此隄之闕兮謹為之  
弥縫念經始之艱難兮尚圖功于厥終

象山縣渡船記

象山為邑每市三垂漢志郵有越天門山輿地廣記謂即今之東門山也唐神龍二年屬台州廣德二年始屬于明元和郡縣圖志亦言本漢郵縣地神龍元年監察御史崔皎奏於寧海縣東界海曲中象山東麓彭姥村置縣惟西南有陸路接台州縣海二說微有不同而郡縣志加詳焉志實李吉甫在相位所上吉州嘗為明州長史宜得其真今西北至慶元府水陸一百六十里中有一渡之險若由寧海陸行則回遠倍

之故多以渡為便渡實支海南曰陳山去邑十五里北曰東宿皆潮退而行中途少憩海口俟潮登而後善達舊以小舟往來多有風濤盜劫之虞隆興二年今資政殿大學士趙公彥逾主邑簿始叔二大舟飄檣篙櫓器用畢備募習于操舟者月給之分置二渡以便行者晏然如在枕席之上而濟不知其幾邑人至今歌之某嘗侍公坐問何以能辦公曰句稽之職安得有力及此偶郡委以征商事舊例商賈以錢輸官以十之二為導行費既首獨其半以惠之餘分給



胥輩因置鉅筭而諭之曰前日公用有例今一切不取尔曹得百金則以一錢寘其中僅二年餘所積已多矣因首以修朝宗碑又助邑之敕書樓与邑庠遂以為此二舟皆躬自督課費省而工倍人樂為用故能辦耳某為之三嘆試吏之初孰能用心及此今日勲在社稷豈苟然哉公去既久寢以隳廢而一舟先壞間有修治往、因陋就簡不可支久徹舊增新併為一舟行旅不堪濡滯而私渡出焉未免復有覆溺者慶元四年六月承直郎韓君元禮為宰訪問疾苦

耆老首以是告謀欲遵趙公之法而興起之鳩工度材即以八月先造一舟其長七丈廣二尋十一月既成又以次年之冬葺治舊舟去朽易堅色、鼎新幾于改作至今年二月畢工修廣之度視前少殺之若什噐細大篙師名額悉循古規又月委官僚以次提督用防奸弊功就而民不知邑士請紀其事某以謂趙公濟川之功未易遽及今令尹忠憲裔孫雍容辦治推此舉仰有以維趙公之成績俯有以為一方永久之利趙公名遂身退卜築城中親見其成喜形于

色尤為一段奇事夫子產以輿濟人于溱洧孟子以為惠而不知為政今前後邑官之賢蓋能知為政者惠及斯民如此後來者苟能垂意而不忽二舟之利其有既乎陳山有驛以為賓客行人弛擔之地將刻石驛中以詔後人慨然為直書之以補吾里地志之闕云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五十六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七

四明樓 鑰大防

記

范氏復義宅記

吳門范氏自唐柱國麁水府君居于靈芝坊今在雍熙佛寺之後五世孫文正公少長北地皇祐中守杭始至故鄉訪求宗族買田千畝作義莊以贍之宅有二松名堂以歲寒閣曰松風因廣其居以為義宅聚集其中義莊之收亦在焉中更兵燬族黨星散故基榛蕪編民豪據為居

室為場圃儼直無幾甚夫遺意粟無所儲寓于  
天平山墳寺倍有往來給散之勞久復圯廢改  
寘城中反寄他舍病此久矣自公長子監簿而  
下又五世而至良器一日謂二弟曰先君奉議  
念此有年齋志而歿吾儕當有以振起之慨然  
自任思圖其新于是歷告居民盡除儼直約期  
而遣之不服者訴于郡二監司以至上達臺省  
提刑臨川何公異太守四明鄭公若容咸義此  
舉力主張是復得故地周一千四百四十八丈  
首捐私帑繚以垣墻創建一堂仍扁歲寒以祠

文正結屋十楹以處貧族就立新倉復復舊觀  
庀役于慶元二年之季夏中秋告成不愆于素  
觀者無不歎息親掌出納一年以為後式選族  
子之廉謹者二人繼之詳具要束以補舊規揭  
于堂上且刻田籍于石以為永久之計介季之  
柔續世科于百二十有四載之後尤勇于義既  
力贊其兄謀之屬其為記始末其不佞先祖少  
師收卹宗族有意于此而歲不与伯父揚州始  
為之雖不及文正公之盛而寒宗之貧者賴以  
自給亦四十餘年于茲先工部歆附益之而清

貧終身猶未果也見范氏家法為之媿歎是舉也行文正公累世之遺澤伸先奉議九原之餘恨又以綿范氏無窮之休豈不偉哉嗚呼文正公奮身孤藐未嘗賴宗人毫髮之力既達則闔族受解衣推食之恩天祐范氏三子昂貴皆以宏才高誼上繼父風後人得維持憑藉以保其家良器以布衣而決意興起不惟義宅載新義莊亦復整飾剔蠹省費又為致世之利用心如此後其興乎嗚呼文正初立規矩止其給予之目僅設預先支請之禁不數年忠宣公已慮其

廢壞故治平奏請聖旨違犯義莊規矩之人許令官司受理又與右丞侍郎自熙寧以至政和隨事立規闋防益密今之規約又加密矣一門同姓為此義事其難如此而况天下之大思所以為億萬世之計者又可忽乎嗚呼衣冠之族不免飢寒者甚衆願如范氏之宗派而不可得今生享飽煖者幾人若人如良器用心更相扶持以永其傳則善矣若曰是我所當得者而不思自力甚者反為蠹于其間則文正諸公實臨之其聞于有司曰公元者蓋今之族長云

汪氏報本庵記

惟四明汪氏代有隱德上世葬城南之俞村某汪出也常隨拜掃裴回松下顧瞻前後中有一丘隆然竒峯遙峙秀水萦抱磬折面勢固阜非若近時積土平田強為丘壘出于人力者此氣象秀潤真吉窳也是為外高祖大府君之墓府君以才選為吏古君子也終身掌法一郡稱平范文正公王荊公皆以士人待之我高祖正議先生為之志銘蓋積德之尤著者是生正奉四先生而汪氏之衣冠始于此某生長外家逮事

外祖少師二十餘年親見孝友之懿奉坟墓尤謹遇忌日必躬至墓下為薦羞之禮遂為汪氏家法仲舅尚書恪遵先志不敢少怠而增潤色焉俞村之墓始于十二府君其子若孫葬于左右者幾十餘所迄今百七十餘載矣家舍三易歲久易圯仲舅投閒既久度不可支吾乃營基于松楸之東輟費于伏臘之餘鳩工兩月而告成為堂三間後出一觀併為修祀之地前為軒如堂之教可以聚族列拜兩廡凡六楹前又為門及享亭以淳熙十二年三月二日奉神座于

堂之東室宗人雖坟墓在遠遇清明必合而祭者凡數十人列于其次規畫纖悉一一親授以板為障而平其前祀則取以陳祭器臨事可不移其而辦下至庖湏罔不備具糜錢五十萬一力為之贍堂舊有田初出于諸院其子弟間有生計凋落視為已業而私售者久不能制于是積累細微益以俸入以元直取之用供僧徒歲仍例卷命族人迭掌祀事其器用則分任其責且為出穀以助他日尚將益之菴成未有名夢中若有告以報本者公為之恍然遂以名之正

不移其而办初本無此字

歲仍例卷

未詳

奉始卜葬西山少師兄弟皆逆仲舅大為墓阡甲于鄉里又以外祖母福國之先壟在奉川桃花與王氏既不振亦為買田建屋以奉香火凡其先冢域至是无所不備可以傳達矣某既得歸日侍函丈一日頷某道始未使記其詳以貽子孫惟我舅氏克振家聲光紹前人以燕後業庵之落成時年六十有八矣誠孝不衰而又精力絕人克勤小物壯者有所不逮皆可為人子法遂謹書之後人能不墜少師尚書之意汪氏之興殆未艾也

長汀庵記

棲氏自周武王封夏后氏之後東棲公于杞實始得姓後有食采于婁者因以為氏或著棲焉東京雍丘縣即杞之舊故亦稱杞縣棲氏以杞國為郡而望出東陽雖聞吾族自嫠而遷不知所始自某一行推而上之至八世祖而止惟曾叔祖二十五助教墓志云六世祖自嫠遷于明是其之九世祖也又不書其諱明化院之西南一山坡阨數十百畝上世葬埋甚衆邑人號棲太婆墓亦不知太婆為幾世為何姓今坟墓可

尋者七世祖太錄葬白水雷家隩六世祖二評事葬太婆墓山之中劉夫人葬于西偏相去數十步徐夫人葬明化側平地蓋祖宅之後也高祖十八止議及陳氏和義郡朱氏歷陽郡二夫人曾祖三金紫永嘉郡夫人翁氏葬龍潭先祖三少師兩守鄉郡首尾五年每寒食上冢旌旗鼓吹皆集堂下鄉里以為榮少師教授兗州時祖妣秦國夫人馮氏蚤喪葬南山再娶魏國夫人馮氏先卒得地于報國山之右今為仁濟院作三穴以石穴葬魏國少師親馮馮令人藏扁

榜猶存約它日自居中穴而遷秦園于左晚歲  
有閩人上官仲恩獻金鍾山圖得于舒氏尤喜  
之知平江日病中語諸父曰我死當葬金鍾比  
甕二夫人葬已久金鍾墓城頗狹至今三坟相  
去或二十里而遠初營葬時四山皆願求售仲  
思亦勸之五伯父曰人其謂我家乘勢并包非  
先志也仲思嘆服且曰第三虎山不可不買可  
以為菴其寔菴後亦一穴也少師龍虎一山皆  
平正如画至江而止龍山之前俯臨沙洲相傳  
下有金鍾魯見光景今神龍居之亦聖迹也俗

謂江水一改為一汀近金鍾一汀最長稱勒每  
浴其中號長汀子故地名金鍾而庵名長汀少  
師甕于宣和五年至七年歲在丙午而葬今且  
八十年矣先君銀青卜壽穴于菴之後荷諸院  
相從常買鄰山以葬止弟館壽穴正在西山之  
間坐艮向坤面勢環擁下直金鍾之洲前有一  
峯錢令公葬其下號令公尖為山五重惟此峯  
中立深秀正与之對自他處視之俱不如也先  
君以淳熙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卒于仲兄嚴州  
郡治以次年九月二十日大葬菴之右屋遠在



其前雖不礙前山而神道門起于谿次不能相望為曲徑以入是時以仲兄繼亡無力改造先妣年已七十有四亦不敢輕動因仍几二紀嘉泰四年正月九日先妣不幸棄諸孤荒迷哀苦之餘卜以臘月八日丙申襄事謀之群逆銜哀負土決意先期移建家舍以八十年左支右吾之屋撤而新之舊材之可用者十无二三又遷基于左丰在田間築壘尤費工力幸及大事之前粗畢工役為屋三十餘間造石橋三所材良工緻庶几可久于是始得神道坦平墓与平直

列植松檜移置石獸等平揖前山氣象愈偉少仲兄弟夙昔志願皆祖考陰祐之賜宗族相成之力也社堂松竹有干霄合抱之材然侵併者多亦有枯瘁稍正疆界又補其闕別為屋數楹于外以為倉廩是役也雖出于一力而事實闡于諸院已戒僧徒日謹焚修以資冥福若群逆及子弟掃松公幹而至者自當館穀于此如挈家寓處或封寄什器又至觸汙家舍非奉先之本慙自茲幸無啟此意亦宜相与戒飭僕使一竹一木毋容侵犯斯有可傳之望前輩言子孫

以仕宦不能自守墳墓而使人代之故守墓之人不可待以奴隸而况菴僧乎此菴始建僧希亮入主之三十五年傳其弟子本權；三十年又傳妙悟才三易人俱善于其事後來者宜善待之

### 李氏思終亭記

淳熙八年歲在辛丑某預考南廟試蜀人李君子思以審計司聯事先是因已得其江東十鑑讀之一見如平生歡既而出所著易解相與諱明警發為多竣事某叨丞外府君代主宗正簿

某尋丞司宗方以同僚為幸而君忽焉亡矣哭之盡哀且與諸蜀士經紀其家君之父年已八十諸子皆幼弔者无不傷盡送其西去哭以二詩殆不勝情今三十有二年矣間者闕焉不相聞知慶元之初某既投閒明年閱登科記見君之子道傳在乙科又一紀而復來則已聞其名命同朝五年復登館學上著庭攝考功時；相過以先友故厚我其季性傳又擢嘉定四年第來見獨未識長子心傳聞嘗各薦書一不上第年未四十棄舉業而著書朝廷取其建炎以來

繫年要錄百卷真館中嘗得其副而盡讀之然  
後知天之報施本无差忒而子思家學日盛為  
不亡矣子思之論易專究心于卦畫其言甚富  
如中孚豚魚等說前未有發明及此者十鑿極  
陳南北朝戰守勝敗如指諸掌書有小傳又有  
諸經解義皆其節目之大者吐其所見論議過  
人一宰饒之德興治行有循吏之績其所抱負  
十未見一二此識与不識所以恨其蚤歿也五  
年七月癸亥考功涕泣而謀某曰先君子之葬  
兄弟尚弱萬里亦無由相告已得浚谿劉先生

為之銘矣墓前有亭取終身慕父母之義以致  
深長之思非敢自言能盡此也名以思終併致  
昆仲之意俾記之凡子思文學事業与其家世  
履歷浚谿之志已詳不復書語之曰先公有子  
如此固已不悼其不幸于土中矣終之義豈云  
小哉近方為金華李氏為古文孝經詳說後序  
因論古者自天子至于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  
及者未之有也為之言曰聖人一經立教之要  
專在此數語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是人  
之于孝未有無其始者夫子作此一經正故人

之有終也自天子至于庶人孝之大小固自不同于此復言若孝有始而无終未有不在于禍患者此則無貴賤之別上下一體俱當盡心焉未篇云孝子之事親終矣止為喪祭之終猶未為孝之終也夫所謂孝之終与孝無始終之終蓋謂立身行道死而後已者也故雖曾子既啟手足以其能全而歸之自以為知免矣然而易簣一節猶在其後蓋大夫之簣猶非其正也嗚呼聖言可謂深切而能有終者亦豈易者乎其餘生無幾深知競懼得正而死所願加勉故以

告有志之士云某老退學落加以病餘輒拾前說以慰孝思之切惟昆仲勉之

碑

聚奎堂碑

兵部尚書趙師異請臣某曰淳熙初年龍集乙未高宗在德壽宮先臣和州防禦使贈少師伯驥久被眷顧師異由鎖廳賜進士出身德壽喜甚謂其有子賜金更新所居增創一樓以榮桂書其榜蓋掖孝宗聖製聞喜宴詩桂林爭占一枝榮之句而寵之慶元改元師異卜築

吳門之畫錦坊闢堂曰聚奎奉先世前後所藏  
真蹟匪惟侈雲漢昭回之盛抑取竇儼所謂五  
星聚奎天下太平之義 累聖崇儒右文高視  
千古蓋天人之符應也 主上誤加獎拔寢塵  
禁近常因奏對以宸翰為請上首肯再三嘉定  
二年冬起家長武郡兼天府明年三月見于便  
殿昧死申言上又許之七月甲寅中使宣諭拜  
三大字之賜未幾又錫三扁曰宗表曰玉輝曰  
與閑錢鏐髹飾皆出尚方恍然逆天而下周章  
跋踏感激自誓思所報效移刻樂石願有以記

之臣辭不獲竊考所元蓋非一日 國家親睦  
九族恩禮兼備神明之胄毓衍盛大教養既至  
人才輩出猷詞章躬課試承平百年史不絕書  
崇國公世恬好學績文有教前朝 徽皇命翰  
林學士承旨鄭居中為志銘知淮湯軍米芾書  
丹其子開府儀同三司嘉國公令峻及送蘇軾  
黃庭堅游刺而龕諸睦親比宅之壁間嘉國之  
子通判泰州子笈陪送 康邸最膺顧遇又見  
芾所書而愛之紹興間既得墨本訪求其後伯  
驥與兄浙西路兵馬鈐轄伯駒方贄負完庫以

近臣召薦待以家人禮念其孤露自立厚加撫  
勞勉以溫習賜第都城俾日趨中禁圖書之府  
曰于此可觀人間未見之書少師老成詳練歷  
記舊事盡瘁職守褒賞相仍博洽醞藉歌詩教  
畫取法晉唐游戲丹青深造其妙 德壽怡神  
物表密侍清燕預翰墨之選直廬邃嚴且給珍  
膳名画法書鼎彝款識校訂商畧泛容畢景肆  
筆成書楷法行草分賚稠疊王粲登樓及謝莊  
月賦則全而書之二王懷素帖則倣而臨之合  
作逼真以少師鑒裁精審猶不能辨又雜取唐

宋名賢佳句形諸幅箋便面者踰十教持憲近  
畿 孝宗出內帑緡錢以嚴飾天慶觀親札丁  
寧示弗勤民之意神毫睿藻教以賜焉乃今奎  
畫申放予以承 二祖之休予以獎聲績之林  
三朝寶墨萃于私室光華絢爛衣被草木有歷  
劫贊揚所不能盡者而臣何足以知此雖然蓋  
可稽焉堂以玉輝名則取陸机文賦石蘊玉而  
山輝之語棲以與閑名則取蘓軾賴有高樓能  
聚遠一時分付與閑人之詩而宗表之褒寔用  
唐宰相李勉故事聖意休屬昭然著見復揭榮

桂舊題于便坐植巖桂以環之始軋道間遴選  
聘使擢少師為副別授國書議事虜知其為宗  
老相与歎服以為備待時之說歸報蓋久而後  
益信師曩稔承家訓力沮開禧用兵之議以是  
不合而去聖化更新復登迓聯委寄益隆俯俞  
忱請則所以蒙被簡記有自来矣惟昔者君臣  
際會一字之褒踰于華袞今少師父子才美世  
濟為趙氏祭酒帝筆之儲盈溢中衍有傳家之  
寶無登床之嫌六丁豐隆呵禁護持昭示將來  
以永無斁為子若孫頌瞻豐碑齊莊歛衽仰聖

作之淵懿知忠厚之積累盡萬物而不足報可  
不勉諸臣衰頽無庸方期謝事跂望斯堂無由  
一拜于其下敢述始末而為之詩曰

煌々聖朝親睦九族有制有恩克保世祿信厚  
振々麟趾之時才學自奮見于設施于積少師  
相逢盛際受知 高皇蚤被簡記源流有來元  
選帝筆昭回溢于中衍賜第崇成有子策名迺  
書榮桂表于家庭 阜陵掄才輜軒載牽出成  
六條申畀一札子克負荷致身文昌四君神臯

如漢趙張子葬姑蘇有嚴尊閣戶冊狎頌增賁  
丘壑奎壁之之光聚于吾門顧瞻斯堂庸侈上  
息是父是子並膺殊眷非止為榮于以示勸生  
子生孫其報伊何忠孝一心永矢弗磨

王節愍公忠肅廟碑

嘉定四年某月某日詔為故樞密節愍王公立  
廟賜額忠肅某年某月某日廟成惟公建炎紹  
興間五使不測之虜卒執節以死忠烈顯著人  
戶知之大臣歆專和議之功不以寔聞故卹典  
多闕至 孝宗皇帝聞之始特官其三孫曰杞

曰柙曰机開禧權臣橫挑擅棗三邊俱震始復  
求專對之才以通好于虜柙捐軀殉國為人所  
難母夫人又以節愍之事勉之張旌三往終定  
信誓祖孫相望勛在社稷可謂無負三槐之家  
風矣紹熙元年謚公節愍柙既奏功擢帥合肥  
尋尹天邑請于朝求為乃祖立廟于是天子嘉  
嘆且曰尔祖葬吳郡其廟于城中柙拜稽首退  
而營求會提點刑獄陳希攝府事為度基于郡  
之北真慶坊地周百三十丈有奇闢門三楹旁  
翼二挾以八兩廡中為寢堂蔽以高軒肖公之



像以安康郡夫人陳氏配命服如禮鼎俎具列  
深遂崇嚴既足以揭虔妥靈又啟旁舍以處道  
流買田續食使永香火之奉可謂備矣少卿以  
新廟成不可無紀命某碑之某嘗銘公之隧若  
平生大節与夫勤勞机辨之詳既屢書之茲不  
復列獨著立廟之本末以詔後世竊觀昌黎韓  
公為廟碑者三曰烏氏曰田氏曰袁氏烏以重  
嗣田以弘正袁以滋皆以子至將相寵及上世  
非自以功業而得廟食也以死節而得祀者莫  
盛于張巡許遠之廟而兩家子弟才智下後無

聞焉惟節愍王公上承三槐之堂以忠義自奮  
夙烈昭灼膺此廟食之寵尸而祝之子以死孝  
而歸其骸孫又以探虎穴而就功名既不忝其  
先而又增大之王氏之廟其最優乎因為之歌  
詩以侑四時之享云

公之生兮不辰投大艱兮期殉以身掉三寸兮  
驚嚴宸起布衣兮立登從臣痛二聖兮蒙塵  
出萬死兮氣益振得要領兮折殊隣辨懸河兮  
机若神教往反兮就和親功既高兮遭厄屯握  
漢節兮死朝紳地震裂兮天霾昏祀于河間兮

秋復春紹祖烈兮世有人始雖屈兮終獲伸墓  
于山兮祠于城之闈依琳宇兮輪奐一新肖公  
之像兮凜然如存 芳菲兮薦苾芬洋洋在上  
兮傷不見而不聞公其訴上帝兮叫九閻或為  
鬼以厲賊兮如張巡九原有知兮煥絲綸享廟  
食兮報君恩佑尔後人兮傳無垠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七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五十八

四明樓 鑰大防

啟

謝發解啟

決戰文場喜鏖大敵策勲計版幸綴群英心既  
歉然顏之厚矣竊以真主嗣臨于萬國宸心經  
畧于中原正紫髯將軍撫劍之秋豈白面書生  
鼓篋之日然用武必有文備當修德以來遠人  
况一士可以止百萬之師寸舌可以賢五千之  
騎搴旗斬將者特匹夫之勇敦詩閱禮者乃元

帥之資丁字徒知固難處強弓之右毛錐可用  
當爭雄太劍之間得竒才自足有為用真儒必  
將無敵爰命郡國選修潔之士且使鄉遂獻賢  
能之書廣教路以取人才詔直言以增士氣將  
取韋布之賤以為將相之儲草萊期王佐之才  
畎畝任天下之重坐使有志之男子羞為無用  
之陳言附鳳翼而攀龍鱗咸起功名之願擢犀  
角而拔象齒始膺藻鑑之求如某者賦性沉昏  
受材樗散幸家穀之未遠異世業之永傳誓收  
黃卷之功益振青箱之學十載空隨于舉子一

言未售于有司良弓之子必為箕有自來矣吹  
竽之門而攻瑟如不好何欣逢不諱之朝深惜  
難逢之會一鼓作氣已為勝敵之謀三年不鳴  
期遂驚人之舉及奏功于里選僅廁于行間  
雖叨鶚薦之書猶愧鵬飛之化沙磔已甘于在  
後駑駘敢望于爭先靜惟賤士之拔茅實賴大  
人之推轂茲蓋伏遇某官才高今古名壓縉紳  
久居喉舌之司卧治股肱之郡愛民如子惟忠  
厚以存心遇事生風信精神之滿腹天子思大  
夫之國器布衣求吏部之門生遂使庸愚亦與

掄擇某敢不益嚴筆陣力淬詞鋒敵無畏于萬人伯當成于一戰鵬在秋天之外已借高風魚掀春浪之中更資餘澤

謝省闈主文啟

薄技中程豈謂卓犖之誤上恩從厚猶雷未第之榮靖言僥倖之由實自生成之力德無所報感不知言竊惟選舉之公本朝為盛科條之備今日尤嚴凡群試于有司當守遵于成法未問詞章之工拙先觀品式之從違苟有一毫之差必為終篇之累惟時公諱尤異常規雖在

祖宗不致山川器幣之廢然為臣子當明澣勢秉机之嫌著之甲令以謹臨文之疑揭之棘闈以備入門之問倘律度之不中宜衡鑒之弗容自非詞華驚絕代之工議論知古人之正又安得特加拔拭曲賜甄拔既寬同飯之誅仍玷主文之選如某者伶俜無取坎壈教竒猥承簪紱之餘期紹箕裘之業念踵登桂籍者已三四世而不書雁塔者幾數十年幸兄弟之聯飛喜門庭之稍振願修世學益大家轂濫由鄉老之言來赴春官之試孺子不謹第約日而復期窮鬼

為妖復轉喉而觸諱問山犯名之二者猶有不  
學之愧書馬与尾而四者尚懷謹死之憂矧明  
見于條章乃自為于鹵莽深慮布韋之賤不勝  
鈇鉞之誅敢謂巨公曲成孤立畧去片言之失  
力收一日之長委墮甄于道中已甘絕望取焦  
桐于爨下實賴知音既援例于先朝遂飛章  
于清禁異恩俯及同輩皆驚雖不能豪奪于錦  
標然固已寵踰于華袞三神山上人憐不及于  
鰲頭千佛經中自愧得陪于驥尾退量叨冒良  
有寅緣茲蓋伏遇某官正始名流開元故老公

車謹議与秋霜烈日以爭嚴召駟重来快鳳凰  
景星之先覩假道蓬山之上主名蘭省之中凡  
屬品題莫逃藻鑑雖小善之占尤以錄盡收天  
下之英豪而斯言之玷不可為尤費筆端之造  
化遭逢若此稱報謂何某敢不痛自激昂益加  
詳謹對千人而不犯顏尚友于先儒號一莊而  
復荒肯下同于流俗誓捐頂踵以報丘山

謝試中教官除温州教授啟

就試棘闈復售綴文之技庇司槐市誤叨分教  
之官慙無黃絹之好辭偶中青錢之妙選幸踰

望表愧溢情涯竊以庠序之興人倫是賴郡國  
皆立王化尤先信公能修泮宮致一時稱其多  
士子產不毀鄉校蓋千載以為美談在西漢李  
唐之盛時有文翁常衮之循吏安蜀郡如東魯  
至司馬氏而昌其文化七閩如上州有歐陽生  
而為之倡是知自京師而首善亦必崇鄉黨以  
勵賢惟我 皇家歷參古制開學宮于四海延  
師席于諸儒慮捧士之或遺復設科而俾試攷  
之經以察其識命之賦以觀其材人寡鑒精禮  
優選遶教中有司之意必兼舉子之長如某者

術業空疎詞章孰敵受過庭之教敢言康焉之  
解願習雕蟲之工難及溫生之義手比幸登名  
于蘭省夫何困迹于銓曹念舊學之未蕪幾此  
途而妄進搯觚染翰是皆已試之才歛技趁風  
咸望非常之遇願如孱質乃与英游方期六鷁  
之退飛敢謂雙鷗之連中獲禹場屋之餘習復  
逃川縣之徒勞載維永嘉實名東浙鰲頭屢占  
在紛々白袍之間黌舍宏開無青々子於之廢  
苟非儒匠難主文盟好為人師素守孟軻之教  
此非子坐恐招有若之訛念得寵之過優復乞

家之不遠無非僥倖端有寅緣茲蓋伏遇某官  
旋幹化權主張吾道內治外治既陶萬國之太  
和小成大成仰贊一人之化育善類既歸于真  
宰危蹙尤累于洪鈞久憐書馬之愆歎收置于  
門下茲試不龜之藥偶獲与于選中亟畀除書  
實由大造某敢不益堅素履不負初心學不如  
務師曾何知于善誘教然後知困願敢忘于自  
強庶上副于春知以少圖于報效

回交代李教授啟

以下十五首温州教授任內

陪雁塔之題恍如昨夢叨鱣堂之選猥繼浚塵

荷委既之荐臨愧馳緘之已後恭惟某官性天  
夷曠才地高明筆陣推鋒得雋庠膠之彥儒林  
振藻飛英俊造之科尚淹三館之遊俯作諸侯  
之客一方士子固已樂吾教中當路薦書皆歆  
出我門下倚聞嚴名徑挹超除某託契已深承  
顏不遠此非子坐正慙温故之稱必有我師全  
賴告新之益

通添差教授王太博啟

賓興鄉國曾叨推轂之知客授侯邦尤得摠衣  
之使撫躬喜甚剡牘先之恭惟某官賦軋兩都

名高六館文章挽桂再登俊造之材閭闔排雲  
首上治安之策詔開言路章交公車英詞獨徹  
于細纒褒語寵踰于華袞先生入太學方將育  
天下之英才廣文獨冷官何乃為諸侯之賓客  
俯從新制大屈公言夙引仙舟雖覺三山之暫  
遠雲垂鵬翼會看萬里之橫飛某少欲傳家長  
而惜學開門覓句愧無壘白之稱仰屋著書室  
有醬瓿之誚項藉鴛章之薦遂叨雁塔之題不  
到七年待次之遲但喜一旦同寅之幸豈止日  
沾于膏腹要當力踵于步趨既非中行待我以

衆人方謹舊恩之報如使西河疑女于夫子難  
逃良友之訛

通太守曾吏部啟 連

恭審疏寵宸庭承流戾服凡若庇幄罔不欣愉  
竊惟左浙之奧區獨以永嘉為名郡人才俊發  
接王謝之風流地望推尊控甌粵之衝要海物  
惟錯生齒日繁屬歲事之多虞致天災之代有  
颶風駕浪萬衆為魚烈火焚燼一昔而燼八潦  
七旱田野無以為生九牧十羊吏民疲于奔命  
闔境告病源衷預憂正藉虞升卿為開錯節不



有龔渤海誰治亂絕既入奏于明光諒疾驅于  
達道恭惟某官乘珠照夜衡玉懸秋學自得于  
家傳美蓋由于世濟矧惟我 宋衣冠之盛無  
如魯氏闕閱之高閩嶠勲名藹相門之清議南  
豐術業擅昭代之詞宗未若子門卓稱江左弟  
兄輝映競馳雲間日下之名門戶熾蕃遂為澤  
底崗頭之族碩如偉望立上要津早瞻使者之  
星來近長安之日握蘭密勿銓衡無同滯之嗟  
聽棘平反囹圄有屢空之效暫送均逸亟畀于  
蕃將使官府復見于太平閭里盡銷于愁嘆取

齊國之政諒無五月之淹趣曹相之裝即聽三  
公之拜某學不知道才非掄人偶霑末節之名  
濫作諸侯之客敢圖會偶獲事賢明歡寒士之  
顏願託千間之履順下風之請敬持一瓣之香

通太守莫給事中啟濟

恭審榮膺宸誥起鎮戾邦瑣闥需賢將復甘泉  
之舊左符共理暫為滄海之行先轂所加衆聽  
皆聳恭惟某官學諳四部文擅兩科渾然金玉  
之相凜若松筠之操經綸自任直將舉明主于  
三代之隆雄挺不回信能立懦夫于百世之下

韜藏既久聞望益高獨由道以致身自結九重之知己紬書東觀徑躋瀛州學士之聯典奏南宮已有鳳閣舍人之樸上方修明號令鼓舞華夷爰念制詞思復深淳之體肆求卿列首推宏博之才俾代予言仍叅內相大述作多出其手豈惟復見于長楊近詔誥自為之文端款上規于姚姒還真螭坳之秘進趨雞戟之嚴更藉剛方之資為專封駁之寄危言造膝嘗有志于回天勁氣逆鱗曾不難于去國坐令時論之推重惜無諫列之拜章退安香火之祠自得林泉

之樂惟永嘉之古郡實東澗之奧區乃命承流以遂均逸一麾出守肯為顏步兵之詩五馬日隨姑尋王右軍之舊矧高門之名勝著此地之轂華南阮世官猶有甘棠之遺爰阿連客授尚存絳帳之餘風自聞成命之肆領惟恐使君之來暮山川改觀城郭增輝地控甌閩正有資于韜略道傳伊洛尤仰賴于範模第恐廊廟之資尤被冕旒之眷賜環在迹豈容皂蓋之行春視草居中復見金蓮之照夜遂聞大拜以佐中興某學不知方才非可用未料廁迹自憐書馬之

愆再試得官人笑画蛇之贅敢恨八年之家食  
第慚多士之主盟好為人師真成不韙此非子  
坐日惧弗堪仰千騎之昂來幸二天之在望飛  
鴻遵渚成歌姬旦之歸弓泮水采芹猶喜魯戾  
之戾止

通邵通判啟範

別駕功高夙仰穀華之茂廣文官冷幸依庇蔭  
之餘念行隊于趨鳧願敢稽于饋鯉恭惟某官  
風儀峻整政術高明試以劇煩并：有條而不  
紊遇諸盤錯恢：遊及以有餘矧是永嘉甲子

東浙地望控甌閩之要人才承王謝之流正資  
賢治中以佐明太守撫摩凋瘵振起教條稔聞  
五月之政成盡出二車之力贊少舒驥足不妨  
風月之平分入蓮鶴行會見雲霄之獨步某才  
非適用學不知方雖記問以尚疎在淵源而何  
有謬司芹泮偶及瓜時樂英才而教之固知非  
據事大夫之賢者尤得所依

通趙通判啟公侃

題仲舉之輿凜先轂于海嶠問馬融之帳竊大  
庇于雲天仰德既深溯風知幸恭惟某官派分

銀漢秀挺瓊枝撐腸富萬卷之書落筆掃千人  
之陣儒科振藻仕路蜚英排錯節于笑談破大  
觥于俄頃歌合江之桃李邑人猶見于去思依  
上幕之芙蓉府主但聞于坐嘯卷茲名郡密迹  
行都屬頻年有飢饉之灾况比屋被焚漂之酷  
公私窘匱民吏彷徨方欣郡政之一新更喜治  
中之昂至湖樓風月豈惟景物之平分春艸池  
塘會見精神之頓改來播海沂之詠佇歸禁闥  
之班某才不及中學非語上淵源無自敢謂好  
為人師教導未明政恐此非予坐不圖幸會獲

在忤蒙闔境傾心想望二車之風采冷官修敬  
預通記室之姓名

回錢錄參啟 伏

久矣向風恨無半面之雅茲烏聯事幸逢三語  
之英拜履非途捫心知慰恭惟某官清姿冰潔  
奧學淵深玉笋瓊彛壓倒千人之筆牙籤錦帙  
讀殘萬卷之書淮山小試于梅仙海嶠更煩于  
阮掾獄市無擾求賦池塘春艸之詩兄弟聯飛  
行維鵬鷲秋天之武某家傳雖久客授何堪喜  
聞都騎之來遂窈靈河之潤朋緘委貺驚珠璧

之暗投短牘陳誠愧瑤琚之匪報

回瑞安胡縣丞啟

一行作吏敢興獨冷之嗟再轉為丞喜見真清  
之彥高詞先辱謙德有光伏惟某官澤底名家  
雲間妙譽仕途詳練兩淹黃綬之司薦口瀾翻  
果上金果閨之籍謂宜濶步徑登要津稱雨道  
晴又聽下邳之論事哦松掃竹不妨藍水之風  
流預想登仙由茲假道某官遊無取客授何堪  
騎驥方來將快爭先之覩緘書敬達少陳未見  
之心

回陳司戶啟 倍

芹宮客授慙博士之不治槐笏宦遊喜參軍之  
稱絕聞風久矣拜賜驩然某官理窟精深詞源  
淵奧早射廣庭之策合窺藏室之書誰謂偏州  
乃淹賢掾俸錢寡狹固非京兆之念珠曹吏事  
精明共看琰之霹靂手高如許迅名何疑某行  
遂同寅庶幾承教日候入疆之告忽驚將命之  
臨廣文冷官雖有穀名而何用孟公尺牘但知  
藏去以為榮

回前寧海沈主簿啟 興傑

沈在秦師垣館下  
登第后駁放不復仕

竊伏海隅久壓斗南之譽宦游仙里屢聞月旦  
之評首勤車騎之臨門更有文書之銜袖勞謙  
過矣自視缺然某官涵泳聖涯翱翔藝苑振三  
都之鼓吹韻五典之笙簧漢閣招賢貴人欲出  
我門下堯堦賜第天子謂入吾選中一官猶恨  
于棲鷲萬里忽嗟于退鷁雖當邪正初分之日  
乃有疑似難明之人顧得喪苟無愧心雖聖賢  
未免流議沮魯如臧氏之子能使予不遇哉于  
齊主侍人瘠環好事者為之也科第空傳于拾  
芥功名高視于浮雲收還四海之虛殼自作一

鄉之善士尋伊洛之故步窮涖泗之遺經仰屋  
著書期立言以俟君子閉門覓句推殘膏以丐  
後人坐歷十年事更幾變沉舟而閱千帆之過  
剪翮而看百鳥之翔公論自明識者增嘆紛  
餘子蠅營雖見于復還落：高懷馬喪安知其  
非福然而休期難再大器晚成毋忘結綬之心  
當起據鞍之志某晚生無似客授何堪久懷望  
履之私未遂升堂之快掩闔掃却素欽靜退之  
風忘年定交猥及庸虛之子焉有瓊瑤之為報  
但驚珠璧之暗投誦廣文官<sub>令</sub>之詩喜遇同襟之

客讀東陽郊居之賦會求撫掌之歡

回永嘉徐主簿啟 總

孺子名高方屈臨于簿領廣文官冷乃光辱于  
緘滕摛詞粲然為禮過矣伏惟某官學耽八索  
識洞九流提筆以赴文場前無堅敵彩纓而遊  
帝所自致魏科精金百鍊而愈剛良玉三獻而  
後售宜在瀛洲之選往觀藏室之書俯就寫樓  
尚淹鵬運高士不為主簿雖曰徒勞君子不卑  
小官何妨行志會聞妙擢徑上要津某晚出無  
聞散材焉用黃卷自樂豈敢好為人師絳帳方

開正恐此非子坐獨幸佳郡素多賢僚康衡鼎  
來可共說詩之樂鑿齒一詣便勝讀書之功

回瑞安林主簿啟

宦游伊始方淹枳棘之棲客授無堪徒愧蒹葭  
之倚先穀竦甚華翰先之伏惟某官人物粹夷  
天資爽邁寶甘棠之芴自有家風讀牙籤之書  
盡傳世學卜試句稽之職倚看趣召之行某久  
矣聞名茲焉同事高士為主簿固知公議之未  
平廣文獨冷官但喜踈蹤之有託

回平陽李縣尉啟 煥

登漢庭之第猥繼英游訪吳氏之仙更逢隱吏  
方謹先轂之伺遽勤華翰之頒恭惟某官學有  
本原辭無枝葉論議醇正所得盡自于名儒氣  
貌粹溫不問已知其長者騰蹕合登于要路酸  
寒乃就于尉曹不已警捕之淹會膺召對之寵  
某家傳雖久客授何堪逢君子之僚已伸素願  
篤年家之好尤激義風

回郡庠職事啟

冷官無取豈敢好為人師佳士有聞不當列于  
弟子伏惟某人性天俊茂才地高明玉笋瓊盃

壓倒千人之筆牙籤錦帙讀殘萬卷之書三年  
已見于驚人一第何足以溷子倚觀奮發自致  
功名某久矣聞風欣于識面辱貽書之加寵款  
陳義之甚高喜荷之私敷宣罔既

通交代徐教授啟

嘉言

讀雁塔之題久欽聞望典鱣堂之教獲与交承  
既慙揚批之在前敢俟及瓜而受代通名伊始  
修好在茲恭惟某官學造聖涯文高藝苑評彼  
處士孺子宜當為先求之古人有功未見其比  
能似鼻祖今惟耳孫既已飛英轂于千佛經中



固宜追俊游于三神山上何為歷歲時就冷官  
惟此邦餘王謝之風而多士知伊洛之學正有  
資于模範俾亦究于淵源君子之育英才是誠  
忻樂諸公之登臺省會見同轂其風味家傳偶  
叨客授望親庭于咫尺較吏考之毫釐日異先  
轂得遂歸歛之志願瞻清峙用寬仰止之心

謝除刪定官啟

投誠恩地倍煩大治之陶鎔定法清朝俾與有  
司之筆削密附轂光之末親承約束之嚴榮喜  
交深凌兢采甚竊以國家備百王之制章程垂

萬世之規小紀大綱秩然有序竒請他比或以  
滋彰肆當核實之朝爰舉久虛之典宏開書局  
共議邦條上勤元老之尊坐摠群言之首假刪  
詩定書之目以名其官凡摩研編削之流可知  
其選豈容濫吹有玷知名如某者才不遘時資  
非近道雕蟲何取謾成章子之虛聲書馬有愆  
几作詞場之竒崇敢嘆十年之不調但知三省  
以加工德之不修學方圖于為已斯未能信仕  
豈專于為貧乃因客授之行益究家傳之旨力  
考淵源之雨自務求數學之半功抱素志以自

自憐度此生之不苟竟緣色養來叩化鈞璞三  
猷而孰知鼠五技而成拙屬正人之登用矜寒  
士之滯留謂當在藥籠中必歆出我門下誦佳  
句于百僚之上有味其言待長綆于千仞之難  
不遺餘力卒令弱質亦入化爐雖知隔仙府之  
几塵猶使及天朝之連化造承人之獲廁英游  
自為之謀不過于此茲蓋恭遇某官主盟公道  
厚禮人材翊贊九重不顯泐綸之用精白一意  
曾何遠莫之容然無私乃能成私惟不德是以  
有德始弟兄之不振荷造化之特深之遴顯以

文之厚著以功敢言兢爽公山用于前正禮擢  
于後實出殊私某敢不益勵廉隅進修職業舉  
數事以塞詔何敢自欺慕國士以報恩豈容弗  
勉

回唐狀元啟駢

清禁傳鳴喜聞第一之選長牋委貺更驚駢四  
之工恭惟某官學富三冬才優六館馳雋轂于  
藝苑承一門詩禮之傳奉大對于昕庭為四海  
英雄之冠賢闕增氣里社重輝盍從臺閣以問  
津會見功名之發輒某頃由殿幕先揖辭華待

尼父于季孟之間愧文衡之非據舉公孫為賢  
良之首仰天鑒之獨高敢意謙撓反為巽謝

通浙東安撫李叅政啟 彥穎以下九首通判台州任內

便親求外仰蒙化筆之餘貳郡之官適在帥垣  
之下依仁有自稟令無諱敢修大府之恭庸効  
小夫之智恭惟某官與邦哲匠名世真儒以平  
生不欺之心為古人有用之學澄之不清清之  
不濁儼然公轉之資來非可招去非可麾卓尔  
朝廷之望至公待物直道持身辭色不以假人  
毀譽未嘗經意上以此信于人主下以此服于

衆心久為朝夕論思之臣遂登夙夜宥密之任  
進參政柄實領宰司豈惟奉養之微曾不改于  
儒素若其酬應之確了無間于戚疏苟曰才能  
各隨器使雖有浮競自應意消故國是不容動  
搖而朝列為之肅清坐鎮雅俗遠追謝安石之  
賢共致太平咸望楊公權之相既明且哲善始  
以終出殿大邦寵分秘殿七州訟理民忘恨于  
田里之間數月令行人自得于湖山之外雖少  
留于蓬島曾不遠于長安會聞袞繡之歸亟正  
鈞衡之拜某登門最晚辱春惟深涉筆金科願

何知于八律兼官玉牒曾弗措于一辭叨陪典  
領之嚴備費生成之造會聞半刺許置外員幸  
下考之再書授新制而三請匪蒙深照安得此  
行望故里以非遙奉安輿而在即獲承菽水之  
養盡出丘山之息展驥無堪徒以負乘而增愧  
登龍未遂尚須假事以有行愛日方舒寒威時  
勁願為宗祊之重益精茵鼎之調

通吳給事啟帶

甘泉宿望久懷晞驥之誠別乘贅負喜有龍門  
之便敢修柔削以代先游恭惟某官命世偉人

奕邦哲匠才雄萬夫而持之以正名滿四海而  
取之甚廉出入兩朝周旋三紀選部賴典銓之  
鑒瑣闥高批勅之風劇寄屢分外庸尤著侯邦  
訟理民舉安于田里之間帥閫令行人自得于  
湖山之外掃蠹原而略盡清狡究以一室不惟  
雨去以見思抑使雨居之官大乃守東山之志  
屢贖彭澤之辭均逸祠庭猶俾斯人之有望告  
歸神武直將与世以相忘容与千巖之中傲睨  
群物之表凡烟霞勝絕之地皆杖履經行之區  
下流水而上青山固知是遶身赤城而名絳闕

豈得長閒况資元老之壯猶將任舊人而共政  
丘壑臯夔衣冠粟許民具尔瞻股肱蕭曹腹心  
良平公其母遜某晚生無似薄宦徒勞涉筆金  
科倏更三載兼官玉牒弗措一辭惟父母之年  
益高念菽水之養多闕偶逢新制適契初心得  
請治中將遂迎親之樂強顏負外未知貳郡之  
方幸門墻之是依信典刑之斯在使獲附毅光  
之末如見古人倘粗傳土苴之餘願為弟子炎  
威方熾仙隱獨清願茵鼎之茂調為宗祊而自  
重

通韓運司啟彥質

伏審拜恩天陞將漕日畿龍馬負圖久寓遂嚴  
之直木牛輓粟允資幹運之才凡隸部封舉深  
拊蹈恭惟某官乘珠照夜衡玉懸秋赫、元勳  
具載昇彝之刺言、餘烈尚存帶礪之盟仰昆  
季之璜翔見門庭之益振竹樓赤壁增大江形  
勢之雄構李嘉禾備近輔恩威之洽剔蠹源而  
俱盡掃狡穴而一室齊民欣冬日之溫老吏凜  
春冰之薄矧是外臺之重適當虛席之初肆求  
能臣乃擢賢守借一州之歛惠俾列郡以觀風

問津清禁之途接武斯朝之列致身自奮行與  
嚴徐之褒活國有謀小試管蕭之亞不勞鞭朴  
坐致錢流使登簪橐之聯俯慰縉紳之望某行  
能無取學術尤踈涉筆刑章顧安知于八律與  
名史牒曾弗措于一辭唯親年之益高念色養  
之多缺偶逢新制求倅偏州乘馮雙鳧顧何知  
于多少懸疣附贅造有愧于駢枝莫知閔決之  
宜幸屬按臨之下願廣萬間之大庇俾雷几里  
之餘波展驥何堪徒以負乘而興嘆登龍正阻  
尚須假事以有行

回王主管啟 銖

東閣同趨曾蒙傾蓋南州半刺首辱飛緘瞻高  
隱以非遙荷謙光之過厚恭惟某官神鋒秀整  
筆力縱橫允紹家聲善寶甘棠之芻親傳世學  
盡讀牙籤之書盍上亨途以攄雅志依芙蓉于  
邊徼俄賦歸來奉香火于仙都姑為自適正恐  
精金之價定不容美玉之積藏某佐郡無堪望  
門自喜屬暑行之疲甚媿瑤報之闕然

回寧海楊知縣啟 烈

蝕粟周行力圖補外贅員別乘恩許便親喜同

事之相依荷貽書之先辱伏惟某官詞場前輩  
聖世名流棲枳海邦藉甚一時之望采芹泮水  
盍從三館之遊尚為墨綬之淹小駐青雲之武  
循良所在登用可期惟慕用之已深喜瞻承之  
伊迩縱橫老筆嘆才氣之增雄蹀躞征塵媿報  
章之弗稱

回石司戶啟 宗昭

聞公子之名踰于十載識荊州之願始自去秋  
既服持衡之公更蒙傾蓋之好茲采佐郡深喜  
為僚素知三語之無同未省千人之小異何貽

緘之先辱審泐檄之將歸喜不自勝言何能盡  
伏惟某官學期千古用適于今高挹儒科振家  
教于奕世首為戶掾贊郡政者累年豈容州縣  
之勞會登臺閣之選君既不為駢儷之諛語我  
亦敢言去就之私心自惟不堪願將焉用三尺  
所出四年其間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詎敢論古  
人之懿往而不返入而不出要皆非吾道之中  
惟親年之益高愧色養之有闕每切望雲之念  
懼乖愛日之誠幸下考之再書援新制而三請  
置之員外處以治中豈求半刺之優正恐負丞

之誦玉川之異自異或恐未然蒙莊之才不才  
未知攸處既逢直諫之友良佩切磋之規賀下  
之先請益為便凡此地當知之事与平生有用  
之言不鄙其愚願悉以教

回添差錢節推啟慶祖

處以治中自慚無用置之員外所向適同喜傾  
蓋之非遙荷貽緘之先辱伏惟某官家毅赫矣  
性地純明早聯紳笏之華未快雲霄之武六月  
而息歎為擊水之遊三年不鳴必有驚人之舉  
暫煩婉畫來佐賢侯不移桑梓之邦徑入芙蓉

之幕會聞交薦別遂超遷茲叨佐州甫及視事  
一咲莫逆俱為駢拇之流同官為僚尚恃斷金  
之義

回寧海方知縣啟杲

附驥同登恍如昨夢飛鳧來下息聽先轂方慙  
佐郡之無堪深喜為僚之有託伏惟某官性資  
通敏問學邃深屬辭甚工屢得文場之雋送政  
何有寢蜚仕路之英既通籍于金閨聊假途于  
墨綬惟茲海縣在四明天台之間久矣邑人有  
卓茂魯恭之望矧叨末契尤切寸心辱華翰以



過優愧短章之匪報

賀明州范叅政啟 成大

恭審詔起柄臣權分制閫九重前席方深共政  
之圖千里寨帷暫屈于蕃之寄山川頓改號令  
昇新凡屬按臨舉增抃舞恭惟某官儒林師表  
聖代宗工英主有為出際五百年之運嘉謨允  
合遠超九萬里之程羽儀天朝金玉王度橫綸  
秘掖追還盤誥之風抗節殊隣平讐戎夷之氣  
威名日著宸眷隆謀元帥于西南愴皇靈于  
徼塞令行八桂世稱伏波銅柱之規澤浸兩川

人服武戾羽扇之畧進叅駿嘏光輔太平遽辭  
丹陛之風雲高蹈石湖之林壑奉身而退與世  
相忘屬名藩弄印之初喜元老賜環之速首領  
帝綍併護瀛壖姑為試馮翊之行了無薄淮陽  
之志仰體 皇上憂顧之重俯矜民生凋瘵之  
餘叱馭徑行不待東方之千騎望塵雅拜欣逢  
刺史之二天傳鎮撫之先轂極撫摩之至意史  
民相賀知有所依旬月之間坐以無事輕裘談  
笑澄瀚海之驚瀾健筆流傳播雞林之佳句盡  
消愁嘆倏交謳吟諒課最之易聞恐公歸之難

緩台星兩、重觀齊色之祥泰山巖、式副具  
瞻之望某夙叨鑪冶久去門墻贅員于茲阻奉  
維桑之敬賜履之下實云擊柝之聞尚為假事  
之謀少遂趨風之願敢憑慶牘敷叙勤誠盡載  
靖深薰絃和暢祈為冕旒之眷益精茵乙之調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五十八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九

四明樓 鑰大防

啟

謝除宗正寺主簿啟

容臺列屬方驚出命之後天宗寺勾稽更許引  
嫌而易地事應如響人以為神倍煩致曲之私  
益戴不貲之賜伏念某頃持孤迹入玷周行叨  
金科筆削之司三歲于此与寶牒討論之未貳  
職最優念親年之益高思色養之多闕偶逢新  
制幸遂贅員天台四明喜家山之在望治中別

駕奉菽水之餘歡甫更二考之書復捧三州之檄苟逃吏責來赴朝參登先範之門始尋故步索長安之未甘作畸人素蒙一顧之隆重辱千金之諾屏身逆旅妄意洪鈞不圖信宿之間忽被生成之渥方群才之競進或累月之曲留是何庸愚首勞記軫俾居制作之地得以周旋其間雖公府無私諱之可疑而人子有至情之當隱范蔚宗謂郭泰為太司馬遷以趙談為同彼雖千載不刊之書亦有一時隨宜之例矧逆先正有近比而律經端為此文非敢為循牆之恭

姑以避入門之間荐勤敷奏許以徇私再窺天派之慶源恍若華胥之昨夢輕舟浮海方虞風引于三山零雨自天終賴雲興于四岳茲蓋伏遇某官聖時間氣王佐真才進退百官而坐廟朝悉從公論總領重職而稱上意專幹化權矜雁塔之舊題惜龍門之下客遂由遠外徑被甄收某敢不仰首厚恩服膺高誼况獲居典領之下尤得附轂光之餘譖磐石之宗益加修纂圖國士之報誓竭疲駑

通温州交代沈唐事啟 樞

以下二首知温州任內

偃藩滄海真有古方伯之風易鎮溫陵庸示東  
諸侯之勸乃容賤子獲繼後塵敢言一月之間  
再辱五雲之貺撫謙甚矣揣分悚然恭惟某官  
學貫九流氣高八表天分已超于凡品心傳自  
得于遺經嚅道真泳聖涯信師友淵源之遠穿  
天心出月脇仰文章黼黻之工首振臺綱早膺  
睿獎游居宰掾遂陟禁途儲寮推高皓之賢朝  
望出漢庭之右粵逆壯歲已著外庸使節帥垣  
壇威名之猶在閩山江國懷惠愛以如斯獨瀛  
壖未識于旌旄故上意特分于符竹教條所及

掃狡穴以一空政務日清剔蠹原而歆盡暮年  
而交百堵皆興精力如黃穎川而事不煩方畧  
如薛馮翊而用自省撫摩多暇賦詠流傳繡口  
錦心在昔接王楊之舊風樓月觀送今齊沈謝  
之名忽傳聖詔之頒更與泉麾之重佇聞歸奏  
別拜褒遷刺史之為三公盛存故事人主之論  
一相用佐中興伏念某晚出無堪冥行自信當  
血氣盛強之際不能大雨居之官矧父兄憂患  
之餘豈復有敢為之志茲叨郡記遽迫戍期雖  
懷烏養之私未識牧民之體仰惟舊德常拜下

風庭內芝蘭已見朱幡之賢守門前桃李居多  
黃閣之名臣望重儒先年為父行退慚孤遠敢  
謂交承瞻之在前知堅高之可慕矐乎若浚豈  
奔逸之能追尚須修敬之初躬請告新之益暑  
風清潤燕寢邃深願精茵鼎之調仰副冕旒之  
眷

回端安吳知縣啟 敦義

朱轡就道未知郡太守之宜墨綬臨民正須邑  
大夫之助同寅為幸良覲非遙伏惟某官璧水  
勝流桂林秀士締章繪句蚤騰場屋之名錯節

盤根尤藹簪紳之譽尚淹濶步俯就徒勞已報  
政于羅川更字人于安固一同何幸獲依明府  
之仁三異有聞行應清朝之選某踈愚自信憂  
患何聊忽為双旌五馬之行款訪孤嶼中川之  
舊人情物態雖曰素諳吏事邦條正資協濟曾  
未馳于尺牘乃先辱于朋緘欣荷良深敷宣罔  
既

回沈主簿啟 興傑

別十五年願復為李君之御官二千石又獲在  
鄭公之鄉入境云初飛緘未暇不圖前輩先辱

英詞伏惟某官厚德鎮浮高風立懦蚤勤學殖  
視富貴若易然晚悟性空置功名于度外笑孟  
嘗之下客為羲皇之上人以濟南伏生之年抱  
西河子夏之疾隱居求志之士吾見其人焉耄  
期稱道之賢蓋僅有存者行見鶴書之聘仍加  
鳩杖之扶乞三老之格言為千載之盛事某頃  
因客授獲與英遊茲叨銅竹之分方厚金蘭之  
好拔薤一本惟忠告之是求束帛十端惧寡聞  
之貽請敢俟及階也而相師冕便當綴牀下以  
拜德公

回楊秘監啟萬里

某猥自佐庠謬參外府兼史牒討論之職皆英  
躔吹借之私垂問甚勤撓謙良渥再念一登未  
第曾因公諱而退飛三入容臺率以祖名而引  
避雖曰周人事神之義亦惟窮鬼轉喉之妖敢  
因修謝之餘併發自公之榮瞻依益切感叙奚  
殫

回王原父主簿啟洙

頃傳新作慙妄正于唯黃茲荷勞謙喜再來于  
尺素志期遠到學有雋功曾日月之幾何覺詞

章之頓進伏惟某官才由天與業本家傳孔鯉  
過庭素佩學詩之訓相如入室肯希用賦之圖  
既決世科寔登宦路移平昔窮經之力為一時  
應用之文今日侍親既供子職他時過主可代  
王言尚云老馬之智專不鄙雕蟲之技小謂白  
圭之玷固曰可磨而清濟若毫豈知無有不量  
衰朽輒指纖瑕非惟款補于聰明抑亦願加于  
砥礪今則下語俱當屬聯更工回念舊編如出  
兩手雖未至飄飄凌雲之氣然已有咄咄逼人  
之風盱衡以觀刮目相視要知駢儷之有體不

必怪竒以為高既不當窘于邊幅之間又不可  
施之廊廟而駭文從字順意足氣全苟進學之  
未央諒蜚英之有助君如斲輪者須得手而應  
心此若持衡然懼俯首而至地果或亮我尚惟  
勉旃

回李希岳先輩啟 詢伯

澤底名家素聯粉社雲間俊譽未覩芝眉辱華  
翰之光臨喜高詞之初見伏惟某人天資近道  
學力過人繡口錦心期赴功名之會金昆玉季  
已蜚場屋之聲豈大才之未逢何小敵以猶怯

然焚舟而進者有決勝之志手劍而盟者乃敗  
北之餘試者今日著朱乘馬之流多是前舉點  
頭暴腮之輩會見出一隻手竟當取第二籌歎  
大振于家風唯益修于賢業自慙朽拙莫助掀  
騰輒馳緘以附燕足之還方洗眼以俟龍顏之  
選

回張子安教授啟

謝作辨虛跋

虛以擬元仰儒先之述作言不盡意異學者之  
發揮惟後世之子雲有本朝之君實探賸索隱  
著書立言頃尚多于闕文旋獲逢于全帙盍丁

年得之張御史之手謂蜀本出于范太史之家  
且言合慈水之時親魯觀德深之說既逾三紀  
始遇一編專窮象教之微備見淵源之蘊輒伸  
末議具載舊聞初未有衍義之篇故尤欽于絕  
識及今見發微之論乃盡掩于前功念其生不  
得用于時賴有此可少見于世况家傳之甚的  
實鄉義之所推掠而有之忍亦甚矣不勝憤懣  
併為辨明豈惟慰九原之英抑亦表一介之善  
伏惟某官義尊泛祖力取世科知與學之有來  
發幽光之不泯懷問一得三之喜極駢四僮六



之工荷意甚勤非吾敢望藏于屋壁何殊孔氏  
之環報瓊瑤徒愧衛人之厚

回上虞杜君昆仲啟

伯氏決科出世真成于一佛華宗積慶克家又  
見于二難琴劍踵門文書銜袖大篇見憐才之  
切長笈知種學之深陳義甚高擣議似過有如  
衰悴自揆庸踈論道德則虛負于初心言文章  
則難追于古作徒勤盛意祇益厚顏尚冀融明  
均垂孚照

回陳勝私先輩啟

謁次通名初喜見秀公之裔世家論契乃知為  
侍講之門握手定交傾蓋莫逆伏惟某人父書  
素讀天分更高盤萬卷于雲夢胸中巢四松于  
康廬山上及見開元之故老尚聞正始之遺音  
古事今事問無不知儒家道家應皆如響稍窺  
新作嘆溫厚尔雅之文側聽高談真直諒多聞  
之友言誠可用學有自來蚤負俊毅盍是崑山  
之片玉晚甘肥遯竟成滄海之遺珠退念少時  
熟聆慈訓遭虜兵之肆燬寓家舍以偷安荷先  
正之相求闢教椽而共聚窮百家之奧旨信一

代之偉人三紀以還上未過于仲舅交臂而失  
恨不拜于下風豈謂莫年得逢賢嗣自幸無涯  
之樂且聞未見之書游邊忽作于宵征訪別更  
屋于夜辱餘生能幾再見未期相送仙舟第有  
加餐之祝會送練藉式觀破賊之章

回翟司戶啟 大正

服忠惠之英名固已踰于四紀聞孫曾之競爽  
曾未識于一人喜戶掾之鼎耒撫衰蹤而自幸  
伏惟某官家傳未遠天分更高書讀五車多是  
牙籤之舊仕因三語密參連幕之遊諒無煖席

之溫即有交章之薦杜門老矣承問欣然倒履  
相迎及見故家之人物揮犀晤語尚傳前輩之  
風流

回劉監場啟

客授仙鄉夙聞俊譽屏居海嶠喜听先轍知望  
履之匪遙荷飛緘之下及伏惟某官性資純厚  
問學邃深毓秀簫臺真得江山之助策名楓陛  
榮登將相之科宜徑為結綬之行乃俯就熬波  
之職時則可矣君其升乎退念衰蹤再瞻英峙  
回思三紀知故舊之幾何來共一樽庶咲談之

莫逆

回奉化趙縣尉啟 不鳳

居閑已久喜逢梅隱之來投分素深知是雪齋  
之子貽緘先辱修報何遲伏惟某官挺秀天枝  
傳芳祖烈翩々佳公子稟資固自不凡顯々世  
豪英游宦已知自立暫宣威于綵棒會接踵于  
青壇舊識二難又起一尉輕輿徑造豈惟桑梓  
之必恭先壑相望正尔松楸之有託

回曾簽判謝復官啟 榮

賢者受誣輿情久鬱聖恩幸復公論終明方深

贊喜之私乃勤言謝之寵伏惟某官世傳清白  
政本廉平蚤通籍于金闈旋字民于花縣方政  
譽之旁達俄毀言之上聞乃以軋戾之愆重為  
白圭之玷叫閤徒切款復雁門之躋投匭莫伸  
屢索長安之未忽聞昭雪盡釋猜嫌首異故官  
遂登上幕自此升矣已知復玷缺之難惟其有  
之行遂赴功名之會比傳邸報尋辱郵音荷雅  
眷之未忘愧無辭之不敏容々多福固匪吾人  
之當言皓々易汙願全君子之終吉

回賀致仕啟

頃自投閑已作終焉之計迨茲告老亦惟仕者之宜况平生不敢為高至今日自應知止過蒙褒拂深荷謙勤及神虎桂冠之年幸酬素志若龍馬負圖之直實出誤恩方此控辭未遑叙謝敢輸微悃以報先施

回西安高寺丞啟 文善

七旬得謝方拜君恩千里貽緘仰欽友誼誦高詞而增嘆拊陋迹以何堪某仕本為貧才非遠用數竒命薄何望寵榮年除歲遷寢踰涯分積有妨賢之媿遂叨宰郡之行自頃投閑已作終

焉之計逮茲告老亦惟仕者之宜奉母九齡都無外慕執喪三載苟幸生前偶當納祿之期始上叩閭之請平生易足非敢為高今日既衰固應知止俞音初閱遂過神虎掛冠之年誤寵太優乃有龍馬負圖之直控詞弗獲修謝頗稽不圖搗謙俯加贊喜伏承某官曲崇鄉黨不倦詞章能于劇部之餘閒俯念陳人之末路予之題品賁此衰遲來日無多但欲堅杜門却掃之志褒言已甚詎敢為驚世絕俗之誇矧災星之尚存致宿恙之不已軒裳俱脫既無是中有鬼之

嗟藥石弗靈未見其效如神之速呻呼一榻之上  
荏苒再再朔之餘舊學已忘豈知雕琢之習報  
章自勉慚非駢儻之工何足拜嘉遙堪取笑幸  
投吾海毋玷文盟

回劉校理啟元剛

中宏博之科夙聞令譽陳治安之策首見雄文  
喜承秘旨之異除乃辱私門之謙謝摛詞甚麗  
陳義尤高伏惟某官胄出相家名標學海牙籤  
象軸讀殘萬卷之書玉笋瓊盃壓倒千人之筆  
始膺妙選徑上周行給札北門大明當世之務

紬書東觀更用先朝之官忽蒙駢麗之工尤見  
淵源之自惟我宋文辭之盛掃晚唐風格之餘  
楊劉始以藻麗擅名歐蘓惟以才氣獨步後來  
爭奮分派浸差凡詞采之有聞或雕鏤之未免  
不圖晚景獲見勝流洗未習而一空視前良而  
無愧何有報酬之稱第知藏弃之榮

回真正字啟德秀

給札北門首閱治安之策紬書東觀先勤駢儻  
之文退視歎然勞謙過矣伏惟某官乘珠照夜  
衡玉懸秋宇量弘深吞雲夢者八九胸襟宏放

貯文字之五千連中異科徑登左學茲更化之  
云始以急賢為最先落筆萬言無非當世之務  
奏名九陛遂結明主之知擢處道山尚迂俊軌  
雖百家之富未及于盛際而四部所蓄孰比于  
秘藏嗟朽蠹之日侵亦校讐之几廢倘絕意軒  
冕之進能垂情竹素之間竭其心思磨以歲月  
豈惟辨正于訛舛抑以多益于見聞遠業采昌  
貴名增重此時冊府共推為行秘書他日玉堂  
信可謂真學士有如衰朽喜見豪英頃聞禮闈  
之言頗以里俗為念知所存之甚大致相与之

尤深強飾蕪詞以酬雅眷文不足採意或可通

回趙昌甫監嶽啟蕃

書寄鳧飛喜見章泉之姓氏亭名魚計可觀小  
字之賦篇驚二寶之俱來顧千金其何算伏惟  
某官學耽八索識洞九流雖離鄭圃之居猶是  
趙家之玉舊傳文獻不知幾世淵源時出詞章  
自然一種風氣流傳寔廣慕用良深恨無羊面  
之恩忽往五雲之旣惟上饒夙名于佳郡而南  
渡尤多于寓公東萊文清之重名典刑斯在南  
澗稼軒之妙語酬唱相從接締繪之王楊為衣

冠之巢許到霜降水落之後擅日光玉潔之稱  
不圖加念于陳人使得遠沾于賸馥某倦游既  
久得謝重来慚共政之無堪嘆妨賢之已甚屢  
常求去猶苦留行陽杲其未光首肅大昕之  
謁景翳以將入尚通殘客之未當血氣之既  
衰以筋力而為禮心存北闕款報未能日薄西  
山不歸何待况茲踰七望八之際安有駢四僂  
六之工猥以蕪辭妄希雅好曾不盡意無以為  
顏

回張伯修結交啟 汝礪

貴賤雖殊無不湏友以成者交遊當謹必先擇  
善而逆之愧我非才誤君求契惟朋友實為士  
之急務故古今以脩人之大倫不取乎挾有勲  
挾貴挾賢每求夫友多聞友直友諒是以合志  
則一旦傾蓋如故或至興思則千里命駕而行  
道義所存器重如此古人混去不返俗子紛  
々何足云倚貴勢以為山視貧交而如土平時  
相遇雖款誠為盡小物所動則仇隙頓成經一  
死生因以知情者多矣臨于利害賣而取寵者  
有之豈能無媿代木之詩固已不勝谷風之刺

悵聖賢不可跋而及顧風流孰能坐而還舍君  
其誰當今何遜伏惟某官勃率為理窟慷慨真  
人英器大難容反為下士所咲才高無用直以  
巨儒自期思得同志而与之偕遊故凡庸材俱  
不足為互肯許陳餘之刎頸未逢茅氏之殺雞  
遇无益之友朋過輒忘其姓氏時唯公琰威重  
有守獨与祖希情好日隆同心之言臭如蘭樂  
則生矣君子之交淡若水久而敬之惟情不可  
間而踈故人皆歆得而友退量陋質敢廁英游  
初期蓮社中不許謝生居其列豈意竹林下乃

容向秀預其流畀以雄文深為縛禮咳唾已成  
珠玉寶擲地當作金石穀實昭盛德之過謙益  
使小人之不稱某區々何教断々無他雖相詎  
一望之遙恨未諧半面之雅佩聞高誼日久矣  
豈若吾身親見哉將抱季任之幣而願交于下  
風乃盡嘉賓之心而冀成于後進某敢不竭愚  
者衆慮之得裨上性就學之明終身无愛于炎  
凉一節不渝于風雨同自同異自異吾懶為玉  
川子吟我用我卿用卿君毋作庾中郎語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九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六十

四明樓 鑰大防

啟

代賀魏王判明州啟

以下十五首代先公二部

恭審顛冊中頒价藩易鎮任隆分陝力推大國  
之王宗茂強周咸仰吾君之子傳聞四達驩喜  
一詞恭惟某官度席璿源輝分寶緒天球不琢  
中全溫粹之資金鑑洞開外廣精明之照為善  
深知于最樂退朝有若于無憑節旄兼兩鎮之  
雄劍佩願諸侯之貴啟封安化旋賜履于大名

出殿宛陵復分麾于東角靜練方輿于佳句昔  
襦已沸于歡謠遵海而南振元戎之號令自江  
而左分 皇上之顧憂先轂所臨疲俗昏慶未  
聽教條之施設已蠲閭里之嘆愁不知官高卑  
澤藩維而增鞏弗違顏咫尺未休聞于無窮某  
連蹇孤生衰顏末路為郎粉省屢陳過革之忠  
假守蓮城尋竊乘輅之遣偶緣瓜李之避苟安  
桑梓之居方茲需制暮之期敢意忝戚藩之屬  
二天在望分甘此日之杜門廣廈俱驩尚幾它  
時之曳尾

代賀史丞相啟浩

恭審顛膺帝制榮正台衡總宥密之大權兼文  
武之重寄華夷震疊朝廷尊嚴恭惟某官有王  
佐之才負宰相之器開天闢地際千載之亨嘉  
旋軋轉坤贊一人之號令轂動四海禮絕百僚  
豈惟崛起徒步以至公侯所謂優游都城以取  
卿相自星即在列已依前位之星及月寺為卿  
又達重輪之月惟舊學甘盤而帝心久矣簡在  
故爰立傳說而自論猶以為遲進既攀于龍鱗  
歸得承于鶴髮老萊子以綵衣為戲豈若衮衣

之榮太夫人乘輕軒而遊寧及魚軒之貴增二  
府之門第破四明之天荒由古以來于斯為盛  
然而位望益重身名俱榮正有相須致太平之  
心又有高拱操成功之意京洛願王化之復縉  
紳異公道之行三軍五兵之間既至于廟堂一  
日萬机之務又賴于帷幄蓋春秋責賢為甚備  
于丞相得君為最深當此秉鈞之時宜遠投机  
之會繼伊周之事業用克舜其君民自然極中  
原故境之人追尚父中書之考某老于州縣辱  
在泥途惟能守分以固窮尤拙乘時而射利劉

尹知己雖自知而弗如荀令進人將不進而無  
已仰啣恩施親見盛時聽白麻于九重深喜綴  
鵷行之後磨蒼岨之千丈會當觀鴻烈之成

代賀葉丞相啟顯

恭審渙號大廷晉班左揆外領机庭之重兼提  
史筆之嚴宗廟晏安華夷震疊竊以宣王興周  
道允資元老之壯猶盤庚告商民必任舊人而  
共政蓋功名滿人視聽故用舍為國安危况寢  
兵措刑方極帝王之盛將擢士 率以為將相  
之儲矧惟宗工嘗參揆路遠姬公于王室何以

使四方之迂衡置裴度于巖廊自足使西河之  
聽命亟登上宰庸副具瞻恭惟某官正色立朝  
精忠許國自任天下之重深結人主之知持論  
弗阿笑首鼠兩端之陋居官不苟掃狡兔三穴  
之姦士夫敬之如神朝野倚以為重擢送禁路  
處以政途獨持文武之權實行宰相之事主張  
公道興起治功夫何諫箭之深至徹凝旒之側  
方當名實之總覈肯容邪正之渾淆初未辨是  
非幾類市中之虎及大明黜陟卒麾爪上之蠅  
亟頒賜環入對前席暫登樞府之寄式寵袞衣

之歸金甌久覆于姓名玉鉉正湏于調燮名詞  
臣于紫禁都人知拜相之榮宣大廷之白麻公  
議賀得賢之盛九州四海萬口一辭上方注意  
于太平公亦同心而輔政臣作股肱耳目拜有  
虞戒禹之辭尔為趨蘖鹽梅膺宗高命說之訓  
當聖賢相逢之會信社稷無疆之休益展經綸  
以臻康乂公依仁最久荷德深沉一聞成命之  
頒百倍輿情之喜兔葵燕麥固非春風之上游  
馬勃牛溲願為藥籠之餘物

代賀蔣丞相啟

敬趨宸陛俯聽制麻恭審爰立巨賢進居端揆  
朝廷肅靜宗社泰和某竊以人主必觀其所用  
之才宰相必視其所養之氣惟胸中之素有不  
可及則天下之事皆不足為蓋嘗論古之人求  
氣之說雖霍光之不學與周勃之少文惟其器  
質之渾全致此功名之翕赫使廣之以絕人之  
識加之以濟世之才則其視三代之臣可無媿  
千載之上久聞是語今見斯人恭惟某官為國  
元臣受天異稟德行冠四科之首真成顏閔之  
流文章承三爰之餘迥出王楊之右家穀甲于

江左譽望高乎斗南議論依至公澄之不清撓  
之不濁進退有餘裕來非可招去非可麾蚤結  
春知遍儀華要况一時清切之選以數歲周旋  
其間矯々蛟龍雖已得于雲雨喬々松柏曾不  
改于歲寒極論思猷納之工見輔贊弥縫之妙  
果膺大用以副具瞻當聖君居九五正位之尊  
以太平惟二三大臣之責然而治體未定國勢  
未振雖甲兵之問不至于廟堂而愁嘆之轂尚  
多于田里當途之士蓋曰欲之而又能命世之  
才獨恨求之而不得比造宰司之虛席獨因遜

牘以矢辭姚崇之說明皇是陳十事千秋之寤  
孝武端為一言凜然有王佐之風卓尔當天子  
之意九重動色豈欲當饋以歎蕭曹四海得人  
大似選中而舉臯尹志存經濟身佩安危必欲  
士夫息奔競之風上下無苟且之意富國強兵  
于歲月之頃移風易俗于禮樂之中迺衡之期  
拭目以俟某一介何取半生無聞竊即宿之虛  
名將遂及瓜之代仰召星之騰耀實深賀慶之  
誠庶幾公廢之蹤与在生成之列

代賀浙東安撫蔣丞相啟

恭審詔出中宸將復鈞衡之舊摧分巨屏始煩  
袞繡之行郵語四馳歡轂一律恭惟某官氣全  
剛大學造精微倡諸儒以六經之文允謂天民  
之先覺舉明主于三代之盛亶為聖世之宗臣  
于垂紳縉笏之間負旋軋轉坤之任維持國是  
振舉朝綱治已嚮于迺衡悲遽纏于陟屺上方  
待公以共政士以奪服而為榮雖春寵之優隆  
念祈陳之哀到五使銜詔莫回終制之誠三年  
執喪必待安哀而起惟開元之際共高于張說  
而嘉祐之時獨見于韓公三人相望千載同仰

甫及祥琴之御亟分帥閫之雄冷然御風姑少  
留于蓬島舉而見日曾不遠于長安福及京師  
心在王室高牙大纛往分東顧之憂黃閣白麻  
行正在虛之位某退慚頑鑛素出陶鎔追茲一  
障之乘又託十連之屬治大府而受約束恨無  
鳧鳥之飛如厦屋之為旰幪自喜燕巢之穩

代賀范舍人啟成大

伏審宸庭䟽寵詞掖升華竊惟中禁之班莫重  
西垣之選弥綸世務論思居諫諍之先榮辱一  
言懲勸出賞刑之表動闔國赫榮冠朝行名儒

既登善類相賀恭惟某官學耽八索才本六經  
分東方諸侯之行俄促歸于鳳闕秉南宮舍人  
之筆遂進立于螭坳比來虜使之行無出明公  
之右戎酋相顧不知李揆之宜來士論私憂或  
言韓愈之可惜抗穹廬而不撓全故壁以復舊  
萬里威名震駭犬羊之聚平生忠信通行蠻貊  
之邦天顏為開國勢增重徑上紫微之直快吟  
紅藥之堦雖儒者最以掌制誥為榮而人言猶  
有典屬國之嘆春知方渥進用未央安汙俗而  
至典謨正賴文章之潤色游都城而取卿相會

攄經濟之規模某託契頗深受知尤厚靜守賢  
侯之範喜聞內史之除大廈穹崇竊自同于燕  
雀飛黃騰踏願少頌于蟾蜍

代通婺州王給事啟 曦

激水開藩誤蒙知己瑣闥批勅屢幸趁風追承  
山郡之流復竊寶隣之庇黃緣有自欣忭寶深  
恭惟某官道學淵源文章典麗家藏鄭公甘棠  
之笏架挿鄴侯牙籤之書掣碧海之鯨魚笑翡  
翠蘭苔之戲運天池之鵬翼隘鶯鳴榆枋之飛  
蚤登瀛洲徑躋禁路肩險夷之一節際亨嘉于

千齡忠若子文仕無喜色已無愠情如徐邈昔  
非介今非通錄舊學之多聞冠近班之異渥藥  
階苔砌方欣星掖之重游鱸膾尊羹又嘆風舟  
之引去歌全半夜之席暫分千里之麾陳義甚  
高急流勇退清風八詠岳牧姑用于詞人泰階  
六符廊廟正資于王佐某被恩有素圖報未遑  
偶緣瓜代之先期已造蓮城而視篆小侯方事  
于大國短札爰具于遙懷魯之繫柝聞于邾敢  
謂相依于唇齒楚之餘波及于晉尚期曲賜于  
旰蒙燕寢優閑暑風清潤願精調于茵鼎佇八



秉于鈞衡

代謝戶部侍郎舉陞陟啟

下走無能謬忝花城之貳當塗過聽誤形袞宇  
之褒一經品而使佳三下拜而受命寵踰望表  
愧溢情涯竊以選舉之公今昔攸重近觀所為  
主人固不易知惟一心湛然妙絕冰壺之清澈  
雖萬物紛至難逃風鑒之毫釐見誠過于百聞  
辟或由于三語使不言則予幾失矣觀其眸則  
人焉度哉未有断然于稠人之中舉之于千里  
之外自非俊彥曷稱褒揚如某者術与世疎能

如命薄生而多難天与教竒斗筭之才亦何足  
算僥石之祿祗益可憐半生從事于下僚再轉  
為丞于百里躬親丹墨日困秕糠蔑有哦松而  
自娛行矣及瓜而受代看身卑穴絕望品題敢  
期一紙之春風忽到窮山之寒谷退不知據得  
之若驚茲蓋伏遇某官高識絕人大量容物繡  
衣金節屢宣江上之風月寺星曹更近長安之  
日進司民部簡在帝心深歆以人而事君尤喜  
屈身而荐士伯樂回顧自宜十倍之增匠石揮  
斤猥及百圍之散涸鮒已蒙于升斗群蚊難負

于丘山某敢不益守官歲深緘荐墨小人懷惠  
藏在中心國士報恩見之他日

代賀林左史啟机

恭審拜命中宸書言左陛故國非謂喬木賴有  
世臣我家再得青氈是為舊物望高位著喜動  
縉紳恭惟某官德度粹夷道源淵奧掃千軍于  
筆陣敢當我哉快獨步于詞林無出右者結綬  
丹墀之上橫經朱戟之深重暉重輪早依光于  
日月送龍送虎終感會于風雲起分千里之憂  
已著九重之眷爰膺嚴召入覲清光高宗學甘

盤尚記宅河之舊孝文見賈誼果膺前席之褒  
歆親咫尺之威顏仍典起居之記注珥螭坳之  
華豈惟富貴之逼人乘鳳閣之鈞會見功名之  
報國某披雲未遂仰斗徒勤屬分山郡之銅符  
阻奉侯門之珠履聞置郵之傳命慶朝廷之得  
人夏屋渠：方託旃幪之庇蔭夢魂相：恨無  
羽翼之飛翻

代賀汪舍人啟

恭審光膺宸渚進拜詞垣縉紳欽稽古之榮制  
誥見代言之體正人登用善類依歸恭惟某官

識際天人道隆今昔淵源與學侶諸儒以六經  
之文挺特高風立懦夫于百世之下秉赤心而  
自許歲丹宸以結知堂、堅許國之忠蹇、有  
愛君之節密居螭陛非堯舜之道不敢陳進批  
龍鱗雖賁育之勇不能遏伏蒲論事名重日邊  
埋輪擊奸風生江水亟被賜環之寵載歸珥筆  
之聯承親擢于中宸涉清班于西掖皆翻紅葉  
謝公徒詫于風流日對紫微白傅漫矜于清貴  
茲惟盛德高視古人首正官聯用明舊制大開  
公道以塞偉門聖君深納其忠嘉多士懋聞于

風采究觀今日謀謨之懿可見異時經濟之力  
號令一新固已追踪于姚姒規模素定便將接  
武于皋夔某假守何堪依仁有幸大廈成而燕  
雀賀知無風雨之虞靈丹化而雞犬升自有雲  
霄之望

代謝除提舉福建市舶啟

分戾麾于古括始終蒙全護之私搃商舶于温  
陵委曲荷生全之賜竊以番禺置使傳自有唐  
閩嶠庀司起于元祐金山珠海磊砢乎萬寶之  
藏輦畫航珍奔走乎百蠻之廣樓船舉颿而過

肆賈胡交舶以候風豈惟貿易而求質劑之平  
抑將綏懷而致穀教之被是為遴選必藉通才  
如某者少也多艱壯而漫仕馳驅四紀備嘗州  
縣之勞黽勉一心尤謹簡書之畏抱虛卽者濫  
次朝紳念尸祿之無功以治民而自詭試以一  
郡逮于二年布宣詔書不知萬里君門之遠施  
行義役庶幾三代井田之遺幸年穀之順成致  
閭閻之安靜益勤撫字以免譴訶聞尚書之履  
轂理應退聽掃舍人之門外自恨無階敢謂大  
鈞勿遺下體未作乞憐之態已叨拜命之榮仕

而為貪瓜戍既欣于非久思不出位樗材或得  
于苟容自為之謀豈過于此茲蓋恭遇某官清  
朝碩輔名世真儒雷厲風飛君臣相遇于千載  
天開地闢日月可異于中興碩在上引類自其  
本心而為擇人尤為急務至如下走雖曰無以  
逾人察其平生必知老而戒得俾司互市寔出  
殊私某敢不俯激懦懷愈全晚境慕隱之節  
飲貪泉不易其心効孔戣之清嚴貨燕無名之  
費倘迓瘳曠以報使令

代通交代李知丞啟 浚

對松而哦自笑聾丞之老及瓜而代又迎貳令  
之賢碩今日之交承真一時之會遇心未降于  
既見齒已幸于相依恭惟某官性稟中和家傳  
清白一行作吏功名小試于著鞭三載涉明才  
術已聞于游及宣勤勞于蓮幕通姓字于金閨  
方嘉運之鼎來宜亨衢之濶步仕擇人而人不  
擇仕姑為金瀨之游丞負予而予不負丞應起  
藍田之嘆學羨崔生之博清推景倩之真去則  
行遲誰非恋父母之國聞何來暮其如興民吏  
之謠預想登仙茲為假道涉筆惟謹居然視雁

驚之行黔突未幾行矣遙駕鴻之烈某半生送  
宦再轉為丞徒甘州縣之勞反出簿尉之下嘆  
如櫟之無用愧若糠之在前雖舊尹之政必告  
新然老者之智不如少材不足塞既久負于曠  
瘼玷或可磨當益勞于懿錯

代通蘓通判啟 師德

恭審疏息玉陞貳政金陵居百里而負丞仰二  
天而托庇時方遇會喜倍倫夷恭惟某官學殖  
深醇材猷敏邵泉如初湧共推太平之才山或  
可移難爰至誠之節名家最久治世益新明良

相會于半千闕閱當今之第一綸符藹玉堂之  
譽鼎彝書鳳閣之勳惟別乘之多才信高門之  
有子春言建鄴今號陪京羅綺一城富六朝之  
風物絃歌千里綿百世之衣冠山川分龍虎之  
雄甲冑冠貔貅之勇憂寬西顧任重維藩尤資  
賢治中以佐明太守疇茲異數屬戒真賢已騰  
耒暮之謠更听不空之頌始展驥足姑憑泥軋  
之榮真有鳳毛行拾青氈之舊某材如樗散性  
若索昏猥承弓冶之餘繆綴簪紳之列半生送  
宦徒甘州縣之勞再轉為丞反出薄尉之下及

瓜將代幸道前憇杭蒞歆歸深虞後患既托帡  
幪之下諒寬鞭策之求雙鳥願飛恨乏仙鳧之  
便戎幕知穩果無巢燕之危瞻霄漢之伋墻寓  
腹心于尺牘方盛德之在木惟衛生之有經祈  
為宗祊精調茵七

代賀鄧運使啟

伏審榮拜帝綸寵持使節恭惟驩慶竊以自江  
而左最為財貨之源由古以還夙號膏腴之地  
苾粟有如乎水火山川不啻于金湯十國為連  
盡承風乎外府三軍分駐皆仰食于太倉矧轉

輸于千里之勞而儲蓄必九年之富歎責成于  
列職必也使乎肆圖任于舊人無如公者疇茲  
大任屬我真儒恭惟某官望重吏師行為世則  
志澄清而默斷用若騏以无留元非百里之才  
多々益辦小試一同之地綽々有餘雖儒者當  
任于謀謨然利器必更于盤錯狗盜鼠竊曾何  
置于齒牙蟻聚蜂屯固不勞于寸及奸鋒逆挫  
薦牘交馳謂割雞焉用乎牛刀處別駕始展其  
驥足銅章墨綬聊自樂于絃歌泥軼星屏俄平  
分于風月任居刺史之半人仰治中之賢邦國

不空繫寶王祥之賴老弱送借乃許寇恂之留  
由萬家而治十萬家自千石而陞二千石吏民  
乃服其教化草木亦知其威名即地按臨方剖  
東州之竹拂衣歸去室餘南國之棠惟守正以  
不阿乃既踣而復振伯道載米而入吳郡已為  
良守于中興次公受詔而歸潁川終云治行之  
長者歆立賞以勸百辟豈私惠而庇一方賜爵  
闈內侯有昔王之盛典增秩部使者見今日之  
殊恩邦人騰挽不留之歌江國興來何暮之嘆  
星隨駿駟風靡列城曾未布于教條已想聞于

畏爰木牛流馬非以居材金節綉衣于焉惜重  
諒未容于暖席行即膺于賜環某孱瑣元堪衰  
遲有素平生泛宦敢辭奔走之勞再轉為丞猶  
惧曠瘵之誚名歆執鞭而泛轡未遑持帚以掃  
門念小吏之入疆際鉅賢之持斧駕駕策蹇詎  
敢自安含垢匿瑕不無所賴双鳥無據曾莫效  
于鳧趨大廈既成徒自深于燕賀

代賀徐提刑正旦啟

行夏之時爰重建寅之統采周之舊式謹次王  
之書惟道與時而偕行宜福如川之方至恭惟

某官夔邦哲匠名世大才荷宸扆之眷知假使  
臺之威重明刑以弼教懋哉期于無刑听訟吾  
猶人必也使之無訟比期年而報政與十國以  
為春茂對三朝倍膺百順某職早而冗道阻且  
長賓履躡珠遙慕遙庭之禮壽觴浮栢莫陪進  
酒之儀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一

四明樓 鑰大防

啟別稿

代賀王樞密奉使回啟

綸以下五首代勇氏汪尚書大猷

交隣國有道乎大而事小遣使臣以禮也遠而有光自昔才難于今任重十九年誠著夷狄孰謂世無蘓子卿數千里口伐可汗必有人如鄭元璠惟樂天者保天下故和戎而得戎心乘輅之人銜垂于道臨軒優遣固盛世之非常杖節請行實大臣之未有揚旌亟去締兩朝魚水之

歡接浙言還際千載風雲之會神人喜樂河海  
晏安么麼至微驩快以忭恭惟某官有宰相器  
真王佐材量恬江湖不清不濁氣充天地至大  
至剛兒不勝衣心匪轉石言而造膝非克舜之  
道不敢陳議或犯顏雖賁育之勇不能過愈膺  
眷注寢歷清華快吟紅藥之堦久寓紫微之直  
敏悟如廷傾轉詔皆自為之文精壯若燕公  
大還作類皆出其手進式樞府增重聖朝運籌  
于帷幄之中折衝于樽俎之際上方安邊境于  
無事時乃堅和盟于未寒禮云禮云豈玉帛乎

哉使乎使乎安國家可也謂虞臣之相遜彼或  
一時命裴度以往釐正在今日確持志士之操  
果為天子而行帝曰汝諧僉言維允身輕一葉  
佩四海之安危名重泰山聳萬夫之風采分憂  
凡碩顛望東歸馬維駒馬維騏方聽皇華之選  
雖集榭雖集祀已聞四牡之來生靈獲按堵之  
安宗社有覆盂之固孤忠凜凜馳不測之深淵  
萬目睽睽仰難逢之盛事歡傳王宗喜動天顏  
去握漢旄固已虛上台之席歸調商鼎何待趨  
舍人之行慰具瞻即膺爰立某寒鄉冷族藝

苑散材雖知必學于箕裘未免徒勞于州縣寡  
交于世知己惟公顧蒹葭之柔曾倚身于玉樹  
笑蟾蜍之拙難追步于飛黃誰知霄壤之殊途  
不替金蘭之舊分比于寸祿進拜崇墉方彭  
馳使者之車而忘有故人之意將曲成其羽  
翼乃特借以齒牙俾掃齊門獲參儉幕受丘山  
而有自効蛇雀以無增俯聽先教莫負蜀郊之  
擎輒尋故步重瞻夫子之墻敢泚筆于下風佇  
宣麻于穀旦

代賀錢樞密啟

端禮

兼提舉德壽宮

恭審光奉宸綸進參樞完天子侍龍樓之瞻仰  
禪孝治之勤聖恩加書殿之名增重本兵之寄  
神人歡喜宗社晏安恭惟某官才為時生美由  
世濟學究六經之蘊識窮庶物之原相帙牙籤  
挿架固踰于三萬漆書竹簡撐腸何止于五千  
發華藻以為文出緒餘而飭吏果由治行自致  
功名踐影仕路之深密勿送班之久屬遠夷之  
弗靖春邊境之多虞游遣侍臣往宣德意星輅  
兩使盡清千里之烟塵羽扇一揮坐安三軍之  
風采踰度机事明若著龜確守成模堅如金石

遠膺芝檢來對楓庭君必有尊蓋以天下養也  
時方多事要當馬上治之自非膺眷遇于兩宮  
兼文武之上道安得被家令賜金之寵贊元樞  
總戎之權父子無難言之嫌繫公是賴廟堂銷  
未形之患捨我其誰久難其人今得此選自聞  
拜命僉曰當賢雖李衛公之高才素恥由于進  
士而曹侍中之故事特先賜于儒科積此恩榮  
可知注倚邊轂未寐騎塹方高頃在金城固已  
圖上于方略今居西府自應制勝于朝廷位高  
則任隆名盛則望備盡平時款行之事當今日

可為之秋願思君臣遇合之難以濟國家恢復  
之業某効官何補蒙眷教深側聞渙汗之頒倍  
極輿情之喜兔葵燕麥固匪春風之上游馬渤  
牛溲願為藥籠之餘物

代賀錢叅政兼知樞密院啟

恭審榮膺宸綍進貳政机兼持右府之權益壯  
本朝之勢郵音一播輿論交孚恭惟某官德量  
恢洪勲名赫矣傳龜襲紫偉岡頭澤底之家聳  
壑昂霄擅日下雲間之譽早膺睿眷浸歷華途  
游刃不見于金牛利器豈拘于錯節外臺輔郡

著藩宣屏翰之功清列近班備猷納論思之益  
項以邊庭之未靖嘗持使節以請行風清塞北  
之烟塵名震淮南之艸木折衝樽俎之上運籌  
帷幄之中方鄧騭歆棄涼州微升卿幾誤國事  
惟營平固守明詔謂宣帝可為忠言披膽莫回  
噬臍增悔以身徇主豈歆得先知之名轉敗為  
功自難掩孤忠之節巫畀芝函之寵峻躋樞宥  
之權雖士氣之已振尚兵釁之未解力禪聖算  
先遣輅車使狂虜遂墮于計中信真儒無敵于  
天下盡掃犬羊之衆以除心腹之憂嘉謀无膠

柱之拘天意有轉圜之易垂紳搢笏坐致元功  
曲突徙薪終為上客宜進參于秦格俾益究于  
宏規士夫喜公道之行中外欣王化之復惟夷  
險不踰于操守故始終尤被于龍光大臣慮四  
方玉鉉方資于調燮人主論一相金甌將啟于  
姓名某竊祿無堪荷恩自舊側聽絲綸之播不  
勝燕雀之私鄰哉鄰哉方慶明良之遇人耳人  
耳願歸造化之餘

代回高叅議啟

假守南州方遂奉祠之請拜恩中道忽叨謀帥

之行曾修問之未遑媿貽緘之先辱伏惟某官  
精忠報主妙畧濟時英々故國之耆儒表々清  
朝之雅望一門父子喜富貴之昂來萬里功名  
諒規撫之先定豈謂著鞭之晚尚淹入幕之留  
蔚相秋炳相輝遠有同寅之幸起而言酌而祝  
尚資婉畫之餘

代回陳節推啟

擢首選于漢庭濛聞雋譽置外負于儉幕是曰  
異恩曷遲吾行願快先覩恭惟某官東嘉勝士  
西洛別傳視將相之科真拾地芥陳治安之策

若吐天葩頌上游寔為館殿之儲屈故事尚勞  
州縣之職青雲器業具在欺人欺綠水風流頗  
有此客否首勤高作來訪陳人駢麗何工褒嘉  
過厚閑而成懶既垂柔梓之恭言不能文又媿  
瓊瑤之報

代謝直秘閣啟

假守偏州方媿承流之選陞華中秘遽榮增秩  
之褒揣已無堪歸思有自伏念某稟資甚陋涉  
世尤疎十上空歸莫售家傳之學一行作吏但  
遵文教之忠素甘薄宦之驅馳敢意清時之差

擇容臺議禮僅迓聚訟之嘲哉旬持刑上廣好  
生之德進二唐朝之銓選與參漢代之章程忽  
去國以難留祇杜門而自省偶屬東嘉之空乏  
俾分南面之頽爰被臨遣于丹陛之嚴受要束  
于黃扉之邃俯矜羸浴惟恐其傷虛受瞽言其  
應如響鄰封移粟來蘇待哺之民下戶蠲租盡  
革剝膚之弊赤子既寬于无告青史遂書于有  
年皆聖君施濟之恩繫上相燮調之賜苟迓曠  
戾已劇僥逾乃論尺寸之勞誕布絲綸之寵重  
念流離粗免凋瘵尚多倘守臣安受于誤恩則

事辭遂同于佳郡雖循墻而力請曾反汗之無  
聞風阻三山尚覺去人之遠雲興四岳遂霑零  
雨之餘茲蓋伏遇某官道德宗工朝廷元老天  
開地闢會千載之明良雷厲風飛異中興于日  
月深念專城之重務光良吏之求苟片言之有  
聞無一夫之責備坐令公廩心玷褒嘉其敢不  
益勵鴛才深圖雀報仙凡夙隔無逆讀渠石東  
觀之書今昔何殊尚當奏渤海南陽之課

代賀虞丞相啟 允文

恭審宸章渙發肇更夾輔之名制冊隨頒爰正

左虛之席仰觀盛事高掩前聞竊以阿衡左右  
商王作相必兼于仲虺姬旦股肱周室為保亦  
資于召公下及兩京以還寢隳二代之典雖大  
臣之委寄自若而歷時之位豈不倫至用秦官  
領事之稱以為唐室宗臺之長大聖君之有作  
復官制以聿新非惟遠追孔子正名之言抑欲  
遂行宣帝責實之政肆疇上宰首屬宗工恭惟  
某官十載真儒先朝元老蘊仲舒佐王之學負  
孟軻命世之才竭忠力以事君肩一心于夷險  
出緒餘而應事了萬交于咲談戰親督于長江

氣已吞于醜虜威名日起富貴昂來勤勞何止  
于十年往返動踰于萬里凡四海危疑難辨之  
事廷臣皆斂衽而莫當求一時剛果敢為之人  
天子必虛懷而相屬手持威柄身佩安危王曰  
勲國曰功碩特書而未已出為將入為相宜注  
意之尤深臣主俱賢紀綱益振尊歸慈極贊九  
重孝治之心位正儲闡建萬國元良之本總衆  
職以遂大有為之志講內治以成不可勝之資  
當稽古建官之時選衆而舉膺奮庸熙載之任  
舍我其誰兼提樞筦之權進極文階之品漢儀



復見一新昭代之觀瞻周室中興會見神州之  
克復某久蒙知遇猥被使令方欣黃閣之開荐  
喜白麻之播用汝作舟楫仰知濟川獨任之專  
以我為莫耶遽有躍冶自言之意

代賀沈運使啟復

恭審天陞拜恩日畿授節木牛輓粟榮分使者  
之權龍馬負圖寵冠奎文之直列城澤動公議  
傾依恭惟某官造道深淳受材高劭激六經之  
芳潤搗章驚絕代之工究千古之興衰論事有  
適時之用頃趨嚴召自結深知謂公等皆安在

耶信明主一見決矣即潛省戶坐騰列宿之輝  
使行邊庭晝護長淮之境總師屯之萬竈供日  
費之千金民不告勞士皆宿飽試之馮翊益知  
治行之高任以閩中要資餉饋之急豈惟見研  
桑心計之妙行且膺嚴君泛臣之求于焉假途  
寧俟暖席某夙蒙知獎茲屬部封願惟千里之  
凋殘猶賴二天之庇覆輶車澄接翼舒雅拜于  
前塵海嶠阻修莫廁賀裾之下列

代賀呂運使啟正己

恭審光被宸命寵升使名九重益厚于春知列

郡愈嚴于風采恭惟某官高才絕俗奧學傳家  
納萬頃于雲夢曾破大瓠于霹靂手鈞璜渭水  
屹然尚父之功名聽履漢庭偉矣尚書之人物  
踐馭中外備歷險夷堅壁淮堧力抗遊魂之虜  
飛芻剡部坐觀流地之錢比誦隣盟獨膺新擢  
平生忠信往來蠻貊之邦萬里威名震駭犬羊  
之聚方張擅而遠聘俄全壁以來歸首加部使  
者之稱猶有典屬國之恨倚毘方重進用未央  
獨登紫橐之華徑取青氈之舊某辱知有素贊  
慶尤深大廈之庇千間夙荷旣蒙之賜洪河之

潤九里願承沾丐之餘

代謝知温州啟

以下二首代知温州  
王侍御伯庠

承流蜀道初無保障之功更治瀛壖復得股肱  
之郡俯慙僥倖欣戴生成伏念某少已無竒晚  
尤多難十年不仕惟真祠香火之依一札俄領  
豈平生夢寐之及曾蔑片言而晤主未知何自  
以為即方評蘭省之文忽冒栢臺之選遇事輒  
發初不顧于憎仇有知必言誓少酬于勸獎久  
為怨府卒蹈危机但求闔戶以省愆敢意分符  
而起廢叱馭而進仰追鼻祖之忠勤鼓盆而歌

有媿蒙莊之了達號啼塞耳憂患薰心願休退  
于田廬姑召收于魂魄詎聞袞服之貴下軫綈  
袍之思授以輔邦遂其私計俾控甌閩之要許  
尋王謝之風江海一來難翼修門之重入山川  
相望惟思舊德之可歸茲盍伏遇某官道德佐  
王謀猷濟世大開政路期立致于太平獨秉化  
鈞用陶成于善類有如朽鈍誤辱矜憐某敢不  
澡雪精神究詢利病本寬大之詔務使及民勞  
撫字之心以報知己

代賀史開府啟 浩

恭審頒冊九重視儀三事節旄前道聿嚴帥閩  
之雄袞繡交輝爰罷帝師之舊允為異教宜屬  
宗工恭惟某官忠冠兩朝道闕二聖體仁蹈義  
毅名如山斗之尊聚精會神君臣不膠漆而固  
當天開地闢之際贊雷厲風飛之机天下日向  
于太平王化亦幾于復見晉公巨德歸為綠野  
之遊謝傳高懷終為蒼生而起會稽輔郡魯衣  
錦衣閔嶠大邦更憑熊軾上篤潛藩之春恩先  
召節之來前席受言改容加禮台庭虛左方圖  
上宰之求綸綍自中首飭多儀之備參昂司之

宗品隆巖石之具瞻錫賚便蕃燕享優渥貴盛  
絕諸公之右榮寵萃一門之中高宗舊學甘盤  
未見報公之及武王惟師尚父會聞授任之鈞  
某素辱殊知荷欽成命屬有君章之繫莫前賓  
閣之趨蕭曹同心咸願股肱之夾輔甌閩接境  
敢希唇齒之相依

代魏丞相回趙明州啟 伯至

將使指于龍庭曾無微効代王言于螭陛遽辱  
誤恩方自媿于抱虛乃亟蒙于贊善恭惟某官  
才高玉箭秀毓銀潢人推子敬之明經自許東

平之樂善享太守之祿二千石屢宣屏翰之勤  
賜列侯之印十九枚益見本支之盛行被芝書  
之寵即歸荷橐之班某久辱春知茲蒙推借朋  
緘遽及可知君子之謙々交態益深備見故人  
之戀々

代龔叅政回廣東林提刑啟 光朝

入處從班已慙過分進叅机務益愧非才首勤  
慶牘之臨尤佩悔辭之切伏惟某官學窮古始  
識造幾先六藝淵源得聖涯涵泳之樂一時名  
勝多殘膏沾丐之餘比專璧水之主盟將掩橋

門之盛際乃泛雅志往按選方文翁之守蜀邦  
常袞之使閩部正藉遠揚于教教豈惟詳試于  
刑章毋為攬轡之淹會有賜環之寵顧如菲陋  
誤被東知忽叨共政之圖悉自更評之助疾顛  
是惧請益無階茲聞提耳之言當謹書紳之戒  
陳耽見用殊有太丘未登之慙樂正無聞恐孤  
孟子不寐之喜尚期弗棄警所未知

代莫給事賀曾丞相啟 懷

恭審光奉制麻進登揆路華夷鎮服宗社晏安  
恭惟某官學殖深淳器茲閱博千載際聰明之

主十年居侍從之班本末源流知天下之大計  
論思獻納見王臣之匪躬頃貳政机密恭國論  
輔贊藏諸用不言房杜之功仁義事其君豈為  
管晏之烈天子意可使為相朝廷謂無以踰公  
正夾輔之名方革秦官之陋蘊太平之業况傳  
魯國之餘一聞爰立之傳實允具瞻之望某受  
知最久假守無堪不勝賀慶之私敢致飛緘之  
敬自憐老矣乃日念于故山倘遂歸欵尚許全  
于晚節

代仲兄謝監左藏庫門啟 錫

讞獄南徐魯曾無善狀司閹左帑遽冒中除誤叨  
特達之知倍費生成之力竊以剖訟之際自古  
所難呂刑謹兩造之情周官備五聽之制雖三  
尺法事固自有法然片言折獄存乎其人仰惟  
列聖之朝尤廣好生之德凡嬰罪戾咸劇哀矜  
用隣邦之吏以絕請求擇練事之人以加詳密  
孰謂清強之選猥先寒晚之流有何微勞當此  
殊遇伏念某受才甚陋學道未深名初齒于薦  
書仕仍由于世賞銓曹試律雖少知司空成旦  
之書戶掾兼官頌豈是柱後惠文之手偶上司

之過聽付疑獄而使評三省吾身樗材奚取一  
行作吏墻面是憂况縲紲之中或非其辜而垂  
楚之下何求不得閱簡書而致察束桁楊而不  
施公心以觀三日而決正自慚于拙疎亦何有  
于平反因獲瞻上相之光儀固已劇此生之榮  
幸敢圖大造俯念孤踪雀角鼠牙未知明辨牛  
溲馬渤首辱兼收坐令下國之參軍來職中都  
之外府奸胥鋤治雖云狡穴之已空寶藏所儲  
或恐蠹原之未盡出入親臨于朱墨格閉尤謹  
于晨昏時予為貧孟子亦容于擊柝各泛其志

望之自樂于抱閨上得近于恩闈下不妨于吏  
考深知僥倖曲賴陶甄茲蓋伏遇某官夾輔聖  
君共康大業群才並用或下採于芻蕘片善不  
忘碩豈遺于葑菲致使斗筭之賤亦霑膚寸之  
餘某敢不凜雪精神感藏恩紀既以備籠中之  
蓄詎敢貽門下之羞今日遭逢本非夢寐所及  
他時報効要當生死以之

代陳叔揚謝興國軍教授啟 大年

掃帚相門屢瞻公衮橫經戾泮辱在化鑪揣已  
无堪歸恩有自伏念某涉道甚淺接物最疎不

能飾貌以動人且無曲學以阿世永惟大父獨  
立先朝正色不回志必期于去莠著書自見心  
常在于尊堯雖孤忠勁節每挫抑于強臣而潛  
德幽光終暴白于昭代傳家有法遺子以安學  
焉記聞禮之言仕者守教忠之訓一經未泯賤  
子敢忘濫躋世科幾周歲紀奉真祠之香火兩  
痛家藉司絕徼之買遷遠聞邊釁妄論天下之  
事概上公車之書雖幸徹君門之九重猶未試  
鉛刀之一割坐閱星霜之變不知升斗之謀壁  
立自憐瓶儲不繼投誠大造自忘躍冶之非廁

迹嘉賓時遂曳裾之願麀頭鼠目何敢求官馬  
渤牛溲庶幾侍用賴鈞播于小物俾客授于南  
州好為人師素守孟軻之戒此非子坐恐招有  
若之訛既逃州縣之徒勞何有弦歌之可樂无  
非僥倖端有夤緣茲蓋伏遇某官旋幹化鈞主  
張吾道內治外治既陶禹國之泰和小成大成  
仰贊一人之化育善類悉歸于真宰危踪尤累  
于洪鈞夫何孤寒有此遭際某敢不益堅素節  
不負初心學不如務師曾焉知于善誘教然後  
知困頓敢忘于自強庶上副于春知用少圖于

報効

代范孝隆謝提轄文思院啟棟

掃舍人之門方欣進拜備事官之屬遽辱生成  
揣分已盈戴恩無極伏念某才如樗散身若蓬  
飄不能飾貌以動人且無曲學以阿世偶憑門  
蔭獲廁官聯 太上皇方御于飛龍先丞相實  
同于附鳳言々正色獨輸蹇諤之忠耿々一心  
共濟艱難之會旋居元輔以佐中興于日月之  
末光會風雲之盛際生前相業但為社稷之謀  
身後生涯肯作子孫之計造權臣專國而方恣



致故家無地以自容屏跡山林但知畏影冥心  
宦路敢望求伸欣逢更化之初始興干祿之志  
猶念一徑未售莫振家穀百技无長不為世用  
顧時命之大謬况拙懶之相逢雖嘗千里以効  
官又復三年之不調痛弟兄之淪落慨門戶之  
衰頽不自植立以干當世之公卿幾无面目以  
上先人之丘壟幸直賢之並用喜公道之大明  
輒禱禹貢之冠徑造平津之閣回思鄉國嘗叨  
堂下一言之知仰望台衡敢叙屏間半面之素  
豈圖謙德弗替昔時執轡愈恭不教信陵之義

脫袍加惠猶憐范井之寒曲記姓名俾歸陶冶  
鈍不及事幸而得之善自為謀不過此矣惟文  
思名官之義取 氏銘量之言鳩燕荆胡粵之  
良材督鄭宋魯吳之巧匠居百僚之底雖號卑  
微在三轄之間頗為優簡靜惟僥冒端有夤緣  
茲蓋伏遇某官吾道宗工本朝碩輔搃衆職而  
稱上意明良相會于千齡順四時而遂物宜勳  
業獨高于百世惟儒者在朝美政而上臣事君  
以人三握三吐而下士畢歸一貴一賤而交情  
自若務盡刈耜之術不嫌躍冶之私坐使孱庸

亦叨造化某敢不仰銜恩施俯飭司存逢人而  
說項斯敢忘此意結艸以報魏顥誓畢餘生

代汪景孟上龔叅政啟茂良

程未技于省闈曾叨誤聽拜下風于帥閫始受  
真知不圖淪落之踪復望熒煌之座敢陳悃幅  
上勤高明伏念某學不知方器非適用少修素  
業惟知讀先父之書壯忝末科亦當起適時之  
志但歆仕途之平進耻為俗士之詭隨猥緣假  
吏之行謬辱名公之舉逮其當軸許以安裾方  
文武並用之時有賢愚同歸之嘆薰蕕既異執

輔遂殊碌々不為頗慕望之々泛志寢々為爾  
自甘鄧禹之笑人豈其若將浼焉政自不得不  
尔集君卿五侯之味深所不能奉南豐一辦之  
香徒懷自信惟集賢之門無雜賓以進故小人  
之身為衆怒所歸獨念由銓選而仕京都初非  
有援滿吏考而為師屬止以為貧雖造物有意  
于提擢而揣分但甘于靜退內省不疚浮意何  
傷克盡力于公家庭可逝于吏責忽傳印綬之  
解是為薦紳之憂歆留孔戩固已難伸于未議  
不負臨賀詎知交蹈于危机祠官實匪其本心

化筆幾成于誤墨撲被而去杜門自怡追惟平生最號多蹇孤苦獨立險阻備嘗當此流離之時尤為灾禍之會鼓盆之念未歇陟屺之悲已深是知膠西之行雖曰孫洪之力也若夫江濱之溺豈亦子厚所為耶盡捐怨天尤人之私益廣安時處順之說數年于此寸進何言駸々婚嫁之逼人擾々啼號之塞耳稍收魂魄再整冠裳幸逢萬物吐氣之秋寧忍一人向隅之泣用持鑛質來就洪鑪茲蓋伏遇某官得時致君以道濟物卓尔聖朝之柱石凜然王佐之規模陞

簾日尊藜藿為之不採威望雨及草木亦皆知名惟上臣之用人無一夫之求備哀窮悼屈觀過知仁顧如質々之來似匪攸々而進念千里識韓之日初不知蒙春之由而一緘薦禰之書已大有吹生之意矧是政机之親秉寔為善類之雨依遂令久鬱之情居有求信之願遠會槐庭之虛席共期楓陛之拜麻廣廈萬間將隨燕雀之賀靈丹九轉願同雞犬之昇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一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二

四明樓 鑰大防

啟別藁

代通王明州啟 佐

恭審光膺一札移鎮四明加延閣之清華示雄  
藩之風采自聞成命已播先轍恭惟某官學造  
聖涯行為世表常編竹簡讀殘萬卷之書玉笋  
瓊纛壓倒千人之筆才出于天人策上名冠于  
龍虎榜中蓮幙掄才未舒婉々之畫蘭臺選士  
已聞袞々之登立螭陛以書言接鴈行而布武

俄分郡寄遠暢王靈以黃霸神明正著循良之  
譽雖子游文學無閔政事之科未有以千載之  
通材兼一時之任直節在庭臣之右治最為  
天下之先飽聞兩地之生靈自樂二天之庇蔭  
惟時節水寔近行都海匝三乘地綿千里清朝  
偃武久無烟火之驚潢池弄兵或恃風波之險  
近禦狗偷之盜遠防虎視之隣必致得第一流  
以之為二千石忽聞鳳詔更畀虎符宿姦甚落  
膳之憂罷俗有息肩之望旣蒙伊迓桑梓知歸  
便道過家大似衣買臣之錦近臣還闕豈惟得

子敬之擅行據要津以前大用某夙蒙異顧近  
別台躔豈知閑冷之身復拜熒煌之座曾是堂  
前之燕知故壘之可依自憐屋上之烏因丈人  
而亦好

代通福州陳丞相啟 送卿

上公分陝聿嚴帥閩之雄寒士依劉叨處貳車  
之任爰通名于下軌喜託跡于洪鈞恭惟某官  
百代偉人兩朝元老負特立獨行之氣堅任重  
道遠之心與學淵源根六經而排百氏忠誠挺  
特貫三光而洞九象當天開地闢之秋遇雷厲

風飛之主臣作股肱耳目備宣輔贊之宜尔為  
麴蘖鹽梅尤著燮調之效維持國是進退人才  
士夫喜公議之有歸中外知王化之將復功成  
而退道大不容麾分十國之連地控七閩之要  
故鄉在望何殊朱買臣衣錦之榮盛德若虛肯  
為蘇季子佩印之樂經綸未究威望益隆公尚  
居東行見衮衣之復席方虛左重膺玉鉉之求  
某學術荒疎性資凡下遲頓不能以及事容貌  
不足以動人良弓之子必為箕粗守傳家之舊  
吹竽之門而攻瑟自憐應世之幸念平生願上

于膺門而今日得游于儉府趁成伊迩撫已知  
榮駑馬加鞭倘緩一時之驅策頑金躍冶尚希  
它日之陶鎔潭府請深暑風清潤願骸冕旒之  
春茂加茵翦之調

代謝葉丞相奏門客思澤啟 衡

孤踪何取妄干雁閣之元臣洪造不遺俾与龍  
門之下客生成有自感戴惟深伏念某一介寒  
儒半生苦學蹉跎場屋徒堅鉄硯之心荏苒歲  
時有愧青箱之業家維四壁之後立野無三頃  
之可耕重念嚴君久為漫仕心勞王事嘗抗塵

于三紀之間位亞郎曹竟賚恨于九泉之下弟  
兄孱弱門戶羈單記先友于碑陰孰是金蘭之  
舊候舍人于門外頓驚霄壤之殊敢期當路之  
知不忍向隅之泣念子路為曾參所畏固知事  
契之深有山公則嵇紹不孤尤覺義風之厚假  
以手援之力開其寸進之階是何遭逢獲此成  
就茲蓋伏遇某官夙高耆望光輔昌辰雷厲風  
飛君臣相遇于千載天開地闢日月可異于中  
興方將任使于賢能顧豈遺忘于微賤至如不  
肖亦使有成某敢不俯激懦懷仰酌恩紀使當

銜袖以上先壘且將藉手以戰文場黃壤有知  
豈無結艸之報青毡如在敢忘推轂之私

代通薛通判啟鳳

庠校師儒兩著佐州之效塵埃俗吏方為學邑  
之行獲在下風豈勝幸會恭惟某官性資冲靜  
經學通明文字五千渺波瀾于筆下雲夢八九  
忘芥蒂于胸中早收俊造之科徑躡清華之武  
先生入太學久居賢士之闈博士伴雙旌乃為  
刺史之丰公論甚鬱高懷自如登臨洪府之江  
山嘯詠爛柯之風月撫摩凋瘵閔決是非似聞

五月之政成多賴貳車之力贊龐士元之展驥  
其可再乎班景倩之登仙行且升矣某么微晚  
出蹭蹬半生頃辭蚤楚于尉曹復較錐刀于征  
完貳令海邦之表脫身選路之初任花縣以無  
堪驚瓜期之甫及尚祈加惠俾免曠官非曰能  
之姑試鉛刀之一割而可恃者正依廣廈之千  
間

代通劉湖州啟

建牙三輔誰无附驥之心涉筆一同乃有登龍  
之幸敢修年牘仰徹齊鈴恭惟某官聞望雷霆

文章河漢穿天心出月脇英詞伴造化之工嚆  
道真泳聖涯真學究誠明之蘊周旋中度左右  
逢源歷窮千古而著在目前泛覽百家而不專  
紙上義文既遠尚有言傳釋老雖殊皆為我用  
惟其蓄于中者厚故其發于外也深入仕皇都  
轂動百僚之底出臨壯縣治高三異之書惟聖  
主以斯民為先而中興視循吏之盛大褒卓魯  
徑躡藝黃越觀二千載之間不過三數人而止  
士難其選今見我公矧茲蒼雪之區是曰股肱  
之郡白蘋泛月想神相窟宅之深皂蓋領春稱



師帥風流之美來紆犬二之紐密依尺五之天  
課最易聞上心素簡丈夫功齊四海尚鬱壯猶  
刺史入為三公更觀盛舉某初無它技早與一  
官徒堅鐵硯之心猶負金羸之訓典閩山之醴  
務俄閱十年充樞李之法曹媿無三語轉丞茲  
邑獲居是邦方涓日以載塗行束身而受察豈  
惟充職于吏師之側抑將橫經于政學之餘哦  
二松之間敢言公事而姑退得廣廈之庇庶幾  
寒士之俱歡

代通趙郡王啟伯圭

瞻帥閭于瀛壖曾以部民而敬修望齊旄于澤  
國更容邑吏之趨風肅貢明緘預通下執恭惟  
某官璇源毓秀嵩岳儲神東平之在漢京為善  
深知于最樂汝陽之居唐室退朝端若于無憑  
宛然常布之流籍甚播神之望惟親賢之並春  
宜富貴之逼人寓直西清屢拜兩宮之雨露疏  
封南服不移千載之旌戲清和兼夷惠之風畏  
爰如衰盾之日橫池赤子瞻威名于鯨海之深  
大舶賈胡傳政譽于雞林之遠樂苔溪山水之  
勝奉真臺香火而歸濯纓而賦滄浪闔門而養

威重四子之官二千石用昭磐石之宗列侯之  
印十九枚式廣維城之助雖有蒼生之徯望不  
妨綠野之雍容昨新鄭之員封分閭中之區屏  
橐瓊戰纛益嚴亞保之多儀衮繡貂蟬入侍合  
宮之盛禮寵光自赫浚履難量某早与一官才  
無它技典閩山之醜務俄閱十年充樞李之法  
曹愧無三語茲因貳令又獲登門梓里有光復  
見魯公之拜後棠陰未改尚歌召伯之去思自  
念孤踪遶逢幸會矧是典刑之舊願承土且之  
餘賦二松之間敢言公事而姑退浔廣廈之庇

庶幾寒士之俱歡

代通李都大啟

高山仰德久歆事于賢大夫冷局效官幸獲依  
于部刺史迺雖殊于兩地庇實托于一天敢因  
告始之恭少見投誠之素恭惟某官風儀岳峙  
德量渊澄才兼文武之資學究天人之際義嘗  
許國忠不忘君決策請行不獨在十九人之列  
論功頒賞已足稱五千騎之賢成桃李不言之  
蹊堅松栢浚凋之節爰受朱轡之寄入趨丹陛  
之嚴宣室受釐謂賈生久不見矣中朝召對嘆

徐樂皆安在耶亟示睿恩俾遷輔郡擁麾出守  
屢宣愷悌之仁攬轡觀風端有澄清之志春貨  
泉之至重移使節以按臨盡收數路之權悉德  
三官之利錢流于地貨積如山已書朽貫之功  
即聽召環之命某濟南冷族海內腐儒辛苦半  
生甘在百僚之底崎嶇未宦濫忝九府之司豈  
期樸櫟之資獲在旣幪之下鈍金無用尚期良  
匠之鈞鎔 躍冶敢覲洪爐之造化

代謝知潮州啟

曳裾東閣載瞻元袞之光華剖竹南州復與太

爐之造化寵驚神煉感極涕零竊以在唐極東  
以揭陽為列郡自唐而後有昌黎之遺風置鄉  
校以教千里之民驅鱗魚以除百世之害坐使  
蠻夷之地一如畿甸之間惟我皇家尤重邊徼  
正當擇士以職承流如某者蹉跎無堪嶽峙可  
咲紹弓冶之餘習綴縉紳之後塵兩地監征戶  
較錙銖之利六年學邑備宣朱墨之勞雖元健  
吏之毅稱頗究生民之利病頃罷邊城之佐首  
干上相之尊得倅宛陵忽坐遭于擯斥奉祠梓  
里亦久就于休閒孤迺若萍歸棲何雨仕途如

漆跬步而登帳毀譽之交攻驚鑄黜之四至息  
黥補劓苟逃城旦之書滌慮洗心敢賦大鈞之  
問會中興之英主復圖任于真儒自憐香火之  
散官曾是門墻之舊物念丘山之莫報幸溝壑  
之未填尋故步于鈞墀仰勤三握髮三吐哺之  
禮訴危衷于洪造復煩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俾  
守海陬以安蚩蚩患溪瘴聚不妨叱馭以前驅  
秦嶺雲橫何必問冢之所在但知僥倖端有寅  
緣茲蓋伏遇某官以王佐才為天子相內以緝  
熙于庶績外為鎮撫于四夷虎嘯龍吟弼亮兩

朝之治鳶飛魚躍陶成多士之材遂致庸愚亦  
叨任使某敢不布宣詔旨撫字民生益遵文教  
之忠毋怠官司之守興沈吏之間敢辭行路之  
八千捐國士之軀庶報龐息之萬一

代謝劉提李薦舉啟

畿邑負丞未展秋毫之効上臣誤聽已形華袞  
之褒恩重山丘感深肺腑伏念某才如命薄術  
與世疎妄嘗有志于事功頗亦早親于經學屢  
操筆硯之習往泛場屋之遊良弓之子必為箕  
有自來矣吹竽之門而攻瑟婢不好何衰遲白

髮之雙親齟齬青衫之一第賞延于世遂因委  
質以入官父教之忠粗識律身而奉法念家毅  
之淪替嗟世緒之凋零敢言隱忍以就功名但  
歆植立以興門戶一行作吏亦知棲枳之為卑  
再轉為丞寧復哦松之可樂困簿書之叢委驚  
塵土之昏霾應無窮之求急于星火耐方來之  
務紛若毫釐但能濯科租可逃貴當官動礙于  
掣肘莅事况多于面墻公家之利無不為誰為  
知己君子之仕行其義求无愧心曾微片善之  
可書敢異當途之肯舉仰御問之先達方彭々

持使者之車憐上世之至交猶忘々有故人之  
意夫何么麼遙隸按臨忽傳一紙之春風為振  
孤生之寒色周章拜賜俯俵知歸茲在恭過某  
官識量恢洪風度凝遠北宮黜之勇一毫弗拙  
于人柳下惠之和三公不易其介嚴猷藉甚節  
義凜然攬轡近畿起澄清天下之志推轂後進  
稱品題人物之公廣務搜羅誤收庸瑣某敢不  
飲水厲操結艸酌恩鮒輒可憐方賴激西江之  
水鵬程款起更祈借北海之風

恭審顯膺震命擢處宮端朝廷益尊國本增固  
凡在搢紳之列舉深忤舞之私恭惟某官學探  
精微氣全剛大聳公台之望于庠校談經之日  
吐廊廟之言于殿廷射策之初結知兩朝傾心  
四海堂々不撓 惟近古社稷之臣諤々以昌  
言是當今諫諍之選進以禮而退以義用則行  
而舍則藏四擁隼旗掩漢室龔黃之跡一登鶴  
禁追商山園綺之踪朝廷同喜于得人公議咸  
期于且相猶諧審諭方資李文紀之忠清輔贊  
弥縫會致房元齡之事業某茫然無似少也何

知備吏州縣之勞幸脫譴呵之域貳車來正方  
將掃齊相之門名駟趣行莫或為李君之御敢  
馳賀牘少見忱衷尚期茵鼎之調仰副冕旒之  
春

代通薛尚書啟 良朋

拜榮戟于黟山當辱老商之一盼駕屏星于梓  
里幸依夫子之仞墻俯已知歸陳試敢後恭惟  
某官身兼數器才出萬人深造道真傳伊洛淵  
源之學發為詞藻追舒向金玉之人自結上知  
遍儀清貫談笑不妨于剗剗功名自覺于逼人

握節擁旄外著庶平之績簪筆持橐內為侍從  
之臣凡 明遇事而敢言宜寵遇在廷之莫及  
盡四方而屬望期兩地之回津聽履而上星辰  
忽驚勇進把麾而去江海作賦歸來周旋泉石  
之間盤屈公台之器謝傳東山之志寧久遂于  
高懷賈生宣室之思行即膺于迅召某生平無  
似門下所知自幕府之終更切二車之承乏十  
年德施未知圖報之階一代吏師喜有趨風之  
便始茲洗印未及掃門沈戾方賦郊居輒通名  
于記室龐公倘入城府期雅拜于前途仲夏清

和燕居復暇願調 食以候鋒車

代賀趙明州啟 伯圭

恭審課績上聞為南國諸戾之最寵光下被進  
西清學士之聯魯何異登瀛之榮又以顯維城  
之效恭惟某官為善最樂大雅不群風流追配  
于古人被服必先于儒者天潢近派于周為魯  
衛之親帝胄奇才在漢擅開平之譽號宗藩之  
儀表為聖世之英豪海沂歌別駕之功丹堊著  
剖符之烈眷深于上進不以親奉夫人之典創  
聞盛事送列戾之印獨被殊恩扞二浙之輿區

有四明之佳郡地綿千里海匝三垂浪舶風帆  
萃卉服猷珠之利蜂屯蟻聚有橫池弄兵之虞  
况久集于樓船實分防于海嶠豈止斷匈奴之  
臂蓋將扼捍虜之吭必得升卿以當錯節正須  
龔遂來理亂繩既易地以策勛果自天而渙號  
賜金增秩爰示寵于侯邦簪筆持荷徑問津于  
政路幾京師之蒙福見城郭之生輝坐令風濤  
萬頃之間陰授勅史二天之庇命名公而江漢  
化已知治効之優得李勉而朝廷尊行聽召音  
之播某戴恩最浚仰德方深側聞二千石寵教

之領實同十萬戶驩心之劇恨官司之有守望  
賓廡以無階燕雀賀大廈之成喜得營巢之地  
騏驥騁夷途之逸豈無附髮之心

代上呂鎮江啟

惟悴餘生幸叨末契風波千里敬謁明公敢陳  
迫切之愚仰溷高明之聽雖云無因而自至詎  
敢亡說以為先竊以文舉不羈妄謂李君之有  
分山公如在定知嵇紹之不孤載在信書以為  
盛事蓋先契者古人最重而高誼者非世所艱  
不有豪傑之人孰振頽靡之俗恭惟某官量吞



四海氣壓萬夫夙懷公輔之壯猷早屈功名之  
竒志釣璜渭水世傳柱石之勲取日虞淵身与  
風雲之會獨有用之學兼濟非常之才精忠上  
結于主知儒術下飭于吏事發矧游及未見全  
牛錯卽盤根久知利器總軍儲于邊徼仰分西  
顧之憂守留籥于行都更任東釐之寄惟京口  
之巨鎮控天塹之要津坐哺未几卧治自若日  
聞政績之上達側听召音之昂来立懦律貪以  
名節而自任哀窮悼屈崇風義以獨高寒士赴  
之如歸羈人倚以為命矧在門墻之舊尤祈甄

治之收伏念某身与萍浮命隨葉薄紹箕裘之  
業不能自振于家風厠簪紱之聯徒以猥緣于  
世賞羈蹇加人數等流落在天一涯憂患相仍  
不及養親之三釜飢寒復迫焉餬能餬口于四  
方比參醯局之僚越在流壘之表苟斗升而自  
活未容尺寸之暫施適承弊政之餘例有謹章  
之及二年于此十口無歸雖嘗知安分之言亦  
能誦固窮之戒然而比之顏氏既無負郭之田  
較以淵明更乏儲瓶之粟不求儕于旌麾之下  
足自投于溝壑之中重念某大父獲游相君之

門最蒙知遇先人亦為藥籠之物屢厚生成恩  
紀未酌存沒知感迨宵人攝職于越邑過明府  
拜節于舜江踪跡雖微曾辱步兵之青眼春私  
不替間遣使君之白衣是敢仰憑一日之知輒  
忘三瀆之僭大鵬歌化固將借北海之風涸鮒  
方危且願激西江之水

代通韓總領啟彥直

居百寮之底雖知仰泰山之名輕千戶之風但  
願識荊州之面幸知末屬与在下風雖擁篲之  
未遑願馳緘之敢浚恭惟某官雄才冠古壯氣

橫秋當世家毅功孰踰于八柱國妙齡上第名  
獨高于千佛經錯節盤根共知利器發硯游及  
未見全牛頽大丈夫所以致身惟明天子以為  
知己乃春江淮之壤實為才貨之淵禹竈列屯  
用增天塹之險三軍宿飽正貨鞭算之才爰擢  
貳于月卿仍暫煩于星使威名遠暨城池不  
于金湯儲庫益充苜蓿有如水火當邊隅之  
息燧肅營壘以無譁非惟操贏貲以佐軍而謂  
不加賦而足用簿書期會豈以為外府之淹朝  
夕論思行即蓬甘泉之侍某伶俜何効結約止

竒少讀父書未策勲于筆硯早承世賞偶廁迹  
于簪纓自紆俗吏之青衫差見古人之黃卷奉  
祠庭之香火遽傳纏風木之悲依幕府之芙蓉  
久屬金沙之汰謁未上國猥備微官董舳艫之  
轉輸謹未墨之出入幸与使令之列祇承約束  
之嚴得大君子為之依歸庶賤有司安于職守  
駑馬十駕寧敢憚于驅馳鶴鶴一枝願永棲于  
芘蔭

代謝臨安府通判啟

拜赤舄于太階方深榮幸駕趨屏于天邑遽辱

生成退而捫心感至流涕伏念某材如樗散性  
若老昏妄嘗有志于功名頗亦早親于筆硯与  
聖賢對獨耽黃卷之書送場屋游終阻青衫之  
第強顏宦路刻意官箴兩任窮邊僅脫微軀于  
萬死一叅下幕幸離小選之七階學邑寧周慮  
傷美錦分司京口莫試鉛刀比改畀于除書俾  
搃提于市權謹朱墨之出入較財賄之有亡誓  
殫一日之長不憚數年之次忽送省汰何雨怨  
尤八歲三得官莫雷升斗一門四壁立但有啼  
號

了如蒼狗之浮空閱去速之辰常若白駒之過  
隙髮種之以如是身遑其何之幸宵人未填  
溝壑之時際元宰方慶風雲之會勢殊霄壤契  
焉金蘭傳好語于西山豈然有喜進孤踪于東  
閣歡若平生窮猿方急于投林駑馬但知于忘  
棧周旋久矣委曲從之三握三吐而謙德不衰  
一貴一賤而交情自見官不離于都下職况忝  
于治中惑于多岐初類亡羊之牧未必非福今  
成喪馬之翁頂踵知歸丘山莫重茲盍恭過某  
官為天下宰負王佐才元首明哉股肱良哉

人生相逢之日受命長矣弗祿康矣佐國家無  
疆之休大開重正之門共築太平之址惟賢者  
在位引類而上臣事君以人凡厥有知誰無附  
鳳翼之志願如無似亦叨展驥足之榮某敢不  
仰戴已知恪居官次餘水屬操懼為門下之羞  
結艸酌息敢浚古人之報

代通李縣丞啟

始為刀筆吏愧居栖棘之聯獲逢君子寮行視  
哦松之樂碩惟幸會殊劇驩伏惟某官秀毓  
山川慶鍾闕閱學淵源而有守才素駑而不留

致身于紅蓮幕中舉无遺策書名于金閨藉上  
益著休轂仕不擇地而安丞有負予之嘆立吏  
行之雁鷺豈端使哉然迨朝列之鴛鴦殆亦非晚  
矣某江湖冷 薄領下僚父教之忠粗可律身  
而執質學失其道徒嘆蒞事之面墻夔尾跋胡  
轉吮觸諱一邑無不當問肯例以嫌之人必有  
我師願提其耳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二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三

四明樓 鑰大防

禮書

馮仁叟表兄請婚任氏書

族緒卑平猥紹大馮之裔人才凡下敢齒諸任  
之間偶因媒妁之言獲締婚姻之好伏承公人  
幽閒秉操素知蘋藻之誠而公長孫某孝謹傳  
家粗習箕裘之業茲諧燕尔夫豈偶然往之女  
家想見結縭之戒願為有室遂成合卺之歡敢  
薄薦誠拱聞嘉命

不愚弟請婚馮氏書

見舅氏于涇陽慚非酷似尋世婚于高密茲謂  
好逑蓋將締百年之歡豈惟合二姓之好伏承  
某人素鍾淑質久聞中饋之儀公男幸忝承甥  
不待東床之選蚤荷千金之諾敢稽百兩之將  
宜其室家既無嫌于齊鄭傳之孫子俾弗替于  
朱陳

少虛兄請昏孫氏書

託契高門承風久矣求婚猶子得諾欣然屬事  
緒之因仍閱歲華之荏苒敢持薄禮遠尋舊盟

維鵲有巢正款有資于內助迨冰未泮蓋深有  
望于來歸方當相忘于江湖之中可以盡索于  
形骸之外

從子澤請婚舒氏書

定五世之交久篤金蘭之契合二姓之好敢稽  
雁幣之恭令女素習婦功某男粗修子職既无  
嫌于齊鄭將永好于朱陳遠不容刀何待買鄰  
千萬之費告先近日倚觀結縭九十之儀

內弟任文可請婚薛氏書

叙百年之親素聯瓜葛合二姓之好茲始權輿

既情話之相通曾媒言之不費令女夙聞姆訓  
送子某粗習家傳了無耦鄭之嫌乃有茲佳之  
幸既承面命敬奉婚期嘉禮具存何妨三者之  
備官占云吉尚幾五世之昌

沈虞卿侍郎女許陳氏書

襟期莫逆久為研席之交臭味不忘茲遂松蘿  
之記欣然承命捨是烏求伏承某人詩禮素傳  
稔聞于父教而某女子蘋蘩是訓未習于婦容  
嘉納采納幣之同時實有室有家之伊迓潘楊  
方睦當預卜于三星吳越相望尚將杭于一葦

史侍郎女許秦氏書

老矣送心總有愛孫之念為之求耦幸逢列菲  
之家某人秀出相門素傳詩禮某人幼踈姆訓  
未習組紉荷雁幣之多儀知鳳占之協吉深喜  
潘楊之睦自此權輿既无秦晉之早庶安家室  
又鄭府云既  
无齊鄭之嫌

潭納幣張氏書

合二姓之好荷親誼之甚高尋十年之盟喜宦  
遊之相遇况老境篤抱孫之愛而兒曹懷歸養  
之思男女及時幸勿繼于柔日幣帛將意媿不

辨于多儀共存素風一洗未習

季舅弟三女許頤氏書

閭里相望其來已久婚姻之好實始于今公人  
秀出輩流方謹詩禮之習公女幼居閨壺未嫻  
纂組之工既協鳳鳴辱貽雁幣一言決矣正須  
坦腹之求百兩成之當謹結縭之戒

任表兄之子請婚書

桑梓相望夙敦雅好金蘭合契幸締華姻公人  
素習婦功將歸千歲龜魚之裔公人祖傳家法  
造得八世鳳皇之占六姓是求一言而決款將

厚意敢稽納幣之儀佇俟嘉期終遂肥家之吉

婦弟知道長女許李氏書

里舍相望曾未諧于識面媒言一定乃屢辱于  
貽書臭味既同婚姻敢後伏承公人世傳儒業  
况是太史公之外孫公女幼習婦容未熟曹大  
家之女誠知鳳鳴之叶吉荷雁幣之先臨往送  
之門媿不盟于百兩願為有室庶仰望于終身

少及兒女許舒氏書

師友泛遊爰自宿昔婚姻求偶至于四三况一  
水之相望宜兩家之合好令子某蚤傳詩禮尚



餘獨坐之儒風。公女幼習組紉，未解大家之女訓。既叶鳳鳴之占，首勤納幣之臨。佳耦曰配，但覺門闈之喜色。同穀相應，尚何媒妁之多茲。

決女許鄭氏書

雁塔題名，夙講同登之契。鳳占叶吉，茲諧嘉耦之求。一咲相適，片言而決。伏承公人幼而岐嶷，早有成人之風。而公女資亦善柔，方親慈母之訓。俱生丙午之歲，真是甲辰之雄。惟臭味之既同，在禮文而宜簡。御之百兩，首勤納幣之儀。加我教年，當展齊眉之敬。

送子涑讀婚陳氏書

潁川譙國，均著穀稱。孟公君卿，俱為游俠。相望千載之下，始諧二姓之歡。某人柔婉，有聞素閑。母訓而公孤，斃自立。祖習家傳，了無間阻之言。遂定婚姻之約，幸茲叶吉。孰云齊鄭之嫌，其或自今益締朱陳之好。

治請婚吳氏書

識北平之三世，素知事契之深。牽張氏之一絲，喜有姻親之託。鳳占云吉，雁幣是將。伏承某人出郵水之外家，遂歸于我。而公男公生，台山之

傳舍爰取于吳既無非偶之嫌殆有夙緣之幸  
一言而決因締交于延陵子之門二姓相求用  
徼福于東樓公之裔

書

答綦君論文書 更生

某講聞雋譽久矣茲承惠然肯顧教以長書論  
文章大辭筆力袞々大過而問幸甚幸甚少習  
舉業不過敵應有司之求作吏以來雖粗有意  
于此而精神多散于無用宦游往來忽焉半百  
重以二三年間憂禍熏心 然不死以至今日

舊學本自無幾益覺荒落尚何足以言此而厚  
意不可虛辱試吐一二相與質正之來書謂長  
江東流不見其怪瞿唐灩澦之雨迫東而後有  
動心駭目之觀誠是也然豈水之性也哉水之  
性本平彼遇風而紋遇壑而奔浙江之濤蜀川  
之險皆非有意于奇愛所謂湛然而平者固自  
若也灩澦之立中流或謂其巧乃所以為平此  
言尤有深致故樂之未已也與天地同和可以  
感發人之良心而其既已也史紀其精者謂能  
使人歎息悽愴至泣下霑襟者然後以為教之

妙魯不知哀以思者乃亡國之音所謂安以樂者何在耶清廟之瑟一唱而三嘆其亦異于後世之樂矣妄意論文者當以是求之不必惑于可而先求其平唐三百年文章三變而後定以其歸于平地而柳子厚之稱韓文公乃曰文益奇文公亦自謂怪々奇々二公豈不知此蓋在流俗中以為奇而其實則文之正體也宋景文公知之矣謂其粹然一出于正至其所自為文往々奇澁難讀豈平者難為工奇者易以動文人氣習終未免邪典謨訓誥無一語之奇無一

字之異何其渾然天成如此文人欲高一世或挾戰國策士之氣以作新之誠可以傾駭觀聽要必有大過處嗚呼如伊川先生之易傳范太史之唐鑑心平氣和理正詞直然後為文之正體可以追配古作而遽讀之者未必深喜波平水靜過者以為無奇必見<sup>高</sup>崖懸瀑而後快韓文公之文非無奇處正如長江數千里奇險時一間見皆有觸而後發使所在而然則為物之害多矣故古文之感人如清廟之瑟若孟郊賈島之詩窮而益工者悲憂憔悴之言雖能感切不

近于哀以思者乎此本不敢為人言、之又極  
乎 視來書豪扣頓挫之氣亦甚異矣人之少  
而壯、而老如朝氣之銳晝墮而暮則歸某方  
墮而將歸歎以當足下之銳宜其說之不相似  
然時、讀足下之書以作其墮足下亦味某之  
言以趨于平亦朋友相資之義也豈惟文哉喜  
怒哀樂之未發與夫平旦之氣願豈有一毫之  
不平古人歎寡其過而未能此意安在幸併思  
之多言媿甚惟足下諒之而已

上宰相書 代叔父

某聞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者無私也而人或見  
其私蓋其生育長養以為事有時乎私而實非  
也窮冬沍寒萬物憔悴春回自東一元磅礴于  
太空而一艸一木咸有生意造物未嘗私也間  
有朽折枯木雖無萌蘖之生而其根莖餘潤猶  
未自絕于造物者一元之氣必且為之融液浸  
漬資施生之力而不憚雖其生獨浚于衆卉而  
終亦不在造化之外故人或疑造物之私于此  
而不知其非私也恭惟某官擢亮兩朝經略四  
海巍、勳名與嵩岱齊聚精會神仰贊聖天子

治內治外之務方且收拾人材躬周公吐握之勞視平津東閣為不足道挾鑪錘以造化天下人物正如一元之運行無有偏頗當是時而有  
一夫足婦之失所是當春而有寸卉之不萌也  
敢不扶注于造化而後无生成哉某受才最早  
賦命最蹇入仕三十餘年歷州縣者七任兩宰  
劇邑一經過郡雖綿力不足以為國家使令而  
父教之忠祖知庶勤以儉自守庚辰之春仰于  
光寵之門蒙大丞相恩選俾倅室城方且自喜  
萌蘖之得生日望成就而揣次之間有報罷之

命今日之來其窮甚矣正猶朽枿枯株大費造  
化之力大丞相秉化爐于上枯者吹之使生育  
使某遂老于窮哉寒谷之黍彼吹律者猶能使  
之長而况造物者乎願大丞相擴無私之造使  
萌蘖于今日而備用于後雖吹之噓之若私于  
小物而亦豈有累于造化哉天地不可報之恩  
猶當縻捐以報萬一

### 上宰相書

天地萬物惟其明而已矣聖人作易幽贊神明  
然于卦言明必大其義而是知易之作亦明其

所謂當其可之時以示後世後世好言机而不  
反時以為机即幾也竊以為不然聖人言幾而  
不言机蓋幾者動之微而机者事之要後世之  
所謂机者以時而非也言机即近于人為氣象  
進後惟恐失之時則出乎自然者我心休、庶  
績自達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四時自  
行百物自生天則何之于無私而已一艸一木  
華實各有其時或先之或後之妄者以為奇為  
瑞其實則物之妖也天之于物尚尔而况于  
人乎宰相操造化之柄區、然歎以智力運元

化則亦勞矣故當觀萬物之變而聽其時之當  
然我之用舍時也事物之芸、于前者亦時也  
推無一夫不被澤之心以待天下然其自窮自  
達自進自退若不由乎我而推物之時之所夫  
然後不煩知力而王佐之氣象見矣方今聖賢  
相遇千載一時神會氣合此豈可以人為求之  
耶相公上佐天子下理庶務四海之求于相公  
者一、以智處之則且將不勝其應究極化原  
在乎坐以觀萬物之動植隨其時之可而應焉  
此相公之所以大也某何為者曩者猥叨龍席

榜之下陳則固已為今日張本屢拜下風誤蒙  
知遇相公之歆提撕于衆人之中久矣有其志  
而未有其權有其權而或非其時故公辱在泥  
塗雖知相公之不遺微賤而不敢有求于相公  
之門相公秉鈞當軸二年于茲矣而公遠在心  
制中杜門海嶠寔不敢求聞達于時今者收召  
魂魄禪冠而掃門相公一見便有曲成之意茲  
非某之時乎敢誦言所聞于平日者以獻古人  
云君相造命雖曰造命非時不可今日則真可  
以言命矣惟相公矜而進也某如蟋蟀之秋吟

非敢鳴其不平也時焉當鳴蓋有不容自己者  
干冒鈞嚴俯伏俟命

上蔣政叅書 代范孝隆

某聞君子之所以得人心者能以天下之心為  
心而以吾之心為天下之心天下之溺何与禹  
事禹豈無一席之地以容其足哉而其心視天  
下之溺猶已溺之也天下之飢何与稷事稷豈  
无一飽之計以充其腹哉而其心視天下之飢  
猶已飢之也二君子孜孜汲汲罄竭以極天下  
凡能以天下之心為心而以吾之心為天下之

心也公卿世家為之子孫者孰不願自植立以振門戶某願之泛濫係乎子孫之賢否然此心則人之所同也夫已歆立而立人已歆達而達人吾夫子以為仁人之用心况夫已已立而人或未立已已達而人或未達仁人見之得無動心乎恭惟某官懷絕世之才輔之以碩大光明之學文章與雅足以規姚姒謨謀忠嘉足以配臯稷領宥密參机政天下虛席而論相閣下其選矣仰惟先正太師魏公勲業譽望為前朝第一等人彪炳俊偉俱在史冊子孫以似以續持

橐擁麾代不乏人以至于閣下閣下以經術魁儒科以詞章鳴海內優游都城中極天下清華之選凡書生之所夢寐而古人之所歆艷者無不親歷之人望益隆主眷益深率以此取卿相蔣氏之家穀日大以肆天下以是知魏公之有孫而閣下之光于前人也閣下以王佐自負一意于尊主庇民固不以是區々之軒冕為事然如閣下之為人子孫可謂盛矣有人焉業方治之餘而弗能修播獲之職顛沛流離而叫呼扳援于門下閣下其念之也必矣伏念其先丞相



妙年自布衣以策干天子風節翹然有聞致位  
上宰憂國愛君之心終身不少衰至今教紹興  
中興名臣然亦不在第二流也惟是某孤不肖  
既不能以家學取世科委靡闖葺又不能少自  
振拔于播紳之列加之憂患相仍三兄淪謝相  
繼惟一弟相与為命又皆困躓連蹇碌々州縣  
間退揣庸虛之質顧何足以求當世聞達惟是  
痛念先丞相之迺未陳其門戶衰落遽已至此  
幾無面目以上先人之業隴矣罷官三年固窮  
田里非曰絕意榮望願當路未有為之地者敢

不得已而為此待時之言一日有聞于人曰朝  
廷大用蔣公矣問其家世則曰太師魏公之孫  
魯也公也釋然悟躍然喜曰吾之窮其少瘳乎  
或曰子于蔣公之門無一日之舊而勢位如霄  
壤之隔子乃以為往必得而欲何耶某應之曰  
吾聞蔣公之為人其心則禹之心稷之心也公  
与魏公相去四世嚴々相望如此某親先丞相  
之子而沒々不振如此以此求之其必有以哀  
我者故今日之未 士無以自見不自知其不  
可也伏惟仁慈薰然垂泣于不振之所引手于

內溝之際使他日有以少見于世士之歸于門下者多矣豈特某哉

上洪丞相書

代表兄孫公和

某聞臧孫諫君以德而君子知其有後于魯管仲受下鄉之禮而君子知其世祀于齊方二子之為此也求盡乎人臣之事何嘗有意于徼福而此亦豈徼福之具哉然愛君合禮天相神祐百順不期自至而子孫碩大繁衍君子已能逆知于未然嗚呼彼皆一時陪臣効小忠循常禮而天之報施已如此矧本朝鉅公以身殉國建

大節排大難或功困讒身不得有為于是天亦媿之必擁佑其後光明俊偉亦非止如臧管二子而已矣恭惟先正內相忠宣公以文學志誼結主知致身華近一旦當黜虜倉卒之變翠華南狩駢馭未返此正主憂臣辱士君子畢命効死之際而肉食者類多選實蓄縮為保室家計無肯出萬死以報國者獨我忠宣公毅然自奮伏節請行不可回擬乎明泣望固已尋服夷裔而專對亡辨又足以殫壓屈強不廷之虜故雖間閔險阻節旄盡落而中心如丹愧犬羊而奪

之氣卒之締金石之盟還長樂之駕嚮者三十年邊鄙不聳而南北無烟火警誰之功也上天助順佑我國家為生靈佐而所以報忠宣公者亦昭々可知蓋丞相首以文章鳴而一門之秀連中宏博異科洪氏之文遂擅天下此雖在丞相為餘事而四海由是人知洪氏之名而家有洪氏之書此天所以忠宣公之報而示為善之利也權臣當國中能勝天方忠宣公還朝被太上皇帝寵遇之厚駸々大用讒人固極一斥不復故權臣能貶其位而不知適所以大其聲

能抑其身而不知乃所以昌其後天定復有以勝之未幾而朝廷更化金昆玉季繼踵登用福善禍淫可謂差耶恭惟某官以顏孟之學負伊呂之才周旋外服而降岩石之瞻翱翔華要而結兩宮之眷比者槐鉉虛席久至閱歲此古今之所未聞而四海所矚望卒之覆金甌東魁柄者丞相也明良相遇千載一時決非偶然者是雖報施常理皆人所不能及由是輔中興于無窮而成忠宣之大功天于此不為無意也某不佞一介鄙人無所取材獨念先吏部某早受忠

宣公之知君子交情見于尺牘先吏部流離兵  
火之餘故時圖籍往々埃滅而忠宣公咫尺之  
書藏之中箱爛然可觀先吏部既捐館舍某雖  
無似亦知寶秘以俟今日是敢躬自裝褱百拜  
以獻有以見先世之契不為不厚亦以少禪門  
下手澤之富比之掃舍人之門者猶為有因也  
恭惟丞相竭誠節以相天子鞏國勢于千載而  
行家慶于綿遠八葉宰相七世內傅將不足為  
今日道痛念先吏部以筆硯起家忠鯁獨立終  
于一郡人亦嘆其餘方未施而不肖之孤又不

能少振于後宦路如漆四壁朽然幾填溝壑偏  
親垂白菽水不繼猶強自植立以苟斗升并官  
安陸因子遠次之官有期矣固將奉板輿携學  
累為數千里之遠以圖一飽然喜惧之年惴々  
朝夕所以謀寸進而為親榮者尤切々于中仰  
惟閣下仁慈薰然軫念先世一日之素興哀于  
无用之人道攘天下之餘力一振于窮困之地  
則高誼絕俗寒士歸心某亦當摩頂放踵以效  
萬一九原有知見吏部亦不當後結艸之報惟  
閣下哀之

上趙憲書 代趙推

某聞疏不如親、不如賢詩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曰瓜瓞曰葛藟親、之謂也周公相武王封姬姓五十三國而天下不以為私人皆曰周以宗強意宗故可以為強也宗而壯賢而何以強使受封者五十三而不賢焉天下不以我為私乎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周以宗強蓋以賢強也我國家聖祖神宗敦厚同姓封爵祿廩務極隆異親、之道盡矣賢、之義則未也乃復慨念宗室雖有才而不得試于是設教養之

法開近年之科大才班、得自見近歲修潔博習之士因以益眾與寒雋並驅事銜天子又拔舉其尤才能者擢真周行授之以持節擁麾之寄視有周無媿焉恭惟某官以光明俊偉之才輔之以淵源詠洽之學高義慷慨薄乎雲天勁氣崢嶸沮乎金石間乎云儒雅勉任之事業閣下誠優為之在中為黓亮之臣在外為循良之吏中朝士夫教當世賢者必以門下為稱首朝久論思自此升矣激濁揚清傾為閣下胸中自有定論然人方賴以主盟倘得州邑之吏祝

天族之可矣收拾者長養而成就之俾有以自見于世則親之之道賢之之義足以仰朝廷之盛 疎族無似蚤歲而孤上奉孀親下撫幼弟家无四壁无以資其身攻苦讀書不能自已辛勤百戰始得一官為寮于茲亦幾年矣庶勤自飭不敢少越規矩之外以為終身羞史君寮具無他而未敢求知部使者冠蓋相望而棄之不顧与自念言是豈惟孤寒之難于進蓋未有當世明公以為之引重比閣下按臨曳裾旅進天壤勢異宜不可以冒干然而決于自獻者

誠以閣下方主張公道愛惜士類宗族之末尤所務憐倘引而進之則他人必指之而曰是子也而首受知于宗英其必有以取此也假寵乞靈公之寸進有望矣故公平日之不敢為不肖以幸今日之遇非徒以親之望門下也古語有之為山九仞功虧一簣故士君子于舉士之際多以垂成為辭嗚呼九仞之虧固為可惜然所以歎九仞者不由覆一簣而進乎今日之進固有望于閣下之開其始若其終之則在他日

某聞念子素之飢者有裹飯之仁憐范井之寒者有緝袍之惠故舊之情誰則無之故窮則相卹達則相引或故舊之不及用則從而收其子孫此古人之所甚重而今之時絕無而僅有者也故山公在則嵇紹不孤而優旃之戲亦能封非教之子載在前史以為美談寥々高風非當世大臣孰能振起之恭惟某官道德配古人毅名滿天下秉大政行公道行將入相明天子以共起中興之功而獨于故舊之情尤為垂意此所以能主盟吾道而振風教于千載之後也伏

念某門緒衰微生涯淪落環視一身無寸長可錄獨賴先世遺澤得官而蹭蹬連蹇絕人數等齒名仕版今幾三十年矣頃者得闕桂林待次教載望嶺外之地邈然數千里而偏親垂白不堪遠去重以久居浙西遭去歲邊警士夫率皆東徙轉寓于越之屬邑羈單可憐無与為此痛念先君之後零丁如許今歎之矣荒之地則有狼狽之憂坐以充策則忽不知歲月之換而寸進愈茫々矣分竒才薄失于初計尚誰咎哉然猶有冀寒灰復然者賴有閣下使公不于今日

伸喙而一鳴是自棄于溝壑也方閣下絃歌武  
城先君宰剡谿獲與閣下有同僚之契而荷知  
遇為最深今日不肖之孤貧侷無聊至于此極  
此閣下之雨宜動心也然閣下方坐廟堂而進  
退百官而公也微賤疏遠尾百僚之底前時未  
契何足恃此以進君子之門獨以向者閣下擁  
麾毘陵公得以桑梓修敬固已蒙眷顧之厚謂  
公為故人之子有惻然興憐之意今也公之窮  
益甚而閣下振拔滯淹一舉手力耳今日之進  
不為無因敢冒鈇鉞以干造化區々之命垂于

閣下之手伏念薰然之慈有以憐之振之不勝  
幸甚

上宰相書 代人

某聞養才之法不一也養大才者勞之養小才  
者優之譬之植木彼榎楠檜栢之屬不貴其拱  
把掾代之用也生于陰崖絕壑中風雨之雨侵  
蝕霜雪之雨摧折外益枯而中益腴磊砢多節  
目而材益剛夫然後數十年而以為棟梁而  
一登明堂之柱非此不能勝也然為巨室者棟  
梁之外椳園居楔之用不知其幾故必有養小



材之法焉若樸櫟小木欲求近用苟不植根于膏腴沃壤之地使之遂其生長則將枯悴萎芟蕩然雖求拱把之材亦亡矣孟子曰天將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勞其筋骨餓其體膚此養大才之法也小雅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此養小才之法也才大者用大而志亦大故必先勞之而苦其成小者用小而志亦小故必先優之而責其近未易以一概論也伏念某生無一竒學無一成猥以賞延登仕版幾四十年矣平時碌碌以備國家之使令雖不能卓然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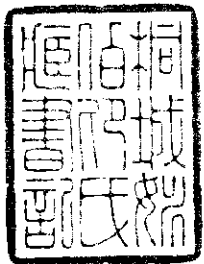
茹于流俗而以功名自期然謹守父教官箴以逆事亦僅有尺寸以易乎世比仕東都自計司而為伯翰之職亦不敢以為勞且冗方且躬朱出墨入之煩居無何而以罪去退念妾庸孱謬獲戾為宜而一時旁觀莫不搯腕太息知其冤而莫敢辨公亦不敢自明以連大何也生廢申黑于今五年堂有八旬之母而闕旨甘之奉室有數百之指而困啼號之迫日復一日幾不自聊嗚呼是樸櫟之才而遭風雨霜雪之所成置之陰崖絕壑將遂摧折于無用之地是大君子

所宜動心焉者也恭惟某官以不出世出之才  
輔贊兩朝舉天下之物皆在陶冶而進退士大  
夫于一舉手之頃凡者起車山以鎮壓倔強不  
廷之虜如鳳皇麒麟一出而鴟蝗狐自然逃  
遁陰受相公之賜者不知其幾千萬人而猶敢  
以人才為意不倦吐握之動此周公之用心  
也重念某孤老之迹屢站大造而公相寵遇撫  
存之非一日也今日以窮來歸棲如飛鳥之  
依人、將憐之而况公相耶噫某之此來則窮  
甚矣公相遂收錄之耶則他日必有尺寸之効

以報門下今日棄之則遂將槁頂黃馘與糞壤  
俱腐雖欲縻捐以為門下用終不可得錄之棄  
之某之命懸于公相矣伏惟公相哀憐之干冒  
鈞慈某下情無任戰慄之至

玫瑰先生文集卷第六十四

四明樓 鑰大防



書

答朱晦菴書

某伏自壬寅夏間修敬紹興臺治之下伏蒙與  
進加以宴搗獲特博約之誨未幾先生賦歸某  
亦繼遭外艱沉迷憂患浚數年赴官東嘉才聞  
台旌造朝已復還山後知起鎮臨漳俱不得一  
拜記史之間請違台輒遂一紀矣青天白日奴  
隸知仰歎某師廣無由追拜時得門下雨著誦

詠探索尚庶幾在弟子之列仰惟名德為一世  
師表今自端揆而下諸公無不有先登之愧嘗  
見講筵班退黃夕即對人浩歎或問之曰好一  
箇去處吾曾冒處此如晦菴乃不使一來耶某  
學殖踈荒無所可用三入修門推遷至此進無  
補于君上退不能寧其親蕪類之詞不足以代  
絲綸之言辱瑣之資不足以立雷霆之下日坐  
針毡未知自免于戾者表兄陳舍人之子赴楚  
州戶曹一見即言嘗拜床下蒙齒及賤姓名固  
已慚惕感著之不暇蔡季通傾蓋如故亦言軫

記之意晚出何以得此季通定交日淺而得益  
已多而况得親炙于先生乎諸公方謀以麾節  
強起門下庶幾因得伏謁以遂師承之願因季  
通歸敢此少見悃悞不敢累牘以為寄札願雖  
承顏接辭未有其便或以為可教故得警誨使  
知雨歸不勝幸甚易學啟蒙之書反復熟觀無  
送叩請亦託季通寓下意一二何當摠衣以請  
伏祇馳誠之切

答杜仲高書

旃

某向者天街一別忽三四五年茲屬惠書以慰

以荷某杜門却掃荷上思再昇祠祿仰以奉九十之親俯以自達不肖之軀不翅足矣况老態日見夏秋間病足延痛左腕嘗作醮詞云四肢而三痛楚十日而九呻吟其况可知近方稍安九十者其家不送政但當虞侍膝下暇日則以故書遮披而昏花已不可視細字矣鼓琴足以自娛奕碁可以遣日此外一不以經意來書論出處大致意為其詞甚偉佩荷雖深然非所敢當也寄下新詩快讀三歎杜詩集註等書恨未盡見發微一編誦之數過卓乎高哉賢父子真

足以發少陵之微意非淺識者所及來書云姑置是事直說杜詩以寄遠懷如何杜之詩韓之文如王右軍之書皆古今一人而已近世士夫水墨積習之上類不甚至唐人多能書歐虞褚薛是其尤穎異者疲精竭神各自名家終不足以望右軍閩域若詩與文可以力取而強進之耶祇足為村夫子者固自難言然王荊公以為與元氣侔蓋極言詩之高致若曰所以拜公儀再拜涕泗流正為茅屋為秋風雨破嘆一詩用意之工東坡謂自是稷契等輩口中語正謂

其語似稷契<sup>華</sup>尔唐史贊之詩人以來未有如子  
美者皆極口稱其賢詩工部之詩真有參造化  
之妙別是一種肺肝兼脩衆體間見層出不可  
端倪忠義感慨憂世憤激一飯不忘君此其所  
以為詩文冠冕後人着意形似亦有可雜之詩  
中而不可辨者至其奔逸絕塵雖諸名公恐未  
免瞠乎若後此難与不知者道也然擬人必于  
其倫以言取人先聖所難若直以上比禹稷与  
孔孟之進退則亦愛之過甚此老如在亦未必  
敢當鄙見如此更試思之非面言不能悉也如

中自誅褒似前輩嘗稱之而陳將軍之不沒其  
實未有人能發此者發微如此者非一篇尤  
佳歎誦不已又記一二事雖証詩之大節目併  
及之畝花門詩連雲屯輔左百里見積雪以趙  
次公之詳且博略不注釋四明舊有卞倅養宜  
園為注甚詳竟不得其書嘗与之論及此亦止  
云意其偶有積雪尔蓋花門即回鶻也上嘗考  
回鶻之俗衣冠皆白故連雲左輔而百里如積  
雪然不既多乎以此意讀之方覺語意精彩頓  
別又嘗与蜀士黃文叔裳食花桿因問蜀中有

此乎黃曰此物甚多正出閬州杜詩所謂黃知橘柚來極為佳句然誤矣曾親到蒼溪縣順流而下兩岸黃色照耀直似橘柚其實乃此枰也問之士人云工部既誤以為橘柚有好事者歌為之解嘲為于其處大種橘柚終以非其土宜无一活者又云嘉陵江水何所似一本作山水者是差嘉陵江至閬州西北移而趨南橫流而東後折而北州城三面皆水故亦謂之閬中閬內如河內然地勢平潤江流舒緩城南正當佳處對面即錦屏山蓋山如石黛水如碧玉故云

嘉陵江水何所似石黛碧玉相因依真絕唱也此皆前所未聞恐可以助異聞之萬一又信乎不行萬里不可讀杜詩也信筆為報惟為遠業自厚會昆仲併道甫問信為荷

荅柴殿院之子楸書

某承長書之既且示以事且甚詳區、非不知之某自幼典選凡滯案至前必究觀之可行則屬使青輩施行若必不可行求其說而不得則必悉以底蘊州告之便知其決不可以俸望息心而歸且曰毋徒為逆旅也是皆未嘗問識不

識求盡吾職而已况如先殿院厚德前輩幸及同朝今見賢子來理遺澤豈不願奉周旋重蒙垂論不待不詳布之遺表自漢宮之外舊日惟中奉中散大夫以上方得一名若先殿院生前特服時中奉大夫之告已下未及授而捐館則尚可料理捨此則無說矣何也以為帶貼職朝議大夫与不帶貼職人事體一同則公之外祖汪公帶直顯謨閣二十年轉朝議大夫數年而後致仕未嘗敢陳乞遺表恩澤若無此法也未教所謂一職合比四官不知何所據而言亦所

未聞也以為已諛磨勘轉中奉大夫之人則苟未授告猶朝議也公之親伯父紹興三十二年已下磨勘告未及下而終于朝議大夫亦不敢求遺表蓋告未下則無緣可得也觀尊意所以未能決然者以猶有虞氏之例也亦嘗為之求其說虞君終承議郎無予得遺澤之理以其寓直龍圖閣乃在朝請大夫之上想是時有人為之地以其寓直之高故特与之致仕一名若先殿院所寓之職則猶在朝奉即之下况已得致仕恩澤而欲以此更得遺表一官求之法例无



一而可既必知其不可而不以明吾徒使左右  
旅營之則公之所不安也病中艸之授軍吏  
以為報切幸加亮

答趙共父書

易補音之作所謂鮮不抵掌指為之潤誠然誠  
然公雅好吳氏詩補音今者皆取其說然尚有  
當言者如懂之下注文用之不盡似有未圓  
處不若全用或節去不甚親切者如即鹿无虞  
不叶中字之句若以昔王公謂詩叶蓬送則上  
章葭犯又作何叶此一音可去之詩必有韻易

則有不必易者又不可強道也車之音斥于常  
服之辨只得寫詩補音全文節之意不完難曉  
艮卦薰心思尋此不可曉如此則是本音非叶也  
注中引易林太玄乃叶隣民堂誤音耶小畜象  
獨當乃取詩渡邛補音內引老子六項知足者  
富強行者有志可用如以正叶富吳氏之意不  
可通不若易之大率左諸多韻跋語所謂言出  
而聲諧辭比而嚮順不待勉強牽屬而自中音  
節者瞭然如聖謨洋洋嘉言孔彰作善降之百  
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之類甚多只如補音首論

服字方悟漢書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名其為賊  
敵乃可服作蒲地切方可通耳吳氏以集韻為  
據而不深考說文解字之書如碩人盼兮注文  
未為甚當說文盼恨視也从目兮聲胡計切盼  
詩曰美目盼兮从目分聲匹覓切眇目偏合也  
一曰衰視也从目丐聲莫甸切三字甚明蓋眇  
如孟子使民眇然盼如老商之一盼又盼庭  
柯以怡顏以匹覓一切為与借絢二音不相叶  
又似太甚若眇則尤不成字則以不考信說文  
之故也姑舉此一端耳江不与陽唐相連而綴

于三鍾之後上去入皆然蓋古音江音謂之轉  
轂与東通亦有據否有疑處必有考証方可決  
然定說不然寧闕之尔每疑十二齊不綴于支  
脂之微之後而与十三佳十四皆相比久不得  
其說後因觀後漢語如天下中庸有胡公萬事  
不理問伯始五經紛綸并大春之類皆是也字  
為句而四字一韻下三字為韻若天下模楷李  
元禮方知楷与禮叶齊之所以近佳皆也非好  
古者亦不語及此不知者不止謂迂濶而已來  
教所說屯離蹇乾隨臨啞嗑革卦中諸字今本

既叶如王鄭諸家改字不同皆可略而不問如  
乾之若屬等十二處有不可通者不必強通只  
如潛龍勿用亢龍有悔見羣龍无首吉雖歌通  
之不可得也但當採吳氏之說通其可通者足  
矣如悔菴之說亦及叶韻漸卦上文以陸為達  
雖改經文于儀字却叶離卦之末蓋雜而又雜  
不可終窮自大過顛也而後更不復反對坡公  
疑之改從反對大非古意觀其韻叶可見非差  
如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可求反對乎  
此皆悔菴之說為是若實之役去殼則似未然

更須詳考此亦未暇入殼之叶去殼恐无此例  
有則韻皆少差如讀之為讀豆復之為復豈當覆  
之為覆噉宿之為宿秀無有逆其本字之去殼  
者盡入殼韻中只有厭入厭去一字通用本音  
却是實有此二字義又不同實為去殼恐難逆  
之如伸正當為敬比輔也比吉下順逆也履艮  
同人卦首今別蓄卦名彖象天方上闢文旅彖  
兩小亨當是衍來說皆然但流傳已久不可輕  
改然亦不可不知也又別有跋語見他紙可  
用否午暑連日揮汗方能辦此餘不暇及亦不

可為不好者道也

答徐敬父書

某辱示及主敬扁榜良齋真蹟文昌章公跋語固深歎服然不敢著語者頃竊聞之大府卿王公字正之某姑之夫也嘗言此字本翼祖廟諱雖已再經祧遷而在臣子終不當以此為名字及齋室之名張南軒以此為字卿不以為然某又嘗見文潞公帖或勸以為翼祖已入夫室可復舊姓潞公云老夫彌亮四世未敢遽改蓋是時猶是七廟也徽宗朝立九廟翼祖

後入廟祐又以為諱後至欽宗祔廟始復祧遷元鉞敬直永嘉人也公忠告之遂改易直此不可不知也特臭味相予敢及此切幸加亮

答趙郎中書

崇憲

某久不嗣音正尔馳仰辱書翰以慰以荷蒙示諭濂溪書院尤見政最之餘儒術潤飾甚休甚休謹為寫四字去但谿字當如此寫溪出于陽水之爽辭非古也二者俱寫去惟台意在擇濂字百少曲折見之別紙望詳覽九江古郡于今寫重鎮幸有周先生之遺迹表而出之又使士

子得以館穀于其下儒風自此逾興賢使君之名與之無窮矣公衰骸求去未得尚尔勉強艸  
修報不究款言併幾台察

濂谿之濂字書所无公少時見林侍郎黃中知江州曾作濂溪祠堂記今想尚有石本便中望以寄示其中亦似說濂字如元次山之唐晤語出于意見近歲得晁氏參記許氏文字一書以道所編也有云濂 从水从

兼徐本曰薄水也一日中絕小水唐本曰薄水也或曰中絕小水又曰俺也或从廉徐本

闕濂字按素問夏三月之病至陰不過十日陰交期在濂水楊上善曰濂水靜也七月水生時也然則从兼者六古文廉字非兼并之兼以上皆以道之說徐本謂今世所徐行徐鉉所定說文解字也以道得唐人本時以校其不同者公按素問二十四卷陰陽類論夏三月云：在濂水注濂水者七月也建申水生于申陰陽逆也楊上善云濂廉檢反水靜也七月水生時也唐本既曰或从廉則非无濂字晁氏之書甚佳止有三冊若因刊之尤

佳

荅楊敬仲論詩解

某蒙示教詩解以病故相仍近始讀竟荷開發鄙陋至多感歎擊服之餘恨未得一遂請益于門下若夫發明无邪之思貫之旨夫人同心大道至乎古既難盡信雖載之左傳者亦不可據尔雅亦多誤大學所引亦有牽合詩序多失經意釋文多好異音詩人諷詠或有包于事寔制度名數不盡合于禮典先王皆在商世難拘以周孔文王以服事商不應作禮樂如此類未易槩

舉皆前輩之所未發者尤用服膺然惟尊意每不自以為是而欲人之言某亦不能自己欲効所見試陳其甚明者正欲反覆論辨以歸至當非恃相予之厚非愛此書之深不及此也

葛覃女毛詩傳曰覃延也其義未安覃本義

保也葛葉而蔓小故陸焉而深十倍謂陸下

曰覃徒紺切而廣韵集韵無此字音釋文徒

南切方音不同不可知也而謂進也則未安

曰覃及鬼方由中國而覃及之則中深旁淺

實有覃義實覃實訐后稷之敬深廣也故衣

水中深旁淺曰覃水加衣水以別其字先儒徒因  
葛推義釋覃曰延然施即延也無乃重複乎  
大田以我覃耜覃者深也耜宛然有微深之  
狀故曰覃耜毛傳殆未親見耜徒見易有剡  
木為耜之義故以覃為利後儒求其說而不  
獲又轉音為剡又轉字為耜今正其字義平  
穀如字

覃字如雅釋言流覃也覃延也郭注皆謂蔓  
延相被及說文長味也從齒吊齒省韻穀詩曰  
實覃實訃徒含切又覃篆文覃者潭說文

从水覃穀集韻一說楚人名深曰潭、字  
在六書中為形穀如江河之从水而工與  
可止取其穀而無義潭从水覃亦取其穀  
非有義也潭有深義今之言潭、是也覃  
幾无深義字書凡有意者如人為、偽人  
言為信之類皆入會意之科王荆公字說  
所以不能傳者往、以形穀諸辭皆入會  
意故有牽合強通之病尔葛之蔓延故施  
于中谷亦未為重複也覃耜之音剡疑是  
方言集韻以為利耜此以詩傳釋文為據

如八月剥枣剥音普卜反荆公以為養老者剥棗之皮而進之後行田野間群兒相呼朴枣方知釋文之有自來此二覃字更宜考之

鵲巢維鳩居之 爾雅釋鳥云鳩鳩鵲郭云布穀未安音如布穀者不居鵲巢音如鳩鵲者乃居鵲巢為鳩鵲魯昭公三十五年鳩鵲來巢而公如軋侯此亦假他巢之應也故文成之世已有童謠曰鸚鵡珠、公在乾侯矧鳩鵲亦鳩鳩之音凡鳥名多用其音埤蒼

云鵲鳩方言云戴勝今審究戴勝首有竦毛鸚鵡亦有之而鸚鵡身色黑戴勝身毛毳而稍長大豈埤蒼攷之未審欤布穀其音潭然鸚鵡其音亟然獲穀毛毳頭有班者李氏亦以鳩鳩為鸚鵡

多識鳥獸艸木之名故之當如此之詳密鳩鳩之為鸚鵡甚明浙人呼為八哥兒川人呼為阿八所謂音如布穀者乃今班鳩俗謂之步姑甚性雖拙粗能為巢戴勝首有竦毛向後鸚鵡竦毛直上又自不同鳩



鳩之刺不一正所謂鸚鵡也郭景純云布穀固已失之歐公言拙鳩亟然不知此乃鸚鵡呂氏具載皆未當也

簡兮日之方中在前上處時祭習舞以日中為期碩人在前列上處方中將中也碩大也大德之人俱其德容也

前輩曾云日之方中則明而易見之時在前上處則近而易察之地君德不能見况幽遠者乎此意甚切

氓吁嗟女兮無与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

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耽樂也說解說也今俗說亦以女淫為大醜

毛傳云女与士耽則傷禮義鄭箋云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補至于婦人無外事維以貞信為節然功過相補則士可耽也每疑其害教近得一說无与士耽已是自悔而反正之言蓋其初抱布買絲來即我謀後又以車來則非女之奔之也其言曰始者以士之耽兮故我今日猶可說也若是女之耽兮則我不可說矣如此則得詩之

竟必免功過相補之害教也

兔爰雉離于羅 雉文明比君子

非為其文明也羅之設所以取鳥獸兔狡如小人爰、緩行不至觸冒雉性耿介多罹其中世亂罔密小人多幸免而君子多陷于罪言文明則意差

穉兮 此詩凡言女皆指君也女者爰之之辭

民勞王欲玉女是用大諫此意尤明又卷阿俾尔弥性之類不惟是爰君如古稱我

為朕未至如秦以來分別之嚴也

出其東門聊樂我負 我自有負姓者吾安也

此說未然毛鄭不解負字疏言樂我之心耳云負古今字助句辭也唐負半千齊州人其先本彭城劉氏十世祖凝之事宋為起部郎及齊受禪奔元魏以忠烈自比伍負因賜姓負古无此姓也况此詩解内云陸德明以爾雅之祖從也牽合上章思存改且作徂甚無謂也且語助也于義自通

何必牽強又改字以此知員亦語助耳

候人維鷓在梁不濡其翼不濡其味 鷓鴣

喙長尺餘頷下胡大如數升囊群飛入水食  
魚今況在梁不濡其翼味長如此而亦不濡  
是當食魚而不得食喻賢者宜得祿而不得  
祿

歐陽氏曰此鷓當居泥水中以自求魚而  
食今乃邈然高處魚梁之上竊人之魚以  
食而得不濡其翼味如彼小人竊祿于高  
位而不稱其服也鷓不當以喻賢者不若

### 歐陽氏之說為長

不遂其媾 小人富貴綴肆好色淫恣而棄  
其婦媾婚媾也

毛氏曰媾孕也張氏曰不遂其媾不稱其  
寵待也今人謂遂意亦曰稱意

薈兮蔚兮南山朝隰婉兮孌兮季女斯飢  
薰日集注作薈蔚文也南山朝隰蠖螭也人  
莫指者乃陰陽交感不正之氣南山喻在高  
位朝隰喻淫縱淫縱者推其意所溺固有其  
妻雖婉妥而自不說者如衛莊姜雖美而不

見吞蓋不樂于靜正而放於情慾季女者年少之義以其未嘗相親如不為婦也故曰季女不說之失所則至于斯飢矣

張氏詩曰林木南山薈蔚時工斤樵斧競朝隴舉知趨利青冥上不念幽居季女飢陳氏曰壯者趨利于山則弱者餒窮于室小人肆志于上則君子困窮于下張陳二說雖未必盡得詩人之意然其說猶雅馴今為一媾字一媿字又婉變季女遂生此說然朝隴寔非蠖蝮也彼蠖蝮之詩首章

曰蠖蝮在東莫之敢指故次章曰朝隴于西崇朝其雨至今朝日在東則虹出于西夕日在西則虹出于東鮮有見于南者且此詩初不言虹而徑以朝隴為蠖蝮則不可既曰季女如有齊季女而曰如不為婦亦覺費辭若以西山喻高位朝隴喻淫縱亦不成詩語宜有以更之

七月一之日感發二之日栗烈 感發者寒氣勁發萬籟盡鳴如感栗也野合有語離端吹感栗讀烈風吹離福之虛管作穀也栗烈

者丑日寒氣益烈人股戰栗也毛傳謂栗烈  
寒氣也其以是欤

毛氏曰感發風寒也栗烈氣寒也王氏曰  
風而寒尚非其至也無風而寒于是為至  
只如此說足矣感栗乃胡樂一名悲栗一  
名茄管羗胡龜茲之樂也其殼悲栗胡人  
吹之以驚中國馬後世樂始譜其音以為  
衆籟之首周時安得有此俗語尤不足取  
股戰而栗漢人始有此語

二之日鑿冰冲： 鑿冰之時捧冲和之日

慮寒氣之傷人也函公之愛民如此

毛氏曰冲：鑿冰之意孔氏曰冲：非貌  
非殼故云鑿冰之意左傳曰深山窮谷涸  
陰沍寒于是取之幽尤寒盛冬安得有冲  
和之日不如只從毛說

東山鶴鳴于垤婦嘆于室 毛傳曰垤蟻塚  
也將陰則穴處先知之鶴好水長鳴而喜也  
孔疏曰將雨則蟻避濕而上塚鶴鳴于垤詩  
意与零雨其濛同婦嘆于室聞其夫將歸感  
傷而歎也

毛公齊人世自知之解不甚詳孔疏亦未明皆不見于堙之義惟胡德輝頃蒼梧雜志言之最明云新絳經傳鶴鳴于堙謂堙為丘堙非蟻塚蓋荆公未嘗到山東蟻塚有極高大者如塚墓然每天將雨則鶴集蟻堙而鳴蟻知雨鶴喜雨以其類也方說得于堙字分曉正以雨將作故婦嗟于室如殷其雷之意正念其勞也若我征聿至自在下句婦嘆于室意總于上孟子所謂丘堙以是知丘是自然高處堙乃蟻塚上

土共盤馬于蟻封亦謂此也

狼跋 老狼有胡進則跋其胡退則給其尾  
周公歆進則成王未授公以政如狼跋其胡  
歆退則又深念民人社稷之重歆退不可如  
狼躗其尾

周公雖進退不可亦何至如狼之跋躗故  
程氏有云狼獸之貪者猛于求歆故陷于  
机筭羅繫前跋後躗進退困險詩人取之  
以言狼之所以致禍難危困如是者以其  
有貪歆故也若周公者雖在危疑之地安

步舒泰赤烏儿：然也又云先儒以狼跋  
蹇不失其猛興周公不失其聖猛奚若虎  
豹胡獨取狼也詩人比興以類是以香草  
譬君子惡烏譬小人豈有以狼豺興聖人  
乎程氏之說美矣然詩中無机穽之意猶  
未為盡也嘗得其說于蜀人楊少卿氏望  
云狼之過人先旋遶于人之四旁甚疾人  
為之戰懼自失然後食之詩人蓋以狼之  
跋蹇比四國而周公處其中不懼也此說  
最為得之

棠棣儻尔邊豆飲酒之飲兄弟既具和樂且  
孺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孺有柔義兄弟既具猶曰皆在于是和樂  
且柔孺言辭氣柔巽也其妻其子情好合同  
言夫婦父子和順孝慈如琴瑟之和毛傳曰  
翕合孺子也湛和樂之至

此解亦平然說詩意竟未：此詩極言兄  
弟之間如伐木極言朋友之間前章引陳  
曰兄弟之急難相救助如此及其既安寧  
乃謂兄弟不如友生乎此正詩之本意也

此二章言凡人以儻尔籩豆飲酒之飲為樂者兄弟既具如謂兄弟無故其樂又何止籩豆飲酒而已其和樂又且如孺子之真情如孺慕之孺有不可解于心者凡人妻子止以好合尚能如鼓瑟琴之和若兄弟翕合而無間其和樂不足以盡之又且湛矣如湛酒湛色然如此方見詩意

六月棲：六月建巳之月也棲淒也淒有冷意時有麥秋之寒也

毛氏棲：閱閱也蘓黃門曰棲：不安也

李氏曰如論語栖：同注栖：猶依：言其不安也雖未為定論然以為栖：有冷意麥秋之寒則不可俗諺云江南兩浙春寒秋熱若中原北方則立春便溫和入夏便熱入秋便涼冬則極寒宣王在西州周四月豈復有冷也

車攻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惟善御者兩駢不待驅馳而一無所失

此一段不盡其義蘓黃門曰四黃既駕兩駢不倚御者之善也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射者之善也。蓋不善射者必待御者為之。詭過則獲，故王良為之，靶則嬖矣，不能獲。一惟御者不失其馳，而舍矢如破，方見射者之善。不惟此詩，意明孟子一段，亦皆煥然。

吉日既，伯既禱。毛傳曰：禱，獲也。禱未必為獲也。云：禱者，禱其無傷人也。弓矢驅馳之間，或偶傷人，故禱歟。

毛以禱為禱，獲固已贅矣。此謂禱其无傷人，亦未為的當。狩田而用馬，故禱于馬祖。

不必專為獲，亦不必專為求无傷人。与厖焚，不問馬之意，不侔。

漆沮之送。禹貢雍州漆沮，既送者，送入渭水。然則天子之所其從，渭漆沮之會歟。

漆沮既送，禹貢自說治水。此詩自說從漆沮，驅禽而至天子之所，似不必泥此送字。

庭燎。毛傳曰：庭燎，火燭也。云：秋官司烜氏，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故書墳為蕢。鄭司農云：賁燭，麻燭也。然則与庭燎有異。馬今俗曰：靺盆者，庭燎歟。靺麻燭也。音說毛傳以為。

大燭未安

今說亦未安。糝乃麻餅也。謂大燭司農謂麻燭皆是也。古者如男子夜行必以燭童子隅坐而執燭。又如顏叔之秉燭。非如今之蠟燭也。凡點火而明者如麻骨樺皮松明之類。可以照者皆謂之燭。今祭祀所用庭燎以麻骨一大束立于地而然其上。照耀一庭。故毛謂之大燭。司農謂之麻燭。却非糝盆也。

斯干如跋斯翼 如鳥之跋立而張兩翼鳥

首如棟亮兩翼如二雷

孔氏曰如跋如人跋足直交若如今說下三句已言如矢如鳥斯翼矣不應又以跋為鳥之跋。不若只用舊說如人之跋立翼言其翼然不必謂鳥之翼也。

小旻人如其一莫知其他不敢暴虎不敢馮河 此固膚近柔懦之士所執常渝然而人如其一莫知其他不知聖智所及當大有為亦無所懼但聖智雖不懼亦無慢易忽畧而亦戰戰兢兢

范氏曰人皆知虎不可暴河不可馮而不  
知小人之不可不畏臨深履薄懼之甚也  
此說似勝不必更加委曲也

小宛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填寡宜岸宜  
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桑扈名竊脂食肉  
之鳥也鳥今不得食而率場啄粟喻食肉富  
貴者今猶失所用之而觀于疹病孤寡貧弱  
之後宜其尤甚于入犴獄也云：民勞苦握  
粟出卜問四何自而能穀善耶

此章言貴賤皆同前輩大率如此說意既

不屬亦覺其言洋渙桑扈竊脂爾雅釋鳥  
自有兩義非名竊脂也其曰夏鷹竊玄秋  
鷹竊藍冬鷹竊黃桑扈竊脂棘鷹竊丹者  
竊皆訓淺注竊脂青色然其竊脂謂其色  
淺白也其前又別有兩句云桑扈竊脂鴻  
鷓剖葦注云食肉好盜脂膏蘓黃門古史  
序有云聖人之不為不善如騶虞之不殺  
竊脂之不殺小宛正謂此竊盜脂膏之義  
此章蓋言遭誣陷而无告者桑扈食肉而  
謂其率場啄粟可謂是非顛倒矣惟其填

寡宜乎陷于岸獄也此事甚易見試握粟  
以下之謂握粟明試桑扈彼何嘗能食穀  
乎言是非在目前分明如此而上不能察  
若以為心筮之卜則意善矣  
何人斯維暴之云 詳觀是詩非刺暴公也  
刺其從暴公者也

此詩之序必有所傳詩不言蘓而序言之  
一詩中只有維暴之云一句不知果暴公  
否鄭氏以蘓暴皆畿內國名孔疏云蘓國  
在河內溫縣是東都之畿內也春秋為公

者多是畿內諸侯編檢書傳未聞畿外有  
暴國今暴公為卿士明畿內此說亦不定  
記得鄭漁仲曾辨此云周之畿內无所謂  
暴者更當考

巷伯捷：幡： 幡：者隨風翻覆反覆而  
不定之狀如此

幡：誠有反覆之意然謂之隨風翻覆則  
是今釋道所立之幡也恐古无此秦已有  
幡信之書未知幡信起于何代更考

北山或王事鞅掌 在腹曰鞅此詩士子其

職卑

眇早矣其鞅在掌方駕車馬故在此掌故世

任勞

以煩勞為鞅掌

毛氏曰鞅掌失容也孔氏曰鞅掌煩勞之  
狀只須用孔說今說頗迂韉鞞鞅鞞皆在  
馬之身維轡則在御者之手鞅既在馬腹  
如今之肚兜不應在人之手掌也

陸璣艸木疏

機當作璣非晉之陸士衡也呂氏讀詩記  
皆作璣

又答易論

某何敢言易間有聞見輒以一二求教茲蒙下  
問以口耳之所得錄呈恐可以少裨聰明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

坤利牝馬之貞說者正謂取其順尔曾不  
知聖人取象皆曲有妙理禽獸之牝者皆  
順惟牝馬之性最貞滋牝率心一牡引十  
牝雖雜以千百苟非真偶他牡犯之則疑  
齧不可近神之卦雖主乎順惟其能貞乃  
成地道故曰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

也妻道臣道豈由順而已哉

卷張正字論莊子書

某比自同朝初歆相親而未能高才飽學深藏  
若虛亦不可得而親也後始得稍承教嘗以  
莊子講義借示遂得窺見素蘊真切感嘆謂  
請益未艾也忽尔者為之恍然亟令傳寫元  
本九冊謹以納還壯幸視至聞尚留闕外无由  
執別尤增悵惘平時讀蒙莊之書安能如執事  
用工之深士友來言處得喪之際鼻聞桐某則  
造詣可知略闕講義開發為多然亦有一二鄙

見疏之別紙更望示誨治萬里之舡何時可行  
尚容別布

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 郭象云子  
游常見隱几者而未有若子綦也非也講義  
略之

此意甚妙方子綦隱几而卧未有以異于  
人正已仰天而嘘嗒焉似喪其耦則講義  
所謂超然萬物之表而萬物无与為對者  
也隱几雖自若忽然有覺則今之隱几者  
別是一人非造之隱几者矣昔猶造也故

子暴善其句且曰今者吾喪我

吾遇天難 講義云天難注與疏皆不解按  
易雲雷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則天  
造之難

竊尋上下文恐不為此前曰天忘朕耶後  
又曰天降朕以德則是雲將謂鴻濛為天  
矣講義亦云雲將再見鴻濛而謂之為天  
蓋天其施也前則雲將三問而鴻濛曰吾  
非知又三年願問一言而鴻濛遣之使歸  
不盡告也故雲將曰吾之遇天可謂難矣

故願聞一言而鴻濛始告以心養等言不  
必求之屯卦也

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昏譎  
義云以操舟博塞明之人之博塞之事以瓦  
注為戲則得失之心忘而其知巧以帶鉤為  
注得失之心轉重而憚以黃金為注則得失  
之心愈重而昏今之博者謂所出錢物為注  
正異公所謂以 陛下為孤注是也

然莊子前此說操舟本無博塞之言而博  
者亦不至以瓦為注蓋注者抵擲也謂如

玉抵鵲金抵龜之類試欲抵物以瓦抵之則巧以鉤抵之則已有憚心以黃金抵之則必不中此所謂外重則內拙也鉤亦萬之異名如吳鉤是 不必帶鉤也

荅徐丞書適

某比為從弟致謝承報章甚勤且蒙示惠忠莊公事寔伏強不勝嘆仰靖康之受死事者寡世以為恨迨五路之失執節守義者衆人以為閩陝多豪英而然若忠壯生于太末而忠勇兩盡是無得而興者也馮通奉之狀之誅危君之傳

皆能以雄文發幽光足以傳不朽矣惟後篇稱蕭參政奏請者乃王仲言明清揮塵第二錄第二卷具載此文自竊惟國家而下至少屬偷俗之尋則仲言所見而失所著人姓氏者也自此祇頃成而下至有道處士迥之兄也則皆仲言所述也蕭參政臨江人恐或者謂李邕是其鄉人而為之奏是又不然秦此文不作蓋是朝廷未知三人之時據馮公之狀建炎三年十二月忠壯死事明年賜謚贈節度而蕭公軋道始仕于朝為宮教至淳熙始居言路登政府不應始



有此奏今當易去蕭參政上奏請六字而次題  
云王過到明清揮塵第二錄則為得之時臭味  
相予不自外如此若更以程化山所作誌銘編  
入則尤為全備也併幾重照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六十四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五

四明樓 鑰大防

銘

胡德容安靜室銘

民生之所未嘗安靜私愁害之郡邪交騁不操  
而存必也先聖勉旃學者無非中惟乃若異端  
窳滅清淨死灰不然何有于應寧知聖心塵不  
著鏡妍媸坐分心將不迎吾嘗逆事萬慮悉屏  
求靜得擾薰蕕終勝師乃有言求則增病必有  
事焉勿止勿正安則何敢廢幾游泳吾誰与歸

將求安定

趙振文母自欺齋銘

公欺乎天謂其甚遠下欺乎人意其因覺事親而欺所厚者薄事君而欺陷于大惡所利幾何所喪甚博惟不自欺乃無媿怍一不妄語所守至約事是今日勿謂為昨惟此而行餘裕綽々心惟至靈神不可度戒之戒之惟謹惟恪君如美玉歆資磨琢他山之石可以為錯

族兄德潤硯銘

惟端溪下巖之石藏古麗州之樓氏用以射策

閱三世孫子相傳寶千祀

王端本硯銘

四圭兩圭同一卽未聞一壁踞十征玉有五色今乃紫磨以禹圭翕雲起羲猷傳家不知幾傲晚揮毫約悖史淮水不絕壁不毀書種綿々尚百世

贊

伏羲像贊

不履而跣不冠而髮是何人欤以治以察手持圓著畫卦以八嗚呼是所謂古之聰明睿智神

武而不殺者夫

東坡畫贊

出則鳳鳴處則龍卧論議觸海翻轂名碎天破  
百謫九死一豪不拙嗚呼固已知前无古人後  
有作者殆恐無有過之者也

呂真人贊

神氣旺双瞳碧一劍橫飛萬里瞬息傍人道是  
呂洞賓堪笑傍人初不識

自贊

平生愛讀書眼昏健忘不如故平生愛為人下

有照管不到處老矣百事好罷休山林如許盍  
歸去惟有媿處便湏攻：到無時方始住

伯氏小崑山贊

崑山片玉大不弥掌數峯天成暗合心匠懸崖  
峻增咫尺千丈主人樂山一見技癢不以清泚  
碧樹增兩海岸孤絕大士俯仰我亦膏盲誰奢  
清蒙授琴對云萬壑同響

十六叔祖畫贊

猗欤先生嘉遯岩谷中無一塵高視流俗面壁  
宴坐形骸土木是誰丹青寫此面目旁觀未知

既笑而嘻此身見在何以假為先生粲然徐曰  
不然若謂是假何必此畫咄哉此身又豈其真  
室之遺老也

趙禹川畫贊

一室懸磬萬緣俱掃道窮而志益堅心灰而形  
亦槁予實敬之蓋宣和西恪之貢士而淳熙宗  
室之遺老也

陸送老真贊

綸中野服炳日海口膏肓泉石而能起人于九  
殞之餘銜盃漱醪負欲遁迹于千載之後是將  
傲睨塵埃之表蓋隱于藥而逃于酒者也

莫子大畫贊

目光深碧長鬣如漆少送諸公故自處常布而  
有素官之風自造其造故年將六十而有孺子  
之色是將坐定輿脫世故洗眼以看今子之翺  
翔而逍遙乎故養之域者耶

叔韶弟畫贊

是何為者獨立突兀自視雲漢若書咄々江山  
數千里而氣益增壘益十九年而志不屈故能  
起連桂之墜緒收青氈之故物今既漸久布衣  
之高是將歛湖海之豪而歸尋理窟者耶

高會之畫贊

夙標秀整興寄高遠洪湏京塵而素衣之色不緇  
浮沉宦海而鉄硯之志不淺吾歎与之一局以  
消白日五弦而送歸鴻蓋所謂向若而嘆自崖  
而反者也

趙景瞻画贊

馮照永贊其詞多妍子求歲規意已卓然余納  
于詞焉誦道家之言其言曰和阳合生卑退德  
生清静道生勤儉福生君能行此四者而又濟  
之以學富貴何足論當遂為河間東平之賢

馮義叟画贊

曳筇者誰曰小馮君謂為山澤寒儒而有食肉  
之相疑為貴介公子而有驚代之文孤標如峯  
尖之秋隼秀句如春空之行雲退然不言無異  
稠人若飛書走檄之敏高文大冊之工有能試  
之老矣是筆力猶足以挽千鈞者耶

汪彊仲画贊

頭圓骨緊短小精明種雙芝之秀擷叢菊之英  
宦學有傳清白是承勉之哉資稟如此毋曰賢  
于俗人斯可矣異有以振吾外門之家聲也

豐叔宜真贊

志行超卓風神灑落罄清致之餘慶傳黃梅之家學弟兄怡、親髮如鶴故革滂新樸斷丹雘已而意慕山林身去城郭掃澆松楸以自伸其志甘守葷瓢而不改其樂蕭然松廬一壑一壑搜倉石之空洞引瀑泉之濺撲信盤谷之可序而輞川之可也惜乎光景不可以久留泉石之膏肓久不得而藥吾聞其風歆送之游噫九京其可作耶

送子澤修淨業以弥陀像求贊

弥陀何在云在西方垂一隻手接引無際視日入處知幾由旬一念感通如覲面目莊嚴五彩聚紫金光全體現前若在淨土汝以色相歆見如來一念或差萬里懸隔惟此世尊衆稱慈父汝能供養懺悔歸依家有慈母与佛無二事母与佛其畢此生

觀音像贊

宜興將雲起示余曹仲元觀音像  
上有宣和御題筆妙在吳道子之上  
且曰上天竺瞻禮大士者衆今

將摹<sup>刻</sup>山中使來者得此像以供養  
用資二親冥福乃稽首為之贊

慈悲廣大相好殊勝筆意精微乃與佛稱自存  
在心固不在相察至秋毫出道子上携此西還  
刻之天竺流傳八方植無量福

定光佛像贊

蟲蝕成文屋漏成痕贈之以中天然者存擬議  
門錯思量則昏斷是無人能會徒自饒舌紛々  
直教喚出南安岩主也只解說无門風鈴搖殿  
角柔槽過江村

南山律師贊

曰禪曰教無非為人惟慈律儀尤切于身仰止  
南山與佛無間人天師尊不容贊嘆

靈芝律師贊

南山既遠教道中微化身再來是為靈芝持律  
益嚴護法甚勞靈芝之風南山相高

佛法自天竺流入震旦久矣而四海之外  
奉之尤謹今有曰奉國僧俊苻慕南山靈  
芝之法航海求師首画二師之像求余為  
贊苻公恪守律嚴究觀諸書既得其說歎

歸以淑諸人余非學佛者吾如曲禮三千  
散亡多矣然見于日用者如入公門而鞠  
躬上東階而右足雖造次不可廢也詩曰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此非律之說乎歸矣  
使律之一宗盛行于東海之東予以補教  
化之所不及其為利益豈有窮哉

哲老真贊

本是六一居士後裔却做臨濟老子兒孫拈提  
弄拂便習成出家兒事橫說豎說都不見文忠

之文若是金網圈渾身透過栗棘蓬若一口吞  
直得堇如劍樹口似血盆呵佛罵祖惟我獨尊  
真個于此一段大事也不枉了打破家門

湖心竹溪政講師贊

諸佛諸祖都知源流一片靈臺莫之與儔萬論  
千經縱橫受用一段辨才壓倒大眾定交方外  
一別九年再見似黃面老子依舊說教說律說  
禪指望他一口吸盡西湖水却成火裏打秋千  
季札挂劍于徐君之樹吾亦說偈于老師之前  
師豈遂無知耶當亦盱衡而為余欣然也



鑑堂所老贊

咄遠老頭、于不缺唱倒又起棒打不殺急裡  
翻身當机便拶若教搥鼓說禪也會七、八、  
咄挹似口羅舌佛何似耳聾眼瞎

瑞岩益老贊

鋪席多年款捲收又携一錫海東頭雲門不絕  
僅如綫命脉有人能續否

涂毒策老贊

涂毒已化一絲不掛誰模其形強為描畫是見  
佛便呵見祖便罵者我銘其塔已成語霜更要

注脚我則亦暇為此老送來顛蹶不知今在何  
許而精爽猶為可怕也

雪菴瑾老贊

俊辯不窮靈臺无比庵空無人雪消成水若道  
成水流轉未已一點洪爐永超生死

英老真贊

豎起硬脊梁論交鉄拄杖栖雲菴中若將終身  
十字街頭蹴踏龍象大地一爰直教寸山亦留  
大厦將傾敢將一手扶當翩然去之遠隔風浪  
維摩示疾幸得無恙且須留取這老在誰要与

住山人作個榜樣

壽上人真贊

年甚高業甚茂火冷雲謀松枯鶴瘦對鬼神而  
獨說有翻河之辨口人望為大道師終不出一  
隻手邁祖風之高絕挽未俗之卑陋求之吾鄉  
蓋前有顏聖徒而今見此山之壽也

瞻堂遠老真贊

少識師于柯山之菴晚見師于靈隱之南荆棘  
之中吞栗蓬現堂深處見左瞿曇雲歸列岫  
月印寒潭真園語之嫡子而呆風之同叅也

圓覺菴澄師真贊

清淨緣深塵勞念絕雖見比丘尼身有古貞女  
之潔居然是圓覺菴第一代住持更不須橫說  
豎說

偈頌

雙峯二偈

莫把資深兩處尋此心、外更無心道人歌問  
資深話自得元無古與今  
道非身外亦非中左右邊原作麼逢遠寺尋山  
無好處不知門外有雙峰

新昌石佛

費盡三生心与肉造成石像一百尺相好端嚴  
具足尊五彩黃金妙裝飾道不是佛却不得若  
道便是也不得上尺層樓却下来何曾見得真  
弥勒

遊金焦兩山以雨而輟

余沿檝而行浙西冒秋陽之暴烈  
漕河絕流日有焦槁之嘆至京口  
假舟游二山適是日風雨大作江  
頭尤甚豈俗語所謂平生亦賣漿

者耶回城道中因憶本長老金山  
偈戲續其韵

金山寺裏山焦山、裏寺風雨勸我歸也省兩  
頭事

本長老金山偈云水裡有塊石、上有箇  
寺千人萬人題只是這箇事

跋惠峯詢老所編類海

古德手段决裂剥地破劈地折說道不立文字  
未免橫說豎說艸菴文字太多只為老婆心切  
君不作甚麼有將謂多口饒舌

題老融画弥勒

乘風欲去東，幻回頭此意誰參。當時蹉過是庵，却來攻媿同龕。

西山僅老失牛求一言于邑宰數語代書

一介扣門尺書在手，不是長鬚鱸鯉，乃知中也。忘牛拽抱，掌犁能耕百畝，披毛戴角，才得五春。是何西山之餓夫，輒挽桃林之處士，拽轉鼻孔，不解一鳴，剖破藩籬，已行十里，莫走為山舊路。重修雪竇新圖，解若庖丁，恐遭遊及，那知謝大。

且自煖心見角，便知必有伶俐，衲子幪頭徑取，更煩明正官司。

戲贈怡雲平老

深山中拔出閑身，鬧市裡尋得靜處，相逢子白話二通，那箇是未浚一句，亦因聞雨聞而來，亦為見雨見而去，嶺上白雲，君自怡何時許，得同龕住。

送清道者住投子山

一鉢一衲一屨一壑，非去非住，无相無作，一脚踏著投子机，不被傍人輕摸索。

戲題珪老借菴

莫道菴子是借底只你也是借將來勸君莫作  
來生債盡底還他二快哉  
二知當初問誰借至今久假而不歸畢竟還了  
方是了却須還未生時

次仲舅韻寄拙菴

涵秋古澗落珠旒几欲相將作勝遊芒履未穿  
心已懶不如莫々且休々  
明月堂前玉几山倦游雙徑却來還舅甥相与  
成三隱城郭山林等是閑

公居山外我城中不見成跡見亦空要是歸來  
當一見待携藜杖訪支公  
莫把坐忘成坐馳歸來須是識真歸壺壽投盡  
無人拾澹坐藤床風掩扉

送雪竇壁老住雪峯

雪竇移將住雪峯兩山雪色本皆同莫言此去  
八千里明月往來含太空

游雪竇雙塔登雲簷有懷海印雲老  
來禮二師遺像小立雲簷一餉歆見德雲比丘  
却在別峯頂上

金我本老領優婆塞衆求寫選僧堂

三大字示以教語

行者堂中選僧衆僧堂中選佛人道是我却否  
不如莫待僧伽梨便與豎起脊梁骨大丈夫休  
泪沒一粒爆起冷灰豆十分鈍似遼天鷲赤脚  
踏透祖師閨神錐擊碎精靈窟君不見盧能只  
在碓坊前解道本來无一物

題壽居仁獨說圖

向來八萬四千偈舌端辨才若翻水山空月落  
說向誰不如出口入吾耳當時受者亡是公烏

有先生子虛子我却曾見語錄來祇有空、數  
張紙

題壁老笑菴

笑甚底笑甚底若要笑時笑殺你說夢、中洗  
泥、裡頭上安頭以水濟水箇、一般溜、皆  
是我也要笑來終不款開唇露齒

題宏老室谷

君春室谷自然室穀有洪纖應則同正為中虛  
穀自應莫將慮處做神通

昕老自號鑑堂來住廬山、中先有

鑑堂

鑑堂來住鑑堂中兩鑑相磨只一同要是非  
亦引鑑但見寐照含虛室

跋涂毒與惠老偈

我銘師吞而不識面一瞻頂相爛々巖電橫說  
豎說不待饒舌塗毒一殺百獸腦裂

次韻伯父與心聞偈

紹興二十四年伯父帥維揚時在  
郡齋見雨與心聞一偈慶元六年  
昕老示及真蹟恍如隔世敬次舊

韻

法器何妨待晚成一朝點鐵便成金拽開鼻孔  
力無限坐斷舌頭功更深揚子江頭言在耳靈  
山會上笑傳心自憐鈍置無香氣四十年来只  
似今

汪耐翁以最首座十玄談見示

十首玄談已贅疣勞君頭上更安頭君還又有  
九百漢葛藤相纏幾時休

題龍眼画西域聖僧

放兩不借疊双足自在々心機在月默然深入

不二門不知師唱誰家曲

戲吞益老寄方竹杖

瑞巖益老寄方竹杖書云不可削  
圓也一笑又舉大德拈起拄杖全  
得這箇力話謂攻媿下

任提持下不得奪却作麼生區處

快道快道

家々竹杖只圓光此竹如何得許方削得團  
絜无可笑驀然奪去亦何妨咄哉得力處不在這

吞東山一老二偈

即心是佛本無難挫却絲毫隔萬山知有毗盧  
五千卷誰能分寸費躋攀

閉門深坐日知味無限好山都懶游城裡山中  
俱是隱江湖不若兩忘休

送一老侄廬山歸宗

久向東山捲藏經鬼神推出舉軍驚送來要去  
廬山住好就山中過此生

啐啄因時不偶然史君提起正當年向來鬧市  
難行道今日人天听說禪



千古名山大道揚正因賦重遂荒涼後之君子  
誰能弛試向山前問老蒼  
歸宗法窟寢湮微拭眼餘風靡子遺法鼓一轂  
精移爰要如光彌用軍時  
廬山面目非難識橫嶺側峯皆是真君待出來  
方識破不知何用个中人

題庠老願菴

下震上艮下動上止分明两片口脣包著許多  
牙齒福自此出故以言語為戒病自此入故以  
飲食為忌庠者養也願者養也名庠而住願菴

知他養個甚底直待吞却栗棘蓬更与吸盡面  
江水莫問這邊那邊都是一個道理

題慈溪張氏坐化頌

慈溪董君之妻張氏坐化作頌云  
有身有苦無身老尋撒手便行這  
回自在栢泉諸人稱之為下一轉  
語

苦是自苦有誰縛汝得是自得非身為害既知  
一物本來無何待行時方自在

書全無用語錄

全公無用無用之用生前已自無用死後葛藤  
何用雖然如是善用者必自有用不善用者不  
如弗用試問大衆如何則為善用有時拈起一  
枝艸作丈六金身有時把丈六金身却作一枝  
艸用

跋正法眼藏

正法眼藏當時滅却那得許多落、索、問著  
則差吞著則錯唱也唱不住棒也打不著妙喜  
更得工夫時与下个注脚休、休莫、莫若要  
拈花微笑底事不二法門也低一著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六十六

四明樓 鑰大防

雜著

高祖先生事略

棲某字子文其先娶人不詳徙居之始居奉化縣世以財雄于鄉祖以選為縣錄事有陰德及人父某尤積善以古學為鄉人所尊慶曆中州縣立學掌教縣庠者數年郡學尋又延請至十餘年遂居城中為郡人登皇祐五年進士第調舒州廬江主簿祿不及親不歆出官以繼母無

以養弟妹未成立具見辭墓祝文既歸遂致仕  
授大理評事其孝行節操如此自後又主郡庠  
十餘年為州縣士子師前後凡三十餘年號接  
先生四明王先生某其次也成就一時人物甚  
衆豐尚書稷舒中丞亶俞待制化袁知府敷等  
皆其門人又羅提刑造自天台來學諸公學業  
既成舒公試鄉里袁公試開封羅公試台州一  
舉三處皆魁選其亡也舒公為墓銘豐公書丹  
袁公篆額羅公以仕北方不得與後為浙東提  
刑拜墓下用闕里故事手植數木今有存者祭

文見赤城先生集中郡邑學中皆立祠碑志登  
載甚備莫教授冠鄉一書尤詳子常光孫弁弁  
五世孫鏐鈍鑰鑪六世孫汶皆踵世科異受知  
祐陵仕都司大卿前後知泗秀蘓州再典鄉郡  
居畫錦坊宣和初盜發青谿攻陷旁郡一路惶  
擾弁調兵守備軍轂甚振羣盜望風而退郡境  
獨全以功進徽猷閣直學士諸孫以門蔭入仕  
者又數十人有文集藏于家

詠歸會講說

乾道五年暮春辛巳畫錦坊樓氏為詠歸會點

縣尉曹主之言志者十三人冠者十二人童子  
二十人質明謁先聖先師以叙列坐臨安教官  
講夫子出孝入弟之言已甚乃作而言曰吾門  
自高祖先生以儒學起家衣冠六世仕者以清  
白相傳學者以詩禮相勉門內雍穆雖總角之  
童亦恂恂自守家法遂為四明望族亦知夫所  
以致此者乎先生以古道為鄉里師表一時名  
士咸出其門儒風蔚然大父行以下以文鳴者  
相繼金紫孝友絕人少時刻意學問有古人閉  
門錐股之勤少師宏才大度為聖世名臣竊嘗

聞金紫之言曰可使財窮不可使行窮少師之  
言曰士大夫遇好事不要放過嗚呼味其言其  
所存可知矣諸父承家學之傳盡洗膏粱氣習  
至不使人見有子弟態吾曹今日不耕而食不  
織而衣生長以來不知人間辛苦勞役事正以  
上世書種不絕故得為天之幸民吾之弟若從  
子皆宜自勉于學以無負尉曹詠歸之意抑嘗  
聞闕黨童子將命夫子曰吾見其居于位也見  
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張  
童子明經韓子曰夫少之與長也異觀少之時

人惟童子之異及其長也將責成人之禮焉成人之禮非盡于童子所能而已也然則童子宜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其未學者聖賢之言其誘人于善如此其切然而闕黨童子張童子皆無聞今日之坐于下者年甚少氣甚銳豈無文采之可取記誦之可喜然為士者之事等而上之不知其幾級嘗佩服夫子速成之戒深求韓子成人之言退而思曰我知此矣能此矣未知未能者何當千萬計為己之學不至于聖人不可已年有限而道無窮故君子有終身之

憂任重道遠死而後已不及今無事時自力于學而以家之勢身之年為可恃謂學無益謂恐無傷苟目前安佚而不思後日事日復一日忽焉老之將至使沒世而無聞是豈吾祖宗父兄之所望于後人者公將行矣五年而歸邠者弁矣冠者室矣富貴科第是有命焉不可以必求也惟期懋進乎學駸々日新道學既克所謂取時名而振家聲者不在茲乎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古人曰士別三日便當刮目相視况五年之久乎幸毋忽

贈種牙陳安上

韓平子問叔向曰剛與軟孰堅對曰臣年八十矣齒再墮而舌尚在老萊子曰齒雖堅固卒以相磨舌柔順終以不敵而子思以為吾不能為舌叔向老萊曉人以處世之法本非正論子思之則有意于剛也陳生術妙天下凡齒之有疾者易之以新纔一舉手使人終身保編貝之美吾于此有感焉豈惟己人之疾是喜抑使人知剛者之必不亡也

從子灝改字景劉

劉灝字處和南陽人父紹仕宋任中書郎灝母早亡紹納路太后兄女為繼室灝年數歲路氏不以為子復為奴婢輩所苦路氏生謙兄灝怜愛之不忍捨常在床帳側輒被驅捶終不肯去路氏病經年灝晝夜不離左右每有增加流涕不食路氏病差感其意慈愛遂隆謙有識事灝過于同產事無大小必語而後行

灝數歲時伯兄尚無恙既奉命于二親而立名使某字之是時取季札觀樂歌魏曰美哉灝

乎大而婉故字曰大之伯兄下世且久嫂氏鞠  
三子如一日灑既冠將授室上則款其幹母之  
蠱下則款其教率二季因閱南史劉君傳實有  
感焉改字灑曰景劉而告之曰劉君之事可謂  
難矣後母不以為子而孝益甚謙非其同產而  
愛益篤又况奴婢送而困苦之惟其至行不移  
母反慈愛而弟亦終能敬于事兄此天理也伯嫂既  
非前後之不同而慈祥盡愛又非路氏比二季  
亦能惟兄之听灑處其間當慕古人之用心思  
尊長所以字我之意孝友二事行之惟謹二季

亦當如謙之事其兄則雍睦之盛無媿于古人  
矣尚勉之哉

彈廣陵散書贈王明之

唐李琬聞樂工羯鼓謂雖精能而無尾工異而  
問之自以為求之久矣琬曰曲下意盡乎工曰  
盡琬曰意盡則曲盡又何索焉工曰奈教不盡  
何琬曰可言矣使以他曲解之果相諧協余嘗  
愛其說少而好琴得廣陵散于盧子嘉鼓之不  
厭然凡曲多滌擗教蓋他曲所無者二序正教  
亂教或以此始皆以此終小序為一曲權輿教



乃發于五六絃間疑若不稱屢以叩人無能知者王明之精于琴為余作此小序獨起以潑灑雍容教毅然後如舊譜聞而欣然遂亟傳之邪娑娑難得屈格急遍而得其尾今廣陵不假他曲而得其首毅意俱盡古語真不虛也晉史稱廣陵散于今絕矣而韓臯論之甚詳且其所謂哀憤躁感慘痛迫脅之音始末具見而尤致意于宮商二絃至亂毅而愈覺痛快必非後人能作余所得數毅未必真出于古也以其深愜素懷故書以贈明之

贈寫照郭拱辰

藝無大小胸中有書者居然不凡三山郭君登晦菴之門而游戲丹青挾寫照以示予若鄭公尚書晦菴教公展卷對之如歌吟語陋質不足煩君寫貌武洞清神物能其真有不怒而威之意勉旃更添數百卷書則碩陵不足道矣

書老牛智融事

淳熙七八年間始聞雪竇山有僧知融者善畫而絕不以與人一日見其畫心甚敬之曰此非畫者其殆有道之士乎往山中訪之融素嚴冷

不可挹酌一見心許氣韵談吐果如所期歸取  
足紙寄之久不見与催以古風有曰古人惜墨  
如惜金老融惜墨如惜命又曰人非求似韵自  
足物已忘形影猶映地蒸宿霧日未高雨帶寒  
煙山歆暝融得之喜遂為余盡紙作歲寒三友  
妙絕一時嘗問而可作人物否曰老不復能作  
蓋目昏不能下兩筆也問豈非阿堵中邪曰此  
古語近之而非也吾所謂兩筆者蓋歆作人物  
須先画目之上驗此兩筆如人意則餘皆隨筆  
而成精神遂足只此一語画家所未發也自是

數年間時得其得意之筆精深簡妙動入神品  
尤好作牛自號老牛智融或云源流出于范牛  
而妙處過之融亡矣不可復得後問以平  
生俗姓邢名証世居京師以醫入仕南渡居臨  
安萬松嶺號艸菴邢郎中官至成和郎出入禁  
廷賞賚殊渥不知何逆得道年五十棄官謝妻  
子祝髮入靈隱寺諸公貴人挽之不可猶以去  
塵俗不遠又遊諸方徑山康廬經行殆遍聞靈  
山之勝遂投逆為終焉計假一室深坐土木形  
骸泊然如偶人齋餘或曳杖以出有歆相隨則

謝遣去山有千丈巖妙峯亭栖靈隱潭皆幽僻  
勝絕之地意行獨坐或至移晷人莫窺其際初  
亦不知其能画也山深多蛇忽作二竒鬼于壁  
一吹火向空一蹋蛇而掣其尾蛇患遂除而時  
有火驚或者病之又于火端作土泉之聲為之  
革嘗画龍首半體禱旱輒應頗近于靈怪師亦  
不以自矜也遇其適意嚼麩折草蘸墨以作坡  
岸岩石尤為古逞間作物像不過數筆寂寥蕭  
散生意飛動或極力摹寫亦有形似而遽不及  
遠甚此自是悟門非積學所能及也始知向來

幽尋之時山林雲氣四時萬變到眼入心一寓  
筆端游戲點化自然高勝前無古人超出翰墨  
畦畛略不可以畫家三尺繩之或加以勢利則  
避之愈深意苟相与亦輒不吝作詩不多語意  
清絕字畫亦無借韵初自言若得為僧三十秋  
瞑目無言萬事休紹興四年五月八日卒壽八  
十僧臘如師言与足菴尤契相与于始先一年  
足菴示寂侍者道元來都下求銘于余師亦以  
書見屬未幾而師亦亡矣師晦藏自秘雖与之  
周旋者不能盡知余亦安能知其所至陳後山

謂淵明無意作詩但寫胸中之妙余于師之画  
亦然東坡贊文与可竹石曰嗚呼孰有愛其德  
如愛其画者乎此余所以又嘆也元之來也以  
師所予足菴弥勒像及元所藏牛溪烟雨二軸  
遺余師又寄歸牛圖意盖有在余為作三偈元  
款刻之石且請書師之大畧附足菴碑陰因慨  
然為書之

姜子謙以試邑鍾離請益

鄉人有為宰而請教于外祖汪少卿語之  
曰作縣無他切勿作大做馱或疑其太簡

是又云百旦獨專易得作大才作才且先  
与丞簿尉等情不通漸至養尊則去民寢  
遠龔公滂善宰劇邑或問其妻云此如浙  
江踏浪兒投身怒濤中旁觀亦為之寒心  
所以能濟者謹不可吃了一口水喫著一  
口便難脫矣

前輩有為縣公退以貫珠誦佛其叔父見  
之云汝欲為佛耶對曰然叔笑曰汝既做  
了知縣更望做佛耶言造業之多也其人  
悚然謹不敢為殃民害物等事

姜子謙既挹世科以新制鍾離以此丹請益公  
不魯作邑无以塞命况世近如呂觀文治縣法  
等書已多彭子復臨海一書尤精詳可取而觀  
也姑誦所聞一二以告言皆通俗易曉俱有旨  
哉准堯事管工凡亦淳長民者惟相与安之而  
已

### 趙子治循齋記

趙子治求名其齋名之以循而告之曰循之義  
大矣哉莊子曰去知与故循天之理董仲舒曰  
樂循理謂之君子通天下一理尔循之而行可

以寡過可以接物可以處事可以臨政等而上  
之何所不可亦不必咨是非于人心所不安即  
是非理循是而行隱于心而安挹于人而合天  
理不外是矣言雖近而旨甚遠子治勉之哉

### 趙元衛勉齋說

余既為趙振文作毋自欺齋之銘又名子治以  
循齋其季元衛亦以請為名曰勉齋而告之曰  
事在勉強而已矣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  
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吾儕中之  
性可上可下如逆水行舟倍用力則可以寸進

謹執持則尚在故處放手則流蕩而下不可收  
拾矣貴賤窮達自有定分學問亦自有分量盡  
力終身雖所至未可知与不用其力者有間矣  
元衛勉之哉後日再見當刮目相視也

贈筆工呂文質

四明呂文質居桃源谿上多游浙右作筆殊佳  
在人品中則賈長頭也近筆工苦無兔毫文質  
深入淮楚始得之韓文公作毛穎傳及贊終始  
以中山為言意其為定武也傳雖寓言然其中  
云蒙恬南代楚次中山將入獵以懼楚則非定

武也今溧水有中山去縣才十五里元和郡縣  
志云出兔毫為筆精妙此縣唐屬宣州今隸建  
康宣城筆舊有名于世豈以此邪文質試往訪  
求之

贈徐心鏡

師曠師冕矇瞍御瞽古人專使之審音此事不  
復見矣今之聽轂殆其遺意徐心鏡一聞人轂  
輒能言其休咎周之瞽矇上中下凡三百人不  
惟祿之而又有相之者而徐生一身餬口之不  
足噫古道之不行何止此哉

雙溪金君顯菴說

雙溪金君式款書顯菴扁榜且曰起家寒儒祿不及養自升朝籍三得追榮吾親獨取以顯父母之義非敢當此也願併言其所以顯者因告之曰經所謂顯父母者謂身立行道揚名于後世非取爵位之顯也故孝子養親必薦仁者之粟而况枉道以干進乎若枉道干進則雖位極人臣贈親崇品遠足以為九京之辱何顯之有易曰賁其趾舍車而徒楊子曰以其所養之至也君固所深知聞又自卜壽藏于其側其以

此意更以告後之人

趙甥叔明和孺堂

外甥趙叔明汝頌昆季四人今与其季：敏汝的同堂而求居扁于予小雅燕兄弟之詩曰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儻尔籩豆飲酒之飲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深哉詩人之旨也毛鄭注箋皆不得其意謂安寧之時則友生為急曾不知伐木則專為朋友此詩則專主兄弟蓋謂急難禦侮以兄弟<sub>為</sub>急至于安寧乃謂兄弟

不如友生乎此說出于歐陽公嘗因是以推後  
二章注箋皆非也蓋曰陳籩豆以飲酒食一時  
之樂耳尚得以厭飫而况兄弟既具如孟子所  
謂兄弟無故一樂也既具矣吾之和樂且至于  
孺謂直如孺子之時孩提之童及其長也无不  
知敬其兄者此天性也妻子本非天屬徒以好  
而相合猶能如鼓瑟琴然若兄弟翕合則其和  
樂且至于湛言甚樂也平日以此意處兄弟之  
間因名其堂曰和孺且序其意以勉之

名厚孫

嘉定四年龍集辛未五月二十二日浦得男其  
八字辛未乙未癸酉癸亥以辛未土克癸亥水  
或以為大海水非土之所能克是不然辰戌丑  
未皆為土而未乃坤位納音又為土是坤土也  
坤為地中庸謂振河海而不洩者也何克之云  
歌名以振又有當避者易曰地勢坤君子以厚  
德載物名曰厚孫抑誨之使逆厚云

徐聖可字說

臨江徐君簡一見如故交問其字曰敬伯因告  
之曰君之字善矣然自 翼祖再入桃廟雖于



禮法不諱為臣子者要不當以為名字君聞而  
矍然請易之于是字之曰聖可蓋亦取仲弓子  
桑伯子之問也舜命教胄子有曰无虐无傲臯  
陶九德曰寬曰柔而下皆性之善也曰栗曰立  
而下必曰而者皆所以成其德是以君子不敢  
恃其天資而貴于學也子桑伯子聖人之所可  
也君其體舜之無傲臯陶之所謂廉又以仲弓  
之言而行之不立善乎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六十六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七

題跋

四明樓 鑰大防

恭題直學士院所賜 御筆

留止少師判建康府趙汝愚右丞  
相

臣紹熙五年待罪西掖兼直學士院際遇 主  
上龍飛之初書詔填委時翰林學士李燾去國  
新除中書舍人陳傅良未至臣以非才當內外  
制斤斤幸无闕事一時冊后封拜加恩等皆

次第而舉八月二十七日忽蒙宣召不知為何事入院而御筆至亦不聞知既啓御封當正除少師現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府汝愚除右丞相故事命相必設金鑾殿詞臣面受聖語是時主上執御重華宮仍鎖南內翰苑故以御筆賜臣二者皆有訓辭而汝愚者尤詳遂具載於二制中退不敢以語人讀者往不知所自也又九月二十三日伯圭加兩鎮節度使十月八日以季秋淫雨罪已降詔慶元三年正月八日汝愚除特進依旧右丞相十三日師夔除開府

儀同三司四月四日余端礼除右丞相臣千載幸遇猥以蕪陋之詞視少摛文堂錄本例當院中臣得珍藏宸翰以為家宝未遑勒之堅珉謹齊被裝褫以傳子孫仍識歲月大槩于右

嗣秀王伯圭免奉朝請并聖節批

答

紹熙五年 皇上踐祚之初臣叨掌內外制時從臣方同班一奏事然後以次獨對臣犹未及進也七月二十九日嗣秀王伯圭以衰老乞免奉朝請內批降詔不允怀不自己輒進狂瞽之

言仍有貼黃云聖意若允其請不必行出伯圭  
劄子徑諭大臣降一指揮尤為盡善仰蒙聖慈  
徹去貼黃御筆札依八月十日羣臣上表請以  
十月十九日誕 聖之日為 天佑節內批宜  
允臣亟入奏少俟三表即再得內批降批答不  
允尋三請而後從之臣謹寶藏二奉中宸翰御  
寶于家使世；子孫仰見 聖主從善如流不  
以人廢言之盛抑以記微臣際遇之榮仍錄所  
撰詔書及王批答于前以著事實後以契丹偽  
號中有天佑二字始改 瑞慶節云

恭題知貢舉所賜 御札

皇帝御極十有五年歲在戊辰禮部試進士五  
千餘人二月甲辰以御札付臣等臣亟率同知  
貢舉臣思臣幼學臣時暨參詳點檢試卷官以  
下三十三人班列于庭望闕重拜退而啓誠伏  
讀莫不驚喜感歎以為前此雖間有之未有如  
今日之盛幸也仰惟 皇帝陛下以濟哲之資  
承付託之重清心寡欲崇儒典學不懈益虔乃  
者權臣開邊塗炭生靈 陛下憂形於色外鉏  
叛將內誅元惡處之晏然而天下復定所謂淵

默而雷聲神動而人隨者也方且厲精而躬覽  
臨政而更化廩、嚮治安矣先是三錫宸翰于  
首闡其二皆以不及臨軒故戒主司以審取舍  
今歲親策造士而又豫戒臣等至于再三蓋自  
比年以來真倖弄權公道几泯舉場寬縱以私  
害公士類哭惋不勝其敝又慮人之議已也專  
為蒙蔽杜絕人言仰賴 陛下聖心感悟首下  
求言之令繼頒溫詔博採芻蕘真杜稷之福今  
聖訓有曰去取之間逸嚮所繫使精加考閱擇  
文体醇正議論精確者又曰或月間獻言實有

可用雖涉訐直勿以為諱 陛下陰寬盡下高  
視千古屬意人方具起治功煌、帝謨五典六  
經載籍之傳敢諫之鼓誹謗之木何以尚此猗  
歛休茲臣等既以宣示寮屬更相勸厲又以聖  
意發策俾士子盡言無隱矣伏念臣等受國厚  
恩平日所願推賢遜能罔報萬分矧以孤孱悞  
蒙委以文衡回念場屋之日固不敢輕于抑揚  
恪遵告戒謹拔其尤異者實在前列然士子局  
于文体雖有奇才恐不得聘又臣等智識荒淺  
深恐上不足以副 陛下求美之切下不足以

得人物之真驚場祇懼夙宵靡遑敢以奎畫登  
諸藥石以詔四方仰惟國家設科得人最盛然  
山林巖穴之士必有逸才高節非科目所能致  
爵祿所能誘者惟陛下推此心以往不憚致  
致而求之當有魁壘不世之才出而為陛下  
用野无遺吳多士濟臣等不佞尚庶几見之

恭題進賜陳傅良宸翰

臣仰惟皇帝陛下龍潛嘉邸毓德進學一時  
官寮皆出遴選嘗逢誕辰咸獻詩頌既而置酒  
高晏初酌黃裳次酌陳傅良各授文書一通致

謝再三其一曰上呈翊善其一曰上呈贊讀御  
名謹封因請問所以謙賜之由陛下為言二  
公之詩雖因為壽而作皆寓警誨之意輒依所  
惠親書一本復以為贈以示不忘裳與傅良懇  
謝而退陛下踐祚之初擢裳禮部尚書傅良  
中書舍人未几裳以疾殘傅良奏請以宸翰刊  
之堅珉玉音賜語是時臣某待罪瑣闥典傅良  
同直比門嘗過其家傅良以跋語示臣大略曰  
季札見樂歌頌而曰哀而不愁太史遷讀虞書  
至於君臣相敕繼是幾安未嘗不流涕也成王

作頌推己懲艾可不謂戰、恐懼善始善終者  
哉。蓋頌者不專於美盛德之形容，皆有警戒之  
義。秦斯以來，此義殆絕。臣為之矍然，作而曰：備  
哉！論也。自詩大序言以成功告於神明，無有以  
頌為警戒者。舜皋賡歌世，但以為盛事，非司馬  
遷不足以發聖矣。相敕之旨，自李斯頌秦專務  
溢美，人亦不以為過。韓愈有曰：不以頌而以規  
亦不悟頌之有規也。而傅良能發之。臣於傅良  
平日所畏，至是益以嘆服，促使刻之。傅良曰：今  
既刊奎書于工，方不敢使人代書識，有日青當

俟小瘡，曾未信宿而已。振罷臣尋亦去國，相忘  
於江湖者十餘年。傅良卒，世訪遺藁于其家，則  
不知所在矣。其子臣師轍求跋其下，將碑之以  
傳遠。臣既傷傅良不及見，更化之日，敢直書始  
末，上以彰陛下好質樂善之素，下以侈傅良  
等際遇之寵。抑使後學知古人賡歌頌詩，本非  
專於形容稱美，而諷諫之功未嘗不寓于斯云。

恭題

仁宗賜董淵宸翰

臣竊攷皇祐五年三月辛丑朔壬子，崇政殿試  
禮部進士，圖立象天賦，辛酉放鄭獬等五百二

十人前所書十四日是為甲寅蓋送試後二日  
又自言以大理丞景福殿祗應豈非為諸位官  
耶孟子曰國家閑暇及是時明其政刑是時  
神宗臨御已三十餘年正月平儂智高朝廷無  
事而肆筆匪頌小臣犹不忘保治之要雖止二  
字足以示萬世法印文左曰帝右則右筆子也  
見義雲章臣高祖先臣某以是年中第為第三  
甲第八十八世家衣冠實始於此感歎再三謹  
附書下方

恭題 仁宗賜懷璉御頌

臣仰惟紹興初元 高皇帝南巡慨念天章所  
藏 祖宗宸翰墜失殆盡求訪山林所得不多  
惟明州廣利寺住持僧淨曇悉以宸奎閣中  
仁宗皇帝所賜懷璉贊頌宝墨上進 上大說  
賜以御札謂卷軸既豐護持有道又書佛頂光  
明之塔以寵之 孝宗皇帝賜以妙勝之殿皆  
已登之樂石惟淨曇模勒 昭陵詩翰雖至今  
珍藏而因仍七十餘年未稱尊奉之義今住山  
臣僧宗印始畫模而刻之以補名山之闕典而  
後 累朝雲漢昭回之美於烏大備真東西禪

林第一盛事也山君海王益當來朝以謹其藏  
若禪頌之深妙宸藻之交輝則非小臣贊歎形  
容之所能盡也

恭題

仁宗賜張中庸卹刑勅書

臣家藏賜吳紹儒恤刑勅書後止書日不知何  
帝時秘書丞兼擢兵部郎官臣張鈞以其從曾  
祖中庸所藏 仁宗皇帝暑月勅書一通示臣  
凡二百五十字紹儒者二百二十七字而同者  
一百七十有九字始知紹儒者亦 昭陵所賜  
也紹儒當是郡守故有云方仲共理之良中庸

為部使者故稍詳焉聞之故事每更一朝則勅  
字別為一體此二書雖作字不同而每行皆九  
字至文大小如一未有勅字絕甚相似則是同  
時無疑曰予不同蓋以頒降遠近為先後至今  
先下川廣次及諸道或恐有非一歲之書也臣抑  
惟 藝祖開基仁覆天下好生之德洽于民心  
開寶一年四月詔扇賜泣辜 刑緩  
獄有國近現今朱夏既臨溽暑 繫  
深用哀矜宜令有司限詔到日其人 固  
圍戶庭吏每五日一檢視灑掃蕩洗務石清潔



貧無所自給者供給飲食病者給鑿藥小罪即時決遣重繫無有淹滯 太宗太平興國六年詔當鑿石流金之候在黃沙聚棘之中亦有灑掃供饌之文雍熙二年四月詔曰當此炎蒸之際念其裸裎之人宜伸矜恤之文庶協長羸之候宜令諸道州府軍監縣等凡禁繫之所並須灑掃牢獄供給漿飲械繫之具皆令潔淨疾病者為致鑿療供送飲食晝時傳送無令邀難減尅無家屬者官給口食合婦法者候處斬之時給與酒食小罪遂旋決遣大罪窮究其情無致

淹延以稱朕意蓋又加詳矣自是每歲首夏下詔恤刑遂為定制 真宗大中祥符 仁宗慶曆皆有詔旨而條約大率如開寶雍熙之詔乃知此二勅書實 本朝之家法 累聖遵行尤以炎蒸為念四我 主上當盛暑時臨軒疎決分命諸道慮囚悉如故典至開禧二年復因論囚又命提點刑獄使者仲冬巡歷如仲夏之法每歲必再舉行又命御史劾其不虔者欽卹之恩又益廣矣鈞蜀人也視身肅括持心篤厚行其所學不苟於職朝暮藹然力求外補今為潼

川憲使奉訓詞之丁寧室前朝之勅書宣揚德  
意於萬里之外使遠民自以不冤如在畿甸真  
可知以仰副臨遣之意矣

恭題向公起所藏 仁宗宸翰

臣頃見故秘書省正字陳師道跋修起居注江  
休復之孫端礼所藏 仁宗皇帝御書善法刑  
此四字又言其筆文曰帝籙竊疑其不倫後見  
昭陵它刻以用改印臣尋考之其字曰籙溢古  
文筆字也出義雲章始知師道誤以為籙字尔  
密州觀察使贈太尉向惠節公傳範蒙賜以飛

白帝筆二大字七世孫新知桂陽軍臨武縣公  
起刻于石以示臣雲漢昭回不容繪畫敢以  
聞再拜書于下方

恭題趙時穆家藏 兩朝賜碑

臣三造朝行四官玉牒凡聖語御筆在法當書  
嘗典修 仁宗皇帝朝玉牒十年求所謂二者  
絕無而僅有、則必謹書之益以臨朝淵默凡  
欲無言雲漢之章尤不輕畀有如日孝齋公叔  
克乃独蒙忠孝之褒則其矣行真可以信後世  
矣三子決科 神宗皇帝又寵異之益彰麟趾

之慶君子之澤流行至今五世而剡天與其子  
時穆以家藏二碑示臣端拜敬誦仰嘆累朝  
崇篤親賢之盛事孝齊公立身訓子之懿美一  
時名公或序或議雄文相照碑製古惟書札精  
到抑以窺見承平文物之大槩竊考印章左曰  
帝人所易識右曰筆羨雲章中古字也 昭陵  
多用此印近傳張文懿公士遜富藏書畫友正  
能世其家擅書名有晉宋風度此二碑皆其奇  
畫世所罕見友正不仕致街中無職守養高故  
第中至數十年非孝齊公父子之矣且厚未易

得其書冊也剡夫寓四明有鄉曲之譽時穆登  
世科為開化尉奕々佳公子也其益寶藏以無  
忘 先朝先世之典訓

恭題 神宗賜沈括御札

臣仰惟 神宗皇帝徑略西事纖悉周密萬里  
風烟俱入長集時四明沈公括帥鄜延閱月才  
十有六承密詔至二百七十三道元祐編 格  
陵御集悉已上送官此祕貯所存者盡元豐五  
年十月蓋以永樂事而公亦歸矣臣頃在都下  
嘗恭視宣諭楊公繪宸翰筆法與此卷絕類倉

猝戒諭邊臣而字体莊重廟謨遠矣再拜欽歎  
謹識于陵視張丞相魏公浚潭州日題恪六十  
年矣

恭題 徽宗賜沈晦御詩

宣和六年御試策題非舉子所能條對惟晉山  
沈公晦以軼羣之才精通象數借箸籌之一揮  
數十萬言炳如也 祐陵喜于得人聞喜宴以  
御詩宥之雲章昭回其在金花箋上至今如新  
勢欲飛動是時以貢士人中特天省額一百人  
廷試士子至八百有五人文物盛一時沈氏其

世：寶之使後來者犹得以想見承平氣象胥  
山遭時多艱不得躋時於舜禹之前能捐軀盡  
瘁於干戈搶攘中而去就出處卒保名節裒然  
舉首可謂不負 徽皇知人之哲矣

恭題宇文紹節所藏 徽宗御書修

禊序

臣嘗現蘭亭修禊序草本流傳千載唐太宗求  
之尤勤自謂心慕手追一人面已唐人作字無  
不效之者故南唐後主謂善法書者各得右軍  
之一体若虞世南得其美韻而失其俊返欽陽

詢得其力而失其溫秀褚遂良得其意而失其  
變化薛稷得其清而失於窘拘顏真卿得其竈  
而失于麤魯柳公權得其骨而失于生硬徐浩  
得其肉而失于俗李邕得其氣而失于体格張  
旭得其法而失于狂獨獻之俱得之而失于驚  
急無蘊藉態度現此言則是終無有得其全者  
恭惟 徽宗皇帝天縱多能游心六藝筆力超  
迈高掩前古自出机杼真書禊序于青繒中雖  
曰出于薛稷而楷法精妙何止青出于藍而已  
臣世受國恩先臣大父某受不世之知俾守四

明鄉郡者幾五年寵光俾至細書方國之賜聯  
翩而下雖遭兵燬遺刻犹存者茲烏恭觀宇文  
簽書樞密院事紹節家藏御書真蹟昭回之光  
照曜九日感歎不足謹流涕再拜書于左方歸  
其書于宇之氏

恭題 徽宗賜張繼先御詩

嘉定五年歲在壬申郊祀慶成中外交賀迨季  
冬甲午 皇帝恭謝太一慶臣扈駕陪班既已  
竣事知宮事高士臣易如剛以所藏 徽宗皇  
帝賜虛靖先生張繼先詩翰示臣且求跋其後

竊惟漢天師道成于蜀而教傳于兗虎山至三十代而虛靖出僊姿絕人道術驚世人謂天師復生誠不為過 祐陵親御詞翰爛然如新再拜仰瞻照耀凡目勒之堅珉以鎮名山已為晚矣嗚呼人知 祐陵之崇道教不知仁心實本乎為民又知虛靖之僊去而蜀之青城犹有見之者此詩尤不可以無傳也

恭題

欽宗御畫十八學士圖

唐文皇十八學士犹在秦府蓋武德四年也仰惟 欽宗皇帝毓德春宮以仁孝恭儉聞天下

手臨旧畫而又親灑宸翰以誌之誠有慕于正  
規之盛也臣嘗觀後周光祿丞杜良作文皇畫  
像記曰太宗已定天下而高祖已登九五矣太  
宗於閭閻疾瘼干戈勤勞且盡知之于仁義之  
治興太平極治之功容或有未究焉其既作文  
學館延四方英俊講貫細繹冀聞耳目者莫非  
帝王之事彼十八登瀛人必曰為如是事而治  
為如是事而乱以太宗之明刻記放心肯圖哀  
乱乎一意于求治而已仁鑪義鞫道薪德火日  
往月來就聖神之謨其為宗廟社稷生靈者炳

烏其三代无以異矣故太宗之功烈自漢高以降莫之与敵十八人之力也此真得太宗之意嗚呼欽宗游戲翰墨而為此固為万世法由今觀之豈不為臣于萬世之痛哉抑聞後世人君能用材者無如太宗然許敬宗乃得預議者謂如摘瓜手耳取之既多其中不容無濫此又足為世戒故併載之

恭題 高宗賜胡直孺御札

高宗皇帝垂精翰墨始為黃庭堅書今戒石銘之類是也偽齊尚存故臣鄧億年筆密奏豫方

使人習庭堅体恐緩急与御筆相乱遂改米芾字皆奪其真堂觀寫詩自周南至商頌全襲上有帝筆命記天縱多能人固莫及聖度協然其視使臣下為拙筆書者霄壤矣

徐俯及供芻兄弟皆庭堅外甥有酷似之稱俯題双庙詩再云向使不死賊未必世能容不惟自巡遠以來未有此論蓋亦隱水樂之痛庭堅亟稱之且勉諸供進步非此舅安得此甥也然卒致大用殆亦不喜刘蕡之助云

恭題 高宗賜陳正彙御札

陳瓘之在四明遣正彙往浙而過杭州遽告變  
蒸京既得其情必欲寘之死地又欲併以此殺  
瓘既就逮瓘以勁言得免犹謫通州故其放還  
謝表云孤突教子素存不二之風曾參殺人寧  
免至三之感又云海島萬里不如無不之無憂  
淮壖一身弥竟有生之有患 徽皇聰察僅得  
貸正彙之死既至沙門無復歸望島上巡檢知  
其為名家子招致館下又有神祠甚靈嘗謁之  
卜以栝玟且曰若得生還求百聖玟柳之至百

皆然未幾 欽宗即位召歸而瓘已下世痛不  
及見遂得心疾上殿已不能對賜以名方犹傳  
于世 高宗眷遇又如此擢其子大方為郎瓘  
之孫太年室正曲之子也為臣家壻故得聞其  
詳謹書之以補中人之未及者

恭題汪達所藏 高宗宸翰

紹興五年御書廷試策問

高宗皇帝踐祚之九載當紹興五年歲在乙卯  
二月 車駕始自平江還臨安八月癸亥策士  
于行在所射殿時虜兵敗退后精求治親御翰



墨客以當世之急務一士條對 切褒然為奉  
首則信之汪涕也自幼天資高邁十行俱下筆  
力絕人其在布衣名已聞于當世臚傳第一年  
始十有八聖意寤寐英傑得之喜甚且曰惟  
昭陵天聖八年拱辰魁多士年實相似賜名汪  
應辰誠為儒林盛事既負重名益進于季八年  
為祕書省正字尋以論和議不合忤臣惡其不  
附已屢擯于外幾二十年而其學沛然莫禦更  
化之明年始入為吏部郎望臨一時自爾入從  
出藩四方以其出處為世輕重位雖止于內相

文昌用不盡其學至今學者尊敬真有泰山北  
斗之望可謂不負親擢矣公之次子達能繼世  
科恪守宸法仕為吏部尚書太子詹事傳學多  
識綽有父風一日謂臣某曰先公所試策問  
思陵御墨既傳于外傳為私藏禁中裝潢亦非  
人間所及是殆天賜以為家寶也其為達識之  
臣某再拜屏現嘆仰驚眩前所未覩竊惟國家  
三年一廷試士子固必有首選惟此奉策問既  
出奎畫下寇多士雲漢昭回照耀縞簡汪公一  
代真儒魁天下今賢嗣又得真蹟藏弄以詔將

來光明俊偉未有如此者其家法書甚富此時  
為希世之過雖夏之瑀戈商周鼎彝款識甚高  
古者亦當在下風矣謹識于後而歸之公少名  
師閔故字孝伯既得賜名丞相趙鼎字之以聖  
錫云

御書中庸篇

高宗皇帝自復大位時當艱難無它嗜好惟以  
翰墨自娛始為黃庭堅書改用米芾動皆逼真  
至紹興初專傲二王不待心摹手追之勤而得  
其筆意楷法益妙五年策士首得汪應辰九月

十九日言者乞依雍熙故事賜新進士儒行篇  
以勵士檢有旨仍添賜中庸送秘書省校勘正  
字張嶠校中庸篇高閣校儒行篇二十二日閱  
入奏儒行雖間與聖人之意合而其詞夸大類  
戰國縱橫之學蓋漢儒雜記決非聖人格言欲  
望止賜中庸一篇庶几學者得知聖學淵源而  
不惑於偏邪駁雜之見上可其奏御書中庸  
以十月四日賜之仰惟思陵書六經以率承  
學之士此固餘事然中庸無慮二千五百餘字  
万机至煩而決日之間書就終篇書生勤篤者

亦安能及此尊經崇儒之意真可為萬世法時  
趙昂為左僕射例得墨蹟為家藏仍模刻分賜  
昂晚謫海工而素重應辰遺言以此卷歸汪氏  
應辰次子遠既以御題示臣併示此卷可謂汪  
氏二寶矣 高宗壽考遐不作人鳶飛魚躍儒  
風日盛中興之業實本於此應辰上不負天子  
下不負所學躬行直道以終其身以及子孫君  
臣際遇猗歟盛哉流傳千載何正一時之宗也

恭題

孝宗御書心經

淳熙十四年歲在丁未 孝宗皇帝元命之年

也二十二日會慶聖節親灑翰墨書心經于禁  
中觀堂先是上天竺山再建觀堂既成住山妙  
珪求記於臣嘗既登之石矣嘉定二年孟夏之  
十日珪又來言蒙 皇帝賜以 孝宗所書真  
蹟願得跋語併刻之山中臣仰惟 孝宗皇帝  
聖學高明度越前古是時在位已二十有六年  
不倦于勤治體已定而進德不已退朝餘暇游  
心內典深味禪悅此戶五千餘卷而此經獨名  
以心益千經方論之至要也 列聖在御相傳  
以仁忠厚積累福祚延永蘓軾有云惟佛與佛

乃識其真臣謹齋沐書于下方以詔後世

恭題曹勛所藏迎請 太后回鑾圖

臣嘗恭讀 光堯太上皇帝宸翰稱樵公歷事  
四朝盡瘁國事始終一節夷險不偷且言今請  
太后天眷至虜主前宣子孝思使虜感動俾予  
母子如初洪惟 太上皇帝睿性仁孝天地助  
順以遂長樂之次而乃推功臣下堯言炳然亦  
惟樵公忘身徇主有以得此也臣自為兒時聞  
臨乎中太后回鑾之盛恨不身見之暨宮道  
玉牒與聞史事俛得窺一二余漫誦公家獲覩

迎請圖丹青煥爛賦篇瞻蔚然後一時慶事歷  
、在目敬拜欵仰嗚呼休哉夫以樵公功成之  
初乞身退歸無一毫矜伐意此圖之作非欲自  
明其功益所以發揮 太上皇帝聖孝之蹟過  
於方冊遠矣是豈惟其家所當宝藏後之太史  
氏尚有取于斯焉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六十八

四明樓 鑰大防

題跋

跋王順伯所藏二帖

鍾繇力翁表

始順伯示余以定武蘭亭叙書賜官奴樂毅論  
謂無以復加矣順伯笑曰未也又有邁此者乃  
出鐘繇力命表諦現久之心為之醉字畫精到  
乃至是乎順伯博雅好古蓄石刻千計單騎賦  
歸行李六教篋家藏可知也評論字法旁求篆

隸上下數千載，不能自休而一語不輕發。先鐘後王字家，固有定論。以此三者坐判優劣，豈為知者道耶？

定武脩禊序

順伯好石刻，成癖蘭亭善本，收至三四，未已。余家元一名帖，心願好之，把玩不慙，去手雖未若順伯之膏肓，然疾在滕裡矣。豈所謂不治將深者耶？

跋秦淮海帖

山谷晚游涪溪，題跋磨崖碑，後見少游所書文

潛詩嘗恨其已下世，不得妙墨刊石。珣時少游醉卧古藤下，未歿也。而山谷老人已有此恨，矧今相去幾百年，此帖灑然如新得而讀之，寧不感歎。

書仰孝子行實後

先生孝行出於至誠，本不求人之知。清朝官之以風厉天下，而後先生之名願永嘉名臣輩起為淵，何東西冠嘉邇之士至行卓然，必有繼先生者。喜其深處巖谷，不求声称，故潛德幽光未之或發。其不肖願與邦人訪之，聞于州于部使。

者于朝廷使此邦之風義益高而先生之名不  
孤不亦可乎

跋陳氏續蒙

徐堅作初學記申上劉子儀愛其言曰非止初  
學可為終身記此書出太史傳援摭精確何止  
應童蒙之求耶

跋吳生先畫卷

李廣射虎

史言將軍射沒鏃調沒矢者殆未必然臨右北  
平盛秋匈奴避之畫不能真似尚可想見也神

氣如此而恂如鄙人此所以為李將軍耶

山水平遠

延陵生丹青無不工適與作山水尤深遠有意  
趣宦游三載歸心蕩搖渡口喚舟殆屬夢境

跋韓幹馬

旧讀旅翁詩恨未見此畫今日得之便覺詩畫  
互相映發此詩此畫誰當看豈无所待耶

跋徐薦伯橫槊醉藁

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布古人惟以許傳修期  
薦伯儒者由古學以奮論議慷慨談兵如流擊

賦何足言讀其詩頓挫清厉有壯士橫槊之氣  
倚馬而作露布有餘矣脩期何人哉

跋徐子由菊披圖

徐君傲泥菊坡不復出仕故其樂同彭澤令少  
日便賦歸而三逕已就荒松菊僅有存者則夫  
火馳宦途碌々忘返之士顧有一適如君者耶

書元章簡公神道碑後

章簡公名德隆重詞章典裁蓋平昔之所慕者  
茲來杭州披圖牒訪故迹始知壁城牖門疏河  
建除梁以為此邦無窮之利者皆公之力曾孫

康曾通為監征叩其家世始得碑銘而讀之使  
人益加歎仰若蘇魏公之雄文韓南湯之奇畫  
又皆可寶也

跋任氏香圓記

齊晉安王以蓮華供佛願竟齋不萎七日齋華  
花更鮮艷視罨中稍有根鬚史稱其孝感然猶  
藉於水也香圓垂之空中而敷花結實可謂異  
事此理殆未易致詰輕下注脚却成蹉過

跋王清叔畫卷

斷崖小枯木



醒菴古木大似梁鵠書有劔拔弩張之氣

全幅枯木

也此幅筆勢九環壯雜之文湖州射澤中未易辨

橫披山水

現此圖當作煙雨半開登高臨遠時想苟求形似便失妙意要不可以畫家三尺繩之

跋霍氏球川圖

霍君來為赤城理官垂去矣益不得志書街袖過余曰漫仕三年不違已知圖家之球川得名

勝詞翰盈巨軸以歟西歸賢於薦書遠甚余領受其言展卷久之字呼曰子登宦情如水而家居勝絕乃尔君之歸似晚矣它日有客道南蘭陵捨舟金斗門外徑造竹所者必我也君其容之乎

跋王少保行述

參政敏肅公父

士夫以重名致大位虽才業足以自奮要其先必有所自來而積善累功之人亦往往取必於後參政一代偉人恨生晚不及見得此書於公之仲子始知自无怨公以还世有隱德名臣大

家天之報施端不偶然後來者又堅肯堂之志  
湯：淮流寧有既耶

跋丁端叔所藏鼎彝款識

右商周以來鼎彝尊鬲等八十有六予游南蘭  
陵從丁端叔借觀商周遠矣器之存於今者蓋  
寡識者望而知之以為商質周文世愈遠則文  
愈簡然周器亦有甚簡者不知何以別其非商  
也盤詰曲聳牙商周皆然其他訓告誓命之初  
不相遠者商頌雖止四篇求其體制比之清廟  
繼請之詩加詳焉豈高識者它有見於此耶古

文不可復見而得其器，又不可得有乃摹取  
款識之文茫昧難讀顧有何好而深好之是殆  
難與不知者道也

跋陳忠肅公表藁

范忠宣晚年益以天下自任尤留意人材或問  
其所儲蓄為今日用者曰陳某又問其次曰陳  
某自好益言忠肅公可以獨當天下之重也宣  
和末年或問游公察院以當今可以濟世之人  
曰陳了翁其人也元城先生嘗因公病勉以鑿  
藥自輔天下將有賴於公當力加保養以待時

用讀公表藁及紙尾數語氣凜然如生折而不  
挽有大臣之風三公真知言哉

跋百醉老人詩

百醉老人詩追七子凌鮑謝諸公論之已詳遊  
別圃有句云中原戎馬場故國文狼窟言歸或  
默傷念之中心惻、讀而悲之此詩人黍離之  
歎少陵一飯不忘君之意也百醉間一醒豈真  
醉耶

跋史魏公與心聞禪師帖

太傅史魏公得法於心聞愛其子孫至今不忘

明書記其從孫也持魏公書偈來讀之益信二  
老相得之深傳播叢林又為裴相國與黃蘗禪  
師添一重公案

跋趙清憲公遺事

右丞相清憲趙公遺事其孫誼錄以示余遂獲  
窺先正之風烈嗚呼建中靖國初 徽皇銳意  
於治親擢公為御史中丞 裕陵人物之旧收  
用無餘黨論玄與犹有如公者屹立於諸公中  
譏謗競起而主意不移維持國是尚有賴焉使  
左右皆薛居州事寧至此耶三讀遺編為之感

涕

跋戴伯興石屋詩卷

莊子秋水篇言陷井之蛙擅一壑之水陸士龍  
送民賦富貴者是人之所歆而古之送民輕天  
下細万物而歆專一丘之權擅一壑之美居山  
詩曰穰侯久擅閔中政長恐諸侯客子來我亦  
暮年專一壑忽逢車馬便驚猜蓋用其語則  
工矣惜乎其不大也石屋之勝余未及識伯興  
以妙思尋幽而无專擅之意思與好事者共之

跋劉杼山帖

先生嗜書如嗜芟平生富藏名流翰墨而獨謂  
杼山先生之書光前絕後尤秘寶之某自遭家  
艰文字散落惟此二帖宛然巾箱中疑有神物  
為護持焉謹帛其縵而新之以續先子之志

跋朱瀟山自撰墓志

瀟山先生少年以詢藻表見一世士林傳誦追  
配前良銘中之文如霜降水落掃盡翰墨餘習  
非飽諳世故晚歲見道不及此尚何疑於死生  
之際哉

跋徐狀元祥符五年勅牒

歐陽公歸田錄載真宗好文雖以文辭取士然必視其形神器識或取其所試文辭有理趣者徐公鑄鼎象物賦云足惟下正詎聞公餽之歌頌鉉乃上居實取王臣之威重以為第一嗚呼公之擢舉首遠業已見於此非徒為偶儷之工祖宗之取人如是宜乎名臣之中多也

跋楊伯子詩卷

平生未識誠齋而多見其詩每深向若之歎隣師示以此卷讀之灑然知其為誠齋之子也筆

力駸、真逼人哉

跋秦淮海戒殺帖

秦淮海妙墨前輩所推余頃得此本愛玩不能去手時在殺官念以邦日事鮮食物命不可勝計歆傳於人未暇也茲未假守遂登之石釋氏戒殺誠是而言之太過不若遠庖厨之言為適中然則何取於此嘗感汝南周顥之言曰變之大若莫過死生之所重無逾性命性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在吾可賒讀者宜動心焉

跋鄭屯田蓬萊山詩

先生風神蕭散肺腑清徹不以事物自嬰故出語輟驚人晚歸自道山耒賦此詩未幾遂仙去元丞相微之云我是玉皇香案吏謫居猶得小蓬萊先生殆是耶

跋杜祁公草書詩

其在詳摩直含時薛君文若以近鄰相遇出杜祁公草書云詩嘗跋之云歐陽  
言無俗韻清而動筆有神鋒  
傳百世豈惟榮耀記當時薛若  
唐人而草聖則公真蹟也歐陽  
詩雖出於  
寶君得具

一矣茲遂登之于石

跋薛士隆所撰林南仲墓誌

淳熙四年冬某備員敕局陳君舉任太學錄官居相鄰一日同林伯順大備相過愴然曰薛寺正之亡吾儕之所痛也嘗為伯順求先銘於寺正書以古篆恐其難辨又作楷法于後已授我而亡之矣後從薛氏子江得其藁范不知何語子能辨之否某不善篆而素好之一見才識十二三餘皆音古難知白仲氏故嚴州使君相與徧閱字書考究幾月而後盡得之寺正於書無

不讀耽玩鍾鼎古文搜竒抉怪凡易識者多不用古文所无間以小篆補其闕真好古哉君舉伯順得之喜甚又十二年假守東嘉二君來見曰寺正所授真篆二本後得之故書中取以核等所考無差者併為刊石以授伯順使寶之以成其志以存寺正之遺蹟相以見吾兄弟用心之勤悅仰皆有感焉始伯順葬父於金舟如寺正之志後以五年九月壬申改葬於親仁鄉龍門山谷其母陳氏云

書周禮井田譜

會稽夏君休以篤學名于鄉紹興間有旨郡給筆札錄其所著書以進郡出錢百萬就姚江置局騰寫凡十卷春秋易有解律歷有書余從其孫婿袁起宗昂得其周禮井田譜讀之井田之廢久矣林勳本政書最為有志於古然僅載田制它書亦未有如此之詳且明者井邑丘甸寓兵於民凡出於井田者無不毫分縷析又皆圖以示人如指諸掌文中子曰如有用我者當執周禮以往其講之熟矣事体重火固非歲月可為惟仁政必自經界始此先王經國之本也故

為廣其傳思與學者共講之刊既訖錢文李文子指其間有不合者胡太初宗亦相與講明而黃君毅又作問答一卷皆有益於書陳君舉許以序引自湖南遠寄詞雄義渾尤為著明遂併刻之惟文子之說以倣裝薄遽不及附見當俟它日夏君年八十餘無一日不著書其精且博如此以上書補官一試吏而止不得少見於施用為可憾云

政諸名公翰墨

韓魏公 司馬公 王文公 韓康公

富韓公 文潞公 王宣徽 晏元獻

陳文惠 韓南陽

右諸名公翰墨宋寶晉題跋過江以來鮮有之或謂得之揚州擾攘中蓋故家物真可寶也司馬公書必施於所尊其論出處大致凜然不可奪晏元獻屬其弟於人以為不可溫顏茲非前輩之言耶是時士夫書必以小紙圓絨故多用圓印而書無摺痕禮簡而意厚字畫又不苟類可傳後今世專以錄子往來語多浮溢紙尾書銜全是吏牘體雖有詞翰之士欲襲藏之終覺



不韻重可歎也

跋汪季路所藏書畫

徐騎省篆項王亭賦

舊見岸老筆誕載騎省醜偏之說近有敷原王季中彥良寶襄敏諸孫余及見其暮年嘗問古人篆字真跡何以无燥筆季中笑曰罕有問及此者蓋古人力在擊不盡用筆力今人以筆為力或燒筆使死而用之移筆則墨已燥以今觀此軸信然子孫非不甚上惜其自壞家法反以端直安媯售一時後進競倣之古意頽盡但可

為知者道尔

龍眠九歌圖

三閭大夫見筵先王廟圖古賢聖怪物而作畫天問龍眠讀九歌而為之圖一段風流視楚人何遠

王晉卿江山秋晚圖

宋大夫聞襄王之夢孫興公見天台山圖皆想像為之賦文章之妙如汝若丹青非親見景物則難為王晉卿圖自名勝然古其以金城游冶都城嫩寒中安知江山秋晚時事不有南州之

行寧能盡寫浩然詞意耶

孫浩然詞云一帶江山如畫景物向秋蕭  
洒水浸碧天何處斷霽色冷光相射橘樹  
蓼花洲掩映竹籬茅舍天際客帆高掛煙  
外酒旗低亞多少六朝興廢事盡入漁樵  
閑話悵望倚層樓紅日無言西下

石馬亭燕

跋元豐八年進士小錄

先祖少師以是年登科為三等第十人建炎虜  
躪四明諸父倉猝避難空廬遭燬故物一不遺  
章公擇申公子也實為同年生其孫澥與公同

登隆興元年進士科家藏此書至紹興改元始  
得傳錄以篤年契以示後人是時當 秦陵在  
諒閣貢闈既試而火時有狀元焦之謠已而果  
然嘗聞之長老焦之文精而麗亞魁劉公之文  
渾然天成主文爭或不勝則曰魁恐終非遠器  
焦竟不及祿而劉遂為近臣是書大略與今日  
相似而不同者九終榜無一宗子益天族未有  
試進士者任子當有自鎖試進亦不見一人既  
元逮試止書第一第二等期集所供職才二十  
五人卷者止以三版書雜事試官書知舉而不

及叅詳以下犹者明經科謝恩延和殿賜優牒於崇政殿門外又不曉優牒之我四月二十九日奏號五月二十日御史拆卷封三日奏名六日奉敕放務兵皆事之受汪公解賊糾彈奉公現掌牒奏茲又一時之盛也

書張武子詩集後

武子拱人也父避地南來往返明越遂家於明隆興初与余為同年生自尔茲相好人物高勝筆夕可畏非敢以友也亦不幸責志而吾黨共哀之其季以道囊詩二編期以行遠遂初尤

貳卿為之序以道示余泣且言曰尤公知吾兄之詩而不深知其平生知平生者惟子尔更為我言之余曰尚忍言哉武子天資絕高少以流寓名薦言文已恠奇或謂之笑曰吾寧僻無俗寧恠無允其意卒不變然亦以此不偶間居好与諸禪遊佛日宏智皆入其室穎悟超卓學亦與之大進結交老蒼聞見多前輩事听之使人忘倦丞相寿春魏公作尉姚江一見君奇之君亦歸心投以詩曰願同丑萬輩終老孟子門後二十年試南宮魏公得其二策心知為武

子之文袖以見知奉張公真定曰適得一卷舍  
人如欲取時文則不敢進果欲得士人否張公  
曰吾嘗言寧取有瑕玉不欲取无瑕石讀之以  
為佳魏公曰此某故人張某之文也舍人異而  
記之比揭榜驚謂魏公曰果張某也魏公果相  
居小溪山中武子曰從之游如裴迪之在輞川  
兩仕都城司糶于外司帑于內皆甚劇任然如  
在山林苟非所知雖貴而欲見不造也平時君  
不以事物自嬰而官業井：可現惜乎不見  
用惟詩傳於江湖間尔余嘗跋其詩卷云与武

子評詩謂當有悟入處非積學所能到也君讀  
之以為得我意嘗曰山谷晚年詩皆是悟門爰  
其金狻繫馬曉鶯遶之句又曰四更山吐月殘  
夜水明樓東坡嘗賦五更五詩詞雖工蓋惟四  
更為佳尔又嘗自哦其詩曰客向愁中都老盡  
祇留平楚伴銷凝又哦其詞曰昨日豆荅籬下  
過忽然迎面好風吹自立多時其大約可見  
矣間門讀書室中無一物憑案開卷終日凝然  
性雖嗜詩未嘗輕作或終歲無一語故所作必  
絕人妻孥至不免飢寒或謂君不為歲晚計君

曰水禽有名信天公者食魚而不能捕允立沙  
上俟它禽偶墜魚於前乃拾之然未聞有餓死  
者其夷澹性誕類此詩不必贊也其清麗粹潔  
上叅古作旁出入禪門寄興高遠遽讀之或不  
易了而中有理窟覽者當自知之

跋趙君靖所藏張紫巖帖

丞相魏國惠獻公名遂身退又在閑廢憂患中  
与有壻趙君家問悼亡方切而憂國愛君之言  
爛然自以為中心未嘗須臾寧時紹興辛巳邊  
事方擾故公尤以為憂忠肝義膽不徒因事而

後見也

跋東坡上樞密論開邊書

裕陵銳意攘夷晚乃信用兵不是好事樞臣得  
公書惜乎不蚤以聞徒流傳至今也

跋陳簡齋戲學

刘子曰玉眉滿匣不可以為圭璋余則曰雖不  
可為圭璋要可寶也於此書可云

跋李伯和所藏書畫

東坡所作文与可硯屏贊

老坡文如河漢而寂寥知章措意曲折不窮遠

帖大似老泉名二子說而又過之使但言竹石  
之工何以為文湖州耶

薄：酒二篇

兩頭纖：終不如月初生虛飄：終不如花飛  
不到地薄：酒後作者寢不及前詞人務以相  
勝似不若別出机杼

蘇氏璇璣圖

晉史載竇滔妻蘓氏始平人名蕙字若蘭善屬  
文滔符時為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蘓氏思之至  
織錦為迴文旋圖詩以贈滔宛轉循環以讀之

詞甚悽惋凡八百四十字即此圖也與武氏所  
記多不同未知孰是又武氏謂二百首而龍眠  
止得百二十六首細推之殆不止此也

跋安光遠所藏祖廉訪詩跋

廉訪以文受知於徽皇屢將使指劉延廉之  
守真定公實佐之分守京城又引以自助尋執  
節以死公与其三子竇學公以下護喪間閔兵  
火中送之逮陽未至而死於道其為人可知某  
項以假吏過趙石橋色深碧而累甃堅緻中為  
火洞跨水兩旁橋基各為小洞三若品字洞中

多前喪題刻不能詳記意公詩在其中也此軸多比刻無別本安氏尤當寶之

又張總得與其父子伸帖

總得翁才氣高迈其子紫微公文采名重一世議者犹謂不及其父所与安君子伸二帖稱嘆如許缺得若章俊語為定山中故事求親詩以務式此翁豈輕為許可者也

跋撫州崇仁縣篆約

媿哉義約之立也風俗之媿惡繫乎士大夫先正名公有以孤生薦於鄉歷求裹糧於親故終

不滿千錢憤且慙掛錢於城門矢之曰我且願當從族以去已而果然非輕去父母之邦蓋病其里俗之不可處也崇仁固多士有因此約而成名它日得志必益思有以媿吾之俗凡濟人利物之事相與講求而興起之下至田里必有出入相守友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之風近者悅遠者慕一變至道當於此乎取何止為目前寒士之利也耶

書魏丞相奉使事實

隆興二年虜以兵壓境朝廷選使右丞相壽春

魏公時在淮東宣諭司訖暮見大夫無可從者  
召對便殿遂授使節虜勢方張事變叵測所詣  
飛矢在上行人在下而公握節抗議動中事机  
氣勁詞直要約遂定 今三十年邊境晏然厥  
功茂矣此書所載皆其實跡也方來歸時某迓  
在都下士大夫皆謂必有醲賞珠涯迎勞境上  
以寵其至 則論賞如格典平時佐使無異公  
亦退然即司宗官次而不自言久之而徙為右  
史又久之僅遷左螭亦以序進而已蓋平時  
壽皇銳意恢復中原紹 祖宗之大烈虜夫退

所嘗詔公蓋以禮物授督府為犒軍費雖卒就  
和議聖意不以自安也公既登從班典銓續綸  
封駁相繼上眷旬隆一歲九遷乾道元二間以  
夕郎攝大夫徑除同知樞密院兼叅知政事不  
數日叅預為真是冬遂登揆路寧相代天理物  
固非賞功之官公之大用君臣遇合殆不以使  
事至此也剗風初几賀汝如織有客歷叙奉使  
大節既而曰送茲登用咸謂疇庸在宵人竊謂  
其不然待丞相不幾於太淺使蘓中郎曾典屬  
國固難酬抗匈奴之功然富韓公卒為大臣豈



專以使契丹之故公讀之以為佳公之意可知矣元豐中裕陵命蘓魏公纂修南北通和以來國信文字賜名華夷魯衛信錄仍別錄一本付樞庭聖謨遠矣中更喪亂書遂不全嗚呼摠高文之宿憤必有任其責者於此書尚有考焉

攻媿先生文集卷之六十八

攻媿先生文集卷之六十九

四明樓

鑰大防

題跋

跋汪季路書畫

王岐公立 英宗詔草

昭陵以 英宗為皇子詔曰漢安懿王之子猶朕之子也 思陵以 壽皇為皇子詔曰 藝祖皇帝七世孫也明白洞達曉然使天下後世知之前聖後聖其歸一揆大哉王言茲豈詞臣之力也哉

魏野草堂圖

寇巴東終於無地起樓臺熟魏三山居乃如許  
宜乎不肯以此而易彼也

蘇子美詩

嘗見滄浪補懷素艸書至不可辨矣天才豪逸  
自謂信手縱筆何嘗留意然非水墨積習二未  
易至此

東坡祭范蜀公文

唐人贊狄梁公云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受五  
龍來之以飛公稱蜀公云導日而昇燦如長庚

事固不侔詞意亦卓然過之

東坡與歐陽叔弼兄弟帖

蘇以歐而显歐以蘇而尊荐士蔽賢後人當知  
所擇

東坡與林子中論賑濟帖

荒政無第一手蓋蓄積無素聚飢民以千萬計  
仰給於官活者雖多其不免者亦衆盡心力而  
為之尚庶幾焉尔坡翁亦自言懲熙寧流殍之  
禍公私皇、晝夜措置僅免狼狽尤年耕必有  
三年之蓄古制既才明此賈誼所以哀痛公私

之積也

黃太史書少游海康詩

祭酒芮公賦鶯花亭詩其中一絕云人言多技亦多窮隨意文章要應工淮海秦郎天下士一生懷抱百憂中嘗誦而悲之醉卧古藤誠可深惜宜人者宜於人竟亦不免哀哉

蔡京自書竄謫元符黨人詔草

禧陵裁決庶政動出親札是時京方為檢正建請差官置局類而為書因委京編次近事徵皇遂以為相業之本違御筆者初以違制論後

又以大不恭論其寔皆出於京也黨籍之設至子所憤纖悉見於此藁尚可掩乎此其再相以至三入寇任既不及御筆一從中出京亦不知所為商鞅立法親受其契隕身覆宗誠自取之敗國殃民中原丘墟豈不痛哉

跋喬仲常高僧誦經圖

始余從鄉僧子恂得羅漢摹本舊有跋云姚仲常善画而不易得一貴人待之三年一日欣然索足紙為作應真數日而成其本已經四摹固知失真已遠而筆意尚卓然可現衆像之外人

物鬼神山水樹石無不畢備以琉璃瓶貯蒼藕  
小龜綠茄而上童子隔瓶注視未有大蛇橫得  
水簾中節。間斷而意象自全皆新意也恨不  
得見真筆後又見摹本於蘇卿伯昌家則已顯  
為龍眠矣大率事不深考又不謹於闕疑見唐  
人畫則指為道子摩詰不知有盧楞伽輩見國  
朝畫則指為龍眠亦不知有喬君也今見此圖  
洎高望跋語為之醒然且知姚之為說也是僧  
黠誦何經而仙佛諸相縹緲自其口出鬼物俯  
叫於後皆有妙思又使人之意消也

跋游嗣祖所藏帖

歐公有與薛公期駕部

歐公有送公期得假歸吟詩山行馬瘦春泥滑  
野飯天寒餽粥香最為人膾炙簡肅公絳人也  
公為之壻稱其清德直節家法嚴子弟多賢材  
公期豈其人耶

山谷草聖

草聖可習無如俗何以山谷之高晚年乃得脫  
此耳

唐子西與游氏帖

蜀士鄭太玉與先生游俱好世出世間法嘗曰  
文章習氣盍痛掃除雕琢所賢徒勞人耳先生  
戲荅曰吾寧盡此生筆硯間寂然之樂俟來世  
尚未晚也其用意如此先生嘗謂其子曰我嘗  
中有見成論五百篇當以授汝未幾疾作遂曰  
紫微公以為終身云恨云

跋王順伯家藏帖

蘓子美錦雞詩

滄浪文采絕羣正似錦雞雖欲為木雞可乎悲  
哉

范文正公與尹師魯帖

師魯自筠州輿疾至南陽記范公以死蓋平日  
之相予者如此

韓魏公與尹師魯帖

嘗讀安陽集及家傳公之慮事精密非它人所  
及此帖尤可見兵凶戰危安保必勝或記師魯  
謂公置勝敗於度外者過矣

王荊公書佛語

公詩有云世間有事佛說盡豈為此等語耶公  
之書自有來處非無意於工者

林和靖典通判帖

通判不知何如人承平無事時佐錢塘佳郡又得此老為州民樂哉

右軍章草

章草之絕久矣嘗息皇象所書急就章象時有張子並陳甫梁能書甫恨逋並浚象斟酌其間甚得其妙中國善書者不能及惟如此然後可作章草此帖信是合作正使非此君真蹟決非近世所能為者是可寶也

米元章三帖 一行書一篆一隸

孔融遺張紘書曰前勞平章多篆書每舉篇見字欣然獨笑如復觀其人以是知古人作書亦有以篆者寶晉行書妙絕一世此卷四十三字尤高而不善用二短何耶

跋陳聞遠所藏了翁龜山元城帖

楊龜山嘗宰餘杭今贊府陳棠則了齋之曾孫也出家藏二公及元城先生手帖家間凡十二紙邑大夫江君相與刻石于縣庠名德翰墨前後照映整襟讀之凜如三君子相從於一時百世之下尚當興起矧声迹尚未遠耶

跋曾氏獨醒雜志

余比官成均臨江曾無逸為寮嘗言其先君子平生示以書一卷蓋狀其行事樊少從博士為之哀辭者端明忠簡胡公遺墨二画得良齋誠齋諸公為之跋誠齋又序其獨醒雜志嗚呼倫矣無逸又曰先子非無意於用世蚤歲得疾遂棄舉子業專務古學能懸腕作行草追配前良卿也視富貴若不足說而曰浮雲居士久益高尚又以獨醒名齋晚踈歸愚所造念深故死生禍福之至了達如此家有章伯益及直飛跋墨

戲數幅初未嘗摹倣落筆輒過之一日於敗紙寫二虫精彩勝絕未幾遂下世故并手澤藏焉余曰画不足為居士道也以誠齋之親且厚犹不知游藝之妙其蘊蓄不見之外如此畫者多矣可勝歎哉尋得獨醒志讀之益知其為博雅篤論之君子徐節孝平日默處一室兀若與世相忘至其論天下事則滾滾不倦有不出戶而知天下之稱然犹居山陽往來之衝若居士遠在江石而中原故事歷歷能言則又過之矣

跋趙佗山責偽楚書

段太尉奮然擊朱泚人徒知出於一時忠憤柳  
河東拳、錄其遺事已見非出於苟然者延康  
二書觀者無不興起近讀其行狀在承平時遇  
事一一不苟故能自立於槍攘中士大夫平日  
苟不務操履一旦臨大節能不奪乎

跋姚編禮勅牒闕

議禮之家名為聚訟彼惟不得卓然名儒而雜  
進異議故爾嘉祐治平間朝廷清明元老大臣  
欲修因革禮而於下位拔用姚蘇二人書成而  
又無異詞為官擇人要當如此而後可以服天

下成事功矣

跋謝現妙混元寶錄

道家者流出於老氏而支分派別去本寢踈道  
藏之書雜取百家士之有聞於世者多以拜章  
役見煉氣塘金為能以皆燕齊方士之餘去本  
又遠矣現妙本儒生學道於皇甫清虛蓋知尊  
老子者博極書備會粹成編窮搜約取自踈實  
錄且言凡十士變之說事近隱晦其餘聞見紀  
傳不載時代者不述典夫放光見瑞示焚傳言  
靈驗等事非化身下降者亦不復載庶幾傳世



不誣然青羊白衛之靈迹瓊台玉局之奇祥此類尚多果皆寔欺嘗誦公是先生之言曰蒼茫六合外渺莽三皇初近既未必有遠亦非必無信如斯言安知其非實也

跋李武彖行狀

天寶之變擁強兵坐而視者相環也而賈賁以一尉討賊張巡以縣令起兵朝不坐燕不典古不免有是言忠臣義士惟知建節不以位卑為辭也李侯官不過微吏而獨奮一臂抗方張未制之虜矢死不屈凜然如生三復遺事為之

流涕

跋朱崑壑鶴賦及送閻丘使君詩

承平時洛中有八俊陳簡齋詩俊崑壑詞俊富季申文俊皆一時奇才也南渡以來詩俊文俊皆為執政大臣相典力引崑壑之名始以隱逸召用於朝而翫骸不偶終以退休鶴賦之作其有感於斯昨使其羽翮一成豈不能翱翔寥廓往而不返犹思以靈藥仙經求報主父愛君之意又見於此余生晚不及見犹識蘄州史君淳識篤實以古君子宜崑壑相典之厚也

書張侍制行實後

字發

余嘗遇越典士人語靖康建炎間事唯曰季鄰以吾州降虜雖苟全一時之民而貽我千載之辱余慰藉之曰彼但自隕其家声安能污大府耶 欽宗倉卒遣使廷臣多走避苟免中書侍郎陳公慨然請行 欽宗為之泣下時勉一行見大夫無可使者卒遣之其副則待制張公二人皆奮不顧身深入虎狼之區淪陷十餘年皆握節以死忠義之風凜凜如生是豈不足以刷會稽之恥哉士曰然皆吾鄉人也茲讀張公行

狀因記于後

跋袁起岩所藏閣立本畫蕭翼取蘭亭圖

此圖世多摹本或謂韓昌黎見天穎或謂李王見本平皆非也使是二者不應僧據禪床而客在下座正是蕭翼耳吳公傳朋云書生意氣揚揚有歸全癖之色老僧口張不覺有遺元珠之態亦非也翌以權謀被選遠取蘭亭首奏乞二王雜帖三數通以行至越衣黃衫極寬長潦倒得山東書生之体方卑辭以求見衞袖之書乃

是御府所齎野童自隨亦携書帙此正画其納  
交之時後既得蘭亭則以御史召辨才曉然告  
之不復作此儒酸態矣且其時此僧為之絕倒  
良久何止口張不嚼而已右相不惟丹青精妙  
其人物意度曲折尤非後人可及也

跋姜堯章所編張循王遺事

柳河東山段太尉逸事上史館自言好問老技  
退卒能言其事考其所載者三戮郭時之軍士  
撫焦令誰之農者不受朱泚大綾之幣顧太尉  
忠節显著何必俟此三者而後為賢蓋惜其逸

墜且以見太尉之平昔非一時奮不慮死以得  
名者旧唐史之傳雖詳以未見河東之狀故三  
事皆闕而不書宋景文公謹書之其為佳傳  
之助多矣堯章慕循王大功而惜其細行小節  
人罕知者矧然訪問而得此將以補史氏之  
遺其志可嘉也

跋東坡獲鬼章告

裕陵祝文

永樂之禍可勝痛哭見章生禽宿憤遂摠太宗  
平突厥高宗平高麗當告陵庙蓋以高祖蓄憤  
於虜太宗銳意於東夷武功未終浚聖繼志

亦既平邊所宜啓告此長慶中奏語也不知當  
奏告時有雄文如此否

跋東坡送劉道原歸南康詩

劉凝之棄官居南康歐陽公所為賦廬山高山  
谷謂其忍貧知鐵石者是生道原坡公亟稱之  
所謂古君子即凝之也司馬公通鑑一書賴道  
原為多其子壯興亦奇士坐客問此詩本末因  
為道此

跋嘉祐二年進士小錄

某曾大父登治平二年乙科大父登元豐八年

丙科近歲傳得小錄又因併錄紹聖二年者大  
率與今小異今又見此書四者俱以前一葉盡  
錄雜事而此又分試題為三等殆不可曉同年  
生無分職姓名下每事輒容一字事之因革類  
如此不能詳攷矣是歲得名士十五六人而蘇  
長公少公皆在焉此真千佛名經也

跋揚州伯父賦歸六逸圖

淵明聯句 山谷西軒 真長望月

太白把酒 玉川啜茶 東坡題詠

嘗見古画六逸圖孫登長嘯阮孚蠲屐淵明以

巾漉酒韓伯休貨藥邊孝先晝眠畢卓甕下皆  
非同將特取其逸耳非若竹溪六逸之同游也  
滕子濟藏唐人出游圖六人宋之問王維李  
白高適史白岑參雲林子跋云據其名題或有  
弗同時者而揚鏹並驅睇眄相語以為得意忘  
象者揚州伯父所圖是豈可與俗人言耶

又四賢圖

謝安游東山

張翰思尊鱸

子陵釣臺

淵明臨流賦詩

謝公雖為蒼生一起而東山之志不渝子陵出

見刘文叔終不肯為三公以歸季膺淵明尤為  
高尚伯父擁麾持節十餘年興寄高遠尚友四  
賢晚而得歸殆不負此思矣

跋了齋有門頌帖

某日讀了齋集見有門頌一篇莫知其音慶元  
二月八月上澣有二僧叩門袖出了翁真蹟及  
典延慶第四代明智講主論此頌六帖讀之恍  
然因問天台教觀之說云智者大師所說四門  
一曰有門一曰空門一曰亦空亦有一曰非空  
非有其實一可貫四、實歸一公之為有門頌

蓋謂此也近世士夫大用力不及前輩只如學佛或僅能涉獵楞嚴圓覺淨名等經及傳燈錄以資談辨尔若唐之梁補闕諸公本朝楊文公楊無為張無盡及了翁皆留心教觀深得其趣讀此頌及書可以知其所造之深矣惟公忠言大節照映千載身罹百譴視死生如旦晝平時學問深造自得固自應尔方在丹丘時送境尤多而心地泰然深入不二法門公之學佛得力豈易測識哉二僧欲刊之石以信天台之傳謹書于後而歸之二僧曰妙珣了怡云

跋施武子所藏諸帖

鍾繇墓田丙舍帖

慶元二年孟冬壬子見餘姚施令尹蓋司諫之子也出其家所藏墓田帖碑石余誦山谷之詩曰平生半世看墨本摩挲石刻鬢成絲為之三歎

王右軍東方畫贊

李陽冰上李嗣真論右軍書有云画像贊洛神賦姿儀雅麗有務莊嚴肅之象視之信然

黃庭經

硬黃小字臨黃庭平生所見三四非精筆不能  
到第未知土軸黃庭此此何如耳雲杯子以陶  
隱居之言證此經非逸少書而隱居與梁武帝  
啓自以黃庭為逸少有名之迹若遂以為吳寧  
以後宋齊人書恐亦未易定也

王大令洛神賦

大令好書洛神賦而李陽冰論右軍書與画像  
贊同稱右軍之跡不復可見不知更勝此否柳  
公權記於前案題其後何止公慙卿耶

東坡救月圖贊

旧未見此圖直不知贊之所以作東坡竹樹  
傳之文典可茲以一點成月一抹成舵曲畫妙  
趣益自得之若曹不興誤墨成繩子敬為烏駝  
特牛高道典墜筆亦成畫彼皆工於畫者破乃  
以游戲至此真天人哉

東坡醉中書對客醉賦詩

公自言我書意造本無法点画信手煩推求然  
豪逸邁往如此者不多見每言酒氣從十指  
間出而飲酒正自不多豈所謂醉中醒者耶  
跋卞居讓攝秦州長史牒并宣徽院

余平時見士夫家故物未嘗不起敬亡日考其所自竊考此卷前曰勅秦州團練使乃檢校太保姓荆者勅授之官如今之公牒奏處必曰知其軍州事之類也自牒奏處分以後則秦州之公移也既差卞君揖長史故為之詞其後列銜皆秦州之官印文凡七皆秦州團練使印唐朝固有紙告而此非告也後一紙宣徽院之文姓柴者禹錫也禹錫以太平興國七年四月拜樞密副使至雍熙二年冬方罷而此文乃八年九

月所給故知其為禹錫也 國朝旧制宣徽二使通掌院事共院并廳止用南院印又南院比北院頗優或兼樞密亦掌本院皆與此合石晉天福五年余翰林承旨改殿前承旨為殿直或云淳化三年始改殿前承旨為三班奉職蓋蘇易簡以是年除承旨而其次子耆續翰林志云舊有殿前承旨其父拜翰林承旨上以其稱呼不別又以其典清貴混淆詔改為三班奉職以避其称因備載之然此卷乃卞氏故物相傳二百餘年又出於兵火煨燼之中是可寶也



跋温公題刘雜端孝叔奏藁

士大夫特立獨行無待於助然亦賴巨公正人以為重韓忠獻論事切直有本末王沂公稱其不負所戒諫官宜若此而忠獻益自信刘雜端之奏藁司馬文正公以為純忠懇至深識深本明主宜置座側以為觀戒雜端可以自信可以不朽矣一時得喪其犹足存耶

跋陳昌年梅花賦

皮目休賦桃花款狀其天治專取古之美女以為先此賦形容清致故又多取名勝高人以極

其爰梅固非桃可比体物之工亦又過之

跋孫德輝作薛時國所居記

南朝何子季築室秦望山、發洪水樹石皆倒拔惟子季所居端然獨存太守衡陽王元簡命鍾嶸作瑞室頌刻石以旌之薛君家再脫鬱攸之菑鄉人敬之水火雖不同亦可名瑞室云

跋李光祖所藏遠祖遷定海縣丞告

天福八年乃石晋高祖之永吳越第三世弘佐之三年自同光跋光武肅王建国以來二十有一年矣是時吳越雖奉中原正朔事皆專行合

丞銀苗之賜豈復有關於晉朝光祖告不稱勅而稱制益吳越國承制而行者也或者猶疑官制印文等全以中朝考之五代史吳越更名所居曰官殿府曰朝官屬皆稱臣遣使冊海中諸國封拜其君長又通鑑言建國之始儀衛名稱多如天子之制教令下統內曰制勅將吏皆稱臣惟不改元置司空有丞相侍郎等又范魯公五代通錄云自稱吳越國王參佐稱臣僭朝廷百僚之號府曰朝廷但不改年號而已通鑑又有寶正之稱五代史十國年備載至六年而後

已平章事等官雖不可徧考亦有可言者中書侍郎曰鄭遨五代史一行傳有邦遨隱居華山唐明宗以左拾遺晉高祖以諫諍大夫召之皆不起則是隱居不仕又夫福四年已卒且不與吳越相干非此鄭遨也翰林學士行禮郎侍郎知制誥元德昭後為吳越丞相及事弘佐與倣至顯德三年周世宗使吳越出兵擊南唐時猶在相位所謂元丞相不欲出師者元本危姓危仔倡以信州降武肅武肅惡其姓遂易元氏德昭即仔倡之子熙寧中參知政事章簡公絳厚

之即德昭之孫也蘇魏公為章簡公神道碑曾  
祖仔倡又言祖德昭武肅王稱制用以為相官  
至右僕射兼侍中晉國公銘曰憲公祖連相  
錢塘然則此為吳越之告無疑如給事中曰軫  
右丞曰玄亮皆未詳若門下侍郎平章事曰昂  
者疑是林昂武肅以羅隱林昂為賓客元瓘以  
鎮海節度判官林昂掌教令恐至弘佐時為平  
章事未可知始武肅嘗列賓佐將校名氏於紀  
功碑陰者且百餘人而見於史者如沈崧沈瑫  
皮光業輩不過十數人其他不可得而見姑叙

其可見者以俟博古之君子云五代亂世仕於  
晉朝与仕於吳越不足為輕重要欲辨其所自  
耳李氏藏此告二百五十餘年得以存先世之  
旧信可尚也光祖所記清泰三年閏十一月正  
當後唐廢帝之末晉高祖改元天福之際乾祐  
元年則漢隱帝之初也併書之

又蘓黃門帖

蘇少公誦居筠陽今有雜著一編別行於世吾  
鄉李光祖一日携其曾祖也田所傳筠陽唱和  
集見示時在元豐間雍維瞻度支為守也田字

君綺為倅其穎濱及一時士夫唱和甚衆全既假而錄之光祖又携此一帖及二刺字來芳之遺老傳少公以著佐為發書南京判官長公以詩得罪從坐而詩監稅居五年移知績溪縣此帖云己离洪州正赴績溪時也余帖既歸蘇氏此尤當寶藏之舒中丞誌也田公墓謂維老翰墨篇章益道瞻可喜然則置其与少公相好也

書董資政元師府事述耘

高廟中興之初紀載時事者類非一書間有異同無從質正初史官奏請詔隨龍人典藩邸帥

府旧僚并前宰執各令記錄事跡撰為一書以進御取其實而不誣者降付史官計當時臣僚應為此書者多矣而高廟獨以属四人蓋妙選也大資政董公與焉是 高廟深知公之必不誣也旧嘗見一二編未問登載之上拙紀事之虛實杜：因而自列其功状故見者多疑其私公初為大元帥行軍錄遇盜亡失既無復見余讀此編據一時見聞之實以事繫日炳：如丹扈從之久亦云勞矣曾不自言止載二奏劄之可攷者若制詔書檄及李綱宗澤之表奏何

列之小吏徐偉之忠謀錄及痛定錄等皆公以  
為可信者併表而上之然則此編是所謂寔而  
不誣者真可備史氏之採擇以信後世豈特為  
董氏之家寶也

跋魏忠壯侯行實 勝

乾道初余嘗過山陽望清河口吊忠壯魏侯戰  
死之地故老犹能言當時事相與悲吒久之又  
嘗從老校退卒聞知守海州事甚衆犹記一二  
侯有鑰石且裝明光甲胄日射如黃金出入行  
陣虜望之膽落嘗被甲坐城樓觀戰備駿馬城

上望見我師少却怒甚推去雉堞飛騎而下絰  
入陣中虜望風奔潰又嘗戰北門既捷忽回騎  
徑出南門人不知所謂蓋慮酣戰於此或擊吾  
背也已而虜來襲南門以數矢却之三軍敬服  
後得參政錢觀文所記言隆興二年仲冬虜出  
清河連艘而下侯率神勁弓射之矢盡而舡出  
不已以戰艦拒之中流為虜所乘矢下如雨  
勢不可支棄舡登岸虜已渡者衆被圍甚急冒  
東南而出身中數箭拔之復上馬告急於大軍  
而救不至侯膽勇善鬪而人馬被傷已十七八

士氣已竭進退無所回墜馬遂死之而大軍亦  
喪氣矣觀文時為淮東宣諭便當得其實嗚呼  
使當時擁彊兵坐而觀者稍出數千百騎為之  
聲援豈至是哉今覽行寔為之三喟予孫多壯  
士尚其勉旃

跋蘇魏公所臨閣帖

此蘇魏公所臨閣帖也譚訓云嘗於相國寺置  
得閣本法帖千卷甚奇畢文簡公賜本也魏公  
記誦絕人固由天分博極群書益出學力現此  
卷臨摹之工其勤可知中人自怠而欲進及前

輩可乎

跋華氏中藏經

余少讀華佗傳歎其醫之神奇而惜其書之大  
于獄使之尚存若剗腹斷臂之妙又非紙上語  
所能道也古汴陸從老近世之良醫也嘗與之  
論脈云無如華佗之論最切曰性急者脈亦急  
性緩者脈亦緩長人脈短人脈短究其說未  
暇也一日得閩中倉司所刊中藏經讀之其說  
其在蓋貳卿姜公說為使者時所刊九三十餘  
年而余始得之序引之說頗涉神怪難於盡信

然具論議卓然精深高遠視脈察色以決死生  
雖不敢以為真是元化之書若行於世使醫者  
得以習讀之所濟多矣惜乎差舛難據遂携至  
婉江以叩從老。笑曰此吾家所秘不謂沒  
行已久因出具書見假取而校之乃知閩中之  
本未善至一版或段定數十百字前有目錄後  
有後序藥方增三之一閩本間亦有佳處可以  
証陸本之失其不同而不可輕改若兩存焉始  
得為善本老不能繕寫俾從子漑手錄之蘄春  
王使君成父聞之欣然欲於治所大書鐫木以

惠後學且以成余之志因以漑所錄而授而託  
其始末于左藥方孔六十道亦有今世所用者  
其間難曉者有之恐非凡識所及佗傳稱慶齋  
不過數種又未知此為可否好事者能以閩本  
校之始知此本之為可傳也

政媿先生文集卷之七十

四明樓鑰 大防

題跋

陸宣公奏議總要

阜陵喜覩陸贄奏議故紫微崔公為總要一書  
上之東坡先生曰如贄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  
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然奏議繁重尚勤一覽  
是書撫華芟冗因門分類名言確論一閱而盡  
得之所以開導聰明裨益治道多矣易曰納約  
自牖崔公有焉

跋石曼卿古松詩



曼卿工世家幽州燕俗勁武少以氣自豪書體  
兼顏柳前輩謂愈大愈奇余三見真蹟禮部尤  
尚書家西師詩有旗光秋晚起甲色夜江橫之  
句歐陽氏籌筆駟詩有意中流水遠愁外旧山  
青之句今又見此詩影搖千尺声撼半天尤為  
人膾炙皆警策也歐陽公稱文章勁健稱其意  
氣余以謂字畫尤有劍拔弩張之勢吾鄉郡後  
事官舍中見有籌筆駟石刻久矣今趙君致遠  
又欲刻此是為二妙也

跋周公禮殿圖

不甚显豆盧復姓不知何名姑記大槩以俟考  
証

跋孟蜀王與周世宗書

余家藏此書既以五代史証其事茲閱張次切  
所編蜀檇杞載此尤詳因具書于後廣政十七  
年周世宗即位改元显德周師至仇池以秦州  
韓繼勳鳳翔士返迪請益師昶遣雄武監軍使  
趙季札率師赴之季札怯懦不進乘駟而還成  
都震恐昶怒斬於市十八年五月李廷珪高彥  
俦呂彥何摠衆以禦周師九月戰於唐倉監軍

王崑被殺我師敗績廷珪退保青泥閨月周師克秦階成等州雄武節度韓保止棄城遁十一月又克鳳州執節度使王环監軍趙崇傳二十一年六月周世宗歸我秦鳳之俘昶遣使致謝稱大蜀宣帝世宗不答昶曰朕郊祀天地稱天子時尔方鼠竊作賊何得相薄耶二十一年荆南遣使來致書言周世宗已定淮南請通職貢昶不許

跋任氏所藏外祖汪少師帖

某生長外家事外大父少卿二十餘年屢侍筆

余近得臨江周公禮殿圖石刻紹興十七年向薌林刻于學宮疑與先人所藏画本不侔聞大資政趙公師守成都嘗摹禮殿本為八軸借而校之丹青煥然自盤古而下位次向背不同者十八九處羲八卦上下各有字位置亦不倫變之球為鍾無縛說像孔子弟子中多從父叔魚原亢又一人闕名石刻中有梁鱣字叔魚而形兒不類却無顏路公孫龍冉季公祖茲漆雕從狄黑公良孺奚藏对仲會容藏顏之僕左郢而有蜀太子李冰又一人無名第七軸画文翁

司馬相如匡衡蕭德仁戴聖王吉茂君平楊雄  
劉向服虔陳寔鍾繇諸葛亮崔栢平福王濬社  
預張華社畿豆盧第八軸画漢武帝蕭何張良  
叔孫通陸賈陳寬賈誼司馬遷董仲舒漢光武  
鄧禹栢榮班固張堪廉范馬融第五倫鄭玄公  
孫弘倪寬丹青念工皆石刻所無益州刺史張  
牧未知在漢何帝時後漢諸名儒或在其前若  
鍾繇諸葛亮王濬社預張華等皆魏晉間人既  
在張牧之後豈後人所續耶武帝光武列於諸  
臣之間次序亦多不可考蕭德仁崔栢平福名

研書問多出親札外祖母王夫人居奉川任氏  
典舒董諸家皆至親相與篤厚類此忽瞻遺墨  
肅然起敬陳後山謁庵丞相墓有云少日相頭  
期類我莫年垂淚洒西風陳簡齋跋存誠子帖  
有云客來空認袁公額泪盡慙無楊惲書三復  
二詩重增悲歎

跋參寥詩

參寥以東坡門人得罪黃師老坡之姻家時為  
京東漕便坡與之書曰參寥以其故竄兗州望  
為之地師是日昨方有兗州樓教授見過其人

必長者遂以為屬教授其大父少師也領其意而行既至克與之定交後宰登封一日閤人告曰有僧携行李徑款入門自言與知縣故人不可止過少師笑曰必參寥也已而來然館之縣齋嘗同登嵩嶽之頂游從倡和參寥集中所稱試可即少師之字也諸父猶及見登封時事克州一段旧得於師是從子肆愚子魯云珣公所藏二軸皆其得意詩翰墨飛動真可寶也集中有九江與東坡話別詩云雲水黃樓赤壁間勝游長得共躋攀坡亦云笑詩人相得如我與君

稀周旋如許何止工詩而已邪少師遺文群於兵燬僅存二十四峰詩與師喜雨詩有云一聲雷碾青山過萬里風驅白雨來之句茲見師詩重增感慨然卷中和愚上人二首開字奉字鷗字三絕漪漣齋一首皆不見於集以此知遺亡者亦多矣

跋桑澤卿和林和靖詩

和靖詩似其為人自然高勝不特梅花為絕唱也澤卿一七細和問有不能力者風度又可知和靖絕筆一篇云湖外青山對結廬坡前修竹

亦蕭疎茂陵异日求遺草犹喜曾無封禪書  
則不容和矣

跋從子深所藏吳紫溪游絲書

錢塘吳傅朋游絲字前無古人黃給事仲乘鈞  
嘗稱蜀士仲明舉詩去春吞一縷未不斷萬鈞  
筆力歸毫芒佳句也然未若參漢濱无生正  
公瞻叔之評為工伯父揚州嘗得工紙於吳公  
從子深求詩工公之詩于後

又題所書羅端良文三篇

新安羅端良願公輔器也止於鄂州世所共惜

刘子澄清之為倅亟以其詩文為小集以不暇  
求全也所作無不精妙而陶令祠堂記社垓記  
尔雅翼後序尤為高勝端良方無恙時嘗以此  
三篇見寄意亦其最得意者余每為子弟誦之  
從子深請書此卷後有作者欲論淵明及社稷  
事恐無以過此尔雅翼一書深恨未得見之也  
書吏商贈趙仲堅題其後

余從兄之子伯時一女謹擇所歸近以婦趙仲  
堅佳公子也既尉新城以此卷來求余言老矣  
几與世相忘素不長於吏道又非能言者何以

告子惟仲堅大父龍學少師一世吏師光显于  
朝精明強敏誠有不可及聞其在上虞時忍貧  
如缺石乞為半剝執卷田間躬視僕夫糞田  
灌蔬竟日一肉故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  
為知宗長子也繼有賢譽仲堅廉謹詳練師祖  
若父尚何它求為書柳河東吏商以贈而系以  
此仲堅勉之哉

跋周尚書詩軸 武仲

余少讀龜山先生集見周憲之墓志知公孤立  
於宣和中獨祐陵知之甚深公以御史觸忤

以為唯喏之唯或以為奇偉之偉皆所未知在  
勅局時見元豐中獲盜推賞刑部例皆節元案  
不改俗語有陳棘云我部領作憊廝遂去深州  
边舌云我随你憊去憊本音悶俗音門犹言輩  
也獨秦州李德一案云自家偉不如今夜去云  
余啞然笑曰得之矣所謂兒郎偉者犹言兒郎  
憊盖呼而告之此閩中方言也上梁有文尚矣  
唐都長安循襲之然嘗以語尤尚書延之沈侍  
郎虞卿汪司業季路諸公皆博洽之士皆以為  
前所未聞或有云用相兒郎之偉者殆誤矣因

附見之

跋傳夢良所藏山谷書父亞夫詩

漢家無鄉縣滿舡載稚乳鞭笞公私急醉

眠聽秋雨

右山谷之父亞夫詩也谷之書既刊諸石此雖

僅得三之一殘圭斷璧要自可寶谷嘗有古漁

父詩云四海祖庸人少太平長在碧波中殆

此意耶

又孫鴻慶傳作和州墓銘

鴻慶孫文昌一代文章伯也志人之墓固未免

權貴屢蹈禍机詰王黼拒梁師成極論童貫蔡  
攸之罪至往來使不測之虜伏節不屈建炎元  
二間為刑部吏部尚書士高宗款柄用之而不  
及剛毅之氣可畏而仰茲讀公語詞翰俱高尤  
使人起敬公諱見詩註憲之其字也建之浦城  
人嘗為貫所誣謫黃州三年日以詩酒自適無  
漂泊流寓之嘆卷中多黃州詩意其正在謫居  
中蓋宣和末年也又稱公以文學名于世餘暇  
留心翰墨得歐陽率更筆法至是尤可信矣

跋魏國夫人曉粧圖

魏國夫人承主恩平明騎馬入金門却嫌指粉  
汗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余每疑此恐非杜少  
陵語後乃得於張祐集中蓋集靈臺第二篇也  
素聞同羊林子長家有魏國夜游圖甚佳而未  
之見或謂此曉粧圖也豈盡平明騎馬時耶

跋范石湖游大峩詩卷

文殊示現於五臺普賢示現於大峩光景殊勝  
大略相似旧見無盡居士清涼傳書五臺事甚  
詳亦有詩紀所見今石湖先生大峩數篇尤為  
奇偉張公素不善書必不能如此翰墨飛動然

無盡後謂元業禪師塔上五色光現有詩云  
四入臺山礼吉祥五雲深處看熒煌而今不打  
這鼓笛為報禪師莫放光尤為禪林稱誦使石  
湖再登大峩必然別有一則佳話也

跋徐神翁真蹟

海陵漢晉間有樂真君子長或云徐二翁其後  
身也如蔡魯公之秉明呂東平之喜守尤為著  
驗此卷脫去白字遂為蔡公大夫登第之祥耳  
謂非矣然使吾得為二翁道成之後閉口藏舌  
何用等人間如許閑事



跋姜氏上梁文藁

姜氏在京師以財雄南來吾鄉子孫遂以儒显  
舅氏適齋尚書江公跋語甚祥七夕書此卷閱  
兩旬而下世殆絕筆也其以外門之故而來觀  
見上梁文屬藁之初宣奉公慶七十時丞相壽  
春魏公見委以樂語有云生長東都親見開元  
之盛除從游諸老及聞正始之遺音又云今日  
王孫猶有承平之故態當年竹馬得見會昌者  
凡人丞相頗以為然姜氏家風盖有自來其興  
則未艾也上梁文必言見郎偉旧不曉其義也

於稱美茲為和州之志有云其學自六經大史  
氏百家諸子浮屠黃老之書無所不讀其文自  
歌賦頌表箋傳序箴銘紀志亦無所不工又  
曰文章閎麗可當大典冊詩語精深可列於歌  
頌以荐郊廟此非心服其能不足語此也夢良  
為余鄉邑三年且去矣撫仕當未艾若御民一  
以寬簡聽訟如家人無疾言厲色如和州之在  
蘄廡直有父風所准皆有迹又不減繁昌之政  
能世其家者也

和州詩諫友繁諒輩

跋可壽上人所藏史文惠公帖

于襄陽問紫玉何如是黑風吹其舡舫漂墮羅  
刹鬼國王云于頓作者漢問恁磨事作麼于當  
時失色玉云祇者箇便是漂墮羅刹鬼國于於  
是有省于在襄陽傲上虐下號為襄樣節度犹  
能有此前輩賢達所以好與有道高僧游者正  
以富貴隆盛諛言塞耳若不得此等人安能深  
雖痛割如許太師史公地位中人與師為方外  
交此詩帖皆其跡也二人相得必別有針鋒相  
湊處非外人所知不然安得相與如此之深耶

跋褚河南陰符經

陰符經說者甚衆以文義不貫頗費牽合蓋嘗  
疑也唐李筌傳驪山老母之舍曰此符三百餘  
言百言演道百言演法百言演術上有神仙抱  
之道中有富國安民之法下有疆兵戰勝之  
術分為三章又有六住謂太公范蠡鬼谷張良  
諸葛亮及筌也繫以正彖不言誰作後序中謂  
出於驪山老母亦間有無王名者略計太公之  
言八張良之言九鬼谷六諸葛五范蠡才一見  
而筌及正彖尤詳又與世所版行注本不同後  
有斷章三贊又士希夷不知何許人作贊三道

十九首可謂備矣或總題其後云現注者粗得  
一二贊者略無彷彿信其奧妙不可以智知  
而言說姑存之耳誠哉是言也此歲於都下三  
茅寧壽現見褚河南真蹟泣本始知上古真仙  
谷出語一二以至三四自愚人以天地文理全  
而後不言為誰其間有若相應答亦有旨意全  
不聯屬者將由群仙之集而為之邪抑高真會  
粹而成此經邪初有道流携以求售索價不貲  
未几羽化於現中遂為三茅寶藏摹得其本以  
歸茲因徐粹中醇一為慈谿至道宮建藏手寫

以遺之凡見河南所書三本其一少書真現六  
年奉勅書五十卷其一亦小楷永徽五年奉旨  
寫一百廿卷及此蓋書百九十本矣二者皆見  
石刻惟此真跡尤為合作字豆小而楷法精妙  
河南卒於顯慶三年、六十有三本詳略亦自  
十五歲而永徽所書則五十有九矣豈惟筆力  
不可跋及亦安得此目力邪然三本詳略亦自  
不同少書本又冠以黃帝陰符經要當以此本  
為善仍命長子潭細書臨摹于後尚存日本之  
万一云

書石門披雲集後

縉雲川谷惟石門最可觀誦太白之詩曰矣乾道五年先二部守枯蒼侍旁見石門洞之躍然歎游未能也明年冬先君解印綬余適分教永嘉奉馭親東下登覽勝處為題詩壁間淳熙末自溫守得旨奏事復過其下相羊竟日盡見岩石留題恨不能悉記奉祠里居而羽士王君愚叟訪余於寂寞之濱自言嘗住此觀裒古今詩文為一編將歸而刻之閱一再過如踏夢境少作非工亦列其中又荷好事者為之次韻先

矣無由更尋故步慨然為書于後而歸之愚叟好棊典琴詩有佳語又能集此以永山中之傳信雅士也

跋趙清臣所藏濮議

嘉泰元年三月乙巳訪餘姚令君趙清臣觀書閱畫久之清臣曰嘗見濮議乎余曰固嘗見之君所藏何書也曰頃丞金垓得於蘇氏云歐陽公以此議獻之神宗而出鎮道遇蘇魏公語及此事徑以奏藁授之遂為蘇氏家寶余歸而閱近歲庐陵所刊文忠公集則此卷列于一百

二十卷以後首尾俱同而錄本多誤亦間有勝於版刻者因併為予校而歸之公序此議而進之 神宗時罷政而出為觀文殿學士行刑部尚書知亳州以年譜考之寔治平四年正月蓋神宗即位三月公得亳社故序稱 先帝議稱英宗其第四卷劉子注云是歲十月撰不曾進呈謂治平三年也三月以言者指濮議為邪說求去不允十月成而不及進者 英宗時已服藥故併進之 神宗也其為後或問二篇及濮魏五君論晉問未知所著年月公薨於熙寧五

年壬子年六十一此書進於治平丁未年六十一矣因併見之

跋相陰韓氏家問

蘇魏公嘗言韓忠憲教子嚴肅不可犯知亳州日第二子舍人自西京倅謁告省覲坐中忽云二郎吾聞西京有疑獄奏讞者其詳云何舍人思之未得已呵之再問未能對遂推案持捉大語曰汝食朝廷厚祿事無巨細皆當究心大辟奏案尚不能記則細務不舉可知矣必欲撻之衆賓力解方已之子股栗累日不能釋家法之

嚴如此所以多賢子弟也或疑其言為過現此  
家問可信不誣亦是毫社時事可畏而仰哉象  
山令君犹能守家法邑事整办庠序一新又刊  
此卷寘之學宮真相陰韓氏之子孫也

跋張德深辨虛

余少時嘗得倭真所刊司馬氏潛虛中多闕文  
不能遽解隆興改元先光祿官奏郎檢詳新安  
張公為寮同寓直舍時在侍旁日從之游自言  
家有潛虛全書亟借而傳之又言為慈溪令時  
有張氏德深漢遂於易元蓋表識潛虛也嘗示

之一見即言其大義歸閱數日著辨虛一篇洞  
曉其說目略為余言之自此始知虛之大槩獨  
未見所謂辨虛者相云已四十年與新澧陽郡  
博士張子宓虛語及此書子宓曰德深從肆祖  
處始得見之凡十餘篇兼綜易元二書易曰卦  
元曰首虛曰名卦有爻首有贊名有變二体四  
位十等之象八物五行與生成之數乾中元之  
所以始一三五之所以虛與天揲法占法皆若  
异而實同又辨氣体姓名行命與著虛之得比  
已無餘蘊德深之學真有淵源而總序則檢詳

為縣令時所為也檢詳又云虛之書未成而已  
傳溫公晚始以全書授范太史淳夫遂傳於蜀  
後以問蜀士曰非也現物先生張公兵部行成  
所補託為此言耳現物窮象數之學著述衍翼  
元、包、總、象、潛、虛、演、義、經、世、索、隱、外、篇、衍、義、通  
變、等、七、書、近、百、卷、世、號、精、博、嘗、取、演、義、讀、之、為  
卷、六、十、潛、虛、之、書、章、分、句、析、尤、為、詳、盡、比、辨、虛  
不啻數信果如蜀士之言非此人亦不能補此  
書然現物之書未出而德深能辨之此其所以  
尤難也檢詳又言通鑑為溫公之筆學潛虛為

心學方疑總序中不見此說茲又得發微論攷  
之則衍總序而為總論遂及筆學心學之說直  
以為出於已而後德深之作字元以準易虛以  
擬元論而下有禮篇八篇皆德深之曰止有變  
論一篇論律呂者在此書之外犹恐是其本文  
而此所傳者或闕而又不載五宮天執歲紀三  
國德深辨名之末謂齊處大中之內斟酌造化  
其斗之任乎今發微論乃曰處大中之內在  
其北極之任乎輕改一言夫其旨矣土分五於  
四季齊亦土也居中而斟酌造化故以北斗之

任非謂若極之居其所也檢詳為察院時以發  
微授司馬侍郎季思及其兄漢章倬為湖廣總  
領遂以版行實乾道二年也淳熙十一年檢詳  
之子南金又刻之世罕有知所自者其時欲與  
檢詳辨誠不敢沒德深之實而惜其不少見於  
世也德深兄弟讀書躬耕其兄宗丞身時濟得  
荐送而歸其父題於門曰三四郎今年免輕曰  
專掌送茶其朴茂類此德深耽嗜古學天文地  
理無不該貫此特其一也

劉尤叔夢紫瓜而作舍萌題其後

退之送穷而延上坐子厚乞巧而甘抱拙君允  
肆之舍萌則真驅之雖未能絕紫瓜之生畏君  
之詞自尔當不復最入吾夢矣然此種一名不  
落之彼夢滿甌三顆不妨甲科釋褐者殆以此又  
似不必力驅之也為書其後以壯昆季西上之  
氣

跋朱叔正所藏書畫

徐季海題經

趙氏金石錄目錄第七卷一千三百四十唐徐  
浩題經天寶中立歐陽氏集古目錄云經首有



楞伽阿跋陀羅寶經一部乃浩所書而經則呂  
聞姚子彥等也在嵩山經藏院律正所藏雖不  
見所書之經而季海所題為可寶又足以考天  
寶中官制之一二云

李公垂書樂毅論

李公垂短小精悍詩最有名時號短李其在翰  
林與李德裕元稹同時又號三俊傳稱以文藝  
節操見用余固嘗見石刻文字不知其小楷精  
到如此今世以海字本為第一殘闕已多此卷  
比右軍所書甚小墨蹟俱全尤為可珍詳視印

章益羨壑老人故物也

龍眠蓮社橫卷

余得蓮社圖高三尺橫二尺筆力精勁五彩煥  
發妙絕一世龍眠真筆也此為橫軸大略相似  
時有不同元中之記云童子蹲而汲水者一人  
而有二書猿一麋一而猿亦有二麋則鹿也元  
中書甚工既非其親書疑別為一圖作記余所  
藏童子汲水及猿皆一而麋亦鹿世龍眠為此  
圖妙意非一自知愛重或縱或橫意必有數今  
恨未能盡見也此卷謝康樂不為長鬣捕蛇翁

亦欠朴意之狀必有能辨之者

跋李孟達六世祖少卿詩卷含章

少陵之祖審言山谷之父亞夫再傳三傳而詩  
遂名世自李早梅而下傳數世而詩益昌盛哉

跋沈雲巢帖

雲巢妙於楷隸諸書倫古今体寸墨尺紙落筆  
輒為人爭取富池灵人犹知護惜子孫尤宜寶  
之也

跋吳僧若遠所書現經

太府卿蘇公伯昌諤為明州長史僧有獻少公

維摩經手澤蓋為老泉小祥書此後以示蜀士  
士曰蜀有長公書圓覺經典此同時字体亦相  
類以所携古本示公且許求墨蹟以來後不知  
曾得之否芳達二經元祐諸名公為之跋而增  
重現經依然如新不知法華經何在安知他日  
不能復合耶

玫瑰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一

四明樓 鑰大防

題跋

跋揚州伯父所藏魏元理畫卷

蓮荷

爾雅釋中言荷最詳其莖茄其葉遊其去蕊其  
華莖落其贅蓮其根藕其中的中薏觀魏君  
墨戲曲盡形狀殆無餘蘊又有熟茨生菱鳧茈  
之屬一一如生祥暑尤宜觀之所謂宛然坐我  
水仙府也

桂花

伯父揚州持節擁麾几徧東南襟度高勝所至  
多典雅士游若魏君元理之畫徐公明叔之書  
皆擅名一時者桂花水一枝諦觀佳處疑有秩  
風生其間

跋龍眠二馬

余家藏白氏長慶集久矣近又得吳門大字者  
周伯範模款得日本以所藏龍眠二馬遺余古  
有以妾換馬者矣以書換馬自攻媿始可博一  
笑

跋趙共父古易補音

小學之廢久矣陸氏經典釋文可謂詳盡近世  
讀書或至苟簡率意誦習字有不識者始加閱  
視有訛謬終身不自覓知而况補音乎吳氏好  
古博洽始作詩補者雖不能變儒生之習而讀  
之者始知詩无不韻无不叶祛所未悟有功  
於博古多矣吾友趙兵父又取其說以補古易  
之音用志甚勤遠以示余閱之不去乎其老矣  
習氣未除頗為是日一二目昏成懶媿不能盡  
力也噫凡將爰歷等書今不復見惟許叔重說

文解字為小學之本顏黃門家訓稱其檢以六  
文貫以部分彙括有條例剖拆窮根源集韻雖  
博贍於倣古則未可全據共父今本諸吳氏多  
以集韻為證更當以說文解字定之可傳無窮  
吳氏之書不知者以為苟然而已共父祖其餘  
論其又喋喋及此皆謂之癖可也雖然自當有  
好之者

題拳毛騮

杜少陵現曹將軍畫馬圖詩云國初已來畫鞍  
馬神妙獨數江都王又云昔日太宗拳毛騮近

時郭家師子花名畫記江都王緒乃霍王元軌  
之子多藝善書畫鞍馬擅名陳後山亦謂一  
紙千金不當價人傳此馬為江都筆誠有之長  
安志太宗昭陵有方駿在陵後曰拳毛騮金石  
錄昭陵琢石象平王征伐所乘六馬為贊刻之  
此馬神駿耐戰是橫行萬里堪託死生者史稱  
秦王自起兵以來前後數十戰身先士卒輕騎  
深入雜屢危殆而未嘗為矢石所傷今現帝手  
書親乘之馬梨箭之瘡十有三處而不及其身  
真夫人也汝之史其平黑闥也詔衣大陣信然

穀州乃河南府之新安福昌二邑武德元年改穀州至顯慶二年始廢其言合關蓋征世充時黑闥乃在山東也

跋趙振文經幢碑

趙振文為臨安郡從事寄示小碑得於井中蓋錢氏專知回圖澶務曹從暉所立經幢也後書會同十年歲在丁未七月十五日誠考之不晉歲在丙申改元天福三年戊戌契丹耶律德光改元會同至天福九年晉改元開運至開運四年歲在丁未契丹入詐滅晉亦丹刻知遠建國

曰漢仍用天福十二年正契丹會同十年是丁未一年實晉之開運而漢仍稱天福契丹則曰會同也戊申漢始改乾祐錢氏兼有兩浙自唐乾寧三年至皇朝太平興國三年凡八十五年當五代時貢奉中國不絕惟唐明宗時安重誨奏削鏐王爵元帥尚父以太師致任時嘗稱寶符年號安重誨死復鏐官爵復用中國正朔今乃用契丹年号耶律滅晉時大赦改晉國為大遼國開運四年為會同十年意必亦頒正朔于諸國故錢氏用之此史氏所未見也錢

弘佐以是年卒而倣立史不書用旧五代史弘  
佐以漢初卒於仕而倣立漢祖入汴之歲十二  
月倣為胡進思所廢此蓋弘佐已卒當倣之時  
也固併著之

跋王伯長定武修楔序

定武本凡湍流帶右天五字全者皆詩在薛紹  
彭之前然不能知歲月之久近此誠善本王順  
伯謂是熙寧前摹拓于中山者為可貴近見畢  
少董所藏董氏淳化間本尤為精好自言為兒  
時親在定武見諸右本帶右天三字已闕壞文

現再見之與旧所見无異則五字未必皆紹彭  
劉損也更當考紹彭在中山時歲月云

跋余襄公題崖碑

襄公以孤生起嶠南忠言劇上显於慶曆嘗出  
居庸關口伐戎酋于九十九泉退其二十萬之  
師西邊亦賴以定晚而經制五管前後十年如  
交趾大理時磨南詔之國皆可以頤指氣使也  
坐廟堂真可以鎮撫四夷乃終於南方人之功  
業不惟有時亦各自有地如伏波之在南孔明  
之在蜀益耶一人不然昭陵非棄才之主而

公之用不得盡為可歎也此帖字有顏体石虛  
天齋人物亦俱典之相高云耳

跋李莊簡公典其壻曹純老帖

韓文公潮州表柳河東因山劉賓客誦九年文  
愈奇而氣愈丁盛哉 本朝諸公如忠宣之德  
度元城之勁節東坡先生英特之氣行乎忠義  
高掩前入莊簡公流竄瀕死重以愛子之戚尤  
所難堪家書中言議振發略不少貶其氣何如  
哉三誦以还仰慕不已純老姓曹氏諱粹中吾  
鄉之善士有詩傳行於世真冰玉也

跋金谷帖子綾本小錄 王扶盛京

集賢王公金谷帖子其孫鄜州謂端拱二年  
太宗朝第三榜者誤也當以益公所考為正尚  
書宋公名白時以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知貢舉  
其同知貢舉則知制誥李公流帖子老押益二  
公也咸平元年知舉人四楊給事礪李舍人若  
杜梁司諫類朱祕丞台符盛公帖子老押乃以  
四人也 太宗以至道三年上賓咸平改元  
真宗諒闇遂不廷試而勅下禮部於榜登科記  
亦稱省試故犹得以帖子報中選者非不以臨



軒策試而廢茲制也知牽止列祖父不及三代  
糊名復于淳化三年至是已七年矣 藝祖一  
朝進士九十五舉多者不過三十餘人 太宗  
朝取士浸廣至二百餘人獨孫何一榜放三百  
五十五人諸科合于余人後世但駭其多而不  
知前兩年詔權停黃舉至是集闕下者萬人二  
太宗既多所之而後連四年俱有敕停之詔次  
五年為至道三年三月以大喪不暇及至咸平  
之相詔以久停貢舉頗滯時才令禮部據合格  
人內進士放五才人諸科百五十人來歲不得

為例子是進士孫樞等及高麗所貢並賜及第  
此小錄所載五十一人是也 祖宗時貢舉之  
疏數取士之多寡惟上是命非若近世之定制  
也某高曾先祖仍三世登科中遭兵 故書無  
一存者先祖少師元豐末年焦煇榜丙科後從  
年家章光傳當時小錄云雖印為大編而其今制  
不件者已大余條又嘗見嘉祐二年章衍榜東  
坡兄弟小錄與焦牘此不殊者今始見王盛二家  
金卷帖并及綾本小錄前此真未聞也諸公跋  
語知載知舉家諱私忌笑外若韻脚明主室一

字以上成為已上詩取六十字成論限五百字  
已上成皆與今小異今正盡第一人此直書快  
元外氏書其母文詩五十人貫開封者三十七  
又不應如此之多按端拱二年有首國子監生  
並須品官子弟開封府有戶貫者充豈以此故  
七父子用開封府有戶貫去元豐人一日達寧  
軍一日建州書事不同如此者非一祖父俱存  
者今日重慶而第四人張景書榮位不父祖夫  
仕者書不仕三代名不書皇任者柳河東作陳  
京行狀云五代名其陳宜都王曾祖其皇會稽

司馬祖某里晉陵郡功參軍父某皇右補闕  
之或謂書皇此以表其仕于序也此又不然  
多有稱皇不仕此又武正占見在某官每一項  
各空一字皆與今不同此勝止五中人可以綾  
書不知前此孫何上勝三百余人亦可山綾書  
邪小錄之作迹亦屢有輕以意改者要知典故  
所主前人多有深意一道其田可耳師又何止  
此即司諒祕丞各稱其官楊公為翰林學士而  
止稱給事李公知制誥而稱舍人亦固可見前  
朝云官稱之楊公開國之初為第一人李公為

乾德四年進士第五人梁公與其子固俱為大  
魁朱公明孫何榜第二人主文極天下選宜乎  
得人之盛徑繼无何固為盛事劉燁于兵文温  
容是終身不听樂者中三劉子儀參政李子淵  
皆左此榜高輔國曹祖季與祖從誨俱為南乎  
止益荆南高氏輔國之文保寅不知在從海十  
立子中為第九人其繼冲俱婦 本朝者也呂  
蒙休三代俱贈師傅父龜圖母劉氏徐國太夫  
人文穆公蒙正之弟也王克從為彥起中令之  
孫旬希言為中正之子盛京為文肅公度之弟

樂黃庭父史任職方員外郎是作太平寰宇記  
者其任職方宜矣李山房謂知名之士已三之  
一後生寡陋不能盡知姑誦所聞一時人物不  
亦盛哉借摸本于置宅之有俊老眼不能細書  
今從子溉臨寫藏于家仍備書其後而歸之

跋雲丘草堂慧舉詩集

余頃歲游雲岩有詩牌掛壁上排塵讀之云朝  
見雲從巖上飛暮見雲歸巖下宿朝、暮、雲  
來去屋老僧袂幾翻覆夕陽流水空亂山巖前  
芳少年、綠爰其清甚視其名則僧舉也曰非

季若平僧曰此今之廬山老慧舉也後得其詩  
編號雲五草堂集及與呂東萊紫微公靈谿王  
性之後湖蘓養直徐師川朱希真諸公游最後  
尤為范石湖所知盡和其大峨諸篇余赴東嘉  
亦辱詩為贈近世詩僧如具圓復瑩溫容輩淪  
落既盡而師亦亡矣其徒覺淨求跋其後感念  
疇昔目為書之師老於禪悅詩句特其餘事而  
能兼得中体佳處不可以一二數讀之者可想  
見其人不勞贊嘆也

跋蘇氏回文錦詩圖

晉史載竇滔符堅時為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  
氏思之織錦為回文旋圖以贈滔宛轉循環以  
讀之武氏及見晉史之成不知何所據依記載  
如此之詳滔字連波記之末云因述若蘭之多  
才復美連波之悔過故山谷題此圖云千詩織  
就回文錦如此陽臺暮雨何亦有英灵蘇蕙手  
只無悔過竇連波正用武氏之記而任子淵止  
以晉史注之豈未考此記邪余前後見旧畫教  
本文小不侔未有如此卷之精者

跋東坡行香子詞

掃塵第二錄載東坡自黃州移汝州中道起守  
文登舟次泗上偶作詞云何人無事燕坐山窓  
望長橋上灯火鬧使君還太守劉子彥法家者  
流山東木強人也聞之亟謁東坡云知有新詞  
學士名滿天下一出則市師便傳在法泗州夜  
過長橋者後二年况知州邪切告改起句以示  
人東坡笑曰軾一生罪過開口不在後二年以  
下吾鄉豐吏部叔賈誼倅行昭游南山寺有老  
僧云寺旧有苦條木一段上有東坡親書行香  
子詞後沉于深水中亟募人取得之遺墨如新

就刻其上尋為一軍官買去折為鎗斨矣此詞  
惟魯寶文瑞伯所編本有之云与泗守游南  
山作則揮塵所載殆未盡豈與之同游後乃閱  
其詞邪偶後豐氏得墨本既登之石又以寄施  
使君武子請刻之以為都梁一段嘉話

跋黃氏所藏東坡山谷二張帖

東坡與黃穎州父子厚善嘗書穎州之父子思  
詩集之後又龍圓二女為少公二子迢遞之婦  
現此祭穎州之文與龍圖直閣二公書問情好  
可知子思名工字孝下字光穎州名工字好下

字謙龍圖名从山从是字師是直閣名从山从  
辛字才婢居宛丘家藏二蘇翰墨甚富以二十  
一帖及孫志康二帖墨妙亭記鴨種麥行及山  
谷二張公挽詩直閣之孫約之年才十三遭靖  
康之變隨其父郎中分脫身來南能携以自隨  
既又力負登之石其未刻者一二尔可謂善守  
家法者也余嘗銘其墓亦為及此約之幼子直  
羨以真蹟見示為記其大畧坡書皆有帖石本  
類多失真以卷字、飛動惠州儋耳及北歸等  
帖尤為老筆信可寶也第六帖云因志康竹即

孫君也第七帖云乞會稽使其得請則題詩必  
滿浙東矣第十帖云之人寫大狀不罪簡率  
蓋今所謂外啓者前輩書問皆用之故云第十  
九帖在曲江云何時宛居少安晚節歸及毗陵  
而僊去曾不得一日之安也悲哉

黃太史張右史張淳休皆一時人物之英則穎  
州之賢可知太史先自金華徙豫章穎州之先  
自浦城徙宛丘嘗叙宗盟故稱從姪左史為龍  
圖友婿且居于陳嘗為穎州作友于泉記故叙  
鄉曲淳休又周旋伯中間任道即汝陽守誦三

公之詩使人興起也

墨妙亭記惜未登之石鷓種麥行有章少體別  
是一種風氣

祭潁州文 故潁州使君今年黃兄集云

几道大夫年兄之靈 終焉玉雪集身為

玉雪 不緩不恒集不恒 與義降升集

與道 含章不矜集終焉不矜

墨妙亭記 以為吳興新集、無以字

余以事至吳興集至湖 乃為差久集猶

為差久

山谷詩 仕路廠風沙集廠作困 神有

投虛手集手作刀

張右史詩 但使將軍桃李在集使作得

聞凶哭朋友集聞哀若朋友

張浮休詩 常憶之官潁上時集作憶昔

著靴騎馬集作乘馬

三公詩皆親筆集中猶不同如此豈編集

時嘗改定邪

跋遺教經

歐陽升弼集古錄目遺教經卷第二伯六十三

右不着書人名氏刻石年月世以為王羲之書石在永興歐陽公集古錄跋尾遺教經相傳云羲之書偽也蓋唐世寫經生所書爾唐時佛書今在者大抵書體皆類此第其精粗不同尔近有得唐人經題其一云薛稷一云僧行書者皆與二人佗所書不類而與此頗全乃知寫經手所書也然其字亦自可愛故錄之蓋今士夫筆畫能髮鬚乎此者鮮矣山谷云不知何丑何人書或曰右軍羲之書昔嘗評此書在楷法中小不及樂毅論不清勁方重蓋度越蕭子雲教

寺非右軍筆畫也趙明誠金石錄云唐遺教經正書無姓名第一千九百四十八跋云國初將人盛侍為王右軍書惟歐公識其非是考諸公之論非右軍書明矣然歐公謂唐寫經手所書明誠定著為唐遺教經則尚有可疑少丑民二字俱如此寫不空筆畫恐非唐人書不若山谷之言不知何丑何人得闕如之意也

跋東坡紙帳詩

坡公次韻柳子王上詩曰地炉曰紙帳此紙帳詩也集中紋作文氈作疊煖作暖紙作祗皆可



通惟以鯨為衾則非也少陵有太子張舍人遺  
織成褥段詩有云開絨風傳湧中有掉尾鯨後  
又云錦鯨卷還客始覺心和平坡正用此事而  
編集者未之攷也此卷字書飛動不可形容公  
嘗和子由論書曰端莊雜流麗剛健含婀娜豈  
自道邪

跋陳進道所藏杜祁公詩

右杜正獻公詩翰累紙謹書三誦起敬第不如  
請郡四明者何姓公自注云君傍遠征譁卻始  
知其為孫氏按四明題名記云孫卻博學高才

唐末授左拾遺淨惠院即其故宅載於圖經唐  
文粹有古意效陳拾遺有吳玄英方于先生詩  
有卜世論春秋无賢臣論皆卻之作也又不知  
孫氏為守者為誰太守題名記中無之止有孫  
扶在端拱中又與正獻不同時慶曆中王周以  
司封郎中為守鄉人也政和七年某先祖少師  
為鄉郡兩任涉五年在任除次对所居號畫錦  
坊南門內有錦照橋與正堂相直宅之後有錦  
照堂在今竹則上宅之左有堂名以繼續以繼  
王公之後也不聞有姓孫而為鄉守者王岐公

作孫威敏墓志嘗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道中  
罹母憂服除以為陝西都轉運使未款遠去墳  
墓得知明州屬盜起山東改知徐州威嚴越人  
王荆公在鄞時答元規大資書有云以方得邑  
海上而聞在石之別業實在敝境豈威敏以別  
業在此故有仁里之言又豈威敏得請而正獻  
贈以此詩既改徐而不及至郡邪淺陋姑謂所  
聞未必真是進道好古博雅更試考之

蔡君謨詩 會亭遇資政孫公赴關公致  
仕已七年時召歸將有西鄙之任有云新

治甬上居閑逸安暮齒以是知亦嘗居於  
四明

書從兄少虛教授金書金剛經後

嗚呼汝從兄教授少虛之真蹟也元少好二王  
書筆力素高後得樂毅論石刻深愛之一筆不  
妄下故楷法精妙字字可敬觀者當自知之兄  
諱鉉少虛其字也幼有俊才日誦千言未冠能  
屬文十五應鄉書中其選又十年始入太學聲  
聞諸公間公試至人肆筆成書賦薛津雲九鼎  
魁文固佳而兄之賦云元聖有伴斯文在茲惟

得書之體也故肆筆以成之兄自少習書未嘗  
作賦時方魚經一出而爭誦之秘試惟聖人可  
以踐形論冠絕一時蓋它人皆謂聖人能踐形  
兄獨謂可以踐形尤得孟子之旨而文又勝蜀  
名士馮圓仲方季知己石為學官相與擊嘆且  
曰東南乃有如此人才邪必欲寤首選雖以異  
議小却而名愈重紹興二十有九年解試為第  
七名明年省試為第六名三場俱高而堯仁如  
天光武總攬權綱二論尤為世所稱述錢子和  
豫為恭詳官批其卷云議論雄特文勢雅健非

老於史學者不及此無有與之爭衡者方未第  
時嫁鄭氏不幸勉強赴省既登丙科授監官尉  
已成見次遭伯父朝散之喪哀毀瘠甚奉親至  
謹貢是食在口則吐之至是欲寬伯母陳氏安  
人之憂先意承志曲盡子道服闋除泰州教授  
未已又罹內艰何其多難邪乾道三年莊文太  
子將葬宮寮二詹事庶子諭德當作祭文而難  
干言或以屬兄為之文曰嗚呼惟天惟祖宗  
啟佑我國家純篤生哲人允惟元良及茲重离  
並明家用平康于万斯年肆用二我宸極承我

兩朝用奉若干天休洪惟我億万年亟受丕  
基者庶其在茲若之何弗弔昊天降割于我家  
虛我主噐惟御士庶士越在外服越百姓里居  
罔不盡傷心矧惟某等有服在百寮惟我儲君  
既冠成人夙敏日躋弗勤弗煩惟茲四人無能  
往來厥有显德亦罔克紀述惟速疾于厥躬是  
惟若涉淵冰今日月有時惟是窳窳之事所以  
奉神灵于函宮者其孰敢弗虔四惟灵具監于  
茲雖多用盤詰語而体正文古無能易者中作  
為之皆廢尋為臨安府教授以為郡國首善為

上庠之亞堅持規矩學者翕然師尊之 光宗  
以東宮尹京內侍知省其卑怙勢橫恣歆廣湖  
上園園諷府中移置社壇府侑兄為祝文兄執  
不可以書抵少尹曰依奉台旨改移社壇就昭  
慶寺前築壘令具祝文某竊以社稷繫一府利  
害不可輕有改行况今 皇太子殿下領尹事  
大醜重尤唯輕議某雖聞見今社壇委是荒蕪  
沮洳每歲不問晴雨只就祠宇祀祭深失礼意  
此實累歲有失修治止合芟治增築別建祭屋  
孟子云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趙岐謂其間有旱乾水溢之災則毀社稷而更置蓋謂國之事神者既備而神或不戢然後可以易置示加責于神也今六氣順序別无災沴若今輕改社稷神何所依祝史之文其將何辭揆之幽明事未穩便欲望別便令旨正下本府如法修築若必欲改移所有祝文亦知所謂難以下筆未敢製謨言雖不用而聞者歎服咸曰昔知其能文不謂風節如是之高也淳熙改元考試婺女得疾卒于貢院壽止四十有二嗚呼痛哉天乎予以才而嗇其壽畀之名而奪其祿

邪郟氏實宣和太宰居中之曾孫再娶孫氏紹興參政進之孫即中大雅之女俱死子以族人之子演為後又得一子澧於民家以其為遺體也始日者唐祀謂兄不壽且大期不遠齋戒泥金以書此經冀望少延而竟如其言尤可哀也兄喜讀莊子漢書故文氣有近似者嘗謂某曰我歎手寫古書意所好者首以檀弓繼以天問天對之屬必與時好不合歎名曰攻率徧大率志尚如此甥壻盛箕弓能文自婺來明作四明八詠頗子車方环坐讀之兄久與之學字呼曰

次龍沈約文体卑弱可憎君又効之耶坐客赧然盛亦梅媿藏其藁不出却先生剛忠席下數十人兄一日忽私謂某曰吾黠視同舍中惟楊聖可與吾弟為佳問之則曰唯汝二人清而有福問兄何如又曰我雖清如無福何今同舍凋謝存者蓋寡至可名公治晚得官而有子琛登甲科兄非相形者而風鑿乃如此少兄四歲受極訓獎過於同氣其卒于嫠也往為護喪以婦兄之昆弟五人惟幼弟在其子淡裝潢以卷以求跋痛念兄之抱負不群宜乎遠到願其少

作與場屋之文俱不足為兄道而區區其載亦其者傷其不壽而見于世者止坎其亡也志銘不立羣從輩行今亦无幾其不書此則兄之哲蹤遺韻遂泯矣故書之不嫌於詳某非不慕兄之書而天資不穎不及遠甚已矣勉追後塵而猶如此雖覺我形穢亦無所辭焉

跋仲兄夔州所書安遇山房題扁

先君銀青嘗讀葛文康公集見其父清孝公行狀云所居以安遇名軒言遇無定遇安有當安

先君欣然曰此吾之心也遂以名所居之堂自號安遇居士先是卜壽藏於報國山仁濟院祖妣魏因墓左因作小庵於山下號安遇山房命仲兄書其扁後既葬于長汀而山房亦廢仲兄遺書尚存從子榮池來求跋痛念父兄相繼下世二十餘年撫卷不勝太息

跋王恭淳所藏淵明雪中詩圖

伊寮跋祖穎所藏東坡帖言吏部趙公文豐元祐與坡為伐所藏則公使淮南時坡所作詞也言公之孫哥育而不及棄哥蓋寮之愛壻也身

中興之酬唱近三十篇亦謂之趙十六有云何敢壻君員好友端來舉道伴衰翁與之別則曰吾詩如鍾馗千撞豈可一日相參商則翁壻之間固可知現坎圖則又知其兄弟之相與風度殊不凡王郎示余坎卷余何敢望寮君之伴我亦我家之祖穎也

跋先大父徽猷閣直學士告

政和間先大父少師被命守鄉邦再甚至四年宣和二年方臘起睦州連陷睦杭歙處四郡聲搖兩浙承卒既久至勤京師遣大兵而後勦滅

時先祖備禦甚嚴保全郡境適召赴闕下不敢  
遽去奏乞候代以安人心事實奏聞遂升學士  
綸告既登之石定為家寶惟是朝臣不知其詳  
褒詞既簡外祖汪公所記共臺知之時諸父多  
仕于外先伯父暨先君待次里中揚州倅卞公  
養直國左伯父館下為坎跋語亦未深考也某  
昔聞之臘之初起本無足畏朱劬父子以卷石  
進奉等結怨東南所左頑氏好亂者與臘相應  
賊勢日張其實皆村氏也少隨侍處州聞其來  
處也止以數舟載百餘人絳帛帕首帶鏡于上

日光照耀自龍泉山間亂鳴鉦鼓順流西下諸  
邑洎城中望風而遁略無守備遂據州城又欲  
破温州賴劉教授士英唱義堅守台州賴滕司  
戶膺二城皆全某嘗往二州尤聞其詳溫則必  
賊洪再使其徒來攻其西呂師囊以魔術發於  
台之仙居既破樂清又攻其東危甚郭少保仲  
荀等以西師來援始免台亦師囊之嘗攻城甚  
急久而後解二城雖僅免而城外皆為盜區蹂  
躪殘滅甚矣越分帥府雖不至為賊所迫而剡  
川新昌魔寇熾被害最酷及寧海俱與奉化大



為鄰避北而來者如織恐賊徒雜于中爭人心  
洵：先祖經畫大略如汪公之記神道碑云台  
越二城雖全而外境皆殘破惟明六邑秋毫無  
犯為得其安是東備海道南塞社剡寧州最  
之衝布耳目遠亦堠或僧寺不復鳴鍾有急則  
鳴以為警賊知有備不敢犯我左諸郡中闔境  
獨全明賞信罰境內之盜亦不得發亦輒得  
祐陵知之深嘉屢歎故賞之尤厚寇既平改睦  
州為虔歙州為徽剡縣為嵎亦可見當時之事  
變矣其不肯且老每念先祖之功莫有發其幽

潛者會從子深以此卷求跋敬叙所聞使後來  
者知之

書機汲記贈姜子陽題其後

乾道五六年間先光祿守括蒼兄弟隨侍郡齋  
中無處不對谿山之勝而山無水源取汲於谿  
一日試全仲兄步至谿澗上下數百步人攀援  
而歸喘息久不定相顧曰徒手下上犹如此彼  
卒輩負水而登日不夜數四其勞甚矣思有以  
免之竟無策而止後偶讀劉賓客集有机汲記  
声牙难晓詳究其說則啞然曰是可施于括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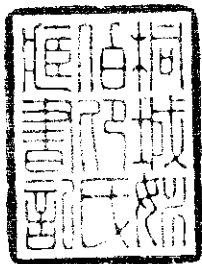
無疑然久無所告語姜子陽鈴轄訟檄來歸因  
語及此詢問甚悉是有心于利物者因為錄賓  
客所記又命工作小式以遺之婦見黃堂僥獻  
其說而贊成茲事縱未能覓以達於正堂但得  
引寘山上而運之比汲于谿者大有間矣外而  
公厨及公帛釀酒之酒皆可以濟下至炭居而  
谷汲者亦可做坎若小有不合則有互潤澤之  
功子陽幸加之意焉

跋豫章別集

一詩二銘贊頌三序說四記律賦箋注老子一

篇杜詩六十首東坡少游參寥各賦春日詩十  
首參寥第八首云梅梢青子大於錢慚愧春光  
又一年亭午無人初破睡杜鵑聲在柳巷邊山  
谷別集書王氏夢錫扇乃是此詩但首句云塵  
枝梅子末句云杜鵑啼在柳補邊豈山谷愛參  
寥詩嘗書之扇邪山谷以承天院塔記為人所  
評遂貶宜州記夫及毀壁序皆見此集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二



四明樓 鑰大防

題跋

跋沈智文所藏東坡帖

坡公以端明殿學士侍讀學士為定州安撫使  
紹聖元年落職知英州道貶寧遠軍節度副使  
安置惠州帖中又言過邢州疑是此時再遭遠  
乍不知所與何人既言道友恐是佛印參寥諸  
公以書唁之公不領細人姑息之愛而望其警  
策以進于道一見果邢州之善政而亟稱之不

計身之百謫恐一善之不聞嗚呼此其所以不可及也

跋揚州伯父所藏張魏公帖

魏公謫連州凡四載夫人侍太夫人居長沙紹興二十年移永州始迎版輿同處時伯父揚州以湖南漕兼潭帥權臣當國士夫或以傾覆遷客為進身計伯父義槩凜然劉杼山在全則持使節以過之魏公在連則時節餽問其母自潭過永又津其行魏公所以致謝之勤也百謫不怨惟思報上德而收拾人物之心猶不少忘可

以略見公之所存矣

又錢希白三經堂歌

紹興二十四年歲在甲戌先銀青部綱過儀真某實侍行時七伯父方以漕使兼揚州遂到郡齋公餘出示書畫卷有草書一軸末章云君家世世為好官後書錢希白今五十年矣偶以問諸孫而槎始出此卷蓋三經堂歌也希白名易吳越國王侔之子与其兄昆隨侁歸朝願泛科舉年十七舉進士御試三題日中就言者以其輕俊而黜之太宗語蘓易簡曰朕恨不與

李白同時易簡曰有錢易者李白才也 太宗  
喜曰若然當用唐故事召至禁林會盜起劍南  
不果用復舉進士甲科又舉賢良方正科官翰  
林學士俊逸過人為文數千言頃刻而就又善  
行草書有文集在秘閣觀此卷可知其人也宋  
諫議敏求著東京記載崇慶坊司空致仕李昉  
宅有孝經道德經為三經堂家有東京圖崇慶  
坊在城之東北有李昉司空宅則詩所謂夾城  
盡北十里衛者也黑轡蓋用漢舊儀丞相兩黑  
轡事攷其家諸子孫為郎者衆獨未知客曹為

誰司空之子宗諤為翰林學士年不及五十卒  
真宗甚悼之恨不及大用其曰自國朝將相家  
能以穀名自立不墜門閥者惟昉與曹彬家尔  
宗諤之子昭廷亦為翰林侍讀學士澁子昭道  
為天章閣待制世為好官非虛言也

跋澁子深所藏書畫

東坡

公以元祐五年在杭州治西湖四明圖經載太  
守七人皆正書元祐年韓宗道李莘李聞王子  
淵張修劉呂溫卿不知所與何人謂視此民猶

公民雖款勿与得乎

錢明逸 張文潛

錢子飛父子兄弟俱中制科作字猶有父風然以言事致杜范富三公皆罷政惜哉張右史手書自有一種風氣与大礼慶成賦藁相類

林和靖 蔡端明 范太史

和靖名逋字君復而曰君復題首古有此例比西臺差少肉信然求仲蓋用三徑事也蔡端明詩見于集中第八卷題云二十一二日山堂小飲和元郎中牡丹向謝之什范太史筆勢端重

似其為人集中今無此詩家傳謂自紹聖之後貶責萬里屢遭焚溺之厄元符喪歸丹巖黨禁家藏文字固已不全靖康避地遷徙所存益少悲夫

劉杼山

伯父揚州与杼山同在京師太學相与最厚觀此書詞交情可見此皆在貶所書也第一帖三霍之言雖出雅謔蓋是時鮮有与遷客相親者故鴻慶孫尚書亦有望々然如避垢汙之言其志先伯之墓有曰余謫洮陽壽玉方持湖南使

者節過我相勞苦如平生与此意不侔矣第三  
帖問疾而進苦語有味其言哉公少隨侍溧陽  
及拜公床下見与伯父一書其言尤切有曰久  
聞壽玉浚堂甚盛公不敢謂然吾儕老矣違情  
逆境固不可堪若縱意于穀色之娛為計似疎  
其于保壽命也左矣人世浮生其誰不死眼前  
亦何嘗見有百歲之人然古人必謂衛生有經  
者大恐未死以前或因此疾病纏身舉動須人  
其况亦何可堪也嘗斤之服膺此言不知舊帖  
何在前輩責善之義如此陶公安世因公之言

遂為伯父上客浚所立亦不負二公之知時先  
君銀青為通州僉幕避伯父親嫌而歸亦述清  
湘見公故帖中西門及後在溧陽受知尤深公  
嘗曰某無他長頗能對客發書艸聖飛動觀者  
必謂敏手公親見其落筆沉着詳緩甚不苟也  
感愴疇昔謹為詳志之

李西臺

西臺不惟以書名每見其詩真有唐人風度紙  
尾花押筆力亦不凡

錢曲臺昆 呂芸閣 大臨 蘓後湖序

錢裕之善艸隸而字體又與希白子飛不同却  
近李西臺但未老耳芸閣先生經學之餘詞翰  
皆有餘韻後湖居士詩筆俱老豈奪命鬼手之  
欲噉詩結字尚有餘習邪止之諱子由了翁次  
子其與前輩相接如此家風可知

游御史醜

建安游先生送伊川游在謝上蔡楊龜山之間  
宜其與了翁父子相厚也龍舒為今佳郡是時  
乃室乏如此天災流行可無先備邪

趙清獻

清獻平生四入蜀先蜀州江原縣後歷梓益  
兩路漕使又兩知成都最後則已為執政矣  
神宗亦曰能為我行乎帖中言寄家用上單騎  
入蜀是為部使者携一琴一鶴時邪

徐東湖

徐東湖與了翁家相厚如家人通判郎中郎了  
翁次子止之也呼以仁弟情義可知

韓南陽 宋宣獻 文潞公

南陽為元章簡公書神道碑字體莊重正如此  
宣獻傳言筆法精妙上嘗取所書千字文及



其家之墨迹藏禁中故敝紙翰墨尚有典刑潞公翰墨飛動使人望而畏之

曹子方

祐陵盛時曹公上書極論時事廟堂質責之問而遂知對曰天下皆知之而相公不知所謂焉用彼相遂貶去京尹不忍辱之引領荷校而行吏卒問何以為路費曰少俟吾子也已而門介草履負擔而至即其子也問所携前則草履後則乳糧卒輩憤然歎加粹辱子奮曰我父得罪朝廷尔曹敢加無禮我當殺尔愕不敢動靖康

初召還寢至樞筦又閩人也宜乎游了翁之門

石曼卿 張都官

石學士以書名而謂愈大愈奇者張都官未知何等人要足前輩作字不苟如再拜尊候施于所敬今亦不見此風矣

張魏公

紫巖翁忠肝義膽炳如丹蓋天死而不受也使士夫俱能懷此心國其庶幾乎

呂子約

哀哉子約見其書如見其人始余以隆興初元

與其兄東萊為同年聞子約之賢而未識也淳熙九年子約來掌庾事余在先君服中時相過情義日篤服除舍弟買舟赴調或傳以為余將西上子約在庾中亟以片紙力言其不可前余固不為行計然此意不可忘也其後兩得同朝迨天台贅倅之行又見其遭貶自此不復得見亦不意其奄沒也嘗評其人楊秉三不惑之外視軒冕又如浮雲非勉強然也見其進未見其止觀人多矣未有如表裏如一如子約者所謂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九原可作微斯人吾

誰與歸

周蓮峯

朱瀟山

王侍御

伯庠

紹興之末蓮峯周貳卿歸自永嘉瀟山朱公舍人歸自平江俱以次對來寓四明僧舍侍御王公年雖未及而送二公游膚亮既乎周公賀表用萬馬救中原對一驢載都市朱公問之侍御造參坐誦減質傳中數十言二公俱稱其強記故倡疇之類如此周公之詩三惟中篇及朱公一詩皆親筆侍御皆使人代書蓋至敬之地不敢綴筆也山谷与三才元舍人評牡丹詩云歌

搜佳句恐春老試遣七言賒一枝周公豈用此事耶么少時俱及拜三公床下撫琴憫然豈復得此前輩人物乎

徐明叔列溪雪霽圖

伯父揚州所至辨治官府清簡坐多佳客如徐公明叔其一也幼時猶及望見徐公之風流韵度如晉唐間人翰墨篆畫四明人家多有之時徐貳鄉獻之為守與叙宗盟久留郡齋如奏詔刻石篆韵皆其筆也嘗為高麗使屬画圖其山川器物以歸兄樺山侍郎有重名送子 禮志

其出處甚詳謂畫入神品山水人物二俱冠絕濡毫漱墨成于涓叟此卷幾是矣命女壻狀其行則近故參政張公伯子也因併記之

跋再刊裴公紀德碣

熙陵命王著集法帖第五卷有斯篆十八字米南宮云未知何人書蓋亦不敢以為斯翁之書也黃秘書伯思長睿著法帖刊誤云案其文云田疇耕耨為政暮月而致法令使父子為邠魯乃李陽水篆王密所撰明州刺史河東裴公紀德碣中字也此帖乃摹曰疇筆十八字為斯書

与碑中篆無銖黍差而未云不知何人書蓋未見此碑也校書考古精確類此然秘書又云自倉頡至程邈書皆偽史籀書傳後世者岐鼓耳今此書云揚州表易惡系字殊無三代籀与其辭皆唐人筆亦未為盡蓋所為史籀書者即此碑額中字也歟乃碧落碑第二字唐字也陽冰最愛碧落碑故用之秘書以為揚字殆未攷尔州琶忠三字皆在系即紀字之半但無易字疑以明字疊而成之時以大為小豈秘書却未考此碑之額邪若謂字無三代籀与其辭皆唐人筆

亦可謂精鑒矣建炎三年此邦兵燬最酷舊物絕無存者待制仇公得此碑于秦莽中重刻之而或毀焉僅存其額識者深惜之二卿李公以臺省舊德來臨政成多暇訪得墨本新知繁昌縣王牒善潼素工小篆專以屬之輦石其家臨視摹刻漫者闕之以成此一段奇事使裴公之政陽冰之筆与公之名俱傳又俾某書其後亦与有榮焉按東武趙明誠德父金石錄此碣又有八分書者今不知所在矣二卿名景和九江人也

為趙晦之書金剛經口訣題其後

某七世祖以皆為奉化縣錄事當咸平中民俗  
富厚一意奉佛邑之告成明化等塔廟多所營  
建時杭州新印華嚴經贖十部以歸又刊法華  
經板造百部皆以分施邑下諸寺至今猶有存  
者嘗得古銅觀音像于江沙中長僅尺餘而相  
好端嚴寶于家是生四子六世祖其次也尤篤  
厚種德五百祖正議先生以文行教授鄉里二  
十年皇祐間登第起家一時名公舒豐羅衮童  
郭姚俞皆為高第曾祖金紫兄弟繼世科諸公

又皆執友而与提刑羅公尤厚蓋其醇茂勤篤  
甚相似也開禧元年表妹婚新彭澤趙丞晦之  
師倪欵刊六祖金剛經口訣公方居先妣安康  
郡太夫人之喪痛念先妣平生佛課至謹既于  
卒哭前手寫法華經以資冥福因許為晦之書  
此口訣及觀後序則羅公所作敷暢經意又發  
明六祖之說且云士大夫無不樂助而四明樓  
君公願助成其事則我魯大父也遂謹書之且  
易注文為大字以便觀者區區之誠願以追薦  
祖先二親無量功德其中妙旨開警迷情者非

一善讀者當自知之

跋山谷西禪聽琴詩

此山谷西禪聽戴道士禪琴詩也谷之詩不待贊揚手自分內外篇今之詩集傳于世任公子淵為之注者皆自入館後詩才七百餘首外集乃有千餘有如此詩而不得在舊篇又或云晚年刪去詩可易言乎內篇有聽宋宗儒摘阮歌不知与此何以分必有能辨之者集中幽水曰幽泉更作曰更似外集又有招戴道士禪琴詩豈亦斯人耶

跋晁深父所藏東萊呂舍人九經堂

詩稿

伯父揚州家有錢內翰希白三經堂歌其蹟甚偉初不知為誰氏作後閱朱諫議所著東京志始知為崇慶坊李司空家三經乃孝經道經德經也未章云三經不滅堂不壞君家世世為好官茲見東萊紫微公題晁氏九經堂詩益知大家文獻相承未始不以經術為本也

跋葉氏夫人墓誌

四明衣冠雖盛自開國以至紹興曾未有仕登

兩府恩及三世者二十四年歲在甲戌史公才始為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贈三世為東宮三少隆興元年送子浩為參知政事未幾為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至淳熙五年再為右丞相其後位極人臣坐為太師賜第行在所玉帶金魚勲名富貴康寧壽考為近代臣子之冠子孫繁衍不惟為吾鄉衣冠盛事四方縉紳亦莫不歆艷企慕而求其源流之所自則出于八行之一人又邈而上之則八行之母葉氏夫人流慶也夫人以子孫贈典

凡十七封為異國夫人太師文惠王推原本始追崇極品之外上及五世之祖其叙致積慶之由可謂極其至矣然猶未能知葉夫人之詳也開禧二年新監文思院弥忠致族黨之意叩門而告公曰葉夫人之志銘碑石既碎于兵火不知所在近方得于故書中始知于煨燼之餘僅得斷碑上世能錄其銘雖有關文而其志銘則子之大父少師為鄉郡時所作也嗚呼建炎三年吾鄉遭虜禍最酷我家先世遺文片紙不存粗能班班見一二不謂乃有此碑伏而讀之不

肖孫不敢為溢美之言至其言曰人皆謂天之  
報施善人在此而余獨以為曷止是哉蓋本固  
則葉茂源深則流長累行積德厚矣後必有顯  
者未易量也銘詞又有曰天之報施固未易量  
後必有顯以大厥光是時樞密方為遂昌縣丞  
而終二大政文惠王即夫人之曾孫也碑中五  
子一尚幼者後名光七孫若訥即文惠王之舊  
名若愚後名淵終朝奉郎知江陰軍若谷後名  
溥終湖州通判若樸名源為漕河監場洎以刑  
定官為南康軍僉判後為婺州通判是時猶未

生也元孫今數十人弥大為禮部侍郎敷文閣  
待制彌正而浙東路提刑今彌遠方為起居郎  
弥堅方為樞密院檢詳弥字一行登科者已六  
人其餘名薦書游賢關以賞延登廡仕者未易  
縷數况其子孫承上世積善之慶大率性行端  
良相勉于學以是益知史氏之興未艾而吾大  
父之言于今已為明驗矣既謹錄之以補家集  
之闕又著其說于世使為善者知勸他日有秉  
彤史之筆為列女傳者當以夫人為稱首焉闕  
文尚多可補者補之餘當以傳疑不敢苟也嗚



呼蘓文忠公為三槐堂銘有云善惡之報至于子孫而其定也久矣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今夫寓物于人明而取之有得否而晉公修德于身獲報于天取必于教十年後如持左券交相付與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又曰世有以晉公比李栖筠者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略與王氏等而忠信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某不佞于史氏之門亦云

跋姚宣伯所立許斯一孝子墓表

東陽在婺為壯縣號難治近歲議者以東鄉尤曠遠別置一尉以領之余里人姚宣伯為之教月以書來曰稅籍不明賦役不平非民之頑驅之使頑也余報之曰固也良心人所同然或仁或鄙頑為之上者如何子益勉之未幾又以書來曰管內有許斯一孝子墓許見晉書孝友傳墓在藍礪村所居名孝順里及其親家尚可識鹿峯虎峯俱以得者斯蓋吳赤烏間人墓在后侶村地名孝義塘事併見圖經二人皆嘗表其

門閭今不復存欲立巨石以表其墓且各刻其事于碑陰以詔後之人使慕焉願為書之余欣然曰尉以警捕為職而加意于風教子之意遠矣且必歎今君之所樂為也自念得姓于東樓公而望出東陽郡上世遷于四明而娶實吾宗之故里也既書其碑又且勸宣伯併刻之

跋張忠簡公詩帖

開

熙寧六年日當食四月朔裕陵為徹饌避正殿一夕微雨不見日食百官入賀蔡子正挺為副樞獻詩前四句曰昨夜薰風入舜韶君王未

御正衙朝陽輝已得前星助陰沴潛隨夜雨消當時無能過之者蓋又有皇子之慶也端明張公紹興十三年為秘書郎是時事既相類詩語精切可以追配前人後以孝宗舊學仕為尚書雖不及大用而清德欺照寵教優渥三子一子同為郡守叔子遂踐世官張氏之興未艾也孝之愛君憂國之誠已見于此詩伏讀為之三歎

跋王如晦文卷

開禧二年下元前二日<sup>王</sup>周伯<sup>王</sup>屋示余以再軸曰

此曾大父朝議少時場屋之文也大父滁州藏之贈告箱中余曰周伯妙年固非淚之老人而余年七十及議君之曾大父于少時余与表兄中書陳舍人安行俱汪出生長外家舍人幼孤侍母以汪氏為歸余十歲時見舍人取朝議之女外祖少師待朝議如姻家往來無時浚六年時朝議亡外祖銘其墓而中舅尚書為之文紹興三十年歲在庚辰滁州登科余遠在都下侍仲舅往賀滁州泣曰先君少在郡庠此明易試優等升內舍籍上庠兵火之後再以本經中鄉

舉太學再興又以詞賦聯薦一日外報省榜而不及門先君方理髮吾母勸之曰君髮已種：茲事可已徒費精神何為先君握其髮曰未死終不可已然竟齋志以歿某之僥倖先君之澤也今見所著易義十三篇論二首雖非今時文格然既盡當時之體而議論詳明益見學問之蚤成而老不得售非命也耶滁州既成先志仕至二千石亦足為善士之勸矣若其高誼樂施雖已見志抑聞過西笑時鄉之寒士襍被中附舟日為食客又修其乏絕者不知幾人項文學

彥思伋貧甚以場屋之舊叩門無時公知使令者厭之一聞項之謦欬則徑出迎之袖出所贈以應其須嘗在旅中項未謁不值遂巡既去而銀盃羽化從者遽伯公以為無疑公怡然曰必無之因置不問後乃知送者之謬也聞者益嘆服其它折券已債不可數計王氏之澤未艾也周伯拱而曰皆孫曾所未聞願書卷尾以補家傳之闕又以詔後之人

跋趙大資政所藏趙忠定公帖

開禧二年大資政趙公奉祠居四明一日理故

篋有簡韜紫羅囊中緘封甚密發而視之乃丞相趙公報章翰墨如新蓋 皇上受禪前一日事已預定公密以報丞相丞相時為知樞密院甚而書此所謂陸賈交歡為公以大義諭殿帥郭杲正如平勃之安劉氏也公慨然感念倏已

為

十三年矣公方為蜀帥時嘗被旨上內禪本末无一言之誣茲款以此簡登之石以示後人公之意深矣公待罪直學士院甲子昧爽之前密聞大議于公相君示以太皇太后之命播告四方寔叨視草遂得在二公之間正元朝士存

者無幾矣幸日陪杖屨之末公曰微吾子無有  
深知當時事者為我序之某曰唯

跋劉師文昆仲乞增母壽疏藁

文王謂武王曰我百尔九十吾與尔三焉文王  
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有是哉王義曰  
年壽之教賦命自然不可延之寸陰不可減之  
晷刻然劉氏兄弟以母暴得疾歆絕各乞減算  
三年增母之壽而母後六年方死嗚呼真有是  
哉

跋東坡与宗人帖

宗人容貧甚吾无以濟之有年嘗見李駙  
馬瑋以五百千買王夷甫帖吾書不及夷  
甫其人則吾之所羞書此以遺生、不得  
五百千勿以与人然事在五百年後價直  
如是吾佛一坐六十小劫五百年何足道  
哉東坡居士

俟何之清人壽幾何容方苦貧而使待五百年  
後坡亦善謔矣錢大參書法源出于坡歎仰若  
此必能審其為真

始余八九歲時侍外祖汪少師外祖母福國夫人先妣安定郡夫人李旧江州赴奉川任氏慶集江口秉義李君及王夫人邀過其家隱然巨室猶記及先雙椿芝蘭之盛既長始知三老人康適由長子修武子列一力幹蠱才智絕人孝養備至秉義自六十歲即以家事付之一絲不掛時已近八十略無老人衰憊之氣壽至八十而終侍御王公志其墓先是建炎三年吾鄉被虜禍最酷逮如昌國顯、獨居一海中亦遭焚燬時 高宗南巡永嘉奉川為凡道虜勢方

張承平既久人不知兵望風奔散而邑境獨全嘗以問諸父湏故老則曰此李君子列之力也邑有義社素號趨勇邑官召士人議事皆已鼠伏山谷君所居去邑一舍令馳檄使自備餼糧送便控扼而數百人已列庭下君延至其長自任館穀之責推牛醢酒以勞勉之衆皆感奮遠近耒歸隨即撫定軍穀既振寇望風而却麾衆追躡得其教級而還事定又出私藏犒之方是時虛張功閱邀賞射利者甚衆君不自言賞亦不及逮今將八十年李氏之賞產雖寢不及舊而

陰德必報文風大興君有九子長過庭蚤入太  
學得官亦轉為丞矣第四子妙功死庭是生六  
子長曰元白授學于舒元彬磷歸以誨諸弟今  
為上舍生諸弟與其羣送入太學預鄉書者已  
五七人元白長子亦入學次以制中開禧元年  
進士第鄉里莫不歆艷盛矣一日迪功理故書  
盡得修武備禦時支攜總目手澤具存款以顯  
揚先人之烈俾公序其後詳已見于張公仲房  
所作行狀矣抑聞之衣冠南渡而在顛躓者非  
一某親見王信州正夫後言時侍二親避地南

未悵然無所歸寄命一航間有義勇所聚遂  
投之衆見其北音遽曰此奸細也款戕之舉宣  
不知所為忽一士人攘臂曰毋害善良此士大  
夫之族也問知其為三槐家益善遇之則子列  
也且曰微子列吾家無唯類矣又聞秉義嘗慶  
壽百客皆集有壻劉氏獨不至子列款盡親歡  
以此為歉問之則以官逋三教百千方繫于有  
司不可脫也即具舟載錢如所負之數輸之官  
取壻以歸大率高誼宏略如許然則李氏之興  
殆未艾也今方多事思得疎財好義狗公忘私

如修武君者豈易得哉故慨然為之書

跋秦王獨獵圖

山谷題摹燕郭尚父圖云往時李伯時為余作李廣奪胡兒馬挾兒南馳取胡兒弓引滿以擬追騎觀箭鋒所直發之人馬皆應弦也伯時笑曰使俗子為之當作中箭追騎矣余因此深悟畫格此文皇獨獵圖唐小李將軍之筆建炎間內府宣取于宗室家奏以非所敢惜但以前射一豕而上生于亥故不敢進復命取之亟摹一本而以真者進御三馬一豕皆極奔驟弓既

引滿而箭鋒正与豕相直豈山谷龍眠俱未見此画耶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三

四明樓 鑰大防

題跋

書曹武惠王傳後

康王之誥曰昔君文武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  
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夫所謂不二  
心者人但謂其忠于所事而已書之意蓋謂其  
臣与文武之心為一如咸有一德之謂也 藝  
祖之造邦武惠之元勳不容贊嘆後人徒知  
藝祖之神武而不知創業垂統本于不嗜殺人

徒知武惠為熊羆之士不知用兵行師不妄殺  
一人所謂不二心之臣故伐蜀而戢兵 藝祖  
使人謂王曰汝能戒士暴成吾不殺之志任得  
其人矣江南將下 藝祖夢神人奏上天以金  
陵一城生靈為曹公後自知其必能副朕不殺  
之志矣嗚呼我宋之國祚無窮曹氏之餘慶流  
衍三代之君臣何以尚茲

跋趙晞遠使北本末

漢武帝得人<sub>之</sub>盛史贊有曰奉使則張騫蘓武  
武之執節千古所仰若騫者往來匈奴十餘年

謂其勤勞則可然竟不得月氏要領猶之可也  
奉使有旨而多取外國奇物失侯之後益言所  
聞于他國者以蕩上心帝之黷武以至虛耗騫  
實啟之殆漢之罪人也少師以皇族之彥 孝  
宗妙選副國信使上方銳意恢拓別持一書前  
此未有而公遇事詳審抗節不撓既深得虜使  
之辭迨其歸奏力陳遵養之說上意雖無封狼  
居胥之快而察公之忠誠南北信誓守之愈堅  
三復遺編手澤粲然敬嘆不已既得周文忠公  
為隧碑以發揚之謹書卷末以慰二賢嗣之孝

思云

跋黃刺史公移

余從妹適新昌石時亨文今主桐廬簿其婿黃君日宣自言鼻祖名从日从成唐五季間為明州刺史始居鄞之隱學後徙于剡所居號北莊且携其家藏明州公移三紙相示草書皆手澤也余每見舊物無不愛玩又念先大父少師宣和中守鄉郡首尾四年中更兵燬不惟家集不在吏牘亦不復見君家此帖傳三百年可寶也諦視之其第三帖天祐三年嗚呼唐昭宗以天

復四年三月改天祐八月而遭朱全忠之禍哀帝嗣位竟不改元三年歲在丙寅明年四月而唐亡矣歲在丁卯是為梁開平元年餘二帖皆開平一年歲在戊辰第二帖則正月而第一帖乃九月三帖之次正失其前後當一正之二帖為雪竇山者前止稱監蓋專為鹽事也印文漫滅僅辨一二疑是監中之印一牒補吳德為衙官則明州重鑄之印六字甚明晚唐名器益輕一刺史而檢校太傅騎者憲衙下及胥吏是時錢武肅王據吳越或勸拒梁使者武肅笑曰吾

豈失為孫仲謀耶故用其正朔又言董昌之誅明州君与有力故有佐忠去偽功臣之號因併著之

跋歐陽公与張直講帖

歐陽公筆札自成一家跋所見無偽帖然鮮有如張氏所蓄之影蓋直講出其門久矣嗚呼前輩風範嘆仰何極与門人書止以誨學進道為問官稱直書外封多用花押皆今之所無也出處君子之大致可以自決若范蜀公之不待年固為高矣蓋有為而發公亦不暇俟從心之期

勤々屢請而後得之本無可疑而于士友間詢士論恤清議又恐或以為速也李宗易未知何人公歎少遂休息可漸調攝公非他人比也以憂世體國之切又為斯文宗主雖曰忘疲精力耗矣六十四歲至蔡明年六月得謝又明年當熙寧五年之秋而公薨矣哀哉汝陰處士公待之甚厚騎馬聽朝雞之句可知一從王民之招頓隳素守春秋猶且倚閣于公何有哉公發明經學于詩最詳易道難言公亦自言不敢以已意為準也直講五世孫麓示此二軸敬題其後

聞家藏直講易說猶恨未及見之公嘗薦直講  
試制科期待不淺官止大理寺丞秀州倅命也  
而其後衣冠不絕曾孫諤訥洎麓俱挹世科非  
垂裕之效耶

跋粟經唱和帖

向薌林 壽岡楊愿 粟經蕭漁

薌林詞翰固多見之壽岡粟經之酬倡可以見  
江右文物之懿壽岡臨江之山其字謹仲紹興  
二十一年進士也樞密楊公字原仲姓名適與  
壽岡相似今其家在會稽杜小冠陳驚坐不可  
不辨也

跋傅欽父所藏職貢圖

河南書鮮卑慕容氏吐谷渾之後也地在  
河南古之流沙也梁天監元年遣使朝貢  
獻瑪瑙鐘後或歲再三至或再歲一至  
中天竺國一名身毒天監初其天屈多遣  
使獻瑠璃唾壺等

師子國大通元年其王迦葉伽羅訶黎邪  
使獻貢獻

北天竺國天監三年遣使朝貢

揭盤陀國于闐中小國也中大通元年始

通江左遣獻方物

武興蕃國本仇池天監初封武都王後以  
為東益州

滑國車師之別種天監十五年其王獻帶  
夷粟陀遣使獻方物

波斯國中大通五年始通江右遣使獻佛  
牙

百濟國東夷三韓馬韓有五十四國百濟  
其一也天監十一年遣使朝貢

龜茲國西域之舊國自晉度江不通天監

元年遣使朝貢

倭國武帝進其王武為征東大將軍

因古柯國呵跋檀國胡密丹國並滑國之  
旁小國也普通元年使、隨滑國使來獻  
方物

白題國匈奴之別種胡也漢灌嬰與匈奴  
戰斬白題騎一人普通三年遣使來獻方  
物

末國漢世且末國也普通五年始通江左  
遣使來貢獻

林邑國古之越裳漢日南郡象林縣天監九年其王范天凱奉獻白猴

婆利國去廣州二月日行天監十年遣使奉表獻金席

宕昌國西差種天監四年其王梁弥博來獻甘艸當歸

狼牙修國在南海中去廣州二萬四千里天監十四年遣使阿撒多奉表

右二十國亦有屢至者姑紀其畧正字傳欽父携職貢國見示不惟画筆精好其

上題字亦自合作李龍眠有帖云梁元帝蕭繹鎮荆時作職貢圖首虜而終蠻凡三十餘國今此卷總二十有二必有遺脫者余試考之其一曰魯國使龍眠以為首虜而此曰魯豈有誤耶徧閱南史梁之記傳及通典太平御覽皆無魯國与丙之國其下二十國則有之既列于前皆魯朝貢于梁者也武帝紀中又有扶南鄧王至于闐蠕之高麗干陀利新羅盤丹之九國豈圖之所遺耶亦不見所謂蠻者按海南諸國晋代通中國者蓋鮮故不載史官及宋齊至梁其

奉正朔修職貢航海往：而至自晉氏南渡介  
居江左北荒西裔隔礙莫通至于南徼東邊界  
壤兩接宋元嘉象浦之捷威震冥海于是親譯  
相係无絕歲時以洎齊梁職通有序元帝字世  
誠武帝第七子也工書善画自圖宣尼像為之  
贊而書時人謂之三絕江陵城陷聚圖書十餘  
萬卷盡燒之著書甚多內有貢職圖一卷此几  
是矣然尚有可疑者既曰圖書盡燒何由得傳  
使不在煨燼中去今已六百五十三年紙之壽  
雖過于絹素亦不應尚尔全好恐是龍眠摹本

前帖即其自跋也故又云恨筆墨凡惡而未究  
真此盖其自謙之辭也標題小楷与帖字頗類  
疑亦龍眠之筆又帖云狀其形而識其土俗今  
不見而識又疑止摹其形也况龍眠好臨古画  
如張僧繇善神李將軍海岸圖吳道子韓幹者  
尤多晉天福中胡巖徵臨道子善神亦曾榻本  
澹巖張公右丞達明龍眠之甥亦言伯時于前  
人遺跡靡不叩則元帝之画當是其所臨者  
貞觀開元等印高下勻布如出一時貞觀既在  
御府不應百濟之下書顯慶四年滅又內殿圖



書內合同印集賢院御書等雖皆是李後主印然近世工于臨畫者偽作古印甚精玉印至刺滑石為之直可亂真也姑罄所聞更俟博識之士訂之噫龍眠之筆在今日誠不易過欽父寶之安知它日不獲其餘也

欽父云通鑑宋元嘉二十七年將北伐詔云芮芮亦間遣使遠輸誠款誓為犄角疑芮之與芮芮相類恐傳寫之誤然南史亦無芮之名姑俟詳考

梁書西北諸戎傳芮：國蓋匈奴別種魏晉世

匈奴分為數百十部各有名號芮：其一部也自元魏南遷因擅其故地宋引之共伐魏天監十四年遣使獻貂裘是後數歲一至貞觀中：書舍人裴孝源公私畫錄云梁元帝畫六卷並有題印却不及此又云職貢圖三卷江僧寶畫隋朝官本亦有陳梁年號名畫記云元帝畫職貢圖并序外國貢事又梁書云任荆時畫番客入朝圖下元日再書以助博聞

初疑芮：恐是蠕：北史蠕：傳甚詳考之不見而南史蠕：傳與梁書芮：傳首尾止二伯

餘字事絕相類乃知為：果蠕：也蠕：貢獻  
已見前跋在武帝紀中因併書之

### 跋二疏圖

開禧二年余年七十鄉黨作會于敝廬俞忠叔  
以此圖為壽愛玩不已時余已告老于朝至明  
年再請而後得之韓文公送楊巨源序引二疏  
事云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跡至今照人耳目赫  
々若前日事則知舊有此圖矣澹巖右丞張公  
有二疏圖詩自注云世傳頌長康筆故詩中云  
虎頭圖一卷高貴鄉公画隋朝官本二者未知

孰是右丞詩又稱潼關四山萬木送車闌咽導  
騎交馳疑非此本龍眠思出新意或約舊圖而  
為之洛陽王壽卿魯翁傳篆李陽冰琴銘跋尾  
趙公明誠稱其深入陽冰之室賀公所稱殆是  
斯人而非公也近又得龍眠四皓圖稍大遂臨  
此本展以為對

### 題柳公權所跋洛神賦

洛神賦本感甄賦王大令好書此故多傳于世  
嘗見六一居士家傳絹素真蹟亦非全文柳誠  
懸小楷書跋此卷作章草體雖合作未到皇家

諸公其用工亦深矣余以讀者不能盡識故為行書于後因參以他本正家以穴未暇書此以歸之它日或再見尚當屬筆

### 跋金滕圖

金滕之說不明久矣嘗偶得其意款著于冊而未暇盧甥祖臯申之攜此圖見示雖出臨摹而古意具在遂為之說書序曰武王有疾周公作金滕讀者遂謂公作金滕之圖殊不知序書者蓋言金滕之篇為公而作也古之卜筮非若後世之輕易記曰易抱龜南面天子北面蓋聖人

齋戒以求著龜其求之天也可易乎哉此篇之說既不明似覺文義間斷又若非可以傳後世者聞有不通先儒多略而不道余熟復之始得其意而後詞意聯屬所謂豐不餘一言約不失一辭者要當先正金滕二字所謂金滕之圖者其中實藏占書自后稷之封于郟分茅胙土授之以龜占書至釁子孫世守非有大事不啟也武王克商十二年而疾弗豫召公太公曰我其為王穆卜穆敬也二公敬卜之于天也周公曰未可不若以感動我先王遂以告太王、季文

王卜三龜而皆吉所謂啟籒見書者正啟先世  
金縢之匱也既觀占書亦曰吉公納冊于匱中  
不歆人之見之非聖人歆徼福于後也罪人斯  
得之後又為鷓鴣之詩以遺王其意切矣史臣  
書王亦未敢誦公言雖不誦言而不利孺子之  
諛王之心猶未釋然也雷電以風禾偃木拔王  
与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不知何為而啟此  
書也以為不知則天災于上何為啟此以為知  
之則亦不必啟此書也蓋其時正以不知天之  
所以為災故啟占書以卜天意及得公代武王

之說至于執書以泣王心始大悟首曰其勿穆  
卜蓋本歆卜而今不必卜也始知天災之意歆  
彰公之勤勞尔出郊而迎雨反風而歲大熟而  
後一篇之義煥然孔子定書特存此篇以見周  
公之制禮作樂以致太平本于此也新莽以平  
帝有疾作策請命願以身代藏冊金縢莽之諛  
詐不足言漢去古未遠此說已不明直以金縢  
之匱為周公所作而况于後世乎

跋章達之而藏虞書孔子廟堂碑

此本雖無大周二字比余所藏為多又精彩殊

勝聞天台有真跡在余生恨不得見之得見此本斯可矣

又心經

虞書石刻雖不盡有尚多見之心經精妙始見此本章貳卿自言家藏已百餘年矣柳誠懸蘓浩夫人志銘此本奇甚只一疊字真欲照人小字難于寬綽而有餘不如此不足為楷法戶選李公誠之示以大父叅政文肅公艸堂所藏懷素自叙嘉定九年閏四月丙子同觀于道山堂有疑為臨本者然亦妙矣未易輕議

跋潘刑部詩卷 致堯

彥先濟南潘公之字也登紹興初進士科時方多艱慷慨許國始為尉曹丞相呂忠穆公薦其有專對之才二年歲在壬子假禮部侍郎使不測之虜一時名公皆壯其行詩章甚衆今其存者四殿院劉公棐察院李公藹又李公愿馬公永卿皆俊偉人也公既得虜要領以歸和好隨定授朝請郎尚書刑部郎中終焉公諱致堯其行也季氏宗丞公致祥字彥和奉其太夫人居四明余從妹適宗丞之子遷今其子紹棲出也

携以求跋為道梗槩仍請道山諸賢各識姓名于別卷明日又書此于玉堂直舍俾紹襲藏之以為家寶云

跋李文敏公遺事

士大夫學為文章固足以為國之光華一臨事交隳素守忘大節者多矣二凶交起倉猝文敏公廷叱之而奪其氣事不難無以見君子宗社再安誠國有人哉

跋李山房与山谷帖

山房不以書名嘗見行書不知草聖乃如此以

是知前輩無不過人者所謂不有此舅安得此甥也

跋黃子耕定武修禊序

子耕明遠以古帖相易不肯各有其寶余有淳化閣本与此相似而流帶右天尚全謂子耕曰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明遠姓單名丙父右選之有文者

跋郭適之集句梅雪詩

集句始于近世莫盛于半山而葛公亞卿繼之後有作者鮮能及也吾鄉郭君適之舉業餘暇

為梅雪絕句至六百餘篇雖曰以詩為戲非博  
記詳取未易為也然亦有擇之未精者至下取  
鄙句何耶昔有刺字至半山之前自稱集句詩人  
坐客駭然公寘之坐末問曰江州司馬青衫濕  
何以為對應毅曰梨園弟子白髮新公甚悅觀  
此篇者其可輕視之耶

### 題專壑

半山詩云穰戾久擅閑中政長恐諸戾客子來  
我亦暮年專一壑每逢車馬輒驚猜蓋引穰戾  
事而採莊子擅一壑之語也余起于告老之餘

叨塵樞近寓居乃得此勝處名以專壑客有言  
曰此真傳舍子安得專余答曰公退燕坐酌酒  
賦詩如在深山窮谷中援琴對之萬壑同響則  
余實專之矣若自其友者觀之則此身殆非吾  
有而况此乎客一笑因刻其語于崖下

### 跋韓忠武王詞

近見費補之袞梁谿漫志紹興間韓蘄王自樞  
密使就地放浪湖山匹馬教童飄然意得一日  
至湖上遙望蘄仲虎尚書宴客蘄王徑造其席  
喜甚醉歸翌日折簡謝餉以羊羔且作二詞手

書以贈蘓公緘藏之親題其上云：因閱二紙  
勿亂動淳熙丁未蘓公之子壽父山丞太府携  
以示蘓王長子莊敏公莊敏以示余字畫殊傾  
敬然其詞乃林下道人語莊敏云先人生長兵  
間不解書晚年乃稍能之耳嘉定改元莊敏  
公次子樞密副都承旨帶御器械杖以二詞石  
本見示益信梁谿之說但詞中一二字不同耳  
昔人有競病之詩及塞北煙塵之句雖皆可稱  
殆未有超然物外如蘓王之曠達者也

跋韓莊敏公遺藁

某頃在行間荷莊敏公与之進抵掌而談世故  
慨然有許國之志觀此奏藁盛事有至難而不  
敢辭身將就死而弗苟避母已老而不以告子  
在側而不及知事定之後始出以示之忠義大  
節可以槩見勒石傳遠以昭前人之遺烈此孝  
子職也

跋桑澤鄉蘭亭博議

禊序之傳歌詩序跋不知其幾愈出愈新贊揚  
不盡澤鄉又送而鳩集之後之作者殆未已也  
余復何言嘗記本長老赴闕時過金山佛印見



其朴野強使賦詩仍誦唐人以來佳句本忽使人代書云水裏有塊石，上有箇寺千人萬人題只是這箇事印深服之余輒用其語曰定州有片石，上幾行字千人萬人題只是這個事可以發好事者一笑

跋黃知命帖

山谷真蹟中更禁絕重以兵燬銷燬而四方得之者甚衆則知此老所書未易以千億計知命但傳詩篇今始見此帖于子耕許風度大似伯氏所謂一不為少者尚可想見白衫騎驢搖頭

而歌之時山谷以名太高一世憂患卒以謫死知命難以壁廢優游終老殆伏波家之少游耶

跋蔣亢宗所藏錢松憲詩帖

某汪出生長外門幼時見故大參錢公為貳車公壯年風流醞藉喜與士夫游與外祖尤厚吾鄉舊有五老會宗正少卿王公珩朝議蔣公璿郎中頤公文衡州薛公朋龜太府少卿汪公思溫外祖也皆太學舊人官游畧相上下歸老于鄉俱年七十餘最為盛事禮部侍郎高公闕起居舍人吳公秉信皆自以後輩不敢與王薛二

公下世叅政王公次翁致仕寓居嘉慕義風始  
議為八老會朝議徐公彥老布衣陳公先而後  
至顧蔣汪公參政洎高吳二公繼之然已不及  
前日之純全矣大參政詩中所謂八僊人者此  
也蔣公園中素有集春堂海棠尤多即大參所  
賦也後使淮上猶與蔣公通問今在相當軸與  
大父相望于四十年間蔣公曾孫亢宗裝池詩  
帖欲以獻光範門下求跋其後大叅素博學好  
詩文詞翰俱勝不待贊嘆人見前輩宦游其待  
寓公如此之厚也

跋先太師與張檢詳帖

先君太師隆興初元監進奏院檢詳張公為寮  
俱未有廨宇同處直舍情好日隆未幾先君易  
諸軍糧料院張公擢監察御史會有旨薦郡守  
遂薦先君其詞曰御下以嚴處事以靜嚴而知  
恤靜而能辨識者以為曲盡先君尋以軍器監  
丞兼工部郎因此得守古栝公遷檢詳已而歸  
婺源奉祠先君兩致專書前緘銜位某代書之  
今四十年矣公之子星子令南金以墨跡遠寄  
又以二書為碑本見遺仍求真蹟感嘆追慕衰

淚橫集謹書其後而歸之先君一意郡事書尺  
盡付公輩此皆親筆尤見交情之篤餽遺止此  
又以見前良相予物薄而情厚也

跋陳君楚薊圖考直

小子何莫學夫詩多識于草木之名離騷具載  
香艸多湘楚間所產陳君篤好之圖形作贊而  
闕所不知者四以是知詩人亦不能盡見痛飲  
讀之取其大指而已陳君所記亦有與余所聞  
不同者人言木蘭即木華雖別有辛夷之名未  
知孰是而頗有證焉半山有離落黃花滿地金

之句歐公菊无落英半山云歐九不曾讀離騷  
公笑曰乃介甫不曾讀耳竟无辨之者余嘗得  
其說不惟悟歐公之意騷之旨亦明靈均自以  
為與懷王不能復合矣每切一致此意木蘭仰  
生而欲飲其墜露菊花不謝而欲餐其落英有  
此理乎正如薜荔在陸而欲採于水中芙蓉在  
水而欲搴于木末皆此意也又嘗于蘭有感焉  
凡花之生深林者皆能不以無人而不芳然古  
人必以稱蘭者非蘭不足以當此正如踈影暗  
香他花亦有之惟梅可以語此耳有若无實若

虛犯而不校初止言昔者吾友嘗送事于斯而後世以為顏子不疑又此意也余老矣本終身山澤間牽挽至此日墮膠擾中一見楚薊卷軸雖未及見陳君已覺鄙吝意消又知為同年雍父之季也綴筆及此俟來過我相与一笑

跋餘姚縣陳山寺碑

五代史載耶律德光問馮道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曰此時佛亦救不得惟皇帝救得雖俳語人謂契丹不夷滅中國之人賴道一言之善也五季歷五十餘年四方雲擾惟兩浙境內不

知兵革但知錢武肅王繫世奉佛崇飾塔廟不知一方生靈佛力所不及者錢王寔為之陰功至普于今慶裔緜遠為本朝勲閥之冠姚江陳山一碑具言建立本末至僧妙珣欲持謁丞相于丹丘仍携忠懿王制書求跋遂書于卷尾

跋舊吞李希岳啟

少嘗問送兄編修景山老杜韓柳洎本朝歐蘓半山、谷諸公晚而詩文益高何耶兄曰文章精神之發也學問既充精神有養故老而日進余嘗佩服斯言數年前余方投閑李希岳惠以

駢儷之文嘗手報之復以來示又出大篇筆力  
愈進余退視舊作自覺只在故處為書卷尾以  
誌吾之媿尚勉希岳之進也

跋王額之所藏趙忠定公帖

紹熙之末丞相趙忠定公方在西府慨然歆收  
召天下故老之有清德雅望者聚之朝時太府  
卿王公正已吏部郎中豐公誼諸人皆其選也  
以年高退處于家皆歆盡起之庶幾大老歸周  
明年忠定當國王公時已休官豐公先至適以  
煩言而去此事遂已爾後事愈多交而諸老亦

盡矣可勝嘆哉大卿某姑之夫也從其孫額之  
見忠定舊書讀之使人流涕尚寶藏之使後來  
知前輩相与之意非有私于故舊也

跋王岐公端午帖子

嘉定二年大宗正丞兼權吏部郎王君以曾祖  
岐公端午帖子并和范蜀公詩一軸示某且求  
跋公曰華陽集一百卷可謂多矣然岐公在翰  
苑幾二十年著述始不止此當問公之孫大監  
云不惟有所遺逸如資治通監序韓魏公神道  
碑皆曰御製不敢編入家集中公謹考此軸

所書 太皇太后慈聖光獻也 皇太后宣仁  
聖烈也 皇后欽聖憲肅也時熙寧三年 裕  
陵之盛際也後一詩集中詩題有云兼呈司馬  
君寔內翰又自注云自太平國興以來四世凡  
十榜登科又云予与景仁君實有子登第公之  
長子仲修蜀公之子百揆俱在葉公祖洽榜第  
四甲溫公之子康中明經一甲亦在是年集中  
詩与子皆同惟鷓鳳作鷓鳳云

跋周侍郎三帖聿

公哀族本出東陽樞密通譜為伯父行使閑陝

時毅績甚著侍郎周公書中云樞密于鳳翔長  
安西六程極用心凡事皆平和无間言而陰能  
消諸公自恣之心極不易周公古君子言又出  
于無心則當時使事可見李世輔後名顯忠竟  
隨樞密以歸張中孚二閑中傑點周公推誠待  
之是時士夫多出入兵間以濟國事可仰也  
跋章達之所藏唐石淙詩序

同知樞密院章公示以故碑二冊其一則夏日  
游石淙詩序曰鑿制鑿音聖蓋則天所作也有  
云爰有石淙者即平樂澗也則天賦七言太子

顯則中宗也相王旦則睿宗也武三思狄仁傑  
李嶠蘓味道姚元崇閻朝隱崔融薛曜徐彥伯  
楊敬述于季子沈佺期各稱其官詩皆七言侍  
游應制亦有姓名殘缺者後云大周久視元年  
左奉宸大夫惡薛曜奉勅書其一秋日宴石淙  
序中言若三陽石淙亦曜書曜乃授之兄字  
畫勁正寔相似云退而詳考之唐史則天聖曆  
三年造三陽宮于嵩山夏四月幸三陽宮五月  
改年久視七月至自三陽宮唐會要久視元年  
七月三日右補闕張說以車駕在三陽宮不時

還都上疏有云三陽宮至洛城百六十里有伊  
水之隔崿坡之峻奈何去宗廟之上都安山谷  
之僻處正其地與時也春明宋次道敏求作河  
南志登封縣三陽宮武后聖曆三年造有含樞  
殿長安四年毀之其城曰石淙即平樂澗也或  
謂石淙即晉石崇之金谷考之殆不然太平寰  
宇記及河南志皆云金谷在河南縣此石淙在  
登封縣淙與崇字又不同以此知其非也武后  
傳言則天作十有二丈此碑多用之亦有字畫  
不同者又知匱之為月璧之為聖圖之為國全

之為人等不能悉書亦可補史之闕文也

跋趙明可家藏三物記

金蚕為墟墓中物無疑嘗見虞世南家墓曆古多族葬記一墓域有數十冢在公州縣又記松柏若干株石羊石虎石沙門等若干又云金蚕若干蚕乃墓中物不知何以知數其殆不可曉漢鐙制亦甚巧上翻其半可焚膏油置蠟炬亦可收燈炮古人制器不苟如此葛之康公魯卿少仕于兗有手板裁香楷之句此簡真闕里物又傳于唐相信可寶也故家遺物傳數世者蓋

鮮明可既藏此三者及其宰縣適有龍牙之異亦一奇事也

又信岐二王傳

開禧元年公方聞居書信王岐王二傳其六世孫汝述既登之石至嘉定二年秋汝述歸自慶元縣更求跋語并叙家世岐王之子安康郡王士說嘗使虜營隨二聖北狩不勝忠憤罵虜而自沉于黃河虜服其義葬之河干是生銀青公不柔銀青生岳州善待字時舉久寓吾鄉又與某同為隆興元年進士杜門罕出教其四子



嚴甚各設几案正坐其中自為指授浚汝述汝  
遠汝過汝造俱踵世科十餘年間皆改京秩其  
興未艾信岐二王之賢德安康之忠節岳州之  
義方是宜有浚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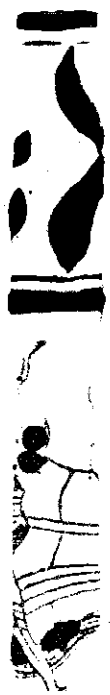
跋張正字莊子講義

景德三年勅莊周立言理歸于冲寞郭象為注  
義造于渊微自莊子之書盛行于晋而清談名  
理莫不以象為稱首其序首曰莊子者可謂知  
本也矣莊子固為知本而象所謂本恐非莊子  
之本也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嚙嗒焉似

喪其偶顏成子游曰今之隱几非昔之隱几者  
此莊生之妙旨而象乃曰子游嘗見隱几者而  
未有若子綦也嗚呼謂之知莊子可乎自茲以  
浚無能真知者惟王荆公之論蘓文忠之記超  
于先儒之表得莊子之本心而荆公專以末篇  
天下為言蓋其首論六經之道既而曰浚世之  
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百家往  
而不反必不合矣而浚列諸家于浚以老聃為  
博大真人又自稱其道術然而皆在百家之科  
不敢上与六經比此實蒙莊語也太史公先黃

老而後六經六家要旨以儒為宗顧安知此乎  
余雖服膺二公之言竊以為前此未有發此秘  
者而又自知學力淺短不敢輕議嘉定改元始  
識西蜀張君于朝行聞其耽玩此書且有所著  
深藏若虛似不能言一日旅進送客而獨留之  
始敬其說惠然以其書示余始得以盡見而蘊  
因相與商確之其言浩博未易究陳大率探莊  
生之深旨得二公之遺意凡世人真以為荒唐  
謬者皆推引以通乎六經之意雖未敢以為  
盡得其說而與世儒之說不侔矣方欲時奉送

容以求發明之益倏然去國留之不可欲得一  
言以為別余老矣何能坐進君方以才名入道  
山冊府澹然不見其喜及其去也亦無幾微見  
于顏面則其所得所養可知矣萬里相望余將  
再挂衣冠歸老田里无復再見之日君其勉旃  
進之不已尚可以寄我也君名興祖廣漢人也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七十四

四明樓 鑰大防

題跋

跋史太師吞范參政薦崔宮教帖

太師魏郡王聞人一善則志之隨時薦用不遺餘力此其真帖盛大且有後薦賢之福也軋道間丞相魏文節公守吳門魏惠憲王鎮宣城過郡宮教為教官作樂語有云天上風姿咸仰吾君之子人間官品休論異姓之王丞相極稱之以是知大叅范公不苟于薦士太師謂之二難

是矣紫微先生舉某自代遂出門下宮教之喪  
紫微哭之甚哀人琴俱亡未幾亦下世矣紫微  
兼內外制文擅一時宮教之文人鮮知者故表  
其警聃可以知昂味云

跋趙忠定公家書

丞相忠定公魁多士登館殿侍經帷帥全蜀知  
貢舉皆 本朝天族之所未有受知 孝宗擢  
登從列又留以遺 光宗兩朝春渥特寘樞府  
引故寔力辭至于五六重以御史之有言又列  
高宗聖訓以為據而詔旨弗俞尋知樞密院事

紹興五年七月甲子既成翊戴之功拜右丞相  
翰林學士李公燾所州麻制已行三命而倭終  
遂牢辭改樞密使至八月二十八日公時以西  
掖直學士院 主上猶在北內忽蒙宣押御筆  
留公以少師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府趙公宗  
姓之賢偉然忠實 太上體 壽皇圖任之意  
擢貳机衡肆朕繼承厥功為大俾居宰路控避  
莫回殊拂眷懷尤幸輿望朕惟不膠者卓維時  
之宜今政令未孚水旱間作得一賢佐度越拘  
攀萬机實繁其遂我相可除右丞相詞臣苟得

君上一言敢不具載况承宸翰詳密如此何敢  
不以屢書併艸函麻丞相制有云壽皇咨其切  
直屢敷心腹之言 太上察其爲誠徑委股肱  
之寄擢居宥府密贊籌帷逮予有興厥功尤大  
人又云亟頒詔綈俾踐台符何循墻之過勤致  
反汗而中止既辜輿望殊弗眷懷又云矧今政  
令之未孚復多水旱之間作是圖賢佐以贊繁  
机越彼拘攣不膠者卓矣置于左右亦職有利  
哉非爲朕私其遂我相益具載上語也比歲不  
知者以某爲褒稱太過謹不敢辨雲漢之章至

今寶藏然則丞相之進用本末大略可攷矣公  
之長子大府寺丞以家問示某敢詳書之若其  
戒逆子初仕教端真可以爲世範云

跋白樂天集目錄

香山居士之詩愛之者衆亦有輕之者山谷由  
貶而寄十小詩如老色日上面歡情日去心今  
既不如昔後當不如今又輕紗一幅巾短簞六  
尺床無客日自靜有風終夕涼妙絕一時皆香  
山詩中句也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  
時若使當時身便死一生真偽有誰知今在王

文公集中不知亦香山詩也此特其佳句尔其  
間安時處順造理齊物履憂患嬰疾苦而其詞  
意愈益平澹曠達有古人所不易到後來不可  
及者未容悉數琴詩亦多有曰自彈不及聽人  
彈又曰近來漸善無人聽琴意高低心自知皆  
有自得難言之秘道德二經世所尊尚讀老子  
詩云言者不知者默此語吾聞于老君若道  
老君是知者緣何自著五千文其所見超詣如  
此留侯之在漢无敢嘗之者四皓廟詩云子房  
得沛公自謂相遇遲終雜霸者道徒稱帝者師

子房尔則能此非吾所宜立論至此尤為高勝  
而可輕之乎余平日佩服其妙處手編目錄寄  
吳門使君李公諫議併以所聞錄寄之李德邵  
璜有白氏年譜尚當訪求以成此書云

跋戴式之訪卷

唐人以詩名家者衆近時文人多而詩人少文  
猶可以發身詩雖甚工反為屠龍之伎故好之  
者寡黃巖戴君棟宇敏才獨能以詩自適終窮  
而不悔號東臯叟不肯作舉子業且一子方  
在襁褓中語親友曰吾之病々矣而子甚幼詩

遂无傳乎為之大息語不及他与世異好如此子既長名曰復古字式之或告以遺言深切痛之讀書績文而尤篤意于古律雪巢林景思竹隱徐淵子皆丹丘名士既送之游又登三山陸放翁之門而詩益進一日携大編訪余求一語余于詩雖知好之而不能工老益廢忘无以荅其意夫詩能窮人或謂惟窮然後工笠澤称玉谿生是已笑語之曰子惟能固窮則詩愈高矣余之言頗何足為軒輊耶

跋汪季路所藏書帖

唐僖宗賜悫實勅書

唐末勅書讀之使人悽惻時多上手書倉猝中猶尔可觀又安王君世臣跋語頗詳謂袁氏本得之古墓中疑即悫實之墓又言徧閱唐史及編年通載不著悫實姓氏蓋徧禪也余觀勅書委諭詳密必非施于徧禪者治平中張唐英次功自號黃松子著外史禱杙十卷載前漢蜀事王建永平四年書張琳始未有云大順初悫實為黔南節度使辟為推官悫字惟集韻与喜同它未之見鄧校書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正引

禱杙之說且曰姓書未有此氏今增入乃知姓  
情而名實也書後止書十五日尚不書月王君  
遽以為中和年者以書中言越在巴蜀又有雖  
元惡未就誅擒凶黨並皆逃竄及已收宮闕之  
言蓋禧宗乾符二年乙未黃巢大盜始起至廣  
平元年庚子遂入長安帝幸興元次年改元中  
和遂幸蜀三年癸卯李克用以四月平京師巢  
遁去所謂元惡未誅已收宮闕殆斯時也四年  
夏巢既誅乙巳歲三月始還京師改元光啟是  
在蜀凡五年若大順乃昭宗之次年庚戌款以

此為昭宗之勅則昭宗雖嘗播越幸石門幸華  
州幸鳳翔其在鳳翔詔云幸蜀王建迎駕而不  
果是為僖宗中和之勅无疑豈中和間僖實已  
為黔南節度至大順初始辟張琳耶其詳不可  
得而知僅得二書知其姓名它書未必無之顧  
淺陋老懶未能詳考尚有待于博洽之士王君  
偶未考禱杙又惜鄧校書之不及見此書也

東坡嘯軒詩

易晉卦之九四晉如鼫鼠雖近代大儒皆以為  
貪而畏人之鼠然詩之碩鼠從頁石聲大也故



曰若大鼠也易之鼯鼠從鼠石穀陸德明釋文  
音石五技鼠也引本艸螻蛄一名鼯鼠始深疑  
之考許叔仲說文解字注云五技鼠也能飛不  
能過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度谷能穴不  
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是真螻蛄也荀子所謂  
鼯鼠五技而窮楊倞所注乃出于叔重唐本又  
曰六技鼠也下又有云能歌不能成曲成曲一  
作度曲余嘗試其五技皆然土中百蟲多能以  
穴掩身惟此物于淺土穿穴人或取于路窮處  
必得之暑月雨後土中有穀若長哦者俗謂蚯

蚓唱歌余既得六技之說嘗于夏夜傾聽久之  
篝火發土果螻蛄也坡翁詞翰不待贊嘆嘯軒  
詩云食土蚓無腸亦作終夕叫似亦未知為螻  
蛄而狗俗耶弥明石鼎聯句云時于蚯蚓竅微  
作蒼蠅穀亦誤矣

### 付官奴樂毅論

余見此刺多矣未有如此之精明者半山集中  
有江鄰幾邀觀三館書畫詩或云梅聖俞作有  
云羲猷墨跡十一卷水玉作軸排疏：最奇小  
楷樂豹論永和題尾付官奴豈承平時此論猶

有真蹟邪

淳化本修禊序

余嘗蓄一二禊序近歲得畢少董所藏秦龍董氏淳化中本最勝少董跋其後甚詳自言董氏有三百本取其尤者三此又其最佳者後多名士題跋而曰君秀實大篇亦以此為三本中第一故尤寶之与此本無一毫之差而此長半寸許當是裝潢者用刷太重遂而伸之尔

邵康節觀物篇

易之傳尚矣至本朝而後有先天後天之說

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坎以一居北坤以二居西南震以三居東巽以四居東南乾以六居西北兌以七居西艮以八居東北離以九居南故說卦云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此後天之說文王之易也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乾自南而左巽自西南而右故說卦云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蓋乾上而坤下離左而坎右震東北而巽西南兌東南而艮西北二卦各

相對此先天之說伏羲之易也先儒以此二者為先天後天之辨竊嘗考之說卦惟帝出乎震之序合于今人之說其餘如雨謂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昷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曰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曰乾為馬坤為牛震為龍巽為雞坎為豕離為雉艮為狗兌為羊曰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坎為耳離為目艮為手兌為口又乾稱父坤稱母震巽為長男長女坎離為中艮兌為少又乾

為天坤為地震為雷巽為風坎為水離為火艮為山兌為澤終說卦之篇皆先天之說也顧未詳考尔先天千載絕學麻衣得之傳于希夷累傳至康節而後盛行然余始在永嘉得先天方圓二圖于薛象先叔似傳皇極經世之書于王禾井榘而不見其全後丞外府蜀士呂澤父凝之以閬州奏事進經世之說 阜陵大喜其書留為太府丞同官為寮始得蜀本全帖因得叩其一二後有觀物篇隔眼大書云出康節親筆今見此卷悚然起敬始知板本失真為多然猶

恨不見其全也二圖探索無窮康節之學雖不易  
窺測要皆不出于此繫辭所謂太極生兩儀兩  
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明道先生所謂加一倍  
法盡在是矣使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復生不能  
加損毫末于是不如是何以順性命之理通幽  
明之德類萬物之情哉熟復歎仰以還罄其護  
聞書之以俟知者

溫公奏藁

平章軍國重事止預大事中二條見申國春秋  
所以尊尚元老也近歲竊平章之名而不知重

字豈其力不足以得此哉歆盡總衆職以盜大  
權尔彼亦不足以知此盖有教之者嗚呼非文  
潞公呂正獻豈可當此位耶

歐公与劉原甫帖

公是先生望隆一時而不容于朝出知揚州歐  
陽公所為賦平山堂之詞也移知貴州公是作  
董仲舒詩云江都才子又膠西擾々諸侯等棄  
之為問公孫丞相道不知東閣歆賓誰後又帥  
長安久之作班超詩云班超投筆起行間傳鄭  
甘陳不足攀何事眼昏頭髮白却思生入玉門

閑二詩不無少望矣歐公与之至厚西齋蓋平時群賢聚會之地歐氏至今有西齋帖然終不能挽之還朝豈非命耶

韓魏王与歐公帖

歐公嘗曰參百歐陽其何敢望它韓公今觀此帖魏王之推尊歐公又如此更相欽服宜乎同心輔政以致慶曆之盛翰墨又其餘事也

東坡与秦太虛帖

坡公愛淮海如子弟喜黃岡如鄉曲殆前緣耶  
跋黃子邁所藏山谷乙酉家乘

頃歲見張志溥所藏山谷雜記一小卷諦玩不已因略效其筆意手錄之茲見子邁所臨乙酉家乘典刑具存為錄雜記于卷末而歸之嗚呼建中靖國以至崇寧元祐諸公多已南歸而先生乃以承天塔記更斥宜人誰能堪之先生方脩然自適觀所記日用事豈復有遷謫之歎所謂青山白雲江湖之水湛然寧復有不足者家乘止四年八月二十八日而先生卒于季秋之晦相去才月餘耳三山陸待制務觀嘗言先生臨終時暑中得雨伸足簷外沾濕清涼欣然

自以為平日未有此快死生之際乃如此世言  
范寥信中訪先生于宜此書信然

跋朱晦菴書中庸

軋道末年余客授東嘉貳卿魯公以吏部郎出  
守嘗侍坐論訓誥音韻數端公皆以為然余因  
曰此皆學者之細也公正色曰不然中庸所謂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力行之五者不  
可闕一茲非所謂博學者乎余為之悚然公乃  
文清公之次子文清及見元城龜山諸公家學  
有自來矣中庸之言昭如日星晦菴先生書此

以告學者而又曰不可以偏有所緩至哉言乎  
學者試思之緩其一則必有所蔽而况以力行  
為可廢乎戒之哉

跋費校書被召省劄

肅與陳簡齋同被召  
不出

費校書之不赴特招竊聞之是時人情事力尚  
可為恢復計遽以和議自屈忠義之士皆憤此  
机力既不可以回國遂肥遁以求其志不知者  
謂其為高而已

跋胡澹菴和學官八詩

澹菴先生以一書觸秦氏竄昭州諸賢救之

高宗諒其忠再徙為威武簽幕群儉承一時風  
旨相與擠之而又下石焉乃始遠置新州又復  
移吉陽蓋秦氏必欲致之死地也先生處之泰  
然雖遭摧辱略不為屈益窮經學又以昌其詩  
紹興更化始得北還 孝宗初政權吏部郎隆  
興改元某就試南省先生以秘書少監為叅詳  
官公策卷誤犯 泰陵舊諱知舉內相洪公方  
欲為之奏聞先生贊其決遂叨末第蓋優恩也  
于是始得拜先生下風長身霜髮神采昭映恭  
謙罄折音吐洪暢略不見久居嶺海煙瘴之狀

衣冠甚偉如見古人時以短箋投謝坐主或報  
或不報惟先生報章甚麗以公多用諱事遂引  
釁夏勝文等數十條為言尤切感服寶藏又已  
載于先生集中今見學者八詩蓋攝祭酒時也  
前輩固多唱酬未聞大篇而人々報之愈出而  
愈奇最後樊武諭以其右科魁選再登進士第  
先生首言舞陽次及魁紀皆樊氏之先一武一  
文益見其工是時年逾六十思若涌泉筆力愈  
勁英特之氣至今凜然周益公為隧碑言先生  
刻意詩騷後生投贊率次韻以酬多至百韻數

千篇然則此八詩猶先生之細也。公頃既登門，又辱許送其長子季永游，雖恨其蚤沒而仲子季解及季永二子伯園仲方俱以才業自奮，今為湖南憲江西漕樞密院編修，遂踐世官，皆相與良厚。又在中書嘗預誠仲方二子躍登童子科，某年七十再四求歸，未得于先生之門，遂識四世，抑以知澹菴之德澤為未艾也。謹併書于卷尾云。

跋鄭德輿歷代蒙求

蒙求始于李氏，後有作者終不及之，蓋自王戎

裴楷鳴鶴士龍之類，多取其一事而成對，如忌鵬畏犧人多知其事而鮮知畏忌二字出于班孟堅幽通賦中蠟屐好財似若不類而事則相閑秉燭不諧尤非切對，則以事意相似屢見和韻有句賡者亦有廣編十七史或專因小說及本朝故事左傳西漢或道家之書意亦勤矣。終不及李氏之盛行，同年鄭君德輿老不廢書用李氏之體，備述歷代由伏羲以至大宋事，不求對句以四言童子易于誦習，千古大槩如指諸掌，德輿別有著述，此特其一。尔然比之衆作



其殆最優乎其子洽澗鋟板以傳為書其後且將使諸孫誦之

跋黃長睿東觀餘論

雲林子妙于考古是書久行於世余尤所篤好惜其訛舛尚多每欲手寫以傳好事者未能也著作莊子禮記得善本信後再為詳校而寄之王順伯厚之嘗言本朝始自歐陽公集古錄十卷趙德父金石錄至三十卷考訂甚工然猶未免差誤惟雲林之書為盡善順伯蓄石刻最富論議不苟余觀此書辨折隱奧上下千古皆

前賢所未發後人所難及修撰劉公燾紫微董公道皆鴻博之士与之言自以為不及也以雲林之美才又仕于洛多見故家名帖及居館閣盡見太清樓所藏異書時方承平鼎彝古器具見制作款識之舊嘗自言曰考校往古事迹先須熟讀強記遇事加之精審決無踈畧又謂歐公考校非所長則此書宜無毫髮之恨及細讀之尚有疑焉如米襄陽疑李斯書謂不知何人書雲林則曰乃李陽冰篆明州刺史裴公紀德碣中字可謂精確矣然謂史籀書揚州琶易德

系能辯其字殊無三代體與其辭皆唐人筆蹟  
不知正以紀德碣額編而少之既全取馭州邕  
三字又移明為易惠系皆取其半額乃碧落碑  
中唐字陽冰素好碧落碑故用其字雲林誤以  
為楊殆未之考也王大令靜息帖礬石事異苑  
謂曹公同王粲見此而雲林謂劉表在荊州時  
未知何據題河南王氏所藏子敬帖云太極璇  
題猶重書自注云謂不書太極殿榜然選詩所  
謂璇題訥行月者乃謂以玉飾椽頭如孟子之  
言椽題非題扁之題也王世將表云頓乏匆々

雲林引顏氏家訓云世中書翰多稱匆々又引  
杜牧之詩浮生長匆々謂古人詩中用之不特  
稱于書翰顏之推在牧之數十百年之前似難  
以此詩為證跋右軍甘蔗帖云蔗似竹於文從  
馬此帖以之俗從艸非是按說文解字蔗从艸  
在艸部不得為非是以是益知考古著書之不  
易云雲林壽止四十而精博如此余年七十有  
四聞見寡陋心願好之不自知其可笑也鍾王  
以來多以意行筆雲林耽玩古帖与之俱化如  
隱之為隱最之為最之類尚衆此既為小學而

作亦略為正其點畫不敢自謂詳盡更俟博雅君子相與正之

跋揚州伯父耕織圖

周家以農事開國生民之尊祖思文之配天后稷以來世守其業公劉之厚于民太王之于疆于理以致文武成康之盛周公無逸之書切々然歎君子知稼穡之艱難至七月之陳王業則又首言授衣與夫無衣无褐何以卒歲條桑載績又兼女工而書之是知農桑為天下之本孟子子備陳王道之始由于黎民不飢不寒而百畝

之田墻下之桑言之至于再三而天子三推皇后親蚕遂為萬世法高宗皇帝身濟大業紹開中興出入兵間勤勞百為櫛風沐雨備知民瘼尤以百姓之心為心未遑他務下重農之詔躬耕藉之勤伯父時為臨安於潛令篤意民事慨念農夫蚕婦之作苦究訪始末為耕織二圖耕自浸種以至入倉凡二十一事織自浴蚕以至剪帛凡二十四事々為之圖繫以五言詩一章々八句農桑之務曲盡情狀雖四方習俗間有不同其大略不外于此見者固已躡之未幾

朝廷遣使循行郡邑以課最聞尋又有近臣之  
薦賜對之日遂以進呈即蒙玉音嘉獎宣示後  
宮書姓名屏間初除行在審計司後歷廣閩船  
使漕湖北湖南淮東攝長沙帥維揚麾節十有  
餘載雨至多著勲績實基于此晚而退閒斥俸  
餘以為義莊宗黨被賜者近五紀則其居官時  
惠利之及民者多矣孫洪深等慮其久而湮沒  
歆以詩刊諸石公為之丹書庶以傳永久云嗚  
呼士大夫飽食煖衣猶有不知耕織者而况萬  
乘主乎 累朝仁厚撫民最深恐亦未必盡知

幽隱此圖此詩誠為有補于世夫雷鼉塗足農  
之勞至矣而粟不飽其腹蚕繅織紉女之勞至  
矣而衣不蔽其身使盡如二圖之詳勞非敢憚  
又必無兵車力役以奪其時无汙吏暴胥以肆  
其毒人事既盡而天時不可必旱潦螟螣既有  
以害吾之農夫桑遭雨而葉不可食蚕有災而  
壞于垂成此實斯民之困苦上之人尤不可以  
不知此又圖之所不能述也伯父諱从玉从壽  
字壽玉一字國器官至朝議大夫

跋先大父嵩嶽圖

嵩高維嶽峻極于天巍然居四岳之中蓋天下之絕境也大父為登封宰家間舊有嵩山圖丹青故暗揚州伯父設于雲岫堂屏間而書大父二十四峯詩于左右公幼時猶及誦之先是建炎中四明遭兵燬最酷諸父僅得生全故廬焚蕩一物不遺公不知嘗刻之石也嘉定三年公叨居政地鄉人張致遠翼仕京西一日得書謂北客有以雜碑至榷場貿易忽見嵩山圖碑下有序文及詩知其為大父遺蹟遂以見寄如獲拱璧真我家舊物也惜其歲久細字款漫乃敬

書之移于樂石于是某年七十有四矣不能更作注字使第三子治書之碑不載歲月知縣伯父生于元符二年小名曰嵩家藏詩序書元符唐辰大父又于少室山達磨面壁處作菴其上浚山先生陳無已為記今在集中云建中靖國元年則辛巳歲也曇潛書潛即叅寥子以二者考之在縣首尾凡三年大父字試可參寥集中多有倡和如登嵩山絕頂等詩大父遺文頗無傳焉三十六峯賦亦不知何在故此碑尤賞寶之嗚呼大父薨于宣和五年甲辰後十四年是

為紹興七年丁巳而某始生既不獲逮事而登  
封縣治尚淪于胡塵中北望慨然何能自己大  
父登元豐八年乙科文氣政術過人遠甚讀此  
碑者可以想見大槩受知 祐陵官至徽猷閣  
直學士嘗守鄉郡再任涉五載其詳見于神道  
碑銘中後諸父累贈至少師某始追贈太師齊  
國公云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七十四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五

四明樓 鑰大防

題跋

跋春秋繁露

繁露一書凡得四本皆有高祖正議先生序文  
始得寫本于里中亟傳而讀之舛誤至多恨無  
它本可校已而得京師印本以為必佳而相去  
殊不遠又竊疑竹林王杯等名與其書不相闕  
後見尚書程公跋語二以篇名為疑又以通典  
太平御覽太平寰宇記所引繁露之書今書皆

無之遂以為非董氏本書且以其名謂必類小說家後自為一編記雜事名演繁露行于世開禧三年今編修胡君仲方渠宰萍鄉得羅氏蘭堂本刻之縣庠考證頗備先程公所引三書之言皆在書中則知程公所見者未廣遂謂為小說者非也然止于三十七篇終不合崇文總目及歐陽文忠公所藏八十一篇之數余老矣猶欲得一善本聞婺女潘同年叔度景憲多收異書屬其子弟訪之始得此本果有八十二篇是萍鄉本猶未及其半也喜不可言以校印本各

取所長悉加改定義通者兩存之轉寫相訛之古語亦有不可強通之春秋會解一書

季 所集仲方據其引繁露十三條今皆其

在余又據說文解字王字下引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許叔重在後漢和帝時今所引在王道通三第四十一篇中其餘傳中對越三仁之問朝廷有大議使之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問之求雨閉諸陽繼諸陰其止雨反是三策中言天之仁愛人君天道之大者在陰陽

為德陰為刑故王者任德教而不任刑之類今  
在其書中則其為仲舒所著無疑且其文詞亦  
非後世所能到也左氏傳猶未行于世仲舒之  
言春秋多用公羊之說嗚呼漢承秦敝旁求儒  
雅士以經學專門者甚眾獨仲舒以純儒稱人  
但見其潛心大業非禮不行對策為古今第一  
余竊謂惟仁人之對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  
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又有言曰不由其道而勝  
不如由其道而敗此類非一是皆真得吾夫子  
之心法蓋深于春秋者也自楊子雲猶有愧于

斯况其他它乎其得此意之純者在近世惟范  
太史唐鑑為庶幾焉褒貶評論惟是之從不以  
成敗為輕重也潘氏本楚莊王篇為第一它本  
皆无之前後增多凡四十二篇而三篇闕焉惟  
玉杯竹林二篇之名未有以訂之更俟來哲仲  
方得此尤以為前所未見相与校讐將寄江右  
漕臺兼兄秘閣公刻之而謂余記其後

跋宋宣猷公書李公垂詩編

李公垂詩編自號追昔遊宋宣猷公手書之可  
謂兩絕軋道七年嘗宿剡川之龍宮寺見李公



詩碑今在編中而有闕文亟為求石刻于寺補百餘言宣猷字畫精妙而參以惡札如砒砒列于璠玠中益歎前輩之難及也宣猷父名舉不惟于本字缺筆高字亦去其口尤見真迹不疑如此等書皆親自傳錄春明三世以博洽稱有以也夫公垂短小精悍才氣絕人其自言沿行之偉如此人品真可与文饒相上下借乎二公德度如此息讐太明以此得名位亦以此得禍大雅曰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為梗詩人之意謂厲階之生由夫好競者為之也

牛李二黨更相摩軋數十年而唐益衰以可不戒哉

跋周氏棣華篇

歐陽公于燕兄弟之詩發不如友生之義高矣此詩方以兄弟為急而毛鄭二氏失其本義得公之言詩意始明而未章猶未甚詳深哉詩人之旨也儼尔邇豆飲食之飲特一時之適耳使兄弟既具而無它則和樂至于且孺猶孺慕之孺此真情也妻子人合也苟能好合猶琴瑟兄弟天倫也如其既翕而無間則其樂至于且湛

猶湛酒之湛其樂尤深矣故又曰如此則可以  
宜尔室家樂尔妻孥所謂人不間于昆弟之言  
而家肥矣是寃是圖亶其然乎而後篇終兄弟  
之道無餘蘊矣前歲武寧周氏昆仲俱自上庠  
來見以棣華集求詩許之已久今其季又至且  
流涕曰始与吾兄同致此憾不幸兄亡矣願終  
惠之兄弟無故天下之樂事也余伯仲九人僅  
存其四脩嘗手足之痛為之感嘆不足併書古  
詩之義以遺之因以勉其後人毋隳此意以保  
其家周氏其有興乎

跋林氏所藏趙清猷公父子詩

清猷公以元豐二年春加太子少保致仕明年  
次子景仁倅永嘉送公游天台雁蕩吳越間榮  
之至今廨宇有戲綵堂猶以為盛事萱堂林先  
生隱居樂道与父子游頃歲客授之初登堂慕  
想嘗錄三人唱和之篇茲送萱堂之元孫進晉  
獲見真蹟以神道碑考之正三年庚申歲也清  
猷父子定交寒士萱堂以布衣与大臣為寮友  
高風凜然俱可敬而仰哉

八陣自桓溫一言之後无能究其說者。軋道末年客授東嘉始聞其說于毗陵史君薛士隆而陳君又以薛氏所傳握机及馬隆贊于余。于是始見武侯之遺意。王清叔晚以要略建安蔡季通元定著論尤詳。嘉定三年編修胡仲方槩示余一篇。蓋其婦翁王景醇方帥夔門。裒前後衆說寄仲方。且俾訪求遺逸。余遂取所藏薛陳王蔡四家之書悉以授之。將以復寄夔帥併刻焉。武侯之陣原于先天六十四卦之方圖。而其實則井田之遺法也。文中子以不井田為苟道。且

曰諸葛亮不死禮樂其有興乎。蓋以陳知井田之制也。毗陵嘗問余曰一部周禮兵制何在。對曰在夏官。曰此但畋獵閱習坐作進退之說。且非兵制也。對曰寓兵于農。比閭族黨為伍。為什。即其制也。毗陵曰固然。當知古人法制素明。中外一致。非如後世別有兵法八脩之舞六十四人。即此法也。祭祀燕饗猶以為用人。習熟公卿皆可為將帥。用此道也。法制既隳。知兵者猶得遺意。余因其言而考之。韓信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自謂多。益辦者此也。項羽敗亡。

之後以二十八騎分四隊而下尚能披靡漢軍亦此也晉之馬隆以一小將自薦武帝傾意用之孤軍深入畧無後繼音問既絕而捷奏忽聞則已斬樹机能而平涼州矣史但言其用偏箱車今乃知其深于八陣如此後之任將帥者可不知此哉

跋山谷奇崛帖

山谷艸書釣魚船上謝三郎之詞後有云上藍寺燕堂夜半鬼出助吾作字故尤

奇崛

吾儕生晚恨不識山谷上藍何等鬼物乃得以夜半助奇崛之筆此鬼正自不凡

跋劉資政游縣學留題

資政靖文劉公以大魁發身高宗擢至侍從賢德日著而不見赫々之名蓋其人深沉醇厚盛德若不足晚益受知于孝宗乾道五年起之閑廢中先畀內祠兼侍讀除禮部侍郎權尚書年高求退不至大用後以資政殿學士致其事名節始終與黃公中徐公嘉名位相似前則有王公十朋周公操陳公良翰此皆孝宗盛時

尊老貴德之懿也龍游有石而銳古記有之曰  
尖石園出狀元紹興十有四年歲在甲子大水  
去其銳次年乙丑公遂魁天下人皆以此為奇  
識而公處之泊然不有也公生晚不及拜公親  
聞介菴趙公少卿彥端云嘗自以好論時事不  
知諱避時朝廷方經畧中原日為恢復之計調  
兵造甲諸郡頗擾多指言其非是或譖于上曰  
陛下究心大舉凡所圖回但資趙彥端一笑尔  
趙頗聞之不勝恐懼且謂使漢武帝聞此誅滅  
何疑已而寤然久乃知劉公夜對上從容問曰

聞卿監中有人笑朕所為者公初不知端倪徐  
對曰聖主所為人安敢笑若議論不同則恐有  
之上意損解亦曰止是議論不同耳趙公聞此  
感不容言又嘆倉猝中出言之盡善若止曰无  
之未必可以深悟聖意也帝前動笏移南山推  
此一端以見猷納之有益于國者多矣公年十  
六時侍先太師仕柯山兄弟學于郡庠者二年  
頗聞鄉之名始未但聞公之為士固窮力學以  
致膺仕不知其它也公四明汪出表弟之子之  
彊力學決科作尉茲邑聞其居官殊有可紀校

文潛臺竣事來見曰縣學大成殿建于至和一  
年頽圯已甚齋館又甚焉幸士民之相安謀款  
撤而新之翕然響應動有給錢數千可以興役  
此志甚嘉方勉使成之又曰聞劉公布衣時因  
鄉飲酒禮之成嘗書謹堂壁間以勉後學而壁  
壞不復存訪其家得之求跋于公取而讀焉蓋  
知公之平素所以自勉所以教人之大方槩見  
于此矣其曰山川雖秀未足誇而師友之益為  
可恃旨哉斯言然則夫石之識豈足為公道是  
宜刻之堅珉以詔後來公以平日謙退故知之

者寡此某所以不能自己于言亦不嫌于太詳  
也頃先公守括蒼公之子之衡宰龍泉縣有教  
後為御史臺檢法官今諸孫為守為倅公之餘  
慶殆未艾也

跋袁光祿與東坡同官事迺轍

慶曆詔郡國立學而置教官者才數處多延致  
鄉里之有文學行誼者為之師我高祖正議先  
生教授四明前後三十餘年一時名公皆在席  
下是時赴鄉舉者才百餘人解額六人試于誰  
棲秋賦之年先生謂舒公亶袁公轍羅公適曰

二三子學業既成不應有妨里人薦名于是舒  
試于鄉表試于開封羅試于丹丘三人皆在魁  
選宴為一時之盛舒以舜琴歌南風表以易更  
三聖賦名于時而表之著述傳于世者有韻類  
題選百卷後學賴之元祐五年倅杭州東坡為  
郡守相得歡甚有迓新啟事坡書龍泉何氏留  
榭閣記介亭唱和詩坡次韻二詩一謝芎蒭一  
為除夜如別乘一來風月平分坡之詞最為膾  
炙正為公而作則其賓主之間風流可想而知  
也抑嘗聞坡一日謂公曰素知博洽試徵轍事

公一夕錄數十百項坡曰可謂博矣又從而增  
之前輩之不倦于學如此尚書豐公稷二正議  
之高弟誌公之墓當崇寧中方諱言蘓氏但言  
為守者至不言坡之姓字公隨侍括蒼于郡齊  
見公作守時十詩石刻摸遺其家此外罕見公  
之遺文自少學賦最重韻類之書竊以為古今  
類書第一蓋類書必須分門雖多出名公而事  
多重疊又必有雜門惟此書以韻別之讀者隨  
字徑取一索而獲每一日之下必有賦題故以  
題選為名况公編纂精確諸經注疏搜括無遺

蜀有書林號為談博止取白氏六帖散于此書  
之間其實反成糞釀殊失本意世鮮知者公之  
五世孫煥錄公與東坡同官事跡及豐公所為  
銘謂公書于浚因誦而聞併書之兩家子弟衰  
門既幸未墜而公之後儒風日興有孫字質甫  
好古篤學教子有聞于時覺名鄉書燮以吏部  
知九江樞以特科為丞燮之子肅甫一孫字叔  
平又有名方亦以特科進其子洽與肅俱收世  
科其興殆未艾也羅公亦為抗之貳車與坡同  
時有啟云談笑風雲咳吐珠玉弟兄射策有機

雲慷慨之風父子談經无歎向異同之論是故  
名動四海號稱二蘓亦為坡而深知意與公造  
相先浚因附見云

書陳止齋所作張忠甫墓銘浚

軋道七年客授東嘉獲浚一時賢士游忠甫居  
城南相見如平生歡學校中小有所聞必詰其  
始末而是正之畧无隱情嘗曰性直言忝執友  
或不能堪不意子之送我如流也公曰朋友道  
喪已久勁語人而樂聞以此終三年往來如一  
日又自言舊與其友謝君黯講習謂易與春秋



未易窺測詩書執禮夫子雅言于是相與讀書  
與詩儀禮雖非全書而禮節具在自古以為難  
讀而公獨熟復而躬履之貳卿魯公逮時以吏  
部典州取其兩校定大字刻之實為善本嘗問  
何以不仕曰今之仕皆非古之道是以難貧而  
不願祿也問其說曰始至則朝拜遇國忌則引  
緇黃而薦在天之靈皆古所無也其持論不回  
類此後十五年叨冒假守則公已止又二十五  
年當嘉定四年凡始以志銘求書丹感念疇昔  
併書于後

跋唐林夫父子帖

唐質肅公盛名士大夫戶知之少時見唐氏風  
憲記及東坡守杭州贈林夫詩人知有林夫之  
名鄭君寅率吉之太和今工部尚書汪季路其  
舅也以林夫嘗自諫院謫五羊移監太和鹽酒  
稅遂取兩藏林夫所書少陵劍器行哀江頭二  
詩與家問等及其父翰林侍讀學士彥猷二帖  
併使刻之縣有林夫墨池山谷後令為嘗為之  
賦詩則其工書可知父子筆墨相照映後來當  
自知識別不待贊揚云季路好古有素鄭宰實

知樞密院惠叔之子聞其博雅有能稱必能訪求遺跡以增益之

跋六逸圖

孫登長嘯 馬融卧吹笛 陶潛漉酒巾

邊韶晝眠 阮孚蠟履金貂換酒

畢卓甕下

雅放樂暢達逸 蘓子美書

頃在高炳如家見案上有六逸圖意其為竹谿李白孔巢父諸賢閱之乃孫登馬融陶潛邊韶阮孚畢卓此卷絕似而有滄浪真跡以六字目

之尤為可寶予此見淵明又在館中見唐人為太白寫照始知今世所画陶則狀其遠韵李則極其俊氣殆出龍眠諸人意匠未必真也展玩未已童子忽曰豈針灸圖耶坐客為之絕倒

跋吉日圖

此圖古矣意其出于唐人是時六經未版行本各不同故滄浪錄舊文而以今本證之前有壯士驅犀醜而前以待王射得悉率左右以燕天子之意然御者當居中以執轡主將居左必擇勇者為右此画御者或在左或在右殊未曉也

跋史文惠公帖

四明沈氏累世為儒公幼年猶及識博羅公是生三子長字公權為鄉人師表晚始得官太師史文惠王篤布衣之交薦之孝宗上殿改秩為紹興簽判次字高卿少負俊才紹興十四年初開太學時侍郎高公為司業陳公少南為博士皆極天下選得高卿春秋卷真之首選毅名籍甚竟以恩科得一尉食祠祿以終簽判有子曰煥官雖不達而有盛名尉有子煥力學未効家藏太師所作博羅挽詩及荐尉心于梁丞相

帖足以見太師垂情寒士又以知尉之有以得此也前輩日遠後來者可不勉紹遺風乎撫卷三款謹書其後而歸之

跋范丞相江西唱和詩卷

高平公相業之詳見于王大參瞻叔所作行狀公之第四子孝隆棟實為其妻之姑之夫獲聞公平生尤著初赴廷試京師人已傳惟襄陽一范吳興一劉直言時方佞諛成風人已想望風采暨臚傳盡甲科不見二公姓名李丞相士美以考官侍立出班奏知徽宗亟令索此二卷

進讀嘉歎再三遂俱真第二甲首公既得官時  
何丞相文縝方為內相往別之何公曰如公等  
人物豈應墮州縣中公年始逾冠對曰偶叨名  
第且欲歸山中讀書未暇求進也何公尤加歎  
賞贈以詩曰漢廷初唱乙科時陞楯何知亦嘆  
咨天子方將前席問將軍烏用免冠為高風已  
側諛臣目異日應伸壯士眉更向山中讀書去  
功名如此不嫌遲然公意自此橫翔三十一歲  
為高宗朝名相茲得敬觀詩篇遺墨敢識舊  
聞于後劉公名寧止云

跋米元暉着色春山

向薌林有題元暉橫軸云早為山谷印可晚陪  
帝所清閒筆力休論扛鼎神工更解移山向日  
家居道士今朝筆落仙鄉胸次山高水遠筆端  
雲起風狂可謂曲盡矣閔全李成皆世名筆多  
泰山喬嶽之形元暉專貌江南山水自成一家  
此卷尤為勝絕超然故物也後人多作贗本去  
此遠矣

跋王都尉湘鄉小景

國家盛時禁鬻多得賢名而晉卿風流尤勝頃

見雅集圖坡谷張秦一時鉅公偉人悉在馬淮  
海詞所謂憶昔西池會鴛鴦同飛蓋者又有詩  
云夢入平陽舊池館隔花猊口吐清寒皆為此  
也嘗画孫浩然金陵離亭燕詞多少六朝興廢  
事盡入漁樵閒話曲盡其妙今又見湘鄉小景  
著身富貴不以平陽池館為忘而樂荒閑之野  
雖嘗因謫居而見之四時艸木群飛皆有生意  
胸次可想而知

跋楊叔禹所藏東坡帖

二疏淵明洎文太師其退一也老矣既退復來

求去未得尤有感于斯言坡公猶以名位過分  
日負憂責吾曹豈容安處耶

人言作文當如作家書長公家書即文也如此  
等帖可以弔喪問疾而廢之乎

紹熙四年余以左史攝詞掖為殿試編排官楊  
渾父為檢院其子叔禹登甲科明年嘗書此卷  
又明年當慶元改元余自天官出守婺女叔禹  
送此詩有云為漢寢謀惟汲直在唐无黨只香  
山雖不敢當寶佳句也萬里之別余自廢退十  
三年又已休致不謂復來而叔禹名選由學館

入冊府再見恍如隔世坡帖八軸復得披閱慨  
念疇昔遂書卷末云

又跋東坡三笑圖贊

坡書三笑圖贊不言為誰山谷實以陶陸遠公  
事陳賢良舜俞廬山記亦云舉世信之有宗室  
彥通字叔達作廬嶽獨笑一編乃以為不然謂  
遠公不与修靜同時余曾因其言細考之十八  
賢傳遠公卒于晉義熙之十二年丙辰年八十  
三而吳筠所撰簡寂陸君碑修靜卒于宋明帝  
元徽五年丙辰去遠公之亡正一甲子而修靜

年七十有二推而上之生于義熙之三年丁未  
遠之亡修靜才十歲况修靜宋元嘉末始來廬  
山遠之亡已三十餘年淵明之亡亦二十餘年  
矣淵明生于晉興寧之乙丑少遠公三十一歲  
卒于元嘉之四年丁卯遠亡時淵明年已五十  
矣固宜相送姑志之以示好事者

跋曾召南所藏先侍郎訓誡

謚法尚矣子孫孰不歆顯其先世然罕有以清  
為謚者嘗求之周公之法及春秋廣謚沈約扈  
蒙諸書皆無清字惟賀澤之書乃有其三曰弗

迹穀色曰清弗殖貨利曰清臨官潔正曰清蘓  
老泉之書有其一曰避遠不義曰清有如趙清  
猷公豐清敏公皆世所歸重若趙清憲則未免  
有議之者矣葛文康公之父官雖未及特謚清  
孝頃見文康謝表有云俯惟先臣夙有卓行飲  
水自勵清每畏于人知負未服勤孝實由于天  
稟觀休寧以語姜尉之言可謂嚴矣至曾文清  
公乃得此名公論為之翕然公初筮永嘉時侍  
郎由吏部郎典州親見羨政後十五年叨冒假  
守凡事以為模楷今閱此卷訓戒其子引文康

之言洎文清之書兩家皆以清白易名者清白  
之傳可知三讀歎仰不已名南久更事任已有  
所試矣其益思所以振家穀者哉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七十六

四明樓 鑰大防

題跋

跋劬書

蜀隆州有山名跨鰲郡人李公新號跨鰲先生有書一編名劬書觀物先生張公行成跋云方言曰劬倦也丁度謂字或作劬故司馬相如云窮極倦劬而釋者云倦劬疲憊也先生之書以劬名蓋示其倦游不晷時用也余考之集韻二十陌有劬字與劇同音注引方言倦也然則



此書之名音逆劇義則倦跨螯之意不過此尔  
然說文解字無飭而有飭集韵飭胡官切謾飭  
亭名在上谷謾謨官切說文解字飭極虐切相  
碍飭也二字若不類而俗書足以相亂飭从山  
谷之谷彈丸之丸則是 欽宗廟諱嫌名第三  
十六字止是亭名別無義可取跨螯卒于宣和  
之末故不以靖康之嫌名為避飭从谷亦極虐  
切口上阿也从口上象其理卻綌皆从口此俗  
皆當以飭之以疑从字之 谷之谷无別飭已逆切持也象手也集  
韻似應照文義改換 心妄為丸執執等之丸恐筑之几皆當以

飭俗書与丸无別司馬相如上林賦曰徼飭  
受詘曰窮極倦飭俱音劇倦飭疲憊也而說文  
飭字徐鍇通釋心引上林賦徼極受屈謂以力  
相跨角徼要極而受屈也飭竭戟切飭極虐切  
穀心相近疑即飭字也跨螯之書不應取跨飭  
之義止用方言上林賦倦飭之意耳區々雖若  
辭費詳考及此因併見之以俟好古者癸未申  
同年錫赴宏詞多用奇字已在選中止用倦飭  
字而有司以為犯 廟諱嫌名而罷之過矣

余君種編大易粹言刺于龍舒又自著書名曰  
極書以八起數或問極字何義余考說文解字  
二字部亟字注敏疾也从人口又二：天地也  
去吏反徐鍇通釋曰承天之時因地之利口謀  
之手執之時乎時不可失疾也會意氣至切集  
韻於去聲也七志正引上文而又於入聲二十  
四職出此字亟為並注亦引上文而云或作局  
並余君既擬太玄潛虛以為書謂此字實備三  
凡集韻為據惟復別見他書其下又加木則

惟復又義似亟雖以用之

亦務用奇字故又加艸第未知並字

未之見也當考去吏乃本音也要當从去聲為  
正

跋汪季路所藏書畫

東坡西山詩

西山詩碑止有坡谷張右史三篇近歲鄧公喬  
孫以前輩和篇數十首相示輒不揣次韻附見  
于後時在翰苑仍効周益公用印章蓋南渡未  
官府印多更鑄惟翰林院猶用承平時舊印鑄  
于景德二年蘓鄧二公俱曾用此也

顏魯公書裴將軍詩

魯公集中不見此詩裴將軍不知為誰既言劔舞疑為裴旻曾子言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送事于斯矣初不指名為何人而後世皆以為顏子不疑此書不見姓名其劍拔弩張之勢非忠肝義胆不能為此所謂言言如嚴霜烈日真可畏而仰哉

溫公倚几銘

文正公自不妄語推之疊々千餘言一出于正是以輔成元祐之治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无他善推其所為而已耳

蔡端明吐谷渾曲

此柳何東鏡歌鼓吹曲第十篇李靖滅吐谷渾西海上曲也忠惠公字人言愈小愈好而大字亦足名世瑰詞妙墨可稱二絕

富韓公帖

國初襲前代之舊士夫隔品致敬則端拜自文忠公為相一切罷之潞公嘗云宰相事體都被富鄭公壞了茲觀与李侍制師中書詞謙尊而光尤增嘆仰公在當時猶山岳然一趙濟敢搖之而師中亦陵慢如此况他人乎

趙德父帖

趙德父為金石錄三十卷最稱精鑑此卷謂宋公无名繚者而黃長睿謂汲冢師春書宋之世次日景公繚者昭公子与此銘合當以繚為正周繚女及散繚亦人名此謂仲忽以為魯公器者无所據而薛尚功謂乃說文魯字古之文字形假借魯公者周公始封為魯公為周公祭文王之器无疑考古之難如此哉

范寬雪景

范寬画亦可模見真者輒能辨之剡削窮絲髮

而行筆堅勁鉄屋石人無能及者非其天性甚寬亦不能為此也

燕文貴

圖畫見聞誌載燕文貴本隸尺籍工画山水不專師法自立一家規範預玉清昭應宮之役偶画山水一幅人有告都知者因補圖画院祗候實為精品此卷不入家數而布置精工別有一種風氣豈其是耶

跋王逸老飲中八仙歌

朱巖壑跋逸老艸書蘭亭禊序云逸少作行書

逸老為艸字外人那得知當家有風味逸老以  
艸聖擅名其名公稱道如許寓居烏戌是時先  
太師岐國公為監鎮与之往還舊亦得其八仙  
歌此本改从九从日字為 蓋長史素有此稱  
也羔羊居士乃其自號聖采為所居之堂得柳  
軒豈亦其家耶某隨侍時當紹興十一二年間  
猶識其人此卷書于庚午歲自言年七十有五  
則知生于丙辰余生于丁巳後公六十一年方  
識公時才五六歲嘉定四年辛未始見此書則  
亦七十五矣感今愴昔為之惘然

跋張謙中篆金剛經

謙中之篆自成一家近嘗跋復古編頗詳此蓋  
其真蹟也然坡公有与趙清獻公帖云表忠觀  
碑額可用張子野之孫有書之子野吳興人名  
先而此云追薦亡父張三先生何耶更當詳考  
其間以袒為但以轉為禱以薩為薛之類是終  
不款書篆法之所無也

跋李晋明所藏書画

文与可竹

笑字从竹从夭而字書不述其義李陽冰云竹

得風其翮天屈如人之笑坡公亦曾用其說湖州兩枝開卷一閱真款向人而笑者妙處可得而窺哉

与可老木

廉博士宣仲以古木墨戲得名于紹興間嘗以坡公真筆映之全無精采茲見湖州老筆又出其上坡公有云孰有愛其德如愛其画者乎

東坡漁父詞

元真子生為魯公客後又為坡谷所稱至隱括其詩篇大書之其与屈靈均吞問于江濱者何

異耶

東坡獲鬼章告廟文

鬼章擾邊如唐之默啜种誼之竒功似郝靈荃第未知當時有詞臣如此否程忠惠作安南制有云亦惟恃我朝廷爵秩假寵有邦用能保尔山川土田傳作永世文人多稱服之蓋出坡公之遺意時方禁蘓氏學而文人之傑如忠惠公亦祖其緒餘是真不可揜矣

跋宇文廷臣所藏吳彩鸞玉篇鈔

始余讀文簫傳言吳彩鸞書唐韻事疑其不然

近于汪季路尚書家見之雖不敢必其一日可辨然亦竒矣為之賦詩且辨其為六法言切韻滋見樞密宇文公所藏玉篇鈔則又過之是尤可寶也既謂之鈔竊謂如北堂書鈔之類蓋節文耳以今玉篇驗之果然不知舊有此鈔而書之耶抑彩鳶以意取之耶有可用之字而畧之有非日用之字而反取之部居如今本皆以朱字別之而三字五字止以墨書字之次序亦不与今合皆不可致詰輒書前歲所与汪氏詩跋于左庶來者得以覽觀今玉篇惟越本最善未

題會稽吳氏三一娘寫問之越人無能知者楷法殊精豈亦彩鳶之苗裔耶

跋所書卞公祠堂記

東晉死節之士卞公為最顯忠猷公為之立祠忠簡公為之作記忠肝義胆千載聳立既成而忠猷趨名碑未及建今年五十矣忠簡之子澥將漕江左俾公書之將登于石公為何人而敢与此頌惟平生慕卞公之節義恨不及登忠猷之門叨末第時受忠簡公深知寶門下士也茲乃幸得以惠札託名于不朽故謹書之

跋趙氏所藏大士

趙君所供大士聞竹石皆廉博士宣仲之筆梵相則出于司馬叅議端行廉諦布司馬諦槐皆以畫得名于紹興初余家亦有此像端行併作山林此軸得二名士各盡所長尤可寶也

跋胡五峯論語指南

論語一書自昔大儒不知幾人未有能發明仁之一字子夏問仁夫子固嘗答以愛人矣韓昌黎原道首曰博愛之謂仁它何望焉自伊洛二先生始發千古之秘洙泗言仁深見本源茲讀

指南一卷樞密黃公察院沈公皆深于此者五峯斷以一言方見二公猶有差處一曰有心于為仁則曰如此立言恐不識心不識仁也一曰能惡人則或者疑焉于是復明仁者之心曰本无所惡也則曰只是當好惡之時胸中元未了也烏得為仁又顏淵問仁之下有曰人有仁不仁心無不仁此要約處不可毫釐差嗚呼此言旨哉此論語之本体也然而非二公相與講貫亦無以發五峯之言故易以朋友講習為說蓋天下之說未有過于此者夫子以學之不講



為憂盍君子之憂未有甚于此者學者可不勉哉

跋張樂全上范文正公書

范文正公講道睢陽樂全以文受知晏元獻公  
歆擇二婚其一則富文忠公次則樂全樂全雖  
不成婚然皆文正所薦文正通守河中樂全以  
布衣寄此書自叙南郡知獎甚深蒲坂會府則  
河中也又曰經術興于南郡士林歸乎北海北  
海濰州也文正未嘗仕于濰亦无北海之稱南  
郡亦非為南都恐是引用馬季長孔文舉事故

俱不平闕而集中却有上北海范文正書又有  
謝范文正薦應制科詩在明道二年又有謁青  
州范文正等詩考之乃范中丞諷也樂全雖為  
文正所知二范俱曾為天章閣待制俱曾知青  
州然文正在明道間始為通守而諷已為天章  
文正知睦州蘓州之後始得此職又執政之後  
知邠鄧杭晚知青州則已疾甚樂全亦已通顯  
而諷正以天章守青社又實以明道二年同宋  
宣猷蔡文忠列薦樂全茂才異等然則集中詩  
及書皆為諷而作青州在漢屬北海唐天寶曰

北海郡 皇朝以青北海縣置軍後升為濰州  
政和始以青州為齊郡以濰州為北海郡此書  
稱北海蓋謂青州也因具列之以俟知者此書  
當在范氏而乃傳于女孫豈書成不及上仍藏  
于家也耶

跋東坡備水帖

蘓少公序黃樓賦謂長公之備水有三焉水至  
而民不恐水大至而民不潰水既去而民益親  
此帖言得旨見役七千餘人蓋水去之後請增  
築徐城以木堤捍水衝之時熙寧七年七月河

決澶淵九月水至城下帖稱二月十日則其明  
年元豐元年戊午也坡時年四十三筆雖未老  
而精彩照人可寶也

跋李莊簡公与傅樵風帖

建炎四年金陵潰卒四散三月戚方既殘廣德  
五月遂圍宣州鋒不可當叅政莊簡李周時為  
太守無兵可恃亟設方畧招潰卒于郊野厚待  
之以為用戚与其副並馬近城指畫攻具公以  
一書傳矢射副馬前大畧言戚乃凶寇天誅必  
加汝為將家何至附賊二人相顧曰此間我也

攻稍緩始得為備詔遣統制巨師古劉晏率兵  
攻之晏戰死第三帖所言巨劉為此也嘗巡城  
親以鉄扇障面而賊箭正中之危机屢矣舊曾  
問于老校退卒而得其詳經畧潘公其壻也嘗  
言公當危時寘匕首枕匣中与家人約曰城不  
可必保若使人取匕首則我必死汝輩亦俱自  
戕无落賊手一日危甚果遣人至一家慟哭既  
而報少寬矣公誓以死守勵志如此故將士用  
命賊遯而城全郡人至今祠事之觀所与給事  
傅公手帖則所聞益信二公里人忠義相勉風

節凜然皆可畏而仰哉

跋呂東萊舍人所作趙鈴轄墓表

趙戾死節九江三子相送于難父死于君子死  
于父忠孝之道萃于一門殆有東晋卞氏之風  
劉公嘗任送班丞相沆之孫也為之墓碑甚詳  
東萊紫微呂公有文章重名又為之墓表足以  
傳不朽矣戾之元孫吳興使君崇規先以墓碑  
示惠朱晦菴跋語謂東萊碑銘今不復存當為  
求之其家吳興之父道州亦自言未入石而家  
多故因亡其本吳興一日又過某曰近從臨川

宗族家遂得墓表錄本且得東萊而荅發判書  
真跡款俾書墓表以補先世之遺憾然為書且  
勉其併刻東萊之帖以信後世公何幸乃得以  
鄙札託名于斯

跋彭子壽甲寅奏藁并目錄手澤

紹熙五年歲在甲寅七月甲子 皇上初受內  
禪恭儉仁孝中外具孚勵精圖治群賢在列曾  
未幾時而權臣已寢々孽芽其間無有敢白發  
其端者時惟吏部侍郎彭公以舊學受眷最渥  
忠憤激發數其奸狀自此補外公在東臺同中

書舍人林公繳奏至再竟不得回消長自此分  
矣三人之言皆驗于後而公尤為曲突徙薪之  
首更化之初與林公俱召遂列迹聒獨公不及  
見今日為可痛也公之子司農寺主簿欽出奏  
藁及目錄手澤等見示覽之輒為流涕公論既  
白上恩加厚公亦不自悼其不幸于九原矣欽  
倅嘉禾求跋其後林公下世亦已五年感念時  
昔病中扶憊書此公之德業皆已見于隧碑不  
復屢書嗚呼子壽可以不朽矣

跋韓熙載投吳狀

楊行密之據淮南一傳渥再傳隆演徐溫已專  
政矣九年溫始進隆演為吳王而建國天祐十  
六年始即吳王位改唐之天祐為武義元年又  
傳至溥改元義順拜溫左丞相其子知誥為左  
僕射六年歲在丙戌溫雖在金陵制朝權而政  
已歸知誥立延賓亭以待士四方豪傑歸之時  
中原多故名賢宿德皆止身歸順此正熙載投  
吳之時也其父光嗣為後唐明宗所殺熙載方  
隱高立懼禍及而南奔所謂司室者非溫即知  
誥而史傳江南諸書不載其為司室宋齊丘雖

為司室乃在太和六年歲在甲午相去九年矣  
熙載文華擅一時南唐謚以文靖此狀雖挾戰  
國縱橫之氣不脫五季萎靡之體然詞翰俱勝  
惜乎生不逢辰崎嶇危亂中自朱元之受嗣主  
益忌北人多醜之遂至自汙要其論議未嘗少  
屈信英物也想見分裂之時南走北走之士類  
假此等文詞以自見禪月貫休之投孟蜀有詩  
云一瓶一鉢垂々老千山得々來々此類  
耶

跋向鄉林拘偽楚檄藁

博陸侯既立宣帝威權益重而嚴延年劾其無人臣禮事雖不行朝廷肅然敬憚之使博陸雖有驕慢之心亦足以奪其氣偽楚虛有其表中實謬懦豈敢望博陸之萬一建君主龍天之議則其人可知向公一聞竒交即檄合肥拘其家想其方在惶擾憂恐中聞此寧復敢桀耶封府庫以臣名奉昭慈垂簾而上璽綬于高宗雖出一時諸公之議而此舉實其机此豈淺丈夫所能及哉

### 又鄉林家規

鄉林遺訓凜然如生而三子俱賢興國及邵倅既遵行維持于前貳車高壽獨殿諸公保家之慮尤為深長既聞于郡又刻之石諸孫相與結約為久遠之計士夫名家能守素業少見其比臨武令君悉以見示歎仰不已然嘗聞古之循吏有云律設大法禮緣人情蓋不欲專以法臨民也家規如學規然師與弟子以道義相處不得立規矩以警其不率者非恃此以為庠校當有行于規矩之外者而况家乎臨武令為一門最長更惟勉之以全雍熙之軌則向氏之興

未艾也既以薌林文集求序引又書此以贈之

代史少保恭題 御製和詩

臣不肖仰蒙 陛下矜念替履之舊俾待罪絰  
帷寵光殊奕夔无前比廸季秋壬子錫宴于澄  
碧殿因獲縱觀清激之勝洞心駭目如上崑閬  
捧乎泛游天顏益溫命宿玉堂之直廬願謂臣  
此會不可以無紀臣亦思叙感遇之萬一是以  
裁成古詩三十韵上進 陛下賜以宸章俯同  
其韵華袞之褒下飾小已雖聖主所以優禮老  
臣者務極其至而降天厚地之恩臣愚何以稱

塞竊觀有虞盛時帝庸作歌而後臯陶颺言載  
賡猶得大書簡策垂文後代臣之燕陋焉敢言  
詩而乃上勤睿作之妙是豈惟近世儒臣遭逢  
之所未有視臯陶抑有光焉倘不能勒之堅珉  
以侈大賜臣則有罪臣洪惟 陛下聖學淵奧  
句法深醇渾然天成兼備衆體一詩之中屢致  
意焉有曰濟民期仁壽有曰朕瘠天下肥得以  
見 陛下之用心有曰都護萬年觴何當至庭  
祀得以見 陛下之立志若夫罄嘉謀以起勲  
業則非臣衰朽之所敢承至使直筆以紀中興

臣不佞苟未先狗馬填溝壑雖在田里尚庶幾見之

代仲舅汪尚書跋了齋表藁

德壽皇帝中興慨念 裕陵實錄之誣紹興甲寅乃詔三館之士是正之內相范公冲中書舍人任公申先相繼職其事當時英俊皆在選中吾鄉禮部侍郎高公閱其一也先少卿方官于朝高公以姻連館寓間見諸公往來議論之餘公因得剽聞一二及取忠肅陳公所著尊堯集讀之其立措言意無非忠憤所激英風義氣凜

乎方冊之上自恨晚出不得端拜下風逮今五十年始獲見公手書表藁于蔣君輝之家与手諦觀為之襍推遐想氣象如在左右嘗竊考之國史政和初元張公商英猶在相位編修政典局其所建也于是得旨命公繳進此書及奏御留中而張公以八月罷政用事者隱其詔索之實而誣以私九月遂有台州之謫觀公題識數語雖在顛沛艱危中其尊君戴土之心死生禍福有不能奪者抱抑鬱于一時昭毅烈于萬世以此較彼孰得孰失公輒不揆敬書其後而歸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七十六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八十

四明樓 鑰大防

青詞

壽皇聖帝不豫祈禱青詞 同侍送

慈宮違豫未底于安平  
送列投誠敢伸于頌禱  
恭修淨供仰叩高真  
至尊壽皇聖帝恭願自  
天降康勿藥有喜備四時之氣  
生迪泰和得萬國之驩  
益嚴至養

先君九幽青詞 平爰

無父何怙莫酬罔極之恩  
謂天蓋高尚冀至誠

之感伏念臣父具位臣某誠而處已儉以助庶  
久无求進之心晚遂退閑之志壽幾八秩方承  
啜菽之歡釁積諸孤遽遭陟岵之痛攀號靡及  
視息僅存驚卒哭之在辰愴慈顏之益遠平生  
素履宜得遂于逍遙宦世塵緣恐尚稽于超度  
是用祓除庭宇祇設醮儀廣延十極之真拔濟  
九幽之苦集茲冥福用薦英魂恭念雲馭來臨  
星官炤列先臣受鍊盡如黃錄白簡之言秘籍  
注名徑登絳闕清都之境表祈亟切追奉何窮

又小祥

昊天罔極真報于父慈太上至仁敢干于聖造  
伏念先臣具官某久更勞役終幸退休驚憂宿  
疾之俄深痛迷途之遽隔周祥奄及哀益遠  
于音容善果屢修曾未通于盼嚮平生廉儉神  
明必積世愆尤凡心罔測詳究道家之旨要  
親聞幽報之彰明是用恭按冲科肅清私宇齋  
心藏事泣血陳辭伏望上聖頌歆衆真委照得  
英靈之不昧悟機會之難逢祇受秘章謹持妙  
戒煉至真之水火集既散之精神還復混元道  
遙浩劫二兄一弟洎諸附度之亡魂六道四生

悉逐飛昇乎仙境攀躄永訣感物何窮

疏意

伏以天地之德莫大于求生上皇之功最先于度世人雖已矣而道則昭然符節至靈而召魂即應精神受鍊晚沐飛昇託妙戒以洗心然法燈而破暗今者追慕嚴君之永隔緬傷同氣之云亡歷舉科儀脩修人事今匪仙真之降鑒何由齋醮之圓成伏望俯聽安祈鑒觀正度集殊勲于所怙覃善利于無邊悉令鬼趣之廓清益固凡情之信嚮

母氏醮謝匾蓋青詞

闔門百口世蒙露燾之仁稽顙一心敢復勤拳之謝伏念臣妾公夙依大道晚困多艱哀我良人僅經卒哭悲哉仲子遽不勝喪疫癘方興深軫傷弓之痛旄倪交恐實懷臨谷之危死者不可以復生餘息尚圖于苟活陶壺桂釋地于華屋之方黃絹未符藏身于北斗之下禱之于帝不俟浹旬並之于天干馬間步是用迅除庭宇祇按科儀共竭誠心仰伸昭報恭願上真修鑒列聖居歆時序既周安用張繫之羞薦香火

雖徹更祈神物之護持大禍之餘他何覲望殘  
生未 願保團樂

保安醮青詞

門戶有祥嘗祈道蔭歲禱既久爰啟初心伏念  
臣憂患以褻既虞茲芒重累有飢寒之患慈親  
當喜懼之年頃因宵夢不寧筮占匪吉深慮鬱  
攸之氣共為遷徙之謀家既平康神新祐劾茲  
以之官在途追待付行擇庚寅本命之辰列歲  
運諸星之位即衝門而設供延淨侶以陳誠伏  
願上帝來歆衆靈就列居者行者悉除無妄之

災綏之成之用深無窮之祐

疏意

右伏以慈母年老願保壽康之吉闔門累衆敢  
祈長幼之安望天鑒之昭臨界愚誠之上達家  
室遂團樂之樂勻塗无跋履之虞凡与禱祠悉  
蒙孚佑

丁巳本命醮青詞

晚境投閑已銜洪造屏居多病敢叩皇慈伏念  
臣賦分素竒而榮已甚深有滿盈之懼亟為  
退避之謀歸已四年猶竊大意之乘自无一事

尚聯內閣之班念尸素之過優致史氏之不貸  
四肢而三痛楚十日而九伸吟而况老母年高  
弱妻氣賔併課照臨之星位敢伸表謝之真科  
近就乘偏稍營旁舍恐神祇之驚施致家室之  
未寧恭願高靈俯歆菲任光感來披頓鎮疾病  
之憂道陰雨加求保如平之福

疏右語

聖常善于救人在真經而其載福莫長于元禍  
實平日之夙心歸處家庭久嚮祠祿本無他望  
敢瀆南真正命多灾願祈景貺

東棲畢工醮謝青詞

浔罷踰涯莫放君恩之報卜居歸老仰憑道蔭  
之加伏念臣某繫紆朝紳既塵某藁奉恭年之  
香火若將終焉挂神武之衣冠不翅之矣昨營  
陋室實倚先廬敢圖乃節之班寢歷改塗之峻  
以比歲金縉三賜增前時土木之工幸遽告成  
未容浔謝深慮興修之除或干禁焉之秀爰啟  
醮筵以安神位祈其一門之安穩先令二子以  
禱禳伏願上聖俯臨吉祥來集始有曰少有曰  
正期苟合以苟全歌于斯聚于斯是為善頌而

善禱更祈貺施早賜歸休

政府禳火青詞

比驚隣火深陞延燔亟發願心尋欣按堵爰啟  
醮筵之肅永祈道蔭之加伏念臣公杜既投閒  
晚而參預固已非夢寐所及豈謂閱無時之深  
日不違安自知福過乃仲春餘閏之始有正晝  
鬱攸之災駭騰焰之方興亟叩頭而致禱既蒙  
大造用擇良辰即移第而陳儀集羽流而藏事  
恭願高靈垂祐景福來臻老幼粗安早遂歸休  
之志迺遐無間俱成覆露之恩

保安醮青詞代魏丞相

微疴有感致禱于高真靈施所加還精神于舊  
觀敢尋前請以吞初心伏念臣某蒲柳早衰桑  
榆侵逼既慙淖寵之踰分且昧衛生之有經頃  
冒外和嘗要寒疾人以食為命或每日而一餐  
母惟疾之憂乃終夜而十起徧嘗舌口之藥莫  
遇折肱之醫痛則呼天獨蒙神祐齋而事帝敢  
告真遊伏願寶馭下臨僊官朝列鑿猷芥之至  
意歆酌水之微誠四序暄涼祈免陰陽之寇闔  
門老幼永同飽煖之歡

又

傾投宵極荷靈貺之無私祇被戶庭接真游之  
來下敢修薄醮用答初心伏惟臣公稟性背時  
為貧漫仕分投心于州縣徒竊食于斗升而乃  
歷禁路之清政參公朝廷九改重祿靡太官之  
衆闔門安潭府之居福重既盈人道所惡鬱蒸  
在候寢興无妄之灾老穉訪醫莫逢勿藥之喜  
爰庸懲于小已潛請命于穹昊道陰雨臨病魔  
良已恭於冲科之私少陳昭報之敬恭願奉寶  
馭于清節鑒微臣之母因苟遲開暮境得安甘

毳之歡而寒暑四時皆免陰陽之寇在臣何幸  
遇此何求

下元設保安醮青詞 以下代仲舅

齋戒以事帝每荷神休疾痛必呼天復蒙道陰  
爰廣真科之秘仰酬洪造之恩伏念臣某涉世  
甚難受生多病夙傾皈于大道用保佑于此身  
每逢孤矢之辰必設香花之供屬當季秋弱妻  
忽苦于外瘍爰竭誠心清醮仍加于此歲惟下  
元之紀節既私室以陳儀伏願朱伏來臨仙官  
就列坐令孤迺解歲时无妄之灾更伴闔門託

天地不言之德

奉使回程醮謝青詞

將命鄰邦懼憊使指投誠上帝果辱神休茲咸  
遂于生還願逆志于昭報伏念臣某等頃持漢  
節遠聘燕山上下六十二人往還七千餘里輪  
仆馬敗日有顛沛之憂寒窮歲殫人懷皸瘃之  
苦荷圓穹之芘覆賴中國之威靈竣事而歸交  
口相賀是用即琳宮而陳薦按琅笈以宣儀伏  
願天仗來臨仙官就列就此日蘋蘩之供佑兩  
朝金石之盟凡與禱祈咸均福祉

森秀菴畢工醮謝青詞

頃歲悼亡因作首丘之計一朝竣事敢忘薦藻  
之誠既不負于初心尚有祈于洪覆伏念臣比  
遭伉儷之戚邊當行徙之餘僅返故山徑謀吉  
卜悵流離之三載喜辛苦而一歸爰鳩衆工以  
奏窳窳斧斤空集不元神物之震驚畚鍤交馳  
或犯陰陽之拘忌今則新阡之既就喪制告終  
會微臣本命之辰演寂士冲科之秘恭願屈臨  
真馭拔濟幽靈俾託体于山阿獲游神于帝所  
更憑道蔭加惠孤蹤



仲舅九幽青詞代表弟

陟岵纏悲不勝楚痛叩闕請命仰冀矜哀伏念  
臣父具位臣公生幸逢辰心常奉道願出藩入  
送之久惟濟人利物之畜仁及親姻義周鄉黨  
雖居同事造隧衣冠而歸然既壽且康屢膺綸  
綍之寵在人情或謂無憾于子道豈云有終痛  
已至于罔安安俄生于不測禮禳靡及藥石難  
施弗畚瞬息之間遽隔幽明之路攀號因極罪  
罰何堪念九之年曾莫逃于定教當七之  
日用恭演于真科爰伏勝因以資冥路恭願高

靈未下哀悃潜通六道四生賴法力咸蒙于煉  
度三清十極俾先臣得遂于逍遙凡預禱祈均  
霑福利

禱旱青詞 以下代末嘉

上天至仁偶隔陰陽之愆下土無告爰伸疾痛  
之呼伏念微臣來官及郡僅更月餘已告旱灾  
謂書生竒蹇之宜然自當順受謂吏治拙疎之  
致此民則何辜自深蕪禱之憂備舉禱祠之典  
神靈咸格雖粗獲于幽通天聽未回恐難逃于  
常教是用拜章真宇請命皇穹恭願歆蘋蘩之

誠開稼穡之寶雲軒風馬盡送列聖之遊電懺  
雷車驅起西山之雨少救民生之急終修歲事  
之成

疏意

伏以仲夏以來亢陽為害下田近水尚殫灌溉  
之勞高隴依山坐見苗禾之瘁如江塗之種藝  
若海氣之薰蒸農功歆就而可憂雨意垂成而  
輒止赫日益增于焦槁炎風時肆于飄颺又虞  
芭屋之居或有火災之災禱祠未效震懼靡容  
惟仰叩于九閻庶少蘓于千里尚期洪造俯念

疲民大旱為霖洗鑠石流金之虐豐年多黍見  
崇墉北櫛之餘

謝雨青詞

驕陽為虐方懷赤地之憂甘雨應祈實藉皇天  
之賜敢陳菲貢仰答初心重念海邦夙蒙道蔭  
斗柄外指久安城郭之居華蓋橫陳深閔山川  
之秀在東南為全盛之地故民物多盈滿之灾  
年方賴于屢豐旱忽驚于已甚當憑梓士恭禱  
靈湫沛為三日之膏霖盡起四郊之嘉穀爰依  
琳宇敬演瓊科上以酬莫報之恩下以成將來

之福恭願九霄降鑒八表會同蠲惡俗之愆尤  
洗陰陽之謬鑿自今以始咸與為新千倉萬箱  
遂有農夫之慶五風十雨永儲鄉國之休

人日設醮青詞

春陽伊始傾品彙之咸亨天聽不違異忱衷之  
可達春惟茲土素號名成止緣累歲之灾傷浸  
有陋邦之氣象微臣假守道蔭曲加曰雨曰暘  
禱而必應多黍多稌幸此小康然念方蟄而雷  
恐陰陽之未順歷冬不雪慮疫癘之或生茲改  
王正乃涓人日即黃堂而 事披玉笈而陳儀

用徼福于斯民以祈禳于有歲伏願璇霄風駕  
瓊侶來游回十里之和風掃頻年之冷氣人情  
安泰永消愁恨嘆息之穀農事順成无有水溢  
旱乾之苦

疏意

伏惟比年以來此邦多故飢饉疫癘民用弗堪  
旱潦火風人實無告雖幸去冬之安靜莫知新  
歲之豐凶無寒暄不齊憂氣序之非正而愁嘆  
未免慮陰陽之或乖齋事而祈于今敢浚是用  
汎嚴公宇祇集道流于今月十七丙子之辰設

醮一百二十分位伏願歆蘋蘩蕝藻之荐鑒齋  
戒沐浴之誠赦愚俗之往愆回海隅之叶氣麥  
禾充廩田里息肩凡預禱祈咸臻康樂

禱禳風潮青詞

風烈必變函叩元真天聽下達遽彰妙感惟茲  
阻山帶江之地間有折木發居之災十里病之  
一紀于此春而先卜既飛靈之有祥秋以為期  
果狂風之大震暴亦几于磨石飄不至于終朝  
仰憑道蔭之加遂息人心之恐迨望日月盈之  
候寔比自潮溢之時海戶傷弓或作登山之避

農夫釋耒居有偃耒之憂帖然不驚生以无事  
是用汎嚴邃宇敬演冲科固知大道之難嗣尚  
居高陵之下鑒庶令罷俗咸戴洪庥萬戶千門  
俾人々而康樂五風十雨異歲々以豐登

郡治禳火青詞代天台守

叩頭反火事豈由人仰首呼天言猶在耳因舊  
尹告新之政報上蒼救物之私伏念臣庸陋  
無堪拙誠自信比膺臨選來試藩宣惟吏道之  
大閑賴神靈之有助春耕伊始當憂國以願封  
夕惕不遑思為民而祈福自去再揀焚之際念

衆人奔命之疲默禱方懸延燔既悉願之符而  
至此豈薦藻之敢忘爰即琳宮敬宣瓊 恭願  
高真歆鑒大道矜慈年穀順成喜見曾孫之稼  
閭閻寧處祈消回祿之灾凡厥有生言之善利  
叔祖母九幽青詞代五升

陟此纏悲莫贖終天之痛叩閭修禱歷寬長夜  
之思伏念臣公久處人環傾依道蔭方當生前  
无恙之日預為身後至深之謀雖一旦音容之  
遽止而順耳六簡之猶在爰因齋祭供設醮筵  
儼禹象以森羅振九原之壅滯母氏聖善杯棬  
之澤猶存天鑒高明盼嚮之通不遠伏願星官  
下降雲馭來臨受煉朝真默相慈顏之超度岳  
休積美敢為嗣子之私圖稽首祈哀叩心請命

杜氏送姑保安醮青詞

客路驚憂屢遭洪造嫠居寡藐安負初心伏念  
臣妾生則多艱晚方有託良人分薄十餘年甘  
旨之同末宦途窮二千里驅馳之役還鄉未及  
敢姦已深加秩女浮作危重寸心之震惕俱嘗  
請命賴已到家禱施之初蓋棺遂已追痛卧痾  
綿綴之際猶動 皈依之心方衾襯之既安

亦寓居之初定併陳二醮仍薦九幽上以資冥  
夜之超昇下以祈闔門之安穩恭願歆蘋蘩之  
菲供鑿蝼蟻之微誠拔濟成魂遂旋躋以真境  
保全衆口俱粗造以餘生

景孟勇奉使回醮謝青詞

璇極九重敢必忱衷之達輶車萬里卒蒙道蔭  
之餘爰吞初心虔修淨供臣等敬將上命速使  
虜庭奔走風塵固豈辭于艱險馳驅原隰亦深  
懼于顛躋遠屯改轅苟  
既遂生還之幸  
敢忘昭報之私伏願天馭下臨星官就次歆此

日蘋蘩之切佑兩朝金石之盟凡與禱詞咸膺  
福祉

九幽青詞代表弟

自古有死獨我父之痛深謂天蓋高惟誠心之  
應達敢傾哀訴仰上真伏念臣父某生無母慈  
長有家難羈卑無狀流落幾年特抗志之不凡  
期奮身而有立一入太學蚤遂橫翔三仕中都  
率非善去王陽自奉天下猶怪其奢孟子能言  
外人皆稱其好疾惡不避賈憎更多退雖無以  
自存後或可以他望禍生所忽疾祕下明初驚

食指之傷遽徹左肱之慘英爽蓋棺而遂已今  
竟何之孤嫠瀝血以長號悔將焉及迺念生前  
之素願敢遺身後之食言事至有三時更終七  
爰併修于淨醮用轉薦于幽塗恭願時鑒忱衷  
俯聆寬痛將使冤家詛語蒙道力以消除口過  
目非遇天恩而蕩滌徑超冥漠永得逍遙尚令  
苦懷之餘免濟溝壑之苦

季舅九幽青詞

無父何怙莫酬生育之恩謂天蓋高敢伸哀訴  
之慊伏念臣父具位某稟資踈直奉職公廉宦

游備歷于艱辛家食弗營于生業晚猶未格幸  
分溘浦之麾命寔向哀幾卧淳積之疾僅更十  
月之久曾靡一朝之安以法令而為師租知無  
媿飾厨傳而稱客誠有不執諛邪既行禍机隨  
發豈期歸路遽決終天開門化均于攀號伏觀  
屢遭于沮滯甫到家之次日驚卒哭之在辰依  
道教以追修同母親而附度按黃錄垂科之典  
求朱陵受鍊之功恭願洞鑒哀衷俯歆淨供拔  
冥途之幽趣蕩宿世之往愆仰冀慈親供適逕  
于真境更教善利廣霑旬于郡生

疏右語

太上慈仁垂金闕度生之籍真科深妙著玉匱  
盟真之文拔濟郡生悉超苦趣茲延寐士仰會  
高靈幸醮式之告圓諒孝誠之昭格願考妣俱  
蒙于煉度庶雲霄各遂于超昇仰謝天恩少伸  
子道

馬氏建黃錄醮青詞

太上垂慈著金闕度生之籍下臣請命陳玉匱  
盟真之科竭蝼蟻之微誠修蘋蘩之淨供仰祈  
洪造俯照丹衷伏念臣痛念慈親嘗伸訴願言

猶在耳遽纏風木之悲孝款寧神忍視枉國之  
澤遂同群從俱發信心延寐士以合謀按靈文  
而藏事棟宇器用則深圖蠲潔威儀特簡則務  
極精嚴闡教于九、篇進德之言建壇于七、  
日晝夜之久用以容據先志衷對上靈大開受  
煉之門廣濟蒼生之衆近則闔族親姻之黨施  
及同時附度之人或飢饉疫癘而致无辜或水  
火天橫而沉苦趣雖曰宿業咸遇大齋洗滌罪  
愆超登清淨于此資母氏飛昇之薦于以明道  
家拯護之仁恭願颺取下臨星官就列歲神密



迹盼嚳潛通施曠蕩之恩室鄂都之滯獄拔幽  
冥之境清岱獄之羈魂三塗五苦咸與維新六  
道四生賜之更始照臨雨暨福利惟均

城中禳火青詞

救焚既定高 煽赫之虞請禱日繁盍舉祓除  
之禮敢躬祈于帝所庶永息于天灾言念此邦  
久无異爰比有融風之甚遽遭譌火之驚烈炳  
長煙恍若雲 之起連楹接棟忽為瓦礫之餘  
豈惟尸駭而人哀真是神焦而鬼爛憂惶无所  
來有叫號幾不忍聞雖一時幸免于燬隨而萬

乘未忘于夢愕眷鄭國曾禳于回祿况宋人亦  
祀于盤庚爰集羽流大開瓊笈印三亭之宏敞  
盡五日之精專恭願天鑒斯臨仙班就列斥炎  
官之熱厲毋使復然驅南海之幽刑亟令遠伏  
保公私而俱泰撫凋瘵以圖餘凡与禱祠悉蒙  
祉佑

疏右語

大道無私物常善救凡民有歆天其必逆矧茲  
禳禱之修祈免鬱攸之孽冲科既演景貺旋臻  
願銷譴、公、之社永息、炎、之害仰資

法力益真民生

送子伯時九幽青詞代諸子

無父何怙莫酬罔極之恩謂天蓋高敢叩難謀  
之造歎伸駒犢之慕輒效蘋蘩之羞伏念臣父  
某賦性謙恭居家孝友律身而事無過舉沒齒  
而人不間言周官之素優意宦途之可望寢  
嬰沉痾遂棄諸孤歷序平生宜無媿怍尚虞宿  
障未卜升沉有叔弟以先亡亦慈之雨痛敢  
因卒哭併預追修願列聖之垂慈深委魂之受  
煉三清聖境陪仙馭以逍遙六趣群生盡冥塗

而超度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一

四明樓 鑰大防

疏文

高宗皇帝小祥疏文 温州江心寺

慈極仙遊莫贖蹄弓之痛中州法窟常經鳴蹕  
之餘時屆小祥福宜專享春炎祚中興之始為  
永嘉南渡之行遵海而南以濟大業沂江而上  
首幸此山乳流孤岫之林岫御榻今存于嵒嶼  
浴光清輝之扁榜雲章猶仰于昭回合二剎以  
增崇冠一方而獨盛自龍棲之晏起驚駒隙之

屢遷萬歲爭呼尚想奉卮之樂千秋以浚豈忘  
過沛之恩戴睿德以難酬叩帝關而有請敬尋  
光孝之典故乞奉 永思之道場旋拜俞音虔  
修妙果當新穀既升之日乃練衣初御之時爰  
率官僚聿存禮制 高宗聖神文武孝憲皇帝  
恭願位超佛祖供極人天萬國歸仁尚何資于  
梵力一人有慶祈永佑于皇圖

高宗皇帝大祥疏文 同郎官

三載四海甫畢于克喪萬歲千秋方深于舜慕  
爰率祗園之衆少伸郎吏之誠 高宗聖神武

文憲孝皇帝恭願位冠覺皇神超淨土追恭  
列聖咸仰在天之靈眷佑 三宮益衍無疆之  
祉

成肅皇后小祥疏文

長樂上賓時遣經于練祭周行追感爰肅叩于  
梵宮 成肅皇后伏願覺性長存神遊無碍仰  
惟文母永配在天之靈垂裕湯孫益綿卞世之  
慶

重明節功德疏 四首

仰壽康之宮方謹五日一朝之禮當震夙之旦

想聞萬歲三呼之聲爰叩三乳用祈戩穀 太  
上皇帝陛下恭頌怡神于淡游物之初娛侍  
兩宮時觀奉卮之樂坐觀 萬乘日承問寢之  
歡其一

龍樓上壽莫陪百辟之班象教祈年敢獻三呼  
之祝 聖安壽仁太上皇帝陛下恭頌奉 兩  
宮之春均萬國之歡 聖子承顏長見玉卮之  
樂吳穹薦祉益綿寶曆之期其二

龍樓上壽想聞萬歲之聲鳳遲來朝章及八荒  
之域敢修梵唄仰祝皇齡 聖安壽仁太上皇

帝陛下恭頌祇奉 兩宮坐參太極泮奐游矣  
閱天長地久之期福履綏之見日居月諸之永  
其三

慈宸上壽時嚴五日之朝寰宇投誠預獻萬年  
之祝敢涓梵刹用啟洪圖 聖安壽仁太上皇  
帝陛下恭頌玩道穆清願神怡澹皇穹垂祐坐  
聞嵩岳之呼 聖子承顏歲舉漢卮之禮其四

瑞慶節功德疏五首

聰明時又實惟有道之常瑞慶大來用紀誕彌  
之節集祇園之淨衆比華岳之封人 皇帝陛

下恭頤如日方升与天同久奉三宮之寶冊既  
舉縟儀上萬壽之玉卮顧觀盛事其一

占統電之祥適當良月採磨崖之頌用表嘉名  
爰傾就日之誠仰祝後天之昇 皇帝陛下恭  
頤鴻圖有永聖德又新孝治興隆奉三宮之色  
養皇恩溥洽得萬國之歡心其二

虹流電統適觀載震之祥地闢天開用紀中興  
之瑞爰憑象教仰贊鴻禧 皇帝陛下恭頤如  
日方升与親同壽坐乘昌運益綿寶曆之延洪  
仰悅慈顏長奉玉卮之咲樂其三

嚮明而治坐凝久大之勳如日之升敢貢延洪  
之祝式憑緇侶仰向紺容 皇帝陛下恭頤德  
冠百王爰形四海闡風崑苑益綿箕翼之期桂海  
冰天咸被衣裳之化其四

九五福曰壽仰祈天子之年三千臣一心俱上  
竺乾之禱 皇帝陛下恭頤規恢大業鞏固丕  
圖日就月將益懋緝熙之聖學天長地久允符  
博大之真人其五

天中節功德疏四首並代作

東宮

尊處龍樓備極崇高之奉祥開虹渚遠當震夙  
之辰浣貝葉以輸誠罄海隅而同意臣叨居世  
嫡尤劇懽悰 皇帝陛下恭頤如日之升後天  
而老顯文謨承武烈茲綿寶曆之期億舜日萬  
堯年永上玉卮之壽

太子妃

黃屋非心獨儼尊于太極赤光紀瑞當誕育之  
嘉辰敬修婦道之恭式效封人之祝 皇帝陛  
下恭頤游神淵默玩道希夷得壽得名益侈龍  
樓之養卜年卜世坐綿鳳曆之期

宗正司

為天下君尊歸于父願聖人壽情見乎詞喜逢  
電繞之辰敢後嵩呼之祝俯伸誠悃恭叩高真  
佛云上乘 皇帝陛下恭頤与道長存後天難老九  
五福曰富曰壽其永無疆八千歲為春為秋自  
今伊始九州四海常瞻太極之尊五日一朝永享未央之樂

温州守

備九州之養於昭授舜之期得四表之瞻咸紀  
生商之慶仰憑梵力通陰恭祝皇齡 光堯壽  
聖憲天體道太上皇帝恭頤等等南箕尊同太

極上千歲萬歲之壽永觀漢殿之稱觴卜七百年之期坐見周家之過曆

放生疏文

虹流于渚稱聖壽于漢卮魚躍于淵樂恩波于文治用廣好生之德益儲滋至之休光克壽聖憲天衢道太上皇帝恭願福祉川增珍祥鱗萃洋、圍、共陶在藻之歡蕩、巍、均仰如天之覆

會慶節功德疏 三首

應龍啟漢協千載之休符瑞乙生商紀一王之

令節命羽士緇流之衆誦琅函貝葉之文爰集勝因用申慶祝恭願 皇帝陛下弄齊箕翼德並乾坤五日一朝永奉慈帟之樂九州四海咸歸壽域之中 其一

乃聖乃神仰離明之繼照載震載夙當良月之就盈演元始之真科祝无疆之睿算 皇帝陛下恭願緝熙純嘏保合太和五日一朝長奉玉卮之壽三呼萬歲允符金簡之書 其二

重華協帝邁前古之未聞立子生商宜浚天而不老恭憑妙梵以效愚誠 皇帝陛下福祿日



來聰明時進子又生孫、又生子符三代有道  
之長春而復秋、而復春享五帝獨高之壽其

放生疏文

願一人之壽如岡陵而不蹇均萬國之驩暨魚  
鼈而咸若恭願 皇帝陛下福祥鱗萃德澤川  
流躍魚入于王舟會有興隆之瑞餘龜放于岐  
沼坐還忠厚之風

皇后生辰功德疏 三首

東宮

仰蘭闈之貴尊慶長秋占玉牒之祥遶臨端月

虔修子職爰演真科恭願 皇后殿下福与川  
增壽同地久宣太姒二南之化益高正始之風  
奉 上皇萬歲之觴永助未央之燕

太子妃

丹禁騰驩喜逢穀旦紫光紀瑞遶屆陽春祈仰  
報于姑慈用歸誠于梵力恭惟 皇后殿下端  
居坤極永贊乾剛歌如山如阜之詩敢祝聖人  
之壽占維熊維羆之夢願多男子之祥

皇孫

枌房啟慶方占夢日之祥琅笈輸誠少荅含飴

之爰恭願 皇后殿下化行江漢福厚岡陵  
輅問安陪五日一朝之禮翟衣贊治奉千秋萬  
歲之歡

皇孫生辰功德疏

英姿日茂多福川增甲觀画堂方厚命名之爰  
未央前殿永陪上壽之歡

金山寺水陸疏文代仲舅奉使回

肅將明命餞使客以言旋冒涉巨川望邊疆而  
甚迤寧知末路乃值險途同舟遇風波竊疚心  
于國是大水吹船舫亦委命于濤神望慈蔭于

寶坊寓精誠于爐篆敢圖昭格訖賴護持悠々  
旆旌咸登彼岸湯々淮水復作安流爰傾行者  
之累囊用設伊蒲之香供伏願龍宮示現象馭  
鑒臨六道四生共脫沉淪之苦兩朝萬姓永安  
懣息之時

普覺觀音祈謝疏文 温州教授

祈雨六首

圓通大士示現無方普覺道場効靈尤速惟我  
家之三葉蒙慈蔭者百年試郡之初亢暘已告  
驚河流之損涸念稽事之可憂爰致禱祈用求

潤澤春霖太甚固知氣數之必然法雨均沾正藉神通之無碍其一

荒政雖行豐莫蘓于凋瘵時暘未若頽敢浚于祈禳重念此邦久無樂歲麥秋已及道殍寔繁雖耒耜之耕固敢弗勤而雲霓之望莫急于此倘乘十日之雨必害三時之農爰稽首以求哀恐噬臍之無及伏望俯憐疲俗久困旱災一之其可再乎願副老農之懇請雨自上下者也少施大士之威神其二

連月不雨雖農隙而可憂半冬不末寒仰天時

之弗順河流斷溜場圍揚塵豈惟豐隆之不靈或恐祝融之為孽圓通大士矜閔衆生爰竭丹誠來伸精禱密雲久合尚祈破塊之滋法雨均霑願沛隨車之澤其三

歲苦大旱致禱已頻秋書再雩為灾弥甚泉源涸竭植物焦枯鄰有火災日恐焚廬之變詔增疑種曾無破塊之濡頌農事之至斯比夏畦而尤病仰祈佛力俯念民生沛三日之膏霖回四郊之邪氣庶幾疲俗終荷洪休其四

霖雨既零方喜雷濡之惠秋陽以暴又懷早暵

之憂頌斯民咸異于小康捨大士則幾于無告  
罄一心而有禱頌再瀆之何辭伏願俯矜歲事  
之餘深抑驕陽之暴大旱用作霖雨俾千里之  
豐登煩暑交成清涼救群生之焦槁其五  
項祈甘澤幸消旱魃之災茲復亢暘又有夏畦  
之病驚泉源之涸嗟惜農事之垂成非大士以  
疇依為衆生而致禱伏願慈雲密布法雨普沾  
不徒慰邦人焦枯之心抑以見佛力始終之賜  
其六

迎請遠城行道祈雨

早暎為災懼神功之盡廣禱祈未効惟佛力之  
可憑雖殫懇請之誠尚闕尊崇之禮是敢再邀  
法馭端處公堂睿像所臨殫壓閭里之沴氣威  
神益振指呼江海之明靈願四郊甘雨之傾救  
千里良苗之槁

謝雨四首

大士之應諸方有求必遂百穀之仰膏雨致禱  
尤勤比因耒耜之興咸劇雲霓之望肅祗精舍  
仰叩真乘或耘或耔方異千倉之積既優既渥  
浸成三日之霖茲及靈游再陳淨供願施威神

力俾雨暘時若于今秋得書大有年庶疲瘵少  
蘓于此土其一

歲事既閑猶有旱乾之禱佛慈善應遽蒙優渥  
之私陰雲潛助于寒威甘雨廣沾于迥野孤麥  
凍耕漸覺昭蘓旨蓄來年悉資膏潤仰神通之  
無碍有美利而不言既知所來何敢忘報其二  
陽驕塞而致旱四境懷憂佛慈悲而救人一朝  
蒙潤公私普及田土咸蘓不風不雷真是如來  
之法雨若遠若近益知大士之靈威將法馭以  
言歸展謝誠而敢後第以春嘗飛雪深懼秋風

海有妖氛慮生颶母異神通之加護保豐稔于  
垂成凡厥有生誓殫勤嚮其三

晚田就槁固惟膏潤之求多稼已登又恐霖霖  
之害歆伸禳禱未免遲回迫于萬衆之竭心致  
此一時之精禱敢祈大士曲借殊私雲上于天  
已起稻梁之生意雨必以夜不妨場圃之農工  
殆終刈穫之勤始沛滂沱之澤送人所歆若自  
為謀爰修報謝之誠益謹皈依之志尚祈後患  
用迄康年其四

多稼在田天忽作于淫雨積陰成沴海多于大  
風惟此邦凋瘵之餘生荷大士神通而為命凡  
水溢旱乾之禱如形聲影响之送將告歲功又  
窘陰雨人心恟懼田里怨咨三日為霖倘濯枝  
而未已大塊噫氣將發屋之是憂伏願哀憫衆  
生扶持稔歲降澍應時而消散黑風不致于吹  
飄廢憑佛力之神以汜農夫之慶其一

土膏初起固惟甘雨之求陰沴日繁因作良農  
之害嘉種不容于萌孽平時悉苦于浸淫老稚  
號寒里閭告病春潦夏旱恐激成後日之災東

作則西成尤懼厄三時之始仰祈大士哀憫衆  
生掃除屏翳之妖開導羲和之馭坐令四野咸  
樂深耕其二

雨澤過多農末皆病雖陰霾之已散尚蒸溽之  
未清重以三日之霖必為千里之害歆伸控禱須  
杖慈悲伏願斥逐雨師驅除屏翳起四郊之昏  
墊俾萬物之昭蘓其三

謝晴二首

豐年可望忽驚秋雨之霖誠禱總通已見陰雲  
之解駁斯民交喜如佛現前坐令吏責之少寬

益仰法慈之無碍苗則興矣變和氣于郊原陽  
以暴之了農功于銓艾頌感通之甚著誓歸嚮  
以無忘其一

雨師作孽成苦墊昏佛力應時沆成開霽初喜  
陰雨之頓解獨憂冷氣之猶存倘亟陳報謝之  
私亦可示禱祠之驗然而人心不款何敢自欺  
神賜未終豈容但已洎再伸于愧悃始大遂于  
初心爰率賓寮歸依梵宇萌芽甲拆已陶風日  
之和秋斂夏耘更賴雨暘之若其二

開元寺迎請祈雨

旱魃為災涉夏秋而未艾祝融示警憂暮夜之  
或驚比連夕煖然而似春冀一旦沛然而下雨  
纔冥濛于少頃復開霽以如初民生不聊吏責  
難追是用祇迎瑞相循行屢居易巨剝以薰修  
慰衆生之瞻禱伏願命雨師而灑道驅回祿以  
銷威使千里望霓之人快三日濯之澤益彰  
感格用謹歸依

祈雨雪

凋郡仰慈悲之蔭迄用康年隆冬為春夏之祈  
以興嗣歲同雲未作甘澤亦愆隴麥鬱而不伸

河流咽而歆涸人心方渴又如望大旱之霓農  
事雖聞且將卜來歲之稼伏願寒風交積微霰  
先零降雨而無浸灌之勞雨雪而有霰霖之益  
坐令焦槁咸遂昭蘇

謝雨雪

爐烟飄篆方展于精祈山雨隨車已彰于妙感  
飛雲間舞寒氣頓回雪不封條但歆表豐年之  
瑞雨必以夜尤足見太平之期既慰人心敢忘  
佛力歲云暮矣更求三白之祥天實為之用滿  
一方之意

祈禳颶風

隨感而應久依大士之靈先事而祈欲保有秋  
之慶竊以颶風為害累載而然瀕海被傷此邦  
特甚饑孳尚嗟于填壑驚心猶懼于傷弓幸茲  
時雨而時暘方異多稔而多黍占風有候或云  
春雪以為期去秋匪遙大恐暑雨之為兆亟投  
慈造預弭巨灾伏願俯鑒愧誠曲憐凋瘵指麾  
海若俾無發屋之虞禱壓飛廉不復鳴條之警  
庶乎大稔濟此垂成

海神廟禳風供餼疏文



佛慈无碍凡有感而必通歲事將成敢先期而致禱惟此東嘉之千里困于丙戌之一風千疇鞠草野之墟萬衆葬江魚之腹積有冤滯上奸陰陽未蘓累歲之餘殃重以去年之甚旱飢羸轉壑疫癘盈門幸灾敷之已窮喜農功之在望然而人心易恐里語相傳謂飛雪再見于初春計颶母或生于今日微風偃艸已懷拔木之憂多稼在田未保登場之慶為之吏者其敢安乎是用恭叩靈祠虔修釋教設冥陰之法食建嚴淨之道場伏願諸佛證明萬靈歆鑒飽餒魂于

清供拔滯魄于幽途風伯收威無萬竅怒號之恐海神助順信兩潮來往之期濟之豐登同生歡喜

郡治祈雨供餽疏文

一水一旱固知定教之難逃三沐三薰尚賴覺慈之可告竊以天灾代有所在皆然歲事屢愆此方特甚丙戌溢海之灾死者不知其幾人壬午颶風以來今則已周于一紀創痍未復旱暵旋臻方良苗之在田乃經月而不雨連甍病暵大澤揚塵深慙郡政之不修抑恐民風之能致

物命至重烹庖下及于細微人道惡盈服用日  
崇于浮侈骨月器訟悖我彝倫里閭穢言甚于  
諛語積有妖沴上干太和不然鄰境之應祈何  
為後我况已四郊之蒙潤獨未入郭既靡神而  
不宗亦閉閣而自責廣延聖侶列處公堂慮僧  
衆之弗虔東求戒潔懼庖厨之不謹別供伊蒲  
有老比丘發大誓願為衆生而請命消望日以  
陳儀雖膏澤之漸通仍初心之不負設無遮清  
淨之法食誦甚深微妙之密言伏願諸佛證明  
萬靈孚應愚民宿業隨懺悔以銷除長夜幽菟

感馨香而飽滿舉凡刀砧鼎鑊无幸之物与夫  
飢饉疫疾非命之流悉仗勝緣咸超惡趣洗滌  
滯淹之氣扇揚和暢之風豈徒三日為霖得遂  
如坻如京之穡庶幾千里有衆永為樂郊樂土  
之民

淨光祖佛謝雨疏文

永嘉禪机不勞一宿曹谿滴水遍滿大千頃深  
早暎之憂備舉祈禳之典禮真身于公宇彰妙  
感于海邦雨師潤物以為均風伯收威而退聽  
爰飭稻田禾之舊用還宰堵波之居願安故山

永福茲土

送蒲杓潭聖水供斛疏文

甘雨既多已彰神賜靈泉歆迄爰吞願心竊惟  
交通雖在于龍神佑助亦憑于佛力讀四句之  
法印咸謹受持值一縷之皂衣得安恐怖頃致  
早乾之禱未蒙膏潤之休遣信士以啟行許勝  
緣而有請果隨感應可保豐穰雖衆水之既歸  
貯一壺而獨浚虔修法供上報陰功伏願三界  
居歆十方均足受茲善利益資潛躍之神施此  
餘休長使雨暘之若

晉覺寺禳風祈雨水陸疏文

方數千里之旱為害固多自七八月之間至今  
未已春茲海郡屢有天災雖今歲亢陽不若他  
邦之已甚而積年重困益令疲俗之難堪斥鹵  
之地已無可為沮如之郊亦復告病哀哉野老  
望此晚禾風又困之苗無秀者况復火驚輒上  
猶恐朝暮之不虞麥種難施且憂春夏之無繼  
頃求大士曾發願心爰即寶坊恭修淨供伏願  
萬靈嚮吞諸佛鑒知冥陽歆無礙之齋羞郊野  
蕩有生之沴氣慈雲法雨來蘓焦槁之餘旱魃

火神屏逐要荒之外尚祈妙利普及含靈

海神廟禳風祈雨水陸疏文

田祖告功正資三日之雨飛廉作孽忽具四方  
之風恐懼弗勝祈禳方謹遽消拔木之暴還作  
鳴條之和敢即靈祠恭陳法食謝天地鬼神之  
大賜廣冥陽水陸之鴻因尚懇佛慈俯循人款  
收召和氣洗旱魃之餘妖霈作秋霖慰農人之  
渴望

獄室道場疏文三首

新漢代之章程務令易避驗周邦之囹圄果見

屢空樂吾民畏法之心餘 皇上好生之德雖  
一旦喜清于淹繫恐積年未免于滯冤洎擇剛  
辰汎除圜土易痛呼于梵唱受苦海為道場仰  
諸佛之慈悲憫衆生之愚暗蠲宿愆于已往悉  
與為新開障業于將來庶幾不犯其一  
獄繫俱空賴覺皇之明證緇流皆集喜妙果之  
圓成爰率具僚載祇故事更假慈航之濟永除  
罪罟之虞同千里之風期有司之不犯尚一人  
之慶庶比屋之可封其二  
繫囚相踵十年不見于囹圄空聖澤旁流一日喜

聞于刑措掃除犴狴洗滌桁楊集淨侶以咸來  
建道場而致潔梵音所發盡超痠死之魂佛會  
告圓無復沉寃之氣願終憑于妙果遂永濟于  
凡夫上符盛世之好生下便新民之遷善其三

城中禳火道場疏文二首

鄮山甫去素號樂邦回祿祝融忽焉妖孽延燔  
良久被害殊深風烈焱馳掃比屋百家之市仄  
飛烟滅失浮屠千尺之尖萬衆驚號一城震動  
幸救焚之甚至遂反火以無他然而未俗訛傳  
連朝小警恐天灾之未殄非人力之可為願集

衆緣共圖勝事招緇黃之淨侶建晝夜之道場  
廣設幡幢周行闡闡願見聞之喜捨庶禳禱之  
立成太陰施威無復黔廬赭垣之患畢方既逐  
共為曲突徙薪之謀永消焚煬之餘虞一洗鬱  
攸之氣其一

伏以明四樂土萬室連甍自泛兵燬以來无有  
火災之恐仲冬云始竒灾可驚俄劫火之洞然  
况海風之助虐民居邑屋遽化埃煤寶塔戒壇  
亦為煨燼固難逃于天教願終賴于佛慈爰建  
道場併修齋懺衆心備盡緣事告成大坑成池

長念觀音之力祝融悔禍無復畢万之妖庶一  
交于清涼當永消于熱惱其二

育王作潼川水陸疏文

水陸大齋冥陽普供報應不可算教功果何待  
贊揚江浙近年多用眉山蘓公之法東南信士  
罕見潼川楊氏之儀窮究本原具陳規範自梁  
武帝謀于誌公和尚取大一藏以有成由秦莊  
襄觀于英公禪師隔二百年而後振讀者无不  
起敬行之未得其人載惟玉几之幽深不減金  
山之殊勝况舍利光明之殿方欲繕修全全蜀

雲水之流俱來溫習將以重午之吉廣募四遠  
之人積少成多庶幾易舉自今准昔何媿前良  
上碧落下黃泉皆蒙利益盡虛空徧法界悉與  
證明以其施用之餘助此修營之費各希喜捨  
共結勝緣

佑語附

阿育王舍利寶塔夙著靈光梁武帝水陸大齋  
久嚴法供茲憑蜀道之衆共演潼川之儀勝事  
圓成群情育悅三垂十地普施慈悲六道四生  
咸蒙善利仰祝 皇上後天之算永為東南集

福之場山君海王並來擁衛緇流道侶毋怠焚  
修

持誦三經發願文

塵世七八十年心歸三寶毗盧五千餘卷口誦  
一周載惟般若之名金剛弥陀之談淨土觀音  
所說救苦為先廣示衆生之津梁尤為萬善之  
机要誓從今日更發誠心專持三經之言誠足  
大藏之數固知閻浮界內總是空華其如生死  
路頭未明實諦上則款悟明于心地次則款修  
證于西方異諸佛之哀憐使願王之滿足遂超

彼岸免墮迷途盡此衰殘永無退轉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二

四明樓 鑰大防

疏文

鷲湖已老住温州淨光疏

永嘉本邑叢林久矣上方之虛席圓悟切親孫  
子翕然大衆之傾心某人孕西蜀之竒傳東坡  
之裔臨濟震雷唱曾泛四唱裡發教揚岐金剛  
圈直向一圈中透過人言舊鷲湖老便是真獅  
子兒不煩苦作三讓辭及早為出一隻手正法  
眼要知落處證道歌重与知來江月松風復見



傳家之清白河目海口共看說法之精神若能  
徹底為人是即名為報國

丹丘周老住雁山崇德疏

雁蕩山中峯々秀繞鹿園令下箇々風流要得  
當場主人湏還這家兒子某人禪峰甚峻道價  
素高振起門風更覺祖翁顯煥主張法眼且是  
捧唱分明一離竹坡舊房坐使丹业改觀蓬場  
作戲易地皆然吞蓬透園自是平生高手拈槌  
監拂共看今日重新

皇甫道錄住玉隆宮疏

住青藜縹緲之宮久演教門之秘望錦帷逍遙  
之地豈无里閤之思况是旌陽故廬且有洪崖  
舊迹若非第一流人物難追十二君家風某人  
道價穹崇神風俊整子微晏坐風高絳闕之名  
賀監隐居宜得鏡湖之曲進登瓊宇密侍玉皇  
受 兩朝之異知領左街之要職倦游上國雅  
意西山共期紫氣之來少慰黃冠之望福地難  
棲之勝宜訪真僊遼東鶴御之歸正湏今日看  
就靈丹之九轉上俾睿算之萬年

智門蒙老住台州瑞巖疏

靦峯古刹与天台雁蕩相為長雄心聞正宗視  
臨濟黃龍不問今古况有清朝之恩渥重新室  
照之道場若無當人誰負大事某人原流有自  
器度不凡禪机八面俱當世事一絲不挂海山  
孤絕真成桃李不言道價獨高致使龍天推出  
九臯鳴鶴無意聞教一片閑雲何心出岫石牛  
兒含箇什麼主人公莫受人瞞會湏拈起此段  
話頭直与承當前輩家法九重有命四衆傾心  
幾象軼之肯來據猊床而舉唱仰延睿算掖起  
宗風

昕老住台州寶巖疏

祖師命脉不斷如絲古佛道場幾成掃地此際  
幸逢知己不妨重為開山某人宗派是當見地  
明白飛來峯下親傳佛照之燈姑蘓臺邊曾施  
臨濟之唱有如梵刹密在海邦雖云久做十方  
却是本無一物未開當來正法眼且送相試血  
肉團呵雨罵風自是叢林手段量柴教未先作  
粥飯主人不須更成三讓之辭便好來贊九重  
之壽

雪菴瑾老住天童疏

太白名山鬱乎天地淑靈之氣我 皇宸翰飾  
以雲漢昭回之光是為東南第一道場中有江  
湖數百衲子茲焉虛席孰為主盟人卓尔不  
群老而益壯動處如電翻碧落本來似雪點紅  
爐黃龍三闋家風不墜永嘉一宿出處是當况  
承靈 正宗真是心開嫡子龍湫百丈重新謹  
矩羅道場乳竇千巖振起明覺師法席鬼神推  
出江漢漫游寄言杯度孫兒莫駐雪菴老子便  
把一條榔櫪來看八面玲瓏平等慈無二兩般  
可謂去来自在普化机出一頭地却煩接納後

來舉揚諸祖之真詮仰贊 兩宮之睿算

又

天童寶坊甲于諸郡心聞嫡子存者幾人直湏  
恁麼老師來主此處法席人辨才無碍性地  
真空以雪名齋非清非潔如鏡鑑像不將不迎  
妙用全提何妨呵佛罵祖等閑拈出自然敵聖  
驚群認取乳峯舊遊來赴鄞江勤請凡我里士  
俱望足音瑪瑙坡前曾開鉄艇歸去玲瓏巖下  
佇看錫杖飛來

真濟爰老住慶元湖心疏

善解一字古佛便稱律師抗折百家南山遂超  
衆說每恨寂寥既久何幸老成出來人發菩  
提心傳毗尼教有忘已利物之志開防非止惡  
之方談不二門久接四方之雲水現大圓鏡請  
坐十洲之伽藍要令鐘鼓敲音直使湖山改觀  
石橋映月重新廣大津梁柳岸搖風顯出清涼  
境界

雲老住育王疏

達摩師踏長蘆而渡江久賴主盟之重阿育王  
為舍利而造塔佇開飛錫之臨既是當仁毋為

多遜某人拙菴嫡子佛日諸孫得髓得皮無負  
單傳之業不觸不背尚存奕世之風一自鬼神  
推出以來屢受人天作禮之供香山頂上擘開  
連理之枝甘露巖頭吸盡西江之水既已得祖  
師大意好來伴佛照老人坐斷衲僧舌頭正須  
慧力接取禪門命脉用報國恩

靈隱觀老奉勅住天童疏

海內名山最說天童法席禪林的派須還臨濟  
當家詔音一頌人心俱響人神鋒峻發正令  
全提西湖水不抵辨口瀾翻北高峯未如道行

孤聳一光一造都成陳迹三章三要正賴舉揚  
豈惟祖師槃可共作證明直得衣冠菓許同伸  
勸請呼猿洞口任他萬壑爭流宿鷺亭前便看  
一錫飛下

呂妙巖求僧疏

奉芟芻之教于茲有年栽稻田之衣至今无計  
結緣未就索價愈高異承檀越施心肯出一隻  
手遂使河沙寶塔能合百尺尖盡此報身仰資  
福利

西山行者求僧疏

山林修道豈問是佛是僧佛祖傳燈但要得皮  
得髓後來若非得度沒世不號出家須尋多寶  
如來買箇護身符子今日大長者特達倘遂圓  
成他時下版頭工夫無非報効

陳如璧求僧疏

投身淨刹于茲有年廁迹緇流未逢知己若早  
得阿堵物便可裁屈胸衣願檀越之發心盡色  
身而圖報

王妙容求僧疏

就夢說夢總是迷途傍家出家漸離塵鎖須伏

衆檀越成取大丈夫今日百梁橋頭倘遂全于  
僧相他時三修椽下當有契于祖心荷德無窮  
酬恩何限

温州北山隱清修造疏

同年翁處度邀予遊北山歷覽勝  
處舊有隱清堂俯龜亭蕪廢已久  
同遊諸公諭延福主僧俾圖之為  
作教語勸好事者

東嘉素多勝地名皆有傳北山祇在近郊人獨  
罕到訪朱處士之遺迹追蘓使君之舊遊惜當

策杖之餘獨無駐足之所神龜下闔澄碧宜有  
危亭双瀑來對隱清但存荒址欲為匠石之費  
自恨廣文之貧會聞一壑之高人共作教椽之  
佳處後或來此當常賦之

開元觀修造疏

永嘉福地滄海名城七山上應于斗杓一嶂旁  
連于華蓋凡此黃冠之宇多依東麓之隅惟開  
元之舊基有星樹之龍壇之猶在由治平之下  
徙致祝融回祿以挺災幸賴前人稍尋故步襟  
帶城郭權輿棟楹造稔歲之在今集衆緣而可

復費幾踰于鉅萬得未及于二三膳大于軀雖  
君可笑事成于志夫豈辭勞尚異墮憤醉中指  
困坐上使雕甍刻桷望如崑閬之間而寂士清  
人安于黃老之教上以贊 兩宮之萬壽下以  
承千里之百祥願啟施心共成勝處

台州棲霞觀建三清殿疏

中和卓菴始著白雲之號祥符立觀遂賜栖霞  
之名據郡之東北隅閱時幾三百載慨殿庭之  
甚隘俾棟宇之增高功非不加事或有教道旁  
卜築信三年之不成大廈忽傾非一繩之可助

雖垂成至于輒壞然不廢其何以興况元始之  
像巋然獨存信神明之力有以陰相爰啟法輪  
之設併崇仙闕之居言念芥芥一揮工徒四集  
日有囊錢之費室無織粟之儲遺照坐忘難學  
赤城居士建功立事正湏白水真人獨幸吾州  
適當樂歲所冀指囿于坐上不妨墮憤于醉中  
共捐蓄積之餘助成輪奐之美永祈道蔭加庇  
民生

化經幢疏

子城東南隅古岸幽閑處雖非道路之冲要頗

多暮夜之往來虛言相驚過者易恐寒燈一炷  
已被昏蒙小屋數椽用資休息共軫納溝之念  
款推極溺之仁爰建法幢備刊神呪庶仰憑于  
佛力用拔濟于迷途愔兮恍兮永除妖孽居者  
行者咸保平安湏募衆緣助成善利

臨安縣葬遺骸疏

葬野衣薪乃上古之遺俗掩骼埋胔寔先王之  
至思春茲壯縣之區密逆行都之側耕田鑿井  
帝力何加送死養生民心無憾夫何隱地多有  
遺骸古戰場之風悲日曛青海頭之天陰雨濕

視之慘目過者動心豈犁墓以為田因成暴露  
抑兵傷之無主弗得埋藏行道僵尸凶年餓殍  
莫窮所本祇益堪傷致死而為不仁在有情而  
安忍款人之不得見豈亡者之無知是用廣募  
衆緣共興義事櫛櫛雖小足以斂形兆域固高  
冬令就地集一方之淨侶建無碍之道場拔滯  
魄于冥途飽餒魂于清供掃除氛穢融化太和  
鬼有所歸洛縣之哭聲自絕神其來聽王忱之  
陰德可知凡爾見聞同垂喜捨

慶元府砌街疏



譙樓巨麗下臨九達之莊雲屋參差傍列萬家  
之市行塵弗斷古甃寔隳不勝硤确之多元復  
坦夷之舊時焉久矣過者病之歎集衆緣共成  
茲事既往來而步穩宜贊嘆而福生隱以鉅樹  
以松雖不及秦堤之盛平如砥直如矢尚庶幾  
周道之行

環村建橋疏

合教百源來泛越嶠沿十餘里徑下他山人懷  
病涉之憂孰有知津之問略約之設既阻于征  
途杠梁之成又煩于歲役共思累石或可絕流

建橋富平敢望杜征南之盛濟人溱洧庶無鄭  
子產之勞仰衆人心共垂樂施

妙應院募隨年錢塑佛疏

殫指開八方寶閣當知无碍神通寸艸作丈六  
金身何用有為功德若要莊嚴供養却須相好  
光明惟此精藍舊无佛像中尊方就衆力未周  
歎結萬人之緣各施隨年之數一文四字畫出  
善心十个五雙俱成勝事願垂喜捨用保遐齡  
奉化告成院造藏殿疏

奉川百里僧剎相望縣治東偏佛廬尤勝賜以

告成之號有如聞喜之名當咸平中有大檀越  
改遷勝地殿塔俱全尚惜故基頽荒日甚爰創  
興于寶藏用增闢于新規毗盧五千卷經首尊  
四部應真五百大士併列諸天營求累年艱窘  
萬狀遠逢樂歲歷叩高門舊店重開如童子聚  
沙之有漸施心一發笑龐公沉寶之無端

開元寺修造疏

甬水南隅開元巨刹層樓古甚如靈光殿之獨  
存老栢蒼然有武侯廟之遐想久之不葺寢以  
弗交廊廡于焉欹傾丹雘為之蔽暗雖已各開

于戶牖未知剖破于藩籬爰啟願心當求檀施  
矧惟寶所舊寓文場凡今日縉紳之賢多異時  
常布之士上有將相公侯之盛次為言語侍送  
之臣富貴昂來人物未艾桑下之經三宿又有  
戀心筆陣之掃千軍豈忘來處願垂喜捨以倡  
衆緣如使僧廬有再興之期是為佛法資外護  
之力益增福壽誓謹重修

白水鑄鍾疏

青山深處白水與區雖淨剝之莊嚴借古鍾之  
瑕釁款求良冶須募勝緣一轂出紫翠之間萬

衆警昏矇之病集慈妙利用祝遐齡

修董孝子廟疏

純孝著聞實始董溪之孝子英靈不泯遂為鄆水之靈神廟食至今民生知嚮屬歲時之既久致棟宇之寢頽上雨旁風見丹青之故暗東廂西序思輪奐之更新下邑見建祠豐碑甚飭城中庀役衆志所同然而費既不貲力難自給敢求喜捨以助勝緣竭虔妥靈豈特為一方祈福之地化民成俗抑將勸千里事親之人

慈溪崇壽觀修造疏

甬水名邦羽流蓋寡董溪勝趣琳宇將新胎禽巢林以發其祥元武據地以定其祉為一方集福之地夫豈偶然湏千金樂施之家可與共此雲棟雪脊倘遂有成霞禱星官敢忘圖報

建井亭疏

斥鹵之地涌出甘泉荆榛之區化為琳宇總千門而會汲盡四衆以傾依不有寶坊未稱偉觀今款莊嚴傑閣崇飾扶欄上供尊天助良因于有永下蔭寒井濟衆渴于無窮已得道人來奮室拳豈無長者為成茲事指困墮憤毋歎古人

之高風抱甕飲醎一洗海濱之陋習尚期他日  
粥飯之供普接道途靈水之流凡與勝緣咸資  
福力

妙應院作塗田疏

伏以董溪佳處妙應寶坊問著香山路頭十箇  
有五雙湏送這裡去堪笑奉川釋子一錢無四  
字要結衆人緣債主相煎塗田無幾不論已身  
飢飽願得兄弟通行空奉雖曰難成此意終湏  
有應大家喜捨不問少多好事相逢莫教蹉過

岳林寺作塗田疏

山號岳林有短李公之題額古稱弥勒乃憨皮  
袋之道坊地在奉川名聞寰宇化身千百億衆  
交現無窮列世三百餘年流傳愈盛惟我苾芻  
之侶共圖粥飯之緣眷此瀛壖素多斥鹵就營  
孤絕之處可作膏腴之區設隄防于濤浪之中  
最為難事藝黍稷于蛟龍之窟始是生涯欲得  
海安桑田除是錢流地上為憑化士往募人豪  
秋斂春耕倘遂生成之計左餐右粥永無乏食  
之憂自今以始福利有餘當來下生贊嘆未已

修戒壇疏

學佛无戒禮儀不存結戒無壇勝心難發故祇  
樹之院六十四首建道場而江淮之間三百餘  
用弘教法惟鄞川之寶雨寶靈芝之故觀出地  
層基本原一寺藏之覆釜周繞三重做轉輪聖  
王果園之莊嚴遵南山祖師圖經之制度一方  
壯觀四衆歸依中更檀越之繕修寢廣歲時之  
綿遠丹青蔽暗練宇傾歌觀發願之舊文啟募  
緣之洪誓搏手無策費錢不貲未免營求庶蒙  
布施倘捐金幣不于一佛二佛而種善根永使  
芟蕪淨依五戒十戒而受具足善緣至大福利

無邊

慈溪縣建夾田橋疏

濟乘輿于溱洧豈知為政之端建河橋于富平  
真得惠民之實惟茲近境素有修梁當濤波吞  
吐之衝亦車馬往來之要昔陳氏一時興起歷  
歲月以寢隳今董溪萬戶經營廢工材之易集  
支傾柱壞終匪良圖易舊設新方為久計既共  
由于斯道宜各啟于善心不日而成雖非鞭石  
滄海之役平步而進何殊揀天蟬螻之雄豈惟  
利四遠之行人抑亦增一方之壯觀

東湖二靈山鑄鍾建藏疏

一湖湛千頃之碧真是涵虛二靈立萬山之中  
尤為挺秀韶國師留下公案和菴主大振宗風  
幸鄉衆特与盟主有祠山來為護法鼎新棟宇  
震耀林岫會漁人捕取不減二千艘而水族傷  
殘動以百萬計念生有性脫命無門今欲撞千  
石之鴻鐘飛一輪之寶藏消除業障拔濟沉寃  
願衆施心共成勝事當使千頭魚內覺劍輪之  
在空三界光中入華嚴之妙境

龍潭法海院起殿疏

鮪埼與區龍潭勝境鬼神呵護共稱寶藏之靈  
山川翬翔寢復佛廬之盛丹青相照棟宇重新  
古殿獨傾歷百年而愈甚華榱載飭非一木之  
可為况闔境于此而祈年而精藍賴茲而為壯  
觀願投巨寶咸開倒廩之心即戒良工競致揮  
斤之力幸蒙喜捨立見崇成

象山棲靈觀起殿疏

棲霞吉壤並海靈壇徐君房求養神之芝徑行  
自此陶隱居留透瓶之井遺像儼然為千年傳  
道之區號一方植福之地頃謀遷徙寢至隳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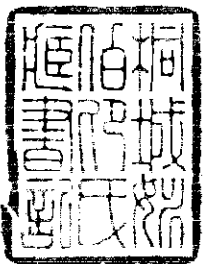
坐使殊庭鞠為茂艸茲歆昂新古迹復見琳宮  
將雲棟雪脊之煥然庶星冠霞裙之萃止願垂  
喜捨以就勝緣望島上之神仙固知難遇仰山  
中之宰相或可希蹤

黃州雪堂建思賢寺疏代桑文季作

長公之隱實在黃岡東坡之名本由白傳望竹  
樓而不遠築雪堂以定居甘為坡下老農夫自  
謂樽前狂副使武昌南岸魯夢紅樓故壘西邊  
屢游赤壁岷峨雪浪錦江春色日過乎前回望  
陵丘北山微泉時遊其上坐見丹閨若將終身

晚游四方不忘此土江山如故歲月幾何陳迹  
雖已久荒行人無不加敬頃因使節款結僧廬  
此語一聞衆心爭奮文章具在孰非沾丐于殘  
膏翰墨尚多所至流傳于遺跡 先帝親為之  
序贊遠方久重其聲名矧在吾曹敢忘師表送  
今創立一新鐘鼓之音自爾相承永為香火之  
奉惟檀越之施如墉崇而櫛比則先王之風愈  
山高而水長庶幾禹口同詞足為一段奇事

攻媿先文集卷第八十三



四明樓 鑰大防

祝文

温州修大成殿祝文教授

殿久弗葺隳蠹日甚神像在茲懼將壓焉易啟  
復新飭工伊始恐驚神靈不敢不告

台州謁廟祝文通判

東嶽行祠

泰岳以膚寸之澤及天下功利之在民物者何  
止一邦某佐郡此來伏謁周庭巖々之瞻邈在



天外神聽則近尚其頌歆

靈康行祠

惟神之祠肇于永康而靈嚮之著盛于台城乃崇寧元祀魯祖來守以神之陰功聞于朝是以有神濟之封某佐郡此來所以事神者何敢不肅祇事之始先歛祠下靈康之謁少俟朝夕惟神其鑒之

諸廟

州之民吏治其明神理其幽神之血食于此既久功利之及民者深公佐郡以來祇謁祠下吏

之事不敢不勉惟神其陰佑之

靈康正廟

王之威神震于一方疫癘雨暘罔不禳穰昔魯大父來守海邦列功于朝侯封有光公茲叨佐州祇敬靈響巋然祠庭襟山帶江千載喬木鬱乎蒼々再拜致謁肴鮮酒薌願廣陰佑保綏此疆十雨五風豐年稷穰吏責苟逃神賜敢忘

辭廟祝文

先聖

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公未知道而願學焉

羨負此邦所未底于戾者夫子之教也今去矣  
敢敬致辭然夫子之道無乎不在公之心亦當  
無乎不勉蓋夫子之廟可辭而道不可湏臾離  
也

諸廟

某贅倖此邦首尾二年：穀順成無菑无害神  
之福吾民者如此而吏之被賜也尤為不貲今  
去矣祇拜祠下非敢邀福于身願神之福吾民  
者千載猶今日也

温州謁廟祝文 知郡

先聖

夫子之道萬世所尊夫子之尊萬國所共某頃  
嘗分教今十五年奉釋奠之舊儀葺大成之廣  
殿茲叨假守尤仰師尊夫子有言曰敬事而信  
節用而爱人使民以時公雖不敏請事斯語惟  
夫子實鑒之

諸廟

永嘉內外百神咸著靈響祠神云惟王威德著  
于東南某頃嘗客授祈報已受賜 海神云惟王勲業  
冠于唐室 盛德著于是邦屢矣茲馬假守獲共香火之奉今歲旱灾甚廣

獨吾州有年神之賜厚矣國家張官置吏凡以  
為民祀典所載亦惟有功于民者祀之秋氣方  
中岌々然以風濤為憂愁霖未止願函聞霽以  
全農功其不敏竭力以祇王事惟神有以相諸  
幽則吾民其庶幾乎祇謁之初敢敬以告

祭酺神祝文

惟周禮族師之職春秋祭酺鄭康成云蠧螟之  
酺慶曆之制有蝗蟲則祭熙寧議臣欲每歲春  
秋行禮終不果行及閏五月丙戌以蟲螟為害  
祭以致禱賴神之賜隨即衰息茲當晚禾秀茂

之際又有食其心者士民以前日之靈異來請  
不憚再瀆復舉斯典詩云靡神不舉靡愛斯牲  
而况明神見之禮經著之祀典專職于蠧螟者  
更不敢辭其勞神其不倦于應俾田祖之神畀  
之炎火以全歲事于垂成不亦休哉

辭廟祝文

先聖

嗚呼聖人之言可寶萬世而况吾夫子集大成  
而又拔其萃者乎夫子之言曰道千乘之國敬  
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公不肖試郡以

來伏謁之始固嘗請事斯語。免萬一由是得  
二年之間。田里相安。今去矣。敢以展謝。四五年  
間。十修釋奠之禮。願瞻廟庭。不忍既去。若奉々  
願學之志。又非止乎此也。

諸廟

惟明神福永嘉之民々之。謹奉香火于茲有年  
矣。某試郡。此來荷神之休。凡有禱祠。無不響答。  
今歲尤幸。十雨五風。以迄康年。晚禾闌雨。不免  
煩瀆。秋高氣清。忽雷膏澤。豈么麼能動神聽。蓋  
千里之幸也。史之撫民。不過二三年么。奉々此

邦無異鄉社。今去矣。既謝靈貺。神其加惠。斯民  
于無窮矣哉。

工部加贈樊黃祝文四首

國家藏事于南郊。大賚四海。以叨列朝籍。贈  
先考為中散大夫。嗚呼。惟棲氏世有積德。衣冠  
相襲。既百三十餘載矣。自曾大父金紫而下。階  
官至朝議者三人。俱不及生。登五品。昂我先考  
歷仕幾一甲子。謹慮周密。始終無玷。闕官簿。益  
高壽七十有六。而束于新制。乃今而浚。得之仲  
兄。既不勝喪。遂不得同致卹典。樊黃九京追痛。

因極伏惟昭鑒歆茲寵渥

某伏自淳熙十四年七月假守永嘉辭拜堂下  
聖朝恩賚動及泉壤先君贈典乃至乎八前四  
者固嘗燔黃以告矣 今皇帝登極已而某遷  
秩中奉又遇明堂大禮累贈先君為正議大夫  
今者某由權吏部尚書丐郡得娶按故事以請  
于是遂有正奉之贈歸掃松楸淚沾宿艸敢以  
四告併侈王恩惟我先君位不稱德積慶流衍  
十年之間寵渥踵至不肖子某蒙被遺澤年除  
歲遷寢逾分量垂逃謹呵得遂一歸皆先君之

賜也尚惟祗服命教以佑我後人于無斁

惟 皇帝御宇之四年親祀南郊霈大澤于天  
下追榮之恩普及泉壤於乎顯考積厚流光某  
不肖祗服義方憑藉陰佑幸不墜門戶以為先  
君羞十有四載之間告第燔黃至是而九茲敢  
以宣奉大夫之命荐于瑩域願瞻松楸音容如  
在尚惟歆鑒式綏寵渥

伏自嘉泰三年郊祀大禮考加贈銀青光祿大  
夫妣加封安康郡夫人恩命未頒顯妣遽棄諸  
孤憂苦摧割未遑藏事去歲 天子宗祀合宮

又贈考金紫光祿大夫妣安定郡夫人嗚呼顯  
考捐館于今一十有六年告第之典至十有二  
今既視秩天官追蹤曾祖顯妣克享上壽石窀  
啟封至再至三康寧考終存更大郡餘慶所暨  
燕及孫曾世受國恩存歿俱幸惟是奉顯妣色  
養之久近經初忌又首行燔黃之禮公等不勝  
哀慕之劇謹併以四告三黃展儀塋下

移長汀菴祭告祝文

三代并陪葬位

某等罪逆酷罰母氏大寧郡太夫人汪氏傾逝

伏自淳熙十年先考葬于長汀祖庵之後是時  
即議少遷家舍回循二十餘年茲以母氏卜日  
合祔移菴于左敢先奉祖考神主享亭庶免斤  
斧工役驚動神靈俟新菴之成復還廟室伏惟  
鑒察密賜陰佑俾大事克修公等不勝哀痛感  
激之至

先居工部

嗚呼先考之葬二十餘年矣骸魂安靜子孫蒙  
休久議遷移祖菴不敢輕易天禍我家母氏大  
寧郡太夫人以正月九日棄諸孤攀號擗踊痛

割何極某等忍死力貧已預卜十二月八日丙申奉太夫人之喪祔先考之墓將以次月二十二日丙辰解屋填基伏恐驚動神靈先于今日設祭昭告惟我先考默相大事使區：孝誠早遂素志永奠二親九原之居不勝悲痛感激之至卹典將頒燔黃未果寒食之節以凶服不敢墓祭挂幡追薦併惟歆鑒痛吾母之不及見也

土地

先祖少師之葬建立菴舍今八十年其鎮安松楸俾佑存歿惟神是賴茲以母氏大寧郡太夫

人之喪將祔于先考光祿之墓預卜吉日遷菴于左方伏恐有冒明神謹用昭告奉神位預就西廂俟工役訖事別當築室安靈永祇香火惟神鑒察尚陰相之

畢工奉安神主

長汀建菴垂八十年物各有教撤而新旃顯考之藏安康合焉惟此舊基實蔽新阡忍死竭力徙于東偏土木初興神主告遷茲焉訖役奉以言旋再髹新位敬書揭虔捨舊逆新馮依永傳佑我後來慶系其綿

鄉校奉安先生祠堂祝文 代工部

惟我曹祖以右學起家不務仕進退而教授鄉校一時名公橫經授業最為盛際里人推本文風之所由興相与祀于學有年矣近又請于郡願徙祠東序以致尊尚之意郡太守欣然送之遂為四明美事衰族与有榮焉粵子孫不敢以是勤鄉曲身任其責堂宇一新像設嚴備其卒子弟祇拜祠下以妥先生之靈世蒙餘休惧弗克稱繼自今歲時瞻敬其勉進家業惟孝惟友以庶幾先生之風以無負里人之意惟先生其

鑒之

立 皇太子祭諸祠祝文 以下代温州守

皇帝惟宗祧之重豫建 太子以固國本爰推恩沛惠綏萬方凡郡國大小之神有功及民者命長吏咸致敬焉惟神廟食茲土法應得祀謹消吉辰 一作謹 奉酒醴牲牢以薦馨香神之聽之相我千里之民自今無或有旱潦疫癘之灾仰以咨上之賜俛以為邦人之休頌不在茲乎

海神廟祈謝祝文

祈雨五首



惟神相唐君早作霖精爽凜然廟食歲深民以  
早告吏寔疚心累齋致禱罔或弗欽願沛膏澤  
視古猶今庶幾歎愁爰為謳吟

海邦之民神所勞驕陽傷農下無告吏實不肖  
心是悼三日再瀆神勿躁旱魃既虐風亦暴吹  
雲使醜氣不冒平疇良苗日就燥安得上天陰  
雨膏神兮至靈隨雨禱牲牢馨香敢忘報

夏旱致禱神既應之驕陽復興寔慙再瀆暑氣  
日甚嘉穀將槁吏無所告惟神是求願為甘露  
迄成歲事靈應益彰報敢後哉

頃歲夏旱秋而得雨農功雖失當收桑榆惟今  
之災秋晚未已千里內外日以告病間有火驚  
无敢安處麥不入土後日可憂瀆神再三願豈  
得已願為膏澤拯此疲氓

三時務農以神為命雨暘不若隨禱輒應農事  
既間人亦少休早暎告病惟神之求連甍而居  
甘井枯竭宜寒而燠疫癘將孽神茫斯民尚聽  
禱祈三日之霖拱而俟之

迎神像行道祈雨

旱灾致禱雖日造于靈祠甘澍愆期意尚虧于

舊禮願同佛像周歷郡邑列處黃堂慰萬象瞻  
依之切悉裒緇侶盡六時諷唎之勤庶神力之  
益彰俾雨師之速應人而致者神其聽之

謝雨四首

夏旱而雨功歸于神么安厥居蓋亦未幾秋陽  
為虐于々復來不以為瀆而不我聽三日之澤  
如響應穀苗興勃然一稔可待神之賜也敢謂  
偶然敬拜于庭神其來格

神居是邦民之司命曰雨曰暘來禱必應亢旱  
既久千里告病迎處黃堂用彰禮敬人心惶々

神實來聽以陰以雨不俟穹崇肅神之歸如初  
之迎竭虔妥靈牲酒斯盛或言海氣則風之證  
祈佑農功俾終有慶

秋日亢陽正此無告海風助虐其何以堪吏之  
不德不能銷去精祈未既靈既已昭神之愛民  
若父于子隨禱而應是烏可誣尚請于朝以伸  
陽報

旱灾之餘人心易恐雨小不應千里磬々雨不  
甚恐惟是恃衛公精爽凜然如生膏澤雨雪闔  
境告足率屬來謝其敢不虔尚異時若以沆稔

歲

祈晴二首

惟神廟食之久于民有功曰雨曰暘調護無爽  
吏政寔愆致此陰沴雨雪不已畝耕未能怨咨  
無告惟神是賴毋以吏故而害于民廓清頑陰  
使遂開霽吏敢不勉重為神羞  
春耕畝雨多則告病人既無厭神亦難應然念  
此邦倚神為命淫霖未易陰沴日甚嘉種不蘖  
汨于深淖東作苟失曷為農慶日在甲子占匪  
休證驅斥雨師惟神之令有禱于茲神其來聽

謝晴

春霖太甚良農病之吏求于神日俟嘉應上勤  
宵旰德音四馳曾不淹辰廓清氛翳回視四野  
物々昭蕪神寔相唐功著千載燮調之妙又及  
我朝曰雨曰暘尚期終惠

祈雨雪

惟茲東嘉歲事屢愆神厚其賜書大有年農隙  
而旱敢瀆神听泉竭麥枯人亦告病歲云暮矣  
煖然如春又恐疫病重困吾民玄雲滃興密雪  
交下益以霖霖潤及原野是在明神不勞餘力

倘終此之何以報德

謝雪

冬溫不雨為嗣歲憂致禱于神靈應如響微雪  
歆作先集于霰報神之賜庸有既乎

發海舟

郡祇天子命遣巨艦數十艘由海道以成四明  
惟神廟食此邦靈應如響願陰相之俾往來鯨  
波如乘安流無有驚畏則所以報神者敢怠哉

穰謝颶風三首

永嘉灾荒首尾十年今歲之稔近所無有時暘

時雨神賜實宏秋霖未已害我穡事積陰之久  
或致颶風窮民易驚愁嘆相屬垂成之賜惟神  
是依驅除雲師使見白日風伯退聽鳴條不聞  
倘終惠之其敢忘報

魯有爰居止于東門展禽曰今其有灾乎是歲  
也海多大風先事之占有可信者此邦歲苦颶  
風邦人畏甚春有飛雪以秋為期暑雨未休深  
恐馴致惟聖靈響千里其依是用祇謁祠下預  
罄祈禱曰暘曰雨神已佑之于前其終惠之沆  
我穡事

吏實不肖無功于民神曷茫之隨禱輒應反風之感雖曰偶然如神之靈吞既昭甚震風凌雨一昔掃除祇謝祠庭莫敢不恪

龍女廟祈雨祝文二首

旱潦有教天實為之千里之潤神寔司之歲以旱告將困吾民天高難諶用求于神幽蟄奮起霈然膏澤俾成豐年何以報德

又許修廟

靈既在民廟食久矣靈雖不渝祠則甚圯旱禱未吞或在其是吏職養民視飢猶已神相于幽

休戚共之顧嘘玄雲沛澤千里何以報神葺祠舊址丹青相輝棟宇豐移神之聽之誓有如水  
二龍潭請聖水祝文

歲以旱告靡神不舉百穀方仰于膏雨神龍猶卧于靈湫爰遣屬僚修郡故事仍將緇流諷悞致禱挹彼注茲雖曰聖水一勺之多賦靈于中端如太山膚寸之潤三日之霖將于此乎求之神尚肯山慰此渴然望

迎四龍王行道祝文

深山大澤是生神龍旱暵為灾迎之幽宮聖水

一勺神在其中甘霖未施吏罔措躬旄旒幡幢  
往送紺容願驅秋沴回祿祝融願呼群靈屏翳  
豐隆尊居黃堂指麾成功膏雨浪々黍苗芄々  
策勲而歸報神何窮

中子山龍潭請聖水祝文

記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然惟神龍所居則膚  
寸之雲雨輒應之郡苦亢旱祈禱之禮徧于群  
神雲出相望膏澤未下竊惟中子山一郡之望  
真龍之所居也謹命縣大夫修敬靈湫勺聖水  
以伸誠禱願興雲霓沛以甘雨以慰渴想以蘓

千里以示神應于無窮不其休哉

九龍潭請聖水祝文

神龍之居實為靈山旱憂吾民神不得閑泛人  
之來奮起幽蟄來即公堂杯水可挹玄雲四興  
千畝含滋為此澤者非神而誰求之于初萬目  
所矚于以將之其敢不肅神乎既居願安幽宮  
節宣雨暘相与屢豐

平水王禱旱祝文

亢陽為虐方憂誠禱之未孚故老有言始寤靈  
神之在迹謂護國通天之跡有濟民惠物之功

比歲以來幽祠寢廢既上雨旁風之未免何西  
廂東序之足觀雖吏民已謹于祈禳而守宰久  
愆于禮敬早既太甚咎或在茲聞之惕然其敢  
寧止爰陳菲奠未謁明靈伏願矜小已之寡聞  
憫斯人之無告沛乎百里之潤為之三日之霖  
誓率旄倪益謹牲牢之報且今棟宇聿觀輪奐  
之新

郭先生廟祈雨祝文

雖茲斗城先生卜之歷千百年民用安之亢暘  
有禱神人聽之廟貌之崇後其圖之

祭勾芒神祝文二首

正月惟閏既望始春甘雨霖霖土膏墳興祀牛  
于門協氣是迎司我穡事惟帝与神歆此菲奠  
用介豐登

維時發春盛德在木帝實生之神實輔之乃祀  
土牛用介穡事其尚居歆以迄康年

春賽諸廟祝文

惟神功利及物廟食此邦維之暮春聿修歲祀  
涓辰致潔徼福于民神之聽之惠我無疆

王侍御謁廟祝文

先聖

夫子為中都宰一年而四方則之後世徒知誦仰而不得聞致化之由惟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愛人聖言如丹中都之治或其在此某宰郡之初敬謁廟庭佩服前言以送王事惟王其聽之

諸廟

其祇天子命來守茲土視篆之初首修敬謁千里之內王事寔繁公雖不敏敢不勉竭以圖濟集若水旱癘疫有非人力所及者惟神其佑之

外祖焚黃祝文二首

惟天子再祀泰壇惠澤均四海公蒙先訓遺德官在朝行獲以通奉大夫之命告我先君弟嗚呼八珍之養不及于生前三品之恩徒加于身後霜露之愴昊天罔極匪敢以為寵榮也

某去年蒙恩再任知泉州除敷文閣直學士以故事贈顯考為宣奉大夫是歲冬又以郊霈贈左光祿大夫顯妣贈新安郡夫人某薄陋徒以憑藉遺訓叨職西清澤及幽壤而三年闕山弗克奉告第以至墓下易帥江右賜對使朝 聖



恩優渥許過家上冢而行展省松楸焚黃以告  
生前祿養痛三釜之無返身後恩榮愴九京之  
何及音容如在尚其頌歆

畢文簡公祠堂奉安祝文 台州

興國之初台為王土擢公朝行首綰郡組宣暢  
皇風蠲除虐賦去厯華途為公室輔遺爰一方  
美談千古君子人欽 章聖天語迺昔尤 建  
祠黌宇遺像未設闕典思舉傳之番易冠佩容  
与道貌睟然爭先快睹公去二百年叨繼前武  
敢曰尚友庶幾趨步于以奠之揭示儀矩曰士

曰民惟敬惟恭

鄉校序拜奠謁祝文 代鄉人

先聖

夫子于鄉恂恂為先鄉人飲酒後杖者出正月  
之吉敬拜殿庭退序長幼仰遵聖訓茲与鄉人  
飲酒以齒謹以清酌薦邊式陳明獻

兗國公

惟公亞聖苦孔之卓非禮弗動不改其樂願言  
晞之敬拜于學茲与鄉人飲酒以齒釋菜于先  
聖謹以薦邊之禮配陳明祀

鄒國公

學以明倫孝悌具申徐行浚長舜子何人鄉黨  
尚齒遺言是遵茲与鄉人飲酒以齒釋菜于先  
聖謹以薦禮配陳明祀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三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八十四

四明樓 鑰大防

祭文

孝宗皇帝靈駕發引祭文同侍從

維紹熙五年歲次甲寅十有一月戊子朔十五  
日壬寅具位臣某等伏覩 哲文神武成孝皇  
帝靈駕發引臣等謹于道左恭陳薄奠攀慕  
龍輶臣等謹泣血頓首死罪言曰恭惟 尊號  
皇帝道全德備仁熟義豐 列聖儲休承 藝  
祖神明之胄中興垂統紹 高宗揖遜之傳亶

超今冠古之資妙旋乾轉坤之畧高出百王之  
表規恢億載之圖若孝德之大成蓋聖人之未  
有永惟四海之養仰奉 兩宮之歡以萬乘之  
尊躬行舜慕以三年之久新執堯喪釋神器而  
不疑事慈闈而盡禮方且凝神泰極介壽無疆  
乘飈馭以上賓攀龍髯而何及千官號慟兆姓  
悲摧茲當同軌之期既庀因山之役臣等叨塵  
班列夙荷生成痛靈駕之莫回俯壽江而歆濟  
同傾丹悃敢薦芹誠臣等無任號天摧絕哀慕  
感切之至臣等泣血頓首死罪謹言

祭龔叅政文 茂臣

嗚呼哀哉先生之生殆不偶然先生之用人則  
望焉先生之貶自古有此先生之亡則天道亦  
不可知矣嗚呼哀哉尚何言哉聖度如天斥者  
多還使先生少湏史母死且少北矣而何朝露  
之遽先嗚呼禍福之交處之晏如疾在血脉而  
居非人之所居以馬伏波之堅壯猶不堪飛鸞  
之墮况養嫡埋玉之痛雖有鐵心石腸能無動  
乎斯人也而有斯禍茲非命夫茲非命夫某受  
知先生十有七年出入東閣託身陶甄既驚嘆

于云亡又哀夫父子相隨于九原也聞旅視之  
言歸愧生芻之闡然向風一慟有淚徹泉

祭謝樞密文廟然同寺監丞簿

丹丘之境上應泰階名德輦出未躋公台惟公  
特起抱負奇才遇事風生游刃恢、一言寤主  
風雲壯懷含香蘭省裁豸栢臺言聽諫行天顏  
屢開青霄直上富貴窮來洪樞運動大政參陪  
謂當自此趨藥監梅天乎不淑梁壞山頽上意  
震悼生榮死哀么等叨列周行屢登翹材劍佩  
儼然公安在哉乃列斯毅乃酌斯蠶天辭一慟

我賜九回

祭王丞相文准同郎官

嗚呼魯公氣脩才全結知三朝運逢半千紹  
興之季已任諫垣敷歷中外再歸日邊魏  
壽皇尤急親賢知公日深擢之逆聯憂國致  
愛君拳、無喜無愠不黨不偏若不勝衣似不  
能言臨机輒斷詩君最專愛惜名器避遠權勢  
旁求髦俊坐鎮浮僂其崇如山其澄如淵罕輔  
七府十有四年跡縫藏用海晏然縉紳儀大典奉  
以周旋無器可名靡勞弗宣經綸未究精力未

愆名遂身退來歸林泉舜六命禹龍飛御天甘  
盤舊學盡歸帝前上意傾屬虛左待旃嗚呼慶  
門多故天命不延羸博痛念風木悲纏竟不勝  
喪一病弗痊 兩宮震悼四方驚傳公等叨列  
卽更久与陶甄絕望衮衣阻拜新阡敬以菲奠  
遠致几筵矢哀以詞有淚如川

祭羅樞密文 點

嗚呼天之生才足用一世如公之生為國之瑞  
氣勁而和色溫而厲立登要津以學自致年不  
可及衆推大器疊々九遷逼以富貴而公謙虛

得寵思畏樂善貪賢惟恐弗至公尔忘私力拯  
時弊憂深思遠語輒啟欵論事剴切无所顧忌  
退省其私不改端粹謂如若人宜居大位 上  
以舊學春寵尤異擢貳西樞望以經濟才五浹  
旬一疾而逝天胡不仁孰主張是賦以宏才登  
之兩地乃遽奪之哀哉殄瘁平生無玷俯仰何  
媿母方遠歸子不及侍公之齋恨有此一二某  
等仕同班列情均兄弟同寅協恭相勉忠義比  
日扈從尚得聯騎一宿九原驚悼喪氣潭府方  
新賀弔相繼矢詞寓哀痛哭流涕

祭趙觀文文彥適

惟我朝之天族兮分銀潢于仙源極富貴于承  
平兮盛人才于瓜瓞之繇仰高帝之子孫兮  
固龍種之不凡惟我公尤為傑出兮擬儒科于  
妙年初小試于簿領兮騰政譽于瀛壖葺水利  
于不朽兮兩舟之濟人不知其幾千由宰縣以  
佐郡兮敷名上徹于細毡阜陵畀以三輔兮  
藹遺愛之流傳生不畏于強禦兮下撫恤于黎  
元鉏積蠹之狡穴兮伸累載之幽冤將使指于  
諸道兮振風采于兩川一介不輕取于兮信靡

勞之弗宣出藩入徙兮擢文章之逆聯當紹熙  
之末年兮鯁論至于駢肩公寔領袖于時髦兮  
心鉄石而愈堅剖群情之危疑兮方憂夫杞國  
之天發大計于丹衷兮皇天后土實臨公之一  
言彼頌梁公之取日兮謂咸池与虞淵未若公  
之善断兮定策于萬衆之先進忠謀于長樂兮  
又送容于平勃之間覩大明之繼升兮措世于  
泰山之安无官可以酬公兮視政路之清班備  
君子之勞謙兮推勳名而弗專望蜀道而再登  
兮兼制閩于帥垣服袍帶而携琴龜兮追軌躅

于趙張之賢方讒邪之競起兮若蜩蟬之群喧  
馳睿旨於萬里兮俾書龍飛之末與顛陷宗臣  
于固測兮將于此而求旃孰知公方平心直筆  
以進兮无一語之黨偏守陪都之管籥兮歸佚  
于棹間繙萬書以自造兮若將終其身焉痛妖  
孽之肆行兮哀凶鞠頑而盜大權又妄興于兵  
端兮致塗炭于三邊公雖身在外兮切憂時而  
拳々豁天地之開闢兮更漢化而改弦起大老  
于海濱兮詢黃髮而罔愆屈故事而不得共政  
兮為帝師于經筵俄引疾以告歸兮返錦里而

名全猶薦賢以報上兮又問東宮之新編曾經  
濟之未究兮忽一疾而不痊邦國為之殄瘁兮  
惟我十倍于哀纏悵登門之雖晚兮 幸接武于  
甘泉頃丐外而投閒兮公亦來問舍以求田登  
百尺之樓兮十載奉公以周旋約五日以往還  
兮澹若水而無間然酒三行而慕再戰兮望之  
者或以為仙時抵掌以劇談兮若相和之麈尾  
忝賜環之同日兮祖生先我而著鞭我方困于  
沉疴兮尚蹉跎而踟躕陪露門之進讀兮又聯  
鑣于九閣公既扁舟而東下兮謂將相隨而出

閔乃匏繫而不得去兮徒尺書之翻、謂獨居  
而無偶兮幸蚤歸而毋留連荷公之心相知兮  
夢日繞乎故園何天之不憇遺兮素塵區而蛻  
蟬念吾母之窀穸兮公之賜及乎九原感二子  
之受知兮正禮舉于後而公山舉于前繫龍門  
之高峻兮殆吾父子之宿緣何雲翰之未軋兮  
驚身世之遽遷寄薄奠于總帷兮慘東望之風  
煙尚乞身以挂冠兮朝執紼于南陽之阡相距  
才四歲兮亦豈久于人寰爰天心以致辭兮灑  
哀涕之潺湲

又葬事

惟公操厲冰霜忠貫日月東西惟命險夷一節  
求之古人蓋以安社稷為悅者也功成不居棊  
間道尊更化還朝進讀露門人望雨歸尚秉政  
机難進易退竟歌式微送公江干歎隨出閔匏  
繫于茲夢寐故山寄轂促歸相從暮年我未得  
去公已登仙疾不及問喪不得慟尚期執紼少  
展悲痛抗章乞身六請未俞聞公窀穸哀不足  
而媿有餘亟遣長孫往致芻奠東望佳城老淚  
如濺



祭趙侍郎文粹中

嗚呼惟公族系盛于山東貂蟬夙烈衣冠所宗  
建炎南渡名勝昂顯源深流遠古今貫通父子  
兄弟師友磨礪惟公問學俊氣如虹詞場策勲  
雁行雖一登朝班雅望已崇上嗟見晚眷意  
日隆年除歲遷龍飛雲泛容臺道山螭坳儲宮  
瑣闥批勅仇然獻忠天官詮綜姦弊一室論議  
泛厚古人追蹤遇事敢言執節始終煌煌藝  
祖配天其功東向之議公論所同引經據古昭  
若發蒙言雖未用後當折衷出守池陽吏凜民

雍自茲倦游冥々飛鴻僧坊簫瑟暮鼓晨鐘人  
不堪處公方冲融卷不去手圖書縱橫顏筋柳  
骨翰墨尤工一觴一咏其樂無窮四明尚齒猶  
存古風雖有鄉老亦賴寓公々居其間俯首鞠  
躬人化其德事之滋恭慶霈既頒盡還故封宜  
對宣室自茲登庸胡為小疾藥石弗攻一朝傾  
摧如千丈松某等辱居里閭許入社中登臨獻  
歌樽酒從容回首不堪頓失兩翁遺像儼然素  
髮方瞳有酒既旨有肴斯豐公乎來乎淚如奔  
洪

祭莫侍郎文 叔光

嗚呼國之用賢夫豈易然哉德如公而壽不延  
稟資中和宅心靜淵決科者三其勇無前朝行  
恂：似不能言義有不可論正而堅壁水道山  
柱史掖垣揚歷清華斤：十年直如朱絲思若  
湧泉簡知益深擢居右銓進也未央何疾之綿  
方將引歸朝露忽先一子秀蕋衣鉢有傳公固  
無憾人誰舍海矧如我輩俱忝官聯不見幾何  
遽驚蛻蟬相率未真尚陳豆籩公能來乎有淚  
如川

祭陳閣學文 居仁

惟公少馳雋彀晚以文鳴德望浸隆俊偉光明  
海內孰不知仰而知公之深者非至親不得其  
真情蓋公之性資渾然天成如渾金与璞玉器  
用莫得而名故人知其坦蕩：而不知其日用  
之槩獲人知其無不可而不知其胸中之涓涇  
其治郡也但見惠利之及物而孰知鋤姦之若  
談笑其立朝也但見文章之經國而孰知獻納  
之出于忠誠以是舉世稱其長者士夫以為儀  
刑周旋五州有衰之愛盾之畏出入四朝有惠

之和夷之清嗚呼人不為不知而知之不盡才  
不為不用而用之未盈可以穆天緯而謀王休  
可以運樞極而秉鈞衡於皇 孝宗知公至矣  
謂使是人而坐廟堂自然安靖而和平大哉王  
言大用之意已形天胡嗇之殊遷之命交臂而  
失十年外庸身益遠于斯廷 皇上趣歸既及  
帝京衆心顛々謂今必用矣而一疾困之身歆  
進而不能君門咫尺而成萬里舟歆至而風引  
去于蓬瀛奉祠而歸人已缺望猶庶幾復起而  
為蒼生豈知到家才越信宿而千丈之松已傾

矣親黨為之慟哭遠迹于烏嘆驚天蒼々而難  
問遂將埋玉壁于泉迥高耶某生長外家少公九  
齡挹叢桂之芳潤攀紫薇之餘英相与事諸舅  
如諸父而中外親密如一門之弟兄卒不歆于  
情話徒追痛于幽冥朗々百間可以安享于上  
壽乃不待一日之寧登虛堂而進拜悵遺像于  
丹青銜悲送公鬱々佳城舉一觴而致真不知  
涕淚之交橫也

祭史敷文文 弥正

八行之孫三公之子術業傳家公實似是小試

詞場再拔其萃才名已昭而久一第入丞大農  
蘭省攝事持節擁麾而至可紀太師年高貳卿  
即世相公煌々惟公是倚拂衣賦歸一則以喜  
周旋數年先意承志一旦執喪不堪哀毀窳窳  
之奉杖而後起遂抱沉疴忽若蟬蛻使假歲年  
頽何止此嗚呼長才蓋棺已矣公等託契素深  
游泛晚歲持憲者五邊隔生死存誠觴豆茲乃  
來祭感今念昔相向出涕

祭王侍御史文伯庠

嗚呼公之學術能世其家公之操履終始無瑕

出遇聖明風雲千載正色立朝藜藿不採退居  
里門善刀尚藏天子念之起殿大邦夔子萬里  
蕭然一舸尚無圖書安問蜀貨一來東嘉益見  
真清愛民戢奸郡政向成公病已侵公志益壯  
孜孜于民以至屬纊閭里相弔老穉涕淚正人  
之亡善類疇依精爽如生尚歆薄奠奉公之喪  
不敢不勉

又同官

惟公少年有場屋聲晚登霜臺四方威名出入  
蜀門清節著稱凡我士夫想望典刑一聞公來

奔走出迎待人之謙與人之誠相顧歎仰如見  
古人孰不自勉以事父兄郡政一行風采已新  
庭訟无留日益精明恂々拊摩薰然慈仁時濟  
以猛宿奸震驚博洽諒直如劉更生剛正廉介  
如宋廣平此真吏師所願奉承盛德如公宜百  
其齡天胡不仁奪我老成飲泣巷哭嗟歎相聞  
矧在僚吏若何為情卮酒未酬悲涕先傾

又路祭

嗚呼公之來兮雙旌紛馬輿兮往迎公之去兮  
丹旒慘千里兮相吊曾日月兮幾何樂何少兮

哀多歎攀轅兮執紼交歡謠兮悲歌嗟若人兮  
宜久蹇何為兮中壽巷哭兮失聲紛雨淚兮如  
溜設祖祭兮道周奠車杯兮泣柩瞻望兮弗及  
此恨兮何究甘棠兮岷碑尚千載兮不朽

祭薛寺正文 季宣

嗚呼天之不佑斯文耶如公之道學而施不昌  
天之未歆平治耶如公之宏才而用不彰議論  
之醇操履之剛根六經而貫百氏闡微言而蹈  
大方破千載利歆之謬妄掃諸儒章句之披猖  
蓋書无不通事無不練一話一言皆絕人意表

橫驚別驅窮力幻眇而究其旨歸貫之以一初  
無相去之尋常施之政事著之文章真所謂不  
見其短又惡知其所長者也斯人也而不及中  
壽福善禍淫之道奈何乎蒼天嗚呼公之歿名  
海內所尊然形之于外者不苟徇乎衰俗之見  
蘊之于中者人亦莫究其所存故不知者以為  
徒剛而已爾而知之者亦惟稱其直諒而多聞  
知公之深不過幾人言之則大而似夸矣尚何  
言哉相向而哭失聲者蓋嘗登公之門者也危  
酒之真相与悼善類之不幸一哀而出涕又何

止為薛使君而已耶

又辭靈

某登門最晚受知獨深人之云亡百身何贖解  
組東去莫与執紼英爽如生諒歆菲誠知己之  
報嗟无及矣尚行所知毋羞九原淚盡辭窮嗚  
呼哀哉

祭鄭龍圖文 伯熊

嗚呼和氣生物本無偏頗唯公之生得之者多  
德量淵澄而不見其涯淡性質玉粹而不勞于  
琢磨其形于文也渾然天成而上軌于周漢其

進于道也怡然理順而深探于雄軻与之游如在春風之中登其門如入泰山之阿是非至明而函容不顯其進退至切而雍容不見其他至于蒞官則有不惡而嚴之風憂世則有哀而不傷之意發而中節茲又皆其所以為至和者也外庸既積物望采重是當羽儀天朝登進法送獻納論思而格君心輔贊弥縫而藏諸用何皇天之不憖忽兩楹之真夢仰絕識之超詣豈死生之能動惟慈母之垂白反銜哀而擗踊雖行道而心折矧為公之伯仲者耶公等登門最

久涉學昏晉時樞衣而請益或執經而折衷聞公之亡相与嗟痛喪不得束芻而酌葬不得執紼以送馳菲奠以寓哀徒向風而一慟

祭呂太史文 祖謙

嗚呼才難之歎豈謂凡才治不如古亦云久哉思得一人庶幾于此才非不多未知孰是必有學窮本源行有根底古今貫穿而守之以約規模宏大而不遺其細議論正平而得事机之要人物兼取而無愛憎之累表裏如一俯仰無愧若人者夫然後退可以為後學之師表進可以

居朝廷之大位觀斯民之小康抑吾道之不墜  
惟公其人歟胡為抱道而不得試也嗚呼天之  
生公其亦甚難而不易賦之德而嗇其壽誘其  
衷而不使伸其志蓋天子欲用而公已病、不  
可以有為矣卧家優游而足以矜式于一世何  
疾困之夙昔而逝嗟此數年凋喪善類天乎天  
乎又奪吾大賢是真可為痛哭流涕者矣、等  
登公之門嘗聞餘論之一二顧平時師仰之不  
暇尚何敢知公之而至詩不云乎人之云亡邦  
國殄瘁抑公其人也相与設奠而哭以斯文是

豈曰吾徒之私意也耶

祭呂寺丞文擬之

嗚呼澤父百夫之特學博而通文麗以則雅量  
鎮浮長才辨劇妙齡世科幕府婉畫乘邊二年  
日著叢績分行闡風再登上國入奏帝前漏下  
教刻論事滾、濟以亮直康節之學茫昧莫測  
君得其傳若教白黑往古未今可驗可索上意  
響合動容歎息曰卿母行其在予側俾丞外府  
始有朝績雁序橫飛家穀赫矣行且用矣何喪  
之亟向也聞君才氣無敵造入修門已見病色



惟我同僚得友三益每懷私憂勉親藥石戊辰  
之朝未疾俄得徑走君家已云易費嗚呼天与  
以才而壽之嗇秘此絕學不使究極樽酒論文  
談笑翰墨俯仰之間已為陳迹岷峨西來萬里  
泛宅今將安歸行道嗟惜難兄乞州經紀甚力  
庶幾孤嫠同此休戚公定交雖晚義深匍匐遇  
哀一動涕淚如激

祭從舅汪制定文大辨

嗚呼惟舅甥之間予固曰至親粵我之於諸舅  
予有異于他人蓋生長外家予非一朝一夕之

積公亦依于伯父予自齧齧而為羣飛黃看鞭  
予媿駑馬之弗進一日千里予悵奔逸之絕塵  
無詩不酬予无樽酒之弗与琢磨至切予亦游  
鳥息鳥而是均迨公之鼓篋上庠予我亦繼薦  
于鄉老喜南宮之接武予相与賜第于楓宸情  
好益篤予幾類于同氣年不相遠予亦忘其分  
之卑尊仕于百僚之底予氣出萬夫之上小試  
以事予無不関于細糴之聞逢此百罹予凡三  
仕而三已鼻間栩栩予眇軒冕于浮雲不負臨  
賀予反貽怒于柄臣引經誦律予又以激僚友

之紛紜卷懷于家兮志則在于當世沉酣經籍  
兮益以探聖賢之深醇進于朝兮可以使藜藿  
之不採居于外兮可以使功利之及民投以所  
問兮惟明時之所用此公之所自許兮人亦以  
期于君忽奇禍之作兮真出于意表曾一指之  
傷兮害右肱之屈伸驚一世之英兮奄蓋棺而  
事已紛孤嫠之叫號兮何蒼々之不仁嗚呼鑒  
裁至高兮不以我為不足語詞章之雄兮若謂  
我其可以與于斯文顧憂患之沉迷兮荷撫憐  
之日至登公之堂兮君今其安存望丹青之圖

像兮何精神之逼真念一息之千古兮不知淚  
涕之霑襟翩飛旒之南征兮今其已矣言不成  
章兮尚何問于穹旻

又同鄉人

嗚呼景孟天賦奇崛少小孤立氣已英發一登  
上庠徑挹簪笏讀書俊甚如千里之駒遇事敏  
強若遼天之鶴知己在朝毅動魏闕當夷途之  
歎驥驚霜蹄之屢蹶浮湛里閭中不自屈方且  
橫鶩藝苑深探理窟冀此生之有用敢修名之  
泯沒雖矯々亢々高視一世而和之者寡桀然

揆之公言顧豈非明時之人物也耶况復穎廣  
頤張生有竒骨音吐洪暢辭條豐蔚充其所養  
蓋壤劇刺何竒疾之遽嬰禍乃生于所忽迨親  
友之及知則已蓋棺而竟歿矣嗚呼今而後里  
有疑謀孰為之析理于茫昧事有難辨孰為之  
應交于倉卒此士友之所痛而以福善禍淫歎  
歸之于恍惚者也家四壁立天將安施孤嫠一  
慟行道傷割公等義篤金蘭契連瓜葛悲埋壁  
于黃壤攬寒涕而執紼嗚呼景孟精爽何之尚  
既聞此言于髣髴矣乎

### 祭姜總管文

惟公生長京華起自戚閑積習富貴遭時多難  
乃能奮身自善吏幹天資精敏儒雅飾緣治絲  
之勢解繩之亂投以劇煩談笑立辦結交老蒼  
衆口爭薦中外完樞所至增行郡國韜鈴足當  
一面五十餘年宦游不倦晚而退休雍容閒宴  
為生有涯雅意作善結廬百間藏書萬卷蘭玉  
秀發簪笏輝炫外臺薦書上閣賓贊寓公寄客  
如公者鮮壽幾八秩鄉閭歆羨胡名沉疴奄如  
露電嗚呼中原胡塵陸沉赤縣開元舊事于今

幾見承平王孫少日更練靈光一荒有識相嘖  
某等里社泛游交情戀々歲月侵尋驚此物交  
日樽曰醕曰俎曰饌矢哀以文有淚如濺

祭劉宜人文王台州母

猗歎夫人婉孌靜專生自名族嬪于太原夫人  
之夫學行惟賢樂善好施餘慶綿々夫人之子  
壯歲騰騫高牙大纛名郡蕃宣相夫一心教于  
三遷綵衣斑斕孫曾滿前慈祥愷悌舉無間言  
五福兼備富貴俱全丹艸亦城版輿輕軒壹彞  
婦則誰其比肩自奉愈約執謙愈堅待人愈厚

奉佛愈虔一語不妄一言不偏坦夷真醇保全  
其天少疾考終忽如蛻蟬壽開九秩尚何憾焉  
某等託在鄉曲又忝姻連升堂進拜子佑有年  
慈容如生望之退然設奠爰哀涕泗潺湲

祭史宜人文太傅女兄

惟靈八行之孫拾遺之婦孟母之賢共姜之守  
古稱五福其一曰壽夫人尤盛年秩開九惟我  
魏公事姐如母唐揚慎矜兄弟躬率四弟脩極  
孝友俱登高年世所未有六老成圖夫人稱首  
廢事方隆疾已在膝進粥燎鬚趨走半夜計

聞悲哽心疾恭惟此風俗可歸厚女媁乘龍芝  
蘭俱秀終始哀榮何憾何咎某等出入相門于  
茲歲久薄真薦羞淚落卮酒

祭族兄心上人文

惟我鼻祖四子俱賢仲生先生衣冠蟬聯曰伯  
叔季仍居奉川既富且庶後乃日賤人物凋零  
賴有達源天乎不淑朝露殫先壽雖已穹惜不  
少延達源之生俊氣騰騰使其起家必收青瑣  
少從釋氏白業精專結交老顏直与比肩曰律  
曰教又參枯禪說祖正令室中机緣通貫一理

如珠在穿旁及百家覃思鑽研纂言記事細大  
不捐出其緒餘翰墨詩篇流傳江湖穀價愈喧  
世晚寢薄室門亦然耕而鹵莽乃芸人田耳割  
塗說妄夸真詮行有說室誑欺人天惟師高蹈  
得味中邊或勸出世如墮諸湘先君愛重挽之  
使前陳義甚高萬牛莫旋我倅丹丘來游萬年  
劫与同車往尋祇園曰無累我徒驚林猿踏過  
勝境徑歸海壖孤雲悠々獨鶴翩々念之意消  
望之若他詩晚益工節窮益堅一鉢一袖遂以  
終焉我媿晚出最辱愛憐家有書種俾其力傳

名節器業俾其勉旃我恐不稱服膺奉：師棄  
塵世其猶蛻蟬有骨已仄無銘可鐫敬書椽槩  
以贄遺編茗益三酌淚下迸泉

祭謝雲臺文 傑

嗚呼謝公人物之英爰自上蔡斯以道鳴繼以  
大恭又有列卿文獻奕世不殞其名惟公巋然  
見謂老成文如綺錯辯歆河傾誘掖後進糾合  
宗盟高懷翫辭不以事嬰漫仕委順浮湛半生  
一丘一壑自喜獨清永嘉名邦來為郡丞閔決  
之餘名流合并風流醞藉至今有稱然諾不侵

自主門庭有如不肖一見心傾忘年許交語必  
盡誠去秋未宦寄徑赤城衝熱遠臨握手通情  
黃山密迹詩筒屢贖自言多病懶入帝京慨然  
奉祠故為此行冀幕府之裨助望前輩之典刑  
喜而不寐日聽先教願正堂之舍蓋闢官舍之  
十楹苟孤緼之未汰當倒屣以逢迎赴音忽聞  
心折竟驚痛斯人之云亡傷耆老之凋零覽翰  
墨以猶濕乃遽隔于幽冥亟馳菲奠以寫中局  
望東山以興哀尚髣髴其來聽

祭周通判文 去非



嗚呼直夫而謂止于斯乎始雖同登各天一隅  
余分郡符君方爰居間至偃室退公之餘講易  
談玄為之躊躇劇論世故發蒙砭愚再仕嶠南  
備歷崎嶇代吞一書曲盡鉛銖倘不忘遠當有  
取諸前宰劇邑赫然有譽遇事不苟動有規撫  
憂患熏心篤志弗渝渴然自憂求方于余謂當  
良已乃終弗除抱負不凡有銜不祛曾是半刺  
僅得緋魚近傳短牘周姓言孤啟緘恍然乃君  
遺書死生大笑何其舒徐揮翰寄別其言穆如  
敷五十五尚明堪輿明月清風猶能自悟通乎

晝夜晏然不殊嗚呼直夫而又何憾乎下交私  
情驚愴歎歎對客三誦淚与之俱淨光東麓遙  
望故廬哭哀以詞真之生芻

祭陸提刑文沈

陸氏家穀源流雲間左丞儒宗振于陶山大漕  
徙鄞及見盛際雙椿偕老八龍列公尤秀出  
三薦漕臺漫登撫任益展長才荆門擁麾課最  
上徹孝宗一見昇以華節歛散得宜流淳再  
生就陸憲車刑期无刑大獄株連平反甚勇煩  
言俄興公不為動得請祠庭賦歸翩然士師辨

明卒如公言宏遠之業卷藏退處卜居斯城生  
計楚之里社相送期公長年小病困之卒隨逝  
川窀穸有時來致菲奠矢哀以詞有淚如濺

祭趙安國文 鎮

惟君孝于奉親友于群弟自信淳直澹乎世味  
心計有餘能振其家乃築新堂不陋不華優游  
卒歲足以自適忽焉已矣天乎莫測青山滿門  
寒梅滿坡公則云以傷如之何喪此善人鄉里  
嗟惜舉觴一酌涕淚霑臆

祭張梅州文 祖順

嗚呼刺史為千里之尊人生以五馬為貴苟仕  
宦之平進卒以次而馴致今之士夫孰不為之  
何于君而獨不以畀公之才足以辨劇其嚴足  
以戢吏折獄則敏于片言理財則優于心計謹  
于奉法銳于立事此直良二十石之選也而屢  
得屢失得又不久終不得以行其志自宰龍游  
政教甚美擢守武當時方壯歲既而數竒三仕  
三已往倅番禹薦牘交至就秉一麾謂自此升  
矣而遽以不起予之早而奪之屢引之深而寘  
之于烟瘴之地是果有司之者耶豈造物小兒



之見戲也嗚呼踰嶺來歸川陸迢遞一家累然  
行道隕涕矧鄉黨之素交而同社之深契公之  
將行開樽盡醉曾歲月之幾何而舉觴以為酌  
靈其來乎庶知此悲痛之意嗚呼哀哉

祭趙運使文善志

公生于荆南長于五嶺與七閩居乎樂成卒于  
杭而葬于鄞余與公傾蓋稽山尋忝姻家中雖  
屢見而莫從容于永嘉望公自此嚮用矣而送  
公之喪于啟霞嗚呼是豈偶然也哉惟公才具  
有稱既敏而明受知 孝皇擢真列卿謂宜持

橐仍尹神京流離數年起擁雙旌飛芻江右轉  
餉帝城 文母上賓因山為陵公方力疾辦護  
訖成跬步要津徑登西清疾勢浸革大命以傾  
天子震悼親黨嘆驚夫孰知公此理素精悟死  
生幾如旦晝知吾身之不可以久生也謝醫却  
藥湛然中扃爵祿在前不復入于心恩爰至重  
不以閔吾情泊然長往無物可嬰然則公之自  
處者如此吾黨亦何為而哭失聲耶某投分素  
深齊年為兄爰設薄奠以寫此誠蓋一死一生  
而交情乃見余亦不知夫涕淚之縱橫也

祭舒僉判 琬通判 璘文

猗欤舒氏何其多賢昆仲飛英俱自少年西美  
元英既已玉折于往歲所賴以主門戶者惟傳  
正傳道元質之昂立而乃相隨于九原耶惟吾  
傳正負氣敢言晚對大廷直毅凜然止或尼之  
不至帝前尉于武昌恩威並宣日剖滯訟自以  
不寬五溪洞蠻動興戈鋌匹馬深入且諭且錫  
投戈解仇羅拜馬前遠迹驚嘆詠歌四傳通籍  
金閨將宦閩川一疾困之遂至沉緜祠祿甫領  
朝露遽先惟吾元質良知自天蚤登上庠受知

南軒一日千里師友淵源學道愛人中心拳々  
新安客授範模陶甄橫陽撫字吏畏民安私淑  
諸人春誦夏弦本思無邪貫三百篇處以治中  
傷哉士元嗚呼二公之亡也固無所憾于其身  
我之弔也傷吾今不復見此二人兄之于事如  
燭照而數計季之于人如熙然之陽春主盟義  
風散至響臻事無劇易人無故新鄉有曲直不  
于公堂而惟兄之想人有叩請不之他人而惟  
季之親今而忽焉連璧沉淪嗚呼天之于舒氏  
何多予以才而不使究于用不予以利祿以強

其名豈名者造物之所甚貴有非利祿之所能  
均耶我有疑慮送誰咨詢里有後生繫誰是遵  
悲夫傷哉靈輻有行隻旒相因薄奠寫哀豈吾  
儔之私情上為清時惜此人物而下為吾鄉痛  
二公之不得伸也

祭送兄少微縣丞文

惟我大父二十餘孫列為五家同出一門歲久  
凋零僅有十人兄為之長又殞其身兄號秀穎  
早登成均謂收世科致身青雲留落久之始與  
縉紳數年之間為尉為丞介然自守不緇不磷

歸而後病卜築湖濱奉祠香火女嫁男婚庶可  
佚老而疫已成抱疴視蔭傷哉沉淪諸父盛時  
游宦頻仍禮智二院久矣比鄰西家子弟情誼  
尤親讀書送師調琴相應方期晚歲杖屨逢迎  
幽明遽隔孤嫠惻々葬送其先遠日數旬酌奠  
送行涕淚雷中

祭李府君文 奉化鄉人

東郭之外湖水清澈修梁駕空霜筠茂樾居者  
何人如湖之清有隱君子隴西先生先生之家  
為儒象世上舍之孫香鸞之弟仰屋著書其書

滿家不偶于世鄉閭之華鳶鶴精神方瞳華髮  
望之儼然叩之斯發三絕帝編究極微言身則  
已矣此書當傳謂君百年後進承楷一疾困之  
無不傷駭原始反終旦莫死生書種有維何悲  
何營惟今來者非親則舊典刑之亡使我心疚  
窳窳有期未真一卮哭者失聲先生何之

祭表兄馮藉田文端方

外門汪氏諸表森然惟我与兄始終周旋姻好  
縈世生又齊年嬉則同隊學則差肩惟兄敏悟  
得之于天加以篤學經史貫穿長而屬文思若

湧泉俱從鄭師尤工賦篇鴻慶公孫一代儒先  
見兄駢儂歎驚屬聯得兄百韵報以長箋二文  
照映至今流傳益登青雲操筆如椽命胡教奇  
場屋逆遭年及半百始沾賞延而至文鳴筆力  
翻々詞人所長多工一偏兄脩衆辭詞安意全  
間見層出左右逢原持之以謙似不能言晚尤  
清修一室罄懸久依相門賓主俱賢貴名日起  
益壯益堅擢居掌故進思藉田亨塗伊始一疾  
弗痊薦紳嗟惜親黨涕漣兄我所畏猥先著鞭  
吾徒掌制媿在盧前極口贊揚未嘗舍旃喜兄

歌達而乃忽為總惟咫尺歌酌無緣亟違兒曹  
往陳豆籩天哀以詞歷々寃宣言不盡意老淚  
如川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八十四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五

四明樓 翰大防

祭文

祭叔父郴州文 以下代工部

嗚呼我父是生五子惟我與第年差無幾幼則  
同隊長則共被矯々三兄雍熙同執歲星一周  
淪謝相繼鴈序彫零門戶亦替相與為命二人  
而已平生宦遊動則千里晚食祠祿俱還桑梓  
築室比鄰為終焉計第室先成如跂如矢我家  
未就玩費經理寓止外舍相去密邈有景共賞

有酒同醉杖屨相過中有真味所期百年同此  
燕喜弟抱微病時作時止我官于朝祖餞如礼  
執手郊原勉進藥餌時得安書疊々盈紙犹子  
来調得官臂水弟雖卧病頗亦自慰歸侍十日  
遽已瘦瘁匡禱百端竟以不起嗚呼哀哉才術  
之施十不一二兩宰劇縣一佐邊壘精明絕人  
所至可紀蒞官行法治家處已内外斬々无小  
不治謂宜進用以继先世天乎不淑遽已亡矣  
吾之干祿聊復尔耳為飢所驅未免漫仕人謂  
小別不甚為意安知數旬便隔生死心摧肝裂

哀淚如洗使吾之心知其至是雖有萬鍾詎肯  
舍尔他時賦歸浮湛閭里隻影翩然寧忍念此  
今也死不得抚其棺葬不得臨其隧向風長號  
不知有生之為美旨酒嘉穀遣子以祭情傷不  
文姑寓哀旨嗚呼九京其有知乎猶以少見吾  
手足之象

祭安康郡俞夫人文 蔣參議母

起于名門作配君子壺助之賢輝于彤史惟子  
惟孫斑衣盈門子列朝行孫秀而文歲時上寿  
簪笏相映家慶成罔一時之盛年登八十胡不

百年日月云吉將祔九原某等相與有連事契  
不薄哀以送之奠此情酌

祭伯母馮恭人文同兄弟

巨族之胄華宗是歸婚好益締室家具宜事夫  
如賓捧案齊眉撫族以和恩愛元虧秩、子舍  
糝、孫枝抚循鞠育夫人是依季父游宦十年  
秉麾夫人從行魚軒生輝方期來歸慰此離思  
親戚團團情話嬉、何意中途一疾寢危繼以  
訃聞舉家傷悲靈輦西旋郊迎奔馳不覩溫顏  
徒瞻震旂涕洒百行何悲如斯矧此仲春寔空

故

嗚呼衡州才大屈宗筆擅雕龍詞高吐鳳妙年  
馳聲出冠鄉貢吾州多貧不利首送惟公開荒  
徑挹晁董吏事精明萬口歸重亨途方闢八駿  
飛鞚謔口含沙巧祭竒中退墜諸淵公不為動  
天定勝人復為時用惟公之文盍儀禁浚清庙  
作歌進配雅頌驥足方馳三刀形夢悠然漫仕  
無所修綜閉閣却掃曾次空洞至寶橫弃祢屈  
弥衆公乎云亡鄉曲嗟痛來袒公喪為之一慟

祭趙路鈐文不粘以下代仲舅同鄉人

惟公派出天潢生長昭代政宣隆平出入廣內



艱危奮忠脫身騎盞卒歸行闕官以寢大耋歸  
四明踰四十載待人謙恭處身靜退蓮社泛游  
今為前輩樽酒相過雍容貴介揚清歌以吹洽  
談中都而感慨蓋今日宗室之遺老犹使人識  
承平王孫之故態也年踰七十風度不改却畜  
侍祠叢：冠佩屬逆行尊富貴未艾一疾困之  
遽至危殆嗚呼安閑一堂真率高會忽焉陳迹  
樂不可再相与設奠以致哀尚英灵之如在也

祭徐少卿文子寅

惟公首相奇麗德量汪，和而知介圓而能方

早繼家声明習憲章旋自幕府往登朝行乃分  
左符乃奏明光苗也之策結知 寿皇委寄日  
隆寵眷相望富貴逼人進用未央賦歸十年林  
壑徜徉漢東天台尤称循良持節踰嶠澄按南  
邦云胡不淑季子天傷情鍾弗堪公云亡歸  
途千里兩旒飛揚行道賈涕而况州御某等泛  
游日望歸鯨茲登公門總帷在堂遺像如生奠  
此一觴相向失声尚其來享

祭趙恭人文 王滁州之室

嗚呼彤史不書女教不修閨門之間動多悔尤



賢哉夫人獨異輩流天子淑質婉孌和柔不唐  
不妬不忮不求事姑以孝与物以周舉无間言  
豐裕優游宜備五福益高春秋胡為累年心熏  
百憂使君既亡二子不畜馴致末疾遂不可瘳  
其等辱在親党具於芳猷設奠一哀非為膳羞  
尚尔後人壹彛是收

祭袁通判文章

嗚呼惟袁氏四世三公盛于東都五世登科望  
于鄉閭惟吾叔平尤為耆儒少鳴膠庠之高行  
孤中年漫仕日著令譽晚益倦游有宅一區安

貧樂道隨時卷舒古所謂篤信好學守死善道  
居處恭執事敬与人忠者惟公兼之而有餘壽  
登八秩皤鬢霜湏出則舍車而徒字則蠅頭細  
書外和內剛不可得而親踈勞謙終吉矢死弗  
渝進不聞吕父之卜獵退不見申公之安車祿  
不及子二孫蚤孤養不至于列鼎任不遇于題  
輿人或不堪其憂而公處之則晏如也沉痾未  
侵水已浮膚天不憇遺奄歸泉途識与不識聞  
者嘆吁惟余齊年往來舒徐凡我同社視公步  
趨有几有杖有琴有壺載平時問字之酒真今

日一束之芻欲寫余悲言與淚俱嗚呼尚復有  
全德篤行博物洽聞之君子如吾叔平者乎

祭魏丞相文 代王知道

嗚呼惟公盛德不可涯涘雖欲屢教莫究一二  
窺窺儲餘蓋本實地故其設施不誣不偽少而  
篤學寢食不置壯而後政動施實惠其奉太夫  
人也既脩于色養又及手足之愛以承其意其  
事明天子也既盡于輔贊又罄啓沃之忠以順  
于外虜再犯境淮甸鼎沸見大夫无可使者召  
道幕府張旌出使所謂飛矢在上行人在下而

公神色不動講解而歸和議至今南北之人受  
公之賜者又不知其凡也晚居碧溪不渝東山  
之志潭之居固已因其旧而山林日涉隨其  
高下蓋天作地藏以為公宴居之計益覽載籍  
出入釋老觸物而詠遇客則醉其雍容蕭散野  
老爭席風流醞藉有晉宋之風度則又其餘事  
也人皆望公再登端揆使其小却猶當出侯藩  
方便万物為之吐氣不然處之林下尚可以典  
刑于善類天不慙遺奄棄塵世詩不云乎人之  
云亡邦國殄瘁其公之謂乎某等先祖諸父俱

託夙契未官異縣獲拜簪履憐其孤筮視猶子  
弟引而進之極力于嗟枯吹生之際頭顱如許  
莫執洪施再拜公前俯伏流涕嗚呼公乎尚歆  
此蘋蘩之意

祭王令人文 以下代陳閣學

惟陳氏世家閩中我先少卿兄弟始徙鄞州叔  
父之外他无暮功之親族犹未大也迺歲在丙  
戌余得廢子是時年方壯而處貧不得已鞠于  
趙氏迨今十有九年夫人无恙時屢以為言謂  
趙氏有子可以歸矣庶子之秋既哭子畢因念

夫婦俱涉半百而子姓凋踈滋有意請于趙氏  
因仍至今夫人忽以疾亡而言犹在耳此子已  
不得逮事于生前豈在更緩于今日二子輦帚  
扶灵輦以東卒哭在迳且將卜葬以十二月戊  
子之告命子歸伏喪次使執喪如礼以成夫人  
之美意以廣陳氏之嗣續又以全諸子手足之  
爰且俾無忘趙氏抚育之恩夫人有知尚臨此  
言嗚呼尚思言之

祭列宜人文

嗚呼夫人之德柔惠淳直夫人之福康寧戩穀

相夫而夫聞于鄉教子而子顯于朝年益尊而  
无一事之遺家愈肥而無一毫之驕自奉至約  
以施則饒言无枝葉聞者意消母儀婦則真可  
以表儀于閨閭蓋八十四年處之如一朝晚歲  
尤盛矣候宴喜安輿徐行去鄉密迓千騎奉迎  
金章拱侍含飴弄孫斑衣濟濟乃開慶筵大集  
珠履歡誼雜然洋溢千里云何不淑禍福伏倚  
内外盡傷几為罷市夫人之身固无憾矣他人  
為壻枕曰半子我壻王氏維子是似抚愛之辱  
今踰三紀室人云亡伸傷未已夫人訃聞痛哭

有期嘉穀在俎旨酒在卮情寓於文灵其聽之

祭王樞密文剛中以下代仲舅

猗歎王公生宋八葉身歷四朝險夷一節貫穿  
百家藝苑耕獵其在江湖名已起躡出陳治安  
為天下甲道山峩巍金門岌業鳳掖優處孺幼  
独揖大哉王言典謨接坤維謀帥公論誰協  
帝曰汝諧往即功業蜀道之難捫參仰脅尊為  
忠臣叱馭不悞朝无顧憂威動边堞奉祠以歸  
高卧鄉邑東山雅志鷗盟不軟胡塵忽驚騎盍  
四匝羽檄星馳軍書夜急尺一趣还承明再入

首定國是終始堅執忠肝義胆趣見眉睫臣主  
相遇神會氣合樽俎折衝醜虜震誓智略縱橫  
闔机開闔王師增氣一月三捷侵疆復歸信使  
響谷遂登西府以贊調燮人皆謂公行矣爰立  
大厦梁棟巨川舟楫輔成太平光明熿燿天胡  
不慙更生呼吸人之云亡孰不嗚嗚天子震悼  
為輟朝集見之恨晚用之无及存歿哀榮贈賻  
雜沓某列官于朝莫拜馬鬣靈輿啟蓮丹桃帖  
帖哀以送之千古一訣

祭鄧衡州文

若谷

訣

流涕教官詞掖欲歸无計喪不得摩其棺而一  
慟奠不得臨其穴而盡礼敬狀行事不敢溢美  
雖已大書特書而淑德懿行終有不能盡言之  
媿也二甥東歸致奠甚菲東望長號灵其歆止

祭王參政文

望以下皆史部

惟公員卓犖不羣之才養剛大不屈之氣富閎  
深自得之孝奮絳綸四海之志出其緒餘十不  
一二盖文章直欲追兩都之風而政事已足絕  
俗而驚世矣正色立朝官曰諫議明白質佞公  
非公是振舉綱紀使君子有所恃而小人有所

畏督師淮壘長城千里雅歌投壺坐却胡騎進  
參政机人謂且相而翩然去之高蹈赤城視富  
貴如脫屣東坡先生稱張文定公曰上不求合  
於人主故雖貴而不用下不盡下不求合于  
士大夫故悅公者寡不悅者衆然至言天下偉  
人則以公為首者豈公之謂耶某登公之門俯  
仰二祀假守海邦猥繼英軌欲一拜公于床下  
而公已屬疾欲見不遂魏、巨公何恙不已人  
之所以期公者未艾也而泰山其頽十丈松崩  
聞者為之流涕嗚呼吏民方相与泣于甘棠之

下亟遣薄奠以寓千里去思之意尚當力追公  
於步趨之餘庶乎不為九京之媿也

祭劉衢州文 翔

嗚呼天之生賢其嗇已甚鍾山川之靈委造化  
之和不為不靳予之以賢授之以才而獨短其  
命伯牛之疾顏淵之夭豈獨其身之不幸人物  
器業有如公者儵焉奪之蒼、者又何其太忍  
耶嗚呼我公受天異稟當今人才在第一品處  
之孔門未必不升堂而在寢居之廟堂上可使  
藜藿之不採下可使斯民之奠枕南宮一鳴萬

口皆禁風節日新利害益審激貪立懦論議鯁  
挺不事孫劉身不得一日安於朝廷之上小誠  
西州皆足以追龍黃之遺軫三仕三已重以疾  
病正路坦、孤蹤凜、四方屬心謂公之未連  
者天將降以大任孰知夫堂、王佐之才百不  
一騁而遂至于墮乎嗚呼公之純孝溫清定省  
鶴髮在堂公必不瞑公之交愛不見畦町十年  
相望俱負重名于時忽相泛於九原比尤薦紳  
韋布之所悲哽也某慕公高風歲月良遠儼守  
東嘉方視公以為繩準惟茲邦人崇仰最謹君

子服道德之教小人懷抚字之政訃音一聞哀  
感萬井詩不云乎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要當為  
天下惜爾何止於海隅之一郡耶

祭王詹事文十朋

惟公行出乎誠學根乎經高見遠識特立獨行  
射策論事仲舒賈生面折廷諍汲黯王陵功成  
羽翼政如神明人或一得公集其成公論之興  
公為主盟事失其平公為權衡一有抑揚人為  
辱榮一有去就國以重輕人亡一鑑夢真兩楹  
明主震悼善類失声天亦惜之為之隕星某昔



祥公篋履以迎公去不回誰其典刑往哭不可  
郡紱是縈設祭道周酌公之靈精爽凜然尚其  
頌歌歎

又代奠守

嗚呼其之于公殆有夙契稽山定交歲踰一紀  
晚寮青宮益敬益畏道義相勉草木臭味哭公  
之喪義如同氣茲為假守實公梓里九京不作  
何所則視公雖云亡道在百世豈錄遺事上太  
史氏盛德大節略具是矣嗚呼我公詩不云乎  
高山仰止景行止奉以周旋毋敢失墜視焉

如生庶幾无媿欲酌宿草相望一水馳奠告哀  
潜然出涕

祭薛寺正文

惟公學博而知約行高而不孤政嚴而死苛論  
正而不迂求之海內未見其比意者天生斯人  
其必將回狂瀾于千載之絕學建功名于可里  
之亨途絕小試而奪之蒼蒼者又何其忍乎公  
之守吳余在故廬我來剖符公歸里居固嘗服  
高風于踐履之月聽宏論于罄刻之餘方將日  
親直諒多聞之益盡讀篋中未見之書曾不見



于凡日驚死生之頓殊寓哀情于短章灑哀淚  
于生芻嗚呼吾老矣不知徐生尚復見人物如  
公者乎

祭邳司法文韻司官

嗚呼德升止于斯乎早名荐書而不得士太常  
之一第晚歷曹掾而不能脫七階之選遂欲試  
无所不涉不祛旁覲者為之歎息而君處之則  
裕如也方其醺酒劇談裁燭賦詩精神奕拔不  
見衰相謂當收功名于桑榆執謂夫江風區薄  
得疾膚腠一入膏肓而不可除方瞳瞭然弦忍

笑語凜如對面而蓋棺事定青衫已上于畫圖  
矣嗚呼倡酬之詩易而為哀挽之歌清飲之樽  
今而酌祖奠之芻德升尚能飲而聽之否淡盡  
詞殫空相典望君于路隅君則已矣有子是似  
古人所謂非在其身在其子孫者其在斯人歟

祭陳司文戶傳

惟君之家世篤儒學君之皇考尤號淵博喋不  
得施晚而君生謂興吾宗教之以徑韶龔秀發  
書死不讀中童子科老生嗟服遊學十年暮齒  
朝藿乃登上第乃瞻龍飛得官戶曾千里跬

步云何不淑至此大故君之于家孝友天成淑  
卿孤霜糾合宗盟君之于文臺不俸自公之  
餘手不釋卷君之于羨勇于敢為親田有急圃  
圃救之積是三者宜其遠到壯年長才廢于中  
道哉閩山靈輦何歸陽旒翩然云胡不悲惟  
我同寮周旋最久菲奠荐誠疚心疾首

又路祭

嗚呼武仲學甚富而命甚奇也氣甚高而位甚  
卑也天畀之以才而不與以時也又嗇其寿使  
不及四十之期也一疾困之遽成九原人皆悼

其不幸而同寮之心又何其悲也詩盟文會書  
名居以為永好非君主之而誰也青衫畫圈宛  
宛乎君之芝眉也災天赫曦道阻且長丹旒翩  
然君將安歸也官則有守欲送不可惟君家暑  
行之无恙犹可以慰我之思也祖奠于郊尚風  
長號不可及已嗚呼武仲知乎不知也

祭湯寧海文烈

惟君之資如玉之粹惟君之辭如倚之雨來宰  
寧川政尚平易悃愾无華彈琴而治茲方及瓜  
束襜歸計奇疾困之一旦長逝囊无袞衣空有

孤累吏民興哀几于罷市矧同王事休戚所繫  
不圖善人忽焉隔世雖有菲奠不得自致君其  
歸乎望、揮涕

祭陳安人文

唐事良翰女旌表  
門閭以下同守俸

台之著姓朱陳是推既生自陳朱子誠歸一門  
孝友累世不虧夫人贊之室家具宜之死靡他  
面割耳務夫人視之婦道典稽夫人之姑年登  
期願孝養既勤寿祉孔齊夫人之弟名德峩巍  
同氣是似為家門楣月評升聞寇光陸離旌表  
高門彤史有輝某茲叨假守欽歎壺彝思播清

風以厲幽閨爰設菲奠來瞻總惟節孝有閭過  
者式之

祭劉天台文 孝憲

名父之子徒勞州縣悃悃無華夙宵不倦平易  
近民、罔怨咨生無赫、死則痛之知君清貧  
賻贈加厚知君無歸謀葬山阜更率同僚奠此  
一觴君而有知庶其來享

祭周侍郎文 代侍從

惟公性識淵冲智略輻湊悃悃無華持心近厚  
趨事赴功力瘁心疲險夷屢更介然有守五溪

深入四蜀奔奏給餉數年簡在斯久擢主大計  
身逢方驟云何末疾遽啓足手位不稱德年不  
及壽急羨首公可以不朽信息後班于公何有  
天其或都欲昌厥後其等為僚屬耳底蘊未究  
忽拜德惟孰不疾首乃陳斯毅乃酌斯酒矢哀  
以文公乎知不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五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八十六

四明樓 鑰 大防

挽詞

史文惠王挽詞

八行源流遠三師慶系遙樞庭先附鳳相國荐  
簪貂感會逢千載榮華冠四朝甘盤稱舊學倚  
季造儲寮曆教終歸舜羨墻欲見堯聖圖滋廣  
大孝治極光昭善類茅連茹英才楚刈翹任倫  
任鈞軸詢訪及芻蕘未急宣攘狄先求禹格苗  
訐謨裨朝筭長策御天驕袞闕心勤補羨和手

自調臨机杜如晦處事李文饒越俗懷恩紀閩  
人服教條羣公推治行所至起民謠晚歲車垂  
薛皇慈第賜簫精鏐孟引壽寶玉帶橫腰潭府  
輝宸翰頻年走使軺中書翰尚父封戶溢票姚  
教子躬師道傳家作世標紳綏成繼踵鈞繫到  
垂髻持論書還著談徑燭屢燒官雖居鼎鼎樂  
不改簞瓢門外車長滿樽前客載招人間等游  
戲物表自消搖幾見承三接重来侍九韶桑榆  
方借暖蒲柳歎先凋兆類俄憑几衣冠忽築橋  
信能依日月端合配宗祧賤子慙愚惰平時荷

缺

宣公全蜀增天險長淮折犬戎徑綸今已矣貫  
日有餘忠

賤子慙生晚龍門莫問津詞場沾賸護政地仰  
洪鈞古括杏壇舊東嘉棠蔭新九京無復作知  
已更何人

樞密謝公挽詞

臣主一意合風雲平地生立朝專論諫為國摠  
樞衡行矣登三事悲哉真兩楹輟爪思意重終  
始備哀榮  
千古台山秀名流列鴈行惟公登政路一旦破

天荒故里空華屋佳城映夕陽送車无路到東  
望淚浪

觀文殿學士陳公挽詞 駢

台嶽鍾神秀居然社稷臣海涵書萬卷魁冠數  
千人南服頻懷綬西垣屢演綸惜哉真漢相不  
遜東洪鈞

几見衣冠帶終聞羽翼成先皇崇旧學大政  
任名卿神蒿親傳授崇朝再太平功成身自退  
寵利一豪輕

朝著登門久詞林辱眷深代言稱据古設礼許

同心去國臨歸路还家寄好音病中聞赴告老  
淚動盈襟

林正惠公挽詞 大中

愛直趙清獻忠文范景仁累朝推旧德今日見  
斯人正色欲廟工敢言寧顧身紫樞方大用惜  
不完經綸

去國名逾重還朝道益尊清虛怀骨體嚴冷帶  
春温公綽真無憾臧孫尚立言騎箕雖永隔精  
爽倏如存

凜凜古循吏堂一真巨公死生忘度外邪正炯



冒中憂世心誠切籌邊事已空  
龜潭山下水流慶与无穷

百辟素歸重三朝俱受知  
夙稜振臺省名字落戎夷  
召節叨同侪几廷踵旧規  
隧銘書不盡歸注峴山碑

丘文定公挽詞密

謀國規模闊絕人才具高三朝  
千里遇四海一身勞儒將通  
篤序樞庭握豹韜皇家資柱石  
天遽奪伊臯

初擬文公化誰知懷遠圖  
廟謨專制閩世將易

兵符養虎竟遺患断蛇由不殊  
寧同死諸葛空恨失吞吳

千載厖居士一朝裴晉公  
宣威先抗虜決策竟和戎  
宥密行誰尼規恢事已空  
灰心更霜鬢千載泣英雄

處事拘攣外鉏姦談笑中  
几年亡主將全蜀賴明公  
畏愛盾衰日清和夷惠  
夙屢書終不盡詩意亦何穷

同興隆興第嘉禾見兩轡  
瀛壖迂使節蜀道送行軒  
預草剪鬚詔驚傳易箒言  
不堪鸞鏡舞雙

旒愴丘原

現文殿學士趙公挽詞彥適

千古盛周宗皇朝實比隆位多窮貴爵誰見立  
王功一語國先定寸心天與通龍飛稽事實信  
史詔无窮

授受唐虞際送客平勃間宗英誰柄用人望屬  
棹聞曉侍徑闈讀寢登規殿班帝鄉留不住歸  
去老湖山

麾節稱循吏三朝藹政声治如黃霸最心慕伯  
夷清諸道俱遺愛西川尤著名起家臨制閩更

羨錦衣裳

皇上初更化追鋒詔語温同看三老起今歎一  
身存別久勞魂夢人亡濺淚痕送茲歸故隱旧  
事與誰論

殄瘁人俱駭伊余独永歎十年交羨重五日舊  
盟寒求去重維勢欲歸无羽翰佳城何處是東  
眇涕汎瀾

聽履領簪纓忠言徹帝庭公方扶日月我亦寄  
雷霆憂世形詞色卧家存典刑靈光更陳迹楚  
此不堪聽



姜忠簡公挽詞 机

壯歲志先定者年氣不衰治高為縣日名重佐  
州時雅望登朝著忠言徹帝堦亨途日千里闊  
步不容遲

邊多曩初開惟公論不回深謀比婁敬極力阻

王恢見戲何堪用永山忽已摧朝廷始更化大

老蓋歸來

共政三年久蜚英四海尊色詞无假借風裁靡  
置喧但欲持公道寧容啓幸門徑倫終未究犹  
有典刑存

寮案侍儲闈如公久任稀載欣高皓起終惜漢  
疏歸問字煩參訂談徑賴發揮一書真總要星  
日重光輝

得姓共東樓同朝而故侯文編叨二序誕日頌  
千秋老矣俱宜去公乎不少留來書墨犹濕展  
讀淚空流

少保李公挽詞 孝友

威聞䟽恩厚勲門積慶餘弓亭飛將臂架挿鄴  
侯書六蠹秦官重三槐漢相如惜哉終半百聞  
者為歎歎

王忠文公挽詞十册

夙負敢言氣，輸忠不愛身。劉蕡仍過主，倚李更憂民。治行真循吏，風稜古淨臣。薦紳千載恨，不得究經綸。

梁木今其壞，誰能問大鈞。恩深兩官聘，哀動四州民。已矣天人策，傷哉社稷臣。吾生良可耻，不及見斯人。

端明殿學士汪公挽詞五辰

制閫詩書帥，公朝侍從臣。身能全進退，人可得踈親。曳履聲猶在，持衡迹遂陳。送今凡百載，更

復見斯人

蚤歲聲名大，婆娑始遇時。難兄屏隔坐，令子桂芳枝。人望還為用，天胡不憇遺。成蹊堪喻大，墮淚不須碑。

道學不盡試，功名祇徭餘。立朝惟正色，薦士有遺書。百贖嗟無及，九京誰與居。莫酬推轂意，衰涕濕中裾。

錢殿撰挽詞四

雋舉蜚庠校，孤忠動冕旒。揀荒心欲斷，憂國髮先秋。惠滿長江水，風清八詠樓。禁途交一臂，人

物等閑休

粉社歸來晚，偷然得故吾。我詩頻刻燭，點易細  
研朱。有淚悲連壁，無階奠束芻。名門餘慶遠，丹  
穴看奇雛。

趙待制挽詞

粹中

明主畫三接，清班載九遷。一居周柱史，徑入漢  
甘泉。批教厓東省，掄材上小天。平生徑國志，惜  
不冠貂蟬。  
詩近劉賓客，手追歐率更。双旌古良吏，万卷老  
書生。世諦浮雲薄，生緣晚夢驚。吁嗟東向設，何

日遂施行

半世誰知己，登門意氣傾。交情忘父行，文會忝  
余盟。持論先忠厚，談徑歎老成。幽光誰為發，落  
筆淚縱橫。

端明殿學士王公挽詞 希呂

片言寤主上，亨途几向專。城佩左魚羊，陸避衝  
雖生折高文，宿憤竟誰摅。平時屢草千言奏，重  
絕猶騰八難書。漢殿履声今已矣，西州遺老倍  
歎歔。

短檠鐵斫用功深，萬卷蟠胃不輟吟。故國遁身

未濟岱壯年登藻向儒林愛民利物平生事憂  
國忘家一片心史館頃年陪潤色挽公無路涕  
盈襟

尚書尤公挽詞 袁

敏甚五行下豪釐耻不知千人揮筆陳万卷納  
須弥有夏傳追蠱先秦拾斷碑新侯書棟架分  
付称家兒  
憂國言多切回天力有餘衆推真學士上念老  
尚書直道終難進高懷只遂初梁溪釣游處此  
意竟何如

舊學方登用公來領徒臣末光依日月聽履下  
星辰共政持圖舊騰章屢乞身甘盤終固顯兩  
露未霑新

北面願師承東臺拜老成忘年容未坐叙契若  
平生夙月吟千首雷霆寄一名送車無路到寒  
涕為君傾

程文簡公挽詞 大昌

論著大哉堯英声早已昭橫飛欽遠業特立仰  
高標言議超千載夙猷儻四朝惜手徑世學不  
及珥金貂



太上崇耆舊龍鱗手可攀胡為避荒野竟復老  
商山漢閣頌綸渥瀛壖擁旆還靈光遂陳迹西  
望涕空潛

設卦探羲畫隨山寃禹謨仰天真見象畫地可  
成圖健筆凌前筆殘書泐萬夫登門嗟最晚犹  
得覘宏摹

吳待制挽詞博古

御史再乘聰忠言沃帝聰處心平似水疾惡迅  
如風遇合蹉何晚論思信有功惜哉辛佐治竟  
不到三公

三仕入儲闈堂；夾日飛初同四皓起終作二  
疎歸永玉清班迹衣冠盛事稀聞君忽仙去西  
望是邪非  
東甬典賓興文闈賴主盟菲葑無下体衣鉢有  
門生劔佩今何處樽壘空復情自慙死報所老  
淚為君傾

王給事挽詞信

主眷逢千載龍光傾一時銓曹著官簿禁掖擊  
英辭論議推東省威聲憺北夷平生經世意懷  
卷竟何之

宦學素稱豪仍聞吏事高精神雖腹滿撫字亦  
心勞藩輔連三組沉痾見二毛胡牀庾樓在殘  
月墮江阜

自忝羊家好居慙雌甲衣寶興蒙異獎客授喜  
同寅別去時無幾年來意益親圓山觴詠地回  
首重沾中

顏侍郎挽詞度

宴坐勿菴上晞顏亦是顏平心真似水立說信  
如山屢擁皇華節盍登清禁班始終無玷闕風  
裁許誰攀

祿養嗟無及朝：飯一僧移忠躬蹇，錫類日  
烝：賊政優吳郡知質仰 阜陵清忠與公恕  
餘慶啓昆仍  
贊倅丹丘日眼看廉濟泉同朝叨獎予侍坐得  
周旋妙畫多傳寶遺文合細編典刑今已矣西  
望涕潸然

陳文懿公挽詞

衆口推文伯何人識吏師義襟惟古有心地只  
天知至死終無玷平生本不欺在公亡可憾犹  
恨哲人萎

文最宜為誥尤能簡上心周旋鑿掖久惆悵玉  
堂深去國身仍遠還朝病已侵三山風引去雲  
海竟沉

珍館徑歸鄆人犹望秉鈞郵傳千里訃哀動五  
州民躡踊森賢嗣攀號感路人公乎不亡矣哀  
；看簪紳

宅相惟公久伊余忝後塵十年追桂籍兩禁踵  
詞臣接武參吾舅承顏奉老親幸成三學士何  
意失斯人

一別屢經歲歸舟已及門方期情話悅空訝語

音存善行傳千載蕪詞媿九原傷心歌楚些无  
地可招魂

端明殿學士張公挽詞初

天分已高明樂哉賢父兄勲名希葛亮問學本  
諸程襟滿英雄淚琴止手足情相送九泉下何  
處覓三英

籍甚張京兆精神滿腹中才高解牛刃手敏運  
斤風河澌恩波遠塵間狡兔空章臺舊時柳無  
復映金城

英略古無對外庸今最良衆方期共政人已歎

云亡不聽尚書復  
猶怀太守章康廬  
星忽墮  
旒裒清湘

昔幸參朝列於公  
更有連規撫包世  
界風義薄雲天  
送別詩猶在貽書  
墨尚鮮偉人無復  
見惟務寶青檀

仲舅敷文閣學士汪公挽詞

籍甚牢之舅難追  
宅相風惟公能愛  
我獨我最知公潭  
府書無繼西州事  
已空形容盡心力  
庶或慰幽宮

外氏桂成叢諸甥  
長養中名稱無酷  
似宦達偶

相同澹室既長往  
通齋俄考終絕憐  
三學士尺牘一衰  
翁

楊待制挽詞

王休

望重威無怒仁深  
勇有餘百年憂國  
志滿篋薦賢書德  
政不勝載才猷未  
盡攄佳兒人物似  
真可大門閭

蜀道名天險馳驅  
敢憚勞劒頭懸六  
印夢裏益三刀漢  
殿聯簪橐燕山擁  
節旄借哉覘國意  
不得試龍韜

蜀國東南彥皇家  
屬意深貳卿頻報  
政上相最



知心泛宅俱杭葦同朝擬斷金廟廊期引類疾  
病兩侵尋  
事契因同薦交情晚益親半生文会少萬里宦  
游頻別後書猶濕歸來迹遽陳何能登潛德空  
有淚霑巾

沈憲敏公挽詞 極

天使魁鄉薦上令卿改官蚤我烏府身終著侍  
臣冠持節威行惠專城猛濟寬紹熙多舊學胡  
不相宮端  
仕官接王揚諸公嘆老蒼門生多紫禁子舍屢

黃堂自得垂車樂誰傳却老方桃花千樹滿空  
憶舊刘郎

徐邈今非介中根烏得剛立朝無附麗受謫更  
芬香戲絲衣冠盛園基日月長典刑今已矣無  
復歸震光

持論真遺直操必本至公羸賢寧市寵平冠不  
言功光祿文階峻嘉興色養豐誰能死生際猶  
得教之忠

晚出荷公知登門未竟遲通班依漢橐試郡守  
蕭規藻翰猶頻寄宮牆不再窺新阡何處是西

望不勝悲

尚書湯公挽詞 頌

先王真良弼 彤墀四拜麻 決科承奕世 搗藻擅  
傳家 禁路優持橐 侯藩幾建牙 相門宜出相 恨  
不見隄沙

秦邸崇先契 周旋古括州 殿庭觀唱第 海郡繼  
承流 方快飛騰上 俄聞汗漫游 風凰山下路 丹  
旆想悠悠

隆興初先君除進奏代之後知括蒼又與  
周旋淳熙二年某為殿試諸位官預覆考

唱名日侍立殿上親見臚傳十六年永嘉  
得召赴行在奏事湯為代

尚侍郎挽詞 飛御

矯，真御史 夙生白筆端 出持虜使節 始著侍  
臣冠 給饗髮先雪 籌邊心為寒 天乎驚玉折 不  
及上金盞

所至仁声著 甘棠幾去思 敬姜嗟哭子 伯道痛  
無兒 卽省傷連壁 文闈見刻碑 边民紛墮淚 思  
讀峴山碑

尚書張公挽詞 柳

文靖饒風度 高皇記曲江賢孫真是似才氣  
號无双凡見持英蕩終看擁碧幢識齋主詩社  
到此亦心降

抚字推脩吏論思領送班宏才名此闕高興屬  
東山同歲叨崇篤比鄰足往还舊游成昨夢淚  
涕不勝替

曾侍郎挽詞 災

文獻南豐裔源流曲阜公巖、双法送凜、舊  
家風金玉方交映人琴忽併空平生心地直流  
慶尚无窮

紫陌尋春日惟公最少年鱣堂懸隗始熊軾媿  
盧前寄我書犹濕思君迹遽仙同登今有几揮  
淚抚遺編

余給事挽詞 崇龜

烏府仍螭陞銀臺更掖垣事幾无弗論外似不  
能言厚德鎮浮薄平心刺劇煩用才殊未盡无  
地可招魂

桂籍无聯弟蘭階子克家工思嘉種武京秩為  
增華朝著蒙傾盖倫闈觀判花遽成千古别南  
望想悲笳

鄭司法挽詞 頌

襟抱空無礙精神老不衰家傳司業學句逼簡  
齋詩荒瘠留陰德平反有去思功名賈志後回  
施称家兒  
傾盖欢如故相從滄海隅方將理詩社忽已闕  
泉途歸路孤飛旒交情一束芻梅霖將客淚淒  
澹灑平蕪

梁仲蒼挽詞

延賞高三讓殊科擅一鳴元賓文未極長吉記  
先成妙語遺膏馥玄談悟死生行人痛埋璧父

子若為情

人物如君少相期上石渠博文該四部篤學富  
三餘淚盡知无及交深未覺疎何時酌墳草細  
讀茂陵書

吳通判挽詞

一死交情見鄉評重此翁素車奔夕夢繡被落  
天風身任朋僚責心忘尺寸功毋書卓行傳非  
介亦非通

翁府君挽詞

翫骸翁夫子高才噤不施床頭癡叔易夢裏阿

連詩德喪嗟何及天胡弗慙遺清風終未泯吹  
折謝庭芝

徐府君挽詞

孺子人如玉功名不在身死生齊物外孝友篤  
天倫已有傳家子曾克現國賓他年芳五桂傷  
不見震椿

陳崇道挽詞

學造龜山蘊詩傳汝水餘子公足陰德陶令竟  
閑居白業追蓮社丹旌授寢虛其父号寢虛先生平生了  
无恨善類勿歎

未第声先振纒官節已奇精誠典神合隱行畏  
人知晚境終元玷遺文尚可師功名齋志歿回  
施称家兒

魯少卿挽詞

棣萼儀鸞綴脩然兩鬢班時清嗟歲晚游倦得  
身閑人在義皇上徑傳伯仲間桂枝芳未已何  
正倍燕山六十年間登科者十人

前輩風流混震光獨歸然指困推甲族跪履記  
丁年有子傷埋壁惟翁亦蛻蟬功名雖已矣千  
載尚遺編

魏監丞挽詞叔玠

元老餘風烈優游挹美官朝行喜銀艾鄰好許  
金蘭匡謾肱三折生惟指一彈唯兄秋夜感風  
雨舊盟寒

族兄道州挽詞

出守春陵遠相思瀟水深精神維滿腹抚字亦  
勞心人去成千古書來失萬金怀哉季公訥已  
矣漢碑陰

周太博挽詞汝能

雨漲双溪水風高五柳堂論交成莫逆撫事祗

堪傷訪雪無回擢面山空夕陽乱鶯穿綠樹誰  
復為傳觴

碩人居氏挽詞秦尚書之室

頃侍尚書坐曾聞閫助資晤言成勇退裏謂戒  
私專夢斷松江路神傷薤露篇悼亡千里淚疊  
嶂想新阡葬於平江

扶風馬君挽詞

閭里久湛淳真成馬少游有才堪辨劇無命盍  
歸休雞唱言何達鴻冥逝不留佳城送君處風  
撼白楊秋



豁野真連壁一齋寧遺金齋家平日學憂世百年心折卷無堆色傾困想羨襟月評何處見名士列碑陰

黃君挽詞 周子及為銘

積慶源流遠 卿評數大門 更才堪世用 心事與誰論 翫辭後三徑 淒涼遽九原 傳家五男子 留眼看騰蹇

陳祕撰挽詞 華善

陳氏多名德 茲來慕典刑 宮端驚宿草 邦彥冷 又泉扃自古有 遺直秭今誰 獨醒蒼 何可問

耆舊日彫零

跬步不忘孝 掇皮皆是真 移忠思致立 務實見臨民 三諫言 犹炳平生迹 遽陳清風凜 衰俗自足盪秋旻

徐季節挽詞

公府推徐桴 山陽存仲車 盛時遺此老 沒世竟窮廬 行道嗟无命 傳家幸有書 魯山終不識 挽卷倍款歔

周德遠公挽詞 汝能之允

家世傳儒業 卿邦聳義風 將迎无倦色 交友盡

名公太學飛聲早，浮生轉首空怡如。堂下月猶照紫荆叢。

盧夫人挽詞 武岡遠之姊

名族著崗頭，幽閨女教修。良人驚夢蝶，衆子慕桑鳩。物化了，唯聞壺異誰。為收于公有佳兆，袞看公侯。

王夫人挽詞 周子及之室

閨內誰无助，夫人爭特明。傾囊資色養，勉學就清名。邈世期高節，辭風欵落英。丁寧犹在耳，伉儷若為情。

荆國風流遠，幽閨女教循。鵠原驚逝水，鶴髮倍沾巾。厚夜招香魄，英詞列翠珉。祇愁書字拙，貽笑衛夫人。

鹿夫人挽詞 同年左尉振之母

內外言无間，初終志不移。白頭供婦職，彤管著賢規。慶衍珠三樹，芳先桂一枝。鳳岑歸去路，含笑不為悲。

慶需疏封日，姑慈不忍違。人方侈君賜，我獨避恩輝。孝篤神右勞，風高家愈肥。新傳快女壻，不復掛冠歸。



旌表門閭安人陳氏挽詞唐事良翰之姊

婦德高千古鄉評徹九重栢舟終自誓石窀啓  
新封孫子傳清白閨門慕肅雍死生無憾處了

不媿三從

族姓朱陳盛夫人事愈明老姑俱上壽難弟各  
清名節行輝彤管門閭照赤城室鄰方有託何

忍送銘旌

孺人陳氏挽詞同前

追憶宮端旧典刑三真况復是難兄豈惟門戶  
生光彩直使朝廷列始名煙海乘桴誰可奪天

風及火報尤明雖云弟姊相送去自有英靈凜  
若生

王通判挽詞瑛

世篤青箱學驂駟更著鞭半山分近派巖壑誦  
新篇竹馬迎雙舄棠陰憶二天黃扉伸讒論風  
節尚翹然

才具盍時用拂衣俄去之善藏徑世手回施称  
家兒羸博延陵恨人琴子歌悲連年事如許天  
道杳難知

何司業挽詞伯謹

頃歲游孤嶼名門說二何胡為終壁水自合工  
臺坡器重連城價心澄古井波傳家衣鉢在衮  
、並儒科

龍麟陽訂業作州如理家源流知有自悃幅信  
无華方喜身逢遠俄驚暮景斜傷心傾蓋舊何  
處望東嘉

太碩人潘氏挽詞葉尚書齋之母

玉映清心著壺彛閨房賓敬到齊眉豈惟山水  
協高趣更為國家生好兒万口共推諸福備八  
旬犹負一年期伯仁冬日在腸斷不見堂前舉

酒時

宗少文每遊山水往輒忘歸妻羅氏亦有  
高情與少文協趣太宗賜張文定齋資  
母詔曰婆有福生得好兒為國家分憂

孺人曾氏挽詞葉寺正之室

婉孌應眉寿天朝弗與齡情深孫楚詠淚盡女  
擘銘蘋藻空南澗芝蘭有謝庭越山埋壁處秋  
雨濕銘旌

孺人陳氏挽詞周子及之母

教子推陶母相望百代前詩書經口授名節誦

家傳藝苑高鴻筆忠言徹細瓊源流知有自何  
止父兄嘖

令子齋年好相送識壺彝蕭生結綬日孟母卜  
鄰時未下升堂拜俄聞陟岵悲天涯致芻束淚  
落薤歌辭

孺人林氏挽詞 盧齊德之室

家世甘泉舊幽閨有今名美明教陶侃勤苦佐  
淵明蘋澗今何處鳩桑室復情誰知悼亡意揮  
涕望佳城

石南康挽詞 密

挺：石可轉恂，衣不勝平生憂國志長夜讀  
書燈大易窺三古中庸進百能惜哉天不慙死  
復見川增

家有春秋學淵源更得師風高蓋公含淚落蔡  
邕碑官早終難進才全竟弗施遺編屬質子孝  
謹不哀

伊昔為君御儒流賴主盟執徑容後進傾蓋若  
平生坐見埋黃壤空勞望赤城友朋相與泣衣  
袂不勝情

臧溫叟挽詞 春卿

白首行逾恭，鄉評敬此翁。心開上池水，氣競衮舞。  
零風禮貌諸公厚，聲華一瞬空。臧孫知有後，三世著隄切。

陸宣城挽詞粹

奕世承家學，諸公荐更能。政傳花縣美，心典練江澄。易簣去何遠，攀轅悲不勝。傷哉羸博，淚盡老延陵。

戴縣丞挽詞粹

蚤歲鄉書薦，弟兄羨君再。奉土青真藍，田方欲新漫。璧處士寧知，却在星忍。向伯高，將束帛誰

從小戴授遺，徑佳城。得卜真前定，忍看一公衰。  
淚零

姜總管挽詞 浩

及見開元盛，曾聞正始音。雕蟲徒壯歲，冠鵝豈  
初心。論事夙生席，疏恩帶錫金。精神空滿腹，愁  
絕病沈沈。  
富盛俄遭交艱，難却起家田園新。活計詩禮旧  
生涯，仙桂在傳秀庭蘭，更茁芽真。歸了死恨起  
徹妙蓮華。

胡監嶽挽詞 祇叙

賦就八叉手文高三折肱青衫双鬓雪黃卷短  
檠燈夢斷采芹水神淒下馬陵諸郎進五桂洗  
眼看飛騰

余永彥挽詞

戶外諸生屨門前長者車柳袍空自染瓶粟竟  
死儲隱行刑宗党清風照里閭沉冥誰為表賴  
有子雲書

趙路鈐挽詞

不枯

蚤歲游金闕霞冠拜紫宸可堪天寶亂及見金  
昌春宛一王孫態飄物外身灵光愴陳迹遺

老更何人  
諸父論交久忘年許與盟登山障躡夜泛月共  
飛觥來往開三徑安閑羨一生山深淒薤露愁  
憶醉歌聲

令人王氏挽詞表兄陳左史之室

嫁早仍知孝夫美自不貧事姑如事母憂物勝  
憂身鳳誥恩榮渥鳩桑德意均孺哀聲不絕淚  
栢不成春

宦達方資助家肥忽悼亡一區終異室千載尚  
高岡奉倩神犹慘安仁鬢欲蒼黃昏愁絕處誰

伴紫微郎

太淑人葉氏挽詞 單侍郎夔之母

婦職躬蘋澗芳年誓柏舟壺彝全肅睦梵行極  
清脩貝葉開空性神篋豁病眸飄然指歸路淨  
現日西流

為國生賢子三遷備母慈版輿崇色養送素勉  
論思戲舞老萊子平反雋不疑孝心天罔極惕  
斷蓼莪詩

從姑大令人挽詞

伯祖八賢女惟姑壽且康又聞歌薤露誰復是

震光來藻空南澗生萱愴北堂平生好心地持  
以遺諸郎

太恭人劉氏挽詞 王台州之母

籍甚成天助薰然藹婦容家肥身愈約福備禮  
彌恭上壽九開帙湛恩四受封何人紀遺德女  
壻正乘龍  
衛氏一兒足他人摠不如一麾欣義檄千騎擁  
潘輿台嶽傷歸旒青山滿送車佳城流慶遠旁  
可万家居

蔣慈谿挽詞 鵝



伊昔丹立去相逢意氣傾樓前中子秀山下育  
泉清敬梓情逾厚交梨論益明淒涼千古意潮  
落又潮生

下筆欲生風磨砢日有功推敲詩益鍊駢儷語  
尤工經問南雷叟家傳十八公詞人誰可繼文  
陳滑稽雄

吳太監挽詞飛英

岸校声名早朝廷譽望尊忠言如日皎笑語若  
春溫四擁皇華節屢登金馬門用才終不盡流  
慶在仍昆

曠典將行日南宮得舍人銓衡輕易地造化漫  
勞神舊事誰能記交情我獨親吁嗟三昧手不  
見掌絲綸

梁運使挽詞

風月詩千首煙霞宅一區三年著朝蹟一節備  
身逢南海瞻遺堞西門破老巫才高不盡用死  
地寄長吁

李撫州挽詞庚

興物初无忤臺評及謂傾麾符成漫仕林壑寄  
平生跪履嗟何晚揮犀空復情天台隔風浪无

地祥佳城

李下真无径門前可設羅詩如翰林逸書似鄴  
侯多奇字今誰問遺編尚不磨從來好哀挽薤  
露忍興歌

蚤歲文声振長沙見賈生積薪看晚輩推轂致  
名卿子舍其連璧生涯付短檠風流今李漢極  
口贊水清

王遂安挽詞時叙

淮水古王氏生平熟義方三珠欣競秀兩桂蚤  
聯芳才大用何嗇源深流自長青羶傳今子一

箭取雙鶴

學問自水翁詞章聳巨公不慙循吏傳真有古  
人風捫蝨書猶在飛鳧迹遽空人琴悲子敬三  
讀愴深衷

趙提刑挽詞子蒙

毓秀從天派盱衡動至尊使星方炳耀卿月遽  
侵昏已矣悲吳館誰歎護北門慶源流未艾文  
獻藹諸孫

慶事才游刃論文辯粲花英姿凜熊豹健筆走  
龍蛇持橐身終外垂車夢到家平泉花木在愁



絕舊生涯

客授早登龍襟期一笑同門清心似水論正氣  
如虹近問書犹濕重来跡遂空死因送丹旌老  
淚灑西風

李度支挽詞 嘉言

忽作堂，去門前爵已羅夢隨彈指斷事向盖  
棺多心繫六州鐵身傾千丈坡暗，晝夜哭柩  
此敬姜何  
孰匪同升素君子我最親詞章傳自舊翰墨快  
犹新別去情逾篤歸來跡遽陳死從效徑紀悲

結淚沾巾

安人鄭氏挽詞 木庵事為銘

勤儉佐家肥犹齊舉案眉錦封俱被翫鸞鑑可  
勝悲謝砌森群玉却林先一枝木華文雋麗銘  
德壑堂碑

王夫人挽詞 陳少南之室

淑質依名士身期百不憂藁砧家萬里蓬首日  
三秋陶母傳遺業松孤託舊游幽原誦詩傳无  
媿栢為舟

方運使挽詞 有開

聖主一見決孤忠，自致身籌邊。滿軀膽處事，擬  
皮真氣直。老弥壯言高，用未伸留也。十二事公  
論付淮民。

祝通判挽詞 銘

坦：曾无我休，蚤見幾虛舟。寧忤物，把壺自  
忘机。老去心逾壯，歸來事已非。賞延推不及，有  
子尚家肥。  
花縣弦歌化，蓮城水竹居。舊寮情義厚，近別信  
音疎。不作三刀夢，空乘別駕卓。新阡何處，是東  
望倍敬獻。

王武陵挽詞 錄

胡虜父未殄，功名誰與同。惟公員才氣，遇事等  
英雄。井：清邊瑣駁，有父風。惜哉天不憖，遺  
恨渺无窮。

攻媿先生文集卷之八十七



四明樓 鑰大防

挽詞

袁府君挽詞文和叔之父

家學傳三世凡間死二書力行真勇猛進取故  
舒徐前輩多遺墨先人祇故廬後來窺壘牖志  
士為歎歎

坦々出人履恂々長者言憂時見顏色樂道竟  
丘園隱行推同氣高賢萃一門四明耆舊傳他  
日教諸表

朱婺州挽詞

安國

治行古循吏風稜真諫官鋤茲清遠徽持重息  
羣譴久弄趙克印重殫貞禹冠去天才尺五惜  
不見長安

莫銅陵挽詞

堂

經學高餘子躬行慕古人儒風三葉秀和氣一  
門春台嶺漸摩久銅官抚字均庠東亡二老凝  
望倍沾中

張秦州挽詞

礼本

燕趙多奇士如公名不虛胸中九域志筆底百

家書振國心尤壯籌邊智有餘功名竟齎恨西  
望倍歎歎

周路分挽詞

良臣

蚤負功名志凌戎豈素心治軍先肅靖游藝亦  
精深湖海間豪氣雲天廊羨襟高門尚餘慶蘭  
玉正森  
台嶺論交契天街惜別離飛書能几到埋碑玉處  
成悲旧識歸樵句愁看結局詩紫髯无復夢空  
有淚交頤

在丹丘時探梅浮江季史君有樵字韻詩

公和篇最工云却送谷口問歸樵

彭宣義挽詞汝知子復父

種德不在大至誠天所親但能存一念何用活  
千人徑筍儒風遠香山句法新功名付兒輩不  
必在吾身

籍甚清湘守修名所在聞宦途資畏友家訓仰  
嚴君歸路飛丹旆長空慘白雲生芻不成奠揮  
涕想江濱

沈朝奉挽詞重章宜之父

相業富青箱丁年檢義方生兒有如此與世遂

相忘終老三牲養凌晨一炷香浮休了无恨流  
慶尚深長

石通直挽詞莊閭純慶之友

籍甚新昌族真成萬石家源流端有自悃幅更  
无華奉職冰同潔持身璧不瑕慶門傳未艾蘭  
玉茁新芽

王檢正挽詞四

到處稱循吏星軺復郡侯威名致降虜恩信感  
亡牛省闈主公諫祠庭尋舊添善人天不慙愁  
絕峴湖秋

客授蒙傾蓋朝忝喜綴班開藩才一水去國遂  
千山晚遇名方重言婦鬢未斑功名付諸子舍  
笑謝塵寰

張欽州挽詞舟之

少誦東窓句從君見典刑義襟希竇十才且叱  
庖丁古鏡悲鸞偶寒原愴脊今恂々守家法蘭  
玉滿階庭  
游宦二毛侵欽山繼鬱林精神雖滿腹抚字亦  
芳心膚使章交上雌堂疾遽深護喪嗟季子又  
復表清淳

姻好自諸馮東床取柯戎平時深念我晚歲思  
銘公書字今犹濕心期誰与同回頭三十載灑  
涕向西風

陸郎中挽詞 元

壯歲聰捷衰年困百罹肉身心佛子霜髮貌  
嬰兒萬事几樽酒百年十首詩浮生成夢覺吾  
道竟何之

漫弟忝東床相送二十霜人琴一何苦冰玉兩  
俱傷別久成今昔歸來失老蒼稽陰終反葬西  
望倍淒涼



齊國夫人曹氏挽詞 趙知宗之母

痛哭王孫去南來萬里餘解衣催棹子扶杖擁  
籃輿已矣空鸞鏡誰歟得鴈書辛勤立門戶地  
下勿歎

宗子今曹子夫人古敬姜邛邛承孝養涪水刻  
恩章湯沐封逾寵芝蘭晚更芳九齡天報遠餘  
慶尚流光

信國夫人秦氏挽詞 林子長之母

夫人富貴出懷綉 擇配和鳴得仲卿 萬誥蚤能  
封大國魚軒不及伴 双旌肥家得法晚无倦教

子登科新有聲難息南谿未成屋鳳凰山下啓  
佳城

王夫人挽詞 羅尚書外祖母

婦德勝貧士發居成大家陰功宜有後餘慶尚  
無涯楊惲出司馬陶潛傳孟嘉文昌紀遺範外  
氏倍增華

茶人張氏挽詞 曹南仲之母

祠部源流遠東嬪曲阜孫事夫終婦道訓子大  
吾門領誥恩光渥林堂笑語溫相期送丹旒馬  
鬣近周原

恭人董氏挽詞 刘侍郎願之母

敬饒尊夫子升堂乳阿姑  
御評推至行家慶展  
新罔半世悲鶯舞  
高年樂鳳雛  
密章應未艾  
卿月映階符

恭人胡氏挽詞 陳奉直子能之室

懿行表閨房  
情親共盡傷  
備衣來宅  
相形管著  
銘章蘋澗  
誰供祀  
葉砧空悼亡  
芝蘭俱秀  
發所恨  
失元方

時參議外生刘提舉誠之為作銘因行郡

送其墓先喪其長子

趙司戶挽詞 瑋夫

奕々佳公子  
詞場早策勳  
願為新進士  
終屈病  
參軍舊事成  
清夢高標想  
斷雲傷心  
桑落酒  
死復到孤墳

王大卿挽詞 正己

少壯節先著  
軍侵氣不衰  
忠雖由父教  
清亦畏  
人知處世元  
求合安時竟  
數奇甘泉人  
物會一  
老漢空遺

麾節東南半澄清  
冠一時  
操輿周翰傳  
頂踵阜  
陵知自謂  
二宜去人稱  
三不欺  
卷懷終未盡  
流



慶祿家兒

圖史但環堵江湖几問津雖多暮年樂誰忍半  
生貧海內清名滿毫端秀句新風流嗟頓盡晉  
韻更何人

老去王摩詰歸來道更全賸添天羨祿真得地  
行仙日欲增三徑君胡欠百年桃源不無路重  
上慘風煙

上世總儒先  
猶傳夢雪篇  
惟應佳壻選可配老  
姑賢父行偏知我交情不問年  
槁梧誰共語愁  
斷伯牙絃

徐少卿挽詞 下寅

聖主一言寤長淮千耦耕山川皆在目草木尚  
知名益被腰金寵徒為攬轡行諸郎袞餘慶定  
自不慙卿

所至多遺愛丹丘最有聲奉常千載久攀戀一  
城傾已恨數離別寧知隔死生湖邊旧門巷一  
到一心驚

陸提刑挽詞 洗

數馬樵蒸甚揮犀色笑溫風流士尤裔文采左  
丞孫晚幸成三徑身胡遽九原素欽仁者勇大

獄竟平反

早歲擅詞場  
夷途列鴈行  
一麾分楚甸  
雙節照江卿  
蓮社容寒晚  
葭莩接老蒼  
八旬俱已矣  
回首倍淒涼

史敷文挽詞 弼正

八行諸孫盛  
三公嗣子賢  
連收四鶚薦  
祇欠一青氈  
郎省刑章肅  
侯邦政舉傳  
平生憂國意  
齋志入重泉  
學問源流遠  
樂哉吳父兄  
人琴亡日曲  
風木愴寒聲  
深痛幾成毀  
沉痾沆喪生  
孝恭无可憾

得傍佳城

少小相從久  
自慙雌甲辰  
交情日加厚  
姻好晚逾親  
別去驚葭律  
歸來見棘人  
西莊行樂地  
望斷為沾巾

寧海劉君挽詞 次臯之父

不識紫芝眉  
空傳有道碑  
義方真可法  
閤室肯容欺  
未覺山川改  
深明晝夜知  
薤歌慙不稱  
冢子素能詩

丁寺丞挽詞 允元

家世傳經術  
膠庠藹雋聲  
上方思舊學  
公乃擅

專城滁上功尤著潮陽政愈明  
衰哉鰥流水猶解不平鳴  
炭冷不可向其中實曠然行藏  
睽素志燕樂了餘年鶴化人何處  
鸞孤影自憐才高不盡用流慶尚  
錦

曹工部挽詞 起

箕穎文章士儀同社稷功  
惟公承慶裔有意振家風  
祠祿真崇道郎潛歎老馮  
傷心循吏手齋志九原中

官達推公早丁年備皂衣  
幾為銅虎去終向石

橋歸齊國世臣少正元朝士  
稀松風談笑地回首倍歎歎

范致政挽詞 尊

義俠久無匹吾鄉見此翁  
紫微欣稅駕飛將許同功  
銀苗聯恩渥金蘭藹義風  
雖增齷齪博恨猶喜桂成叢

酒後昇平曲閑中安樂窩  
千金曾累致一醉竟無何  
老驥志空在孤鶯悲亦多  
相望方歲許託體共山河

王觀國挽詞 觀

晚識三珠樹方知  
獨笑翁舊游虧  
半面遺恨想  
高風小楷墨  
犹濕殘膏澤未  
窮梅花縹春夜  
埋璧中香中

高端叔挽詞

元之

百氏極旁搜  
潛心老不休  
鄰光時自照  
簞食孰堪憂  
弟子多益後  
先生竟白頭  
淒涼數間屋  
知我獨春秋  
鐵石賦梅花  
閑情白玉瑕  
兩公終磊落  
千載致諠譁  
清節成瑰偉  
浮詞尚蘂芽  
君看死生際  
不見一毫差

滿卷爰離騷  
歐公一素袍  
豈惟將厚意  
要使句殘膏  
宿草成千古  
生芻為一號  
雖无韓子誅  
員曜本未高

錢江陰挽詞

仲

庾嶺梅花暖  
賢侯惠愛深  
精神雖滿腹  
抚字亦勞心  
九轉竟難遇  
二毛何處侵  
傷哉東逝水  
死復大江陰

前知南安軍移知江陰

客棹向東甌  
君為郡督郵  
豈惟察契篤  
更喜吏才優  
每嘆頻年別  
俄驚一夢休  
虞山渺何許  
淚落不能收

李剛定挽詞 叔益

積善務增厚求名惟恐多  
白圭寧有玷古井竟無波  
議法資修定監州極抚摩  
佳兒傳素業留眼看魏科  
永玉心相照誰云內舉私  
深居无浪出清節畏人知  
尚憶紫芝宇先慙有道碑  
填空兩黃葉西望不勝悲

趙左司挽詞 莘

行誼高餘子文章自一家  
嶽神均容礼敵國欵才華  
直節曾无苦全瑜更不瑕  
儒流有遺恨不

見草黃麻

淮甸爭錢弊夔城辯戎兵  
詔歸南郡近公去北門  
輕避寵若將浼求閑竟不成  
亦齊無適莫一笑老于行

許國終無挽居家不願餘  
深蒙明主眷未覺故人疎  
高論三千牘陰功四一書  
佳兒承積慶端可大門閭

鄉貢早馳譽郎潛方比肩  
求仙容我學成物歎君先天  
癸年將暮金丹語未圓  
忽傳長別偈天濶散雲煙

袁通判挽詞章

大道知如路一心長似齋耄者稱不倦冒次樂  
無涯孝謹古難及友恭人自懷無瑕在光壁黃  
壤痛深埋

盛德不容贊多言可奈何大圭元不壞古井竟  
無波前輩苦凋謝後生誰琢磨同庚適齋老託  
體共山阿

僅有一區宅曾無二頃田相遇誰載酒至老不  
言錢幾得拜牀下何堪哭道邊門人多著籍下  
馬向新阡

方輿化挽詞叔珪

廟乏著靴鬼夢中言更明起家尤感勵為吏極  
蕪平薦口声名重朝行去就輕奏篇真確論何  
日遂施行

鴈塔深論契鶴班試著行參亡聞易贊越弔後  
除喪走郡難留鄧佳城久夢方吁嗟德浮位回  
施典諸郎

寧海駱君挽詞季友

古易人皆學惟君志益堅研朱滴秋露讀簡斷  
韋編空谷甘无用佳兒尚有傳清風誰得似竹

滿卧牀前

朱坡史居士挽詞

巖邑富人材惟史氏多流傳有丹桂遺逸歎  
朱坡學飽終難售詩成祇自哦空餘著書在令  
子挹餘波  
交友俱名士儀曹礼意周使華臨夏口詩興共  
南樓喜得江山助還同汗漫游更煩質宅相  
典登潛幽

刘吏部挽詞候

總角異羣兒庭趨蚤學詩一鳴登桂籍百里靜

潢池所至清民瘼平生號吏師郎闈方進用何  
乃葉明時

刺劇最雲間題輿上越山洞庭王澤遠瘦嶺使  
星還中道趨臺治名曹切近班陰功多及物陽  
報看循環

誰擾奚山衆焚林獸已窮健薪能遠慮下瀨得  
深攻南嶠肩陋息中朝論愈公但知分謗喜寧  
昔自論功

兄長典慈恩相親色笑溫公方持使節余忝代  
王言共約游三徑俄悲作九原佳城隔風浪丹



桃愴飛翻

戴縣丞挽詞

小戴久仙去何堪更哭君  
旧游驚昨夢陳迹愴  
遺文晚暮期相与死生俄遽分  
銘成媿替德揮  
涕望新墳

高士終為簿豈惟勾小稽  
寫鳳雖在棘苑李自成  
溪官府資閱决懦流仰品題  
定知餘慶遠遺  
爰滿雙谿

王提刑挽詞 正切

廉白真家法原由金紫賢  
兄辭嶺南賻弟卻澧

陽錢築屋吾將老藏書手自編  
老成俄已矣間  
者為潜然

藉甚青箱學醇乎赤子心  
片言皆可復一偽不  
容侵處事几游兩論交欲斷  
金諸郎傳素業桂  
子看成林

二廣外臺首威稜著一門志期諸  
郡肅忍見匹  
夫寬奪擊犹鷹鷂與讒有免爰投  
關了無恨此  
意与誰論

伯仲三珠樹優為一世才  
人琴先起恨金玉遂  
俱摧南阮方保痛阿連  
尤可哀苑花源上路老



眼更堪開

鄭華文挽詞 若客

蚤擅春秋學，胥闈第一流。少公清澤國，贊府著神州。試邑人交薦，還朝譽更優。如何急流退，不使上瀛州。

籍甚柯山改，兒童識貴溫。歡謠聞魏闕，殊寵鎮吳門。就養家傳子，休官澤及孫。吾鄉耆旧傳，千載德弥尊。

兄弟忝同登，論交最有情。顏波知勁節，徹底歎真清。正尔尋姒好，胡然喪老成。抱疴難執拂，揮

涕望佳城

姜鍾離挽詞 柄

門戶期興起，交朋務琢磨。反身求大學，決意取儒科。贊府声尤著，鄰封惠亦多。傷心濠上路，無復聽弦歌。

別去期三載，佯來痛一書。死生誠大矣，力量果何如。平日真知我，遺言苦問予。作銘雖不愧，回首倍歎歎。

顏養直挽詞 義剛

萬頃東湖下，曾門起大家。子孫昌世業，文半作

生涯堂後萱犹樹庭中桂欲華惜哉時不待誰  
思送悲笳  
舊向君家去宜齊屢舉觴人哀誦諸願里不見  
他楊身世驚春暮湖山愴夕陽園林未成趣鷗  
鷺亦淒涼

孫子才挽詞

身後名何用人亡意愈深蓋棺悲昨夢掛劍答  
初心潛德仍能發遺言尚可尋悼元情更切接  
隴栢森

潘安仁懷舊賦既具慕於戴侯亦悼元而

哀嗣墳纍纍以接隴栢森以攢植元謂道元  
楊戴侯之子也

俞通判挽詞

茂系

強仕賦歸去頻年亦漫行宦情雖淡泊官事極  
精明贊畫王公幕益州虫父城佳兒守遺訓清  
白勝金盃

象邑推三俊靈光賴此賢老成俄已矣遠迹為  
潛然孝敬心何極公平錄尚傳佳城隔風浪忍  
賦薤歌篇

求參議挽詞

子紹

繁世朱陳舊宦游多向鄣飛鳧觀政美展驥愈  
情親久草歸田賦欣迎入幕賓斯人忍千古望  
斷剡溪濱

玉立期清貴  
厖眉望壽齡  
父兄嗟奄忽  
姑姊亦凋零  
厚德今誰在  
佳城慘欲扃  
孫曾聞競爽  
蘭玉在階庭

魏郎中挽詞 熊夢

相公鍾鼎蔽詩聲  
鯉也聞詩蚤得名  
高聽碧谿心更遠  
今游湘浦句尤清  
握蘭未足酬吾志  
攬轡寧知老此行  
今日哭君誰最切  
山房門下老

門生

宋南雄挽詞 价

二宋久云遠  
遺風君庶幾  
才華試文戰  
政譽藹王畿  
梅嶺方勝最  
雪谿俄賦歸  
情親今已矣  
老淚不勝揮

莫子執挽詞 珪

樂有父兄賢  
談徑絳帳前  
桂林孤素志  
芹泮老遺編  
小阮情何切  
童烏業未傳  
棹間最崇篤  
口話齊年

繆伯恭挽詞

我實由汪出垂髫托外門非惟拜先德犹及見  
新婚謹厚推鄉曲恩慈篤弟昆善人今已矣餘  
慶在兒孫

朱南劔挽詞

再世文章伯三朝侍從臣傳家推篤學游宦肯  
謀身別駕歌章水甘棠想劔津虛堂兩遺像誰  
不倍傷神

朔望第一客巡察意更親有詩欣和韻不飲善  
娛賓名帖藏中舌珍茶試早春據鞍犹矍鑠何  
遽迹成陳

綦戰久不对詩盟亦寢寒方期会真率乃尔变  
悲歡歲晚本无憾情深那忍看佳城何處是東  
望涕汎瀾

盛夫人挽詞

婉孌閨中秀清高林下風相夫能盡礼教子使  
移忠边郡官无曠都城眷得終壺彞今具在流  
慶復何穷

宜人史氏挽詞

閎闕冠三朝尊公兩珥貂夫矣能盡礼家貴肯  
期驕教子門風振澄神性地超悼亡无可憾直

筆付孫樵

太令人軒氏挽詞 趙山甫母自號覺菴居士

緣斷身先隱年侵鬢未華  
死生枕曉夢富貴更  
空花佛祖親提印兒孫競起家  
死因拜灵几一

奠趙州茶

舊說蘇無著夫人正  
宗毒蛇橫在路粟棘更  
無蹤蕭散超塵界扶持礼  
紺容覓庵誰嗣法別  
去德雲峯

無著贊岳濟宗昔云一條毒蛇橫在路上

覓庵云粟棘蓬粟棘蓬一口吞却更死蹤

且人聞人氏挽詞 趙婺州之室

四郡歌矣牧魚軒  
漫隼深閨死裏詞  
色券謹安輿  
故里称家法諸郎讀父書  
羨秋彤史筆三  
誦為款歎

太孺人蔣氏挽詞

之死靡他志天乎不諒人  
廢孤蓬在首艱苦棘  
成薪晚福容千指心空滅  
六塵平生貞烈意終  
作坐忘身

潤屋惟純儉居然法度循  
松楸先壟下風月舊  
湖濱子婦皆知孝孫曾  
亦可人浦江如可贖真

欲百其身

百四從妹挽詞

姊妹二十四凋零餘二人他鄉忽傳訃老子倍傷神已歎嫠居久何堪逆境頻佳城千里外西望淚沾巾

孝養全終始真成乳阿姑衾裯幾年甘共毛耗四時須衆子俱傳業諸孫足自娛吾家女兄弟似此亦兀無

去歲桐川弟新從婦處為脩言家愛事犹著嫁時衣尚欲尋松社寧堪哭素幃人生真一夢回

首事皆非

蘇江陰挽詞十能

萬卷蟠胸次千篇秀筆端朝行期奮迅矣路竟艱難雖号循良守久為文字官遺編幸无恙曲與後人看

伊昔初傾蓋摛文已甚工親聞南澗語謂有魏公夙既往言多驗歸來道更窮誨言非教倭後裔報宜豐

趙縣丞挽詞

玉立佳公子哦松始成瓜拳、飭边項寸、畫

江沙慷慨志憂國清修僧在家送行詩尚濕身  
世遽空華

鮑潮州挽詞

滿

三試皆前列一官何後時低徊廣文舍齟齬使  
君麾遇事有如燭衛生寧及葵舊游成隔世流  
涕讀新碑  
客授壬辰歲魏科盛永嘉芹宮屢揮塵竹院几  
烹茶假守深交誼清談及道家猶懷郡齋晚群  
雀噪簷蛇

張運使挽詞孝仲

惠周劔外典淮南歸卧空山且避諛宴坐几年  
期不死臨行一著信非凡不左杜又東高閣真  
使謝鯤居石巖欲向西陵尋宿草秋風何日送  
歸帆

張工部挽詞

季樗

忠簡傳清白家聲屬弟昂惟公殿諸老積善見  
多孫兩桂昌書種双椿藹慶門壽終无可憾况  
有典刑存  
壯歲登郎省旌麾歷五州仁聲號循吏治行最  
諸侯憂國言多切筹边慮更周積薪无限望終

老得夷犹

勅局同寅舊雌堂屢肯过故人今有幾朝士更  
无多間信書犹湿相望鬢已皤忽聞埋壁痛薤  
露不成歌

戴迪功挽詞 應龍

犹記天街会同為乳竇游姻家頻會聚親意愈  
绸繆吉德宜多寿奇病竟不瘳无由見安道汎  
雪悵回舟  
好學教仍奇躬行家遂肥時將詩自樂晚悟世  
俱非教子惟黃卷高門看綠衣阿連悲未泯无

淚為君揮

宜人楊氏挽詞 鄧華文之室

里閉依楊氏年家託鄧門升堂浚壯歲擇壻得  
賢孫婦德像中壺陰功燕後昆尤憐吾女子流  
涕說慈尊

夢入粉榆社心游水竹灣  
勻歸期拜壽過侍望  
承顏一昨聞微恙寧知竟大还  
佳城无路到夫  
婦淚俱潜

孺人錢氏挽詞 丞相之女適曹氏

家世戟如林来嬪諳德音功容俱可度疾疹遽



相侵已矣空蘋澗誰歛藁砧佳兒隨玉折尤切悼亡心

齊安郡夫人金氏挽詞趙左司公碩之室

避地供湯餅當筵接綈衣倉皇奉神版歲險遜征駮遇事智尤敏相夫家渡肥考終无可憾蝶夢達芳菲

五子俱英發尤知仲氏美勤明真世濟康儉信家傳別來徑為郡高城欲捍邊版輿俄弃卷事業待他年

太令人趙氏挽詞王帥抚之母

令德比鳴鳩芳年誓柏舟承平犹有態曠達了无憂方奉平反笑俄成汗漫游哀榮誰得似同穴樂哉丘

節愍名驚代淳先孝絕人宜生克家子賴有断机親勉使方張虜終能不帝秦一栝扶上馬孰不為沾巾

姻娅託三槐同朝得往來迎春煩設席奉壽荷携杯京尹俄遭難都人亦助哀琅、垂絕語烈婦信高哉

挽詞別景

安恭皇后挽詞

天作周文合禘榆礼可觀屢陪金輦幸几奉玉  
危歡吳女簪新柰梁房掩日蘭春深蠶事起誰  
復上桑壇

鬱：南山路傷心鳳翠紅哀歌凄蕤露秘殿掩  
椒風故劍恩雖厚中璫事已空但餘彤史筆內  
傳紀陰功

同前

玉勝標祥兆禘衣配至尊柔儀高馬鄧盛德邁  
娥嫫鸞掖空陳迹霓軒服厚恩傷心臨七夕素

柰已花繁

國史懷規鑿篇章妙剪裁承歡方秘殿委化已  
泉臺幽壤湖濱秀清笳日暮哀未央當月望不  
見翟車來

楊武恭王挽詞存中

歷數中興將誰為第一功兩朝忠衛上四海雅  
推公富貴无危溢哀榮有始終吾知尚遺恨不  
見朔庭空  
勇氣真虓虎仁心劇放麈推鋒多折馘解縛屢  
招携細柳門空閉長楊馬不嘶夜深星忽墜何

處問撐犁

同前

父祖成完節丹心激懦夫枕戈梟逆虜  
旣劔志伊吳忠孝公何媿哀榮世所死  
從今紫荷橐接武上身衢

王爵報元勳臨危更致身鯨波飛戰艦  
狼子歎江神木落淮南暮塵清塞外春  
功臣誰第一圖畫在麒麟

陳文恭公挽詞 康伯

唐虞千載道重光奕々元臣任贊襄  
謝傳風流

冠江左晉公威譽比汾陽折衝曾不勞  
声色輔政惟先振紀綱天意高々誰可問  
坐令邦國歎云亡

德量汪々萬頃波直將去就佩安危干戈  
雖在相尋日休沐宛如無事時奏罷未聞  
宮漏轉歸來俄見哲人萎哀榮終始誰能  
及百世旌忠頌德碑

同前

輔贊藏諸用庸人自擾之惟公知好靜  
與物盡忘私德望儀群辟威名懔遠夷  
傷心白雞夢梁

木省餘悲

致主唐虞上東山志不渝衮衣重入觀胡騎敢  
長驅夢已高楹奠朝猶漢殿趨衰榮極終始何  
止渡江無

何內翰挽詞傳

豪奪錦標天下聞慨然有志整乾坤諫坡論事  
言皆合帝幄談經道益尊千古高文在齷禁一  
時名士上龍門經綸未究身先死痛惜誰能作  
九原

姜祕監挽詞師仲

文筆無勞巧剪裁一時妙斲冠蘭臺王楊仕宦  
曾相接游夏淵源有自來治獄心知有陰德立  
朝人嘆有餘才功名回施其孫子公亦何為不  
豫哉

久聞政績最淮淝鄮嶺循良親見之梓里尚遺  
前日愛棠陰還長舊年枝釣璫方兆非熊卜曳  
杖俄興梁木悲千里佳城空望斷他時歸哭  
峴山碑

許待制挽詞尹

吏事綠儒術人材第一流宦游几五紀遺愛滿

諸州叱馭先長政，籌邊有舊樓。遺安陰德在，衣  
見公侯。

蚤擅文章價，名公屢品題。碑銘摹諫省，丘壑訪  
愚溪。得句追飛兔，摘毫走怒猊。遺編聞好在，後  
學仰<sup>紫</sup>筌蹄。

同前

千載更麾節，陽春萬里同時。逢蜀士一話  
文翁到處苗，遺愛諸郎守教忠。慶源知未艾，性  
日有陰功。

唐舍人挽詞闕

鴈塔名三世，螭螭侍九重。循儀學館諤，著  
囊封至性悲。三釜高怀薄，萬鍾典刑傷。不見哀  
涕忽無從。

夷路方馳轡，甘泉喜問津。廟廊平日志，露電百  
年身。指掌雖多恨，為箕自有人。登棠陰德在，陽  
報質蒼旻。

李公執挽詞

乃翁志欲卧煙霞，寔宅清江欲泛槎。心地共知  
容渤澥，慶竟曾不到京華。伯魚久已聞賢訓，魏  
子端能起外家。望三江，梁下水隴西，德澤信

無涯

未甘辛苦去朝天故作逍遙地上仙老子平生萬  
事足人間五福一身全厭看日月同奔驥擺  
脫塵煩等蛻蟬重到江頭人不曉風吹衰淚忽  
潜然

呂崇德挽詞 畫閣

剽劇推才刃臨机妙斲輪傳家得清白滿腹是  
精神未上金閨籍空留花縣春善人陽振在蘭

玉正說

回首情親處相過瀨水陽十年能幾見一疾痛

云亡縣郭山空秀家園橘自霜主人今已笑鷗  
鷺亦淒涼

王縣尉挽詞 彥正

幹盤恆才刃誰能貨殖私人皆競毫髮我獨祇  
藩籬風雨空殘夢池臺愴昔時板輿臨冗處行  
道亦興悲

同前

潤屋公餘事能為人所難蓼莪遺恨在夜兩日  
盟寒家有書堪讀囊无錢為看情親悲不那望  
絕旒飛丹



潘大御挽詞

直上青雲不作難壯年何事掛衣冠功名已矣  
乖時望風節翹然見歲寒鴻去冥：增不到蝶  
飛相：夢驚殘傷心耆老今無有留得遺編向  
後看

樊運使挽詞光遠

妙齡便有老成風孝友丹心天与通師友淵源  
得西洛文章声價冠南宮固知夫才难用犹  
喜先生道不穷他日鳳泉山下路凡人下馬拜  
瑩中

樊侯勲德佐中興百世兒孫尚典刑闔境民蘇  
御史兩列城人仰使君星憲臺嚴冷獨裁勇道  
院清閑誰掣手銓謠頌洋洋：在人耳不湏樂石更  
刊銘

同前

科目公餘事南宮第一人七闈新使節三署舊  
儒臣倦拜方辞餽哀良莫贖身家声知有继仙  
桂兩枝春

橫浦云亡後斯文付此資命其隨道喪學又絕  
心傳河洛湮來派西州憶旧錄傷心耆老盡揮

淚對霜天

莫將仕挽詞隨

自歎清才久陸沈晚送內典用工深諦現烟、  
死生際寧復紛、利祿心載酒今誰問奇字遺  
經古亦勝黃金十年契闊遽如許老淚臨風自  
不禁

伍主簿挽詞景善

好賢元不減緇衣客到公家如所歸二浙声名  
三鶚薦四山風物一輩飛桑榆丹、身先蛻蘭  
玉森、家正肥人有百身寧可贖發棠誰復濟

齋飢

同前

由來夙誼獨穿然坐享家肥不計年墮憤何妨  
分百萬指困寧復問三千靈椿老矣仁宜壽玉  
樹種成身已仙袞、公侯殊未已正應含笑入  
重泉

晚年朋舊益彫零歎絕斯人奠兩楹不忍銜悲  
讀佳傳可堪回首念平生交情君獨全終始人  
物誰能經老成清些楚竟招不得朔風淒切淚  
縱橫



梁審計挽詞 李琦

壯歲蘄頭角 夷塗試着鞭 羣公爭倒屣 諸老亦  
忘年 論議傾朝譽 功名短世緣 神傷賢伯仲 夙  
雨夜無眠  
壽夭固難問 吁嗟不忍言 嬰啼摧玉樹 哀淚灑  
芳萱 事契深 羣望英才愴 九原悲吟慙 楚此無地  
與招魂

太淑人管氏挽詞

彤史久不作 誰能有婦功 寧知貴家子 乃有昔  
人風 鈿軸思何渥 芝庭澤不穷 死生无可憾 况

已悟真空

陳夫人挽詞 程吏部之母

作配知名士 周旋內則篇 宜家兼四德 訓子見  
三遷 就養榮方建 歸寧病忽纏 慶源流未已 佳  
兆得牛眠

陸參議挽詞 沈

中外衣冠盛 流傳識後凋 声名三語掾 身世半  
僧寮 寶晉書尤逸 坡仙隱可招 梅溪殘月望 苑  
沒日風標  
飾吏先儒雅 位何五十霜 萑蒲掃韶石 桑柘滿

黃岡知己午津老傳家  
剛定郎八龍牙半在風  
雨夜侵床

李堯卿挽詞唐佐

里社久相從  
知君陰有功  
救人多藥喜  
持論恥雷同  
素業諸郎在  
浮生一夢空  
淒涼宗清傳  
健筆媿河東

周左司挽詞頌

從政心無媿  
敢言人所難  
精忠憂世切  
清節照人寒  
交臂失持橐  
乞身終考槃  
老成今已矣  
西望涕汎瀾

乙丑慈恩會今凡六十霜  
軺車來握節相府記  
傳觴詩藪懷高隱  
郵筒見短章不堪千里隔  
丹旄想飛揚

王夷仲夫人挽詞

彤史無人續  
誰能識壺爨  
蘋蘩奉先祖  
詩禮付佳兒  
未見魚軒樂  
俄興鳧鏡悲  
藁砧方得路  
腸斷悼亡詩

陳夫人挽詞

族姓甲休陽  
夫人懿範彰  
奇男已南省  
快婿更東床  
珍錫人加嘆  
佳城神所藏  
平生陰德在  
餘

慶尚雜量

雅有幽閒操來嬪清白家相夫全禮敬見子致  
清華方享乘軒樂俄興陟屺嗟誰將彤史紀大  
筆為雄誇

茅夫人挽詞 鄭貴虛之母

清心玉映許誰同更有飄林下風政爾高情  
協宗老故宜嘉遯樂厯公遠謀蚤識身為重晚  
境還知性亦空已擬張林碑婦德合歸彤史巨  
編中

張夫人挽詞 余元老之母

婦德天然備肥家五十年平生勤內則晚歲識  
真詮倒稟非徼福翻經亦應緣子門有孫子佳  
氣藹新阡

王修撰挽詞

十載頻褰刺史帷名卿夙裁映紳綏慶門共仰  
照三鳳禁路咸嗟欠一夔神武衣冠終遂志平  
泉花木總成詩傷心積翠樓前月斜入欄干欲  
向誰

賤子何能直一錢夫君於我獨知憐樽罍談笑  
幾侵夜琴劍周旋不計年此去空懸徐孺榻重

來無復孝廉船百身願贖嗟何及衰涕滿襟如  
逆泉

玫瑰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七

玫瑰先生文集卷第八十八

四明樓 鑰大防

行狀

亡妣安康郡太夫人行狀

亡妣姓汪氏諱慧通字正柔明之鄞人曾祖元  
吉不仕祖洙明州助教累贈正奉大夫父母温  
左朝議大夫仕為太府少卿直顯謨閣累贈少  
師妣恭人王氏累贈越國夫人明今為慶元府  
亡妣生于大現四季歲在庚寅五月八日少師  
長女也先君諱璩曾以軍器監丞兼權高書工

部郎官知處州終朝議大夫索贈銀青光祿大夫先君之祖諱常朝議大夫索贈銀青光祿大夫父諱昇徽猷閣直學士朝議大夫索贈少師兩家少師實為中表金紫无恙時始命締婚年十九而歸于我紹興十六年封孺人二十三年封安人二十八年封宜人乾道三年封恭人淳熙九年十二月先君捐館十二年某諛郊祀恩封太令人十三年高宗慶霈封太碩人紹熙五年壽聖皇太后慶壽恩封太淑人慶元五年光宗聖體清安天子行慶于下封信安郡

太夫人六年明堂恩進封大寧郡嘉泰三年郊禮進封安康郡不及拜四年正月癸酉以疾薨于晝錦坊之第室享年九十有五子九人錫右迪功郎徽州績谿縣尉錫水議郎權祭遺嚴州軍州事某顯謨閣直學士通議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官館登仕郎鏘奉議郎知福州永福縣事錙文林郎監淮東總領所鎮江府太平惠民局兼戶部大軍倉鋁鏗迪功郎温州司理參軍錡女二人蚤夭孫三十二人風藻迪功郎新泰州海陵縣尉淑滌漳從政郎紹興府上虞縣



祖為王府贊讀虜犯京師事定推乃家南京以歸  
亡妣及笄嚴其遭亂散失餘又壞于漏舟不以  
為對也先君自火清介亡妣實為合德事李氏  
姑及伯父伯母如公姑之禮曉練世故謙抑遜  
順被服寒素内外交稱之先祖有幼女亡妣愛  
育如妹隨事教飭箱篋直与共之為擇良配遂  
歸王公正已任至太府卿与之偕老王公之父  
提舉時方宰長興而外祖知湖州挈往郡治相  
與為結縭之耶壺所有以送之王氏初得美婦  
致謝再三是時亡妣年才三十有七祇此一節

過人遠矣自尔同先君宦游內助庶平言不出  
聞或有觸怒必功使從寬有所饋予必贊令從  
厚故廬既燼于兵火先君仕不加進生計日削  
多寓外家亡妣因得晝晨昏定省之敬二舅出  
仕參理家務上下款服既遂終養執喪盡禮自  
以不逮事舅姑歲時祭祀蠲潔誠至必躬必親  
晚雖分命子婦犹臨視之先君乳母刘氏本中  
原人忠愛子孫亡妣待之甚厚卒老于家又以  
亡姑三人无後春秋皆預饗烏斲序薦新未始  
少廢竣事飲福必款家人俱集髻鬢不遺莫年



髮不勝冠或功裘以烏紗則曰非所以為禮也  
謹守家法至于終身澹於榮利素不蓄財有則  
綠手而盡不喜為時世粧冲靚雅正无珠璣之  
侈飲食有節靡務精鑿每言避虜時僅以澗水  
進脫粟飯有饋以豆豉者其甘如飴今日所享  
不翅足矣篤於教子至質貸以供束脩諸子粗  
有成立或問何以為訓曰平生不曾對兒輩出  
一不義語故薰染至此耳一視九子无嫡庶之  
間方授室時視家之有无以為豐殺平心處之  
自无間言其遣嫁女孫亦然女孫有嫁及遠適

者多誦地方安夫人之詩有曰女長終為婦親  
邊不是家睦嫻存古訓勤苦是生涯之句以勉  
之先君有再從弟妹幼孤无依取而育之亡妣  
為畢其昏嫁其宅解衣以為助者不能悉書也  
喜周人之急家藏奪命丹秘方歲營珍劑以為  
施治疾起死甚多先君在烏鎮時友壻陳公膏  
已自御史貳外府亡妣每聞有除日則為女弟  
贊喜遣賀惟恐後无分豪羨慕及歆然之意少  
卿忽下世輕舟入都以慰之其達識類此嘗在  
親戚家聞從于過省之報喜不自勝坐中以為



夫人之子也問得其詳喟曰心地乃介邪先君  
壽終固已難堪未半載而嚴州兄又以毀卒亡  
妣年已高皆憂其不能處而曠度了達晝夜之  
哭哀至若不可解哭已則胃次豁然起居不改  
其度人尤以為難某守永嘉迎侍為八十之慶  
暇時領婦孫周行郡圃不假扶掖擷黃甘以分  
啗略无衰相某亦仰体慈訓不敢以嚴苛臨民  
在後省嘗以封駁久不決跪以告曰朝夕旦得  
戾謹恐一有斥逐徒驚尊抱莫若先歸故里脫  
不可逃寧身當之亡妣曰我亦念歸久矣畫室

為之東下嗣歲復來時仕者聞自引去同列咸  
謂某曰子有親老可明告于朝使子弟奉以歸  
非它人比也某亦以告亡妣曰吾兩陷圍城中  
還鄉人脫虜厄以是知死生真有定分在此則  
猶知事宜外方傳聞多過徒乱人意某竦而承  
命不敢復請聞者无不歎服某自吏部尚書謀  
補外亡妣聞之曰可去即去母以祿位為累也  
既歸見親黨道舊故甚自適也越國生二女一  
子仲舅尚書諱大猷引經告老而陳氏從母之  
子諱居仁為中書舍人終華文閣直學士里有

一舅二甥三學士之語從母及舅母亦皆封贈  
至夫人外門切鄰亡妣年九十尚書公亦八十  
里之族姻孟春為慶既報之又合樓氏年過七  
十者男女二十餘人別為一席以侈其盛仲春  
為尚書慶酬酢稠疊迭為重客季春又夫人生  
朝也簫鼓之聲幾无虛日未幾聖朝推老老之  
恩亡妣授郡封尚書公進真學士郡太守致  
上命羊酒粟帛之賜焜耀兩家先君在時固已  
益羸八十口逮今二十有許季未問納婦及壻惟孫  
曾子女增四十有五人童輩滿前愛抚惟均欢

笑雜沓不以為厭問安直頷之而已晚歲脩福  
誠世所鮮儷也奉佛素謹甫三旬已闋大藏經  
取龍龕手鑑以正奇字越國嘗再誦及半又与  
二舅補之近年犹作梵唄時舉因果以示人曷  
餐以前无非佛事寒暑如一畫靜多現大字未  
見之書不問多寡必自首至尾而後已書傳過  
目如素所習諸史舉大端與亡之際矣否之著  
者類能道之稗官小說所見尤衆性復善記非  
出疆勉二族交婚如朱陳然親連至多姓弟之  
外姻姪宗派如燭照數計後生取質烏及見宣

和盛時暨靖康間事言之皆有端緒如痛定泣血等書閒能指其不然者後得夢華錄覽之曰是吾見聞之舊且謂今之茶褐墨綠等皆本胡服自開燕山始有至東都者深歎習俗之變於夷也本師史文惠公丞相魏文節公見必加敬數年間遇舉壽則大資趙公郡侯洎倅貳而下俱集或歎曰人間縱有此壽若斑衣珠履之盛則未之見也既倦于行或過諸院近則某軍抱持稍遠則子若孫親扶板輿每顧笑以為樂客或求升堂苟非有疾未嘗不見問勞周悉旁及

其近親之安否談舊事不少差成仰神明之未衰也灯前則与諸婦為依徑馬之劇或至夜分不倦去年方竟頓弱雖齒豁體羸已久而耳聰目明如旧某比蒙恩与郡以九十者家不送政力辞止妣以為然疾既革元日犹自力危坐以待賀者某痛念夙州兄祿不及後郊恩以奏後子澡歲省受命止妣犹能以手加額六日忽命浴且理髮自此叩之則應不復出語面西側卧时若微哂三日不動以至屬纊殆善業之報也仁慈薰然待妾媵有恩人懷感不待鞭扑而

自馴服去者必使得所歸閭巷匹婦有來者一  
以恩意接之故弔者无不盡哀聞者无不傷歎  
已而大資率鄉之士夫近百人制帥尚書黃公  
郡縣官及鄉校正錄而下各來致祭多有哀辭  
以形容盛美与哀榮終始之備且言上壽全福  
无可憾者嗚呼人子之心豈有穷極况自父兄  
凋喪以來母子相倚為命季弥高惧弥甚不敢  
一日輕去鄰下而天福我家遽降酷罰不孝罪  
逆以至於此尚何以生為哉方忍死以襄大事  
追惟吾母淑質懿範著聞遠近若其容德廣大

孝敬淳篤高明諒直慈祥清粹曲盡人情而動  
依大義非惟閨閫之賢婦所不能及有烈丈夫  
名薦紳之所難能者不肖子某自省事以來親  
見實行聞格言舊矣是敢泣血具載以少伸哀  
庸孺慕之誠非不欲極意贊揚而屏伏苦塊所  
瞻清裂寃魄紛乱不能盡究始末以發潛德寔  
宥有時未敢求銘于當世大賢輒援曾文昭公  
止妣之称效浚山陳公先夫人行狀之体敬刊  
之石以对先君之碑銘以示子孫使毋忘哀哉  
餘生无母可事長號擗踊冀相尋于九原之下

耳鳴呼痛哉嗚呼痛哉孝子棲某泣血謹狀

先兄嚴州行狀

曾祖常故任朝議大夫累贈金紫兗祿大

夫

姚翁氏贈永嘉郡夫人

祖异故任徽猷閣直學士朝議大夫紫

贈少師

妣馮氏贈秦國夫人

馮氏贈魏國夫人

父璩故任朝議大夫主管亳州明道宮

母汪氏封恭人

先兄諱錫字子善一字申伯世家明之奉化今  
居于鄞蓋自我高祖正議先生始四明之樓實  
出于東陽不知所遷其可尋者自兄以上才八  
世先生以古孝教授鄉校凡三十二季擢第起  
家金紫少師皆以伯仲踵世科後來者又繼之  
衣冠彬彬焉先公嘗以軍器監丞攝工部郎有  
忠厚廉平之稱太保魏國史公為墓銘生九子  
兄其仲也兄天資穎悟精力絕人自幼從學迨  
出流輩年十三游郡庠三山陳公元裕典教事

釜裁甚精兄一試占高等祖居遭建炎之燬依  
外家以居先公攝事平汪母氏携伯氏徃往兄  
已能理門內如老成人自尔卒業之餘幹盡尤  
篤棲汪二族吉凶會集人夥事叢他人智力所  
不給兄為主辦則應酬中度談笑自若遇事有  
膽略不怯不躁委蛇曲盡无劇易必卒故雖未  
冠而中外親識已極口稱其能而期用于世矣  
先公久欲問舍而无其賢兄承親意竭力圖之  
銖積寸累以立堂宇先公怀太守章歸寓奉川  
兄慨然曰親年益高茲可緩耶入城謀度日以

就緒落成奉二親定居而後待行盖一力任事  
米鹽靡家有無相通以全其家者幾二紀隆興  
二年以先公遇郊祀大禮奏補將仕郎乾道改  
元<sup>中</sup>銓授右迪功郎秀州司戶叅軍先公赴處州  
兄率諸弟分掌家務雞初鳴侍左右<sup>至</sup>受謁聽訟  
則候于屏內公退候伺顏色承命惟謹書尺之  
繁委行李之往來一不以累先公之心故先公  
專意郡政無有內顧既赴戶掾太守徐公藏曾  
公逢一見如故交事多資決糾曹愷甚守方委  
兄協濟俄有旨使錄事專典獄漕使呂公正已

郡行部民有訴獄寃者以詰糾曹喙不能答兄  
前曰茲事甚明是時新制未行某與聞之因引  
姓名歲月與事之始末辯數暢四座屬耳呂  
公歎曰作吏不當爾耶顧吏亦依兄所言糾曹  
得解而訴者伏辜會鎮江有軍校訴於朝且自  
言久掌軍用列校貸錢以萬計知其欲訴將殺  
以滅口脫身而來後必有追者出此門則不得  
生矣丞相虞公駭其言具奏于上先令郡置獄  
盡繫所訴者欲遣理官以往今丞相梁公方叅  
大政慮搖軍心請敕漕臣擇州縣清強官許以

理寺推獄行時胡公昉新為東漕與呂公合詞  
薦足呂言秀州事胡曰自淮陽易節以來密訪  
人物至秀稱樓君者如出一口徑取旨以檄兄  
二公使來見面趣之行兄曰事關軍旅君相所屬  
意其試吏未半歲豈應與此二公不許曰隆暑  
不可久繫獄吏已候于郊外數日以待子之來  
也請械軍校以行自隴塗中時與之語鈎得其  
情比至桁楊滿庭所繫有官橫行者兄以所訴  
訴貸錢之目詰之皆曰誠有此而悉已償矣各  
以左券來有須會問于軍者頌繫一二餘即日

縱遣復引訴者謂之曰爾之妄明甚察爾之情  
欲逃死耳上罔朝廷下駭軍伍死有餘責即吐  
實尚全爾生其人頓首感服一筭不用僅三日  
而竣事大理吏跽請曰事體甚重今遽已後必  
有悔兄曰我不知觀望惟盡其情而已汝第為  
我行文書它日有責我當任之既出尚書蔡公  
洸為守握兄臂曰何其神也始得制書府庭為  
之震動非君來其亦無所逃責然尚疑兄年少  
氣銳或有疎畧因為脩言之喏曰弗可及已歸  
塗比文案談叙甚詳密老獄吏所不能為二漕

聞兄及門大驚既見道所以喜甚曰吾二人舉  
士不繆矣亟呼吏草奏兄曰已具于此讀之又  
大喜過望泚筆書名即攜兄詣丞相府先入白  
相唯、問安在自嬪祀往以便服謁見色尚不  
怡曰拊獄誠敏然訴者肯默乎亦得所謂伏辯  
者乎二漕相目兄曰伏辯有二如使吏曹附口  
語代書辭容有誣服今其親筆也袖出因辭數  
百言視首辭筆迹不少異又無一字楷改注乙者  
相始大稱賞且曰使者誠知人翌日與梁公奏  
聞上為之嘉嘆因兵薦兄謂如此等人不應



使沉州縣請以中都官處之適左帑司有巨蠹  
既正典刑以兄監都門相謂兄曰是何足恩子  
特不欲使<sub>子</sub>捨祿而遲次也既就職潤色成法隨  
請于上積弊浸銷在法譏訶出入得其過失者  
賞有差故雖名同事而偵伺甚嚴或成仇隙兄  
曰吾儕為國主藏任責匪輕各謹攸司某亦不  
願得此賞也由是相處甚歡而事益集南庫闕  
官朝旨命兄兼攝兄視貨財品日至繁而位置  
紛糅躬督帑吏豪分之各得其所列屋有定數  
而總其凡於籍標識粲然未幾上忽遣中使

使臨視兄執籍取物如探諸囊使無以返命即  
取屋角弊繒將封以歸奏官吏失色兄徐曰是  
非軍衣所須蓋裒以脩賜花等用數實若干籍  
具在也神氣湛然使无以詰尚書張公津曰某  
考典領初不得親臨齋輦又不任事微君吾其  
殆乎張公由此受賞兄不屑也任滿主管都茶  
場令子庫閔陞右丞政郎上方留意楮幣兄  
服勤其中纖悉明備凡事皆立成規吏不得搖  
手日造万紙无不精好一日謂丞相曾公有同  
僚力言省罷之便兄立其後具聞之僚顧見兄

踰階而退兄亦不之辯果罷已又進謂白相君  
曰國家賴楮幣以資用度今罷已何敢復言然  
度必復于後吏曹失業散之四方它日恐難遽  
集况作偽者它皆可為惟貫百例不能亂責故  
多敗此曹无聊若冒為之智者不察也願擇可  
用者分隸官司使得以自結丞相曰子不謀身  
而遠慮及此即白於上如兄言旋攝主管尚  
書刑工部架閣文字遂為首職最清簡靖共自  
守垂滿欲詣銓部時史魏公再相素以兄為可  
用力薦上前丞相趙公又奔鎮江獄事贊之

且奏曰是時虞某即欲處以職事官今丞相雖  
知之尚避鄉曲之嫌未敢遽言上曰朕猶記  
向時言信可用豈應顧小嫌耶遂除詳定一司  
勅令所刑定官以薦章及格改宣教郎時方修  
一司一路酬賞法取諸路專降旨揮五千餘項  
立條一千三百繼又編類海行法兄夙夜疚心  
筆削損益多出其手書成奏篇轉通直郎輪對  
首誦主上孝儉之德上曰朕之即位卿與  
覲否對曰臣是時雖不及見今叨朝列冬至正  
旦親見陛下拜太上皇壽真千古盛事也

上頌而笑再奏請詔有司議立科目凡是則是倣有一於此者令郡國察舉以聞擇其尤者尊顯以風厉天下孝者舉則忠臣可以求廉者進則賊吏不必治又論乾道修法久已奉行間有牴牾重加審核虽已出于睿断修定新書止綠頒降尚逕州縣无所依據胥吏因得為姦及致淹延獄訟欲望頒行便得遵守續有陳請自編別勅仍下諸道且用旧法理断免致因循待報遷太府寺丞又以輪对論紹興和買事謂會稽一郡賦額最重然徑界之初物力及四万錢

者始敷一絹今乃半之既无物力之增徒有科敷之倍止緣下户舊与免科 聖朝優恤之恩反為豪户欺隐之地上焉者財力豐裕与吏為市莫可究尋盡以本户之旧析以占籍五等分立砧基多至百本却致中產之家和買歲增偏重已甚乞以產錢均敷不復更問等第議者必曰始科不及下户盖恤之也今反加賦可乎是大不然今名為下户者实富室也真是貧乏十无二三若仍舊貫不為更張則必盡歸五等之籍无復可敷之絹矣又言身丁錢者皆出於下

戶欲將所取之額總計為絹若干與和買絹數合為歲額止以產錢均開上戶雖就和買數身丁而和買之數則頓減下戶雖就身丁數和買而身丁之免則甚優上下各得其利而官賦所入无虧鈔書仍以和買身丁為名用防異時重疊倍數之患若有丁无產之民則又可以全免而為太平之氓矣。上褒嘉再四且曰卿所陳利害甚明朕即為差漕臣與郡守同共措置又論在帑權出之弊謂出入之各具有科條物貨權出勢不能免此等既非正吏止是私置文記

遇出即注才入即銷雖有據憑終難檢柅萬一久假不歸因有重出不死姦弊欲從外府印給二簿付都中兩門專記權出之物門者以時拘收太府每季稽考。上曰其弊如此朕殊不知即命行下至今遵用之宣諭宰執天語甚宥兄前後再付所陳九事皆蒙睿獎今錄其施行于時乎其最著者遷大理寺丞獄人之司命廷尉又天下之平固所當謹兄尤恪意從事謂天獄追逮非它處比一夫所向閭里驚搖每見吏牘必詳究其人擇不可已者始稟卿長而行之既

至則窮日之力親加聰察苟无用拘留則亟去之或先有案卷者預審事節一問即得故囚之宿於獄者甚寡考掠尤稀閱視之如傷情實俱露而猶為庖隱者僅施十數囚徒至前未嘗厲威以臨之斥退吏卒使得盡其欲言遇有婦人孺子深以驚迫為戒適有大獄三數皆曖昧翻覆最為難事兄究見底蘊處斷公平不為勢力顧忌亦不詭法以惠姦軍民鬪訟例送寺中是非立決率皆厭服而去由是廟堂相知逾深士大夫則曰此真得人矣始至寺吏曰是為初官

時能決詔獄者久之熟見兄官業咸謂未之見也兄久去親庭力求外補九年四月差知嚴州時謁告歸省拜命于家未幾交代奉詞有旨趣行不候臨遣使道之官九月到任郡吏旱潦之餘財用空匱陋不成邦逋負動以千萬督責交至以郡計訪察屬具訴煎熬困急之代先是曾掾筦庫之官分往諸邑公吏五百又旁午於道日不暇給兄曰郡尚可為也何亟如是悉使歸之一跡不留也諸邑既已肅然後使來受要束畫取財賦本未審緩急之序与夫當芻而未

蜀已發而更催者人皆得以自言首尾七八日  
朝莫相處如父兄之詔子弟凡可蜀者落筆掃  
盡其它或為之倚閣或為之分限其應輸者皆  
指期至郡俸式以下爭以為不可兄不為變邑  
无官吏之擾又罷无名之歛期會寬而信欣然  
承命以行且各置二曆緘以紫囊公文之外守  
宰欲有所言親題曆上不时往還吏不得與聞  
其間脉絡貫通了无壅滯文移簡寡上下安便  
及期无一金之負寮吏葺服郡始少蘇矣木柅  
出歛郡由城下以趨錢塘郡帑賴此以濟比

歲苛取商賈不通兄為之簡節踈目按舊額而  
寡取之會計甫畢牙佞一為保識即縱之順流  
而下賈人更相告語來者益衆以故三閱月而  
錢之入大農者踰十萬緡曾不倍征也版曹漕  
司差官相踵至則與之道其所以然甚悉又隨  
所索而應之相與嘆其通敏且曰下車凡何時  
洞徹乃至此耶歸語諸長故兄之夸益章民訟  
多据案親決各適其平受責者亦无辞牽手加  
額称誦神明者相屬也外邑番訴間取其甚者  
自處之必穷其情狀而柳彊扶弱不為已甚有

詐表衣囊于津亭者期以舖時必獲已而果然  
學校頽圯所未暇及兄為之區處表裏一新像  
設嚴整士類感嘆人不知役或以疑事來諭從  
容響答動中要領而以愛民近厚為先務近城  
木場苦於潦水築墻則善墮插籬則易壞或以  
請兄應声曰種木以環之則可久矣聞者以為  
唯及大率迎刃而解庭无留事取吏接物厨傳  
賓廡下至舟子軍士之差次具有方略人情翕  
然愁嘆之声化為謳吟傍郡之訴于監司者亦  
求直於兄其感化流聞有非人力之所及者十

二月丁先公憂徒跣扶喪哀感行路郡人如失  
慈父設祭於道者相望巷哭以送之在官僅八  
十餘日人謂良二千石終更以去者未必得此  
戶部侍郎魯公逮當今吏師謂人曰試群而辨  
事者有之若樓嚴州為政平靜百廢具奔雖老  
於治民者未易過也既歸追慕摧割不可解于  
心力貧謀葬顏色深墨十年四月感疾去卒哭  
未遠也閏七日至五月丁卯竟不勝喪以歿嗚  
呼痛哉享年五十官至承議郎娶馮氏封孺人  
子男三人澡滌滌女二人適承務郎新知紹興



府餘姚縣蔣綸將以十一年八月壬午葬兄于  
奉化縣龍潭正議先生之墓左溧錄兄行事以  
告于其与之相抱持而哭語之曰吾尚忍言我  
子之所知者吾為汝書之嗚呼兄之所以過  
人者天才之優也然人之有才者或量不足以  
容物或孝不能以自將恃氣而元傲矜敏而急  
情察以為明嚴而近刻為己而嗜進計料以自  
豐者間有之不免惟元器度恢洪莫見涯涘受人  
之觸傍現為之憤怒而辭色不少異朋友同寮  
所閱多矣元不得其歡心居家作吏幾无暇日

而孝問不倦尤好說詩得風雅之深旨兩薦漕  
臺卒困于南宮筆力日進動翰如風对客作書  
真行俱精瞬息數函不見其勞嘗見徐公競作  
篆心顧好之下筆輒工好事者爭求扁榜流傳  
甚多晚更歛制稍尋斯水之体近方攷證說文  
仍集張氏復古与鍾鼎遺文從韻助分欲為一  
書竟不就餞別慶賀間為詩詞皆清新切當壓  
倒坐人凡其見於外者至誼養饜飲增益德性  
委運自適則又其見於外者至薰然无貴賤長  
少与之盡礼人有所求惟力是視告以急難必



傾身以應之或就之謀事先究情實能道人膏中之欲言者為之致曲不翅已事人亦感其誠而許之故率能如請者之意濟則如身得之喜否則介介若有失焉蓋其資性篤厚雅存濟物之心而才又足以行其志此所以為不可奪遇有不可亦必曲為言其所以不可者以曉之人亦不以為忤克勤小物略不苟簡所居一日必葺瓊居旅次容膝之地亦務整潔創造器用巧思橫出人取以為法終日矻矻有古人運甍之志每曰勤則不匱一有自惰則不足以立身矣

人之情偽絲髮不能逃而自晦其明含垢匿瑕如弗聞者動有規矐不以己長望人、有弗及率歸于怨徊翔堯庫知己滿前不一登叔貴人之門普人所謂性至通而自然有節者兄為近之心計者餘使之利析秋毫有不足道而疎財尚義不問家之所有貧无告者時推以濟其湏俸入不足以給用而食客无虛日間遇士子就試親賓至集兄預為館穀之計帷帳器用咸備手行觴豆弥月无倦色少間又問勞其乏絕商權文義人、自以為親已婦家寢宴輟衣食之

資以助之外舅姑之喪及葬皆兄為之存歿兄  
憾再送弟鏞幼孤求師在所兄曰是吾叔父之  
愛子也飲食教誨積數年遂入工庠東陽有族  
子曰傳以窮來歸兄育其數口又為謀資身之  
策溫飽至今少游西安與張元晦汝明厚善乙  
未張赴省闈兄取其新作讀之曰君文誠工而  
久不售者正坐用意太深為取前三年程文教  
十通使熟觀之曰是未必勝于子惟以筆端死  
滯礙耳張蕪然悟場屋中一揮成篇既在選謂  
所親曰吾雷一第益友之賜也其於故舊類此

嗚呼在私門為克宗之子在公家為有用之才  
德之感人者深惠之及物者廣况復容貌頎偉  
素少疾病謂必將建立事功為時聞人而止于  
此是可痛也故歛之日親戚交游下至閭里耆  
穉皆相向慟哭搏膺盡哀傳聞訃音交相驚悼  
久而後信之至今吊者尚未絕也兄亦自度抱  
負不允抗志閔遠紹興和買之請既行郡民間  
之死不鼓舞且曰不知是何官來惠吾州耶帥  
奏催科方急未易遽改上尤注意今候省限  
滿日取旨近臣復有請者遂遣漕臣以行僅能

蜀咸贊官及寺觀撥賜无名之額終未能盡如  
兄之言兄深惜上意之未究益訪利害期申  
言之而死及矣兄之齋志于地下何止此哉嗚  
呼兄之孝友篤矣伯氏喪于丹丘星馳護喪治  
葬抚孤甚有恩意第八弟鏐之生先公以多男  
子之故命兄育之抚愛如子以至成人澡之居  
喪鏐實同力以報焉方伯氏之亡而諸弟尚幼  
每与其相語曰仰事俯育之類吾二人分任之  
某自度才具智略去兄遠甚一聽命焉而悉意  
以佐其傍處送官更為勉勵欲寡其過以毋

貽親憂官勅局丞外府適相後先連簷以居並  
轡以趨匪敢以為榮父母俱存兄弟无故誠人  
間之一樂也先公七十同歸拜寿壬寅屬疾又  
同時省侍已而先公益安而兄得輔郡奉双親  
西上鄉曲豔其盛丞相史公魏公率里之士夫  
大合樂以送之兄曰當以一身服為郡之勞而  
使家人女子極奉觀之吹觴調旨甘又間以政  
事施設具言於庭闈以請益甚適也不幸天禍  
我家先公棄諸孤兄號慕深切大事未涯百口  
仰絳愛若爵結以殞其身天乎哀哉游宦許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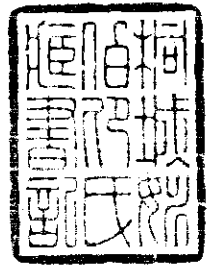
不足以餬其口生事日廢幸能以器業自奮改  
秩才四年尚得郡綬卒不及澤其子竟何為哉  
竟何為哉今日之事固有能言之者豈真有定  
數不可逃耶世言陰德隱行有益壽之理未聞  
兄之平生以棘寺數月治獄平允之心厓陵一  
時臨民循良之効亦宜得佑於神明而大禍之  
餘復不自免福善禍淫豈又有時差耶不可曉  
也垂白之母晝哭之淚未乾而重以晝夜之哭  
門戶責任之重以兄當之猶懼不能勝其何以  
堪之嗚呼不可活矣与澡等忍死以圖寔宥之

事又雪涕以書此或曰子之志虽切詞不亦太  
繁乎某泣曰吾兄之亡斷吾手足不足以喻其  
痛且重悲夫人品才氣如此而不得顯於用特  
書屢書犹未能形容大槩以寫吾之悲也吾暇  
文乎哉乃長號授澡而使之求銘烏謹狀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九

又...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九... 華...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九...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九



四明樓 鑰大防

行狀

皇伯祖太師崇憲靖王行狀

曾祖世將華州觀察使贈太師福國公

妣李氏封淑人贈商國夫人

祖令諱武畧大夫贈太師益國公

妣劉氏封宜人贈齊國夫人

父子偁左朝請郎秘閣修撰贈皇兄太

師中書令追封秀王謚安僖

妣張氏封秀王夫人

本貫玉牒所譜伯圭字禹錫年七十有八  
狀

某仰惟 皇朝以忠厚仁澤涵養天下 累聖  
家法相守一道本支繁衍日熾而昌親睦九族  
恩禮隆稱真足以度越千古恭考國史開國以  
來屬近行尊貴窮人爵富溢萬鍾不知幾人然  
皆生長宮邸專奉朝請雖威望彰明有如周王  
亦未嘗著民庸于外自熙寧間稍就外補才業  
寢顯各以所長自見為世豪賢代不乏人曾未

有位極人臣出處繫海內重輕者若夫歷事  
四朝寵光赫矣以間平之賢躬曾閔之行出為  
龔黃之政入有旦奭之望兼是教者而又壽考  
康寧子孫盛大始終無憾二百四十餘年間其  
惟崇憲靖王乎某四掌玉牒嘗考福國公 藝  
祖皇帝之元孫也建炎元年安僖為秀州嘉興  
縣丞 孝宗寔生于官舍僖生不及進用歿後  
有追封賜諡之寵尋又築祠堂于行在所建園  
廟于瑩城如濮安懿王故事又升秀州為嘉興  
府所以寵賚之極矣王其長子也安僖被服儒

雅由舍選擢宣和元年貢士第交游皆一時名  
公王在髫齡有成人風安僖肅重客必命王侍  
植立拱聽長而弥謹安僖任子請以先外表張  
似之安僖大喜雖銓曹以法不許王之器識自  
少已不凡矣紹興七年明堂恩奏補將仕郎十  
三年安僖薨王號慟哀毀見者隕涕有旨令秀  
州應辦王傾橐以襄事一毫不取于公家十有  
八年授迪功郎秀州華亭縣尉邑苦多盜王周  
行境內以五家為甲一家警盜則四家應之一  
家容姦則四家同坐盜無所容焉有鹽鐵塘自

金山海口屬郡城二百里而近歲久淤塞鹽運  
不通王建議䟽鑿卒賴其利齊國之喪以承重  
解官二十五年調宣州司法叅軍既至會常平  
帑廩事發興獄逮繫甚衆守將案前政王請寬  
假守不聽王曰法固甚重然官劾吏竄則亡失  
者不可復得若少假歲月庶可償納懲治未晚  
也代者得以保全尋為補足有囚當死王疑而  
爭之守是獄掾觀望者隨靡王辯愈力後加詳  
讞罪止流役戚方出戍道郡境津險而梁弊檄  
郡為桴筏期會迫甚郡以屬王且行且謀凡官

地有林木皆默識之歷津梁則度廣狹材既周  
用馳詣軍中勞以牛酒且告戚云伐材已具役  
民恐不及事有非所習若調軍士五百繕治之  
可立辦也方既樂從王臨視優擣士卒競觀甫  
畢而師至民不知役守益嘆服三十年 孝宗  
自晉安郡王為皇子封王是冬以舉主循送政  
郎明年夏添差兩浙西路提刑司幹辦公事未  
赴特改宣義郎尋添差通判明州三十二年六  
月 孝宗受內禪八月除集英殿修撰知台州  
隆興元年十二月以職事修舉擢敷文閣待制

二年秋潦暴漲加以潮溢亟遣舟濟溺者水將  
入城囊土塞門補苴罅漏水殆及女垣不爾則  
民幾為魚矣細民多鬻鹽抵罪王深念之以諭  
巡尉使嚴訊邏獲鹽則歸之官而縱其人獄訟  
為之衰息而歲自<sup>課</sup>若也以治行改知明州充沿  
海制置使虜再犯邊嚴海道之備傳檄不絕驚  
譎訕 王命邀郵筒于遠郊密授以入民始晏  
然乾道元年歲大歉飢民餓至分處寺觀發廩  
振救多所全活真里富國大商死于城下囊齎  
巨萬吏請沒入王曰遠人不幸至此忍因以為



利乎為其棺歛屬其後護喪以歸明年戎酋致謝曰吾國近亡歿尚籍其家賞今見中國仁政不勝感慕遂除籍沒之例矣耒耜者且言死商之家盡捐所歸之賞建三浮屠繪王像以祈壽島夷傳聞無不感悅至今其國人以琛貢至猶問王安否六月以獲海口功陞敷文閣直學士二年冬以邦人舉留再任益思所以惠民者定海有沈寤湖豪右侵築民失其利開浚復舊蓄泄以時規模弘固民今賴之又有茅砧磳与慈谿接畛定海居上流旱則足以溉灌水則以慈谿

為壑紛爭久不定王以師事行縣親視其宜俾浚舊溝之成兩邑皆利而爭者息矣三年秀王夫人寢疾藥必親嘗衣不解帶既遭內艱擗踊攀踰絕而復蘓溢未不入于口喪行邦人擁道送之面色深墨哀動行路四方賻禮日至自以俸餘足以終大事悉之年五服除八月再知明州下車謁先聖顧瞻學宮顏弊大出緡錢葺之自大成殿御書閣稽古明倫二堂以至齋舍門廡為之一新增制置書籍月課諸生所習以酒醴勸之宗子不遵防檢者俾入學舍闕以規

矩与生員同後多修飾取科級者于是相与立  
生祠于東序制司水軍舊屯于城外之江東時  
得旨定海移軍于平江之許浦王請于朝謂定  
海控扼之衝不可徹備利制司軍以實之增葺  
舊營度容萬竈又造鎧甲器械甚備壘書櫓馬  
歸正棟汰軍士來者無所歸止為度地城隅為  
屋數十楹以處之頃歲膠西大捷之後海波不  
驚而降者言始謀本欲直犯吾境或謠傳虜結  
高麗者上下疑之王益治戰艦嚴閱習以張軍  
毅遣郡人徐德榮說之得要領以歸遂寬東顧

之憂六年陞學士海寇葛明張甚王以方畧授  
將佐每遇必勝王曰兵不可久也遣人諭以逆  
順禍福遂降羅拜于庭股栗莫敢仰視王為却  
兵衛霽威嚴以問始末明感泣悔懼願自效又  
進其黨詰之其脅從者縱使復業寮屬謂明之  
罪貸不可且恐其飽則颺去王曰既懷來之反  
其鋒以為用餘孽不足平也奏請授以官有以  
佚罰為言者王復奏曰誘之降而殺之後日何  
以使人遂補將校又有倪德號倪郎尤為難制  
遣明禽捕人尤危之恐其合而為一也明感其

恩盡力德技窮亦從招服明年王以此轉一官  
願以分及將士復請以德為裨將自是賊之巢  
穴虛實動息皆知情見力屈奸黨破散海道一  
清以王善撫二人而用之也八年陞顯謨閣學  
士九年陞龍圖閣學士皆以郡人借寇之請也  
歲飢糶價翔踊王曰此富者閉糶以幸災治之  
則益甚乃出二十萬緡遣人糶于浙西閉糶者  
計窮爭先出糶米舟舁亦踵至其價大平飢而  
不害官無一金之失而行者又得其利王之慮  
事周密類此在郡前後十年政尚和平寬猛相

濟平易近民千里安之禮遇寮案人樂為用兩  
造在庭必据案究其情實多勸諭使平之其抵  
于罪率從末減平反死囚至數十百人嘗獲鑄  
銅者數輩謂曰汝欲希利而冒重禁邪人与錢  
二萬使易業碎其器而書姓名于籍後犯必不  
貸也亦無敢再犯者每曰節用愛人不易之道  
与其苛取急征以資妄用孰若量入為出以求  
裕乎不飾厨傳不事包直鄰郡交餽盡歸公帑  
行之既久沛然有餘百廢具舉歛不及民以郡  
之西湖為放生池扁其堂曰廣生列石于側刻

採捕之禁待遇賓客不為豪侈而尊俎風流恩  
意周洽寓公寄客皆得其歡心而不敢干以私  
也自以久去松楸索求閑退雖優詔狎至而歸  
志不回淳熙元年十一月始得請除端明殿學  
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去郡之日貴賤耆穉  
攀轅挽留出境不絕三年積官至朝奉大夫二  
月換授安德軍節度使提舉隆興府玉隆禹壽  
宮九月加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九年九  
月充明堂大禮橋道頓遞使至是始見 孝宗  
天顏感動清問款洽王性素謹不敢以語人又

朝于 德壽宮 高皇喜曰久欲見卿撫勞甚  
至禮成加少保封崇陽郡王 高皇曰吾欲自  
見篤睦之恩賜以玉帶十二年充郊祀別廟亞  
獻十四年 高宗登遐王奔赴見 孝宗于素  
幄龍輅啟塗事大酺重詔充總護使十五年陸  
月加少傅八月充明堂禮頓使十六年二月  
光宗龍飛以皇伯加少師紹熙元年三月詔入  
覲加太保嗣秀王仍賜甲第于安禧祠堂之側  
屢款奉 孝宗幸祠第王力辭 憲聖慈烈皇  
后賜水月園堂曰瀛燕亭曰玉林湖州私第中

又有堂曰慶遠圃曰小隱樓曰溪山勝槩扁榜皆三朝宸翰也紹熙中憲聖洎孝宗光宗皆同中闈屢嘗臨幸光賁林壑詔益其地並湖為複閣有司既度材矣王恐重費縣官又固辭焉每侍清燕之間兩宮皆待以家人禮王執禮愈恭語不輕發一日孝宗宴私隆洽不覺前席密問潛龍時事王遜避良久徐奏臣老矣不復記者問至再三終不敢言孝宗笑曰何太謹也然以此益加愛重嘗召王及諸子宴于北宮之靜齋孝宗曰近者元夕蕭鼓之

轂不絕斯民自得其樂不欲禁止然物戒太盛為之惕然是夕不飲酒僅啜一盃湯而已大抵人君不可不事節省若肆意所為將何所不至王對曰陛下統業如此雖堯舜無以過自古人君誠能不溺于宴安則怠荒之念何從而起孝宗深然之二年六月判太宗正事宗司任法太過天族固賴以整肅而頗虧親睦之意王處以平恕屬以廉耻鮮犯令者每言要當先教導而後齊之嘗建議別立宗學月書季考以教天下之宗子請出餘祿以助贍給又以減宮廟員

闕之多請復增教以優之事雖不行識者韙之  
三年六月拜太師五年辭太宗正事七月主  
上登極加皇伯祖免奉朝請九月充明堂亞獻  
詔加兩鎮于是兼崇信軍節度使十一月充  
永阜陵殯宮禮儀使慶元元年以復土拜中書  
令王以曠典五辭御筆答曰遜避莫回勉送所  
議可別議褒崇之禮乃詔贊拜不名嘉泰改元  
賜第為火災延燔乞還湖州故居守園廟二年春  
趣召賜肩輿至殿門令孫子扶掖命有司復營  
舊邸四月王馬歸九月癸亥薨于正寢遺奏訃

聞 上震悼輟視朝三日賜贈加厚賜棺舍以  
蟬冠朝服歛遣內侍押班左武大夫保康軍承  
宣使吳思忠等五人護喪設祭之文甚寵曰  
藝祖造邦源深流長子孫繩々百世其昌巖々  
秀邸不顯其光積久愈厚篤生賢王濯々祥麟  
玉質金相允文 孝宗則友其兄召繇外藩賜  
第于京廼分茅社于彼滎陽赤旂金節徇爛綏  
章文考念功曰篤不忘建祠秀園舊履是荒太  
師維垣袞衣煌々爰暨冲人應龍初翔宣力有  
為調娛多方予嘉乃勲臚句不名紫微是令遜

避勿違貴極愈謙年耆益壯踰七望八熾昌壽  
減子侍孫携蟬冕相望王比來朝精神方強謂  
當百年鎮此宗盟不遠伊迤降此弗祥維大父  
行生死哀榮王寔無憾典刑云亡緘辭往真寄  
哀一觴又遣太常博士錢易直等輟祭于都門  
外文曰我伯祖父標的宗英奉釐列邸隱然維  
城天胡忍于殲此老成爰飭拜典命使以行延  
致奠筭以賁泉扃爰以量幣清酌齊牲粢盛庶  
品用薦哀誠十一月癸卯諸孤奉王之喪葬于  
烏程縣永新鄉成山之源王娶安德帝姬之女

信安郡主宋氏父保慶軍承宣使駙馬都尉邦  
光寔 徽宗皇帝外孫也封衛國夫人先二十  
四年薨追贈齊魏國夫人夙有懿範婉德娘賢  
用肥王家子男十人長師夔興寧軍節度使開  
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以王之喪奉哀毀而  
薨贈少師追封新安郡王謚恭榮次師揆檢校  
少保奉國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兼秀安僖王  
園令次師岫定江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次師  
稷蚤亡次師高深州防禦使提舉佑神觀先五  
年卒贈昭慶軍節度使封信國公次師禹慶遠

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次師臯保慶軍承宣使  
提舉佑神觀次師岳朝奉郎新權發遣通州軍  
州事次師彌奉議郎添差通判嘉興軍府事次  
師貢宣教郎添差通判廣德軍事師岳師弥師  
貢俱得旨除直秘閣未拜女三人長嘉興縣主  
適故朝議大夫直秘閣知蘄州軍州事鄭嗣宗  
蚤亡次永嘉郡主適故宣教郎添差兩浙轉運  
司主管文字張似續次新安郡主適朝奉郎直  
秘閣新權發遣高郵軍事史弥堅孫男二十四  
人希道朝散郎新權發遣嚴州軍州事希明承

議郎新權發遣黃州軍州事希遠通直郎添差  
通判慶元軍府事希德通直郎添差權通判衢  
州軍事希永武翼郎特添差兩浙西路兵馬鈐  
轄湖州駐劄希顏故儒林郎紹興府上虞縣主  
簿希行故將仕郎希古武翼郎特差行在點檢  
贍軍激賞酒庫所幹辦公事希純奉議郎添差  
通判衢州軍州事希閔右千牛衛將軍權主奉  
秀安僖王祠事希忱右千牛衛將軍希訓太子  
右監門率府率權充秀安僖王園令希愷忠翊  
郎特添差兩浙西路兵馬副都監嘉興府駐劄



希稟承事郎新差監臨安府糧料院希謔太子  
右監門率府率希呂忠翊郎希恡成忠郎希復  
忠翊郎希邛承事郎餘五人未賜名補官孫女  
十人長永康縣主遼通直郎知江陰軍江陰縣  
事胡元卿次遼承務郎特改添差監兩浙轉運  
司造船場范華次遼保義郎新差幹辦御前中  
佐軍頭引見司吳璞次遼送仕郎特添差婺州  
觀察推官林燮次遼承事郎特添差通判嘉興  
軍州事韓祀次遼承節郎新差幹辦御前中佐  
軍頭引見司兵吳珙餘未行曾孫九人未賜名

官曾孫女十五人長遼文林郎特改添差婺州  
觀察推官沈燁餘尚幼嗚呼杜甫謂汝陽王為  
真天人某謂崇王天人也其生也秀王夫人夢  
彩傳呼導朱袍而冕者直至寢所奏伏鈞天之  
樂既覺輟猶在耳免乳之際香露滿室終日方  
散及為安僖卜宅兆銜哀走數百里惟烏程之  
菁山最佳卜之而食然念力不能致裴回其處  
一叟忽前曰官豈姓趙而欲求葬地乎王矍然  
曰汝何以知之叟曰嘗夢神告我矣指所卜之  
地以售今寢園是也方承郡時居湖心僧舍夢

有形狀猥異而繡衣者乘小舟環繞數四訶問之則曰公它日當為地主故巡護爾既為守又嘗夢其人言有召公者過小橋人之憔悴与支離不具者紛々求拯援甚哀尋見所召者曰造雨見得無動心乎此曹久不安居願庇之唯々而覺莫知何故後出郊過一橋恍然夢雨見而道傍藁葬纍々有暴露者王悟曰神豈以是望我耶悉為掩瘞之晚嘗率鄉人禱雨道士伏章王盛服端立左右見嶮岨久之瞑而不跌頃之語人曰造覺神遊帝所以閔雨告帝既許我矣

翌日膏雨如注闔境皆足翰林學士洪公邁載于夷堅志尤詳神異之事因為難言如王之交于神皆明白而又有驗于後故屬續之日起處如平時夜尚觀書二鼓始覺寐中有異集子孫告之曰時至矣了無怛化殆仙去矣嗚呼王真天人也王風姿秀挺襟度粹夷忠孝誠篤恭儉謙勤皆其天分加以好學善持論春秋二丁必必具盛饌祭先聖于家塾率子孫拜之四十年未嘗廢每日熟讀論語一書平生受用不盡又喜誦孟子間舉二書之疑与客反覆論辯又據

其旨而為言曰食色雖重禮義以安之富貴可  
求非道則不處又旁取釋道二家而為之說曰  
愛敬惱煩對治法門又曰願有情皆得度无情  
保長生書之坐隅以自警嘗有方外之士書廣  
大慈悲方便忍辱八字以獻其徒復為之辭凡  
數百言王書其旁曰廣大聖之事也慈悲仁之  
用也方便智之功也忍辱謙之德也旨要在此  
奚俟多言其人愕而退蓋其所存者如此喜玩  
法書字畫溫秀如其為人賦詠賡酬愈出愈新  
多記詩詞筆端富麗棋品甚高皆其餘事居閒

則以此自娛也寬厚有餘事秀王夫人尤謹迎  
養在官退食娛侍夫人必勉以恕服膺慈訓不  
嚴而治未嘗案一寮屬作尉時有部使者責以  
躬督人舟王無難色使者見王徒部亦悔之後  
其子將承屬邑久之不敢進王趣之且曰何待  
我之淺也終為剡奏丞至感泣燕居自怡申  
天、無疾言遽色侍側勝冠者眾童輩紛如也  
皆假之辭色第戒以謹守儒素下至臧獲未嘗  
怒辱之不以貴盛自居嘗見丞相魏文節公于  
山間先屏騶送至門下車趨就賓廡吳興太守

旦日拜表僅畢而謁已入矣賓客至前少賤亦  
為之加禮德角朋游雖寒左皆能記憶至錄其  
小字以示不忘鄉人為真率之集以勢位遠絕  
不敢有請王曰非所聞也竟与之周旋自奉至  
薄食不重味器不華飾衾襦用布浣濯紉補不  
棄也買屋而居稍加葺治詹事王公十朋為守  
嘆曰某起書<sup>生</sup>築屋尚窮事力意即第必極輪奐  
之美今見之使人媿歎親舊之貧者月有廩給  
嫁娶病故隨高下濟之雨雪冬日則令人走閭  
里賑施嬰孩遺棄則募乳者收育之蓋用之以

表者則所不吝也某父子兄弟出入王門晚與  
班綴時得進拜眷撫有加焉王在朝端山立玉  
色貂蟬寶帶進止有度照映班列固已增重朝  
廷紹熙末年往來 兩宮調虞密勿若不動聲  
色而外廷屬目倚王以為重造鄰浚容多有獻  
替一語不露于人或有以傳聞求質者但曰無  
之故莫得聞焉此某所親見者兼直禁林王之  
加恩兩鎮拜中令三制皆忝視艸迨丐外而歸  
隆暑中訪別于官舍屏居海角不敢以姓名入  
修門王賜之書且致酒餼之饋若施于敵已者

銘于心不敢忘也王之訃聞識不識皆有殄瘁  
之痛惟明之人去思最深至流涕相吊葬既不  
及為執紼之役亟走五詩以寓哀挽之私王之  
諸子自少保而去遠寄事寔俾狀王之行將以  
求墓隧之碑某不佞竊惟王之抱負非淺陋者  
所能究識爰自建節之後富貴逼人名位日尊  
而所蘊自是無有表見于外人但見其養威重  
保明哲而已盛德全美細事本不必書王自少  
涉歷至多克勤小物持循有素故為能善始以  
終為一代宗工重臣正以平時踐履積而至此

故亦不待而畧也敢具列之告于太史氏以備  
採擇謹狀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九十

四明樓 鑰大防

行狀

少師觀文殿大學士魯國公致仕贈  
太師王公行狀

曾祖本系贈太師魯國公

妣陳氏贈魯國夫人

祖登故仕承議郎系贈太師魏國公

妣陳氏贈魏國夫人

父師德故仕宣義郎系贈太師楚國公

妣時氏封魏國太夫人

本貫婺州金華縣大雲鄉安期里王公諱  
淮字季海年六十有四狀

王氏系出太原五季避地至婺居義烏之鳳林  
後徙金華遂占名數八世為儒至魯公守道自  
晦始開家塾延名士以訓子孫政和二年魏公  
以科第起家知潭州潭縣是生四子次曰湘師  
心繼踵世科仕為吏部尚書終顯謨閣學士其  
幼即楚公也倜儻有大志義風為鄉里所敬故  
翰林學士何公溥志其墓公生于靖康元年六

月七日幼穎悟粹溫凝遠寡言正色顧瞻步趨  
率有彝度力學善屬文紹興十五年由漕薦擢  
進士科調左迪功郎台州臨海縣尉郡守蕭公  
振一見即以公輔期之郡事多委公裁決捕盜  
應格不就二十三年秋滿循左從政郎蕭公帥  
蜀辟以自隨已而召還諸公爭欲羅致公曰受  
蕭公深知故奉親為萬里行詎為利祿計耶既  
歸授國子監書庫官改主管吏部架閣文字二  
十七年為省試點檢試卷官知舉湯公鵬舉薦  
除樞密院編修官冬兼檢詳諸房文字二十八

年改左宣教郎八月為秘書省教書郎二十九年兼吳王益王府教授既入館屏縣人事益讀未見書假休益入抵暮始歸一時明臣汪公應辰史公浩虞公允文陳公俊卿劉公珙雅相器重三十年再考省官知舉朱公倬尤知公詔舉臺察薦公及史虞劉四人四月擢監察御史六月遷右正言首論大臣務勢以養尊小臣持祿以遂私二三執政以括囊為智以引去為高願陛下正朝廷以正百官體貌大臣勿假以權刑賞黜陟之柄一聽于上使蹠令无紛更官吏无

數易則見它將不革而自去 上欣然嘉納公自以不世之遇論事益切其大者論時宰初無素望偶中科目權臣用之要途致位公率竊弄威權動循覆轍假封駁以行其意嫉風憲以沮其言既罷政又論其植黨營私懷護迷國竟鐫其職又論大將劉寶之在鎮江私植貨財陰交權倖方命培克之罪而罷之此外遇事必言之必盡時 高宗更化之初興滯補弊公所言無非經綸要務嘗謂道揆正于上則法守明于下乃者用事之臣持已私以專國柄四方奏請



有送部勘當看詳措置之類當處以無心總要  
可成以詔廢置而已今乃均是事而有前批後  
批之殊同是法而有先降續降之別情法不相  
當則云更合取自朝廷指揮自知無法可行則  
云如朝廷時降指揮于本部成法既无而礙交  
舊章而感觀聽有司失其守而名寔亂矣欲望  
明詔大臣令各以成法來上盡去宿弊或依違  
遷就則坐以違制御筆令三省大曹遵守此實  
公之相業也春遇日陰且將大用三十一年正  
月轉左奉議郎四月丁楚國憂 上聞之惻然

因諫議大夫何公溥入對就令傳旨慰問亟有  
金繪之賜隆興元年服除 孝宗屬精政事妙  
選部使者是冬除直敷文閣福建路計度轉運  
副使除科監之宿弊洗滯訟之冤枉治最上聞  
輒道改元召赴行在陳責難之說必欲致君于  
堯舜又奏監司郡守教易及內治外治之策尤  
詳 上皆賞嘆且曰卿居言責有補治體四月  
除秘書少監又以公端厚誠懇五月兼 皇子  
恭王府直講六月兼國史院編修官未幾皇孫  
降生申乞檢照典故有沮之者与外任三年閏

七月轉左承議十二月起知江州郡四年奏事  
改建寧府仍舊職對祥曦殿陳捧將備器簡兵  
足食四事又言差役閔征賦籍權酷水旱義倉  
典獄御軍之要既赴鎮人熟公仁厚炷香以迎  
荏政尤以慈祥清簡崇風教務節儉為先明年  
就遷轉運副使尋有召命言者尼之公亦立辭  
而止始建谿用浮梁潦水則徹去行者告病公  
命以石為之既去而橋成榜曰平政生為立祠  
八月轉左朝奉郎六年六月改兩浙西路提點  
刑獄公事入奏閩中利病及建劍汀郡止供銀

悉施行之奏事畢 上令一至 東宮 皇太  
子以師儒之重加以拜禮公于詳讞之際尤切  
哀矜直欲使無一人之獄又切戒預借折帛之  
擾冬轉左朝散郎七年天申節上壽奏浙右水  
災欲令許浦水軍任疏鑿之役又言州郡任情  
或以輕罪編置失 太宗奉法除奸之戒賜田  
之家或取民間已佃之田所當禁止縣之推吏  
當行重祿盜販權貨配隸加詳 上曰議論切  
當朕所簡注八年十一月除太常少卿十二月  
兼權中書舍人九年閏正月兼權吏部侍郎二

月兼太子左庶子四月兼權直學士院七月  
除中書舍人仍兼直學士院論軍興以來上下  
相訟事干机速則免施行而後書押朝臣除授  
亦有先次供職者望申舊制正教于未行使天  
下不見其過九月兼侍講十二月兼太子詹  
事轉左朝請郎封東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  
淳熙元年陳覺民非隨龍而援列轉兩官扈大  
淵已致仕而越例求恩數執政罪罷而猶除資  
政殿皆封還之訓詞深厚得王言之體十二月  
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依舊太子詹事

二年知禮部貢舉上俾擇文學行誼之士薦  
鄭伯熊李燾程叔達三人皆被進擢張說罷樞  
密除太尉在京宮觀力陳其不可竟奉外祠三  
月以東宮講易徹章轉朝奉大夫四月兼修  
國史兼實錄院修撰公在禁林晝接夜對退不  
以語家人元得而傳烏閨九月除端明殿學士  
簽書樞密院事進爵開國伯公懇辭上謂卿  
存心至誠學有淵源及倚用之意切戒以推誠  
待遇將帥同濟國事有曰人臣湏是狗公不當  
邀權古人有願公无權之說又嘗曰樞密每事

詳審有未合法度處必將上理會甚善朕亦泛容多暇又稱遇事无私詳練謹密深賴協濟四川制置使范公成大奏郭鈞馭衆无術幾致生交命罷虜體究上曰成大所陳則鈞之罪大虜條奏亦有不然者公奏虜謂其留心軍務但繩治弛墮甚嚴乃是稱其所長然謂僻于日用剋剥侵漁勢不可復留因薦可代者六人又奏江西捕忝寇真是有功行賞太濫却須核定此皆大節目也其它應酬邊事如湖北之夷人占城之劫掠皆因事制宜隨即帖息高宗慶壽

奉上尊號為篆寶官進爵東陽郡開國侯三年申議使湯邦彥使回上怒虜酋無禮公奏天下為度惟當講自治之策以待之四月國史日曆書成轉朝散大夫八月授中大夫除同知樞密院事上又稱公盡公无私裨益為多僉書樞密院事趙公雄留身奏事上又語之曰王其難浔卿宜同寅協恭徭人姚明教已就禽而率逢原擅入多殺文州蕃部漸就安業而孝昌祖誘殺降人公皆已謂不是為武徒傷好生之德上言皆令罷究責罰上言中宮躬儉誠信

太子溫恭儉薄 本朝后妃多賢朕自以為幸  
所少者則是功業未成公奏功業雖中主可成  
齊家治國非上聖莫能及 上曰然德行為本  
功業次之嘗宣諭十年來欲令宰執進呈退將  
得旨文字再具熟狀進入朕再行審閱批出然  
後施行既免專摠之嫌且無遷令之患參知政  
事李公彥穎奏曰此光武以吏事責三公之道  
也公奏唐制宰相奏事止是口奏曲折或賜茶  
而退即作聖旨施行國初范質等係前代舊人  
心懷不然始日具事目進呈退就殿廬批旨然

後上馬今若再經審閱然後付外則事無過舉  
人無可議亦保全大臣之一端也翌日又命進  
擬仍注鄉貫于臣寮姓名之下公謂除授當論  
賢否不事形迹誠賢耶不敢以鄉曲故舊而廢  
苟曰不當非才不以己私而庇之 上曰善郊  
祀充儀伏使禮成進爵開國公四年六月除參  
知政事時宰席久虛公与李公同行相事五年  
三月知樞密院事十月拜大中大夫樞密使公  
在右府憂邊思職約束諸軍擅差白身人任職  
事揀汰勛力未衰屯駐離軍人改陞等為合入

差遣禁黎州所部邀功生事撫存草莽山招到  
作過人措置歸正添差負闕及冒名承代之弊  
安邊鄙以懷遠人動中機會江西賴文政柳寇  
陳峒李接之交淮陰劫寇等公應酬羽書辨令  
賞罰明審平當 上亦稱其毫釐不差又嘗顧  
僉書樞密院事錢公良臣曰王某臨事至公遇  
事不曾放下卿宜贊協又曰向來大臣不知兵  
所以用兵多無成功今卿等究心軍務朕復何  
憂錢公亦語公曰近郭棣嘗云蒙宣諭王樞使  
在西府數年不曾錯了一事六年四月日曆書

成轉通議大夫八月會要書成轉通奉大夫九  
月明堂充禮儀使或請主兵官置親軍者宰執  
謂主帥不可無此如韓世忠置背嵬卒能成功  
上欲令三衛建康主帥相度聞奏公獨曰若令  
主帥相度孰不願置此軍恐內有肘腋之虞外  
有尾大不掉之患世忠等軍當艱難日握兵于  
外置背嵬等軍以募死士今無事而置此他軍  
必謂主帥自有私人不肯為用又請受賞給勢  
須加厚怨望日生乃一有警使之捧勇敢出死  
力亦何不可 上曰卿任腹心之寄長慮却顧

如此真善謀者也嘗論立賢無方而或言閩人不可用者公謂固有章子厚呂惠卿蔡京蔡卞然魯公亮蘓頌蔡襄陳襄亦閩人也江浙固多名臣亦有王欽若丁謂輩願人主所以用之如何尔上極以為然七年八月詔公今後垂拱殿及後殿奏事並免宣名賜宴隱秀上曰朕比來臨事未嘗苟且近欲按軍法誅成光延等王樞使言平賞寇賞格比北虜戰功減半議罰亦宜如此朕釋然而悟稱獎久之公復奏曰敗軍之將罪固當戮聖恩溥博遂泛寬宥臣何力

之有十二月四朝正史書成進正議大夫食邑實封滿萬戶封信國公執政二年謹守成憲執內降之難行者張說之子荐以水教溺士卒褫官封還叙復詔命至于再三乃止守邊統兵之官各當其才孝宗明見萬里公區處軍務率皆合宜春意益厚公歸美君上無一毫矜伐之色人望愈歸之八年九月拜右丞相兼樞密使授光祿大夫封信國公累月亢旱至是大雨雷足人心闔懌公奏事力辭上曰卿直道自將知無不言朕所信用卿而不宜尚誰宜者

又曰卿等朕所信寄當盡言無憚公對曰有君如此苟為緘默豈不辜任用之意右丞相趙公雄罷政朝中蜀士率有去意公曰若宰臣一出而引用之人相隨以去是激之使為黨也皆以次進遷于是始安堵矣大拜之初好進者蟻附踰月無所更易或問之公曰此正奔競之秋若驟尔陞黜非惟有駭觀瞻尤非平日所善也旱勢既廣力贄荒政起李椿于休致以次對帥長沙知南康朱熹擢浙東提舉以為郡國之倡兩路出粟專濟邊郡歸正之闕食借貸二麥種子

戒勤檢視官司甚嚴 孝宗遴選逆臣皆出獨斷版曹闕貳俾公捧才因荐曾逮周嗣武皆從之尤見責任之意公為閩漕時侍御史李慶全嘗論公召命至是公謂處全久閑若不錄用將有私憾之嫌奏起知處州同列皆服公之仁朝士有論朋黨始聞五鬼七殤之目者上以為問公曰此乃不得志者所為示之以靜則無事矣虜使魏正吉朝見執書未進公諭以禮而正吉卻行款退公即奏請 皇帝還宮降旨別日引會館伴議之次日率如儀而去樞密副都承旨



王抃竊專威柄招權納賄軍机邊事輒用白劄  
子經作得旨行下朝廷又不預知士論藉以無  
敢斥言公憂之已久至此頗甚造膝極陳上  
始為之動色既而欣然開納曰非卿盡言朕不  
聞此當為卿斥之後數日 上又及之公奏近  
習弄權人主鮮不以此受誘一旦斥去中外無  
不服 陛下之明斷既而宣諭欲改用文臣公  
曰救弊之初當有以新天下之耳目力薦蕭燧  
以待制為之 上嘗諭丞相直諒无隱君臣之  
間正欲如此今後有合處分事只与丞相議之

上曰朕欲獎用直言以起治道向好名之士  
或至于以虛為實毀譽亂真豈朕所望公曰誠  
有此病然不可因噎廢食必欲興天下之大利  
除天下之大害非獎用忠言不能濟也會章穎  
輪對 上以為言涉沽激全無根蒂自王蔭以  
言進用一傳而為劉克夫此後如周泊鄭建德  
輩妄肆臆說相師成風不少示以好惡則此風  
遂扇而章穎又有甚焉欲批与外任以卿前奏  
故留至今公奏頃以象緯失度 陛下畏天求  
言縉紳當不諱之朝以言相高耻不相若雖入

于激訐而不自知士風如此良亦可賀或加阻  
抑則有諱言之謗莫若獎其切于治道者好名  
无寔置而不問以示優容則自各安其分矣  
上稱善久之豐儲倉蠹弊上聞有司請窮治  
公奏將有不勝治者欠數雖多歷年亦深吏已  
随所犯流配言則更易已多難以令見任人獨  
任其責上即蠲之知夔州林栗奏譚汝翼之  
罪而汝翼亦伏闕訴陳有旨索案而栗徼回省  
劄上怒其擅君命鐫秩罷之大理當汝翼死  
罪公以其与夷人殺傷略相當又詣闕散冤欲

貸命編管內地處以不死潜消姦宄之心又奏  
栗廉介有才學此亦無他上曰少俟復職除  
二廣監司恭涪忠萬飢公奏去歲荒政施行畧  
備蜀遠旱傷尤當賑卹乞就江陵及總所各撥  
萬斛以濟之職事官闕上令先及侍逆薦舉  
人公拔其尤如羅點陸九渊彭重剛劉清之並  
与職事官莫叔光趙鞏除刑定官武臣鄒詡乞  
大減任子之數以清冗官上付外集公議公  
奏去郊尚遠姑令熟議若行之當自大臣始遂  
定宰相十人執政八人侍從六人卿監四人帶

職負卽以上三人致仕遺表裁減有差上曰  
張大經說近日差除頗協人望亦欲卿知上  
又曰黃洽稱成都除留正甚當以得人為賀朕  
諭以近日進擬莫非公道二人皆臺諫也公奏  
聖主在上賢不肖較然稟受聖訓庶幾寡過敢  
不竭誠以圖報嘗因進擬宣諭曰選得甚當丞  
相于人物不苟如此公奏臣于人物恐不能盡  
記自有手記有繕閱十餘過而不得其人者何  
敢輕也九年七月為明堂大禮使九月拜特進  
左丞相進封冀國公監修國史日曆提舉編修

玉牒詳定一司勅令制詞有曰似不能言而智  
足以決天下之疑如不勝衣而勇足以任天下  
之重士林誦之是日梁公克家拜右丞相同心  
輔政上益傾任之公首以用人為已任以館  
職及郎官多闕欲召試及選治郡高第者為之  
于是薦召蔡戡謝師稷周頴尤袤林杓鄭僑羅  
點鄭鏐等又以張杓傅淇徐詡王正己京鏜等  
分為監司一時翕然稱為得人戶部申明赦文  
蠲閣稅租之外其餘赦而不載者欲起催則存  
飢方蘊恐致重困公奏當令計之為緡錢三

七萬有奇君朝廷補其經費方可蠲放 上慨然送之明堂訖事 上以任子減前郊幾半公奏 仁宗時韓琦等減任子猶不免紛々 陛下行之既盡人情浚效不止此也十年以太夫人將八十久任机衡求退甚力 上不許嘗欲行推排事公謂同列曰非不知其利以臣寮所請而行尤或可緩若作直旨則奉行過當利未及而害先之吾輩在此見民所苦當如疾痛之在身可不救乎天長水害七十餘家或謂不必以聞公曰昔人謂人主不可一日不聞水旱盜

賊禮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可謂人之父母矣因擬周極安豐軍公奏跡弛之士緩急可用臨難不顧其身小廉曲謹有未必能之平日愛惜人才正為此耳對境報虜主歸上京所差人使權止一年公既陳設備之詳又謂接伴亦不須遣蓋彼既止吾使之來亦難受彼之使 上意恐啟事端已而虜又報使人更不差發 上曰卿言乃驗于今豈非真廟謨哉十二年十一月為郊祀大禮使 高宗慶八十議典禮賞賚甚詳既被命撰尊號冊文又為禮儀使禮成轉兩

官力辭恩許回授十三年三月象緯告異求解  
机政章四上不允九月公喪長子求去愈力  
天語開勉又不敢去國史院進四朝國史列  
傳祕書省會要為禮儀使玉牒又進書力辭官  
進封魯國公十四年以旱又求去上一日以  
手札問樞密非古制晚唐不足法歆罷之人吏  
併歸三省公奏廟謨雄斷非臣下所及未敢輕  
對乞少俟籌度已而晝度夜思基命之地軍中  
稟承號令習熟見聞一旦更張非所謂振士氣  
又批正觀開元兵強天下其視唐末齊院豈係

輕重哉公又奏祖宗規模既定難以輕改  
上令促擬旨揮且曰此于兵將别无利害公奏  
唐之盛時兵柄在外藩鎮權重不無疑貳故置  
監軍事送中覆後患其難制又建本兵之地謂  
之內樞天子臨朝親加裁決寔收天下兵柄以  
制外重于軍中豈無利害与其行而中輟孰若  
小忍以待大業之定其事遂已高宗不豫公  
請依唐正觀四年典禮權不視朝以見不遑安  
之意逮升遐扈送于德壽宮門外一時典禮皆  
參畫成之充撰謚號冊文官及陵名廟號充上

冊寶禮儀使公撰冊文號大手筆稱天定謚衆說競進 高廟之號公力主其議及定 永思陵名因山之役事緒非一 皇太子參決庶務于議事堂調護尤多兵部侍郎林栗乞增置遺補御筆欲除薛叔似許及之二人資序才望相當否密具奏來公復奏曰 陛下方修廢官遴選在庭難逃聖鑑雖非臣所敢与知然二人資序才望寔与官職相當 上乃出命蓋 孝宗无事不与公議如此者非一謹著其大者公又以親年益高上章丐外議政復不為同十五年

高宗祔廟禮畢請益力五月除觀文殿大學士判衢州內殿朝辭褒諭勞勉至于再三退辭東宮慰撫尤厚宰執百官郊餞奉版輿還鄉極袞衣畫錦戲綵之盛又以便親求閑秩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明堂大禮加息積食邑一萬五千戶食寔封五千七百戶十六年歲旦詣鄉校講釋菜序拜之禮齒于常布開二月 光宗受內禪以詔書咨詢初政略曰卿曩以徑術羽翼朕躬以德業股肱至父周旋政地十有四年凡國家利害生民休戚与夫因革損益之宜可以裨

朕者其悉以告朕將受而行之公奉詔感泣遂  
奏疏曰初詔求言中外之臣咸得條奏不遺舊  
臣復加特詔臣受國恩至深至厚此而不言臣  
則有罪天下之事莫難厥初歷陳盡孝懋德奉  
天敬民用而立政六事又言 高宗 壽皇如  
堯舜而以禹處 陛下又力言禹之所以繼舜  
者以對有旨建節開府儀同三司會魏國薨候  
服闋日降制公執喪孺慕悲泣死時不肯少近  
滋味仲秋中使傳宣撫問賜內帑銀絹七百疋  
兩為賻公親具表謝才數日忽語諸子曰六十

有四卦氣已盡而哀苦衰病如此其能久乎主  
恩未報母葬未舉為恨耳遂乞休致口授遺表  
戒子孫忠孝无一語及它前一月大星墮于第  
至是神色不少夜漏下一刻默然而薨寔八  
月十二日也拜少保致仕遺表上聞 兩宮震  
悼輟朝二日贈少師賜銀絹一千匹兩親屬一  
人添差本路幹官以護葬官其子若孫七人卹  
典甚備殄瘁之歎中外所同紹熙元年十二月  
甲申葬于婺城之北十里許隆壽之原紹熙二  
年贈太傅五年贈太師皆以諸子陞朝該大禮

恩也娶何氏左奉議郎知温州瑞安縣紳之女  
封異國夫人浚公十二年薨子八人長曰模通  
直郎監西京中岳廟次曰樞朝散大夫新知岳  
州軍州事次曰机通直郎監西京中岳廟次曰  
樸廸功郎次曰棟朝散郎通判臨安軍府事次  
曰檝通直郎知紹興府上虞縣事次曰楠朝散  
大夫新知辰州軍州事次曰栻修職郎新監台  
州支鹽倉模机樸皆先卒女三人長造故宣教  
郎通判平江軍府事姚穎餘皆蚤卒孫男十三  
人儼承奉郎儀倫俱承務郎億將仕郎備承奉

郎修承務郎侑仍承奉郎伋儔信僕孫女十  
一人長造廸功郎新建康府、學教授程玘次  
造將仕郎姚元哲次造送事郎信州貴溪縣主  
簿趙汝鏐次造將仕郎丁嗣延餘未行公神宇  
秀整雅有丰度清虛粹夷望之自是風塵表物  
加以問學邃深詞藻瞻麗蚤步清要輿望已屬  
中雖遭回晚乃際遇 孝宗皇帝以不世出之  
資直欲鞭笞四夷以遂大有為之志一時進用  
多趨事赴功之人淳熙以來益務內治選任儒  
雅厚重經遠好謀之士而公為之稱首君臣相



遇千載一時國家左右相之下則有參知政事  
右府則有使知樞密院同知僉書凡七府公獨  
遍歷以至端揆近所未有也 孝宗聰明果斷  
臨照百官公以寬厚精深調娛萬務守法度行  
故事大綱小紀持守無失取人才則先器識治  
民事則務優容理財則不為苛急論兵則尤極  
周密賞不遺勞而裁其濫刑必當罪而歸于寬  
中外之官各當其職方內又安居相儆戒上無  
驕盈之迹下無危溢之憂至今言治者必稱淳  
熙之際焉天資謙謹輔贊祿繼而藏諸用者外

人不得共見其所薦進能盡其才而避遠名跡  
若不自己出若蓋有受恩而不自知者中澹寡  
欲自奉至薄食不重味衣至十年不易素不喜  
酒外物一無所好屏絕穀色之奉一意篤學聚  
書數萬卷無所不觀雖机務叢委退坐靜室飲  
食亦不釋卷夜則使子弟讀而聽之制誥尤有  
體要一時文學之士皆出衡鑑 上選詞臣必  
以密訪之有詩文制艸奏議四十卷藏于家聚  
族餘百口上奉慈親既極其誠敬友愛諸弟任  
事恩先以及之撫息遺孤居無墮容家人不見

喜愠之色不治生產門無雜賓功德之慘素服  
盡禮皆當于古人中求之某不肯再黜朝行負  
丞太府忽有容臺博士之除上問班序反下  
君左遷者公奏議禮之地最當擇人而近歲乃  
以序遷臣所以為此者款重甚選也某何足以  
當之有以見公知遇之深雖以私諱不及就職  
至今不敢忘公之薨一紀某之投閑亦久矣樞  
等以行狀為屬將以上于太史氏仰惟公之備  
道全美宏才遠業某何足以知之謹叙次爵里  
履歷行實之大槩參以見聞而書之蓋公之為

善不可勝言徒恐辭費又不敢以濫美也嗚呼  
高宗擢之言路不及大用孝宗眷倚最久  
經綸未究而乞身以去光宗以舊學之重待  
以為政而公不勝喪矣此縉紳之所重歎然自  
古稱君臣遇合之難而善始以終者尤為罕遇  
如公之受知系朝哀榮終始士之致身至此者  
有幾亦可以無憾矣謹狀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一



四明樓 鑰大防

行狀

敷文閣學士宣奉大夫致仕贈特進

汪公行狀

曾祖元吉不仕

妣何氏

祖洙皇明州助教累贈正奉大夫

妣陳氏累贈太碩人

父思溫溫皇左朝議大夫直顯謨閣致

累贈少師

妣王氏封恭人累贈越國夫人

本貫慶元府鄞縣武康鄉松江里汪大猷  
字仲嘉年八十一狀

惟汪氏派出黃帝得姓尚矣然自歷以至本  
朝未嘗有一顯者宣城鄱陽上饒四明諸郡大  
率皆出于新安英齊王廟食千載後裔繁衍官  
路相遇多講宗盟 祐陵時大司成澥以耆儒  
名翰林學士採以文章顯嘗謝司成薦學止有  
張衡思玄賦汪氏龍魚及檀弓童汪疇事且曰

遙々譜牒之相傳沒々衣冠之不振雖史魏晉  
之遠莫廁崔盧之間槩可知矣丞相伯彥首相  
高宗遂為佐命之臣紹興間僉書樞密院事  
勃樞密使澈俱至大位子孫宦達相踵端明殿  
學士尚書應辰以重名崛起雖不至公輔而道  
誼風烈足為一世師表此其尤盛者也公以文  
昌舊臣歷仕 四朝康寧者艾獨殿諸老抑其  
次焉今汪氏所在衆多幾如王謝家豈族姓盛  
衰亦有待于時耶公之曾祖慶約而有士君子  
之行受知范文正公王荊公正奉為鄉先生文

行淳脩沾勺浚學少師紹興初為太府少卿兩浙漕使風誼尤高措紳推重生四子公其仲也始越國方娠公之從伯父夢應真受生產于叔父鄞縣丞吏部之官舍生而岐嶷骨相穎異四歲誦孝經能答客問學中兩講論語孟子輒述口義以示同舍一日千里儕輩皆畏之紹興七年以少師遇宗祀補將仕郎調右迪功郎衢州江山縣尉公漸漬義方曉暢吏道若老于州縣者所部百人默識姓名及幹力之優劣輒得其用分鄉警捕境內肅然鈎致滯訟斷之以理歲

在甲子洪水稽天發廩為粥以食避水者又取鹽商大舟救之存活為多時方申秉經之制以嘗試南宮公餘肄業再荐漕臺遂中十五年進士乙科秩滿寔陞左從事郎為婺州金華縣丞處事益明期限必信又引可以質錢至有以潤其屋者豪民陸氏析產囂訟案牘紛積公詰其要謂祖屋枕山長兄據其前而使諸弟由山蹊以出公曰此最其不平者按圖更分已得要領又訴義遜及瞻堂嫁姑之厚公曰尔父兄同力起家義遜有法奉先家嫁諸姑豈得厚一婦

以衆錢買田託以嫁資公考婦家戶籍不滿半  
頃復取均之且諗之曰若送所司一門無全人  
至親不復可相見汝家破矣命講長幼之禮歎  
服而退時戶部侍郎李公椿年建議行經界選  
公為龍游縣覆寔官約東巖峻已量之田隱藏  
畝步不以多寡率至黥配盛氣臨人無敢忤者  
公獨曰愚民不識弓步不善度量若田少而所  
供反多須使之首復乃可並行李公問當何如  
公曰凡有不寔許其自陳俟驗寔与改正悉皆  
施行受賜者已不知其幾既至躬行阡陌唱弓

量之目則已默計其廣袤之寔吏運壽久之無  
毫釐差觀者以為神凡事俱有方畧邑人鼓舞  
旁縣皆取為法事畢躬納圖帳李公又歆以十  
保合為一畝仍与鄰都犬牙相入公曰一保之  
畝用紙二百番已無地可展又送而十之不惟  
不能畝画亦安所用之徒重勞費無益于經界  
也由是諸郡俱免催科辦事談笑而了不失忠  
厚二十年丁越國憂星奔哀毀悲動行路服除  
為嚴州建德縣丞二十四年飢民嘯聚熾甚守  
禦調度多出規畫以訖無事分都賑給衆中指

一夫詰曰是公都公人也蓋居兩都之間而冒請者械繫于前餘多引去事已徐釋之又嘗遜荐牘辭受輸皆人所難能明年用舉者改宣教郎知平江府崑山縣旋遭外艱既造朝有達官使獻生財之說將用以為荐公曰財不可生也生財者必害于民寧甘心寸進耳遂謝之差使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所幹辦公事虜亮犯邊饋饒王師高宗巡幸供億百出公佐其長以辦郡工扈送咸知公名三十二年賜緋魚袋改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文書盈几目不給視公

間摘一二無不切中老吏驚嘆謂未有也或言推貨務左藏庫有羨儲朝旨以諉公躬自檢校得其寔以對隆興二年四月參政錢簡肅公宣諭淮東辟為幹辦公事九月改充叅議官內禪幕府外按邊陲海泗唐鄧之弃錢公執以為不可公以贊之雖不浔盡行終免倉猝之變者宣諭司之力也遷大宗正丞乾道元年兼吏部郎官主管侍郎左遷又兼戶部右曹有蜀士理和糴酬賞吏必欲以小節取會公曰在法有旁照可驗許比類而行即取其同類者併上之吏沮

抑尤急公力爭之自是始為定制六月輪對錢  
公先荐于上乞与之言察其人物公奏總覈  
名寔責任臣下因才而任毋違所長量能授官  
毋拘流品又乞表荐宗子隨事錄用上注目  
久之謂撫臣曰疏通詳雅有議論今日有用之  
才也除禮部員外郎公自登第當習宏辭科應  
用之久足以行意在州縣時守將多委以箋奏  
南宮名表一出士林誦之此外無他職務同例  
言于廟堂謂公撥煩治劇有餘而清簡太甚丞  
相洪文惠公以此諭公七月遂兼吏部侍郎右

選九月除吏部郎官主管尚書左選 莊文太  
子初建東宮妙選寮案是月以公兼太子左  
諭德 太子侍講兩日一講孟子多寓規戒  
莊文深所欽重嘗出卷大淵禁中所進侍燕樂  
章諭宮僚同賦既退公謂同列曰燕既不與無  
以措辭若出于御製或儲禁為之猶可廢和鄭  
衛之音近習為倡非講讀官所當與也白于  
太子而止二年為省試叅詳官叅政林公安宅  
以戶造同知貢舉就除諫議大夫自言去場屋  
久以考校事屬公為之協心為訖事日款邀



公議論辭不往既罷政獨免于評議六月除秘書少監高宗聖政書成進讀于紫宸殿德壽宮道山清高領袖名士職當修要而曠歲不舉深懼典故散逸率屬分纂上聞之為置局命宰臣提舉書奏五朝之大典始脩金匱未賀四年正旦借吏部尚書為接送伴使上閱語錄見公敏于酬對處事有體滋嚮之尋兼權刑部侍郎六月兼崇政殿說書八月兼權給事中孝宗厲精民事訪問不倦宿直玉堂夜宣對選德殿賜坐送容導公使言時

欲遣官決獄畿邑公奏使果有滯囚且先次決遣事體太重徒擾諸縣必又甚于監司之臨按不得謹于始遂改命通判以行公首以一言移主意自尔每遇夜對上多訪以時事嘗曰卿為侍從天下之事無所不當論朕每厭官女子之言思与卿等款語正欲知朝政闕失民情利病苟有所聞可極論之公悉進所欲陳者奏對明白曲盡情偽上多聳聽而行之具造邾啟沃之際若講議進故事論治道之要具有遺編亦或削藁而不傳惟見于事功之實者

謹書之以池饒信建水災乞用澶州劉渙收買  
耕牛之法令州郡廣收糴以備賑糶論役法則  
陳一鄉通差物力均差錢雇人官戶例減限田  
之詳又別白里正則專主烟火盜賊者長壯丁  
則催科承引今取者長雇直撥入經總制司並  
緣法意里正承役之初抑使兼充役者受害為  
甚至死必爭又乞改定役法未可輕更廣求衆  
議而後可必須遲以歲月若欲悉其困苦當先  
嚴禁誅求又論亭戶不充役次以鹽折稅或有  
未嘗親爨波之勞居近場鹽錢取息射利為厚

且三公尚有限用而此曹獨無定數反受官戶  
隱寄又均和買于編民欲將家產及等以上  
依官戶充役又論給賜勲舊近戚以田一得  
指揮豪奪占據桀黠者妄指官之籍沒民之戶  
絕者以為猷藉勢陵爍州縣至不能誰何寧忍  
惠及一家而使人重罹其苦自今惟當錫以金  
帛使自求之又論籍沒財產止可行于強盜囊  
橐官吏犯贓之人然朝為富室暮為窮民流離  
凍餒餒自可念至有倉庫綱運負陷官錢而致破  
家者宜有以處此款應以欠負拘產不在給賜

出賣之數計租入償欠既足則以給還使復故業以致廢鄉村私立稅舖嚴官監酒坊及陳萬戶酒之策嘗因輪對論銅器之害則曰產銅之地不發浸銅之水漸涸鼓鑄重費楮券弊深洩于邊境而法不嚴壞為器用而官不問若立用銅之罪重于銷銅之人居官而使人為器用者坐以贓私罪則法乃可行論捕酒之害則曰民戶遭劫盜者猶有官司可告盜既不敢肆毒鄰里亦得救應今捕酒者空人之家鄰里至前則誣以拒捕官司不復明白則是捕酒之暴甚于

劫盜也殺人者罪止一身而老幼自若今一過捕酒舉家拘繫非法受苦則是犯酒之罪重于殺人也大率公之論事皆深切著明考究詳備玉音嘉獎嘗曰卿前後所言皆今日可行之事臣寮所未及一一付外雖議有不同不盡見諸施用亦有遂著之甲令者五年再為叅詳官四月除權刑部侍郎兼侍講職于秋官二年餘孝宗垂意刑章哀矜庶獄公乞重修法令謂中興之初首立詳定一司自建炎四年六月以前著為紹興法令四十年多編集監學貢舉常平

茶鹽等一司之法而一代條章因革損益迄無成書敕局官多吏繁俸優賞厚因減冗官遽行廢罷舉數十年之法一切不省建炎以後續降指揮二萬餘條若不刪其繁重定其當否有司率用新制而安舊法日移月改輕重舛牾無所遵承使舞文之吏時出而用之以售其姦及今不為久益難考乞明詔盡行編纂命大臣曲領而選廷臣討論庶幾筆削必審以杜吏奸以一民聽。上極以為然即令條具仍差大理二卿本部三郎官寺丞司直各一員公遂兼重修敕令

詳定官此四年之冬也他官去留不<sub>亦</sub>惟公疚心修定以為已任推舉詳明通練之士以自佐訪求舊吏網羅故牘若一司一路專法不係海行<sub>者</sub>即釐送之一時中嚴或雖係續降尋即衝改者即刪去之于見行法中增損元文五百七十四條帶修<sub>初</sub>立者三百六十一全刪舊文八十三存留照用者百二十有八墨書舊文朱書新條年餘書成進書之奏公所草也謂將前後續降<sub>叅</sub>以累朝法意酌以四方人情考訂編入各有者詳案冊明言去取之因而例不以頒降

欵申勅有司凡州縣于新書有所未曉許條具  
申所當以元修因依行下 孝宗取進本例于  
選德殿之左右朝夕觀覽嘗宣問所疑隨即奏  
對 上又取條冊指問与所奏俱合嘉賞再三  
曰文字繁拏不易盡記留意所職乃至于此對  
曰此法将与天下共之况屢承宣諭敢不盡心  
他日又門如初遂亟稱于宰執有忌公者遽入  
譖言賴聖明不必為信尔后屢更修定今凡再  
易其規畫大率循公之舊而精力不能逮也  
上又嘗問本職事刑罰黜陟豈無過差公因奏

温台大水郡不以聞使之具析以守臣王之望  
嘗為執政陳嚴首為送官特免違慢之劾乃移  
罪二漕各降一官 上云亦覺未是待作一名  
目改正公又奏知其未是當明以示眾若別作  
緣故則前失仍在不若徑改之有旨改正又奏  
知信州趙師嚴補糴前政所虧常平米方及半  
而坐擅用鑄兩秩永不得任親民提舉李庚已  
嘗申明送饒州助勘亦以不行檢察坐之且不  
得與監司雖欲示警而皆不當其罪案上皆得  
追改前命辯台民揚大任匿盜而能告捕不應

坐以越訴即依條給賞仍免其罪論一案推結之法屢交會問無期獄訟淹延即令別行立法時尚書周公執羔韓公元吉樞密劉公珙以強盜率不處死無所懲艾侍郎林公栗為右司謂今之強盜非親下手已殺人者類皆不死請依太祖舊法贓滿三貫者皆斬公恐遂行曰此吾職也遂具奏曰強盜豈可恕用舊法而痛懲之何為不可惟是天聖景祐宣和以來益用中典太上與民更始非以及殺人者一切貸死遠近歸心循襲既久寢失禁奸之意今已議為

法六項犯者依法處斷非此而但得財惟再犯者元可謂寬嚴適中矣此輩雖愚豈无點者為謀知有可生之路志在得財而已所全尚多若不分首從雖不殺傷悉皆抵死則凡得財鮮不及三貫者此法既立未必能禁其為盜彼先以死自處則被盜者將無噍類為盜者無復全人究其極而計之死者益眾矣陳公良祐為諫議大夫請取案例公以見定一案聞奏用六項法則死者十七人用見行法則才四人若如舊法則百七人俱死遂送公議借吏部尚書為六年賀

金國正旦國信使歸至盱眙得印榜云今後犯強盜依祖宗舊法所有六項指揮更不施行到闕未及結局即以不得其職自列求去上聞其詳即日復行六項之制至今遵用焉有請以大辟奏案如情理可憫即上朝廷若情法相當者止送刑部審覆行下公以為既經奏聞非有司所得自專當依舊例擬斷降旨處分尤見詳審欽恤之仁監司按發官吏不得送置司州軍根勘紹興之良法也久而寢紊為弊亦多公申嚴之使見有違戾者並行政送勘院翻異當

究問其詞具申監司有詔物價騰踊以緇定罪者每疋增為三貫公乞以錢定罪者亦如之其罰勅法助明聖朝好生之德者未易悉數也使虜之役權要為輔行公在朝累年于人甚周而介然有守未嘗与之通至是惟議使事相處亦不為異惟不能過為奉承事已久又疏之衆服其裁正而其人自此不相樂已時孝宗方欲經畧中原使回者或承順旨意過為大言公歸首以為問對曰夷虜過分已甚固應不久然其法令簡嚴亦未易傾故不到淮南不知此所以

可守不到虜廷不知彼所以可取因具陳經行  
所見聞者上曰如卿所言則未可為攻取計  
耶公頓首曰誠如聖訓今日豈可輕動且須  
益務內治以俟機會耳上色不悅公又曰臣  
不敢妄論迎合聞者以為名言七月除權吏部  
侍郎九月兼權尚書再置敕局兼詳定一司敕  
令先少師嘗為吏部郎仕者脫兵火亡失文書  
訴者日集躬為辨折吏不得蔽建請改官狀五  
帝之外許令改舉穀績卓然公少親見之自為  
郎嘗歷三選以長貳清通簡要兼古人之長建

明尤多率以先德為法或曰今日凡事泛窄非  
昔時比蓋有務為沮抑號能任怨而至顯用者  
公曰方且鄙之何忍效尤乎調官陳詞者多孤  
寒之人于此不為留意使不得其平尚謂之銓  
衡邪由是鬱者得通滯者得速求者得遂人々  
感悅亦未嘗屈法以泛人其有不可明以告之  
退無所恨辨宗室及陣亡人女夫不當凡七色  
之數乞恩科權官選人願致仕者請以歷過嶽  
廟為考修正川廣定差人弊命官被訴不經勘  
正者免閔刑寺注籍以妨差注縣令減否款俟



其任滿奏聞案後收坐不當之人止就部檢照  
免行下取會又條列部中留滯節目附敢施行  
皆欲去弊剔蠹使選法流通以為公私之便中  
使嘗夜傳旨學士院袖出資治通鑑一冊指唐  
沈既濟論選舉事曰今日有無此弊其說可與  
不可行未早面對退即呼燭草奏既入先歷陳  
數項謂事與今異弊雖似之其說則難行上  
曰卿言甚明更試一言因奏正恐言不能盡曾  
筆于紙深夜書寫不謹上即令展讀畢不敢  
留中退至廡下又遣宣取且云更欲詳觀可遂

留下宸春日隆會當郊特差充鹵簿使人知枋  
用有漸而忘者愈甚峻事力求外祠上亦知  
之七年正月除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  
國宮侍從館閣諸公賦詩留題以餞行色今石  
刻存焉還鄉四月起知泉州到郡遇事風生不  
勞而辦郡實瀕海中有沙洲數萬畝號平湖忽  
為島夷號毘舍邪者奄至盡刈所種它日又登  
海岸殺畧禽四百餘人殲其渠魁餘分配諸郡  
初則每遇南風遣戍為備更迭勞擾公即其地  
造屋二百間遣將分屯軍民皆以為便不敢犯

境後左翼軍扭于盜賞忽又報侵犯徑捕至庭  
自以為功公曰毘舍邪面目如漆點涅不辨此  
其人服飾俱不類何耶察之乃真獺大商四舟  
俱行其二已到餘二舟以疑似被誣公驗其物  
貨什噐信然軍人猶說不已公諭其將曰使  
真是寇賊固不應縱捨既知其為商旅又豈得  
陷以深文始皆退聽使盡入來遠驛而販黃臘  
償以官錢命牙僧旬日間遣行軍屯城外有入  
盜庫銀者踰垣而出為邏者所偵反執而歸誣  
以為盜而上之郡公已得其情仍械邏者使叅

對失銀十二錠得十而遺其二主將辯教甚善  
公不為動已而軍士首伏即其所奪取之皆伏  
辜徵公明察善處則俱失其情矣蕃商雜處民  
間而舊法与郡人爭鬪非至折傷皆用其國俗  
以牛贖罪寢亦難制公辨于衆曰安有中國而  
用夷俗者苟至吾前當以法治之始有所憚無  
敢鬪者三佛齊請就郡鑄銅瓦三萬片船司得  
旨令泉廣二州守臣監造付之公上疏極論其  
不可既犯中國之禁又為外夷所役獨不与南  
外宗正司廩結歲廣久以為病公樽節用度增

價以糴民始免于苛取公再歲兩求奉祠九年  
以治行尤異除敷文閣直學士再任賜衣帶淳  
熙元年申前請始有興國宮之命歸次延平除  
知隆興府兼江南西路安撫司赴闕奏事甫入  
國門即令引對臨遣甚 寵江上有篙師謀害  
主人而據其女因有資財女聞公威名密告縣  
令公為寃治得主人夫婦二尸于神詞之傍寃  
始獲伸吉民王氏雄于財怒武尉之不容冒佃  
官地誣訴于州尉不屈夜歸過其門使人折其  
足事達師憲公同奏其事且謂父子皆以賞得

官恐後未減無以懲奸乞先除其名 孝宗閱  
奏震怒徑下所勘建昌軍皆黥配嶺海併坐推  
吏之受賕者江右無不快之五月秦寇賴文政  
等起湖北自湖南向江西帥司即令境上防  
江西所恃惟贛吉將兵亟遣未及而賊已入境  
与吉兵遇一使臣死之以湖南曾戕官軍至此  
小勝止為逃死之計遂據禾山洞公遣副總管  
賈和仲總數州之兵以討之和仲老将意頗輕  
敵或已議其狠愎難任然兵官無踰此人者未  
及出門而得旨果以委之主師調發而遣牧領

兵職也武人謂朝廷專委凡事寢不相聞一到賊壘莫夜驅追將士入山反為所覆不可復用又邊遣約降至折箭為誓人知其為詐而不寤賊立旗幟為疑兵由烏道竄去兩日而後知之六月初有旨湖南令帥臣王炎節制如已入江西即令賈和仲統率四路人馬討捕是時猶未委公及和仲輕舉妄發將兵已潰賊勢日張則乞就委江州都統制月末始得金字牌令公節制大暑中兼程而進洪至吉七百里勢不相及賊亡命習險阻常隱叢薄間弓矢所不及官兵

驅逐接戰十餘殺傷相當多猝遇于狹隘之處交鋒者不過數人餘已遁去不知踪跡使荷戈披甲之士与之追逐雖歛列陣併力有所不可既逐入廣而又復回初就招安列六百餘人後止百餘輩則知死喪已多勢既已窮而有許拔身自首指揮間有禽獲者亦言本非克逆若開其生路必來降矣遂以小榜具載指揮募人入賊：云望此久矣苟得曉字文官來即當隨往提刑辛棄疾問議遣士人借補以行而公已罷晝復逃去未幾興國尉黃倬請行正合前說遂

降公初以和仲敗事自劾降龍圖閣待制會有  
為和仲地者又降集英殿修撰後師既以僞功  
受賞公遂落職南康軍居住至四年自便十二  
年始得外祠十三年高宗慶帝復龍圖閣待  
制十四年再奉祠十六年提舉鳳翔府上清太  
平宮紹熙改元盡復舊職二年致仕兩朝即  
位之初皆有詔求言上又賜詔書撫問賜銀  
合黍藥公退閑既久無復用世奉憂國終不  
弭忘疏論天下事各數千言慶元五年十一月  
朝家優老特除敷文殿閣學士賜衣帶鞍馬六

年秋初感疾七月庚辰薨于正寢遺奏上贈  
四官：一子娶樓氏封碩人先二十七年卒于  
隆興男三人端中奉議郎兩浙西路提舉常平  
司幹辦公事立中宣教郎知婺州武義縣丞公  
檄歸省弗可久留方將丐祠就養而公已矣議  
中將以遺恩補官女四人三蚤夭一適奉議郎  
知福州永福縣事樓鏘再適修武郎新東南第  
六副將撫州駐劄趙善琮孫男四人之翰承奉  
郎監嘉興府華亭縣市舶務之幹之輔之範女  
七人長適迪功郎新臨安府臨安縣尉求浚宜

次遣里士沈楷次遣通仕郎趙樽次許遣王允  
恭餘未行曾孫女二人尚幼碩人以淳熙五年  
葬于慈谿縣石臺鄉龍潭之源諸孤將以十二  
月丙申奏公之柩合馬禮也嗚呼公之為人幾  
于全矣少而孝弟稱于鄉黨長而聲譽振于場  
屋入仕則公勤廉恕施惠于民立朝則忠諫精  
白結知于君用雖不盡退而居鄉高誼特達四  
明素為義郡至公而忠厚之風益盛焉天性樂  
易于人無不容而風裁自高截然有不可犯者  
其在朝行史文惠公有同年之好錢公知獎最

深魏成公少小相處如兄弟將丞相同為宮僚  
王侍御伯庠實為姻家前後同時公樂于平進  
既无附炎之跡又不涉于指議公精敏而寬和  
處事有體其在禁路尤為梁文靖公陳正獻公  
及今少傅周益公所知惟虞雍公與史魏錢三  
公不咸雅不相樂徐而避之 孝宗察見隱微  
幸保終始方在曾鼎貴一時諸公不事孫劉者  
蓋寡尤在閣門聞諭德之除亟稱以為當人有  
史官坐中問曰亦與之熟耶龍曰在此未嘗往  
來某少為三衢兵官只見人說江山汪縣尉之

賢如出一口聞者益以此服公之介曾向有簡  
驩之嫌隆興之屢貶南康之久謫既歸而八年  
不得祠多其力也時碩人未葬豈不念歸史公  
風公通書修好謂求進則不可不尔恐梗歸計  
公嘆曰若能為此前必不致相失竟達室函貽  
羞千載老矣一聽天命耳後得善脫史公深歎  
美此節每以語人謂不可及南康之行親戚恐  
公未免櫻懷或致摧阻公方挹送行者曰使某  
年近六十以息科得官今赴星子尉豈不為  
我賀其曠達類此既至樂廬山之勝杖履徜徉

登臨自適若將終身者借書郡庠益沉醉于史  
冊上下數千載興亡大槩下至稗官小說罔不  
諳究壑中和淵明歸去來詞平易精切視前輩  
無媿佳處或出其上遇觴客則使歌之王魯公  
謂公不求復用公聞之曰求之廊廟而辭之君父  
非自欺乎既登七十即抗章引年求致其事朝  
論以為高又予之詞再申力請其後諸公相繼  
得謝遂為清時美事寔自公發之尚書鄭公丙  
貽書曰公少某二歲先吾著鞭矣始少師以深  
仁厚義稱于世嘗曰事之上行方便物之上

利益此吾志也公又能推廣之少師奉先堂素  
謹公之葬二親皆力貧襄事規撫洪大纖悉周  
備鄉人視以為式既畢寃宥假貨經營久而家  
舍方就廬居終喪拜埽之外諱日必親荐于山  
間南城祖隴外家王氏奉川諸坟一一經理可  
為永久三妹尚幼竭力稼遣俱得雨歸衆族寢  
衆闢先廬房宇百餘楹皆身任之內外百口獨  
當家務出私財以佐用者二十餘年凡公應得  
盡為諸院公費又以及女弟之翁者二外孫既  
孤收養至今官府輸送皆親為之不以累兄弟

又得整辦無一金之負少師既任諸子晚歲及  
一以及伯氏長子行中次當及公位以伯氏子  
衆推以与次子積中尋又奏其二子得中稽中  
及季弟江州之子敏中既拘限員將復与叔弟  
之子闡中而不果然終念之厥後江州公公之  
意命以一官甚愜初志而公之孫今尚有白丁  
焉 西宮聖節非有疾未嘗謁告子弟之已仕  
者必使之俱行曰汝曹世受國恩終歲間處獨  
不能以頃刻之勞効後天之祝乎宗黨有急以  
公為歸產業素薄僅足自給納祿之後用亦寢



窘隨力周旋嫁人之孤女葬貧者之喪不知其  
幾叙宗盟及累世外門姻黨宗派條列號興仁  
錄以遺子孫使之不替親好預營義檀嘗輟以  
予人至于再三無靳色家有一池鄰里來汲每  
嘆曰安得有財如水以濟人之歆乎力既不及  
遂率鄉之人為義莊首割二十餘畝以為倡衆  
皆競勸至三百畝又得郡中益以絕產二頃凡  
賢士夫之清貧身後不給者量多寡周之買地  
立庄于城西門之阿親為約束防閑曲盡可謂  
無窮之利庠校自兵火草創歲久寢圯勸率巨

室且為之穴謂崇釋老之居以徵福不如新夫  
子之宮以助風化首創儀門聞者不約而趨黌  
宮一新冠于東南冬至歲旦序拜有規主盟斯  
事少長以禮推年長者為學賓過釋菜則為祭  
酒自編于布韋之間以為一鄉矜式凡里中義  
事率自公倡之賓客造門必與鈞禮不問遠近  
必親謝其門性不喜飲而好客觴豆不至過豐  
而情意周備歲講壽席自為歌詞皆安分知足  
之語人多傳誦會者不下百客手自勸酬連夕  
不厭貶及僮僕無不霑給間赴宴集必盡主人

之歡危坐笑談雖達旦不先返真率之約觴詠  
琴奕未嘗以爵齒自居此皆終身行之後生之  
官多以卷軸求教公樂于訓誘隨所職一一以  
告能行公言者多著能稱真一代之吏師也成  
就人固多矣而荐舉非名士不与樞密大資政  
葉公翦方為掌故公一見識拔于稠人中尚書  
錢公象祖侍郎劉公孝躋史公弥大經畧潘公  
時屯田鄭公鏐僉判沈公銖皆卓然者其他汲  
引光顯于中外有知人之稱晚更篤學如少年  
書生有造齋存藁二十冊觀書手抄曰造齋備

忘十七冊取唐宋名公詩集編為韻詩四十冊  
又有漫錄訓鑒等書端中等方會粹俟他日鈔  
本以傳今藏于家公曾祖金紫娶翁氏公祖母  
陳氏翁陳出也兩家少師為表兄弟行又甚相  
好先君工部遂締姻焉公之碩人又某逆伯父  
之女交婚至今如朱陳然先君依甥館某輩生  
長外家蒙外祖教育之賜事諸舅如諸父受知  
于公尤深且久公為禮部秘監時某留侍側護  
客使虜皆許侍行晚而僥倖与表兄華文閣直  
學士陳公居仁繼登從班居素切鄰公既謝事

而某得奉祠六年之間有行必送有唱必和履  
步往來殆無虛時劇談傾倒其樂無涯去歲老  
母年九十公少十歲鄉閭合慶元夕之後簫鼓  
相聞暮春方止歲晚公既為真學士老母亦進  
封信安郡太夫人即奉詔旨均致粟帛羊酒之  
賜皆為一時之盛平時慕白樂天之為人仕俱  
至尚書白以五十八歸休猶一出為京尹公之  
歸又先二年而壽過之以適名齋宜靜名室畫  
履道宅圖于屏且書池上等篇于其額後又易  
以無可奈何之歌詩造平淡能通人情曲折和

達載樂天行等篇置文集中殆莫能辨也某嘗  
與公同閱石林避暑錄談論樂天事甚詳公歷  
言出處大槩慨然而歎謂吾非敢追配古人而  
大畧偶似之公遂錄于冊益公見之賦詩甚工  
以公比樂天尤切公曰雖不敢當然足為不朽  
之榮矣遂礮石寘遶齋中公既有疾時問安否  
一日奉版輿過公笑語竟日不見少異才隔再  
宿有報公之疾安者亟走床下則已不可為矣  
藥石禳禳皆所不及嗚呼公豈厭塵世而徑仙  
邪何去之速也內行修飭名節純全壽考令終

幾無可憾惟仙風道骨必謂上壽禍起非意最  
為警痛聞公之亡者無問貴賤大小駭但赴弔  
相向而哭俱為盡哀鄉之達尊郡太守而下至  
庠校之士相與訃奠而寓哀于文皆盛德之感  
也某痛徹肺肝固已不堪若太夫人之悲慟深  
不忍聞行道之人所共歎也諸孤以葬日迫近  
未遑求銘于當世儒宗俾某叙次行事竊自惟  
念愛我撫我莫如吾舅而知舅之詳者亦莫如  
某公之名位至此小官時事不必屢書痛惟侍  
坐之次公歷言入仕之初以至通顯凡經區處

者歲月姓名一一不忘聞見所及既不可勝書  
謹擇其可法者備載之不嫌于詳也他日定謚  
法秉史筆者庶有取于斯焉謹狀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三

四明樓 鑰大防

行狀

華文閣直學士奉政大夫致仕贈金

紫光祿大夫陳公行狀

曾祖砥故不仕

曾祖母林氏

祖嘉謨故贈右朝奉郎

祖母黃氏贈安人

父膏故仕左朝大夫太府少卿累贈特

進

母蔡氏贈安康郡夫人

汪氏封咸寧郡太夫人贈新平郡夫人

本貫興化軍莆田縣崇業鄉孝義里陳公

居仁字安行年六十九狀

惟陳氏胄出姚虞為世著姓後漢文範先生以  
來世系蟬聯皆可推考七世祖司直避五代之  
亂自光州徙于泉之莆田 國朝陞邑為軍至  
今衣冠不絕特進宦游聯姻四明遂著籍慶元

之郡始特進來依甥館公以建炎己酉生于奉  
化未及月而虜騎奄至親黨竄伏窮山寇攘蠱  
起公在襁褓不作一轂同行相与言曰此貴子  
也少長穎悟性不好異厚重如成人十歲已學  
屬文特進以文章氣節望于朝始分教汾州佐  
延康張公克戩守城捍虜知惠州值曹衮之受  
徑至賊壘譬曉之賊氣奪而降為御史四明有  
僧法思謀不軌而事覺或請屠城以示四方力  
論多殺非聖世事得旨赦不在法思之籍者又  
爭之謂藉餘萬人實不足稽據况皆脅送願悉

寬宥兩州皆賴之其大節如此宜其有子也公  
幼時侍立聞汾州事能憤然激烈特進為泣下  
且曰此兒當大吾家特進嘗語之曰已聞歎以  
我使虜固不憚行汝能任家事乎公曰大人惠  
州見賊時未嘗反顧今尚何念公雖幼敢不勉  
特進益竒之甫十四歲而孤執喪如禮新平夫  
人挈以依外氏誓終靡他公尤盡孝養相倚為  
命勉之學益自刻苦有一日千里之敏外祖少  
師外祖母王夫人撫愛如已子以特進遺澤補  
將仕郎調信州鉛山尉連取漕荐紹興二十一

年登進士科特進舊與秦丞相投交至密時御  
史多由此大用嘗風特進論一二大法堅拒之  
而抗疏求外坐此左遷而弗能害也時秦公威  
柄方盛喜公取世科或勸一見可得美官公曰  
是有命焉終不自通鉛山當孔道盜賊出沒公  
設方畧部分而厲使之盜不得發嘗以公事忤  
泉使及行縣以威脅公請納告辨白退束裝  
以俟劾使及行者竟負媿去繼之者翻以此知  
公授永豐令改監行在點檢贍軍激賞酒庫所  
糴場隆興元年 孝宗修 高廟聖政妙選寮

屬時叅政范公成大為和劑局與公皆自完庫  
中兼檢討官二年考滿當改秩既已進卷丞相  
壽春魏公使虜公嘗學事之辟公為書狀官時  
和戰未決虜兵在淮北人情恟懼公以身許魏  
公至境上議久不定突騎大至上下失據公歎  
上馬猶送容舉酒告魏公曰先生冒寒且醜此  
觴觀者壯之既退京口尋復北向真所謂飛矢  
在上行人在下遣諭虜兵開道而入兵皆引滿  
以待魏公察公無惧色曰智者仁者之勇也卒  
遂成禮減歲幣而還公之贊畫為多改左宣教

郎以奉使賞轉兩官差充諸王宮大小學教授  
時魏公日貴軋道元二年間進秉國相公方忍  
貧需遠次閉門讀書未嘗求進初虞雍公一見  
奇公歎引以為用公不欲就六年始赴又導公  
言兵謝不能退以書抵之謂有定力乃可立事  
若徒為大言終必無成幸成必旋敗雍公為之  
動色踰年始為軍器監主簿明年宗寺闕官競  
謀攝事以希寶牒之賞俄得堂帖權丞宰職謂  
公曰求者紛紛不求者授之輪對奏立國之  
要在規模先定 陛下非無可致之資而規模



未立 孝宗初頗不懌曰朕未嘗不立規模公  
奏 陛下銳意恢復繼乃通和之戰守三者迄  
今無定論不知何者為規模 上曰此則隨機  
而應公復奏發號施令使人必信可也今朝令  
夕改人得一闕臨時便易尚不能保外官至有  
前降指揮更不施行已差下人別与差遣之類  
此不可以不戒以錄本納政府雍公曰遠已見  
之規模即前日定力之論公今益知此言之當  
也遷將作監丞國子監丞秘書丞再對奏文武  
並用長失之術 陛下獎進武臣深得持平救

偏之道正恐未必得智謀勇略之士或多使佞  
捷給之人又非兼用之本意 上曰只為文臣  
太勝要當扶而正之又奏 聖慮甚至但又不  
可過恐復至于偏勝又奏邊民盜馬事宣諭直  
旨行下少蓬去位公專省事臺察奏太史局生  
所學淺陋請增二三書以試之公頷同舍曰國  
家禁此等書甚嚴不用應此增試無敢忤御史  
者公入奏 上稱善即寢前議者不樂公乞  
去相君堅却之且曰 上方譽美未已將上則  
御史不安是年郊恩賜緋存攝禮部郎中嘗奏

論臺閣宜多用明習典故之士 上曰知名之士試舉一二公奏如周必大洪邁久在禁林不待臣言李燾英濟豈應去之在外 上欣納甫教日首召李公尋再請差知徽州時朝行三教人以故去皆乞免對公不欲為異亦乞免謝辭 上指曰陳某無他可令陛辭而行臨遣甚寵且曰方欲用卿乃遽求去卿其清省獄訟盡心民事政成當召又謂大臣曰陳某論事明練貌類汪大猷曾丞相曰是其甥也淳熙四年赴郡 自五季楊行密割據刺史陶雅宿重兵賦入

倍旁郡祖宗削平每下寬令又以山多田少米則輸八折十絹匹當重金十二兩微獨止十兩左帑忽加退剝守遽使如今民益不堪控訴徹聞 上慨然歎蠲之出自睿斷謂申舊制恐悍吏或能重為民病乃命並諭十二兩而舉郡所輸之數率十二匹而蠲其二以絕並緣之姦公造當其時官吏奉行過當揀擇太精公即諭告而痛革之時版曹威嚴無敢忤之者公貽書謂天子節筵費以惠儉瘠不致推廣聖德吏則有罪自今苟及度程隨至輒受敢預以告已即自

以石御受輸植二表于庭有中度而遭抑退者  
抱雨輸立表下老校抗敵以告親為分明之鈔  
至隨即批銷人無留滯吏不得搖手寔惠確乎  
及下秋苗益選良吏減加耗之甚者石可四五  
升民往粟贏以歸徼之政甚休而得民之深多  
此類又連歲大稔米至不論錢民以為數十年  
所未有也郡有大溪歲晏民未病涉忽鳩工造  
渡舟數十艘莫測所用梅霖暴漲遂得濟始  
知公先事遠慮之效自是歲一舉行祇今賴之  
既新軍資庫造閱武亭復于郡庠創御書閣甚

偉皆取于餘財民不知役聽訟明敏剖析滯事  
情法曲盡或至千言鄰境有詣臺者願得公定  
斷者御史府索案去官吏創見為之股栗公略  
不排比徑以授之御史亟稱于朝曰古之良二  
千石也既受代吏民遮留真有截鐙斷橋者公  
由他道去父老或送別數十里外生為之祠去  
郡十餘年遇生日郡人必來拜壽後赴武昌取  
道郡中猶聚綵揭旗填擁道路士庶千萬人非  
素有以感其心願能尔耶還朝入對褒諭再三  
首曰新安之政甚好泛臣臺諫屢為朕言且舉

卿所斷水利之訟為之賞歎不已奏劄四篇皆  
依奏付出其一乞編類隆興以來寬恤詔令有  
曰法久則易玩事久則易怠惟申加戒飭有以  
儆其觀聽則千萬年猶一日也 上讀此教句  
至再曰可謂名言其二論縮賦匹教既減吏胥  
市例大有朕削恐後日漫有苛取重擾乞示告  
戒 上曰交法之初賴卿盡力方成實惠正恐  
後人未能遵守尋即御批行下本路監司常切  
覺察如敢違戾具申尚書省取旨重作施行初  
在郡國奏五事末章極言歸正忠順過于優渥

而戰士反輕雖曰猥多固自有十三處戰功之  
別此輩皆出萬死策勳之人今老矣添差已罷  
廩稍半給至丐于市軍士歎恨有解體者乞明  
詔優恤以示終始念切之意堅後生齒報之心  
上覽之嘉歎會駕幸白石大閱即以是日出  
命再添差兩任衣糧全給三軍為之呼舞至是  
上又稱向來五事中論戰功事甚當此曹既  
曹為國盡死力豈應老不加卹卿于職事之外  
能用心采訪尤見為國公遜謝 上色甚悅且  
曰便當用卿自是受知益深矣翌日諭大臣曰

陳某詳練敏達為政極有轂奏論之切當且留  
為郎以俟用遂除戶部右曹郎官會要書成奏  
篇適在除郎指揮之后特旨轉行朝議大夫且  
語丞相曰治行方為天下第一官不足道嘗  
兼攝度支貳卿款援歲例送南帑借貸公曰用  
度方殷援例或不送則無策去歲明堂借撥左  
帑金帛若莫徑乞撥還上初以借貸不可為  
例知為還撥即許之貳卿曰公之先見乃尔耶  
再兼禮部會樞屬闕負方以著庭名進擬上  
曰陳某今何官對曰今為郎上曰豈有人才

如陳某而可久為郎乎即除樞密院檢詳諸房  
文字貳樞不受請謁差遣恩例悉令投牒送檢  
詳所公為之考令甲酌故寔可否立決右選翕  
然歸心年除歲遷徧歷左右司三年至中書門  
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天下事上于政省者無不  
關都司公處事明審持心忠厚議論寬平咨白  
又為明暢執政曉然易送間有不可隨事辨析  
終歸于是乃已退亦不以語人諸公由是開心  
相予綱運調撥展轉失序謂如湘潭來赴昇潤  
江西却上荆鄂之類道里回遠費計滋繁公盡

搜故牘考閱程限擇其便且順者更之計歲省  
遵行費等百餘萬繕賞典不与軍屯得米既便  
且速嘗因輪對及之上曰非鄉忠于體國誰  
能及此又嘆曰似此非一端本為貪賞如此鄭  
重人樂因循故不能改耳荒政方急事有便民  
者立為稟行微旱尤甚蠲放至八九萬繕嚴婺  
亦且十萬會有論微饒二守採荒無術又有言  
流移多二州之民上震怒皆至追停自是守  
令罷者相踵公奏長吏不能奏行黜免為宜但  
送迎費重又書斷絕職業且廢今既罷去其太

甚者餘或有聞請姑泛鐫秩以責來效上深  
納之先是文書之下六曹指定勘當者三日之  
限或逾月不報公摘其尤者絕之長貳徑白宰  
府請泛濶畧公曰六卿雖尊事在有司安可漫  
令吾位固卑所以糾六曹者安得專撓法卒  
治之朝綱為肅刑房獄案如山翻閱不倦一以  
平心應之謂有罪幸免則免者亦苦以故平反  
雖多而無失刑士夫陳理恩賞改正過名有兩  
拘閱者一至都司鮮有克濟公曰吾豈賣恩者  
若一切沮之則吏愈弄權失職者何賴躬自疏

白不以屬吏有任滿賞為部吏所格者公詰之  
乃曰指揮中有自今後之文公曰前乎此後乎  
此者皆得之矣指揮本欲送寬今乃為汝輩舞  
文之具耶徑為放行且請刪此三字以絕吏奸  
又捕盜賞有執續降為言者公曰格改之法不  
可用乎吏駭服大禮之後理雪紛々至公為之  
裁訂擇取七人皆當改正丞相難之辨論數四  
艱然曰檢正自將上則可公曰丞相以為多耶  
某于二百人中精覈得此皆坐聖誤而沈抑者  
願推內溝之念而行之固爭不可退各疏其寬

狀且欲引去丞相徑以公手疏者將上上一  
閱之即曰陳某精審尚復何疑便与施行廟堂  
嘗啟擬么人能文上曰朕但聞陳某能文尔  
是歲攝侍立者三嘗因早求言公應詔乞公卿  
務行寬大頃歲監察御史京鏜極論送窄之弊  
已蒙開納此風未革殊無和平氣象聞者躡之  
中冬上謂宰執曰欲令陳么奉使聞其有親  
能為朕一行否試諭之公回奏有賤息可以奉  
老親惟命之送遂借吏部尚書差淳熙十一年  
賀生辰金國國信使正初陸辯公嘗兼領左藏

三庫 上首曰每以煩劇相浼備見忠勤但非  
所以累賢者耳 祖宗用人不拘情法全才俱  
詳試乃見公奏每恨駑蹇不足以共煩使褒諭  
非所敢當也使還除起居郎入謝 上曰卿端  
靜有文將處鄉以清要久矣去歲欲用為諫官  
今日立螭不必多謝圩田多勢家所據使水無  
所潴復無所泄圩田未作歲多豐稔作圩以未  
水旱屢告利害甚明 上稱誦久之又曰卿今  
在逆班凡有所聞悉當忠告會西掖暫闕即令  
攝事曰朕函欲觀陳某詞命兼同詳定一司勅

令 上曰朝士中惟陳公惟善是逆所謂心平  
氣定之人也明年春兼權中書舍人泛恩濫賞  
封徼無避有察官奏旅襯之殯寺院及十年無  
子孫祭省者許自為焚奠公即繳論謂如此則  
繼後之無賴者得以藉口而子孫之不肯者亦  
得以挾詐請增為二十年必經涉郡邑為之勘  
驗得寔方許埋葬仍標識以待其家尋訪 上  
大悅從公之議曰臺諫給舍多成一律如此方  
見和而不同時虜幣不通人情多疑公因對  
上問卿比使虜見其情狀果何如對曰必不動



自古敵國歆有為必匿其壯士健馬今呈露無  
餘又其上下習驕以兵為諱決不輕舉願在我  
不可不備臣以為外敵不足畏而內患不可忽  
也前郊祀四日除中書舍人益知上春之  
渥陞兼詳定既謝上曰已將宿齋百冗中忽  
記得卿未為直豈應更過一郊耶公曾以足疾  
求去問勞尤篤且曰當自處一方賜卿湏是就  
補中有去風藥乃佳移時方得出奏劄論上有  
恩惠而小民不与名為寬逋負足以惠頑民耳  
名為赦宥罪足以惠姦民耳願因慶赦盡放天

下五等戶身丁四等戶一半上笑曰正合朕  
意乃于赦中行之公在詞掖最久論事不為苛  
細而詔令有不便事關國體人而難言公輒論  
奏率蒙報可安定郡王乞封妻為夫人公以葵  
丘同盟事繳奏他日入對上迎謂曰所論子  
形事極痛快且是有補風教朕為之擊節不已  
奏事訖求去上曰今氣宇大勝前時何為及  
此對曰進退之義所當講明况近列乎上曰  
朕用卿之意殊未艾又嘗論朝廷之事失于好  
詳君人之道貴在執要今陛下親細故而忽

遠猷事未節而紊大體願深思漢明帝黃老養性之言俯循唐劉洎多記多言之諫舉深要以御臣下省知慮以頤精神 上曰迹亦自覺叢脞遠近大小之臣未曾及此尤見忠誠次日語輔臣陳某之言甚忠卿等相与持守簿書細故可省即省不必繁瑣自今亦當少降指揮中書務清方是朝廷之作全在卿等留意熟復其言可也及教日王丞相以外郡財賦事奏 上曰前此方言之如此則又非陳某奏劄中意朕不欲自催几錢此當責之監司方說不可叢脞不

應又尔丞相以下媿謝此事已編之聖政中閣老李公猷出疆以闕官奏 上曰陳某一人足辦不必更差他人內相洪公邁典貢舉復命兼直學士院王言俱出公手應之不煩 上臨朝嘗曰官欲擇人信非虛語向來中書或用三人今內外制獨陳某一人當之略不見其難時因邏者興獄公奏長吏帥屬有贓不劾至煩 陛下自用耳目既非執要之道又恐人不自安乞詔內外長吏各公心考察 陛下端拱責成可也伺察之風誠不可長又論 列聖德澤至深

自熙豐變更崇觀侈靡利源日以浚廣脂血日以  
以朘竭今賦入數倍于昔而大農調度畧不少  
寬日以益甚聖心焦勞固欲省賦以寬之而養  
兵所仰者不可闕然今日曰養兵明日曰養兵  
是終不可為豈不深可慮哉願詔大臣博議絕  
浮費汰冗兵以其可省之數定為蠲除之目所  
以續民命而壽天下之脉豈止名和致豐而已  
哉 上皆是之一日從容謂輔臣曰陳某老成  
凝重可大用葛邲亦其人也又曰使是人坐廟  
堂自然安靖和平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耳秋復

旬外 上固留且曰卿忠厚而疏通朕大用之  
意已決切勿廣也冬 高宗升遐醫官王涇死  
有餘罪止從鐫官編置公勃然必欲寘之極典  
時當上房本無与率同寮俱入奏省吏謂无前  
比公曰臺官俱許全臺省官獨不許全省乎極  
論之得旨貸命杖脊于都市刺配筠州無不快  
之給舍久無連御之舉至是復振矣 思陵之  
役臺察漕臣相繼以戒苛擾節冗費為言公獨  
奏攢宮應辦事重期迫不無煩擾議臣不得  
以上聞 陛下不得不加申飭臣割聞訟路八

頓只作二頓翻衮酌獻神幄六歌轉移酒果微  
物三日一易過為裁抑四方何觀碩存大醑毋  
至削弱以全送往之孝 德壽宮官屬兵衛宜  
與寬假 上瞿然曰人但以浮冗當節不思反  
失欽奉之意忽泣教行下曰向非卿言朕亦未  
悟尤見忠蓋更降一詔明示朕意如何對曰不  
必降詔前日詔百費自內庫支罷諸路州軍貢  
獻已自明白但乞持之以堅則聖孝有光矣  
上曰卿每事盡忠而知體久欲置卿于經筵遠  
無關近諫大夫有關深欲處卿丞相閱班簿在

職已二年不應下遷少頃徑為中司可也公力  
辭不敢當 上曰祖宗時必用淳厚忠直者為  
之卿正其選又固辭 上曰別思所以用卿教  
日兵部尚書宇文公作對方及攢宮事 上遽  
曰若欲省費斷然不可公與權禮部侍郎顏公  
師魯既久次宰臣奏各二年有半矣 上曰顏  
某奉使回即與為真陳公則更欲少俟近及三  
年以其代言論事皆得體又甚盡忠俾久留後  
省須殊遷以報之十五年五月新平已被疾求  
對力旬外祠以便醫藥 上却之且曰卿每

要去可是易退即日當峻遷非平進也對曰臣  
豈敢以求去要進上曰尊親壽幾何以致  
疾公對曰小人有母何敢當尊親之稱具以實  
對竟不許去公再拜復奏懇切上為之蹙額  
眷之不已雖許留劄子退及家則不允之命已  
頒上方之藥踵至次日旬休十一日劄下除目  
宰職奏已遭內報矣上嗟惻久之亟以金帛  
之賻公爰過于哀公鄉弔者不惟惜公之去國  
而尤慮公之幾于毀也服闕除集英殿修撰知  
鄂州鄂號難治唐崔郾所謂土沃民剽雜以夷

俗非用威莫能治者在今日最為重鎮三司拚  
立尤費調娛及公為之送客泛應三司如一家  
軍民帖服郡計仰商征公總大綱加惠行旅而  
課入倍蓰人情翕然盡心力為之三四月而領  
畧江山得坐嘯之適政譽流聞以為前後所無  
有寬賦勸耕曠土加闢築隄捍江水患遂除興  
國沔鄂之間私鑄聚衆至數千人巢穴深阻復  
成盜教公聞之曰勢已滋熾緩之則害大急之  
則事生諸司劄調兵公曰計必出此然民兵習  
知地里可使大軍持重以為蔽援不足平也密

召總首諭告織悉俾圖之不踰旬集其魁以狗  
餘皆使歸業始以奏聞仍乞分戍以鎮其地郡  
有安樂寮以養窮民病夫歲久漸隳公為增大  
之其器用給公田至者如歸焉紹熙三年進煥  
章閣待制褒治行也秋大比計使以外郡士子  
附試公固持不可則徑以勢臨考官公度其必  
致紛爭五夜躬至棘闈之前叱外郡士毋得入  
譁者始定屯兵數萬軍民有訟平心而處隨輕  
重曲直牒軍中治罪主帥既樂其不相侵亦不  
輕貸由是感悅而知憚去郡數年人皆祠之不

忘此豈驅之使然哉秩滿移建寧府俗尤勁悍  
動輒殺人公始治鬪毆尤嚴于為首者環視不  
勸止亦且連坐聞者為之衰息聞浦城有謀弄  
兵者戕一家數人鄰里擾動公召左翼戍兵五  
十人授以方畧計日擒之崇安又有因告糴而  
殺傷者尋亦捕獲今上覃霈公与二使者議  
此輩皆亂民苟赦之不惟死者含冤將復出為  
惡矣遂誅之而待罪自列境內肅然郡苦多訟  
蓋有專以把持誣訴為業者家已致饒鑿室造  
事吏因為奸日不暇給公親筆教百言疏其情

狀示以法禁且戒屬邑無輕受妄訴受者先生  
之舉必行之令嚴反坐之法自此詎訟頓清矣  
寬宿逋十餘萬又代輸下五等繭稅民以生佛  
稱之公在鄂渚政毅然行于江湖間逮去行在所  
不遠朝家益知公為詳改知鎮江府適當荐飢  
請粟于朝謂郡有餘貲不應耳公再疏曰舊將  
所留緡錢十有四萬不能糴三萬斛以支兵食  
尚不足何以為振業計又不報直以書抵丞相  
曰丞相平昔以愛民稱一旦得政豈應遽受所  
守畿甸之近尚委而不顧遐方遠徼且將若何

某願乞身以歸不忍千里之民徒為餓殍也始  
許稱貸公分畫詳備講究深切委寮屬事無遺  
慮猶以為未盡乘扁舟屏騶衛時一到給散之  
所為朝去而暮可還者皆不憚往有弊即懲有  
勞即勸至誠惻怛無不感勵吏胥亦皆知公勞  
瘁之意至不忍欺人如使君臨其旁闔境均  
及全活數萬計他郡流移者亦及之邦人以為  
自昔賑荒未有如今日者也始未價翔甚雖糴<sup>給</sup>  
以平之正恐不繼又告糴于荆楚遠商聞之曰  
是陳待制耶俱告于湘北計臺願以未就糴計

使胡公瑒以書來曰公之恩信固有以孚于商賈此事殆古所未見米舟皆至價遂以平郡民不知飢之為害也前守造閘于丹徒鎮欲取江潮以灌漕河而地勢高仰水終不登公為之撤去改造石礎以泄雷潦父老因公按視羅拜謝曰固民所願不謂使君慮及此也堞下巨艘連檣櫂比江許公問風濤猝起汝曹安得無患合詞對曰沈溺時有之願無策以避耳公訪問舊有海鮮界港歲久湮塞亟往營度鳩工濬治民旅相賀謂自此可以無恐矣又造二巨艦以濟

揚子之險皆為永久之利嘗有一僧投牒自言結廬瀕江每為邏卒所侵擾願行禁止公察其庸悍詰之曰距此幾何曰在鎮江之陰之間各數十百里公曰吾得之矣地僻而介于二境官府既遠盜賊出沒汝必為之囊橐僧惧甚立命尉曹掩捕果得盜數輩其中多為便房曲室即破壞之悉寘于理撤其屋以增養濟院籍其田歸焉吏民驚以為神咸曰此巨蠹也非迅雷不及掩耳未易鉏治自此真枕矣飢民俱蘓帑庾赤立幾不可支商旅久服公名願出于塗課入



增羨公不欲多積又代下戶之輸糶訟未息公自以向者三郡令無不孚此邦獨未盡服是吾之過也乃罰俸以自咎百姓咸悅憲使何公異聞之曰韓延壽之閉閣復見于今具列政績及此事聞于上三山謀帥公為首選加寶文閣待制邦人挽留不可迎吏至或詆之曰爾輩乃奪吾慈父耶赴鎮過建上父老歡迎如故徽時喜公容貌不衰無不以手加額福之屬邑十有二有去城數百里者預戒令佐毋得詣郡專以靜鎮之推所以治建者行之八州初入境領帥

事狂民有嘯聚者公念攻之必散入旁郡分遣逐兵數路要截如措諸掌裨校奉成筭以行賊計窮酋豪度不能脫皆自經餘數人定罪有差脅送者縱去姦盜為之屏跡治宗子之積暴申蠱毒之舊禁蠲買鹽之宿逋優貢銀之市估內侍幹辦啓運官忽折簡相要公惡其桀驁劾去之慶元三年二月召赴行在長涂冒雨得疾及闕遽劇既平待對蕭寺又為嵐濕所乘疾復作力請外祠至再始進華文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公六月庚戌抵家甲寅疾勢遽安遂

薨于正寢甫歸即語諸子吾之病之矣仕至禁  
送五綰郡組事君臨民不敢有媿于心今日無  
可憾者惟先塋之碑未立義莊規矩未備汝曹  
其圖之其為我上章休致尋有旨轉一官致仕  
遺表聞贈金紫光祿大夫娶王氏贈朝議大夫  
居隱之女封令人先十三年卒贈碩人子男六  
人曰鞏宣議郎曰革曰畢曰芾通直郎新知湖  
州武康縣曰卓宣教郎新知紹興府餘姚縣曰  
阜承奉郎鞏先一年卒革畢未命女一人未嫁  
皆前卒孫男四人允協承奉郎允廸允修允諧

女五人長造紹興府鄉貢進士石槩次許嫁王  
埜餘尚幼碩人葬于鄞縣豐樂鄉橫溪西與之  
原諸孤將以十二月甲申奉公之柩合焉公性  
資渾厚風度凝遠胸次洞然而臨事甚密與物  
無忤而見義為勇和氣襲人望之而意消至誠  
待物不能以形適忠孝篤實始終不渝耻言人  
過寸善必取不以己長望人而喜人之勝己自  
奉如寒素而周人之急則不計有無善與人交  
久而逾敬道廣而能周雖有強戾鄙俗之人一  
與之處自然降心非意相干恬不之較彼自悔

忸待之如初推賢揚善不遺餘力無一毫妬嫉之心人以為不可及而公出于中心不自以為長也自為小官所立已不苟出入朝行奏論一于納忠知無不言之無不聽推誠荐士有味其言一時推挽多名流有致身法送者林公粟夔州之罷上怒未已公力救之楊公萬里由秘書監漕江東上疏留行皆人所難獻替甚多而不自表暴故天子信之而士夫推服在都司嘗以論事忤王魯公久乃信服曰吾之益友也知院胡公晉臣同省嘗曰舊聞名而未識面今自以

為得師也給事中王公信每語人曰陳公一片心地所謂海內少雙少以文受知于魏丞相汪端明應辰進學不倦文愈工尚書韓公元吉亦稱之曰文詞溫潤有制誥辭異時必以名世正獻陳公嘗荐于上曰前御史陳公在  太上朝挺然為名臣今其子賢而有文金玉之德絕似乃父文惠史公屢執手曰觀公人物器業必當昂貴在相位時恨不得相成尚書程公大昌曰陳同年文章今日之巨擘而政事則龔黃當反出其下待制楊公曰陳公海內名勝公平生之

知己也周益公尤愛公之文時以佳句誦于百寮上又存之 孝宗嘗曰某交游多矣耐歲寒者惟公一人此相知之最深者也特進之徙于鄞田廬之在莆者悉與郡後鄞才有租四百斛仲氏蚤世尤愛其季每以自隨特進捐館新平公中分以與叔父後以特恩補官卒老于貧公時自窘于用而周卹其家甚至試郡奉叔母與板輿俱行葬送婚嫁一力辦集二子諸婿及甥又皆仰給久而稱篤二女弟適張氏王氏夫婦俱亡矣取張氏中女為畢之婦既寡居奪以嫁

曾嚴州集又嫁其季女王氏妹生一子曰澈新平尤愛撫之 今上受內禪公在建命之奉表遂補文資莆中宗族生事死葬無不被賜送弟翟仕于南而歿其兄雅方教育其孤而雅又亡公取其季以來愛之猶子也遂聯入太學兄子肇頗友愛而貧無以自存公以卹益公益公為感動遂官之公又命諸子斥田二頃略用范文正公義莊規矩以給宗姻三山之行畫錦有光族黨接踵至戲下待之如一捐俸以給之親故有急無不周卹待安康之族不異汪氏義襟特

達人有難及徽州值三衙軍立表于門有願行者躬閱之有一人疑其氣度不類卒伍問姓名曰雍彥恭詳問之則泣下曰有先人之遺澤可以仕厄貧故自棄為此公測然既飲食之命取文書來為名保任奏上且給其賞命下又撫養之至數年在都司有稚子訴其父官廣中歲餘不得俸竟死歷券具在即堂白下左帑代支令本郡償納仍飭諸道小吏俸不以時給者劾長吏在建有姬自言前推官之家夫婦俱沒二子乞食久矣求自便公訪其寔乃華亭柳氏即為

闕官舍給常平之粟取布帛于私帑為之買田又教以學去又以屬代者公之及物類如此者衆三事尤其著者公自宰執以至禁送無歲不上旬外之請或勸止之則曰叨在要塗不可待君相厭薄而後去晚臨四郡在外八年後來者多已得政或為公稱屈則笑曰前輩有言人生五馬政不惡與人處、為春風故能不薄其官奉職日謹精力洪量皆不可及所至惠利及民水早有禱卒應如響君有相之者尤善因其俗以為政寬猛適宜鋤姦無所顧忌撫恤善良若

不可解于心去微之後尚為長慮論夏稅和買  
著在甲令兩教有差更法以送臣既去郡乃悉  
輸十二兩是歆輕而反重請並送定制上送  
之徽人聞此感德深矣寮吏各盡其情樂為之  
用賢者推轂恐後間有按劾皆甚不得已而后  
發一吏一卒不至屬邑各至一曆守宰親筆往  
復吏不得窺情寔具見如對面語不待鈎距出  
奇而政成于戶庭矣未嘗以私喜怒施一蠲亦  
不妄用一錢非有疾故不謁告惜官物如已物  
治公事如私事每日要當一日必葺而使坐蕭

然自謂凝塵滿室淡如也遂以淡名室公退則  
讀故書尤熟于班左摘其精要為一編名曰櫛  
芳故公之文溫厚尔雅有二書之風有奏議制  
藁二十卷詩文雜著十卷藏于家諸孤將版行  
以傳世歷任四朝出藩入送飭已甚嚴了無  
玷缺天下之言長者莫先焉公亦汪出與公同  
生長外家公見老母及舅氏尚書每興如存之  
感待中外諸表俱厚公既奉祠無時不過舅家  
聞公之歸謂當春容里社鄉人已有一舅二甥  
三學士之謠天乎何奪吾表兄之遽也始公荷

孝宗隆春重上政塗而以憂歸今春召還謂  
必枋用及門而病不能朝終不見寃經綸之蘊  
豈非命耶嗚呼姑無問此以公之仁厚有餘奇  
厖福又意必享上壽而年不及七旬以卒尤為  
可痛也薨之日上而士夫下而兒童走卒識不  
識無不傷嘆內外姻黨哭之盡哀五郡吏民以  
次致奠且道其邦人聞訃涕泣箴為罷市殆傳  
記所罕見也諸子承公義方各以材器自奮鞏  
嘗魁國子監芾而以漕荐上禮部卓登紹興元  
年進士科積善餘慶其在茲乎將葬芾等泣拜

求狀公之行知公之詳無如某者又以舊所聞  
審于母氏舅氏謹書之告于太史氏而請謚于  
朝君處鄉治家之法皆公之餘事也不屢書謹  
狀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三

四明樓 鑰大防

行狀

侍御史左朝請大夫直秘閣致仕王

公行狀

曾祖寂故任永靜軍東光縣累贈少傅

妣趙氏贈成國夫人

母立氏贈濟國夫人

祖禔累贈少師

妣張氏贈衛國夫人



父次翁故任資政殿學士左太中大夫  
致仕累贈太師

妣趙氏贈秦國夫人

本貫濟南府章丘縣巨德鄉巨人里王公

伯庠年六十有八狀

公字伯禮其先大名府人五世祖繼文贈特進  
者以明經出身生為河中府虞鄉縣令四世祖  
昇贈太保者以甲科為尚書郎直史館嘉岐王  
府翊善十餘年請老而歸避大河之患葬特進  
于濟南因家焉少師古學精深兼通醫卜工真

行草篆尤邃于春秋既免少傅喪不樂進取携  
二子屏居青崖山之西河太師因教授其間以  
供甘旨名聞東州學者雲集時號西河先生紹  
興初執政凡四年力旬閒退已遂致其事居于  
四明西湖之陽今遂為鄞人公登紹興二年進  
士科授左迪功郎吉州左司理叅軍試教官為  
第一改充明州學教授其一年任滿循左選  
事即便親自列主管潭州南嶽廟時太師方在  
政府詔以諸將成却敵功皆二三大臣竒謀  
指繼之力可以一子職名改左宣教郎直秘閣

顯仁皇太后回銮太師充禮儀使辟公書寫機  
宜文字尋主管台州崇道觀十四年授兩浙東  
路安撫使叅議官太師薨服除二十二年通判  
平江府<sup>軍</sup>奪職罷歸三十年主管台州崇道觀三  
十一年賜五品服通判鎮江軍府三十二年以  
覃恩轉左朝請郎隆興元年改兩浙西路安撫  
司參議官二年省罷知興國軍乾道元年台赴  
行在除戶部左曹郎官仍有旨復舊職明日  
兼皇子慶王府贊讀尋改直講二年南省試進  
士為參詳官就院擢殿中侍御史五月遷侍御

史八月罷四年主管台州崇道觀十二月知閩  
州五年八月復~~直~~秘閣改知夔州兼本路安撫  
七年移知温州九年赴上才三月終于州治累  
官至朝請大夫公忠孝廉勤得之天資自幼刻  
意問學家素清貧太師教子甚力朝夕講習至  
以褚衣禦寒手種苜蓿以充飢及冠猶未知肉  
味父子易衣以出而抗志不凡慨然有立名當  
世之意手抄古書往來成誦太師守道州欽  
宗登位奉表者例當推恩公請以叔公次臯  
行既乃連中世科人益奇之分教四明人士仰

慕造与名士相先後或以見在過去未來三佛  
名之初被延閣之命時宰欲擢丞列寺太師既  
不款私其子公亦力辭焉平江當冠蓋之衝毘  
贊郡政輒稱甚美會以諛聞遭論自此不復造  
朝安貧樂道十有餘年若將終其身一旦趨  
召際遇 聖明首論養人才裕民力理財訓兵  
以為不可勝之備又論考察荐舉鬻爵積粟等  
事奏對明白音吐洪暢 上意開納陞楯亦屬  
耳傾聽為之咨嗟即日除戶部郎誦讀王府究  
繹經旨詞義俱勝帝子歛衽受之逮執法殿中

進遷南床自以起遠外被 異知益展盡底蘊  
謂強國在法制固國在人心然國勢可振而易  
強人心難浹而易失兼航之諭不可不知駭与  
之言不可不鑑又奏方今之弊莫大于風俗苟  
且而苟且之弊生于士大夫議論之不公惟不  
以虛言先實用不以高論蓋真才苟且之風或  
可少革是時宿將類以罪廢公奏奔北固為可  
罪而戰多有不可掩者不應以一青而廢之宜  
及此無事之日以次召還使備環衛撫之以恩  
折之以威庶可收效于後 上深以為然稍々

錄用沙田蘆場議起租稅民以為病無敢言者  
公乃極論之其略曰沙漲之地未嘗耕耨施工  
佈種乃是務本之民既未能如漢置立田科以  
勸農而可擾之乎蘆葦之生本非種植各以其  
力樵刈必非游手之徒既未能如古捐由澤之  
利以予民而可困之乎豪強坐據雖曰非法然  
怨不及上今朝廷遣官增稅怨始有歸矣  
上感悟即令罷去以便貧民廢省兩浙船司簡  
閱宿衛之士皆自公發之由是春意逾厚嘗奏  
事良久上肅容謂公曰卿所言一一可用議

論全似唐王珪公平日耻言人過未嘗減否人  
物恩仇一視坦無城府既居敢言之地遇事輒  
發評禫所及動涉怨仇無少分顧忌意或為公  
危之公正色曰言責所在顧忠于君者如何  
尔一有愛身之念紀綱何賴焉筆力素能自高  
作奏不能自休諫藁謹密子弟不得與論事尚  
多非施行于外者莫傳也諫長率公論政府乞  
置詔獄已乃下其事臨安一日太守請聞公  
語之曰始得之風聞不容自嘿今既事在有司  
豈復當與獄具失寔即上章自劾以故俱獲譴

而公止後罷免 上亦知其非出于公念之不忘或言去國之後事有涉公所嘗論者 上必取元奏 親加省覽而施行之且嘗曰此真甚諫也奉祠未幾以閩風起公遂易夔帥夔部擴遠夷夏雜糅公首圖諸郡地理合而為一分別險要默谿烏道纖悉畢見區處指授盡出于此人莫得而欺也撫夷人以寬養百姓以惠馭官吏以嚴變以大治郡有巨剽既為嵩呼祝壽之地而 祖宗諱辰荐修及之歲合五州人士羣試皆在焉公以為厖且陋命葺廢事分行香之所

又建貢闈二區以其一與漕司土木之工皆有條理不日而成士民誦而歌舞之巴俗多略子女以為貨公特嚴其禁有綿竹獄掾者捆載而來為程唐閔所詰蓋以此牟利者有年矣公立訊之皆遂寧潼川間人為給貲各還其家或請發其事公曰不可究也惟責而遣之城素無井覓水于山杜少陵所謂白帝城西萬竹蟠接筒引水喉不乾者郡失于葺或課民以錢唐事王公十明嘗縱民取水曰義泉公修王公故事又增治馬市人歡呼相謂曰二公豈伯仲耶其

他營繕非一先賢遺跡如子美齋高之屬皆以  
餘力一新之施黔珞三州與南平軍地接生夷  
而思州則田氏世襲撫禦尤難有何思明任鬼  
見師楊震穆會等皆豪族動輒疑阻牒訴累興  
公化之深得其道宣布威德譬曉禍福揭示要  
束至或親致尺書思明投牒乞藏牒于家傳示  
子孫楊震得書感泣飲血盟誓邊境帖息公遇  
事敏明臨机善斷戢吏至嚴莫敢仰視聽訟之  
際反覆究問誠意具孚無不退聽者既而有仇  
儼之戚亟請祠祿遂移永嘉赴闕奏事 上意

歆留惜公已衰矣到郡篤志泛事不少懈而疾  
已不起寔二月二十五日也娶同郡成氏封宜  
人柔淑孝謹克配夫子男三人曰星郎未名而  
卒曰有大通直郎福建路提舉市舶司幹辦公  
事浚公九年卒曰正大文林郎新慶州軍事推  
官女三人長遠朝請郎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  
公事周舜元次造承事郎汪大有一幼子孫男  
十一人坦域埴堦埴埴埴埴餘未名坦埴將仕  
郎女八人其一造進士孫瑜餘在室曾孫女一  
人淳熙元年正月九日葬公于奉化縣忠義鄉

之瑞雲山太師墓側公事親至孝少時所得成  
夫人奩具悉以奉太師居喪哀毀盡禮有人所  
難及者記聞絕人博覽載籍當宣政間舉子惟  
務金陵之學公獨貫穿經史旁出入百氏至老  
未嘗釋卷賓客相對諸子侍立與篇隱帙隨意  
舉似以探其學問之進否後生多親附之舍人  
朱公翌嘗問侍郎周公綰曰此見表中用一駟  
載都市事偶忘所出周公素簡默僅舉一二公  
造叅坐又以目公之歷誦臧質傳中數十語二  
公歎賞不已又歸以勵其子焉作文雄奇搯紙

筆立就若不經意而語多警拔諸公銘誌類出  
公手有歷山集雲安集奏議告蒙資治編年宏  
詞集要夔路圖經等藏于家其他不及屬藁散  
落甚衆人雖以公不作文字官為恨然崇論宏  
議日月獻納亦有以少伸素志矣立朝典州  
威望凜然而待人接物卑收已甚開居客至應  
酬終日倒屣延納惟恐其後朝章野服顛倒層  
疊人々与之傾瀉略無倦色士夫無不愛敬下  
至閭里聞風悅服踈財好義不計家之有無義  
所當為無所吝惜四明舊為義郡顯謨汪公思

溫為之主盟汪公歿公實繼之緩急叩門視所  
請曲為之經理故鄉人尤歸心焉廉節傳家他  
無嗜好俸給之外一豪不以費公帑在夔首禁  
科買狨麝之類仍以公移鏤版編滿山谷有以  
書求市者則以墨本寄之永嘉軍卒百工咸具  
公一切罷遣服用所需必面与之直至或倍常  
人謂其過而行之不疑故治溫未久病告幾半  
而喪行之日百姓巷哭以過車非德之感人者  
深乎寮屬問病卧內見公几案蕭然鎮紙以麈  
皆嘆息而退初治入蜀之裝于建康有以白金

來售者曰以此西上當有倍蓰之獲公曰不幾  
于商乎止以緡錢行比歸日輕舟而下以餘錢  
自隨人愈咨其清方家食時未嘗忘國事凡所  
聞見必詢究講明務求可行之實蓋其忠尚如  
此及膺進用期不負所學以報 主知去不以  
罪人猶望其再入也終不得究見德業朝野共  
惜之病且革二子以藥進手格之去靜默焚香  
宴坐自如上章休致處畫家事若平時及屬續  
不但不亂翌日入斂肢體和柔如生皆積善之  
報也 公汪出因外家以拜下風自蚤歲辱知獎



間置坐隅匪怒伊教殆非一日公將泝江某以假吏之燕會別于金山客授永嘉公適來守尤得窺治行之詳公之二子不鄙以行實見屬自惟荒淺不足以稱下筆復輟者屢矣壬寅之夏提幹公一疾不起殊使人有愧于泉下今推官又以為言乃取所聞見叙次之以俟當世君子立言者採擇云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三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九十四

行狀

四明樓 鑰大防

國子司業王公行狀

曾祖景章尚屯田員外郎贈金紫光祿文

夫

祖真臣朝議大夫致仕贈銀青光祿大

夫

父俱左中大夫充敷文閣待制致仕贈  
光祿大夫

公諱速字致君姓王氏上世居大名蓋三槐晉  
公之別派會河決遷墳墓於洛高祖贈吏部尚  
書軫徙于陳之宛丘建炎南渡待制再為戶部  
侍郎終工部尚書寓居越之餘姚今遂為餘姚  
人公幼警悟絕人書一讀輒不忘建炎二年金  
人破宛丘公年十一被虜能以婉言脫禍至幽  
燕久之會調發騷動脫身走河朔復歸宛丘日  
為南向計嘗默寫舊所言論孟六徑爾雅教受  
汝頰間時作歌詩蓋未嘗一飯忘君親也紹興  
八年中原成兵有自拔而南者公與之俱遂達

行在所尚書喜公之歸且嘆曰左社既久無復  
華風矣既見叩所習又大喜過望自是益耽玩  
書史一試入大學在諸生間已知名二十五年  
以尚書郊祀恩補登仕郎明年春中銓試第一  
循右修職郎特差兩浙西路安撫司准條差遣  
未上丁尚書憂服除監行在雜買務雜賣場門  
樞密使汪公澈以御史中丞宣諭荆襄辟差充  
湖北京西宣諭使司唯條差遣汪公素聞公名  
事必咨焉公亦不為苟合嘗坐中得蔡捷賓僚  
相賀公獨嘆曰蔡人塗炭矣聞者甚之公道所

以然者已而果然汪公既歸宴僚屬亟稱公論  
事不苟舉一危屬之訖事特改又承奉郎幹辦  
行在諸司審計司隆興改元中進士第明年赴  
計院上問北方人材於尹侍御穉尹以公對  
忽有旨引見公奏對雍容上喜曰早晚當用  
卿退除御史臺主簿粵七日遷監察御史時虜  
再窺淮甸朝廷旰食公與同列奏疏曰昔婁敬  
勸漢祖都關中張良一勸之是日車駕西都長  
安趙克國上書請先諫先零六月戊申奏七月  
甲寅璽書報從史臣書高祖事必曰是日晝宣

帝事必著日辰者皆表其從善之速也夫遷都  
大事也即日啟行金城去長安遠甚璽書往返  
僅七日應機如此事何由而不成今天下事急  
矣臣察所方不可用則置之或有可求願  
下遠法高祖宣帝漸以必行不俟終日廢乎不  
失事機又嘗奏論西邊上流形勢詳陳備禦之  
策凡五條大畧為將帥不和務使輯睦士卒寒  
苦宜加勞賜益武昌舟師以張黃州之勢分兵  
戍郢州以防荆襄之衝且請多方疑誤虜衆使  
不得專意襄陽又奏疏條上急務願下哀痛之

詔以收人心選宰相之賢以任國事出令必由三省則命令專一旦絕姦人矯偽之萌諸將小劔不聞則必致誤事寧開功過相補之科因極論大江而上我軍卑弱乞詔沿江諸郡守臣從宜措畫一面施行以一下之力是時宿將如李顯忠邵宏淵趙樽姚仲之徒猶有居閑者公一一條其才用有以貪殘得罪者乞加杖撻以收其死力且言姚仲舊在川陝曾將燕北兩河歸正人號赤心軍以保川蜀今江上歸正人無危疑宜令姚仲將之以聽督府第制每一進

說 上皆嘉納十一月擢右正言陞對之日首論擇相之難且言專取親舊排斥異議官義制之人於有初之地置循默之士於必進之塗樞密院之權反奪于机速房尚書省之事不聞於左右司皆宰相之私也次論其釁未已科擾騷然羣盜根芽奸宄不禁宜詔守宰行寬政務實惠安固羣心以靜邦本次論講和有三可疑且請督師不專於持重諸將不專於分守悉遣鈍卒以順攻逆以主待客各為決戰破敵之計此聲一出雖未必交鋒敵人聞之知吾有備和亦

在其中矣次論陛下以願治力行之心憤衆  
事之不理慨然更革令欲必行人情或有不  
終至廢格不若責宙言者使之言擇其當者  
明坐其人之奏請而舉行之或有浮議責有  
所歸若其可行利害除善听善用之功歸於  
陛下矣是時晁公公武為侍御史一日與公同  
條具急務利害翌日得旨晁某理財之說最  
長除戶部侍郎出入奏言臣就晁公武家司  
草奏疏同街進入內殿又同奏陳公武既因  
此改除揆之義分臣不應獨留言路願繁劇  
白效上賜

御筆曰卿方守諫職且朕親擢不須引嫌辭避  
繁劇之任當俟異時勿復再有陳請上意隆  
渥且將進用會論館或免召詰試非是忤執致  
遂除吏部郎官供職一日力求外補除直秘閣  
鄂州尋以母老丐祠主館台州崇道觀乾道三  
年除知台州會永嘉關守執政以海溢之後艱  
其選擬試郡有績效者五人上曰近嘗令王某  
守台州未行此良吏也遂除知温州既至一意  
摩撫寬猛適中除積歲無名之求罷厨傳不急  
之費公未嘗更州果而公庭無畝訟屬邑無吏

迺雖老於吏事者不逮也水利多廢得內帑錢  
二千萬盡心力而為之擇縣官之能者總其事  
召鄉之士有才幹者董其役如朱泆埭瑞安唐  
路石岡斗門功役浩繁皆不日而成民蒙其利  
災傷流移之餘歲事屢豐士民怡愉遂為樂土  
郡人畫像於州之普覺寺祠之至今樂清果今  
顏大松邑事整辦豪右不得逞相率誣訐於部  
使者公審其無罪辯之事至臺省朝廷為差理  
官就郡訊鞠公又執前說使者憤其異已併按  
公黨蔽賊吏人皆為公危之獄成令果無事始

服公之守正不撓四年改荆湖南路提舉常平  
茶鹽公事丁內艱服除提舉福建路常平茶事  
公奏陳常平以陳易新之法甚脩上令先行  
之一路公乘傳至部敷諭聖意約以檢校之期  
親行按覘弊蠹隨草從行不通教輩所至靜謐  
遇寮屬之賢者一見即荐之求者弗與也裁節  
浮費公帑積二萬緡以其半入建寧府庫充常  
平本錢附曆而已它人莫知也九年丐歸主管  
台州崇道觀淳熙改元除荆湖南路轉運判官  
明年入對上迎問曰卿去國有十年否公對

向蒙 陛下擢從冗官俾任臺諫分符察州十  
有二年恨無報效 上曰毋往湖外且將用卿  
公奏天下之士口有至公之論而中有至私之  
情願有以絕覬覦塞流競舉無遺賢効無佚罰  
則人無所容其私矣遂留為吏部郎官三年遷  
軍器監嘗因輪對奏言管子曰人君修官上之  
道而不言其中人臣比官中之事而不言其外  
又曰無代馬走使書其力無代鳥飛使弊其羽  
翼此言深貴成效於臣下也 願 陛下使羣臣  
各居其位職任分於臣下之所趨誅賞操於人

主之獨斷日省其事歲考其成小大協心以張  
國勢又奏紹興以來軍器先閱於本監官然後  
赴部旬終進呈近用御筆軍器非進呈不得出  
所自此止是文移往來更不加考察臣以為賊  
與事合則功罪可稽事職相離則誅賞並廢欲  
乞略依故事仍令監丞旬月就本所察其美惡  
不為虛文丞貳專主親臨監部總其大綱有不  
精詳無敢逃罪十月差克大金賀生辰使接送  
伴使舊例宰執具即曾而上姓名以進上獨遣  
公調護使容了無間言往回奏對益稱 上意

四年秋國子監試進士上舍老官以子弟預上舍  
試引嫌自列特旨別開院以公持文柄鑒裁精  
甚士論稱惟至九月遂除國子司業公在學校  
久士子素所欽服人情翕然謹守規繩始終如  
一公嘗得暍疾至是復作暍告未滿求致其事  
遂以五年二月二十八日終于官舍享年六十  
有二累官至朝奉郎娶張氏故知漳州麟之女  
子男一人中行迪功郎前明州慈溪縣主簿孫  
男一人大臨將仕郎女一人公性孝友尚書治  
家嚴整子弟小有不書正色視之公一兄二弟

相繼早世公事尚書無闕者居喪盡禮後雖寢  
顛輿輜出入不敢就廳祀避尚書之舊也迂吏  
到門一不改度母文安郡夫人黃氏生公白泱  
而歿痛念終身語輒泣下遇外家特厚繼母河  
南郡夫人宋氏撫公於齟齬中以至成人事之  
尤謹尚書捐館之後率循家法加詳急事寡嫂  
孤姪內外斬無一毫之私遇父母諱日潔齋  
兼辰哀動左右奉塋域及四時之際皆可法也  
少歷艱苦通練母故慨然有大志不為無用之  
學完極事爰著明利病動數千言初登第時張



魏公方銳意進取公上書辨論以為無規摹而  
決大計以天幸而希成功魏公不以為忤曰正  
欲各出所見後有率如公言既居言責當國家  
多事知無不言居憲臺百日諫垣三旬而前後  
論奏數十上皆切中事幾有人所難言者以遺  
補舊人再入為郎稍遷監長古論為鬱而公處  
之恬然出公門入私門貴近未嘗識面旦望一  
見政府不請問也天資素高而力學至老不少  
衰黎明誦書數十過而後盥櫛日常以六經羣  
書至文選韓柳李杜詩文大率成誦暇日正坐

默誦左氏傳一字不遺尤通貫漢史嘗辯班固  
牴語為西漢決疑三卷補註杜詩三卷編其南  
北戰爭事實為南北龜鑑詩文至多少作皆棄  
不取存者尚十卷為監門時姚令威寬嘗有所  
遺忘析簡問公答三百餘字皆史博全文姚問  
所遺介云就筆揮荅不見有所闕也姚大驚服  
尹焜同居臺中一日有言蓄鴉于陸者入水輒  
沉下公曰是必以豆飼之客曰然因引嵇康養  
生論且今人之語二公歎曰公記問可謂精博  
姚與二公皆號該洽自以為不及也自少才氣

不凡方赴銓選時張公綱為禮部侍郎吏持銓  
榜表張公適曰魁非王其乎吏曰唯同列怪問  
之張公因盛稱公才學之懿非第一不可其為  
前輩所期待如此為文務極本源謂近世學者  
多苟膚淺其教子弟嘗曰欲為文必自先秦文  
章欲為詩必自三百篇以及騷選唐人欲作字  
必自鍾王諸公故公之詩文皆高古字畫有水  
墨積習之功尤績小楷手抄書盈溢中衍首尾  
道整開卷粲然對賓客宴笑高談雄辯援據  
詳明率傾其座人既頹務簡嘿叩則應明理益

深聞者悚歎居家自奉甚約間以其餘賑宗親  
之不給者春夏間傾囷廩所有下其直以糶一  
邑未價賴之以平乙酉大飢為粥以食餓者里  
人勸率全活甚衆致公之平生以世家子淪陷  
異域脫身而歸力學自奮兩荐上庠不上第又  
以上書得罪權臣閑廢十八年不与世賞年且  
四十總得一官暨登一科不兩年居諫省未幾  
去國更憂患浮湛久之一旦天子引以自近且  
貴矣曾不得一在言語侍從之列齋志而歿士  
大夫無不痛惜兩學諸生哭之盡哀又相与祖

祭于江干者數百人行道嗟呀以為未有也中行既以五月二十八日葬公于崇之雙林屬某狀公行事將以求銘于立言之君子其不肯公以兄之子妻之又為癸未同年進士公既撫兄子如己出且不以子壻遇我其敢以固陋辭謹撫平日所親見聞於公者且如左謹狀

直秘閣知揚州薛公行狀

公諱居寶字云華世為明之節人曾祖弁故不伍祖唐累贈右朝議大夫父朋龜故任右朝奉大夫知衡州累贈通議大夫通議公以儒學起

家純明簡靜卿黨尊敬之公自幼敏悟風骨魁梧通議公期以遠到受致仕恩補將仕郎初任福州長溪果東尉任滿循從政郎尋以監賞改宣義郎知湖州武康果始至延父老問疾苦以仁厚遇之追科不擾而集庭講益稀民方喜公之政而遭母淑人王氏之憂以婦服闋差主管臨安府城南右廂公事南廂戶口十四萬最為劇繁公手決訟謀了無滯礙有武弁安儼者其母嘗克掖庭怙橫恣公曰此而不懲是箭張禁酒趙放復生于今日也列其奸狀于府、上其

事有 旨錫秩克官從之它郡有府晉持公移  
造庭下俾言慢侮公以為如此何以助彈壓杖  
而遣之吏部尚書薛公良朋時帥臨安喜公臨  
事靜厚而能不畏彊禦載車有闕必使攝事  
多咨訪焉工部侍郎姜公說為漕副當乾迫初  
間 都下大疫漕以 上命遣府寮視民疾苦  
惟公領監家至議疾賦藥鑿不敢欺所活最多  
於是帥漕共以公績內上聞被旨候任滿日陞  
摺初四明海多盜戶部侍郎趙公子瀟以龍學  
出守復制置司以鄉兵舟分委士夫之里居者

公曰是畦下也緩急何可用乃即遠郊勒兵以  
法教之坐作進退之節是時舳艫雲集而篙師  
輦無所用心日邀城市公獨率所部与之期而  
隸習之一日趙公按視公所轄百艘汭汴奮迅  
餘州為之辟易趙公亟稱之及任都廂日諫大  
夫尹公檣出使東浙措置海道雅知公諳練辟  
以自隨焉授臨安府通判未赴任間會曾丞相  
懷以戶筭領植酌始議併二十一庫為七思得  
進敏靜重之士為之屬遂避公為主管文字當  
併省之初羣失職者不樂浮議橫出欲挽取之

公洞究弊源隨事更革不見其迹人能調娛上下以迄于成課入增倍至今行之公之力為多權發遣興化軍始至庭盜跽充斥吏或請分曹以治者公不所親閱而審詰之往：得其情窮教令之黨嚴妄訴之罰處決精當訟者悅服郡以辨治興化士子盛多而學宮隘陋弗稱教養公為之建傑閣以度御書崇齋宇以安學者廣書籍備用器矣：一新有浮屠自謂遇金仙得呪術有疾者飲其水或愈愚民相扇所在城市財施日積旬月間累百萬公聞之曰執左道

以惑衆罪不容死弗忍宥也遂浮屠境外悉以其資歸之學多士趨之郡圃歲入芋麻以為太守圭祖公視地狹不足以出此則曰股民以自厚非吾志也立罷之就除提舉福建路常平茶事公以為監司自有休簿書期會固不可慢而非政之先頗以激揚為已任歐寧尉執盪謀賞會公攝憲疑其附會擯獄辭之隱以折之獄吏詞居其得尉曾奸利之狀移官審究則良民也敷正其事而散遣之朝廷興修水利公驅馳川谷不憚勤勞所在必集故老与鄉之秀者考言

遺迹一一疏濬吏受成規奉行為謹循行諸郡約省騎從務為寔會不以声势臨人或不知為部使者也公除郡時少保陳公當國自喜為鄉邑得賢二千石且道主上選擇之意及少保帥間公方持使節至三山糴價翔踊公還建寧發常平粟萬斛順流而下少保公難其神速尋除廣南東路轉運判官力丐奉祠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秩滿赴都堂審察得旨內引公力言常平虛敷水旱無備請書沈宿弊与之更始又言閩中部綱公取夫力之費所至輒起夫搔

擾以為常請一切禁止上嘉獎畱為倉部郎官既而陞郎中漕粟都至有折閱者岸司括責逋負之人朕以修垣百十為群徒困筭筮而無所從出藍縷枯瘠無復生意公憫其然為同長貳奏請令漕司下所屬償納囚繫一室鼓舞而去淮西漕闕有以公姓名荐者遂除淮南轉運判官兼提刑提舉即日独班付便殿臨遣甚寵面諭兩淮事宜委以城險要浚池隍又將立倉廩以豐塞下之粟且曰勉力辦朕不妄卿公感激受命即日引道至治所府庫枵然公訝其已

甚及會出入之凡則嘆曰用之無節安得不匱  
吾知所以治之者矣於是汰冗吏罷不急補鑄  
導源時取而約用之蠹弊之逆剋殲活盡漕計  
始優一意屯田事修築塘圩廣募種藝又以其  
餘貲修無為君庠校遂為淮右之冠興利除害  
織悉上聞親染奏牘明諸事節主卷既渥隨即  
罷行安豐軍光州舊有忠勇軍水寨不隸漕司  
上以公肅靜有謀併以委公陞辭之日上親語  
公漕司所造弓弩就令和州築屋貯藏公檢閱  
其日虧數尚多亟為奏審 御筆仍令增造公

不以纖毫擾州民而如期辦集樞府上其勞特  
轉一官淮東謀帥 上因公奏陳邊事深嘉之  
即以公知揚州淮地被邊狗鼠之盜雲合鳥散  
無所踪跡邊民多苦之公設釀賞置耳目取其  
尤者明正典刑窮治囊橐之黨疏其姓名而揭  
之市羣盜屏迹外戶為之不閉淳熙庚子旱既  
太甚公以禱禱勤勞蔬素日久遂得下痢之疾  
郡民日到庭問公起居以安否為休戚閱西月  
竟終于郡之正寢十月四日也百姓為之悲慟  
士夫亦傷惜之累官至期請大夫嘗以戢事修

舉除直秘閣娶朱氏封宜人男六人長揚祖迪  
功郎特差充淮南東安撫司書寫幾宜文字次  
佑祖以國子入太學將受公遺澤次循祖懷祖  
延祖述祖女四人長遠進士汪閔中次遠承務  
郎新監兩浙轉運司明州造船塲王克常次許  
嫁將仕郎劉安正次許嫁通仕郎徐晞夔公稟  
資寬亮而能躋以嚴遇事明察而不流於刻自  
奉甚約而未嘗蓄於人性不喜酒居官未嘗夜  
宴視王事如家事惜官物如私物歷官三十年  
了無玷缺以緩急叩請者割俸以周之維揚公

帶負民錢積數頗多公到郡攝私財先為償之  
遇事有可疑而難辨或以非意相干必退而深  
坐思有以處俟其心平氣定徐起而應之故未  
嘗失色于親旧事亦無不得其平者平生多巨  
公獎予更為汲引馴致官達晚結主知親擢閩  
寄士夫不惟以公之才業應有以得此且謂公  
奇虎沉毅福祿未易量也而年止五十有八不  
得盡其用才嗚呼天耶諸孤以九年六月七  
日葬公于奉化縣志義鄉雙谷嶼之原從新卜  
也某母於公為中表某視公為諸舅行平時相



與素厚公之諸子以公之行事屬其編次聽紀  
其大者如右謹狀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九十四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五

行狀

四明樓 鑰大防

文華閣侍制楊公行狀

曾祖端故不仕

曾祖妣蔣氏 魏氏

祖零故不仕

祖妣邵氏

父渙故宣義郎致仕贈中散大夫

妣徐氏贈令人

美政下未詳 參政

本貫慶元府象山縣政實鄉美政楊王休字

美年六十六狀

中未見 王休六以嘉增為

楊氏世居郡城公之曾門始家象山遂為邑人  
累立以隱德聞于鄉公生而奇麗郡夫人中年  
抱孫極愛撫子髫齡中已有成人氣象莊重寡  
言樂然後笑相者以為必貴中散延儒士教之  
家苦無書傾貲買經史于甯監隸業蓬萊山僧  
庵中窮日夜子力至雪積于堦而不自覺尤好  
詞賦兼通春秋游郡庠名出諸生之右紹興末  
年始名鄉書再薦登乾道二年進士第調左迪

功郎台州黃巖縣尉首興邑庠公自課督又獎  
拔其尤俊秀者其後登科相踵皆以為出於公  
也邑有豪民武斷一方蓄雄狡數十輩分而為  
三曰大神者為之謀事曰中神者為之行贊曰  
小神者則無賴善鬪之人也官吏莫敢誰何公  
具得其奸狀白於郡黥隸他州閭里謹伏稱公  
為鐵面少府遇略賣生口者痛懲而歸其人請  
捕盜立賞者計實而募於眾禱雨則神龍為之  
示現捕盜則鯨海為之肅清蓋筮之初器業聞  
望過人已數等矣尋以賞典改左承務郎之廬

賞者 告 汁字句解

州合肥縣邵夫人年過九十方欲奉重親之歡而邵夫人壽終公追慕含飴之愛不欲行中散同徐夫人執喪于家勉公前邁公攜一僕自隨晝至聽事夜寢書室洛誦或至夜分尚書王公希呂為帥歎曰據案決是非此猶可及官舍如僧居二年如一日實有所不能也又愛公筆端箋奏皆屬之帥漕不相能久不覩面寮吏無敢言者而皆敬公各致剡舉公因得調娛其間二公為之釋然置酒交驩而待公益厚淮民多為客戶所侵地訟難決公親行阡陌為之平章訟

日息而野日闢至今賴之賦後均平一毫不擾民樂就後欲及公任內為之歲飢發防邊馬料運米給貸漕司詰之公疏艱食之狀且以責其秋償矣至期皆不督而集萬弩手赴帥司檢閱多苦傷寒喉閉之疾公擇方製藥以給之病者多令活其不幸者官又歛之郡多葺廬易致延燔公白於郡請易以瓦帥曰非君孰能辨者公一力經畫市木傍境教民陶瓦未幾民居一新邊方為之壯觀淳熙四年磨勘轉承事郎明年任滿賞轉宣教郎授南康軍簽判郡素號江東

道院待制朱公熹時為守日課諸生講書公亦相與發明事無巨細悉以委公自行經界以來境內苦於賦重民不聊生流移者衆公與朱公力請于朝利害甚白雖幸少寬猶惜其不盡如所陳也廬山東南勝境官宇有吏隱堂正與五老峯相直娛侍雙親於堂上太守尤敬中散扁一亭曰教老公餘則奉安與遊名利以盡其歡六年轉奉議郎初有詔臺諫給舍舉察官王公已在西掖以公及丞相京公鏜應詔京公遂歲象而公遭內艱以歸矣扶護暑行悲感道路執

喪甚苦九年又丁中散憂勉舉大事為家之聲邑鄰台州有蓋蒼山高絕人巡罕至公處僧室閱佛經一歲以資冥福人以為難服除造朝言士風奔競皆上之人有以來之仍言海舶不可徑造都下二相王公准果公克家是其言有意留公自以五年憂患之餘力求鎮江府分司糧料院以歸人尤高之十二年到官職務至簡而少保吳公瑤為總領一見公期以遠到幕府事既為盡力吳公亦開心聽可一司賴公為多明年轉承議郎吳公台還首荐公才德之美孝宗命

中書識之既滿秩王丞相欲處以司農寺簿公  
又力請外郡除知洋州十五年轉朝奉郎光宗  
時以皇太子叅決庶務公辭於議事堂論淮甸  
撮課紹興和買最為民害又論四川綱馬利病  
光宗喜曰議論人物俱偉當為敷奏施行是冬  
赴鎮洋夔佳郡近歲有健訟者公剖決精明人  
不能欺坐以無事治賦期會信必不嚴而辦征  
商權酷亦皆沛然郡有丹淵二蘇鮮于子駿四  
賢繪像旦望必率子弟拜之丹淵有園池三十  
詠公盡復故近遺食多賦詠其下又崇教化課

農桑百姓方安之才一閱月俄改知金州兼管  
內安撫前守一武吏居吳元席卷以歸又盡焚  
其藉公至則愕然且無所稽考為之節用度懲  
吏姦不能給一二詔置獄前守坐編置沒其家  
皆公久極力經理僅能成邦西津兩度公帑征  
利病民首罷之叔浮梁于西津以惠行旅人為  
立相過者必祝處分西城漢陰平利三邑綱馬  
以損均敷之費施竹木柴場之利去受輸倍征  
之害州有摧茶場其初止肆茶馬總領二司抱  
納息錢之外郡計亦藉其助守或乘勢權取至

以損均敷字行

係省

徑官句折售字後

移用係省以增本錢從官多售既已科擾園戶  
深治私販配隸者相屬守亦或以自累公極白  
茶司欲賣引以便民暮年始有更引之命公力  
贊之裨官察及諭鄉之大夫士各陳其事的取  
衆說罷茶場而鬻引一方無不快之帥守尚書  
宇文公价憲使朱公致知相與歎曰安康之政  
前所未有也條其政積交荐以聞光宗登極  
轉朝散郎郡之士夙慕陋鄉奉者二人其一又  
流寓也公為大興孝宮孝者寢盛昂新茶器春  
秋釋奠如礼有雅歌投壺之風烏十六年為四

川類試考官境內一水遠通襄鄂行商不絕地  
曰礮曰有鬼愁灘摧舟絕險公出錢募人平理  
之石堅不可破公臨視之得古鐵于沙中甚夥  
鑄為鉅鑿嚴醢熾炭以攻之石為之解以砲竿  
移去遂為安流郡宿重兵多以權利啟爭公視  
如一家愛軍士如受吾民都統田公世卿固已  
交觀殿帥郭公棣奉祠里居相与從容無間嘗  
獵近郊步騎俱從三公戎服竝馳公又素善射  
以一矢斃双兔二老將敬服之間語同察曰中  
興之初金為均房鎮撫使虜犯塞大將以金旧

隸京師置不問止保洋州饒風關遂致此郡失  
守又乘勝擊破饒風有持漢中賴王師力禦之  
虜遂由斜谷而遁今郡為兵蜀喉襟上津果即  
商於之旧邑自商之豐陽西至洋之重陽關橫  
亘一千三百里關隘二十四边面闊遠而權輕  
財匱何以備倉猝手聽者疎然公曰向以大將  
為守與三边軍府角立厨傳動有重費交賄通  
及四鄰惟當痛絕旧習雖賈憎不假恤也歲餘  
以所積置防边器具僧保勝民兵衣甲親給支  
犒無侵漁之患時比箭賞卓游隨之習休日則

### 脫賞字

較禁卒事藝號令精明賞罰有差將官有夜飲  
于城外者私留門鑰以俟公曰吾與虜畫地而  
守其可弛手懲闔者而軍中亦治其奇將内外  
始肅旧有撫養庫例與公使用等公曰此正以  
防边也自軍用外不支一錢去之日為緡錢十  
餘萬紹熙元年轉朝請即二年除利州路轉運  
判官自郡赴臺幾千里道過訟牒隨即受理御  
史甚嚴秋毫無擾考察吏治置籍大書明別淑  
慝二條區別吳否列城為之震悚利路屬郡多  
在閩外漕計入不支出適當荐飢西師除掌武

掌武字 閩外

門下增俸不貲重以歸正之蠹方左枝右梧之不給而暑雨為災上頌宵旰又躬撫勞賑濟之役金州大火幾無孑遺守卒僅以舟免公兼倉使即發米以救之漕司力不足寢食為廢貳卿楊公輔方護餉四川與公同年氣義相許公力請于楊公曰安康一藝甚矣軍中有事力多使令就可與起公私赤立何以為州若請僧牒于朝万里唯左頌罷本州安撫司有備邊庫錢二萬一椿留使所前守拘沒贓錢有旨輸內帑二者皆出奉于金之民若以此建官府措居民于

奉于金之  
民剛奉字

其公何也即下吳公

經費無所損而可以新此邦矣楊公慨然從之公既兼憲使聞閩外六七月方食麥盜賊橫行吏隨訟淹德意壅不宣冒暑虜囚歷階成文鳳四郡調貧剖訟所至有恩行襄斜谷出武休閩道不通車間用蓋輿徒步以度險于中喝以文州地荒民稀而力役最重為奏罷其不急者數條西帥其公挺久鎮貴重待賓客尤厚公既深入邊閩史曰當道武吳公曰此行正欲到軺傳不到之地遂由文南以歸吳公猶以例卷至司公力辭師服其燕蜀人翕然稱之有利州兵官



陰平

告訐太守陰平知果以果庠為酒肆公以為狃名分敗風教莫甚于此俱劾罷之嘉陵江暴漲漂壞棧道郵傳隔絕公大為經理以其費上聞總司助其役由益昌至大安軍條緬棧閣二千餘間視旧加闢今成夷塗明設條約補役兵之開畫疆分掌祿柱絢茭乘暇採取風雨侵蝕以時繕治期以勿坏自祥符皇祐元豐三為此役元豐嘗紀用數今役不起數倍而不以取于民有脩橋閣記甚詳蜀中皆歌詠之三年移成都路提刑兼常平事得旨護試外省公自向為考

由拆

官固已具知蜀人多為度語於程文中有容私而幸中者謂之宰筮公身率官寮力草旧敝寒俊獲伸無不感服又詳寃試闡由拆參以南省規式關防備畫既施行之又編為成式申制司以為後奉照用綿州歲市黃雀數十百万一切禁絕之藥局歲久劑料陳腐焚而易之巨室責租至使耕夫自戕公治其甚者繇漢告飢親至二郡主行荒政故飢而不害西蜀藉江水入堰灌溉舊率竹木于民春犹未集水已大至積薪救急簡陋重擾徒有倍費公預于冬初收贖歲

旧率下脱  
取飲賦  
字

脩築又眉州墓頤山下一堰歲苦衝決公命伐石為之濬廣濶畎謹視渚泄又捐俸為漢嘉西門石梁郡人名楊公橋皆為永久之利臺有平允齋聚獄案於中夜則閱之有疑則親筆究問緘以紫囊亦令所問官親筆批執吏不得與之故多得其平三年轉朝奉大夫四年冬服除本路漕黎州蠻獠青羗擾邊州所遣兵為羗所圍公遣攝帥以策禦之遂遁嘗聞道旁兒啼聲得嬰兒于枯木中因籍城內外得遺棄者百餘人悉加抚養俱遂生全剖決兩司詞訟迎刃而解

復除即成都路  
那除上亦有丁銀子  
那除字誤

吳蜀公子一死不解

酒禁素嚴有捕郭二十五私醞至庭下公詢之郭乃一邑令今公察其非滌器之徒治告捕者而慰遣之郭少城大族擁笏致謝三十餘人府庠養士至千人每月必再入考閱程課旌其能文者庖饌豐贍士愈說執漕司兼造吳蜀會子紙每界至二千萬而抄紙于萬佛皆銅像用工時萬佛之身皆紙也為之別建一場為屋數百位置井有條又免僧房之擾道俗便之漕計始十七萬緡偶會多事費倍平時或慮乏具而公處之裕如遂積緡錢至四十餘万兩在漕臺

典外銓倖門尤衆一以公心行之量能授職多得寔才人服鑒裁之明慶元、年覃恩轉朝散大夫尋又以年勞轉朝請大夫召赴行在七月除戶部郎官湖廣總領仍令奏事對便朝奏罷邊民守關及非法後民者以軍兵為之此安邊恤民之急務又奏禁盜賊之法疆盜已有六項指揮欲于殺人屍不經驗而無證佐依大辟疑慮奏裁指揮下添人疆盜殺人者非六字使盜賊有所憚且明示無患姦之意又論錢弊甚悉謂賢泉取其流通今自裂而三之東南則用行

在會子西淮則用鉄錢會子湖北會子則又異于二者是使商旅不通嗟怨相聞不若罷兩淮湖北會子其在民間用行在官會收之俟收兩處會子盡絕則官會通行實為利便總司金穀浩穰公首去八弊而總計為之日充詳閱軍用而覈虧數之寔親臨出入而寬楮券之姦分錢交子為三而不容互用判軍糧替積為二而不許移易拒河支廊支之請而未綱無陳腐之謾絕兌便截支之擾而茶引有通行之便以至廣儲蓄之地兩郡為屋百楹舊以蘆荻藉米一易

筆中  
行軍

以枚後遣使盤量惟湖廣之數豐盈人益嘆慮  
事之周也循行邊屯會襄陽火災之餘亟議撥  
錢五千緡瓦礫之場盡興棟宇公又親撫存之  
筆中升差赴司按試公勉以忠節親拔武藝仍  
書公移置凡上中選者即書其姓名手以授之  
進退既公軍士感悅三年春就除司農少卿九  
月令赴行在公職十一月除太府少卿十二月  
三日除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六日始入  
國門先吹供職明年奏事陳備邊之策謂虜方  
與鞑靼相攻未知勝負然皆足以為吾患不可

先吹供職  
為次

不慮也又列擇將審勢修戎器招效士四事因  
荐統制而下內可為環列外可為將師十人御  
筆籍記時中書積獄案甚多月日或有措改之  
迹四月轉對即奏曰奏案動關人僉中書豈能  
悉察吏得以為姦利以小節迂回而俟赦降或  
改移月日後先謂諉息宥乞以大理寺及四方  
案盡申御史臺置籍月委察官一員稽考勾銷  
已結絕者而催督其餘或有淹延太日月差殊  
則奏劾之庶無冤滯之民又論省部吏引任總  
麻親之敝國家以天下之務隸於六曹而總于

天下  
似改

# 習學守閔

三省故為吏者賞優而廩厚又為保引之法許錄其子孫若異姓而今日厯雜殊甚習學守閔不知幾人氣習趨向非復舊風輕儇苟求詭秘百出反甚於州縣之吏乞加澄汰止許保引子孫者許引同宗大功親一名其異姓之人一切停罷庶少清吏選聞者皆韙之六月假顯謨閣學士兼侍讀為金國賀生辰使過泗州北書表初叅索使副出笏公令掌像以礼折之曰都管而下便服來叅乃欲使者以盛服相見豈無差等邪竟受叅如儀至真定謝酒果虜之中使忽

# 北書表

謂使副不當用皂背白領蓋北方朝儀皆用紫也公曰本朝止用此服且泗州東京既用之俟正如此使以左衽至本朝豈為不叅即麾三節人退班虜不能奪歸而奏曰臣將命殊鄰因得觀民情之尚皆虜勢之盛衰與夫士馬之虛寔財貨之盈虧皆已可知此固已見天道好還夷犯不振然在我不可一日而不脩又奏和糴所以惠民而備兵今平糴良法寢壞牙僧胥徒操其和而官受其敝乞置場收糴聽民商從便免致科敷可以絕姦利而價自平矣四年以勞還

轉朝議大夫又以年勞轉中奉大夫十一月遷  
大府卿轉對論奉使三節人從近歲記請貨貺  
僥賞而已安有能覘人之國者欲乞除上節親  
隨等選辟如舊餘悉取於三衛及江上諸軍上  
自統領下至隊兵輪轉差撥已行者不許再差  
歲兩遣使約不下百餘人彼城壁之堅瑕地理  
之要害必有能覘之者因使士卒經行洪河太  
山激昂壯志轉相傳聞一旦用之必有助為又  
論郡縣拘到銅器或憚於解發而收貯不嚴竊  
取求售所在有之乞令盡發赴錢監仍申嚴禁

廢考

私日斯

戢五年差省試叅詳官五月除必書監公性嗜  
學久濫吏道未嘗廢書自謂平日欲見祕府書  
而不可得遂終日坐者沉覘未見之書尤不喜  
趨競同省贈以詩有九衢達宦方馳轂群玉詩  
仙獨下惟之句有以為後詩者公笑不答九月  
兼實錄院檢討官十一月除禮部侍郎兼修玉  
牒官六年進故事論監司廣朝廷之耳目考州  
縣之否臧以惠安私民者也若罷軟不擇廢考  
兼容狗苟且而略風節尚資歷而混賢否赤何  
取於外臺之寄哉因歷陳 高宗 孝宗聖訓

願深詔大臣除授之際雖不可廢資歷一當先  
擇風力強濟材具精敏之人使充此選則一路  
可以蒙福矣 光宗玉牒書成公讀於殿上以  
賞轉中大夫四月兼工部侍郎夏早上封事請  
下罪己之詔修應天之宴布之天下使內外之  
臣罔弭天災五月有詔罪己仍詔侍從而下疏  
陳闕失又奏脩論二稅征權之擾和糴先脩之  
計尤詳時 慈懿皇后上仙兩部事繇公嘗病  
暍往來冒暑感暴下之疾力請外祠三請除文  
華閣侍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以歸而病

### 叙以子家人

寢革啓手足之際色莊不亂舍具紙筆曰吾將  
逝矣書一頌甫畢遂終于正寢寔九月壬甲也  
病中乞致其事傳太中天遺卷聞贈四官澤  
其後二人娶同邑史氏將仕郎燧先半年卒女  
四人長適吳興鄉貢進士周儼次適承事郎新  
知常州宜興縣丞洪備丞相之孫也二女皆先  
卒次適文林郎新紹興府嵎縣丞俞抗次許嫁  
未行後公一年卒孫男一人基登仕郎以嘉泰  
二年九月庚午葬公于鄞縣通遠鄉金谷里四  
明龍井山之原將葬燧請狀公之行其少與公

同荐公自海上後至過於途我冠粹温即語同行者曰風度如許一第何足言且當以賢貴有聞于昔遂定交焉今四十年矣中間離合不一公之賢譽日起人猶曰長者耳其使蜀也聞公不畏強禦幾危其舟嘗按郡守有為之地者反欲相傾人為公懼公抗辯於朝不少屈中執法為直之而後定於是益壯公之為而加敬焉京丞相嘗謂某曰祖宗不以蜀人帥成都又多以東南士夫參錯於諸路麾節間有深旨哉某帥蜀時固知蜀多名士求其曉暢吏事所至

治辦而不踈者無如楊嗣勳東南士夫入蜀者亦多可稱求其最賢而有才者無如楊子美故某與之尤厚紹熙初詔內外從官薦可為卿監者首薦之公欲歸而未得會京公趨召公命燁浮家依京公東歸獨處於蜀者又三年蓋其清修約己一意公家如此前朝用人往往歷徧遠而後歸主大計以至柄用公之宏才遠業所莅不苟楊歷最衆見其歸而持橐意必由此而升姑未問經濟事使其婆婆從班吐胸中之奇以見於論思之間亦何上以危而不得騁豈非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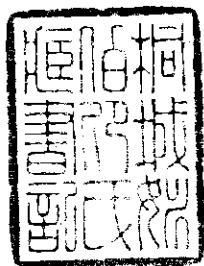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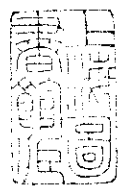
耶逮其賦歸已先卜城居棟宇闕敞猶望為老朋友以相依然公歸而病病遂不可為一見亦不及也哀哉公厚重周密與人不可為翕然熟久而敬之士無賢不肯入朝見嫉自古志之矣惟公之來而朝無間言猶謂其晚去而共惜之是必有過人者素少病聞歸班時氣貌尤充悅人戚以為富貴未艾也歸自北方始覺稍衰而又連年有兒女之戚人所難堪使堂下雅望奄至九京此尤識者之所共嘆也著述甚多宦游名山隨處題咏散落之餘入川時有逝岷漫筆一

編又有東齋集五卷諸史闕疑三卷藏于家篤於孝友中散每憚航海之險屢謀入郡而不果公既貴遂問舍於湖上將赴洋州故廬先業盡以與二弟漕成都時以俸表恩任弟之子燦又携以出疆循從事即今為台州支鹽倉遺令燦曰吾家素寒微群從多困其有以助之燦泣曰敢不承此志公在蜀中樂賢之衆多所薦引如今吏部尚書費公士寅前兵部侍郎趙公介俱有與公同朝此其最表表者也其他大有建立是時燦已奉母而歸不能盡記公又以為王事

為當為不惟不夸於人亦鮮以歸語其家恐尚  
有遺事未能備也謹據其可記者為之狀將以  
求銘焉謹狀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五

玫瑰先生文集卷第九十六



四明樓 鑰大防

行狀

直秘閣廣東提刑徐公行狀

本貫登州黃縣

曾祖義贈中奉大夫

曾祖妣胡氏贈令人

祖佐贈宣奉大夫

祖妣許氏贈碩人 鞠氏贈碩人

考立之故任朝議大夫贈特進

妣李氏贈安定郡夫人

道字物衍

公諱子寅字協恭世居文登特進以紹聖初元  
登進士甲科南渡先寓會稽建炎四年令人梁  
氏生公徙居四明今道為慶元人特進家無儋  
石儲而篤意教子公生而敏悟尤所鍾愛先意  
承志務進於學授詩于鄭先生剛中累冠鄉校  
紹興十年以明堂大祀恩補將仕郎十八年春  
銓中選授右迪功郎監渾州南嶽廟時法官多  
山東人与特進厚善勉公習法明年公方弱冠  
一試中其科二十一年丁特進憂遺訓有云吾

以孤寒自奮為正郎者三十年中遭兵燬僅能  
立家汝曹異時莅官內勿欺心外勿虐民公泣  
血書紳終身誦之服除授建州司法參軍任滿  
閔陞右從政郎授潼川府路轉運司主管帳司  
未赴以法科改福建路提刑司檢法官審復因牘  
累百凡駁正死罪七十九人吏部以聞減磨勘  
一年公法所當輕非敢縱因以求賞也竟存而  
不用隆興元年以舉主改宣教郎授兩浙西路  
提刑司檢法官改除大理評事乾道元年以鞠  
制獄除丞其詞曰志業有立操修可現潛心於

孔子孟軻之言兼遂於柱後惠文之事是於聖人之意其知之矣三年差克刪修續降指揮所刪類官四年輪對力以清刑為請上固已識之丐外補除知無為軍十一月陞辭奏兩淮議營田屯田久矣地有餘而人不足每以為病比年端正之人甚衆分州郡仰給大農徒有重費猶患不給臣嘗曰鞠勸端正人公事嘗以請問之皆以為飢寒所迫不得已而為此若得官備耕具使治淮上荒田以糊其口何苦犯法哉臣矜其言竊嘗詢究淮上治田之具蓋每招一

家必首給錢百二十緡以其二買牛一為室廬未耜之資是知淮上不惟人稀牛亦艱得計道途之費固應倍於內地又緣經歷商稅費亦寢重臣恭觀仁宗皇帝國史凡鬻牛者免算稅紹興之節文若以牛販賣其過稅勿收即遇災傷放稅及五分過往稅亦免欲望遵仁廟之法申甲令之文並免販牛過稅至兩淮者住稅亦免耕牛輻湊則曠土日闢矣臣恭聞陛下方發內帑委守臣備耕具招歸正人營田若更免牛稅則必欣然從事于畝畝農隙閱以武事

免算稅

帑文

邊備之至計也。上大悅。且田牛稅可免，卿能保婦正人，樂於耕手，對曰：「臣豈敢為嘗試之說？」蓋誥以汝輩未歸，此時在北方，以耕夫耳，咸曰：「然。」臣使手書款狀，皆其真情，因袖出田辭以進。上尤擊賞，玉音甚寵，曰：「朕圖此久矣，未有利害較然如卿所陳者。」卿於訊囚之際，乃能体國遠慮，及此，即卿未可試郡。朕將用卿，既退，御批陳獻可採先次差往淮南、楚州，相視措置條具。聞奏，公在朝行恂，似不能言。一旦對奏，卓然動上聽，感激自奮，始盡力於淮甸，而春寵日深。

矣。公躬履阡陌，募樂耕之人，與之通情詳議，不以使者自居。上嘗念公之勞，又未見圖，上事宜因中使至，盱眙戒以訪徐某所在，宣諭催促。公性簡易，方在田間，議事語既久，出盃酒與之分酌。中使遣至，傳宣既畢，匿笑而去。以其太簡也，歸即奏之。上曰：「孰肯將使旨而為朕寃心如此者？」明年正月，歸奏。上首褒諭此事，公遂奏條目甚悉。大略謂：楚之淮陰，乃沿淮極邊之地，監城沿海，雖有閒田，未有以處歸正人。且於寶應、山陽，得空閑水陸田五百餘頃，勸諭到歸。

正傳昌等四百餘名欲人給一頃五家為甲一  
為之長隨處置莊仍給備耕牛農具屋宇等錢  
家與草屋二兩牛并屋一種糧萬錢並俟入莊  
日給付初年開荒免納本錢次均五年還足  
給其田為已業候滿十年起納稅賦其勸諭等  
人獎勵有差詔可其奏淮東帥奏乞措置監城  
喻口兩地守禦上曰非徐某不可就俾措置  
公奏喻口當謝陽湖入海之要監城築壘不堅  
又無屯兵乞下楚州措置守禦從之是月除大  
理正不候授告先次供職復往淮東御筆賜知

揚州莫濛覽徐某所陳歸正人給田利便甚有  
條理已令施行卿宜協力使一一就緒五月詔  
對奏諸莊水利有二古溝可洩水田夏潦循其  
舊而浚之田而賑給歸正原耕之人寔為兩利  
又奏荒田及守令拊摩等事亦得首行下並依  
所乞施行七月詔以莫濛措置淮東山水寨及  
民兵總首并莊寨使效已及半年未曾審寔委  
公按視激犒舟師器甲等尋兼權尚書駕部郎  
官又奏仍舊置萬弩營六年正月有旨徐某措  
置官田招集人民委有勞效除駕部告詞有云

司輿郎吏高選非曾把麾持節不以授今特命汝上曰徐某清貧不受餽遺繼命中使齎白金五百兩四月差知高郵軍公奏措置官田節次勅諭到歸正人及種田使效計一千四百餘人共置五十莊屋宇牛具畢備綠諸莊散在揚楚高郵盱眙四郡今差知高郵切慮諸莊疑惑欲專委才吏措置兩淮官田得旨徑委公兼領許今每季一往諸莊激擣俄改知泰州又一月召奏事因陳鹽場利害及捍海堰事甚悉遂兼權淮東提舉御札令俞召虎與徐某同措置營

田却令徐某同措置鹽場各宜協濟以副朕使令之意十一月以職事修舉除直秘閣七年賜緋衣銀魚四月奏事選德殿復條具鹽事遂除提舉淮東茶鹽常平措置官田如故楚州申淮人陸梁恐聞敵隙上令相度隨即奏聞上喜御批行遣汝淮作過之人卿无所避憚挺身任責足見恪勤乃朕甚嘉之當官处事正宜如此然淮民既已肅靜却當撫之以恩不可專用刑威也恐卿等或未之思政恩獎諭復示朕懷宜加休悉十二月以鹽課增羨特轉一官丞相



# 委見

## 申祖敬

虞公允文昭書謂一司治辦前所未有欽嘆不  
己是年以和糴最多而先辦仍自行津運委見  
盡心國事又轉一官八年坐不覓察所部私渡  
降一官後乃得寔改正屢請外祠以鹽司積壓  
益奉降二秩卒以總領所申祖額鹽虧失罷九  
年七月主管台州崇道觀淳熙元年正月台赴  
闕奏對稱旨除工部郎中仍舊措置官莊樞密  
院得旨列具淮東官莊已成之數總五部七某  
及楚州忠勇使效為五十四莊屋二十四百四  
十九間耕者一千二百有奇牛六百二十有五

# 已論

## 興貨

稼器六百二十五副老穉五千四百二十有七  
耕田九百一十四頃上見寔效尤以為喜公蒙  
上異恩感激盡力嘗嘆曰古者專以屯田為  
養兵開邊之計固無重費而可成功今講和方  
堅無所展寬將有見忘者矣已而果然淳熙二  
年官莊結局除將作監點校官莊三年四月除  
大理少卿六月已論罷十月主管建寧府武夷  
山冲估觀四年春除淮南運判不赴九月再命  
仍專一措置督修城壘五年兼權揚州於是瓜  
州城成六年五月除知揚州八月除運副時暫

# 函管

差知楚州九月修築高郵興貨室應縣石圍斗門函管隄岸可以固護民田約三千七百餘頃特授中奉大夫封黃果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未幾罷歸兩任隄舉武夷山冲佑觀十三年轉中大夫十四年除知隨州十六年賜紫章服冬始赴郡紹熙二年任滿尚書張公杓為帥荐于朝三年除知台州公至郡詢訪利病之寔思欲不爾郡計而又裕民量入為出優者餘地權酤征稅大率從寬闔郡熙然塗歌巷詠率有太平官府昔所未見之語明年版曹比較上供以台為

優人謂既以利予民非天雨鬼輸何以致此益以為不可及或問公則曰求弊當求其源台有二弊偶皆得之一曰秋苗為鈔二曰軍士虛籍有奸胥增改鈔額照以倉籍偽增至八千餘石至以十為百以百為十上下蒙蔽久矣公既發之而使輸苗者每鈔不過一石弊无所容至增萬斛虛籍尤為重耗因立賞罰使之自陳置籍凡案上親為銷注月餘十去二三歲減數千斛財賦條畫較計精詳節不急之費罷饋賂之私杜刺軍之請是以能不擾而辦屬果寧川邑庠

久費公為買田五百畝以振之剖決滯訟情法俱當人既悅服一毫使民則為之蠲積逋至十餘萬謹誦騰播遠邇察史亦皆感歎侔貳賢者還朝語人曰郡太守職在便民政有不平則吾當正救之今徐使君專意撫摩如恐傷之吾无所用其力惟贊之而已憲使陳公杞行郡父老擁車請留太守者累數千牒陳公唯曰得民如許諸郡未見其比當以聞于上五年四月除廣南東路提点刑獄公事郡人尤惜公不滿秩而去生祠塑像以歌謠刻之石攀轅臥轍喧動千

里幾不容去公歸此亦倦遊矣力句祠而促行之旨益嚴既抵所部詳刑決獄務在寬平息威兼行列郡皆聳慶元元年春夏之交欲偏歷諸郡或謂瘴煙季春為甚姑緩之公謂或在澄按不能自己至五羊疾作而還第四子隨侍自公得疾於道驚憂精禱願以身代公既還而此子先以疾卒公采不堪遂相繼而逝寔五月八日相去才五日爾痛哉享年六十有六娶汪氏累贈令人再娶陸氏封令人七子長恬臯通直郎先三年卒次晞蓋承直郎知台州寧海果丞次晞

稷嚴州觀察支使次晞夔儒林郎新鄂州觀察  
支使即死於曲江者次晞垂將授公遺澤次晞  
奕晞夷習進士女五人長適朝奉郎主管台州  
崇道觀唐灌次適進士王然次適從事郎監溫  
州在城商稅葉次適承奉郎監台州在城商稅  
汪立中次適史宣之實太師之孫將以遺恩補  
官孫男十一人師頽師孟師周師偃師雍師錫  
師點師名師叔師夏孫女四人未行諸孤將以  
二年九月丁酉葬公于鄞縣翔鳳鄉隱學之原  
從新卜且公志也公天性夷曠與人以誠寔素

開吏道晚益更練故台州之政尤為人所稱  
孝宗知獎實千載之遇往來淮南數年請究精  
密論事上前如辨白黑動輒寤朝奏暮行間有  
飛奏二皆響答故凡事皆見功緒人但見其寵  
渥使藩成大家亦其才業勤勞有以取之公為  
漕時有揚州教官倚勢援迫諸司求攝傍郡守  
皆俯從之未求於公曰此非所以相愛悔各  
必在旦夕邊郡章奏動徹上前萬一以為向何  
辭以對力卻之其人遂陰擠公坐此罷公不以  
為恨後數年其人以賄失官舉者皆坐公蓋嘗

荐之彼自不用故獨免於罰仁者之報也一闕  
十餘年築屋湖工日以觴矣杖履自適尤善居  
鄉未嘗忤物求田問舍有以不求告者問其所  
以隨即酌事宜而遣之宅欲成而東南尋丈之  
地或執不售公曰我亦何用此左廡止為前崇  
而缺其後久之求售終以善價酬之晚雖豐餘  
而自奉如小官時兄子數人撫之有恩意調給  
惟均無有向言公在淮南鄉人有被盜疑公之  
僕為囊橐追捕治掠甚苦公聞亦不為動已而  
得釋伺公歸而訴之公曰我以家事付汝累歲

侵漁已多迨假手以治尚汝何訴其元競類此  
聞者服之麾符所至前後荐士百二十餘人其  
間有在後班者而公出入三朝受 壽宗之知  
尤深官止列卿豈非命耶某汪出早歲及與公  
曰舍姨母既歸公情親寢厚丞相苗公當國最  
重然諾某一日見之坐中有語及公者苗公曰  
此人有才某因問曰相公何以知之曰朝廷每  
下邊郡措置禁銅錢過界惟隨州一奏甚明而  
可行因曰其人純茂向來口語非其寔也其後  
丹丘廣東之除皆出其手某不惟服公之知人

而又喜公之為苗公所知也諸孤請狀公行并  
以所聞書之俾求銘焉謹狀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九十六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七

四明樓 鑰大防

行狀

觀文殿學士錢公行狀 代汪尚書

曾祖暄故任中大夫寶文閣待制累贈太

師鎮國公

妣陳氏贈國夫人

祖景臻故任少師安武軍節度使累贈

太師康國公尚 仁宗皇帝女秦曾

國賢穆明懿大長公主

秦魯國曹

父忱故任少師潼川軍節度使累贈太

師雍國公

妣唐氏雍國夫人

本貫開封府錢公諱端禮字處和年六

十九狀

吳越忠懿王六世孫也高祖惟演以文章受知

章聖掌內外制十有餘年擢樞密使以襄鉞

鎮盟津移洛陽歐陽文忠公修尹公洙謝公絳

皆在幕下一時士靡不歆艷文謚僖鎮公在慶

曆治平間號良二千石神宗朝王莊定

公存領三司鎮公為副使吳世光顯至康公而

愈太公雍公第三子以賢穆之孫政和初授宣

義郎七年賜緋宣和三年賜金紫主管西京嵩

山崇福宮靖康元年監登聞鼓院未幾隨侍重

親避地湖廣累奉祠祿紹興三年添差通判台

州歲飢方議賑給飢民千餘人集譙門下守欲

設兵衛公曰是促之為亂也亟開倉俾以次受

粟無敢譁者識其間有猾吏數輩白太守尸諸

市一境安堵公時方年二十餘由是聲名籍甚

四年通判嚴州又改湖州皆不赴主管華州雲

臺觀七年通判明州太守尚書莫公將知公明

後改爲印太守之  
爲莫公後者

敏郡政多決于公除直秘閣後政以苛猛自任僚吏重足明立公獨以理折之不爲屈又加教焉十五年除提舉淮東茶鹽引對改除兩浙轉運判官時方繕治行闕增葺宮城公與臨安守分任其役率先告辨除直徽猷閣進宝文閣漕司有積餼逆方萬役勸公獻之公曰此朝廷外府也何以獻爲時宰不樂遂罷歸十七年除淮東轉運副使時虜使方通官吏希賞趣辦過豐一切取給民怨嗟相聞公曰力言於朝人皆危之公曰目覩公私之害忍不言乎秦丞相亦察

其誠遂爲減八賴至今賴之漕計率耗于無名之費歲用多請於上公草去宿弊帑廩有餘遂乞罷大農歲給又儲三年之貲爲備用庫明年進直龍圖閣知婺州公入境聞歲方苦旱即齋素默禱首祈於星祠香火未收雨已大注邦人觀呼已而霖霖不已公度必有水患亟募客舟百餘艘人或以爲蚤計一夕水暴至城不沒者才數版浮梁既漂去溪南市人求救者號呼震動公坐城人厚賞舟人競載以濟幾數千人公分處僧舍計口給食悉遂全活去之日遮道挽



留生立祠至今奉祠三年丁雍國憂服除知衢  
州過駿闔境送迎近世所無也三衢大火公以  
民居侵據通途不因是時一正之害未艾也乃  
訪古溝遺跡盡復其舊自是無火災民方大以  
為便嘗治一豪氏之無良者偶與漕有連以屬  
公公必欲竟其獄漕陰中公而罷人皆寬之二  
十八年除知撫州抵玉山以病旬歸是冬召赴  
行在次年陞付除太府少卿七月除秘閣修撰  
兩浙轉運副使公嘗領浙漕事至是十四年再  
至人以為淹回而公曾不介意振舉戢事視昔

有加居無何 顯仁皇太后上仙太上皇帝欲  
得典禮嚴備御筆委公專領辨護公晨夕不少  
解訖事進右文殿修撰三十年正月除知臨安  
府府以應辦積欠民戶緡錢幾數萬公曰天府  
為郡邑首即售物不償其直何以示天下盡還  
之明年七月除權戶部侍郎先是御史中丞汪  
公澈論版曹闕官當遴選 太上問誰可者對  
曰錢端禮可故有是命八月兼樞密都承旨九  
月兼權知臨安府公嘗建明用楮為弊至是專  
委公經畫分為六格出納皆有法幾月已易見

鏖數百萬三十一年八月丁酉公憂次年今  
上即位公取故諫議大夫忠肅陳公瓘所撰芻  
說中二十事事為之說號曰正論進之時邊境  
方擾公言戰守為尤詳其略曰當今國家利害  
莫大於夷狄侵侮然固大之計不若後是而務  
寔張虛聲蹈寔隱非國之福也去年諸軍所可  
恃者獨一劉錡而首不能支託疾退師其餘或  
避舍宵遁或全軍陷沒或逗撓不進間取小捷  
以欺君上公律大言然无成效幸而醜虜自相  
殘滅不然可為寒心今虜主新立 陛下嗣服

之初所當講聘睦隣修明政事訓勵士卒增理  
邊要外与之和而不忘內修中原之民將見襁  
負而歸王化矣 上每為稱善賜親札曰卿世  
積忠孝姻聯戚畹雖居憂于外乃心固不在國  
家載閱奏篇備詳忠謹嗣有聞見無憚剡牘公  
又奏曰陛下訓練甲兵申命將帥人人賈勇無  
如今日兵法曰倍兵不戰蓋衆寡強弱既已不  
同縱有驍勇之兵忠義之將適足以餌虎口耳  
今虜勢雖屈而事力尚強未可与之較勝負今  
日將帥非無忠勇之士恐為匹夫之勇乘危僥

倖貪小利而忘大計使得一城一邑而旋得旋失既不能保持其民人又不能堅守其要害更相屠戮以激強敵不惟終無所益久致寇兵願陛下審思利害而熟計之明詔諸將勿妄出兵以蹈後患夫我狄俗尚殺戮然兩世俱遭篡殺矣報應之理各以類至是殺人豈有利哉藝祖不血刃而得天下盡除五代專殺之弊故四海之內歸仁焉陛下若取法祖宗以仁政為先自可以鞭撻夷狄不在于戰勝而後定也今彼殺我亦殺我從聞我亦聞諸將疲於奔命

民困財竭而兵革不息意外之虞又有不可勝言者太上講好息民二十餘年今一旦欲以虛名招寔禍獻言之士徒以口打賊若將帥妄希功賞誤國遠圖後雖孥戮之亦無及矣臣竊謂當修睦隣好以懷柔為務則安靖休息不妨固守邊障遵養時晦上以奉兩宮之歡下以安百姓之生仁及草木則中原不難圖也隆興元年冬外除召對內殿自符離失利之後南北相持和戰未決公奏曰竊觀注措施為可謂勤且勞矣且未大功必立而未聞其效者豈非

議論偏勝機事失宜未得其當耶中原之當復人皆知為不可緩恐頃時至則可為耳今士多持以為進身之資揣摩上意所以施為之事求嘗有成徒捐貨財虛費民力有用兵之名無用兵之寔是欲憎重兵威而反弱國勢豈不為羨狄所侮哉至招於納叛亡交結隣援此皆賈怨生事無益于國者又以江東守備未具及所用將帥未盡得人又奏臣聞虜教有文移取索俘虜人衆是虜已開為兵師張本虜人犯邊淮東必自清河淮西必自渦口兩處當豫選臬將委

之拒捍惟揚六合和州當為聲援頃擇有謀略三大將臨之高擲僻在一隅三面阻水止可以處游兵水寨之屬或可為間探不可專恃陸贄為兵當居重以御輕蓋謂以輕兵居前重兵居後為臂指之用淮上既固則大兵當屯於松江如來石宣化鎮江江池皆當嚴備又頃選名將數人如前日有因事而罷者願加收卹諭以恩意稍復官爵責之後效孰不願盡死力仍須以威望素著懷忠善謀者使各護一路虜知備禦有方未必便敢輕犯若處之失宜反為所易故

上兵伐謀不待戰而定勝負也是日除戶部侍郎兼樞密都承旨二年萬吏部侍郎 上面諭前日劉子議論甚好朝臣皆不及時韓公仲通為尚書同對論及經費因奏所入有限兵食日增正恐此去或更有調發不易應辨公奏曰臣項在戶部已見支用不足嘗總一歲出入之數比較五年增損多寡為會計錄上之後自度牒既行僅得八十萬通約有四百餘萬內庫取撥又不在此數而卒已調兵為之一空今日匱乏寔由於此今宿兵之欠未見休息之期臣等所以

夙夜惴恐未知救弊之道 上云直須恢復中原了財賦須充足仲通奏曰恢復恐未可必且願 陛下經度目前所用公奏仲通之言甚是望 陛下經納 上亦稱善時左相湯公思退右相張公浚招戶部長貳同到都堂右相問兩淮兵用度錢糧公云未知合用多少右相云軍中大費且備千萬韓公欲退而議公云此事體大須與兩丞相執政面議若非於經費內分撥必須非泛措置經費既不自足非泛必取於民民力困弊若無名橫歛不惟不堪必致人言韓

公云民間科歛甚難不知以何名取之惟有益鈔一事容試議之公曰益事差可為然添起鈔面則民食貴益未必及千萬之數改法亦重事若一切行之恐致中輟須先有定論然後有司可以奉行後再論益事右相云不若賣度牒教萬道尋有旨且給一萬道然竟不施行時左相乞出公因對又奏今足臣羣居竊議但以和戰守三事為進身之資未嘗權國之利害分朋植黨牢不可破以惑上聽萬一事安奈何三說不必執一但度事力淺深知彼已當何如耳上

極然之問今日當何如公即奏三代以至秦漢夷狄多得志於中國所謂王者不治夷狄非不治也以不治之也因歷陳秦皇秦漢武用兵之禍高帝和親宣帝不用兵之利澶淵之盟為中國之福燕山之役致靖康之變又言太王講解以致人安陛下欲成恢復之志此聖主之用心也然兵者凶器帝王之道以仁為本太祖灼見故以不殺為武應天順人指顧而定中原破蕩而四海獨知有趙氏豈非仁恩之至乎非不知順旨迎<sub>合</sub>可以保爵祿世受國恩蒙

陛下非常之遇臣而不言誰當言者願以符離  
之潰為戒早決國是為社稷至計上改容欣  
納云卿論事甚詳因賜卮酒且云卿可見湯思  
退論朕旨令勿再請仍見張浚令早行退詣二  
相府宣諭右相遂行三月克淮東宣諭使王公  
之望使淮西公奏又詳陳秦漢之事且言魏晉  
以下無術制夷狄以至於亂者多矣惟有唐制  
頡利得先後之序和吐蕃有終始之謀五代石  
晉之事尤不足言自顏亮入寇于今四年天下  
不得休息殺傷不可勝紀疾疫者殆無虛日官

爵不足以充賞錢穀不足以為用內外急迫上  
下煎熬而議者不深惟大計惟空言以承虛譽  
抵巇而要利權國何賴焉臣故歷陳自古所以  
制夷狄者在德保人民者在仁願躬行此道以  
致太平今兩淮名曰備守未必備名曰治兵  
兵未必精欲增兵則餉饋無所從出欲增備則  
人力有所不勝雖使虜不犯邊但見日以自困  
今所以未長驅而來者蓋顏亮覆車未遠虜首  
慮挾彈者在後欲與臣下重兵恐有尾大不掉  
之患又河南困弊未易鳩集故委前日餘兵付

二元帥使自經理其意蓋欲和耳故在今日和  
之為利南北均焉或以前日持用兵恢復之說  
者為勇為忠為剛以今日和議為懦為怯為弱  
此不明事機不計事寔之甚也用兵而敗豈不  
為懦連兵數戰而無功豈不為怯與敵角遂而  
不能勝豈不為弱今斷然行仁義之事修文德  
以來遠人可不謂勇陳帝王之道以輔明主可  
不謂忠以柔克之可不謂剛又況古者兵交使  
在其間禮文之事安可遽絕前日虜帥乃言四  
郡之地若使命得通庶幾有可商榷未至遽行

萬一彼以重兵攻下四郡寇襲漢淮甸重相邀  
索和則退師不和則進兵不知其時議者何以  
處之昨小使之行自來無此體例為彼摧沮以  
自取辱蓋緣事多艱發不思後圖茲蒙選擇俾  
宣德意於淮東及令經度事宜不敢隱默以誤  
國之誅望察臣愚忠明詔大臣早定其議御筆  
付三省又奏白者經營山東得海州而終不能  
守中原之人非不懷祖宗之德澤歸陛下之  
仁聖然自出兵收復所至劫掠重擾其民既而  
又不能堅守為金人屠戮肝腦塗地生業蕩散



無餘若此望箠食壺漿以迎王師難矣陳蔡順  
昌壽春等處皆被此患如此招來適足以離人  
之心堅後日之敵也傳聞道路或謂吳璘已失  
德順秦州不守還保川口果爾則可見用兵無  
效虛費錢糧枉殺軍士初無益也不獨無益正  
恐募端再起兵連禍結養成大患雖有智者不  
能為陛下謀矣方今將帥兵強馬壯未有如  
璘者力尚不敵况餘人乎建康鎮江之兵經王  
權李橫敗衄之後率皆傷殘之餘又且數易主  
帥士氣未振江池襄漢之兵尤為烏合殿司一

軍為成敏破壞死損大半而東南諸郡起發之  
兵懦弱不堪披帶緩急必致誤事臣故曰和戎  
國之福也聞金人大軍見屯虹縣積粟糧秋冬  
必為邊患兩淮城邑半為丘墟雖欲堅守戰備  
不具又無兵力以拒之或欲清野則是先自棄  
之萬一彼苗戎淮上俯視長江以久相困豈非  
危道哉雖欲与之連和彼必偃蹇邀索何以應  
之靖康議割三鎮百官廷議舉朝皆謂寸土不  
可與人後胡騎長驅事窮勢迫則或言割地或  
言固守一時不能堅決金人徑抵京師三鎮平

下遂成大災前日議臣相与太息而已真可為  
痛哭也臣所以墮肝膽吐情寔願陛下夷考  
前事永以為鑒早定和議遣使通誠以保國安  
民為計既和之後養勇以待時蓄積以富國待  
兵力既壯機會可乘惟陛下所欲為耳又奏  
專言用兵者嘗謂虜人已弱可以恢復今止得  
一宿州而遽棄之則恢復之計果如何有用兵  
不勝僥倖行險輕躁出師大喪師徒者則必勝  
之說果如何有自獻其說欲折服人使用教國  
之礼者及從而遣之則奪命無所不至使至今

和好未決則未見其折服使人之效也有稱長  
安談笑可取鳳翔之虜如何可逃者今西師取  
一德順尚不能有則未見其談笑取長安之效  
也凡是教事皆可考驗誤國明甚不可掩願聽  
言則審其忠寔立事則黜其浮議幸甚五月公  
至揚州頒詔勞賜諸軍即申朝廷云雖未至楚  
泗淮上守備大略已見揚州城補葺破弊全無  
樓櫓何以容人借使有人須積糧為一城之計  
可也設教人自天長徑入瓜洲曠野約可容二  
十萬則揚州蕪然在後詎能堅守瓜洲兩小城

不過容五七千人豈足當其鋒兩處守憐正如  
此泗州邈在淮此如虜兵渡淮不必取泗州遠  
則光濠近則浮山一帶皆可以濟近日淮北賊  
過浮山寨却奪婦女驢馬泗州恬然不知或虜  
人往渡及自清河口運糧而來泗州必先隔絕  
此不待圖工灼然可見若自西路而入則海  
恬泗折北不支揚楚坐困前日劉錡之敗是也  
今營屯脩守皆嚴將士亦願賈勇其如地势平  
曠分布難遍聚于一處則不能分守要害各守  
一方則臨事難應大敵今劉寶一軍分屯外在

寨者不滿二萬自以為憂正以前出後空別無  
後繼或謂輕兵在邊重兵留屯江上則虜可直  
臨大江小駐不去坐失兩淮尤非策也至若軍  
須調度糧饋犒賞金帛官爵計今日帑藏可克  
其用否今泗州姑少增兵以張聲勢移江陰一  
軍亦可以安邊民助軍聲爾若決欲守脩如金  
湯之固前日蓋嘗大有耐費矣皆徒勞而必不  
可恃若欲開拓以希大功萬無一可故日用兵  
難而守亦不易罷揚州牧馬監塞楚州滿浦關  
增清河之戍兵積監本之贏貲皆公措置之大

略也既至盱眙泗州宣詔犒師于守臣遍巡城  
上觀墮形勢時準御筆云泗州可棄則棄今  
夏虜人蓄銳秋必犯邊虜以重兵得泗州即去  
則於我無利害不必与之爭鋒若守而不去則  
會重兵絕糧道是不戰而勝也若虜得泗州而  
平其城郭而去則我亦平其城郭如淮陽軍之  
類是也朕調發卿以前軍屯楚州扼清河輕兵  
守泗王琪以殿司兵二三萬屯揚州郭振屯六  
合淮西自有王彥張守忠等虜兵雖衆何足憂  
止恐調發不及而來卿宜保江上朕便遣三衛

兵至江上卿宜軍往楚州別有所見即具奏來  
時審議官胡昉楊田義已回兩月虜言聚兵  
於近邊有意連和而朝廷尚未通書遣使知揚  
州周淙提舉茶鹽吳巖謂虜計如此必有所待  
欲作本路帥臣一書釣致虜帥之意然後審處  
其宜公為聞於朝謂兩淮與虜人各為屯守之  
計虜既清野稍遠其兵我亦宜休息少減屯戍  
其意各欲安靜然彼此未絕閉防欲休不得休  
欲靜不得靜則餉饋則不減於前日戰守相去  
能幾何緣固是未有定論前嘗有書往來今遂

南北阻絕周濬等恐因循及秋虜情難料若彼  
趣和之欲意速則具師之舉必急兵一交鋒所  
傷必大若待其无礼侵踰而後与之盟曷若先  
事通情可以款其意因具以濬等書葉上之回  
至楚州又奏論遣使虜人回牒也深可疑探報  
又明言調發憎兵盖前此屢通元帥書使命終  
不曾行議論久無果决所以致虜人之疑必曰  
既不遣使又无礼弊謂我通書止為款兵之計  
持空言以相誤也僕散忠義在邊累年若成和  
解彼則無功今業已簽軍意欲一動力彊則自

取待其不可然後連和固執前謀以激功利今  
雖与之書彼必持此說沮格其議不若便遣信  
使直造燕山一則可見虜主之意一則可代僕  
散之謀仍調發諸軍分屯江淮以備不虞或不  
納我使納而過有邀求則曲在彼而不在我兵  
以曲直為勝負不繫強弱衆寡前日顏亮之事  
正類此也又得御筆云比得陳敏奏泗州兵  
少欲增戍兵朕俟近秋調發設若七月虜人伺  
我不備衝突泗州虜輕則敵衆則避縱使得泗  
州終何能為卿當按兵持重固之六月歸奉事

仍畫有誤

納劄子十二及六圖一一指陳仍畫守備疎畧  
恐虜人入寇再對上問兵力險要具以寔對  
改除吏部侍郎仍再今日近起發公又一再入  
奏乞早定和議及和議未決守備當嚴七月回  
至鎮江被省劄任楚州以此體度應副北人登  
舟至江口得肝胎報北人未有來耗公具申朝  
廷謂來朝未可知若遽往而守待日久彼無來  
耗勢必空回徒致衆疑俟報而動庶合事机又  
遣屬官揚由義赴闕奏乞遣使發兵云北人來  
期皆是不定之辭未可信噫今又無耗虜人狡

詐切慮別生奸計其遣使發兵二事皆不可緩若  
只發兵分以待其報則海泗二郡必先受兵中  
其陰謀若只遣使以俟其和則可否未決不可  
不虞惟當遣使與發兵並行使以盡其礼兵以  
防其變若使至虜廷則堅決之語誓書一定然  
後抽回軍馬脫議論有變勢必相侵則嚴兵固  
守與之力戰是謂應兵臣雖不武寔無所惧所  
以至於再三冒瀆天聽者恐一失機會後必噬  
臍望速賜睿旨施行教人又申朝廷乞速遣使  
介以示信彼見使來必喜無有使行而兵來深

入者兼使人見虜酋言必端的彼此可決使回  
即遷西城所有不過信宿事耳與其先墮其城  
不若速遣使介彼料吾重於遣使若使命既往  
信非空言其間設有小不相從至再至三議當  
定矣書中務存大休簡嚴其文不必用前日虜  
帥書中辯曲直之語却恐引起不遜之言後復  
難處當少遷就之以濟大議須兵與使同遣一  
則使敵人聞我有備和議早定二則安海內之  
心亦知吾本謀得和則和必不得已則戰以和  
為先事以戰備不虞如此則間言異議無從而

入不必待其書來而後遣使書中或有見脅之  
語則不若先遣以釋其疑以破其謀於計為得  
八月由義四自行在云到日得旨內引上云錢  
端禮所奏未是左相又面授劄子三十五道令  
親納宣諭劄子孫奉 聖旨令將海泗二州戍  
兵先次撤回便令奉行時丞相魏公祀為本司  
叅議官是日招劉寶及叅議官以下與由義會  
議公大言曰某屢於內殿奏和戰之議未決且  
當固守邊圉觀虜情以待其成舉動皆未可輕  
必不得已而為應兵曲不在我若與之和虜已

求四郡之地前後雖已許之彼必候盟書約定而後退師今使命未遣雖虜帥通書本相未曾計割四郡若無故撤戍而回是棄之也虜乘虛掘之自言收復不以為我之惠他時別有邀求或乘時侵軼孰任其責上不以其不肖付之一路事權一已去就至輕此事繫天下休戚斷之於心必不敢奉行須俟遣使或朝廷通書議定始可議之即具申奏力論撤戍不便緣繫北界回書未到之日承降旨揮今北界回書已到本朝之書有續當遣使之文若所議之事北界書

中悉已相從則目下撤戍便可交割或事有未定只撤戍占掘之後餘事難以商量縱欲備宣聖主示信之意它日亦難以口舌爭也又慮未曾遣使交割撤戍之後虜帥據以要功自稱收復又執盧仲賢之語必愈費力兼兩州撤戍合行事多難以申明待報恐致誤事乞暫赴行在而奏來曲折得旨邊事未定未須求對別有事宜速具奏來遂上畫一奏并牒北界官司檢繳申未挾日金字牌至奉御筆覽卿奏劄欲遣使事朕初遣卿為宣諭意在草軍政明守備



二者皆無所陳卿當與諸將嚴戰守主和議  
非卿事也雖虜重兵屯於淮北亦須待許我  
守議事方當遣使若因而侵犯則將帥之位安  
在哉撤戍可早聞報無害不可遲疑即日便宜  
施行卿恐兵一動若虜不回書而發兵則當何  
如卿欲奏事邊上未可闕卿可頻具奏來翌日  
又準金字牌魏杞令疾速赴行在奏事公亦乞  
罷遂請劉宝面付撤戍省劄仍與議定候朝廷  
北界書先行然後抽兵庶虜人先得書知是以  
海泗与之不是白棄兩郡日後免於邀索是日

發下宰相與僕散書登時入遞盱眙申書已  
過北界九月癸未朔得旨過淮上措置撫於軍  
民以二州撤戍人民南奔也報差魏杞奉使康  
濟副之庚寅盱眙報撤戍人回卒邗招撫司申  
胡明兵馬已回虜已薄海州而未入公申朝廷  
云自至淮上兩具稟又遣幹官稟議乞發兵  
遣使二者兼之既而被旨撤戍即具奏合候使  
行議定之後正防夷狄奸詐尋蒙壘書切責已  
即恭依近北界射過榜文已相見欺未知厥後  
之意方今兩州未受奉使未過正是危疑之時

雖飭諸將嚴備切恐兵力不加累乞王琦一軍望早賜調發引疾求罷非敢規避誠恐死無益於國耳尋報虜有入寇之意蓋遽得二州反以我無信具以聞望日虜騎已入泗州民有不及南渡者或刑其足海州歸正人亦多被害兩川積糧尚二十餘萬半為居民所焚餘者皆為虜用任寅得御筆已令王琪起發劉宝軍馬有分在他處者可盡抽回不可使兵分詔劉宝亦如之公奏夷狄貪婪無厭既見撤戍遂啟奸心虛張大言公肆迫脅陛下憫南北生靈俯從

其議令大臣通書講解撤戍以示大信彼宜應答如響而乃包藏異意自反其說此殆天亡之時也夫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惧臣已謹戒邊吏固守封疆不為禍先不可輕敵若取接使介則信義不可輕安或妄為陰謀別有窺伺臣當傳檄六師奮勵諸將堅壁以老其師持重以乘其弊絕其糧道挫其銳鋒以逸待勞可以決勝甲辰王公之望除兵參知政事丁報未左相除都督戊申得省劄除部尚書都督府參贊庚戌淮泗報虜侵廬州本州移治初頓過守壽春虜人

繫橋不敢禦敵是夜南徙韓璉守虜謂虜已渡  
淮徑入焦湖郡人奔迸致溺舟楫損甚泉既而  
聞虛驚復還十月庚申公以督府既建宣諭司  
乞結局又申朝廷比得盱眙錄到虜書副本正  
緣先得四郡遂致猖獗如取俘虜等人決不可  
從事須斟酌不宜欲速若固守道理使我不  
畏怯乃所以速之也癸亥差克大禮鹵簿乃之  
使十一月癸未探報虜至濠梁盱眙守移治天  
長奉使泗楚州虜未渡淮而盱眙大火軍民奔  
走一路震動虜取所遺錢糧自燕館郡治民間

屋宇盡移泗州魏勝力拒於清河死之虜據楚  
州初虜本不為渡淮計而一旦至此豈無自哉  
丙戌公赴闕既對上曰前後廷臣論議獨卿  
不爰兼戶部尚書乙未上問欲遣揚由義持  
虜帥書而辭行甚力誰可遣者公奏臣聞王抃  
者雖不識其人前副盧仲賢行知事之詳又亦  
審細自願一行今虜正執仲賢所供項目更望  
召見察其人而用之上欣納數日遂行丁酉  
下詔親征戊戌上宣諭卿議論寔忠於國用欲  
卿為報政公控辭甚力辛丑除端明殿學士簽

書樞密院事賜同進士出身甲辰兼權參知政  
事時邊報日至都下官民多謀移徙或傳德  
壽宮亦有諸宮燒香之議人心愈搖太上宣問  
近事宜公奏虜人必和但民間驚疑似聞  
下亦有所備所以日有妄傳臣不敢少誤  
下此豈小事願陛下不可輕動太上開納  
自是始定去者復還或議峻其法禁公曰朝廷  
鎮靜持重人當自寧豈可家至戶曉也閏拾二  
月乙卯得旨令執政等進呈文字以左丞相陳  
公康伯疾也公奏適見付出王之望奏虜左副

元帥見在滁州恐王抃徑往都元帥處則於左  
副元帥情意不通乞將書本別寫發往左副元  
帥處臣竊詳之望嘗建三策欲放令虜人至淮  
用兵掩繫今虜既過淮之望又在江上若見得  
可擊必已擊之久矣而乞再通左副元帥書可  
見之望親臨所見必不敢妄言以背前說乃所  
以盡忠望後而行之乙亥王抃到闕先是  
上嘗宣問虜情如何有需索否樞密虞允文對  
必有之公曰若然是不欲和若只如盧仲賢約  
定方可議耳抃至書未啟封上復問允文奏

定有需索恐難應副公獨以為今既駐兵不動又連來通書皆无不遜之言欲和本出虜意若必欲和定無意外或果有難應不從足也虞犹未狡虜豈可必及見書止是或世稱姪國書用名後用再拜皆虜書元定項目內事餘無他請上曰今既別無所需可如其式報之虞曰何必一如他說公曰而今政以未能制虜死命苟力可制又豈以一言半辭為輕重但權其事機而已虞曰且如和尚原最係川蜀襟喉豈可復與上曰他要辛巳年以前旧界為定若於內

不與和定不成公奏固知險要我若求之而得彼却以求何以應之况与向來之和不同虞曰有何不同公曰今既以皇帝兼称則名位已正雖曰稱侄是敵國与向日是殊不同又減十萬歲弊此三事最大我執之已堅彼不能易此外若更力爭是求寡也謀國當思遠圖姑与之和則我得休息以修內治若為忿兵未見其可恐欲為治兵親征之計臣乞先罷專任能者爭辦至漏下數刻方定虞已承命明日又奏王抃行只理會乞令奏使朝陵寢一事上曰不若

且休待事定了別議公又入奏第一次遣使莫  
若安靜庶幾他日有事却可与言林遂行十二  
月辛卯除參知政事兼權知樞密院事先有二  
月已得差遣人限五日出門奏除其令論館賊  
不書限負又論人才當須自外召三五人面對  
然後審擇而用上皆從之奉使過界北軍已  
回甲午降詔和議已定丙午工問改元事隆  
興故叛臣趙諗嘗用虞公以為載籍所不載自  
不必改公曰改元大典也簽書王剛中奉事畝  
自工以為問剛中奏此事具見曾布日錄不

### 趙諗

班  
質  
端  
于  
誠  
殿

當復用錢端礼欲改虞允文有不同之論臣以  
為當改御筆欲用乾統西北虜曾用別擬四  
號以進遂改乾道元年正月辛亥朔上親祀圓  
丘公為礼仪使率百僚班賀端於誠殿唐申充  
德壽宮使丁卯公乞出不許丁丑殿中侍御史  
唐堯封論公以帝姻不可任執政公即再乞出  
堯封除太常少卿戊寅又申前請上云朕已  
宣諭堯封朕以公選用才即非私意公奏曰既  
移臺諫愈不自安上曰決難請去己卯降詔  
不允不得再有陳請二月庚辰朔祥曦殿奏事

虞公奏云錢端禮輔佐陛下方成和議恐未  
可去上曰和議出於朕意參政端不可去王  
公亦奏大臣進退所繫非輕公又奏乞後臺諫  
之言間陳累教百言退復入文字卒已御筆  
朕念即位以來股肱鮮克勝任倘得其人不以  
私義廢雖議者或有不容而曾無肯愆見于論  
疏抗章屢上旬去甚力方憫風俗之極弊嫉浮  
言之易與卿宜竭節催誠亟安厥位毋以小嫌  
拂朕意也次詣德壽宮太上再三諭不  
當去位又云只如許大一件事非卿誰能了得

丁酉寒食奏欲上先世諸王冢上再三宣問  
因歷叙家世上曰卿以才德選不緣私親是  
日約族僮具集表忠觀焚黃兩宮壽聖殿並  
賜酒果以為榮丞相陳公已病公為援典故以  
長子偉節為直秘閣次子安節賜同進士出身  
既薨於位以少師大觀文致仕公奏逆亮內寇  
康伯以重德鎮浮陛下踐祚康伯以大忠翊  
戴宜優贈典遂贈太師已而王剛中堯公亦稱  
其竭忠輔治引詹大方故事乞贈七官外更加  
贈一職以示優禮所以周旋二公之後備至公

既行相事兼權提舉玉牒監條國使奉回虜使  
顏仲等朝見如儀重午始作假如舊制八月乙  
酉詔立鄧王為皇太子壬辰公入奏避親嫌甲  
午除資政殿大學士在京宮觀仍奉朝請踰月  
兼侍讀公在經筵論事不少貶而勇退之志益  
堅七上章求外祠始改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辭  
日宣坐賜茶褒諭尤渥四年秋起知寧國府仍  
奏事而行公治尚簡靜幕府省文書蠲畸零稅  
八萬餘緡一方為之鼓舞建炎初劇寇攻城故  
參政莊簡李公光力却之奏為立廟境內有麻

姑山地曠多藏奸盜公奏立砦仍置官徼巡百  
廢具舉不加鞭笞而租稅如期郡以大治雖鋤  
治奸猶終以恕行每日治道去秦甚者爾六年  
四月旬祠六月知紹興府力辭而歸九年申前  
命辭不獲免遣修荒政不憚勤勞民賴以安又  
觀種麥官予之種明年麥大熟收數倍決帶訟  
理經費吏民以為神明兩郡皆為之修建首闡  
且算公宇廢壞者率譏笑而辨最聞除觀文殿  
學士公在越凡有建明直達上前請死不從我  
或以御筆批行忌者恐再用因以飛語中公既



以祠婦竟降資政殿學士以罷時淳熙二年四月也三年太王皇慶壽公以紹興從臣特轉通奉大夫六月再提舉洞霄宮四年三月復資政殿大學士八月膺疾請致其事後觀文殿學士壬辰薨於正寢娶李氏中奉大夫直顯謨閣莊之女贈文安郡夫人再娶高氏宣仁聖烈皇后之日世賞武泰軍節度使封鄆國夫人先公一年薨男當故奉議郎女一人為莊文太子妃孫象祖承議郎知處州軍州事女三人修戒郎監行在車輅院吳修年廸功郎新福州侯官

縣主簿王鐸承務郎知常德府桃源縣許軫其婿也曾孫二人曰雲曰澤並登仕郎女一人尚幼公生而不群居重慶下承顏幹盡曲盡孝道雍因尤所鍾愛親教以詩書雍因父之問庠甫公介之幼子嘗仕館閣以元祐黨廢娶晁氏濟北先生補之寔為群從公承手時生長京師富貴中了無膏粱之習唐氏晁氏諸老尚無恙公後客其間因得以講論文誼商榷古今又先世自文僖公以來文献相繼故公曰自少多識前言往行熟於典章由熙以至政宣間事世所不

及知者歷、能言之謂李德裕不應進士科以  
至宰相非力學能至是即能就玩經史未嘗一  
日去手少時嘗手節十七史甚備晚又著史提  
要行於世尤遽於左氏西漢率多成誦幼書為  
詩伯祖內相文肅公魏字穆父與蘓文忠公游  
往來書尺唱甚父公尤刻意慕效詞翰得其遺  
風清癯如不勝衣而眸子瞭然如神仙中人尚  
氣節之功名雖在下位時聞國有大事必默為  
往畫揣成敗多中嘗稱子房貌若婦人乃能仇  
秦而興漢蓋自况也為政飾以儒雅不專事文

法望之儼然即之也溫察史稟白使盡其詞一  
言剖決是非立判公家之利知無不為不顧一  
己之私意所不欲迫之終不能動靖康用兵公  
親見和戰不決而致大患故力陳和議終始不  
妄公規畫甚遠亦非苟於就和者但以內審國  
用外察兵力少休王師方可支吾以圖大計崇  
深果決洞見虜情嗚呼辛巳逆虜之變無可奈  
何若甲申歲公揣事勢謂顏裒弒亮之日以死  
名與師搔動百姓為辭今新造之國又負篡弒  
之名必不肯効尤以取禍但欲偃兵以靖其國

僕張為虛聲寔主於和故動懇：欲乞遣使以  
通好出兵以示備緩棄海泗以為惠至於執詔  
書而未出以當之使盡行公言則虜兵不動不  
至淮楚再遭蹂躪之苦公之言亦不為不用而  
用之頗失其機西則廬濠先遁東則劉寶不援  
魏勝以致敗死胡騎遂復克介豈不痛哉是時  
士氣愈索幾不可支而虜人似進而退似攻而  
緩公益揮其欲和而已之說為是故王抃之行  
諭之曰此行有三一日正位號二日定名分三  
日減歲幣往：人不以為然謂如此何以却虜

至有面詰公者公笑曰事成是非乃定姑少待  
之抃回既皆如約虜果退師人始服公能斷大  
事自此南北晏然以至於今誰之力也公始至  
台呂忠穆公頤浩一見賞歎以公輔期之又為  
參政席公益所汲引中書舍人潘公良貴元樞  
賀公充中皆相友善尤有知人之鑑丞相史公  
浩魏公杞知院王公綸或交於布衣或取於賓  
僚推挽名士至輔弼禁從卿監臺郎者甚衆一  
介之士苟所許可謂不委曲荐達豈曰韓安國  
自謂所舉皆天下士賢於己者誠竊慕士之賢

者恨未盡知耳好賢樂善如恐不及嘗奏事德  
壽 太上賞靈賜坐以玉盃宣勸不以名呼隆  
眷如此因問及閑居自號乃大書松窓以賜  
上亦賜忠寔二字兩朝宸翰光動一時公雖家  
居而思數視政府其孫衷所著詩文奏議若干  
卷號松窓集藏於家初康公賢穆而不築天台  
之護因山公以某年某月甲子從葬遂為台人  
公初歸寓瑞岩僧舍年餘始卜築於城之東北  
隅有林泉之勝立精舍翻經其中暇日幅巾野  
服輿方外之士徜徉笑傲觴詠琴奕甚自適也

及造圓悟禪師寃心內典超然自得視軒冕無  
如故出處死生之際絕人遠甚得疾即屏去醫  
藥曰生則有死亦事之常大期將至待之而已  
疾革家人捧藥泣告公曰汝曹豈解此大丈夫  
何可俾覲萬一浮屠氏或勉之亦笑不答第捐  
金分施以謝之前一日肩輿登所居山園瞻謁  
釋道像如平時歸即瞑目安生於終神色自若  
豈苟然哉公薨之後祖以書來曰先大父居官  
立朝之大節公知之最詳願為紀述將以告于  
太史氏某竊惟參政德望勲業在家有謀在國

有史縉紳知之士民誦之豈衰朽翫敲之辭所能發揚觀公自隆興以來與人主論天下事見於奏對者多矣皆本於忠寔合於人情是非有考於前而所成敗有驗於後其先見如著龜之明其定力如金石之堅至如回太王燒香之行抑都人遷避之擾皆所目擊而心服者載念其自幼識公于三衢首蒙賞爰來粹御郡某初竊第以婦及尉江山公方主漕事即收置門下公之守藝某適丞金華知遇益深護慈寧之表辟以為屬後入為六院正隸版曹頗使必以見

屬宣諭之行亦備數幕下進參大政力荐于上前以某之不肖四寔從列寔基於此四十餘年所以挈提成就之者至矣而某經无所効尺寸於公者矧公之門名人才士凋謝無幾何敢以固陋辭謹撫其大者書之不敢隱不敢諛卒狀如后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九十八

四明樓 鑰大防

神道碑

太師保寧軍節度使致仕魏國公謚  
文惠追封會稽郡王史公神道碑

奉 勅撰

高宗皇帝以 孝宗君德日就將屬以社稷妙  
選天下學行端粹之士以輔導之紹興二十再  
九年太師會稽郡王史浩以國子博士奏事殿  
中 高宗一見契合屬目送之諭大臣曰浩今

日有用之才也除秘書省秘書郎粵五日兼  
普安郡王府教授受知 高宗被遇 孝宗實  
昉於此明年 孝宗封建王迂司封員外郎兼  
直講又明年為宗正少卿三十二年五月立  
皇太子擢起居郎兼左庶子六月 孝宗受內  
禪迂中書舍人兼侍讀十日為翰林學士知制  
誥八月參知政事明年正月拜尚書右僕射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未几罷政再與巨  
藩淳熙四年春召為侍讀五年三月復拜右丞  
相十一月罷仍侍經筵八年告歸得請一再召

見歷賚深渥每以老先生呼之 孝宗移御重  
華宮以宴處清閒思見舊學 太上皇為放詔  
論賜御札明年遣幹辦御藥院楊舜卿訪問趣  
行命守臣以礼津祭既入覲 孝宗顧公曰卿  
輔朕初潛親遇朕建朱邸陞儲宮登大寶兩居  
相位三入徑幃逮今三十餘年君臣相得殆非  
他人比也五年四月五日公薨于里第之正寢  
訃聞 孝宗 上皇震悼賻贈有加有旨以公  
身居極品又為 壽皇潛藩旧學贈卹之典宜  
從優異可特追封自餘賻專恩數並如陳康伯

例今 皇帝登極賜謚文惠親洒宸翰書純誠  
厚德元老之碑以賜焉且命臣鑰為之文臣以  
未學待罪北門乃得對揚明命敷述盛美以詔  
不朽臣雖甚陋何敢辭竊伏思自古君臣以遇  
合為難而篤眷不替善始以終殆千載而不一  
遇也方 孝宗以 藝祖統系之遠承 高廟  
付託之重時公以所學糾正替弼自其緝熙光  
明推而至于事親以孝事天以誠兵不輕用刑  
不妄施人才盛多夷夏又肅孝宗繼志述事之  
功承顏順色之愛刑于四海光于万世而又惠

顧帝師日篤日親祚我大師福慶流衍光大顯  
休迨媿典謨 孝宗棄養慈極公先六旬以遺  
表聞嗚呼豈偶然哉公諱浩字直翁世為慶元  
之鄞人曾祖簡祖詔父師仲俱贈太師冀國公  
曾祖妣葉氏祖妣徐氏妣洪氏俱贈冀國夫人  
曾祖蚤母葉夫人有遺腹指天自誓願得子以  
續史氏之祧是生公祖教之甚嚴以八行荐于  
朝積德垂祐寢大其家仲子才紹興二十三年  
為簽書樞密院事公又繼登揆路衣冠盛事莫  
尚焉公性穎異記誦絕人少孤自力於學貫穿



經史理致超請措詞持論出人意外表年四十始  
登進士科授左迪功郎紹興府餘姚縣尉尋為  
温州學教授郡守張九成有重名待以國士  
諸生推崇之以中書舍人吳柬信荐除太學正  
近博士改宣教郎自廿六年以至相位近世未  
有也公智慮深長臨机輒斷平居若不勝衣而  
剴裁勇決毅然不可回推寃經旨多先儒所未  
發引經處事動中要領逆亮南牧邊廷用兵  
建王抗疏請為前驅誓不与賊俱生公方以疾  
移告聞之亟往問孰為大王計誤矣國步方艱

父子豈可須臾離使唐肅宗能隨明皇幸蜀安  
得有靈武事 建王大悔立俾公草奏請扈蹕  
以供子戒辭意懇到 高宗聞議出于公歎曰  
真王府官也廟堂方議以 建王督師由是不  
果遂從視師之行而內禪之意決矣 高宗將  
過德壽宮公議 嗣皇當乘馬扶輦 高宗諭  
公曰批鞞前導不足為法公對曰臣於肅宗何  
取父行而子隨萬世不易之道也 孝宗竟用  
公議 高宗教遣使邀還出皇城門而止既參  
大政台宴禁中公奏臣頃在翰苑維暮夜宣召

可也今居政地非有中使不敢前若特恩奔命  
非大臣体 孝宗深然之嘗問當今施設何先  
公曰莫如保边境收人才前言辛次膺張燾人  
望所屬即日召还又荐周葵任古胡銓張戒王  
十朋等以次收用公平時咨問天下人物有所  
聞密疏其寔且識言者錄為一編皆于此乎取  
又得金安節王大寶周必大等三十五人各書  
所長以聞並為時用嘗對德壽宮 高宗曰  
皇帝誠孝卿輔導之效居多今又得卿佐之朕  
心亦安又曰卿為 皇帝親臣凡有規正不可

回忌賴卿悉力調護公既推謝次日又因奏事  
言之上封事者多乞減任子公請歲一試且損  
其額試者必習所業以在詔既不傷恩足以激  
厲 孝宗顧左相陳康伯議合公因奏凡有所  
陳皆先與丞相議而後言自是臣僚奏請更改  
政令必先以示公然後施行嘗因諫擊鞠事張  
燾共政退而曰相公愛君至矣燾又嘗語人曰  
參政今之賢輔不可妄議向來柄臣得君多以  
威嚴脅人史則不然事多迎刃而解志于寬厚  
上前別白是非甚明宰相器也康伯乞罷政

孝宗批問恩禮已盡當與何職意蓋屬公也公即奏康伯前朝老臣不可不畱以為重若其請未已必得 德壽聖諭可安其意是日 高宗賜以御筆康伯乃安賊尋密詔公曰朕粗勤庶政然軍務民事未得其要若礦金璞玉方以卿為良工其毋怠焉公既相益思所以報 上者首言前宰相趙鼎參政李光之無罪大將岳飛之久冤宜復其官爵錄其子孫凡坐廢者次第昭雪悉從之時外建都督府歸正人及謀者日衆公雖憂之而深察其能否故拔皇甫個於境

外官胡昉於書生皆賴其用有滕忠信等八人還自山東自言已結集萬五千人可為內應公詰問再三皆無其實語塞汗下而退初已借閣門宣贊舍人遂令赴督府張浚亦以其死證僅補承信郎而已燕人劉蘊古談通古今談辯如流一日濠州奏募到北方游手僅萬人欲以營田蘊古力請以抗虜時欲許之公獨謂此必姦人殆欲藉以及其國耳因詰之曰樊噲欲以十萬橫行匈奴季布猶以為可斬君得萬人何以成功蘊古錯愕不知所對曰此皆无家必不為

朝廷苗不如乘其未定而用之公曰其家不來  
宜無固志不知君家何在蘊古曰老幼皆在幽  
燕自知失言戰灼久之後因刺探事宜私遣僕  
婦魚僕以告遂伏誅吳璘以兵取德順提至方  
議行賞公奏諸葛亮出師必攻陳倉及郿即今  
之鳳翔得之則可窺長安高祖出漢中正此道  
也姜維舍此而多出隴西狄道臨洮得之死益  
今乃蹈維覆轍臣恐遂失蜀矣宜勉諭其婦登  
命公即選德殿庠作詔令徹戎班師專保蜀口  
以俟大舉斯湏而就詞旨明暢 孝宗閱之曰

它人必不能道朕意奇才也既而吳拱王彥奏  
虜已扼麟歸路方募人往振麟二勢迪問道以  
歸表李罷右正言公曰初政而遽去諫官何耶  
孝宗曰安言 德壽宮有私酤公曰陛下事親  
可謂曲盡然宮中左右皆閹官有何知識若非  
言路時以正論折其萌則將有甚此者上怒少  
霽又奏諫官無故而罷天下必以為疑若暴其  
罪恐啓 兩宮之間願少領之使其引去尋除  
直祕閣知温州自是益无纖介之隙張浚屢奏  
欲取山東公曰宿師于外守備先虛我能出兵

山東以牽制川陝彼獨不知警動兩淮荆襄川  
解山東之急耶惟當固守要害為不可勝之計  
必俟兩淮无致敵之慮然後可前若乃順諸將  
之銳氣收无用之空城寇去則論賞于朝寇至  
則僅保山寨顧何益乎繼而大將李显忠邵宏  
渊奏乞進兵公又奏二將輒乞戰豈督府之命  
令不行耶浚繼請入覲乞即日降詔幸建康  
孝宗以問公、陳三說謂若下詔親征則无故  
招致虜兵寇边何以右之若巡邊犒師則德  
壽去年一出州縣供億重費之外朝廷自用昏

錢千四百萬今何以繼若曰移蹕欲奉 德壽  
以行則未有行宮若 陛下自行萬一虜有一  
騎衝突則都城騷動何以処之 孝宗感悟曰  
都督先往臨邊俟有功楮朕亦不憚一行浚言  
陛下當以馬上成功豈可懷安以失事机公執  
不可退又以語公、曰帝王之兵當出方全豈  
可嘗試而圖僥倖 主上承二百年基業之託  
漢高祖起于亭長敗亡之餘烏可比也尋復論  
辯于殿上浚曰中原久陷今不取豪傑必起而  
收之公曰中原决无豪傑若有之何不起而亡

虜浚曰彼民間无寸鉄不能自起待我兵至而為內左公曰勝廣能以鉏耰棘矜止秦被必待我兵至非豪傑矣若有豪傑而不能起則是虜猶有法制維持之未可以遽取也今不審思將貽後悔又上疏力諫曰靖康之禍臣子孰不痛心疾首思欲喋血虜廷以雪大耻恭想宸衷寢膳不忘然迹安則可以服遠若大臣未附百姓不信而遽為此舉安保其必勝浚老臣慮宜及此而溺于幕下新進之謀眩于北人誑惑之語是以有請耳 德壽豈无报效之心時張韓劉

岳各擁大兵皆西北勇士燕薊良馬犹不能進今欲以显忠之輕率宏渊之寡謀而取全勝可乎惟當練士卒備器械固邊圉蓄財賦寬民力十年而後用之則進有闢國復讎之功退无勞師費財之患此臣區區素志實天下之至計也督府之用欲取之民公曰未施德于民遽重征之恐外賊未必至民貧將自為盜康伯与公相顧同奏曰必欲取於民臣等皆當旬退上為之給虛告五百道以庚費浚又奏歸止人當優待之公以為不可浚康伯俱曰彼以善心至安可

拒乎公又兩入奏其一日虜日為姦謀以撓我  
縱流民以困我而沿邊方以招徠為功數年之  
後蠶食既多國用益乏彼將及有怨悔之心可  
不遠慮乎固不可絕其內嚮之意其有至者當  
諭之使安土以俟恢復彼且无所歸怨而虜亦  
知國之有人豈應先為自慶之計其二曰棄實  
而務名捨近而謀遠見利而忘害願棄名取實  
以集大勲先近後遠以安邊鄙見利思害以杜  
亂萌言甚切至又与浚言平時願執鞭而不可  
得幸同事任而數日議論不同不惟為社稷生

靈計亦為相公計相公養成名望一旦失利豈  
不有損威重浚曰公言良是但浚老矣公曰杜  
預輩有平吳之功而晋歸功于羊祜以祜立規  
模而預竟其功相公若先立規模後使人藉是  
有成亦相公之功也何必身自為之浚因內引  
奏曰史浩意不可回恐失机会乞出英斷既而  
自中忽得宏淵出兵知稟狀始知不由三省徑  
檄諸將公語康伯曰吾屬俱兼右府而出兵不  
得与聞則烏用相哉由是求去不已 孝宗曰  
何苦至是公对曰道德元老无如陳康伯忠義

慷慨死如張浚臣与之議論俱不合諸將出兵而臣不知近習積憾而臣不去尚何待乎因不言康伯欲納歸正人臣恐他日必為陛下子孫之憂浚銳意用兵若一失之後恐陛下終不得復望中原臣即日去國遂遠清光然憐之忠不容緘默言訖拜辭而退遂以覲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公力辭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以歸未及月而宿州失利喪士馬甚衆軍資器械不可計人心沮喪上降詔罪已而浚亡自劾去位矣初浚措置萬弩營及他所建請公應之

如響或問之公曰事力未備故止其進兵若邊防捍禦安可不浚公既去其所奏請多不以時報浚亡悔之嗚呼公本欲修政固圉格民練兵雖不求近功而規模甚遠議者不察卒然以為獨死意于事功惟知之者乃信其非苟為異也公卜居東湖之麓徜徉山水勝絕之地以奉親歡歲時賀表外不以一字至行在所浚除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以親老辭月餘改知紹興府兩浙東路安撫使孝宗見公首日卿前所奏陳如龜兆數計死一不驗送客賜坐訪以治道



公以求治太速所言太雜為對至鎮為民興利除害不可縷舉越人至今德之進檢校少傅領保寧軍節度使會洪夫人屬疾思歸力旬祠不允乃許謁告迎侍未几罹内艰公性至孝平日奉母甚周 孝宗素知之在王府時得上方珍饌必以分遺登位之後間問動靜以正旦賜酒肴使為壽特于洪夫人生朝拜公為相又嘗以御筆徑賜之曰丞相今日正謝賜酒果為太夫人之慶其婦自帥閫旌旄行前公擁版輿于後人子之榮極矣至是悲毀骨立忍哀舉葬織悉

周備世所難及前即吉數日除知福州兼福建路安撫使避魏王同鎮改崇信軍節度入對賜宴内庭勞問加優後三日除開府儀同三司公自言臣何功德叨此眷寵 孝宗指心而言曰于此甚有功朕學力堅固心術明正皆卿之力也初過越老穉迎拜擁道有垂泣者時方滋為帥謂公曰公去此時有緡錢十六萬米斛四萬漕司取充羨餘遂為歲例柰何公奏除之至閩甃山路七百餘里築旅觀以千萬計闢官舍以益貢闡每事立規四方傳以為式建劔四州多

不舉子臧獲則取于福興漳泉間公置田為莊  
貧婦孕育月有所給既使生齒益繁又免誘畧  
之害淳熙元年秋丐祠提舉洞霄宮後三年  
孝宗問執政久不見史浩无他否遂除少保觀  
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兼侍讀頗聞有尼之  
者至兩降親批三遺金字牌又取尚書省移文  
封以付公不得已而後起抵都城聞輔臣譎英  
州及見奏曰陛下未嘗以大臣投嶺南矣  
國家忠厚之意此門恐不可開孝宗唯他  
日語近臣曰史浩厚德人蓋深知前日事也進

讀三朝宝訓及真宗正說事關治体及當  
法祖宗者必委曲援引開廣上心嘗宴澄碧  
殿酒數行步至清激觀机泉宣勸无筭至二鼓  
孝宗携手登橋又賜三爵命宿玉堂夜參半引  
双蓮燭以送且曰此游不可无紀是夕公進古  
詩三十韻孝宗和答之引陳襄故事荐石斗  
文等五人皆赴闕既再相孝宗曰自葉衡罷  
虛席以待丞相久矣与執政入謝德寿宮  
高宗曰卿再入相天下之幸也公以士夫留滯  
旅寓者凡八百人各隨其分處之為之一清初

相時蜀帥以僭錢獻公謂宜以儉德風天下請以賜蜀郡復二稅是年紹興所獻復倍此孝宗曰却之必有散失姑令封椿如何公對曰郡方困于和蜀丁錢願以代輸其半孝宗欣然從之是年虜曆以八月晦為九月朔或言會慶節使人將先一日入境請治曆官公曰天道難測未知孰是而巡治曆官是自彰其失也但當諭接伴使若使人渡江則當語以晦朔尚可議皇帝生辰則不可改先一日乃是藝祖忌後若欲行慶禮當如旧期孝宗以為當後皆如

公之言車駕既幸太學公因請幸祕書省三衙皆與坐乃奏閣門舍人方以比館賤亦當列于兩廡崇儒矯弊皆有深意孝宗謂公視文武如一為得大体十月諸軍以多闕額又有逃亡請得自招捕許之而並緣強取被畧者或至斷指以求免都下洵公飛奏盡釋所捕又禽為首者送棘寺宣宰輔及樞密都承旨議罪欲取兵民各一人梟首以徇公謂未得其平兵士可斬百姓陸慶童當坐流罪上怒不以為然公曰陛下恐軍人有語而百姓為可欺耶豈

不聞等死。國可乎。此豈是軍人語。上愈怒。曰。是比朕為秦二世也。同列相顧失色。公徐進曰。如時日害喪予及汝。皆亡。豈二世事。聞者縮頸。而公不為動議罪。既如初。遂日求去。位除少傅。保寧軍節度使。醴泉觀使。兼侍讀。後有言慶童之冤者。孝宗曰。史浩益嘗力爭坐此求去。至今悔之。賜第城中。出御製長春花詩。酬和。至再。以示眷留之意。又荐薛叔似而下十五人。叔似召用。餘以次收擢。佑聖觀。故建邸也。孝宗嘗自北宮臨幸。語曰。去此十七年。今得與卿

為豐沛。故人之飲。可謂盛事。甘盤。死此樂也。公屢求歸。時陳俊卿已奉祠。八年二月。除判建康府。公奏。俊卿年未及七十。而去。臣以七十有六。而往。豈不媿見吏民耶。孝宗嘗自擬館或策。極言取士用人之弊。大要謂國朝過于忠厚。以示公公。讀畢。奏曰。太祖不忍殺一不辜。以得天下。累朝仁德至。仁宗而大備。夫忠厚豈有過耶。乞改曰。一于忠厚。孝宗曰。非卿不能為此言。五月。始許歸。除少師。留至八月。陛辭。猶進八事。十年。請老。除太保。致仕。公嘗歷永。衛。魯。

三國公于是進封于魏仍如魯公亮例入謝明年先降旨候至國門百官郊迎見畢對御賜宴用文彥博故事道中具辭再三奉俞旨乃絕江公晚治第西湖之左裒西朝所賜御書建聞以奉之回奏聞孝宗書明良慶會之聞以賜公謝不敢當孝宗曰古人願為良臣卿輔朕之久日聞忠言深悟朕心尚何慊乎勅後苑造扁榜命使馳賜之上嘗以旧學二字即政事堂賜公同列咸曰自古際遇莫盛于此請鑿諸石為省中榮觀公又謝不敢既歸以名其堂

歲遇誕日錫以金器者十四年年八十又加器寶兩宮使俞相望高宗再舉慶典詔公隨班上壽進太傅賜玉帶金魚踰月乃東上皇御極進太師降詔求言首及故老公上封事數千言皆當世要務重華之召引辭甚切孝宗語曰今与卿皆閑人當衣褐見何必求免耶詔乘肩輿入隔門仍命孫定之扶掖特改京官朝退次詣重華孝宗從容謂公曰与卿復得相見既无嫌疑足可為度暑計母亟言歸因奏陛下躬行三年之喪復見堯舜三代之盛

孝宗曰此皆卿平昔所以語朕者今日得以行之正如滕文公盡哀戚之情而吊者大悅實自然友及禽之一言蓋公平時專以忠孝二者奉明聖學謂父子天倫雖自有至性亦宜先意承志曲盡誠心後又屢奏欲報莫大之恩唯應尊事不俸使慈孝兩盡為萬古父子之懿範垂之子孫永、死極故 孝宗不忘此言再對奏陛下召臣非徒使霑被寵光亦恐有一得之愚少裨繼明之治敢為四說以獻曰立天下之大本平天下之隱難收天下之人望伸天下之直

氣謂教皇子備夷狄舉人才受盡言也 太上  
垂所慰獎再三既歸之次年長子弥大以疾不起公起居寢衰後感疾危甚呼諸子及孫戒曰吾受國厚恩欲報無所汝等惟當世竭忠節以圖尺寸命左右取手藁遺表曰吾且死其以是進遂暝享年八十有九娶貝氏追封魏國夫人先三十九年卒子四人弥大故通奉大夫充敷文閣待制新知寧國軍府事贈銀青光祿大夫弥正朝奉大夫復直秘閣主管華州雲臺觀弥遠朝奉郎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弥堅通

直郎兩浙路轉運司主管文字弥大弥遠皆登  
進士第弥正弥堅亦累舉春官人以是服公之  
教子也女五人長適朝請郎新叔發遣永州軍  
州事陸杞次適從事郎充江淮荆浙福建廣南  
路都大提點坑冶鑄錢司檢踏官豐謙次適朝  
請郎前通判湖州軍州事李友直次適迪功郎  
新荆湖北路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夏昂次適  
承議郎簽書寧海軍節度判官所公事王禰孫  
十二人宗之通直郎改添差以海制置司幹辦  
公事宜之宣教郎知臨安府富陽縣丞定之宣

義郎新知婺州蘭溪縣守之承事郎前監平江  
府糧料院安之迪功郎温州瑞安縣主簿實之  
修戢郎監紹興府和首酒庫宣之憲之寯之寬  
之密之賓之孫女十五人長適奉詔郎新知建  
康府上元縣方叔恭次適通直郎新知明州鄞  
縣丞吳樸次適宣教郎前知湖州武康縣丞秦  
鉅次適宣義郎新輩臨安府仁和縣臨平鎮稅  
胡綱次適修戢郎新秀州華亭縣支監官王友  
元餘未行曾孫八人唐卿虞卿文卿夏卿商卿  
周卿漢卿顯卿曾孫女十人皆幼以其年十一

月庚申葬公于鄞縣翔鳳鄉吉祥安樂山合魏國之兆公盛德絕人倫福無比蓋嘗窺其大者性本至孝有不可解于心故為士時惟見其事親事長篤朋友鄉黨之義及出而事君則盡其忠謀國則竭其慮接物則極其寬臨事則務于恕匹夫孺子不失其惟心而義有不可不以死生禍福必交率自孝道祭之君臣道合臆然死間蓋近古人主躬行通表自孝宗始而公又以此事之其能不膠漆而固豈无所自哉孝宗嘗謂公曰卿所荐用人其間有負卿者不

知之乎公頓首曰此臣所以報陛下也臣所荐未嘗以語人亦不受其私謝故人自以為得工意荐矣者臣之責用矣者君之恩也嘗擬知湖州陳之茂進賊知平江孝宗知之茂嘗毀公曰卿豈以德報怨耶對曰臣不知有怨若以為怨而以德報之是有心也莫濟作詹事王十朋行狀詆毀尤甚公荐濟掌內制孝宗曰濟非詎卿者乎公曰臣不敢以私害公遂除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待之如初蓋公之寬厚類此人雖有不說然死物可以忤意古人所謂澄



之不清濁之不濁雷霆破柱而神色不動者犹未足道也公既極貴處鄉曲一如布衣時每以事親為未足又推本史氏積德累行之原自為之文時節誦于家廟上以報祖考之施下以勵子孫之習其用意駕矣事物之來不問劇易雖至難甚冗或連日夜廢寢食而精神酬左益有餘裕考其克勤小物凡事精密園館器用動出新意其在富貴中望之如神人而謙虛退然若无與者野服蕭散皆不足以累其中此如萬斛之舟容物有餘不見其多而徑濟之業則用之

犹未盡也而又居權之日少安佚之日長故卒世无怨无惡惟以鉅公大度推之生榮死哀无可憾者公属文多立就雖老表章犹自為之有文集五十卷外集二十卷論語口義尚書講義周礼天官地官講義傳于世餘皆公之細也不勝書銘曰  
於皇 高宗天開中興肇 宋基業思永繼承  
藝祖七世有孫神武是用付託纘宗之緒 高  
宗曰嘻帝命不易我儀圖之謹厥輔翼 孝宗  
武文實維承之雍 太師實維成之 帝咨臣

弼一本于學緝熙光明德修罔覓兩輔予政毋  
輕黷兵母過取民毋濫用刑言如著龜靡有差  
忒旁招多士寧我王國天地清夷中外晏然徒  
志述事二十八年兩宮燕娛天壽平格三奉  
玉卮四登宝冊召對德壽嘉帝之孝又曰  
太師輔翼之效帝謂聖父教誨之功臣亦  
歸美媚于高宗天用昌之耆艾康寧帝用休  
之福祿寵崇孝宗乘雲太師駢箕君臣始終  
雖恨莫追有赫景命湯孫是纂碩瞻遺烈予以  
追遠錫之篆碑孝宗有臣報我天子詔尔

後人

少傅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國公贈  
太師謚文忠周公神道碑

奉 勅撰

嘉泰四年十月庚寅朔故左丞相少傅觀文殿  
大學士益國周公年七十有九薨于吉州之里  
第十二月丙申葬于庐陵果斗岡之原至嘉定  
元年公之子綸告于朝曰先臣備位首相既葬  
而隧碑未立敢泣以請天子曰嘻此四朝  
之宗臣也謚以文忠御書忠文耆德之碑以

賜且詔至其為之文臣某不佞荷文忠公知獎  
之深屏居四明先已撰公隧道之碑矣 聖恩  
起于告老之餘待罪翰苑欲引前碑以辭倫又  
曰昔歐陽公修己銘程文簡公琳之墓復以  
勅命為之碑故事甚切願毋辭臣既共二史館  
敢不敬承明旨以答孝子之請以揚公之休光  
用詔浚世公諱必大字子充一字洪道世家鄆  
州之管城曾祖衍朝奉郎妣郭氏祖誥左朝散  
大夫妣潘氏李氏張氏父利建左宣教郎太學  
博士妣王氏公既貴三世俱累贈太師秦國公

妣俱贈秦國夫人宣和中祖通判吉州因家焉  
公幼而孤十三又遭內艰天資高亮記問絕人  
紹興二十一年擢進士第授左迪功郎徽州司  
戶參軍改監行在和劑局門二十七年中博學  
宏詞科建康府學教授三十年除太學錄召  
試館職 高宗見奏篇曰它日可掌制除秘書  
省正字次年改左宣教郎兼權國史院編修官  
明年五月除監察御史六月 孝宗即位八月  
除起居郎直前奏事 上曰朕舊見卿文可進  
近作兼編類聖政所詳定官暫權給事中兼權

中書舍人嘗論翟婉容位官吏轉行礙止法事  
上曰初正謂卿能文不謂剛正如此其被眷  
渥之始也應詔條上十事皆切時病其一廢  
銓試之法又奏群臣六參除翔望過宮外勿改  
旧制至今行之事有未便者不憚極論上亟  
獎歎公亦曰陛下有納諫之資故臣輩各思  
自竭龍大淵曾覲除知閣門事公與給事中全  
公安節同奏大淵罷副都承旨覲罷帶御器械  
俱為知閣若以攀附旧恩尚有可諉正以循紳  
指目臺諫有言外訖方喧而除命遽加非舍已

從人之義有旨罷劇就間已允公論尚茲回繳  
可特依奏既而再除公日前已及汗今復申命  
豈敢但已格除目不下越三日不獲命以迂奉  
請祠兩任主管台州崇道觀乾道四年權發遣  
南劍州未赴六年改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陞  
辭留為秘書少監兼直學士院兼國史院編修  
官上改告詞首尾公奏陛下取漢宣帝之  
意親制賢書臣觀漢社稷臣乃在周勃汲黯霍  
充之徒儒者公孫弘輩皆特祿位故宣帝以為  
俗儒不達時宜使宣帝求真儒用之何至雜霸

哉 上曰卿學術精深記問該博所蘊可以自見當日夕與卿論文兼實錄院簡討官加工德壽尊號公謂 太上萬壽而紹興未設文及近上表用嗣皇帝為未安按建炎以後遙拜徽宗表及唐憲宗上順宗尊號冊文皆稱皇帝議遂定七年奏事重侍從以儲將相增臺諫以廣耳目即官專以旌外庸監司郡守皆當久任上稱以為要務兼樞兵部侍郎 上云學士院湫隘公奏宮城不容增廣 陛下欲卑宮室臣等居此亦過矣若遴選名儒而信任之不在棟

此法接下頁字之慶也句

今改

石以堯舜之道告君實行管商之術指司馬光蘇軾輩為流俗尤當察之江湖亢旱 上稱堯茂良措置有理公請出緡錢二十萬代民租乃不之事非不知縣官急闕然艱食則盜起盜起則調兵費可省乎 上曰卿議論殊善使朕聞所未聞兼侍講又奏近奉詔以僕射名官非古欲更其名周之太宰卿也小宰中大夫也中間所改非是 上曰止欲為左右丞相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皆可削公遂奏前古沿革而退八年兼中書舍人固辭且言外制之設正欲謹于

出令凡有未當欲其繳奏非專責以詞翰也卒  
因繳奏而遂免兼張說再除簽書樞密院公當  
草不允詔奏謂昨者舉朝以為不可陛下欣  
然听納曾未固爰復有此除貴戚預政公私兩  
失臣未敢具草時叔給事中莫濟亦封还御  
筆遂俱与外祠九年除知建寧府再辭不許中  
道引疾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天下愈高之淳  
熙元年除右文殿修撰說罷召為敷文閣待制  
兼侍講六月兼叔兵部侍郎八月兼直學士院  
上嘗称公持重不迎合无附麗除兵部侍郎兼

守之麗也除叔礼部侍郎仍兼直學士院陞同  
修國史实录院修撰有旨公与吏部侍郎王之  
奇太子詹事陳良翰对選德殿出御札引唐  
太宗魏徵問對以在位之久功未有成治效優  
劣苦不自知使各極陳其當否公退而條陳練  
兵以圖恢復而用將之道未盡擇人以守郡國  
而責實之方未至又指陳大将郡守教易之弊  
且言正規政要四十篇既先之以魏徵論為君  
之道又著不克終之戒于篇末蓋是時惟徵為  
善諫願思太宗廣諫諍之德使嘉言日聞治道

日具 上嘉納又奏諫官虛位願蚤擇正人  
先朝參用古制卑其品而厚其禮責其盡言使  
茲邪望風畏戢銷患未形如近歲張松韓玉等  
使臺諫无所顧忘蚤為力言豈至勞民費財始  
動英斷 上曰朕自此知戒矣又奏曰人主无  
戢事惟在察臣下邪正允輕于任事速于求售  
者必至敗事若疑儒者不足用而專用才臣今  
既累年其效可睹唐太宗之臣即隋之臣 藝  
祖之臣即五代之臣非前愚而後智願人主用  
之如何耳又論臣察務為新說歛徽奇坊王安

侍講進 太上尊號詔草 上曰此文难于言  
而溫純典雅无一字可議公奏初上 光堯之  
號臣已預議唐寅之詔亦出臣手 上愕然曰  
前詔亦卿所草耶兼 太子詹事嘗論用人惟  
上智与下愚不移中人惟上所御為官擇人則  
引中人為君子為人擇官則引中才為小人又  
奏聞 陛下日御毬場固知不忘閱武然 太  
祖二百餘年之天下屬在 聖躬可不自愛  
上作色曰卿言甚忠正以讎耻未雪不欲自逸  
耳嘗奏聞金星近前星武士擊毬 太子亦与

臣甚危之 上曰卿可語 太子公曰 太子  
人子也 陛下命以驅馳臣安敢功以違命  
陛下勿命之可也 陛下兼侍讀郊祀禮執綏脩  
顧問除吏部侍郎奏朝廷守至公之道有司持  
一定之法行以无私孰不心服四年除翰林學  
士奏自唐至 本朝優待詞臣以其无簿書之  
冗可以朝夕論思或有補于治道得人固多最  
可慕者陸贄歐陽修也五年為 御試詳定官  
得 旨撰選德殿記及 皇朝文鑑序 上尤  
稱之賜 御書白居易七德舞墨犹温也除禮

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嘗論 本朝專以仁立國  
而又以禁暴安人為本 上曰兵勢似弱公曰  
仁故似弱實非弱也社稷靈長賤此之由 上  
曰所以並無禍亂公曰 本朝似周秦兵雖強  
興衰竟如何六年詔禮官詳議明堂典禮公定  
圜丘合宮互舉之議再執綏草赦明著古禮以  
示來世禮成獻詩又進動天之戒 上曰動天  
城當以德惟知道乃可語此公曰皇天親有德  
饗有道此豈聰明作為所能為哉除吏部尚書  
兼翰林學士承旨論六部長貳判依字改為從



上謂公視草勞甚公奏臣素无汗馬之勞致此爵位宣力文字之間未為勞也 上曰翰墨之功豈小補哉若大述作固當煩卿七年五月除參知政事 上曰卿遇事殊不依違宰執自當和而不同公曰韓琦歐陽修殿上日有所爭退則歡然最為可法大臣自左互相可否秦檜用事執政至不敢措一辭後遂以為當然 陛下惟恐臣下不言人臣乃欲自是乎嘗極陳民困之由 上問其故公曰且以平江府論之二十年前歸正添差等官岁用五萬緡今已數倍

民安得不困此特其一耳 上為之帳然進呈湖北月椿錢數公曰固出干不得已二頃平時有以存卹去岁荒旱若非先事賑救禁戢苛暴何以免流殍之苦舒州汪革始謀不善若如前代失軍民之心則乘灾唱乱必致蠶起二安肯束身自歸于司敗所貴得民正為是耳此非倉猝所能成也 上深以為然有恃長樂之援求為郎者 上俾諭給舍繳奏公謂不可諭意不從則失体從之則坏法命下臣等自當執奏 上曰卿等肯任怨如此公曰當与而不与則有

怨不當与而不與何怨之云 上歎曰所謂任責非任怨也九月知樞密院事 上曰三省本未可輟卿每見難處之事卿以數語決之可謂敏矣 上嘗歎養兵費邦賦之入公奏自古未有五十年也兵不解古者講和則罷兵今既有歲幣而兵不敢徹所以倍費 上眷公益深嘗奏事退 御筆卿臨事明敏而有決朕每加之又稱公通練軍政深副擢用之意公謝曰臣本以文墨受知豈曉武事誤蒙任使不敢不勉十一年 御筆欲移兵元彖勝軍于襄陽其軍皆

契丹渤海漢兒慕義來歸者 上以金商山險非用騎之地聞其營砦遺火日迂之公奏路徑金洋當先計人馬之數使郭杲于襄陽預辦更令彭果具以狀意深察中情六月拜樞密使上曰卿在西府光前絕後若有邊事宣撫使惟卿可為也先是金主避暑寿安过上京北牒以道遠叔止賀正生辰使一年宣諭卿嘗料未必遣使今果不來可謂廟謨矣十二年金州謀帥公歆合侍從管軍荐舉 上曰軍帥當自上除授公曰舜用九官皆咨四岳與其私荐不若明

揚若能考實孰敢妄牽因論邊報異同上獎  
諭云事无巨細卿皆究心昨密問一事條上教  
端深謀遠慮朕所不及也 上謂王蘭論事頗  
偏公奏蘭雖稍過然汲黯在朝淮南寢謀盡言  
而不顧身帝之左右豈可无此等人况以獻納  
為賊若上下相蒙非國之福也 御筆嘗謂大  
石契丹欲加兵於虜又諭結約夏國事有忽魯  
密擬上京之報公奏但當嚴備随机應之未几  
上諭公所傳皆妄真有先見之明矣十四年二  
月乙亥面諭卿在樞筦事皆經心更旬日拜相

後人難繼也丁亥拜右丞相尋兼提奉固史院  
會要所勅今所 上諭以委任之意公奏自古  
鮮有无事時今賴 陛下勤政內外晏然殆將  
二紀此正可懼之時當思經遠之計又奏舜禹  
君臣相戒唐太宗不存形迹臣等过失望隨事  
戒勅免積罪戾臣有所見不敢廢弼直之义日  
有論奏動繫天下休戚比至給舍繳奏臺諫論  
列已為後時不若致審于初又奏人才不失之  
虛夸則失之緘默凡冗宜求篤實為國者日早  
求退甚力請依慶曆中例降秩皆不許遂奏實

惠及民莫若寬減夏稅施德當自近始上方  
篤意救荒其所以贊寬仁之政不可勝紀封事  
多言宰執同異公奏要當各盡所見豈可尚同  
既是協心體國苟有未然雖面詰何害若人才  
邪正政事得失安危所繫自君及眾論難止歎  
歸于是耳陛下復祖宗密白之制使三省覆  
奏而後行正歎上下相維非上奉行又書也  
高宗升遐始末稽考制度奏置山陵五使贊成  
聖孝哀禮兩備會賀生辰使至上在喪次議  
令館伴使諭遣公奏賀禮固不可行但彼行人

遠來而朝无一辭于理未安遂口占數語使歸  
報焉正旦使將至或請易淡黃袍御殿受書然  
後素幄見使者公力陳不可止以縞素引見虜  
果心服手詔討論皇太子參決典禮初欲  
開資善堂公奏天禧故實恐不宜于今不若取  
西晉宣猷堂為故事堂十五年正月戊戌公請  
上特御延和殿會宰執奏事畢始過故事堂  
思陵祭引公奏永熙故典呂端一相犹揖太傅  
親往而歆用显仁旧例非是遂再拜請行乃以  
公攝太傅上慮使人堅欲上壽公奏必無爭

執 上欲先會侍從臺諫集議公曰國之重事  
謀之惟幄有不必詢中者 上允稱獎卿能如  
此國之幸也仲冬之初奏乞骸骨忽宣諭以病  
俸欲傳位 太子卿頊少苗公奏聖體康寧止  
是孝思稍過豈在俸勤 上曰禮莫嚴于事宗  
廟而孟饗多以病而分諸孝莫重于執表而不  
得日至 德壽欲不退休得乎朕以此委卿公  
泣而退十二月壬申密賜紹興傳位親札辛卯  
留身訖定二月壬戌之吉又命公草詔專以奉  
几筵侍東朝為意十六年正月己亥拜左丞相

士子因奏事始諭二府旬日當內禪又令公獨  
呈詔兼提奉玉牒及監修日曆二月辛酉朔降  
傳位詔翼日 上吉服御紫宸殿公奏 陛下  
異位与子古今盛典再見 聖朝中外同慶臣  
等輔政无状自此无由日侍天顏无任依戀之  
至哽噎几不能言 上亦泣然曰正賴卿等協  
贊 新君 光宗首問當世急務公奏用人求  
言二事尋即降詔公積階至特進爵自管城縣  
開國男至滎陽郡公歷封濟許二國公三月拜  
少保益國公 以三孤之官不在以羣需而得

力辭不可又乞回授至于四五不得已而始受  
之奏以翔望之次日朝重華宮五月求去方  
力而諫省有言請益切除觀文殿大學士判潭  
州言者不已殿中助之遂以少保充醴泉觀使  
而歸孝宗賜金器勞問紹熙改元判隆興府  
辭不赴二年除觀文殿學士判潭州罷倍稅牙  
契錢二十萬緡郡事皆親理之三年四月復元  
賊七月坐所奔官以賄敗降榮陽郡公四年八  
月復旧封冬易鎮隆興力求奉祠主工登極  
求言于旧弼公奏聖孝敬天崇儉久任四事

皆切于世用遣閤門官賜少傅告控免至再始  
許賜恩慶元年于是公年七十矣三表引年  
遂以少傅致仕嘉泰元年布衣上書及公姓名  
臺評降一官明年乃復遺奏既聞上為震悼  
輟朝二日贈太師賻銀絹各千累食邑一萬五  
千六百戶食實封五千八百戶娶王氏監察御  
史葆之女益国夫人先一年薨一子即綸也朝  
請大夫新知筠州軍州事孫顯宣彖郎新監饒  
州浮梁縣景德鎮兼煙火公事孫女五人長適  
承事即監嘉興府糴納食蕭彖餘尚幼嗚呼天

之生公固授之以間氣公之出仕亦可謂千載  
之遇矣自決科以至考終五十有三年始以文  
字受知 高宗 孝宗以至位極人臣晚輔  
光宗之初政退被 主上之休寵 孝宗在位  
二十有八年公實相為終始其中以十年出入  
翰苑時方承平極鋪張揚厲之美以十年輔政  
秉鈞盡輔贊彌縫之妙而以逆折姦鋒深忤  
上意事定言驗浮眷愈隆致身元宰出處為時  
重輕几无纖瑕微類之可指文章則追配作者  
論議則究極古今風度如張九齡謀漠如崔祐

甫宗廣平之守文杜如晦之善斷公几兼之乃  
所願則无切于陸宣公歐陽文忠此非臣之  
私言也平日著述為書十餘種總為二百卷行  
于世校之前碑撮取其名節國事而略其餘謹  
再拜特書以對揚休命銘曰

魏： 孝宗天錫勇智二十八年是為盛際猗  
欽益公善始以終始進以文終察其忠再折奸  
萌逆鱗以批事定言驗表 忠節獻納論思知  
无不為彌縫輔贊百工惟熙 三聖相授同守  
一道公實佐之家有宸藻憂边思戒具存宏模

臨机輒斷華夷密如告老既休著書自若拳  
斯文以惠後學天不憖遺殄瘁興悲既銘公墓  
又勤豐碑生榮死哀身美名显是為宗臣後慶  
其衍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九十八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九

四明樓 鑰 大防

神道碑

少傅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國公贈  
太師謚文忠周公神道碑

孝宗皇帝在位二十八年厲精求治久而不倦  
聖德日新光紹 祖宗宰相凡十有五人明良  
會遇可謂盛矣其相為終始全德備福亦未有  
如益國周文忠公者始公親見龍飛御名之立  
已嘗預議中間再以力排權倖沮其方用忤旨



去國略不少貶士大夫之過計者謂公不復用  
矣聖明洞照愈加褒擢遂至元宰任天下之重  
周旋密勿終贊與子之決以孝宗之實睿實  
聽公之明敏肅給真千載之遇而又事克宗  
于春宮夾輔初政功成身退既掛衣冠猶被  
主上寵光者十年嗚呼其可謂聖朝之宗臣矣  
公薨之二年嗣子倫以書抵四明樓其曰先公  
既葬而隧碑未立謂某荷公之知晚而益深又  
嘗待罪太史氏俾為之辭且示以今參知政事  
李公璧所作行狀某不佞謹據其大槩洎平日

見聞之實而書之公諱必大字子充一字洪道  
世為鄴州管城縣人曾祖衍朝奉郎祖詵左朝  
散大夫父利建以上舍魁登第終左宣教郎太  
學博士以公貴三世俱贈太師秦國公曾祖妣  
郭氏祖妣潘氏李氏張氏妣王氏俱贈秦國夫  
人宣和中祖為吉州通判因家焉外祖給事申  
觀知平江府靖康元年公生于郡治幼孤歸信  
州外家從汲人陳持學太夫人躬督誦書率至  
夜分十三而太夫人卒公記誦絕人從手入舉  
場有問者左如響文又工緻遂名荐書紹興二

十一年擢進士第授左迪功郎徽州司戶參軍  
改監行在和劑局門以鄰火罷二十七年中博  
學宏詞科循左修職郎建康府學教授三十  
年除太學錄召試館職高宗稱奏篇謂它日  
可掌制除祕書省正字循左文林郎二十一年  
改左宣教郎兼權國史院編修官三十二年五  
月除監察御史六月孝宗即位八月除起居  
郎直前奏事上曰朕日見卿文有近作進未  
此春注之始也侍立講筵奏勸講非為分章析  
句正欲從容訪問以裨聖聰寃治体兼編類聖

政所詳定官暫權給事中兼權中書舍人嘗論  
邊事上以蜀為憂對曰蜀民久困征求願降  
詔撫諭許以事定寬其力又奏比歲史官不備  
故記注多闕欵先自六月十一日修纂前未備  
者併修之論翟婉容位官更轉行礙止法事  
上曰初謂卿止能文不謂剛正如此公奏前宰  
執侍從依赦復職亦有不合人望當繳奏者  
上曰固然卿論事但令適中朕無不從也應詔  
條上十事皆切中時病其一嚴銓試之法又奏  
群臣六參除朔望過宮外旬改旧制至今行之

安穆皇后追冊祔饗公奏神主謁諸室前殿則  
不以 欽宗服而廢 祖宗之樂別在奉安則  
乞備而不作金人未邀 禮詔從臣指陳定論  
公率同列奏向者 祐陵未卜 慈寧未返以  
講好之故寧親寧神兩遂所欲禮雖屈而忠則  
伸今而遽許之必謂我怯將有難塞之請使者  
之行當再用鄰國之禮彼或有辭則告以通好  
於用兵之後以何名而屈以何名而受耶事有  
當駁者皆極論其不可 上亟加獎嘆公亦言  
陛下有納諫之資故臣輩各思自竭龍大淵曾

觀除知閣門事公同給事中金安節奏大淵罷  
副都承旨觀罷帶御器械俱以閣門處之實迂  
也若以攀附舊恩尚有可諉正以縉紳指目臺  
諫有言外議方喧而降命遽加 陛下於將相  
要官或罷或貶一付公論略無適莫独此二人  
乃為之迂就諱避殆非舍己從人之義也有旨  
罷劇就閑已允公論尚茲回繳可特依奏已而  
二相宣示御札謂給舍為人鼓惑議論群起小  
事豈應如此公等奏言昧於事体尋拘流俗輕  
瀆天威居家俟罪再乞重賜竄責俱不允又謝

上曰朕察卿務事或但朕欲破朋黨振紀綱耳  
旬日二相又道 上意已再除而知閭且云後  
省想亦無他公曰前已及汗今復申命豈敢但  
已格除目不下右揆以聞越三日不獲命以信  
州迂奉請祠兩任主管台州崇道觀乾道四年  
權發遣南劍州未赴六年改福建路提點刑獄  
公事陞對論帥臣有名而無其實將副具官而  
非其人又論雜奉中外文武之才以備選用益  
縣令之俸而責其廉及捕盜官候六考行賞執  
政奏擬秘書少監 上可之仍令兼直太子院

會草晁公武和揚州不允詔御筆改定公引故  
事乞罷不許兼國史院編修官初鄭聞草公制  
上改首尾詞公奏 陛下取漢宣帝之言親制  
贊書明示好惡敢因訓詞推廣聖意臣現漢杜  
稷臣乃在乎周勃之鄙樸汲黯之少文霍光之  
不孝至於儒者特祿保位則公孫洪輩寔為之  
故宣帝嫉之以為俗儒不達時宜蓋有激而云  
尔使宣帝求直儒用之何至雜霸哉 陛下以  
漢為監則士風趨向歸于正矣 上曰卿學術  
精深記問談博又嘗曰平昔所蘊可以自見矣

自此當日夕與卿論文燕實錄院檢討官加上  
德壽尊號公謂太上萬壽而紹興末議文及  
近上表例用嗣皇帝為未安按建炎以後遙拜  
徽宗表及唐憲宗上順宗尊號冊文皆稱皇帝  
議遂定趙丞相雄以中書舍人奉使賀金主生  
日宗室伯賙為介御札生辰使兼齋國書一  
封理令受書公立具草有云尊卑分定或校等  
威叔姪情親豈嫌坐起後四日對秘殿上曰  
朕未嘗諭國書之意而卿能道朕心中事可謂  
大才賜生久之欲退而不記來路上指示之

命內侍導而出七年奏四事重侍從以儲將相  
增臺諫以廣耳目即官專以旌外庸監司郡守  
皆當久任上稱其為要務皇太子領臨安  
尹公既草制因奏恐別無被受款依詔書体式  
降付東宮兼權兵部侍郎上云李士院湫  
隘公奏宮城不容增廣陛下欲卑宮室臣等  
居此亦過矣若遴選名儒而信任之不在棟宇  
之麗也除權禮部侍郎仍兼直學士院并同修  
國史實錄院修撰有旨公與吏部侍郎王之奇  
太子詹事陳良翰對選德殿袖出御札引唐太

宗魏證門對以在位之久功未有成治效優劣  
苦不自知各極陳其當否公退而條陳練兵以  
圖恢復而用將之道未盡擇人以守郡國而責  
實之方未至又指陳大將郡守數易之弊且言  
正觀政要四十篇既先之以魏證論為君之道  
又著不克終之戒於篇末蓋是時惟證為善諫  
願思太宗廣諫諍之德使嘉言日聞治道日興  
上嘉納且曰方圓力革二弊又奏諫官虛位願  
早擇正人先朝參用古制卑其品而厚其禮責  
其盡言使姦邪望風畏戢消患未形如近歲張

松韓玉等使臺諫無所顧忌早為力言豈至勞  
民費財始勤英斷雖天縱濬哲安能盡見 上  
曰如人災棊當局多誤惟旁觀乃見之朕于以  
知戒矣又奏人主无職事惟在察臣下邪正凡  
輕於任事而速於求售者它日必至敗事不可  
不察若疑儒者不足用而專謂才臣能趣辦今  
既累年其效可睹唐太宗之臣即隋之臣 藝  
祖之臣即五代之臣非前愚而後智願人主用  
之如何耳又論臣寮務為新說欲邀奇功王安  
石以堯舜之道告人主實行管商之術指司馬

光蘇軾輩為流俗尤當深察之 上曰蘇軾却是流俗可謂顛倒嘗奏江湖大旱 上稱龔茂良措置有理公請出南庫緡錢二十萬代民租乃不乏事非不知大農急闕然艱食則盜起盜起則調兵費可省乎 上曰卿議論殊善使朕聞所未聞謝曰臣惟以不欺事 陛下燕侍講上以雨雪愆亢款加精禱公奏洪範肅時雨若坎殆言路曠官之證臺端一日不可闕今乃五旬不除 上言未有人公奏百執事何至乏才 兼御史臺令殿中闕具察官姓名取旨差權苟

未款輕用人不可奉行此制 上驚曰朕不知此遂宣諭宰相具上又奏近奉詔以僕射名官非古欲更其名周之太宰卿也小宰中大夫也中間所改亦未可用 上曰太宰今吏部尚書爾正欲為左右丞相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皆可削公遂歷奏前古沿革而退八年權中書舍人公奏西浙為今日根本之地而賦稅供億反重於他路且戶部既理財朝廷又理財爭津漁取致川隱漏為名增無實之稅 上曰此漕臣之繆公曰 陛下既知何不正因辭西掖且

言外制之設正欲謹於出令凡有未當欲其繳  
奏非專責以詞翰也 上曰正有望於卿因奏  
閩漕陳峴議變鹽法恐擾民難行又奏曹耜除  
府推事 上曰知其人才欲與寺丞公曰臣即  
有文字 上意不悅退而繳詞頭願別擇俊寮  
協贊元良耜知嚴州公亦免兼矣張說再除簽  
書樞察院王之奇賜出身並命公當草不允詔  
奏謂昨者奉朝以為不可 陛下欣然听納嘗  
云茲事誠誤旋即改命曾未周歲復有此除貴  
戚預政公私兩失若謂西府間以武臣願擇大

將有威望者畀之臣非欲專任文吏也且當是  
時之奇六曾論奏今乃与說同升恐亦未當遽  
受也臣未敢具草時權給事中莫濟再封还御  
筆遂俱与外祠又趣公出門匹馬便回翩然经  
行九年除知建寧府再辭不允中道引疾提奉  
江州太平興國宮天下愈高之淳熙元年除右  
文殿修撰說罷召还除敷文閣待制兼侍講六  
月兼權兵部侍郎嘗論政官奉劄到部放散之  
制後雖潤色然自公發之八月兼直學士院  
上称公持重不迎合死附麗除兵部侍郎仍兼



侍講進 太上尊號詔草 上曰此文难于言  
而溫純典雅无一字可訖公奏向者初上 光  
堯之號臣已預議庚寅之詔亦出臣手 上愕  
然曰前詔亦卿所草耶 太子詹事 上論  
史事公奏李焘於史孝如嗜飲食長編攷證異  
同罕見其比嘗論用人惟上智与下愚不移中  
人惟上所御為官擇人則引中人為君子若為  
人擇官則引中才為小人今不及數月已望迂  
擢後將無官可迂願力革此風爰惜名器又奏  
兵將官刻削等事 上曰今不如坎且言王友

直極廉安有刻下公曰昨聞殿司進羨餘二十  
萬緡此何從而得 上曰朕已不受公曰雖則  
不受當思其所自来 上曰統制官不治財賦  
統領却治之可相關防不致妄費公則曰坎尤  
非也主將而下須令各得恠心今因小利更相  
猜察情既不通緩急何由得其死力又奏聞  
陛下日御毬場固知不忘閱武然 太祖二百  
餘年之天下屬在聖躬可不自爰 上作色曰  
卿言甚忠得非憂銜縶之虞乎正以讐恥未雪  
不致自逸耳又奏聞金星近前星 上曰止是

略近公曰天道高遠當論人事武士擊手毬太子亦與臣甚危之上曰卿可語太子公曰太子人子也陛下命以驅馳臣安敢功以違命陛下勿命之可也陛下命以驅馳臣安敢功以違顧問除吏部侍郎奏朝廷守至公之道有司持一定之法行以無私孰不心服近乃有任怨之說法行以公人自無怨上曰朕每諭大臣弥縫人情無有是處四年除翰林李士奏自唐臣本朝優待詞臣以其無簿書之冗可以朝夕論思或有補於治道得人固多最可慕者陸贄歐

陽修而已若乃進則有隱退則不密擠人而利已揚己以取名安能逃日月之照哉上曰李士宴見無時至為親近五年為御試詳定官屢乞去上問文士可代者聞呂祖謙能文公謂翰苑須用有孝問者祖謙涵養既久習知典故史院甚得其力不但文字之工也得旨撰選德殿記又命書之後內直宣對別令中使引至碑下傳旨記文詞未贍蔚召卿現覽既見上又有博美之稱歸至玉堂御書白居易七德舞賜之墨犹濕也後進呈皇朝文鑑序上曰卿之

又在廷莫及真匠手也陳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嘗論本朝專以仁立國兵非不用而以禁暴安人為本上曰兵勢似弱公曰仁故似弱實非弱也社稷靈長職此之由上曰所以竝無禍亂公曰本朝似周被秦兵雖疆兵衰竟如何六年詔禮官詳議明堂典禮公奏祀帝祀天以祖宗配此前朝已行之制世俗止誦孝經之語未嘗深考其義致以今日為疑由是定圜丘合宮<sub>之</sub>奉之議公再執綏草赦引周漢故事有曰俶經路寢有皇祐之彛儀偏秩群神有

紹興之近制蓋明著古禮以示末世也禮成獻詩又進動天之誠上曰動天誠當以德惟知道乃可語此公曰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此豈聰明作為所能為哉除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承旨論六部長貳判依字遂改為從嘗奏祖宗涵養善類名卿才大夫相望自章蔡沮士氣以壞風俗獎諛諂以植黨与卒致裔夷之禍中興一洗前弊得人為多奏檜以患失之心濟忌刻之資引庸人以充侍從對畢輒納副封既出其門無所不有人才衰落貽患至今論思之職上

規人主次及大臣下及四方安可納副封耶願  
博求文武之英布列中外 上曰如曾開輩今  
豈易得又及舜之無為非皆無所為也特不為  
期會之屬耳又言自古上自人君下至士庶  
鮮有不為左右前後之人所牽制者 上謂公  
視草勞甚公奏臣素無汗馬之勞致此爵位正  
使宣力文字之間未為勞也 上曰翰墨之功  
豈小補哉若大述作固當煩卿七年五月除參  
知政事 上曰近見卿遇事殊不依違執政之  
於宰相事任非遠自當和而不同公曰韓琦歐

陽脩殿上日有所爭退則懽然無間最為可法  
後又嘗曰前此宰相議事執政更無語今乃肯  
各述所見公奏大臣自應互相可否秦檜用事  
執政至不敢指一辭後遂以為當然臣嘗以紹  
興初聖語示同列勉其協濟况 陛下虛心無  
我惟恐臣下不言人臣乃欲自是乎惟小事不  
敢有隱則大事何緣蔽欺八月以久旱御筆付  
三省求直言初四奏慮所在因是皆有賑濟之  
請公言 上明日達聰而吾侪不能將順獨不  
愧於心乎万一 上自行之或以此奏示外豈

不獲罪公議相亟從之又奏聖明在上星變旱  
災殆繇臣等所致上曰若封事及大臣朕須  
留中公曰付出何害未聞有過而人不知也昌  
化有箭穀得米相似上再三及此議宣示外  
庭公曰天若為瑞必無水旱乾道間有以九華  
山竹米為瑞而得罪者且宣和有此豈是休證  
遂已有乞改常平不以赦原之法公奏紹興中  
因孔括申請遂與謀叛等同科乞令削去只從  
海行法遇兩赦或非次赦听原公嘗極陳民困  
之由上問其故公曰且以平江府論之二十

年前歸正添差等官歲用五才絡今乃數倍支  
移折災之數日有所增齊民安得不困此特其  
一爾上為之愴然進呈湖北月椿錢數公曰  
圖出於不得已亦須平時有以存卹去歲旱荒  
若非陛下先事賑救禁嚴苛暴何以免流殍  
之苦舒州江革始謀不善若如前代失軍民之  
心則乘災倡亂又致蠶起彼亦安肯束身自歸  
於司敗所貴得民正為是耳此非倉猝所能成  
其來有漸矣上大以為然上嘗謂樞密非  
古官公奏在唐止司傳導五代始置崇政院分

宰相之權 神宗亦有意廢併聖諭可謂盡善  
但二百年官制難以驟改不若且令二府互領  
更加熟慮有特長樂之援求為郎者 上俾諭  
給舍公奏臺諫給舍与三省相繼持豈可諭意  
不從則失体從之則壞法命下之日臣等自當  
執奏 上曰卿等肯如此任怨公曰當与而不  
与則有怨不當与而不与何怨之云 上功曰  
此所謂任責非任怨也 上嘗言唐鑑一書與  
衰治乱之理甚明公奏祖禹著書皆可備乙夜  
之臨見篇一即是諫疏九月除知樞密院事 上

曰卿才堪其任三省本未可輟卿每見難處之  
事卿以數語決之可謂敏矣 上謂公如統制  
官之類可時与之接以觀其才公因奏雷世瓚  
說淮南地形緩急欲守滁臣謂不然虜和則當  
其衝滁阻山林可自守而不可以禦敵楚州舊  
屯軍八千雷世方乞止差鎮江軍五十人公奏  
山陽控扼清河口韓世忠屯重兵今無故減  
戍它時或增必致虜疑揚州武鋒軍有屯八千  
本屯山陽若歲撥三千同戍誠為兩便十年奏  
白氣自西南亘天宜為兵備 上曰日脚之氣

冬常有之公言以曰官相寬之詞然有備乃能無患上嘗歎養兵費邦賦之入公奏自古未有五十年屯兵不解古者講和則罷兵今既有歲幣而兵不敢徹所以倍費文州蕃部劫殺二漢人吳挺正申照會公請督其根治使知朝廷事必留意不敢忽略曰有萬幾不察於微弊不勝救上曰自昔多因不防其微馴致禍敗溫州軍士喧悖憲司欲先定汪彥端刻削之罪仍正紀律公奏此風不可長恐兵愈驕郭杲請移江陵萬二千人与其孥永屯襄陽公言止當以

兵之半分戍杲謂襄陽為要地而江陵亦在江北為吳楚喉襟爭辯甚力乃許萬人且令騎兵盡行上春公益深嘗奏事退特命中使賜御筆卿臨事明敏而有決朕每嘉之宣諭金主避暑壽安所徙器用倍多且分諸子出鎮或謂款至東都秋間議過上京公奏當預為之備甚詳上稱公通練軍政深副朕擢用之意公謝曰臣本以文墨受知豈能曉暢武事誤蒙任使不敢不勉彼方恟疑虛唱正恐我或先動所當精擇邊將鎮之以靜上曰朕嘗戒臣下以公心人

自無說公曰所以私者歆收人情其來無窮得者寡不得者衆若不裁以公道恐譽者不若毀者之多以陛下聖明臣等智慮所不及則有之何敢有所欺也十一年奏廣中監法既更州縣空乏事勢可憂唐儀之胡庭直皆賢而才短故銳于革弊而不能計其後已而果然公言趙汝愚在福州百廢具舉攷之國事殆不多得王希呂緩急可當一面彼小廉曲謹雖无瑕可指却恐誤事上曰如趙雄汝愚希呂皆帥才也義勝軍皆契丹渤海漢兒慕義來歸屯于興元

御筆以金商山險歆移襄陽用騎之地聞其營砦遭火因以遷之公奏路徑金洋當先計人馬之數使郭杲于襄陽預辦方可議遷更令彭杲具以此意深察衆情御批卿謀慮深遠良用嘉賞六月拜樞密使上曰卿在西府光前絕後若有邊事宣撫使惟卿可它人不能也呈諸軍陞差藉公奏已及一季歆聞召一二雖不專用此取人亦因以察其能否使主將不敢容私上令赴樞密院審察浚池州李思孝自言正將二人不能開弓乞与罷軍上曰此皆樞使措



置之效北牒以上京道遠權止賀正生辰使一  
年宣諭卿等料未必遣使今果不來可謂廟謨  
矣王希呂乞增兵戍廬州上以萬弩手民兵  
已多止可分數千人公奏須與萬人蓋當以正  
軍為主則帥司可立帥司既立則沿淮歸正山  
水寨民兵皆為我用矣十二年留正申西兵已  
免起二年今年取旨上以三衙不可闕款令  
發來公奏襄陽兵少閻世雄欲得此人虜不得  
志于四川又嘗送死淮南深恐睥睨荆襄遂與  
一年金州謀帥公款令侍送管軍荐舉上曰

大帥當自上除授公曰舜用九官皆咨四岳與  
其私荐不若明揚若能考寔孰敢妄舉因論邊  
報異同上獎諭云事無大小卿皆究心公又  
曰天下安有不可措置之事上曰昨密問一  
事卿便條上教端深謀遠慮朕所不及也上  
謂王藺論事頗偏公奏藺雖稍過然汲黯在朝  
淮南寢謀盡言而不顧身者陛下左右豈可  
無此等人况以猷納為職若上下相蒙非國家  
之福也先是御筆大石契丹款加兵于虜果有  
之在我豈得漠然固不可違誓或有釁端何以

為詞公奏彼一方小警何至移文宿泗若果有  
釁何患無詞急在間探精審耳至是又諭結約  
夏國事公奏頃嘗因任令公帛書通信虜以示  
范成大夏國難保如此似未可也後又報忽魯  
大王據上京 上問公 奉茲事體大當随机  
應之未幾 上諭公所傳皆妄樞使真有先見  
之明矣廣東帥潘時以擅斬逃兵自劾 上批  
無罪公奏帥無便宜之文不經錄問詳覆而斬  
四人雖銳于除惡然人命至重不可輕許洪邁  
守婺誅首亂六人止是放罪後不妨旌賞十四

年二月乙亥宣諭卿在樞筦凡事無不徑心更  
旬日拜相後人難繼丁亥拜右丞相尋兼提舉  
國史院會要所勅令所 上諭以擢用人才及  
委任之意公奏東府事繁非西樞比自古鮮有  
無事時今賴 陛下勤政內外晏然殆將二紀  
此正可懼之時當思經遠之計又奏舜禹君臣  
相戒唐太宗不存形迹臣等過失望 陛下隨  
事戒勅免積罪戾臣有所見不敢廢弼直之義  
日有論奏動係天下休戚比至給舍繳駁臺諫  
論列已為後時不若致審于初又奏人才不失

之虛夸則失之緘默凡冗宜求篤實為國者大  
早求退甚力 上曰方賴卿等協贊若捨朕而  
去誰與共此又請依慶曆中例降秩一等亦不  
許徧禱群望下詔求言遂奏寔惠及民莫若寬  
減夏稅施德當自近始會稽和買詭避至多請  
權免一年徐議釐正秀州乞權減大軍總制錢  
二萬餘緡吏擬勘當公曰此豈勘當時耶奏蠲  
之 上方篤意採荒其所以贊寬仁之政不可  
勝紀封事多言大臣同異公奏豈可尚同要當  
各盡所見臣每謂同心體國苟有未然雖面相

詰責何害止欲歸于是耳若人才邪正政事得  
失安危治忽所繫自當反覆論難 陛下復  
祖宗密白之制使三省官覆奏而後行正欲斟  
量可否上下相維非止奉行文書也 高宗上  
仙始未稽攷制度奏置山陵五使贊成聖孝哀  
禮兩備初欲用 顯仁例遣三使公固謂事體  
不同不當曲徇會賀生辰使至 上在喪次議  
令館伴使發遣公奏賀禮固不可行但彼遠來  
朝無一辭于理未安遂口占教語使歸報後正  
旦使將至或請權易淡黃袍御殿受書然後素

惺見使者公力陳不可止以縞素引見虜果心服手詔討論 皇太子參決庶務典禮初欲開資善堂公奏天禧時 仁廟尚幼始見輔臣恐不可用西晉有宣猷堂今作議事堂可也十五年正月戊戌公請 上特御延和殿令宰執奏事畢然後過議事堂 思陵發引公奏 陛下既行三年之喪又用七月之制 永熙故典呂端一相猶攝太傅親往而有司欲用 顯仁舊例非是遂再拜請行乃以公攝太傅 上慮使人堅欲上壽公奏引見受書即是成禮上壽時

不過隨班拜舞君奉觴致詞皆無所預臣等保無爭執 上欲先令侍從臺諫集議公曰國家大事謀之帷幄中有不必詢衆者况事理曉然不必徒為紛紛 上尤稱獎卿能任責如此國家之幸也仲冬之初留身奏臣歸自林下即欲求外緣京鏜使回聖慮來賀者求報復令臣少待人使已行願乞骸骨 上獎勞再三忽宣諭比年病倦欲傳位太子卿湏且留公奏聖體康寧止因孝思稍過豈應遽尔勸勤 上曰禮莫大于事 宗廟而孟饗多以病而分詣孝莫大

于執喪而不得日至德壽歆不退休得乎朕方  
以此委卿公泣而退十二月壬申密賜紹興傳  
位親札辛卯留身議定二月壬戌之吉又命公  
草詔專以奉几筵侍 東朝為意十六月正月  
已亥拜左丞相壬子始因奏事宣諭二府旬日  
當內禪又令公留身呈詔草兼提舉玉牒及監  
修日曆二月辛酉朔降傳位詔翌日 上吉服  
御紫宸殿公奏 陛下巽位与子古今盛典再  
見 聖朝中外同慶臣等輔政无状自此无由  
日侍天顏无任依戀之至哽噎幾不能言 上

亦泫然曰正賴卿等協贊新君 光宗問當世  
急務公奏用人求言二事尋即降詔公積階至  
特進爵自管城縣開國男至滎陽郡公歷封濟  
許二國三月拜少保益國公以三孤之官不  
應以需息而得力辭不可又乞回授至于四五  
不得已而後受焉奏以朔望之次日朝 重華  
宮五月求去甚力既而諫省有言請益切除觀  
文殿大學士判潭州言者不已副端助之遂以  
少保充醴泉觀使而歸 孝宗賜金器勞問紹  
熙改元判隆興府辭不赴二年除觀文殿學士

判潭州親理郡政不以簡貴自居罷倍稅牙契錢二十萬緡三年四月復元職七月坐雨舉官以賄敗降榮陽郡公四年八月復舊封冬易鎮隆興五年力求奉祠主上踐祚詔求言于舊猶公奏四事曰聖孝曰敬天曰崇儉曰久任皆訐謨也遣閤門官賜少傅告一再辭免始許貶恩慶元三年公于是年七十矣三上表引年遂以少傅致仕嘉泰元年布衣上書及公姓名臺評降一官明年乃復四年十月庚寅朔薨年七十有九累食邑一萬五千六百戶食實封五千

八百戶遺奏聞上為震悼輟朝兩日贈太師賻銀絹各千仍命弟之子鎮添差江南西路轉運司主管帳司以護襄奏尋賜謚文忠娶王氏監察御史葆之女封益國夫人先一年薨一子即綸也朝請大夫行大理司直孫顯宣義郎新監饒州浮梁縣景德鎮兼烟火公事孫女五人長遣承事郎監嘉興府糴納倉蕭豸餘尚幼初益國夫人葬廬陵縣斗岡之原十二月丙申奉公之喪合馬公在高宗朝已擢臺察事孝宗最久始皆以詞章受知可以平挹美官而秉

心不欺遇事輟發不復顧身屢貽復舊上久而深察其精忠北門之官有四公徧為之前後十年兩宮極孝治之盛講慶壽加尊號親祠赦宥立后升儲過宮出郊無非盛事大典公皆在屬車間鋪張揚厲宴有以佐宋之光明若水旱災異夷狄寇盜之辭咸无焉自參預樞筦以歷二揆又涉十年榻前論事出入經史練習典章動有援據不為空言故天子聳聽嘉獎而同列自以為不及以國事為己任進退人才一本公道養民擇守憂邊訓兵仰贊睿謨慮周

而敏被遇日隆教當大事典禮論議裁處曲當內禪尤為至重吉日徽稱宮名 母后 孝宗獨與公素定于教旬之前近將決旬始諭宰執注意委任可謂不膠漆而固矣天資超穎非凡才可及而骸夫子忠恕之道大易勞謙之義孝友淳篤事逆兄如諸父自奉甚約絕散色之娛周卹族姻且有恩意官同姓者六異姓者五少自號省齋居士中年曰青原野夫既貴而聞曰平園老叟 孝宗生于丁未子時輔相多在丙午丁未間公及丞相王公淮參政錢公良臣同

為參樞人謂三府為丙午坊公當作詩用文潞  
公同生丙午之韻告老之後猶引故等夷之齊  
年者遇生朝同會用韻賦詩者數年方其端委  
廟堂一介之善收拾如恐不及退而均逸汲引  
无虛日士類莫不歸心焉以文苑英華及六一  
居士集訛舛太甚率同志者朱黃手校如老書  
生鈔板家塾以惠學者卜築貢院故基公寔預  
存此地故以充賦名堂作唐虞二典閣藏 兩  
朝內禫詔書洎 崇陵宸翰又為玉和蜀錦二  
堂皆自為之記晚歲康強神明不衰天下猶望

公之再起不謂天之不慙遺也嗚呼殄瘁之痛  
四海所同有如某之不肖素辱知遇假守東嘉  
屢有收用之意未滿秩而公已歸比忝代言公  
之除少傅暨加息兩与章制又四作不允詔書  
嘗蒙摘句稱賞投閑以來書函詩筒倍加獎予  
當世銘記多求于公間使某書之公已書丹或  
徑以賤姓名題蓋此意甚厚皆非所敢當也嘗  
竊謂公初入禁林自謂所慕者惟陸宣公歐陽  
文忠公之始卒絕似二公者無事不言無言  
不盡而卒至大用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既



不媿于宣公而得時遇主無追仇盡言之患文  
忠晚居于穎望瀧岡而不得歸公乃優游平園  
使里人矜式是兼二公之美而又無遺恨者也  
若克勤小物誘掖後進皆公之細不勝書有省  
齋文彙別彙平園續彙掖垣叢彙玉堂類彙詞  
科舊彙政府應制彙歷官表奏、議奉詔錄承  
明集玉堂雜記龍飛錄親征錄又閑居紀錄等  
書總二百卷藏于家其行于世者已多屬文之  
士傳誦以為模楷公之文不待贊揚微至題跋  
之語考古證今歲月先後通徹明白讀者嘆服

未為三忠堂記謂歐陽文忠楊忠襄胡忠簡皆  
郡人也精確簡嚴幾于絕筆嗚呼一代風流于  
焉盡矣其何足以銘公銘曰

世非乏才何謂才難有君無臣自古所嘆吝驕  
平凡動則為己不合是憂安得奇偉直道而行  
無患失心一有遇合奚翅斷金於皇 孝宗才  
選于衆誕謾畏縮慨不足用堂、益公負王佐  
才始以文鳴芸省蘭臺高文大冊追配古作獨  
步禁林不負雨學二十八年相為終始屢踰而  
奮致身上公克既授辭、亦命禹首贊大議龍

飛舟覩功成身退樂哉平園晚陳四事不已于  
言既挂衣冠無与世道胡不百年遺此一老星  
隕于堂人之云亾不亡者存文章光芒惟子是  
似觀行取則後其有興視此銘刻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九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



一

四明樓

鑰

大防

神道碑

僉書樞密院事贈資政殿大學士謚節愍王公神道碑

嗚呼靖康夷虜之禍慘矣自古所未有也而一時仗節死義之士絕無而僅有之人皆以為

祖宗涵養幾二百年不應至是殊不思自熙寧

時當國者惟務變更尚同忌前風俗大敵至章

蔡用事日甚一日凡忠臣義士禁錮困苦不容

立于世如是者有年矣一時攫取美官當事任者非諂佞奸宄則鬪茸貪黷之人禍爰忽起搏手無策首尾衡決廟謨顛倒甚則賣國抵巇以圖身利安知所謂主辱臣死之義哉當是時而有奮身犯難國尔忘家者自非豪傑之士不待文王而後興者安能及此建炎以來募有能使絕域蹈不測之淵者冠蓋相望然亦多以高爵重祿所誘若夫捐軀盡瘁机智勇辨忠義出于天性而又有以濟國事及其事出倉猝執節抗虜卒徇以身如節愍公者比之前後諸公又其

卓然者其可無傳乎公諱倫字正道世為大名府莘縣人六世祖祐以文章起家事 太祖

太宗為名臣是手植三槐者也終兵部侍郎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晉國公生二子仲子文正公旦相 真宗而王氏益顯始居京師季子諱送九送日官兵部郎中贈太尉則公之五世祖也曾祖端通議大夫贈太子太保妣李氏贈秦國夫人繼李氏贈魏國夫人祖元朝請大夫贈太子太傅妣趙氏贈福國夫人繼晁氏贈定國夫人父毅朝散郎贈太子太師妣李氏

贈慶國夫人太師在政和間嘗上疏論蔡京罪惡乞正典刑因是得罪然則公之氣節有自來矣公生于禮義之門而少有大志不護細行喜立奇節輕財好施貧而無悔讀書見古人義槩事慨然慕之往來京洛浮沉俗間頗以俠自任聞士夫之賢者傾心事之宣和之季知天下將亂歎入廬山為道士靖康虜犯京城公以太平日久官軍驕惰不可用于是上書言民兵之利歎使貧富相資以裨內憂書奏召對翼日授迪功郎充都大提舉守禦使司幹辦公事虜先攻

通津門拐子城公說統制官鄭建雄選健卒鎚而出戰虜失利小却錄立功姓名為之謁都大守禦使孫傳、欲置籍次第之公曰首戰獲捷行賞豈可緩耶願以便宜送事傳送之士氣十倍是以一拐子城虜攻之兩旬不能下十二月戊申虜自宣化門入公往麗景門見統制官渠慥曰事亟矣請速分兵扈法駕上召見公宿禁中乞命慥將兵保東華門班直蔣宣等率眾殺言奉皇帝奪萬勝門以出寔歎劫內帑公復乞以慥兵三百與左言俱入斬蔣宣等餘皆

殷栗聽命或云始公款入而未得日掃李丞相  
邦彥之門會有前宰相赴殿廷議事公又懇曰  
此某劾鳴之時也李攜以入忽于殿下嵩呼  
欽宗愕然使問之即大言曰臣真宗朝故相  
王旦之孫也有致君澤民之術无路自進比歲  
嘗上書言大遼不可滅女真不可盟果如臣言  
今無它策京司豪俠臣皆識其人平日能服役  
之當募死士數萬奉陛下侍上皇挾諸王  
決圍南幸欽宗忠之慰勞甚厚解所佩夏國  
寶劍以賜命整齊六軍召募死士且以片紙批

曰王倫事成可除尚書兵部侍郎既拜賜以出  
次日再對自言已得教萬人悉願效死幸陛下  
下勿疑且請上御祥曦殿慰安中外時有勸  
上幸青城者宰相何栗已主和議將用其說  
上以問公公曰此必誤國非臣之所敢聞上  
悟曰倫之言是也栗進曰萬一誤國臣當伏死  
公怒髮衝冠栗叱曰若何人敢至此耶公亦叱  
曰尔何人乃至此耶又面斥其不材寡謀必誤  
大計或至天子蒙塵雖誅相公數百輩何益  
栗怒謂狂生言既不用恐為亂請上誅之且

乞就令衛士執之。上意未決，公執。御批立  
于送班中，以免。又次日，稟畫旨，送御史府將置  
之死地。賴上全護，復免用事者，乞換公左武  
大夫、吉州防禦使，帶御器械。公皆不拜，止循修  
職。即已得間出都矣。二聖北狩，公見張邦昌  
問國璽安在，何不齎迎。大元帥康王同輩拱  
侍，淵浚至，遂行會聞。大元帥已次南京，即與  
淵倍道奉璽勸進。高宗移蹕維揚，公走行在  
上書，自伸前志，乞使沙漠。問二聖起居時  
高宗正思擇人，即轉朝奉郎，借朝議大夫試尚

書吏部侍郎、河東大金軍前通問使。制詞略云：  
胄出公族，資兼智勇。朕方俯同晉國，命魏絳以  
和戎汝其遠慕。侯生御太公而歸漢，虜帥粘罕  
凶焰熾甚。公与之抗辨，旁若無人。罕憤怒，留之  
雲中。送行者多不堪，公談笑自若，勉以節義。然  
尚未知兩宮安否，日禱于天，以朝通夕死為  
言。有商人陳忠告使臣楊永亨曰：二聖太  
后在黃龍府，公以語副使朱公弁及洪公皓曰：  
此天所贊也。即遺之金使達。上意由是。兩  
宮始知本朝中興，而江南之信通焉。一日粘罕

使烏陵思謀至驛尤為桀驁公藐視之語及契丹事公曰我道君皇帝與大金先大聖結盟海上約為兄弟大金與契丹相持師老糧盡使告急即遣兵進援于委頓之時使成雲中之功豈非有重恩于大金耶契丹已滅大金之臣屢請南下先大聖恐敗盟約終身不逆後忽稱兵至使二聖北狩生靈塗炭但知貪目前之利天地神明安可欺也大金累年喪失人馬不可勝計殆先大聖冥冥之中必有所佑比渡江深入崎嶇敗衄可見我朝德澤深厚人未厭

宋今主上法令一新賢才並用必圖復讐盡為遠謀歸我二聖太母天眷復我土疆講兄弟之好使南北赤子免肝腦塗地之苦幸為贊成大計思謀沉思曰侍郎言是也當達此意明年春粘罕忽來盛陳兵衛延入問曰使人來者數輩于吾所問皆未知對今乃遽欲議和決非南朝寔情直侍郎私意尔公曰主上臨遣若非尋盟來復何為人眾能勝天定必能勝人惟公裁之粘罕不知吞紹興改元乃以公歸議事二年秋入境有旨趣覲具奏羈留曲折虜



情底蘊天語勞獎特轉右朝議大夫充右文殿  
修撰主管萬壽觀賜銀絹二千匹兩官其二弟  
一送子公之將歸曰洪皓母老請以所議付之  
粘罕不送遂携皓手書歸奏各授其家時劉豫  
犯邊和戰未決三年韓肖胄使還虜遣李永壽  
王詡踵至驕倨不可告語上聞之曰非王倫  
不辦此召問之公曰虜性貪但邀賂耳上問  
幾何時在御書院奏曰但得案上物足矣上  
听取去几筆格鎮紙之屬皆精金為之公袖之  
拜以出徑入駟与道雲中時事且曰主上喜

公等遠來故加勞賜宜拜以謝二人不自知鄰  
之屈也借左朝議大夫尚書吏部侍郎充送伴  
使廟堂擬除邊帥公謂在虜中知兀朮幾為我  
禽山東河朔久望王師机不可失力陳進取大  
計詞意剴切觀上親征大臣難其請主管江  
州太平觀居會稽七年春徽宗皇帝顯肅  
皇后訃至除公徽猷閣待制借直學士左中大  
夫樞密都承旨充迎請梓宮使至南京偽齊  
授館于鴻慶宮移文取國書及使指公曰國書  
當納金主使指無它報謝訃音迎護梓宮而

已明日又來曰大金與齊一也國書當赴齊相  
府驗實遞至軍前俟得報然後可進公曰有死  
無二願勿復言再三迫取不遂頓鐃餼廩增兵  
圍守莫不失色公曰無能為也虜遣接伴以九  
月渡河見虜帥撻辣于涿州問過淮已久何來  
之遲公備言劉齊邀索住睢陽者數月因言豫  
在本朝曾擢臺諫外樸內姦營私培植刻民怨神  
怒方欲吞噬 兩朝能保它日不為大國之患  
乎恐妨遠圖敢布腹心虜曰若將豫與 南宋  
能制之否公曰 皇帝聖孝神武卧薪嘗胆志

在恢復但以天下為度不忍輕以動兵豫之父  
子忘背國恩孰不願食其肉倘欲驅除何難之  
有痛言利害泪滿茵席撻辣頷謂兀朮曰江南  
有忠臣如此何慮不能立國越夕使人導意云  
侍郎少休已馳奏矣是冬虜廢豫使謂公曰歸  
報 皇帝強梗掃去自此和議無復間沮但有  
當議者須不倦以終之于是伏節來歸 上在  
建康嘉歎累日好賜特異徑除兩借職任明年  
又往見撻辣于祁州虜出諸軍招誘蠟彈旗榜  
八百餘通詰公 南朝款和而沿邊日獲奸細

文字語言無理奉使只是款兵相陷耳公曰奉命三至專以講信修睦諸將徒見往返猶豫各款棄時求尺寸之功若和議一定朝廷明降約束豈復敢尔二酋相視无語初公之族有留京師者季父存款結太行義士徑擣虜巢聞公拘雲中密以書來公大喜報曰某自恨疲駕无以佐中興辱示正愜素心幸竟斯事未及發而謀泄虜捕存黨囚之地窖至是知為公之族押存付公存既還改合入官虜遣張通古烏陵思謀報聘使者朝謁進止詳華曲盡臣禮 上因賜

之酒思謀泛容進曰 陛下知劉齊之廢否始因王某極言遂了此事真口伐也北朝將相重之如山斗真社稷臣也 上欣然領畧于公益加信任 御札令公壽度別以金器龍腦茶具賜思謀公亦拜賜復借龍圖閣學士為迎奉梓宮使兼請 太母 淵聖 祖宗山陵 上念 東朝之歸尤切丁寧告戒面盡聖情公泣拜以辭期于必濟既見檉棘具宣上旨願親見郎主敬請檉棘曰非不款侍郎至闕下但九州之外荒寒殊甚恐不堪疲勞公請益力明日遂

行既見虜主謝其廢劉豫且伸祈請虜主喜公之來撫存加厚且曰山川太遠不易跋涉公曰今日獲遂所請少效使臣之職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詎敢以登頓為勞嗟異良久燕犒連三日遂決大議歸奏上大悅除龍圖閣學士侍讀虜遣蕭哲石慶元來及境而不肯進揚言曰此非它使之比豈可用平時禮教相待邀索百端逐客者無如何副使藍公佐密奏乞命公一行借端明殿學士侍讀充計議使哲等聞之即日渡淮相見有慙色曰何煩端明遠來既就館舍

公索副書及議朝見哲愕然既不肯道所以致損朝議公曰如此則當再詣河北軍前議之退取旨欲行以足瘡未能陞辭哲問館伴使兩日不見王端明來議事何耶上聞之即俾公力疾入令子弟扶掖賜坐命以調護哲問連日何不一見公曰簽宣不遵故事已被命再行當少須回日議定一人作番語久之徐謂公曰不決于此遠去何為公曰既不相聽何憚一行哲方肯啟書國割地講和許還兩宮及梓宮既入見起居進書如儀上下喜懌九年春真除端

明敎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賜進士出身充迎護  
梓宮奉還 兩宮交割地界使兼東京留守  
公既交河南寬恤疲民大發倉庾以賑窮乏兀  
术留教百人取偽齊留賞名落後司公聞其紛  
擾盡逐之民始安堵兀术一親信人見公若欲  
有言公屏人問之遂言兀术有害撻辣之意公  
厚遺之即密奏乞令張俊守東京韓世忠守南  
京岳飛守西京吳玠守長安張浚建督府盡護  
諸將以備不虞 上以示大臣持不行連促北  
去六月渡河北至會寧府聞向之主和者盡為

兀术所屠事皆安矣既見虜主令耶律紹文作  
宣勸官傳言問公還知元帥撻辣等罪否答以  
不知又問交了許多疆界而略不及歲弊却款  
一：如請只知有元帥不知有北朝耶公曰前  
日蕭哲等賫書至 本朝許割河南歸 梓宮  
太母 淵聖天下皆以金國不忘海上之盟  
庶幾与民休息行人則往來通兩朝之好耳豈  
有它哉是日風雪寒苦詰難數十反公忠憤激  
烈辭氣不少沮見者為之喪胆歸館又遣紹文  
就駟受辭公對如初度必不得歸通夕密語副

藍公佐曰前過汴都已知事爰亟奏上矣知  
閣若歸乞檢前奏急命諸將分守所歸侵疆无  
令輒失中原虜至今日已如强弩之末兀术不  
達時爰貪而無親將自取斃往回幽燕父老談  
道本朝未始不泣下咸知君明臣良必大恢  
復忍死以待太平虜之貴臣往輸誠相結衆  
叛親離久矣他日若未請和當書復土疆則可  
与議又考年嘗稟宰執乞不發歸正人切无苟  
且以失後圖自是回旬无所聞十一月庚辰紹  
文至駟傳言問公向拘雲中本无還期曾不知

恩反貳我君臣今遣副歸留以待報將分駟与  
公佐别云區々悉已前白无一語及其私留河  
間六年虜以公為平蛮三路轉運使公力拒之  
驅迫日甚公曰君命無二臣之節也貳而苟官  
爵倫寔耻之又脅以威且曰受命則生不受則  
死公乃振衣冠南望行闕再拜稽首厲聲言  
曰先臣文正公旦勲業炳然臣為國將命猥被  
拘留復以偽命見逼敢爰一死上辜國恩以辱  
君命于是大慟斥罵使者聽其絞死寔十四年  
七月戊午也是日秋宇澄霽忽陰雲晦冥風電

雨雪咫尺不相覩城郭内外地皆震裂教日不  
已河間人懼甚亟立公祠家繪公像以奉之明  
年公之訃始聞 天子震悼特輟視朝報其家  
贈左通議大夫賜銀絹各千疋就平江府安葬  
仍令有司應辦享年六十有一娶陳氏封安康  
郡夫人生二子述朝請郎通判光州軍州事贈  
奉直大夫逸朝請大夫主管華州雲臺觀述之  
子五人朴承奉郎棟承直郎監三省樞密院激  
賞庫祀修職郎監行在打套局柎中奉大夫守  
將作監兼知臨安府主管兩浙西路安撫司公

事樞將仕郎曾孫五煥炎送事郎新監衢州都  
酒務炳郟剡女七逸之子四人梓通直郎机文  
林郎新臨安府觀察推官崇迪功郎新光州錄  
事叅軍杓迪功郎新監常州薛堰犒賞酒庫曾  
孫八焯送事郎隆興府分寧縣主簿焮焮燦燦  
燔焯燦女九公之亡也時相專和戎之功又忌  
公之死節令公家止稱在虜身亡故卹典有未  
盡 孝宗淳熙初搜訪知之始命祀柎机皆為  
將仕郎述自聞凶問擗踊號絕勺飲不入口者  
五日是冬冒萬死与送兄遵同北方豪俠訪得

公之骨于河間歸葬于長洲縣陽山大石塢之  
原嗚呼古之虜使止以專對為能若公前後五  
反兀术粘罕撻辣等皆貪如狼暴如虎未易以  
口舌辯也公性根忠義藐視凶酋隨宜應對悉  
中事机以濟大事投身鼎鑊刀鋸之間氣不少  
訾智意橫出它人莫及臨死生之際又洞達勇  
決如此非烈丈夫能之乎述等據公言動及使  
事始末懼禍久不敢出即中鍾離公松嘗為使  
屬知公尤詳軋道間始敢狀公之行紹興元年  
請謚于朝禮部尚書倪公思為太常博士議以

節愍易名某時在考功為之覆謚又二十有二  
年當嘉定之四年公之諸孫求銘距公之亡蓋  
六十八年矣比歲權臣妄開釁端橫挑強隣以  
為功在旬月兵連禍結始謀講解无敢行者拊  
時為城南廂官帥臣言其有異才又自以大父  
之志未展被命辭母而行至再至三卒就和議  
可謂不忝其先矣權帥淮西進尹京邑皆有勲  
績其進用未艾也于是列公之節請于朝特贈  
資政殿大學士廟號忠肅而公之名益顯矣某  
妻祖工部尚書俱實与晉公分派居宛丘公最



後出強之時語尚書曰此歸當講宗盟而竟不  
還兩家尋此盟久矣閩舶淹公之送孫行也與  
某締婚又助之請某生晚竊慕公之節義有年  
矣謹據行狀之大槩參以槐庭濟美集中興小  
曆遺史雪溪王公銍所作御劍銘序與其子明  
清揮塵錄及網羅舊聞以就此碑大懼翫之  
文不足以發潛德之萬一抑聞之韓信不顧鄰  
生之烹李靖以唐儉為安足惜故使絕域者惟  
恐其用兵于後公每先以鄙生唐儉自處將行  
必請戒飭諸將練兵備器脫有可乘之機不必

以臣為慮雖間居于外時、貽書宰相謂措置  
兩淮山水寨以陝西弓弩手法行之沿邊以俟  
大舉間有召命家人相賀則泣曰大將富貴俱  
極誰肯進討見 上必傾盡愚直又將觸怒大  
臣未知死所何賀之有然則公之志豈專以求  
和為功哉嗚呼天未悔禍醜虜尚存九京之英  
必有遺恨此忠臣志士所以痛憤而不能自己  
也一時假吏必取通儒與之俱其有才智可與  
同患難者雖屠沽所不廢自以品秩雖微事君  
以人不敢不勉聞有款以貨取者輒笑曰是豈

所以遺子孫耶及其被留士子十餘人競願沒  
公虜止許留七人有蜀士張大時者年最高且  
多病終不相捨其能得士心又如此兀术之犯  
順昌也逆風暴雨戎壘深濘大為劉公錡所破  
兀术輕騎宵避行一舍間知不雨始稽顙三歎  
曰小人不信王端明說 南朝國富兵強徒虧  
和好咫尺不雨是天不容南牧而小人違天也  
乃折箭誓不復敢輕舉三日馳至韓州劉公浚  
親以語公之長子且曰畫淮之約何處如許苟  
絳公之言徐与之議則版圖歸復何止河南而

已劉公之言必不苟嗚呼此尤非人力之所能  
為也公初自奮于稠人中驟膺 欽宗之眷後  
又身任南北之議其事日偉及其死節則雖有  
異議者至是翕然歎服惟公之終始天下喜聞  
而樂道之而登載于書者各誦所聞不能齊一  
今特表公之大節以厲世之為臣子者其間小  
有異同尚可畧云銘曰

三槐之王族系繁昌衣冠馮盛名德相望公生  
其間不扶而直少慕竒偉人未之識干戈雲擾  
忽逼神都主憂臣辱顛倒廟謨奮由布衣親上

方略 欽宗忠之賜劍。與橐徒手一呼。得教萬人歌奉。兩宮決圍南巡。謀不及用。出狩于北。奉筮勸進。求使絕域。高皇聖孝。五以節行。凶酋虓暴。望者震驚。惟公忠勇。以死自誓。視之无如。而奪之氣。随机肆辯。出古入今。得其要領。以副 上心。事成功高。忌其大用。晚遭囚拘。疑有陰中虜啖。以官死生。立分痛哭。怒罵卒殉。以身天作風電。地為震裂。或者蔽之。使不上徹。有子死孝。終歸其骸。卹典雖頒。烈士所哀。公之有行。請益兵備。机有可乘。雖烹何畏。分駟之際。語不

及私死。輕鴻毛。了無異辭。公亦勤止。萬里往反。全軀之臣。尚蘖其短。迨其執節。无不降心。鬼必厲賊。公乎不亡。孫有祖風。捐軀將命。屢探虎穴。和議以定。帥准尹京。得請于朝。隆名世祠。寵教孔昭。我作銘文。會粹衆說。萬世臣子。仰止忠烈。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一

四明樓 鑰大防

神道碑

寶謨閣待制贈通議大夫陳公神道  
碑

嘉泰三年集英殿修撰陳公告老于朝 天子  
歎曰此吾舊學且書命之臣也除寶謨閣待制  
遺奏聞贈四官錄其後所以飾其終者如故典  
門弟子哭之失聲里人聚而相吊四方士夫聞  
之無不盡傷者蓋非他人云亡之比也公諱傅

良字君舉其先自閩徙温州瑞安縣帆遊鄉澍  
村里至公八世矣曾祖靖祖邦父彬皆不仕父  
以公貴累贈朝請大夫妣徐氏贈令人朝請遂  
于易教授鄉里以篤行稱公天分高勝其于學  
問心悟神解而苦志自勉精力亦絕人隆師親  
友有不可解于心者興化劉復之朔以南省第  
一人來為司戶叅軍攝教官浔公程文以為絕  
出公之年甚少也而名已高開門受徒于仙岩  
僧舍士子莫不歸敬薛寺正士龍見公問雨安  
公曰毋不敬士龍曰此參倚如何公釋然增敬

歸心薛氏後又相從于馮上讀書一日千里其  
為薛氏祭文云我昔自喜壁立倚天見兄梅潭  
忽若墜淵梅潭即仙岩也伊洛之學東南之士  
自龜山楊公時建安游公酢之外惟永嘉許公  
景衡周公行已教公親見伊川先生浔其傳以  
歸中興以來言理性之學者宗永嘉惟薛氏後  
出加以考訂千載自井田王制司馬法八陣圖  
之屬該通委曲真可施之寔用凡今名士浔其  
說者小之則擅場屋之名大可以行于臨民治  
軍之際公游浔最久造詣最深以之研精經史

貫穿百氏以斯文為己任綜理當世之務考覈  
舊聞于治道可以興滯補敝復古至道條畫本  
未槩如也 本朝名公鉅卿不可縷數自常布  
而名動宇內者不過教人公自為舉子業其所  
論著如六經論等文所在流播幾于家有其書  
蜀中文學最盛讀之者無不動色文辭為公一  
變至傳入夷貊視前賢為尤盛軋道六年始入  
太學士無賢不肖歛衽下風八年公之高第蔡  
公幼學為省元公次之徐公誼又次之薛公叔  
似鮑君瀟劉君春胡君時等皆鄉郡人非公之

友則其徒也尤為一時盛事既登甲科朝野想  
望風采授泰州教授以歸叅政龔公茂良帥江  
西以書幣招之願身定交公曰此古人羔雁之  
禮不行于世有年矣善辭之未赴會太學錄闕  
求之者衆龔公實行宰相事奏 孝宗曰待次  
不改闕初官不堂除 陛下良法也太學錄一  
闕而睥睨者衆臣欲掄取名儒為士林所推者  
越拘攣而用之則人自服矣 上問為誰以公  
對 上曰是朕所素知者除命一下果無異辭  
就職幾月 車駕幸學改承奉郎龔公既罷政

二沒有相嫉者添差通判福州帥相梁公克家  
得公喜甚以政委之公悉心禪贊不事形跡卒  
以專擅論罷時淳熙七年也尋主管台州崇道  
觀起知桂陽軍間居八年始赴郡提舉荆湖南  
路常平茶鹽事就遷轉運判官改兩浙西路提  
點刑獄公在桂陽蠲除宿負罷弛斜科倉司則  
補糴諸郡未至十萬斛漕司亦蠲錢類萬緡力  
講荒政所及者廣進登極銀三千兩屬方救荒  
力不能辦申請減額損三之二實惠遂及一方  
以服勤使事嘗感寒疾至是以奏事再入修門

須髮如雪丞相留公正一見嘆曰幾年陳君舉  
尚可使外補耶奏留為吏部員外郎初對上  
曰卿去國幾何時朕欲見卿久矣知卿學問深  
醇有所著書進來時上臨朝淵默罕有聖語  
公敬謝而退以周禮說進權秘書少監訓詞曰  
朕日御使朝廷見郎吏有郎白首色夷而氣溫  
儼者贊其名則汝傅良也朝列傳誦竇黃公裳  
之詞也兼竇銀院檢討官皇子嘉王府妙選  
官察以公兼贊讀未幾除起居舍人兼權中書  
舍人期年始遷起居郎紹熙末年龍樓問寢不

以時自大臣而下更進謹言送班多連名騰奏  
或同班叩請公自以受不世之遇又欲身任其  
責請對直前幾无虛月剴切痛憤指陳利害无  
所不用其至蓋嘗贊 嘉邸為中宮言之又嘗  
奏疏謂臣等在王邸于古今父子君臣之際人  
之大倫天地之正義以開導賢王而 會慶闕  
上觴之禮長至虧稱賀之儀區々口耳之感必  
不能勝躬行之化紙上之習必不如家傳之法  
今既上失 三宮之歡則臣等講讀皆為空言  
矣其餘骨鯁之言有敵已以下所不能堪者

上終不加譴而言亦不用一日奏云 陛下屢  
許臣以出又令傳旨于廟堂而復不然臣貪忘  
厚恩未忍決去容臣退思補過更圖入奏若不  
垂聽則有致為臣而去耳又送而草奏曲盡事  
節犯顏極論度 上意不回遂上挂冠之奏  
上雖不受玉首賜可公即申省乞致仕宰輔留  
之不可既行授秘閣修撰 嘉王府贊讀 皇  
上御極以中書舍人名還兼侍講兼直學士院  
實錄院同修撰謂可行素蘊矣而言者指其學  
術不正罷為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慶元二年



復劾其在 太上朝奏對狂率降三官罷祠嘉  
泰二年叙復元官再畀祠祿遂除泉州以病力  
辭除集英殿修撰病革謝事遂有次對之命十  
一月十有二日终于里第享年六十有七積官  
至朝議大夫爵永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娶  
張氏名幼昭字景惠主管禮兵部架閣文字孝  
愷之女以婦德著聞先公九年卒子男二人師  
輟迪功郎安豐軍壽春縣主簿師朴承務郎女  
七人長造迪功郎監鎮江府凌口酒庫潘子順  
次造從政郎新福州連江縣丞薛師雍次造迪

功郎處州學教授林子燕次造迪功郎新福  
州連江縣尉徐冲次造進士張紹次造進士張  
疇一尚幼令人葬于前山開禧元年三月庚申  
二子奉公之喪合馬嗚呼以公之抱負偉傑學  
博而精觀書別有高識作文自出机杼類非今  
人所能企及求之古人亦未易多得也受知  
三朝掌内外制經帷史館不為不遇而名高多  
忌卒不得究其經世之學為可痛也公行誼著  
于鄉曲述作擅于當世不待屢書敢據其論奏  
之大者列之然後知其非諛墓之詞也公之赴

郡免奏事而去歸親 光宗以舊款奏之 孝宗者陳之蓋公憂國之心澤民之具其說不易謂 藝祖創業垂統无非可傳之法而深仁厚澤裕我後人則專以愛惜民力為本考之故牘自建隆至景德四十五年間南征北伐未嘗無事而金銀錢帛糧草雜物七千一百四十八萬計在州縣不會古所謂富藏天下者也諸道上供隨所輸送初元之額留州錢物雖盡曰係省而不盡取大中祥符元年三司始奏立上供稅額熙寧用事者始取 藝祖之約束一切紛更

之新法既行增上供之額一倍至崇寧遂增數倍此特上供耳其他雜物熙寧則有今項封樁元豐則有先額上供宣和之經制紹興之總制月椿皆至今為額而折帛和買之類不與焉茶引盡歸都茶場鹽鈔盡歸權貨務秋苗以十之八九為綱運是皆不在州縣于是取之斛面取之折安取之科敷抑配贓罰而民之困極矣方今之患何但夷狄蓋天命之永不永在民力之寬不寬豈不甚可畏哉 上曰莫急于此但以處置為難公奏第三劄子乃是處置之說既奏

褒再美三其大畧曰嗣位之初詔為寬民置局講  
究而民窮如故蓋以裁抑細微或蠲空張之數  
未有以稱明詔慰民望也國家財力竭于養兵  
又莫甚于江上之軍故每歎者賦朝廷以為可  
則版曹不可版曹可則總領不可總領可則都  
統司不可以謂之御前軍馬雖朝廷不得知謂  
之大軍錢糧雖版曹不得預中外勢分職掌不  
同事權不一施行不專雖欲寬民得乎使都統  
司之兵與向者在制置司時無異總領所與向  
者在轉運司時無異事出一轍而後可議寬民

力矣轉對又論 藝祖治大而治細以上書  
人文字令知制誥者詳升降以聞次對草奏下  
尚書省參詳人主所自擇不過臺省長官豈不  
甚易行哉又嘗論役法謂免役錢者本以恤民  
使出錢在役而逸其力也自罷募戶長壯丁而  
取其錢今隸總制之類于是役者白著而法不  
得不壞保正長催科是以保甲法亂役法而行  
之也熙寧自有役法五等簿是也自有保甲法  
魚鱗簿是也五等則通縣計之魚鱗以比屋計  
之保甲但以稽察盜賊與免役初不相聞熙寧

七年始以保丁充甲頭催稅而耆戶長壯丁之屬以次罷募利其雇錢而封樁之法起矣元豐遂著為令以甲頭同大保長催科元祐忽復舊隨即紛更至紹聖二年催科悉用大保長後法轉而為保甲嘉祐以前固無此法至此又非王安石之舊特章厚為之今士夫耻言安石之為人指章厚為罪魁而方世守其受亂之餘以為成憲萬古設法安石能改之章厚能力行之此斯民最大之害乃若出于三代之舊而莫敢議有議之者則付之有司不過檢坐見行條

法申嚴行下此臣尤所未喻也誠能不以保甲法亂後法雖未足以盡寬民力亦可謂至息矣進故事以真宗詔兩浙福建荆湖身丁錢並特除放其論尤詳以為減折帛不如身丁切于窮民此皆公平時考古驗今可舉而行非若泛然美觀之言卒不得見于用若其封還詞頭遇事輒發未易悉數如請還黃裳給事中則引唐呂元膺紹興程瑀以為此論張子仁之建節則請先處分留正之去留吳挺之除代而其甚難者莫如陳源與率逢原二者源之貫盈幸不及

誅忽除內侍省押班瑣闥攝事者徽章五上人  
皆傳誦大臣力請觸雷霆之怒凡不自全一為  
書行公議沸騰黨與凶焰不可嚮迹而公獨當  
之逢原麓暴恃有與援而至兇橫其在池陽幾  
至軍變為總領鄭湜所發按其偏裨上命樞臣  
鐫戒方待罪間自副統制升都統公又論之源  
供職自如而詞命不行終不得俸逢原先被宣  
劄已自書銜而公于二者執奏再三終不奉  
詔以至乞身而去公去未幾而內禪子仁訖不  
得節鉞源亦罷去逢原以病廢惟此三事无敢

嬰其鋒者公神色不動來則徼奏旁觀者為之  
寒心而外間罕知之者某與公同生于丁巳少  
我九日自分教東嘉為布衣交又兼師友後雖  
一同朝蹟而情義日篤一旦同在西掖同攝北  
門相与如弟昆然至于同寅協恭尤非他人之  
比 藝祖東嚮宗廟大典集議至再始正百年  
之禮而臺諫有異論某極論之丞相趙公宣旨  
某又執不可公送旁力贊其決而事遂定謝知  
閣淵以 太母之弟有旨請給等依祿格全支  
公已書行而某駁之再命特与書行公上奏先

具某之駁章且曰棲某委是允當始知臣失于  
點檢不及論奏若更書行臣有三罪一則迎合  
聖意不敢執奏二則衝改旨揮使有司無所憑  
守三則耻過遂非无見善則遷之義歆望追寢  
御筆仍正臣鹵莽之罪其事遂已嗚呼孰有負  
重名于時致身至此而服義引慝同濟公議如  
公者乎汲引人才如恐不及在湖南應詔荐宋  
文仲吳獵蔣礪楊昭在朝則荐朱熹葉適吳仁  
傑王明清修史苟知其賢不復以私嫌為忌其  
他成就延譽使就穀名者不知其幾也博極群

書而于春秋左氏尤究極聖人制作之本意左  
氏翌徑之深旨著春秋後傳左氏章旨二書蓋  
經止獲麟孔子卒傳止韓魏反而喪之：後殆  
未有此書也願見不可得則曰此吾身後之書  
近既得之誦讀不已不揣而為之序其門人遂  
以銘為請某欲述公行事或恐有觸忌之嫌自  
以投閒十有三年已掛衣冠視蔭几何知公為  
最詳若畏避而沒其寔豈不負吾亡友會粹未  
集而病深恐溘先朝露不究此志小愈遂扶僮  
而畢之公風度高遠動輒過人詩律之精深字

画之適媚登覽高致吟諷低昂親之則使人意  
消王謝韵度尚可想也方主上在宮邸時寮  
窠以詩為壽惟翊善黃公与公之詩皆有諷諫  
上為置酒各親書所上謝之公後嘗奏知以御  
札登諸石而跋其下以其藁示公未及刻而公  
歸訪求此藁不可復得猶記其略云季札觀樂  
歌誦頌而曰哀而不愁太史公讀虞書至于君  
臣相教維是几安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  
已懲艾可不謂戰々恐懼善始善終哉蓋頌者  
不專于美盛德之形容皆教戒之意秦斯以來

以義始絕其讀之為之感咽嗚呼此又先儒之  
所未發也銘曰

温居瀛壖儒學之淵間氣所鍾挺生斯賢舒向  
金玉游夏淵源群書博極本末貫穿退然布衣  
名震八埏晚登周行帝席為前典刑具存訓詞  
是專王邸螭陛史館經筵獨堂雷霆力款迴天  
經世泽民齎志終焉天之生才天豈偶然儲神  
毓秀其必有年宦匪不達受才則全道之不行  
賴有遺編後有百載復見儒先哀哉止齊見此

銘鐫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一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二

四明樓 鑰大防

神道碑

寶謨閣待制致仕特贈龍圖閣學士  
忠肅彭公神道碑

皇上踐祚之十有四年十有一月乙亥詔棲某  
林大中赴行在大中先至首言故吏部侍郎彭  
龜年之忠乞賜褒贈嘉定改元某求對又以為  
請且錄其諫章以進 皇帝為之愴悼詔贈寶  
謨閣直學士仍与一子陞擢既又御批彭龜年



係朕潛藩舊學當權臣用事之始首能抗疏折其奸萌褒卹之典理宜優異雖已追贈未稱朕懷可特加贈龍圖閣學士其子欽与寺監簿差遣三年禮部尚書章穎侍御史劉槩起居郎黃中就講筵同進公家所被賜御書御製正邪諭且言公之盡忠知无不言首論侂冑之奸為其沮抑抱恨以歿乞賜美謚上賜謚忠肅又云是肅敬之意恐有司行之遲後當為批出八月三人又因晚講奏謝上云彭龜年忠鯁可嘉正宜得此謚使人如此必能寘人主于无過

之地先是紹興五年七月甲子上受内禪公時以右史兼嘉王府直講上在重華宮一時舊寮惟公最承睿眷宣召幾無虛日未幾由西掖遷貳卿方趙公汝愚決大策之初曾遣韓侂冑奏憲聖慈烈皇后有一日之勞至是寢以出入兩宮始有竊弄威權之漸公極論之且乞去公除職与郡侂冑罷知閣門等職事轉一官内祠時某為給事中大中為中書舍人同狀繳奏上批彭龜年除職与郡已為優異韓侂冑无罪辭劇就間可与書行某与大中再奏龜

年以貳鄉得此若以為優異侂冑無故轉承宣使非優異乎若以侂冑為無罪龜年以盡忠陛下直言無隱何罪之有龜年一去必不復來侂冑內祠日在左右若併使出外則人言自息矣某遂為吏部尚書大中竟由給事中為吏部侍郎尋皆補外郡公得婺不赴而奉祠公在荆南亦以疾旬間林公在慶元罷歸三人者鶚職罷祠至于一再惟公之謫尤重侂冑擅權之久罪惡貫盈妄開兵端舉世震動主上奮發威斷加以誅殛中外稱快故翌日而二人趣還獨

公不幸已成千古不及見更化之盛士大夫莫不痛惜之公字子壽世為臨江軍清江縣人曾祖廣祖愈考文通俱不仕考以公貴贈朝奉大夫妣楊氏累贈碩人公七歲而孤奉母盡孝如成人幼穎異讀書能曉大義比長得程氏易讀之至忘寢食年十八薦于鄉三與計偕登乾道五年進士第授左迪功郎袁州宜春縣尉時丞相趙忠定公將漕公以書言月椿錢病民趙公因計為緡錢七十萬而无名者強半皆出于苛歛趙公首取最甚者如宜春趨引之類先罷之

乃以聞獲盜八人自以為非親捕不就賞公方  
初筮而利民自立已如此閔陞送政郎調吉州  
安福縣丞縣有寅陂灌田萬三千餘畝彊宗錮  
其利歲以旱告按圖疏治陂成而歲稔郡委檢  
察保甲而無其籍撫然曰是縣之根本不務可  
乎乃以法聯合統紀又戶別其老病強弱之丁  
士農工賈之業租稅有無多寡之數調夫既均  
後有賑貸按籍立辨它日檢旱賴此尤得其要  
蠲放不及二分而民間歡服以為前此未有得  
實如此者請藏此牘以為後法育嬰兒救疫疾

雖不禁巫覡之禳禳而各使勉病者以服藥全  
活尤衆淳熙十二年用舉主改宣教郎以母碩  
人年高勺祠便養主管建昌軍仙都觀自初第  
而歸益篤于學以母自欺名齋以書問南軒張  
公中庸語孟大義至是義理愈明開發後進樞  
衣北面者日衆復與劉子澄清之往復問辯時  
相與折衷于晦菴朱公而學愈成矣再請祠未  
滿而丁內艱執喪盡禮誠信備極葬之日觀者  
歎其可法以致敬致樂致憂致哀致嚴哀集格  
言類為一書名五致錄晚又定祭儀行于家服

除吏部尚書鄭公僑兵部尚書張公杓同薦之  
得旨引見時 光宗初即位內降頗多公首論  
正始之道願以 仁宗杜權要請屬為法以崇  
寧御筆為戒公又言 嘉王傳相少而侍御多  
請用司馬光令伴讀官提舉左右之議使府寮  
之勢重于侍御道義之訓密于宴游 光宗首  
肯久之且曰當世急務也又以開樂之初進逸  
豫之戒謂國家大讐未復而內外宴安猶勅宣  
和之舊滛侈成習 光宗曰風俗驕侈太甚至  
此極矣朕日夜思所以革之因奏 陛下為之

不難風俗之變未有不自上始也二月除太學  
博士時殿中侍御史劉公先祖因論帶御器械  
吳端改太府少卿公上疏乞復其位又貽書宰  
相云 祖宗嘗改易差除以伸臺諫之氣不聞  
改易臺諫以伸倖臣之私有諫大夫同知貢舉  
款大交文格下大學選經義詩賦論策各二百  
篇為式長以督課學官公獨不可曰使士明經  
術熟古文則文格自正校文已為下策又使之  
習時文此非所謂教也雖忤諫官意然遂不復  
選二年兼魏王府教授六月除國子監丞郊禮

遇兩祠于望祭。光宗意鬱鬱不豫，至展恭謝之日，公具嘉祐中文潞公因設醮宿殿中故事。白廟堂又言：重華命押醫官下都堂，亦欲大臣共此憂責。次日乃聞內引宰執三年許國公始朝參，公為言保富貴之道，无過恭儉。又集禮記論孟子史中朝見之禮，為朝參湏知且言雖与嘉王同行在禮世子，不可与同名，非惟名不可同色，不當相似。至生日，又以恭儉惟德為韵作四詩壽之。六月侍御史林公大中辟公充御史臺主簿，謂公操行堅正，不為詭隨遇事。

通明不事沽激，八月以舊班對乞復徑筵典故，謂勸講之臣當用明經之士，人各有長，經湏教業不應不問所學，例以序遷。又謂宣召講官多用晝接，不如夜直之有益也。光宗云：親儒生最有益。十二月林公以論事除吏部侍郎，公乞去。張公叔椿代林再奏乞留，即不就。四年正月除司農寺丞，三月除秘書郎。先是外傳召姜特立，公白丞相留公，恐非虛傳，至是果然。留公引李絳事乞退，公率同館論奏，又勉樞廷爭之。遂寢。五月兼嘉王府直講，論說經理精切明白。

裨益為多不勝書。其大者嘗讀梁燾辨邪正之奏公曰此正是元祐末年小人將<sub>進</sub>君子將退之時不可不詳覽。王曰君子小人不可參用參用則小人勝公因其述元祐紹聖君子小人進退之大略王一日親製邪正辨以賜公正指燾奏而發又嘗賜所書瑤山詩乃光宗在東宮時作有雪詩云閭閻多凍餒廣廈媿膏梁公言人主當如是用心嘗因講詩王曰下以風刺上已是人臣委曲要知為君者須使人臣直言其事方是公曰願大王無忘此意而推廣

之則善言至矣讀曾肇奏議因言用人須先議邪正王親題其說于奏議上贊讀沈公有開講三風十愆謂十不可有一主曰要是病根全在比頑童一比頑童何事不有公稱贊不已亦請王題講義上聞王宴居書知人難三字于坐右公質之于王曰然畢竟人如何知君子以小人為小人小人以君子為小人正恐錯者尔公曰堯舜亦以為難也光宗久不詣重華宮公與同館入疏又以會慶節未舉進香之禮自上封事力請俱不報十二月除

起居舍人明年正月直前奏事 光宗曰久欲  
見卿說話此官待有學識人方除公謝且進內  
治聖鑒奏以 祖宗家法集為此書 光宗曰  
祖宗家法最善漢唐所不及待外戚尤嚴不  
可容易壞了公對曰 聖論及此天下之福  
祖宗不委以權乃是愛親戚之道此書宦官女  
子之防尤嚴恐不得進御 光宗云不至是三  
月直前奏起居注乃繫日之書言動无不記者  
今一月四次書免到宮 陛下半年不出如此  
已書三十餘次以貽後世實累聖德四月 駕

幸玉津園公言于宰相謂近捨聚景而遠幸玉  
津不奉三宮而獨出宴遊宰執以公言乞恭請  
公入奏會被命禱雨因言兩宮不和則天下  
不和天下不和則天地不和蓋天地和則雨未  
有不和而雨者自是屢許過宮或伏集而不出  
侍逆奏陳不效皆居家待罪公又獨奏誤以臣  
充 嘉王府講讀之官正欲臣等教以父子君  
臣之道臣聞身教者逆言教者訟 陛下以身  
教臣以言教者也言豈若身之切哉五月 重  
華不豫已奏告公与侍逆臺諫請對不果八月

戊辰公繳納告勅乞竄遂待命江滸戊寅 壽  
皇服藥赦下始入城癸未公念屢乞對及求去  
至今日不可不極諫拜訖獨不離班位伏地敬  
額久不已血漬髡髻措笏取劄子置龍墀上再  
拜款辭出始傳旨上殿 光宗云知卿忠直理  
會何事公奏今日無大于不過宮事 光宗云  
須用去公又極言 陛下屢許群臣一入則又  
不然內外不通禍亂不聞臣實痛心 老宗為  
之慘然曰終當去六月戊戌 壽皇升遐七月  
甲子 主上受內禪是晚召公對于大堂聖容

蹙額云前但聞建儲之議亦自可息浮言豈知  
遽踐大位泣辭不許至今怔忡公奏此乃 宗  
廟社稷所繫 陛下亦不得而辭首乞奏知  
太上皇因擬劄本 上即寫入又問初政及人  
物明日再見猶云朕一日不曾食因泣下又言  
昨太匆々參決可尔公奏今只得盡人子事親  
之誠心再擬劄子乞日進一通又与翊善  
黃公裳同奏往朝南內因定過宮之禮乞先一  
日入奏率百官恭謝壬申擢中書舍人庚辰  
上朝 泰安宮至則寢門閉矣拜表牋而退



上嘗問恐 太上皇未肯過 泰安如何公奏  
陛下本出于不得已必不以位為樂况宮室  
乎 壽皇梓宮在殯且居喪次于禮為正旬日  
間三降旨經營 泰安紛々不定 太上微疾  
未瘳不若且居南內以休息聖躬 陛下少留  
重華以居喪聽政從之代言之初李孝純孝  
友轉右武大夫帶行遙刺公封還詞頭謂固當  
推恩母黨然上事三宮禮有隆殺恩有後先乞  
候三宮戚屬次第推恩內侍符滌得罪于 太  
上而差幹辦 泰安宮劉慶祖已帶遙郡承宣

使而以 太上隨龍人落階官公皆繳奏 上  
于劉慶祖事批可与書行公又奏曰慶祖無官  
可轉止有建節若念其忠動不若任之以事不  
必優之以官臣非為慶祖惜此一官蓋為朝廷  
惜此一門 陛下自登大寶聽言如流忽于此  
事首降可与書行指揮夫可与書行乃近世敝  
令也使其可行臣即書矣何待再令使不可行  
豈敢因再令而書哉 上嘗言中宮未建聖節  
未立隨龍人恩例之類直俟祔廟後施行公即  
極口稱贊聖德後隨龍命下封還再四且言

祖宗隨龍人止轉一官元符中方轉兩官如徐  
勣何執中除待制侍講亦止轉一官靖康以後  
方有四方之例誠是太擾今于已分正當過為  
裁損酌中推息命遂寢因對上語公曰朕尚  
未見父母知何敢息及下人孰重孰輕且稱繳  
章為是然公亦以此等故不久而遷矣上問  
講筵所奏諒闇罷誨舊例公奏多故以來兩三  
月不与儒生講矣不可不以為急務上袖出  
二紙一具太上講筵書目一具潜邸講堂書  
目謂講筵講書太少公奏今有機務不比講堂

專一讀書上云朝退亦无事恐自怠惰况酬  
應萬務非多讀書不可又奏人君之學与書生  
不同惟能虚心受諫遷善改過乃聖學第一事  
不在多也它日又出二紙一御書經史十件春  
秋禮記詩書孟子通鑑唐書三朝寶訓奏議長  
編節本一書臣寮十人黃裳陳傅良彭龜年黃  
由沈有開朱熹李燾京鏜黃艾鄧駟公請聖  
意上云朕欠讀書太上讀許多書養德東  
宮垂二十年今欲添講官至十員各專講一件  
兩日一次五人上講早二件晚三件早依舊講

殿上晚只用小衫依講堂例坐講公曰講學愈切此帝王之學也若少讀而精庶幾有益又曰十人充講官否 陛下若招徠一世之傑如朱熹輩方厭人望不可專以潛邸學官為之尋除侍講而待制朱公中書舍人陳公俱以召至公引傅光俞乞班蕪頌之下以請繼除侍讀三辭而後受御筆舉御史有不植黨与之言公奏但當察君子小人不可問黨与元祐黨籍第一人 是司馬光小人陷君子安白為黑何所不可又言迎差除多自中出此不足為威斷遣為小人

所賣耳九月除吏部侍郎公知事勢漸安乃陳四太之說其略曰用臣太驟處臣太高臣跡太危臣分太滿因震雷暴雨言近日好出不測之號令故天應以不測之風雷因極陳今日小人竊弄權柄皆起于號令之不測借吏部尚書充金國弔祭接送伴使至平江奏漢元帝時日青無光恭顯指為堪猛用事之咎及斥堪猛復有日安始切責言者小人机心古今一轍楚州應詔一疏尤極剴切謂信任君子之意未孚于人而暱比小人之跡已見于外君子告 陛下之言

小人或得與聞而小人誤。陛下之事君子或不能知，送伴至楚聞朱公奉祠，又奏君子小人消長甚詳，皆不得報。及歸，屢乞對，不許。自知不能久矣。明堂禮成，封清江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公見廟堂之權日輕，侂冑之勢愈重，言官又多出其門，于是歷數其奸大要云：進退大臣更易言路，皆初改最閔大體者。大臣或不能知，而侂冑知之，假託毅勢，竊弄威福。陛下總攬之權，恐為此人所盜矣。時十二月九日也。上聞奏甚駭，且曰：只為親戚，故信之不謂如此。奏事

退已聞下之中書，晚又聞復取以入，知必不濟。再入一奏丞相以聞。上云：侂冑是親戚，龜年是舊學講堂五人之一，死一憂去二人，俱罷。只有龜年在，又性直，肯言。今當如何？丞相陳兩留之說已而，侂冑雖罷職而予內祠，公除職與郡，給舍繳駁不能回也。除煥章閣待制，知江陵府。荆湖北路安撫使公既去，丞相竟論罷矣。公至荆，罷和糴以平米價，罷沙市官買之敝，治牙僧以寬商旅，樽浮費以除魚湖之輸，復奏修長隄，教民兵乞支還備邊庫錢，俱不報。公遂以疾乞祠。

一請而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慶元二年六月  
以論列落職罷祠五年言者以蔡璉誣告公與  
趙丞相言政和中 嘉王事乞加貶竄于是追  
三官勒停嘉泰三年秋復元官再奉興國祠開  
禧三年起知贛州以疾力辭除集英殿修撰提  
舉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俄以疾甚致其事除  
寶謨閣待制三月二十三日終于家享年六十  
有五遺奏聞特贈中奉大夫娶教氏先三十年  
卒贈碩人生二子欽承事郎守司農寺主簿鉅  
迪功郎新特差充荆湖北路提點刑獄司幹辦

公事女四人長造進士陳復之次造鄉貢進士  
胡夢得次造送政郎楊州江都縣丞章溶次造  
進士教清之再娶燕王宮宣州位宗室潭州益  
陽縣丞贈中大夫伯攄之女封碩人後一年卒  
生一子鉉承務郎新監江州在城稅務孫男二  
人滋法孫女四人俱幼七月壬午諸孤奉公之  
柩窆于縣之建安鄉金家井之原送治命也公  
性資剛方學識正大而議論尤為簡嚴勁直善  
惡是非務盡道理義所當為白必可蹈正色立  
朝其愛君憂世之誠先見之識敢言之氣皆人

所難及故公議浩然歸重晚既投閒專以養性  
讀書為事扁所居曰止堂悠然自得幾微不見  
于顏面賓客非親與賢不妄交郡縣吏乘時羅  
織公之親黨文致之罪潛窺陰伺款摺細微  
以媚權倖公視之如無彼亦不得毫毛之隙自  
偽學之說興鮮不妄者公于閔洛之書益加涵  
詠著止堂訓蒙一書蓋終始不妄者也聞蘇師  
旦為節度使曰此韓氏之陽虎也其禍韓氏必  
矣及聞用兵曰禍其在此乎皆如公言者內治  
聖鑒二十卷訓蒙經解奏議外制并表牋雜著

合為若干卷藏于家塾某幸同朝一見如故相  
與日厚公之三子求銘謂知公之深者莫如某  
偶然未死尚何辭銘曰

矯々彭公天子剛介學問淵邃言議正大自其  
筮仕憂國愛民登朝屢奏心乎愛君 嘉邸簡  
寮極天下選遇事猷規務納于善 重華遑豫  
問寢有愆朝夕思慮不已于言竭陛直前龍墀  
敬額言雖不用忠節愈白 聖主龍飛風雲是  
依無日不召擢居綸闈開口論事略無顧避志  
款回天側目多忌權奸藥牙惟公先知抗疏逆

折鳴鼓攻之上色為動公言益切聞者縮頸驚  
嘆胆決一去一留消長遂分言者雖力无救絲  
琴轂生勢長附炎日盛太阿倒持竊弄威柄橫  
挑黠虜塗炭斯民赫然天誅公論復伸改弦之  
初与世更始曲突徙薪如公有幾嗚呼天乎不  
假之年身不及見徒為知言恩光優渥施及其  
子公凜如生維顙有泚九京可作非公誰歸金  
井之原過者式之。

寶謨閣待制獻簡孫公神道碑

開禧三年歲在丁卯余以衰疾引年幸而得謝

因自念以凡才叨近列一時同朝多君子寮投  
間以來相忘道術遂隔死生者多矣忽得故吏  
部侍郎孫公送之之子新瑞金西尉錕之書寄  
示送之行述且曰先公不幸薨于慶元五年四  
月之丁丑葬未有銘因仍八九年重不幸二兄  
俱蚤世凜然門戶之託惟先友有以碑于隧道  
以惠頌九京以少贖不孝之愆余執書以泣曰  
方公之薨余方遭嚴遣不得致生芻于前已而  
又自遭內艱憂若无生意以至于今悲愧多矣  
老而學落本不足以銘公義激于中有不容已

閱五年始克謹撥行實之大槩序公平生而系以銘公諱逢吉送之其字也先世居南蘭陵五季避地于吉之太和五世祖德弼奉其父銀青霸之命徙名數于龍泉今為邑人曾祖文妣李氏祖叔遇通經博古倜儻有奇節惟不喜王氏學弃科舉不就尤為里人所推晚以經旨授諸孫率昌其家公以按行 阜陵恩特贈承務郎妣李氏考宜文行尤高兩上禮部而不及祿以公貴累贈奉直大夫妣羅氏贈令人奉直三子公居長次逢年終止猶令季逢辰終袁州守俱

中儒科里人有三傑之稱公生于紹興五年時方倣擾學士解散公就學雖晚而資寔俊邁課藝穎出父祖奇之自弱冠三薦于鄉隆興元年擢進士第調左迪功郎郴州司戶叅軍軋道四年校試長沙場屋喧動同列踰垣避之公諭以義理衆方帖息尚書沈公介為帥給事黃公鈞領漕計相与爰敬沈公留寘幕府御史剛嚴無敢迂其意者公自以受知之深知無不言未始一語詭隨始若難合終必垂聽豪民匿罪越訴捕之不獲吏執其子于嶽麓書院沈公怒甚既



得其父必歆併杖之公獨不僉書且曰父有罪子不知情何可徒坐爭之數日而後得因力辯攝事而歸沈既薦公閔陞既而又昇以京削或謂未可用沈公曰但知舉賢又安知其它歸歆力薦于朝而不果七年陞左從事郎黃公還朝薦于廟堂歆處以學官公以二弟游宦懼闕子職授常德府教授會侍郎李公燾出守常德以史局自隨熟聞公之該洽先以書約見于公安傾蓋之頃質以教疑公了辨如響恨得之晚且曰儀曹有京削留以待鄉人今日不可失士亟

以昇公樞密劉公珙少司成鄭公伯熊劉公焯皆有重名薦章交上初不識面淳熙五年改宣教郎太令人春秋高不忍去左右閔兩歲令人強之始授袁州萍鄉縣公以學道愛人為心不為赫名而慘怛惠利之政出于至誠值歲大侵待哺者數萬荒政皆有寔惠不為便文述責事已而得雨又教民芟旱苗養禾孫是歲飢而不害例有添給別貯之久而盈溢輟四十萬市穀勸社倉以濟貧乏擇賢士主之民賴其利催科不亟不徐行雨露于膏火中民亦樂輸縣計

既裕稍損其餘還以予民邑之西北土瘠民寡  
受役甚苦公與錢市田教之義後縣苗稅素重  
為裁酌而損其額又以餘力代貧民之賦為錢  
四百餘萬馬駟三在境內歲有繕修芻藁之擾  
事又不集公既葺其陋又糴粟以給之遂有經  
久之計修學市書督課諸生身為之師士風大  
振公之政直可比古之循吏非有矯飾求名之  
心而邑當孔道謠誦藹然起居舍人吳公煥出  
使湖陰過縣貽書江西諸司曰部有賢令如此  
雖蔽賢可乎諸臺競列上治最有旨籍記士

民亦至今歌之代還丁內艱服闋家居又久之  
十三年幹辦行在諸軍審計司十五年九月遷  
國子博士十六年。光宗覃恩轉朝奉郎賜緋  
衣銀魚六月除司農寺丞兼寔錄院檢討官紹  
熙元年五月徙秘書郎八月兼 皇子嘉王府  
直講二年二月雷雪交作詔求直言公疏八事  
以獻一曰去蔽諛二曰親講讀三曰伸論駁四  
曰崇氣節五曰省用度六曰惜名器七曰拔材  
武八曰飭戎備明白剴切深中時弊論對諭今  
歲初郊請遵用隆興三年詔書即用惠民以當

天心 上諭公曰闕壇不尚華飭亦事天簡素  
之意又曰中外支賜合從減省復勸 上容納  
猶直併論和買折帛之弊 上喜悉可其奏會  
諫官鄧駟請增諫員即擢公右正言首奏帝王  
經世之學根于一心大而陰陽寒暑之變化小  
而人民事物之統紀皆係于此心之運此心融  
徹發之政事則天地可位萬物可育舉无難者  
具言甚備時嘗繕浸廣一第之建撤民居教百  
咨怨者衆公力言其弊公自以受天子特達之  
知思歆補報切磨治道七旬中章二十上多人

所難言者期于不負所學无復顧忌故亦不得  
久居其職臨安守潘景珪交結謀進鄧公疏其  
罪久以計傾之鄧移大匠公曰名為優遷而罷  
其言職後不可為矣兩疏不報再對復論言路  
壅塞諫臣結舌天下利害无由上聞願留神于  
逆心遜志之戒則雖失之于前尚可收之于後  
也併論景珪脅持臺諫蔑視紀綱連章劾奏竟  
逐之未幾公亦有遷官之命大臣奏踐祚以來  
屢易諫臣非所以示中外若以二監處之必不  
肯留遂除國子司業辭不拜 上諭旨曰士論

所推此師儒之選也不得已就職而求去愈力  
公之初除或議其弱丞相留公正曰是有仁者  
之勇上之親擢得人矣及是丞相曰某有猷  
替上豈能一一垂聽然不敢以是求去也公  
對曰宰相與諫官不同宰相平章國事不能無  
可否官以諫為名是專以言為職業也不得其  
言而不去人將狗彘我矣烏可與丞相比哉君  
相知其不可奪九月遂除荆湖南路提點刑獄  
公事兩學之士數百人出祖闕外人謂中興以  
來才一再見公褰帷入境風采凜然守法度識

大體不專按刺傳經決獄多所貸宥案牘盈几  
披閱參考決遣如流未數月文書為清民亦自  
以為不冤尤篤意人物太府卿項安世吏部吳  
鎰方銓工部徐應龍皆所薦也五峯胡先生宏  
之子大時元城劉先生安世之曾孫孝昌俱隱  
衡嶽公請官之以徃賢人之世事雖不行聞者  
韙之兩攝漕運通融有無深得計度之體衡之  
茶陵秋翰特重公曰昔祠官使臣大軍仰給于  
邑不免加賦今則咸無焉尚取贏可乎量出計  
入蠲十之三令下歡聲如雷邑人相與作佛家

道場三晝夜以報代石刻詞至今尸而祝之也  
爰惜公帑不以毫髮自奉諸臺月餽隨以還之  
一無取焉叅政陳公騫首疏六名士公在其中  
上亦念公久外嘗曰孫某好士人三年九月召  
為秘書少監訓詞有當今第一流人物之褒承  
上意也五年朝謁重華不以時公教具疏援  
引古誼深言之又率同館列名以進七月主  
上受內禪登用舊學越三日擢公兼權尚書吏  
部侍郎初公入諫省翊善黃公裳曰孫直講問  
學醇正勸講多益今遂失助上曰言路得斯

人尤言慶也又言所論有不樂者上曰既為  
言事官豈可不使之盡言蓋上之在嘉邸知  
公已深至是首陳初政有曰陛下嗣膺大寶  
蓋非得已願起敬起孝教申溫清撫接宗戚俾  
之開釋太上推明陛下之本心乃若建立  
長秋推恩隨龍人之屬皆可緩也又請學進以  
養其明揆事以審其斷凡立政造事皆明以先  
之斷以輔之則守經事而得其宜遭變事而達  
其權天下可運于掌矣上欣然納之覃恩轉  
朝奉大夫九月除權尚書吏部侍郎賜金紫服

明堂思封廬陵縣開國男食邑三百嘗告丞相以和買折帛之價太重宜因初政稍議蠲減庶可以固結民心丞相舉行之然止限以三年非公之本意也十月擢兼侍講公在嘉邸嘗集群經格言以獻至是請講論語蓋公平日潛心此書有自得之趣故以遂格君之志也差充孝宗殯宮按行使朝方議撤秘書省以為壽康宮而以東宮為館閣公毅然力爭謂于理非順地狹屋弊不可以奉慈極事亦竟止待制朱公燾在經筵持論切直忽奉祠而去公于

上前爭論甚苦因講權輿之詩反覆袖絳以為諷上曰朱燾所言多不可用公曰燾論祧廟獨與衆論不合它兩說皆正理未見其不可施用願留之以重經幄冬有震雷詔求闕失公言過失所當謹者二曰奉親曰親儒闕違所當講者二曰謹爵祿曰節用度又論治骸之要曰治化之原肇于宮壺而達于外庭宮壺嚴則內外之禁肅外廷正則上下之職修后妃之家多啟私謁嬪御或養私身願擇老成宮嬪佐六宮之政內侍本備掃除自閣長而上願遵舊制選年

四十以上者知內省之事樞宰之職論道經邦  
願萬幾之暇泛容与之議政近習之臣職在禁  
密願全其息數勿使与事 上深然之十二月  
假煥章閣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充館伴金  
國賀正使虜使需行牛角之屬期以必得公奏  
皆難得之物戎心無厭當逼之于初大璫王德  
謙典司國信所懼失虜意密請匪頒公即却之  
慶元元年正月兼實錄院同修撰使事畢入對  
因奏臣比緣館伴刺求北事竊聞自 孝宗上  
賓虜寢有輕視中國之心比年公卿習安將帥

習媮士卒習惰風俗習侈上恬下嬉無復有枕  
戈殄虜之意願 陛下拔材賢旌循良核名實  
蓄財用選將帥簡精銳城要害備器械講求  
孝宗內治外攘之策 上尤嘉納而公于是時  
已有不見容者矣待制朱公燾之去公力掇之  
侍郎彭公龜年補郡又論不應為近習而逐正  
人忤韓侂胄之意又嘗扈蹕有馬上迴揖之者  
公獨不顧彼又以為簡驩也一日會食部中或  
報王喜除閣門祇候公曰此乃優伶嘗于內廷  
效朱侍講容止以儒為戲者豈可以汙清選當

抗疏力爭否則于經筵論之有飛語上聞五月  
內批与郡而王喜之命亦寢或以為出于誤報  
而公憂國愛君之心亦云至矣潜却恩轉朝散  
大夫七月除知太平州累章自辭九月提舉江  
州太平興國宮三年轉朝請大夫五年三月起  
知贛州言者始疏前事沮之公素有德量未嘗  
語人以去國之由杜門深居時事一不掛口書  
史自娛不以得喪介意至是以言者傳播公之  
直節愈顯而公以屬疾上章納祿矣终于里第  
壽六十有五五月除集英殿修撰致仕嘉定五

年 上以公舊學軫其遺忠特贈寶謨閣待制  
仍度越彝典賜謚獻簡娶李氏累封令人与公  
相繼而卒子男三人錄承奉郎監鄂州在城鹽  
稅務鎮迪功郎新臨安府餘杭縣尉季即錄也  
女五人進士李三聘李拓羅沂迪功郎前臨江  
軍司戶羅晟通直郎前知南康軍都昌縣事胡  
杙其婿也孫男四人渙澤溥女一人尚幼六年  
十一月乙酉葬公于萬安縣龍泉鄉縣津之原  
公資稟醇澹于外物一無所好惟刻意經史不  
可解于心自幼至老手不釋卷務為有用之學



尤精于國朝典章事物之源委官族之譜系除  
拜之歲月与夫前代疆理卒乘之法封國行河  
之利參貫融液无不通流修世教植治道誠有  
志焉發為文詞以理為主以意為先體制具備  
閑鍵嚴密簡而有法不為綺麗之習晚歲自號  
靜閱居士有文集七十卷外集三十卷藏于家  
左規右矩言笑不妄恂：似不能言過人无賢  
愚貴賤少長咸接以禮平實誠慤表裡如一修  
身踐言樂于聞過遜賢達善心无媚忌喜怒不  
形于色而正大剛方之氣有臨大節不可奪之

風以其平昔之所見聞攷之胡君之行述不隱  
不誣足以傳遠而瑞金必歆以銘見屬老復病  
瘁豈敢言文念公之三子而失其二余亦視蔭  
幾何有不能已者与公為同年初未相知晚幸  
定交情義至篤為少司成則實為交承出入送  
班又為寮于講讀之官余与給事林公大中于  
晚講之次論救呂祖儉之貶公送旁贊言尤力  
嘗論日食事謂 上即位未久多有陰翳一得  
明照必有背氣等妄三月朔去正陽之月一間  
先一日大雨謂必以陰雲不見至朔日乃瞭然

使萬目見其剝蝕天之示戒如此公又奏曰至  
至次日則又兩此雖片言為助多矣當紹熙慶  
元之間上既隆寬下亦多盡言余幸周旋其  
間固有激于忠憤不容不言惟公天与直諫事  
君不以犯顏為難与同列不以忤意為憚劉德  
秀為諫官以私意劾左史劉光祖公謂之曰人  
君寄心膺于宰相寄耳目于臺諫皆當以天之  
心為心倘任私以害忠良如彼蒼何願自此三  
思而後行其盡言類此居之不疑惟義所在嗚  
呼斯人而在諫爭論思之列可謂天下選時非

不遇位非不至而道卒不行任以史事尤為當  
才相与論修史之規摹甚脩汗青無日而身去  
矣嗚呼殄瘁之悲識者所同孰知余心之悲有  
在于此乎銘曰

帝王之興四門以闢无人不言猶恐不力官以  
諫名惟言是職視古已狹言又不得憂世之士  
所共太息孰為敢言為糾邪慝矯孫公古之  
遺直學為有用博聞多識其處友朋直諫三益  
幕中之辨不為婉畫一登諫垣身任言責有犯  
無隱櫻鱗之逆天姿則然不動顰色鯁論日聞

不容煖席名還蓬山 上方御極首擢泛班寵  
光赫々經帷史館人望丞弼遑々靡寧期補君  
德飛語中人又成去國命非不通而道之塞不  
容何病為天下惜銘以昭之後人斯式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二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三

四明樓 鑰大防

神道碑

資政殿大學士致仕贈特進婁公神  
道碑

國家中興八十餘年 四朝以聖繼聖相守一  
道夫豈不歆復大讐歸侵疆而申締隣好遵養  
時晦以俟天命蓋其廟謨深矣比歲權臣竊弄  
威柄富貴已極猶以為未足假恢復之名以道  
危溢之禍其黨又相与熒之平章軍國益無忌

憚一旦妄發以債帥為方召以驕兵當犬羊人知其必危競進者方繼史以苟爵位不在其位者固不容強聒仕于朝者雖面從而腹非無敢有誦言爭之者時惟委公機以直諫之資抗議無所回擬一為御史即上疏明辯之是時權臣雖倡此議猶未敢自任鄧友龍初不知兵將漕淮右騰書投合妄荐大將既叨名還專主此議為侍御史為給事中公皆與為寮每語及此未始不奮然力詆以為必敗國事友龍至不能堪曰不逐此人則異議者不已公亦自以不合

旬歸除職與郡竟求奉祠會泗州獲捷友龍上表稱賀自以為勢當如破竹群謹競和諫大夫遂以詆公褫職罷祠此開禧二年之五月也已而延敵致寇塗炭數郡奸黨失措始媿公之言八月再畀祠祿明年二月復職十一月元忠既誅大明黜陟天子思公之忠十二月除吏部侍郎兼太子左庶子嘉定改元正月到闕兼太子詹事五月除給事中兼權工部尚書七月除禮部尚書兼給事中八月擢同知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十月叅知政事蓋公天資忠鯁

不畏強禦逆折兵鋒言雖不用而後日皆驗先見敢言人所畏服既坐廟堂不以詞色假人相與維持和議密贊更化惜乎年高疾侵奉身而退居无何考終于家經濟未究孰不興殄瘁之悲諸孤以某同宗同朝交情之厚既葬而求銘義不得以老退為解先書立朝之大節系以言行履歷之詳而銘之惟棲氏自武王封夏禹之後東棲公于杞而始得姓後有食采于婁者別為婁氏其實則一宗也建信侯在漢為劉惔聯數十世至郊事吳越避武肅王嫌名始復為婁

仕左千牛衛上將軍占數嘉興五傳而至公之曾祖諱億生乳曜俱為將仕郎父壽朝奉郎以公貴三世累贈少保少傅少師曾祖妣杜氏祖妣鄧氏顧氏妣郭氏為譙國崇國榮國成國夫人少師莊重有家法教子甚嚴公其第三子也字彥發幼而穎悟日誦數百言能自刻苦長益奮勵該貫經史百家之書作文直致以左氏班馬韓柳為標的或謂其持論太高公曰它日以此致君泽民要當自立詎可苟徇時好蓋其立志已不凡矣兩上鄉書乾道二年賜進士出

身授左迪功郎臨安府鹽官縣尉丁成國憂服除主和之含山簿銅城有八十四圩遭夏潦大壞僅存其一郡以委公役工三千有奇設廬以處之優給庸直時搗酒炙器用材植一出于官民樂勸趁兩旬告畢邑人歡服礪石以記七攝淮邑率以治辦聞薦章交上尋丞於潛漕使檄公攝宰之闕潛川以蚕桑為命織紡貿易至于再稅公首罷其一民甚德之酒坊縣計所仰久廢弗葺公大修酒政歲羨息錢近二十萬日以寬裕先代輸貧民之奇稅復以及四等戶所被

廣矣版籍既止有產去稅存之害公一新之後訟幾絕庭室圉虛治行稱最邑素無學大比無應選之士公首建天子廟啟庠序擇師儒士有以養李廷光首預賓送擢賢科親書桂枝坊以表其廬士益知勸改穀上聞有旨都堂審察以少師得疾而歸既遭外艱士民莫不借留匍匐奔慰稿素盈門公性至孝居喪盡礼手書華嚴法華等經以伸冥報免喪為江東提舉司幹辦公事嘗易淮東已而復舊淳熙十二年以舉主改宣教郎知衢州西安縣十六年光宗覃恩

賜銀緋縣當舟車之衝號難治公以學道愛人  
自任不可干以私有騰謗者不為動巨室買地  
為堂域發地過石復索元價公曰設得金將誰  
歸守督賦峻厲公不忍施一蠶課亦不之親閱  
案籍預之役次民服其公紹興二年通判饒州  
五年 皇上踐昨轉朝請即慶元二年到官事  
多閔決而無侵官之嫌滯訟隨以清省一重囚  
獄具欲上察其誣白郡覆鞠之得不冤死又二  
人已經詳覆以其可疑者同太守以聞俱得減  
等參政袁公說友帥蜀辟議幕不就攝州及南

康諸臺益稱其能相率列薦內相洪公邁稱道  
尤不容口謂公學有源委工詞章身端行治既  
以叙公而輯漢隸字源又以監司科荐之丞相  
京公一見即除幹辦諸軍審計司五年之七月  
也輪對奏 祖宗盛時吏祿兵廩歲不過倍錢  
十數萬熙寧月支四萬南渡無歲不用兵月猶  
不及百萬乾道已支百六十萬欲請裁損經費  
又論刑名疑慮之弊六年十一月遷宗正寺主  
簿嘉泰元年為太常博士秘書郎請續編中興  
館閣書目又請寬卹淮浙被旱州縣時 皇太

子以惠國公始就外傳遠選學官以公兼資善堂小學教授國公銳情學問公曰陳正言正道又以累朝事親修身治國愛民四事手書以獻寘之坐右朝夕觀者嘗謂公曰今日甚熱禁廷深遠尚尔閤闈細民豈能堪之公以奏之上問昨日与先生說何事國公具言之上喜曰唐文宗但云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更無一句及百姓此意迥之遠矣又嘗語孝宗戒食蛤蜊事國公曰此無它只是廣好生之意公隨事開明多所裨益三年除太常丞仍兼資善

旋兼右漕郎官五月為秘書省著作郎尋以民事煩改兼駕部以專訓導都城大火命百官條其闕政公力言三弊謂朝臣務為奉承不能出己見以裨國論外臣不稱其職至苛刻以困民財將帥偏裨務為交結而不知訓閱以強軍律時公年七十旬聞上以資善倚重不允周旋四載不懈益度同寮予告公每當之首尾如一日國公矐碩最親字畫少差必求是正公深于小學辨析如響又著廣干祿字一編國公得之尤喜命講官戴公溪為之跋四年六月擢



監察御史講未退而除命已頒 國公慙：幾  
不忍捨公亦為之感涕入臺省論近時士風薄  
惡聞者聳然又論京官必兩任有舉主年三十  
以上方許作縣又論郡守輕濫太甚貽害千里  
時小史蘓師旦怙勢妄作蒙蔽自肆語及者必  
罪去而獨憚公嘗與閣門納謁公于寒暄外它  
無所及師旦俛首不敢吐一詞而去兵端方開  
惟公極口沮之謂恢復之名非不美亦孰不願  
今士卒驕逸遽驅于鋒鏑之下人才難得財力  
未裕萬一兵連禍結久而不解奈何權臣聞之

不說所議愈密外廷罔惻公又上疏極論雖密  
謀人莫得知而羽書一馳中外惶惑友龍方為  
臺端主議甚力公日以苦語勸之且曰今日大  
將為誰計臣執任正使以殿巖當之能保其可  
用乎開禧改元六月除右正言兼侍講首論廣  
蓄人才乞詔侍從臺諫學士待制三衙管軍各  
舉將帥邊郡一二人召問甄拔優養以備緩急  
八月除太常少卿兼權中書舍人閏月真除今  
丞相史公樞密宇文公同省每會坐親見公力  
誠友龍用兵之說會有旨令宰執侍從臺諫集

議公義形于色畧不少交聞款以公宣諭荆襄  
公昌言曰使往慰安人情則可必款開邊啟釁  
有死而已不能送也春初卒以此去四月聞諸  
道進兵謂吾老矣無所施力惟晨香致禱願天  
佑國家以安邊境及聞泗捷愈增憂危且曰若  
自此成功以據高文之宿憤老臣雖死亦幸謫  
官尚何言但恐進銳退速禍愈深耳未幾還朝  
德望益隆鷲鶴精神照映朝列人莫不想聞風  
采見 上首論三事謂至公始可以服天

以私意橫生敗國殄民今惟當行以至公若

曰私恩未報首為汲引私讐未復且為沮抑一  
涉于私人心將無所觀感矣次論兩淮招集敢  
勇不難于招而難于處若非繩以紀律課其勤  
惰必為浚害仍請檢柅權臣內侍等兩籍家賞  
專為養兵之助天顏說穆王音嘉獎曰 太子  
尚小煩卿教導待卿久矣公謝以衰莫耄昏恐  
無以補儲德 上曰昨已除詹事猶未知耶  
皇太子念公最篤嘗親書問安否以多事未果  
發聞公來歸問信絡繹仍致前書以示不忘之  
眷自是簡注尤深而 東宮愈加愛重矣公在

選部守法革弊吏銓為清有里人故任天官喪  
未葬而子赴調公謂彼既冒法禁而部胥不之  
問即撻教吏使之治葬而後來聞者豈之上望  
治甚切公奏古人為國之心頃刻不忘而望治  
之誠未嘗以日月異夫子無款達之戒誠以維  
持成就非可亟圖而驟致也又言貢舉貴公乞  
下禮部具朝官親族有赴廷對者並与免差御  
試諸位官以絕異議嘗繳奏海巡八廂親泛都  
軍頭指揮使年勞轉資恩旨太濫乞收寢未應  
年格之人年已及者予之 上顧宰臣曰所繳

極當庶不為小人欺隱又稱至再三 上以  
皇太子春秋鼎盛欲使与聞廟論諳知民瘼命  
日侍昕廟宰執並兼宮官仍時赴官會議公為  
宮端益思所以裨助遂取舊所著歷代帝王總  
要一書加以潤色上下三千年間君道之汙隆  
治効之優劣綱舉領挈燦然畢陳俾某為之序  
以備參決之餘可用考訂儲局尤以為要覽時  
以飛蝗求言公奏和議甫成先務安靜葺罅漏  
以成紀綱節財用以固邦本練士卒以壯國威  
又謂臺諫論奏以為月課君政有闕失人有非

賢或除授之不當患在不知之則恐去之不  
亟當隨事輒言无嫌于数所論皆切于時既登  
兩地當干戈甫定信使往來之始瘡痍方深弊  
蠹紛然公称縫協恭禪贊為多重惜名器持循  
法度進退人物直言可否不市私恩不避嫌怨  
有舉負及格當改秩作邑而必款内除公曰如  
此則有勞者何以勸孤寒者何以伸若至上前  
自應執奏堂吏寄資未仕而例以陞朝官賞陳  
乞封贈公曰士夫辛勤一第非通籍不能及親  
汝輩乃以白身得之断不可行嘉定二年八月

臨軒行 皇太子册命公攝中書令讀册于廷  
百辟傾聽九月明堂為禮儀使前導趨拜如少  
壯然 儲君与公俱生于癸丑雖相去一甲子  
而生日同在仲秋先後才五日賜生餽詔曰九  
秋風露之清衰時英氣三吳山水之秀生我耆  
儒固已寵甚是年七十有七盛典得儀遠聚旬  
浹間都省後堂久不講祝頌之禮公首當之貢  
闈方按鼓吹嚴吏驚場五使同坐堂上正用公  
之生朝某退而慶以詩公与諸公皆屬和尤為  
晚景一段美談冬再納祿不允三年五月以禱

兩感疾復四上告老之章詔曰太公既老猶起  
海濱留侯雖病強輔太子公弗敢復言孟冬分  
詣原廟疾又大作求歸尤切上猶未許方形  
詔旨云年雖耄矣初未聞知慮之昏志方浩然  
亦未見精神之憊公復叙四說以進懇請不已  
皇太子又遣官寮勉留而去意堅決除資政  
殿學士知福州力辭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以歸  
延見親故上冢燔黃寢復康強尋上休致之請  
忽感微疾猶取表奏展閱檢視命筆書偈顧諸  
子曰大期至矣勿以藥耒是夕遂薨實四年十

一月辛酉也享年七十有九累官正議大夫除  
資政殿大學士致仕爵至嘉興郡開國公食邑  
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六百戶國史實錄勅令會  
要皆嘗提舉纂修遺奉聞上為之震悼輟視  
朝贈金紫光祿大夫旋以東宮徹章加贈特  
進賞延卹典如制皇太子賻奠加厚可謂哀  
榮矣娶徐氏大晟府典樂申之曾孫封吳郡夫  
人先公四年卒子三人紹曾迪功郎紹彭從事  
郎紹聃承務郎以公參豫俱監西京中嶽廟女  
一人遣故朝請大夫直煥章閣知慶元府程準

孫二人續祖承務郎知於潛縣丞同祖尚幼女  
三人長適進士史沾次適承務郎監兩浙轉運  
司慶元府造船場程端節次適進士魯之續曾  
孫一楚孫女一五年三月甲寅葬公于嘉興縣  
履仁鄉東州之原公天分素高加以篤學而家  
訓尤嚴親聞公言初第拜親少師戒之曰得官  
誠為可喜然為官正自未易尔其謹之義方類  
如此又未興輔郡紹興間寓公寄客多時英賢  
朱少卿自號巖壑最為名勝次如董公彌大將  
方公侍郎務德滋方景南雲翼祝舜俞師龍鮑

任道仔聞人務德滋皆源流前輩詞章政事學  
問論議各有兩長公泛之遊聞見益廣所著諸  
書悉有功于後學既以此發身又自初筮歷官  
所至可紀逢辰雖晚譽望已高擢用甚峻而士  
論遲之主春日隆注意大用 皇太子垂情宮  
寮雖在遠外念之不忘惟公侍資善最久輔導  
最勤願遇尤渥<sup>然</sup>方居急流而抗議以沮權奸翻  
然求閒不復顧忌一歸若將終身焉憂國一心  
耿耿不少變再為聖主一出干霄直上建立愈  
偉老而益壯然用之太晚耄未及而疾困之性

篤孝友少師囑公以二第模本兒相若愛之固  
深棟未冠而孤撫育訓飭卒為善士近歲先卒  
貶恩贈官詔特送之嘗命諸子以遺澤任二第  
之子居鄉以誠接物不事緣飾是非枉直判于  
語下不為後言人雖憚而服之周貧濟急尤篤  
姻黨生理素薄輸送自同編民門無雜賓亦無  
敢干以私者故廬僅庇風雨既歸闢丈室于左  
以東宮所書一軒榜以銀題朝夕游處庭前  
殆不容旋馬清裁若不可犯而樂善好賢稱人  
才不遺寸長又訪問賢能疏列姓名及其可用

之實以備悉取其所荐進亦不欺人之知也近  
時小學日微公素耽嗜字源千祿用意最深好  
之者始知其為工作字適美行草俱勝隸古小  
篆動皆有法尺牘人多藏弄扁榜亦所在寶之  
某初未識公而同年李吏部聖俞嘉言同在宗  
寺出班馬字類致公之意俾為序引則知公之  
相予有年矣既老復來公亦賜環而歸會當集  
議傾蓋于政事堂一見如平生歡同入兩地協  
心無間議政餘閒商榷古今論文說詩亦時出  
法書名画清談送客溫然如春事有不可剛毅

不回久而益敬真畏友也執別而歸書問時往  
來墨猶未乾而訃聞云此之痛固非稠人比既  
受銘文之託偶以多病心志凋耗筆研盡廢日  
過故府惕然于中乞身欲歸僅能屬稿既不能  
發明潛德終有媿于公云銘曰

婁之得姓實本東棲在漢為劉自建信侯浚浚  
厥初乃因避鏐累葉嘉禾義豐德修惟公國器  
河圖天球文以發身仕學俱優立朝正色告后  
嘉猷浚登要津貴名日休權奸專國欲挑擅裘  
債帥總師妄人運籌衆莫敢言徒懷私憂公獨

抗論力遏狂謀六月出師石爍金流人厭絡締  
士困橐瓿僅取邊壘捷書置郵自謂破竹期功  
千秋老師致寇氣索語偷幾如鄧隲歆棄涼州  
謂公立異屏居林立一偃不容衆楚競咻初謂  
沮軍未乃思婁元惡既誅舊德是求四皓來漢  
二老歸周間于兩社克壯其猶同寅協恭厚德  
鎮浮飢饉寇攘瘡痍未瘳弥縱調燮相与咨諏  
勢方向平公去不留哀榮雖備急景已適典刑  
已矣浚孰与儔殄瘁悲深為銘諸幽尚尔浚人  
先烈是侔



集英殿修撰致仕贈光祿大夫曾公

神道碑

宋興崇尚儒術振起一代之治直史館贈太師  
密國公南豐曾公致堯以文鳴當世直道正言  
事太宗真宗為名臣是生博士贈太師魯  
國公易占有文章政事才而往不合為文十餘  
萬言又著時議十卷荆國王文公志其墓蓋首  
稱之六子皆登進士第達者三人曰鞏為中書  
舍人以道德文章名世學者宗之號南豐先生  
曰布位宰相謚文肅曰肇終翰林學士謚文昭

當元祐盛際徽皇初政再為祠臣氣節論議  
尤挺特卓偉名儒如上蔡龜山俱論端嚴有大  
臣之風其後亦最盛後六十餘年曾孫刑部侍  
郎奕與從弟吏部尚書暎相繼取世科同為天  
子從臣故家文獻表：一時而南豐之曾益重  
于天下矣侍郎字南仲祖纁明春秋擢第奉使  
數道歷知高郵軍舒州甫強仕終承議郎贈左  
中奉大夫父協年十九以詞賦魁胄監一上不  
第則攷古著書有雲莊集行于世終朝奉大夫  
知永州贈正奉大夫自文昭三世皆娶強氏文

憲公家永州始居湖之德清公幼警悟能言即  
知讀書正奉詔公曰吾家由密魯二公至而祖  
雖皆取科第然師友淵源非止利祿而已汝當  
志其遠且大者因銘其書室曰求己以勉之公  
服膺義方益自刻勵遂名儒授毛鄭詩紹興三  
十年入太學端明汪公應辰為司業深器之隆  
興元年賜進士出身授左迪功郎泰州海陵縣  
尉兼主簿時虜騎驚擾所在寇攘官吏多解散  
公曰巡徼職也吾其可去乎乃廣為榜諭以安  
集之親捕劇盜數十輩不以賞格介意而言于

理官兵燬之後宜送於貸類得未減臺郡爭論  
薦將羅致幕下竟守職不就秩滿以閑陞及酬  
獎循左儒林郎調徽州教授篤意教養更新學  
宮課試精密有自旁郡執經席下者奉二親就  
養與其季燮俱公立三樂齋以見志丞相周文  
忠公必大叅政李忠文公彥穎繼為禮部侍郎  
與當路交上京削垂滿丁正奉憂服除再為溫  
州教授如所以治徽學者凡經指授皆為時名  
人淳熙八年改通直郎知建康府江寧縣事轉  
奉議承議郎江寧軍民雜處治訟多牽制公不

以利害回撓一意字民獄犴屢空催科無擾民  
感其惠皆先期樂輸推排陞降悉得其實至後  
有不俟差而願充者公先于暇時據前輩賢令  
嘉言善行与法令之所當守者為邑政總類一  
書講畫既詳故施于臨民迎办而解父老詣臺  
府借留叅政錢文惠公良臣帥江東階監司上  
治最吏部侍郎沈公揆維將漕又請亟加獎拔  
以為天下治邑者勸任滿命赴都堂審察十五  
年以明堂恩賜緋衣銀魚十一月幹辦行在諸  
司糧料院 光宗覃恩暨奉勞轉朝奉朝散郎

紹熙元年八月遷大理寺主簿以新制兼左評  
事究心詳讞稱為平允輪對請選劇縣歲命近  
臣舉歷任上人以授之無拘資格隨事旌賞治  
有殊績則待以不次又請申飭權酷征税之禁  
利害詳明時論韙之二年八月除司農寺丞被  
旨和糴米石五十萬選屬吏之才者授以成算  
戒以苛取不趣而辦二年轉朝請郎九月丁母  
碩人憂五年十二月權知温州慶元二年三月  
陞辭復申劇邑荐舉為令之議又靖稽板籍聯  
保伍決巡尉之罷軟者永嘉號多士素服公化

故教令所下不誠用勸闢良田以贍學叔養濟院以醫廩其廢疾无告者民產子棄而弗字月以公錢給乳哺者費全活甚衆二年秋未獲颶風淫雨海溢為蓄樂清尤酷具舟筏舂楫以濟捍之極意賑卹奏蠲丁錢數千楮水退修築瑞安石岡及平陽三斗門為東塘以殺其衝皆使可久至今人賴其利公正身帥下細大畢舉載吏拊民以循良稱里社生為立祠且碑以紀其德丞相葛文定公却鎮越及諸使者皆以最例二年轉朝奉大夫三年召赴行在所四月入對

勸上垂意經術恪守祖訓嘉納忠諫斥遠私昵杜絕用例之弊申嚴賦墨之科遴選邊將久任帥守停印造以重楮券禁銷泄以羨銅錢廣和糴以厚邦儲蠲逋負以寬民力皆當世急務除尚書五部郎中治左曹事躬理文案滯訟頓清九月克金國正旦國信使將行值憲聖慈烈之喪既赴境諭使去樂接伴納合厚之以它辭解抵故京地前導奏胡伎公叱止之比押宴者至猶然公避席下拜引義詰責往復論難竟去口宣賜樂等語始就位授館燕山凡命宴皆

請去樂及罷燕射虜悉勉送使還未嘗道其事  
惟以講求內治諄之為上言之始文昭嘗使  
朔方增重國體及是有問公家世以南豐對稱  
嘆名家者再知典刑之所存也四年以竣事轉  
朝散大夫六月復除戶部郎中總領淮西江東  
軍馬錢糧諸郡賦不時入侵欺移用其目寔繁  
納運弊蠹特甚緡錢失期者三百萬餘它物稱  
是師不宿飽公奏請下諸路期以兩月起發且  
議賞罰上可之公復手疏屬部約以不多為  
文書不遣吏卒要束既定輸送以時凡部運當

進秩者面以奏剡授之競知趨勸軍給以饒五  
年轉朝請大夫七月除直敷文閣福建路計度  
轉運副使首廉所部疾苦民有被訟久繫而訟  
者反匿不出乃戒郡縣必兩造俱集始得予決  
自是良愿无擾奸无容欺奉詔上便民事公奏  
請委部使者以翻訴之多寡當否為縣令殿最  
詳列賦稅于契券之首以革產去稅存之患二  
稅不許高價折估獄案以時奏報定物力選獄  
官多見施行又奏倚閣上四州積負益本併免  
州縣所負正稅及虧收錢各十有六萬緡累歲

困于郡邑囚繫者呼舞散去而漕計視始至增  
鏹百萬悉付來者以寬氓征嘉泰元年三月詔  
入奏計因論屬縣掎克之弊謂縣有內外內縣  
于州取給故苗稅征商悉歸于州若外縣則俸  
給衣糧与凡支費不一而足今為郡者苗稅或  
槩輸于州倉征商或使他官吏侵擾為縣者反  
藉以旁征巧取肆行无忌小民赴訴郡不敢詰  
宜戒其交相規奪。上嘉納之除樞密院檢詳  
諸房文字歷右司左司郎中兼刪修勅令官二  
年三月遷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歲中偏

居宰掾裨贊為多四月除起居舍人因直前奏  
事請搜舉遺逸長吏禮遣詣闕以備咨訪九月  
勅令所修進慶元條法事類轉朝議大夫十一  
月除起居郎兼權刑部侍郎同詳定勅令十二  
月轉中奉大夫尋改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  
檢討官三年四月除權侍郎賜服金紫經筵讀  
兩朝寶訓終篇轉中大夫公持心寬恕臨事明  
審每謂刑獄為生民之命必使奸豪畏法吏不  
舞文乃可言政廣石鉅商虐死其弟流竄逃歸  
輒送外臺改正後有訴者下棘寺閱實權門諸

用事者表裏寺吏曲為道地綴補文書肆為誕  
媢公察其奸執付京兆獄吏求解禹端公持不  
少貸且併劾商人罪卒以是去六月提舉江州  
太平興國宮史院進 孝宗 光宗實錄轉太  
中大夫郊祀恩封曲阜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  
開禧三年轉通議大夫嘉定改元 皇上更化  
盡起故老二月公被命守婺未幾改姑孰署行  
抵郡遣師旅飢饉之後勞耒流徙寬逋節費政  
轂徹聞至秋感暈眩疾會合肥擇帥詔以集英  
殿修撰移鎮公曰臣子事君東西惟命今既屬

疾焉可冒為旬免之章教上有旨輟行治姑孰  
如故雖整軍息民為國遠慮而疾日以侵求去  
益堅二年二月竟遂祠請復提舉隆興府玉隆  
萬壽宮宗祀禮成進封開國子加食邑二百戶  
四年自為奏述出處大槩乞骸骨詔以通奉大  
夫仍本職致仕越數日薨實正月二十日甲辰  
也享年七十有一遺奏聞以光祿大夫告第官  
其後如格八月丙午葬于臨安府錢塘縣欽賢  
鄉西溪山先塋之次送雨自卜也娶九江王氏  
封碩人克有令德善相夫子先十年卒子掄承

務郎前監嘉興府都稅務女造承事郎新知婺州東陽縣陳貴誠孫仲良登仕郎公資稟純明器識凝遠事親盡禮謹守家法妙年決科安于平進自海陵赴調有同姓為聘使者虜問其氏族自言蜀人又問南豐後孰在班列既歸以告于是朝廷始加搜訪時相意屬公而公方欲送校官卒故業遂為新安之行不復以姓名通未受代三十六日遭外艱既免喪或以銓制方嚴欲為圖賞典以補餘日公亦不顧竟遲次六年而前舉者皆无恙恬于勢利乃如是先世資產

推与其季又以正奉遺澤及公郊恩任二從子內外族姻以至鄉黨隣里婚葬急難必賑而助焉待人接物謙抑有加而衛已持正不可迴奪揚歷中外徊翔久之始登禁逆既不得其職而去杜門却埽谿園數畝杖屨徜徉自號覺翁因以名菴晚年意象簡默所造益深由少至老好學不倦六經子史手自校定且以諸史傳記攷釋資治通鑑續于考異後短章大篇凡所述作率皆溫潤典雅而楷法行草見謂精詣尺牘言判好事者藏弄為榮有覺菴集与邑政總類藏



于家公既葬掄以校書郎陳君貴謙之狀來曰  
先君子于法當得謚將有請矣願先為銘詩表  
于隧道慨念在昔先太師岐公初掌奏邸正奉  
接武周行一時列院有子若弟多為新進士某  
于公事契既深襟期莫逆攝事西垣公丞大農  
俱奉親輿升堂展敬兩仕永嘉載筆左螭皆有  
在前之媿及某起于挂冠公方奏最藩部同年  
生落々如晨星日篋公歸以尉遲莫而公薨矣  
某長于公四歲亦豈久于世者死生契濶撫事  
興悲哀願何足言文惟公不負文獻之傳故立

本朝使隣壤挺々有祖風烈詩云惟其有之是  
以似之非公之謂歟銘其可辭銘曰

唯魯受氏曲列始封舜穹之傳望于南豐有戶  
部郎事我二宗博士繼之顯不在躬六子聯芳  
弟上考功德望彰徹曰文昭公本厚原深寔生  
覺翁學以求已中積外克早挹世科奏最一同  
翱翔周行敷歷西東仗節殊隣氣懿夷戎外庸  
既訖送上法宮進難退易先哲之風聖化更新  
起于間中申畀鉅藩疾已內攻施弗盡才奄其  
令終西谿之原父祖是送浚來方興銘詔無窮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三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四

四明樓 鑰大防

神道碑

僉書樞密院事致仕贈資政殿學士

正惠林公神道碑

開禧三年十有一月四日有旨樓某林大中召  
赴行在先是平章軍國事韓侂胄專國弄權妄  
啟兵端禍及南北生靈國勢幾殆 主上赫然  
震怒俾誅殛之更化善治之始才一日而有此  
命公足以當此矣某何以堪之公字和叔婺之

永康人曾祖祿太子少保妣陳人延寧郡夫人  
祖邦太子少傅妣姚氏高平郡夫人考茂臣太  
子少師妣李氏信安郡夫人皆以公貴追贈初  
少傅隨母嫁盧氏再世承其姓公始復為林公  
少篤志問學文章自出机杼紹興二十七年入  
太學文行俱高士論歸重三十年登進士科調  
左廸功郎湖州烏程縣主簿貧甚俸薄郡款月  
有增餽卒謝之所立已如此軋道六年丞貴池  
用薦者改左宣教郎淳熙三年如撫州金谿縣  
郡督財計太急公堅請寬以數月不敢有負又

貽書至四三不聽公取告勅納之州求劾而去  
守媿謝許之邑民感公之深恐其受責競輸于  
郡已而視歲額反加焉差役盡公多端寬卹受  
役者无異詞有先一年而預定者丁少師憂後  
人泣曰反誤我矣七年知湖州長興縣在浙右  
號難治公益究心官事民情孚洽若有相之者  
縣境高于太湖歲旱河涸未價翔貴已有攘奪  
之患民寡盡藏官無贏蓄公方憂慮而无策夜  
半涌水自荻浦灌河穀震教里未舟輻湊闔境  
以為神和買比經界前增四之三公必欲寬之

推見衆弊獲免者五千餘戶增輸以寔者帖然  
訟牒必竟曲直不許私和或謂恐益多事公曰  
此乃省事之法也以是詒訟日稀期限寬而信  
可展而不可違去如始至所下文移无一紙遺  
于民間二邑遺爰迨今未泯也詹侍郎儀之力  
荐于朝十年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十二年冬  
求補外同擬者四人 孝宗皇帝指公与計衡  
姓名曰此二人佳可除職事官遂除太常寺主  
簿十四年遭內艱十六年夏除諸王宮大小學  
教授時 光宗皇帝初即位詔侍從舉察官戶

部葉尚書翦等四人俱以公薦擢監察御史論  
事無所回挺紹熙改元三月御批賜公等曰臺  
綱正則朝廷理委等匪輕言事覺察各有舊制  
茲示朕意宜務遵承公謂臺官不當踰越分守  
誠如聖訓然居此當以抗直敢言為稱職遂与  
同列各奏又曰職有常守期各務于遵承言所  
當言庶不孤于委寄自是風采益振五月遷殿  
中侍御史二年八月除侍御史三年三月兼侍  
講公之論事根于忠實上不求合于人主下亦  
不避嫌怨而爰君憂國務存大體毀譽皆有所

試抨彈无不聳服在臺首尾四年敢為稱職知  
靜江府陳賈將奏事之任知潭州趙善俊得旨  
奏事皆極論而寢其命其論善俊也謂君欲收  
用宗室以強本朝當擇其賢者善俊何人而可  
當特召 上問孰賢公以知福州汝愚對退又  
申其說御批善俊与郡又兩日遂召汝愚此諫  
行言聽之始也鄧司諫駟以忤旨移將作監公  
請曲加優容俾復舊職丞相留公正句去公率  
同寮奏乞宣諭使安相位遂不果去身居言路  
而伸諫者之氣誦宰相之賢它人不敢為也有

薦公入臺而論其多可而无持操不可為執政  
与公舊故而論其回邪不靖不可典刑獄戶筮  
督迫州郡太甚公上彈章 上曰別易一部何  
如對曰昨為刑部專為深刻易別部亦不可章  
至三上宣諭宰臣遣都司道 上意公曰言事  
不行只有一去更无可商榷者此語既聞竟与  
郡而去監文思院常良孫以賄遭重劾公奏此  
人死有餘責然其曾祖安民為元祐名臣 高  
宗念其忠直斥死擢其子同為中司願特免其  
真決寧加遠竄公勇于逐方用之送臣而奉

于一釁囚如此排擊固多此皆其著者至其論  
議尤為切直而當理首論君子小人大槩曰趨  
向果正雖小節可議不害為君子趨向不正雖  
小有可喜不失為小人正者當益厚其養无責  
其一節之過差以消沮其直大之氣不正者深  
絕其漸无以一節之可喜而長其奸偽之萌則  
君子得以全其美而小人无所容其姦又論今  
日之事莫大于讐耻之未復此其未就則此念  
不可忘然事安不常我有備而後可為彼有釁  
而後可乘恢復固未容輕議惟此念存于心則

陵寢如見于羹墻故都如見其禾黍于以來天  
下之才作天下之氣倡天下之義根本既立綱  
紀日張而治功可浹而成矣雷雪求言公以事  
多中出疏曰雷電之後大雪繼作則陰勝陽之  
明驗也當毋使小人浹以聞君子夷狄浹以窺  
中國女謁浹以行于外嘗論邊事謂今之言備  
邊者皆其細務當遴選行實才略之人付以江  
淮荆襄經理之任使文武合為一道慶曆中分  
河北陝西各為四路悉用文臣為大帥武臣副  
之平時使之通情而共事則緩急可以協濟以

成功无事則同任撫養士卒之責有事則獨當  
號令行營之寄久其任重其權則邊防立而國  
勢張矣又奏律有別籍異財之禁祖父母父母  
令別籍者減一等而令異財者無罪淳熙勅令  
所看詳亦然今州縣不明法意父祖令異財者  
亦罪之知美風教之虛名而不知壞風教之實  
禍歆申嚴律文疏議及淳熙指揮若止令其異  
財初不折開戶籍自不應坐父母之罪其非理  
破蕩所異田宅者理為已分則不肖者不萌昏  
賴之心而其餘子孫皆可自安實美化移風之

大要也詔頒行之至今為便江浙四路以和買  
折帛重困公奏有產則有稅于稅絹而折帛猶  
有說也和買其初先支錢而後輸絹中以錢與  
監分教均給後遂白納袖絹今又使納折帛反  
成倍輸全失立法之本意歆求對補之策以寬  
民力而固邦本于是減其輸者三歲公初論版  
曹黜齧者幾月僅能去之繼論棘卿至四章不  
報遂明以姓名申尚書省而力求補外改除吏  
部侍郎旬外祠除直寶文閣與棘卿俱與郡後  
省同奏留公且言當与被論者有別公尋知寧

國府改贛州而鄉以祠去何正言異因對上  
謂曰林某好人朕甚念之已為易章貢見次矣  
贛為劇郡公一以平心處之文移期會動有成  
規裁斷曲直不可動搖聽訟初有數百後惟十  
餘紙猶昏豪民為之束手而奏便民五事一論  
州之冗官无職事而糜廩祿者可罷二請添置  
土軍弓兵三請以錢分給諸邑而禁科罰四乞  
禁廣東之民誘致盜掠郡人賣為奴婢五謂贛  
縣兩武尉乞差文臣一負皆郡之急務五年七  
月主上登極趣召公還贛石至險公款行不

雨而水高數尺怪石盡沒俗謂之清漲殆出神  
助趙清獻公以後惟此時得之九月除中書舍  
人十二月遷給事中尋兼侍講公代言得制誥  
之辭而繳詞批勅風裁如臺中時侂胄來見公  
接之无他語使人通問願內交又笑却之會彭  
侍郎龜年抗論侂胄甚切有旨侂胄特轉一官  
依所乞除在京宮觀龜年除煥章閣待制与郡  
公尚在西掖某在鎖闥連名上疏謂次對不過  
在外之職序反下于貳卿廉車之升留務則寵  
之已至况一去一留恩意不侔去者不復得侍



左右留者既曰力祠則召見无時終不能遠請  
留龜年于經筵不然則命侂冑以外祠奉御筆  
龜年除職与郡已為優異侂冑初无過尤罷職  
奉祠亦不為過可並書行又同繳奏龜年以真  
侍郎除職与郡若以為優異則侂冑之轉承宜  
使非優異乎若謂侂冑初無過尤則龜年論事  
乃出于愛 陛下之誠心豈為過乎恐自此無  
敢為 陛下出力論事者龜年既已決去侂冑  
難以獨留望与外任或予外祠以慰公議初趙  
丞相登政府汪義端為監察御史力攻之不得

遂罷去至是侂冑引為右史公又駁之改除公  
吏部侍郎蓋兩以言事得此官竟不拜除煥章  
閣待制知慶元府時慶元二年某素聞贛上之  
最慶元鄉郡也奉祠家居公之善政實親見之  
公清心寡欲无一物可以動其念日坐黃堂非  
二膳不入克勤小物如為長興宰時剖決民訟  
是非立辨人固不敢干以私亦無可干者始居  
郡齋有盜若鬼神之狀人皇惑公以為此黠  
賊也必欲捕治已而果然前政所失器物亦皆  
得之由是奸人屏息公廉明敏皆安而行之不

可屢教精力有餘足以行其志城南有河而江浦抵隄下者數處河漲潮登幾混為一行者病之間遇潮退隄決河水盡傾公自幼即熟聞此害不知自舊幾年矣鄉之有才智者屢謀而未遂公聞之初不以語人在郡才數月樽節浮費得贏貲二萬緡一日委官置局命富室才力兼備者七人分董其役悉以石為之吏不得與民不知擾指日而成砥平繩直自甬水橋以至北渡凡二十五里有歌記者公曰何用而利及永久民用歌之二年求祠至于再三始得請郡人

曰守有三林浚林尤冠謂侍郎栗郎中析皆在前有轂也得守如此未聞有所褒進又不留以福吾州乃聽其求聞耶未行良臺駁論鐫職罷祠而歸耄穉攀留嗟惋如出一口公怡然而行五年四月提舉武夷山冲佑觀六年引經有請復元職致仕未幾御史承風旨論列據四朝異政一二為最謬再落職公道安在哉嘉泰三年十月再復職一聞一紀退然一布衣也去邑居三里所得龜潭之勝作莊園其上最得一縣勝處時挾書以往客至則擷杞菊取溪魚以佐酒

談笑自適亭榭隨意有獨樂之風或謂公不以書入修門縱不求福亦欲免禍公則曰禍福皆天也豈知力所能移乎邊釁既啟朝夕憂之嘆曰恢復之名則不可議權臣之心則不可知今欲宗社再安非息兵不可欲息兵非去權臣不可既有名命令州軍以禮津遣又促其行始到闕而吏部尚書之命已五日矣內引奏對玉音嘉獎公首論防微杜漸無求更化之名必務更化之寔次歷陳朱熹彭龜年呂祖儉以論擊侂胄俱以貶死其它類此者量輕重旌表之以伸

其寃且以為直言之勸未謂侂胄之竊權陳自強之貪沓官有定價乞嚴賊吏之罪是月除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嘉定改元閏四月命宰執並兼東宮官公兼太子賓客公抱負兩學中外俱有勲績及在西府當侂胄殘毒之餘未易經理事之當為推誠以佐其長但論事之是否不顧身之利害亦不暇顧忌而後發嘗在榻前議講解事上曰朕為生靈不但憚屈已事定之後亦欲與卿等作家計侂胄十三年敵政豈可不革公與同列謝且賀曰陛下之言

及此國之福也退為所親言年將八十豈堪勞  
勤獨念和議未成未能辭承聖訓盡革敵倖為  
經久之計略遂此心則乞身以歸然和使未回  
而公薨矣廬帥王栴初往通好虜忽謂之曰近  
報韓侂胄已就戮矣又問公与某同日被召二  
人如何王以寔對歸頌其語公以語某且益相  
勉不可忘也公孝于親友爱兄弟既終信安夫  
人之喪恚以先疇分与之又官其送子二人自  
奉甚薄清俸之餘以給宗黨莊敬好禮不惡而  
嚴一言之出終身可復讀書至老不倦郡齋公

退躬督諸孫課程吏卒或聞洛誦聲而不識其  
面悼亡之後自言子雖蚤歿而三孫足以承家  
清修幾二十年尤人所難家居不以事干州縣  
守令能訪利病則極口告之接人深有恩意或  
澆以外事雖至親不吞也所居殊陋既貴不改  
出以二僕肩輿僅免徒行而已素不求人知人  
自服其名節未待制嘗貽書朝士有曰林和叔  
初不識之但聞其入臺无一事不中的去國二  
節風誼凜然當于古人中求之後同在送班相  
詩愈深公文詞淳實如其為人未嘗无用而作

有奏議十卷外制三卷文集二十卷藏于家冒  
暑得病猶自力以趨朝謁六月壬申薨于位  
上為之震悼徹視朝三日賜水銀龍腦及銀絹  
各五百東宮亦致賻焉享年七十有八積官至  
朝議大夫爵東陽郡侯食邑一千一百戶食實  
封一百戶贈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有司將設  
輟祭力辭之以二年十一月己未葬公于縣之  
長安鄉南塘山之原有司定謚曰正惠時添差  
送子籥為婺之司戶參軍護其葬朝旨轉運司  
應辦可謂終始哀榮矣娶趙氏先十八年卒贈

永嘉郡夫人至是合祔焉子簡以公樞府恩例  
特贈登仕郎女七人長適送事郎新汀州學  
教授陳輔次適進士吳一枝王樾宣教郎新通  
判臨安軍府事應懋之國學生喬時敏里士趙  
遜孫棧孫三人楷樾並迪功郎監西京中嶽廟  
棧迪功郎新湖州歸安縣主簿楷實承重解官  
曾孫四人子熙子點並將仕郎餘未名女五人  
尚幼公標矩自高望之儼然若不可以挹酌臭  
味苟同歡如平生始在官庠某為考功郎一見  
傾蓋公久在御史府公入後省當紹熙間各歎

維持公議往、不謀而同交情由是益厚已又  
同司論駁相隨出閔託芘桑梓別後俱墜百謫  
自謂此生不復再見矣赴闕之初握手笑且歎  
相語曰吾儕相逢此殆天也嘗為龜潭賦大扁  
公見而喜寄烏絲欄使書之公取友固多晚而  
出處略相似名位相上下未有如公者非所謂  
君子之交淡以成者耶天不憇遺喪此元老殄  
瘁之悲又非他人比稽等求銘義不容辭發揮  
幽光愧弗克稱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  
匪席不可卷也范太史稱司馬溫公曰其清如

水而澄之不已其直如天而端之不止嗚呼林  
公其幾于是乎銘曰  
儒者制行或流于偏倚欤林公行幾于全喜怒哀  
未發公名斯得發而中節以表公德學以致身  
政非及民秉心無競掇皮皆真具區灌河賴石  
清漲心与天通動有陰相謹終如始視險若夷  
非通非介不磷不緇遇事敢言獨立不懼兩貳  
天官不合則去號三不欺藹然吏師四明之政  
寔親見之風生栢臺節著瑣闥百謫橫加清聲  
四達歸老龜潭若將終身更化之初首圖舊人

上喜見公俾貳宥府望尊朝廷名落夷虜絃綸  
未究胡不憇遺一鑑云亡殄瘁何悲子產遺愛  
叔向遺直孰其兼之視此銘刻

中書舍人贈光祿大夫陳公神道碑  
公諱希點字子与處州青田人陳姓出于有媯  
其來遠矣九世祖名師訥吳越王時為銀青光  
祿大夫積勲上柱國曾祖圭贈宣奉大夫祖汝  
錫擢紹聖四年進士第仕至左朝請大夫秘閣  
修撰知紹興府兩浙東路安撫贈中奉大夫  
高宗駐蹕會稽朝廷艸初賴彈壓辦護之力為

多威名甚聳直道自將不能与時高下一斥不  
復士論惜之父棣篤學有賢行奉議郎通判潭  
州贈中大夫妣葉氏馮氏俱封孺人贈碩人公  
葉出碩人石林先生泛兄之女也公承家訓少  
有場屋聲入太學再預薦連丁內外艱淳熙八  
年以南省第六人登甲科授從事郎平江府觀  
察推官樞密丘公密為守屢以職事爭辨止公  
或馮怒折之公退立屏息俟其少霽執論如初  
至于再三竟不能奪自尔公所書擬望而許之  
樞密羅公點以浙西提舉兼府事舉兩司事无

大小悉以屬公行荒政修水利決積訟皆公左右之除主管尚書吏部架閣文字再歲遷國子正日進諸生問難經史而嚴私謁所拔多宿學有行誼之士時 重華寢疾 光宗亦不豫省覲濶疏或夙戒而中止物論紛然公謂上寔被疾而間其心者得以肆其邪說因疑成畏遂至猜阻上疏備言之讀者以為辨而不激直而有禮深體父子之至情又嘗代送班兩疏反覆至數千言皆剴切出于衷誠言及則悲傷感泣不能自己爰君憂國其深切類此尋遷太學博士

主上即位之初輪對首陳三事曰畏天命曰法祖宗曰結人心敷叙詳明用故事不納副封時宰以公嘗出其門不以間見固已不樂至是以為輕我且曰是不尊廟堂也奏會赴吏部銓上獨喜公所奏遷大理寺主簿人為之憤公曰上知我矣欣然就職素不讀律而原情引經法家自以為不及丞將作監又幾年丞司農大農除江浙十一州運未外餘仰和糴中糴以助歲計淳熙初州郡歲額糴降本緒錢計一百六十八万是時年豐楮重未至促迫後又議寬減加



以虛類及收馬料等凡減去二十餘萬有奇中  
熟僅可支吾一或不登則凜有乏興之懼公與  
同列究敵源權輕重為之少裕時權倖方張公  
不少屈遲回久之旬外知奉川陞辭陳農寺四  
弊三策且曰此其在有司者耳弊在朝家有大  
于此者軋道二年一歲除馬軍一司二十二萬  
石之外寔支一百三十八萬餘石馬司既已移  
屯而紹熙以來不卞支一百六十萬此臣所未  
解也願究昔之所以省今之所以多力圖而痛  
革之然後採三策而去四弊庶幾國計稍可為

官吏亦得以任責 上從公言方議施行而不  
樂者益衆言者有未作縣不當守邊為辭公上  
祠請改知衢州、當舟車之衝訟繁事夥將迎  
无虛日公謂財裕則可以行志首閱歲入之籍  
痛節浮費力裁厨傳用既不闕時有蠲減得以  
裕民寓公服其風裁軍士犒給无闕而憚其嚴  
愛民如子惜官錢不啻己私或用至數十倍拊  
心嘆息曰此皆民之膏血垂楚所取安可輕用  
耶秩滿視帑藏元額餘十四萬繕吏請上聞公  
曰吾豈以羨餘取世資者止以少過舊教申發

留其贏以寬征取召赴行在首奏農寺和糴歲  
歉價增富商大賈反操其權以邀厚利不若乘  
此粒米狼戾之時廣行收貯積及三百萬則可  
以備凶年之急矣又言役法之弊欲以限田視  
品秩為等限以止法三品以上自依舊法四品  
至六品止于曾孫七品至正八品止于孫送八  
品止于子八品而未嘗歷任与九品止于本身  
一依宣和舊法子孫自致通顯者別計廢官戶  
既有限節下戶可以少寬詭寄之弊亦可漸革  
除戶部右曹郎官嘉泰四年都市大火延燔省

部家人進饌公輟匕箸曰 主上無失德皆奸  
邪致此言畢流涕會求直言遂極論弊事大畧  
謂西漢之末人主無甚過行後以上下偷安風  
俗脂韋漫成衰弱併論駐吏債帥及士風日偷  
州郡教易皆闕政之大者又言晉之南渡未嘗  
与虜和故不馳備而戰亦不惜令上下恃和為  
安將驕卒怨虜勢雖衰未易棄也遷右司郎官  
時權臣專制政柄貪相濁亂朝綱公与今知樞  
密院雷公彌縫其間一裁以法雖盡所職而念  
去已深遷軍器監平章之初方觀衆情向背公

一見首求外補旁觀者為公危之公曰去意已久非容心于矯也遂以直寶模閣為福建路提點刑獄訟訴萃于憲司明恕而行處決不倦人以不寬時方用兵征求益繁建有飢民鈔畧逮繫百數公謂皆迫于乏食不足深治取為首數人寘之輕典餘悉縱遣之召還論虜事皆深長之思切中時務復歸舊著不數日元惡就誅遂除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未幾擢起居舍人兼太子侍講進兼侍讀兼左諭德公講讀之際至人道大綱治亂大端 祖宗立國之本意

必反覆陳述 太子為之起敬聽者聳然立螭之初首陳西蜀兵事謂重兵駐漢沔東南禁旅不能為之輕重成都者漢沔之根抵也今漢中三大軍无慮十萬而成都之兵不滿百何以制未大之患逆曦之安至無敢抗者謂宜如楊廬帥司增置親兵增募屬縣之卒庶足以鎮一方緩急可以倚仗策無便于此嘉定初元當兵荒之餘久旱飛蝗人情惶惑或謂 成肅表制未終 主上不應親出禱雨公直前奏謂出而于逸于政于觀則不可若循 仁皇禱雨太乙故

事親屈萬乘為民一出則人皆知陛下閔  
雨之切人心悅而天意解孚應必矣上為之  
感動越三日車駕禱于太乙宮甘雨隨車都人  
歡呼歲六中熟進起居郎未踰月兼權中書舍  
人尋為真公既代言詞尚體要隨職戒諭不為  
虛美遇有繳奏身任其責奏或未下不憚繼入  
事關大體漸不可長者必痛抑一二以警其餘  
末節細故亦不屑也詔求時政闕失公言太  
上知天其次畏天其下慢天知天者興畏天者  
存慢天者亡請以周事明之文王知天故以之

興成王宣王以畏天而存厲王幽王以慢天而  
亡累聖繼承祈天永命中更變亂而天命人心  
弥久弥固者在此也陛下即位十有六年恭  
儉之心敬畏之誠上通于天下信于民是陛下  
下有其心矣夫有其心者必有其政有其政者  
必有其事苟德意未宣政事多闕是殆未知推  
其所為而已公前後論奏于天命人心之際必  
反覆開說指切事情雖不盡見于施行而立論  
率可稱述公素多疾至是以久次方擬進擢而  
公之病矣二年十二月壬午卒于位享年六

十有六積階至通議大夫遺奏聞贈宣奉大夫  
以皇太子冊寶恩贈光祿大夫爵青田縣開  
國男食邑三百戶先三日設榻正堂至是歛襟  
危坐而逝問以家事一無所答識與不識莫不  
傷正人之云亡上深惜之賻贈加禮贈官之  
制首引唐文皇之言曰收也若在當以中書令  
處之亦足以見眷遇之深矣皇太子尤為惻  
然三年二月諸孤奉公之柩以歸十二月甲申  
葬于鳴鶴鄉慈明之原公娶同邑朱氏封碩人  
子仲堪迪功郎福州羅源縣主簿仲埴承務郎

仲均國學生先公九年卒仲埴仲坊將以公致  
仕遺表恩補承務通仕郎女二人文林郎新汀  
州、學教授孔夢符迪功郎鎮江府延陵鎮稅  
兼煙火公事盛立禮其婚也孫男女五人尚幼  
公性素剛交際簡淡其不為阿附人以為難公  
蓋優為之慕王陵汲長孺為人少作見剛錄以  
寓意其哭知樞密院胡公晉臣文曰朝有正臣  
其國乃重漢曰汲蕭唐稱魏宋誼形于色賁育  
其勇或招麾之亢立不動其抱負如此三登朝  
著二十餘年終以落、不為當路所知自博士

左遷遠迹清要更化以來始遂向用以世道為  
已任嘗謂世之不治非云无法、亂之弊也救  
時之相固不易得苟得平心守法者其庶幾乎  
盡自許也孝友勤儉得于家傳碩人能承公意  
謹奉甘旨既畢葬送弟妹婚嫁謹奉先志事兄  
如事父春冬賜帛必先奉其兄而後入私室既  
又推所遺田宅悉以予弟自奉如未遇時所居  
才蔽風雨作詩雖多錄其得意者文尤簡古字  
書端方知其為人公靜默嚴重出于天資兒時  
已如成人及長左右規矩風標益峻起居飲食

之處終始如一喜怒不見于辭色雖家人莫窺  
其際笑語有度使人意消讀書觀大畧苟有會  
心處則涵泳充廣必使心通意解達于踐履執  
喪哀慕之餘一意探討免喪始登東萊呂太史  
之門一見契合相與質疑辨惑由是聞見益明  
而所守愈定矣有談齋筆談淇淶遺興壁水雜  
著西掖類藁經筵講解及奏議各藏于家此皆  
右使王公介狀公行之詞也仲堪等求銘于某  
自念及識潭州已服其賢厚與公同朝相好非  
一日掛冠復來思及三世一歲間封贈三四至

訓詞皆出公手知其家世之詳叙述委折使自  
為之亦不過是也殄瘁之歎倍于他人故不敢  
以固陋辭銘曰

誦詩讀書孰非儒雅悠々千載未見剛者我重  
彼輕惡圓喜方禍福度外乃全吾剛惟公不群  
尚友陵黜持志養氣明目張膽天分既高學力  
尤深閱世多交秉吾一心進退以義落々難合  
更化始用論思猷納西掖代言訓詞溫淳東宮  
橫經輔道諄々折而不撓人望公輔一疾困之  
遂隔千古鶴溪之原父祖送相送孰有如公一

節始終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五

四明樓 鑰大防

神道碑

龍圖閣待制趙公神道碑

孝宗皇帝在位之十三年吏部侍郎趙公粹中  
奏乞正 太祖東嚮之位上考三代六經之制  
旁引漢魏晉唐之規近取 本朝馮公京司馬  
公光范公鎮孫公固中興以來董公舜王公普  
朱公震以下及公之叔父渙奏議參訂其說集  
而成編謂 太祖當居太廟第一室永為不祧



之祖 太宗居第二室永為不祧之宗遇祫饗  
當奉 太祖居中東嚮尊無與二昭穆旁列以  
侍所尊寔允萬世公議久而未正願 陛下  
定廟制上當天心光昭祖烈 上極向之會有  
沮其議者公又為闢異一書尤為著明人以比  
唐之陳京而考論過之 上既謙遜未遑公嘗  
撫其書而嘆曰茲事未明吾死不瞑後之君子  
誰能信之至上遺表猶曰推 藝祖肇造之功  
早正東嚮之位念中原沉淪之久無忘北伐之  
圖其志可哀也蓋我 宋之興與商周不同契

稷為始封之祖其下皆親盡則燬漢魏祖廟凡  
曰太祖而上四親之廟亦親盡則毀禮之正也  
惟唐雖起于高祖而景皇帝始封唐公故以此  
契稷為唐太祖建隆初元立 僖祖 順祖  
翼祖 宣祖四廟如漢魏之祀 太祖造邦之  
主所以列于昭穆者以上有四廟也 仁宗祔  
廟七世已備至 英既祔祧 僖祖于西夾室  
禮也 神宗熙寧五年王安石異議請祔 僖  
祖以為太廟始祖居第一室祫祭居東嚮之位  
故馮公司馬公等引經爭之安石強辨固執至

欵以僖祖配天孫公欵救其已甚請以僖  
祖權居東嚮之位哲宗祔則宣祖當祧蔡  
京在徽宗朝又建九廟之議遂不祧宣祖  
而復奉翼祖于廟高宗中興公之叔父以  
將作監丞對首陳其說時方明宣仁之誣謗  
除元祐之黨藉皆足以快天人之憤故一聞此  
議慨然從之擢為御史俾廷臣共議者十有  
七人皆合亦以橫議而止光宗時太常少卿  
丘公室有請盡用公之說得旨集議又不果  
主上嗣服將祔孝宗始議祧宣祖而少卿

魯公三復又申此議吏部尚書鄭公僑以下集  
于御史臺无不以為當然而鮮有知其詳者某  
不肖素荷公之知嘗授以全書得以脩究始末  
時待罪瑣闥群公俾為之辭既又有旨使定祧  
廟之制再議而益定自熙寧至是一百四年而  
藝祖始居第一室<sup>正</sup>東嚮之位是自公發之而  
公之亡已八年不及見矣又十年某方按閩四  
明公之子來請曰先公之亡既辱狀其行而墓  
隧之碑未立且先公立朝建明之大者无如廟  
議又蒙力信其說卒正國家之大典先公死且

不朽今之知此者幾人哉願有以請之泣拜不  
已公亦為之流涕敢敬列斯事以冠碑首又序  
而銘之公字叔達密州諸城人家世多以文發  
身號東西趙西有丞相清獻公而公則東趙也  
曾祖仲不仕祖公緝累贈右正奉大夫父濟左  
朝散大夫累贈通奉大夫通奉因官東南久寓  
會稽卒葬明之郵遂占名數明今為慶元府公  
天資絕人書一覽不忘屬志高邁自幼篤學不  
煩師傳下筆成章詞鋒銳甚通奉文高一時父  
子間為知已謂此兒必大吾門紹興二十四年

與弟大猷同登進士科授左迪功郎南劍州順  
昌縣主簿乞免截監充夫收經制錢州與邵武  
虛認明谿寨兵請給乞正支官錢以寬民力蓋  
初筮已不苟于其職如此三十一年閏陞左送  
政郎監行在雜買務雜賣場門雖在究庫論  
當世事皆天下大計人已屬望以為國器矣乾  
道元年用荐者改左宣教郎調吉州永豐縣丞  
二年丁妣碩人高氏憂四年通奉公下世公抱  
負不凡穀望已聳七年甫免喪除太常寺主簿  
公世明禮學用贊其長輪對奏乞辨雪岳少保

飛之寃錄功定謚優卹其家以激厲將士又乞募人耕江淮荆襄荒田不稅不役家出一兵如四川義士進恢復机密十論俾邊帥招中原之人用竒以擣燕山又進制狄權鑑取書傳制狄之說參考歷代事迹摠歸條例為十六門四十卷又富強要策十卷專論屯田頻年雖嘗留意而未及前代者其說有三利害未盡爵賞未重委任未專三書既進送給舍者詳咸云學問淵源議論詳確八年冬遷太府寺丞再對極論文具之弊願課詔大臣崇尚實用明年春除秘書

郎翼日兼權起居舍人閏月暫權給事中自後凡三攝此職論事无所回旋建康將佐以獲盜轉官承旨司主之公謂軍律不修部曲劫盜曾无責罰反以捕獲推賞何以示警權臣館客奪官已久直赴殿試除俸臨安公謂其無一日考第加此則其類進矣耶律适哩乞其子閣職又二子為額外統領乞復罷使遠人知朝廷之尊不敢妄有僥覬劉光祖濫以邊功求厚賞條其不應格者五以駁之又論紹興府會稽和買太重歆除子戶之弊莫若以田畝均科仍下兩省

集議亦不拘臣之說 上曰如此則利害詳盡  
又奏選將于行伍中有才武智畧者許自相推  
擇更加考察 上曰誠如卿言已試而顯者多  
軟熟不足用對曰彼惟保守富貴不思報國自  
下拔擢人始奮勵 上以公誠寔振職每加激  
獎不可屢書大將真俸送臣名命亦行繳奉  
上尤嘆其正直且曰卿不沽激不求名封駁皆  
當正欵如此朕見卿有節槩是以用卿公奏臣  
孤立惟 陛下聖明是以容臣愚直後者維持  
紀綱封駁多則可見公朝臣屢攝瑣闈无非務

發明公道 陛下搃攬于上宰執圖回于中臣  
輩扶持于下如此一心皆能守法則僥倖路塞  
小人遁消矣但以不避仇怨恐遭中傷 上曰  
朕自照知無慮也五月遷起居郎冬兼 太子  
左諭德嘗奏講求渡江以來用度酌立定制以  
賦入之數乞為經費儲其三以備水旱非常又  
命江東漕臣乃此稔歲糶未分貯諸郡郊祀先  
雪後霽願益加競業以答上天之眷州郡或獻  
羨餘請更加覈寔以代下戶之輸除權吏部侍  
郎暫權刑部侍郎淳熙元年虜遣泛使梁肅蒲

察守中來二月借朝請大夫試工部尚書充接  
送伴使待之以誠折之以理因論和好公曰煬  
王敗盟送死為千古笑肅等唯々且言其主遣  
使正欲再堅和好不肯舉兵先舉則曲直兩歸  
公曰 皇帝守天下以仁尤以南北生靈為念  
豈有容易言兵彼此泛順自然和好堅固肅等  
相頷云如此則濟矣以尚書開懷見待略無疑  
忌是以盡布腹心不敢有隱事訖備奏 上大  
悅曰卿可謂專對之才矣二年九月除吏部侍  
郎公久貳天官盡公革弊不遺餘力乞將堂除

架閣以下歸部以開公道以清中書右選必候  
呈試方許參選免試恩例並不許用曾經堂除  
人及舊詐壓在部者請依次注擬以均寒素而  
待才能川廣福建到任賞格輕重不等宜加裁  
抑以革冗濫選人有力者初任或併取京狀有  
妨平進公請次任方許薦舉改官條列銓試之  
禁甚密嘗奏自入銓曹不敢苟簡惟恐有負委  
任之意近懲數吏為之肅然 上曰公生明卿  
既無私澄汰多矣公體愛惜名器而持心近厚  
士夫受賜者衆有蜀士教人當改秩而吏以微

文沮格累歲公立為申改有恩科得官而復衰  
病來赴銓量公慰籍周至或問之公曰一官姑  
以慰其蹉跎待次尚數年何忍沮之聞者感嘆  
此皆本職大槩若論思之際知无不言嘗奏承  
平日久士風不振凡取人材當以氣節為先論  
軍政則乞遴選大將郡守申嚴 藝祖階級之  
法使分守益明一日又論四事一博訪諸悉水  
利之人開震澤百瀆以除壅塞二歸正添差猥  
多難以贍養宜分給田廬以為兩淮殿最三文  
武官欲換授者並試文藝四罷大學混補令万

州于解試內取貢敷奏詳蔚 上曰似鄉人材  
難得前後更無一人說卿嘗論王安石及雋父  
子姦邪當罷從祀畫像又乞崇獎直言謂人主  
能來天下之言則下情通下情通則君子有所  
恃小人有所畏近日褒贈魏揆之獎諭鄭鑑足  
以風動天下監司郡守治狀顯著宜候任滿名  
還或令因任過失苟非已甚且令鑄降以責後  
效庶免教易之患宰執侍從歲舉邊帥一人堂  
察奏聞且与邊方差遣以儲將帥之才又論唐  
取武士以八科不試孫吳之書欲做其制止以

步射步弩步槍步刀四事招兵號武士科中者  
与免丁役如齊之內政唐之府兵農隙教閱以  
次擣賞擇其出衆者為之長又諸條具積欠錢  
物有名無實之數因行慶典咸賜蠲除尋遇  
高宗過南內宴賞坐出此奏 兩宮歡甚就宴  
降旨施行公前後四求外補 上眷曲留求之  
愈力三年始得請十二月御批久典銓曹勞績  
日著除敷文閣待制知池州時 孝宗方以職  
名為重非有功不除公以簡春之深首得之四  
年二月赴鎮臨政勤敏寬猛相濟布宣德意詢

訪利病以簡靜不擾為本而賞罰必行吏畏民  
愛奸盜為之屏迹理財節用久而充溢既補積  
逋又代貧民之稅決訟如流吏不得与秋稅受  
輸多取于民公深疾之至是使輸者自槩事既  
徹聞有旨行之諸路增葺學校親較諸生課程  
時加餽遺以勉之嘗謂榷禁太嚴愚民抵冒者  
衆嘗獲私茶其數甚多但藉其物而薄其罪官  
醞價廉味醇私酤不禁而自戢有邑令侵漁官  
帑止令倍償其人慙甚引去公曰錮人聖世不  
忍為也大軍分屯下車大閱以錢三百萬擣之



軍士歡服營壘取水回遠為舛大池以便汲者  
百廢具舉兵民安之五年冬詔郡政修舉寔惠  
及民陞龍圖閣待制民為立生祠六年春移知  
湖州挽留者繫道不絕在池陽與監司互乞回  
避會有言者到任三日而罷凡四任提舉江州  
太平興國宮初邊卒汪青私啟遞筒實以匿名  
書至徹宸聽獄成具奏公因言事關邊徼此而  
不懲恐有甚于此者 上深以為然遂處極典  
八年臺評以為疑公坐錫職十三年 高宗八  
十之慶盡復舊職十四年屬疾浸劇自言厄運

方迫必不可為却藥不進求致其事四月甲戌  
薨于寓舍公自持橐之後年勞賞格不用者二  
十餘年故官止承議郎爵高密縣開國伯食邑  
七百戶遺奏聞特贈四官：其家二人娶錢氏  
朝議大夫億年之女封碩人先公一年卒子四  
人長幼亡次端承事郎知平江府常熟縣丞次  
端承奉郎浚公十五年卒次樽修職郎新吉州  
永豐縣主簿女三人長造廸功郎前温州司法  
參軍辛勸次造修職郎監嘉興府澈浦鎮稅曹  
晏次造承事郎知滁州清流縣魏峴孫男七人

槩榮棊梁臬杲棠女二人尚幼碩人葬縣之陽  
堂鄉同與之原通奉墓側六月乙酉諸孤奉公  
之喪合烏公事親盡孝居喪哀禮俱至先以通  
奉遺澤遜與長兄之子靖次兄以疾廢又無後  
公經紀其家取後子竦為之嗣先以世賞及之  
崇篤外家養送母終身事乳母尤謹親故有以  
緩急告者力周之孤忠亮直無所附離名公前  
輩多知己者不緣介紹自結主知器業蚤就年  
幾五十始有朝蹟軋道年未一歲幾于九遷入  
從出藩睿簡采厚人謂妨用而遽退間居鄞十

年不以得喪芥蒂與太師史公丞相魏公尚書  
汪公為真率之集僑居僧坊僅芘風雨自號曰  
梅堂號燕坐曰意足曰樂靜聚書萬卷手不停  
披持身玉潔表裏無異望之儼然即之甚和無  
貴賤疏戚均為盡禮愈貴愈謙儉素不啻寒士  
杜門寂々郡邑幾于相忘凝塵滿席處之淡如  
暇日幅巾蕭散猝遇之不知其為甘泉舊德也  
字有楷法水墨積習出入率更公禮之間尺牘  
為人藏去告身書名端重勁正見者敬之學有  
原本文有體要表章雅健追配前人尤喜論治

道古今典章無不諳貫論事剴切通暢能動人  
主之聽詩律酷似唐人杜詩韓筆深造精詣劉  
白之作誦習无遺不為艱深奇澀之言矯激崖  
異之行兒若介而有容交雖淡而能久位既通  
顯專以荐士為己任片善必歌揚之 達所舉  
至多皆知名之彥有至公輔者文集十卷奏議  
二卷梅堂雜誌五卷史評五卷及廟議諸書藏  
于家晚尤取歷朝實錄纂提綱目當世之志未  
衰也遺令諸子友心守家法治葬以時親戚之  
貧者廩給之或請禱曰吾素不欺无事于此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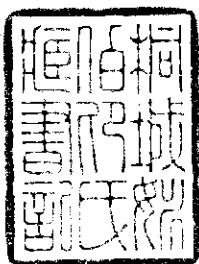
呼公之所存可知也矣銘曰

藝祖造邦功冠萬古廟立四親如漢如魏廟曰  
太祖尊無二上宰居第一祫則東嚮昔在五  
朝四親未祧開基之主列穆与昭猶虛東嚮以  
俟後世既祧而復熙寧橫議群公爭論百有餘  
年惟公會萃集其大全神堯興唐封始于虎陳  
京抗論為唐太祖公之為力倍過于京惜議之  
行不見其成 孝宗聖明惟賢是東問公安在  
何見之晚軋道末年幾于九遷入送出藩毅望  
燁然建明非一廟議為大自公發之禮正昭代

惟茲大端足以不朽在天之靈其昌厥後我作  
斯銘不顯幽光巖々豐碑以賁其藏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五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六



四明樓 鑰大防

墓誌銘

端明殿學士致仕贈資政殿學士黃

公墓誌銘

公諱裳字文叔其先出江夏唐晚徙梓之安泰  
六世祖曰文友者寶元康定間發粟賑梓劍閣  
三州飢民所活萬計朝廷特官之文友生阜  
生發、生梗是為公祖壻何氏始籍隆慶之晉  
成考安中居縣東郊碩公齒長恐亡所見聞悉

捐舊產居邑中不治它事篤于教子母鄭氏繩  
之加嚴公未冠刻勵激昂登軋道五年進士第  
調閬州新井尉未赴罹外艱邑子送授業公語  
以經義又為之誦解其後學益詣悉焚其稿服  
闋授巴州通江尉三年杜門潛究經傳出入古  
今默而精思或達旦不寐人与語若無聞然于  
是剖微析幽宏深四達文詞明暢動中律度始  
時人傳其詩不知其學已成非復前日文叔矣  
總領趙公之說聞其名俾諸子送之游賴其束  
脩葬父祖及其諸父兩世九喪已奉太夫人游

青城無為諸山率賦詩以寄意其純孝幽尚有  
古風于世淡如也後總領李公繁復招以往時  
邊民苦和糴實不得一錢吏且督輸旁午漢中  
尤以為病公作漢中行以諷与李公意合力奏  
罷之民大悅公又作罷糴行至今歌之公將之  
官經紀其昆弟親族之家而後行考滿用舉主  
閔陞為興元府錄事參軍能以情求獄脫冤死  
伸無告甚衆終不訊一因用舉主當改秩制帥  
留公正薦五士公為之首召對論蜀兵民大計  
曰蜀中民貧兵困極矣臣思其故有二恨焉閔

外四州邊于敵境勢便地饒兵火之餘田萊多  
荒不用屯田積穀之策乃敵民以養兵歲月既  
深兵民俱困此一恨也邊民仰給外府未運率  
指沿江若稍分邊屯使就食諸郡外計省費令  
千里漕粟固因為利凡以三石而致一石名為  
養兵十萬實養三十萬人兵困民窮職此之由  
此二恨也今屯田積穀勢已難行分兵就糧事  
猶可及 孝宗下其說卒不果行次論常平賑  
濟其畧曰古人救荒良法不過常平義倉見今  
官司豈无椿積以一州言之則少以一路計之

則多水旱之灾決不常有不幸而有決不同時  
苟甲乙相推遞相賑救則豐凶迭用可以无窮  
以此救荒似為良策又論閩外義士人材饒勁  
緩急可使往年師出秦州鼓譟先登官軍坐視  
不救遂皆陷沒目今苟遇調發宜令主將自作  
一軍專攻守之謀任成敗之責明日除國子錄  
未幾太夫人不幸宰相以闕官進擬 孝宗怪  
問黃裳何在因奏其故特賜錢七十萬甫除喪  
而趨召既至 太上已登極公謂守成之主要  
在恢張志度為先因論大利害凡數千言大略

以為古人論創業守成中興謂之三難今 陛下雖當守成之時而實任中興之責守成之道必有能為 陛下言之者若夫中興規模則與守成不同出攻入守當據利便之勢不可不守行都富國強兵當求功利之實不可不課吏治捍內禦外當有緩急之備不可不立重鎮因論都建康有五利天下大勢終在建康及言方今官雖<sup>其</sup>而職實不修一當立品式以課其功二當計資考以久其任既建都邑課官吏根本固矣則又據要地立名城環大兵以守之分大臣以

鎮之今吳蜀綿亘萬里雖號為重鎮宿師之地受兵之處率三年一易僅同列郡所謂國之藩籬門戶者固當若是耶 陛下即位之始所與共濟中興者宰相也 陛下主其謨宰相任其責用之則勿疑之則勿用苟輕用之于始必輕棄之于終別奏國方有大讐大耻大害大憂而為人臣子乃狃于無事忽然忘之此風之成已非一日其要在 陛下篤于躬行以感愧之而已矣又上奏曰今日之最弊兵多而食少一也吏多而官少二也交而通之惟當省兵省吏



臣以為守備不闕則戰兵可省竊謂沿邊郡守  
宜悉除用武臣付以民兵責以軍政無事則耕  
有事則守如此則藩籬固而邊備省寔省兵之  
說始可言矣以民兵守雖多而無養兵之費以  
官軍戰雖少而有可用之實官軍之食可以少  
增吾民之賦可以漸減豈非至計乎若夫省官  
之說則當以理論之縱有怨咨寧无曲直夫實  
邊備則可以省兵執事理則可以省吏使即行  
之其效猶將在十年之後苟又不然兵日以衆  
吏日以多他時雖欲逃怨于目前嫁禍于後日

不可得矣公在憂中益熟觀天下大勢至陛對  
其言條達明切上大異之于是始被簡記除  
太學博士不數月改秘書郎又旬日親擢公為

嘉王府翊善曰黃裳善論事必能開益皇  
子公感主知遂以輔導為己任前後凡五年規  
切諷諫之語无虛日前朝號為能直言如姚坦  
輩皆所不及後來諸賢諍貫切廟二皆自公發  
之公誦春秋初及王正月曰周之王即今之帝  
也王不能號令諸侯則王不足以為王帝不能  
統御郡鎮則帝不足以為帝今之郡鎮即古之

諸侯也周之王惟其不能號令諸侯故春秋必書王正月所以一諸侯之正朔也今天下境土比祖宗時不能十之四然猶連跨吳蜀荆廣閩越二百州兵与民分任、吾民者二百州也任吾兵者九都統也中興以來三聖相授苟惟不能統御則何以服之上曰何謂九都統公曰唐太宗年十八起義兵平禍亂今年既過之而國家九都統之設豈容不知然則是可不汲汲于學乎公性真率而語疏達上大感悟恨得公晚及講鄭伯克段于鄆公曰段

驕而有過鄭伯乃以兵取勝使大王如鄭伯之有段宜如何處之上思良久公曰大王獨不見孟子載舜之事乎象舜弟也舜封之有庠不及以政凡親之道但當富貴之不可使之預政事此舜与鄭伯之得失也上曰善公因事啟奏大率類此他日有東宮舊人除帶御器械詣王府謁謝上接之重輕中節左右咸驚退以告公翌日講左氏禮有等衰因問上曰昨日聞大王待某人正得等衰之說有之乎上曰有之人不可無學前日臨事胸

中即有區處如有人在心腹間商度也公大喜  
曰 大王之學正當見之處事今日等衰之說  
即是意也公大抵即某事則以某書言舉某書  
則以某事合雖所汎論亦必曰前日某書云  
或 上所未喻又曰某日某書云々 上意益  
嚮因作八圖以獻曰太極曰三才正性曰天文  
曰地理曰王伯學術曰九流學術曰帝王紹運  
而終之以百官文武各述其大旨陳之可謂諛  
盡而宏遠矣公每曰為學之道要當體之于身  
本之于心 大王宜以心為嚴師于 王心有

一毫不安者皆所不可為也凡 上所行有一  
善必誘掖稱贊俾日進不已否則盡言无所諱  
上謂人曰黃翊善言語亦難堪惟我則能受  
之每至喪敗危亡之事无不為 上精言之  
上必傾聽 上嘗侍宴宮中從容誦酒誥語  
太上喜曰翊善之功也一日輪對勸 太上曰  
陛下有五美三戒何謂五美曰仁曰誠曰明  
曰公曰斷公各指事如此如此曰此 陛下之  
五美也何謂三戒曰立規模崇儉德受忠言時  
太上意主安靜之說因循寢怠而用度賜予

過多忠鯁之士相踵去國故以諷焉後命接伴  
虜使因通兩國名諱而高宗猶稱帝名公曰  
高宗祔廟已久乃不稱廟諱前寔失之安可  
不改乎令典儀通意虜使難之公曰前乎此在  
二十七朔之內故未皇及今已即吉當互傳廟  
諱往返數回虜使語塞然卒以前例不果送公  
還奏曰臣以理詰之其辭已順事關國體後遣  
使人當力議改正太上納其說紹熙二年二  
月雷雪交作公具封事其略曰謹按易帝出乎  
震、為雷君象也震本坤體陽自外来交之有

動乎情愆之象是以聖人于六十四卦之中凡  
涉震體者取意尤嚴在復則曰雷在地中先王  
以至日閉閤歆其復之靜也在隨則曰澤中有  
雷君子以嚮晦入宴息歆其居之安也在頤則  
曰山下有雷君子以謹言語節飲食歆其養之  
正也復之靜晝不可以鄭毅撓之居之安夜不  
可以憇心蕩之養之正食不可以旨酒亂之夫  
人主起居動息人雖不知而天則知之爰異之  
耒豈容掩覆震之象曰游雷震君子以恐懼修  
省修省云者謂省己之私也豈時政之謂哉公

疏特切深皆人所難言者時求言之詔及館職  
郎省而不及公不果上四月擢起居舍人未幾  
瘡發于背告滿百日甫出即直前奏事曰唐太  
宗最重魏徵一旦至欲殺之凡人主私心非必  
如好色好貨之類然後謂之私也事苟不出于  
公而執以己見皆私也私心既生則以諫者為  
病必求有以勝之勝心既生則以諫者為仇必  
求有以逐之因私心而生勝心因勝心而生忿  
心是三物者為之蔽雖以太宗之於證猶不免  
况其他乎 陛下即位以來臺諫之臣不得其

職而去者凡七八輩 陛下不知三蔽之所以  
然乎且如 陛下之待一人本不甚厚徒以臺  
諫攻之愈甚故 陛下庇之愈力 陛下之本  
心亦忽不自知其如此也望 陛下靜察吾心  
勿使有秋豪之私此心既公無所偏係則聞臺  
諫之言必逆何由以勝心臨之待臺諫之情必  
厚何由以忿心加之乎公久侍 王邸一舟遷  
官兼翊善如故見 上為學日益因誕日作渾  
天儀輿地圖以獻皆以木為之因為歌詩勉  
上進學如天之運行而不怠及念 祖宗郡國

大半陷為賊區乃王心所宜感憤者觀公之志凡可以動悟王意者无不為也居數日除中書舍人制詞坦明人多傳誦公既擢禁送念國家日忘武備勢浸削弱復勸太上以右武為事曰壽皇在位三十年待遇武臣拊循士卒恩意深厚三軍之士至今言者无不感激恨天下無事不得效死以報君父願陛下勿替此意又請擢撥鄂渚兵一二萬人分屯襄漢張形勢以備敵公心之素所存者然也天下方恬于宴安公策亡所施用都人比歲日夜望車駕

之出譁言紛紛公奏疏極論自今宜五日一朝以解中外之謗一疏之中凡六七致意焉尋除給事同知貢舉未幾除侍講公在瑣闥甫一月封駁之章無慮數十上貴戚宦寺一限以法最後指侍臣進用不當繳論甚切翌日遷公兵部侍郎公不受命堅乞去久之王即奏乞留公遂除顯謨閣待制專為翊善公始就職未幾瘡復作轉甚連旬去不許病稍差又上封事請車駕即日過兩宮言極苦尋復除公侍講引對便坐又為太上力言父子天性陛下于

重華不應有他疑 太上徐勞公曰近見  
嘉王學問殊進應對議論益非前日比皆鄉力  
也公曰臣伎止此未熹四十年學問 陛下宜  
收召使備僚屬且言 王初就傅蜀士楊輔劉  
光祖相繼在選可復充學以廣 王之聞見  
太上悉嘉納時 太上久不過宮中外莫喻其  
故侍從同班抗論不已 孝宗不豫中外憂危  
事勢益急輔臣交口諫不聽公復抗彀切諫至  
號泣隨之宮門閉掩涕而出公自是瘡復作連  
章請外又請歸田里書再上不報即移疾闕外

待命兼旬聞 孝宗遺詔亟入臨瘡遂大作  
上即位公病不能朝再除給事中 上語輔臣  
此黃裳舊官宜改擬他職明日以權禮部尚書  
進 上曰獨不可真尚書乎且令兼侍讀 上  
意即欲大用數問公疾如何公力疾入謝出一  
奏諄諄教千言備極忠愛大畧謂書傳所載前  
古人君如堯舜禹湯文武壽皆百餘歲在位之  
日多至五六年而其所為之事自少至老只  
如一日至于後世之主享國之日率多不久其  
間如漢武帝梁武帝唐明皇此三君者得年稍

高在位稍久而其平生所為是非美惡如出兩  
人治亂安危亦全相反此非他故由其持心之  
一與不一也持心一則始終如一否則有始而  
無終 陛下今日正如涉大川行萬里固未知  
登岸稅駕之期臣請畧舉已行之事論之且  
陛下新即大位初臨萬幾虚心忘我委任大臣  
政出中書萬事坐理此正得人君好要之道使  
大臣得人常如今日則 陛下雖終身守之可  
也臣恐數年之後 陛下應酬日熟聰明日新  
亦欲出意作為躬親听斷左右迎合之後竊窺

聖意因而獻說謂 陛下委任大臣意非不善  
然事皆決于外庭權不歸于人主日積月累恐  
成亂階 陛下聞之能不介然于心乎臣恐是  
時委任大臣不能如今日矣若不委任大臣必  
須借助左右小人得人志何所不為陰竊主權潛  
移上意引用邪黨殘害忠良其為禍患何所不  
至乎臣之所憂者此也 陛下深鑒近弊獎用  
臺諫每有彈劾无不聽從善惡區分綱紀振立  
此正得人 祖宗設官之意使臺諫得人常如今  
日則 陛下雖終身守之可也然臣恐自今以



往臺諫之言日閉聖聽或斥小人之過使 陛  
下欲用之而不能或暴近習之罪使 陛下欲  
親之而不可所言滋多不能无厭之心既生不  
能無怒左右迎合之徒竊窺聖意因而獻說謂  
陛下獎用臺諫本以革弊然臺諫得志遂使  
人主不能自由 陛下聞之能不怫然于心乎  
臣恐是時獎用臺諫亦不能如今日矣夫朝廷  
所恃以分別善惡使君子小人不相侵亂者專  
在臺諫 陛下苟厭其多言不復听用則為臺  
諫者咋舌閉口无所論列君子日退小人日進

而天下亂矣臣之所憂者此也此二事者朝廷  
之大者也君自其切于 陛下之身者言之又  
有大者焉因條舉曰 陛下篤于孝愛如是勤  
于學問如是薄于嗜好如是然臣亦恐 陛下  
自不能保其常如今日也又曰天下之事不可  
勝言也人君之憂不可勝計也姑自臣所言教  
事思之其可憂者已如此其衆而臣安得不以  
為憂乎昔唐太宗老于世故在位日久魏證猶  
以十漸戒之一謂其漸不寡歎二謂其漸不愛  
民三謂其漸不利物四謂其漸踈君子五謂其

漸貴異物六謂其漸疑大臣七謂其漸好畋獵  
八謂其漸輕臣下九謂其漸倦朝政十謂其漸  
忽水旱使證生于今時其所以為陛下憂者  
又當何如失心者動物易縱難收人主之心又  
與常人不同溺于富貴放于安逸朝善暮惡固  
不可保陛下欲求所以持心之說臣請終言  
之自古及今有治則有亂有安則有危有存則  
有亡使人主之心常知亂知危知亡則又豈肯  
須臾自放于安逸之地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  
朽索之馭六馬又曰慄慄危懼若將墮于深淵

又曰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此聖人持心之法也  
世豈有馭六馬臨深淵蹈虎尾而安危存亡之  
念不關于心者乎凡首末皆主此意公絕筆之  
作也明日上復召公移坐與語逆容良久後  
數日有旨克明堂禮頓使公疾寢羸不復可出  
時獨語曰五年之功無使一日壞之度吾必  
不可為矣後之君子必有能任其責者蓋憂之  
深也公連三歲病瘡至是以積憂故瘡雖損而  
他疾乘之九月二十四日卒不起方疾亟命子  
弟秉筆口占遺表大抵不異前奏意曰陛下

好為之。上大驚詫，傷悼，即日批出，除公端明殿學士，致仕。他恩禮悉依執政。朝廷上下聞公死，皆撫手相吊，以為國之不幸也。丞相為上言，至泣下，不能已。遂贈公資政殿學士，所以贈卹之加厚。公寬簡樂易，不為拘。平時于利害是非，若不經意。至忠義所激奮，然忘身。每論事，人主前，其氣平，其辭切。其事核，其理盡。人但見其發于造次，若天機之自然，不知其燕居深念，索之精，而見之切也。為人喜思慮，樂辛勤，而對客輒忻然言笑。終日飲酒，無算。其為學，耻一物

之不知。苟一家言，無不与之交，而究其說，推賢獎善，憫孤恤貧，蓋出天性。外內僅書一十考，積官至朝請郎。公娶蘓氏，繼王氏。王氏既喪，又連失二孤。每語人曰：富貴真博禍之具也。既病，客視公，公嘻笑曰：僕甚愛田間，與耕夫為伍。此時稻芋蕭然，豆餅藜羹，山中之樂，真無央也。倘得乞骸骨以歸，足矣。嗚呼！公之立朝，終始大節如此。朝野望公，即預大政，而天遽奪之，壽止四十有九。惜哉！皇考贈承議郎，母妻皆贈碩人。一子瑾，承務郎。女二人，許適進士何鏜，前進士何伯

巽某与公同在後省年餘相与甚厚抵掌談世  
故言議多合各誦所聞終日不倦地相去萬里  
而肝胆相照傾倒無不盡嘗笑謂某曰前後得  
制詞數篇皆出君手思有以報未能也尚忍言  
之左史劉公光祖狀公之行瑾以請銘于某因  
盡得誦公遺文高處殆不可及平處亦自有一  
種風氣至論事之書明白洞達夫人而能知之  
若其剴切精忠憂深而思遠撫卷三歎使人流  
涕而不自已也惟左史之作文實事數敬俾載  
于石而系之以銘曰

井絡之區為東西川鍾秀在人名士出焉有卿  
有雲有武有淵三蘓諸范踵登英躋巖劍門  
山險地偏勢連閩隴秀氣弗宣涉歷千載扶輿  
蜿蟺萬山之中乃生斯賢英持雄邁高視八埏  
輔以學力窮探本源移孝為忠立朝卓然大放  
厥辭豐百篇惟我慈皇識之最先俾侍  
嗣聖設職惟專官雖屢進職終不遷公能盡忠  
左右累年引經据古指事陳前義所當為執之  
弥堅死生禍福咸委于天神會氣合奉以周旋  
夾日以飛入侍細旃將降大任忽焉登仙上

心震悼恩賁九泉炳々八圖今真經筵殄瘁之  
悲心折涕漣嗚呼余嘗評之先見如呂中丞勇  
決如范蜀公敢言如蘓文忠蓋司馬公自以為  
不及者公或過之而皆得其全嗚呼尚何言哉  
必知公之深者然後以余為知言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六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七

四明樓 鑰大防

墓誌銘

朝議大夫秘閣修撰致仕王公墓誌  
銘

紹興七年有旨王勲召赴行在所三十二年有  
旨王正已不畏強禦節槩可稱三省詳如訪問  
其人如在可与甄錄尋召赴行在二人蓋父子  
也先是公之父知湖州長興縣有治報 高宗  
皇帝以廣南船政大弊命二府大臣擇士人修

潔者為之樞密沈公與求參政陳公與義俱以  
為薦既對擢提舉市舶果以清裁著名歲大疫  
夫婦繼歿賈胡哀之率錢二百萬為賻公時才  
冠固却之且曰吾父以廉直聞吾雖貧旅猶能  
負喪以歸不媿廉叔度也聞者嘆服以為有是  
父而有是子公在海陵當 孝宗皇帝勵精之  
初既有訪問之寵至淳熙元年詔求廉吏以勵  
未俗丞相葉公衡方在政府以公辭賻事為稱  
首又復召用嗚呼人亦有言廉者士大夫之所  
當為古者在位皆節儉正直故不以廉稱然考

之周禮天官小宰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  
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  
曰廉瀆六曰廉辨說者曰弊斷也既斷以六事  
又以廉為本然則成周盛時亦以廉為難而况  
廉耻道喪之久惟王氏仍父子以廉顯父不究  
于用而子卒為世名卿皆自此發之盛哉公舊  
名上字浚小浚真下字言以避 孝宗嫌名改  
焉字伯仁父舊字正之至今以舊字行其先桐  
廬人六世祖仁鎬仕吳越為明州衙推因家于  
郵之桃源曾祖說以學行為鄉里所宗師寔五

先生之一也以季子宗正少卿珩贈銀青光祿大夫祖玩贈朝奉郎父提舉也終左朝散郎贈金紫光祿大夫母蔡氏元氏薛氏贈武陵永寧晉寧郡夫人公蔡出也事後母尤謹幼警悟少長益嗜書史既免喪首以金紫遺澤奏長弟少鄉尚无恙自歆任公又請與季弟必歆自取世科少鄉諭勉再三始授將仕郎既而幡然曰仕行吾志不負所學足矣何必爾遂不復事舉業而與信州王使君送相與通經考古務為有用至今二王為桃源之望焉為洪州豐城縣主簿

漕檄部綱方詣臺受要束使者却謁叱鈴下卒迫遣公不勝憤遽乞休致遂遭重劾公處之如平時使者罷乃免帥以公易理官有寓公為時相姻黨先與一富民有他憾會家舍失瑞香花以疑似誣之逮繫郡獄諷公文致其罪公証其无他又忤帥意竟稱疾而去游宦之始所立已然歸而攻苦食淡左圖右書饘粥幾不繼泊如也又二年始授婺州司法參軍詔舉縣令會稽郡王史公浩為司封郎以公姓名進知泰州海陵縣張忠獻公浚募萬弩手官吏畏怖奔走恐

後公獨以邑民方脫兵火之酷募既難遂聚亦無用陳利害以獻旁觀為之股栗公亦謁告以俟忠獻以書遜謝慰免安職人始服公有守而歡忠獻之樂善也隆興改元正月對垂拱殿上意嚮納改宣教郎幹辦行在諸軍糧料院乾道二年詔薦監司郡守丞相魏公祀在瓊闈荐對祥曦殿權司農寺主簿知江陰軍在任得旨沿江郡籍民為兵防江守城為大軍殺援公抗疏列上徒擾良民无益備禦者七條且言舊嘗為山水寨騷動而淮競進圖冊謂得勝兵數十

萬虜亮深入乃無一人為用虜退起焚官寺殺言欲燒棄山水寨案牘以絕後害此最深切著明者公以此罷而他郡亦徒擾如公言起知饒州改嚴州復改饒州以事忤憲司劾罷主管台州崇道觀以葉丞相之薦除尚書吏部員外郎權右司郎官遂為真葉公去國公亦遭論再奉祠除嚴州改婺州內引奏事尤加褒納至漏下教刺治婺數月改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初知湖州未半年罷而版曹以一年運欠奏公鐫兩秩不辨也又為外祠除廣南西路轉運判官議



臣請行客販鈔益薦浙西帥屬胡庭直至二廣  
議可否公首貽書于胡又奏其事胡還朝盡交  
前說議臣亦駁公所陳金字牌踵至必欲施行  
公不為屈復辯析甚苦大畧謂西路官賣誠非  
益法之善然科折有弊尚可禁止若客鈔有虧  
无法可救漕計立見空匱諸郡取辦務必不勝  
弊而又安矣臣去替不遠計任內決可支吾豈  
以利害不及身遂為詭隨以欺 陛下移公漕  
湖南而議臣帥桂林以庭直代公且領益事行  
其說庭直身受其弊以憂死既而公私告乏民

不聊生 孝宗聞之震怒議臣坐巖譴而法果  
安矣為江西提刑易節江東未到改運判又移  
淮南以職事修舉直寶文閣江東運判俄除左  
司遷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借禮部尚書  
接送伴金國賀正旦使正虜使之非儀折僨者  
之踞肆無不聳服 太上皇帝踐祚賜金紫遷  
宗正少卿自以任子不當預玉牒史事力辭改  
太府卿旬外除秘閣修撰江東提刑俄改浙西  
以未疾求歸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祐觀既再  
任紹熙五年八月乞致其事十月以 今上覃

恩轉朝議大夫慶元二年二月二日屬疾却藥  
不進翌日終于正寢享年七十有八娶樓氏徽  
猷閣直學士贈少師之季女封宜人先七年卒  
贈恭人子男五人汲洌渙皆蚤世澤文林郎監  
紹興府都稅務潛登仕郎例出繼少卿為曾孫  
女六人文林郎鎮江府金壇縣丞延平陳大應  
武節郎閣門舍人開封朱龜年同郡樓鏞將仕  
郎延平陳仲綬宣教郎新提領建康府戶部贍  
軍酒庫所幹辦公事廣漢張忠恕其婿也一幼  
亡今惟朱氏樓氏二女在孫男八願之顛之額

龜龜龜龜

之顛之頓之頤之顛之先一年顛之卒孫  
女五長適同郡樓滌次適毘陵張虎餘未行曾  
孫男四惟賢惟寅惟明惟清女三俱幼諸孫以  
五月丙申奉公之喪合于恭人之墓是為干嶺  
之原公資不凡而自力于學多識前言往行曉  
暢事理立身立朝所守一定不可回奪尤安義  
命置禍福于度外始則不畏上官之嚴久益自  
強雖壓以大君之命亦固執而明辨之仕以此  
多齟齬上下既信服亦以此踣而復振云平生  
惟是之行視人所難揆以古道謂彼亦人也吾

何為不可人駭其不易而自處恬然亦不以此  
干名于時廣東一節有孫偉奇父者知名士自  
號七澤老漁作蔣周翰傳具載始末公嘗刻于  
金紫碑陰以彰先德而削去辭賻教十言則公  
豈干名者耶未嘗求合于人而當世大賢相知  
甚衆 孝宗擢公于下僚樊待尤渥漕淮南時  
或言鎮江軍郎張詔不法几中深文特命公竟  
其事公為力明止坐薄責前此監司未有越所  
部而治事者眷倚之意可知然中外殘敝終不  
得一登禁近非命耶身退之後聞朝論欲再起

之笑曰少欵挂衣冠老乃強吾顏以進耶風力  
素高晚而益嚴絕不可干以私剖符數郡持節  
幾半東南而無聚斂之政者鞭朴之苛不徒  
以文法臨賓屬而有父兄教子弟之意薦舉必  
公按刺至寡而毅端簡默望風畏之及其即之  
也溫洞見肺腑一善可取口之不置臭味苟同  
忘年忘輩行与之傾倒風流韵度如晉宋名勝  
又使人意也消藏書至二萬卷手抄為多號酌  
古居士又以名其堂詩又似其為人少嗜山谷  
詩造詣已深為紫微王公洋所擊賞晚又以杜

少陵蘓長公為標準石湖參政范公成大見公  
近詩惜曰不惟把降幡殆將焚筆硯矣有文集  
若干卷藏于家始孤撫養弟妹、得雨歸二弟  
教之有成正功今為蘄州正民倅天邑三人同  
時奏 鄉里以為榮某不肖晚出以戚姑之故  
辱在親黨省事以來蒙誨予特異比點朝行聞  
公林泉甚遠夢寐欲侍中屢歸而相得愈歡以  
為不負我所期也劇談痛飲或連日不倦人之  
云亡有識共歎豈某一夫之私哭之以詩曰槁  
梧誰共語空斷伯牙絃嗚呼尚忍銘公也哉銘

曰

士為民瞻莫先于庶惟公父子持身特嚴父不  
究用子以是顯終始一節百行俱善皇、孝  
宗知公最深視公之心如日斯臨風裁日高譽  
望日備三仕三已路而復起毅馬而和介焉而  
通老成典刑今孰踰公人惜公歸公自謂晚一  
丘一壑往而不返我銘斯阡匪哭其私繫尔後  
人尚其似之

朝請大夫致仕王君墓誌銘

吾鄉五先生俱以文行師表士子惟桃源王先

生暨我高祖之後皆大蓋其啟迪後學德澤之  
及來裔者源深而流長矣先生之子宗正少卿  
珩孫廣南提舉市舶勲繼登進士科提舉疏財  
尚義以廉節著所積尤厚是生三子長太府卿  
諱正已次即君也朝請大夫諱正功季知安慶  
府諱正民三人以節誼政術能世其家嘗一歲  
同奏子興固未艾也嗚呼昔者某既銘太府之  
墓才八年而君与季相繼下世既葬矣君之諸  
子以國子正表君燮之狀求銘惟王氏棲氏自  
二先生以道義定交大府壻吾門姻好稠疊至

感至懷昔乃據其大槩為之書而系以銘君舊  
名上字从小从真下曰思字有之後以避 孝  
宗嫌名改焉遂字承父曾祖說先生也贈銀青  
光祿大夫祖玩贈朝奉郎父贈金紫光祿大夫  
娶蔡氏元氏薛氏贈武陵永寧晉寧郡夫人君  
薛出也家世之詳已載于太府之志惟君生而  
不凡幼篤于學不待彊教已如成人以金紫遺  
澤補將仕郎紹興二十四年由銓選授右迪功  
郎撫州宜黃縣主簿尋易處州青田有訴夫死  
于毆者君按視則更曰自經君察其必以賄故

即用初情訊之具服隆興初調筠州司理參軍  
筠號道院而獄事亦繁精意推鞫狴岸屢空軋  
道二年循右送政郎四年為荆湖南路轉運司  
主管帳司給事黃公鈞主漕計以嚴明稱寮屬  
僅取充位君果于立事滯訟見屬剖析无留難  
黃公舉以屬同列之持兩端者尚書沈公介為  
帥尤簡貴威重裁決无敢輒經外臺者理或未  
安君改之不疑沈公更加敬異不以為忤也二  
公爭薦之又為延譽不基月舉削應格七年改  
宣教郎知興化軍莆田縣：素難治始至牒訴

數百懲其非寔而決其久滯者遂寢以清省宋  
氏子怙勢突入毆吏林公斡守信其送父太學  
諸生也喧競于庭皆捕治使服而徐釋之且戒  
曰後復尔不汝貸也感謝而去林公由是知君  
後為監司嘗表薦之邑岸大姓鬻鹽因為寇鈔  
捕獲數十人其黨募取殺傷卒徒募官亦被教  
創救至得免而郡怒其生事君曰拒捕至此而  
賞罰不伸何以厲其後即窮治之而賞官兵馬  
又修陳霸斗門以求灌溉之利淳熙六年賜緋  
衣銀魚七年通判湖州推誠佐郡守式无間言

郡人有為憲屬者武斷鄉曲征利于近郊君裁以法不勝殘忍擠之不遺餘力君用是罷將歸會劇寇沈師逼城民走依官寺君開門納之力贊郡將修戰守具甚悉賊知有備而退衆喟曰是已罷官而為民深切乃如此耶至其行多涕泣者九年僉書武安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十一年改淮南皆以伯氏將漕引嫌十四年主管湖北安撫使机宜文字紹興元年差知澧州陞辭論沙毛錢及雜賣場二事 上亦深知其弊嘉嘆再四三年到郡帑庾枵然廩祿累月不給君

去其侵蠹之已甚者節浮費汰冗食補罅漏郡計無乏及暮而用頗裕乃送邦人之請即州治之前闢城通道建澧陽樓前俯大江巨麓軒豁遂為一方偉觀嘗屬某記之由是人心闔懌士氣振厲此舉多決科者藥園寺僧以稔惡聞邑令發其端謂罪不可赦而以賄緩其獄君詰之治始急復昧于上司之吏移文使先縱遣而以牘來君曰款以勢力求免耶即日杖之五年奏最還朝奏事 重華宮行內深稱 上意遂知蘄州自私錢之廢淮民多窶鮮有蓋藏遇霖雨

至絕市无糴君以慶元四年視事急發廩而損其直旦多邀米商許以蠲征舳艫輻湊又念歲收才能自洽而巨商率先以它貨來售未始登場厚取其贏君以為過糴固非古訓而坐視民食之空咎將誰執力請于朝乞禁止商販許之民相謂曰使君通安如此自爾有足食之望矣有言銀礦發于山者君欲遏之而未得其說者老訴云往歲嘗有此事官不熟計而遽行之非徒無益冶戶以虧額坐深文鬻產以償者數百家痛猶未定也君為奏罷之佛燈大師者自稱

戚里挾權要書走州縣攫取无藝人病其擾莫敢詰君出郊有訴者立捕之寮佐勸止不听比至一點隸尔致之法六年除廣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嘉泰元年賜四品服廣右之俗輕于冒禁而上官以不按吏為逆厚君深病之劾其貪暴之尤者請託一無所聽始知悚懼而君亦復危矣興安令之子蹴小吏至死逮繫郡獄令脅治獄者欲安之君怒曰臺治所在可使死者抱冤乎劾令而移獄鄰路令誣訴于言者公遭論而歸自以無慊于中慶之怡然二年冬主管建



寧府武夷山冲佑觀三年正初屬疾癸未終于  
家享年七十有一娶同郡伍氏贈宜人先二十  
九年卒今宜人應氏子男六人深浚事郎新無  
為軍巢縣尉湏廸功郎新池州貴陽縣尉洙廸  
功郎太平州蕪湖縣主簿登紹熙四年進士科  
泌將以遺澤補官女八人長遠浚事郎監紹興  
府會稽縣戶部瞻軍上臯酒庫毗陵張符女浚  
君半年卒次遠進士伍遵第五第六女蚤亡餘  
与第四第五男俱有廢疾孫男三人仁之儀之  
信之信之先一年卒二女一夫一未行先是伍

宜人葬于鄞縣桃源鄉排隩之原諸孤以四月  
己酉奉君之柩合焉君資稟忠信不發一妄語  
妻子不見喜愠之色開心見誠吐露素情孩孺  
有問亦告以寔不敢戲侮之田夫野老市井小  
人過而挹之俯接惟謹或遇机穽險巖之人一  
對以誠彼自意消以是善与人交終始不交並  
仕之初或言邑令有心術亦當有以牢寵之太  
府問客言如何君曰以誠待之尔何術之可用  
卒与令甚厚至執手不忍別人但以君為恂々  
自謹之人而遇事敢為毅然不可干以私每曰

食君之祿狗情撓法以取說于人自計則得矣  
其如骸國何廉潔守家法俸入非令所載者謝  
不受澧陽終更吏白有資送錢三百萬悉拒之  
惟備舟浮家而歸郡人歎服所至未嘗飾治器  
用不市一物甫陽荔子最盛有以名品餽者堅  
辭之怡于仕進不求知于人而人自知之丞相  
趙魏公樞密使軒山王公每歆汲引丞相京公  
尤稱其真淳力薦于上晚歷麾節皆其力而君  
不自知也張侍講拭風裁甚高在潭游送雅相  
爰重呼君為齊年兄清貧自處質貸以給奉已

至薄得祿不足以償逋負如是者三十年然持  
損有餘補不足之說有義事亦勉為之浚既稍  
裕親故有求隨力以應隆冬細民乏食賑与无  
倦色幼孤鞠于兄嫂少長省事自念孝養无及  
以事親之禮事之嫂即其先祖少師之季女也  
伍宜人亦順適君志躬執婦禮既亡祔于廟以  
時奉祀太府諸女之行竭力以助籤具良厚皆  
人所難者性嗜學多錄未及之書唐諸帝實錄  
畧備今寫本及版行者各萬餘卷少喜為詩周  
旋太府与王信州之間佳句与之相下上莫年

益造平澹有荆澧集行于時餘藏于家嗚呼書  
曰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卷阿之詩言求賢用吉  
士也漢文帝初立召田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  
乎周家用人以吉士為首文帝之化幾三王實  
基于此王氏父子兄弟皆有以自見于世唯君  
制行醇篤立身處家施于有政風誼聳然而其  
本體蓋所謂吉人吉士長者人也故鄉許卒以  
是歸之使其得位而行可使鄙夫寬頑夫廉而  
風俗庶幾于古小試緒餘感化已多一區之宅  
始成求田足以卒歲天假之年亦可表率鄉曲

而遽已矣此某平日敬嘆每以語人者今也四  
子俱列仕版家道肅穆天之敷佑如此為善者  
亦可以勸矣銘曰

恂々王君家世儒雅君尤篤恭視如朴野周云  
吉士漢言長者君其人欣力行不捨藍田皆真  
元規非假施于有政不言而化義雨當為勇于  
施舍麾節倦遊求田問舍謂宜上壽式是鄉社  
云何不淑棣華凋謝高其門閭尚容駟馬詩以  
颺之用慰泉下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七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八

四明樓 鑰大防

墓誌銘

叔祖居士并張夫人墓誌銘

居士姓棲氏諱弃字元應昭之鄞人也先世居奉川後徙焉曾祖果亦仕祖郁以古學全德為鄉先生登第主廬江簿以祿不違親不復仕進終大理評士累贈正議大夫考肖正議之季子篤學晚不衰以持奏名補和州助教居士世其家者也讀書敏而勤百氏之言無不諳貫白讀

音訓考證是否有先儒之所未發未黃儲校學者取法焉小學尤精鄙流俗簡陋手以古字寫春秋左氏傳禮記莊子以課其子用志如此然澹于榮利少舉進士一再不遇已甚獻之遂不復為場屋文而學問益高娶夫人張氏里人詢之女勤儉靜專克相夫子早歲居貧甚夫人心計有餘而濟之以識知所取予未始與人為怨二人同心而家益饒兄弟五人居士處其仲性孝悌私州病沉綿累歲下二弟二妹皆幼稚夫立所以奉甘旨畢婚嫁者雖力之盡夫人承其

意无不周悉他日穀先世家產四千之獨不取一金夫人亦無難色且贊其決正議好著書于澤盈筐兵大倉粹居士尤以為憂夫人捐金墓人害藏人至今得為家寶居士中年益薄世故好浮屠氏之說名山古剎意有所寓假榻宴坐一鉢一衲或累歲忘返間過親族所至如歸為人樂易無少長与之無間豪飲劇談夜々竟夕道古今涉經史旁出入釋老裨老之說如畫一二坐客傾所不暇倦遊選家屏處一室輒道癸巳歲于是年七十有五矣正月十有六日感疾

以卒夫人既卒諸孤以是年十二月二十有一日葬于陽堂鄉梅湖之原持門戶愈謹奉佛愈嚴平生自奉重薄見華靡之服至瞑目不觀曰吾以儉之故不妄取不妄用雖不能甚富亦未嘗困乏此夫人治家之要也至周人之急雖多不較病給以藥死給以棺者日相踵寺觀營繕隨所求而應之晚益了悟歡曰吾烏能以垂盡之年尚較未盪耶聚族而訟盡以家所蓄分終于舍戒以自力毋輕費淳熙壬寅四月十有四日卒享年七十有八將以明年閏十有一月十

一日啟居士之墓而合葬焉子男五人曰由仁曰行仁先居士卒曰城先夫人卒曰球曰琰俱業儒承居士之訓書傳如流女二人福州懷安縣丞杜友真其婿也一早天孫四人銘鏗鉉錦女六人長造翁矩次造豐有基餘未行曾孫一人嗚呼棲氏自先生起家皇祐中衣冠相傳六七世矣豈惟祖考積善所至蓋先生教授鄉校三十餘年諸生皆當世名士一門書種賴以不絕有如和州居士雖不得施用而力紹世業流傳典刑使後生猶得沾丐其所以維持之力為

多後來者可無念乎居士寔先祖少師之從弟  
葬之日夫人以墓銘見屬某自念生晚少見前  
輩每侍居士則愛誨良渥尚歷、能記餘論又  
為字某以大防也嘗為詮次事未及成而夫人  
行又亡矣乃以二叔之命併序而銘之銘曰  
學焉甚博行也無闕窮通有命不繫巧拙達人  
大觀欣戚泯絕不之若存厥有高節婁彼賢配  
千載同穴孰發其潛視此幽碣

盛夫人墓誌銘

孺人盛氏世為餘杭人有日蟋者仕吳越位姓

通顯錢氏納土始居嚴之建德又使嘉禾因家  
焉曾祖父偕德興令大父 贈通直郎父師聖  
迪功郎充戶部經界所措置官德興公且老猶  
提五子試場屋各特一經號六經家孺人年十  
有八歸于洪氏夫曰懷祖今為通直郎賜緋魚  
袋宣吏部尚書文憲公之次子也元祐中孺人  
之伯祖偕以名儒為國子司業文憲公泛之遊  
雅相器重遂為忘年交既銘德興之墓又締婚  
焉孺人資凝重喜怒不見于色平居歛衽危坐  
一語不妄發有所疇咨唯而已笑緣啟齒若懼

有所聞聞而雍如也孺人厚賞裝嬪大家男又  
鼎貴而自處冲散食不兼味裘葛无副未嘗有  
所表襮姑文安郡夫人尤愛之通直夙登仕版  
而宦情甚薄无十朝籍第亦補京秩通直公固  
亦屑意孺人亦安之也文憲多孫孺人之長子  
藏年始髻齟文憲愛其穎悟欲先奏補孺人力  
辭至泣下文憲為之嘉歎然卒先之過下有恩  
意待子婦如賓客未嘗見惰容妾媵有過告諭  
至于再不加鞭朴故有終身不忍去者淳熙三  
年己未秋七月屬疾藏官泉南孺人念之甚善

疾遂卒以二十八日卒享年六十有三會通直  
引年休致時年以郊霈贈孺人子男八藏新慶  
之松陽令革新建康府司法叅軍皆從政郎曰  
遽先卒曰芹曰藹曰薈曰藝曰薰女四長適姑  
蘓翁浩次適丹丘錢起二人未行孫男八伯景  
仲未昭孫叔旦會孫皓孫魯孫映孫、女六長  
適延平陳仲達餘皆幼以其年十二月八日葬  
孺人于台州寧海縣鳳潭西之原通直与諸子  
哭之甚哀松陽一日過予泣曰藏不孝素為吾  
母所鍾愛宦學垂二十年輒不偶无以奉一日



歡隨牒遠方，不得終養，恨不得即死以送吾母。于九京願得子銘吾母之墓，以塞无窮之悲。于洪氏有連，又与松陽厚也，不得辭銘曰：予于善而壽，不洪安于儉而報不豐。夫与偕名而生，不得被其封；子既強仕而養不泊于千鍾，嗚呼！其命耶！斯銘也，尚以詔于無窮。

江元造墓誌銘

始余遊柯山，聞南塘徐誠叟先生之名，其學本于伊川，歆見而不得。今二十餘年，乃聞其徒江君之賢于其鄉之秀士，且曰：南塘之門顯者固

多，而江君則得其傳而不仕者也。君諱泳，字元造，世居衢之開化。大父以上，潛德弗耀，考汚漫常山，起家主饒之安仁簿，辟泉司屬，以卒。君其季子也，束髮知讀書，一以為己為本，手抄中庸、文繫、置座右，口誦心惟，寒暑不廢，弱冠有穀庠序。漳守陳公果得君，諸生中以其子妻之，子蓋張出，是為右史父。潛外孫紹興，初當籍解，詔淚者官其子孫一人，无後者許授異姓親。右史与龔公夫俱無後，龔氏以官子外孫壻，臧珙除公，款以右史之澤，与君、辭焉，迺及其友婿戚族。

既歆奏以他官又不就至是君之年益壯學益  
時再應鄉大夫舉不利絕不為舉子語既遭外  
報廬墓毀瘠除喪因弗去遂亦復訟仕而行其  
志于家號雨居為西莊堂室軒館下至器用悉  
有銘志以便觀省創棲西偏揭先聖像朝夕瞻  
仰如親見而師之榜家塾曰時善命其子震升  
謙家革佳業其中所訓先德行後文藝絕口不  
以利達啟其心亦不使預家務而治家自有法  
中百有亭以恨僕妾細大條理擇謹厚者董其  
凡不勞而辦不事生產家業無所增益伯氏仲

氏賞思日倍人以百公与之謝不取樂以雨聞  
見告人願學而力不逮者教且食之曰吾非養  
其口辭養其才也常有小疾一日出就外寢焚  
香默坐間一諷詠不異平時唯厲諸子以毋忘  
疇昔之訓語畢而逝寔乾道八年八月二十九  
日享年四十有九以其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庚  
申葬于祿墩之原遺文曰西莊題意曰明遊講  
習曰天籟編曰困心錄易中庸有解他論還尚  
多藏于家未得也葬之五年始得以銘諸墓嗚  
呼人孰不歆仕如君才定以取事足以得而其

學又可見于用乃修然自造以終其身余惟孔  
門有用之學上可以為邦南而其流亞皆可使  
從政觀至人与點說漆雕之意則知樂道者之  
為高而以政學者皆自欺也余于道未有再而  
仕之而未能優也聞君之風有媿焉故為之銘  
銘曰  
仕以行志而或害義孰若不仕以全吾氣允矣  
南塘源由二程有派其流君挹其清德成行修  
不用于世淑諸人者抑君之細命雖匪後其  
昌銘以訂之觀者勿忘

知嵯縣李君墓志銘

皇帝即位之六年五月壬戌有旨季光弼所獻  
文字有補治道可与循兩資制曰上書公早日  
以百計高則近迂平則涉調至于出入徑史動  
含諷諫覽尔奏篇朕甚佳之進官一列不獨尔  
私庶聞其風亦克用勸先是四月戊辰朔日有  
食之君據光武十事備論以進日曰美芹文簡  
而旨深意篤而言婉訓詞既頌士夫相与傳誦  
至天子導人使諫盛德日新而君之名亦由此  
暴白于天下君居八年再上萬言書敷釋前說

又泛論當世之務不報一日聞西府除目欣然  
曰樞莞與中書並立繫朝廷輕重其可恕諸遂  
放唐之宰相起自武德裴寂终于天祐楊涉作  
編年錄諱說二百五十有五去取抑揚皆有微  
意苟位人非據假以隆名雖元勳如郭子儀亦  
不得與讀者為之聳歎嗚呼萬不得究齊志而  
沒著書一二亦足以不朽矣君字觀國其先家  
處之龍宗七世祖超為吳越錢氏常侍始籍于  
溫居與陽之桂源曾祖宗喬祖文瑩俱不仕父  
敦習以君陞朝贈宣教郎妣林氏贈孺人宣教

公早世君方在髫髻號慕如成人祖母猶元志  
與林孺人自釐家務俾君一意問學君少穎悟  
痛自激昂于書无所不讀詩禮左氏春秋及諸  
子古文皆手自編寫寒暑不少交年十六侵室  
益加刻苦視生產作業與閤房之私一不經意  
羣減庠校輒出其輩行而器識凝遠不見圭角  
閣學林公待聘行制蕭公振里之先達少所許  
可咸器重之兩薦于鄉紹興二十七年遂登進  
士第授左迪功郎調福建福清縣主簿以祖母  
憂不起服除授臨安府鹽官主簿秩滿用荐者

闕陞左從政郎請旨授左儒林郎充郡州教授  
丁大孺人憂授福州寧德縣丞改通直郎知紹  
興府嵎縣磨勘轉奉議郎代者且至俄疾卒于  
縣治享年五十有七時淳熙十年四月四日也  
嗚呼君之抱負厚矣學行政術皆歆以古人自  
期而見于用者止于州縣間所在皆著勲績而  
其甚可稱者數端蓋官邑庠久不振君名張橫  
浦高弟子恕即燁勉以身率士子課試皆臨視  
之咸皆奮厲登巍科如張少良等教人邵陽僻  
遠士无師承君遇諸生如朋儕程度甚悉即鄰

縣之士至者相屬凡經指授多成美才如陳偕  
謝特起輩有穀湖湘自此君之善教養者然也  
浙西漕河淺汙例謂民運水以濟往來歲旱民  
勞水愈不至君相地形鑿河引潮以灌之至今  
為便閩有倦湖為豪右所田君按黃諫議之舊  
疏濬以廣灌溉此君之善与民利者然也君之  
聽訟不為鈞距一以至誠臨之公而生明无不  
洞察羅源尉鍛鍊平民為盜以希賞運司丞相  
陳申公令君鞠治悉送早及公歆騰奏又力辯  
之有毋改造而子有後言訟其不孝君曰不為

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安得在不孝坐之申  
公稱其引經之決刺民張僖之子為盜所戕疑  
怨家黃氏為之黃无以自時君察其非殺人者  
緩其獄得子之衣于未陽遂拿真盜又有王  
生与僧有隙匿田家之子使其交訟之旁引曲  
証僧自誣服君獨以為疑求之竟得于其家告  
者遂伏辜焉君之救荒不為文具皆出于惻怛  
之意所至家心受賜者衆隆興之初畿邑大歉  
尚書薛公良朋尹京以事屬君之列急務六條  
獻之隨即施行給事程公叔達以六察行縣喜

曰使諸邑皆如君尚憂飢民哉丞相史魏公百  
丞之才常亦君所陳盡發常平裁價命糶民為  
之謠曰飯不憂与之庾儒林季公民之父寒不  
憂亦有袴儒林季公民之母既為縣又遭游飢  
山谷窮民易致嘯聚君加意拊摩預令富室致  
吳中之米七千餘斛与于府得當平緡錢二萬  
于隣邑始得按諸西嗣歲尤甚本末登場民以  
菜色秘丞朱公燾力舉一道荒政尤許下越君  
求衰諸司得<sub>未</sub>四萬斛縣有二十七鄉凡為賑糶  
場賑濟場養濟坊三十餘所戴星出入以課督

之數月之後鬚髮為妄朱公每貽書勞勉日省  
刑緩賦以回天意非憚國憂民之切不及此也  
君為丞或則悉心以贊其長謀事甚謀請于長  
而後行及為長則待寮佐如兄弟莫不樂為盡  
力故所至皆有可紀而去輒見思卒之日創中  
羣穉相持聚泣至巷哭以過車識與不識皆喟  
曰善人亡矣平日安于義命論說甚時儒林之  
命既下人謂君且通顯君曰吾豈以此釣爵位  
耶竟客授湖外以去臣公知己甚衆亦有欲事  
于朝心或有尼之者君雖聞之心以介：至義

所當為則奮然直前無所顧忌親故以出仕抗  
論得罪後當叙理無敢保任君方為簿領慨然  
許之有貴臣過縣境冠蓋相望或勸俱往君為  
詩曰不堪枉道依陽虎可是无心簡子教笑者  
之心以是終不得為時用可哀也已娶同里  
周氏清儉端恪克相夫子先君十年卒後以時  
堂恩贈孺人男五人復之泰之蒙之俱習世業  
次兼善舉善早世女二人長適進士林仲時次  
適陳權皆周出也君天資篤厚孝謹過人少小  
孤立奉祖母及母甚至永始暫去投下有疾必

躬治湯藥執喪以毀聞與弟兄光度友愛誦書  
作文自為師友終身無間言無他嗜好惟以論  
著自娛奉養寡薄俸錢多以買書別有文集八  
卷藏于家為文渾厚典雅言皆有用庶幾乎一  
飯不忘君者雅愛東山林泉之勝築室其下接  
曰雙清軒曰靜寧款為晚歲歸林之地竟不得  
一日之適願非命耶諸子將以公年公月甲子  
葬君于邑之公鄉公原以君之甥朱德成之狀  
來求銘某頃官東嘉一見辱定交盡得君之書  
讀之相與益厚今其可辭銘然君志不負而學

而見于行事者僅如許既已屢書于前惟所著  
文書當表其大者以示後世銘曰

惟君之生不為不過位雖不豐朝有顯譽章交  
公莫君獨進御美芹之書一言而寤唐三百年  
曰宰曰輔流論其尤姚宋房杜君獨窺觀一一  
論者忠邪臚分咸有旨趣位非其據勳如汾陽  
而不與事有責備德如晉公而不怒上可以發  
潛德而誅姦諛下可以垂世鑒而切時務紬繹  
乎義命之說磊砢乎經濟之具使用于世則必  
古人之與稽使之作史亦必大時于初沮嗚呼



尚何言哉後之君子必有撫是書而太息者銘寔昭之用以載君之名于不腐者也

朝散郎李公墓誌銘

公諱宗質字文叔世家于濮六世祖文定公相真宗仁宗隱然為社稷臣子太子少師東之謚懿靖又以名德世其家徙洛中號西京房生中散大夫贈金紫光祿大夫孝孫則公之曾祖也金紫生朝奉大夫偉生晟承議郎知懷安軍贈奉直大夫配曰劉氏贈恭人公八歲而孤未幾而所生母展氏去嫡母四子又散于靖康

之亂從兄提舉宗臣携公入蜀聞叔父直閣改亦在蜀中間聞尋訪至則已下世惟叔母劉氏在又公之送母也柔順賢明撫之如已子竟以直閣延賞命公紹興八年補將仕郎公有姊歸司馬文正公之諸孫与之俱詣行在雨至江州水南始遇展氏于廬中物色良是司馬氏姊見之而信抱持相哭人以為孝感別十餘年而得奉色養者二十年贈安人赴調授右迪功郎監明州大嵩鹽場六年到官惟李氏代有顯人子孫目濡耳染為世吏郎公年尚少筮仕筮庫臨

事極不苟秩滿之日例裛花帶錢五十萬公悉  
謝遣之因家于僧坊晚卜居名塘遂為明之郵  
人矣十七年為洪州部建縣丞一十年間陞右  
送政郎就差慶州遂昌縣令飢寇作于傍郡或  
告豪民將率數百人侵昏犯邑者公亟捕首惡  
斃之杖下而後聞于州群黨帖息授湖州長興  
丞過 主上登極恩循右文林郎隆興元年改  
右宣教郎知紹興府蕭山縣未赴給事吳公希  
為帥以會稽劇邑非健吏不可為奏改命公既  
至剗裁有方政譽甚休賦稅素重公思有以寬

之先是以奉 永祐嬪宮免三卿支移折爰公  
請依 永安祖宗寢儀制舉邑皆免仍豁除  
折帛止輸本色吳公具以聞六決日而得上旨  
父老歡呼拜紹至今紀之丁辰氏憂服除權通  
判明州引寓居之嫌改隆興府時江西大旱安  
撫龔公茂良垂意荒政多以事屬公賑濟盡力  
全活者衆俸所有贏資頗豐致之公帑帥以助  
公之歸不得已以其半分給吏卒義不受一錢  
龔公益嘉歎之提轄行在雜買務雜賣場改通  
判鎮江府外臺以清廉公勤引荐于朝差知台

州陞辭 上曰久聞卿才宜以節用愛人為務  
公祇 上命采自奮勵听訟必先抑告訐懲奸  
惡郡有靜鎮堂退公不入私室危坐堂上吏抱  
案牘至前隨即決遣庭无留事暇則默而觀書  
治家尤嚴外人无識子弟面者内外斬之人不  
能欺理財精察量入為出无一毫妄費帑庾為  
之充衍增田于學以養士者凡百畝上下贍足  
凡事整辦簿書器物位置粲然惟公之精力足  
以行之歲時按閱及調戍兵遣海舟咸設方略  
群立廷下屬威以臨之號令簡明凜有風采舉

衆聳听無敢譁者伍符天籍一閱而識其人間  
有瘦隱隨即檮發人以為神以故威名遠聞寇  
不得發之輒得治獄雖以寬縱為戒而重囚  
苟有墨誤之跡必求有以生之郡縣吏重足承  
命而未嘗輕用鞭撻每曰此曹但欲其不犯吾  
令然亦民也可魚肉之耶有婦人訟前母之子  
不孝者親子寔使之公深得其情責以子不順  
母弟不恭兄一等繩治母不忍視求為母子如  
初諄復訓諭使之改可而退聞者服其平允年  
餘擢提舉兩浙京路常平丞益公事始至庫藏

程然八閱月而罷所書已四萬得蓋公之儉勤  
過人食不兼味自奉至薄以其行于家者移于  
官真有古人竹頭木屑之智所至不加賦而用  
饒侵尋暮境倦游而歸二復有當世意尋差  
立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官五轉至朝散郎  
淳熙十一年公于是年七十有三矣素少病俄  
致其事或勸止之辰可拜命才數日遽感疾六  
月十五日卒于正寢若前知然娶夏氏朝奉大  
夫知徽州承之女能相其夫六十九年矣贈安  
人以十二年十二月辛酉合葬于天童山南真

之原男四人長文鑄通直郎通判臨安府先公  
一年卒次文鎮次文錡卒于隆興次文鑑將受  
公遺澤文鎮實遜之亦以成公之志也女二人  
長適姜處俊再適夏祖禹次適登仕郎王祐之  
孫男五人澤涇津潛源孫女三人尚幼公系出  
名門而遭時多故且以孤孽不得于親挺身自  
立艱難險阻有人所不能堪者先世舊物不遺  
一簪致位却使者退而燕閒生理順裕皆公刻  
苦以致此時出其餘以濟人遇歲寒散廩以食  
貧者安公知足未病而挂衣冠可謂賢矣然惜

其不究于用也先君工部久与公周旋某贅倅  
丹丘以父執事公相与殆忘輩行治郡之績  
皆所親見侍坐後容猶得窺中原故家典刑年  
來憂居公時相勞苦庖饌有珍鮮必畀以奉  
甘旨方為林下游送之約而公已矣公抗直有  
祖風不輕以詞色假人不知者或以為忤獨子  
某奉如許使人不能忘子求銘公之墓民  
不約詳銘曰

矯々李文定之孫奮身孤藐思大其門百无  
劇易過之輒辦低個官未惜用之晚丹丘之政

尚有可紀使其用大所立必偉未疾引年得終  
其天公乎不忘視此銘鐫

洪子忱墓誌銘

余故人洪子忱以名家子力官業而試邑之始  
橫遭上官摧折心寔念之事既白合余送兄編修  
作州摩拱扶持使得自見一旦聞子忱之訃乃  
道遠不得摩其棺一慟其子以書來求銘言甚  
悲請甚動紀遺事甚備惟然其不能自己也子  
忱諱繁姓洪氏其先丹陽人曾大父固贈特進  
大父掇紹興初仁吏部尚書終徽猷閣直學士

左通奉大夫丹陽郡侯累贈金紫光祿大夫謚  
文憲父光祖右朝奉郎通判湖州以君郊祀恩  
贈朝請郎妣王氏贈安人尚書挽居台之寧川  
君以婦家在南豐因家焉紹興二十四年通判  
遺澤補將仕郎二十九年授右迪功郎監興國  
軍在城酒稅未赴間以組賞楮君修職即改監  
行在戶部贍君軍糴場君少孤有意自立一歲  
金穀出入以千萬計俸門至多挾勢行賄交乳  
色價君一切裁之以公无敢犯者樞密林公安  
宅時以戶筵領糴事庖人以緘題補吏君察其

何曰林公：庖人甚峻獎君于稠人中時人治  
兩賢之秩滿陞右送政郎又以常循右文林郎  
授鎮南軍節度推官屬邑奉新有田未直百余  
斛名存而墳士公私交病宰以書抵君：為充  
簿書得其始未告于帥而蠲之參政龔公召還  
尚書汪公為代問察吏能否大參言君首公任  
怨臨事不苟尚書与君有連素知君者由是益  
善君督稱茶冠引以自隨無一日不同艱：功  
未及成而罷君復還官次分寧宰謝君磐忤浚  
帥意有妾訴者降揖旁縣酒官因繫滿獄君深

知其誣會以漕檄行縣中父老皆詣君訟寃歸  
曰漕使趙公汝愚始解一日帥俾君訊問即呼  
訟者詰之皆无異狀官吏俱按堵如故府西寃  
門火延燔數十家兵官土人捄焚甚力徹旦方  
止帥歎委罪兵官劾章已吾君歷道其焦灼勤  
勞之狀始寢其奏五人者相率繫謝君无德色  
淳熙五年改宣教郎知江州德安縣始視事民  
以丞暴弱群訴于漕臺跡狀昭 丞竟罷去郡  
將庇惡不可遷怒于君督責日峻君謀避之有  
以告守 丞怒移德安丞吹毛鍛鍊遽按以聞

君時到官方月餘人皆知其无他尋置獄筠陽  
意遂昭雪守去而君亦歸矣邑素劇至是愈不  
可為適負二貲君力請于郡吏責少寬始得整  
頽綱而一新之春霖暴漲田家无所得食斂手  
待盡君載米家至損直以糶間有无貲者以私  
帑償之憂亢陽躬禱名山率家人蔬食逾月徹  
盂行烈日中或至忘食發廩蠲征弛刑緩逋以  
次舉行元天極其至已而日澤霽霈謠誦相聞  
疫癘繼作飭鑿藥謹護視賴以全活者衆崇飾  
縣庠弦誦不輟有刲股以奉母者獎厲有加邑

人勸焉初癸卯歲旱民貧官租入千餘斛至是猶未及半君曲為之面糴及二之二泛漕司和糴未以足上供期以年歲償之可以寬其歛之煩林公折嘉其素俾郡給千斛未能盡行也君惓惓三請謂不及今為之他日必至重擾迨泛其言而君不及見矣人尤哀之君自待兩浹疾猶勉親細務寢不自堪頽孺人曰我父年五十三水浮膚而卒我年既及而疾又甚似殆不免矣遂于八月十七日卒于縣治之正寢神色不亂三日而歛如生也娶曾氏封孺人告州教授

發之子男五人柵孫棣孫枯孫柱孫椿孫女二人長未行次早卒孫男一人諸孤將以公年公月日葬于公鄉公里君天資孝友推誠待物高誼過人自痛祿不逮親且以蚤鞠于外家因仍未能還鄉歲時祀享東望松楸追慕悽愴不能自勝幼妹未行舉部綱而羸入益以曾孺人橐中物歸李君司法順之季兄色為邵陽泛事逢郡侯之怒捕繫甚急君聞之垂涕徑走湖外往來都下願納祿以贖其罪移獄江西又哀訴于當塗諸公卒脫吏議閔教歲始得官廣州道由



君家別三日而償于道銜衣星奔護其喪歸葬  
南礼又挈其孥于郡併育伯兄之子甘苦同之  
勉以學問弟葆聚首二十年使之有室周給无  
倦隆興寓客胡夫州栝挂冠家居貧不能堪縣  
不加禮以逋租没入其田君請計歲入以償  
青還半俸以活其家南豐宰盧君孝孫与君定  
交嘗以公事忤二車既賴君解紛其死也又周  
之葉君大辦免官待命邑下君念其清貧餉饋  
無虛日且為求直于有司而君以病矣縣主簿  
之妻以危乳暴卒君驚惻不已委曲調護其家

遇人有急難惟力之視人或負之曾无怨言方  
窘辱時亦有下石者已而待之如初更覆護其  
所不及人以為難民有姓胡者險健好訟君治  
之鼠伏又善諭之絕迹不至公庭君之喪胡泣  
于前甚哀良民夫所依至巷哭以過車君在官  
名為二年蒞事之日才半其待人心乃如此潔  
廉自將祿粟主租有升斗之贏必懲其人而歸  
之然則直自任曾中无留事一有不平空臆四  
言不肯詭隨以徇人以此故所在整辦然亦  
以此寡合君殊不暇顧郵久而人亦亮之惜乎

天不假之年見于事為者止此是可悲已銘曰  
惟文憲公策公中興丹陽之洪藹然簪纓君志  
自立家訓克承試邑九江罪罟是嬰人皆謂君  
否終則傾齊志以歿聞者嘆驚急誼首公尚有  
令名勒銘山阿以詔昆仍

蔣德言墓誌銘

仕宦以作邑為難而又有甚難者姚江為越壯  
縣戶口繁庶士夫駢集令才而勤猶不暇給四  
明蔣君德言以便親為之宰貌不勝衣年又尚  
少平時簡易知同或慮其不能辦吏民亦望而

易之去鄉近當舟車之衝毫髮不及悔吝必至  
此其甚難者府主丘公密一世吏師威望赫然  
君一見白事已留其意退而視篆逐事風生曾  
未挾目穀稱流聞沛訟見則永絳所造至前或  
片苦折之无不厭孤滄君書判者傳播道路皆  
以為神如催科徭役綱目簡明不妄施一蠲亦  
官賦夙辦受役者悅首以辦念丘公及部使者  
大稱之以為今日之最則又以其餘力修學報  
葺傳舍講序拜以崇義風歌鹿鳴以勸多士應  
酬曲當下情益通進見者人々自以為親已始

無一人議其後才半歲而屬微疾不免冒而不  
可為矣闔境相吊如喪而親日相與聚哭于門  
喪車之行羣稚長號江浙雖古之循良久于其  
職者未必得民之深如是豈可以力致哉蓋  
君家以詩書相傳父子自為知己考累世君少  
俊邁近歲尤刻意向學列心好問進不已故  
其敏于政如此以是知非作色之難顧其人不  
易得尔嗚呼斯民之不見德久矣如君能安愁  
嘆為謳吟于旬月之間曾不得寃見而蘊天遽  
奪之其不仁哉丹陽金壇蔣氏自末漢有封義

興山亭侯者代為聞族君之曾祖猷事 徽皇

為中執法終徽猷閣學士友宣奉大夫累贈少

師忠言直道冠冕一時尤溪汪公誌其墓曰至

今論宣和賈者必曰蔣公嘗守明州靖康來避

虜難卒于海山葬隱學山子孫遂為鄞人祖謨

右朝散大夫贈金紫光祿大夫父臺卿奉直大

夫皆篤厚君子也母恭人張氏君諱綸德言其

字也以軋道三年郊恩父任為將仕郎五年試

銓葦六年授迪功郎饒州安仁縣尉淳熙三年

之官八年以強盜賞改承務郎知信州貴溪縣

丁奉直憂不赴十年授姚江十三年七月到任  
磨勘轉承奉郎三月丙寅卒于縣治六月癸酉  
葬于定海縣大丘鄉富陽與之原與父祖之藏  
相望也君之在安仁已能卓然有立當路名公  
知己甚衆盡力而職殺傷者驗視必親人以不  
寬盜賊不敢發。二輒得吹秩之後憂患相仍  
祖母安康郡太夫人俞氏既喪而父行一人俱  
以毀卒君性至孝執喪甚哀調娛上下內外嫻  
族了兌百言君之志得行于其家而不得仕者  
七年性不喜治生而好周人之急客至必置酒

不問家有无以是益置得祿曾未信眉而已矣  
君之才有餘而壽甚嗇又素多病見于用者止  
此豈造物者不能延其定數姑使之發時譽于  
是數月之頃乎使又不得此則君之所長益无  
以自見而人未必信其能過人也今邑人稱誦  
之于前几不容口追痛于後久而未忘是亦足  
以不朽矣君昆弟四人叔氏早喪君歿之不能  
自勝至于成疾與伯氏季氏友愛尤篤榜及群  
送切磋學問觴詠相送甚造也立秋君以視篆  
之初不及秋賦伯氏季氏皆在選中又相繼之

官縉紳以為榮太恭人首過姚江方將往來諸  
郎之間一旦禍起不甚晝夜之突行道所不忍  
聞而况于親黨乎始余仲兄嚴州止女為歆  
得快女婿成字歲就試灑蠹歸而喜曰吾得婿  
矣有蔣氏子送其兄入場屋動翰如流取而讀  
之駭：逼人父母少之未歆其覓舉上書請行  
氣宇爽甚閱三年成婚翁婿俱名薦書即德言  
也德言于余最厚既嘗為之狀奉直之行今忍  
銘君耶仲兄之亡相抱持而哭且曰外舅既不  
可見事公猶舅也今女女既失終身之託君以

兄子為浚曰興仁晚得一女曰餘拊之輒心折  
因君昆仲請銘于辭亦不忍也哀哉銘曰  
君之往兮秋風藹流歆兮与江俱末手摩兮悲  
疾居无何兮民歌之忽不見兮何當歸父老頓  
足兮咨嗟涕洟君歸兮柰何風搖兮水接汝  
英爽兮如在託辭兮山阿山可傾兮水可涸惟  
姚江之名兮不磨

太府寺主簿周君墓誌銘

君諱元卿字景仁別字聖予舊諱冬鄉字成甫  
世為處之遂昌人曾大父諱送諫不仕大父諱

邊贈少傅父諱緝左太中大夫敷文閣待制致  
仕贈正奉大夫以君陞朝贈光祿大夫文學清  
裁有重名兩娶李氏尚書諱南公之女孫贈永  
嘉郡縉雲郡夫人君縉雲雨出也年十三以郊  
恩補將仕郎既冠授右迪功郎池州建德縣尉  
光祿由祭酒遷吏部侍郎更今名奏承務郎監  
潭州南岳廟充福建路安撫使準備差遣未赴  
丁縉雲憂尋監左藏西庫又丁光祿憂服除差  
充兩浙西路安撫司幹辦公事監左藏西庫提  
轄文思院提轄推貨務都茶場行太府寺主簿

淳熙十三年閏七月十三日以疾卒年四十有  
七積官至承議郎賜五品服娶棲氏封孺人伯  
父淮未帥諱璫之次子諱鏜之女子男二人長  
大受送政郎監泰州鹽倉次未名而夫女三人  
長適葉相次適禮祿次蚤亡孫男三人文之前  
君半月卒遷之將受光祿遺澤次復之三女皆  
幼時年九月辛酉葬君于明之奉化縣松休鄉  
桃花西與之原君惟明悟過人光祿為當世儒  
宗教子甚 會伯君俱歿于壯歲叔氏浸去晚  
乃得君愛之尤切常撫之曰吾不患汝不能學

然二不強汝之苦學受命之後見葉氏甥肄業  
慨然曰吾舅也反不若耶遂發憤進學不半載  
下筆成文衆皆驚嘆自尔手卷不釋博貫經史  
雅有父風尤精班左二書前賢詩文稗官雜說  
動輒成誦數琴善自度曲挽弓能左右射舞劍  
擊刺圍碁投壺无不精到釋氏教律禪宗之說  
道家符錄鍊養之法陰陽筮占推步之術一聞  
則心通類解記轉不忘發為文詞筆不停綴飲  
酒餘斗不几席間賦詩敏若風雨似不經意而  
語出驚人後或十數間其故作歷舉不遺一字

商榷古今抵掌劇談通暢磊落四座願敷間出  
雅謔應口如響又莫不絕倒也加以教事能斷  
有志于當世之務張魏公當國上書論十事皆  
國家大計魏公聳然異之欲擢置朝行而未果  
除左帑以旌其言又嘗集漢唐事跡切于今日  
者著要鑑三十篇獻于朝士友相期功名不足  
為君道長養成就為一世偉人平時少病精  
力兼教人而小疾困之浹日而逝可痛也已帥  
幕多不以事物自嬰君曰食馬而怠其事可乎  
帥知其才試以滯訟剖決如流有旨務神到云

俾帥司製造以頒諸州君寔董之且持檄徧閱  
于外工力精微至今為用西 最為浩穰君處  
之裕如又以其餘間溫習故 登名薦書問有  
網運稽種調度偶朋上下掉于無策君臨時制  
爰動中事机一日郊賚甫畢而歲幣迫期當市  
銀七萬餘兩君威信素著老吏巨駟无不厭服  
出錢纔數十緡以次分授約期償直不日登足  
版曹賴以无恐尤器重之任滿增秩蓋未出墨  
入二年无纖毫註誤乃始得此同僚皆藉君以  
濟文思雜用金玉寶貝綾錦之屬尤難稽次君

始創簿物以號別之至今遵用此使之来凡錫  
賚器皿下至徒御衣衾等物皆以職守次第按  
視至勤 御覽君以為此特分賜行人不應適  
禮以傷事骸起部以聞 上深然之支用飲羨  
歲久積腐君請于部徧佑而嚮之得錢數萬、  
以給止償侍郎李公呂圖賞歎不已力引于朝  
又以邊郡薦之推兗歲額八十萬緡豈名虧數  
君始就職皆曰君来則歲事无慮共既視事密  
詢訪得數十條皆名數期會所當先吏輩匿之  
以為竒貨未始輕出聞因白事君引類擡發旁



通允餘愕貽相顧莫知其所以然後雖有不在  
條中者亦不敢隱以是未嘗汲汲趣辦威未終  
而額以益矣乞已南郊攝符寶即先郊三日命  
宿人寶于奉常居謂寶國重鎮也今先兩夕置  
于月非使日者犯時堂設寶于殿左宜即其所  
俱寫與以送會宰殺取旨不及遂已然識者咸  
謂君知骸焉勾稽外府方嚮于用左右揆知君  
素深自謂完庫皆時畧去未容等禮是不以時  
君亦自喜有朝積將因是以見天子一吐胸中  
之竒使見于用當愈出而愈高孰調其止是耶

然上而受知于當世名公往々期以國士與人  
無高下賢愚又悉与之歡有以急難告輒傾身  
赴之匍匐救喪尤為周盡見有陷于罪者苟可  
以營護之無不至故位雖未甚顯而聲名已藉  
甚才雖未盡用而思之及人者多歿之日郭州  
皆為之痛惜親黨鄉曲下至閭里无不咨嗟相  
弔蓋其得人心者如此枯蒼達官最盛皆与君  
至厚亦歆引而致之華途未能也先緣晚益流  
苦君性至孝奉承左右常時誦書以娛悅二父  
子兄弟自為知己談經論文侃々如也執喪哀

毀過禮叔兄已先喪一力 門戶之責襄奉勞  
苦人所難能自郡至蓮峯葬所凡三百里水六  
險絕又遭大雪君送疏露拜以禱喪行日光粲  
然道中灘水激舟幾至傾覆君號呼入求百舟  
以出人共哀之初光祿與某伯父但將曹湖南  
始議終婚伯父由淮句哥 以歸光祿入蜀道  
還使江未君乃就成于四時光祿自求佳奉祠  
寓于鄞置田畝為終焉計後雖還鄉治命俾叔  
民之子守墳墓而俾君未依外舍然君未嘗悉  
鄉國也君與人甚周而待某尤厚相送之日又

久而仕于朝漫更為鄰无一日不奉周旋頃某  
遭外艱御褻瑩奔委家不暇顧經紀其後君之  
力為多思歎一致位謝未果而以訃聞奏間過  
君家有慟而不知所送也大受乞銘曰  
枯蒼之周文獻有傳光祿大之世推儒先君濟  
其美有志當世天分最高身棄教器中節十年  
始有朝蹟夷途發軔何壽之嗇十載之英必此  
一立尚尔後人有發其幽

鮑明叔墓誌銘

友人鮑氏時叔將葬其子萬里萬石萬容鍾門

再拜求銘于余、為之悲始余數歲時侍二兄  
凌李先生君訥學時叔亦與其兄德光受業于  
門既冠矣令兄弟皆以兄事之時叔二十六而  
入太學猶時、相適友誼日篤隆興改元試南  
宮明非與鄉人張伯玉璧王彥方敦義同鄉余  
與凌舅汪公剛定求分 以處而舅甥偶在選  
中今又二十四年矣回首舊遊德光與伯兄俱  
蚤世伯玉亦不祿彥方止于一尉淳熙十年春  
仲兄與余誕先君之喪辦自嚴陵時非來吊其  
哀未幾聞時非之訃為之失聲又刑目而仲兄

不幸甲辰之冬則定亦止矣

之餘親朋凋

喪俛仰咸觸尚忍言哉吾叔之止也余方在苦

凶中不得摩其棺一慟令其可銘君諱俊德字

日新明非其少時字也世居明之奉化曾大父

遂良大父智俱不仕父塘以君故會慶典封迪

功郎母江氏封孺人大父力穡起家迪功愛二

子之敏入城就師友能相勵勉洛詭敵徹夜旦

不休賦篇素正秉長于書多哉經史子傳之文

喜為人誦說纒 可聽以其餘力為詩詞發語

清麈倡酬無虛特君性端重簡出自奉隨力不

為異三兄繼歿獨任仰事俯育之寄經理生事  
米盜靡密處之裕如與人交閑務造其平一戶  
雖大若無事者孝謹和易率子弟以學延名儒  
訓督之兄子亦  
餘皆巖々自立君尤篤  
親故見卑寒者親解衣以遺之無德色間有造  
門觴豆留連談笑弥日不倦庠校二十年間人  
甚希交情終始善纖介之間修葺或致位角顯  
曾不以毫末不請人尤敬愛之兩上禮部竟以  
不售病且革或其子母為禴穰事遺言琅一有  
序三月六日卒享年才五十有六嗚呼可哀也

已娶丘氏女一人孫男二人長曰初幼未名孫  
女一人諸孤卜地于嵩溪王与祖堂之側以十  
四年正月己酉衰事銘曰  
吁嗟明林而止于斯少也篤學几忘寒飢足用  
歎瘞目侵腦脂勵志愈確期用于時命之不淑  
十止室歸孝吏衆知月許則推有子克家尚其  
似之我作銘詩繼後之詔

朝奉郎主管雲臺觀趙公墓誌銘

公諱善譽字靜之一字德廣系出 太宗皇帝  
後曾大父仲暹夔州觀察使贈開府儀同三司

少傅嘉國公大父士迨武翼郎考不晦忠翊郎  
四舉進士以節行稱贈通直郎公弱不好弄年  
十二三誦詩書屬文如老成人未冠失怙恃固  
窮自立手不釋卷足不起戶不知飢渴寒暑之  
交兩試胄監軋道五年試禮部俱為第一登進  
士第調明州昌國縣主簿昌國邈在海隅公介  
然有守不鄙夷其人為辨曲直皆明達平允邑  
人相与愛服之或訴于郡多願決于主簿今太  
師嗣秀王時為守俾攝邑事對易定海慈溪三  
年簿領而典撫守之寄踰二暮三邑父老猶能

道其惠政海盜竊發捕得全黨郡款奏以上賞  
公言攝令捕盜不足為功誠不欲以人命希賞  
典嗣秀王為奏貸群盜殊死力薦之朝公未始  
聞也授兩浙轉運司幹官怒報改秩知撫州臨  
以縣在江西最為繁劇公始視事即為文徧  
諭鄉井出于愛利之誠心告教既孚乃具為條  
目日限量地之遠近以定期約里長月不過一  
再至訟事皆躬自予奪頃刻即釋去牒訴日省  
縣久因于預借吏以歲例來白且謂不尔必不  
徃公命取稅籍閱之逋負寔繁蓋工下蒙蔽无

有發此者按籍征催不擾而辦有无額官地歲入額多以妄用公自罷之復請併罷諸色類是者或議虛市此之私創稅場請撤屋罷市公力沮之以從民便太守趙公焯葛公判列治積十數條奏之有旨中書籍記去邑五年人相与立生祠于縣治邑宰陸侃之記可考也添差通判常州浙右飢饉躬行賑濟一郡賴以全活倉使以荒政論薦太師丞相史公上章舉士備言文學政事之表召審察差監都佳奏院遷大理寺主簿秋旱下詔求言公草封事上之幾萬餘

言其畧曰 陛下兼收衆善而言者志在投合搜抉隱微條目益廣而奸偽益生甚者唱為任怨之說竊徇公不阿之名一切付之不恤下情安得丕壅習俗安得丕薄和氣安得丕虧乎天下之習日趨于褊使机巧之域而无優游舒泰氣象士不畏義民不畏刑則是二十年来攘臂建議爭以為勸者果何補歟 壽皇嘉納為大理丞有以左帑宿蠹告者逮繫天獄官吏重以佞譴公察其无辜謂將自其作俑者罪之則不可勝誅若断以一二年来且有刑罰不均之歎

上覽奏開悟得減平江民磨礮之獄皆以為  
凶惡无可之理公條可疑狀十六請賦證无  
實情款抵牾卒釋之十一年充省試考官六月  
除提舉荆湖北路常平茶鹽陞辭壽皇曰朕  
精擇得卿公論士大夫為己之心重則愛民之  
誠必虧營私之念切則奉公之志必息得之  
慮深則服節死義之風必誠上深然之先嘗進  
南北攻守類考上曰卿向所書進可謂有志  
至是又進易說謂聖人以斯道寓之書上又  
曰聖人以此寓之于書天何言哉易學要須兼

通天人鄉史學如此經學又如此及臨遣又曰  
卿向來學優則仕今乃仕優則學朕得人矣教  
日有請薦擢宗室人才上復言公經學文章  
雖士林中亦罕有之湖北大旱鼎澧尤甚入境  
一日躬走村落撫慰飢羸得戶四萬餘口二十  
萬通融諸郡常平之儲盡以為用賑糶貸濟三  
者並行動得其實疫者藥餌兼之奏閣貧弱爰  
稅是歲粟麥倍收禾稼豐盈民至扶老携幼來  
謝初行賑貸或謂游飢將無所取至是民事負  
以償諸郡充足嘗奏買撲稅場十余何渡四十

五歲入甚微而豪民大為民害盡罷之十三年  
除潼川路提點刑獄重囚徼議州縣闢訟稽考  
平反細大不遺才三閱朔漕使闕上稱公儒  
者可使治財就除轉運判官公嘗論國朝置轉  
運使本以收藩鎮之權絕妄用之蠹脫斯民于  
暴征苛斂之甚近時司漕計者特以賦斂為事  
為材能者務趣辦而事督迫州縣之困弊民  
力之寬之大始間也故其視州縣如一體有无  
緩急皆得<sub>上</sub>達悉力以庇之諸郡所貸<sub>借</sub>錢至  
十餘萬俾守式置籍約以暮年優裕乃償自是

蜀東諸郡舉无憂熬窘缺之狀十四年詔諸路  
監司條陳民瘼公言賦役不均獄訟不平征斂  
煩急酒稅可暴四事且曰陛下延見牧守固  
將以觀人才也而計臣請以奏劄之一陳上俱  
之數郡守乘滿者莫替不責舊逋宿負征商權  
酷肆行部虐以藉乎求進近議者有刑輕之疑  
帥臣治盜輒先斬以自劾而求彈壓之名使其  
皆當不過能連殺之而已倘歸之有司按鞫亦  
不免于死萬一愚誠不能自<sub>守</sub>寬恨之氣豈不  
干陰陽之和平兼遂寧郡事閱那熙之民有爭



競且曰公未始擾戍其忍負之公措置常平深  
察宿弊揮官就倉和糴石增百金市有增損亦  
隨低昂聽民隨所有求售亦不限日糴之數寔  
惠及民官儲充積公私便之所至就郡席立學  
以教宗子率知鄉學精節未蜀凡三年士民愛  
之如父母遂寧尤雨歸心寢疾二旬上章力句  
歸主管華州雲臺觀百姓始則朝夕偵問相率  
禱祈及歸羣釋奔送涕泣不肯去既達寓里屏  
絕家事獨處一室圖史自娛一日然朝家人將  
歸正寢且歎自為 翌日天將明燕坐榻上暝

然而逝十六年八月癸卯娶錢氏僅再歲而亡  
贈孺人再娶杜氏祁國正獻公之後封孺人子  
男五人汝傳修職郎新監舒州山口鎮次汝佺  
以公遺澤補將仕郎次汝儼次汝何國子進士  
次汝仲一女許適承奉郎楊察孫男一人崇揆  
孫女二人以是年十一月甲申葬于紹興府餘  
姚縣緒山之原通直墓左公天資高 識見超  
詣研精性命之說發為議論及所著易說明白  
簡易晦菴朱先生一見歎賞以為擴先儒之未  
明願正郭先生嘗序易書謂貫三才之理于其

中一諸儒之說于其外二公師表一世于公特厚晦菴屢以書來相期甚至願正出一編書公以奏之上孜孜好學公退不少懈率夜分乃解嘗即國史所載深求藝祖開創之微意為書十四卷曰皇朝開基要覽又為皇朝至政類編不幸寢疾僅成數十卷其他如南北攻守類晉載几年表皆行于時又自論說語鏡歌鼓吹曲祝堯文等詩文六十卷號恕齋類藁藏于家公孝行根于天性自以祿養不及祭祀務極豐潔悲慕不少衰弱弟妹脩殫鞠育教之有成

仲弟善与同登科季善譽亦以取應得官女弟再遣人皆竭力資遣遇母家桂氏特厚舅氏既卒訟其遺腹為之嗣且厚給之其他悲故用抚姻族恩意稱是廉靖自將一介不妄取行郡例丹皆擯不使前按例饋遺者悉歸公帑刺舉尤所盡心首矣莫不待其請舉奏牘面授之其在他州則郵置以達人知其不可以有挾無敢以撓公者間有按劾不以强有力為憚所部肅然楚蜀之士夫類能稱道之公抗走不群砥節礪行不泥紙上之空言必款施行所學而見之

行事尚友古人思与之齊人或疑其好異公不顧行愈力久而益安人益信之考求試故貫穿今古直欲立事業以傳不腐少名齊以宗遷以勵其操後名以恕其志將以及物也出而泛官苟有利于民固之甚于飢渴救荒施舍之外又所在為經久之計在昌國已能勸勉富室買田與山專為編氓嫁娶喪葬之資在湖外則率十回郡買田各畀郡文學司之每三歲則以給士之與計偕者在潼川則以漕計之餘使州縣置舉子莊孕者產者俱給之未嘗至于今賴之使

天假之年處以大位益攄所蘊膏澤必時下于民而官止于負即壽止于四十七識者痛惜之嗚呼豈以多記損心憤世疾邪而至是耶抑果有教不可逃耶某與公相見之日可教而相教特厚汝傳妙年跡世科大似其父率諸弟力學以守素汝入太學蓋前所未有義方之訓可知汝傳會粹公行事來求銘採其可銘者書之餘弗少銘曰

熙陵諸孫嘉國好文流傳至公遂為儒門公起攷貌立志堅正尚友古人期与之並學貫經史

仕更麾符學仕俱優形于帝俞早心濟民一變  
齊魯志勤道遠中道而阻齊志何言勒厥山阿  
有子繼之尚其不磨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八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九

四明樓 鑰大防

墓誌銘

太府卿王公墓誌銘

公諱卿月字清叔世居開封府祥符縣曾祖環  
左朝奉即大理評士祖阜和安即父思正翰授  
醫痊累贈朝議大夫朝議辟地轉徙高居台州今  
為台人公生以賴上嫡母太恭人商氏夢月墜  
于前以裾承之舊得其半是夜陸宜人宜生公  
故以名命焉公穎悟不凡未冠而失怙恃固窮

自守必歆以舊身隆興感元試人右序軋道二  
年中其科授承節郎德安府復州漢陽軍都巡  
檢非其志也益于學五年遂登進士第調選温  
州樂清縣尉到官值海寇充制司馬捕甚急  
諸將皇公處之自若密使人扼其境路所出  
相繼就擒以授諸將不自以為功嗣後獲盜不  
不一公謂此曹雖為兇暴寔以失業至此多為  
寬其罪識者知其為偉器使憲程公大昌竒其  
才荐于朝軋道七年十一月召對稱旨改承奉  
郎守宗政寺主簿九年三月遷太府丞六月為

秘書郎兼吳王益五府教授淳熙元年七月除  
起居舍人十一月除起<sub>居</sub>郎閱日兼權中書舍人  
二年兼直學士院公起尉曹不四年擢用為文  
字官制同温厚員若素宦嘗草辦胡銓詞云吾  
寧身蹈東海獨仲不歆帝秦至今名重泰山  
微相如何以強趙人多稱之論事尤不避權貴  
是昔為殿試編排官宣召之日敷奏池州守臣  
忤時宰之意因以帥才荐之五月除<sub>一</sub>秘知  
廬州時年方三十八住廬僅七旬而陸冝人年  
高嬰疾請祠而歸日侍鑿藥衣不解帶五年春

除荆湖南路計度轉運副使八月丁內艱哀毀  
盡禮甫終喪起知靜江府當李接陸梁之後專  
務摩撫八年秋閱先期有告效用時殺將官以  
叛公廷詰而叱之曰前帥平賊功賞有不明何  
預我事我待此曹如子弟汝乃<sub>之</sub>耶械以屬  
吏且曰事畢當行軍法監司遣僚佐來款用他  
日公不為動水部勒以制其妄仍携家徒觀以  
安家心效用謀既泄而形格凡汙事死敢譁者  
歸即取告者謂當反坐汗喘不能言公曰妄人  
無知不足以膏吾斧戕以遣之效用又牢其袞

沂曰前日 社已業辨明而市井訛言不已願  
納軍器于庫以釋疑謗公善諭之羅拜而退為  
出錢五十萬于市許告捕訛言者翕然而定其  
處事類此時臣僚有謂廣西鹽法不便于民欲  
罷官鬻而行鈔法詔監司帥臣條具可否公力  
言鈔法之害五千餘言雖一時不能回卒如公  
所料十年七月移帥襄陽觀覽形勢極論事宜  
致于元祐周公大要謂襄陽重地當屯三萬人  
乞移荆南之屯併歸襄陽仍以節兵萬人隸荆  
南分荆節為二軍以襄陽為都汶荆南為副未

幾 壽皇令條列邊防利害公徑以此書激進  
才一年均州報虜人浸地數里削未久書曰移  
封疆過此切人詢、謂必開邊釁公知其妄奮  
筆為檄告諭邊民安業西府馳問所以公以家  
族保无他每言虜中獵騎多逼進境公与兵帥  
先期圍獵于郊視日加遠虜遂不至又嘗虛傳  
有警為之出遊觀首抵莫而歸路以充事赴鎮  
之初遭言荐飢竭力賑濟奏陳至于五六田里  
得免流徙十一年言者乃謂公恇不講荒政十  
二月罷歸十二年再主管遂寧府武夷山冲佑

觀十五年冬除和州路提刑既奉事進直顯謨  
閣改帥廬州叙人与石門蠻互市紛爭蠻被殺  
傷者三公謂蜂蠆有毒不可不脩奏易守臣練  
兵習武時忘戰日久士卒驕惰分習勁弓強弩  
躬自教督軍鼓大振其後石門蠻王特錯果貽  
書邛部川都蠻王墨崖欲借兵以侵邊又集蠻  
衆二十部兵事勢甚急公雖已表脩不忍戕民  
于兵令蕃漢耆長王文通父子諭以禍福蠻人  
堅欲浔前叙守而甘心焉相持數月公謀知蠻  
中有郭萬肆者最黠桀黠為之主謀致此邊患

以厚賞生致之或請誅以示衆公曰此易尔恐  
復因此生事奏請廢以重役迄今役字神衆監  
事既失心腹之人始以印狀沒誓待命下吏邊  
徼以寧紹熙元年進龍圖閣再任明年召還三  
年正月始至行在所除宏正少卿尋兼中書門  
下檢正諸房公事六月假吏部尚書為金國生  
辰使未行除太府卿已而瘍發于背或勸其辭  
行公曰君命不可辭也七月壬午行次揚州卒  
于舟中享年五十有五積官至朝請大夫娶趙  
氏先公十年卒贈宜人子男三人好謙迪功郎

紹興府諸暨縣尉好向好生並將仕郎女二人  
在室孫男昱將受遺澤孫女二人尚幼諸孤以  
十月己酉葬公于臨海縣之牛極山合趙氏之  
墓公性警敏記誦絕人先以武舉進既精習兵  
書武事又登儒科同章 賸尉隨事立就議論  
通暢灑灑可聽古事今事問无不知旁通釋老  
之書百家之學游藝多能為士林第一醫卜星  
曆動皆精皆琴非誰却入千輒二儀表魁偉神  
情洒落唱第之日 壽皇屬目良久閣記蓋有  
自矣逆游玉津一發中的亟被金帶之賜任瀘



南教士卒衆列兩傍百夫出帳中帽集帖上无不駭服至于考辨鼎尊古物游戲翰墨丹青一造妙其他世故邇之先劣而又貫穿文法練習吏事恩威兼舉所在辦治心計有餘秋豪可察而持心忠恕事率泛厚僚吏有請度无可而難忤公意蟠然役之故人樂自盡公亦不勞而事集疏財容物凡所難及歷官雖久用度之餘隨以散施親舊无所計惜月給言賦旁及鄰里之鰥寡孤獨者身後終有田六十餘畝書畫蓄籍之外儲蓄无幾暫攝檢止于讞議之際務送

寬典亦有譏其過甚者公不卹也居鄉恭謹无貴賤与之均禮閉門省事而不絕物不以一毫之私干州縣鄉人以此益加敬愛築園北山之麓厥德孔璋移文中語列為扁牂泊然若与世相忘者徜徉盡日望之者以為仙平日有志事功留意世務擁麾幾遍東南所至觀山川問風俗歷々胸次獨恨未識中原張繒有行歌周覽洪河大山以贊國家魂恢之畧而齋志以促存神痛惜之諸孤彙其遺藁僅得三千卷藏于家客授東嘉始以同寅相与特厚贄俸毋立周旋

二年見輒傾倒嘗与之論兵公曰兵不易言也指援大畧則又曰謹之戒之惟忍于殺人者可以言吾儕皆不忍也每歎服之公自蜀歸一見即因言此行他無所得嘗從康節先生孫曾傳易教甚詳以兼官玉牒時相過論人窮達壽夭奇驗甚中許以傳授久而弗得語其家人曰今年我當厄令萬里之行其能免乎一日取其書細焚之而去未幾遂下世豈偶然也哉好謙兄弟來求銘余心痛公之不得行其志也遂為之銘曰

穆王公家世開封寓居赤城乃亢其宗始以武進旋以文顯尉討賊賞謝彝典名對明光結知至尊不四三年西掖北門于廬于桂于襄于瀘所至稱最復歸中都司宗司府試至此殊望舒感夢卒正于鄉人皆期公出入將相齋志以歿天乎不涼六尺之軀才兼百人死而可贖人百其身我誌且銘辭无溢矣以詔後人以尉孫子

知婺州趙公墓誌銘

公諱師龍字舜臣

太祖皇帝九世孫曾大父

令遽邕州管内觀察使累贈少師道封昌國公  
大父子翔修武郎累贈武節大夫父約  
述武翼郎改贈朝散大夫前母錢氏贈宜人繼  
郭氏封太恭人建炎南渡公以紹興十三年生  
于長興先大夫官遊遷徙尋定居于紹興府之  
餘姚公幼穎悟 成人七歲听講春秋能解  
其義太師史魏公初為邑尉二子与公同研席  
公日記千言下筆成章魏公竒之未習毅律以  
古體 雪賦甚工三十年取應授承節郎監潭  
州南嶽廟 壽皇登極轉保義郎隆興二年以

鎖試登丙科改授左承務郎監建康府糧料院  
郡委災輸庾吏以壓案銀米公正色叱去盡革  
宿弊俾自概量邦又已稻之有民田在大江中  
流訟久不決官吏憚風濤之險无親臨者率不  
得其寔公輕舟徑至田所訪之耆老曲直始明  
帥閱其詳稱獎不已疑獄多以屬公仍兼領獄  
掾帥漕交薦秋備調知武進縣公課積委剖析  
如流落筆精當老胥聳服縣為士夫淵藪豪民  
倚勢縱橫言輒殿諸邑送使俸錢自教萬公流  
以理而嚴其期會翕然樂輸不費鞭箠先期以

足軋道六年騎軍徙屯旁郡屬邑分造廬舍將  
校邀賂公不送徙之硤埔地倍費工力公躬自  
督工落成又先他邑愛民御史寬猛適宜而若  
老于吏事者而公年始及壯人尤服之守知其  
才事無小大皆與公謀年少行卑而俾兼尊長  
司攝郡博士宗子儒流又皆驚歎譽益聞部使  
者列薦于朝權知郡武軍陞辭所奏皆郡邑利  
民事進止祥華占對明辨 壽皇嘉納且曰委  
王之孫與鄉同名孰為長公對曰臣為兄行遂  
命幼者更名皇族更名寔自此始郡以運監為

言計積蠹殊甚用度益匱僚吏俸給至累月不  
支公剋殫百弊規畫一新課入增衍去郡之日  
帑藏充溢至今賴之士俗慄悍至白晝以及相  
殘有手刃十餘人者又多盜公重為之禁俗為  
哀正嘗捕強盜至廷公一閱知其非徒釋之邦  
人疑其太自粹已而得真盜衆始駭嘆以為神  
有屬民兄子尚幼重其目又寔毒食中幽囚以  
覲其死偶以他事到官湏其兄子為証逾期子  
至俾撫其家待于僻舍瞖廢骨立非復人形公  
為析其產命醫用藥復為全人真生死肉骨之

息也興郡縣二學增其廩給昂新貢闈士氣益奮遂有以經學冠南宮者造鎧甲承命最後而辦集最早試于御前種弩不能徹而第賞乃次他郡上供溢額亦不自言郡人刻石以紀政績監司入境者父逸道奉留不可教計憲吏謝公師櫻首以問漕使柴公謹身公細繼之有旨審察還朝欵使持節南公辭以親老除知滁州未至丁先大夫憂服闋除貢州奏事睿春尤寵儀真酒政廢闕稅課日虧公為之削酒價以便民蠲征取以通局用度頓饒會南北泛使交馳

供億數倍處之逆容又以公帑之餘助漕計前此未有也飭武備修社壇百廢具舉諸司爭言治狀歸奏民兵及兩淮禦備之策擢知温州溫在東浙為劇郡八士尤繁公延見盡禮務以儒推緣飾春秋釋奠于學元日序拜皆宴以觴豆儒士歸心焉閱牒訴數百紙不以命吏治豪猾雪冤誣或持短長囂訟者得其情不欺已甚正色誚責之媿謝而去不敢復至廷下鉅甬為清積逋殘欠追逮日繁公悉蠲之四邑不可教萬儋而公樽節有方不以乏告也更有偽為符印

以盜庫金亦為印鈔以欺鄉民者公據法黥竄  
吏重足一迹无敢犯者會歲役甚公盡力調護  
全活者不知幾人年餘以謠誦轉聞徙知婺州  
首蠲宿逋減折苗以寬民力罷酒務敷賣之擾  
人尤樂之才閤月而公病一日謂家人曰吾教  
將盡平生不泥佛老不諂鬼神不好机祥不信  
陰陽卜筮左術之書毋為禳禳使我為畏死恋  
生者名醫四集皆以禮遣之又曰吾死無憾惟  
八十之母不得終養為吾大恨吾婦吾子能孝  
能養有加于前則吾死亦瞑矣易簣之際不怛

不亂以紹興四年正月壬辰終于郡治之正寢  
享年五十一娶聞人氏封宜人子男四人希醇  
蕩郵軍高郵縣尉希一秦州如臯縣尉希白湖  
州烏程縣主簿皆迪功郎三人累荐冒監未上  
禮部希章尚幼受遺澤女四人長造文學應宗  
度及幼女皆先亡餘未行孫男三人長与慶次  
俱未名女三人十二月庚申諸孤將葬公于縣  
東石堰西嶺之原以秘書省正字顏君棫之狀  
來求銘余与公同登進士科相与素厚假守東  
嘉去郡數月而公至如臯又娶舅氏汪韶州之

女契好益厚正字嘗在公幕下而載詳實可考  
為掇其大者而序之嗚呼公簡重而周于物謙  
退而敏于事務清勤謹然諾事父母盡孝居父  
喪哀毀幾不勝前宜人早喪殯于青田公自幼  
聞之每深霜露之感宰遷奉以歸以公遺命葬  
于先大夫之迤山弟妹嫁娶身任其責門內專  
守禮法長幼進退有度事无巨細動有繩約內  
外肅然篤于教子雖吏道倥偬公退必使之環  
侍講貫經史商榷人物或通夕不倦故皆有場  
屋之家素寡忍貧如鐵名食不重味衣不華

采藏書外無他嗜好姚江一區之宅僅庇風雨  
視者若不堪而公以數十口處之泰然于  
官吏事心計有不習而能者故所至可紀廉  
自厲而以恕待人方在郡時親舊及寒士隨力  
周卹各盡其意雖居閒亦以其餘周人之急作  
文若不經意而援筆輒就嘗採史傳治亂成敗  
之跡為博古摘華五十卷臨江築小室號翠霞  
有詩幾千篇以名其薈他文稱是嗚呼惟我國  
家慶繁衍賢才輩出進與寒並驅仕為朝  
廷重臣漢唐之盛不及也以公之才抗志尤高

而進學不倦使遂登用必有以大表見于世天不假之年其所施設著于四郡而止君子以其所已為足以知其款為者可銘也已銘曰周強以宗 宋祚元隆本支日繁人材日豐公生明時不為不逢惠洽四州穀流南東然而宏博之習以早達而事不就遠大之業以中壽而位不充家學有傳餘慶而鍾詩以颺之向詔无窮

益陽縣丞趙君墓誌銘

紹熙四年今余待罪西掖臨江彭子壽龜年以

秘書郎擢右史一日相與論近世皇族人物之盛余曰自元祐初宇湜始見于進士題名至紹興十五年有伯攄者登甲科余時已省事人皆言南渡以來所劇見此人必遂通顯矣後問其沉滯選調而賢譽益高子壽曰子之榆乃及此耶此吾之婦翁也其仲子興化使君今夏遭母太宜人曹氏之喪以歸將祔葬于吾鄉清江縣建安鄉磐石之西宅原君之墓以君之行狀來款併求銘于朝士子其為我銘之君字德蘊藝祖皇帝七世孫也曾祖世統贈安化軍節度



使濟陰侯祖令青贈昭慶軍節度使吳興郡公  
父子暉武經即君生于東都睦親宅幼而穎悟  
不為兒嬉五歲誦書數千言儼如成人吳興爰  
而拊之曰是兒必以情晝光吾門靖康避地徽  
之婺源武經赴周君年才十四幹蠱有條道万  
梗踰年不聞問君晝夜泣禱一夕然臂武經心  
為之動投袂徑歸人以為孝感武經官臨安母  
孺人王氏屬疾君侍奉甚謹藥非嘗不進衣不  
解帶居喪哀毀悲號感動行路兒有歌呼過門  
者長老呵止之汝不問趙孝子之泣乎里巷肅

然後祖今時以王爵司宗必欲官之君以願學  
辭及隨侍臨江聚奮數十人君盡力調娛群從  
幼孤未立友爰備至躬率講習其後聯名荐送  
有登科先于君者 高宗嘗諭宰臣曰朕閱取  
應宗子伯攄程文多引詩書良不易得可令赴  
正奏名及臨軒放進士劉章以下至第九人見  
君名願廷臣曰是能力學取高第誠可嘉也廣  
見稱獎歆加進擢君不屈于當國者依正格授  
左迪功郎徽州司戶叅軍用特恩循修職郎太  
守初亦易君後知其廉勤而臨事明敏嘆曰平

昔自謂能料人幾失之趙掾殊未易量也經界  
法行君躬按阡陌抑強扶弱不容奸欺樞密何  
公鑄繼為守見君文辭典雅牋奏悉以屬焉汪  
公勃歸自西府聞鄉人譽君曰吾頃為廷試  
諸位官嘗愛其策恨未識之會君泌檄至黟一  
見如平生歡即荐于朝秩滿循送政郎為鄱陽  
縣丞公與祖守餞亟稱之曰棄膏粱之習躬  
寒素之行宗室之標的也參政程公充浚方聞  
居與君論詩文或至終日二公俱荐之調柳州  
州李教授武經勉使之官不得已留家侍傍卑

騎以往至宜春慨然曰深入瘴鄉重貽親愛仕  
進非所急也遂乞侍養以歸初陳文恭公康伯  
知貢舉擢君為舉首及登參預聞君赴調喜甚  
延譽時宰欲振擢之會銓曹有南安教官闕君  
曰是以便親他何求焉陳公欲留之不可曰  
此非所以處賢者姑以成公美志尔將之官代  
者祈少緩君與之同年為遲之幾年而後進會  
陳公入相或勸申前日之語君謂方安于此苟  
求非吾願也郡在庾嶺下君訓導有方士皆奮  
勵弦誦寢廣甫書考遭武經憂哀禮有餘治葬

惟按之禮經略陰陽拘忌之說曰葬者藏也卜宅兆而安席之禮也親喪分當即死敢徼福乎服除轉為益陽縣丞張公孝祥方帥湖南邑事多以付君訟久不決君徐詰其情抑以片言莫不悅服有求荐于提舉范公或衆者范曰非敢惜此章欲留以待一賢者君眎篆首以刻上蓋與君嘗寮知之尤深也軋道四年夏君以勤職而又禱旱重為暑氣所乘疾如刺瘡屏去醫藥起居如平時七月四日晨起猶對問疾者已而不言但以手加額若誦助然而逝家人環泣忽

頽曰毋擾我良久復瞑目既晡卒于官舍之正寢享年五十有五興化通籍朝列累贈君朝奉大夫太宜人少君五歲開封人左宣教郎知海門縣棟之女有賢行安其夫之貧故能保其家而又教子以有立君之葬以其年十一月壬申太宜人之卒以五月二十七日其祔也以九月庚子子四人師侗泛義郎永州兵馬監押師俠即興化官朝奉大夫師傲師翰俱為承信郎監潭州南岳廟女二人長造通直郎知文州軍州事王流次造子壽朝散郎試吏部侍郎兼侍

九族搜取人才中外進用不減周宗而君止于  
中壽墓木拱矣豈非命耶興化能以才譖自見  
庶將大其家銘曰

猗嗟益陽宗姓之望也少登巍科中興之倡也  
受知 思陵迨文恭之相也竟沉下僚何天之  
不諒也通行知家而賢譽之暢也使盡其用幾  
令之列向也我問某賢而銘于既葬也後人勉  
旃尚惟宗之尤也

永寧郡夫人孫氏墓誌銘

夫人姓孫氏池之石埭人世焉大家曾祖某祖

某父某夫人幼而警敏事父母以孝長歸故中  
書舍人直學士院王公鉉公以一時名儒篤學  
洽聞與內妹制光顯于朝每語人曰我方窮約  
時刻意于學夫婦攻苦食淡久而愈相安及從  
仕以來尤能齊家治內賓祭省禮略不以累吾  
心所以得專意宦學者皆其助也以是人益知  
夫人之賢舍人書無不通尤精于易一日自卜  
卦頷家人曰吾殆將死矣遽捐館舍年甫四十  
有三夫人不堪其憂時舅姑在堂幼孤滿前舍  
人清貴无生業家道艱窘姑寔繼室性又嚴方

夫人身任一門之責娛侍阿姑率能當其意舍  
人有弟為廬州錄事參軍六早世孤嫠又衆夫  
人經紀其家撫愛其子女不翅已 憂樂与之  
同婚嫁与之均人尤以為難孀居十餘年二子  
長立泛事則盡付家事不復介意且曰我辛苦  
教子幸尔輩能任事吾何求哉安与往來兩間  
優游自適專精佛課諷唎无倦色暇則歌酒為  
娛含飴弄孫如此凡二十年長子宰鄭之崇陽  
迎侍滿秩夫人以微恙卒于郡中顯陀寺之寓  
舍淳熙二年九月五日也享年七十有三二子

長曰漑朝請大夫直祕閣知平江軍特事次曰  
渥故朝請郎守大理少卿致仕女五人承議郎  
新通判施州湯允德迪功郎臨安府教授章綱  
進士李昌齡汪森李熙載其婿也孫男七人長  
木蚤卒次堯 從事郎充四州都大柰馬用幹  
辦公事次伯昌迪功郎次東文林郎江州彭澤  
縣主簿次夢昌次汝昌次惇迪功郎嚴州壽昌  
縣主簿堯昌槩東俱嘗上禮部而夢昌兩預首  
選孫女二人長適承事郎監遊寧府大挺場萊  
延年次適承事郎監無為軍崑山鎮虞方簡夫

人始葬于古壤之黃龍山女鄉嘗位于朝方以  
才奮而遽下世東其子也痛其父齎志而歿日  
者又盛言黃龍山之不利紹興三年啟夫人之  
穴謀改卜焉平江時方將漕西昌既歸遂以五  
年九月望相與遷葬于九華山下某少嘗聞舍  
人之父三入修門不識少卿及平江為戶部  
郎一見如舊識慶元改元自吳門貽書以夫人  
之銘相屬且示以已之通江陳軍淇所狀遺行  
而某已得婺而歸今日又以書來曰子既得閑  
其遂成吾志惟夫人淑懿行皆可得銘因平

江之請勤甚敢敬書之銘曰  
惟紫微公掌內外制謂將枋用而不永世一子  
克家以才致身就知闡範自孫夫人夫人之賢  
用心均一始任其勞終享其逸九華之麓千載  
是藏我颺以詩浚其允臧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十

四明樓 鑰大防

墓誌銘

高端升墓誌銘

余与端叔于舊交宦游契濶而情好愈篤益甚清苦勤敏皆余所畏而与人薰然又不得而疏也非門來歸携變離騷一軸道余曰試讀之當相与論其當余退而讀之擊飲其精深而悲其志方将与之痛飲而極論之而端升已病之久而不可為精爽猶前日也一日道女奴未于礼

炳然以所藏 隅公為進士時白憫反其史藁  
詩革見遺且曰吾將亡以此為永好辭之又至  
未幾而亡矣寔慶元三年九月癸丑也往而哭  
之哀將葬其門人來告曰先生葬有日願得銘  
其墓余為之泣曰鄉固狀其先君之 今又忍  
銘端叔耶卒叙而銘之君姓高氏諱 之端非  
其字也韓國威烈王曾孫曰士擊朝議大夫是  
為君之曾祖 公仔右宣教郎燕山府路宣祝  
使用主管机宜文字考世值修職郎致仕母洪  
氏封儒人高氏家薊門五代之亂徙豪梁又徙

毫是為蒙城高氏後居京師建炎衣冠南渡修  
職始居明州今日慶元府著籍于郭收貧而喜  
教子君性穎悟絕人勤篤心絕人居近市獨處  
赭山蕭寺頽無書得易一編晝夜誦不輟遂曉  
大旨鄰士異焉稍借以書召下意質疑謹听強  
記執禮愈恭人心樂告之飢寒寥落辛苦萬狀  
人或厭且怒至排擯不容瀕死者屢矣而志愈  
厲夜依佛燈寒擁敗褚或教月不娑櫛由是博  
通經史諸子百家之書少未知名屯田郎三山  
鄭公鍊一見奇之俾訓其子鄭公為鄞士師表



人以此加敬始復得束脩以奉親且力于學今  
漳州使君傅公伯成為教授折節定交不以諸  
生遇之由是門人益衆殆教百人少讀 陵許  
公翰書及送沙隨程公迴故尤遂于春秋博采  
諸儒而集搜抉无遺聞有人書曾不憚遠累糧  
徒步而求之前後凡三百餘家訂其指歸 其  
不合者會粹為一書間出已意號義宗凡十餘  
年而後成晚多所更定專務明徑自三傳而下  
衣盡以為可吾鄉及旁郡之為春秋者多出君  
之門或其門人之弟子也嘗病學者不務下學

上達驟而求之太高故自天文地理稗官小說  
陰陽方技種藝之書靡不究極雖庸人一技可  
取亦盡禮問焉佛氏大藏經五千卷讀之再過  
他可知也含英咀華以昌其文困託多故其思  
苦憤排極故其得深真有劇目鉢心穿天出月  
之工既乃日造平淡以幾于古作詩教萬存不  
能什一自謂平府不媿前作嘗謂離騷之學几  
亡矣為之九篇曰愍時志曰臣薄方曰惜來日  
曰感回取曰力陳曰危裏曰悲嬋娟曰古誦曰  
絳恩深得三問大夫旨意且曰變離騷者公流

于千載之後而探端于千載之前非哀而求異  
于騷所以極其志之所歸引而達于理義上  
裏以庫隄于墮坡之不及者也又曰班固楊雄  
王逸劉鯁顏之推揚之者或過其寔抑之者多  
損其真宗玉賈誼東方朔嚴忌淮南小：王褒  
劉向之後皆悲原意各有纂著大抵細讀諸言  
相与唐詠而已原之微旨不能有所達明噫君  
以為騷人之本意將止君之意又將誰明之耶  
性嗜書家藏教千卷手自點勘室之如珠玉遇  
所未見辭衣輟餐不計其直又好周人之急有

古人內溝之心田不構半頃或割十畝以遺親  
黨事父母盡孝洗濯炊爨必身親之初入郡庠  
一羹馘必以奉甘旨而食淡自如人設異饌不  
敢嘗必歸以遺親平居无疾言遽色疆方而忍  
問之以患難而不可教導生徒勤懇盡誠  
如訓已子貧者致貨財卻之而訓愈力有念其  
孤苦衣食教誨卒名于鄉君無德色也婺士柳  
義老于逆旅君哀其窮率鄉人供給之死為之  
棺斂至殯于冢昔人所難軋道四年薦于鄉淳  
熙改元又為第一凡五上春官卒不第僅得因

慶霈以榮其親去年當受特恩不就年才五十  
有六而卒疾既革不食者月餘自分必死卻藥  
屏醫而處之怡然區處身后事纖悉無遺獨以  
不得終養母氏為痛修職葬奉化之察廉岡力  
疾作書以母氏他日事屬其門人屠君槐以其  
居近察廉也且為書以別親舊君子曰終豈不  
哉豈不哀哉娶朱氏里士友聞之女先一年  
卒子男三人子高子 子文一女淑尚幼家貧  
无以葬門人相與經紀其家以十二月申葬君  
子于桃源鄉蔣山新盛隩之原始修職立名門

寔為殿撰睢陽利公裴之甥君學問固有自來  
蚤受知于殿撰送子侍郎孝豔周公侍郎綰周  
公年八十有二為君記謙齊稱君之刻苦雖聚  
營積雪和膽刺股不能過也屬文瞻蔚咄咄逼  
人學益富文益進行益修此其志歆立于萬人  
之上而以謙名齋可謂有志之士矣客游括蒼  
吏部向公偁風裁最高愛君之才教以詩律其  
子參政公遇君尤厚至今不衰也禮部會稽陸  
公游文章少所許可以詩人稱君又好前輩  
遺墨故物對之則起敬如見其人得之則喜而

不寐以遺余者一二也。老校退卒与之。中原  
及兵家事抵掌忼慨有封狼居胥之志。故論兵一  
法元精或得其一蘊以干時宰諸公為之驚嘆。  
使得少分自見且將著于事業而坎。終身不  
得一官以死豈非命耶。義宗百五十卷又有易  
論詩說論語傳後漢歷志解各一卷。揚子發揮  
三卷詩三千雜著五百號茶甘甲乙藁藏于家。  
嘗結廬察廉社大小万何之間著萬行先生傳  
自序為人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好學而  
未至于道好文而不中繩墨好問而剗仁于古。

澹苦吟而不能自己。鄉評亦謂君有不可曉者。  
三貧而疏財兒古氣嚴而樂易已甚。衣冠垢敝  
望之如木雞而胸次灑落綽有晉韻。知君者以  
為然。銘曰

君之生兮何為君之往兮何之學窮百氏兮五  
上而空歸蓄書萬卷兮竟死而何裨天不可問  
兮吾將誰訴君如歸兮吾又何悲志在乎魯  
史之義宗文存乎楚人之騷詞意後有歌知萬竹  
先生者其視諸斯

公諱耜字仲本姓曹氏世為開封府祥符縣人  
曾祖之器宣義郎祖田太學登宣和三年進  
士第晚因郊祀進祥光賦徽宗稱賞召試中  
書省換授武階兼閣職仍給事殿中仕至道州  
刺史有其頴集參政謝公免家為之序父得  
世父官歷事四朝為昭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  
三司累贈太師謚中靖三代皆贈至太師宣義  
為嘉國公道州為魏國公忠靖之亡也高宗  
皇帝在德壽宮悼念平昔賜以宸翰且言其嘗  
送徽廟北狩親被密旨持御札御衣以歸俾

子繼統且達二后書信請梓宮太后之  
還盟兀朮而却其師使逆亮而得其情且曰終  
始一節夷險不渝厚其賻贈之禮因疏行事大  
槩賜真後且見不忘之懷縉紳讀之无不感  
歎以為君臣之際古所未有也公為忠靖仲子  
幼而敏慧孝謹好學屬文忠靖尤愛之紹興十  
九年忠靖為保信軍承宣使以郊恩奏補成忠  
郎二十六年添差幹辦朝林司二十九年忠靖  
使虜適當危疑之時高宗念其忠勤无以示  
寵遇之意方召公赴中書者試策深喜其才

特改授右承奉郎差充奉使大金國信所親屬  
十月充 顯仁皇后攢宮總護使司幹辦公事  
三十年幹辦行在諸司審計司三十二年除軍  
器監主簿隆興元年知太宗丞二年遷宗正丞  
乾道二年以便親主管台州崇道觀四年落通  
判紹興府 年除太府寺丞俱不赴添差通判  
明州公未嘗歷州縣而曉暢史事通練人情如  
素宦者時嗣秀王出鎮多以郡事委之公亦盡  
心裨贊相得甚歡八年 太上皇帝時以 皇  
太子尹京妙選寮案除公臨安府推官尤被眷

獎未幾隨府罷出知嚴州年未四旬初成歲輔  
為治得寬嚴之中吏民安之尚書張公杓亦以  
妙年為別駕俱敏于政庭无留事至今相与如  
元弟然錢塘江岼為風濤所壞大興工役公進  
錢萬緡石版五千片以佐其費朝廷嘉其不擾  
而事辦特輔一官以寵之淳熙元年秋丁忠靖  
憂執喪盡禮號慕毀瘠聞者稱羨始忠靖既奉  
梓宮 太后以歸功高春渥見忌于權臣因勿  
卜居天台至是奉喪歸葬遂為台人四年  
起知徽州到官尤為意民事剖決滯訟皆得其

平山城民生甚艱下至薪炭微物必竭力而後  
得之公知其然因細民負重至城而不能售逆  
以官錢 之以俟嚴冬用元價以應民之須初  
非有規利之心故人皆感其惠因此乃反致煩  
言江東大飢公拊摩如不及荒政備舉而百姓  
終以艱食未免流移 孝宗皇帝深軫疲疇令  
言者以徽饒二州流民獨多謂不峻其罰則元  
以 方國遠與饒等俱錫三秩停任于是列郡  
聳然民益受賜公退而安之不敢自辨尋主管  
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十三年差知衡州于六

年冬陞辭奏事 太上一見曰此吾尹京時賢  
寮也問勞甚寵曾為尚書同封郎官以職兼司  
勲避父嫌名改工部郎中既出親擢朝士不知  
所自或問之故且曰曹正部室達最久今日鄉  
相在小官或布衣時已嘗丞宗正矣公以故家  
子雍容者戶言議文采豈尉可觀人始翕然稱  
之謂其宜有以得此也紹熙改元憂上章求外  
補差知常州未赴以論罷明年復任冲佑慶元  
元年差知蘄州待次里第三年閏六月辛未卒  
于正寢享年六十有一積官至中奉大夫祥符

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服四品娶洪氏吏部尚書擬之孫通判明州光祖之女封令人子男二人恕承奉郎志忠翊郎奉改授迪功郎處州松陽縣主簿俱先卒孫一人復將以遺澤補言是歲八月丙午葬公于臨海縣靖安鄉小石保之原忠靖奉佛老甚謹即小石建精舍以延往來公奉先志又加葺焉先一年自營壽藏于其側浚新卜也公生長富貴而以儒素自將幼少无驕于之色忠靖出入禁中手擅筆墨而謹畏无比有萬石君之風避遠權勢辭謝寵榮 高宗

知公為愛子又閱其詩文故擢之朝列後受知于 太上進登郎省然三十年更歷內外才不見于施用迄止于此非命也耶忠靖樂桐栢山水築寮于西偏 高宗書冲畱二字榜之傍有雲壑尤勝公閒居日久增飾其舊徜徉于中意度蕭散不復嬰拂世故獨好以餘財為鄉曲義事為邑中建西橋梵通途穀貴財損其真以平市價雪寒則散所積以賑貧民死者助以棺歛逆旅者濟其空乏野有暴骸為之焚瘞建佑聖殿于松隱山為一方祈福之地水旱為沴必



齋戒躬禱多獲嘉應自邑入郊有三渡之險為  
置大舟以濟不通民戶無攫邑人德之故死之  
日士夫相率致祭歷言其事鄉閭无不嗟痛嘗  
過越上見茶園路僻雨濘則不可行又天姥一  
嶺尤巉巖難進皆捐金葺治加以石為利大  
矣官至六品賞延未及其子先以奏第之子愿  
今為奉化縣慰宗族親黨倚以自給者衆甚夙  
誼出于天性非勉強為之者達于時安自以再  
世由文華際遇累朝亦歆以此自見既不淖与  
寒暖事執每遇吏事必疚心圖之觀其所已見

者如此使淖盡其才設施必有過人者既感疾  
卻藥弗進嘿無一語及家事恬然而化又可知  
其明存賢修漢潔廉仕途賂无玷闕新安難生  
嚴謹无有為之明者及淖毗陵言者止謂  
疾勻去不應治劇當別与閑地然其中却称丕  
微之政採荒自有條理而人或咎其有膏梁之  
習夷考其迹乃大不然嚴非其罪人反窺之由  
是知人有善可稱者公論自不能掩也噫公今  
亦可以無恨矣其女弟為洪文憲公孫婦与公  
有連又素相好也公之寺葬復在齧齧奉祖母

洪氏之命求銘余既哀公之不寃于用子皆蚤  
世不得 載行事姑掇其家所錄參以平日見  
例者為叙而銘之銘曰

有周振擇始封曹參起相漢至當塗高中更累  
代達者益鮮惟我國初武惠最顯猗歎 太皇  
門多侯王公家晚著奮于賴昌曰文曰章名馳  
宣政忠靖繼起闕闕益盛公寔鍾爰克世其家  
蚤登三丞荏苒歲華受知 太上始在郎列率  
不得施蘭摧玉折二州遺爰一鄉勒功孤孫秀  
穎其報必豐木台赤城人子 我惟銘之以

詔不腐

孺人俞氏墓誌銘

紹熙四年余為殿廬渚位官臚唱之日堂以甲  
乙科號名奏御時前五名婺人居其四君相以  
下皆動色以為一郡之盛喬君行簡則第五人  
也余逆父弟鏞嘗與喬君兄弟同研席又與行  
簡為同年生同以表牋事入期集所時相與見  
過故與喬君尤稔慶元改元余既丐外得婺而  
歸督君有書介鏞以來則知法載季冬之癸酉  
遭其母大孺人俞氏之艱矣未幾又以教授李

君誠之而為太孺人行狀至且曰行簡不孝不  
得以一日之祿奉吾母并水願求銘以貢九京  
余哀其言又知李君非溢美者遂據其實而書  
之太孺人世家東陽曾大父義大父咨益父嗣  
回年二十嫁同邑喬居士森時舅姑已沒恨不  
違事其神主于正寢如生 平生所嗜如  
古人所謂昌歎羊棗者歲時祭祀必供焉見親  
黨之事舅姑者每加羨慕且曰宜善事之吾不  
及盡此禮矣治家嚴整內外肅然自奉甚薄時  
儲酒肴以待居士之頃賓至則奔走治具晤言

燕語必以善道有犯者諭居士以不爭居士深  
于黃帝岐伯之書鄉有病者多即之頃厭其煩  
必勉之曰是可以濟人不務規利何厭也由是  
所活滋多比鄰以室廬求售成券以久思歆復  
取人皆難之則贊其夫曰法不可復取矣然彼  
忘故栖而我必取之則非所安也居士即還之  
其人感悅終身居士愛二妹之娶而貧孺人慨  
然曰吾未有以報舅姑况君之同氣忍生觀其  
夫而耶併其子挈以歸撫養皆有恩義有子不  
責以營生惟勉之學里巷舊无學者喬氏獨闢

家塾延師儒以為之倡遠來者館穀之弦誦日  
相聞助成居士之美皆此類也寡居之後身任  
家事丁毫不以累諸子嘗年揣輕重曰是猶  
足存耶既不得求師四方則合鄉之秀士相屬  
以學業當論文時往立屏間傾听記其要處  
退必詢究之不會于中不已也故士亦樂與其  
子游升堂進拜禮如家人

子屢舉不

得志念无以慰母心則諭之曰吾欲汝為善士  
豈求必于進取乎行簡以上第歸鄉曲歡豔孺  
人視之淡然徐省其私持身益謹不以驕人始

為之喜及屬疾既革則又曰吾生于宣和之三  
年至此不為不壽汝曹第求自見于世以顯其  
親祿養不及吾无憾焉人以此知孺人之教子  
真有義方非夫慕富貴以為悅者也子三人長  
德佐先三年卒次子驥業儒幼即行簡也送仕  
郎饒州學教授女二人長適王元諭次適杜  
之琮孫男三人送胤次胤元胤女六人尚幼先  
是長子既喪孺人于婦孫慈愛有加至是家婦  
鄭氏以毀卒亦可知婦姑之間矣十一月丙申  
將合葬孺人于居士之墓孺人嘗泣 慈福慶

壽息故得封之銘曰

柔而寡議問門則均受而夫教婦人之仁猗欤  
夫人乃異于是以義相夫以學教子登甲科  
喜猶未深察其所安始慰于心壺彝之懿莫此  
為盛我銘諸幽尚篤餘慶

趙明道墓誌銘

慶元二年趙共父自丹北來主郵簿粹然佳士  
也已而其長兄見過彙仲俱賢意源流必有自  
一日共父為余嘗言曰先君之葬三十餘年  
夫既不及銘願有以表墓道庶幾有傳焉以贖

不孝之罪且以行實來余悲其意矧共父之言  
篤實必无溢美為次而書之 昌陵皇子燕懿

王德昭生彰州軍節度使舒國公惟忠舒國生  
定州觀察使博陵侯泛實博陵生保康軍節度  
使開府儀同三司房國公世彊是為公之曾祖  
房國生皇凡昭慶軍節度使安康郡公令碑是  
為祖武德郎子祐公之父也武德南渡轉徙允  
之始寓于台公諱伯直字明道建炎二年三月  
詔宗室群試于有司特授承節郎累轉至訓武  
郎初監南劍州沙縣鹽稅歷台州黃巖縣酒乳

明州奉化縣稅婺州兵馬監押以親老不赴三  
任獄祠再調贛州興化軍兵馬監押明州兵馬  
都監又以外艱不赴遂主營台州崇道觀乾道  
三年八月辛丑以疾終于家享年六十有五  
有一月丙寅葬于臨海縣大同鄉蔡嶺之原去  
武德墓西少南三十步娶程氏以紹興二十一  
年五月庚子朔卒殯于白危潭之精舍至是合  
馬子男四師緒今為忠訓郎添差充潭州排岸  
次師裒亡矣次師絳保義郎添差監婺州都稅  
務次師鄭修職郎共父也各以科目進二女長

造修武郎李蒙次造成忠郎張萬孫男九人希  
魚希泯希賀希淵希魯希瑤希韻希韶希挺女  
十人公生承平時習見富貴而天資端靜莊謹  
自將長好儒學善屬文治尚書博觀史傳尤習  
知國朝憲章性至孝兵燬流離事親就養无闕  
武德晚嬰未疾藥必先嘗而進十餘年如一日  
居喪毀瘠兄弟和樂无間言介不絕物和不同  
流聞善則勇于必為見惡則避之若將浼焉居  
無緣飾動有典刑雖退然若不勝衣言如不出  
諸口至是非利害剖決明辨人以為不可及橫

逆或來未嘗校也蓋其質本夙成而歷世故縮  
艱險困心衡慮多識前言往行故能躬行如此  
居官廉恪御下多得其心在章貢日群率忽擁  
門告曰軍且反恐併害公盡徙公家出城而後  
去公始諭之不從乃微服間道以入迨群集郡  
庭則公泛中出衆愕相顧因問譬禍福羅拜聽  
命事遂息公雖不自言而郡人甚德之自奉雖  
薄而豐于祭祀教子嚴篤規其義方之訓可知  
仲弟早世公善撫其孤卒使有成有子師鬱今  
為承節郎公恬于利祿比客之同寓居者如參

政賀公錢公皆歆力挽其進公謝曰國家多難  
大父而上詔葬山陵悉淪異域痛心北望不  
如无生祿仕寔非素心家貧親老无以為養故  
未能自己而暇求榮耶二公皆愴其言不欲強  
也晚號老圃每愛歐陽公吾歆四時携酒去莫  
教一日不花開之句負郭卜居手種花卉時即  
互秀无日不徜徉其中帶月荷鋤臨風曳杖微  
吟舒嘯自適其適既不事生產祿又不足代耕  
因以別畦莠蔬日鬻以助用安公自足与物无  
競超然獨樂以終此生嗚呼賢哉使其德試于

用其志決不在富貴而已惜其終不少見于世  
然胸次夷曠无毫髮怨尤形于顏色識者可以  
見其存矣余以淳熙五年 倅丹丘一介之所  
善多与之接聞公之風已浚之矣幸因其子之  
請得為公銘姑以教尊慕之意云銘曰  
王孫翩翩、舊聞其賢篤學自立詞采燁然孝以  
事親欽以奉先半生漫在樂以 教子義方  
科目相傳定交令子獲聆緒言老圃之造吾將  
學焉為發幽光見此銘鐫

奉議郎黃君墓誌銘

君諱仁儉字納之姓黃氏本出建寧浦城谿東  
之族慶曆皇祐間高祖銀青仕于中原因家于  
陳之宛丘曾祖好謙朝散郎知潁州贈通議大  
夫祖罕承事郎特贈直秘閣累贈金紫光祿大  
夫父子游朝請大夫以君升朝贈奉直大夫母  
武氏贈恭人紹興初奉直自度夫郎出守台州  
遂居明之奉化縣十三年之任補將仕郎次年  
監潭州南嶽廟次調嚴州淳安縣主簿秩滿以  
奉直年高不敢去左右再奉祀未幾遭外艱服  
除監台州支監倉歷處州青田縣紹興府餘姚



縣丞 賞循 送政郎 孝宗覃恩循 文林郎  
高宗慶典循 儒林郎 引年致仕 授通直郎 賜緋  
衣銀魚 今上登極 轉奉議郎 慶元二年四月  
丙子卒于黃巖 長子官舍 享年八十有三 娶高  
氏 建昌軍通判公場之女 后族也 先四十一  
年卒 再娶陸氏 處州通判康氏之女 實左丞諸  
孫先八年卒 皆贈孺人子三人 直行 迪 功 郎 監  
台州黃巖縣 鹽監管押袋 鹽次直 古早卒 次直  
義女二人 長未行而亡 次適進士陳經孫男三  
人 正蒙 正需 正師 女四人 長許 適進士鄭樞君

先葬高氏于縣之寶化山 又自卜壽藏于禽孝  
鄉車盤隩之原 既葬陸氏 今諸孤以十二月庚  
申奉君之喪 合陸氏之墓 君家世多德 名性警  
悟 長于記問 更記兩漢杜詩 韓文 默誦連數百  
言 无遺忘 及見前輩 遜事直閣公 典刑具存 多  
記承平舊事 談之灑灑 不倦 內明而行 以至誠  
不事外飾 居家孝友 端愿絕口 不言人過 有德  
于人 亦不道也 確守官箴 廉勤自將 不為矯激  
沽名事 韜晦恬淡 不与物競 人莫窺其際 淳安  
俗獷悍 競渡多致殺傷 尉懼而在 告君攝事處

之以術怙然不諱色人謂未有也嚴取米教  
萬斛于婺多不得全數君被漕檄受于蘭溪  
去取以公吏不能欺婺既如約嚴乃得寔用焉  
在台攝郡幕給軍衣有化薄者群卒掉臂忿怨  
生上倉惶失措君徐呼其長諭以禍福羅拜曰  
黃佛子有言安敢不听汙事肅然邑隸縱推貨  
受賂不盈尺而法當流君揖法官曰法重情輕  
可泛輕乎吏以為不可君曰法本忠恕非尔所  
知清于守唐公儀之卒如君議赴青田日道由  
縉雲今樞密葉公自戶還君喪一見道舊久之

且曰青田鐵阮錢多以促辦害民今得長者為  
丞民其少蘓乎君期會寬而信課反盈于舊永  
嘉遣海舟諸軍前既籍蒿師為兵乞取家屬樞  
密院下其事帥司檄君覈寔小人馮勢妄指怨  
家妻女以為其家人君悉究其寔吏曰此軍事  
恐有不可測者君曰如此何名覈寔彼豈不能  
徑取之不為動人多懷其德始奉直公間閩南  
渡聚族頗衆身任其責君又從旁涇他之宦阮  
不達家道益困未嘗問也先世与二蘓公為同  
年且通婚姻書尺甚多兵火之後而存无幾君

力貧悉刻之石君書法甚精源流二王而通勁  
似厥率更至老不衰在黃巖年餘有艸行書幾  
滿屋壁觀者驚歎臨終初無疾苦對客歌笑如  
平時少為就寢則已逝矣豈非善人君子之報  
乎某妻祖尚書王公舊居宛丘娶君之祖姑奉  
川又為同郡識君諸父及昆仲甚稔二子求銘  
銘曰

中原故冢存者无幾典刑尚在言儀可紀惟君  
壽考厖眉兒齒上接前輩終殿 子舊事歷々  
及聞正始靈光獨存今焉已矣吉德之報手足

為啟後其昌方勒銘千祀

周伯濟墓誌銘

周氏為鄞門族始慶曆中殿中丞造以進士起  
家是生三子曰處厚温厚師厚伯季俱身世科  
仲亦以持恩入官父子兄弟皆以儒奮家教卓  
然伯知建州永州季為荆湖兩路轉運判官終  
左朝散郎累贈銀青光祿大夫娶范氏文正公  
之女二子皆有 毅錡登元豐二年第以宏才  
直節有志當世坐黨籍仕至左中大夫知南雄  
州而止公論歎息銖登崇寧二年第仕為邑令

小不合棄官而歸鄉里尤高之中大夫長子仲  
任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岳廟憂患之餘又更建  
炎兵燬墓井父之節不復仕進優游終身蓋自  
崇寧至淳熙相去八十有七年歲在屠維作噩  
有焯荐于鄉焯荐于漕臺紹熙改元焯遂登第  
某時待罪朝行問之鄉人曰此周伯濟之一子  
監岳之孫也惟周氏名士繼出仕不甚達而多  
以退為高中大夫望最偉而不寃于用伯濟守  
家法有隱德不務進取鄉人少罕識其面故其  
二子能振發如許某晚出及拜監岳下風而隨

侍游宦在都下嘗見其二子而問伯濟之賢獨  
未之識既而奉祠里居慶元四年二月壬申聞  
伯濟之亡因往弔之二子一日率諸季泣以請  
曰先君雖不及定交而託契已數世先君嘗卜  
通遠鄉金谷里銀山之原去祖塋二里而近將  
以九月丙午薨事大願有以銘君諱楫伯濟其  
字也莊重剛簡幼不喜嬉遊泛濟南劉壽先學  
凜如成人扁戶誦書率至夜分家人不得而入  
抄書用楷法既冠一舉不售即棄舉子業而耽  
翫書史以詩自娛好讀杜工部韋蘓州詩至忘

寢食故節 有二公之風對客清談无一語及  
名利事監獄燕居好客日与賢士夫送容觴豆  
君无事侍奉承惟謹朝夕搜訪黨籍之後款加  
錄用清敏豐公少户夏公之家皆以此登仕版  
君為中大夫適長孫郡上于朝未報連遭内外  
艱遂不以介意又不事生產奉祀之餘僅取自  
給内有逋租未嘗訟于官公賦則先期而輸間  
至質貸送无愠寡言若内不為諂諛克動小物  
君梁慮遠舉足如踏規矩過人无少長与之均  
禮真有不欺閭室之意教子甚篤每以門户之

重訓飭之且曰吾家以清白相傳使汝輩能自  
奮勵貧非所患也延禮師儒意不少懈躬自督  
課始終如一鄉校月書季攷焯焯屢占前列君  
曰吾方以此卜汝之進否投卷必以寔年兩除  
慶霈君年不及或為惜之君更喜其不期焯拜  
恩以歸賀客滿門君以為幸不失舊物繼此有  
望矣二不見其甚喜也焯之官請君御 以  
行曰吾方蕭散物外寧能閉置其中自為局促  
耶晚益杜門簡出入絕嗜好薄滋味康強少疾  
不近藥石先一年忽以脾疾不喜食他皆如平



鄞人曾祖元言有隱德于鄉祖洙為鄉先生以特恩補官贈正奉大夫父思溫左朝議大夫直顯謨閣贈少師母王氏封恭人贈越國夫人所生母沈氏贈宜人公性開爽宏達了無城府十十四歲遭越國憂伯仲二舅未及歸弔客盈門公哀毀躄踊如成人受弔盡禮宗黨稱之少師撫愛尤 甫冠又丁外艱服除授右迪功郎特監潭州南岳廟未幾沈宜人下世隆興二年差兩浙西路安撫使幹辦公事未赴省罷監行在排岸司乾道五年就充賀金國正旦國信兩官

屬六年任滿七年以奉使賞循文林郎監鎮江府榷貨務都茶場清兩浙轉運司文解九年到任務場歲課三百萬公平時不屑會計至是躬視簡書乃以增羨愛嘗獨厚淳熙元年循承直郎四年改通直郎知紹興府上虞縣以賞典用新制對實歷凡十年至朝請郎公在上虞改務年易吏民相安事日以理邑有寓公吏部豐公沉左司潘公時皆清介之士相与如平生歡魏王薨于四明特葬于越治遣刑部尚書謝公廓然運副韓公彥賢護哀使者旁午州縣震動官

吏股粟他邑不過供預之勞惟上虞通明一堰最為高峻潮汐雖登僅過數舟則已涸矣公相視地形復具舊閘增浚渣湖別于支港創小堰以通餘舟募游手二百人別以旗色分列左右俟大舟入閘立捆既定引湖水灌之水溢堰平力掖喪舟以進略无歎側舳艫相行序進而

不譁俄頃俱濟二公驚歎稱不容口至邑復見館舍三十餘區一一整辦器用精明帝嘉革煥祭饌食九為珍腴上下翕然迨至府中貽書求假供張之具公又擇新潔者七十襲以應之二

公既歸言于廟堂諸公以為一路之最故公之才益顯贊府嘗以縣銀事小忤其意不以閤白徑杖之吏求謝且訴公曰本縣丞何為不可撻汝輩尚敢訴耶更加懲治丞始媿服間者以公為善處事也九年郊祀大禮恩賜緋衣銀魚通判揚州太卿趙公子濛為帥政事嚴明公謹事之而送容忠告開心相与裨贊為多間遇其怒徐而解之終為之平僚屬恃公以無恐久而相知益深移憲浙右握手惜別時人兩賢之稅契一司有所謂導行費者吏引例以啗公、正色



却之曰我知句攷簿盡盡吾職而已他日代者  
以此得譴獄吏推尋根原公汔无一毫之累漕  
司交歲幣于虜遴選其人命公与幹官權公安  
節俱行虜貪而復齟齬萬狀至欲易白金四之  
一滯滯踰期雖曰過淮比虜使 疾不出一日  
与權公誓曰今日不決斷不可空回于是悞被  
為留宿計虜始感歎遣人遜謝不待有請而事  
畢漕使以問權公曰是進權公必自言也知韶  
州郡計惟仰諸邑常賦而令多 官去未不一  
幾不可致完舊者未足新者復積計逋緡錢三

萬公曰民貧可重困即徒費文移且以飽吏貪  
尔盡蠲舊負惟新是圖五邑欣然承命民亦樂  
輸焉舊有滙澤園在况運寺之側其廢已久遺  
骸多貯以瓶罌垂之梁間纍々无数公 勞衆  
見之其間必有游宦不能歸者惻然具念而未  
有以充費會曲江尉許君教老无妻子卒于官  
公既為之經紀葬送定中尚餘數百千公悉  
舉以辦役掩埋骼尚各得其所曰以此為許君  
植福勝于他用遠矣邦人 德之幕官陳光祖  
為之記甚詳經畧趙公彥擇漕使黃公掄倉使

趙公昭夫各以所知薦漕又與憲車學公信甫  
倉使趙公不迂列于朝其畧言以寬浚衆行簡  
臨民勤儉公廉慈祥愷悌庶幾古循吏之風代  
還朝廷申諸司荐書而嘉其才遂除知江州江  
素號名郡訟簡財裕可以治及公之至大異  
故時帑藏不盈萬緡而負諸司之錢幾二十萬  
官兵俸給亦積至萬五十公為之矍然日與同  
寮圖之蓋征賦既弗辦而游士耗之必時甚公  
曰浚民膏血使往來者揖取之以邀虛譽吾不  
忍為也令有旨申游謁之禁公奉行尤嚴凡有

挾而來者止以尊酒謝遣之或恐由此起謗公  
不為動剔蠹剋弊謹朱墨節浮費飾厨傳稱過  
使客之事一切畧去屬邑舊逋蜀貸之如曲江  
不三教月而用粗足補解諸司十七萬緡吏俸  
亦以次支行民不加賦益安公之政而不得志  
者萋斐寢成矣公竟以此罷歸郡人寃之相與  
語曰不知誰為飛語厚誣吾賢侯耶有曹官坐  
侵用郡帑吏乘為奸既下有司公曲為保全姑  
與易地以息衆譁彼更以為怨鼓倡游言乃為  
陰中人尤為不平二倖張君必陳君邑總幹王

君興翁皆一時名士情交意浹驩然莫逆有賴  
叶濟數月政成公退觴泳相樂前此未有惜公  
之歸尤眷々不忍別二郡皆有大兵屯駐待軍  
帥一以誠意敬公亦有加焉士卒有犯結證明  
白送軍中使台懲戒了無間言兩造至庭寃門  
詳盡俟其首服多歸于恕惟奸惡盜竊之徒治  
必盡法為之屏跡則又仁者之勇也水旱有禱  
隨轍響應舊祭社多委

代行寢以弗虔公

曰社稷重事豈可憚勞乃躬修祠禮式車有請  
曰九江代拜嗟從昔五馬親祠始自今公自以

由支郡升臣鎖荷朝家選委之重洗手奉職未  
自奮厲又素著廉潔而橫遭口語皆出風聞不  
能無快々去郡尚无他重罹風雪之苦將次池  
陽忽得微疾一者歿于舟中寔慶元四年正月  
丙辰也嗚呼痛哉享年六十有二官朝請大夫  
聚陸氏故發運使賓之女明慧勤約內助甚飭  
相夫教子粗有可稱先二十六年卒贈宜人子  
男五人敏中沒事郎撫州軍事推官教中將受  
公遺澤餘幼亡女八人其三亦先卒一造陸宜  
人之弟之子森次迪功郎監鎮江府延陵鎮趙

希一送事郎台州臨海縣丞趙師侁里士黃沐  
皆婚也一尚幼孫男一人之綱迪功郎臨安府  
富陽縣主簿始宜人葬于慈溪縣石臺鄉龙潭  
之原敏中等將以十二月壬申奉公之喪合焉  
公之處家居鄉出而仕宦表裏如一明白空洞  
不問大小待之鈞成禮雨至与人无<sub>所</sub>怨惡檢身  
謹密杜門省事又不治生產了无羸余婚嫁交  
迫俸入緣手而盡處故廬西偏款少增闢竟莫  
之遂外家及恭之名聞于時仲舅尚書任兄弟  
之子猶子也姊舅運幹蚤世澤不及子公奏闡

中以官其篤于友愛有父兄之風焉訃音至鄉  
親故無不隕涕母氏 仲舅皆以高年見公之  
亡傷悼尤甚公素少疾持心近厚孰謂其止于  
此耶公荐以臨遣奏事上動而朝之聽其一論  
韶州岑水場兵近之弊甚悉滑渚路配隸之餘  
選以應役或聚而為盜害及一方若泛爐戶之  
使添認銅額可省廩給之費其到場及四年者  
照舊格給據擬遺餘人以次歸元配州軍寔遠  
方經久之利敢書大槩庶幾後人或有取于斯

銘曰

猗欵汪氏積德教世先生淳厚文行兼備少師  
起家深仁厚義勇承其傳慈祥愷悌載擁州麾  
仕非不遂胡齋其年歿而齋志公之為政慕古  
循吏害公容邪亦命之制龍潭之宗往送伉儷  
有銜不祛慶在來裔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十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十一

墓誌銘

知梅州張君墓誌銘

四明樓 鑰 大 防



龍游為浙東壯縣號難治自紹興間陶安世定  
 有聲之後歷數政不以善罷四明張和卿由表  
 丹萬載尉以捕盜賞改右承務郎年壯氣銳往  
 為之宰親黨或功止之既至謁廟以廉勤公平  
 自誓上不負于君不下欺於民終始如一神其  
 臨之聞者悚然首定規畫凡聽訟追科出納簡

稽公吏挹案進退皆有程度鄉胥姦啟智者不能  
能尽察君左右參驗甲已相糾簿籍更用簿楮  
以防削改字畫分明欺偽略盡有宗室子与强  
民為仇各聚衆至數百期搽兵夜闕于市尉趨  
告公曰安有是事命置酒尉股栗不敢飲吏又  
告將合矣若笑不答俄散云約明日復至遲明  
召二人者至遲謂曰汝自相仇彼衆何罪而使  
濫被殺傷手不如挺身持刃決雌雄于前兩人  
者相顧欲退公曰官府有法可容尔邪分囚廡  
下至繫月始悔過求免邑衆為言願相保任使

自新即縱之俱媿惕感服君既歸猶以時歸致  
書問起居者數年設保伍之法繪為魚鱗圖居  
處鄉背山川遠近如指諸掌又籍其家之長幼  
姓名年齒生業織悉畢載其嶮強無行鄰里可  
以糾告或犯法未就捕而君已知其人私忿聞  
毆隣不為勸止者与同罪牒訴誣妄必坐其教  
今者法令易行井若畫一歛以獻之朝通行天  
下未果也豪右並大溪為舂磴以擅利久為舟  
行之害間有廢之僅能徹去浮屋君始併其基  
址去之初謂太守司諫施公元之迎謂曰邑大

未易治蓋以君尚少也君曰止恐上官以為易  
今知其難則可為矣守待寮屬爰一日令賦外  
別輸四令奉命惟謹君獨爭曰使某左枝右梧  
月獻緡錢十計未為甚難如貽患後人何守盛  
怒君辭益堅且曰寧弃官以歸已束裝笑守曰  
試子爾乃能剛果如此更荐之後日書問如待  
子姓家事亦或咨謀焉白葦湖鎮當水陸之衝  
戍兵經由不翅寇盜莫敢誰何君白帥府以軍  
法齊之无敢譁者有一士籠禽于市為惡少年  
侵侮君責其不孝送縣庠從師受業謹其程課

居數日而後杖其所侮者人皆悅服視事才三  
月有訴君於部使者覈其言不根反以此受知  
又訴之朝泊付有司乃板引前令事為言其人  
既伏辜君之治行益白久之謠誦雜然如十德  
詩能官賦十可喜歌頌銀木鏤石幾不勝數流  
聞四遠境內多立生祠惟靈耀成志二寺至以  
神事之或致禱焉師憲具績效奏聞有旨候任  
滿赴都堂審察淳熙初元既造朝幹辦行在諸  
軍審計司俄改差權登遺均州制詞有云風力  
敏彊有声劇邑是時孝宗皇帝垂意民事由



治縣而擢為郡者不過數人如丞相葉公衡自  
於潛守毗陵卒至大用均有管內安撫之權人  
謂君自此升矣四年陞辭奏事稱上意且屬以  
有機密事奏來而臺許以資淺論罷五年差知  
興國軍前論者又以為言改通判筠州遭所生  
母安人方氏憂服除通判衡州既授代而報罷  
紹熙二年王管台州崇道觀四年通判廣州幾  
年遷梅州闕守諸司奏辟未幾而屬疾慶元三  
年十月丙子歿于郡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一官  
止朝散郎嗚呼命矣夫娶伍氏封安人子男五

人度廩庠序廉度將以君遺澤補官孫男六人  
奇之湘之衡之環之次俱未名先一年奇之卒  
孫女三人尚幼居之入廣從行者多困于瘴疠  
第四子序卒於梅君念之切閱月而君亡安人  
來自富家善事其姑君既受命恚以祖產歸諸  
兄而又不事生產安人攻苦食淡聞助為多人  
无間言奉祭祀未嘗不躬親撫庶子不翅如已  
出初封孺人後得今封率諸孤扶君之喪遠歸  
悲苦勞勩人所難堪歸而治葬尋尔感疾五年  
三月乙巳不起始公卜壽藏于郵縣清道鄉邵

家橋祖塋之側既以四年十一月丙申大葬又以五月壬寅祔安人于君之墓嗚呼天之禍張氏何其酷邪先是君之諸子為君求銘以君既葬而遲之弔安人之喪又哭踊以請余於君有連又以齊年相好尚何辭惟張氏自仲以孝友稱衣冠代不乏人永嘉南渡始居于吳五年之亂避地東來有官于四明者回家為君之魯大夫綸累贈宣奉大夫父寅贈朝散大夫父邦彥政和二年繇太孛上舍擢進士第官左朝散郎贈朝議大夫自叔祖宏奉徑明行修為吏部

郎遂為鄉之望族君諱祖順和鄉其字也生七歲而孤當紹興十四年以朝議致仕思補將仕郎性資明悟執喪如成人長從鄉先生僉判沈公銖游沈公愛之至育於家晚暢世務以氣義自許庶幾大其家者居官所至可紀萬載有盜竊祭躬勤部位禽得之念其窮无所衣食而致此以為案問自首盜得不死衡陽歲飢道殣相望君遽發廩賑給而後報監司不罪其專而以才具擾長荐之提刑姚公恪轉運張公演提舉陳公傳良謂君敏彊精勤廉平簡素不說隨而

失守不強梗以侵權嘗稽其簿書條目雖多撮  
為一編工收下支日總其最簡當精密无所容  
姦委之決獄酌情參法隨乎剖析人稱平允相  
率列其狀於上今諫議張公奎為廣帥以歲有  
登歎欲廣儲蓄以備緩急為徑略司椿備倉創  
立未久專以委君為之條悉綱紀辦事既速了  
無遺策張公亟稱之梅在萬山間官舍民居率  
以茅竹為屋公慮火災更以木瓦自駟舍庫廩  
兩獄先以公帑為之民亦樂從郡計匱竭為之  
經理而用稍足又能葺學校為養士計汀贛接

境歲晚輒百十為群名曰負販實為剽掠松源  
石下為二州淵藪淳熙間有嘯聚者自是幾无  
寧爰君下車即用龍游魚鱗比伍之法行之群  
盜為之屏跡郡治之後茅葺彌望君令民築空  
兩傍者後其身遂為通途日以土客戶社丁供  
州家之後各有科調為罷去之皆起來暮之嘆  
惜其見於用者止此也與人樂易持論平恕而  
勇於立事不顧疆禦毅然不可回奪居官廉約  
為令時鬻產以繼祿又好周人之急力竭而無  
倦色嫉吏姦如仇洞見肺肝人不能欺衡陰之

効良以此也平居念當世利害擬為奏草以待  
施用久遂成編名愚見綠藏書教子尤所留意  
朝議有徑解離著數十卷大書編次寶藏甚飭  
對之輒位下嗚呼古人以方六七十如五六十  
猶可以行志為邑宰而得名於史傳者眾如君  
尤游之改可以不朽故余表而出之家有治縣  
捷徑等書皆公見於已試者後來尚得以考其  
規撫云銘曰  
張氏著姓孝友惟仲漢良晉華支派尤眾永嘉  
南渡始為吳人或官于明遂大於郵君起孤藐

以才自奮所至可犯芒刃不損龍游之政絕後  
光前治声燁然徹于帝前謂自此并欲起輒仆  
晚試于梅遂罹交故抱負有餘齎志而亡哀  
賢助人不勝喪邑人尸祝足以不朽銘以表之  
尚啓厥後

黃仲友墓誌銘

余從兄編修娶黃氏諸暨名族也嫂氏兄子定  
之又為編修壻定之佳子弟聞其父推官之賢  
恨未識也一日以書來訴推官止于上饒之官  
舍歸墓而求銘為撫所錄行實而銘之君諱宗

諒字仲友世居法之雙井與豫章先生俱本於婺州之黃五季有避亂而居剡者又遷諸暨遂為縣人七世而上失其譜矣曾祖舜卿贈正議大夫祖彥朝議大夫贈大中大夫父克寬朝散大夫贈中大夫君幼而孤刻意問學手卷不釋紹興初進大學以弱冠上優選月書季改屢占前列馳聲二十餘年秦申王當國之久士子習為諛言漢唐非七制三宗不道時又中不後及興亡治亂事至不識資治通鑑為何書二十六  
年歲在丙子 高宗更化之初公道大開申挾

書之禁防閑甚密秋賦多越趨其行君以素業賈勇而前登名荐書儕輩歎服時命不偶淳熙五年始以特恩補將仕郎明年中銓授處州遂昌尉年近六旬而勞若不憚警捕之職甚奔境接建安俗擴悍小歉則盜竊公行里正嘗以嘯聚聞君亟率所部操兵往逐之凶徒相顧駭曰黃佛出矣忍犯之邪相與遁去一境晏然十年任滿調台州司法參軍判官適歲大侵彖倉出納惟謹尋援信州軍事推官慶元二年始入幕國政季君翔為守布衣交也郡事多以委君幾

於畫諾君老而益壯剖析滯訟案牘山積推究  
無遺據法予奪不容一毫之私二年間類為四  
冊近五百事四年之夏忽苦脾濕雖多在告竭  
力公務不見墮容痼疾復作遂求致其事轉承  
事郎方將俶裝束歸故意林壑以樂餘年未幾  
疾革竟以十月戊寅卒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七  
娶趙氏融州觀察使贈開府儀同三司潤國公  
士箴之女聯姻天族袒免親法當補官君獨不  
就識者高之子四人与之先六年卒次即定之  
登仕郎次一之尚之皆業儒女二人長蚤亡次

許嫁姚銓參政令憲之諸孫也孫男三季雅季  
文季野孫女四諸孤將以五年季秋某日葬君  
于縣之孝又鄉魯墓之原合趙氏之墓君資彊  
毅而与人謙和及見前輩源流有自他無嗜好  
惟教子甚力交游至多未嘗失色遂昌邑庠草  
初二丁祭器不能備君悉力整辦為之一新  
課試士子翕然悅服尚書王公佐方尹京邑貽  
書相賀有關豐舍以延生負為斯文宗主之語  
在丹丘時直閣田公謂以倉使按郡一見喟曰  
老先生尚爾淹恤乃令吾徒冒乘傳之寄自願

歎然即以奉削耒詞曰李高前輩政有典刑允謂老成尚堪繁劇人以為知言禮部尚書尤公衰時居西掖以詩寄君有云金馬玉堂慙我輩青衫白髮念君遲三教公皆上庠故人故知君尤深推此可見君之為人垂絕不乱命諸子無他言惟以進業保家勉之自號隱退老人有文集二十卷藏於家銘曰  
吁嗟黃君馳騁文囿少蜚雋聲不為不售晚服官政感歎者舊踰七望八不為不壽日月逝矣用不及完善積慶餘尚啓厥後

趙深父墓誌銘

長兄績溪尉蚤世三子五女以次婚嫁立嫂最愛季女聞小溪寓居趙氏家法媒妁之言曰武德夫婦偕志杜門約居教子甚嚴諸子聯中科弟多有賢稱其第三子師信既以淳熙二年賜進士出身得尉台之臨海矣清婚審於鄉許曰然遂以兄之子妻之後以近制改師潯字深父既壻于我与之游處被服儒雅略无膏粱之習慶元二年君既悼亡謀葬於通遠鄉白石里石營保之原而後之官甫四年而君亡矣哀哉母

安人馮氏尚无恙一女一子哭声不忍聞石營  
去所居才里許將奔深父之喪合烏求銘於余  
忍銘君乎哉君實為 藝祖皇帝系孫贈保康  
軍節度使烏密郡公令儼君之曾祖也贈武義  
大夫子蓋祖也主管台州崇道觀伯迓武德也  
武德生長承平南渡流落居四朋之鄞縣大抵  
居官廉儉謹蓄俸餘以為待次計與鄰里不以  
財交故內外肅然深父生而奇厖長服豕方自  
力於孝登第五年而後授室彊敏自喜始調官  
或賀之曰臨海尉多以捕盜改秩者君以為非

吾志也在官果兩得強盜一獲私鹽甚夥皆應  
受賞照驗明備終不自言又達於吏事以此受  
知於諸公邑民自徑而有傷又以移尸興訟令  
受私謁諭君毋生事君正色曰事千人命今日  
正欲得實耳長揖而起終直其事人皆稱平令  
慙且不樂特以職事相窘君弗恤也有十將雄  
狡无賴前政莫敢誰何偶有犯當治輒肆言曰  
尉欲治我不望改官邪君實之理窮詰宿過卒  
逐之餘皆聳服尋為衢州西安亟工部尚書謝  
公源明時為守趨召轉運使潘公景珪問曰郡



中有賢丞乎謝公以二人對而以君為優備言  
廉勤曉暢民事之詳潘公曰得之矣俄列上謂  
才術優長可以作邑兩易知廣州桐廬縣最号  
難治召為之談笑而辦才奪益顯任湍授紹興  
府錄事參軍丁武德憂不赴服除會有旨侍從  
臺諫各奉宗子二人余在西掖荐君之兄師津  
今知樞密院謝公深甫台人也極知君恨奉員  
已足未有以及之方為御史中丞而吏部尚書  
刘公德秀為監察御史問人於憲長謝公亟稱  
君之賢刘公慨然荐之其詞曰與孝有源素履

無玷雖歷官未久而声問益彰併及舜盜賞事  
為遠到之識乞以備朝廷選擢初不識面貞公  
奉也天族蕃衍人才衆多昆仲屏居山間憂患  
之餘名徹天聽照移狎至幾於羔鴈成羣者鄉  
人崇之奉無意於干進僅以此俱得添差幕官  
君授建康府節度推官留守尚書張公杓多以  
滯訟屬君處之當人情合法意衆議有未定者  
獨招入郡齋議之或至夜分而後退大資趙公  
彦逾素知奇才見其盡心贊畫受諭決事无不  
曲當首授京削參政又為之延奪諸司交荐僅

二考而歸既調嚴州節度掌書記為部胥所賣  
再往都下久之得疾逆旅遂以五年四月戊寅  
卒哀哉若人之不淑也始既葬盜賞而不用嗟  
跽至此知己方當路可以伸矣而止於儒林郎  
素壯強飯年五十有二何疾遽困之邪子希侶  
希侄女未行君性質直忍貧自立職務之外進  
孝不倦垂意經史國寮廢和往、傾其座人心  
計精密治公事如家事言不妄發待論甚正孝  
友勤謹自奉淡薄不務華飾思有以自見於世  
遂吞志而已矣方鼓盃時手記費用之目甚悉

其子請曰何用爾君忽曰我且死汝輩徒此為  
之茲聞訃音爰起倉猝昆仲方議經紀之希侶  
等出舊所編按以從事適奢儉之中噫豈有知  
邪葬以六月某日銘曰  
父子之賢聞于卿閭兄弟之美徹于帝都君才  
甚優知己當塗謂進未艾而止斯乎兄子既殂  
又銘其夫尚惟諸孤承慶之餘

安光遠墓誌銘

淳熙十二年余方懷東嘉之綬於家頗聞安君  
光遠詩声一日褰長篋臨門倒屣迎之兒甚偉

文甚二与之語灑：可聽而忘倦也又云年過  
余於外府求跋其大父詩卷比余投開里居故  
人罕不見者獨光遠未能相過已而聞其病遂  
不起實慶元四年七月丙辰也六年諸孤將以  
四月丁酉葬君于鄞縣之通遠鄉建隩南山其  
次子踵門以銘為請手編先集列載行實粲然  
可觀余既哀光遠之不遇愛其子之克家遂屬  
筆焉惟安氏系出唐忠義傳金藏五代後唐中  
書門下平章事金金之後 國朝勳籍節慶留  
後守忠即君之九世祖司徒忠果雄勇功臣習

七世祖也曾祖希文崇信畢節度使祖寓武德  
大夫貞定中山府路廉訪使者父時從義即三  
世皆娶趙氏家開封祥符縣建炎辟地著籍于  
明今為慶元府居小溪鎮四十年矣君諱昭祖  
娶軒氏毫社左承議郎中美之孫子男四勝非  
辟疆去華棄疾女二長婦馮季參次未行孫男  
一女三君世為名將至廉訪始以文采受知  
祐陵与樞密宇文公虛中雍帥蔡公靖游尤与  
室季劉公子羽厚善刘公狀其行自謂急難之  
義天屬莫加也從義仕不顯而家季尤懿見於

張公總得祁之帖正字王公衛之銘兄弟終鮮  
承父祖之傳幼敏悟力學抗志高邁從義指物  
命題脫手成句見類書輒屏去曰坎豫以不能  
待人者性端靜衣或數歲一澣繡書已熟若手  
未觸者牽動不苟絕無子弟過從羨年踰四十  
得君篤愛之擇師以教日益秀發父子短檠相  
對至十餘載自為知己出入不能相捨既冠同  
客都下從羨得疾委煩君憂惴願以身代旋即  
東歸竟至捐館執喪哀毀悲感行路母素戾重  
家政至是益肅君不敬事盡其歡心及疾革醫

檜未效至刲股以進家人竊窺而後知之喪葬  
俱備哀禮自以世襲衣冠未有以文祭身者扁  
其室曰現行朝莫激昂期紹先志蹉跎至五十  
始慨歎曰科舉之不效命也遂一意於義理性  
翁之孝舍後築圃中闢一徑自號通村老子好  
為古文尤工於詩平澹敷腴不為艰深之詞每  
曰工夫到處却無奇特有文集二十卷名通村  
遺藁丞相壽春魏公退處碧谿山中之客惟雪  
窓張武子與君從容觴詠如裴迪之在輞川也  
郟黃中王德新龔養正薛清卿湯孫將諸君皆

相与為文會酬倡之友致仕應君良弼一鄉推  
為長者老而益高君尤与之厚嘗銘其墓人以  
君為應之亞匹云与物無競不見喜愠之色每  
戒子弟勿与人辨是非待其自釋又曰橫逆之  
来如在荆棘中徐行緩解而已礼法自將不識  
公府以誠待人久而相与内外无間言喜事愛  
客至趣備酒肴擷蔬買魚陶然徑醉氣同志  
合或館致索日室无長物惟好古不衰先世遺  
書殘編断簡皆手自整比書尺往來有可觀者  
亦謹藏之筆札素工稱其文骯髒高簡莫窺其

際客去則取所聞見者劇談示訓諸子不待出  
門而家傳充然有得也自卜葬地无復世間意  
參閱內典旁接諸禪趺坐至深夜不動年十五  
十有七而疾病垂絕猶大書偈語詞意超詣六  
足以知君所存矣銘曰  
窮六樂困而享奚其為政不言而行惟卒不施  
以昌其詩江山為助筆乃縱橫優游田里以得  
此生彼其憂於心而毀於後雖曰得志未知与  
此孰重而執輕安氏之積厚矣非此其身後其  
有興者乎

朝奉大夫李公墓誌銘

太師史文惠公兩登相位其將論以求賢用告士為先蓋其天資寬宏務為忠厚家傳孝謹以此教子以此釋壻王局李公刪定其一也公諱友直字叔益世家紹興府之餘姚太師為尉與公之父游見公所為文奇之又喜其端粹遂締姻焉公甫冠入上庠太師鼎貴公退然未嘗自言同舍有不知其為丞相壻者其恬於勢利自為諸生時已如此太師尤器重之既登科而太師再相孝宗垂意人物一日問太師子壻孰

賢以公對即除詳定一司勅令所刪定官時溥熙五年二月也有以資淺為言者雖寢前命至七年再除始就職朝論翕然以為貞吉士可謂冰清玉潤矣公曾祖尚邕州太平寨主簿祖竑從事郎索贈奉直大夫父梓承務郎累贈朝請大夫妣茅氏贈宜人公幼警悟蚤已能綴文父祖奇愛之稍長益自刻厲主簿學行為里人所宗以貢入京師晚才得一官廷師儒訓子孫曾四人踵入太學公最以詞賦得名屢占上游首各荐書後以恩免奉將再上禮部俄遭外艱

乾道初試上舍中優尋又丁茅夫人憂淳熙改  
元諒免者者五人公獨不就遂登二年進士第  
授迪功郎明州慈谿縣主簿易太平之蕪湖未  
上而有勅局之擢才半載以修進條法事類特  
改承奉郎輪對便殿進止詳雅敷奏明白歷陳  
救荒漕運附試三事 孝宗嘉納悉以付中書  
或諷公謁廟堂施行之公曰吾知盡愚忠爾後  
議者立附試之額卒如公言同列序遷方議以  
容臺博士處公言者又以為驟得旨外補丞相  
王魯公諭使求倅謂杭則不失故步明則可以

便鄉公止丐祠魯公深歎其遠識也九年主管  
台州崇道觀十一年通判婺州既至郡參正李  
公彥穎中丞蔣公繼周為守皆知公賢厚每事  
咨焉公外寬內明政務大体而略苛細恂恂若  
不能言而從容裁決無不均當謙和樂易事上  
官以禮雖不為異亦不肯希意苟合惟是之從  
不可于以私僚屬吏民敬而信之不忍欺也既  
歸宦情愈薄去國且十年未嘗以一字自媒於  
諸公居歲餘復求郡丞遂倅湖州劇郡教易守  
公間行郡事輒稱治吏引例卷以攝承當增奉

此去之一金不取也提刑陳公亮提卒黃公  
適將列荐子朝公力辭之趙公不迨來守強  
敏明察官吏疾憚且謂公必不合公不改其度  
守為之降色辭公亦以吏師事之始終賓敬不  
可得而親疏時人兩賢之後守至未煥席劾去  
外臺怒未釋偵邏日至符移旁午先是郡有舊  
胥為守家吏與之俱來已而頗肆籍其家得守  
與其壻教書戍官將發之公曰何忍發私書以  
隳人於險乎亟焚之止械其人以前使者聞之  
弗罪也後旁詰之守果死與事遂白微公幾殆

矣秋賦多鼓譟之患公為監試前期以訪鄉老  
具得其情為之區畫無敢譁者考官以去取求  
決于公辭不可以詞賦定取四人時與計偕者  
十一人獨以四人擢上第又深服鑒裁之精也  
尚書程文簡公大昌舊為司業素知公嘗曰公  
澄之不清撓之不濁貞淵乎似道者哉侍郎莫  
公叔光代公為刑定即嘗貽書曰公如美玉固  
未嘗掩瑕而純粹之至無瑕可指以平昔之所  
敬慕未易及也其為名勝所重如此慶元改元  
制曾兩任通判者方許拜州曾經擢用者方許



除職事官交親趣之起勉至脩門謂公必留而  
一造相府即以小壘自詭丞相余公謂何取之  
廉邪許知臨江軍命未下已謁告歸矣五年夏  
以疾求閑甚力今左丞相京公意謂憚遠委曲  
勉諭既不可回又為之易廣德且諭公曰地近  
事簡可以卧治毋惜一行也時廣德守已得祠  
需公之至公謂求閑居而得便郡諱遠次而就  
見祿君相之見誠厚非本志也復申前請改成  
都府玉局覘後兩月疾益侵求致其事竟以其  
年八月乙亥卒于正寢享年六十有六積官至

朝奉大夫賜緋衣銀魚史宜人有賢操先二年  
卒盖宜人朝祥而公以莫捐館舍人尤哀之子  
四人曰賡曰康迪功即婺州浦江縣主簿曰庸  
曰乘以公遺澤補官賡庸皆蚤世四女長適迪  
功即臨安府新城縣尉趙帥固而卒次適修職  
郎監紹興府和旨酒庫史實之實之也餘在  
室孫男三人該將仕郎謚詡女一人諸孤將以  
六年九月辛酉葬公于縣之蘭風鄉新湖刘公  
隩之原合于宜人之兆嗚呼公金玉人也簡淡  
無嗜好徑學遂于二礼屬文長于駢四儷六間

為人草箋奏談笑成篇初若未始經意詞旨明  
切號為得體他有碑志銘贊等出輒為人取去  
无留藁公既没僅裒二百餘篇藏于家詞氣雄  
渾似其為人字昼道美鄉有石刻必求為凡公  
所長不以自銜也性至孝祿不及親終身以為  
恨故于族黨恩意有加訓子若弟示以趣向使  
自知勸誘掖後進絕口不言人過杜門却掃或  
十餘年不至城邑令佐歎其賢多就見之清修  
謙謹无賢不肯一接以礼犯者不校不見喜愠  
之色故哭公之喪者无不盡衰里閭耄穉咨

嗟痛惜謂無復見若人矣康少而榦蠱即委以  
家事俾母閑我築堂曰竹隱一立一壑不啻自  
足多焚香默坐得喪荣辱不以介懷疏財喻義  
不事生產而趨人之急成人之美恐力不及既  
無德色或莫之知也先卒一月忽告二子曰吾  
以進士起家仕至二千石將以善終無可憾者  
遽屏醫藥至屬纊无一語亂膚色温潤竟日無  
小異家人幾不忍斂顧非寡欲積善之效邪某  
父子出入太師之門識公甚久既又同朝婦王  
氏之姪婦康与某之次子实為僚壻稔知公平

日大槩故康來求銘康謹愿克孝濡染有自來  
嘗薦漕臺進季不已是能世其家者銘曰  
溫良恭儉先聖規樞門人後事有死實虛倚歎  
李公渾金璞玉終始如一謙不自足施于有政  
如古循良進稱于朝退淑于鄉云胡不弔喪坎  
吉士慶必有餘昌爾來裔

知復州張公墓誌銘

孝宗龍潛妙選寮案端明張忠簡公與太師史  
文惠公實為贊讀直講內禪之際二公翊贊為  
多文惠既相忠簡為工部尚書告老而歸 上

意恨用之不盡思數優渥視簽書樞密院君臣  
相遇可謂盛矣公諱仲梓字才卿忠簡次子也  
世為溫之永嘉人曾祖植祖忱贈中奉大夫忠  
簡諱闡母盧氏紮贈魏国夫人公資彊敏少永  
羨方力學博記年十四入上庠時中興學校更  
新在選多名士已能与之相下上月書季致率  
在前列又兩預荐書紹興三十一年以明堂恩  
補將仕郎非公志也明年授右迪功郎監潭州  
南嶽廟隆興二年丁忠簡憂乾道五年差監行  
在豐儲倉九年史公以使相帥福州過闕力薦

其才 孝宗念旧季之子即日召對閏月改宣  
義郎三月除大理寺主簿淳熙元年迁太府寺  
丞四年乞外補知通州七月陞辞因論常平利  
病敷奏詳明 上為之嘉歎問闕在何時以實  
對即許改除且諭公曰他日莅職毋忘所陳遂  
改荆南路提舉常平茶監公事六年持節入境  
體臨遣丁寧之意疾心區畫利與害除因劾寮  
吏之慢令者忤同事意尋遭論罷公之仕進自  
此艱詰矣十年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观後  
知江州再知通州俱不赴凡三授祠禄至慶元

改元始為兩浙西路安抚司參議官秩滿知復  
州四年赴郡古號竟陵廢置靡定旁枕襄沔地  
卑水匯間三四歲僅一熟富商歲首以醯茗貸  
民秋取民米大輻捆載而去公至首訪民瘼嘆  
田種未入土民已无所告糴可死以處此乎騰  
書師漕借所儲粟禁止商販又廣為收糴之計  
倉廩充實邦人賴之野曠多盜重為民害公分  
置鄉兵部分戾整犯者痛懲以法盜為引去期  
年公感末疾視事不少懈未几寢革遂以五年  
十月辛酉卒享年七十有一積官至朝請大夫

娶周氏朝訖大夫奉先之曾孫視永嘉先生行  
已為大父行少公一歲先一年一月甲午卒封  
宜人男三人燭通仕郎既冠而亡次烜燠俱以  
公任補將仕郎女三人孫二人埴當授公遺澤  
孫女二人公蚤歷艱苦忠簡晚既貴家事賴公  
經理性介特不好華飾固史之外他无長物通  
徑餘暇諸子漢晉唐諸史鈎竒撮要手自抄錄  
所為詩文盈帙簡古邃深今藏于家既登仕版  
又再荐于外臺四上礼部竟不偶中間困于煩  
言才不得試 孝宗簡記擢守九江不果出

卜築榭池陶然自樂終不見戚之之色家傳有  
自來矣宜人幼穎悟嫁時公家尚窶相与刻苦  
以奉忠簡閨門無間言善相其夫者也二子將  
以六年十月甲申奉公及宜人之喪合葬于縣  
之吹臺鄉西山法濟院之右來求銘某於公家  
為有連歲在癸未与公之弟尚書公春卿為同  
年進士獲拜忠簡下風迨官勅局公之季弟延  
卿為寮公方丞外府居又比鄰客授公鄉後又  
假守昆仲偶皆家居春卿同列從班公入議幕  
交情事契日益加厚公之在復春卿以華文閣

學士守鎮江延卿為濠州伯先之子晦之為秦州一門四郡守諸孫秀發人皆嘆忠簡君子之澤夫何公與春卿繼卒于郡遠不能致束芻而駮悼實深故不得辭而為之銘、曰  
忠簡深醇求之古人位畫台輔望壓薦神君承羨方蚤入太學嘗顯于朝卒困流落復政未報而乃忽焉哀、介弟相隨九原君子之澤其流未已我維銘之以詔孫子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十一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十二

四明樓 鑰大防

墓誌銘

朝請大夫史君墓誌銘

四明衣冠之族紹興以來莫盛於史氏自八行先生以純德奧學積善餘慶是生樞密公吾鄉之居政地者實自公始樞密兄之子是為太師會稽郡王文惠公位極人臣而史氏益大故君之高曾皆重疊追贈者四十年不惟賞延繁衍而決取世科者繁萃不乏人其興又未艾也盛

哉君樞密之子也諱浚字堯翁世為明州鄞人  
今為慶元府曾祖簡祖詔俱贈太師冀國公曾祖  
妣葉氏祖妣徐氏皆冀國夫人樞密諱才嘗任  
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官左朝奉郎致仕  
繫贈金紫光祿大夫妣孫氏封齊安郡夫人繫  
贈太寧郡夫人樞密以紹興二十四年歸休三  
十年致其事奏君將仕郎授右迪功郎監潭州  
南嶽廟以便養三十二年丁樞密院憂服除引  
孝宗登極恩循修職郎再奉祠乾道六年調  
福州古田縣尉九年文惠公師閩以避親不赴

崇憲靖王知明州辟為之定海制置使司準備  
差遣淳熙四年秩滿閏陞後政郎用舉主改宣  
教郎知紹興府新昌縣十三年差權通判婺州  
十六年光宗覃恩轉朝散郎紹熙五年今  
上覃恩轉朝散大夫餘以年勞積官至朝請大  
夫嘉泰元年引年致仕三年九月旦卒於家享  
年七十有五嗚呼君年三十而得官歸自婺女  
才六十有三已無復宦情其見於施設者止新  
昌婺女兩任而所至聲績可紀其奉親立身處  
家居鄉又皆以古人前輩自期是仁為政豈虛

語我樞密之婦君已壯矣謂君曰吾之進退固自無歎第郊恩不能及汝耳公拱而對曰大人方欲全晚節豈當以我為念樞密喜曰吾姑試之而氣貌泰然足以成吾志矣叅政李莊簡公守永嘉樞密為簽幕待遇極厚君方就傳附學郡齋每旦必束書以俟戶外寒暑如一李公竒愛之樞密赴餘杭君侍寧大次長安埭時有教百艘相持旬餘公抗總角為之登岸處分使往來之舟以叙而行已舟獨殿不日遂通樞密被召將行吏有以白金遺僕夫者公侍側奮然曰

是將汙我當發之樞密喜曰吾兒可謂清白吏子孫矣性篤孝大寧既下世樞密年益高父子相與為命娛侍左右藥非親嘗不進未食不敢食執喪盡禮既葬結廬其旁捨城居而家焉致敬家廟旦集家人拜謁風雨不渝蔬菜之屬未荐者弗敢嘗祭祀極備誠潔滌濯烹飪必躬必親將奉祀則衣深衣以寢諱日先期齋素哀慕涕洟如始喪生朝不為宴樂在官吏民無知者同氣惟一女兄適周氏事之甚篤見其卜居



以金豁別墅遺之至幕例得傲直君曰吾有先人之故序在僕從亦以鄉曲不當用悉辭之魏王來鎮君以戢事迎謁境上典客謂當庭拜君曰此必非王旨揖而出王首以此見重遂被論荐將校捕海寇幾百人吏欲逮治匿贓事君曰彼出死力得盜以贖為賞亦不為過若以屬吏是為賊報仇也誰復用命王為寬之皆感激盡力海道亦清幕寮蔡君大成廉明有守或汙蟻之事將寘于法君力辨其非辜及出又厚為之禮東錢湖積葑膠轉王欲開治之有請于朝欲

給錢穀及設醴賞且以屬君引嫌以不敏辭又白王曰今為民興利所費非不多水軍有舟楫畚耒之屬僥優給軍士當必樂趣第嚴為紀律毋令擾民足矣請列棧岸旁取葑積之日久自成隄矣若屬之官吏必致煩擾民疲於奔命吏急于言功止得目下淤漫可觀根蔓不除適滋後害爾已而皆如君言始至新昌待制朱公熹時為提學一見如舊即以滯訟委之天台有王烏頭者中產之民以折戶交訟三紀矣案牘山積君盡召其党諭之曰至親終訟未有不破

家者我非不能處斷一有勝負汝必將復訴詞  
意愿款察其感動遂与酒肴使交相悔謝明日  
俱拜庭下曰今不復訟矣朱公陰為器重自是  
親戚有訟率以此處之或使之拜起揖遜於前  
而去得罪於父母者輕重亦惟父母之所曰吾  
盡法則傷恩矣由是无不感厉自新盖平時鄉  
有失孝弟之義者必諭之以礼曉之以法不悛  
者或媿辱之感悟則与以酒食之資使其奉父  
兄之欢乃已其有暴戾恣睢狠于閭閻于貨者  
亦誨之諄、俾歸于善故見于政者專以風化

為本也君於催科不擾而集嘗曰寬之於粒米  
狼戾之時而迫之於半菽不給之際是固民也  
乃為之曉諭謂及今不即輸納將來免追催諒  
勤周悉无慮教不言讀之者雖頑鈍之夫亦知  
感悟租賦不待促辦而部使者至以移示旁邑至  
今邑人犹傳誦之邑在山間異時趣辦後夫所  
隸过使客近鄉之民一月或至教四君令鄉各  
置籍據籍點差出曆為信自輦輸官物之外一  
无所役三年間户不过再及之遠者或終及也  
大谿自天台而下溉田甚廣旧有隄以障狂潦

而善壞幾無寧歲君曰人力足至爾出官錢屬  
耆老督民修築民競勸趨其他陂埭經君修繕  
者无不堅久御史銷鈔不以時遇有點追擾及  
已輸之民者多矣君因慰勞其人問其道里期  
會之費官為還之罰吏金以償官吏困於輸金  
其敝遂絕有士與民訟田君謂士直而牘未具  
士復來謁君曰茲事已決彼當无辭今見論則  
請求之私移丞佐決之後无敢有私請者僧訟  
一民負錢至數百緡君疑之問民妻安在曰近  
鬻於人矣即詰僧曰此人甚寡何屢貸之必汝

私其妻、鬻故訟爾僧誣又訴僧寺殺其子而  
屍亡者君念笋巖方盛爾必為盜被擒而竄  
爾責僧令尋訪而寬其期尋獲之一訊而服豪  
民以稱貸獲利倍蓰償者无所出則以錢百萬  
獻於官公問錢安在曰散於民間官取之易耳  
君曰以此餌我而欲自為計也即受其獻而列  
名及數悉蠲之死不稱快或殺人于野而未獲  
尉兩以他盜塞責君察其非是皆縱使去既而  
真盜乃見犹微服至其處覈之與獄辭合縣計  
初无百金之儲而逋負以萬計君考歲入之目

窮蠹耗之原曰吏姦耳吾能裕之先是歲用一  
吏司出納號場典羣吏表裏假貸為姦君使日  
一易之凡一日之入暮歸諸帑久而浸饒曰此  
理官錢法也規模既立上下寢以相安再歲所  
用益衍重門頽圯衆以為譜區畫自出一物不  
取之民有与官為市及就後者加与之庸直有  
獻木者君曰官自足用此汝先壘中物或与族  
黨不平將假手于我耶卻之先嘗籍諸鄉之盜  
日餉之而拘烏民間无復犬吠之警既數月相  
率而訴曰某等失業為此然朝莫惕恐未嘗得

飽食安臥如今日也各已知悔且望少寬許其  
日就傭役夜必歸宿及是皆執役於官元夕落  
成棟宇華煥郡民不知有役咸聚觀以為神縣  
庠久敝欲新之而前迫于民業一徑幾不容車  
馬君謀闢地或而其家富饒未易得也君召与  
議即以為獻厚償其直于是面勢軒豁新殿廡  
列祭戟觀者喟曰吾邑文風其昌乎其後名荐  
書取儒科者相踵元日為叙拜礼衣冠畢集為  
陳尊俎設介僕叙長少獻酬雍吏无敢譁者且  
曰鄉飲之礼昔固嘗行之未有濟如此者蓋

釋皆相與覲禮焉君資明而健決兩詞至前情  
偽立見書判數百千言反粟切當每曰久訟廢  
業實官司不決之過惟詳盡不可轉移則安居  
矣故一經予決雖宿姦巨猾无復異辭及君將  
去念一任所決諱訟幸无翻訴吾去之後滑利  
或為姦利貧弱必受其害乃許請斷由以備於  
請者日至一一給之或感泣者曰今君為我長  
慮及此真父母也咸請立生祠君立力之既去  
民知其不可留扶老攜幼前期出境數百里俟  
於水濱泣且拜曰不復有此知縣矣婺遭大水

溪南之民登屋緣木以避者數千計守倅乘陴  
君首募善舟者救之今日活一人者給錢五千  
竭二所之蓄繼以私帑到者處分官舍既飲食  
之又剽炬通夕以男女混處恐其淆雜也人犹  
伏其慮深盜入民舍竄而遁隱于桑間主人訪  
求盜投以石幾中主舂以矛盜墜而死吏以盜  
徒手受矛當主人以殺人之罪君詰之曰石非  
伏乎雖所非持然中則主人死矣閭中偶傷兩  
及此為登時勿論可也守不能決交讞以上棘  
寺卒後君訟毆傷保辜限日未滿而狙者吏坐

毆者已重辟君已知傷者能遨于市飲啖自若  
偶以宿疾發而斃再訊如所聞吏民驚伏蓋於  
獄事尤留意深思以得其情平反如此等者非  
一也婦人有欲棄其夫者誣舅以私舅不承而  
死於獄吏白无所考證守將從婦君曰使其有  
之亂倫之罪固不為輕使其死之厚誣其舅亦  
當反坐由由此以死婦可已乎聞之憲臺遂坐  
婦罪里婦獨處惡少譎之不從夜詐稱夫婦婦  
痛死以自明泣告其夫而益君聞而為葬之表  
白義婦冢罪其為詐者君之益改多此類嘗禱

雨龍潭冒險親至其處肅然若有可感雲出湫  
中得神物已歸陰雲隱一及郡而霈然作邑時  
凡禱皆應如此豈人力哉守既行而新刺史之  
兵百餘人未知所歸君使盡集于庭採籌分管  
隨即帖定三易郡將備盡禮敬事有利害必力  
爭事已和好如初君在州縣一時監司帥守多  
名公相知甚深然不為苟求終無有以姓名薦  
達者恬于仕進改秩之初文惠公在經筵欲以  
請于孝宗而君辭焉曰未更吏事且欲字民  
以行志耳晚年閑居歲久祠祿亦不復就廟堂

聞其廉退亟稱之以厲躁競者山居蕭然棊酒  
自適不以一事至公庭卿之太守欲或見而不  
得居官以廉節自厲俸給之外凡有例者皆不  
敢取用度一切取贍於家生計僅給均為十二  
每月一出之効東坡改作三十塊之說不治產  
業凡貨利之事未嘗為也好仁樂施聞親戚之  
貧乏者以濟之喪不能舉女不能嫁多為成就  
為梁以濟涉解衣以蔽寒塗潦者予以笠屨年  
凶則為粥以餉餓者疾疫之家既遺以藥至量  
其所食昏暮潛送其家不使知也親見義役之

便民及婦見卿隣有以爭役破家者君謂受役  
之害大勸率為之為請于邑大夫力主其說今  
賴其利焉近山有虎樵牧失業者幾月募獵者  
許以厚賞獵具入山虎亦遁去晚益戾重端莊  
守禮語不輕發居不雜交親朋有過面折之有  
一善則獎借劝勉如自己出取司馬公家範書  
儀約為冠婚喪祭之禮行于家子弟有慎容必  
正色以臨之童穉笑語亦不敢妄衣服器用不  
追遂時好家人俱不敢為華靡之飾或見之則  
嘆曰世態之薄也嘗在市中服布衣鄉先生沈

公銖笑其激君曰某不知其為陋也淡然一室  
他無嗜好惟取禮記檀弓學記中庸大學祭義  
祭統儒行表記等篇通鑑唐鑑朝夕從事篤于  
教子招延名士宗族子弟之願學者皆預免以  
修身之要不徒望其取青紫也長子中第又二  
子入太學未嘗以為喜蓋所期望者不止此夜  
深課幼語蓋為之請大義每曰維誦之聲賢于  
絲竹遠矣莊談梵帙深究理趣病中區處家事  
秩々有條醫至嬉笑待之呼諸子曰我无所憾  
惟汝祖隱德實行太史紀載甚略我死則汝輩

不復知矣口授數千言既革神觀愈清自書一  
頌尤為曠遠又書二紙戒毋受賻贈大略言生  
无益於親故歿可擾之手仍戒毋用緇流既畢  
盥手炷香奄然而逝其視死生真若旦晷耶君  
娶舒氏御史中丞曾之曾孫先君十四年卒贈  
宜人孝敬誠篤四德全備樞密方為國子監簿  
宜人未嫁而樞密超迁臺諫大寧喜此婦其昌  
吾家乎未歸登政地婦享上壽康寧宴衍宜人  
未始一日在不側也大寧性戾事之謹遂信愛  
之樞密久未有弄孫之樂宜人請君置妾君曰



設心如此何患不昌既而得子今茲蕃衍蓋不  
妬忌之效也新昌相傳有白虎神為崇吏言請  
避正堂君弗顧宜人亦曰何物小鬼敢據公宇  
乎不為動而亦帖然族妹為邑士之室始至遣  
饋之及歸則与之酌別中間不時求見則謝之  
果有私請也在官未嘗問梱外事俸入亦不舉  
知其目君之清德所助為多凡君所為極意奉  
承君待之如賓言必稱名有出入宜人必揖衣  
揖之子婦侍側雍々如也待婢使未嘗譴怒詈  
言不出諸口衣必澣濯不事珠翠綺綉之飾年

才五十有七卒於婺之官舍葬于陽堂鄉包家  
山之原子男五人彌遜迪功郎紹興府蕭山縣  
主簿彌迥迪功郎新台州臨海縣主簿彌遵先  
卒彌進將仕郎彌遠太學生女二人早夭孫男  
十三人麟之中介之牽之希之暈之阜之常之  
準之昇之彛之翼之彛之女九人在室諸孤將  
以十二月壬寅奉君之奠合于宜人之墓求  
銘某託契非一日君之清介實所難及諸孤錄  
君行實甚詳且其施於政者皆可為後法又自  
言其母之賢尤痛其早沒懼无以顯於世願併

書之故為具載而系以銘用慰孝子之思云銘  
曰  
史氏之賢德惟邁種衣冠之盛輔國相我宋君  
生而秀弱不好弄父兄濡染以義折衷比宰百  
里始見于用廉白照人輕徭清訟人皆望君夷  
庶飛空僅乘式車其退甚勇平生介然晚益戾  
重閨門自養無所脩綜潭府不居歸侍立隴家  
廟時享極其欽奉動循禮度周旋勉中閨門化  
之无敢奢縱屏絕声乐喜聆雅誦謝去机事志  
甘抱甕夕行所知不牽於衆誰毀誰譽終為動

老成云亡鄉黨所痛君則了達如幻如夢我方  
臥病向風一慟詩以颺之後人其諷

太孺人蔣氏墓誌銘

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  
誓而弗許妣栢舟之詩所為作也女二事二夫  
古之道也共姜獨見于詩則知是時必有不能  
守者而况後世然共姜二惟知守義不聞美他  
若從嫂太孺人蔣氏貞有共姜之節而婦道壺  
彛則又過之其可以無紀乎蔣氏世著籍于明  
之鄞今日慶元府曾祖諱侃隱德不仕鄉里稱

長者祖諱浚明贈金紫光祿大夫父諱琬朝請  
大夫贈宣奉大夫妣宜人周氏贈碩人方孺人  
兒時有善相者謂他日必領百口既歸于我實  
伯父揚州諱璫之仲子也諱鏜字仲宏紹興十  
五年伯父提斧福建市舶從兄以疾卒于官舍  
兄資孝謹事親主於敬接物謙和遇臧獲必未  
嘗失色伯父官未達產薄累重或至乏食上不  
以病二親下不以語妻孥經營彌縫以盡其歡  
間輟口腹以與兒輩猶嘆曰人多不能振工但  
知報下爾益壯進學屬文舊作止存一二手抄

書皆有楷法雖米盭細事亦然在泉南嘗受詩  
於柯先生宋英先生並稱之伯父與恭人馮氏  
尤所鍾愛哭之甚哀孺人年纔二十有九一女  
六歲居長四子幼者生始半月時二兄一弟皆  
在仕途所生母楊氏太安人意欲奪而嫁之舅  
姑亦不能必其留也其伯父中奉璫諭之曰守  
志固美行願汝年尚幼能自保乎泣謝曰相待  
如賓誠所不忍抑不如是諸孤何以自存卒不  
為動揚州擁麾特節歷十餘年所在隨侍雖舅  
姑存撫備至見女子羣居間有人難所處者一

切安之而婦戢愈謹歸自維揚恭人得疾就醫  
於京口一力奉藥餌非親嘗不進臥起必俱既  
卒執喪盡禮歲在辛巳揚州以廩橐均付子舍  
用稍裕矣即戒諸子曰父葬未安而當遷汝曹  
俱壯而當娶異時長穉猥中<sup>何</sup>以侍之吾性儉約  
有素汝其毋狗奢侈習衣食之餘銖積而寸累  
之後數年由奉化之長汀奉從兄之柩改葬于  
松林鄉報國山祖妣魏國夫人塋之右求姻家  
蓮峯侍郎周公綰為之志諸子遂以次授室將  
析居默禱于先曰未亡人願守故廬也果得之

聽宇不改餘皆一新親旧不敢加瀕湖仍存風  
月閣之號謂家法子孫所當世守命其大書勤  
儉二字扁于正堂揚州略用范正文公義莊規  
約以贍宗族之不給者孺人思有所以增益之  
戒諸子及從子節他費遇稔歲則儲其贏今有  
端緒焉延慶寺有十六觀堂禮長懺僧未免乞  
食揚州欲買田贍之姑捐百斛孺人復用四十  
萬錢以酬先志且為揚州立祠得在眠李公伯  
時所給五十三善知識於故家置廣慧寺中有  
以乏告隨力周卹蓋義所當用者大率不吝至

其自奉則衣雜布素不事華飾織粟不輕用也  
諸子少小蒙訓夜坐則諄然語昔者廢孤難棘  
与夫處已治家事上撫下之道一燈明滅泊如  
也每言今衣食<sup>登</sup>足不惟汝曹享其成我二何力  
之有僅知守而勿失尔故凡牟利私貸等事未  
嘗過而問惟計所入而嗇其出磨以歲月而至  
此亦不復詳記多寡坐總其凡諸子幹母之蠱  
无敢欺者子若孫今已九房孫曾誥々時節上  
寿斑衣滿前遂成大家和氣浹洽終孺人之世  
百口无間言内外之姻戚莫不欵仰以為古之

烈女无以过或謂節納已甚者至是皆心服焉  
然終不以此自滿時以手加額曰非舅姑之賜  
不及此故于諱日及家庙香火四時祭享必躬  
親之孀居几六十年报礼益恭吾母大寧郡太  
夫人間一过之奉之如姑未始少失礼於上下  
前數年嘗至奉川凡樓氏蔣氏楸松壹一躬拜  
之曰吾老矣恐不能再至也病中不喜服藥區  
處家事甚詳且謂家人曰汝既不能留我吾亦  
不復恋汝勿為哀毀能保家如今日足矣成喪  
葬母侈以高侍郎夫人為法嘉泰二年四月辛

已終于家享年八十有六男子長曰淵承議郎  
知婺州浦江縣賜魚緋袋仲曰源皆先也叔曰  
洪季曰深國學生女歸故承議郎太府寺主簿  
周元卿孫十三人椅國孝生桐國子進士棗梓  
榛柝栝槐植根稅櫛栝俱業儒桐梓栝槐植先  
卒女九人兩浙轉運使進士趙岷夫從政郎新  
差監行在太平惠民和劑局趙師固宣教郎建  
康府漂水縣丞趙善潼國學士舍生宣僧高保  
孫吳樞之國子進士趙汝括皆婚也未二行曾  
孫六人儀仗僖儲儒優女六人俱在室明年將

奉孺人之喪以十二月丙午祔于從兄之墓淵  
既陞朝贈父至宣教郎孺人先以高宗慶壽  
恩被封孺人壽考康寧安享備福如相者之言  
而子孫亦復多故淵最為哀蓋其資稟有父之  
謹承母之訓而又充之以學問文辭蔚然鄉評  
甚休歷五任所至以賢稱職事无不辦受知於  
名公而未嘗一与同寮相忤行已无毫髮之玷  
於宗族之所痛而况母子乎然孺人喪之洪深  
率婦孫哀礼俱至孺人為不亡矣銘曰  
女教不興彤史无稱倚欵孺人婦道備成執節

守義固女子之高致處事善斷九烈丈夫之所不能蓋孟光之潔頌婦之清軻親之嚴篤陶母之賢明殆將兼而有之何止乎繼栢舟之名耶

後妹棲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棲氏名某字靚之曾祖常左朝諫大夫累贈金紫光祿大夫祖昇徽猷閣直學士左朝諫大夫累贈少師父琚右朝散郎世為明之郵人母安人陳氏朝散子女最重及娶嫁者男五女六而家訓素嚴紹興二十三年知紹興之新昌縣夫人於是年十有八矣謹擇所歸石氏為

邑中衣冠名族有取吾鄉金川馮氏者其子曰文朝散曰馮公吾外家而又知文之賢遂以婦之文字時亨生未晬而孤所生母太孺人某氏相与為命忍貧扶持備嘗艱棘人視之蔑如也得夫人而家寔以立夫人性資曉慧容止端莊幼閑禮度動有儀矩尤勤婦功且精其能既歸石氏仰奉其姑謹相夫子一以儉約戢中饋事婦姑相安慈孝兩盡若親母子相處四十載怡愉如一日太孺人奔務事付之年未侵而身得優逸遂以上壽被慶典之封加賜冠帔以華晚節

時亨有志古學結交多名士客至則酒肴不待  
需而具或游他郡從師友一不以俗務嬰拂之  
策名荐書賢吝日聞而夫人亦有內助之稱焉  
時節蒸嘗必躬必親爰潔精專至晚不倦石氏  
族党最盛夫人承順上下皆有禮而息意加之  
遇有慶吊率先而往无不敬歎時亨尉羅源道  
遠車騎以行夫人与家人奉姑尤謹有疾則調  
藥餌須臾不去左右既喪哀踊不勝棺槨衣  
衾既已豫脩送終纖悉奔出其手雖皆子婦之  
職云云難矣時亨相待如賓夫人性剛氣直習

聞論議以及死生之說往々領解慶元六年年  
六十有四聰明如壯髮無班白又素少疾病一  
旦以下利奄然而如蛻既斂面如生两手俱結  
釋氏印信為善之報實六月之未也親党哭之  
皆盡哀生四男子釋徠侗顓長先十二年卒次  
為太學生二女子長適里士黃日宣先八年卒  
次在室二孫順孫興<sup>孫</sup>將以嘉泰二年某月某日  
葬夫人于仙桂鄉石谿之源祔祖塋金紫之兆  
次時亨不堪悼亡之戚來求銘某諸父五院犹  
記少時惟伯父洎先工部多鄉居兩家往來最



最為親密夫人与余齊年而後一月相与幾如同氣又念羣從兄弟及娣妹五十餘人存者僅十數而夫人又亡矣時亨復雅与余以臭味相好兩嘗過其家登飽山閣奉酒道旧故如昨日至是不勝愴悼而為之銘云時亨今為修職郎新涇州桐廬縣主簿銘曰夫出名門孤立无朋夫人相之家道已成事始克終睦族以礼子且有稱遽悲陟屺窆而求銘伉儷之情吾有感焉引筆涕零

績溪縣尉樓君墓誌銘

先光祿有十丈夫子惟伯兄績溪尉生於紹興二年仲兄涇州生於四年至七年而某始生二兄愛其厚期待尤遠研席相從有師友之義伯兄年方三十二有而蚤世仲兄与某不堪手足之痛祭之以文有云左琴右書一室環堵熒々夜燈共幾寒暑讀者悲之葬送之餘調護孤嫠不一而足仲兄不勝先公之喪五十而終某益孤露上奉慈母以及二嫂下領諸弟從子幸不失雍熙之軌猶可樂也不幸丘嫂又亡矣哀哉先卒于隆興元年十月丙子以十二月庚申葬

于奉化縣長汀先祖冢舍之側嫂卒於慶元六年七月辛巳嘉泰改元得吉卜於禽孝鄉白石里徐嶼之原二年二月甲申諸孤遷兄之藏以三月丙午朔奉夫人之柩合烏先葬泣以請曰風滌不天父之葬及不銘今葬吾母忍死竭力以襄大事惟潛德懿行叔父知之為詳請併登之石某亦為之泣念吾伯兄抱負不凡不見于用不惟他人莫知諸弟生晚亦不及知也欲無為銘得乎兄諱錫字昭声世為明之勤人為今慶元府曾祖某朝諱大夫累贈金紫光祿大夫

祖某微猷閣直學士朝議大夫累贈少師父某嘗權工部郎出知處州終朝諱大夫累贈光祿大夫母汪氏今為大寧郡太夫人兄生而英發少長風姿灑落從鄉先生游自力于學舉業之外哦詩結字遇其得意警拔清新无不稱歎登覽勝地好風佳月必倡率僑輦觴詠酣適未始虛度寓處室亦必隨宜增葺拳石泓水昌陽蘭蕙芬馥秀穎而燕居其中間作墨戲小山叢篠雅有思致及見杆山刘公幕用其人摹艸書千文几於亂真又有幹才先公築室深入窮山取

材董工身任其勞疎財好義篤于親故恨力之  
不足宗族託以吉凶事未嘗云難甚劇者亦談  
笑而辦之人以遠業期之歲在戊寅光祿丞漂  
陽以郊祀恩補將仕郎次年中銓選授右迪功郎  
陽徽州績溪縣尉未赴今嗣秀王方守丹丘檄  
監大田酒庫勤于所職檢柅禦蠹不擾而未集  
能合一方之人惜其去詣郡乞留未几以小疾  
不祿使假之年其自見于世者而止此而已耶  
嫂陳氏家番易祖宗道父克登政和八年進士  
科止于發運司榦官母太安人徐氏新城族名膳

部公偉達之女也无子生三女嫂其季也光祿  
知烏戍鎮事從姑之夫吏部孫公邦亦新城人  
与徐氏親厚以膳部之壻為屬遂締好焉素有  
母訓婦而家人宜之嫁十六年而兄嫂亡方盛  
年幼穉累長女始及笄而吾家清貧又非今  
日比徐安人尚無恙欲嫁之自以幼更多難又  
爾寡居命也奈何矢死靡他一意俯育人已服  
其守義自尔斥去鉛華專靜勤納心計精密銖  
積寸繫五女皆適三子納婦雖次第成立而嫂  
氏亦為之早衰年適從心犹執婦道姑嫜姊姒

歎然終身晚既內典一絲不掛養痾自佚得壽  
七十有五中子淑後七月而卒女長適蔣与求  
次適奉直大夫知南劍州軍事朱軾次適迪功  
郎紹興府新昌縣尉兼主簿孫逢吉次適儒林  
郎添差建康軍節度推官趙師潯伍趙二婚及  
趙氏女亦俱亡矣孫七人曰棟年十三而夭曰  
机曰槭曰枝曰棧曰枚曰格孫女七人皆在室  
銘曰

嗚呼伯氏自立千仞齋志壯年其用勿盡樂彼  
賢配厥有高節栢舟自誓以訖同穴俯仰疇昔

首尾四紀稱于宗姻光于彤史徐隩之藏捨舊  
從新我為詩之用啓後人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十三

四明樓 鑰大防

墓誌銘

戴伯度墓誌銘

紹興三十二年其叨薦于鄉時二戴皆在前列  
日機為詞賦之冠曰樟以周禮選長字伯度次  
字伯高戴氏世為鄞人居桃源鄉曾大父侃以  
財雄大父冕以通經屬文工禮部不及仕而卒  
父汝明能傳家學見二子蚤歲競爽尤篤意訓  
教母夫人朱氏亦課督之一日俱擅揚屋聲父

以二子故尋封至宣義郎賜五品服母封孺人而戴氏愈著伯臯擢乾道五年進士科終諸暨丞伯度至紹熙之元始以特恩捕官鄉黨固已歎其晚暮方歷金華簿待次鐵冶而一瘵已矣寔嘉泰元年二月甲午也君之子燧以行狀踵門泣且拜曰既已忍死治墳於鄉之萬魯將以十二日丁酉襄事敢求銘於先友余亦為之泣曰蓋嘗銘子之祖矣忍銘吾伯度耶讀其狀則袁和叔之文也和叔不輕許可又為伯度內弟知之尤深無一語溢美又念頃與昆仲定交晚

於伯度益厚君之歸余偶苦足疾竟不及一見遂備錄所狀益以見聞而系<sup>之</sup>以銘惟昆仲皆游郡庠朋儕斂衽畏之伯度尤長于賦俊逸而不肆安帖而不局体物匠意有前輩風君初調迪功郎紹興府蕭山縣尉未上丁宣義憂服除始為主簿官雖卑惟既厥心夜漏未盡而起旦即坐曹簿書鈎校不遺纖微卑吏莫不苦其勤惓其嚴而心敬服烏事不說隨亦不苟異每以出位近名為戒歷事五六守或寬或嚴同列或未免少變君趣操自若曰吾知盡吾職尔田賦之

入異時泣其事者有刻下奉上以溢教為能輸  
者苦之累月而未畢漕以屬君更前之為僅兩  
月告其貧弱下戶有積年未盡輸者守俾督之  
君間究得實言於郡曰民畏法敢有不盡吏擅  
私隱欺尔郡計幸無乏之柰何重困吾民守悚  
听亟命蠲減合七萬餘緡先是縣吏輕侮士類  
被以惡名有赴愬者多沮挫不能自直而真為  
姦者庇之君處心公平于吏无所聽沮者伸而  
庇為者屏迹邑人稱誦之守与憲交薦其詞甚  
美既終更今丞相謝公一見深念之以為提點江

淮湖北鐵冶鑄錢司檢踏官踰年會屬疾以承  
務郎致仕終于家享年六十有七娶汪氏二子  
長即燧也次炳女適嚴仲游五玠方復嚴輔之  
皆里士孫男墳埴一女君夙規峻整志尚卓犖  
耻与碌者伍平居介然未嘗諂辭令色蘄悅  
于人非道義之契不与深語區別善惡若已甚  
者而德性温、冒懷四達不設防矜色養親闈  
恪謹朝夕不敢少忤其意友爱諸弟於仲氏尤  
篤拊存孤嫠族黨稱述初師事鄉先生高公閱  
而深為先生之兄侍郎公所器重自是為學愈

力有勝已者必後之研窮講切日進而未止根  
本諸徑博采百氏喜史漢書叙事奮筆效之沛  
若泉湧英詞麗藻出必驚俗愈出而愈新先工  
偶儻之文如覩宝藏金珠象犀爛然溢目喜作  
七字詩多闡風教有螭齋集十卷蓋庶幾乎詞  
人之秀一第易爾而困猶若是人為慨嘆君處  
之怡然无隕獲憔悴之色晚得一官稍見施設  
方為當路所知則又不幸而病愈復作竟致  
大故嗚呼如彼其才發摠素蘊足以顯于用顧  
若是而止手然君之持身傳後自有不可泯沒

者官金華也俸入至微而尉廩差厚守曰主簿  
尉官等尔而勤怠有間勤者薄而怠者厚可乎  
使均之固辭不許曰吾以懲勸官吏非為主簿  
也然卒不受其豕利昭晰如此官事稍暇時從  
名勝相与講貫有日新之益教昭二子朝夕諄  
諄无非切己曰吾平生所守不欺二字而已其  
子亦立志自立親炙師友將大其門君之培養  
根源顧不厚哉銘曰  
昔吾鄉兮兵燬求故家兮無幾訪戴氏兮故廬  
自熙寧兮經始歎古風兮猶在信不陋兮不侈



川流兮无窮喬木兮萬風忽不見兮伯度僕丹  
青兮德容嗟二雋兮齊名抱器業兮長終有不  
試兮一二泣遺稿兮烏從幸素業兮有傳庶不  
悼兮土中表斯銘兮宿草尚過者兮必恭

駱覲國墓誌銘

易道不明久矣夫子之於易不可及已然讀之  
至於韋編三絕是時十翼猶未作也近世通易  
者莫如康節先生六寫易一部貼屋壁間日誦  
數十遍今之學者未論明易能讀者蓋寡嘗聞  
旁色有駱君觀國能凌晨暗誦全帙大寒暑如

一日至老不廢每嘆以為難及而未之識近者  
叔父學賓于從子沐致郡博士楊君成己之意  
云有里士駱士宏與之有連求志其先人之墓  
既而沐又介以見泣拜且請就閱行實即觀國  
也乃為序而系之銘駱氏統仕且為偏將軍封  
新陽侯姓苑曰東陽人又曰會稽烏傷人至唐  
有賓王以文章顯貫羨烏實烏傷也五季之末  
有友羨延訓者相繼為台守自羨烏徙寧海遂  
為邑人君諱季友覲國其字也曾大父益大父  
全父恂世為著姓君於兄弟為季幼敏慧父奇

愛之多買書而題其卷末曰留遺子孫君少長  
即感厲力學未冠而父與長兄俱亡母項氏以  
悲感成疾氣如石鍼藥弗及君剏屋一區寬明  
溫清娛侍無闕家人化之未期年而頓愈至九  
十以壽終鄉黨稱老事仲兄在謹協力克家嘗  
讀佛書有感脫略世故逍遙林壑者數年僕若  
凝思專以達性為事聞儒士釋子有理學明徹  
者不問遠近必往叩請後果通悟幡然而歸曰  
吾乃今知天地萬物初无二致儒墨殊塗而同  
歸求其体用具存者莫大乎吾聖人之事業精

義入神所以致用由是求為有用之學家政盖  
井井有條年近五十不復作出任念讀書必研  
究至極嘗自嘆曰若欲穷理盡性知時識勢開  
物成務无出于易非員机之士孰可与論是哉  
其子之前問取卦爻象辭以警之使之通貫而  
後已子雖鐘愛十歲即就外傳有名士必使從  
之遠亦不憚歸必使誦所聞士宏讀孟子至引  
而不發躍如也君抚几三嘆又掩卷曰此正孟  
子警拔人處既不待發尚思其所躍如者何以  
得此不可不以口耳章句求之語至數回士宏

儻然因名以躍而字以子發後始改爲淳熙間  
高宗慶霈封迪功郎致仕非其志也鰥居二  
十餘年不復再醮獨處一室植竹繞榻而讀書  
其中雍容閑雅作詩如其人暇則風詠以自適  
日涉家圃好吟歸去來辭其于聲利澹如也性  
耿介事有曲直必爲之辯析里人憚之感疾既  
革神閑氣定不異平時至親環立忽語之曰生  
必有死世間正如此爾初非異事命華俾書四  
句頌之氣絕慶元五年十月七日也娶同里魏  
氏生一男士宏也二女長適進士王夏國子監

丞知信州及之堂弟以適楊考叔成已之後兄  
也孫男五人朝宗光宗儒宗可宗皆業儒開宗  
尚幼以嘉泰元年九月十四日葬君于縣北大  
中山之原合孺人之墓余將屬稿會閭風刈允  
叔次臯過余問以鄉評曰此真君邑之善士也  
替余銘之曰  
君之於易日讀一通百徧義見况終其躬學成  
不試得正而斃積慶之餘尚啟耒耜

朝請大夫曹君墓誌銘

紹興李莊簡公光以直道大節屹然爲中興元

臣聞四明曹公粹中之妻以長女翁壻間自  
為知己學問大率以躬行實用為先真有冰玉  
之譽君其仲子也天資穎悟記誦絕人長而力  
學既有家傳而又源流外門氣節自許詞章煥  
發落筆千言仕雖不顯而見于政事有可紀者  
足為一世名士余里人也客授東嘉君時主平  
陽簿深歎其不可及交情曰深三十年來君之  
父益工改益明操守益固方相期為世用之遽  
亡矣哀哉將葬君之子孝忠以行錄泣求銘君  
諱忠字困明之定海縣人曾祖慎微贈宣教

郎祖實贈奉議郎曾祖妣袁氏祖妣閔氏黃氏  
皆贈太孺人父朝散郎建寧府通判君既升朝  
索贈中奉大夫妣太宜人乾道三年君以中奉  
致仕恩補將仕郎明年銓試上等授迪功郎為  
平陽主簿次調江陵今遭內艱淳熙九年循從  
政郎監行在贍軍激賞酒庫十五年以舉者改  
宣教郎知秀州嘉興縣既書再考引親嫌改知  
福州長溪縣慶元改元通判楚州六年授福建  
轉運司主管文字積官至朝請大夫嘉泰二年  
九月朔以疾終於官舍享年六十有八娶陸氏

封宜人子二人長忠孝也將仕郎次孝先當被  
遺澤一女尚幼十月還鄉三年三月癸酉葬君  
于奉化縣禽孝鄉童隲先莹之側宜人祔焉君  
兄弟競爽而君尤俊邁不羣十二能作舉子業  
未冠已博綜經史百家之言天文地理与夫天  
下形勢兵家之學靡不通貫詩章文賦命題立  
就動輒驚人少嘗留題寧都金精山有曰手檠  
白日浴滄海氣使列嶽如羣兒中奉見之為失  
色且戒以力除此等氣象見其留心詩文以為  
當究經術務為實學君自是日則幹蠶夜則讀

書昏定率飲三盃君止求小盃置書燈上至四  
鼓酒温始一引而寢奉親盡于敬爱不忍頃刻  
違膝下貧不足養恐貽親憂至躬負米之勞中  
奉被疾衣不解帶藥必親嘗既革許誦金剛經  
萬卷誦之終身至于倍蓰自少攻苦食淡忍貧  
自克奉身至薄至用于義則不吝尤篤于友愛  
伯氏多女為嫁其二餘又厚助之介弟寓江陵  
遠宦相值情好尤篤見其子其能書不翅自得  
之喜幼弟早亡撫其孤為次子即孝先也其在  
平陽能聲已著上司委以事几無虛日訟者亦

多自請求決士民歸心去而挽留殆不容行侍  
郎曾公逮自溫除漕深知其才而荐之大卿幸  
公棄疾帥江陵治盜素嚴有盜牛者配州吏緣  
其意欲沉之江君慨然稟自公改容歎賞卒俾  
如今寸金隄去城二里實捍大江衝寇之患歲  
役人夫數千具文而徒勞君調夫均平躬自督  
課增卑培厚以為求利又以農隙脩築沿江官  
隄使前日巨浸衝決之地復為高腴流移歸業  
耕墾日闢諸司公奉具載實趾南軒張公栻尤  
知君引置簽幕其奉詞有云直論敢言不肯詭

隨有足嘉者擢酤餘抗京尹尚書張公杓韓公  
彥質更荐之遂以更選公餘任刀筆之頒談笑  
揮翰无难色嘉興劇邑且當孔道牒訴山積君  
以五鼓秉燭治事達明而畢人歎其敏既至長  
溪辛公帥閩以粥鬻鹽米委君謂縣為出產之地  
開國以來未嘗與民爭利持不可帥怒易糾曹  
比至帥已釋然不使就戢相与觴咏弥旬會式  
車闕即以處君其在山陽尤悉邊事帥漕德餉  
合詞乞不次擢用嘗論五事一乞令楚州守臣  
仍旧節制出城軍馬二乞開壽河以為出陽饋

餉之備三乞申廣淮楚四乞止用官會不必再  
印兩淮鐵錢交子五乞開淮東荒田以實邊儲  
習邊事者皆以為當思欲一登玉陛方寸之地  
以吐胃臆而所向不偶性素剛銓部偶有漕幕  
見次授之以歸會閩中歲旱白使長坎不可謂  
細故緇黃禱祈亦置勿論辨析滯訟疏決岸獄  
加以振貸庶可感格貳卿曾公炎悉從其說隨  
獲甘澍君位不稱德其見于政事者止此中奉  
詩易皆有傳先以詩傳俾某為序而刊之遺藁  
自甲至辛凡八帙尚可傳遠也君之屬文兼備

象体 高宗七十之慶一時文賦表頌獻于闕  
下者無慮千數君進賦篇媿右作尋有旨付後  
省省詳取文理優長者十人以聞給事王公希  
呂中書舍人鄭公丙李公木以君為第六觀者  
無嘆服其工開府吳公琚倅京邑蓋漕臺試夢  
神人以黃牒書君之名者不能遽識明以語同  
事俱異之君時自平陽來試吳得君名而喜已  
而果在選中比為浙漕君引夢事為詩以見之  
吳公加禮為君抱負不允動以古人自期標致  
甚高不合于俗每謂與其取美以求合孰若行

吾之志官雖不顯而氣不少惜所至放達不暇  
商計嘗嘆曰識真<sup>音</sup>少後古以然知我者希則我  
貴矣君御家嚴整居鄉尚和父老童孺相為爾  
汝非意相于自能理遣晚卜奉築川一區雅潔  
聚書萬卷多手自讎校每言夜以一燈使婦奉  
姑別以一燈觀書積學老不衰客至則討論古  
今觴詠奕棊意殊不倦客去則凝坐一室多採  
釋氏高勝之言可以警悟者書之坐右自號牧  
庵居士不喜雜交以傍人門為耻翫<sup>兀</sup>傲自  
適其適既不能少賤以求進使得壽考為鄉里

老成夫豈不可中更游宦處此室庠僅十稔而  
夫婦俱以喪歸可哀也已宜人世居台之寧海  
曾祖熙祖<sup>宸</sup>父之機起於富室而溫恭勤儉无  
媚姑之私事姑相夫婦道惟勤君有幼妹寡居  
君欲奪而嫁之妹自以姑嫂相處无間不願再  
適同居二十年其尤可稱者君之成家出處无  
玷缺内助為多年才五十有二先君一年卒七  
月二十有一日也孝忠痛怙特之繼忘併求著  
其母之賢亦君平時之所稱者牽聯書之以慰  
孝子之思云銘曰



矯、困明天与今姿季有自来而文益奇駢四  
僊六萬論工詩奏賦明光大放厥辭見于有政  
精敏光輝才高位下知我者希膏中耿、噤不  
得施吾徒掌制愧于先之伉儷同穴行道具悲  
我銘其藏慰尔孝思

叅議方君墓誌銘

全為兕時先光祿知烏戍已知秀州使君方公  
之名既冠分守四明才三閱月而去民歌之至  
今乾道七年由永嘉郡文學為秀之考官公方  
奉祠居城中訖事始得一拜床下侍德容聆教

言從事同者各詢其鄉里官所之詳故家意象  
寬弘欵仰前輩風度以為不可及公既云止始  
識其子夷吾納交雖淺而意甚親後二司府夷  
吾之子叔恭為打套局喜其有父祖之遺風遂  
薦之幸遂識方氏三世嘉泰元年聞夷吾以九  
月八日終于家二年叔恭等既以二月甲申葬  
君于臨安縣靈鳳鄉歸長山之原祖禰瑩次以  
書來求銘新浙西叅議官王明清仲言實余所  
敬娶君之女弟既狀其行又助請之詳言有史  
季書祥脩乃據其實而系之銘君諱道夷吾有

字也方氏自周之方叔以來遠有世譜後居廣  
之鷓鴣原晚唐元英先生以詩鳴七世而楷以  
進士起家仕至駕部員外郎生蒙朝散郎尚書  
也田員外郎贈銀青光祿大夫君之曾祖也妣  
陳氏贈永嘉郡夫人祖元修朝請郎大名府主  
管机宜文字贈特進妣王氏贈餘杭郡夫人父  
滋敷文閣孝士通議大夫累贈少師妣李氏贈  
越國夫人少師未四十而專城擁麾幾徧東南  
所至有惠愛登晚從班隱然為一代名臣及見  
正始源流深遠所交皆當世名士在二廣八年

自趙忠簡公昂張忠獻公浚洪忠宣公皓李莊  
簡公光諸巨公皆為秦氏所擯斥流散湖廣或  
在海外秦方興羅織之獄急進者睥睨遷客以  
為奇貨少師獨一一以時存省饋遺濟其乏絕  
不幸歿于煙瘴者又為津致北歸旁觀者危之  
魯弗之卹竟亦不能害此其最為世所稱君忠  
厚孝謹目濡耳染之久故濟物之心切因得師  
承侍郎積浦張公九成又從御史樊公光遠三  
山宗丞林公之奇游講究精微達識宏度是以  
似之局于名位雖不得展布而平生出處有可

書者紹興十九年以郊恩補將仕郎尋兩諫恩  
例循右從事郎二十一年差充總領淮東軍馬  
錢糧所幹辦公事改辟福建路安撫司主管書  
寫札宜文字少師罷四明寓姚江不忍去側自  
監潭州岳廟凡兩任 孝宗登極循右文林郎  
乾道初元少師出疆以親屬恩循右承直郎差  
充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七年入幕  
冬遭內艱九年丁少師憂淳熙三年兼兩浙運  
司造船場八年改通直郎知湖州武康縣明年明  
堂大禮賜緋衣銀魚十二年差通判平江府十

六年 光宗覃恩授朝散郎紹熙二年到官五  
年差知沅州 主上覃恩授朝散郎大夫請祠  
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祐觀三年差知黃州復  
請武夷之祠久之差淮南安撫司叅議官而遂  
已矣享年六十有九積階至朝請大夫娶常氏  
御史中丞同之女君之姑秦國夫太人所出封  
宜人相敬如賓動合法度閨閫視以為則子男  
三人長叔恭也朝奉郎新通判臨安軍府事次  
叔寬宣教郎淮南東路提峯常平司幹辦公事  
皆賜緋魚袋次叔敏繼季弟後承事郎新監鎮

江府大倉庫女四人長從釋氏次適進士張淳  
厚次適繼誥季尚幼孫男六人熙將仕郎點將  
以遺息補官默熊照然女五人長未行次適承  
奉郎知常州晉陵縣丞張佺齡次許嫁四明史  
文卿次許嫁進士李景藩餘尚幼初君在憲幕  
王丞相准為使長雅知君賢君亦疚心協贊多  
所平反德清縣鞠茹萊者數十人請論如律君  
究其實乃隣邑鄉民困售薪致競為怨家誣訴  
兩造俱斃案中皆牽連者又嫠有娼家子規富  
室之產既已伏辜而囂訟不已君悉白使者平

其獄魯公大喜欲以論薦而君憂去矣船場在  
華亭造船本錢旧屬五郡期會玩弛步額侵虧  
君克勤細務額既登足異時闕廩貸物者俱償  
之漕司於青龍鎮勑許浦移屯塞屋三百餘間  
久之未定君承檄定基既便于事請以所征商  
販木植為用尅日西辦仍為痛除重征之弊武  
康密迤行都易致越訴君律身既戾剖決公平  
不科罰一錢寬猛得宜訟亦衰少縣出絲纊賴  
以濟稅課郡利其羨使別儲以候命縣无所從  
出商人患苦倍征旁出山蹊公私交病君請於

郡復旧規蠲宿逋申法禁減則例以招之魯不  
踰時來者輻輳井邑亦為之改觀米運至豐儲  
倉退卻至數百斛典史鬻妻子不足以償君為  
於他州賤糶取贏以補其數又以餘貲代下五  
等畸稅義後良法也行之或反以致害君更立  
規式勸諭誠篤民咸信之追科不事鞭扑間出  
郊野食用百頃皆以自隨无纖粟之擾於是爭  
先就役他縣至取以為法後有欲更張者老穉  
叩閭凡二千人竟仍其旧嘗久雨有怪民昌言  
水且大至人皆悚懼謀避亟捕至庭禁其出械

繫以俟期既不驗杖而逐之有訴夫久出不还  
知其必死而逃不明者君為設方畧得姓徐者  
一問即承境內盜賊貼息兩賜致禱多驗洵直  
豐歲上下熙然寓客任公紳諫議古之後兄也  
靖康失母長齋泣血以求之虜婦我河南徒步  
走北方奉之以歸孝行上聞擢勅令所刪定官  
改秩主管官者告院母終廬墓事之如生與世  
相忘久矣君訪其家列其高節於朝控懇備至  
遂賜金紫聞者欽嘆風化之美提刑刘公穎行  
郡請太守曰自蘇至此惟武康无一詞至前盖

君專務行所<sup>字</sup>孝視四境如一家不表暴以取赫  
赫名而受惠便坐有梧桐瑞香一日甘露降其  
上晶熒潤液浹日不晞邑人聚觀士夫形于歌  
詠者數十人其去也遮道挽留越境追送者不  
以數計此豈可力致耶吳門最号劇郡君關決  
閑暇貳卿沈公揆同里之旧相得甚歡外臺多  
屬公以事无不得其平兩揖郡事尤為得體秩  
滿久滯逆旅今丞相謝公深甫大資政趙公彥  
逾俱在起部亟稱公始有沅州之命黃州陞辭  
乞銓擇巡檢以備不虞又論犯茶鹽之禁多妄

引仇怨與多藏之家乞不許淹延枝蔓敷奏詳  
敏上甚悅皆見於施行逾年會言路申七十  
之制君官簿適及即為納祿計再就祠祿又授  
訖幕皆非其志也吳門苦旱嘗躬禱于橫山尤  
母祠有隨車之應都城延燔之後人情未定秀  
亦連歲大旱公憂惴甚若任其責者率里人禱  
於道宮極其精誠至四晝夜雨為霈然既病犹  
以裕民之要聞于庙堂丞相繫嘆致謝少師在  
番禺羅致洪忠宣公長子适為屬丞相又惠公  
也仍命君定交共處郡齋文惠入相然後引之

引之退然惟循塗守輒而已入仕甚早重太親側居官之日可數若割股以救越國之疾執親之喪號慕几致滅性皆人所難誦列子如流達其旨奧尤善讀通鑑策其治亂原委往來懸合嘗論太湖高於運河當疏雲川浦淒之要者庶无飢歲後湖守得其說為之果有功焉少師敦歷最人非令甲當給者悉不取閑居又戒與民爭利君守遺訓惟謹歲歉或食不足未始以語人也取友必端志趣相投一見如平生歡苟非其人雖強附弗與年甫弱冠夜聞有溺于江者

竭力極之從叔希文以穷來歸少師解衣推食君又為畢其喪葬婚嫁事隆興二年虜犯淮少師守鎮江警檄交馳君日視烽火安危之報多至夜闌軍士有失号者法當誅君嘿念之尋訪而还其人少師喜為似我也明年凶荒之後飢餓盈路嬰孩悲啼不忍聞君取道旁數十人育之皆遂全活既長男女各有所歸或詢訪其家而還之好周人之急徵貸亦隨力而應之施藥餌以濟貧疾歲時酒炙以遺隣里先有小圃相羊其中客至稱家有无攻宴終日不倦蘇氏女

兄既寡奉之盡禮晚年娣弟合處夫婦垂白子  
孫中多簪紱滿前雍睦之風鄉國稱焉又以平  
日見聞為學齋見聞錄病中呼子弟戒以孝弟  
保家終制後約書四句偈以見志幼嘗有得于  
佛書長從大慧宗杲游且死猶誦杲田所遺法  
語而逝是皆可銘。曰  
惟方叔之在周兮以壯猶而為勇子孫蟬聯兮  
見衣冠之光寵元英出晚唐兮擅詩名而最重  
六傳七傳兮為名臣于我宗仰少師之深仁厚  
义兮有盛德之邁種禱祠求子兮感精神于吉

夢君之初度兮信釋氏之抱送宇量是似兮惟  
慈顏之是奉弟根於心兮利欲不為之動推是  
心以往兮仁將不可勝用源流老蒼兮孝无不  
綜策千古之治忽兮寤冲虛而成誦小試雖不  
得聘兮著声望之已聳片言可以拆獄兮几空  
庭而无訟蹇挽頤與扣關兮何不約而有中致  
甘露之下墜兮著碧梧而流澗怀憂世之心兮  
不敢諫而以諷吐其一二以自見兮言必有中  
悲長者之云亡兮非夫人之誰慟宰相从於九  
京兮依世上之丘隴詩以颺之兮願何取於折



衆尚後之人傳業兮庶家風之接踵

知鍾離縣姜君墓誌銘

嘉泰元年春姜君子謙赴鍾離既餞之又為考  
濠梁故迹為大篇以贈別所以期之者甚遠也  
明年冬初其兄鈐轄子阳來見涕泣而言曰鍾  
離弟將亡矣以書來相報亟往赴之袖出其書  
言甚悲而不亂謂得疾之不可為而復甦殆不  
可免婦弱子幼非兄來不可末其猶曰見攻媿  
尚書為致永決之意某為之失聲而泣然猶冀  
其无恙也未幾而訃至北間闋扶喪以歸往哭

之哀見其遺書一卷甚備又曰求攻媿教語以  
表吾墓其友袁木叔桓又得書云歆懇攻媿求  
銘而孤介能自植立不肯頽墮惟子深知我望  
與發揮之嗚呼子謙死生之際不乱如此而何  
拳！於我之銘將葬木叔為述其平昔大槩文  
核而事實子阳又以見屬余不得而辭也君諱  
柄子謙其字也家世汴京曾祖侁故右侍禁閣  
門祇候贈武德郎祖寬故成忠郎閣門祇候贈  
吉州刺史以靖康避地始徙鄆今為慶元府人  
父浩故武顯大夫累贈和州防禦使君既陞朝

改贈宣奉大夫母朱氏 仁懷皇后姪也封宜  
人累贈碩人君初以世賞補承節郎監潭州南  
嶽廟秩滿充樞密院準備差使淳熙十二年轉  
保義郎監行在豐儲倉丁宣奉公憂服除辟差  
監婺州蘭溪酒庫十六年覃恩轉成忠郎紹熙  
四年轉忠翊郎是年登進士科改授承務郎知  
臨安府於潛縣丞五年覃恩轉授承事郎慶元  
三年轉宣教郎知濠州鍾離縣五年轉奉議郎  
以疾卒於縣治十月四日也享年四十有九娶  
魏氏丞相文節公女弟知寧國府涇縣栢之女

封孺人男一熾女二長許嫁迪功郎新黃州黃  
岡縣尉司馬遂三年九月乙酉葬君于縣之豐  
樂鄉東山唐家嶼之原從治命也初姜氏之富  
甲于京師而善延名儒以立家塾宣奉記覽多  
聞教子弟尤力兵火流離貨財蕩盡銖積才繁  
以立門戶雖事力不及上世之一二而儒風復  
昌矣宣奉之弟諱濤始登科於紹興十二年終  
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君与四兄皆朱出模四取  
漕荐棫蒙 孝宗召对特除閣賊樸雖抱疾不  
仕其子有場屋声桐即子阳也与君同升礼部

君最幼一再垂翅南宮必欲以科第發身感慨  
奮發蚤夜力學不知飢渴寒暑蚤蚤嗜膏洛誦  
不輟謂事不成則無面目見先人于地下卒遂  
甚志又與子陽之子光同登後六年光之弟燧  
復躡世科自尔兄弟之子荐漕臺登胄監入太  
學者相繼實自君與之在密院時已名荐書不  
以官卑而辭勞近郡有禁卒犯階級而主帥不  
以實聞君上書樞密使周益公謂軍改不修後  
急何以使人語若切益公大奇之宣奉之喪或  
言可免解官者君曰吾忍為此哉倚廬年哭不

絕声不茹葷亦不入于家寺丞呂子約時仕于  
明見其居處容貌愀然動色遂相與討論喪禮  
洗末俗之陋後數年貽書朋旧猶曰君執喪有  
禮足勉世俗士友所共欽也君資素警敏初止  
鏡意舉業年二十六七翻然自以昨非為悔有  
志于古人為己之學折節虚心親近師友里社  
先達及四方賢士大夫遇之必斂衽求益反覆  
叩請其在蘭谿與婺女諸美尤稔陶染既久懲  
忿矯薄見于踐履臨事規：典刑中其進殆未  
已也於潛羨邑士風久不振君之邑庠為選士

之秀者補弟子員每旦升堂講書校藝皆有尺  
度口授指畫與士日親期年而向學者彬然  
鄉舉占名者三登第者二尹光庭者名在第五  
邑人榮之相語曰贊府作成之倡也昌化為隣  
旧許民釀酒而輸賦於官有訖欲權酷者中訴  
于府尹以屬君或謂出於朝旨且欲以裨郡計  
君曰此實民便安可漁奪卒免之老稚欢呼爭  
繪象立祠君力止其議尹益重之檄入僉幕贊  
助為多君本以鍾離事簡而往而訟牒紛委不  
減內地君疾以剖析日力不足則夜以繼之內

和則剛勇于為義人不能奪有獄吏罪惡貫盈  
而持吏短長不能去有盜牛馬者就逮已得其  
情而輒翻異君曰必吏教之也一鞠而服白於  
郡竄之遠近无不快之或言在君左右者皆其  
党恐有為之報者君不為動吏民聳服声聞燁  
然外臺多以滯訟相委隨即剖決總領韓公亞  
卿以文章政事科荐于朝郡太守尤加敬異應  
用之文又以屬君体素弱撫字已勞而種學績  
文略不少懈縣事畢舉而君病矣君生長梁而  
丰度高勝簡澹清苦无声色之奉又不喜飲酒

藏書數千卷凝塵滿室蕭然如物外人即所居  
起蓮堂池西累石創亭名曰礪陽時從雅士倘  
佯其中坐无雜賓尤工小楷作詩清婉有思致  
文節公於詩少許可間居惟雪牕張武子為山  
中客碧谿泉石勝絕君每至甥館遇遊賞必叅  
坐論詩善人与交同寮相與如至親疾既侵至  
相率寢食於縣齋醫繪盡力前數日即命妻子  
治後事已而屏人危坐既為子阳書又書以与  
親故人：致訣別之意作偈以寄禪衲之厚善  
者大書教紙戒以其子弟區處細故纖毫明白

意象正大思深而見遠皆平時薰染溝切見于  
躬行者如此可以信君之所存而推見其所未  
為者其亡也邑人為之聚哭喪歸鄉曲无不為  
之痛惜者哀哉銘曰  
嗚呼子謙是好名邪躬行自立疾沒世而无稱  
邪以其學力致其身起其家施于政事未而見  
于死生之際足以不朽矣而何待於余之銘邪  
余方疇于人无用於世吾何足為九京之重輕  
邪願言犹在耳遺墨未乾余不得而默然悼痛  
之深將何時而卒邪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十三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十四

四明樓 鑰大防

墓誌銘

林府君墓誌銘

四明有善士林君諱碩字興祖開禧二年十一月七日卒年七十有四力學而不見於用言議亦无以表暴於外躬行于家里閭敬之其亡也予者盡哀明年三月丙申葬于鄞縣通遠鄉金谷里之赤隴楊敬仲簡既識其壙袁和叔燮又狀其行棲其細交既久君之子若孫請銘：曰

惟林之先著籍于青五季避地遂居四明曾祖  
曰簡隱德自高祖諱漫仕韶司戶曹財雄一鄉  
積豐施厚植德名堂用昌厥後父嵩儒科晚仕  
不顯節度推官：止清遠母也馮氏賢如軒親君少  
挺特特篤于自信講學至勤求友至切質疑請  
益甚於飢渴網羅百家博覽彊記或問所在開  
卷指示儉不苟費傾貲買書手不停披萬卷有  
餘尋得目青謂當佚我使人誦之竦听无惰君  
之讀書根本徑孝久而愈明自詳趨約恭敬誠  
懇檢柅此身劇暑甚病飯必冠中心若无儀形

体自揖聖學之要正在兢業人靈於物知反為  
累吾有知哉道斯可致執喪盡禮水漿不入祭  
祀必齋歲規汲々揀人之失退無後言謀大必  
忠赴急必先清心窒慾不作无益聞過則喜改  
无难色嫠不恤緯惟時是憂美否用捨如身戚  
休禹功萬世予獨何人究觀聖心專在為民敬  
奉遺体不敢不惧涕唾不輕爪髮藏去克勤小  
物動有彛則端勁小楷見之心畫誦言行錄自  
深愧怍詠康節詩如在伊洛躬行于家是亦為  
政恂々二子處恭事敬伯曰惟忠叔曰惟孝字

之以全義方之教叔既登科伯亦舍選人謂君  
家慶由積善伯也忽焉人疑于天宗一繼進才  
閱三年夫人曰仕克相夫子叔官後政司越之  
理孫主邑簿宣之旌德次傳省任不渝淳則壻  
曰固焯僅試一尉次日揚所孫女惟二祖葬豐  
林遠七十里願依九京今從其志居疾病矣呼  
友執別神氣泰定怡然不屑收視云久已无晝  
夜今忘生死安有怛化君則无憾士友盡傷尚  
其不止視以銘章

戴俊仲墓誌銘

乾道七年余客授東嘉蓋士夫之淵也戇于學  
者多佳士而戴君俊仲為錄以文行為鄉先生  
著春秋經解數萬言能為詞章詩清婉有思致  
性質粹溫不得而親踈久處庠校与之談事詳  
審而寡失故尤与之密君是時已嘗荐于鄉五  
上礼部至淳熙八年始以特奏名試補賀州文  
學尋移迪功郎婺州金華縣尉 光克慶壽恩  
循修職郎余去官十五年而復假守真欲下榻  
以礼孺子避堂以舍蓋公而君已得末疾監潭  
州南嶽廟不可出矣後有室邇人遠之嘆十六



年既以 光宗覃恩循從事郎余以八月去郡  
聞君以十有一月甲申終于家享年六十有八  
娶陶山張氏相敬待如賓家无間言後君十五  
年卒實嘉泰三年七月十二日也年八十男二  
人誠之為郡直奉淇為太孀生女六人長適張  
渙次適諸葛訖次適包暹次適迪功郎庐州州  
學教授張泳次為尼名法壽住處州回向院幼  
適王廷碩孫男三人櫛杖復孫女五人君之喪  
以熙紹元年三月辛酉殯于德政鄉湖嶼之原  
夫人以開熙元年仲冬合葬為君方領袖諸生

時誠之已能屢試上游淇雖幼亦秀爽可喜与  
余諸子同研席雖嘆君之滯留庶二子之奮發  
今誠之亦困於場屋淇在上庠尚可望也公之  
喪<sup>初</sup>二子來求銘久而目仍未就夫人既祔又以  
請余投閒多病又復許久杜工部既葬四十年  
其孫過江陵謁銘於元微之一日而成余既許  
君之銘三十年而不就有媿多矣君性孝友幼  
失怙恃語一及則痛自憫悼至飲泣不已第一  
飛夫婦蚤沒力貧治葬抚愛其子女如己出開  
門授徒席下多名士郡廷之學後進皆知所務

之式至今猶推淵源所自而卒不偶茲非命歎  
經解三十卷文集号橫蕩題彙五十卷藏于家  
後人尚猶因此以見君之大槩云俊仲諱厚又  
字長文世為鄉之著姓曾大父天休大父臨父  
端夫俱隱德不曜後其有興手從兄之子溪闔  
之俱擢儒科溪有盛名今為兵部侍郎太子右  
庶子在君諸生中尤傑然者也銘曰  
嗟、俊仲鄉之勝流學博文優衿佩從游坎壈  
半生不忤不求命也奈何有所怨尤我銘雖緩  
尚銘諸函後有知者其惟春秋

通判姚君墓誌銘

四明自國初以來端拱二年至乾道末登進士  
科者凡二百人矣淳熙五年姚君穎始以第一  
人及第實為吾鄉之光又其才業足以稱裒然  
之選意必遠到而竟以不顯可哀也已君字洪  
卿家世吳興後徙于明、今為慶元府曾大父  
阜迪功郎容州司戶輕財好施勸必慶堂於城  
南延師以教宗族之子弟于是姚氏後又有曰  
大任曰持曰孚者相踵擢第遂為聞族孚即君  
之大父也尤号博洽三与計偕入太學宦情素

薄再調和州錄事參軍遂致其事終左奉詔郎  
父孝全封朝奉大夫致仕賜紫金魚袋母宜人  
楊氏君在髫鬣寤然已有成人風五歲讀書過  
目不忘十歲能屬文試鄉校占前列郡博士疑  
之別命題使試於前應手成章時號神童師事  
七目鄭先生錡索年能自刻苦洛誦多至徹旦  
幾忘寒暑飢渴徑史百氏傳記注疏下至稗官  
小說多所貫穿大書論語置几案間又取二程  
上蔡龜山之書仁義禮樂道德性命之說決擇  
是非類聚成帙以便講習文體簡秀自出机杼

有以為後時者曰是有命焉田漕臺試南宮參  
知政事范文穆公成大以宗伯知貢舉得公文  
奇之及發策集英推明中庸大學之旨凡數千  
言末論敵國事宜尤備 孝宗皇帝以其議論  
正大剴切親擢首選而戒勿版行益不欲傳于  
外也聞喜宴御書旅獒篇以賜授承事郎簽書  
寧國軍節度判官所公事特命負外郎置力祈  
寢免 上嘉歎而許之皇子魏惠憲王鎮吾邦  
欲侈其盛命以騶哄鼓吹迓君而扁舟以歸郊  
居矣祖妣史氏蓋太師文惠王之姑時文惠再

相侍立上前一聞臚傳再拜謝恩丞相王魯公  
方知樞密院問与公何物文惠道所以且盛称  
其賢魯公鍾愛一女託文惠以締婚焉魯公後  
目對及之 孝宗曰策中用趙逢陸為事甚佳  
乃知簡眷之深也七年之官龍岡郟公伯熊為  
守相得欢甚繼之者治尚嚴君能濟之以寬乘  
間語之曰催科之急郡有十之一則邑十之五  
吏曹以為利惧民之不堪也守感其言為之霽  
威適大旱摧酷之課不登逮治苛峻君緩其期  
而蠲其无所從出者人心欢然甘澍隨應邦人

尤德之八年被召有旨引見以未經審察辭不  
敢當次日遂對便殿君首以數被異恩叙謝繼  
論治体切于時者凡十有八條進讀未終玉音  
琅然云道理當如是又論又倉等利病及守令  
久任 上皆嘉納除秘書省校書郎供職之日  
胥吏例以雌黃塗數字請書其上以應故事君  
不欲循襲非手校真有偽舛不下筆也詩言路  
多選于館中頗有饋遺君不啟書加以緘封而  
还之魯公當國引嫌旬外周益公款處以一郡  
君力辭添差通判平江府又諱釐務不果館閣

皆一時名勝惜君之去相與餞飲道山風用流  
半刺史清絕校書郎分韻賦詩以送之仲冬奉  
二親以行會郊祀以曾任館賤恩封及親吳門  
一都會地大事夥閔決无壅吳江民交訟久不  
決部使者以屬君邑以其人素不可追君曰張  
官置吏非以治貧弱正以制豪彊耳劣竟黨與  
卒究其獄一郡竦服君自念蚤以大魁丞輔藩  
欽藏淵覩若无所能為者間有所為亦不欲人  
之指目為能也不要名不混俗无所附阿名焉  
曰迂嗚呼可謂深藏若虛者矣十年禱旱勞悴

感疾以終年才三十有四官止宣教郎屬纊之  
際語不及他惟以君恩未報親養不終為恨實  
十有一月十三日也二子元特四歲元哲二歲  
一女在二子之間君未第時欲卜築於鄞之陽  
堂鄉延壽山至是遂以其年十二月壬申歸葬  
妻以丞相恩封孺人於時年二十有三泣告父  
母誓不皆姚氏却鉛華不御賦栢舟之詩抚教  
其子女大夫公夫婦至今壽且康歲時供婦禮  
无敢慢嗚呼賢哉魯公家訓清肅孺人處昆弟  
无間言後諸昆弟遵崇國夫人之命以遺奏恩

予元特未幾朝家用故事命元哲以官今俱為  
迪功郎調饒州安仁福州連江縣主簿皆壻于  
外家女適承奉郎新監臨安府糧科院王煖又  
魯公之孫新吉州通判檄之子也孫男女今各  
二人君性孝謹少居大父母之喪已能悲慕盡  
禮大夫素嚴重先意承志未嘗少忤遇有愠色  
至閉戶自搥屏息不敢喘母病疽衣不帶解藥  
非親嘗不進祈以身代友愛弟妹惟力之盡平  
日動以古人自期文詞之作尤為精敏他人汲  
汲不能發舒者下筆輒過之掩抑戾護不欲銜

耀而自不可掩真如其為人也哀為家集十卷  
方在甥館時諄言宰相之賤惟進賢退不肖  
昔王文正在位僉壬豈能悉去不以為憂也惟  
多引諸賢使不為小人所勝耳固密疏賢才三  
十餘人雖不及盡用終多為知名士君之志豈  
小哉体瘠神清以為似文惠而与魯公貞有  
冰玉之譽出門軸拆此識不識所共嘆也開熙  
三年君之二子踵門泣曰先君之葬時兄弟樛  
幼未及銘墓念不可以无傳又以通判贛州袁  
君燮所作行狀為請予尤哀其意為之銘銘曰

人之生子惟恐不敏，而好學乃善之盡。既敏而學，又或恃才浮躁，銜露為身之灾，荷欣洪卿，實具才美蚤冠儒科。一日千里，抗志遠古，力行在躬，文惠是似。清如魯公，天胡不仁。蘭折玉折，二俱親存。共姜守節，有子競爽。志於家傳，不在其身。天其舍旃。

王夫人墓誌

大名王氏，至晉公魏公益顯，占籍京師，號三槐家。魏公之兄諱懿，仕秘書丞，贈兵部侍郎。曾孫為夫人之曾祖震，吏部尚書，龍圖閣直學士，贈

少師妣潘氏，越國夫人。祖仰，尚書金部，負外郎。贈太中大夫。妣關氏，碩人。唐氏，淑人。父從，知信州。贈正議大夫。母金氏，陳氏，俱贈碩人。太中建炎避地，來明後，遂葬于鄞。正議定居桃源鄉。夫人生于紹興八年十一月，年十九歸于高氏。文簡公八世孫。欽聖憲肅皇后五世姪。名公，援字伯邵，太府卿。兼權兵部侍郎。士偉之子也。終修職郎，徽州司法參軍。夫人金出也。幼失怙恃，唐淑人鞠育，以至成長。淑人為質肅公之孫，有家法。夫人習熟閨範，動以為楷。金疾革，猶以祖

母為言逮事侍郎之母游碩人者一紀曲盡誠敬寢疾歷歲奉養无怠容侍郎季女適仇氏室學愈之孫由尉顛之會昌夫婦俱喪一子伸孤立伯劭與夫人既經紀其家夫人又以幼妹歸之以振仇氏之門侍郎之薨有女才七歲夫人拊愛教以婦德擇曾文清公之孫樵以歸之伯劭友愛素至介弟登仕郎公擢蚤世无嗣其婦高氏嫠居二女俱幼夫人承夫之志命仲孫大年為之繼以其長女歸高氏兄子銳賴其經理之助次歸蔣興邦二名家子也伯劭晚有女甚

愛之夫人篤于手足議以歸仲弟涵之次子槩涵授樂清令而不祿資送加厚過于已出伯劭先娶括倉葉氏僅閱歲而止寄葬山寺夫人為繼室略无諱忌正家修祀如奉其先伯劭將葬謂二子曰葉死子倘又別葬若不舉以同穴則後日必寢致廢禮遂合祔焉此尤人所難得也伯劭嗜書手不釋卷或忘寢食夫人時其寒煖不以俗務累其心及其也治葬送諸抚孤益謹家政米鹽靡密井井有條平居凝重語笑不輕發闔門幾百口內外肅然歲時姻族會聚始



假借顏色雖諸院子弟亦知敬憚苟有過惟恐  
夫人聞之性明淑曉文義旁通臣卜之說又善  
相畧少病疾年七十忽得疾遂不為可實開禧  
三年二月戊午也二子之邵之翰二女長適甥  
王蒼舒次即槩也孫男四人大成大卞大方大  
應女二女長許嫁蒼舒之子將仕郎簡次尚幼  
將以五月甲申祔于雙鴈鄉蓮峯之原司法之  
墓始余妻祖尚書公侯上世由大名徙宛立自  
晉公分派故南渡以來与三槐通譜二王氏向  
氏皆俱明越間夫人之弟柯山使君淹又与余

締婚焉於是使君哭女尤甚哀以書來曰自涵  
弟云亡與吾姊相倚為命幼而至老氣同聲應  
專謹守學業不辱門戶相勉固敢怠忽今舍我  
而逝人皆謂其令終吾今獨存何以善吾後寃  
乎痛哉吾姊夙佩慈訓善學力行遇事處決有  
大丈夫所不及其實敬畏之与君姻連必亦稔  
聞為我志之以塞吾悲以慰諸甥之孝思可乎  
余姑之夫太府卿王公正已與信州為莫逆之  
友每稱伯劭風度之佳記問之博一日見伯劭  
于鄞簿廨舍而不值夫人相見於碧梧軒縱談

家務世故及伯劭所賦灑、移晷卿退而語某曰吾與信州通家如兄弟而又同往知其女之慧亦不知其通曉如許雖嫻於辭令者所不逮也蒼舒及簡又尚書之孫曾余以故屢獲升堂身延遇益信卿公之言敢併叙之云

承議郎孫君墓誌銘

淳熙五年余贅倅天台已而會稽孫君應時季和尉黃巖見其學行吏事詞采翰墨動輒過人與之定交問其家世始知其父雪齋先生之矣甚悉方與四方士友期季和以遠到開禧二年

今二月二十三日將赴邵武式車忽一疾不起遂以朝奉郎致仕識與不識莫不痛之三年十月二十九日其母太孺人張氏繼卒于家季和之兄應符遣其子祖祐來見余曰祖父雪齋之亡季父嘗持故國子錄沈君煥所狀行實乞銘於晦菴朱公、許以銘曰古所謂志士仁人今復見之恨不及展龐公之拜銘文見屬其何敢辭既而公亡迄不果銘今不幸祖妣繼季父以逝願當今孰能繼晦庵者敢泣以請會以衰病掛衣冠而迫於上旨收置北扉震懼固辭不獲

命念季和之友誼又不可以固陋為解據其所  
示事實見雪齋七十歲時傲程公大中自誌其  
墓有云雪齋野叟孫介字不明越之餘姚人也  
族緒寒微難援譜系但聞五代祖自睦州徙居  
此力田自業余曾祖諱亮生二子予祖為長諱  
政孝慈馴善鄉党稱之生四子長從釋氏為昇  
師次為十伯父次為十三伯父次先考十七府  
君諱全<sup>子</sup>昇師持善行而有高識兼通儒書喜聽  
賢士大夫語歸矣父母守家三年則聚諸弟之  
子躬授語孟詩禮期安其家為儒已而予生子

政和甲子八月辛未實十三伯父之子命以為  
先考嗣四歲能離家入郡庠隨兄壽朋讀書日  
數百言七歲學于鄉先生相定翁家聞本生伯  
母及先考之訃號噎奔喪哭臨以時孝悌之端  
發于天性衆稍驚異其後兄常携鄉寓館側听  
講說文義粗通然退侶燕朋弘怠不進十四五  
潛喜哦詩兄使誦社集頗費日寡益十八九始  
學舉子賦遽罹兄喪哀痛之情如失乳哺如割  
肺腸俵々无相幾不自立因從畏友厲德輔肆  
業紫溪漸清稍勝既冠迫於凍飢踵兄故步授

書自給益發憤自課經史注疏且閱且抄不敢  
荒逸竊志古人務為實學時文非其所好而又  
無師屢試不利決意退藏尊拜先聖覬扶吾道  
晨誦孝經以致時思人多非笑不之恤也壯室  
張氏既得三子捨館歸訓鬻田就竭人不堪其  
憂五十九歲始幸小人應時試入太學閱三載  
遂四中進士科其後長子亦側鄉選予於是家  
居寡出諸兒分寓歸辨菽水今既七十已隨應  
時滿尉黃巖還鄉閉門養疴不交人事挾策自  
適凡予自少至老備嘗艱<sub>阻</sub>不可具言初侍所後

母陳氏遭彘兄陵暴慨然景念孤臣孽子竊以  
舜曾閔為師承意調諧各終其世紹興乙丑仲  
兄有重罪予未諳律令以身援之幾併坐縲絏  
偶值星變原赦俱免其他阨困危難吾心衡慮  
改過遷善迄能自持厥躬不見薄于鄉里吾家  
父行享年多止五十今幸同產次兄七十有七  
與余白髮相保夫妻兒婦歡聚無缺捫心感旧  
粗足樂矣然余所以行己立心不忘恭敬近而  
冠屨微而紙筆未嘗輒輕易服用嘗謂不能動  
天地不足以言誠不能正室家不可以為道故

其在猷誼未始一日忽忘君民封妻子唯恐食  
息僭違礼教一言一事必求合於人情可无怨  
悔者而後出之其受人子弟之托教之不啻已  
子随才指授專事講釋至老不倦與人交不敢  
失信廢礼受侮不敢爭忿蓄怨平居確意安貧  
守分不崩非礼義之求聞人有善心恨弗及見  
人之惡口不忍言自信不移量力而動平生謹  
畏求寡矣愧怍而已噫使予少年微有依怙不  
歷屯剝壯歲窒於理性不明否泰未必能操心  
慮患固穷順命亦何以至于今哉凡吾子孫勿

墜家學推本源流念之敬之此吾之實錄也余  
三復而喟曰嗚呼其可謂躬行篤學樂道知命  
之君子矣凡君平生操履大槩已見於此而國  
錄沈君所狀尤為詳備余復何所措其辭至于  
蓬藿之居陋甚玉川而門塔戶庭咸有銘勒簞  
食菜羹終日不飽而潔齋整齋如对大賓子良  
婦教孫枝競秀家法修明門雍戶肅下逮僮僕  
舉訢也其遺風餘範至今藹然亦足以想見  
其典刑矣初君以淳熙十一年 太上皇后慶  
壽恩封承務郎致仕十三年 上皇再慶進承

奉郎十五年正月二十八日甲子卒于秦州海陵縣丞官舍享年七十有五後應時陞朝累贈承叔郎張氏同邑人也曾大父嘉之大父儼父日休封太孺人享年八十有六三子長曰應求後君四十卒次曰應符次即應時也一女未嫁而天孫男三人祖祐祖詒祖開孫女五人長適文正范公五世孫克家次適宣教郎知婺州烏縣丞胡衍次適里士胡伯韶次許嫁四明沈爟曾一尚幼曾孫男二曰珍曰瑤君初葬于燭溪湖潘山之塢穴頗不安季和之亡得吉卜于新

輿竹山始遂遷葬今將以嘉定改元某月某日奉太孺人之柩祔焉太孺人質性莊重雪齋動以古人自律孺人之事如賓終始若一日季和宰平江之常熟縣號難治吏民歡服既滿橫為郡將所摑摑困阨兩暮至開人使訴卒无一詞猶被鐫降孺人曰但不罪於公論足矣旁達非所計也閑廢累年方叔臣用事不肯附麗求進菽粟不繼族黨姻旧皆勅以祿仕孺人独未嘗一語之及曰使吾兒失節以為養不如粗糲之為其蓋不如此不足以配君子不足生以矣子

孫不足以成禮法之家也季和不幸出門軸折  
不得究所抱負以彰積慶諸孫皆孝友以承先  
訓後其有異乎銘曰

德在隄報必明活千人後必興天人間響應聲  
有篤行出志誠子必美家必名偉孫君真不明  
動以禮善服膺不愧怍无虧成廟之璉壺之永  
行于家森典刑噤不施閔幽高過者式視斯銘

贈金紫光祿大夫姜公墓誌銘

公諱浩運災紹興間來寓四明至十年歲在庚  
申公之弟濤以流寓名荐書十二年遂登進士

第人爭曰是東都大家能以舉子業致身於兵  
火流離之餘邪惟姜氏當承平時富盛申京師  
婚姻多后妃侯王之家聲勢翕赫而最重儒學  
藏書築館延太學名士以訓子弟禮意隆給賓  
至心留設盛饌叅政簡齋陳公及一時勝遊皆  
求閱未見書或登科以去又請舉其友若昆弟  
題名家塾多有顯人如叅政謝公克家侍御江  
公躋待制高公至臨少鄉汪公思溫及其季吏  
部思齋皆在焉積而至此以起其家公盡室南  
來弟犹未冠公方急祿每以未能卒業為恨獨

任家事勉其弟力學抚育訓導儒風益振二十九年其長子模中浙漕舉至于三四訖不第又二十年曰桐曰柄曰堪曰煥曰光等相继累上礼部入太學而柄與光同以紹熙四年賜第燻又繼之皆公之子若孫也噫二盛矣公字浩然曾祖德安杭州助教贈忠翊郎祖侁右侍禁閣門祇候累贈武經郎父寬成忠郎閣門祇候累贈武功大夫吉州刺史娶朱氏封宜人累贈和政郡夫人少師孝莊之女視欽成皇后為祖姑又仁懷皇后之姪也宣和四年少師以郊祀恩

奏補承信郎調監平江府都稅務福州鹽稅務改明州市舶務行在草料場巖州在城都稅務臨安府比較務点檢戶部贍軍酒庫所糴場行在左藏庫再任京畿第二將荆湖北路安撫司准備將領改兩浙東路兵馬都監駐明州者四一改婺州尋除兵馬鈐轄紹興府駐劄升馬步軍副總管駐明州秩滿改福州踰年劄祠主管台州崇道觀又任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未滿納祿淳熙十二年十二月癸亥卒于家享年七十有七積官至武節大夫始夫人先公十年卒



葬于慶元府鄞縣豐樂鄉東山之原明年二月  
庚申諸孤奉公之喪合馬男六人模故忠翊郎  
監建康府戶部贍軍酒庫所糴場贈通直郎棧  
以召對賤賓贊終武經大夫閣門宣贊舍人兩  
浙東路兵馬鈐轄樸以疾不仕祠武翼大夫新  
叔發遣柳州軍州事柄故奉議郎知濠州鐘離  
縣事林女六人長適故朝奉大夫知泰州司馬  
僊次適武節郎新東南第四副將紹興府駐劄  
董璆次適奉議郎知嘉興府海鹽縣事史彌謹  
次適國子進士棲湊再適儒林郎建昌軍新城

縣主簿王深二蚤亡孫男一十人炳燁武經郎  
新特差充殿前司書寫机宜文字堪故承節郎  
閣門看班祗候監饒州在城商稅煥故從養郎  
監兩浙轉運司婺州蘭谿酒庫光奉議郎新通  
判婺州軍州事燧文林郎監泰州角斜鹽場焯  
燭國子進士剡國學生煒端燭國子進士焯燭  
焯燭燭燭炎承信郎孫女九人修武郎新監湖  
州在城都酒務宗克明太學生汪祥進士陸杓  
迪功郎辰州司戶參軍司馬遠奉議郎知江州  
彭澤縣事趙希蒸迪功郎新恩安府仁和縣主

簿黃夢与史挺之承信郎新監抚州戶部瞻軍  
酒庫王堅迪功郎新潯州淳安縣主簿趙希憇  
其婿也餘在室曾孫二十一人埏坎填塋塋暨  
垌奎坡塾增堂塋暨基墉壁至墾堅曾孫女十  
人適進士何冲朱中庸顧大声國子進士趙時  
古餘在室公少警敏及見前輩篤志問學書傳  
多成誦尤熟老莊之書人但知為佳子弟身家  
在汴都外城一旦碎于兵燬至京口遇潰兵劫  
南忽為窈人吉州旋即世聚食數十口皆仰給  
於公甫冠入仕厲志官業動有可稱虜將陷平

江郡人驚奔而閤者阻之公叱使開關去者不  
勝計公殿後幾不免人皆德之及掌權酷清狃  
糴場以供酒事貸本錢於版曹要告身為質公  
以文書銜哀而進即命公為之定糴價三等比  
時估為高初亦罔測未幾米商輻湊價日以平  
歲終會其息至至百萬緡衆始歎服至今遵用  
焉孝宗登極婺以犒軍稍緩口語籍、公禽治  
數輩无敢譁者所至摠戎有律閱武有程慢令  
者豪髮不貸行之以公人自畏誓所事帥守魏  
惠憲王崇憲靖王丞相梁傑公克家叅政周公

葵給事吳公芾敷文閣直學士俞公侯龍圖閣  
學士趙公子瀟皆深相器重樞密胡公松年守  
姑蘓擇官寮十人日供故事右列中惟公得與  
選所陳又能切中時病仕于明最久詹事周公  
操朝請莫公伯鎔俱嘗同寮相與素厚莫公諸  
子皆為清望官公至必使環立以侍中書舍人  
濟來為長史以父執致敬周公為御史露章推  
荐太史<sup>師</sup>文惠王丞相王魯公周益公皆稱于朝  
廷諸子出仕猶賴前數公提挈之力觀其所與  
則其所存可知矣前後以見諱五對清光奏陳

多合上意有老成更練之褒遂賜橫帶入仕幾  
一甲子吏考十之七八終始无玷臨机健決不  
問劇易遇事風生以知為樂談論疊々音吐洪  
暢聽者忘倦此皆出<sub>於</sub>天資惟是生長貴富既更  
世故遽能率家人刻苦廉介有寒素之所不及  
田里細務詳練通曉尤為難能少有至性母恭  
人郭氏疾革刲股以進友愛宗党初以銖積寸  
累漸為溫飽計會從弟迫於官逋舉以濟之季  
父客死江西又无嗣公取其遺骨葬于先塋之  
側歲時祭享族人之廢祀必編及之弟妹昏嫁

自任其責一介不妄取予性實好施推其餘以  
周人之急而所不靳也宮教壽出繼伯父既定  
居吾鄉買地城北分東隅与之築室比隣人羨  
其雍熙之軌焉曰學不忘時有清新之句自為  
上梁之文思舊隱于夷門不堪回首築新居於  
鄆水粗可容身此特其一班耳專意教子不以  
家務嬰其心夜或禁香厄坐使之誦習率二鼓  
而罷模柄之預薦杖之賜對公皆及見之其在  
婺時東萊呂太史未第公知其賢遣二子從游  
与模之同中漕荐既世即子孫益守遺訓雖事

力不及盛時一二而文風彬々遂為儒家始以  
次子封武顯大夫累至和州防禦使柄陞朝改  
贈宣奉大夫今至金紫光祿大夫足以信公之  
志于泉下後裔方興殆未可量也奉佛素謹楞  
嚴法華諸經夫婦備閱以千萬計也入閩積俸  
置大藏經歸實家舍結字端重雖薄遽中家書  
无一筆行草手鈔內典數十軸首尾如一從姪  
歸丞相壽春魏文節公平昔相好為堂西偏藕  
花盈池丞相名以超蓮書扁以遺之既屬疾掛  
衣冠杜門自願家庭孝謹調娛藥餌久而不倦

多拱手默坐間乘安輿致敬家廟佛像一絲不掛汔以壽終可以無憾矣某汪出也外祖少鄉兄弟仕京師同為王府贊讀既皆嘗授館通家如至親先妣興國時猶未笄能備言公家風範相依下汴初寓浙右數因寇攘其卒來郵蓋以外祖為歸也外祖尤願旧好經理不遺餘力既命伯旧娶公之女弟而官教洎文節公与伯仲二舅同在家塾訓飭如一四人聯捷荐書自尔姻婭如朱陳然某以外門之故得从公游又与諸郎共學仲舅尚書狀公之行益嘗助之屬藁

今二十餘年母氏舅氏俱即世而棧撲柄堪煥剝焯亦皆亡矣柳陽泣謂某曰先銘未立日在痛心兄弟凋零汪氏中表亦无几舍君无有知先人之詳者敢以請某抚事感慨又嘗銘其二兄及鍾離之墓不得辞銘曰太嶽之後著姓惟姜承平百年益大而昌延招名儒談經左塾典刑具存燕及嗣續矯々姜公克荷克承艱難百罹既蹈而興才有餘及仕一甲子黃金橫帶晚克知止積善餘慶遺訓有傳踵登賢科儒風蔚然東山之原松柏斯克銘以

表之其興未艾

司法晁君墓誌銘

晁氏系出於西周王子朝漢有錯為御史大夫  
元魏有清為樂陵太守唐有左補闕大夫果或  
謂其家有劉元德起兵時錢券則其傳也遠也  
本朝文元公以清德雅望冠一時文莊公繼掌  
內外制賜第京師昭德坊後益蕃衍散處汴鄭  
澶濟間南渡以來江浙蜀道所在寓居安皆出  
於昭德無他晁也君諱某字某生於濟之任城  
曾祖仲參贈金紫光祿大夫祖端素奉詔即簽

書高郵事判官廳公事考異之超然不仕妣閭  
丘氏君資稟不凡少承家法篤於孝友嘗割股  
以起母及仲兄之危疾年踰強仕從叔侍郎濟  
陽侯謙之以郊恩補君將仕郎授迪功郎監潭  
州南嶽廟循從政郎調建昌軍新城縣主簿繼  
為沅州司法參軍君官素薄而臨事殊不苟率  
有可稱其在新城豪強犁人之墓寃訴莫直君  
為得遺骸於田中遂伸存亡之枉廣昌公以匿  
寇事攘富人之背骨肉駭散凍餒於外獄久不  
決君受責歆行令輒賂君拒之以寔聞而還所

籍其家優裕如初居沅才三月有冒官稱者守  
意希賞抵以深文僚吏和之君獨不可守數諭  
意不為動善惡行其志類此俄感疾已而  
起居如平時忽跌坐而逝安静不惧不摧積善  
報之殆有自得而莫知也君宜達而沈下位宜  
壽而止六十一實乾道元年正月三日也娶姜  
氏蚤卒子五人子騫子与子思子游子冉文學  
才幹俱有家法三女壻通直郎趙某沈忠恕杜  
雋皆世家也孫男八人百源百則百海<sup>百</sup>制百利  
百礼百揚百順女六人曾孫二世徽世表七月

朔歸至寓居抚州會溪縣十月二十六日葬君  
于臨川縣崇德鄉差峩山之西敷文閣直學士  
公武君之弟行嘗狀君之行事至開禧三年凡  
四十三年矣君之子惟子游在孫亦止二人矣  
百海游勤求銘于其老矣學落何足以發幽光  
獨念中原衣冠故家日就凋零文献相傳如昭  
德之晁則又鮮矣少時及識敷學風采服其談  
洽其誦君之賢如許以託名不朽為幸銘曰  
王謝故家風氣一種晁之在漢實配于董至宋  
益大名勝繼種法藏<sup>皆</sup>竦濟北嵩山詞

采泉湧恂、法曹典刑獄重以君之才卒于流  
冗我思前良記名為寵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十四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十五

四明樓 鑰大防

墓誌銘

直秘閣徐公墓誌銘

慶元二年有旨朝散大夫徐夢華除直秘閣蓋  
異恩也始公生于靖康之初元歲在丙午是冬  
金人再犯闕海內雲擾建炎二年虜躡江右叛  
將大盜蜂起公之生才四年母氏襁負走陂頭  
劉氏家僅免于難公既省事自念生長兵間欲  
得盡見事之始末宦游四方收羅野史及他文



書多至二百餘家為年編之体会粹成書傳聞  
異辭者又從而訂正之號三朝北盟集編自政  
和七年海上之盟迄逆亮之斃上下四十五載  
間具列事實制勅詔誥國書奏疏記序碑誌之  
文有正史所不及載者搜掇無遺成二百五十  
卷又有綱目一冊併藏于家至是史館方脩  
高宗皇帝實錄修撰楊公輔率同寮十人奏乞  
取公所編之書仍下臨江軍給筆札抄錄以進  
十一月史官又奏其書有補于史筆為多仍存  
公之賢大略云廉靜樂道好學不衰故有是命

又奏所編書目內有百餘家館所未備復命錄  
其全書諸公歆相挽一出與同筆削有論公者  
荅曰此書本不為進身計力辭之後又得未見  
之書再編集補三帙所居闕一堂取詞命褒語  
扁曰儒榮以侈上賜樞密劉公德秀為之記待  
制楊公萬里為之銘少傅周公必大端明洪公  
邁而下賦詩者數百篇遠邇流傳而公之名愈  
顯矣公字商老清江縣人曾祖用和祖士穩俱  
不仕父世亨累贈通議大夫母楊氏贈碩人公  
俊敏篤學至忘飢渴寒暑讀書過眼輒不忘通

貫經史百家尤熟晉宋南北五代時事自熙豐  
元祐以來名公奏議及出處大致無不該綜作  
文皆有根柢用事精確紹興二十四年登進士  
科授左迪功郎洪州新建縣尉以外艱不起調  
鬱林州司戶參軍到官未几又以母憂而歸後  
為江陵府戶司任滿閔陞左從政郎乾通四年  
外移南安軍教授以舉主改宣教郎知潭州湘  
陰縣次授廣南西路轉運司主管文字賜緋衣  
銀魚諸司辟知賓州到郡遭罷主管建寧府武  
夷山冲祐觀華州雲臺觀紹熙元年授荆湖北

路安撫司參議官慶元初引親嫌徑歸再奉冲  
佑祠引年致仕六年賜紫衣金魚仕宦几五十  
年間居之日為多南安官舍素在城外請遷入  
以附校官建雲漢閣以奉御書立灑洛二程先  
生祠於左刘元城張橫浦先生祠于右自為之記  
參政龔公茂良時帥江南讀而善之以講筵官  
荐湘陰竝湖少田多盜帥括盜耕湖田者悉輸  
租號增耕稅他邑或移別賦應命公恐重困吾  
民謂邑无新田稅无以出帥盛怒移湘潭丞仍  
窘據邑事无可疵瑕者卒免于行更加礼焉增

葺學宮祭設祠像祭書籍以次而舉選士主之  
湘陰于是始興于學矣朝廷議更二廣益法遣  
浙西要抚司幹官胡廷直銜命與二漕臣集議  
境上西漕王公正已以公審知利害邀至蒼梧  
會所公謂二廣事体不同使者徒見東路郡多  
瀕江可通客販固已非是若西路多山郡近江  
者少道阻運艰客販不通價必騰踊郡計不給  
重為民害郡有兵吏可役民不告劳若止循官  
般旧法初無抑配苛敝公私俱便可以徑久中  
不能奪胡亦是之議定而去將入奏為主訟者

所誅畏罪希進盡變其說擢為東路提舉旋升  
西漕侍郎詹公儀之出鎮桂林共行客販之策  
慮公或以賓州奏事必撼成說武憲熊飛素不  
快於公二人從而甚之熊上悔舉之章公遂  
罷不三年二廣之害果如公言民食貴鹽富商  
至破產喪生胡憂惧至死詹亦得罪復行旧制  
至今便之周益公當軸謂公前謾未直公益以  
事久自明不待辨也歸而悼亡連喪子女宦情  
愈泊然矣楊誠斋挽使造朝荐進甚力廟堂將  
處內郡止求議幕剴帥樞使王公簡移鎮長沙

以公可任帥事申省委公經時而侍郎袁公樞  
始來知公止請上幕俸給盡以三月帥俸歸之  
又力辭尤歎其廉既而從母之子侍郎彭公龜  
年為帥公去替止半年法不周避公乞祠以去  
彭公戲以詩云法許公不許法不如公  
庚年雖已高手不釋卷有讀書記忘集醫錄集仙後錄  
三冊會錄四冊皆以儒榮冠其目家有萬書閣  
籤帙其整能視細字如年少時事親盡孝祭器  
封鐫惟謹有家記一編載時祀禮式又揭百不  
憂堂以志義方之効閣前亂石森立石間多紅

薇花若張錦然號紫薇洞天勝日深衣坐閣下  
二鶴翔舞于前殆神仙中人也弟妹四人弟之  
亦休官而歸時節聚會子孫甥壻羅拜為壽竟  
觴卜夜无倦色從母昆弟七人時置酒款集韋  
濟川楫黃仲礼琮彭子壽而下俱效之開禧元  
年親党為八十之慶宴笑數日乃罷中嬰小疾  
精明如故猶能課諸孫誦習三年八月浴出瞑  
目危坐而化二十有一日也娶豐城鄔氏先公  
二十一年卒封贈至宜人五男子簡從事郎新  
邵州新化縣令範迪功郎新州表司理參軍籛業

進士次子符幼子節皆蚤歿二女長適免解進士曾三異次適進士鄒珪二前卒孫男十人長峯亡矣次堯次金酉荐于鄉崧我嘗崇巖義歲一女適鄉貢進士向公美曾孫二人鄒郁二女尚幼諸孤以嘉定元年十一月庚申奉公之柩葬于縣之修德鄉古牛岡之原始某屏居四明得子壽書俾為儒崇堂賦詩時雖抱病為作古風寄之而已子壽与公俱以書來謝比聞子壽之訃固已不堪云亡之痛而公亦下世矣公既葬之二年簡以赴調未見謂前詩恨未北盟全

書盡錄以見遺又出其季父敏政所作行狀求銘敏政嘗著左氏國紀中書舍人陳公傳良為之序蓋深于經者書事尤覈敬擬其狀而為之銘曰

靖康虜禍古所未有凡曰臣子痛心疾首公生初元以及己酉犬羊長驅存食江右幼而得全實賴襁負少長讀書志已不苟宦游四方詢訪尋究網羅日聞編不停手二百餘家筆下輻湊繫日繫年別記誰某有制有書有疏有奏中說雜然考証是否名聞于朝六丁下取蓬萊漢閣

寵數加厚儒榮名堂足以不朽才不盡用仕多  
不偶身退名尊二疏俱壽奄然仙去何憾何咎  
有子克孝慶流在後銘以發之尚照林藪

朝請大夫吳公并碩人姚氏墓誌銘  
仙居吳氏自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原肅公以  
儒術發身入從出藩為時名臣長子興化使君  
首躡世科兄弟簪笏蟬聯多至郡守族党中登  
首籍擢科級者相望遂為巨族某淳熙五年由  
勅令所刪定官贅倅丹丘始拜康肅于湖山堂  
時居邑之石井既掛衣冠夫婦皆踰七十子孫

詵：坐享耆福谿山勝絕來者如游崑閬其一  
見辱知獎良厚因得與諸子游今識其家四世  
矣興化明銳奇龐謂必可接武夷路不幸嬰末  
疾止于中壽次子鄭丞相四明史氏其以第三  
子娶其女遂為姻家今知吉州公比為大理寺  
主簿同朝見過泣而言曰先君抱負不允先妣  
婦德素著而葬之日兄弟尚未立未有銘文以  
傳後介弟既亡繫誰之責援親契以請余感念  
疇昔為之永概乃掇括蒼貳車郭君晞宗所為  
行狀及興化自為姚碩人行迹大槩併為之銘

君諱津字仲登世為台之仙居人曾祖允昭故  
贈武略大夫祖師錫故任右承議郎累贈光祿  
大夫考希康肅公也官通大夫累贈少師妣郭  
氏贈魯國夫人君嗜學強記博通群書尤熟文  
選或覆誦終帙年十有五以詞賦冠鄉校嘗  
從秘書郎王公衛頌臺主簿胡公樵殿中李公  
棠游三人皆名儒每器重之康肅為御史以郊  
恩任將仕郎為銓闈第二人授右迪功郎監潭  
州南嶽廟侍旁益肆于學連荐漕臺登乾道五  
年進士乙科充兩浙東路安撫司幹辦公事改

宣教郎知處州麗水縣監行在都進奏院為親  
求補外添差通判紹興府淳熙九年賜五品服  
十年繼丁內外艰執喪哀甚倚庐增墓灵芝產  
于楣人嗟其孝感紀以詩文服除權發遣江陰  
軍未上改管主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尋知廣  
德軍以足疾丐歸改興化軍慶元二年屬疾八  
月四日终于家享年六十有四累官至朝請大  
夫娶姚氏封安人先公六年卒葬之地曰西隩  
去先墓百步累贈碩人男四人机朝請郎知吉  
州軍州事樸故通直郎知慶元府鄞縣丞机迪

功郎福州福清縣主簿標迪功郎衢州開化縣尉兼主簿女人一適進士姚棟孫男四人燁煜燁灼孫女九人長適承奉郎監西京中嶽廟樓治次適從事郎新贛州司戶參軍葉言次適將仕郎盧樵次適承信郎新差都大提點坑冶司監轄銅錢金銀場顧士龍餘在室曾孫男一人諸孤以十二月辛酉葬公于郭但山東隴之原迂碩人之柩祔焉公志趣高邁不溺于膏粱之習種學績文与寒畯爭馳久在親側官學增益小試于外動有可稱初入帥幕丞相蔣公太師

史公為帥屬以文詞以遠器期之丞相葛公樞使黃公為僚相好號一時幕府之盛麗水試邑恪守家範夙興冠帶視事決訟如流庭无留牘爰于治盜民以奠居邑社稷壇壝圯壞學宮尤不葺公謂非所以安士訓民也乃築三壇于學之東偏又徹學而新之歲祀月書如儀士民俱勸焉及官秦邸同知樞密院事謝公時在諫坡舉公自代有曰治邑有聲立朝无玷方嚮于用懷親求歸朝士歎其高致賦詩宴餞歸娛鄰下久之乃到官參政李忠文公多以郡事委之裁



決歲飢流殍盈路公請發圭租倡率功分人遂  
樂從待制朱文公為提舉官任以荒政躬走阡  
陌如怀隱憂有所措畫俱從其言以文學淵源  
政事詳練荐之廣德久旱種不入土粟價翔踴  
公齋禱祠山隨車沛然時米舟輻湊官兵得空  
券累月悉以給之積訟不決而兩獄隘陋卑濕  
公曰不葺不決疫將興矣先呼囚徒稽覓察辭  
隨處以法輕繫以片言折之諭獄官邑令日決  
數事旬餘囹圄為清減商筭損酒價訪水利民  
聽已孚而去矣遮道擁車至有泣者曰官何來

之莫而去之速乎康肅軫惠鄰里穀貴則損價  
以糶歲寒則賦粟以濟散藥給棺一方賴之公  
謹不敢廢湖山亭館以時整葺追慕不足築祠  
于堂之隩又以隱居詩篇刻石時節擷芳荐新  
事之如生者旧有為父母所厚者尊禮之如故  
時正旦合鄉之士夫于邑庠謁先聖先師及先  
賢之祠序齒講拜升堂舉酒畧如鄉飲之儀為  
文平淡援筆成詩蔚有父風合詩文十五卷藏  
于家莊重括靜中无机心與人交久而弥親不  
知者或以為簡公不改其度寬裕容物无疾言

遽服用儉約而厚拊<sup>色</sup>姻旧雖甚費不靳康肅嘗  
以歲侵為憂人適歸自稽山白曰頃年得祿儲  
穀可數千斛舉以均濟親顏大喜殆有前輩麥  
舟之餘意使其得究于用可以及物可以亢宗  
而見于世者止此可哀也已碩人家黃巖承信  
即義之女甫笄喪母已能任家政既歸于吳舅  
始丞郡而家尚寡寓族長之家光祿洎夫人俱  
存家法素嚴魯國疾足已久矣夫子方從師友  
于外無姊姒之助以冢婦獨任梱內之責人以  
為難光祿与夫人既喪用益窘小姑出適發奩

且以佐之石井卜築竭所儲以庾費康肅素好  
賓客不問家无<sup>有</sup>先意治具以俟所需康肅以賢  
婦稱之見于遺札其亡也夫子哭之甚哀吉州  
以作邑有声連歲進擢以至大郡可以知興化  
義方之訓鄭丞既亡而吉州求嫡母之銘甚切  
又可以見碩人之鳩鳩之德是皆可銘也已銘  
曰

括之陽兮仙所居伊石井兮公之庐堤萬壑兮  
清流瀦爽明鏡兮澄冰壺偉康肅兮蚤垂車謝  
軒冕兮天為徒君冢嫡兮如伯魚傳衣鉢兮鄴

侯書宦學富兮歷仕涂見諸用兮直緒餘歸不改兮先規模終相從兮山之隅夫人德兮鴉鳩如義方壺彝兮藹里閭我維銘兮子刻諸慰孝思兮賁函墟

直秘閣孟君墓誌銘

君諱嵩字嶠之孟姓也 昭慈聖獻皇后兄子信安郡王之次子也 后以聖德母儀四朝信安勲在社稷密贊中興賢德問學為戚聞之冠高宗寵遇如唐肅宗之得李勣侯无与比者公之高祖在安武軍觀察留後贈太師韓王祖彥

衍中散大夫行開封府左司錄贈太師豫章郡王信安諱忠厚少師保寧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提舉秘書省贈太師母秦魯國夫人王氏世本汴人五世祖魏王徙居衛州共城後復居汴信安南渡家姑蘓遂為長洲縣人君十歲以祖蔭補承事郎性至孝不忍捨親出仕奉祠膝下者數年紹興二十七年任軍器監主簿未幾信安薨懇免臨奠特恩除直秘閣賜緋魚服除授浙西安撫司主管机宜文字幕府笑談一坐盡傾事无巨細勤于閔决使長多資决而後行未

滿除監尚書六部門時隆興改元之季冬也乾  
道初供職、事簡寡而才地有餘尚書郎或有  
假故長式更委攝丞凡遍二十四曹 事益練  
習而声誉日休輪對陳利害甚悉 上嘉納之  
六月始以制書抵倉部公自以驟進抗章請外  
二年通判楚州又力請祠再任主管台州崇道  
觀滿秩通判臨安府七年瓜期將及會 光宗  
以皇太子尹京易倅為府推八年始改浙西安  
抚司叅議官淳熙三年八月到任蓋家食者餘  
十載淡然不復以仕進為意人皆期以遠到而

明年八月丙戌以微疾卒享年四十有四累官  
至朝奉郎五年四月癸酉葬于常州无錫縣富  
安鄉許峴山之原去先茔數百步娶仲氏左朝  
請大夫淮南安抚司叅議官并之女浚公七年  
歲在甲辰卒有賢行克相夫子子五男人夔右  
宣議郎監秀州華亭縣市舶務次日曾俱先卒  
次日猷朝請大夫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  
次日導朝奉大夫權知岳州幼曰翔故迪功郎  
信州司戶叅軍女一人適朝奉郎知貢州李大  
理孫五人繼勳修職郎監鎮江府大軍倉門繼

華修戢郎監行在檢點贍軍激賞酒庫所都錢  
庫繼顯迪功郎新鎮江府丹陽縣尉繼勤將仕  
郎繼勇兩浙轉運司進士惟信安謙恭威重有  
大功而不居遜遠權勢被服儒雅居第擇窮僻  
處門宇卑陋以終其身至今在為勢家所奪猶  
存其旧吳公棧字才老仲公叅諷字弥性皆名  
士以女弟嫁吳而子仲為姻家其好賢類此故  
子孫多賢公自幼承義方學問有原委論說正  
平性又強記一徑見聞諷不忘詩句清新有冰  
箭之風一時名公多与之游自奉寒素而好濟

人之急薦於教子刮磨豪習二子三孫俱聯名  
荐書繼顯先登嘉定元年進士科藹然為家儒  
矣某少隨侍都下嘗識風度而不及相接親見  
公在部門丞相魏文節公為天官舅氏尚書汪  
公為即與公相厚稱美不容口冲佑漕淮浙為  
太府卿兼權刑部侍郎夔州嘗為大理正兄弟  
有賢夸俱得奉周旋某比知貢舉首閱榜帖一  
見公之孫姓名為之忻然知孟氏之方興而未  
艾也得書以公之葬未甯銘遠以見屬遂銘之  
以慰孝思云銘曰

昭慈之聖信安之忠輔成中興盛德豐功公為  
愛子餘慶所鐘問津郎曹受知諸公位不稱德  
壽弗及中積善曠連不于其躬子孫日興益振  
家風我惟詩之表于函宮

周伯範墓誌銘

周氏為四明望族不惟名宦相繼而前輩源流  
其來也遠孰不欲仕惟周氏之仕者多以壯年  
退休有四休堂則家風可知明今為慶元府周  
氏世為鄞人居城中西湖十州之西君之高祖  
告贈正議大夫曾祖師厚登皇祐五年進士科

娶范氏文正公之女忠宣公之姊也仕致朝散  
郎任荆湖南路轉運判官贈銀青光祿大夫次  
子曰錡元豐二年登科娶胡氏右丞宗愈之女  
兩娶黃氏翰林學士觀之女又娶陳氏正言伯  
強之女仕至中大夫才業尤高嘗以忠憤上書  
遂陷黨籍又以外家妻族皆一時名公俱在姦  
黨動輒拘礙以經世之才僅知南雄小郡賢士  
大夫多痛惜之仲子諱潤亦有家聲仕止右儒  
林郎娶俞氏君即儒林之子也諱模字伯範性  
敏悟承家世之傳幼篤志于學如成人從濟南

劉壽夫游又學書于睢陽徐濟父有楷法年才十七而儒林下世兄弟終鮮四姊一妹俱未行親黨為之危慮君雅有心計沈靜善謀既乞葬送女兄弟俱歸里之善士皆又所難免喪之後一舉不遂即棄舉子業一意世學徇徑閱史凡不釋卷以為名第有命不可彊求不墜家聲足矣建炎兵燬先序蕩然儒林所居湫隘以此事屬之君、承先志大啓堂宇甲於吾鄉奉紼世丘壟隨力葺理歲時修祀事物必親臨器必親濯諸父既亡從兄伯濟比鄰君事之如同氣榜

所居曰怡、堂以著其友愛之篤中大夫遺文甚多如承宣集等行于世文集僅二十卷君恐其久而墜失手加編校以千緡為鋟版印造之費始得家有此書年登半百即以櫪櫪施貧人之喪所濟甚重官道傾圯加以甃甃行者賴焉經理家務井、有條時出其餘以周人之急姊妹既行及宗族之踈遠者恩意有差居間好客觴豆終日不倦晚又增葺後圃益以自適號得閒居士從心之會鄉里合慶以為君福壽未艾也明年是為嘉定元年三月二十九日以疾卒

于家娶朱氏子男二人曰熺慶元四年為鄉貢  
進士次日烜先五年卒女三人長適汪之彥次  
適鄉貢進士李夢龍幼在室孫男六壑垓圭垣堪  
埏女五人長適陳鎮餘未笄先是朱夫人葬于  
通遠鄉銀山熺將以十二月壬午奉君之柩合  
烏君素了達不以窮通生死累其心預卜壽藏  
美槨之倫已十餘年吾邦旧有真率之集仲舅  
尚書汪公主盟斯事君實與焉余投閒一紀從  
容其間君少余一歲某品又相近在會中尤為  
親密後雖以憂患疾病浸廢去冬西上君送于

郊握手道別尚期余生為老伴侶聞君之訃盡  
傷殊甚熺來求銘義不得辭余有表姊之夫子  
建植于君為疏族死無所歸君呼其子某使葬  
于其先茔之傍某游學又任其掃松之勞是尤  
可書也銘曰

四明之周著名吾州在家十洲堂有四休君承  
其流抱才則優不伎不求无悔无尤家立身修  
晚益夷猶某枿觥等里閭沉浮積善未酌如檣  
有秋我銘諸函後人其收

承奉郎致仕李君墓誌銘



江口李氏某及識其五世矣始秉義諱珂善富樂施鄉稱長者再娶王氏實提舉廣東市舶勳之女兒太府卿正己之姑也卿為某之姑之夫以是與李氏有連某生長外門幼年外祖汪公少師外祖母越國王夫人遷其家先妣吳國孀侍行時李氏鼎盛夫婦偕老子孫滿前宴樂連日侍御史王公伯庠銘秉義之墓謂其持心廣大与造物者合三子長諱侑字子列尤善幹蠱奉視有稱仕為修武郎建炎三年虜殘四明遊騎向奉川出財力募鄉兵守禦邑境以全某嘗

記其事甚詳是生九子第四子諱克庭則君也字伯振資孝謹最為大父母鍾愛昆弟既中家析而非旧矣君躬行善道刻意孝子元白居易長受學于舒式車元彬歸以淑諸弟既為太學上舍優選待年底試弟及子俱有場屋声聯翩科級詵伯中嘉定元年進士第迪功郎監紹興府三江鹽場詒伯鄉貢進士訓伯國學免解以稱內舍生又中上舍選以制中開禧元年進士第迪功郎新紹興府餘姚縣尉詒伯在兄弟間才氣實相上下雖進取未効而士友固已期之從

子森同以舍法待年從弟之子誨伯亦荐于鄉  
于是文風大振遂為儒門鄉里歆艷其興未艾  
也君冲澹與物无競善處宗党周旋弥縫无間  
言父母既沒抚弟妹畢昏嫁徃理不遺餘力親  
族子弟不問賢否一家誨誘里中間有獷疆之  
人遇君輒斂避教子以踐履為先不專事舉業  
諸子學成而不偶不以介意及其名第寢興視  
之亦藐然又莫窺其際平居以徑史自娛前言  
往行有契于心者必書之座右首曰有一言而  
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如心之謂恕也又曰

我必不忠不仁无礼皆自反之道也又曰一飯  
之德必報况其有甚於一飯之德者乎可以知  
君所存矣間作歌詩平談如其人閱名臣言行  
錄遇合意即作詩以記之至百餘篇 慈福宮  
慶典二子在學封廸功即嘉定二年郊祀恩轉  
承奉郎就養三江以疾卒于官舍寔三年十月  
二十三日也娶張氏封孺人朝奉郎嗣良之女  
姑之子也六男子長即元白次詵伯詒伯詞伯  
誠伯訓伯惜詒伯誠伯先卒女四人黃直愛張  
復袁邦傑張繹其壻也孫九人以稱以制以牧

以豫以請以寧以生以似以翼孫女六人長適  
袁泝餘在室曾孫女一人明年閏二月甲子諸  
孤葬君于鄆縣塔嶺之原書來求銘數年以來  
日見李氏昆仲奮發益歎積善餘慶之盛聞君  
既亡家人始得遺言于篋中區處後事甚悉且  
戒喪葬俱循古制无徇世路有曰家中遺產惟  
有一徑教子而已又曰吾幸有子所欠惟一死  
不以諱也賢哉銘曰

祖開慶門父全鄉邑君能以善子孫玉立或升  
于季或荐于鄉儒風大振名第相望衣冠方興

所貴持久母渝淳則用篤厥後

承議郎謝君墓誌銘

余家世業儒五世祖正議始以鄉先生決科起  
家五子俱傳業而季子夢弼諱肖尤攻小學又  
傳其五子其仲元應諱弁獨殿諸老說文解字  
徑典釋文始末通貫幾于成誦某侍教繫年故  
頗知字學容授東嘉與諸名士游獨謝君季澤  
最為同好相與考訂文字毫髮必計後十五年  
復叨假守時過郡齋晤語甚樂也別後時見其  
筆畫愈工余既投閒聞其亡矣亡又十五年當

嘉定四年得其子有開書以銘為請既列君子  
行實又以張忠父所作乃祖志銘陳君舉序君  
所著正字韻類五卷余抚其書為之傷涕此直  
季澤留意之書也因為掇其大槩而系以銘君  
諱霄季澤其字也溫之永嘉人曾祖文淵祖君  
任有鄉行父知柔嘗居瑞安之樂善里：人稱  
樂善先生君仕陞朝贈承事郎母張氏贈孺人  
兄默有聲上庠君性穎悟承父兄之訓博學強  
記自徑子百家之書皆手是校定音訓句讀一  
一不苟以是文聲日進援筆立就不為艰深之

辭紹興三十年入太學乾道五年登進科士授  
左迪功郎福州連江縣主簿丁母憂服除再調  
台州司戶參軍閔陞從事郎淳熙十二年為高  
郵軍：學教授改宣教郎知福州寧德縣主  
上覃恩轉奉議郎賜緋衣銀魚慶元改元年勞  
轉承議郎三年以疾卒于官享年六十有三娶  
萬氏有婦道先君五年卒贈孺人十一月庚申  
合葬于西山廣惠院先茔之後山二子有開有  
大一女適政由仁今為宣教郎知紹興府山陰  
縣而女亡矣孫四人師中師善師俞師心女三

人君講學務出于正早受知于舅氏端明忠簡  
張公闡忠甫名淳君之內兄君舉名傳良又張  
氏壻龍圖鄭公伯熊毗陵薛使君季宣皆里之  
名公周旋其間不扶而直聞佛老巫覡之說必  
深排之既仕而知者益衆丹丘郡用不足取于  
民者多居嘗受輸為之樽額外之求宿蠹一空  
五邑稱之朱公燾為庾使風裁甚高一見君如  
故交留語或至終夕屬以荒政及滯訟以辦集  
稱祭酒李公祥為淮南提舉薦四人於朝籍記  
中書高郵教官預烏錢公之望為帥舊與君同

舍知其才訪以民瘼君為論科買瓦甃薪葦洎  
差役工匠之害尤悉帥得書喜曰仁人之言其  
利溥哉下屬郡盡蠲之及試邑曰危坐聽事事  
至立決無故留獄出儲粟以賑乏增學糧以養  
士閩有蠱毒法禁數嚴而姦民反以誣善良吏  
復煆煉或至誣服君察其誣白之部使者曰蓄  
蠱者固不可赦誣人者自應反坐卒平反之鄰  
邑連江亦有是獄大帥鄭公僑復以委君又得  
其情無不感服故吏畏其明而民樂其寬焉死  
之日巷哭相聞有攀號輒車不忍去者士夫挽

章盈帙祭文率數十百言且祖與祠于老氏之宮平時勤謹禮法冠昏喪祭皆有典則律子弟尤嚴于拜跪舉止之際衣冠服色斥去浮薄之飾君既亡其子行絞紼之制悉去世俗不任之文承君志也君性孝友二兄早世撫育諸孤為之畢婚嫁治室廬又勉之學勇於赴人之急惟力是視樂聞人善有過多面折之敏而善謀審度事宜往々中的惜乎不假之年其見於用者僅止此耳韻類一書援據精確不知者以為苟然惟好之者然後信其積學之工每謂使之在

天祿校讎之職必有補於斯文然亦不及此余所以重歎也銘曰

古之設教學有大小六藝之目殆不為少幼而貞淳習之既成壯而用世足了一生惟此字學是為一藝後世忽之謂學之細禮樂既壞射御罕知數亦失傳惟書可為我家有原余亦素嗜問以語人鮮有同志頃仕東嘉日親友朋惟此謝君時稱筆精以文發身又敏于政篤意斯文字為正之亡年五十始得其書著之於銘以貢

贈銀青光祿大夫宇文公墓誌銘

宇文氏本居河南唐末入蜀遂為成都大家隆  
興初元其忝進士科與淮東總領子震兵部尚  
書侷同登尚書嘗幸同朝而總領以出入參差  
竟不及識三仕周行多見蜀士尤聞今貳卿及  
樞密之名恨未遇也告老復來樞密由京襄宣  
威台還文昌遂躋右府貳卿以棘寺使虜歸上  
從班皆一見如故交貳卿引嫌出守當塗其既  
叨參預與樞密情好日隆一日親攜貳卿書以  
二親銀青及夫人之銘為委謝不敏至再三終

不得辭謹據所示行述書而銘之銀青諱師說  
字德承曾祖宗羨累贈太師魏國公祖彥邦故  
任朝奉大夫尚書屯田員外郎累贈太師齊國  
公父時中故任左中大夫直龍圖閣累贈通議  
大夫公之二伯父以文學被 固陵深知選掌  
翰苑繼為丞轄樞廷家聲臨一時公少在富貴  
中而天資冲淡惟專意于學自為程度風雨不  
渝由伯父任補承務郎銳精舉業兩占荐書高  
選父母既鍾愛之公亦不忍離膝下既冠三請  
祠祿以便養龍圖勉以仕始為潼川府路轉運

司主管文字使長喜興獄一道騷然州邑為之  
屏息凌忽官寮雖有言不屑也公氣平而語勁  
遇事堅執未嘗少屈下期于用已之學長為歛  
容獄亦寢息俄丁母頽人房氏憂父既奉祠公  
亦不調龍圖服除又任常平司幹辦公事甫到  
官而以疾卒年止四十實紹興二十六年五月  
二十八日也官止奉詔即平時鄉党循紳品論  
世家子弟之賢必以公為稱首至是相与嗟惜  
又不能自已也兩娶房氏贈通詔文安郡夫人  
四子紹猷故奉直大夫知漢州紹諤故文林郎

知叙州南谿縣次紹彭由權戶部侍郎右文殿  
修撰知大平州次紹節以龍圖治命繼伯祖樞  
密太傅肅愍公浚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兼太子賓客一女適承詔郎新知簡州楊思成  
孫五人景諱景修俱終于將仕郎景琦迪功郎  
監漢州商稅景度儒林郎添差兩浙西路提點  
司獄司幹辦公事景厚迪功郎邛州安仁縣尉  
女三人曾孫人二子以郊思參贈公銀青光  
祿大夫以其年某月某日葬于廣都縣龍華山  
之原後三十餘年文安夫人祔焉公既蚤竣諸



子尚幼公之學行俱不得顯于世文安每舉公之遺烈以叙之大略以為公之讀書為文皆有繩準經史百家之言悉以次第播閱沈潛反覆隨䟽坐左且為其書夜為其氏之文手抄成誦若布衣初學之勤者喜與士友談易時誦家人正家之道以勉我相敬如賓公退則閉閣弦誦哦詩輯文一不以家事介意此皆公之所安而道行于妻子之實也歐陽公幼失所怙罔知其父崇公之詳其見于瀧岡所表者皆鄒夫人之言也敢引以為比公之隱德所謂非此其自在

其子孫貳卿方以名從臣出典藩方樞密先膺大用宇文氏之興真未艾也天之報施豈不昭昭乎銘曰

宇文之先其積已厚樞筦丞轄赫然華胄公居其間卓稱孝秀天爵為貴多文為富學優入仕不渝素守出門軸折才不及究非此其身宜昌厥後我惟銘之用詔不朽

文安郡夫人房氏墓誌銘

夫人姓房氏諱妙光其先顯于唐廣明中扈選西狩因家于成都之華陽曾祖審能贈朝請郎

妣安人宇文氏祖希參朝散郎贈通議大夫妣  
碩人張氏杜氏父永朝奉大夫通判嘉州妣宜  
人張氏夫人性明悟在群兒中獨若成人少長  
事親知色難之養不但長于女工也宇文氏世  
有姻好嘉州先以次女歸直龍圖閣時中之子  
銀青公師誥又以第四女繼室是為夫人夫人  
之姑姑也未幾即世執喪哀慕扶護以歸又謹  
視龍圖次舍食飲之宜已而治閭內奉烝嘗一  
如姑無恙時以寬龍圖悼亡之悲銀青為潼川  
漕幕夫人年才過笄恪守家法食不重肉而豐

賓客之奉夫子盡職不苟退則耽書一不以事  
物自嬰內助之力也嘗侍龍圖疾奉藥餌甚謹  
少間曰吾婦孝敬他日願汝子婦如此銀青事  
兄如父夫人待長姒如姑百口無間言銀青卒  
于潼川倉司夫人三十有二諸子皆幼送終治  
葬無一不盡自後專意教子晝夜不怠又舉銀  
青學行以為法故諸子益自刻苦相繼預荐李  
子紹節遂登淳熙十四年進士第銀青之兄赴  
合州夫人領諸子留里舍教念力用愈儉歲入  
之餘悉儲以聽一豪不自私合州晚歲間適夫

人與其如分月主家務或客至紛沓供酒肴無  
倦色伯與如皆敬歎之如既寡居相好益篤事  
無大小未嘗先可否至不敢專席而坐若非輩  
行然二十年如一日親党皆以為為不可及如止  
中壽四女未行悲卹按摩不啻已出俱使之得  
所歸長子紹猷得官成都張宜入年高喜于便  
親即聽迎侍一二日必歸女側曲盡孝養宜人  
及見外孫以次授室相继出仕謂夫人曰汝父  
与旧皆称汝孝盛年守志不以悲哀乱所守固  
知其有今日矣送子之官戒飭尤備引雋不疑

之母之語及談上世官業以勉之且俾廉勤首  
公無躁進無詭隨不以馳鶩寵祿為急也肅愍  
公靖康使虜結約舉義謀泄遭變盡室死之龍  
圖命銀青以紹節繼伯祖為孫甫冠夫人即遣  
詣行所在以其事本末請于朝留十寒暑每以  
書戒其盡力母念我事既昭明卹典漫渥乃俾  
追喪畧無嫌忌人尤以為難平生動中準繩高  
見絕識有士大夫所不逮然語笑不妄發未嘗  
以所長自為表襮賙人之急如恐弗及故奩衣  
襦久而如新祥世之紛華榮擢一無以累其中

淳熙九年六月十八日卒享年五十有九明年十一月甲子祔于銀青之墓子女孫曾恚在銀青志中嗚呼夫人在家賢女既嫁為孝婦妻道母道又皆兼盡可以為閨門之規範矣是宜銘銘曰

彤管不作傳姆無教孰能閨門惟敬惟孝孺欣夫人謹於三從如事如姑又篤其終義方尤嚴繩孫子慶必有餘川至雲委典刑如存是為壺彛凡此婦道百世仰之

朝散郎仕致宋君墓誌銘

隆興改元永嘉進士得人最盛尚書木蘊之既在魁選一郡同登至二十七人余忝末科至乾道七年客授此邦三年間多与同年往還甚樂也後又假守則在者已寡矣今四十載惟余參議光遠宋貳車正卿在某亦偶未死故三人時以音問往來而正卿又亡矣明年其弟習之持書求銘正卿之墓抆涕之餘為序其平生而系之銘且請光遠篆其蓋云君諱晉之正卿其字也舊名孝先字舜卿五季時處士靖自福之長谿從溫之樂清邑有張君隱居築室為鄰而緱

山僊人吹簫臺峙其前貢勝地<sup>也</sup>今八葉矣子孫繁衍為名族曾祖惟表祖世則俱晦德不耀考允修行義過人有聲舍選而終不偶篤意教子既口授以尚書大義又力貧為之擇師君既陞朝生封承務郎後又贈至奉直大夫妣萬氏繼母張氏皆贈恭人由是邑人益勵子于孝君幼穎悟日誦數百千言弱冠從梅溪先生王公十朋游學徒數百人獨君首出王公器之魯以詩贈別褒借甚至未幾入太學登乙科授左廸功郎汀州司戶叅軍王公又以詩送行期待尤遠

到官明銳任事不撓處易郡政待戶曹乃決有霹靂手之名秋稼加耗病民君以郡命蠲之人皆謹服校文三山士踰二萬杜君申有塲屋聲又嘗名薦書文卷已遭摧剝君識于衆人中引義力爭竟寘舉首果以經魁南省人尤服鑒裁之明時丞相王公淮檢正吳公龜年少卿鄭公伯熊同為部使者皆欲出其門外移長谿丞縣去福州數百里休戚幾不相同丞相陳公俊卿為帥君言邑之利病多所開納贊其長黃君藻和而不同相得尤深罷官祖餞揮涕而別海舟

之隸于邑者數千艘以閱其為優君既被檄總籍其分番以備調發舟人安之時造戰艦期會趣迫君緩其期事亦隨辦伐木必親相視而後取其免于斧斤者號宋公松丁奉直憂治喪諸費一金不仰于公家歸營葬送仍自為壽藏于側泣曰尚當供養于地下也除服調臨海令以辨治聞催科不擾囹圄屢空太守邀入簽幕郡縣視猶一體知无不為輶車行部士民遮道稱德政者動數百人樞密卹公室為憲使率諸臺荐于朝及去官壺漿攀戀旗幟咽道相望不絕

前此未有也再調光化令鄉人王公自中為守每稱為老先生被邊事簡作亭豐山之顛遙望卧龍舊隱暇日相与登高吊古哦詩度曲不復以僚屬相遇改奉議郎知奉化縣君三更邑寄熟于綱目利方為園坐以無事民大愛之丞相謝公深甫臨海人素知治行時在參預欲引之周行君赴部授信州通判以歸佐郡期月即引年求謝事謝公又却其請且免留之秩滿竟以朝散郎致仕或謂理賞可及正郎君曰不翅足矣翩然還家聞者愧服天資孝友奉直素為鄉

曲所敬憚以儒術自信黜釋老之說每曰親亡而藉緇黃以薦何待之薄也死歆遠葬或溺于陰陽家之言以幸富貴至累年不入土者不孝為大其卓見類如此君之執喪一遵遺言追慕老而不衰歲時祭祀煮蒿悽愴如將見之言及則必泫然弟習之少君四十歲撫之如子捐祖產以畀之而不忍析爨弟亦恭謹好學事君猶父門內以禮法稱護墳塋如護頭目拜掃必躬必親宗黨貧者收卹經紀有孤女則為遣嫁之不惟子弟承教修飭廝僕亦能以生事相戒有

古樟蔭蔽甚廣自號樟坡居士晚又築亭其上榜曰可亭賦詩賡酌者眾其亦與焉嘉定四年八月屬疾終于家享年八十有六娶孫氏繼室萬氏皆贈安人二子長曰統迪功郎寧德主簿衢州比較務調邵武軍司法姿稟重居家臨政綽有父風不幸先二年亡矣次曰纓孫四人倆僑倣皆業儒幼曰宅孫女四人伯遠進士劉熙仲遠國學進士張復道叔送浮屠名法定季遠進士萬遠女孫三人習之與纓將以五年十月丁酉葬君于縣蓋竹山實附先塋君志也君敏

而靜貫穿百家不為艱深之文明白豐贍詩辭  
高勝淡而實腴即席唱酬鋒起泉湧人畏其捷  
而服其工所至留心風教勉厲後學長谿有隱  
君子林君維屏號榕臺先生君屈致邑庠遇講  
書与其長率邑之寓公听焉學者益勵丞相梁  
文靖公聞之遂招入郡中一時政化之盛君實  
啟之憂居開義學來者輒受勸諭有文齋舍有  
銘深衣大帶濟、翼、習俗益媿臨海官事整  
暇太守熊公克遇視學則請君為說春秋光化  
既為一新軍學至奉化則又親見之銳意興作

里士監南嶽廟汪君偁与其弟份斥家財為之  
倡眾二競勸輸與新新照映山川舉梁之文落  
成之記皆某為之自爾累舉得士為多家素貧  
孫安人初以田四頃自隨伏臘粗給仕幾四紀  
無一止之益客至必留盡歡或假貸以續食人  
為不堪晏如也歸老餘年齒落復生髮白更黑  
頽然為鄉曲之望詩文甚多隨有散佚今惟軋  
坤二卦中庸大學禹貢洪範講議春秋十二公  
論各一卷歷代中興君臣論二卷擬進萬言書  
一卷樟坡集三十卷藏馬銘曰



阜陵取士隆興之春惟溫最盛二十七人我幸  
同升游官海濱相与往来久而益親四十餘年  
如星向晨惟宋与余壽踰八旬宋君忽焉而逝  
遽陳行義治政藹然弗泯難弟貽書其請甚勤  
哀懷易感勒銘翠琰

從兄樓府君墓誌銘

我大父太師齊國公五子二十五孫惟九伯父  
五子皆某之兄也諸兄凋零殆盡惟兄長某一  
歲自幼少追逐晚益相親某投閒十三年時  
步孺相過山肴野蔌聽琴觀奕酒酣而歸甚造

也憂患之餘既掛衣冠期与兄樂此晚暮嚴召  
還朝重惜此别初謂可以復尋舊銘兄亦促使  
蚤歸忽聞兄訃驚痛不自勝乞身未遂又聞將  
葬二子來求銘嗚呼遂無兄可事矣雪涕書之  
兄諱鑑字少及吾家世為明之奉化人入城而  
著籍于鄞者至吾兄弟五世矣推而上之僅得  
八世積德有素至高祖先生諱郁決科起家一  
仕遽休仍教授鄉里官止大理評事累贈正議  
大夫曾祖諱常朝議大夫累贈太傅祖諱昇徽  
猷閣直學士累贈太師齊國公父諱琚朝散郎

母陳氏封安人朝散兒女俱衆與安人勤儉治家尤篤意教子叔子鉅有場屋盛名以丙科仕至臨安教官季子鉅亦自太學晚為歙丞兄幼子也天姿謹恪讀書之外竭力事親于伯仲間急病遜夷心計精密既不及祿仕一意守家法安分知足自奉至薄量入為用數十年如一日朝散得齊公繼續堂故基為宅浚既不足以容衆兄得田三畝力營築室未幾一坐崇成過者駭觀入其家濟如禪房精舍地無一塵闢門臨水得城南勝處內地纔幾弓花卉果蔬手植以

小摘之需真隱士之廬也朝而誦經晝則假寢莫止三酌陶然自造一呼燭則不復飲食故絕少疾病惟諒直語輒見肺肝親故有過忠告或面折之自謂愛人以德人亦諒而服之奉止齋及致祭謹甚一物一器必出親臨尤好賓客至則談笑款洽小酌必有恩義夫婦齊年俱至七十親黨合樂高會扁其曰章雙慶冬至元旦鄉校有序拜之禮兄必夙戒子弟率先而往風雨不渝每自言曰吾無才術以發身賴祖先宗族之庇處夏屋三紀何以堪之生計素薄不足以卒

歲斤、自處人不見其際遂為鄉里善人以終  
嘉定四年六月屬疾初無他吾丙申卒于家享  
年七十有六娶寧海李氏克相夫子以齊其家  
二子浹洽一女適文林郎撫州崇仁縣丞舒祐  
孫六人權柄校楷檜楷俱業儒柄出繼為長兄主  
簿鈺之孫、女 人長遠方楷次許遠舒樞外  
孫也餘尚幼將以五年八月丙申葬兄于通遠  
鄉金谷之原植德菴後兄所自卜歆羨父兄于  
地下也兄雖出世家辛苦自立竹頭木屑未始  
輕棄物多可為兩用若瑣、者然通物理物先

具美櫝壽藏雖一日二日可為者亦皆預辦畧  
無拘忌之嫌又可見兄之曠達矣二子事親素  
謹兄亦以家務分委之繼續舊堂幾不能保兄  
言之或至泣下浹力圖而得之兄又喜甚將以  
故扁揭之未能也某既不得歸奉吾兄自念叨  
竊逾分上有憂責下困應酬每起伏波羨少游  
之嘆今日東望尤為心折淚迸哀哉無及也已  
銘曰

齊公守鄉始立錦坊五家聚處昆令季強兄之  
与我親如同氣期盡此生日夕陪侍病不及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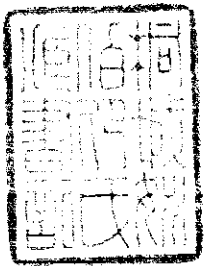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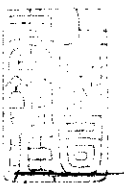
死喪不得歸尚銘諸幽以寫我悲鄉里善人又  
以考終咨尔後來尚振素風

三  
三  
二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十五

此五快刻本缺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十六



四明樓鑰 大防

塔銘

徑山涂毒禪師塔銘

徑山為東南第一叢林非第一等人不足以居之淳熙十五年冬丈室虛席臨安守臣奏請無錫華藏涂毒禪師 壽皇素聞師名制曰可明年二月初吉方入寺遇 今皇帝始登寶位詔就靈隱開堂中使齋御香以賜息禮甚渥道俗幅湊驚嘆未有且曰是為叢林一段盛事非師

不足以當此也師名智秉姓陳氏天台人自號  
涂毒巖生英敏穎異父母素竒之十歲護國僧  
楚光見之曰此子風骨巉々有出塵之姿又六  
年遂祝髮光授以經律理詣昭徹迥出流輩性  
剛簡居處語默肅如也尤不喜泛交善則慕之  
有不善雖親暱亦絕不與通年十九或告以定  
慧等學可以明見佛性即造國請謁苾芻光僅  
七日偶過門洒然有省苾芻許之謂老于叢林  
者不能過也育王無示萬壽大圓皆一時大名  
德無不肯可大圓問師甚處來曰天台曰見智

者大師麼曰即今亦不少曰因甚在汝脚跟下  
曰當面蹉過圓曰上人不耘而秀不扶而直一  
日辭去圓送之門拊師背曰寶所近此城非  
實師領之時豫章雲巖游禪師號典牛穀震江  
湖師往投之道由雲居風雪塞路坐閱四十二  
日午初版穀鏗然豁爾大悟及造門典牛獨指  
師曰甚處見神見鬼曰雲居聞版穀來曰是什  
麼師曰打破虛空全無柄靶牛曰向上事未  
在師曰東家暗坐西家廝罵牛曰蘄然超出佛祖  
他日起家一麟足矣貞淨老人若在見子亦當

下拜遂領師至僧堂前撞鐘大言曰侍者大徹  
矣牛机辨峻峭莫有嬰其鋒者師与之平章今  
古泉湧風駛聞者為之錯愕踰年告别牛送以  
偈曰咄々臨濟宗行々正在尔遂結菴于淮西  
烏崖之下典牛凡見浙客必曰識策公否客曰  
識之則欣然曰不虛生于浙江其器重如此大  
圖移大為請居第一座秉拂之初衆已驚服嘗  
問訊圓々俛眉不語師曰何其瞽悶圓曰期于  
濟々多衆如雪峯存為山祐之流而談天者謂  
子無徒子意如何師曰叅學惟恐無本苟有本

存活山佑白轉有批

對尼像說法亦高出諸方圓曰吾子器識過人

元方住蓮園白轉有批誤

元上增景字

太羹非常流所能知味也東歸又分座于

國清此菴元方住護國謂師曰公來歸三峯景  
元即收卷波瀾矣出世住黃巖普澤為典牛焚  
香是為黃龍四世孫歷天台太平吉之祥符越  
之等慈及大能仁所至道價興行旋自護國華  
巖來住此山而師已老矣力行祖道衆至千餘  
每謂其徒曰來日無多豈久于此者弟子請建  
塔于東岡之麓紹熙三年秋畢工師曰生平言  
出沒死生如造園觀此言幾戶知之時節因緣

乃在于此十六日升堂訣別舉眾曰請偈贊者  
如市隨叩即信筆應之二十五日門人宗惠問  
疾厲以浚事仍曰子以文祭我師整襟危坐傾  
聽久之至酹茶尚饗為之盱衡一笑二十七日  
辰初湯沐已竟剃髮更衣萬眾雲集說偈云四  
大既分飛烟雲任意歸秋天霜夜月萬里轉光  
暉俄頃泊然而逝八月二日舉全身瘞于東塔  
壽七十有六臘六十夏得法弟子已出世者十

開堂下原缺

刪開堂于世四字

四十三人開堂

非學佛者未嘗叅禪又與師無半面而

惠公余鄉人錄師行實求銘既遠越貽書不已  
惟師之始末勁挺洞達無一毫回護意氣于余  
心似有契焉乃具載而錄而系以銘其實無此  
可也銘曰

楊岐

白二十六頁又見  
亦楊岐

正宗直下不絕楊岐積翠何有分別矯  
亦見只  
亦楊岐付授親切涂毒一轂聞者腦裂雲居版轂

風撼深雪徑山一著霜夜秋月掃盡葛藤光明  
透徹我詞贊揚慙媿饒舌

天童大休禪師塔銘

余家四明十禪剎錯立名山中兒時未甚省事



已聞人稱老尊宿頗衆而大覺小珏之名尤著  
且久大則宏智正覺小則師者師名宗珏和州  
烏江人姓孫氏生不如輩世業儒而性樂空門  
年十六白父母願出家止之不可遂依貞州定  
山貞如住持德雲十八進具長盧祖照道和轂振  
東南師往叩謁照與語奇之留為侍者時貞歌  
了公為座元師入室問云佛祖不到處是什麼  
境界歌豎起一拳師擬議歌揮之師即領悟遂  
云將謂無人到歌云放過一著宣和中歌主長  
蘆學徒益集至千七百衆師代居第一座為衆

說法建炎初元之蔣山入慈受深公室語契淵  
微尤相器重尋避地浙東侍歌居補陀巖道價  
愈高郡請住岳林布袋道場不就寵智時在天  
童視歌為兄邀歸山間又命師挂牌領衆象山  
廷壽虛席使君延請再三始從之紹興二年太守  
陸公長民仍遷師于岳林備禮開堂丞相范公  
宗尹自號退晦居士與師為方外交遠來勸請  
參政孫公近時為部使者為范公草疏禪門以  
為美談師即嗣貞歌幾三年退處翠山依宗禪  
師侍制仇公愈遷之香山一住十八年袖子雲

趨寺為一新二十五年尚書王公俱請住雪竇  
二十九年直閣張公侑遂以天童招之師念太  
白山竇寵智之後一遵規式無所更改道俗  
益嚮之師容貌奇麗度量恢偉喜愠不見于色  
終日頽然無所修飾亦未嘗振厲風采而見地  
明白深造自得死生之際卓然過人于是尤  
以為不可及也時城中湖心辯公宗師與師生  
之年月皆同三十二年八月上浣辯以遺書來  
師初無恙覽書笑曰齊年既行吾亦逝矣翌日  
迎賓如平時晚歎小叅侍僧以為慕矣即令集

優婆塞衆人知其有異舉寺咸會師泛容晉說  
多致垂別之意既歸丈室濯足就座整容跏趺  
泊然而逝又八日學徒奉全身葬于南谷壽七  
十二臘五十四師仁慈接物無貴賤之間侍制  
張公邵昆弟與師為中外親舍人李祥又視師  
為父行皆一時名勝師視之貌如也嗣法三十  
餘人分領宗風而足菴智鑑為最顯足菴住雪  
竇數年與余素厚紹熙三年余官福省忽得足  
菴垂絕之書專以先師大休塔銘為屬大休師  
自號也余幼欽師之名而不忍違足菴之屬為

之銘曰

是釋者流視生若浮生兮若浮死兮若休生既  
曰休死又何求足菴之求為銘諸幽

瑞岩石憲禪師塔銘

師諱法恭明州奉化人俗姓楊氏<sup>母</sup>號佛光道人  
日誦蓮經甚專一夕夢胡僧來謁既寤而生師  
父早喪年十五乃白母出家以棲真禪院僧則  
韶落髮為師宣和七年受具戒習南山律于湖  
心寺繼受天台教天童宏智覺禪師法席方盛  
師又更送之兄事自得暉晝夜危坐一日坐殿

廡間忽傍有僧曰本自不生性無和合師一入  
耳根豁然開悟流汗浹體即見宏智反覆問答  
机應如響智遂留侍傍久之再歷江湖徧叅石  
佛萬年閑公室中嘗一舉似地擊山話經月不  
契他日再往閑曰似地擊山作麼生師掩耳而  
出草堂清不許暫到入室師直造前清舉拂曰  
識得這個叅叅事畢師曰拈却這箇喚作什麼  
清擬再舉師奪拂子擲地上曰老漢拂子也不  
識一手駭嘆黃龍忠置界方槌拂于香案上師  
謂其侍者曰和尚此一絡索作何用少頃一一

拈起問過一機不來莫言不道侍者白忠乃盡  
撤去三年復歸天童主藏事即分座說法遂為  
第一座智所舉宗要師不為苟合智愛而畏之  
紹興二十三年越之光孝膚席師移書于智求  
一本邑人智以師叅學行業始終明白荐之既  
往會應天塔壞或請捨去師曰非我尚誰為耶  
塔成始行未幾復住能仁隆興改元趙公侍郎  
出守四明命主報恩虜燼之餘前人相繼興造  
凡所未備者如鐘經二臺壽處皆師所建軒敞  
弘大遂為一城蘭若之冠乾道六年退居小溪

之彰聖明年崇陽郡王又起住瑞岩居山幾一  
周昇闢舍宇以安衆開山田以足食又建圓通  
傑閣輪奐甚衆美皆師餘事也大叅范公請師  
于雪竇自得暉公歸自淨慈乃請以雪竇還之  
復居瑞岩淳熙八年八月十三日感微疾謂弟  
子曰毋以藥石累我殆將行矣十九日以書招  
自得且促之越五日始至談笑如平時付以後  
事作士大夫及道友書六緘已而諸山皆會以  
翌日遲明升座說偈而逝郡守謝公修撰得臨  
遺書喟曰恨不識此老即以其座元如壁繼之

師壽八十臘五十九受度者四十三人嗣法者  
十人山之西偏風號上方于是立塔以葬寔九  
月三日也師之沒姑歸余井祖故自少時與師  
遊璧求銘于余々非學佛者然竊謂桑門之法  
有三曰律曰教曰禪學者當先習律以檢其身  
次听教以廣其業然後參禪以求直指人心見  
性成佛一聞千世出世間法則為全人矣老  
是三者本無異途苟能貫通何所不可惟師天  
姿勁挺持律嚴甚而禪教並行直以古德自期  
爰身如冰玉終老不衰累主大刹起居寢食無

一日不与衆共不務緣飾無他嗜好自號石窓  
叟峭直骨骸未嘗借人以詞色見有道者雖坐  
下版必力加提引成就名譽郡命公定師畧不  
容私或以賂得叱之不貸至白郡將杖遣之諸  
方異辭輒遭呵咄衲子慧而狂者至則摧折有  
僧自謂嚴參指地曰人人喚作地我道不是汝  
喚作什麼僧未及對即斥去同行僧請代一轉  
語遂舉一拳師曰同坑無異土併逐之臨安淨  
慈人所願得嘗馳書請師乃航海以避命郡為  
申免皇子魏王作牧每加敬禮款訪師于山間

辭曰路遠而險徒勞民耳其嚴冷類此公卿名  
士為方外交者甚衆丞相魏公晚歲與師尤厚  
嘗嘆曰自得如深雲中片石一竅則室門中御  
史也緇流以為名言師行解甚高不為夸詡以  
驚衆壬辰夏旱郡請說法即日甘澍次年又旱  
定海軍延之師曰前此偶尔非吾力也堅拒不  
受邑人固請即又雨焉嗚呼禪林五枝蓋出一  
本惟曹洞宗至芙蓉而大振石林葉公左丞稱  
其與之嚴者得之必精傳之必久河南邵公子  
文稱其為特立之士二公皆名儒言必不苟一

再傳而至宏智尤光明俊偉而師得其正傳卓  
立傑出確然自信末浚一著照映今昔盛矣師  
机緣有三會錄瑞岩獄錄壁立千仞不可挹酌  
叢林尤所尊敬讀者當自知之瑞岩古道場壁  
以師故出世即居之久而衆無異辭不負所託  
矣銘曰

此道本无二五派寢分別猗歎曹洞宗綿密更  
親切稽首芙蓉師壁立蹊徑絕迹來一舟傳奇  
雖出丹穴石竅嗣宏智游方俱洞徹門庭晚蓋  
峻坐斷衲僧舌如識滋味人嚼土炭石鉄鹹酸

甘苦辛開口了無說何以傳不腐君其視茲碣  
表裏無纖瑕瑠璃含寶月

雪竇足菴禪師塔銘

師諱智鑑滁之全柘人俗姓吳自兒時已喜佛  
書每以白紙為經跏趺端坐誦之琅々然母嘗  
與洗手瘍因曰是什麼手忽對曰我手是佛手  
遂視母大笑少長日記經文千餘言連遭親喪  
決意出家誓修苦行以報罔極之恩真歇禪師  
方住長蘆徑往投一見異之師勤苦精進終歲  
脇不至席大休小珥禪師領千七百衆為坐獨

指師為法器曰汝當振吾宗已而侍真歇來四  
明至弥陀山遇群盜蠱起避地至馬秦駭浪翻  
室舉舟驚惧師坐蓬外獨不沾濕真歇益異之  
會京城三藏道法師誦菩薩戒師受戒已背若  
負萬金然道曰汝真得上乘戒之証也徐即身  
輕真歇住雪峯服勤三載雖日視示誨終未超  
徹復回四明遊于象山縣之鄭行山乃海岸孤  
絕之處相傳山有怪妖不可入亦多以驚異逃  
歸師曰吾為法忘形亦何懼耶乃即山中盤石  
縛茅為菴地高无泉脉師禱曰吾辦道來此山

神其惠吾泉因鋤小坎移時而水溢食不繼則  
啖松枝以療飢時紹興二年也一日有巨蟒入  
菴矯首怒視越數日復旋繞于床師不顧而去  
夜聞菴後岩谷震響如霆擊旦起視之有巨石  
飛墜越菴而立于門並菴大木皆為之摧拉爰  
怪百出略可記者如此師不為動終不能害也  
明年正月十四夜于深定中豁然開悟師自念  
云威音王已前無師自証威音王已後無師自  
証者皆天魔外道遂下山見延壽然曰日來肚  
大無物可餐菴小無床可卧若能與食展菴則

住不然則去然與師反覆問答不能屈因叩師  
見地師云一坐四旬身心瑩徹忽尔古鏡現前  
非由天降不從地出自是本有垢淨光通不勞  
心力自照也昔真歇嘗于室中舉問一物上拄  
天下拄地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是什麼  
物得恁麼而今照破方知天蓋不及地載不起  
喚作古鏡亦是謗他遂有頌云箇鏡光流遍刹  
塵鑑照無碍骸難 郡靈巨德皆稱妙凡聖無  
非裏許身然云不易到者田地師至陳山款航  
海或指曰此鄭行山中肉身菩薩也人皆環遠



求偈時天大風不可渡師謂高人曰吾為汝借風泊登舟俄頃而濟抵岸則逆風如故徑至岳林見大休曰久違尊顏即不問如何是同風不問底人珎云井底蝦蟆吞却月師云賓主不立報化平吞珎曰向賓主不立處道師云不辯道恐涉唇吻珎曰只今將什麼抵對師云不借珎云佛祖不奈尔何師禮拜遂今受具聞翠山宗白頭机峰峻峭往叩焉時師方為岳林行勾擔二布囊隨得即受備歷艱動人所不甚宗云為衆竭力不無其勞師云須知有不勞者宗云尊

貴位中收不得時如何師云觸處相逢不相識宗云猶是途中賓主作麼生是主中主師云丙丁吹滅火宗以手掩師口師拂袖出宗遷雪竇挽師偕行荷負衆事會法堂新飾且命師為衆普說宗嘆曰吾生有耳未嘗聞也叢林愈加敬焉宗乃宏智高弟師因造宏智室動輒深契二十四年遂舉住棲真隆興二年移定水侍郎趙公子滿聞師名屬侍御王公伯庠製疏備開堂禮嗣法大休實曹洞十一世孫也乾道五年退席遂之天台八年嗣秀王來鎮請住廣慧淳熙四

年皇子魏惠憲王請住香山七年叅政范公移  
至報恩十年遂歸西山為終焉計十一年雪竇  
虛席衆皆以師為請師念明覺知覺道場勉為  
起廢一住八載所在道俗歸仰至是尤隨力  
葺理内外一新紹興二年謝事止于寺之東庵  
大守林公析稔聞道償命師再往不送必款識  
面既見間道終日致請益堅力辭而歸三年七  
月乙未示疾己亥親筆遺書晦日以道具抄錄  
八月哉生魄夜分戒其徒曰吾行矣送終其務  
簡約勿用素服哀慟言訖書偈趺坐而化時暴

雨疾風震動山谷人尤嗟異四遠聞者奔赴盡  
哀于是相与建塔于山之左戊午奉全身以葬  
壽八十八臘五十三嗣法及受度三十餘人師  
素与余厚在雪竇作錦鏡以蓄飛雪上流為一  
山竒觀嘗為之記師且死手書遺余告别以大  
休塔銘為屬余既銘之師之後又以此請不忍  
拒也余不習釋氏學然聞古德相与傳授之際  
多藉導師有以啟發之惟師根器過絕人自誓  
不悟不為僧則識趣已不凡操心如鉄石視身  
猶土芥又有人雨不能及者初雖久依真歇鄭

行之居畧無怖異非有師傳而遂得道禪門少見其比是時自覺般若若有靈真有飢則一与之食寒則一与之衣驗夜行深雪自然得路若有陰相自以為大千世界无如我者一見大休誦言所歷休徐曰但盡凡心勿為異解師為之躍然意消而歸心焉師天資朴厚見地真實業履孤峻苦行堅密至死不少交等慈接物法施不吝具大辨才浩博無碍為人說法或自曉至暮或自昏達旦至連日亦無倦色音吐洪暢晚亦不衰聞者聳服學徒每出衣資請師演說此尤

禪林所未也雲深大冷尸居淵默有召之者雖祁寒隆暑不拒一毫施利悉為公用丈室蕭然故六主廣刹積逋動數千緡不過期月百廢具舉若禱雨暘旒疾苦其應如響神祠烹宰物命輒為易以素饌有藏其湏髮而得舍利者此皆世俗創見師不款人言之為非此道之極致使其有之亦皆師之餘也師既亡太史文惠公祭之以文有曰了悟圓通如觀音大士随机化俗如善導和尚人不以為過也師生于淮南而緣彼在四明屢易法席名震江湖而終不越境

自號笠菴人以古佛稱之惟師可以無媿云銘  
曰  
祖師西來乃始有禪燈之相續皆有師傳師之  
得几于神曜心境孤懸大千俱照曹洞正宗  
寔艱其承十有一傳至師中興蛇虺之宅聞者  
怖恐惟一宴坐曾不為動振錫出山據大道場  
四衆歸仰廣為津梁生于淮壩緣則甬東名震  
江湖卒老吾邦法施不吝辨才無碍行實堅舌  
而大自在人稱古佛師則無媿銘以表之用詔  
來世

瑞岩谷菴禪師塔銘

淳熙五年秋有旨以明州智門僧景蒙住台州  
瑞岩寺先是叅政錢公請為使院公既薨其孫  
今江東轉運判官象祖以大父治命辭于院仍  
請勅差住持太傅史魏公再當國謂蒙可瑞岩  
台甲刹師一旦自海山膺勅命孤雲野鶴雖無  
心于去來然空門之盛舉也魏公分教永嘉時  
与心聞賁禪師為方外交嚴相里居夢如平生  
傍有僧曰景蒙貌古神清談笑久之覺而叩天  
童朴曰僧若頗異有斯人否朴曰是方為堂中

第一座招之恍如夢所見與論出世法了辨如響問其師則心聞也大異之遂與延譽而得智門一住七年寺以寢興嘗葺右殿得瓦于脊有字粲然蓋建隆改元之秋識語六言中有師名若言起造之意抑又異矣任瑞岩前後十夏道俗傾嚮寺屋兩山間樓觀層出有溪自東北橫貫寺中一夕暴漲衝決隄防棟宇漂蕩强半為瓦礫之場人以為不復可興矣師曰吾當任此既而財力交施泛容規畫曾不踰時輪奐一新壯麗反過其舊師才智超邁不以毫末自見因

事而顯無不嘆服韜養之深遂可知矣師姓邵溫之平陽人族姓甚衆多以儒自業母感異夢而娠英時開爽幼聞鐘梵則喜年十三泛惠安淨覺大師惟梵著僧伽梨明習天台教觀自以名相之覺不足了大事去遊國清又叅育王山佛智裕公俗問以宗門節目師不知兩對嘗入室誤問鄉里師曰永嘉人還識永嘉大師麼未及吞批頰而出至于再兀然如痴寢食不安者累月行道次忽聞鐘鼓而悟即造室中又問永嘉大師即今在什麼處師曰即日伏惟和尚萬

休起居萬福語隨問向上事如何師擬酬應又  
復逐去次日再入語方發問師抗聲曰老漢今  
日敗闕也一拍而出裕曰雋哉念母而歸龍翔  
心聞一見深器之間曰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  
言者喪滯句者迷試向言銓不及處通个消息  
師以左手畫一圓相聞以拂子擊左師即畫以  
右手擊右師又畫于中以兩手托呈聞以拂子  
當中畫兩畫師禮拜而立聞大咲云三十年揀  
辨苗裔今日得此烏喙耶由是依止室中通徹  
無滯遂令執侍左右既歸鹿園如在菴賢雪菴

此下刻才

瑾噴菴鑑全菴存筠谷達還菴淳會皆一時之  
名流惟師妙齡傑出聞以谷名師菴且為之銘  
蒙侍者之名曰高矣又嘗謁臨安顯寧志公志  
聞風壁立學者望崖而退獨謂師曰先世遺風  
餘烈若未墜者尚在汝躬吾且拭目觀之名山  
法席聚衆千教師分座提唱諸方咸畏而仰之  
師孤高絕俗若不勝衣而嚴冷峻峭不可挹酌  
既坐道場樵拂所加龍象蹴踏長靈之道光馬  
十四年十月十有七日為施主說法似感微疾  
既歸趺坐良久泊然而逝山林震動鳥獸鳴悲

夜  
應

緇白奔湊如哀雨親越七日闍維舍利遺骨瘞  
于居禪師塔之右寔晦日也壽六十四臘五十  
一度小師四十嗣法者十餘人某贅倅丹丘草  
疏請師赴郡假道別未幾時而師以訃聞亟遣  
茗真其徒以魏公真翰來俾銘其塔且曰吾師  
生得公贊死又辱祭以文願終惠之某不敏敢  
不承相君之命銘曰

靴峯高、壓千嶺寶坊樓閣非人境大浸稽天  
夜溟滓世界變滅殫指頃金碧掃地誰復整谷  
菴君子一笑領發揮金粟舊光景手高妙絕風

斤郢稜、鶴骨雙眸炯古廟香爐無波井粟棘  
橫施發深省一超透出毗盧頂真隱神交雖脫  
穎轍駕諸方增九鼎我游丹丘與三請再別幾  
何俄真茗石上主人呼不醒迷途多歧孰知警  
勿謂空言如縛影、與俱傳久逾炳

延慶月堂講師塔銘

吾鄉延慶教院為東南諸郡之冠祖師建立不  
置佛殿所以待后人者不淺累代多得人如所  
期焉余不及見紹興以前事矣余歲時見鄉人  
尊重圓辨講師道珠永嘉人初至說法是時宏

智禪師諸大老拱手相頷曰此非闍黎也道價  
最高大興此山繼以覺云予嘗銘其塔月堂惠  
詢之住持在乳道五年之後然得圓辯之正傳  
者也惠詢字謀通月堂其自號也姓陳氏父安  
寔家昌國縣蓬萊鄉之駒山母馬氏夢僧倚門  
乞食而娠生有奇相甫八歲父母携入寶印院  
謁了印大師善隆摩其頂曰能出家否欣然願  
留不肯去父母見其幼靜不類凡兒每竊奇之  
不奪其志始授蓮經兩月而成誦無不駭嘆十  
四為僧即造延慶依澄照子先法師學日勤講

業夜則坐禪迥與衆異或以飭食物玩遊戲等  
試之一切謝絕獨行獨坐惟以參尋祖意為急  
衆目之曰詢獨立章菴道因法師高視衆作時  
居第一座驟加稱賞親炙數歲盡得其說歎徧  
見諸山問所先因曰天台能仁法照老人當今  
大善知識也且送之以序有曰吾子氣貌溫恭  
烈暑鑠金而法服襪履望之儼然夜坐而不卧  
不与群輩相狎戲又曰兩山宿學皆吾故人盍  
行矣法照尤喜朝夕與處衆嫉之且曰吾曹久  
侍老師反不若新進邪夜堂講習一呼而隨者



殃墜无間

教人俱至師前遽曰教門多途叢雜非一歎送  
公以決之師正容徐曰吾學佛祖之大道壽量  
觀法十境十乘三千三諦皆是也得之則見性  
成佛失之則殃墜无間有疑則問來若名相之  
學方困弄沙非吾所知也一衆愕然不敢措辭  
而退或曰此學海義龍也安得<sub>以</sub>衆人待之獨  
步于兩山者三載圓辨方住延慶師曰百聞不  
如一見密入衆底竊聽開演已自欣快偶聞提  
唱曰吾祖之道荆谿之後傳者雖多不無小疵  
惟法智天資超悟不假傳而自知用一性惡之

旨大闡圓預之談論即論具豈待煩惱之除約<sub>轉</sub>  
佛約心寧外婆娑之別旨一理貫通諸法悉捨  
師于言下洞然明白感發既深涕泪俱下遂造  
丈室自列辨曰子再來人也特吾之點示耳即  
日挈包在弟子列自尔左右逢源鋒不可觸尋  
入堂司有監寺以事忤衆：歎倦堂負擔于門  
矣師急止之吾當任責乃領衆白辨曰維那之  
言然即書片紙付堂司起監寺不共住衆遂貼  
然微師片言豈不殆哉辨止為廣嚴第一座偶  
擇主僧郡以十名真瓶中一索而得師或以年

少為言師曰吾何求哉力辭之尋出世住海瀕  
華雲以省母之便欣然就之沙岸持鉢忽遇群  
盜劫盡所有將解肺衣正色叱曰汝何為者我  
法戒貪嗔痴貪求何益于汝生有王法死有地  
獄眼光落地受極苦時悔將何及貧富有命強  
取之物豈為終身之樂幸自無事而作此業實  
可寒心盜曰我將殺汝師曰吾以寤滅為樂汝  
若殺我早歸寤滅受大快樂有何不可盜相顧  
曰是善知識也安可害之盡還其物羅拜而退  
慈力攝持又能如此移住奉川之禪院又遷淨

居前田浚江師曰此處可與鬼神說法夜必炷  
香暗坐講法華經信宿間有飛螢一二遶于前  
浚尋有百十乃至千萬明于燃燭講罷輒去嘗  
夜出螢往來江上不入講室夜分既歸螢忽來  
迎如繁星然師見而咲曰是待吾講耶自尔每  
見之師不以語人然自以為差違人意也移住  
晉和問于草菴草菴曰僻在一隅大江橫前峭  
壁對聳佛影岩也前輩聚徒之地吾子其當之  
學子雲集鐘鼓一新朝參莫請晝諧夜禪禮講  
以時兼延有節軋道五年延慶虛席公定場中

一舉師名衆口翕然師氣貌魁梧儀矩凝重未嘗以詞色假人精持律範動不踰矩法席謹嚴數百衆無敢犯者說法必窮蘊奧學者有不能解昏後坐起信堂一香一燈遠在簷下僧徒畢集師乃揮麈徃辨夜靜堂深言詳理到境法俱勝隨資發越直疑祖師之復生忘其久立之疲也至今舊人過其處遐想高風多至墮涕制師秀王每曰延慶人中鳳也寺之西有蔬圃官歌以為貢院勢甚急師怡然不顧方杜門終日禪定才信宿府主見招迎謂師曰貢院之擾得毋

動心乎今已得基址可以放懷矣師謝外護之庇蓋有神現夢以為言也丞相魏文節公好內典法華中有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藉疑以叩自得石憲終未有所契舉以問師曰此非大力量人不能致此問乃曰春生夏長秋凋冬落世間之相乎曰然非以其遷變而致疑乎曰然師曰四時遷變歲、同耶異耶曰無以異也師曰非止今年明年無以異窮過去極未來亦無所異既无所異豈非世間之相常住哉以至君臣父子生息大小不動本位皆得究竟以至

天地日月明暗色空海濶山高鶴長鳧短皆出自然莫不名骸不轉貞常圓極故曰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了此法者不落階梯隨所見聞立地成佛文郎有省嘆曰經綸之妙還他教家魏惠憲王臨鎮來游獨坐一榻俾師坐而問所傳何道師曰天台教王曰恐不及禪家之直指師又曰禪教皆如在方便若就實知寔見言之何為禪何為教妙悟之人一切掃除絲毫不挂然後龍菩提妙華編莊嚴隨所住處常安樂王大悅屢以金繒為齋施尋畫出衣盂建雨華堂

等又募緣一新兩廡至于卧不解衣講必更淨非入浴走厠袈裟未始去骸非赴齋啜粥連經不曾離念厨庫諸司不一回顧工匠報作畧不舉目大綱整肅不事苛細然犯必不恕欺必照破中外并無毫髮之遺史文惠王曰能使教門增重今惟月堂一人而已師之傳道直欲追配古人非徒塞責每曰以語之相似而證其言以資之善記而駕其說皆非所以說法也惟自悟心宗而宣演之庶得祖師之傳吾求悟門切勿自畫凡說教義不出私科惟著立宗解一卷

以採時弊淳熙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召門人曰  
吾覺背痛殆將不久矣越二日辛丑集衆諷十  
六觀經、終而逝十一月庚申奉全身葬于崇  
法祖塔之側師壽六十一法臘四十五聚髮一  
器舍相無所葬于蓬萊先塋遵遺言也分舍利  
之半同法智頂骨塔于大悲閣郎中省菴陸公  
沆贊之甚詳所度小師嗣法者六十人今柏庭  
善月其上足也餘皆散處諸方靈龕即路之日  
緇素男女秉爐持花填郭溢郭幾于罷市觀者  
贊嘆以為前此未有此豈人力也哉後二十有

五年其徒請銘其塔余非學佛者尤昧于教乘  
以其請之勤而察其實行實諦為可敬為之銘  
曰

智者禪師祖天台教乃知禪教本無二道禪貴  
直指教若支離存乎其人統而一之圓辨之興  
教門鼎盛粵惟詢公傳得其正如淵之淳如玉  
之潔入自悟門縱橫演說辯才無碍脫落窠臼  
如老斲輪得心忘手月雖已墮孤老故躔栢庭  
之徒尚永其傳

育王山妙智禪師塔銘 代魏丞相

皇帝即位之十五年有詔明州阿育王山廣利禪寺釋迦文佛舍利寶塔詣行在兩住持僧送廓侍行既至命入禁中觀堂安奉上御素膳焚香瞻禮親親殊勝遂召廓對碧琳堂問舍利送何發見奏曰自陛下聖心發見上大悅親洒宸翰大書妙勝之殿賜廓以妙智禪師號仍度僧五員頒錢萬緡春賞優渥前所未見由是寶塔之靈益顯而廓之名愈彰矣廓姓林氏福之長溪人家世業儒踵登賢科生而穎悟不妄言笑群兒強以聚嬉泊焉如不聞有以出

世法語之則忻然解悟年十五依邑之建善寺祝髮受具戒時閩中名刹多有道之士悉往送之佛心才分室中舉四大各離今身妄身當在何處有所感發述投机頌佛心首肯之而不自以為足也去之見懶菴需公為侍者復依大圓璞：大慧果公之高弟門庭甚高始叩之若自失久之豁然有得服勤教載璞撫之以為類也然以未識大慧為恨不憚重趼見于衡之回雁峯下大慧深加器重留三年告歸送之以偈又以書屬璞曰廓乃佳衲子可為成就使異日為

# 爭下子

吾家種子自此叢林爭下子紹興丙子大慧被旨來育王復來依馬大慧移徑山璞以繼之衆踰千數以為第一座制帥丞相沈公以廬山請出世大慧方名冠天下無不願出其門以借重開堂日乃以辨香嗣大圓諸方以此益高之已而育王虛席尚書韓公款邀大慧而舉以自代遂主此山禪衲雲集以祖孫三人世繼坐道場築堂于丈室之東名以三秀遂為空門表談才具素高以其暇日興土木之工皆極其壯麗增庾入數千斛施者委金帛創為長生局五所百

須皆備月施金錢餽僧以萬計又造金塔以奉舍利此特其餘事尔日本國王閱師偈語自言有所發明至遜國以後釋氏歲修弟子禮辭幣甚恭且以良才建舍利殿器用精妙莊嚴無比丞相史公帥七閩以鼓山趣其歸榮陽郡王力挽無行魏王出鎮一見其風像目為僧中龍又聞其机辯峻發肅然加敬師晚以衣囊立菴于烏石山名以笑月為終焉計有偈云三峯斂却閒雲大海冷溼秋月庚子季春拂衣歸菴杜門不与世接俄示微疾八月四日呼左右付以浚

事澡浴趺坐書偈曰掣斷黃金鎖鑿碎玉樓鐘  
騰身太虛外半夜日輪紅擲筆而逝壽六十二  
臘四十七月五日葬于菴之寢室惟臨濟楊峻  
之宗至大慧而益震又得如師者為嫡孫上承  
聖天子之休寵下為帝子公相之所尊禮近焉  
道俗之歸向遠焉外夷之師仰可謂盛矣壽室  
所度未易悉教有宜意者得法最的任平江開  
元方有教于時而遽即世禪家惜之徒弟至百  
餘人家法嚴甚嘗以師語錄萃為巨編師呵之  
曰汝輩隨語生解去道益遠矣固不許師既沒

乃始得百之一二刊之余投老山林与世相忘  
師謂可以語道往來無虛月警雨未至相期歲  
寒一旦棄我而先愴念不已其徒求銘于余為  
之銘曰

楊岐千古栗棘蓬諸方誰敢嬰其鋒佛日老子  
雲夢胸呵佛罵祖一洗空子孫三秀玉几峯妙  
智傑出傳家風碧琳一語開淵衷帝子謂是僧  
中龍三韓萬里滄海東酋傑稽首禮益恭一教  
擊碎玉樓鐘日輪夜半通天紅亭、寶塔上凌  
空烏石与之俱無窮



延慶覺雲講師塔銘

淨屠氏法盛于東南而明為最蘭若相望名德  
輩起予固不能盡知其人然採之公言其間雖  
一代宗仰者往々未免評議至問覺雲師則同  
然無異辭余尤不能知也嘗造焉修幹古貌丹  
唇碧眼長松野鶴無一點世間氣与之語愈叩  
而愈無窮名下士信不虛矣師既以隆興癸未  
歲十二月十有八日化升祖居士語某曰士之  
難其全久矣趙魏老猶不可為滕薛大夫矧釋  
氏事寔滅而不免于應世二者冰炭誰能一之

能使學佛者宗其教交游者服其人周旋酬酢  
無一可及殆鮮有覺雲如者我与之方外交既  
已叙其行事汝銘之遂謹書而系以銘師諱志  
連字文秀覺雲其賜號也俗杜氏世家于明州  
鄞縣之龍山孕有祥生又不凡故母山氏篤志  
令送竺乳法礼葬公慧云為師肄業崇壽年十  
八受具戒明智日為僧中鳳雛圓照授以天台  
教義後遂知湧頓悟圓宗年登三十造延慶為  
第一座始開講席辯才先放落々風生四衆聳  
服靖以康耒更主五刹惟妙音不及煖席而遷

先放

餘皆碎于兵火師一居之卒化瓦礫為寶所圓  
辯重建延慶于煨燼之餘功未竟而死遺基廡  
礎尚多有之虛席曠歲寔難其人天童宏智禪  
師以師為首衆議是之遂徙居焉經營十年無  
有不備施利山積一毫不自奉悉以資建立事  
雲棟雪脊傑然城隅望之如崑閭間物非大勤  
勞不易至此而師未嘗作也或贊其新伽藍者  
四當不媿智者師曰此有為功德耳豈敢以此  
比跡前哲深恐不能洪宣祖道為法門罪人故  
雖雨至興建而講寔不少休承學之徒翕然向

風誠于祈禱感應響捷或歌記之必痛以妄語  
為戒秘監姜公守四明為師作真贊門人固請  
立石師終不以為榮其不求名聞類如此一時  
名士多樂與游望之則毅不可犯即之則和易  
溫恭久益敬之終不得而親踈也有達官與之  
劇談貫穿禪律纏々不倦驚曰師禪教並通師  
曰冰泮雪消固一水耳又問華嚴般若似過于  
繁師曰支離所以為簡易也于是肅然尤敬異  
之丞相沈公來鎮以僧職處師々以老疾固辭  
丞相遺手札曰師當表正一方紀綱諸刹毋退

避以自潔且迫于諸方勸請始受命謙退謹愿  
不見有異然主盟衆事惟是之送或有私請雖  
大勢力富檀那不能回也時度牒再頒受戒者  
僧吏邀取無藝師為立成規者十之九沙彌至  
于德之有不遠數百里求附壇者而革宿弊徐  
而不暴司務請焉嗚呼此皆人所難及者然師  
之所存心大而不密骸卑而道尊恭而不僞博  
而不雜竄用之涯不可得也感疾既革衆以葯  
進師曰十方無得人一道出生死書偈畢撫掌  
大哂又以指彈屏風或問之曰我自幸至此不

### 司務清焉

覺喜樂鐘鳴當往矣已而信然師之所存果易  
識耶享年七十有六僧臘五十有八度弟子行  
丕等十有二人登門者甚衆傳道者三十餘人  
即以十二月二十有八日葬于城南祖塔之側  
銘曰

舟不涂車不川離乎器用必偏惟竅滅釋而先  
惟應酬世所度工与拙必一焉偉覺雲幾于全  
峻而通周而專得其得悟獨圓出緒餘應世緣  
識不識無間言教不吝道以傳建塔廟崇人天  
定生慧無碍禪融一理逢其原金而玉嶽而淵

為尊師豈偶然道既成如蛻蟬嗟後人視銘鐫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十六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十七

四明樓 鑰大防

課藁

受降如受敵賦

上將甚武神機獨潛雖在受降之際亦如待敵  
之嚴納夫受首之人敢矜已勝類彼臨戎之日  
以備無厭夫惟兵收決勝之功將有防微之智  
謂寇之窮也雖已見于屈服而心之險也猶未  
知其誠偽彼既降矣曾無自滿之心如受敵然  
必謹非常之備于時大敵堅壁旁標碧幢撫醜

類脅送之衆納渠魁肉袒之降如將交于大敵  
懼見欺于小邦方陳釋縛之儀深虞受詐若處  
交復之地敢悖教危莫不肅家軍容嚴于兵衛  
雖通虜之臣附送兩軍之交際非惟伸大將之  
威蓋恐墮敵人之計受其壁焚其襯預防一旦  
之危稱尔于比尔戈陰養六師之銳議者曰彼  
之降也既挺身而至矣我之受也當開心而待  
之何必招携之日乃同禦侮之時蓋念大戎之  
難信深恐狼心之或欺与其有交以無備孰若  
居平而慮危無不見行儉審茲果能平于突厥

耿公明此遂終定于車師彼有坑于既降者固  
出詐謀使之自縛者尤非善畫曷若我外雖弛  
于金鼓內仍嚴于矛戟深防禍机于所忽亦慮  
敵乘于吾隙彼如犯順以款為家則稱兵而將  
亦伐崇因壘既施文考之威就塞築城兼取武  
皇之策因知力勇于鋒鏑者敵尚能禦交生于  
肘腋者患何可當今也黠虜雖聞于警服禍心  
猶恐于包藏惟吾之為備也既自嚴密則彼雖  
好也烏能陸梁且異夫魏子會秦受欺于  
商鞅唐臣盟敵果見劫于平涼噫屈膝而服也

人固畏威噬噉何及也吾當慮後毋弛禁以自  
忽必整軍而後受方今將軍納降虜而獻俘于  
廟焉不廢嚴兵之守

擊楫誓靖中原賦

黠虜未殄壯夫請行擊長楫以前渡誓中原之  
復清共涉巨川爰叩舟人之楫備言素志願恢  
天子之京疇其典午中衰永嘉南渡憤晉元攘  
敵之未暇有祖逖奮身而不顧揚舲以往方乘  
天整之流擊楫而言誓復皇都之故原乃援引  
蘭權旁瞻碧幢一鳴而義氣先奮再鼓而群心

已降志必復于故土誓有如于大江吐豕赤心  
忽形言于剡木指天白水期淨掃于中邦謂夫  
胡塵久汚于京師戎騎交馳于洛汭鞠宗廟于  
禾黍混衣冠于鉛毳我是以期狼氛之必敵頽  
鯨波而作誓方橫橈徐撫獨決策以前征倘諸  
夏未平尚何顏而復濟豈不以國殆卓創人思  
苟存江山有異也或作楚囚之泣綱維不舉也  
至形北客之言故家浮巨艦以勇奮視逆胡而  
氣吞倡又有先于溫嶠定泛不假于平原遂將  
電掃風驅盡復神州之大旨使龍蟠虎踞久留

此法駕之尊果能洗暴虜之腥羶拯遺黎之沉溺長淮以北也復見于冠帶大河以南也悉除于荆孫不渝江上之盟坐制目中之敵澄清抗志車同范氏之登慷慨論功柱鄙逆臣之擊向使無妖宿以示釁緩若思之代終則必蠢尔醜類墮吾計中盡郊圻而申畫舉虜廷而一空振起江南益大中興之烈掃清異胡遂成再造之功惜乎大厦未成而忽撓棟梁中流歆濟而遂亾維楫不聞杜志之成就後有餘威之震疊方今矯々虎臣皆歆濟河而焚舟下視祖孫之事

業

葦食壺漿迎王師賦

民意胥附王師出征持葦壺而咸至實食漿而相迎飲食雖微用表歡欣之志遐迩均集喜觀仁義之師惟王憫赤子之無依奪神戈而大舉惟兵之所至也既已不擾則人之樂從也其誰敢拒橐弓箠矢往平敵國之民葦食壺漿來芳王師之衆觀夫老幼紛至饗殮共持我之至也救民于水火彼之迎也忍吾之渴飢凡尔一時之衆悉迎六月之師饋餉鼎來皆望風而遠附

干戈所指曰後我以奚為兵收不戰之功人有  
再生之喜竭蹶而趣也欣塗炭之時脫襁負而至  
也知父母之孔迩顧慕義以皆然非吊民而何  
以一萬乘而伐萬乘固敢抗衡其小人以迎小  
人咸皆造壘大抵窮兵以殘民者孰肯後后行  
師以救亂者衆斯向方今也軍固秋毫之犯人  
無血刃之傷是宜至者猷酌未皆粟糧夏衆咸  
歸功可同于商后燕民不悅事有異于齊王向  
非東征西怨也民望未蘓近悅遠來也衆無携  
貳又安得輟仰事俯育之物見心悅誠服之意

自坐見于功成曾不煩于家至如是則三軍益  
飽何煩挽粟之勤千里遙征不假望梅之智非  
不知給餉不絕也何必餽食醜酒以犒也奚煩挹  
漿然念禮雖薄而心則甚至食雖菲而情烏可  
忘苟非同心之奉曷云厚意之將亦何異咸籩  
玄黃人盡歸于周室爭持牛酒民皆勞于高皇  
彼有築道而饋軍者用力亦多投醪而飲衆者  
為功非易豈知多助之舉自有爭先之饋方今  
中原之民皆開門而迎王師又豈止于壺漿箪  
食



光武乘時龍而御天賦

炎德繼統漢光時惟乘龍而特起以御天而有為獨收興復之功愈隆丕祚蓋際蜚騰之會統制方維迨其奮死邑而戰崑陽誅青犢而降調馬念再造丕圖也雖本自于神聖而獨逢興運也故能安子弟軍摧九虎成止戈之武烏時乘六龍顯御天之造也觀其業務紹復行能握乾將登四七而上應于列宿載當二百而造于中天躡純剛而有作蒞至尊而獨專受命而興協被真人之應逢辰則奮攬天帝位

驥首而飛也非在田而在淵歇世而起也遂時位而得祿威群盜之鼠竄掃中原之鹿逐尊既臻于九五祚遂興于百六爻究位天之載允協義經諱推開野之行又同赤伏大抵聖不世出也世必治而斯起龍不時見也時純陽而後升今我恢雄圖之赴濟大業以競既當陽而有造宜取象于時乘小利見之神克第伸潛躍仰開符之高帝果汝隆興故致兆應金刀祥飛白水赤光之照也已新于幸全之際佳氣之鬱也又見于舉兵之始由天意之久屬宜帝尊之

獨履蓋有致而斯能苟不然而何以遂合耿民  
板鱗翼以願泛肯使聖公假風雲而能起故得  
息盜集之奮謂破野戰之群龍回颺既止于九  
垓彗雲寧見于高峯靈既自甄類五馬渡江之  
化功臣皆厚矣回蛇入宇之泛噫威加諸時也  
有鱗集之歸驥如吳公也擅風行之譽抑知天  
德之位亦賴人謀之助吾聖伏受天命而遠跨  
于漢光乘時龍而在御

修身以為本賦

學貴務本志當通中惟修身而由道遂取喻以

為弓正以不地曲盡飭躬之術張而弗弛自成  
中的之功士有該百行以研窮端一心而折衷  
謂存于吾者苟不知審則發于外者何以示衆  
今也見聖師而由聖當明四重以四輕撫弓人  
之為弓要在再發而再中觀夫學問尚志搭脩  
及時忠信以進德也我則務敏驕奢而自利也  
吾寧詭隨故此誠身之道類夫括木之為慮以  
動、惟時因躡黨偏之道莫而發、必中宜先  
審因之持茲蓋有不言也言則中倫有弗行也  
行皆審是施于遠大則何止百步時平遊息則

為之一弛苟出乎忠而發乎信高矣而美矣勉  
表百行折中矩而周中規志在四方義為的而  
息為矢設有忠信為甲冑者第取閑防之固以  
言行為樞机者深明榮辱之因我是以鑒彼省  
祐堇夫簡身動切戒于失鵠發何勞于叩輪亦  
猛率乃彼行書取若虞之度反而求也輪言如  
敗之仁因知身之修也有言功言德之方弓之  
作也有尚角尚筋之術然器不藏者曷成功于  
射隼材不良者難求奇于貫虱理既無邪中斯  
可必皆同詭遇一朝獲禽以為度尚卜儀成終

日射侯而不出噫主于皮者徒聞游藝之巧佩  
以弦者但知矯維之柔易如志正以骸直自然  
誠立以身修殆將觀德以矍相奚假矜能于養  
由如是則有志于孤禮何拘于戴記其直如天  
道兼得于成周誠以枉尺直尋也固所不為志  
眉中目也亦何敢忽取友必端則道豈反害与  
人無爭則行何有闕又當兢業以修吾之  
身肯廢全功于一發

尊賢則士願立朝賦

士固自重君宜固驕惟克尊于賢德斯願立于

王朝上懷樂道之誠必加優禮下起克庭之望  
不待旁招凡稱命世之才俱有事君之願然而  
世或崇儒則與朋類以皆進時乎漫士則雖佚  
遺而無怨惟明主有尊賢之意每務撝謙則群  
髦興入仕之思誰甘肥遁時也晉畫接下鼎亨  
養言德行道藝則必豫旌表忠信孝弟則皆蒙  
荐延此既加于體貌彼寧甘于棄捐神聖謹冲  
每優崇于儒術英豪歆慕咸樂效于官聯自是  
來榮軒冕之華去耻山林之入望旒纒者拭目  
以期見候旌車者比肩而竚立謂邦有道兮于

時可見故心歆仕兮如欺其急聖人在上既聞  
有禮之三君子于行願廁乳臣之子大抵士雖  
貴于求仕位尤慚于苟居視君好惡以決已進  
退觀道興廢以下身卷舒惟尊德樂義而見或  
嗟晚則離疏釋驕而來惟恐徐莫不有道賤焉  
而耻也豈若吾身幡然而改諸立或無方必負  
割烹之鼎待如不次自投銜鬻之書是何君專  
行爵之權士守立身之則俛時祿位者因明月  
而按劍則安義命者必冥鴻而避戈是故好仁  
之后有海濱二老之歸慢罵高皇致商嶺四人

之匿譬如鳥巢不覆則鳳集阿閣駿骨必市則  
驥來大宛今也世偶右文之盛朝惟有德之尊  
語而前席者非鬼神之論見而睹壁者非押闔  
之言又孰不思弁商桀來趨舜門盡今雖水之  
西同為振鷺肯頌終山之北徒令驚猿主者以  
是改 就不名之臣式閤禮非常之士俾乘騎  
以去者賁然而至卧廬以隱者幡然而親是之  
謂王公尊賢士乎士乎可以出而仕矣

馭夷狄以權賦

夷狄無信帝王審知念何道以能馭惟以權而

則宜副夫猶夏之戎孰為上策用此隨時之術  
毋守常規夫惟患中國而接四方東九夷而北  
六狄制得其宜則可以持久馭失其道則反未  
作敵困則悍而強則逞皆守信以為常來不繼  
而去不追當泛權而底績蠢尔凶醜繫于撫綏  
恃力而侵遠也我則為之備禦慕義而款塞也  
我則為之羈縻曾不勞于操縱俾自至于殲夷  
有患有威按彼仇方之遠或和或擊運吾堂上  
之竒茲蓋審受詐之無常運机謀而四聳時乎  
當和則厚其禮以無醜勢或可誅則擊其庭而

浚已豈惟玉帛云乎哉要在方略如何耳其策則然非權何以惟舊文之守也論鄭董生以常道而制之言殊班氏非不知攘夷之事也固不當廢和戎之議也尤非可無奈何專以黷武則反弊于中國泥于息民則見侮于貉胡又豈君遭時安以為備因事宜而永圖所以文帝和親或議匈奴之擊大宗誓約終問頡利之俘或曰順德則四夷來賓修文則遠人多助然而豺狼之性不可以仁拊犬羊之類又難以情恕故一時之却宜在大君之審馭術歆施于五餌踈哉

賈誼之誅策徒論于三家淺矣嚴尤之慮彼有閉玉關而謝質者謀出世祖置金城而處降者事由孝宣一則遠絕于西域一則窮討于先零昔泥已行之迹各送制安之權故我智切戒于膠柱謀當送于轉圜以至分閫帥師必命兵机之決出疆為使亦容利國之專噫干戈皮幣也不可以為常縉紳介冑也豈宜于偏信必審察于敵勢亦深防于邊釁方今黠虜之背約乃天亡之時令王師而一振

濟河焚舟賦

戰歎必勝歸寧頓誅既濟河而赴敵遂決策以  
焚舟涉彼大川肯思還于故國火其巨艦誓死  
振于復讐昔秦穆違蹇井以繫人越晉邦而趨  
利二陵之敗也既自咎于覆將三年之戰也又  
貽訕于拜賜令師再出俱懷舞北之羞雪耻不  
忘常起向東之志孟明乃慷慨發憤歡呼即戎  
謂將之屢敗也固難以語勇而君之專任也當  
先于效忠昔也喪師曾愧禹全之策今烏賈勇  
願收一戰之功由是提席旅以徂征絕鯨波而  
永逝念解驂之遺辱遂舍舟而自警苟兵勝也

仇則可報功不就也我寧復濟顧吾壮志已為  
死戰之期慮彼士心猶作生還之計莫不揚一  
炬以獨決聚衆舟而畢焚烈焰燔奔雷長烟走雲  
俾歸者以絕望庶往焉而立勲回視歸途渺洪  
濤之千頃示無還志激壯氣于三軍故得我師  
奮臂以長驅隣國歛算而洎戮徒橫馳河內之  
地談笑取王官之邑指茅津而反濟封殺尸而  
洒泣挫夫強晉既聞國耻之消威彼西戎尤喜  
伯功之立茲蓋舍生而往也非圖誓于擊楫好  
謀而成也非不悔于馮琦百敗而勇氣不罄一

勝而戰功愈多歸士興仄而焚滅盛烈如山而不磨誓必破于秦師類湛船之項籍悲不還于易水小扣筑之荆軻憶秦將之忠也既懷報國之心秦伯之任也不教覆軍之罪苟因一潰而迨奔送使終身而自悔又焉得千載之下仰焚舟之風凜然如在

本強則精神折衝賦

本既強固人斯服送得英雋以制勝致精神之折衝俊士朋來益鞏事崇之勢威風遠暨坐摧奔突之鋒切願君得士則昌國以賢為本苟并

謀兼智也能以德而為固則懷奸伺隙者自聞風而遠遁蓋朝廷為諸夏之本能制勝于九重故精神折千里之衝自宣威于四遠觀其多士同德一人勵精肅尔幄中之妙筭凜然堂上之竒兵勢既聞于克鞏勝自全于不爭朝有德而益尊人皆真枕敵望風而引去孰敢爭衡茲蓋威稜之振也足以聳動于華夷譽望之隆也足以倡為之儀則人咸想于風乘家何勞于敵色宜其上兵伐謀大邦畏力晏子不出于樽俎兵自罷于隣疆齊威必勝于朝廷今果來于敵國



大抵萬里制難者以任開于賢士匹夫敢爭者以輕量于大臣今也俊乂垂紳而晉笏臣主聚精而會神惟用儒而無敵宜不戰而屈人正須裴度之神明以威悍將不假魯連之談笑坐鄙強秦譬如猛虎在則藜藿不採于山神龍居則銅墨不親于水今也紀綱法度有以鞏固威靈氣焰不可嚮逆國家按諸以无事戍虜送風雨自靡頽厭難于無形非得人而昌以賢五千之騎隨何徒詫于厲言止百萬之師處厚亦悞于一士噫子丕不去則為晉之忠季梁猶存則挫

楚之強矧多士之濟々佐中國之堂々赫然臨之則夫誰与教望而畏之則彼烏敢當豈不見汲黯居權寢淮南之異議仲尼相禮歸魯國之侵疆彼有威 匈奴者未免于窮征口伐可汗者猶勞于面折未若此動容貌而鄙暴斯遠宣靈主而奸邪敢桀方今優游于岩廊之上而精神折衝九有自開于有截

歲星所在國有福賦

國既得歲祥斯應期占是星之所在有其福以誠宜仰以驗之木精遠居常次致當臨之邦域

咸被神禧原天下之妖祥係歲星之盈宿且運于上者象不虛示則居其下者應為甚速爰占景曜適當所次之躔俯驗吾邦誕受非常之福觀其瑞色明潤重華陸鹿應以仁也既存生育之理至于春也又司長養之時既循度而至正則錫美以宜其右行于天居一辰而不忒下臨其地構百順以無虧是宜君明臣直而世裕昌期時和年豐而人欣樂歲師之興也戰則必克政之舉也事無不濟由龍宿之所居故鴻禧之可繼越人遇此終推吳國之強晉室得之果挫

符堅之銳大抵事將兆于休咎星乃為之疾徐起而前者或弃次而旅次行而失者或當居而不居事各有證象誠非虛惟歲之在也無東西之去則福之來也有山阜之如可以伐人請驗馬遷之史以之得地願稽班固之書彼有國之昌也由太白之當期國之厚也以鎮星之居久况此應王者而紀于號令主歲事而為之統首苟非次舍之當居安得休祥之備有豈不見滎在元枵之次後致鄭飢既居析木之津遂興陳浚因知歲之行也雖本于天度歲之居也實昭

于德馨今也太史奏瑞清霄炳靈生治國之百  
樂開穹運之千齡如是則賢士已登不必驗少  
微之象刑章几稽何煩占貫索之星王者以是  
放星次之攸居知天心之所與歛時福而民因  
不錫討有罪而人莫能禦方今天相中興而歲  
星臨之孰敢犯王師之所

高祖好謀能聽賦

高祖獨奮漢圖以成蓋有好謀之德又兼能聽  
之明碩夙負于英姿乘時以起尤樂聞于群議  
擇善而行迹其提三尺以初興念四方之未定

謂不諮于衆則孰判利害不擇其言則曷分賢  
佞沒吾心之所好謀之興滅屈群策以兼收又  
能審聽觀其逐鹿崛起斷蛇勃興善款納則如  
恐不及策可用則何為不能惟大公至正之是  
取豈小智淺私之自矜功為最高雖獨稱于赫  
、計將安出每嘉納以兢、莫不說詩或悅于  
監門謀主或資于亡命食而吐哺也恐彼敗事  
言而逆耳也知其利行設施皆合于衆智明達  
蓋由于天性碩將軍何以飛除圖未鄉之切非  
夫子無所聞爰下南浮之令非不知雌雄之勢

可決于一戰甲兵之利可服于諸侯差念至仁  
伐不仁也何必恃勇多弄勝少弄也敢忘開謀  
我是以疑切戒于築室送有如于順流為真王  
為假王悟陳平躡足之語趣刻印趣削印用張  
良借箸之壽帝之性也非不聰明帝之度也非  
無豁達然而助桀為虐者欲居秦室之富養虎  
遺患者几遂鴻溝之割謀苟匪于能用禮何由  
而可撥所以閔東歌棄問不憚于據鞍成卒能  
言見豈嫌于衣褐難者曰趙王之立也不顧井  
孫之爭匈奴之伐也反固姜氏之賢謀不詢于

多士智難合于敷天殊不知過雖開于有此改  
必見于猶然遂令信彼四人爰割髀膚之愛封  
之萬戶深懲械繫之愆至茲騎項雖倨也諫而  
必送溺冠雖慢也賢非不好吾不愛于兼聽人  
亦為之樂告故能舉秦如鴻毛而取楚若拾遺  
剪一時之強暴

子使漆雕開仕賦

夫子善誘漆雕受知念送仕之末也爰因言而  
使之頷元聖以何心惟均飛有視吾徒之可用  
俾効施為蒙嘗謁及聖門潛心讀子仕為非苟

于私襍學也。而斯于官使春茲尼父當日則何以哉。謂彼漆開可以出而仕矣。觀夫心本爰日志思澤民惟可行之道不試于事以有用之學私淑諸人故及門之士也。皆歆效職升堂之子也。誰忘進身惟此魯人頗能參于聖學。雖當周季俾往廁于王臣并也。倏尔有問敢然自視謂吾之學也。因歆見于以能而學之優也。乃可施于。泛仕苟吾信之未能何已。長之足恃斯言既發。殆門弟之未聞此意孰知惟聖師之獨喜議者。謂士之仕也固而素願師之舉也宜無不泛然。

念道之將行則急于一命才或未克則難求萬鍾雖尚進于奮迅聊自適以泛容所以進則未能垂嘉言于穎。喜其志道激高福于可農意有帝王之學者使之為邦在言語之科者使之辭命苟無此子之善學安得發言于將聖今也師以為可而猶切于退托道既未成則尚資于涵泳志有同于魯點姑樂舞雩藝或及于冉求始當泛政彼有求價而沽者賜以隨矣干祿而學者師何過哉。豈若此心不求于爵祿迹寧滯于蓬萊歷致闕里賢惟子開國異夫何必讀書。

子終智有民之說使之學邑尹何非製錦之才  
誠以志則在于恬愉心不謀于富貴才已成而  
已則送政師之可而無猶因未使斯人也出而  
仕焉功私之及民也尚有何既

天下有傳檄而定賦

世仰英主威行善夫既望風而應也

竹一云乘破  
之勢也

可傳檄而定焉王旅既興將大蕪于遠迹車書  
所至當自底于安全夫惟信已結于人心助遂  
多于天下彼墮于塗炭也無不徯我則聞吾號  
令也孰能禦者赫然一怒皆延頸以望焉于此

四方可傳檄而定也時其大勇威鼓民思已深  
萬里起簞壺之念中原徯車馬之音苟用十行  
之札以安四海之心寰宇雖遠已敬聞于大號  
尺五所至自難平于當人是宜教百世之仁恩  
收三軍之勇果書至阿西則驚萬里之明見節  
入北軍則舉一呼而袒左何在家之能然蓋斯  
時而固可極彼不毛之地威也順送馳吾檠羽  
之書自然安妥大抵強人之服有必假征誅之  
及送民之望者正須命令之宣今也允矣願王  
師之至欣然聞軍檄之傳自然奸雄畏力而屈

膝老樺聞風而息肩所以光玉陶儀函禔首安  
于平廣淮陽遣使尺書亦足以降燕或曰民已  
見于歸心國何煩于馳檄殊不知近者已附而  
遠或未至弱者欲來而強猶作敵故我形惻怛  
之言也慰雲霓之望振威猛之詞也若雷電之  
擊俾尔懷德而畏威俾尔內華而外狄掉舌而  
賢五十騎豈勞辨士之隨憑軼而下七十城何  
用狂生之鄙向非戰商之民家則相慶恩浚之  
人心烏悅送則何以當率土之紛擾也可室言  
而聳動之且可異也禮斯已而固異夫通彼夜

郎上諭意于蜀道守夫鴨綠卒遺謂于高麗皇  
乎哉鉛槧之儒也既務于討論帷幄之臣也又  
加于審訂俾萬姓以咸悅聳百萬而退聽方今  
檄書風馳而人望中興不假一戎衣而大定

仁孝二致同源賦

仁孝至重性情所根用若出于二致理蓋同于  
一源究此兩端皆良知之固有初無異體以大  
本之中存嘗聞才非曰於尔殊人或多于自異  
語其大體則似有殊因本之一貫則了無餘事  
惟茲仁孝在人皆可以廣克究厥本源是理曾

何于二致觀夫惻隱素稟愛欽自持行之閨門則致終身之慕散之民物則由一念之推莫匪斯心之舉初非二道之為皆是物也孰能外之德有以政率先悉因所性雖兩兼之難備安有生岐豈不以親其親而因不失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篤近舉遠雖則有別舉斯加彼率由內施信此理之不殊推是心而足保領施物事親之際雖曰殊途如鈞深探贖而言孰云異道大抵孝之化也先以博愛仁之實也本于事親苟至于仁則豈好犯上有一非者則造能害仁雖

運用或疑于前後而本源不離乎真淳當戒波流之蕩曹何派別之因本立道生載攷魯論之訓功多事寡備形延篤之誠是源也會精粗于一致之中合内外于聞歸之地使兼愛者知厚親之道而敬親者備仁民之意重輕非復于銖兩先後豈殊于原委尊而安義道同曾子之三愛則無差本異夷之：二厥後道不明而去本益遠性好偏而所施不聞割股孝也而深溺鄩人之過摩頂仁也而或淪墨子之風是皆得于此失于彼家則觸而長廣而克純若顏回可並



有虞之休德如閔子豈殊管仲之功以是知天下之德蓋以其仁聖人之德無加于孝見以日開雖有殊品求之吾心初無異教信夫仁孝之道雖二致而本同德又何必分其大概

孟荀以道鳴賦

周孔既遠孟荀挺生以斯道而自任在當時而善鳴仰茲名世之賢同宗一聖抱此覺民之術茂著英聲當六國之下衰有二賢之可考以兩聖之才而無所施用以宗王之學而終于窮老其遇于世何如也既不逢辰不得其平則鳴焉

獨能以道觀夫名重楚國學傳子思優入聖人之域卒稱王者之師恐斯文之喪也振吾道以鳴其願二儒仁義之言一根于正用六藝詩書之教大警于時蓋二百銖音于皆立飛之文三十二篇兮悉綴文之美闡其前而振其後著乎心而入乎耳美千載未光之病豈沒世無聞之耻時將駕洗鼓木舌于諸儒經本吐祥和金聲于夫子誠以軻之辨也非出于得已况之說也不貴于難持奈何承道傳之弊也嘆德衰之已而如草木無聲而風或撓矣如金石無聲而

巢似當作鷄按說文云巢食母不孝后變鏘若鈞天小為文之韓氏故能倡  
之鳥詩為巢為鷄是也又玉篇鷄鷄相和詆異端而力排南蠻之缺弓豈巧  
惡鳥魯頌翩彼飛鷄是也今下句既  
用懷我好音此處似應照魯頌改候

裁定

人或擊之苟非一鳴之善曷能萬世之知久而  
愈盈固異震雷之喻大而且遠允同木鐸之為  
寧不由別王霸之尊卑明禮義之統紀一時解  
道也信聞教之相應後世聞風也有湛音之不  
已頌響應以能然非言揚而何以假于韶樂鄙  
田大毅之孔皆且異夫卿雲最其善焉  
又往標于壯麗魏晉未嘗純也辯只見于咏哦

噫大醇小疵也雖或不同立言指事也未嘗有  
二郡儒敢即于邪說處士不容于橫議然則先  
王之道至今在人耳者無他由孟荀之不墜

殘月如新月詩

近晦月總在蕭騷夜向晨已殘几欲盡忽見恍  
如新老桂沉清影餘輝缺半輪纖纖雨頭玉皎  
：一鈎銀明似哉生際光疑大 賓粧樓清起  
早深拜悞佳人

炙背俯晴軒詩

炙背情方造融霜白正暎何妨憑曲几相与俯

晴軒愛景欣亭午閑身得負暄映簷成白醉挾  
纒謝竒温豈止寬黎色猶思奉至尊桃花滿肌  
骨佳句憶王孫

置酒沛宮

漢祖功成後時因過沛宮還鄉上心喜置酒故  
人同高會延遺老酬歌和衆童窮歡新咲樂起  
舞舊英雄一云威力加海慷慨悲遊子軒昂賦  
大風永為湯沐邑何用築新豐

天寒割蜜房

場圃功初畢天寒樂歲穰山居收蜜課簷外割

蜂房弱羽依晴月織腰却曉霜鉛刀門戶牖棘  
匕荐甘香作室何時再趨衙未用忙百花辛苦  
處今日為君嘗

黃知橘柚來

一舸放長江遙林底處黃自知來橘柚先已照  
滄浪綠葉凌烟密金苞射日光相迎蒼縣雨暗  
識洞庭霜味詫江陵種庭垂禹廟荒何如船上  
看數里更飛香

背水陣

十里當初教臨机事寢危草山兵已遣背水陣

尤奇前澤書誠有行權吾獨知止須投死地何  
用惜群疑拔幟終如約傳餐亦應期孫吳非紙  
上方畧要送宜

鯤化為鵬

鯤大幾千里揚鬣氣日增一時像化羽禹古記  
為鵬鱗族疇能比龍門不足登天池將轉徙雲  
翼快飛騰怪無齊諧志壯哉莊叟稱鳶飛與魚  
躍曾不事誇矜

一月三捷

勇世鷹揚將身泛虎穴探六師心不二一月捷

凡三戎卒時非久邊庭戰已酣神戈窮逐北露  
布屢馳南貌旅稱思奮狼心敢肆貪七旬有苗  
格較德可無慚

清泉潔塵襟

騷客事幽尋清泉一派深居然浮爽氣聊用潔  
塵襟徹底明蒼在澄波漾碧岑應添山澤趣盡  
滌市朝心洗耳何妨聽吟詩更喜臨至哉天下  
樂穩坐讀書林

復見官軍

元帥平京邑歡聲夾道聞不圖當此日復得見

官軍將鉞未何暮壺漿色已勤重暉貌虎士盡  
掃犬羊群王旅方馳電民心極望雲長安十萬  
戶拭目待吾君

物色訪巖光

肥遁推巖子招賢仰漢光營求思舊學物色訪  
群方聘問期終得形容尚未忘羊裘方審識蒲  
乘遂搜揚不羨雲臺繪還歸釣瀨傍高風今尚  
在江水与俱長

冀北馬群空

冀北雖多馬知惟伯樂工祇因良種去便覺舉

群空過視千蹄衆先收八駿雄漫聞餘布野無  
復見追風騏驎方奔逸駕駘豈混同倘非承一  
碩鳴意孰能通

習馬長揚

強漢承平浚兢武不忘整師臨五柞習馬向  
長揚異野耒騏驎天開出驥驢騰射熊館馳  
驟華山陽輦路千蹄穩瑤池八駿良上方勤閱  
武頽賦翰林章

飛泉激鳴玉

翠巘幽深處飛泉觸石鳴跳珠不勝禮激玉有

餘情水落千尋險風傳禹壑穀玲瓏鏗壁韻激  
濺破蒼英漢水思遺佩滄浪想濯纓何須韓吏  
部麟句賦琮琤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十七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十八

四明樓 鑰大防

和舅氏造齋汪公尚書詩

造齋慕香山之高續達哉行集香

山詩句次韵

脫衣典酒曲江邊不作閑遊即醉眠大抵浮雲  
何足道生理何曾得自全朝廷顧我作閑人髻  
髻緡錢三二千一種共君官職冷收得身來已  
五年五年炎涼凡十安老後誰能惜酒錢塵纓  
世網重々縛七十八十百病纏千萬人中無一

人自喜天教我少緣六十三翁頭雪白貧家強  
健二天憐每愧尚書情春、為君一醉一陶然  
其間氣味多相似猶在病羸昏老前月夜徐行  
石橋出纍、棟宇相連延歲種薄田一頃餘薄  
產處置有後先更無俗物當人眼遊魚滌、遼  
田、為君舉酒歌短歌不如兼有散花禾  
造齋示池水大篇效元白體相答  
造齋一片心已人難与比少時發此念樂施到  
莫齒婚姻成者衆葬埋不知幾義氣追古人仁  
風動桑梓利益及物、方便行事、先正有此

言源流固有自外家有大池清波照叢桂耒耜者  
不問誰小大聽盈器及其早將涸一雨復清泚  
我舊為欣然作詩自言志平生欲濟人往、多  
割已向來俸可分挂冠踰一紀心動力不逮不  
得盡如意安得有賞財如此池中水來求則應  
之吾心斯足矣長篇筆餘力疊、逐滿紙病足  
正僵卧三踊為之起韵險不容次愚言不能止  
公曰汝吞我只用元白體公心為天通言合孟  
軻氏莽粟如水火此意豈不美黃金土同價但  
恐無此理永、易足用近止及隣里上不過飲

逐滿紙料遂

食下亦止濯浣求財則無厭來不問遠近應者  
力已竭求者殊未已有如一富翁獨處百家市  
始焉遂什百用富本相濟餘波被四隣人情皆  
可喜久之責望重爭訟隨謗毀不言理曲直但  
謂富者鄙堯舜有至仁猶病在博濟所以漢劉  
備其言有深旨富者民之怨百萬輒散棄貧富  
各有分取予尤不易生長在田側義事熟于耳  
頗亦知為人緩急力不計勇言出于仁甥言裁  
以義二者若不同歸于一際愛苟無差等兼  
愛几墨子豈惟道非中安有力及此仁民而愛

浣  
疑作洗

物要自親：始

約同社往來無事形迹次韵

家舅年益高何止七十稀神明曾未衰髮黃齒  
如兒義概同古人閭里咸歸依度量海深濶仁  
愛佛慈悲居然三達尊後生願影隨為作真率  
集率以月為期平生持謙柄自牧何太肥善學  
柳下惠不歆慕伯夷一鄉有善士收拾畧不遺  
以此娛我老今是勝昨非何必汗漫遊據龜食  
蛤蜊但歆客長滿痛飲真吾師鄉黨既恂：朋  
友亦憇：凡我同盟人共當惜此時間或造竹



所寧容掩柴扉者英古有約不勸亦不辭此意  
豈不美謹當守蕭規達哉杜陵客送他人見唾

表兄陳安行遷右司仲兄遷大理丞

余遷太府丞寄詩為賀次韵

東塾談經歲月輕外家生長復何營王生此舅  
若無有楊惲一書安得成首寄新詩欽厚意却  
思往事念平生當時更荷外祖母幼惠老憐盛  
氏甥

為親敢說宦情輕公退委蛇懶自營朝路一時  
皆寸進遶齋新句已先成園師况復今同里武

子非惟爰外生舊日阿童今款冠此息更款到  
弥甥

遶齋挂冠次韵

致仕吾非不待年禮經自合許求田祇圖徑取  
衣冠挂不願更尋香火緣富貴鼎來先避地是  
非裏處獨翩然鄭峯相對兩真隱共仰元台為  
大天

世事相牽無了期平生待足是何時拋官不作  
九閭夢納祿尚餘三徑資紫綬金章寧復戀黃  
冠野服自相宜耳根羸得長清淨理亂送今不

用知

余初除西掖造齊惠詩以二甥相繼  
續綸為喜安行表兄貽書喜溢于  
辭謹次二篇為謝末章以屬安行  
漕臺生處寢之未叢桂還分一葉芳紅藥階邊  
懷老謝桃花觀裏憶劉郎首煩賢舅書增喜想  
見慈親色更康無忌安能真酷似願送外氏借  
餘光

敢謂封綸據此床幸送科級紹餘芳紫薇繼直  
中書貴叢桂猶為同舍郎太史書傳浔楊惲渭

陽情厚為秦康外家宅相君餘事魚目何堪比  
夜光

余句郡得婺以詩相迎次韻

風際端宜鷁退飛青雲高處有危机屢遞西  
成何事幾向東風詠式微塞馬云何真是福鱸  
魚正不為知幾休論立馬又生貴且奉潘輿浔  
賦歸

約訪王卿正己已而中輟次韻

歸來親戚話通情準擬流光浔再行已荷遠齋  
容接武敢送酌古遽渝盟烏衣門巷人非遠綠

野樽罌計未成官已得閑身未暇因仍恐或過  
清明

謝太守送雪次韵

一冬祇見曉霜寒未得飛靈萬里看多謝黃堂  
贈生璧欵送乳竇倚欄杆蘆高安有冰成柱坐  
久空餘水在盤歲晚願呈三白瑞要觀積玉滿  
林端

清高閣觀雪次韵

衝雪上層閣真成清且高主人風節峻坐客吟  
談豪泛剡訪安道賦梅思水曹好因窓映夜痛

飲讀離騷

真率會次韵

喜奉潘輿得退身烏衣相會德情親樽前正好  
醉千日林下何妨見兩人閒暇止應開口笑詼  
諧尤稱掇皮真夜歸更作驚人語舅氏送來筆  
有神

楊聖可棊集余方歸自桃源不及与

次韵

屏處尤便野性忻故人何幸得相逢賦歸敢慕  
陶彭澤自免猶希邴曼容棊酒交歡情止洽江

山得助景方濃嗟余誤入桃源去歸路滿城聞  
晚鐘

汪達可招遊減園次韵

城下名園稱老懷乳鶯飛燕共低徊寒梅送臘  
曾先到嫩綠留春喜再來眼底芳時能几許樓  
頭銜鼓漫相催主人好事不嫌客素壁揮毫又  
一回  
滿架醪醖愜雅懷更添林下紫徘徊平湖不怕  
重門阻勝賞何妨後日來酒興已隨斜照遠詩  
情無待片雲催黃昏鼓棹欲歸去望、烟林首

重回

士穎弟作真率會次韵

何羨祖希情好隆朱陳累世意交通舅甥中屨  
頻相接兄弟樽罍喜更同參坐幸容攻媿子主  
盟全賴造齋翁日來愈得清閑趣斗酒不妨恃  
一中

弔王卿之喪次韵

去歲同登百尺樓相期春晚更重遊舟藏大壑  
夜俄去橋跨清溪花自流五紀情親真是夢四  
山風物總成愁一朝千古尚何及室使文皇嘆

薛收

喜雨次韵并呈郡守吳居文

一旱禱而雨此心天為通為霖三日足起舞萬  
家同破塊朝方爽翻盆夜正中隨車真響應巫  
覲又何功

洗印日無幾載芟春已祇龍神來鄮嶺香炷藝  
流自是受災許堪為學稼遲洋、添野水已  
足樂吾飢

雨師爭自效風伯尚何施膏澤由分圃空餐愧  
奉祠農功今可濟水利更無喜雨無煩記行

人口似碑

安行表兄除華文閣直學士奉祠次

韵為賀

屢報銀臺給事中忽聞喚渡浙江東長安幸免  
手遮日圓嶠莫嗟船引風廩繼真祠身暫逸班  
聯內閣春方隆且歸同伴遶齋老使者鋒車召  
此翁

送安行表兄葬次韵

深沉仙洞鎖神清禹壑松楸不似晴宿草他年  
空悵望生芻今日寓精誠山川氣象渾如舊劍

佩風吹儼若生猶記玉音稱酷似始知無忌乃  
其甥

尋春次韵

一自東皇天上来坐看芽孽起枯亥化工潜有  
洪鈞轉春事何勞疊鼓催晚景鬢凋寧再綠去  
年花謝又重開賞花携酒那容緩走遍郊原莫  
便回  
曉来陌上雨班班同社相将便出閑席地不堪  
尋酒所浔園裡為坐花間送教多病須行樂任  
是清貧也破慳門外紅塵深幾許誰人能浔此

身閑

次韵十絕

休官

人生寧問草堂資乞浔閒身且徑歸慚媿舅甥  
俱就隱淡然相對兩心機

發書

故人惟賴幾行書今日誰能更訪吾舊日熱心  
今就冷向來已自浔椰榆

見客

客至何妨送与迎門前羅雀亦人情可憐寒士

猶相望時有餓來柳絮輕

出謁

杜門却掃寢多時閑傍人門亦漫為茶竈筆床  
烟浪去自疑身是老天隨

赴會

幸身未老已先閑到處時々盡醉還更款相邀  
連社客共尋精舍住孱顏

病起

老去情懷百不宜上樓腰脚覺舒遲造齋異粟  
人難及病起精神畧不衰

安心

但使心如水在槃坐令四體自然胖有人來問  
安心法將汝心來為汝安

讀書

佚老無如大字書聊將遮眼度三餘有時忠義  
忽相激間過包胥与子胥

染鬚

染鬚歎學少年時咲殺當年榮啟期公道世間  
惟此耳年來猶幸不相欺

修養

聞道壺中別有天，能將俄頃比千年。  
千年俄頃俱成夢，只任天真却晏然。

同年鄭貴溫寺丞直華文閣致仕次

韻為賀

先生久矣愛吾廬，絕勝楊雄宅一區。  
賸有珠宮來海右，不妨茅屋繞畦蔬。  
來書已許尋前諾，社方將約並病驅。  
更欲相邀與真率，車公豈可座間無。

倦遊歸騎自吳門，款上封章叩帝閭。  
俞旨肆頒旌素節，華文進直示優恩。  
淵明妙句群賢和，疎

車公未詳

即車夫子

傳佳名萬古存，加我數年祈謝事。  
此心難與俗人論。

次韻四絕

初得曾孫女

外子惟知媿可攻，羨公八十未衰癯。  
曾孫喜見新文祿，尚想當年擲鏡翁。

茉莉花

江南創見喜孤芳，見說閩花編海鄉。  
安得一居香盛處，帳中巧作寶珠粧。

從子深滌築居荷池上



樓臺墻宇家：月楊柳荷花處：風景喜兩涯  
相映帶一時倒影入池中

山亭納涼

不嫌西照為朝曦城郭誰知住翠微天幸外門  
終咫尺致陪杖履夜忘歸

次韵五詩

山行野老問年

由天突地褐衣牽莫問壺中別有天齒髮雖長  
深未覺精神愈勝果何緣公言已老偶能尔我  
本無心只自然再禱百分終一及一定因椿壽

吉奴作青奴

八千年

堅鄭貴温恭社

二公休致我来歸儘可同裁隱士衣此已屢謀  
登竹所君其無吝造城扉人間厭見多翻覆樂  
處須當順指揮涼氣一新宜近酒盞替莫似向  
来稀

秋涼有感

公者魚躍与鳶飛鶴脰雖長断則悲世事不容  
人苦較秋風自有葉先知吉奴難免交新絕素  
扇寧須手自持宋玉賦篇終未達必如老子咲

成詩

諭悲秋者

黃雲萬頃一時收  
喜見高空風露秋  
歲事及今將告畢  
人生到老盍歸休  
固知景物能興感  
亦有痴人苦過憂  
胸次未然無一累  
室容秋月使人愁

舅甥賡酬之樂

神明未覺晉公衰  
老母尤忻兄弟怡  
范甯王忱無許壽  
牢之無忌不聞詩  
秋風對酒勸酬處  
夜月乘橋未往時  
但要兩家同此造  
不須更遣外人知

人知

八月十四夜携家泛月次韻

月到平湖金作波  
一城惟此占秋多  
水晶宮裡清無比  
何用重登漢馭婆

九秋風月正平分  
平盛滿水晶分外明  
老子此行端不惡  
夜深幾得聖之清

稍先一日我中秋  
行遍芙蓉与菊洲  
作意安排却非造  
不如乘興徑行舟

猶記年時看水嬉  
不如此夜月相宜  
仙翁一醉非塵世  
為問姮娥知未知

草：真成一段奇比隣非不借餘輝板輿何敢  
侵風露略望簷間且勸歸

次韵十詩

懶學仙家煉火還但欣晚節在林間駕行免奏  
三千牘駕駕難叅十二閑短艇有時浮綠水輕  
輿到處賞佳山莫言冷淡為生活冷淡終然無  
後問

秋來病體費支吾深閉柴門卧艸廬藥裹多尋  
醫者問酒樽寢与故人踈特須勉強陪來客未  
免辛勤吞遠書此外儒生真氣習簡編猶款趁

三餘

大率舟行岸自移机鍼何必更相思雨餘坐見  
水三尺雲淨喜看天四垂荷沼已殘霜後蓋桂  
林初綻日邊枝閑中氣味深長甚問却西風總  
不知

幸堪擊壤樂清時衰病情懷百不宜祇好灌畦  
陪漢叟更欣學圃慕樊遲逢人草：須傾酒得  
韵匆：且賦詩琴意高低猶自遶高山流水久  
心知

甥舅相尋向酒邊相忘情話更怡然人言難遇

雙延閣自媿叨聯两大夫只覺光陰詩裡過何  
妨枕簟醉時眠此中別有真消息莫為人間醒  
者傳

送來憂道不憂貧晚來閑中得此身直把宦途  
如夢過任他世事似棋新坐間可說舊時話眼  
底幸多同社人賡唱本求閑燕樂莫誇末路費  
精神

自憐鶴髮奉慈親家舅還欣託寶隣已向雲間  
收倦翼甘送波底作潛鱗幸然松菊連三徑誰  
謂神仙隔一塵野服相送成二叟不須更現宰

### 官身

笑他咄々向空書既老投閑計未疎釜裡有魚  
長自足門前無雀是吾居休論仙子生塵襪莫  
問高軒織翠裙百念已如灰樣冷更無驕色與  
人鋤

秋宵坐到玉繩低歷々明蟾數桂枝重露半翻  
蕉葉徑好風時颭荳花籬不妨起舞弄清影何  
用撞鐘誇小詩濁酒困人垂欵睡更揩病眼一  
揚眉

秋到先生舊艸堂涼飈林葉已飄黃漸看天宇

清霜甫更覺人家白晝長  
歷世已經三折臂坐愁何必九迴腸  
世間舊事消磨盡祇有詩情未遽忘

客省中次韵

三年此日綺筵開  
盛意勤拳不待催  
預約行人須已集  
先欣教客肯俱來  
詩筒方到先賡韵  
酒興方濃莫弄杯  
更歆秋深窮勝跡  
鄒枚後集可容陪

花若開時定自開  
芳心深靚不容催  
上人又有新詩出  
佳客應尋舊雨來  
樓上已聞香撲鼻  
堂

更到物看到或便

前儘放酒盈杯  
高燒銀燭照花睡  
更到更深亦願陪

定教無過偶与奇  
達人循順更安時  
不于蘭桂量長短  
豈為彭殤較疾遲  
雖是一時身有疾  
行開九秩壽無期  
外生六十頭先白  
杖履相送最得宜

戲和三絕

脫索

纏縛并遭絀  
酒巡環觀巧手競稱神  
莫言名利如羶鎖  
猛烈抽身亦在人

藏懞

儘教逞技儘多般畢竟甘心受面謾解把人間  
等嬉戲不妨天与大家魂

傀儡

假合陰陽有此身使形全在氣和神王家幻戲  
猶堅固綠索休時尚木人

晝寢正酣以二十韵詩來亟為次韵  
老氏正求知我希吾今老矣更何之極知仕宦  
皆由命縱有功名已過時覽鏡形容寧復我還  
鄉交友定送誰慈親多幸方難老家舅猶欣未

魂字出類且豪不解語

歡成看

覺衰教誨至今仍似舊襟期暗合自相知新詩  
必使篇々和勝地還容處々隨晝永劇談俱喜  
聽夜深清坐更忘疲素欽行已初無玷願學持  
心不自欺紫橐清班叨預列黃金橫帶忝同垂  
六旬顧我猶加懶八秩如公尚自持但仰三尊  
知共慶孰云十物敢輕嗤無情到此方為達省  
病送他不用治世事只將同蝶夢人生幾得見  
雞皮觀書自識非求解策杖徐行莫厭遲儉素  
何妨貧勝富優游真是樂忘飢雖然調樂無千  
指儘喜當歌有十眉報謁要湏親自到赴筵直

以散為期醉翁雅意非謀醉棋社清歡豈為碁  
白髮只宜甘散誕紅塵任彼自奔馳安輿來往  
常陪伴此意終身誓不移

次贈少微兄韵

汪棲比屋古城隅彼此清貧不願餘南阮諸賢  
今有幾東床佳婿竟誰如歸鄉年亦非全老對  
酒情猶未覺疎來往兩家無倦色此身端合老  
犁鋤

桂花方開約客次韵

久疑岩桂儘遲開留待來朝伴舉杯老去款尋

千日醉客來同引百花醅况臨高閣枝、秀好  
判閒身日、陪家釀盡傾君不惜莫教瓶罄耻  
為壘

蔣德尚碁會展日次韵

碁社經年能幾回身閑深幸屢叅陪一旬又見  
朋簪集三徑還應聽履開休苦索居徒面壁何  
如相遇且啣杯雖由藥裹寬初約不碍重尋舊  
雨來

太上皇帝聖體清康老母進封信安

郡太夫人遼齋除敷文閣學士有

詩為賀次韻

清朝孝治古無倫通籍推恩總及親  
八秩升班惟二老九齡拜命更何人  
春初慶席歡猶在歲晚宸綸喜共新  
須信長年多富貴祇因同見會  
昌春

吾母年高絕等倫痴兒何幸得榮親  
九重錫類真千載八座承恩只一人  
共仰外門流慶遠喜同介弟寵光新  
西家盛事人爭賀和氣薰為腹  
裡春

次題曉上人閑靜軒韻

我居城郭子居山西地相望數里間  
我已得閑猶未靜子雖處靜不曾閑  
莫將花与夢相似只用心如石樣頑  
要識箇中真信息孤雲僧事兩  
相閑

次韻十詩

碁會

歸來鄉曲大家閑同社仍欣取友端  
無事銜杯何不可有時會面亦良難  
少曾環坐常滿賴有主盟未寒琴奕  
相尋詩間作咲談終日有餘歡



老態

舅甥身退不為遲肥遁猶當未老時東晉雖慚  
古元亮晚唐知慕老天隨公開九秩身方健我  
甫六旬心已疲不敢自言成酷似腹心惟喜兩  
相知

晨朝懶起

坐見一翁兩鬢晴只羸曉夢到無何憲涼風透  
真成遠日出事生還更多足弱已難堪蠟屐齒  
搖初不為隣校回意螭陞班心處日、奔趨向  
馭娑

見客

車轍長多長者臨相過肯咲席門深寒暄固有  
三分話臭味還傾一片心客至自應閑不厭年  
來寢覺老難禁應酬既了無餘事面壁何妨學  
少林

晝寢

才盡甘為世所捐不如高卧了餘年時逢毀譽  
心無諍間有詩文手自編老去已知身是夢閑  
來更得酒中天簾深午寐渾無念只與白鷗相  
對眠

喜閑

投閑時以醉為鄉人既相忘我亦忘雨足已期  
南畝熟風清更愛北窓涼晝觀碧落雲千疊夜  
看中庭月一方時撫素琴聊自遣誰能更作鳳  
求皇

杜陵鄭老共襟期門外紅塵勿與知近日頗荒  
攻媿課多時不見造齋詩竹簷荷靜相留處月  
白風清偶會時地僻衣裳俱自懶黃冠野服淡  
相宜

讀香山詩

詩到香山不計篇相逢佳處輒欣然明知無子  
可傳業每遇為文自入編舉世慕名多諷誦惟  
公著句得純全胸中相似詩方似一等不為名  
利牽

即事

旋挿杉枝蔽曉曦緩搖輕蹇自融怡調琴不用  
求成曲得句何須湊作詩無復趨炎同襜襪但  
能尋睡學希夷太倉日糴五升米老矣不嫌人  
更嗤

西山

兩岸杉松翠蔭長  
輕輿連日得徜徉  
絕憐林下朝還暮  
不問人間炎與涼  
睡起閑情方自樂  
齋餘歸路未須忙  
何時更向月溪去  
願著青鞋走侍旁

燕居

大老今居東海濱  
燕居晚歲更申申  
外生但喜長依教  
一咲相誇莫問貧  
閑裡只作詩作活  
酒邊猶有筆如神  
乞言授几俱休論  
且作羲皇以上人

子成兄年八十六  
史子久八十二  
舅

氏八十八會于造齋次韻二絕

堂中三壽喜同時  
黃髮相逢齒更兒  
參坐共談宣政舊  
風流不許後生知  
閣里舊遊能幾人  
造齋猶有筆如神  
莫言二老升沉異  
各現宰官居士身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十九



四明樓 鑰大防

北行日錄上時待次温州教授隨侍充公守

乾道五年己丑

十月

九日辛卯郎報仲舅侍郎克賀正使曾總管觀  
副之

十日壬辰蔡興以仲舅書來辟克書狀官二親  
許一行是日游南園微雨

十一日癸巳雨做裝

十二日甲午陰

十三日乙未雨

十四日丙申雨李器之于鳳梧樓餞行

十五日丁酉雨周仁父約同登途

十六日戊戌晚晴仁父酌別于少微閣醉中唱

和

十七日己亥晴

十八日庚子晴飯後別二親徑出城張子質一

見者驛亭仲兄器之元穀弟澤相送至壽寧

寺仁父繼至飲罷東行宿岩泉夏家店去城

十五里

十九日辛丑晴行二十里飯午頓驛行二十五里宿荆山上

二十日壬寅晴早登小樓眺望行十里飯蔣家

店過縉雲縣少候仁父即行道經放生潭山

水秀發策杖縱觀聞有趙侯廟鄉人敬之石

有如杖如履如壘如舟者皆以侯名雙頭岩

白岩鳥岩皆奇偉白岩峭立臨溪松竹秀潤

鳥岩下有石室端植如門渡溪入仙都五虛

宮路回顧南岩石筍森列有亭翼然僕夫曰

此初暘谷也。中有石鼓扣之有聲。以既濟石  
復往路轉山回。已見獨峯大松夾立。清溪映  
帶。漸視林間有巨石屹據如雪。且行且觀。遇  
道童問之。石名云有洞。名忘歸。既懲初暘之  
失。遂回登焉。洞中可容數十人。四旁嵌室如  
出鐫。斷旁有小洞。有一石橫陳如臺。松風清  
微。俯和湍瀨。是真使人忘歸也。下行里許。益  
近獨峯。之上相傳有昇湖。嘗有巨蓮葉因  
風而下。石壁隱。有車轍。世言黃帝由此飛  
昇。塘曰黃履言遺履之地。曰靜樂。言鈞天

至此而不聞峯。後六山如屏。竒石皆萃。始望  
之高。列峯外自謂。倘登其上。必可俯瞰昇湖。  
下有銳石。僅如一筍。及即之。復山靡迤而退。  
聽石筍亦不可鼓。及而此峯獨上。摩穹漢。巍  
然削立。無階而升。人有捫蘿登。後山之巔者。  
獨未及。強半是知。此峯真衆山之宗。非凡目  
所可窺測也。後山有石室。洞躋板而上一竇。  
通明。昔劉先主于竇之外。橫木為床。以居。至  
今遺蹟猶在。號隱真洞。高不可登。悵望久之。  
循峯而北。又有仙水洞。一名鏡岩。懸崖數十

尺級石以上石罅有水僅如屋漏終古不竭  
下鑿小泓貯之名公遺墨鐫滿四壁迂叟介  
夫趙清猷公皆在焉携酒對酌清坐移時亦  
記歲月而還再至峯下大書姓名小憇宮前  
兩亭領瞻偉觀兀不碍去洞心駭目生所未  
見入據上方相与痛飲賦詩醉墨淋漓揮掃  
滿壁秉燭朗誦傍若無人詩榜椰比盞自香  
山居士而下不知其幾閱十之三四不能盡  
讀也宮前有門書神仙德真洞天是日行四  
十五里

二十一日癸卯晴早復筆詩于版各置醉墨高  
處謂黃帝祠宇李陽冰篆額今留縣庠間有  
上宮名妙庭相去三里而迤他無勝槩有洞  
名金龍一竇通獨峯下僅容小兒出入而其  
中甚寬宣和間嘗以金龍鎮之為睦寇盜去  
脚力既倦不能窮歷出門相羊峯下絕溪而  
西數里間山林猶競秀未已有徐氏小亭橫  
跨練溪小憇而行三十里飯黃店村醪醇釀  
不殊家釀二十八里宿和尚店去李溪猶二  
里會倅廳一兵楊靖自紹興回因發家書弟

一封錄所題仙都二詩寄仲兄

二十二日甲辰夜微霰早陰晴行三十七里飯諸應行三十餘里至龍窟過龍窟行五里宿尚書塘

二十三日乙巳晴行二十里飯楊溪仁父由新塘路至四明分袂于此田間行久之猶能相望將入山舉手一揖而別四十里宿橫塘暮嶺間張家店途中惟售溪坊酒頗佳然比之黃碧殊不及而價又三倍深夜微雨即霽

二十四日丙午賤行十餘里入東陽縣先見同

年姚尉瀛次見王宰楫為諸卒批旁小憩一否尉已先至再三留一飯力辭之行十里飯爰頭孫家渡溪行五十里宿余店蓋過蕪溪八里矣夜微雨

二十五日丁未微雨作而復止行二十二里飯羅嶺下篆坑何店行三十五里宿義井夏店過牌頭十里

二十六日戊申晴風過平壁遇客將李濬等回發家書第二封行三十里飯高擁楊家行三十五里宿仄竈頭於店



二十七日己酉晴行三十里飯溪口傳店行三十里宿漁浦鎮上朱店東陽士人周思厚同邸清話久之夜分小雨

二十八日庚戌微雨辰已間晴早作飯了同周君行數里三憇方到渡頭裝載既畢潮落舟膠監渡屬君以小舟搬到已又加一舟蕩元波間人之大舟既前復挈行李裝載勞擾良甚又艤舟食頃挽絳徐行近山姑廟用櫓潮上方急櫓篙努力歆進為山石所激進寸退尺舟人失色少縱復上久方得過又挽行十

餘里雨霽風靜一波不興至六和塔下登岸已薄暮矣驅馳至嘉會門閉閤已久宿俞家店是日又有松陽一士人姓葉同渡

二十九日辛亥晴早起入城館于仲舅家飯罷侍叔舅同去為謁副使曾總管因登三茅山上步司教場觀仲舅習射夜發家書第三封三十日壬子晴同去為見劉察院待范郎中成天久之竟不見客次遇蔡架閣霖去歲書狀官也又遇留丞正臣飯季舅家發承局繆缺歸少第三書行

十一月

初一日癸丑晴誨禮何季膺葉先生憲平閭丘  
監丞尤監簿柔訪及仲舅赴副使會

二日甲寅晴同去為習儀都亭驛部中見梁監  
門叔介范文呂郎中正已赴景孟舅晚飯

三日乙卯時習儀驛中已不及習于參政府梁  
郎中訪友

四日丙辰天明微雨即霽副使以下習儀驛中  
閱禮物授衣衫翟楫及承局翁葉行兩發家  
書仲舅招副使飯

五日丁巳晴習儀政府候黃御藥甚久周邵州

伯駿王智叟沈尉德潤葉主管翦訪及

六日戊午晴驛中大習儀副使以下備衣冠賈

國信統六知閣張沈張淪宋鈞宋  
直溫康諧王林偕來歸寫

奏藁

七日己未雨侍叔舅偕去為赴何季膺陳叔強

早飯于豐樂樓

八日庚申陰發行李上船

九日辛酉雨下遮檐籠

十日壬戌晴飯了登舟高伯定劉君任送出門

張伯純劉邦達送過赤岸景孟舅妻子用沈  
澤遠王智叟約送長河

十一日癸亥晴飯時過長河九十里遣第六書  
發周德歸午過崇德蘓彭年來送水縮舟膠  
絳挽纜進更初過士穎弟于官窰

十二日甲子晴飯時過永樂行二十七里至秀  
州仲舅入城回謁閘頭登舟風行李同年唐  
卿相見

十三日乙丑晴四更行六十里過平望姚漕相  
訪仲舅破睡見之行四十五里過吳江又行

四十五里至平江仲舅入城回謁船由城外  
至閘門叔舅別去一夕行九十里

十四日丙寅晴早至無錫携刺謁孫饒州父子  
中途聞其入城遂謁喻郎中樗以謝去春先  
辱魏子師子智訪及行九十里深夜去毘陵  
數里泊

十五日丁卯晴生朝作湯餅遣人訪李表兄長  
卿已同至直父候于門蘓彭年亦來皆延入  
船相見王江陰正已惠茶并公醞蘓李別于  
荆溪館直父同行十里待書而別徐協公送

船棹戰三十六里過奔牛又十八里過呂城  
月明水深挽舟甚駛夜行五十四里過丹陽  
縣約五更矣

十六日戊辰晴行二十七里小泊新豐又二十  
七里過丹塗鎮行三十六里午浚到鎮江以  
水澀良久方抵丹陽館沈抑強中立既迓于  
門又携具館下協恭同集使人通問于王侍  
御

十七日己巳晴上館与鄉仲舅款同謁王侍御  
而侍御已在門侍李舅同沈抑強去為別侍

御間泊舟金山因約同遊窮覽勝處主僧賓  
印首座心銘皆嘉舟人侍御方赴夔州不謂  
得見于此以小詩道別又厚和篇入船別其  
家遂歸仲舅招副使早飯抑強復携其來嚴  
墨鄉同集二鼓方散

十八日庚午晴四更起天微明即送副使到江  
干先登舟以待沈嚴二君相送晴和無風俄  
頃至瓜州登岸未幾風作胡撫幹仲六俞尉  
茂先陸泰興况相迓候行李上船即行薄暮  
至揚州水澀更餘方出城發第七書赴親庭

十九日辛未晴三鼓報送伴鍾尚書世明等向  
仲舅起相見前處州湯路分逢時為鍾引接  
送狼頭帽五指子各一副佛手香四帖為發  
親庭第八書又以小舟來過仲舅方與胡漕  
賅對語因與湯畧見于舟外少選鍾尚書徐  
知閣本中船到仲舅見之約四更方得行辰  
時到即泊去揚州總四十五里以夜來留滯  
故爾張帆而行三十里過露筋三十里到高  
郵仲舅入城回謁兩岸然草如畫三十里夜  
過塘頭

二十日壬申晴三十里過界首二十五里過范  
水三十五里至寶應夜風雨行三十里過黃  
蒲二十里過平河橋

二十一日癸酉晴辰時到楚州仲舅入城回謁  
登熙臺應山陽藏密晏判官詔一揖于舟次  
三十里過磨盤三十里夜過淮陰三十里過  
聞家峯

二十二日甲戌晴三十里到洪澤前去歐家渡  
極淺顧為盤剝計副使借潮于瀆頭神東北  
風作款候酉潮而申初已應開闢張帆三十

里過瀆頭副使上廟挂幡又過數里舟膠而止

二十三日乙亥晴未明東北風大作潮亦先期而應談笑過歐家渡去瀆頭十五里一行人歡呼而行且感神貺之如響也行十五里至龜山以風大不可出淮擺泊山下見監鎮王九思曾同舍

二十四日丙子晴早出淮三十里至盱眙泊燕館下龔守登携具宴副使約李舅去為分冬發家書第九封附遞

二十五日丁丑晴冬至早起乘馬陪副使天慶觀朝拜歸館望拜兩宮各展賀偕李舅去為遊第一山玻璃泉水不可酌遍觀磨崖石刻見周固法深樵提轄熙載王幹辦茂龔守就館請副使早食軍衛晚食

二十六日戊寅陰晴副使以下具衣冠習儀館中依例就皇華館犒三節人

二十七日己卯晴盱眙客將李寶渡淮探問接伴副使已到泗州副使赴龔守晚會偕李舅去為赴王幹辦之招

二十八日唐辰晴掌儀司接等渡淮侍御少頃  
同北引接禮信司高琚等傳到接伴副使名  
銜正使昭武大將軍行尚書吏部郎中上輕  
車都尉彭城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戶唐括安  
德副使朝奉大夫侍御史騎都尉廣陵縣開  
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高德裕副使  
坐燕 須其至搗以三杯而去移舟淮亭副  
使燕亭上偕季舅去為赴譙提轄會發第九  
書遣呂蔡張吉歸

二十九日辛巳天明雪作副使以下已時渡淮

至泗州草館望拜如儀各就幕次三節人五  
叅使副使：副五展起居狀茶酒三行上馬  
入城天色開霽和氣翕然至館分位是日与  
季舅別

十二月

一日壬午晴車行六十里臨淮縣早頓縣境有  
徐城本徐國羸姓有徐君墓季札挂劍之所  
又八十里宿青阻領驛臨淮尉奪客牛以駕  
車為客所訴鞭條于八十虜法士夫無免搗  
撻者太守至 同知又聞宰相亦不免惟以

紫褥藉地少異庶僚耳

二日癸未晴風車行八十里虹縣早頓城門不容車乘馬入驛市井多在城外驛之西有古寺大屋二層瓦以琉璃柱以石聞其上多宋元章諸公遺刻三年前于寺中待使客飲後乘馬行八十里宿靈壁行數里涑水斷流人家獨處者皆燒折去聞北虜新法路傍居民盡命移就隣保恐藏奸盜違者焚其屋有一鹿起艸間戰馬前而去兩岸皆奇石迤靈壁東岸尤多皆宣政花石綱所遺也虞姬墓在

西岸荒草中橫安二石板相去尺餘隆興間我游泗虹以此墓為界縣外山上有叢祠漢高帝廟也淮北荒涼特甚靈壁兩岸人家皆瓦屋亦有小城始成縣道有粉壁云準南京郡轉運帖理會買撲坊場遞鋪皆築小塢四角挿皂旗遇賀正人使先排兩馬南去虜法金牌走八騎銀牌三木牌二皆鋪馬也木牌最急日行七百里軍期則用之

三日甲申騎車行六十里靜安鎮早頓又六十里宿泗州自離泗州循汴而行至此河益堙



塞幾與岸平車馬皆由其中亦有作屋其上  
州城新築雉堞甚整聞是五月下旬上畔指  
揮重修限四旬畢工費一出於民城中人物  
頗繁度麩每斤二十一文粟穀每斗百二十  
粟米倍之陌出六十大寺數雨皆承平時物  
酒樓二雨甚偉其一跨街榜曰清平護以葦  
席市肆列觀無禁老者或以手加額而拜有  
倒卧脚引書舖般敗官局湯藥蔡正徑家餅  
子風藥云州二里許二郎廟前有下馬亭即  
李顯忠斬李福李保之地驛金鄰郡治顯忠

駐軍于此破城之初每兵止攜以鏢三士卒  
憤惋及逃歸創殘之士不能自力悉碎于虜  
手為數坑埋之中庭有井自投者尤多負郭  
縣曰符離項羽破泛軍于靈壁東睢水為之  
不流即此縣界

四日乙酉陰晴風作車行四十五里新澤鎮早  
頓又四十五里宿柳子鎮晚小雪即止

五日丙戌霜零頗力行人鬚髮皆冰六十里永  
城縣早頓驛中猶有燈縣本芝敬丘二縣地  
有芝山與碭山相接漢高帝隱于此漢史敬

丘為大丘陳實長為長故城在今縣西北又  
七十里宿會亭鎮

六日丁亥霜晴車行四十五里沙山岡換驢三  
十五里穀熟縣早墾縣即商之南亳湯所都  
也縣外有虹橋跨河甚雄政和中迄今兩傍  
築小土墻且弊損不可行施得入又二十  
二里至金果園果木甚多馬行十八里入南  
京城市并益繁觀者多閉戶以窺夫道甲騎  
有餘城外及驛前皆步兵大樓曰睢陽製作  
雄古傾圮已甚驛同睢相穀熟甲平向言西

人自請五百短鉞問本朝養兵之豐興感不  
已南京城樓側有亭名解帽承應人有自言  
姓趙者不款窮問之云城中猶有徐太宰路樞  
密鄭宣徽等大宅多為官中所占亦有子孫  
居者按此地即高辛氏子闕伯所居商丘也  
武王封微子啟是為宋國後度以為歸德軍  
節度本朝以王業所基景德四年升應天府  
祥符七年升南京虜改曰歸德府漢梁孝王  
所都兔園平臺雁鷺池蓼堤皆在此春秋隕  
石五猶存

七日戊子晴車行六十里寧陵縣早頓古葛伯  
國湯所征也魏信陵君无忌封于此又六十  
里宿拱州本襄邑縣屬開封崇寧四年建名  
輔州以為更輔又改拱州治襄邑本宋承匡  
襄陵鄉也襄公所葬故曰襄陵虜曰睢州

八日己丑晴車行八十里雍丘縣早頓縣故杞  
國武王封禹浚東接口故至今大人猶曰杞  
縣祖逖鎮此以禦石勒園城鎮在東南本漢  
國縣屬睢陽國王莽摯翟義為京觀于此漢  
外黃縣故城在東又有蔡丘齊桓公所會也

承應人杜浚自言邑于分邑有令薄尉酒錢  
都監同監共五員二稅輸粟及米亦納絹但  
薄而小此間只是舊時風範但改變衣裝耳  
又行二十里過空桑伊尹所生之地也又里  
餘過伊尹墓惟一大枯木在側斷碑在其下  
曰湯相伊尹之墓又數里過三塚駕車人自  
言姓趙云向來不許人看南使近年方得從  
觀我鄉里人喜見南家有人被虜過來都為  
藏了有被軍子搜得必致破家然所甘心也  
宿陳留縣去維丘六十里邑中有蒼柏可愛

縣本鄭邑為陳所并故名

九日庚戌晴早行四十五里道傍知陂塘路頗迂回古塚相望發掘無遺至東御園小亭少憇副使以下具衣冠上馬入東京城虜曰南京新朱門舊曰朝陽虜曰弘仁城樓雄敞樓櫓壕塹壯且整夾壕植柳如引繩然先入甕城上設敵樓次一甕城有樓三間次方入大城下列三門冠以大樓由南門次入內城相去尚遠城外人物極稀疎有粉壁四信隣坊蓋無忌之遺跡城裏六凋殘街南有聖倉屋

甚多望見亭臺寺塔云城破之所街此望見景德開寶寺二塔并七寶閣寺上清儲祥宮頽毀已甚金榜猶在皮場廟甚飾雖在深處有望柱在路側各挂一牌左曰皮場儀門右曰靈應之觀又有樂將軍廟頽垣滿目皆大家遺址入舊家門舊曰麗景今曰賓曜二列三門由北門入尤壯麗華好門外有廟曰靈護兩門裡之左右皆有閨亭門之南即汴河也故街南無巷街北即甜水巷過鄭太宰宅西南角有小樓都人列觀間有耆婆服飾甚

異戴白之老多嘆息掩泣或指副使曰此必  
宣和中官員也相國寺如故每月亦以三八  
日開寺兩塔相對相輪上銅珠光左暗右明  
橫過大內前逆亮時大內以遺火殆盡新造  
一如舊而製基址并州橋積稍移向東大約宣  
德楼下有五門兩傍朵樓尤奇御廊尤知幾  
間二樓特起其中浮屋買賣者甚衆過西御  
廊數步過文鈔所入都亭驛五代正元驛基  
本朝以待遼使猶是故屋但西邊已廢為瓦  
子矣

十日辛卯陰晴歇泊承應人有及見承平者多  
能言舊事後生者亦云見父母備說有言其  
父囑之曰我老矣汝輩當見快活時豈知擔  
閣三四十年猶未得見多是市中提瓶人言  
娼優間有五百餘亦有旦望接送禮教又言  
舊日衣冠之家陷于此者皆毀抹舊告為戒  
商驅役豨門糧官不復有俸仰其子弟就未  
作以自給有舊職事官自言月得粟二斗錢  
二貫短陌日供重役不堪其勞語及舊事法  
然不能已留守來謁接伴副使、副連一榻

南向坐廳上留守設胡床侍其左適盞觀酒翼而退接伴所得私覲物盡貨于此物有定價責付行人盡取現錢分附衆事以此歲如此又虜人竣民膏血以粟穴府庫多在上京諸處故河南之民貧七錢亦益少釜中曾遇蒲萋教扛導之以旗殿以二騎或云其中皆交子也都管愠其主人貧墨以穢語詆之又有萬福色待制之語承應人各与少香黍紅果子或跪或喏跪者胡禮喏者猶是中原禮教語音亦有微燕首者尤使人傷嘆

十一日壬辰晴賜宴即傳衙副使三節人具衣冠出接伴位前對揖而出就褥位与接伴天使對立三節人立副使後先引副使東北向開敕兩拜天使烏古論璋傳口宣云卿等遠持使節來會茂先遣冒寒甚宜加宴勞今遣其位璋賜卿等宴仍差西章留守即備成押宴并賜教坊樂副使舞蹈五拜又開勅兩拜再傳口宣云卿等來朝歲且遠抗使旌矣增原隰之幸宜有甘芳之錫今差璋賜卿等酒果副摺<sub>使</sub>勿跪在冊右手受賜五拜舞亭如儀

還立褥位對展次揖接伴退就幕位次与璋  
茶酒三行再立褥位引接右且側跪捧表正  
使拜跪受表却以使璋仍送上物与之璋退  
即引押宴出与接伴拜舞訖思押宴先升西  
側立副使拜舞訖与接伴對行升廳与押宴  
對展訖就坐點湯縉笏離位少立三節人東  
北而再拜辭噪升廳占位東向南上小立俟  
副使初盞罷三節方坐初盞博子粉次肉油  
餚次腰子羹次茶食以大棣貯四十標比平  
日又加工巧别下松子糖糍糕糜裹蒸蠟黃

# 棗鼓二字未解何義俟改正

而來仍以供吹之物雜之兩

批手餅子之類不能悉計次大茶飯先作大  
棗鼓二大餅肉山又下攢魚臠鼓等五標繼  
下食二月三日三下餅子五下魚不曉其意蓋  
次餅餃三次小雜塊次羊頭次

## 燔

抄本作燔字查字書俱無此兩字  
疑即燔字之訛俟改正

### 列燔

次羊肉假鱉次雙下

饅頭

次菜米水飯文簇釘九十三行樂次筆笙方  
響次三升廳餘皆作樂以送二有雜劇逐次  
皆有束帛銀梳為搗使副以下皆雜位以待  
謝恩或去所賜初不及皆文具耳第十二行

依例勸上中節酒罷三節先就班使副進第  
十三行茶罷与押宴接伴謝宴拜來庭下如  
儀再送璋土物与璋成五展辭狀即与接伴  
對揖歸位送押宴私覲往回自此每賜宴禮  
數

十二日癸巳晴五更出驛穿御街循東御廊過  
宣德樓側東角樓下潘樓街頭東過左掖門  
出為行街頭北過東華門出舊封立門虜曰  
左武新封立門舊曰安遠虜曰順常何中有  
乱竹萬歲山雨弁也北郊方壇在路西青城

城在路東間南中開三門左右闕板門西開  
一門以通壇皆荒墟也北門内外人煙北南  
門稍盛車行四十五里飯封立又四十五里  
宿昭城縣途中遇老父云女婚戍邊十年不  
歸苦于久役今又送衣裝与之或云新制大  
定十年為始凡物力五十貫者招一軍不及  
五十貫者率數戶共之下至一三千者亦不  
免每一軍費八十婚姻錢于官以供此費東  
京有千戶二十一人各有三四百人共有八  
千兵年行張千戶者何未率其人戰符離一



敗止存數十人至此除籍為民又言叅軍遇  
王師皆不甚盡力往々一戰而散迫于嚴誅  
耳若一一与之盡力非南人所能敵行離之  
戰東京无備先穀已自搖動指日以望南兵  
之來何必逃去中原思從之心雖甚切然河  
南之地極日荒蕪蕩然無可守之地得之亦  
難于堅馬也昨城之南有南湖去歲五月河  
決所損甚多河水又与南河通衝斷右路用  
柴木橫壘其上積艸上以行車馬接東京春  
秋會衛陳鄭三國之境戰國歸魏東魏立梁

州後周改汴州興元為宣武軍節度使後梁  
以州建國初為東京開封府後唐復為汴州  
晉漢周 本朝因梁舊許河古葭蕩渠首受  
黃河水隋煬帝開陵无引汴水開封縣有沒  
溝郡衛信陵郡也有沙海戰國策顏率言大  
梁君臣欲得九鼎謀于沙海之上蓼堤自睢  
陽至此三百里吹臺今日繁臺本師曠外孝  
王增築祥符縣有夷門山夷門大梁城之東  
門侯羸抱閔于此葵河古琵琶溜也寒泉汲  
詩所謂爰有寒泉在浚之下中年縣趙襄子

時佛肸以叛有中年臺夏為官渡城曹表相持之而陽武縣有博浪沙張良擊始皇于此河決金堤也此地長垣縣衛之匡邑孔子畏于匡古之蒲邑子路為之宰鄆陵縣免陵之地也封丘縣古封父國左傳所謂周以封父之繁弱賜魯縣有黃池吳王夫差所謂會服城屬滑州故南燕國周公詩子所封左傳富展田凡蔣邢茅昨祭周公之胤也

十三日甲午晴五更車行四十五里到黃河因河決打損口岸去年人使遷行數十里方得

上渡今歲措置只就淺水冰上積柴草為路里餘車馬行其上策：有冰泮穀遇深險處即有人說立道傍指示使駮車疾行河心无少埠甚濶蓋河決時所淤積者一行人丘車馬盡于此登舟渡舟底平无蓬居于船頭品字用抄兩傍夫以大枋為槳併力喝弓使副以下露坐其中分数舟以渡風靜不寒上下水合僅二寸誰堆通舟處見水面數尤此李因渡本非通途浮橋相去尚數里馬行三里許飯武城鎮一名沙店車行四十五里宿滑

州近少有土山夾道塵埃最甚咫尺不可辨  
俗諦卜天洞蓋前路有甚于此者路西有白  
壘字寫本作疊字俟攷大碑蓋亦是昔年河決所瀦也滑  
氏之國春秋戰國屬衛身郭月馬

皆字疑誤應作即字俟攷

邑狄滅衛五戴公以庐子曹哀  
白馬関羽斬良以報曹公鄰生

所謂守向為之渾皆此也有滑臺本鄭之廩  
延

十四日乙未晴五更車行二十五里至濬州城  
外乘馬入城早頓東廊有大碑舊天成橋太

師魯國公蔡京奉 聖旨書濬依山為州子  
城據山上故州在今郡城之北紹興初河决  
故道蕩為波澤遺堞猶有存者舊河起為通  
途東有黎陽山因以名縣聞上有大佛与館  
相直橋之而宏也馬行三十里過屯子問  
出太行沂流而上可至燕山故虜又名清御  
河築三橋以濟行者望范公善化二山是日  
供黄河鰕魚甚鮮而肥始作家饌道遇佃車  
自北來先牌云蔡州都巡檢使宅眷子接伴  
使有連各于車相見一嫗一婦与止使皆胡

跪拱手搖肘為禮然何去語良久而去復車  
行四十五里過伏道望扁鵲墓、前多生艾  
功倍于他艾徑伏道何伏道店入湯陰縣、  
有重城自此州縣有城壁市井繁盛大勝河  
南縣屬相州本二漢湯陰縣蓋里城在東南  
十五日丙申晴四更車行三十六里至相州城  
外安陽驛早頓馬入城人烟尤盛二酒樓曰  
康樂樓月白風清又二大樓夾街西無名東  
起三層秦樓也望傍巷中又有琴樓六偉雄  
觀者如堵大街直北出朝東門牌曰道遠門

皆餘城相即河澗甲所居魏文帝後趙石季  
龍 燕慕容儁北齊皆都焉東南二十五里  
朝歌城紂所都也中出茜艸最多故于 名  
天下絡緯深杵鯨血所化也門外迂安阴河  
至更衣亭有脊記大金正隆三年八月二十  
九日光祿大夫彰德軍節度使開國公鄭建  
元移建雖規模甚艸、然所創見也至此泛  
使馬行每十里置一馬鋪及所過豐樂鎮居  
民頗多皆築小塢以自衛各有樓城西望太  
行頗為風陰所蔽土地平曠膏沃桑枣相望

至障河水 沙出中多君子俗傳耳以晴復  
南向循河行三四里于險處作柴橋以渡層  
冰峨峨中有水甚駛載冰漸以束物水盛時  
至与高岸平濶可數里土人號小黃河北行  
沙中又數里復渡一小橋即漳支流也回望  
鄭鎮有漆古都皆在其地聞魏銅雀臺故基  
猶在昔為縣虜以為鎮矣經溝武城猶有壁  
壘氣象

入磁州城門与州治相近篆碑字甚隱大定  
五年所立過惠政門入禮賓坊又有東溪在  
驛之東間其中是郡庠有土人十餘人夜宿  
登陽驛之東北望見崔府君廟靈星門并廟  
使副以下焚香遲謁是日相州承應人狀  
視甚偉衣冠亦楚楚歸呼問之云姓馬有板  
尉名日以一二百千使用一坐二十年不調  
非錢不行也既無差遣多只監本切酒祝裕  
文言並無俸祿只以所收課額之請以自給  
雖至多不問若有虧久至鬻鬻赤子以償亦不

懼且嘆曰 以 宋朝法度未說務事且得俸祿養家又得寸進以自別吏民今此間與以隸一等官雖甚高未見重楚成甚次絡又本州以相 有分猷接伴

十六日丁酉晴自南京來飲食日勝門化尤雅可以知其民物之盛否自是不必佳饌矣車行七十里即鄆縣早頓有城及樓甚壯皆舊物也未至三里許有舊城戰國趙都漳水相去三十里許漢高祖征陳豨至此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無能為也趙王叢臺

在縣之北上有亭榭馬行四十里宿臨洛鎮洛河出其下隸洛州永年縣館舍極寬潔前有大雨傍列三節位次雨後土廊方分使副位所有脊記鎮國大將軍充洛州防禦使護軍開國侯食邑一千戶實封食一百戶音古論三合重建吾古論意即烏古論虜語訛耳三合曾以兵部侍郎來泗州理會俘虜人又聞虜中有三寺官漢官契丹女直三者雜居省部文移官司榜示各用其字史人足教學者亦以為別道傍數處賣酒皆掘地深濶可三四

尺累塊上風以禦寒一瓶貯酒苔蒂為望冷  
炭教塊以備煖盪河朔之朴如此道中有一  
聯尸棚虜俗行有死者不埋支回木高丈餘  
為棚其上以荆棘覆其尸以防鴟梟狗鼠之  
害立一牌以記其名姓年月有人識認則從  
便葬埋否則任之

十七日戊戌晴車行三十五里過沙河縣屬郝  
州縣有重城換馱行二十五里至邢州今榜  
曰安國軍甕城三重入門直對州樹東入邢  
臺駟早頓過七教坊椽木巷立節坊成义坊

熙暉樓市肆牌額多寫般作馭有大塔十三  
層寺宇二雄壯北門外陂塘冰厚尺餘商疊  
岸上如柱礎然青瑩如菜不三里至柳溪唐  
柳公權遺跡亭榭教所引溪水載之高岸流  
觴曲水為邢臺遊觀之地東北有邢山出邢  
沙碾玉所用也過沙河教處春夏間皆不可  
徒涉四十五里宿內丘縣沙河縣漢襄國縣  
地邢即春秋邢國衛滅之戰國屬趙漢常山  
王張耳後趙石勒皆都烏勒陷冀州張賓曰  
襄國因山憑陰形勝之地可都也內丘亦屬

邢有千言山詩所謂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者  
十八日已亥時車行六十里楊鄉縣早頓舊曰  
堯山即柏人也漢高祖心動不宿之地六十  
里宿趙州道中過漢光武廟有塑像生而侍  
者四人云是宰相不著姓氏壁間畫二十八  
將廟屋止一間廊廡故基甚廣碑石露立者  
凡四一開元十九年本郡進士李立撰范陽  
盧規書一開元廿二年立皆對偶文也餘皆  
本朝所立有二名人皆腰斬道傍俗云光武  
歆北渡滹沱有一人捧漿以進行數里恐追

襲者得兵縱復還斬之或云夜遇二人問途  
不應怒而斬之已乃石也四十里由王郎城  
縱廣數約里去趙州五里使副以下見石橋  
有石欄高三尺餘上分三道下為洞橋兩  
馬頭又各為二洞傍為小亭板閣以入石理  
堅緻題列甚衆多是昔時奉使者有云連鵬  
舉使大金至絕域寔居首選宣和六年八月  
亦有天會中四謝大齊使人留題不能盡讀  
橋上片石有張果老馱迤回過一夫自言舉  
人問所業云通三史試詞賦論策然褐衣方



与阜隸元二上馬入城外駟自郭曰平林縣  
虜改曰沃州春秋屬晉戰國屬趙後魏田殷  
北齊曰趙隋曰栒為慶源君節度使臨城縣  
有氐水韓信斬成安君于此是日聞接伴使  
之兄左丞安礼罷為滄州刺史初安禮娶襄  
之妹、死歆妻似如辭以不當復娶妻姪強  
之不可哀怒以抗勅坐之道逢重車三載鉄  
余載板木欲修河橋

十九日庚子晴風車行六十里栗城縣早頓晉  
大夫栒氏之邑又七十里宿真定府城外館

館分東西道中見掃帚桑時起流中數尺板  
條叢細宛如帚狀稍指東南或謂此方有居  
民受其蔭者過滹沱河由丘橋以行河側有  
問凌村以光武渡河未畢數車而冰陷俗傳  
河冰隨車而折故以名自河以北每五里許  
必有小舍或在古塚上每夜輪隊甲十人宿  
其中以伺察行者真定在春秋時屬鮮虞國  
為晉所滅戰國屬趙漢為恒山郡文帝改常  
山本中山國之東垣陳豨將趙利守此高帝  
攻拔之改曰真定元和改鎮州五代改曰真

定府唐叛將李堂臣王武俊王廷湊等皆據此

二十日辛丑晴歇治住駟

二十一日壬寅晴賜宴東館口宣云來持館節遠冒寒威宜頒在鎬之恩以示禮賓之意又云遠涉道途衝冒霜雪爰加勞勩宜錫芳世天使曰針郊德永捍宴曰虞加福禮悉如示京但第三第四行及飯遍使樂人舞旋大茶飯中有沙糖熊白使副下食人趨進尤肅扣宴下人李泉爭執禮教語具語錄泉撻條子

六十其送三人各三十每一人必令毒打十下易一人不惟三節人快之雖都管監門吏卒皆怒其生事无不稱快夷俗雖好勝要可  
以埋屈已安得為開州刺使以治行又道中頗讀莊子故臨事間有可觀然貪忿狠愎不知何以有政教益知北方守令難得循良者  
二十二日癸卯晴四更車行七十里飯新樂縣尤繁本古鮮虞國也又四十五里宿中山府靖康之禍真定中山皆固守不下中山城外猶有敗城圍之虜所築也此地堯所始封戰

國初為中山國魏文侯使樂羊伐取之以封  
太子擊後燕慕容垂移都後魏為安州唐改  
定州城門縣昭化甕城三里甚壯城濠有流  
水過信利鮮虞高陽三坊各有小樓下有  
明月樓道傍多重車有先牌云輔國新枝而  
京同知留守子城門亦雄偉曰中山門西傍  
亦有樓入門東行百餘步入駟子城西門  
山夕陽樓即望長安問雨作之地比出入有  
仁教化原二坊負郭安喜縣令姓夾谷酒名  
曰九醞曰瓊酥

二十三日甲辰晴天氣清寒方思近火四更車  
行五十里望都縣早飯縣有城樓又七十里  
宿保州城壕甕城皆三里城約厚十餘丈門  
曰雞川負郭為保塞縣駟曰金臺燕昭王遺  
迹也駟西城上有亭曰富覽御莊聞在西上  
四十里過鴻福院三門有樓崇積倉道西有  
小門榜曰教女直學州樓曰順夾軍驛在州  
治西南駟分東西供張如法屋宇寬潔初至  
望都探聞虜首近打圍曾至此自後人家粉  
壁多標寫禁約不得採捕野物舊傳為禁殺

下令至此乃知燕京五百里內皆是御園場  
故不容民間採捕耳 皇朝初置保塞軍後  
升為州政和三年為清苑郡望都堯母慶都  
兩居堯生在此慶都山在南登堯山見慶都  
山故名望都

二十四日乙巳晴五更車行四十五里至安肅  
軍南城砦上馬由城中 又北城駟軍食軍  
本遂城縣屬易州 皇朝置靜戎軍後改為  
二城甚固南城南門三重北門一重為安肅  
縣治有雄武營二所北城兩門各二重二城

云間有濠塹水櫃積冰甚多方取山入雲又  
有祥光塔福善寺食罷又乘馬出北門過一  
丈廟或云北嶽行宮車行二十五里過白溝  
河又五里宿同城鎮人物衣裝又非河北比  
男子多露頭婦人多耆婆把車人云只過白  
溝都是北人、使別也此曹雖久淪左社猶  
知自別于夷虜如此尤可嘆也

二十五日丙午晴五更車行三十里定具縣早  
食縣本黃村近以為邑今歲九月方築城  
旬畢工雉堞甚整獨門樓未起駟舍亦初造

始待客使于此又六十里至涿州漢高帝立涿郡魏文帝更名范陽新城縣有智元陂溉田號為膏腴即太子丹所獻督亢地圖也入宣清門過釋迦晉吾嘗南稅務范陽縣樓入子城：無門上有清風樓兩傍土累為高堂左曰迎月樓右曰棲霞樓治在道西門廡陋甚館駟尤湫隘天使高德亨傳宣北門虞友益友賜銀合湯藥銀合二十五兩藥十貼皆客路所資以紅綾為貼有曰每服下棒子大如南方之比梧子也錄其語如似和某婦會

朝歲且蒙犯寒威春惟將命之恭有加勞勩宜錫衛生之物迎致紳和今差又內、佳御直郎虞友益賜卿湯藥一銀合往當祇受故茲詔諭想宜知悉冬寒卿化平好否遣書指不多及二十五日勅公複名又書姓副使書姓名

二十六日丁未晴五更車行六十里良鄉縣早

食因宿道中以瑠璃河

或云李河

堤岸為水所

壞又迂行二十里方抵縣：有城門二重街在道左駟在北門墻下有大防山

二十七日戊申晴風大作抵暮不止四更初車  
行六十里過瀘溝河至燕山城外去燕賓  
百餘步使節上馬三節具衣冠隨入館中亭  
子館伴傳衙正使起復正議大夫都水監上  
輕車都尉安定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賜紫  
金魚袋梁肅副使廣盛將軍尚書工部郎中  
上騎都尉廣平郡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徒單  
子澄肅元押宴日除賜宴李景全賜酒足酒  
九行罷入城道傍无居民城壕外上岸高厚  
夾道植柳甚整行約五里經論禮門外方至

南門過城壕上大石橋入第一樓七間先石  
傍有二旁兩信青粉高屏場甚長相對間六  
門以通出入或言其中細軍所行也次入豐  
宜門、樓九間尤偉麗分三門由東門以入  
又過龍津橋三橋皆以石欄分為三道中道  
限以護甬甬長所行也龍津淮北特甚中道  
及扶欄四行華表柱皆以燕石為之其色正  
白而鐫鏤精巧如圖画然橋下一水清深東  
流橋北三小亭東亭有橋名碑次入宣陽門  
樓九間分三門由西門入會同館、在內廊

之西南向入館門使副與館伴立馬下郎人  
送互轂兩喏傳示訖分位張鉉挽問琮口宣  
云遠持使節已次近郊宜示宴慈以彰眷遇  
显金云遠來軺傳已次國門宜有寵頒以休  
勞勩鉉云會朝歲旦珥郎宴亭爰念勤勞宜  
加省問

二十八日巳酉晴風正申錫輩賜酒果口宣云  
已休候館將造明庭方修進正之儀宜有甘  
芳之錫閣門副使左光度到館說朝見儀

二十九日庚戌晴天明行司捧國書上馬前行

使副上馬與館伴並行入見館之西有門  
外皆民居宣陽門內街分三道中有朱欄二  
行跨大溝為限欄外直柳麗人西下二館在  
東與會同館相對立馬門外俟使副一行既  
過方相繼而行長廊東西面尺各二百五十  
間廊頭各有三層樓亭護以綠欄千廊有三  
路貫其中南路兩門外皆民居中路无門而  
路甚濶左為太廟右為三省北路左門外有  
屏牆夾道南有官府西向右門入六部蓋在  
三省之後也正門十一間下列五門旆應天

門左右有行樓折而南朵樓曲尺各三層四垂朵樓城下有檢鼓院又有左右掖門右東西域之中兩角入朵樓曲尺三層初出館橫過馳道皆却益三節人至東廊北頭下馬使副至左掖門皆步而入左掖門後為敷德門其東廊之外樓觀輦飛間是東苑西廊有門即大安殿門外左翔龍門之後敷德後為集英門兩門左右各又有門集英之右曰會通其東偏為東宮西有去廊中起高樓即大安殿前廣祐樓也會通門內之西廊即大安之

東榮為麗夏茶酒幕次其後為承明門北向相對為昭度門東為集禧門西即左嘉會門之後相對有右嘉會門其中即大安殿後宣明門之前待班幕次在其西敷德之西門及會通承明左嘉會皆所由之路也入宣明門及仁政殿左門在隔門外當中立俟百官裹見退即左入殿下大壇上：有一品至七品牌子蓋是其朝著也毡中有大花鳳使立鳳花之中副在其右大殿九楹前有露臺虜主坐榻上儀衛整肅殆如塑像殿西傍廊一間



高門三間又廊二間通一行二十五間殿柱皆衣文繡兩廊各三十間中有鐘鼓樓垂紅綠金漆簾簷頭皆挂繡額庭下有椽挂井亭二宣明門三仁政殿側門二皆列戟殿門外衛士二百人分列兩階皆戴金花帽錦袍宣明門以外直至外廊下除麗夏幕次前皆甲士青縑甲居左執黃龍旗紅縑甲居右執紅龍旗外廊下皆銀鎗自左掖門以入皆金鎗執鎗者具裝間以執弓矢者一被七分中人依一柱以立無教人必以一女真衣阜縑絲

衫者却之凡門屋下皆索隊扶方矢大門四十人小門三十人惟仁政左門用甲士皆自未明分立訖見退无有移動者是日麗夏使人同見麗使三綱衣冠始 本朝一賀正一謝遣使一謝賜羊酒上節幘頭犀偏帶中節報上中犀束帶下節猷頂中犀束帶皆紫衫夏使二綱一賀正一謝遣使皆以王子為正使戴金冠製作甚工朱袍蹀躞狀貌甚偉副使衣冠如麗人三節皆不入見椎髻被髮小巾尖帽皆夷服也夏人進禮物十二床為二

十之海東青也細詢之上旅于庭馬嘶狗吠  
頗乳朝儀隔門在殿門後簷下上以木雕為  
銅瓦小拱甚巧麗隨門五間每間朱門四扇  
金釘粲然入見如儀受衣帶而退就館賜黍  
酒左宣徽使敬嗣暉押伴賜宴之禮押宴與  
正使對坐接伴使副坐押宴下副使則二者  
之中唯黍酒則小異本是殿上置酒多就館  
安排必以西府為押伴押伴廟坐使副接伴  
侍坐兩傍立班及對揖位次必差向前嗣暉  
雍容莊重向善石按嘗使于我盡記朝儀以

歸虜中典章禮文多出其手舊為宣徽力練  
亮南牧削籍為民哀立復用之

三十日辛亥晴賜宴館中元顏宗嗣賜宴烏古  
淪璋賜酒果元顏彥押宴、嚴館伴送葡萄  
酒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二十

四明樓 鑰大防

北行目錄下

乾道六年庚寅

正月

初一日壬子晴使副率三節官送望拜 兩宮  
及賀禮畢上馬与館伴同入賀由應天東門  
步入東廊幕次中大安殿門九間兩傍行廊  
三間為月畢月華門各三間又行廊七間西  
廂各三十間中起左右翔龍門皆重紅綠簾

庭中小井亭二幕次亦麗人相隣夏人相對  
對客省茶酒罷已初錦衣衛士又益以青錦  
袍五十餘人列立大安門庭下百官挂列朝  
日太子為班首四拜約近三百餘人既罷客  
省引使副由月華門隨百官班入賀太子錦  
褥四鎮以銀猊出衆班中立次率執親王次  
有十餘人皆金帶紫袍使副立西偏肅與子  
澄亦在此列意是以館伴之故不然即官卿  
監不應如是之少也其後又有二百餘人與  
宴者除親王宰執正回十餘人餘皆賀畢先

退訖事凡五十七拜五次舞蹈二十五拜初  
入班并三次上御酒各再拜壽要唱與鄉  
等同慶又四拜勸壽酒而次共四拜初登殿  
就坐致語宴罷各兩拜酒七行第一行宣勸  
在坐兩拜第二第四第六行獨勸使副各兩  
拜每宣勸必先離位而立搢笏受盞赴坐宴  
罷謝恩拜于殿上又拜舞于丹墀而退進御  
酒時却不起立餘皆如本朝之儀衛士甲  
卒如入見時殿下砌磬兩道鎗子即着紫衫  
幘頭執柱斧佩弓矢刀劍回殿分立凡五十

人間柱斧中藏鎗刀皆軍官子弟也又安殿  
十一間朵殿各五間行廊各四間東西廊各  
六十間中起二樓各五間右口廣祐後對東  
宮門右曰弘福後有教殿以重琉璃瓦結盡  
虜蹄金殿 是中宮殿上鋪大花粘中一間  
又加以佛狸粘王座并柰床皆七寶為之車  
幃以珍珠結網或云皆本朝故物車前設青  
玉花六朵者果用金壘子高壘七層皆梨瓜  
之屬其次皆低釘細果傍設十壺以貯餘酒  
夫至時覆以真紅繡衣既坐八人皆令裳拜

以前分兩盃却行以退樞前服玉帶者八人  
太子許生對坐次二丞相餘不知何人其後  
各金帶者六人使副与左右丞相對在玉帶  
之南稍後自金帶以下皆用銀器楊後照屏  
画龍如 本朝須為大金龍盤其上餘十向  
皆結蕙頂不拱三層皆以金為小龍間置其  
中曲折皆釘以繡額壁柱衣綉幃中各有龍  
又有金香猊金龍山各二露臺三層兩傍各  
為曲水石級十四最上層中間又為澀道亦  
覆門毡上壽酒明太子獨至澀道下捧盃以

進者三山棚起十一峯號仁壽山。下栽松柏并桃李各十餘株。大獅象各一。背負七寶。又以綵索繫棚之前。為小獅子二。以蔽其。弘福廣祐之前。又各為綵樓三間。三節人宴東廊下。麁人次之。西夏與麁人對。三國三節人雖與宴。不拜于庭。其餘廊下皆垂黃。泔廉。伏甲其下。殿前都副點檢元顏仲馬長淪元忠二人各執斧。柱率其後。十人立御榻兩傍。東西向榻。後近侍八人各執其物。終席不見。宦者每上虜王酒。係宣徽使。教嗣暉等互

進以金托玳瑁椀貯食物。只覆以金。紅木淺子合承。應人率尔持進。其禮文不倫如此。樂人大率學本朝。唯杖鼓色皆幞頭紅錦。怕首鵝黃衣紫裳。裝束甚異。樂鼓焦急歌曲。幾如祝應和者。尤可怪。大宴罷歸館。二日癸丑晴。張鉉賜分食。送草通賜酒果分食。二盤一盛大肉山。以生葱粿栗飾之。其半藏一羊頭。一盛茶食。糖糯米飯。麥仁飯。皆以素栗布其上。晚大風作。

三日甲寅晴。風益甚。赴花宴于大安殿。大率如

元日加酒二行五行後曰趕虜之先起百官  
出就簪花剪綵為之惟葉枝甚異或四或二  
長二尺許花為雜色狀如錦帶翹起幞頭四  
南後垂柳四枝是日風既暴狂幾不可行花  
葉飄搖者往之有之少頃六趕虜王復坐又  
四行而罷是早見黃士鋪道中由左翔龍門  
出應天中門折而東向知虜主以元日謁原  
廟云

四日乙卯晴射弓宴張倬賜生餼高憲賜宴元  
顏高賜酒果元顏仲雄押宴仲雄于進趁酌

應一無所能手有雕青細字蓋以射速借官  
而來肘雖不能合中而善于發矢人多服之  
酒七行各分位換裳衫束帶將出射宰執遣  
合司張汝弼傳語問俘虜人事既退使副及  
館伴射弩仲雄窮其射堞設庭下上画火珠  
夾以小飛鳴上下画一綵駕以承射招夫以  
大立鶴一綠竹數竿貼上初以銀椀王每頭  
二天小頃加四花二天押宴館伴國信使副  
知閣五人以次執一矢起揖以射皆坐胡床  
庭下分列錦衣金帽衛士五十人樂人立其

力又衛士一人為押宴執弓矢二人為館伴  
過弩一人端箭二人立堞側唱箭射每中則  
面竹一僧立撒手報覆樂使喝打着即樂作  
否則以瑾捺後手見曉初中時先望闕拜賜  
衛士以元矢穿所中銀探引賜物過其前就  
坐共飲勝者酌酢必遍然後復射標子重三  
兩中角花者隨所中而得中的者舉九探得  
之以其一與唱箭者初中亦如之使副拜賜  
之後但款成禮即以伴使志在于得抵暮不  
肯休屢謝止之方以兩廳過弩者各以二標

酬其勞易衣就座又二行而罷俾口宣云遠  
將慶幣表會春朝方休徒御之勞宜有餼牢  
之賜蕙之長途遠屆使事告成將觀射御之  
容宜示宴私之寵高云已成使事將向歸途  
宜有 頒以彰寵遇

五日丙辰晴入舜江政殿客省茶酒既罷引使  
訓款入而閣副之合自下入舜遂復回幕次  
乃引三節人拜賜宣陽門外次引鹿夏二使  
及使副至隔門外夏使已出鹿使方舜少俟  
互丹墀下面西立候通班面殿方拜喝有勅



兩拜又唱賜衣帶鞍馬之等又手左跪受  
賜以賜目納懷中就一拜舞蹈五拜弄唱賜  
酒食又五拜升露臺少立舍人兩行各三人  
齊以入欄子內副使躬身使少前拜跪受  
書却行與副使齊立躬身使傳訖復退行  
二步左下丹墀再面殿立躬身兩唱好去由  
右而出賜茶酒五行于館韓鋼押伴

六日丁巳晴先發麓車行使副率三節人同館伴  
出至燕賓館大白撒賜宴元顏賜酒果元  
顏宗安押宴仍差安德裕選伴盡借回程

私覲泛送從之車馬款行安德方呼其家人  
以細車般所待還家如木植之類復載至作  
京滯留至晚方行燕山本名公所封秦滅燕  
以為上谷郡武王封堯浚于薊即薊縣也二  
世時韓廣自立為燕王須氏封臧荼高帝封  
盧仲皆都此太行燕山大防山綿亘千里隱  
然一都會虜又以宮室侈大之古所未有也  
又改曰大興府其守為君車行六十里更餘  
宿良鄉縣

七日戊午晴五更車行八十里涿州早食又二

十里宿定興

八日己未晴五更車行六十里安肅軍早食又四十里宿保州

九日庚申晴陰風有雪四意更車行七十里望都縣早食人行五十里道中有大龍桑以龍桑宿中山府

十日辛酉晴四更車行五十里新樂縣早食又行七十里宿真定府道傍老嫗三四輩指曰此我大宋人也我輩只見得這一次在死也甘心因相與泣下又承應人指其首曰幾

時得這些髮長起去

十一日壬戌晴賜宴張汝說口宣云復將使指少憩中途宜示宴慈以光行色又云使命改轅价藩拜節宜頒寵賜增重皇華同知真定尹田鍾吉押宴

十三日癸亥晴三更車行六十里栞城易驢馬三十里飯趙州城角樹上有蘆席叢一人云是強寇李住兒日亮時作梗劫人婦女以要財物至是以弓弦斷為弓手所捕挑脊筋挂樹上死矣直候支到賞給方取下埋瘞又云

十里宿栢鄉縣与去偽以馬前行与讀光武碑

十三日甲子晴四更車行六十里飯内丘縣天明查作至晚方止又四十五里宿邢州北門曰投德

十四日乙丑露子下天明開霽四更車行二十五里至沙河縣易馱馬又二十五里飯臨洺銘鎮食浚与去偽馬行四十里宿邯鄲縣雪作塵清盡見大行山色邑中兩街作燈洞頗可觀覽

十五日丙寅晴車行七十里磁州早食燈火尤盛出門麓車有打軸百隨使副乘馬過章河登車六十里至相州使副渡上馬入城燈洞不如磁州之多而工巧過之秦樓街尤繁華自北門至南門約七八里所士女多靚粧擁觀有食店挂一燈並為胡羊中墻一瓠下為為經一卷蓋河朔人語者以羹為佑也宿城外壬陽駟把車人言去年十二月方差使一番為年將被蒙子國炒舊時南津用兵盡般軍器在南京今款般向北邊至三月中使般

用牛三牛頭般未盡間被黃河水漲後且休  
門馱馬價之馱上等有直四十千者馬更高  
貴舊時家：有為煬王南征盡刷去不知幾  
萬：足後來都是行歸而合又殃豕等貴使  
買而絹帛價之好絹每疋二貫云西又係每  
兩筒五十文燼激又云有趙王不平其弟為  
儲虜主曾以女小衣十人賜<sub>之</sub>迥謝不受云定  
日生出孩兒來亦無用處家國達粗作梗太  
于自壬邊頭議和平手不供又曰一歸令又  
遣莫都統提兵去軍子之我輩三四口種少

麻足生了得契舊時見說廝殺都歡喜初二  
只拍寅起去殺此未廝殺也好又有云我見  
文世說生計人口都被它壞了我侪只喚它  
做賊應河南北錢物都被他門裹去更存活  
不得

十六日丁卯晴四更車行三十里飯湯陰縣又  
七十五里宿濬州安德暮夜叩門送私覲  
十七日戊辰晴風三更車行二十五里三角路  
上換馱馬一路可入濬州又四十五里武城  
鎮早飯馬行至黃河去程雨行李回渡口以

水泮水深柴路不可行又稍上三四里充橫  
過上渾上入水牽挽數里拋道南岸待車船  
至方待循河至浮橋邊掃岸又行荒草波澤  
中四十五里宿昨城縣

十八日巳巳晴三更行四十五里飯封丘垣墻  
為城人烟罕落使遠不及阿北國未干以行  
四十五里抵東京北郊青城側牽子換馬具  
衣冠而過震遠館但有斷城敗屋入順常元  
武二門二門之間過五丈河菜市橋夷門山  
巷口百二宮虜豪黏場親沒第一指揮日

御龍直也由行竿巷口斜街入章二門上市  
馬行街皇建院巷德勝橋轉太廟巷口東行  
相因寺出御街歷廊屋三十間過摧貨務又  
廊屋七十間中有小門是國子監前次御廊  
尚多不知其數投西穿門由舊路入駟

十九日庚午晴收良絹十疋兩赴宴元顏元賜  
宴酒果午京路都運梁鉢押宴、罷行四十  
五里宿陳留縣

二十日辛未晴車行六十里至雍丘縣早飯臨  
川駟又六十里漸行沛河中宿拱州襄陽駟

城外客旅往來人皆頗多入城舊有橋河流既斷築隄以衍子城內舊是州衙今以屯軍有三人千戶約有千二百人

二十一日壬申晴四更車行六十里飯寧陵縣永寧駟又六十里宿南京甲士數十甲馬百夾道而陳城門去駟稍遠馬如來時之數而行甚踈意屯軍亦不甚名也是日：有四背氣又白虹貫日：在壬癸荆生言其應在此二十二日癸酉晴四更車行四十里飯穀熟縣又三十五里沙岡換駟又四十五里宿下邑

### 縣令亭鎮

二十三日甲戌晴四更車行七十里飯亳州水城縣又六十里宿柳子鎮聞有失便往山東簽兵人不肯送執文使殺之

二十四日乙亥晴車行四十五里飯宿州臨漁縣薪澤鎮早頓又四十五里宿：州汴河多種麥

二十五日丙子陰晴車行六十里飯蘄縣靜安鎮又六十里宿靈璧夜微雨作即止

二十六日丁丑泛晴三更車行八十里飯虹縣

又八十里宿 湯鎮駟

二十七日戊寅晴四更車行八十里飯臨淮縣  
過縣即見龜山塔及淮小二行已不勝喜躍  
矣又六十里宿泗州自臨淮即依淮而行

二十八日己卯晴先發遮担輿車即上馬出城  
使副入草館同去偽先乘馬至河岸再至首  
兒季舅海子度唐季澗及呂葵張吉來以東  
問喜極涕下頃之候行李裝船了却具衣冠  
入草館使、副茶酒畢辭送伴即行是日大  
風拍岸良久方到時昭竭胡漕壅守不值見

王御幹取所買物譙提轄司馬尚書叔姜叔  
永司馬李問張伯淳皆往來交竭後綱官屬  
也宿淮舉

二十九日庚辰微雪早離盱眙過龜山以新制  
行惟大風不可進宿淮岸約去龜山數里  
三十日辛巳微雪天明啟行舟風又大作力行  
而前過續顏數里風正北駕浪益急又止宿

二月

初一日壬午後以風力稱平中舟齊行迫暮僅  
能入供澤舟人交口相賀蔣魯公開運河六

十里以避長淮之險所活不知幾人中問歐  
與渡最淺使人往還非借潮衿紳不可行官  
司憚 河剝載之擾創議行淮使舟總四往  
返无以驚虞此行至三宿淮上波濤舂種有  
魚腹之憂魯公今丞相曹祖為發運使時入  
秦計自洪澤至龜山率一二里輒鑿一井以  
測地之上下既得清遂開運河前輩用心至  
矣可輕改乎

二日癸未晴過淮陰夜過楚州

三日甲申晴過寶應

四日乙酉晴過高郵

五日丙戌雨以公路水澁寸進甚艱夜宿永鋪  
壩裏李問過儀真俞縣尉茂先相見甚歡

六日丁亥雨晚晴昨既以禮物船與前船舳舻  
相觸斃一篙人至名伯埭使副捐金使瘞之  
晚過揚州是夜禮物船為咯椿所敗漏發而  
人不覺同行楊劉羅三人蒙被登岸舟已沉  
矣抵瓜州宿

七日戊子晴渡揚子宿丹陽館下待李舅同去  
偽必陳待制及魏子智其內子屐恭賀執禮



甚恭金少印老相先渡船中

八日己丑晴 中水溢良久方出門夜過丹陽  
縣及呂誠聞

走幸次韻二闋

十五日丙申晴侍季舅同去偽謝曾知閭不遇

又謁范大 甚歡

十六日丁酉晴士穎弟攝蕭山尉別去胡春勻  
婺女未取景山兄書飯後出謁吳太憚胡給  
事陸寺丞陳大諫薛國正曷司業張少卿林  
編修尤宗丞始間銅坑之議

十七日戊戌晴謁閭丘監丞款問坑冶之詳不  
值同去偽智叟侍井舅陳表兄以小舟見陸  
子小雷飯而歸赴景孟舅晚飯被酒先歸  
十八日己亥晴飯罷赴梁叅政呼名客次過蜀  
王郭倅甲馮大丞仲夷

十九日庚子晴吳太持盧監簿連日招飯皆力  
辭之治疊行李兩作買船

二十日辛丑小雨郊晴諸親作醞泛湖五十余  
分水淺不可傍岸盤旋湖中抵暮醉歸

二十一日壬寅兩侍仲舅往 禪觀醮筵同上

中節兩焚香致敬齋罷各散与去偽小舟自  
湧金門歸允遣承局吳益行發家書

二十二日癸卯雨赴范大 晚飯

二十三日甲辰雨先發行李下船兩邊方畢使  
呂奏侯吉宿舟中期以來早啟行以舅家挽  
留又展一日

二十四日乙巳晴去偽生朝仲舅家會親同作  
慶偷閑謁李思州授般運法是夜大醉中拜  
辭諸親

二十五日丙午晴早作樸被辭舅家轎行七十

里少暗門舊赤山埠六和塔下至廟山登舟  
宿富陽雨作

二十六日丁未晴雨作復止風逆寸進至三江  
口東風微動方理帆忽西風再起甚 力挽  
至桐廬凡行九十里過青溪

二十七日戊申晴東風張帆過鸕鷀原釣臺下  
伴伯原風正過烏石大浪灘十五郎灘大浪  
最可畏難以水漲不見灘磧而歧頭水怒良  
久方上居民以小舟來助刺船什伍為群以  
舟輕止用一人方當湍流忽隨高陸水觀者

胆落而少年喜泪如履平地復登舟助力搗  
以百錢而去宿東館凡以九十里去嚴州二

二十八日巳酉雨大作午間加以西風水又盛  
長舟人疲于牽挽屢止復以晚雨止風靜以  
至烏岐灘不宿小港中總行三十餘里

二十九日庚戌晴風亦止但以水漲寸進過一  
岐輒移時方能冒險以進懸崖飛瀑所在見  
之雖快覽勝處至凌犯怒濤亦可駭也所過  
台雁二岐尤暴怒又過橫流數處夜聞衆舟

宿桑林間隔岸望鄉頭路曰驚險勞動正行  
二十餘里夜水益長至五更方少退

三十日辛亥晴舟子早起望前路黃泥岐不  
可上復回數里尋路避之泝流行亂林間半  
日方出大溪晚至蘭溪先以劄子与李尉由  
懇雇五夫學以庚辰登科其子遂夫又癸未  
同年便于逆旅繼往見之宿客舍

三月

初一日壬子風雨早起束裝飯後李尉來訪即  
以又飲竹馬館晚到婺州首見趙金華子儔

不值徑入郡學直舍省景山兄周教授汝能  
雍無錫希稷相訪周与景山兄同館雍同舍  
也借周直舍安泊少選侍景山兄過周之五  
柳臺堂其本蕭侍御振所建詩碑尚多盡得  
雙溪之勝王察推揖亦來訪同飲劇談至一  
鼓方歸

二日癸丑雨侍景山兄見李史君衍白來日一  
飯客次遇解節推延運是日景山兄周趙雍  
王釀就五柳相招早飲又坐養元堂无盡藏  
台人陳文學愿周之故人也同坐解推又約

晚飲六人徑自五柳赴之李知 火歌烏因  
集于酉退軒琴棋投壺坐客皆醉李衡又約  
來日早飯

三日甲寅雨侍景山兄同周教授李史君客次  
過唐正字仲夫遂復還無盡藏同出梅花門  
過浮橋教里 蘓倉嶠歸見唐正字歸學發  
五担付張吉先歸侍景山兄赴李糾飯坐清  
遠樓景物尤勝同會七人解張雍王酒三行  
李守速客即往赴之劉判院藻陳子厚同集  
小候自公堂坐半政堂勸酒移忠堂酒罷劉

先歸余四人復過五柳手談清飲夜分方散  
四日乙卯陰晴微雨間作早別景山兄即行三  
十五里飯摩訶棧又行教里過麈水休丞良  
過婺鞠獄相見遂館宿楊公橋永康界首行  
八十里

五日丙辰晴過永康教里飯至李溪過承局持  
家書來接晚過黃壁

六日丁巳雨過縉雲邑官相送皆謝之獨見李  
同年又送過大溪而別縣得四夫又荆山李  
四夫輪番輿轎冒雨登馮公嶺至天寧寺已

昏黑仲兄器之仁父不愚无穀漳張子賢相  
接先行還家拜二親燈下上下無恙歡穀相  
聞喜可知也